

打捞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学遗珠

书籍分享微信Booker527

“失落的经典”系列6册

(拉德茨基进行曲 | 岛 | 使节 | 当你老去 | 杀局 | 恶魔的交易)



总 目 录

[恶魔的交易](#)

[岛](#)

[使节](#)

[拉德茨基进行曲](#)

[杀局](#)

[当你老去](#)

版权信息

书名：恶魔的交易

作者：〔德〕克劳斯·曼

译者：姚国树

书号：9787545533811

本书纸版由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巴别塔文化（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目 录

[序幕 1936年](#)

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这个大厅乃至全国，都得说假话

[第一章 汉艺餐厅](#)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天才，我决成不了一流演员。我只是个地方演员.....

[第二章 舞蹈课](#)

“海因茨”已经死了，“亨德里克”正在崛起

[第三章 克诺尔克](#)

“演《哈姆雷特》，不能像排演惊悚剧那样随随便便啊！”亨德里克就是这样坚持一贯的原则

[第四章 巴尔巴拉](#)

她笑吟吟地看着她那位特殊人物——亨德里克，对方正在用花言巧语要求巴尔巴拉扮演“善良的天使”

[第五章 丈夫](#)

亨德里克挖苦地说：“纳粹分子都是流氓。你同这种人来往是在自己糟蹋自己的名声。”

[第六章 “真是难以置信.....”](#)

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应该敢于幻想。美妙的憧憬正在变成现实，现实的要比幻想的好得多啊

第七章 与魔鬼订约

“现在，我手上已有了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我已出卖了自己.....现在，我给自己打下了可耻的烙印！”

第八章 踩着尸体.....

你的命运已经结束，人生匆匆。是你自己向命运发出了最后的挑战，结果招来了死神

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

亨德里克·赫夫根把他的天赋、他的名誉和他的人格统统卖给了沾满鲜血的政权，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喜庆的日子吗

第十章 威胁

他的野心和高傲曾把“海因茨”这个名字丢掉。此刻重新听到母亲这样亲切地称呼自己，他哭得越发伤心了

我原谅人类在戏剧作品情节中犯的错误，但我不能原谅人类去犯戏剧作品情节中的错误。

——引自歌德著《威廉·迈斯特》

序幕 1936年

“我听说，在西德一个工业中心工作的八百多名工人最近被判了刑。在同一次审判中，这些工人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

“我听说，被审判的只有五百人，另外一百多人因持不同政见已被秘密处死，根本就没有通过审判。”

两个年轻的外国外交官此时正在柏林歌剧院低声交谈，他们坐在远离枝形吊灯、穿着入时的人群中间。

“工资方面的状况，真的很糟吗？”

“糟透了。工资在降，而物价在涨，这使情况正变得更糟。”

“听说，歌剧院今天晚上的布置，花费了六万马克。还要加上其他四万马克的开销。而为了筹备这次舞会，歌剧院停演五天，给国库带来的损失还没有算在内呢！”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祝寿会。”

“来凑这种热闹，真有点儿倒胃口！”

一位穿着军礼服的军官，透过单片眼镜，向正在对话的两个年轻外交官瞥了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情。两个年轻外交官立即笑容可掬地向他弯腰致意。等到这位军官走远、说话声传不到他耳中时，两个年轻外交官继续交谈。

“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全都到场了。”

“但他们都在高唱和平。”第二个外交官补充说。

“和平？多久的和平？”第一个外交官边说话边向走过来的日本大使馆的一个矮个女子微笑致意。那女子长得小巧玲珑，挽着一位高大的海军军官的胳膊。

“我们要以防万一啊！”

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先生，过来同这两个年轻外交官搭讪。这两位立即改换话题，竭力称赞剧院布置得何等富丽堂皇。

“是啊，[总理](#)先生喜欢啊。”外交部的这位先生说话时略显尴尬。

“这一切都挺有品位啊！”两位年轻外交官几乎异口同声地捧场。

“当然！”来自[威廉街](#)德国外交部的先生感到有点儿尴尬。

“这样奢华的排场，如今除了在柏林，别处肯定见不到。”其中一个外交官补充说。外交部的先生迟疑片刻，礼节性地微微一笑，想避开这个话题。

三个人沉默不语，然后便环顾四周，侧耳倾听庆祝晚会上的喧闹声。“真令人震撼！”其中一个年轻人终于低声慨叹道。但此时语气中毫无挖苦之意，好像他已被这场面所折服，甚至被周围的奢华布置而惊呆了。大厅内灯光璀璨，香气四溢，令人眼花缭乱。这个来自北欧的年轻人凝视着闪烁的灯光，独自思忖：“我这是在哪儿？毫无疑问这里的环境非常奢华，但却令人毛骨悚然。那些油头粉面的男男女女，兴高采烈，可总显得装腔作势。他们的一举一动，活像木偶，呆板生硬。他们

的目光里，不是流露着善良，而是蕴藏着恐惧和残暴。在我的国家里，人们都不是用这样的目光看别人，而是用友善、自然的神情。在北欧，同胞们的笑，也是另一种模样。而在这里，人们的脸上流露出嘲弄和悲观，张狂和挑衅，还有绝望。所有这些都令人极其的悲哀。快乐生活的人，决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安居乐业的人们，也决不会这样笑……”

为庆贺总理四十三岁生日而举办的舞会由于规模空前，所以歌剧院的所有厅堂都派上了用场。粉墨登场的人们，进出于宽敞的休息厅、走廊和前厅。每个包厢的栏杆上都悬垂着高档帷幕，香槟酒瓶被开启时的砰砰声不时地从包厢里传出。剧场里的座椅被移走，里面挤满了一对对的舞者。庞大的乐队占满了整个剧场的舞台，规模之大，使人以为要演奏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乐。但是乐队演奏的却是不合时宜的军队进行曲和爵士乐。尽管德国已把爵士乐作为黑人的低俗音乐加以禁演，不过在总理这样的达官贵人的喜庆舞会上，它倒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会场内聚集了所有的自认为是该国举足轻重的人，只有“元首”本人，因嗓子疼和神经衰弱谢绝光临。还有党内几位要人，由于出身低微而未被邀请。然而来宾中还有亲王、侯爵和贵族，德军总参谋部的全体将领，有钱有势的银行家和企业巨头，几位外国使节，他们大都是小国或边远国家的外交官，还有一些部长和著名演员，还有一个衣着华贵的诗人，他是“元首”的私交。

此次舞会总共发了两千多张请帖，其中大约一千张是免费赠送的，另外一千张是卖出去的，每张售价五十马克。这就意味着用卖票得的钱来抵偿部分费用，其余的费用则由纳税人承担。纳税人倒是同总理非亲非故，不属于德国新社会的显赫人物。

“真是一次叹为观止的庆祝盛会啊！”莱茵地区一家军火商的胖太太

对来自南美的一个外交官夫人说，“嘿嘿，我今天太开心了，好像以往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但愿德国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开心！”

南美的那个外交官夫人不大懂德语，她无言以对，只是苦涩地笑笑。那个胖太太，由于对方的冷淡而深感没趣，决定另找攀谈对象。

她一把提起曳地的长裙，彬彬有礼地说：“请原谅，亲爱的，我得过去招呼一位科隆的老朋友，她是国家剧院院长的母亲。您知道，院长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亨德里克·赫夫根。”

这时，那南美女夫人第一次张口，用英语问：“亨里克·霍帕夫根是什么人？”不料这一问，气得那胖太太惊呼。

“不像话，您连亨德里克都不认识？”她用斥责的口气说出“亨德里克”，并重读了其中的字母“g”，“亲爱的，不是霍帕夫根！是亨德里克，不是亨里克。别小看这个字母‘d’，这可不能含糊呢！”

这时，一位贵夫人正挽着那诗人的胳膊，骄矜地穿过大厅，诗人是“元首”的朋友，这位贵夫人就是刚才她们谈到的院长的母亲。胖太太急忙走向那位贵夫人。

“亲爱的贝拉夫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您好吗？您不怀念我们科隆市吗？当然，您在柏林这里可是得天独厚啊！您可爱的女儿约茜小姐好吗？对了，您了不起的儿子亨德里克在忙些什么？我的天啊，您想过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他几乎成了部长一样的大人物了！亲爱的贝拉夫人，我在科隆是多么想念您和您可爱的孩子们啊！”

说实话，贝拉夫人曾住在科隆，那时她儿子还没有发迹。当时这位

女财主压根儿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当时两人只是一面之交。贝拉夫人从未被胖太太邀请去她的别墅做过客。而现在这个快活的、好客的胖太太，却拉着贝拉夫人的手久久不放，因为贝拉夫人的儿子已成了总理的密友，她可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高攀机会。

贝拉夫人莞尔一笑。她衣饰素雅，但又风姿独具。光滑如水的黑色丝绸连衣裙上，缀着一朵耀眼的洁白的兰花。已霜染的鬓发与薄施脂粉而仍显年轻的脸极不相称。她那双灰蓝色的大眼睛，迟疑但又友好地瞧着眼下这位喋喋不休的胖太太。胖太太戴着闪闪发光的项链和长长的耳坠，穿着巴黎产的长裙。这一切，都是德国疯狂扩军备战给她带来的收获。

“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们事事如意。”贝拉夫人骄矜地说，“约茜已经和年轻的多纳斯贝格伯爵订婚了。亨德里克有点儿过于劳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这我能想象得出。”胖太太说话时，流露出肃然起敬的表情。

贝拉夫人说：“请允许我把朋友凯撒·冯·穆克介绍给您。”

诗人俯身去吻胖太太戴着首饰的手。胖太太又滔滔不绝地唠叨开了，“好开心！幸会！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在科隆欣赏过您创作的有关塔嫩贝格战役的剧作，我被那部作品所震撼。那出戏演得真棒。当然，眼下柏林演出的盛况更为空前！其实，戏的演出也很棒，真的非常完美。枢密院顾问先生，前些日子您做了一次了不起的旅行，现在人人都在议论您写的那部游记。最近我正想买本拜读拜读。”

“在国外，我目睹了种种美和丑。”诗人平静地说，“然而，我这次到国外旅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去当‘信使’和‘教员’。可以说我在国外为新德国争取到了新的朋友。”

诗人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不少文章都奉承过这双眼睛的纯洁，说它流露出火一般的热情。而今，这双眼睛正在对眼前这位莱茵地区胖太太身上的珠宝首饰进行估价，“下次我到科隆去演说或上演我的剧本时，可以住在她的别墅里。”他心里这么琢磨，嘴里却说：“我们无法理解国外对我们国家居然散播了这么多的谣言，制造了这么多的中伤。”

诗人的面部轮廓明显，线条硬朗，因此有记者描述诗人有一张“木雕”般的脸：额头上几道深深的纹路，金黄色的眉毛。从突出的嘴中吐出的话语里，带点儿撒克逊的乡音。他那动人的外表和文雅的谈吐，打动了军火厂老板娘（胖太太）的心。“哎！”她兴奋地看着他说，“您到科隆来时，一定得来寒舍做客！”

枢密院顾问凯撒·冯·穆克是诗歌学院院长和经久不衰的悲剧《塔嫩贝格》的剧作者。他以骑士的风度弯下身说：“尊敬的夫人，如能到府上做客，我将十分荣幸。”他把手放在心口上，以示绝无虚言。

胖太太已为诗人出众的才华倾倒。“阁下！能有机会整个儿晚上听您谈话，该多荣幸啊！”她满心欢喜地说道，“您真是博学多才，事业有成啊！您不是也担任过国家剧院的院长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不识趣，这点连雍容华贵的贝拉夫人和《塔嫩贝格》悲剧的作者都察觉到了。诗人回答“担任过”，但口气生硬。但科隆的这位胖太太仍未察觉。还用不得体的轻薄口吻说：“枢密院顾问先生，您对您的后任亨德里克会有点儿妒忌吗？”她还冲他羞怯地摇晃手

指。贝拉夫人见此情景，不知把目光移向何处是好。

凯撒·冯·穆克为了表现他善于处世，并显示自己在这窘困场合仍不失风雅，于是，他那木雕般的脸上，浮起微笑，这笑意先是苦涩，后又转为温柔、亲切、高雅。“我心甘情愿地把那副重担交给我的朋友亨德里克去挑，他比任何人都称职。”

他的声音在颤抖，显然被自己的宽宏大量和崇高情操所感动。贝拉夫人还是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军火商的胖太太被这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庄严而崇高的态度感动得快要流下眼泪，然而她还是令人钦佩地控制住了自己，没让眼泪流出来。她掏出一块真丝手帕，悄悄抹了一下眼角，明显地抖动了一下肩膀，这再次证明了莱茵地区居民特有的那种豁达开朗的性格，又在她的情绪里占了上风。她又乐呵呵地欢呼：“真是令人难忘的舞会啊！”

这确实是一场盛大的舞会，无须怀疑。剧场内到处灯光闪烁，人人谈笑风生。很难断定哪一种光芒闪得更耀眼：是女人身上的钻石，还是军人制服上的勋章。枝形吊灯把强烈的光线洒在女人们袒露的白嫩的胸背和妖媚的脸蛋上；洒在肥胖先生们熨烫平整的衬衫前襟和饰着金丝带的军服上；洒在托着饮料来回穿梭的侍者汗涔涔的脸上。宜人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剧院，艳丽的鲜花散发着芬芳的味道，德国女人身上飘来巴黎香水味儿，工厂老板的雪茄和党卫队青年军官头上的发油，也都在冒着香气。身上冒香气的人还有亲王和公主、国家秘密警察头子、报界巨头、电影明星。还有在大学讲种族理论和军事科学的教授和几位犹太银行家，后者因拥有巨额资金和很深的国际政治背景，才有可能跻身于这种特殊的晚会。在每个厅堂喷洒人工香雾，是为了不让人们呼吸到另一种陈腐的、腻人的血腥臭味。虽然，他们嗜血成性，让国家浸在血腥之中，但是他们决不在有外交官参加的这种高雅场合让血腥味冒出来。

“挥霍无度！”一个高级军官对他的一个同事说，“[胖子](#)真是挥金如土啊！”

“当然，只要我们乐意让他这样！”另一个军官回答。这时有人把摄影机对着他们，他俩马上摆好架势，面带笑容。

“听说了吗，洛特身上穿的那身衣服得要三千马克呢。”一个电影女明星对她的舞伴、霍亨索伦皇室中的一位亲王讲。洛特的丈夫，就是今天以童话中王子般气派地庆祝他四十三岁生日的权势人物。洛特过去是一名参加轮演剧目的地方演员，她善良而质朴，且具有德意志民族的气质。就在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天，“童话中的王子”还下令枪决了两名无产者。

霍亨索伦亲王说：“过去我们皇室也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的钱去举办这么奢华的舞会。这一对贵人何时光临？我都等急了。”

“小洛特会安排的。”洛特昔日的同事以国母般的口吻平静地说。

今宵良辰美景，人尽赏心乐事。宾客们恣意寻欢，无论是免费光临的，还是花了五十马克买入场券来的，都在尽情作乐。跳舞、闲聊、调情，欣赏自己，欣赏他人，最重要的是欣赏着能举办豪华晚会的权势人物。在包厢，在回廊，在食品香味诱人的餐厅，人们交谈甚欢。人们对女人的装束评头品足，对男人们的财产，甚至对慈善彩票的奖品也都议论一番。据说，最贵重的奖品是一个用钻石打造的“卐”字，这一珍品可以用作饰品或吊坠。

据知情人透露，安慰奖也挺有趣的，其中有杏仁蛋白糖做的坦克和枪炮。女人们俏皮地说，情愿要糖做的杀人武器，也不要“卐”字珍品。

在一片欢笑声中，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这次庆祝生日晚会的政治背景。令人颇费猜疑的是，“元首”谢绝光临，党内某些头面人物也未被邀请，然而贵族倒来了不少。这种反常现象难免引得人们产生猜疑的心理，有的人甚至怀疑“元首”出现了健康问题。国外的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军官和重工业界的巨头，都在低声但急迫地谈论着。

“好像得了癌症。”一个英国新闻界人物用手帕捂着嘴巴，向巴黎的一位记者说。可是他找错了谈话对象。这个巴黎人叫皮埃尔·拉律，是个老朽的、诡计多端的矮子；实际上他极力推崇新德国的英雄主义和威严着装的年轻军人。他不是记者，而是个阔佬，写过一些书，都是以欧洲各国的社会、文学、政治生活为题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结交社会名流。这个荒诞不经而又声名狼藉的小男人，獐头鼠目，说话像久病的老太婆，尖声尖气。他蔑视法国的民主制度，向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声明，[克莱蒙梭](#)是无赖，[白里安](#)是白痴。而德国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吏，在他看来，个个都是“半神”，新德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全神”。

“先生，您在胡诌些什么呀？”矮记者势不两立地教训着别人，语音冰冷沙沙，像枯叶飘落，“‘元首’身体健康无恙，只是有点儿小感冒。”

英国记者紧张起来，他知道这讨厌的矮记者会立即去告密，就立刻申辩说：“这是意大利记者向我暗示的……”

一个身穿笔挺军装的瘦弱的好事者，声色俱厉地打断了英国记者的申辩：“少来这一套，先生！我不愿再听下去了，都是些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矮记者朝房间对面看了一眼，忽然温和地补充一句，“请您原谅，我得过去向保加利亚前国王致意。黑森亲王夫人正在他身边。我结识这位夫人是在罗马她父亲的宫廷里。”他转身走开，把修长而苍白的手在胸前合十，姿势和神态活像一个阴险狡诈的神父。

英国人冲着他背后低声骂了一句：“该死的势利眼！”

整个大厅骚动了，人们谈话的声调出现了异常，原来是[宣传部长](#)驾到！今晚，他的光临，出乎人们意料。众所周知，他同总理寿星的关系紧张。此刻寿星尚未露面，一旦他进入会场，庆祝活动就会达到高潮。

数千万人精神世界的主宰——宣传部长，一瘸一拐地穿过光怪陆离的人群。人们纷纷向他鞠躬致敬。仿佛有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伴他一路而来，他好像一个险恶、孤独、残暴的凶神恶煞，从天空降到一群花天酒地、怯懦而可怜的凡人中来。有几秒钟，全体凡人像是吓瘫了。跳舞的人，一个个优美的身姿，突然都变成了雕塑，目光都停留在这可怕的矮子（宣传部长）身上，无数眼神包含着沮丧和怨恨。矮子（宣传部长）试图将其瘪嘴两角的肌肉伸展到耳边，挤出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微笑来冲淡一下这阴森的气氛。他那双狡黠、深陷的眼睛力图投送出一些善良的目光，以尽力表现出他和蔼可亲的内心。他潇洒地拖着那只跛足，灵活地匆匆穿过披上节日盛装的大厅，向两千个奴才、帮凶、骗子、受骗者以及傻瓜们，展现他那秃鹫般的脸孔。他在百万富翁、外国使节、团级指挥官和电影明星身边一晃而过，满脸奸笑。在剧院院长亨德里克·赫夫根、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面前，他一下子站住了。

另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是：亨德里克·赫夫根院长是现任空军上将/总理的忠实的宠儿。总理无视宣传部长的意愿，任命亨德里克为国家剧院院长。经过长期激烈的钩心斗角，宣传部长被迫牺牲了他的门徒诗人凯撒·冯·穆克，把他送出国去旅行。现在，他向对手的宠儿问候、交谈，并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示敬意。这个狡猾的宣传家是否想用这种方式，向国际上层社会表明，在德国统治阶级最高层里，根本不存在阴谋与分歧，宣传部长和空军上将/总理之间的争风吃醋，纯属无稽之谈？亨德里克是首都舆论界议论的中心人物，是因为他异常狡狴，既善于同宣传

部长周旋，又能同总理/空军上将保持亲密关系？或是因为他在背后煽动一个当权派反对另一个当权派，反而使两大敌手都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完全能做到这点，因为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将其机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皮埃尔·拉律马上把保加利亚前国王冷落在一边，以急促的步子，像风中的一片鹅毛飘过大厅，去满足一下好奇心：在咫尺之处目睹这轰动舆论界的邂逅。凯撒·冯·穆克冷酷的眼睛警觉地眯起缝来。科隆的胖太太见到如此难得的场面，兴奋得喊出声来。大人物的母亲——贝拉夫人向周围的人报以和蔼的微笑，似乎在说：亨德里克真的很棒，而我就是他高贵的母亲。但你们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可毕竟还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啊！

“亲爱的亨德里克，您好吗？”宣传部长向剧院院长表示问候，面带诚挚的微笑。

院长亨德里克也以微笑答谢，但嘴咧到一半，笑容被收敛住了，眉头深锁，好像很痛苦。“谢谢，部长先生！”他轻声地说，语调轻快，吐字缓慢。部长握住院长亨德里克的手久久不放。院长亨德里克又说：“请问，贵夫人身体好吗？”一听这话，部长的脸顿时严肃起来。“今晚她有点儿不舒服。”随即他把院长的手放开了。院长以一副黯然神伤的表情说：“深表遗憾！”

他当然知道，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座大厅里，宣传部长夫人对总理太太妒忌得快要发疯了。由于“元首”本人没有结婚，所以过去宣传部长的结发妻子同时也成了德国的“第一夫人”。她端庄大方地完成了上帝赋予她的这一使命，这点，连她的死对头也不能否认。可是后来，来了

个洛特·林登塔尔，一个二流女演员，年纪也不小了，竟然嫁给了大腹便便的总理。宣传部长夫人为此非常痛苦，别的女人已挤到她前面去了，并抢走了“第一夫人”的位置。这个女演员成了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似乎她成了复活后的凯撒王后路易丝。每一次为洛特举行晚会，都把宣传部长夫人气得偏头痛。今晚她就被气得卧床不起。

“今天这样的场合，尊夫人如果能来，一定会感到轻松愉快。”亨德里克仍然一本正经地说，语调中也丝毫不带讽刺味儿，“‘元首’没有来，太遗憾了。英法大使也没有来。”

亨德里克以最温顺的语气讲了上面这些话，把他的这位总理朋友，也是使其声名鹊起的守护神，出卖给了这位妒忌成性的宣传部长（后称“跛子部长”）。他决心要抓住宣传部长作为其关键时刻的后备靠山。

[跛子部长](#)用亲近的口气但又略带嘲讽地问：“这里的气氛怎样？”

国家剧院院长亨德里克谨慎地说：“看来大家都很高兴。”

两位显贵轻轻地交谈着，因为周围不但有猎奇的人，也有用镜头记录的摄影师。皮埃尔·拉律欣喜若狂，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在不停地揉搓。军火厂老板娘把嘴巴凑到皮埃尔·拉律的耳边低声说：“院长和部长真是绝世双雄啊！两人都成就卓著！还都那么潇洒！”她那珠光闪闪的身体贴向弱不禁风的矮记者。这个瘦小干枯的法国后裔，尽管平日崇拜日耳曼英雄主义、魁梧强壮的德国青少年、“元首”的思想和贵族的头衔，但现在他对贴过来的女人的肉体，不禁感到胆战心惊。他稍稍往后缩了一下身子，尖声地说：“高雅之至！令人陶醉！无与伦比！”来自莱茵的胖太太急忙说：“告诉您吧，亨德里克是个人见人爱的棒男人，是在巴黎和好莱坞都找不到的天才。他具有那种十足的德意志人的气质，

正直，朴素，诚实！在他这么小的时候，我已料到他以后会有出息。”她伸出手比了个高度，表示亨德里克当时还很小。而这个女财主在科隆慈善救济会时就从没把亨德里克的母亲放在眼里。

“多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啊！”她向矮记者投去充满深情的挑逗目光，吓得他仓皇溜掉了。

亨德里克看上去大约五十岁，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八岁。同他身居的要职相比，显得太年轻了。他脸色灰暗，戴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给人留下一种姿态镇定的印象——其实只有精神极端紧张而又心灵空虚的人，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故作镇定。他已经谢顶，这正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他那浮肿、灰白色的面庞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从高耸的金色眉梢延伸到深凹的太阳穴之间的肤纹，这些纹路记录着他承受的压力、疲惫和痛苦，这与他轮廓分明的下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把下颚往前突出以炫耀其温文尔雅的颞线，这样就会给人留下坚定刚毅的印象。苍白的宽嘴唇上时而露出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既像目中无人又似博人怜悯。有时，从他光亮的大眼镜片里可以看到他双眸的转动。在他那亲和的目光中，人们会吃惊地看到隐藏着的冷酷和忧伤。双眸闪烁出的灰绿色使人联想到那价值连城却带来灾祸的绿宝石，也使人联想到凶恶鱼类的贪婪的眼睛。

女人和多数男人，不光把亨德里克看作风度翩翩、才华出众的人，而且认为他是非同一般的美男子。为了彰显其魅力，他刻意把身体挺直，再配上一身优雅的燕尾服，以掩盖他肥胖的体形，特别是大腿和臀部的赘肉。

“亲爱的，我还要祝贺您成功地出演哈姆雷特。”宣传部长说，“真了不起，您是德国戏剧界的骄傲。”

亨德里克微微低下头，把他迷人的下颚稍稍压低，露在闪亮的白色衣领上的脖子立即出现许多皱纹。

“没有能力扮演哈姆雷特的人是不配享有演员称号的。”他谦逊地说。宣传部长当即表示赞同，并说亨德里克精彩的表演诠释着“悲剧的精髓”。话音刚落，全场开始骚动。

总理偕同夫人洛特·林登塔尔，从中门进入大厅。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对显贵穿过欢呼的人群。过去皇帝驾到也没有如此隆重。两千名精挑细选出来的特邀嘉宾，声嘶力竭地狂呼，拼命地鼓掌。向世人和总理表示，他们多么狂热地庆祝这位大人物的生日和这个第三帝国。人们不断地吼着：“万岁！”“嗨！”“祝贺！”洛特夫人以妩媚的姿态接住了人们投送过来的鲜花。乐队演奏着隆重的迎宾曲。宣传部长见此情景，鼻子都气歪了。但或许除了亨德里克，谁也没有觉察到这点。亨德里克一动不动地站着，以优雅得体、挺身直立的身姿，恭候他恩人的驾到。

今晚总理会穿什么新颖奇特的衣服登场？人们为这件事打过赌。可是，今晚总理衣着异常简朴，穿得像苦行僧，这使人们惊讶不已。他穿着一件非常合体的深绿色上衣，样式像家中常穿的休闲夹克衫，胸前佩戴着一枚银光闪闪的星状徽章，这是他身上唯一的装饰物。平时他总爱穿长大衣，把两条粗腿挡住，但今天他穿的灰裤子偏肥，使两腿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使它们显得更为短粗，像两根“粗柱子”，支撑并驱动着他的身子缓慢地向前移动。他那臃肿得有些畸形的身躯散发出恐惧和敬畏的气味。尽管其外表看上去可笑，可其内心却像蛇蝎一样狠毒。即便最勇敢的人，只要静静地想一想，也会吓得惊慌失色。这个满身堆着肥肉的人，只要一声吩咐，就足以使许多人流血丧命，为了显示他的威风，将来还会有许多人掉脑袋。他短粗的脖子上，架着一颗如抹上红色

烤肉汁的大脑袋 —— 一个剥了皮的凯撒的头颅。他的脸上没有人性，只是一堆肉。

总理的便便大腹已鼓胀到胸口。他威风地挺着大肚子，穿过欢乐的人群。他在咧着嘴笑。

总理夫人洛特善用微笑代替咧嘴笑，她一招一式都在模仿路易丝皇后，身上穿的那件昂贵的长裙，成了在场女人们的话题。这长裙过于华丽，是由闪光的银丝织成的，既光滑又闪亮，裙长拖地。捆扎起来的金发上戴的冠状头饰，胸前别的珠宝翡翠，其尺寸和光泽，使周围所有的珍珠钻石都黯然失色。这个非主流演员身上的首饰，价值连城。尽管她的丈夫在公开讲话中，鞭挞市长们追求豪华和接受贿赂，然而洛特身上的首饰，全是靠丈夫对她的殷勤和富豪臣民的孝敬才得到的。洛特懂得如何用端庄、和谐的幽默感去接受别人对她的崇高敬意，并因此而获得了“淳朴、可敬之女神”的美名。有些人认为她慷慨无私、神圣纯洁，她成了德国女人们崇拜的偶像。她有一对母牛般的大眼睛，圆溜溜的且稍稍外鼓，水汪汪地闪着蓝光。她还有美丽的金发和雪白的胸部。不过不得不说，她显得胖了点儿——在总理府里好吃好喝。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说她有时会在丈夫面前为上层的犹太人求情。尽管如此，犹太人还是进了集中营。她被称为总理身边“善良的天使”。然而，她那凶残的丈夫并未因天使的劝说而变得善良。她扮演的名角之一便是席勒《阴谋与爱情》中的米尔佛特夫人。米尔佛特是一个大人物的情妇，当她知道身上的珠宝是用什么换来的之后，便再也无法忍受那些首饰的光彩，在侯爵身边无法再待下去了。

洛特在国家剧院最后一次演出时扮演的角色是[莱辛](#)的米纳·冯·巴恩黑尔姆。在迁入总理府之前，她曾朗诵某犹太剧作家的名句。而这位剧作家要是活到今天，一定逃不出她丈夫一伙的毒手。在洛特身旁，人们

议论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一些可怕的内部情况，她听到时会和蔼地笑笑。清晨，她调皮地从丈夫背后偷看，那张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字台上，一张死刑判决书赫然入目，她丈夫正在上面签字。晚上，在剧场有演出时或在有贵宾参加的盛宴上，她肯定要显耀雪白的胸肩和秀美的金发。她是一个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人，常给人留下天真无邪和多愁善感的印象。

现在，两千个野心家、帮凶和势利小人，欢呼雀跃，欢迎洛特，这使她感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她穿过珠光耀眼的人群，给予他们微笑。微笑是她廉价的施舍。她的丈夫赐予她这么多的首饰，使她毫不怀疑，这是上帝的意志。

她不善于幻想，也缺少智慧，所以她根本不懂得展望未来。她的未来和幸福的今天，也许不能同日而语。她昂首挺胸地走过，一身光彩，受到众人的羡慕。她在内心深处，对眼前的美景没有发生过丝毫怀疑。她自信地认为自己身上的光彩永远不会暗淡，受难者永远不会对她复仇，黑暗永远不会降临到她头上。

乐队继续演奏着震耳欲聋的乐曲，人群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洛特和其陪同——总理，已走到宣传部长和亨德里克面前。这三位飞快地举起胳膊，机械般地相互致纳粹军礼。亨德里克彬彬有礼，热情地微笑着俯下身去吻贵夫人的手。其实，在舞台上，他经常拥抱这个女人。众人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德国的四个巨头，四个当权者，四个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一个是宣传家，一个是刽子手兼轰炸机专家，一个是多愁善感的女人，最后一个是脸色苍白的阴谋家。众人见总理在亨德里克的肩上重重敲了一下，笑呵呵地问道：“您还好吗，梅菲斯托？”

从美学观点看，亨德里克占了上风。在这对体形臃肿不堪的夫妇身

旁，他显得身材匀称，在那狡猾而跛足的侏儒身旁，他又显得高大伟岸。他的面孔虽然苍白、憔悴，然而同其他三张面孔相比，还能叫人看着舒服：漂亮的鬓角、轮廓分明的下巴，记录了他久经的人间沧桑。可是，他那位肥胖的保护人，却是一张浮肿的面孔；那个女演员，有一副天真无邪的假面具；而宣传部长，则是一张扭曲变形的怪诞脸庞。

这位多愁善感的女人在内心深处怀着对院长的爱慕，有时她会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这不此时她正以深情的目光凝视着剧院院长说：“亨德里克，我还没有告诉您哪，我感觉您演的哈姆雷特真是活灵活现。”亨德里克含情脉脉地握住她的手，往前靠近一步，努力地试图露出深情的目光。但他身不由己，因为他那双灰绿色的死鱼眼，已经传递不出脉脉温情。因此，他只得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低声地说：“我得讲几句话。”

亨德里克有一副受过专门训练的嘹亮的嗓子。他的喊声能够透过大厅传到最远的角落。

“总理先生！殿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里，今天我们能同总理先生和夫人一起欢庆寿辰，我们为此感到骄傲，真的，我们为此感到骄傲和欢乐……”

他刚一开讲，正在热烈交谈的两千人立即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恭听亨德里克用颇具情感的声音向总理致祝词，他的语言显得陈腐而冗长。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亨德里克，对他颇为欣赏。他是权势的化身，只要权势的光焰不灭，他就沐浴着权势的光泽。他是当今权势煊赫的人物中最显耀、最聪明的一个。为了庆祝他主子四十三岁的生日，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从嘴里发出令人吃惊的欢庆音符。他的下巴高高翘起，目光炯炯，举止动作迅猛、有力。他斟字酌句，尽量不说一句真

话。那个头颅被剥了皮的凯撒、宣传部长和鼓着一对牛眼的婆娘，似乎都在监视他。让他只能说假话，不准说真话——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这个大厅乃至全国，都得说假话。

当他以急迫的语调、简洁的措辞快要结束讲话时，坐在大厅不显眼的地方，有个长得像孩子一样小巧的女子（她是某著名导演的夫人），悄悄地对她身旁的妇女说：“等他讲完话，我要走上前去同他握手表示祝贺。那真是一种荣幸。我们是旧相识，曾在汉堡同台演出过。那还是在我们青春年少的时代！从那以后，他真是飞黄腾达了啊！”

1.总理，这里是指普鲁士总理戈林。

2.威廉街，第三帝国的外交部位于柏林威廉街。

3.元首，指希特勒。

4.胖子，指戈林。

5.克莱蒙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

6.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法国社会党创始人，11次出任总理，以对德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非战公约和倡议建立欧洲合众国而闻名于世。

7.宣传部长，即德国国家秘密警察。

8.跛子部长，即宣传部长，后文跛子也指宣传部长。

9.莱辛（1729—1781），德国戏剧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



微信号: Booker527



公众号搜索: 布克小姐 (ID: MsBooker)

还有什么想要读的书?

加小编私人微信Booker527或搜索订阅号微信“布克小姐”

按照订阅号书单提示下载

第一章 汉艺餐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尽管德国的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但其先锋派戏剧却空前繁荣。奥斯卡·克罗格院长也时运亨通，他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经营一个设立在地下室的剧院。每彩排一出韦德金德和施特林德贝格的新剧，或者上演格奥尔格·凯泽、施特海姆、弗里茨·冯·翁鲁、哈森克勒弗尔或托勒的戏剧时，本市知识界，主要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集聚，气氛倒也融洽。奥斯卡·克罗格本人，喜欢写些小品文和伤感的诗篇。他把剧院当作道德教育的课堂，主张通过舞台帮助新的一代人去树立自由、正义、和平等理想。当时，他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奥斯卡·克罗格是个严肃、自信且单纯的人。星期日上午，在上演托尔斯泰或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戏剧之前，他总要对观众演说一番。“人道”这个词儿经常挂在他嘴边。他兴奋地向站着的年轻人喊道：“弟兄们，鼓起勇气！”结尾则引用席勒《欢乐颂》里的名言：“千百万人啊，我拥抱你们！”

在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奥斯卡·克罗格受人爱戴和尊敬，因为在这些地方观众对大胆的艺术尝试情有独钟。他表情丰富，宽宽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窄边的金丝框眼镜后面，闪动着和善、机敏的眼睛。他的照片经常刊登在先锋派出版物上，有时也见诸于页面光亮的大型杂志里。奥斯卡·克罗格是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界最积极、最有成果的先驱之一。

放弃法兰克福那座著名的地下室剧院，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错误。这一点，其实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九二三年，有人邀请他去管理汉堡

艺术剧院。鉴于那家剧院规模较大，所以他允诺了下来。但实践证明汉堡的观众不像那些常去他地下剧场的法兰克福观众那样懂艺术、有激情，且对新思想能产生共鸣。在汉堡艺术剧院，克罗格时常要从他感兴趣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排演大众喜爱的剧目，这使他很痛苦。剧场要求每到星期五就得排出下周节目单。届时，他同剧场经理施密茨总要有一场小小的争执。施密茨要求安排票房高的滑稽剧和惊险剧，克罗格则坚持上演具有艺术性的剧目。由于平时施密茨同克罗格关系好，并钦佩其为人，所以一遇争执，他总是让步，这样才使得艺术剧院仍然保持着高雅的风格。但是这就影响到了剧院的收入。

克罗格抱怨汉堡的年轻人麻木不仁，民众缺乏文化素养，对高雅的艺术欣赏不了。

他苦涩地说：“真是好景不长啊！一九一九年，观众还争着要看斯特林德贝格和韦德金德的戏；到了一九二六年就只爱看歌舞喜剧了。”奥斯卡·克罗格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缺乏远见。如果他能预测到一九三六年会发生什么，他还会对一九二六年如此满腹牢骚吗？“上演高雅的戏剧就吃不开，”他抱怨说，“不久前戈哈特·豪普特曼的《织工》上演时，观众都挤到了剧院门口，而昨天上演时，剧场里的座位居然有一半空着。”

“不要紧，我们死活也能经营下去。”施密茨竭力安慰他的朋友。施密茨一看到克罗格善良、天真而又苍老的猫脸上布满愁云，心里就一阵难过。说实在的，他自己也忧心忡忡，那丰满、红润的脸上已平添了些许皱纹。

“怎么能经营下去呢？”克罗格不理会对方的安慰，还说，“像今晚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从柏林邀请名角儿来客串了，只有这样，才能把

这些汉堡人吸引到剧院来。”

黑达·冯·赫尔茨费尔德是克罗格的老同事和红颜知己。早在法兰克福时期，她与克罗格就一起做导演和演戏。她说：“克罗格，你又把事情看得漆黑一团了。请多拉·马丁来客串，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她的演出实在太精彩了。亨德里克演戏，也不必发愁没人看。”

当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到亨德里克这个名字时，狡黠而妩媚地笑了，那薄施脂粉稍显宽大的脸蛋，突然亮了起来。她长了一个大鼻子，一对大大的金褐色的眼睛流露出感伤和聪颖。

克罗格粗声地说：“亨德里克的要价太高了吧。”

“可是，给马丁的报酬也不能低呀！”施密茨补充说，“就算他们确有魅力，表演技能出众，也能吸引大批观众，不过一个月就得给一千马克，也实在让咱们吃不消。”

“这就是柏林名角儿的价格。”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愤愤不平地说。她从未在柏林工作过，她鄙视柏林及其一切。

“给亨德里克一千马克也太过分了，”克罗格突然激动地说，“从什么时候起把他的报酬加到一千这么高？过去一直都是八百马克，且已经绰绰有余。”

“这可叫我怎么办？”施密茨说，“他连蹦带跳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下子就坐在我的腿上，还用手轻拍我的下巴。”这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笑咪咪地盯着他，施密茨脸有点儿发红了，“他一再重复说，‘非要一千马克不可！一千，经理！凑个整数吧！’克罗格，您说，这可叫我怎么办？”

亨德里克在要求增加津贴和报酬时，善于采用这样巧妙的手法：像一阵发狂的旋风，卷入施密茨的办公室，恣意撒娇撒野。他知道，只要把施密茨的头发扯乱了，用手指头捅他的肚子，就会弄得笨拙的胖子施密茨彻底就范。为了把报酬提高到一千马克，他甚至坐在施密茨的大腿上不起来。这一点，连施密茨也只好红着脸承认。

“简直是胡闹！”克罗格生气地摇晃着他那焦虑万分的脑袋，“从本质上讲，亨德里克是个轻浮的人。他卖弄的一切，从文学爱好到他所谓的共产主义都是伪装。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地地道道的戏子。”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亨德里克呢？”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不得不用讥讽的口吻问道，因为她自己在谈论亨德里克时从无贬意。她欣赏亨德里克的成功之道，常说：“他是我们演员中的佼佼者。柏林没有把他从我们这里挖走，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我从不看好他，”克罗格说，“归结起来，他仅仅是个一般的地方演员，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心中有数。”

施密茨问：“他今晚躲到哪里去了？”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轻轻地笑着回答说：“有人说他躲在幕后的化妆室里。只要柏林有艺术家来演出，他总是妒忌万分。他对自己说，他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所以他非常歇斯底里地躲到幕后去了。多拉·马丁使他神魂颠倒，他既恨她，又爱她。今晚他大哭了一场。”

“瞧瞧他的自卑感吧！”克罗格大声说着，得意地环顾四周，“或者，这更能说明，在他内心深处，对自己有了客观正确的评价。”

三个人坐在剧场的餐厅里。这座餐厅是以德语“汉堡艺术剧院”的首

字母缩写“汉艺”（H.K.）命名的。餐桌上铺着油腻不堪的台布，墙上挂着一排沾满尘土的演出剧照和演员照片，这些都是十年来在这里演出过的演员及他们在舞台上塑造出来的人物。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谈着话，时而抬起头来瞥一眼这些照片。其中有天真无邪的少女、多愁善感的青年、滑稽可笑的老演员、英勇的元老、年轻的情侣，也有阴谋家和尊贵的夫人。

餐厅下面便是剧场。多拉·马丁的演出正接近尾声，她今晚成功演出的是一场通俗的戏剧。她的哑嗓音，娇艳且胜似少女的苗条身材，加之一双充满纯真而神秘的眼睛，使全德国的观众都如痴似醉，为之倾倒。在她刚演完第二场时，院长、经理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就起身离开了包厢。艺术剧院的其他演员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观看演出直到结束，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敬佩和嫉妒。

克罗格轻蔑地评论道：“她带来的配角演得可真够差劲儿的。”

“你想让她带来什么样的演员？”施密茨说，“要是带着像样的配角来，她一个晚上还能赚到一千马克吗？”

“不过，她本人倒是越演越出色了，”机灵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她什么角色都能胜任。她甚至演过神经错乱的孩子，而且演出效果很棒，令人心悦诚服。”

“演‘神经错乱的孩子’倒不错。”克罗格笑了，“楼下的戏看来演完了。”他补充了一句，同时往外张望。

观众正走出剧场，沿着一条小道往上走，经过餐厅外面，穿过大门便到了街上。餐厅渐渐挤满了人。演员们彬彬有礼地来到这边的桌子旁，向院长点头致意，同餐厅主任开一两句玩笑。餐厅主任是个壮实的

老头儿，留一把白色的山羊胡子，长着一个蓝红色的酒糟鼻子。在演员眼里，餐厅主任汉泽曼大叔同施密茨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遇到施密茨心情好时，演员可以请他预支工资，到了每月下旬，钱花得青黄不接时或尚未提前领到工资时他们就可以到汉泽曼那里去赊账。所以大家都欠他钱，据说连亨德里克也欠了他一百多马克，所以汉泽曼对欠钱客人的玩笑话真的不必去搭理。他板着脸，眉头紧锁，为演员们端来白兰地、啤酒和冷盘肉，但却看不到有人付钱。

大伙儿都在议论多拉·马丁。对她的演技，各抒己见，而一致的看法是她的钱赚得实在太多了。

莫茨表情严肃地说：“倡导明星制会使德国戏剧界走向衰亡。”她的男朋友彼得森立即气愤地点头表示支持。彼得森是个老演员，特别渴望扮演英雄角色，例如历史剧中国王或威武的老将军，可惜，扮演这类角色时他又显得太矮、太胖了点儿。他总想以挺直的腰板和威武的姿势来掩盖自己的先天不足。彼得森往往装出老实人的表情，这时下巴上如能配上一副船夫的胡子倒挺合适，但可惜缺少这点胡子，结果刮得干干净净的下颚、宽宽的上嘴唇以及那双不大的散发着灵气的蓝眼睛，还是使这张面孔显得聪明过头。众所周知，莫茨爱他胜过他爱自己。

由于彼得森刚才点了点头，所以现在莫茨径直地走向他，亲昵而意味深长地说：“彼得森，我们不是经常议论这种错误的管理方式吗？”

彼得森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的确是这样，女士！”于是他又眯起眼睛向拉埃尔·莫伦维茨瞄去。莫伦维茨是个妖艳的女郎，乌黑的刘海长发一直垂到修过的眉毛和黑边大眼镜上。她有一张圆胖的、幼稚的、尚未成熟定型的娃娃脸。

“马丁那套滑稽般的表演技艺，在柏林也许吃得开。”莫茨尖刻地说，“可是，在咱们中间，谁也不会买她的账。咱们毕竟都是久经沙场的演戏老手啊！”

她环顾四周以期博得众人的掌声。莫茨擅长扮演滑稽可笑的老太婆，偶然也有机会扮演上年纪的贵妇这类角色。她总大声笑，而且一笑起来就没完，久而久之嘴角的皱纹就明显了。她笑的时候嘴里露出的金牙也闪闪发亮。但是，眼下她表情严肃，近乎恼怒。

莫伦维茨高傲地一边玩着她那长长的烟斗，一边说：“最后谁也不能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丁总还是个有高超技艺的人。无论她饰演什么角色，总是那么出神入化。你们知道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吗？”

大家都懂得她的意思，而莫茨却摇了摇头表示不能赞同。这时娇小的安格莉卡却用清脆、腼腆的嗓音，轻声地说：“我钦佩马丁。我感受到了她的超然魅力，这点最能打动我。”安格莉卡敢于开诚布公地说出这么长的话来，她的脸色顿时变得红红的。大家都注视着她，被她的诚实所感动。娇小的安格莉卡妩媚动人，金色的短发使她看上去更像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纯洁明亮的眼睛并未因近视而失去魅力。有人甚至认为，安格莉卡眯着眼看人时尤其楚楚动人。

“我们的小公主又陶醉了。”美男子罗尔夫·博内蒂笑着打趣，不过他的笑声未免太大了一点儿。在演员中，他是收到粉丝来信最多的一个，因此脸上总流露出高傲，但这也掩饰不住他疲惫的神色。在安格莉卡看来，罗尔夫一直在向她求爱。很久以来，他一直在追求安格莉卡。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经常使他有机会把安格莉卡搂在怀里，然而安格莉卡却对他很冷淡。令人吃惊的是，她偏偏把自己的温情留给了那些不会回报甚至排斥自己的人。她美丽动人，落落大方，似乎只为人们的

宠爱和娇惯来到世间。她内心隐藏着一种古怪的执拗。这使她一方面在罗尔夫疯狂的追求面前能以冷静和嘲讽相待；另一方面会因亨德里克冰冷的藐视而不由得痛哭流涕。

罗尔夫故意地说：“无论如何，作为女演员，马丁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她是一个古怪的阴阳人，她的血管里流着冷血。”

“我觉得她很美，”安格莉卡温柔但坚定地说，“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女人。”说这话时，她的双眼已充满了泪水。安格莉卡往往无缘无故地掉泪。她心不在焉地说，“真奇怪，我感到多拉·马丁和亨德里克有一种神秘的共同点。”这种言论立刻引起了在座各位的惊讶。

“马丁是个犹太人。”年轻的汉斯·米克拉斯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但大家感到意外的同时，还向他投出了厌恶的目光。

“米克拉斯太过分了。”莫茨见状，便用一句话打破了大家目瞪口呆的样子，还勉强地笑了笑。

克罗格立刻皱起眉头，以示震惊和讨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脸色一下子白了。令人压抑的沉默持续了很久。米克拉斯脸色苍白，但神态倔强地将身体靠在餐厅的柜台边。克罗格终于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直在同汉泽曼窃窃私语的另一个年轻演员站出来当和事佬，用坚定而又安抚的口吻说：“喔唷，事情已经过去，不要再计较了。下不为例，米克拉斯，这类事情总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时你还是个挺听话的孩子嘛！”他拍了拍肇事者的肩膀，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家觉得此番话挺有道理，一个个都跟着笑了起来。甚至连院长克罗格也笑了，不过

他的笑略显勉强。

但是，米克拉斯严肃如故，把那张板着的、苍白的脸转向一边，不屑一顾地将嘴唇紧紧地闭着。“她就是犹太人！”他又一次低声说了句，低到几乎没人听见。只有奥托·乌尔里希斯听见了，刚才他落落大方地为他打了个圆场，现在则严厉地瞪了米克拉斯一眼，以示斥责。

院长克罗格向那位和事佬乌尔里希斯招招手说：“嘿，乌尔里希斯，请您过来一下！”乌尔里希斯走到院长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桌旁坐下。

“我不愿意打探您的私事，真的不愿意。”克罗格的语气中表达了自己的为难心情，毕竟他要涉及的内容确实很棘手，“但现在您参加共产党集会的次数越来越多，昨天您又到什么地方去开会了。乌尔里希斯，这对您和我们都不利呀。”克罗格语重心长地放低声音说，“乌尔里希斯，您是知道的，资产阶级报纸会做什么，人家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只要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乌尔里希斯，这会给我们带来不幸。”克罗格急急忙忙地一口喝完他的白兰地，脸色有点儿发红了。

乌尔里希斯镇定地回答：“院长先生，您对我讲这些，我由衷感谢。当然，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院长先生，也许我们分手会更好一些。请您相信，我提出这个建议，心里也觉得不好受。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政治活动。我觉得现在只得放弃你们给我的这个工作机会。当然，这真的是一种牺牲，因为您知道我是多么愿意留在这里继续我的事业。”

他的语气使人感到亲切、诚恳、温暖。他讲话时，克罗格用父亲般

的和蔼、深情的目光看着他那张坚毅的面孔。乌尔里希斯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高高的、饱满的前额，乌黑的头发在脑后背着，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充满了快乐和智慧，使人对他容易产生信任感。克罗格很喜欢他，所以得知他的决定后，他气得火冒三丈。

“但是，乌尔里希斯！”他大声说，“这是绝对不行的。您心里有数，我是决不会放您走的。”

“我们绝对少不了您！”施密茨补充了一句。身材肥胖的人有时会用一种嘹亮、和美、颤抖的奇怪声音使人感到意外。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严肃地点点头，以表明其相同的态度。

克罗格强调说：“我只请您行动上收敛一点儿。”

乌尔里希斯非常感激地说：“您一直都特别关心我，非常体贴我。放心吧，我会十分小心，不辜负您对我的关爱。”

这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向他递去信任的笑容。“您肯定不是蒙在鼓里，”她温柔地说，“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十分同情您。”她是在法兰克福结的婚，现在姓丈夫的姓。她的丈夫也是个共产党人，比她年轻得多，后来离开她走了，目前在莫斯科当电影导演。

“任重而道远。”克罗格以教育者的姿态，竖起食指，“虽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某些方面会遇到挫折。在莫斯科，我们也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所有美梦。在独裁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一切美梦、要求及希望等都能实现吗？”

乌尔里希斯此时语气非常严肃，这使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透射出锐利的目光，咄咄逼人。他说：“不仅那些您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有自己

的希望和要求。无产阶级也有自身的要求，而且更为迫切。根据目前的世界形势，无产阶级的要求只有通过实施专政才能实现。”

此时施密茨经理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为了轻松地转换话题，乌尔里希斯笑着说：“告诉你们，艺术剧院大名鼎鼎的演员，在昨天的集会上差一点儿代表剧院登台发言。遗憾的是，亨德里克的要求在最后时刻被拒绝了。”

克罗格轻蔑地说：“只要事情有碍亨德里克的前程，他总是会在最后被人劝阻的。”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表情有些痛苦，似乎在暗示他不要再说下去了。直到乌尔里希斯说“亨德里克是我们自己人”时，她才松了一口气，露出微笑的表情。

“亨德里克是我们自己人，”乌尔里希斯重复说，“他会用行动证明这一点。他的行动就是创办‘革命剧院’，这个月剧院就要开张。”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开张啊！”克罗格微笑着挖苦说，“至今还只是在信纸上印着‘革命剧院’的名称。我们假定它开张了，您相信亨德里克真有勇气演出革命戏剧吗？”

乌尔里希斯非常肯定地回答：“我真的相信。另外剧本都已选好了，您就称其为‘革命剧’吧！”

克罗格红润的脸上带着厌倦和轻蔑的表情，他怀疑地说：“那咱们等着瞧吧！”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见此情景，认为该换话题了。

“刚才米克拉斯怎么会发出那样的奇谈怪论呢？”她问，“看来这小伙子真的反对犹太人，并且和纳粹党人同流合污了。”她说到“纳粹党

人”这四个字时，好像踩到一只死耗子那样，顿觉厌恶，以致她的脸都扭曲了。

施密茨轻蔑地笑着。克罗格则说：“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人啊！”乌尔里希斯向旁边看了一眼，断定米克拉斯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才压低声音说：“米克拉斯基本上是个好人，这我知道，我常和他交谈。我们需要多帮助、多关心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还有机会把他争取过来，让他走上正道。我不认为他已无可救药了。他的敌意和满腹牢骚是被坏人利用的结果，您懂得我的意思吗？”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点点头，乌尔里希斯认真地低声说：“这种年轻人，头脑简单，分不清是非。当前，像米克拉斯这样的人在全国比比皆是，他们主要是不满。不满是好事，因为是对现状的不满。但不幸的是，这样的青年易受坏人引诱。一旦上当受骗，坏人就会利用他们的不满，挑动他们去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祸根在于犹太人和凡尔赛条约。他们轻信这些垃圾谎言，忘掉了国内和全世界真正的祸根。这就是别有用心的人转移视线的卑劣手段。对那些单纯而又不善于正确思考的年轻人，使用这种手段往往就会奏效。所以浮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悲惨的画面：一群不幸的年轻人，乖乖地坐在那里被洗脑，最终成了纳粹党人。”

四个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向米克拉斯投去。米克拉斯坐在餐厅最远处角落的一张桌子旁，旁边坐着提词员、胖老太太埃福伊夫人、身材矮小的道具管理员维利·柏克和舞台看守克努尔。有人传说，克努尔先生西服领的背面别着一枚“卐”字徽章，而且他的寝室里挂满了纳粹头子的像，但是他在门房里却不敢挂。克努尔先生同舞台管理员中的共产党人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共产党人不到汉艺餐厅来，他们总是坐在剧院对面的酒吧里，乌尔里希斯有时在那里同他们碰头。亨德里克从来不敢靠近工人们的桌子，怕他们讥笑他的单片眼镜。同时，他又常常诉

苦说，自己十分讨厌纳粹分子克努尔先生待在汉艺餐厅里。他谈到克努尔先生时，总爱说：“这个卑鄙的小资产阶级，盼着他的头子和救星，就像一个大姑娘盼着男人来使自己怀孕一样。每当我经过舞台看守室，一想到他衣领下的那枚‘卐’字徽章，浑身就感到一阵冷一阵热。”

“当然，他的童年是悲惨的，”乌尔里希斯谈论米克拉斯时说，道，“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偏远地区的一座阴森恐怖的日子里长大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米克拉斯要求到剧院工作，他母亲非常焦虑，甚至有些愤怒。她死命反对，大吵大闹，这些都可以想象。他有抱负，勤奋努力，才华出众。他见多识广，比我们多数人都知识渊博。原先他想当一名音乐家，学会了对位法和弹钢琴。他还会演杂技、跳踢踏舞、拉手风琴，几乎什么都会。他常常整天地工作，也许因而使身体受到影响。那咳嗽声，听着都叫人揪心。很自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只好退下来，担任个配角。他把他的失败归罪于我们。他觉得，我们会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联合起来反对他。”

乌尔里希斯也用焦虑的目光望着对面的米克拉斯。“月薪仅仅九十五马克。”他突然大声说，用责备的目光盯着经理施密茨，施密茨立即坐立不安。乌尔里希斯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米克拉斯很难成为心智健全的人。”这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也开始用锐利的目光打量起米克拉斯来了。

每当米克拉斯觉得他受到了剧院领导卑鄙的歧视的时候，他都会与克努尔先生及其同甘共苦的伙伴坐下来，敞开心扉。其政治上的朋友告诉他剧院的领导已经“犹太化了”，且“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按照米克拉斯的观点，亨德里克既嫉妒又自负，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想演所有的角色，竟然把米克拉斯要演的角色也抢去了。

“他没有把莫里茨·施蒂费尔给我留下，真卑鄙，”米克拉斯痛苦地说，“他导演《春晓》，为什么自己又要演剧中的主角呢？什么也不给我们留下，真卑鄙！他演莫里茨也显得太胖、太老，穿着短裤，样子真可笑。”米克拉斯气呼呼地看着自己虽瘦但健壮的腿。

维利·柏克负责舞台布景，他用目光扫过大啤酒杯，自得其乐地笑着，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是笑亨德里克的外表像体操运动员，还是笑米克拉斯为自己的无助而愤怒？只有提词员埃福伊才真正愤慨，她支持米克拉斯的看法：卑鄙无耻。这位胖老太太像母亲一样关心年轻的米克拉斯，政治上也同情他，还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诸如给他补袜子，请他吃晚饭，送他香肠、火腿和腌菜，等等。“孩子，你要吃得胖点儿。”她说并温柔地看着他。她喜欢米克拉斯通过健身锻炼而保持的修长灵活的身躯。当她看到米克拉斯浓密的黑发乱七八糟地竖在后脑勺时，就会说：“你现在真像街上的野孩子！”于是她便从手提包里拿出梳子来，给他梳理一番。

米克拉斯看上去真像一个街上的野孩子，他的遭遇很惨，他不得不勇敢地强忍种种屈辱。他每天的生活充满艰难的挑战：不停地训练。这对他瘦弱的身体来说，负担着实过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脾气暴躁，年轻的脸上常流露出阴沉、敌对的神情。他脸色苍白，面颊凹陷。眼睛明亮，但眼圈灰黑。只有那平和的、孩子气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另一番印象：好似被微弱柔和的内在光彩照亮。他嘴唇发红，红得过分，显然是病态。特别突出的双唇似乎将脸部的所有血液都汇集到此，所以面孔缺少血色。那个提词员埃福伊太太特别爱看米克拉斯的诱人嘴唇，但其短而微陷的下巴却让人扫兴。

“今天早晨排练时，你的脸色又一次让人担心。”埃福伊太太忧心忡忡地说，“你的咳嗽声音又闷又重，真的令人伤心！”

米克拉斯受不了别人对他的怜悯，却又乐意默默地接受别人为表达同情而给予的施舍，但从不表示感激。他对埃福伊太太怜悯的话充耳不闻。

相反，他想听听维利·柏克的见解。“亨德里克今天晚上一直躲在幕后面的化妆室里不出来，是真的吗？”柏克对此不作否定。米克拉斯觉得亨德里克的行为很愚蠢，他为之高兴。“我早就说过，他是个地道的蠢货！”他获胜似的哈哈大笑，“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脑袋安错地方的犹太女人，实在太不值了！”他弓起腰来装着马丁的模样，把埃福伊太太逗得直乐，“这类垃圾东西居然妄想当名角儿！”他嘲笑的对象也许是马丁，也许是亨德里克。按他的判断，他们两个人都属于非德意志的卑鄙无耻的特权集团。他一边用骨瘦如柴的脏手托着他那张苍白的、不怀好意的脸，一边继续说，“马丁，那女人总把沙龙共产主义的词儿挂在嘴边，但每晚照样收入一千马克。他们是一帮强盗！总有一天要收拾他们。到时候亨德里克不得不低头！”

平时，他在餐厅里不敢搬出这类危险的话题，如果克罗格在旁边，更是一字不提。今天他一反常态，大谈特谈。言辞虽激烈，却仅是絮絮耳语。埃福伊太太和克努尔先生点头表示赞许，而柏克只是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干巴巴地看着。

“这一天总会到来！”米克拉斯低声说，但情绪激动，黑眼圈里的一对明亮的眼睛好像在燃烧。接着一阵可怕的咳嗽声，埃福伊太太轻拍他的肩和背。“声音怎么这么闷，”她担心地说，“好像是从肺的底部咳出来的。”

本来面积就不大的餐厅里，此刻烟雾弥漫。“空气浑浊得真叫人透不过气来，”莫茨抱怨说，“身体再好的人也受不了。我的嗓子，你们

瞧，明天又得去看口腔科医生。”

谁也不乐意见她去看医生。拉埃尔·莫伦维茨甚至挖苦说：“哎哟，我们的花腔女高音！”莫茨狠狠瞪了她一眼。莫茨和拉埃尔两人总是较劲，彼得森心中有数。昨天有人发现彼得森又在那个妖艳的拉埃尔的化妆室里，当时莫茨难过得哭了。看来莫茨今天不愿意为这个蠢女人而乱了阵脚。也许拉埃尔戴着单片眼镜和把头发梳理得令人发笑还自以为生活在一个朦胧的梦幻世界。莫茨把双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以示心情愉快。“这里真好，是不是啊，汉泽曼大叔？”她高兴地说着，瞟了餐厅主任一眼。餐厅主任因她还有二十七马克的欠账，所以没有理她。当她见到彼得森面前出现牛排和荷包蛋时，火气又立即上升：“几根小香肠就不够吃啦？”眼眶里充满愤怒的泪水。莫茨和彼得森经常发生摩擦，莫茨认为彼得森爱摆阔，总是订很贵的菜，小费也给得太多。

莫茨尖刻地说：“当然，非要牛排和鸡蛋不可啦。”彼得森不平地嘀咕：“一个男子汉总要吃得讲究一点儿嘛！”莫茨突然怒不可遏，用讥讽的语调问拉埃尔，彼得森是否献给她一瓶香槟酒。“特等贵妇香槟！”莫茨恶狠狠地大声说出了那优质香槟酒的牌子，只有像她这样善于交际的人才有机会了解得这么细致。这一下拉埃尔真正感到受了侮辱。她尖声地叫喊：“请您少说为妙！这是开玩笑吗？”单片眼镜从她的脸上掉了下来，那圆圆的脸气得发红，情绪有些失控。

克罗格惊奇地抬起头来朝他们看看，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讥笑，美男子博内蒂轻轻地敲了敲莫茨的肩膀，同时也敲了敲拉埃尔的肩膀。这两个女人靠得越来越近，摆出了打架的架势。博内蒂说：“小姐们，不要吵架！”他劝阻她俩，嘴角边挂上了更加厌世、失望的皱纹，“吵架无济于事，还是让我们打打牌吧。”

此刻，餐厅里响起了低沉的哭声，声音越来越大。大家转过身去，看见多拉·马丁站在门口，像舞台上女王背后跟着侍从那样，她也被同来的剧团成员簇拥着。

马丁笑容可掬，用其特有的沙哑语调向汉堡艺术剧院全体人员挥手致意。全德国有上千个年轻演员用这种沙哑的嗓音模仿她的说话腔调。

现在她就用这种有名的腔调大声说话，每句话中，都有一两个字的语音拖得特别长：“朋友们，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十——分——无——聊的宴会，万——分——抱——歉，我们不——得——不——走啦！”她仿佛故意恶搞自己的说话腔调，随心所欲地拖长字的音节。可是，大家听后竟感觉那音色非常悦耳，即使像小伙子米克拉斯那样不喜欢马丁的人也是如此。不能否认，她的光临取得了哗众取宠的效果。在她充满智慧的饱满的额头下，那双睁得大大的、天真无邪的、神秘而又深邃的眼睛，吸引并迷住了每个人的心魂。甚至连汉泽曼大叔都傻乎乎地露出如痴似醉的笑脸。过去曾和马丁交过朋友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向马丁喊道：“亲爱的马丁，这太遗憾了。你不能到我们这里来坐一会儿吗？”她竟然可以用亲密的称谓来称呼马丁，大家对她不禁肃然起敬。

马丁却微笑着摇摇头。由于她耸着肩膀，所以她的脸几乎埋在棕色翻毛皮大衣的高领中间。

“太遗憾了！”她温柔亲切地说。她今天没有戴帽子，因而摇晃脑袋时，那蓬松的、稍稍泛红的头发就飘动了几下，“时间已经太晚了。”

突然，有人从马丁的随从们的背后钻了出来，此人就是亨德里克。他身穿那件演出轻喜剧时穿的晚礼服，近看，这服装已经破旧，油渍斑

斑。他肩上披一块白丝巾，气喘吁吁，面颊和额头由于着急而泛红。他神经质地哈哈大笑，全身颤动，使旁人惊愕不已。他慌慌张张地俯身吻那女演员的手，动作看上去非常不舒服，但可以看出他表现出来的狂热。

“请您原谅！”他说。令人奇怪的是他那单片眼镜居然牢牢地夹在眼上，而脸一直还俯在她的手上，并且还能一直哈哈大笑。“不好意思！我来得太迟了——您一定会这样想——真是难以相信……”后来他终于挺直身子，捧腹大笑，脸变得越来越红。他说，“今晚对我来讲，简直是一种享受，精彩绝伦，我不把这个感受告诉您，我是不会让您走的。”说到这儿，刚才他笑得前仰后合的狂态突然消失，脸部表情立即变得异常严肃。

现在该轮到马丁了。她笑了起来，脸上散发着诱人的温暖和魅力。“骗——子！”她大声说，还把“骗”字的声调拖得特别长，“您躲起来了，压根儿没有到剧场来过！”她用黄猪皮手套轻轻地打了他一下。“不过这不得事儿，”她冲他愉快地笑着，“听说您是个天才！”

从马丁嘴里突然听到这种评语，亨德里克受宠若惊，脸色由淡红变成灰白；但是他却用痛楚的声音说：“我？天才？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连他都学会了马丁的那一套，说话时把每个字的音节拖得长长的。但他在说话的方式上却有自己独特的套，并非完全照搬马丁。马丁说话时温柔亲切，而亨德里克的语调则装模作样，故作高雅。在排练中，当女演员表演激情戏时，他就送给对方这种笑容：咧嘴露牙，一副俗气相。他自己形容这种笑为“邪恶的笑”（“邪恶，亲爱的，懂吗？邪恶！”在排练时他告诫莫伦维茨和安格莉卡，同时露出牙齿装模作样地做给她们看）。

多拉·马丁也露了露牙。但是当她嘴里“嗯呀，咿呀”，发出装嫩的声音，把脑袋垂在高耸的双肩之间时，她那聪明、忧伤的大眼睛，在仔细思忖亨德里克脸上的表情。“将来您还会有机会显露您的天才！”她轻声地说。即刻，不仅她的目光，而且她整个脸部表情都变得十分严肃。她点了下头，其严肃的表情简直就是对他的威胁。一刻钟前还躲在幕风后面的亨德里克现在敢于正视对方的眼睛了，于是马丁又哈哈大笑，撒娇地说：“我们再不走就要迟了！”她向大伙儿摆摆手，带着随从消失了。

与马丁的邂逅，神奇地使亨德里克一扫颓唐情绪，精神高涨，现在他像过节那样高兴。脸上的怨气顿时消失，显得神采奕奕、优雅非凡。大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就像刚才注视柏林来的那位名角儿那样。他在向克罗格院长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打招呼之前，走到维利·柏克身边，“听我说，亲爱的柏克，”吊儿郎当也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裤兜里，双肩下垂，嘴唇上挂着邪恶的微笑，“你借一点儿钱给我吧，至少得七马克，我想吃一顿像样的晚饭。因为我预感汉泽曼大叔今天会要我付现金。”他那宝石般闪亮的眼睛，对坐在柜台后一动不动的汉泽曼投去一瞥不信任的目光。

柏克站起身来。亨德里克的这种要求一方面给了他好大的面子，另一方面又使他非常难堪。他多少感觉有些惊愕，所以他瞪着水汪汪的眼睛，脸涨得通红。当他默不作声慌慌张张地在裤兜里乱掏时，米克拉斯用紧张且恶毒的目光正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安格莉卡匆匆走了过来，“亨德里克，”她羞怯地说，“假如你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五十马克，到下月一号还我就好了。”

亨德里克的眼神立即变得冷酷起来，他晃了晃肩膀，轻蔑地

说：“小孩子，不要瞎掺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柏克愿意借给我钱。”柏克激动地点点头。安格莉卡只好眼泪汪汪地走开了。亨德里克趾高气扬地把柏克给他的银币塞进口袋，也没说声“谢谢”。而此时，米克拉斯、克努尔和埃福伊太太正怒视着他。柏克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安格莉卡则跟在亨德里克身后哭泣。亨德里克大步穿过餐厅，那条白色的丝巾还垂在他的肩膀上。

“施密茨大叔看我挨饿很开心啊。”亨德里克那张挂着胜利微笑的脸转向经理坐的桌子。桌子旁的人生硬地向他打招呼，以示对亨德里克的欢迎，甚至克罗格也勉为其难地“呵呵”干笑了几声，但笑声过于响亮，显得不够真诚。“喂，老滑头，你好吗？今晚你总算熬过去了吧！”克罗格那张猫嘴两角，现出了深深的皱纹，眼镜片后面转动着不怀好意的眼睛。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使人相信，他能写出热情奔放的抒情诗，出色的政治和文化诗篇，而且不愧是和戏剧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人。

亨德里克和乌尔里希斯心照不宣地、亲切地握手。施密茨经理用他难得的温柔悦耳的声音说了几句诙谐的话。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莞尔一笑，笑中含有不可名状的嘲讽味儿。同时，她的金褐色眼睛因动情而湿润，她用温柔的目光盯着亨德里克。亨德里克坐下来，让她决定晚饭该点什么菜。这给了她靠近的机会，她把那起伏不平的胸脯移近他的身边。亨德里克邪恶的微笑没有把她吓跑，她已经习惯了，她喜欢这种笑。

当汉泽曼大叔接过订菜单时，亨德里克开始议论他的《春晓》：“我估计演出效果会很好。”他说的那么自信，同时一双威严的眼睛向餐厅扫去，扫过所有的演员，如同一个统帅用眼睛扫视整个部队。“西贝特演温德拉不会出丝毫纰漏，博内蒂演梅基奥尔·加博不理想，但还能凑合，妖艳的莫伦维茨演伊尔莎可达到一流水平。”

他讲话时居然毫无风趣且如此严肃，这真是少有。克罗格也感到意外，不由得怀着敬意听着。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又来扫大家的兴了，她把那张涂上厚厚一层香粉的大脸蛋，伸到亨德里克身边，故意用嘲笑的口吻说：“至于莫里茨，我们把这个角色交给一个青年演员去演，据最权威人物即马丁本人认为，这个青年演员并非一点儿天赋也没有……”

克罗格皱了皱眉头以示反对。亨德里克只装作没听见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这种讥诮，反而说：“亲爱的，那么让您演加博夫人又会演得怎样呢？”这是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嘲讽。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是个蹩脚演员，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她本人也为此而苦恼。大家嘲笑这位聪明的女人死乞白赖地要登台演出，即使演不起眼的老太太，她也愿意。对亨德里克的鲁莽无礼，她本想耸耸肩膀表示无所谓，但她那已不年轻的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克罗格见此情景，感到一阵揪心，说这是出于怜悯，不如说是出于温情。多年前克罗格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曾经相好过。

为了转换话题，或者为了谈他确实在考虑的唯一的一个问题，乌尔里希斯径直开始谈到了革命剧院。革命剧院计划在亨德里克和共产党人员的组织领导下上演一系列剧目，演出时间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乌尔里希斯认为舞台首先应当为政治工具，所以他积极支持这项计划。他说，为首场演出所选的剧本十分合适，自己已从头到尾把剧本修改了一遍。“党很关心我们的事业，”他解释说，并以阴谋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看了亨德里克一眼，而后扫视一番克罗格、施密茨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他为自己这番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扬扬自得。

“好心肠的汉堡人若起来抵制我这剧院，共产党是不会赔偿我的损失的。”克罗格抱怨说。对于演革命戏，他明显表示同意，但心存疑虑。他说，“在一九一八年时不妨搞搞这类实验，但在今天……”亨德里

克和乌尔里希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那眼色中包含着高傲的默契，他们对院长克罗格小资产阶级式的顾虑加以蔑视。这种交流的时间长了点儿，以致连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都察觉到了他们的眼色，心里很不好受。最后亨德里克像长辈那样慈祥地弯下身去对克罗格和施密茨说：“演革命戏决不会给我们添麻烦，肯定不会。您老人家要相信这点，真正的好事绝不会给人丢脸！演革命戏是好事，而且是件大好事！一种事业，只要它蕴藏着真实的信念和真正的热情，就会使大众信服。当我们展示我们坚定的信念时，敌人就会噤若寒蝉。”

他目光炯炯，略微睨视，仿佛在兴奋地眺望这伟大的决定所带来的光明前景。他高傲地翘起下巴，那张微微后仰的蜡黄色纤弱的脸上，泛起一种必然成为胜利者的光泽。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心想，这次亨德里克是真正感动了，不管他有多大的天赋，总不可能在假装。她得意地看着克罗格，克罗格也无法掩盖内心的某种激动。乌尔里希斯的表情则显得十分严肃。

当大家被亨德里克富有感染力的激情所蛊惑，从而痴痴呆呆地坐在那里时，亨德里克突然改变了他的姿势和表情。他出人意料地突然笑了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老英雄》的肖像——那英雄威风凛凛地交叉着双臂，浓眉下有一双稳重诚实的眼睛，那修饰得整整齐齐的络腮胡子，飘拂在一件样式奇特的猎装上。亨德里克觉得这老家伙实在滑稽，禁不住捧腹大笑。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赶紧过来给他捶背，不然他会被一口色拉憋死的。他说自己在西北德意志巡回剧团里演老头儿这类角色时，几乎全是这个模样。

“小的时候，”亨德里克高兴地说，“我的长相就老朽不堪。在舞台上，总是狼狈地弓着背走路。在《强盗》这出戏里，他们让我演老头儿穆尔，我每个儿子的年龄都要比我大二十岁。”

由于他的笑声如此响亮，而且又是在谈论西北德意志巡回剧团的事情，其他桌子上的人也都急急忙忙过来听趣闻。他们知道，决不会听到陈腐的旧闻，也许还会是相当精彩的新闻，因为亨德里克很少唠叨人云亦云的旧闻。莫茨迫不及待地搓着双手，露出金牙，欢天喜地地说：“马上要讲有趣的故事喽！”她发现彼得森要了双份白兰地，马上瞪了他一眼。拉埃尔·莫伦维茨、安格莉卡·西贝特和美丽的博内蒂，都爱听亨德里克讲一些逸事。甚至连米克拉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也会来侧耳倾听。他所痛恨的这个人，表演的这些狡猾的诙谐动作，逗得他也勉强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埃福伊太太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她所宠爱的恶人正在逗乐。她呼哧呼哧喘着气把椅子挪到亨德里克身边，低声地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介意我跟你们一起聆听吧？”她放下手中正在织的毛活，右手握成喇叭状，放在自己的耳朵上。

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夜晚。亨德里克情绪极佳。他讲得绘声绘色，出尽风头。他仿佛感到在自己面前的不是普普通通几个同事，而是一大群观众。他神气活现地侃侃而谈，妙趣横生地讲逸事趣闻。他讲的关于巡回剧团的故事真是无奇不有，莫茨笑得喘不过气来。“小伙伴们！我简直受不了啦！”她大声说。博内蒂滑稽而有礼貌地用小手帕扇着她的脸，以致遮住了她的视线，使她没有看到彼得森又要了一杯酒。当亨德里克尖声尖气、眉飞色舞、用可怕的斜视模仿巡回剧团那位伤感的青年女主角的动作时，连汉泽曼大叔也笑逐颜开，克努尔先生也不得不拿出手帕来掩盖他的狞笑。

亨德里克得意扬扬到了极点时也就“刹车”了。莫茨发现彼得森喝得酩酊大醉，立即双眉倒竖。克罗格做了个手势表示可以散了。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临别时，善于别出心裁的莫伦维茨把她使用的长烟斗——一个漂亮而无用的东西，送给了亨德里克。“亨德里克，你今晚真是太风

趣了！”她的单片眼镜和亨德里克的相互闪烁着。站在博内蒂身边的安格莉卡醋意大发，连鼻子都气白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要求亨德里克同她喝完一杯咖啡再走。汉泽曼大叔把空荡荡的餐厅里的灯关了。朦胧的夜色对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更为有利：她丰润的大脸上，那对温柔而机灵的眼睛，现在显得更是年轻，或者说恢复了青春，那张脸不再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正在衰老的阴郁的脸；她的双颊也不再虚胖而是显得光滑；她那东方式的懒洋洋的半张着嘴的唇角上，送来的微笑已不再带有揶揄，而是充满诱惑。她静静地温情脉脉地盯着亨德里克。她倒并不想着自己此刻能比平时更富有魅力，只是在细细欣赏深沉夜色中亨德里克那张灰白的清晰的脸，以及太阳穴上因疲劳而显现的秀丽神采以及那高贵的下巴。

亨德里克把双肘支在桌面上，把两只手的手指伸开后，交叉在一起。往常，只有那些手指修长、手型特别漂亮的男人，才会做出这种动人的姿势。但亨德里克的手却一点儿也没有修长帅气的外形，而是粗壮呆板，与他太阳穴上的那股秀气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他的手背很宽，微微发红，长着汗毛，指头又粗又长，窄窄的指甲也不太干净。这种脏指甲使这双手变得低贱，令人一见就倒胃口。

朦胧的夜色却悄悄把这些瑕疵掩盖了，反而衬出他那淡绿色的眼睛，此刻那梦幻般的目光变得神秘而动人。

“您在想什么，亨德里克？”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沉默了好久以后，低声地问他。

亨德里克也轻声地回答：“我在想，多拉·马丁讲得并没有道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让他在黑暗中继续把话说完，亨德里克的双

手交叉在一起，好像在祈祷。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静静地注视着他。

“我不会表现出天才来，”他在朦胧的夜色中低声抱怨，“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天才，我决成不了一流演员。我只是个地方演员……”他沉默了，紧闭上嘴，好像他为自己在这异样的时刻吐露了心中的真情而感到畏惧。

“后来呢？”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既温柔又嗔怪地说，“后来您什么也没有想吗？老想这一点吗？”由于他一声不吭，她猜想，也许这确实是他唯一考虑的心事。在这以前，他同政治剧院的关系和他的革命热情也都是逢场作戏而已。这一发现使她失望，然而这种失望也含有奇特的因素，使她感到某种解脱。

亨德里克仅用眼睛闪出诡秘的光泽，而不作任何回答。

“您难道没有发觉，您是怎样在折磨小安格莉卡吗？”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问道，“您不感到您在给别人带来痛苦吗？总有一天您会遭到报应。”她以埋怨和探究的目光紧紧盯着他，“总有一天，您会忏悔。”

她说完了这些就感到很难堪，话说的太多了，她把脸迅速从他的脸上移开。令她惊讶的是，亨德里克对此并不反感，既没嫌恶的表情，也不反唇相讥。他以闪烁的目光直直地注视着黑暗，似乎在寻找切身问题的答案，以便消除自己的疑惑，描绘锦绣的前程：成为一个飞黄腾达的人物。

第二章 舞蹈课

亨德里克把翌日的《春晓》排演时间定在上午九点半开始。当日，剧组准时集合，一些人在空荡荡的台上，另一些人在灯光暗淡的正厅里，大家等了大约一刻钟，见亨德里克还不来，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决定到办公室把他叫出来。因为九点以后，亨德里克一直同克罗格院长和施密茨经理在办公室里谈话。

他一出现，大家立即看出，他今天情绪不佳。昨晚那种和蔼的、兴高采烈、滔滔不绝的样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焦虑地把肩膀高高耸起，双手插在裤兜里，匆匆走过剧院正厅，气呼呼地让人给他一份脚本。“我把脚本忘在家里了。”他说话的声调有些愤愤不平，这说明他的心灵受到了伤害，看上去好像早上出发时他的疏忽要归咎于大伙儿。

“大家可以帮我个忙吗？”他刻意用深沉而讥讽的语气说，“难道就没人把小本本借我用一下吗？”

年轻的安格莉卡把她的脚本给了他。“我不需要脚本了，”她红着脸说，“我已经把我的那部分台词记住了。”

亨德里克立即说了一句：“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啊！”随后，他连“谢谢”也不说就转身走了。

他戴着一条红色的丝制围巾，几乎将衬衣都遮掩起来了。红围巾衬得他的脸色格外的蜡黄。一只眼睛的眼皮半耷拉着，轻蔑而恶毒地看着其他人，另一只眼睛在单片眼镜后正闪着光。他突然用嘹亮、急迫、有点儿尖锐的声音命令道：“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大家被他吓了

一跳。

台上开始排练，亨德里克却在观众大厅里徘徊。他专门留出莫里茨·施蒂费尔这个角色由自己来演。他让米克拉斯先代替自己去排练，因米克拉斯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戏并不多。这种做法极其恶劣，不得人心。因为米克拉斯本人很愿意扮演莫里茨。此外，亨德里克以挑战的姿态高傲地向同事们暗示，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必要事先准备和排练。他是导演，要统管全局。他对自己的演技特有信心，好像他饰演的角色只需要他自己独自准备一下就能马上与其他人一起投入演出，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扮演好角色。但无论如何，要等到着装彩排时，大家才能目睹他是如何理解和表演莫里茨这一角色的。莫里茨是个精神忧郁的学生，因对爱情绝望而轻生。

现在该由他来向大家讲解示范了。他先指导有关人员如何扮演温德拉姑娘、小伙子梅尔基奥尔和慈祥的加博尔夫人，然后他以惊人的敏捷动作跳上舞台。亨德里克的演技真厉害，只见他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姑娘在花园里漫步，迎着朝阳，似乎要拥抱整个世界，因为她心里想着自己的情人；他一会儿又变成一个渴望生活的高傲的小伙子；一会儿又变成聪明的忧心忡忡的母亲。他的声音能够随心所欲地变得温柔、高傲或体贴，他的表情能够马上变得幼稚年轻或衰老不堪。他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演员。

他令人佩服地为同事们做完示范后，博内蒂半生气半敬佩地竖起眉毛，而安格莉卡则强忍着眼泪。亨德里克对他们说，只要有能力，就知道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他就摆出一副疲倦和轻蔑的鬼脸，把单片眼镜夹在眼上，跳下舞台，走向观众大厅。他在那里继续解说、示范、批评。谁都免不了要受到他的讥讽和嘲笑，甚至连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也遭到了严厉的训斥，她只能用扭曲的冷嘲的笑脸应对。小安格莉卡已经

几次泪流满面地退入侧厅，博内蒂暴胀起愤怒的血管，气得最厉害的是米克拉斯，他气愤得整个脸都变了形，面颊也陷了下去，好像成了两个深坑。

只要大家不痛快，亨德里克的情绪就会明显好转。午休时在餐厅里，他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激动地交谈起来。下午两点半，他又命令大家集合排练。

三点半左右，博内蒂厌烦地撇着嘴，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嘟哝着：“累死人了，还不快点结束啊？”亨德里克用暗淡而冷峻的眼神狠狠瞟了他一眼。“什么时候结束，由我说了算！”讲话时他把秀美的下巴翘得高高的。他对被他吓唬住的剧组人员摆出一副暴君的架势，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怒容，有时也令人联想起老妇人在脾气暴躁时的怒相。大家都害怕他，尤其是小安格莉卡。她觉得有一阵怪异的、令人颤抖的凉气穿透她的脊背。

大家都觉得心灵受到了伤害，所以一言不发。很快亨德里克开始击掌，而且用力地把头往后仰。“先生们，女士们！往下排练吧！我们刚才排演到什么地方啦？”他用那金石般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声喊道。

大家顺从地排练下一场。这场戏还未排练完，亨德里克看了一下手表。当他发现表上指针显示差一刻四点时，几乎吓得惊慌失措，并觉得胃部有点儿痛。他想起了和朱丽叶约定四点钟在他住处见面的事儿。当他匆匆忙忙以亲切的语调告诉大家，此刻不得不结束排练时，脸上的微笑显得有点儿僵硬。亨德里克看到年轻的米克拉斯哭丧着脸走过来，他摆摆手拒绝了。亨德里克穿过黑暗的正厅向出口处奔去，他跑步穿过剧院大门和餐厅之间那段陡斜的过道，上气不接下气地进入更衣室，从挂衣钩上一把扯下棕色皮大衣和灰色礼帽，匆匆离开了。

到了街上，他才穿上大衣，并琢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回家。他想：若步行，走得再快也要迟到几分钟，朱丽叶会大发脾气的；若坐出租汽车也许能准时赶到，坐电车也能来得及，但钱包里只有一张五马克的纸币，而要给她的钱又不能少于五马克。看来坐出租汽车，连想都甭想了，坐电车也不行，一坐就只剩下四马克八十五芬尼了，朱丽叶会认为这给得太少了，而且还是小硬币，她说过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容忍。

他边想边快步往前走，实际上，他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坐汽车或电车，因为如果真的把这五马克花完了，他的女朋友真的会大发脾气。至于迟到一会儿，朱丽叶则会故意装作大发雷霆，这成了他们见面时几乎不可避免的礼节。

冬日奇寒但天空晴朗。亨德里克身穿轻薄的皮大衣，甚至忘了把衣扣系上。他觉得挺冷，尤其是手脚，都冻僵了。他没有手套，且平时总穿的轻便舞台鞋，根本不适合在冬季穿。为了使身体暖和些，也为了赶时间，他迈着大步走，渐渐地，这步子变成怪里怪气的蹦跳。许多路人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年轻人，他们或报以微笑，或表示不以为然。亨德里克穿着轻快的舞鞋，动作敏捷，但显得滑稽。他不仅又蹦又跳，而且嘴里还反复哼着莫扎特的曲子和轻歌剧中的流行曲。这位蹦蹦跳跳者的表演还挺有个性，平时并不能轻易见到。他把一束紫丁香当作一只球，一会儿抛起，一会儿接住。这束紫丁香插在他大衣最上面一个纽扣孔里，这束花必然是剧团中某个崇拜他的女郎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也许是小安格莉卡多情的表示。

亨德里克在大街上又唱又跳，有人感到有趣，有人感到厌烦，而他一心想的是那个亲切温柔的眼睛近视的姑娘。他没有注意到街上有一个女顾客推了下身边另一个人，说：“这人准是演戏的！”另一个窃笑着说：“不错，他是艺术剧院的演员，名叫亨德里克·赫夫根。亲爱的，您

瞧瞧他的动作多么滑稽可笑，口中念念有词，就像某个有怪癖行为的房客！”她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街上另一边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也跟着笑了起来。亨德里克出于虚荣心和职业原因，平时很计较别人对他外形的反应。可是这一回，他既没有留神那两个女人，也没有注意到那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他冒着严寒，生气勃勃地跑着步，即将与朱丽叶会见的兴奋，使他陶醉。如今，他又有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心情，实在是难得呀！过去，是的，过去他经常这样欢欣鼓舞和得意忘形。当时他才二十岁，在巡回剧团的舞台上扮演父辈和上了年纪的人物——想当年日子过得多愉快啊！那时，他的贪玩和放荡胜过他的野心，然而那时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然还没有遥远到渺茫的程度。如今他经常觉得一切都变得渺茫。在这期间难道他真的变了吗？他现在还不是照旧放荡和贪玩吗？此时此刻，他高兴得已把野心抛诸脑后。假如野心、前程等观念此刻冒出来，他会对它们嗤之以鼻的。他的现实世界是：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本人年纪还不大，还有他在奔跑，他的围巾在飞扬，他即将到达情人的身边。

美好的心情，使他对别人，例如对安格莉卡的态度，也变得友善起来。他是经常使安格莉卡痛苦、生气的，现在他几乎带着温情想起了她。一个可爱的人，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今晚一定要送她点儿什么，让她也高兴一下。能和安格莉卡生活在一起吗？和安格莉卡生活在一起肯定会很愉快的，比和朱丽叶在一起会愉快得多。他想到对安格莉卡要采取友好的态度，竟然把安格莉卡同朱丽叶作了比较，想到这里，他不禁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安格莉卡个儿小，令人怜悯，而身材高大的朱丽叶却偏偏是能够满足他需要的女人。当他到达家门时，内心又开始请求朱丽叶的原谅，他刚才不该作那种比较。

亨德里克在一幢老式别墅的地下室租了一间房子住。这幢别墅坐落

在一条幽静的街道上，三十年前该处曾是本市富人的住宅区。随着通货膨胀，富人区的大多数居民都变得穷困潦倒。原来鳞次栉比的别墅，以其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受到人们的爱慕，但现在看上去也相当衰败，周围的大花园已荒芜不堪。亨德里克租了一间大房间，每月向他的房东——前领事遗孀门克贝格夫人付四十马克房租。门克贝格夫人手头虽不宽裕，却仍然是位打扮得无可挑剔的高傲妇人。她神态矜持，穿一件肩部镶有花边的古怪的灯笼袖衣服，头发一丝不乱地分向两边，嘴唇薄薄的，唇角上浮现的皱纹显露出讥讽之意，但丝毫没有达到歹毒的程度。

这位寡妇算得上是豁达大度的人，她对房客怪僻的行为并不厌恶，反而感到有趣。她有一些女朋友，都是些老太婆。过去她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现在都变得贫困了，她们的外表也几乎相差无几。门克贝格夫人习惯用干巴巴的幽默言辞，向她的女朋友们谈论她这位房客的古怪行为。“他往往用一条腿跳着下楼，”她说，带点儿伤感地微微一笑，“他外出散步时往往会突然坐在人行道上。你们想想，坐在肮脏的石块上。因为他担心不坐下来就会跌倒。”在场的女人们听了这些，感到十分吃惊，同时也觉得挺有趣的，一个个摇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围巾也发出了沙沙声。领事遗孀用仁慈的口吻补充说，“亲爱的，又能要求什么呢？一个艺术家……也许还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这个贵族老太太高傲地说着，她那瘦骨嶙峋的苍白手指，在褪了色的挑花桌布上移动着，这手上已有十年不戴戒指了。

面对门克贝格夫人，亨德里克总感到局促不安，她的贵族出身和显赫的身世令他敬畏。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后，在门厅里遇见这位高贵的老夫人，感到有些别扭。对她那种庄严的态度，他有点儿肃然起敬，赶紧戴好自己的红丝围巾，把单片眼镜夹上。“晚上好，尊贵的夫人，您好吗？”他歌声般的语调，使这句客套话的尾声并不嘹亮，反而暴露

了他言语的平庸无奇和过分殷勤。他称对方“贵夫人”时，温顺地微微一鞠躬，行礼姿势虽有点儿懒散，但仍然不失潇洒，可以说还达到了宫廷皇族的风度。

寡妇门克贝格夫人回敬对方时没有笑容，只是眼睛四周和薄嘴唇的两旁浮现出嘲讽的皱纹。“您快点儿吧，亲爱的亨德里克先生！您的女教师已经等了您一刻钟啦。”

门克贝格夫人在说“女教师”这个词儿前，恶意地停顿一下，使亨德里克感到脸上一阵热辣辣的。他想，自己一定满脸通红了，他既生自己的气，又感到羞愧。但是他自我安慰着，在昏暗中她不会觉察这点，同时像西班牙大公那样离开了。

“尊贵的夫人，谢谢您。”他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房间内光线暗淡，呈玫瑰色，只有沙发床头矮矮的圆桌上，亮着一盏灯。黑暗中，亨德里克用一种顺从的声音轻轻地喊道：

“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你在哪里？”

一个怒气冲冲的低沉的声音，从黑暗的一角回答他：“你这头猪，我在这里哪，能到哪里去？”

“哦，谢谢，”亨德里克仍然轻声细气地说，他低着头站在门口，“是啊，现在我可看到了你.....我见到你感到很高兴。”

“几点啦？”女人在角落里喊道。

亨德里克哆哆嗦嗦地回答：“我想，大约四点钟。”

“大约四点钟！大约四点钟！”始终躲在角落里不露头的女人嘲笑说，“真逗！真精彩！”她带着很重的德国北部的口音扯着嗓子喊，像一个惯于酗酒、抽烟、谩骂的水手。

“四点一刻。”她突然低声地说。她用这种预兆不祥的令人战栗的低沉声音要求他，“你不愿朝我走得更近一些吗？海因茨，只走近一点。不过，你得先把灯打开！”

亨德里克听到“海因茨”这个称呼时，像挨了当头一棒，不由得蜷缩成一团。他不允许母亲和其他任何人使用这个称呼，只有朱丽叶敢这样喊他。除了朱丽叶以外，在这座城市里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叫“海因茨”。是在哪一个甜蜜和轻率的时刻，他向朱丽叶泄露了这秘密的呢？十八岁以前，大家都用“海因茨”这个名字称呼他。直到他立志要成名当演员时，就改用了“亨德里克”这个高雅的名字。要使家里的人都接受并习惯用这个不平凡的、高雅的名字称呼他，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许多信件，凡是以“亲爱的海因茨”开头的，都没有得到答复。直到后来，妈妈和妹妹也终于习惯了新的称呼。在年轻的朋友中，有人坚持称他“海因茨”，他就断然中止友谊。他的伙伴们喜欢揭他的老底，从他过去平淡的一生中挑出些使他难堪的逸闻来挖苦、哄笑他；所以他并不爱同这些伙伴们打交道。“海因茨”已经死了，“亨德里克”正在崛起。

青年演员亨德里克同中介、剧院院长和报社评论员都激烈地争吵过，要求他们把他自己起的名字拼写正确。当他一旦看见节目单上或剧评上把他的名字写成“亨里克”时，就会气得直哆嗦。他自己创造的名字中夹着一个“德”字，可这个小小的“德”字，对他却有着特殊的、奇妙的意义：如果他能使全世界毫无例外地都承认他是“亨德里克”，那么他的目标就达到了，他已经被“培养成人”了。对野心勃勃的亨德里克·赫夫根来讲，名字不仅是人的代号，还意味着负起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如

此，他现在依然容许朱丽叶从黑暗的角落里气势汹汹地用他所痛恨的旧名“海因茨”来称呼他。

他乖乖地听从她的两点吩咐：伸出手去开灯，强烈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低着头向朱丽叶挪近几步，走到距她差不多一米时停住了。“这不行，”朱丽叶用一种沙哑的令人十分不安的亲昵之声，轻声地说道，“再近点儿，亲爱的！”

由于他站着不动，朱丽叶就开始引诱他，像一个人用爱抚的声音把一条狗诱到身边，而后狠狠地揍它一顿那样。“过来呀，宝贝儿！走到跟前来，别怕！”他仍旧纹丝不动，一直低着头，肩膀和胳膊向前耷拉着。他的太阳穴随着心脏一起跳动。他那胀得大大的鼻孔使劲地吸入低劣的甜得过分的香水味儿，这种香水味儿使人既兴奋又难堪，同另一种更具刺激性的气体——人的汗臭味——混合在一起。

他畏葸不前的可怜相，装的时间过长便会使那女人感到无聊和生气。她突然霹雳般大声愤怒地说：“别吓得屁滚尿流似的站在那儿！抬起头来，你这家伙！”她又威严地补充了一句，“正面看着我的脸！”

亨德里克慢慢地抬起头来，太阳穴周围绷紧的线条更加深了。由于高兴或是由于害怕，苍白的脸上，那双绿蓝色的眼睛瞪大了。他一声不吭，凝视着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他的“黑色维纳斯”。

她的母亲是黑人，她继承了些遗传特征，更偏重于黑种人。从外貌看，她不像混血儿，而更像纯黑人。她那粗糙的、部分皴裂的皮肤，呈深褐色，有些部位（例如在突出的低低的前额和精瘦细小的手背上）几乎全是黑色，只有手心的颜色天生是浅的。朱丽叶本人用胭脂强行地改变她面孔上半部的颜色，突兀的颧骨上人为地敷上粉红色，这种粉红色

仿佛闪烁着过于强烈的光。她也文眉了，眼睛上粘了长长的假睫毛，从上眼皮向上一直到细眉，画成稍带点儿红的蓝色。她只让厚凸的嘴唇保持自然色；她在笑骂时露出两排发亮的牙齿，嘴唇同手、脖子上的皮肤一样粗糙，呈深紫色。她的舌头和牙肉显出健康的红色，因而同其他的深暗色彩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那对灵活而充满智慧的眼睛和亮晶晶的牙齿。乍一看，从她脸上根本看不到鼻子。她的鼻子又塌又瘪，只有细看才能看得出来，这个鼻子实际上似乎不存在。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凸起，而是陷落在一张阴险、妖媚的脸中间。

朱丽叶这颗极端野蛮的脑袋，如果能以原始森林的风光作为背景加以衬托，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可是这里却是一间平民住的小房间，里面只布置了套着长毛绒布的家具、小雕像和丝制灯罩。使人感到不协调的不仅是这个环境，而且还有她的头发。如果是满头黑色鬃发，那么它配上这种前额和嘴唇倒是很合适的；出人意料的是她长着一头草黄色直发。她的发型梳理得很简单，只是头发在中间向两边分开。这深肤色的女孩总是强调说，她从不通过美发来改变发型和颜色。她头发的颜色是她父亲即汉堡工程师马滕斯遗传给她的。

她父亲的名字和职业，似乎没有问题，至少没有人表示怀疑。马滕斯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曾生活在中部非洲，在那里劳累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他患的疟疾，使身体变得很虚弱，打奎宁针和酗酒又严重损害了他的心脏。他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回到汉堡后，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他把黑人姑娘——他的情人——留在了刚果，撇在那里的还有一个深色皮肤的小家伙儿，很明显他是这个小家伙儿的父亲。工程师去世的消息并没有传到非洲，很久以后，朱丽叶的母亲也去世了，她便动身前往遥远的、神奇的德国，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她

认为父亲可以保护她，并使她一帆风顺地融进社会。然而到了德国，人们甚至无法向她指出工程师的坟墓在哪里（父亲马滕斯的尸骨早已散失得无影无踪，慢慢地他也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幸运的是朱丽叶会跳点儿踢踏舞，这舞是她从家里人那儿学来的，因此，她就轻松地在[汉堡圣保利](#)夜总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她本来完全可以站住脚，并凭借其才华和勤奋而成为一个青云直上的明星，可是她那暴躁的脾气和毫无节制的酗酒恶习，注定她成不了明星。她会情绪失控地拿起马鞭去打那些同她意见或情调不一致的熟人或同事。最初，这种行为在圣保利被传为小道趣闻，大家也都津津乐道，但久而久之，这趣闻就变成了丑闻，大家渐渐对她充满了厌恶。

朱丽叶遭到解雇，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换句话说，她不得不到越来越小、越来越龌龊的地方去表演踢踏舞蹈。她的收入日益减少，不久以后，她被迫搞点儿副业来养活自己。有什么副业可搞呢？除了晚上到雷佩巴恩街及其周围的胡同去拉客以外，她还能干些什么呢？她亭亭玉立，迈着高傲的步子，走在人行道上。在这里每夜都有女人把自己的身体卖给过路的水手、汉堡市的穷汉以及体面的绅士们。

亨德里克与他的“黑色维纳斯”朱丽叶就邂逅在一家肮脏的酒馆里。在那里，醉醺醺的海员吵吵闹闹，空气中弥漫着抽烟的烟雾。朱丽叶在这里以每晚三马克的收入舒展她黑色光滑的四肢，和着悠扬悦耳的乐曲表演踢踏舞。在这座幽暗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厅印发的节目单上，黑人舞蹈演员朱丽叶·马滕斯的艺名为“特巴布公主”。这个艺名本来只在表演场合使用，可她说，她平时同样有权利使用它。她自己编造给别人听的故事是：她的母亲确实就是那个出身于贵族的、被汉堡工程师抛弃了的情妇。她父亲则是个名副其实的黑人首领，非常有钱，品行高尚，不幸的是他年纪轻轻就被敌人吃掉了。

至于亨德里克，他虽然从心底里喜欢朱丽叶的这个雅号，然而他爱朱丽叶并不是为了这个高贵的称号，而是钟情于她那双充满灵气且咄咄逼人的眼睛，迷恋她那褐色大腿上的肌肉。那一次，特巴布公主的节目演完后，亨德里克到后台去见这位舞蹈家，令人惊讶地表示要请她教授舞蹈。“眼下，一个戏剧演员应该像一个杂技演员那样练功。”亨德里克一再解释，但是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显然不想知道亨德里克邀请她的具体原因。她认为那用不着具体解释，于是不假思索地开出了每小时的报酬，并约定了第一次幽会的时间。

亨德里克和朱丽叶的关系就这样建立了。黑色女郎是“教师”，换句话说就是女主人、统治者；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面色苍白的男人是“学生”，也就是卑躬屈膝的奴才。他顺从地接受主子经常性的惩罚和难得的奖励。

“看着我！”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命令道。她边说边可怕地转动着她的两只眼，而亨德里克则用恳求的目光和胆怯的眼神，盯着她神气十足的架势。

“你今天多美啊！”他终于吭声了，嘴唇费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她大声呵斥道：“别胡说！我不会比平时更漂亮。”她嘴上虽然这样说，实际上她却慢慢地抚摸胸脯，抻平紧身的短裙上的皱褶，裙子短到膝盖以上。她的那双绿色高筒软皮靴把小腿都裹住了，所以黑色长筒丝袜只露了短短一截。为了衬出美丽的靴子和短裙，她上身穿一件灰色翻毛短大衣，领子高高竖起。她手腕上戴的镀金的手镯叮叮作响。最漂亮的饰物是亨德里克送给她的一条马鞭。这是一条朱红色的、用皮条编织成的、一端有握圈的短马鞭。朱丽叶甩动鞭子，不怀好意地梆梆地敲着绿色马靴，以显威风。

她说：“你又迟到了一刻钟。”然后她停顿了好一会儿。她那鼓起的低窄的额角上，生气地耸起了皱纹。“我的心肝宝贝儿，我还要说多少遍你才能听话？”她阴沉沉地低声问，而后就勃然大怒，“我受够啦！我已经烦了！把你的爪子伸出来！”

亨德里克慢慢地伸出双手，手心向上。这时，他那双着了魔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朱丽叶怒气冲冲的可怕的脸。

她边抽打边扯着嗓子数着：“一，二，三！”那根漂亮的鞭子呼哨着狠狠抽向他手心，手心上立即鼓出一道红色的血痕。他痛得眼泪直流，歪扭着嘴。抽第一下时，还禁不住低声呻吟了一下，然后咬紧牙关挺住，面容呆板，脸色惨白。

“够了，先受这几下吧。”她说，突然疲倦地微微一笑，这完全违反了她的游戏规则。这微笑已不再显得威胁和凶狠，而是包含着某种善意的嘲笑和脉脉温情。她放下手中的鞭子。头转了过去，侧着脸，姿态楚楚动人。“换装吧！”她轻声说，“我们要工作了。”

这里没有可供换装的屏风。朱丽叶半闭着眼睛，以漠视的目光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脱下所有衣服，身体一丝不挂，露出一身有点儿肥胖、汗毛浓重的躯体，然后穿上一件蓝白条纹的背心和黑色短裤衩，最后总算套上一身非常不雅的所谓的“径赛服”，站在她的面前。他的打扮显得滑稽而可笑：一双白色短袜，袜口松垮垮地溜到了脚踝，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凉鞋，那黑得发亮的缎子短裤，通常是小男孩上体育课穿的，那件条纹背心一穿，脖子和胳膊都露在了外面。

她冷冰冰地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我的心肝宝贝儿，你比上星期又胖了一点儿。”她一边说一边用那鞭子嘲讽地敲打着自己绿色

的靴子。

“请你原谅！”他低声请求。白净的脸上凸显着下巴的硬朗线条，太阳穴似乎容易在激动时敏感地紧绷起来，明亮的眼睛里则含着些许怨恨。这一切使他的面容即使在全身打扮得荒唐可笑以致略失尊严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端庄和严肃。

朱丽叶去开留声机，爵士乐的节奏立即响起，她和着乐声，用嘶哑的声音宣布：“开始啦！”这时她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迅速地转动着凶狠的眼睛。这种表情正是亨德里克现在希望和渴望看到的。呈现在亨德里克面前的那张女人面孔，活像一个凶神恶煞的脸谱。这个凶神坐在原始森林里隐蔽的宝座上，咬牙切齿，转动眼珠，要求用活人供她祭祀。活人祭祀，鲜血流淌，她张开鼻孔去呼吸令她陶醉的血腥味。这时鼓声响起，她高贵的身体开始起舞。臣民们也围着她欣喜若狂地跳起舞来，他们甩动胳膊和大腿凌空飞跃，摇摆着，蹒跚着；他们的吼叫变成纵欲的呻吟，而后呻吟又变成喘息。顷刻间他们又一起倒下，趴在黑神朱丽叶的脚下。他们爱戴这尊黑神朱丽叶，就像一般的人崇拜和钦佩某个人物一样，并愿意为他献出最宝贵的东西：鲜血。

亨德里克开始缓慢地跳舞。然而今天，他那种在受到观众和同事欣赏时，得意扬扬的轻快动作到哪里去了呢？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现在仿佛是忍受着痛苦勉强挪动脚步的，不过这种痛苦同时也是快乐。他那紧闭着的失去血色的嘴唇，露出了陶醉的微笑，目光则呆滞无神。

朱丽叶自己不想跳舞，只让她的学生单独在那里受苦。她拍着巴掌，厉声喊叫和有节奏地摆动身子来给他使劲。“加快！加快！”她气冲冲地喊叫，“你有没有骨气？你还算一个男子汉吗？你还要当个演员，

登台表演去赚钱吗？唉，你这个可怜的笨蛋！”鞭子抽打在他的小腿肚子和胳膊上。这次他没有掉眼泪，眼睛干爽清澈，只有紧闭的嘴唇在颤抖。

他不间断地蹦跳了整整半个钟头，那样子倒不像是在做可怕的娱乐运动，而是在全力以赴地认真排练。到最后，他急促地喘着气，步子踉踉跄跄，脸上汗水淋漓，吃力地噁嘴：“我感到头晕，可以休息了吗？”

她看了一下表，冷冰冰地说：“你至少还要不停地跳上一刻钟。”

音乐声又响了，朱丽叶疯狂地拍着巴掌，他再次跳起了舞步复杂的踢踏舞，但是那双穿凉鞋和短袜的脚，已经痛得不听使唤了。亨德里克晃了一下，又站稳了，用颤抖的手抹去额上的汗珠。

“你疯了吗？”她愤怒地喊，“没有我的命令，你竟敢停下来？！你在闹着玩儿吗？”

她将红鞭子对准他的脸抽去，亨德里克赶紧蹲下才躲过这狠狠的一鞭。晚上，真要从额头到下巴带着一道血痕去剧院上班，未免太过分了。此刻，他虽然感情上麻木不仁，可理智还十分清醒，知道真要是由着她这么干下去可不行。“算了吧！”亨德里克简短地说，转过身去，又添了一句，“今天够啦！”

她心里很清楚游戏已经结束，就没吱声，仅稍稍叹了一口气，表示轻松下来。她看着亨德里克穿上一件像样点儿的比较厚的红绸睡衣，衣服上有的部位已经破损，于是她坐在了长沙发上。这是一张沙发床，晚上可以在上面睡觉，白天上面铺着沙发罩和杂色的垫子。

“那灯刺眼，请你把它关了！”亨德里克哀怜地恳求着，“到我这里

来，朱丽叶！”

朱丽叶走到这暗红色房间的另一端，当走到他身边时，亨德里克柔声地说：“多好啊！”

“你开心吗？”她却相当冷淡地问，随即点上一支烟，把火柴递给他。亨德里克抽烟时使用莫伦维茨送给他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烟斗。他说：“我已经彻底累垮了！”对此，朱丽叶抿着她那张大嘴，心疼地微微一笑，说：“这才好呢！”她向他弯下身去。

他那双宽大、苍白、长着红色汗毛的手，放在朱丽叶那被黑绸缎覆盖着的华贵的膝盖上，梦幻似的说：“在你漂亮的大腿上，我平凡的手显得多丑陋啊！亲爱的！”

“我的小猪崽，你身上的一切都是丑的，脑袋、脚、手，什么都丑！”她撒娇地顺着亨德里克的话说道。朱丽叶斜身倒在他旁边，那灰皮短大衣早已脱去，里面穿着一件紧身的闪闪发亮的红黑格子花色的丝绸衬衫。

“我永远爱你，”他筋疲力尽地说，“你坚强而又纯洁。”这时他的双眼穿过半闭着的眼睑，盯在了透过轻薄衬衣而凸显的乳房上。

“哼，你这是说说罢了，”她严肃而轻蔑地说，“这仅仅是你的一种幻想。有些人总要幻想点什么，不然就不高兴。”

他的手指头摸到朱丽叶的柔软的高筒靴子。“我心里明白，我永远爱你，”亨德里克闭上眼睛细声说，“我再也不会找到像你这样的女人了。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你是我生活中的好伴侣。”

朱丽叶把头靠近亨德里克，“连你演出时我都不能到剧院去，还谈

什么生活的伴侣？”她不满地说。

他呼出一口气，说：“尽管如此，我演出只是为了你，仅仅为了你，我的朱丽叶。我从你那儿汲取了力量。”

“我可不能等到有人请我才去，”她执拗地说，“不管你准不准，我要到剧院去看戏，就坐在正厅里。我的好乖乖，你一出场，我就放声大笑。”

他急忙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时他已吓得睁开了眼睛。半抬起身子，瞧了一眼他的“黑色维纳斯”朱丽叶以后，终于又放心了。他笑了笑，开始用法语朗诵诗句：

美神何处来？遥远的天际，深邃的地狱？

“你胡说些什么？”她不耐烦地问。

“就出自这本精彩的书。”他解释说，并用手指指茶几上台灯旁一本黄色的平装法文书：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我听不懂。”朱丽叶不满地说。

但是他不愿意在自己兴致勃勃的时候有人打扰，因而继续朗诵：

你踏过被你嘲笑的尸体，啊，美神！在你的珠宝中，恐怖并非最小的一颗；而在你最珍贵的饰物之间，凶杀正在你骄傲的肚皮上跳着耀眼的舞。

“你真能胡说。”她说，用细长的黑手去封住他信口开河的嘴巴。而他却用一成不变的忧伤语调继续说：“特巴布公主，你从来不告诉我你

过去的生活.....我说的是你在非洲的生活.....”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唐突地说。接着就吻他，这仅仅是为了不让他再提那些曾富有诗意，却不合时宜的问题。她那张大嘴、皲裂的黑嘴唇、鲜红的舌头，慢慢贴近亨德里克贪婪而苍白的嘴。

当朱丽叶抬起她的脸时，亨德里克又说道：“不知道刚才我讲的一番话，你懂了没有。我说，我的演出只是为了你，只有你才给了我演出的力量。”当他这样温柔和梦呓般地诉说时，她轻盈的手指梳理着他背在太阳穴后的暗淡稀疏的头发。灯光照到他的太阳穴上反射出金色的光泽。“我说话当真，”他继续说，“如果我能够使观众高兴，如果我演出获得成功，这些都要归功于你。见到你，触摸到你，特巴布公主，对我是一种灵丹妙药，是一些珍馐佳馐。”

“哎，即使你在不断地饶舌和说谎，但你还是我遇到的最邪恶的一堆垃圾。”为了让亨德里克不再说话，她把双手掩在他的脸上，宽宽的手镯在他的下巴上叮叮作响。她那浅红色的手心按着他的双颊。亨德里克终于沉默了，他把脑袋斜靠在枕头上，仿佛要入睡。这时，他摆出了一个好像请求帮助的姿势，顺势用双臂搂紧那黑色女郎朱丽叶。朱丽叶静静地让他搂着，双手依旧放在他的脸上，似乎不想让他看见她俯视他时露出的温情的、嘲讽的微笑。

[1.汉堡的一个市区，以酒吧和妓院而声名远扬。](#)

第三章 克诺尔克

演出季慢慢地过去。对汉堡艺术剧院来说，这个季节的收入不坏。克罗格曾说过，给亨德里克一千马克的月薪未免过高。

现在看来，这种论断绝对错误，因为如果没有亨德里克这个演员兼导演，剧院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他的贡献实在是大，工作时不知疲倦，又善于出谋划策。从年轻人的到老年人的各种角色，他都能胜任。这不仅使米克拉斯妒忌他，而且连彼得森也有了妒意，甚至乌尔里希斯也开始眼红。

不过乌尔里希斯有更严肃的工作要做，因此对资产阶级剧院的活动并不十分重视。亨德里克在圣诞节演出的童话剧中扮演风趣、英俊的王子，从而赢得了孩子们的心；他在法语轻喜剧和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中的表演都使女士们为之倾倒。

汉堡公众中的知识分子都在谈论他在《春晓》剧中的指导效果，谈论他在施特林德贝格《梦幻剧》中扮演的律师角色和在毕希纳《莱翁斯和莱娜》中扮演的莱翁斯角色。他时而潇洒，时而悲怆。他能用他高昂的情绪让观众开心；用他那英姿飒爽的翘起的下巴、斩钉截铁的命令和傲慢的举止使人拜倒；而且他还可以用温顺、失望无助的眼神，不善处事和懦弱的迷惘博得观众的同情心。他表现人物的善良或卑劣、傲慢或温柔、轻蔑或尊重，完全符合剧情需要。他在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中扮演裴迪南或武尔姆秘书——前者是痴情的情夫，后者是卑鄙的阴谋家。

他演这类角色时不必卖弄风骚以显示人物的善变能力，而结果谁也

不会怀疑他具有这种能力。上午他排练《哈姆雷特》，下午排练滑稽剧《米策无所不能》。这出滑稽戏在新年夜上演，获得了极大成功。施密茨感到满意，克罗格则对上演《哈姆雷特》一事勃然大怒，想在最后彩排时取消此剧。“在我的剧院里，我从来没有容忍过将这类垃圾搬上舞台！”这位艺术剧院当年的先锋派愤慨地说，“演《哈姆雷特》，不能像排演惊悚剧那样随随便便啊！”亨德里克就是这样坚持一贯的原则。然而，他的表演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一件高领黑色紧身上衣，一双神秘而斜睨的眼睛，一张惨白的苦脸。

演出后的第二天上午，汉堡的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有趣的表演，看来演员并没有钻研角色，虽是即兴表演，却十分动人。安格莉卡演莪菲丽娅，每次排演几乎都哭成泪人。首场公演时，她因哭得太伤心，差点儿不能登台。不过，某些内行却说，在这场令人费解的演出中，演得最为成功的就是安格莉卡。

亨德里克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周至少要神经崩溃一次。每次爆发，总是十分猛烈，且症状都不相同。有一次，亨德里克倒在地上，一声不吭地抽搐着；另一次，他站着，令人毛骨悚然地连续狂叫五分钟之久；又有一次，正在排练，他的话使大家吓了一跳，他居然说自己的下巴突然不能动弹，抽筋了，他只能喃喃地说话了，于是他就真的喃喃地说起来。晚上演出以前，他让柏克（他还没有还清柏克七马克五十芬尼的债）到他的更衣室为他按摩下巴，他呻吟着，咬紧牙关轻声低语。一刻钟以后回到台上，他的嘴巴又听话了，又能运用自如了。

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没有出现的那天，他又哭又叫，还抽搐。这是一次可怕的大发作，虽说大家对他的毛病已习以为常，可是这次大伙儿却都胆战心惊地围着他，最后还是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出来把水浇在这个“疯子”身上才算结束。

不过，朱丽叶很少向她的朋友掩饰其内心的绝望。大多数情况下，她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他的住处，满足他的要求。经过一下午筋疲力尽的折腾后，他却感到精力充沛和朝气蓬勃，比以前更富有灵感，更加野心勃勃且更有韧性。他对朱丽叶说，他爱她，她是他生活的核心。有时他也相信自己讲的话。

在“黑色维纳斯”朱丽叶面前，他难道真的放弃了野心？真的低三下四地放弃了虚荣心？他难道不是真正地爱她吗？也许在深夜，从汉堡艺术剧院回家的路上他会考虑这些问题。这时他就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我爱她，这点确信无疑。”但从他内心深处却传出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要自欺欺人？”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声音。于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沉默了，亨德里克就此相信自己爱得真诚。

小安格莉卡深感痛苦，而亨德里克却无动于衷。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也感到痛苦，亨德里克常用几句圆滑的话来敷衍她。博内蒂为了小安格莉卡也陷入了痛苦，不管他是多么拼命地追求她，她总是冷若冰霜，因此这位年轻而英俊的求爱者，只得找莫伦维茨来安慰自己。他这样做其实是在勉强自己。

米克拉斯则一直怀恨在心，如果埃福伊太太不给他送黄油面包，他就会挨饿。他同自己政治上的朋友，一起辱骂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奴仆。他刻苦练习，但总是被分配演小角色。他颧骨下端下陷的两个深坑变得越来越深了。

乌尔里希斯与他的同志们经常碰头。革命剧院一拖再拖，至今尚未开张，为此他见到朋友们时总会觉得不好意思。亨德里克每周都会找借口拖延。在排练结束后，乌尔里希斯常常把他的朋友拉到一边，苦苦哀求：“亨德里克，我们什么时候开张？”于是亨德里克急促而激动地

说：“我们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戏剧是政治工具，必须经过认真研究，组织强有力的为文化和政治服务的艺术活动。”最后他答应在首次公演《米策无所不能》之后，立即为革命剧院排演新戏。

好不容易新年夜热闹的首演式过去了，但其他许多首场演出又接踵而来。戏剧旺季接近尾声，几乎快结束了；而革命剧院却始终停留在漂亮的信纸上。亨德里克用这种信纸，热情洋溢地分别同具有左翼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作家通了信。

当乌尔里希斯再次要求和催促时，亨德里克向他解释说：“真遗憾，因为各种不可预见的倒霉事情都碰到一起了，所以这次旺季要上演革命戏为时已晚，只好等到来年秋季再说。”乌尔里希斯愁容满面，亨德里克把手搭在他的朋友肩上，用那种不可抗拒的声音劝说对方，这声音最初在颤抖，又像在歌唱，后来变得激烈和尖锐。后来亨德里克批判资产阶级道德败坏，歌颂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团结。听到这儿，乌尔里希斯表示和解，告别时他们握了很长时间的手。

当时正在筹备演出季节的最后一出新戏：特奥菲尔·马德尔的喜剧《克诺尔克》，亨德里克演主角。马德尔批判社会的剧作在德国享有崇高声誉。专家们赞美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有极佳的舞台效果，还有深刻的寓意和无情的揭露。评论家们从柏林赶来参加《克诺尔克》的首场演出。不过，他们在等待会见作者时，心里却直打鼓，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众所周知，马德尔对自己评价甚高，且脾气暴躁、态度唐突，动不动就会和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

亨德里克虽然十分害怕，但他对著名剧作家的到来内心也表示极为兴奋。他相信自己的成就会引起这位独具慧眼且经验丰富的大师的注意。他暗暗发誓：“我要演好克诺尔克！”

为了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角色，他这次让克罗格院长亲自担任导演。院长在导演特奥菲尔·马德尔喜剧方面是个老手了。《克诺尔克》是讽刺连续剧之一，描写和嘲笑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资产阶级。喜剧的主人公是个暴发户，他用不义之财、中庸之道、肆无忌惮和下流卑鄙的小聪明，在最高阶层谋取权势。克诺尔克的故事荒诞不经，而他的神通却令人敬佩。他是代表迅速致富、努力打拼、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亨德里克答应把这个角色演得出神入化。他掌握了角色需要的冷酷无情的说话语调，以及可以打动人心的绝望神情。他掌握了刻画不同角色的所有表演技能：一种内心空虚，但乍看却使人迷惘的华丽外表；那种踩着别人向上爬的卑鄙者的巧言令色；野心家惯有的苍白、僵硬，而又貌似英雄般的表情；甚至还有对自己青云直上后头晕目眩，担心一旦粉身碎骨的可怕眼神。亨德里克无疑要通过这出戏一鸣惊人。

在戏中，克诺尔克的情妇，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亚于克诺尔克本人，她唯一的弱点就是爱上了克诺尔克。特奥菲尔·马德尔用语气坚决，甚至有点儿火气的措辞，写了几封信，竭力推荐一位年轻女郎在这部剧中担当这个角色。尼科勒塔·冯·尼布尔的舞台演出经验虽然不足，且极少登台，即使演出也只是在小城市里，然而她对演好这个角色十分自信，气势上也是咄咄逼人。马德尔以尖锐的言辞威胁克罗格说，如果汉堡艺术剧院领导不安排尼布尔小姐担任这个主要角色，那么这将使剧院遭到厄运。就是在这个编剧的威胁下，克罗格只好战战兢兢地同意尼科勒塔在《克诺尔克》一剧中试演。

尼科勒塔带了几个红色皮箱姗姗来到剧院。她头戴一顶宽边绅士帽，身穿火红色的风衣。她长着一个突出的鹰钩鼻子，宽宽的额头特别清秀，她还有一对发亮的猫眼。大家立即感到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莫茨以充满敬畏的声音在汉堡艺术剧院向她致欢迎词，并宣布其饰演的角色，其他人没有表示反对，甚至莫伦维茨也没吭声，尽管她对这个新来的客座演员耿耿于怀。尼科勒塔不需要使用单片眼镜和长烟斗，就足以向人们显示：她是个难对付的风骚女子。

博内蒂和彼得森议论着尼科勒塔算得上美女吗？一向为人热情的彼得森认为她“光彩夺目，艳惊四座”，品相行家博内蒂只是谨慎地说她“令人感兴趣”。“美，根本谈不上，瞧那鼻子！”他鄙夷地说。彼得森则说：“但她的眼睛很漂亮。”他边说边环顾四周，以防让莫茨听见，“瞧她的举止风度！真称得上雍容华贵！”这时尼科勒塔同亨德里克正手挽手在外面招摇而过。她的头形特别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年轻人的风格，这点是由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敏锐的观察力察觉到的，但她做出这一判断时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她酸溜溜地注视着这一对人。

尼科勒塔正在斟字酌句，咄咄逼人地向亨德里克表明，她是有野心的，被激怒时也会搞阴谋。她的嘴唇，线条分明，抹着颜色鲜艳的唇膏，说话时吐字清楚准确。字字句句都经过仔细斟酌，说出来铿锵有力。她发元音时十分流畅、圆润，而辅音的声韵也不会丢失。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她眼界大开，处世经验不断积累，能说会道。她当初不善言语，现在则口齿伶俐。她才认识亨德里克几小时，现在却已趾高气扬地对亨德里克说：“理所当然，亲爱的！我们大家都有上进心，要进步你就得使用胳膊肘儿。”

亨德里克好奇地从侧面看着她，心里想此时此刻她的这番表白是真心还是假意，很难判断。也许这种偏激的玩世不恭只是一张假面具，背后却隐藏着另一副面孔。可是谁知道那张隐藏的脸上，是否也像她的真脸一样，有一个鹰钩鼻子和棱角分明的嘴唇呢？

亨德里克不能否认，身边的这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某种印象。自从认识朱丽叶以来，尼科勒塔无疑是第二个使他用感兴趣的目光去注意的女人。他向他的“黑色维纳斯”忏悔自己的邪念，从而遭到一顿毒打，这次可不是出于宗教礼仪或演戏，而是出于嫉妒和愤怒。

亨德里克被打得疼痛难忍，他呻吟着、忍受着，但心里却有些许快感。最后他向他的公主保证，朱丽叶是他真正的心上人和恋人。可是，当他同尼科勒塔见面时，尼科勒塔尖锐的言辞、明亮诱人的目光和矜持的态度，又使他着了迷。

尼科勒塔的腿并不是真美，而且还有点儿粗壮，但穿上黑色长筒丝袜，摆出一副得意姿态时，就驱散了人们对她腿的任何怀疑。正如亨德里克善于把他那双粗俗的手加以粉饰后弄姿作态，给人以那种歌德雕像上修长、细嫩手指的错觉一样。尼科勒塔交叉其双腿，目光炯炯，神秘地微笑着，把裙子拉过了膝盖。

亨德里克当然看透了她的心思，但还是被她迷住了。对尼科勒塔的两条腿，博内蒂这样的内行人，都已经打量、评价过了。亨德里克幻想着，这两条腿如果穿上朱丽叶那样的绿色皮靴，尼科勒塔就更有吸引力了。亨德里克仰着苍白的脸，用两颗发光的眼珠，贪婪地打量着尼科勒塔。

他喜欢听她用殷勤的表情叙述身世。由于亨德里克出身于普通的市民之家，没有见过大世面，因此他特别爱听尼科勒塔给他讲的那些离奇古怪和可疑的冒险故事。尼科勒塔说，她并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我爸爸是个骗子，”她愉快而骄傲地告诉亨德里克，“我妈妈是巴黎歌剧院的一个无名的舞蹈演员。我听说她很蠢，但是她的双腿特别性

感。”

此时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故意地暗示她的腿也很诱人。

“我爸爸是个天才。他不停地奋斗以过上富豪的生活，但他却死在了中国，临终时留下七间茶馆和一屁股债。他吸食鸦片，烟枪是他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她在旅馆里把那个遗物拿出来给亨德里克看。她的举止谦恭有礼，然而人们难免猜疑，这背后是否隐藏着邪恶。她问亨德里克喝茶还是喝咖啡，然后通过电话向餐厅订了亨德里克要的饮料，她语调冷淡，像对人宣布了一道可怕的死亡判决。

接着她又畅谈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学到的东西并不多，”她说，“但我能够倒立着走，踩着滚动的圆球跑，学猫头鹰叫。”

她最喜欢的读物是《巴黎人生》杂志。她的童年，一部分时间是在法国的寄宿学校度过的。由于她不听管教，所以经常从一所寄宿学校被开除，从而进入另一所寄宿学校。童年的另一部分时间，则是在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家中度过的。她说布鲁克纳是她父亲青年时代的朋友。

亨德里克久仰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的大名，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闻名遐迩。不过亨德里克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但他知道这位枢密院顾问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他既是学者也是思想家。他不仅是欧洲文学界最显赫的、被人们讨论最多的人物之一，还是政界一位最有影响力的人。

人们都清楚，他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部长有交情，同时，他同国防军也有关系。他的亡妻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枢密院顾问曾去苏联到处旅行做报告，引起很大的争议，特别是民族主义媒体对他进行大肆的攻

击。从那时以来，批评、攻击其作品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成了一种时尚。

他一登上讲台，学生们就起哄。但他凭借其国际威望、泰然自若的心态和温文尔雅的举止，令他的对手威风扫地，而且在与对手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胜利。他一直是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

“这位老人家好极了，”尼科勒塔谈到布鲁克纳时说，“他也知晓知人善任的道理。他对我爸爸挺有好感，因此他总是有什么事儿都让我称心如意，而我对他的唠唠叨叨也很有耐心。”

尼科勒塔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布鲁克纳的女儿巴尔巴拉，她会出席《克诺尔克》的首场公演。

“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啊！而且又那么善良。”尼科勒塔说这话时，目光变得柔和了，但她铿锵有力的声调丝毫没有变。

“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她。”尼科勒塔对亨德里克说。

“也许她不是你喜欢的那种人，不过为了我，你得对她好点儿。她有点儿害羞。”尼科勒塔斩钉截铁地说。

巴尔巴拉·布鲁克纳在首演那天的白天就到了剧院，马德尔则在傍晚才到，他是乘柏林快车来的。开演前不久，亨德里克在餐厅里喝白兰地时认识了巴尔巴拉。“这是我最亲密朋友巴尔巴拉·布鲁克纳！”尼科勒塔说这话时嗓门很高、吐字也非常清晰。她在做介绍的时候用放在浆洗得笔挺的黑斗篷里的双臂，做了一个虔诚客气的手势。

亨德里克神经过于紧张，没有敢近看那女孩。他一口饮下白兰地就一溜烟地走了。进入化妆室，他见到了两大束鲜花：一束白丁香是安格

莉卡送的，一束茶色的娇艳的玫瑰是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送的。

柏克在首演前总是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为了通过做好事以求得老天的保佑，亨德里克慷慨地给了柏克五个马克。当然，这样他还是没能还清欠柏克的七马克五十芬尼的债。

《克诺尔克》首场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马德尔创作出的辛辣讽刺、凶猛尖锐的台词让人倾倒，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舞台效果，逗得观众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大伙儿前仰后合。其中亨德里克和舞台新秀尼科勒塔演出时默契配合是成功的关键。他们对于剧中两个主角时而傲慢无礼、时而哀婉悲怆的内心活动把握得非常到位。第二幕演完时，全场群情激奋。两个主要演员不得不多次谢幕。中间休息时，特奥菲尔·马德尔在尼科勒塔的陪同下来到了亨德里克的更衣室以示祝贺。

马德尔以焦躁而逼人的目光，打量了化装室里的一切，最后盯在亨德里克身上。亨德里克这时筋疲力尽地坐在镜子前面，尼科勒塔则满怀敬意地默默地站在门口，马德尔用一种专横傲慢的口气说：“你真是了不起的男子汉！”他那坚定的目光直盯着亨德里克的脸。

“马德尔先生，您对演出满意吗？”亨德里克想用真诚的目光和轻松的微笑来安抚这位讽刺家。

但马德尔说：“要说满意嘛，也可以说满意……”他又讥诮着补充了一句，“可以说满意。先生，您贵姓？”

亨德里克感到受了点儿侮辱，但他仍然热情地用歌声般的语调通报了自己的名字。

对此，马德尔说：“亨德里克，亨德里克，滑稽可笑的名字，我得

说这十分可笑！”

这种嘲笑，使亨德里克感觉像一股冷气径直穿透背脊。

然而这位剧作家冷不丁地发出令人害怕的“呵呵”笑声，并且说道，“亨德里克！怎么会叫亨德里克呢？！您的真名本该叫海因茨！真名海因茨的人却叫了亨德里克！哈哈哈，这事可太妙了！”他兴奋得放声大笑。

亨德里克看到对方恶意地揭他老底时异常惊骇，他有些颤抖。他那粉红色化装油彩掩盖下的脸，唰的一下白了。尼科勒塔在一旁不吭声，用她那双发亮的猫眼饶有兴趣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另一个人。

马德尔又变得严肃了。他似乎在深思，那小黑胡子下有点儿发蓝的嘴唇，不出声地嚅动。这使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吃人的植物张大了嘴，贪婪地吞食活人的情景。

马德尔接着说：“您可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您才华横溢，这点我感觉到了，我的感觉是灵敏的。我们还要谈谈，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来吧！孩子！”他挽了尼科勒塔的胳膊离开化装室。亨德里克痴痴地待着，他迷惑不解。

当亨德里克登上舞台进入角色时，立即又镇定自如了。在第三幕中，他的演出格调和才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水准。

帷幕徐徐下落时，整个剧场响起了疯狂般的掌声。尼科勒塔怀抱着许多鲜花，紧紧抱住亨德里克，对他说：“马德尔说的对，你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克罗格走了过来，嘴里小声地说了些称赞的话。他向尼科勒塔小姐保证，乐于继续和她合作，希望明天上午劳她大驾到办公室来

商量未来合作的条件。尼科勒塔立即露出诧异的矜持表情，庄重地弯了弯腰，用爽快的回话表示同意院长的这一决定。

马德尔邀请尼科勒塔、巴尔巴拉和亨德里克到一家高级饭店进餐。亨德里克从来没有光临过这里，因此马德尔可以夸口说，这是汉堡唯一的一家可以尝到好菜的馆子。按照这位戏剧家的说法，在这里确实可以尝到老式烹调的实惠的菜肴。除这家饭店以外，其他饭店用的食油和肉都变了质，到这里来的是一些身份较高，上年纪的讲究饮食品位的人，他们了解生活的真谛。而且这里的地下室供应美味葡萄酒。

餐厅的四壁镶着木板，墙上挂有狩猎图和精美的壁毯。进入餐厅看看，真的，见到的尽是些看上去有巨额资产的老头儿。可是这里的服务生领班比食客还要显得神气活现。他从马德尔手中接过订菜单子时，与其说表示恭敬，不如说隐隐约约流露出某种讥讽。

马德尔提议点菜从龙虾开始。“您看怎样，亲爱的亨德里克？”他征求亨德里克的意见，说话的语调非常客气。这一套，尼科勒塔正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亨德里克表示不反对。在这家富丽堂皇的饭店里，亨德里克多少感到有点儿诚惶诚恐和拘束，似乎觉得堂倌正用鄙夷的眼光打量他那油渍斑斑的晚礼服。在堂倌锐利的目光下，亨德里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造反念头。当他把白葡萄酒倒进嘴里时，愤怒地想道：“我不该来这个资产阶级剥削者的饭店。”此时，他倒后悔起自己一再推迟革命剧院的开张了。

马德尔是个非常令人失望的人。当你与他面对面交流时你会发现，这个慷慨陈词、令人敬畏的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家，却明显地暴露

了他倾向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话坚定果敢，露出阴险的目光，身穿一件过分考究的深色西服，系上精心挑选的领带。龙虾端上来了，他熟练地把其中的精华部分挑出来往自己的嘴里送。他在剧本中嘲笑的某些人物，难道他自己与这些人物就没有共同之处吗？此刻他正大谈今不如昔。他是在旧时代长大的，认为新时代浅薄、腐朽、没落，与旧时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说这话时，他那双冷峻、不安、贪婪的眼睛，不停地盯着尼科勒塔。尼科勒塔不仅嘴唇圆润突出，具有线条美，而且身材也窈窕非常。今天她穿着一件镶有发光金属饰物的晚礼服。

巴尔巴拉静静地坐在一边。亨德里克讨厌尼科勒塔同马德尔过分放肆的调情，当然这种讨厌情绪也许是出于妒忌。他终于把注意力挪到巴尔巴拉身上，这才发现巴尔巴拉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呢。

亨德里克着实有点儿恐惧。更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巴尔巴拉具有别的女人所没有的魅力。他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女人，但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位这么有气质的。当他打量巴尔巴拉时，他思路敏捷地回忆并总结了过去，仿佛要与过去漫长的肮脏的历史一笔勾销，忘掉那些同他鬼混过的女人。他让往事一幕幕再现在脑海里，然后逐一否定：那个莱茵地区十分快活开朗的女人，干活儿总是不慌不忙，动作也不优雅，但毫不费事地能使他掉进所谓爱情的残酷现实中；还有更加成熟但仍充满活力的女人们，她们是母亲贝拉的朋友，她们不如他妹妹约茜的朋友年轻，也都已经不是天生丽质的小姐了；柏林街头经验丰富的妓女，以及德国其他城镇同样老练的妓女，她们善于满足他的特殊要求，致使他对不够强烈的情欲感到乏味；那些打扮别有风度，但举止平凡无奇的女同事们，虽然随时准备献殷勤，但他却很少跟她们套近乎，致使她们也只得同他限于同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喜怒无常，时而冷酷无情，时而卖弄风情。

这群女人中，有的是羞答答的少女，有的是悻悻忧郁的可怜女人，有的是老于世故、聪明透顶的女郎。她们再度依次浮现在他眼前，再度显出她们的神态和形象。然而在刚刚闯入的巴尔巴拉面前，她们都退后了，消散了，甚至连尼科勒塔这个惹人喜爱的、吐音正确的迷人的冒险家的女儿，也为之黯然失色。现在，她那循规蹈矩和刚愎任性的风格，变得十分滑稽可笑。亨德里克果断抛掉对她的所有兴趣。在这甜蜜的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有什么不可抛弃的？

当他凝视着巴尔巴拉时，这不正是对朱丽叶的第一次背叛吗？他不是曾讲过“黑色情人”是他的“生命中心”，又是使他“养精蓄锐的伟大力量”吗？还对朱丽叶坦白过自己曾设想尼科勒塔的腿穿上绿皮靴会是什么模样，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背叛朱丽叶而投入到尼科勒塔的怀抱。他心里非常清楚，尼科勒塔充其量只能补“黑色维纳斯”的空，绝不是她的对手。那竞争对手正坐在这里。

当他同马德尔和尼科勒塔交谈时，巴尔巴拉已用敏锐的目光仔细观察过他。而现在他凝视着她，不是斜着眼睛诱惑地瞟视，而是动了真情的凝视，那是可以迫使人就范的真情。她垂下了眼睑，把头微微偏向一边。

巴尔巴拉穿着一件简约的黑色连衣裙，像学生穿的校服一样，领子是白色直立的，这使她的颈项和秀长的胳膊都露在外面。娇嫩俊俏的鹅蛋形脸上，面色有点儿苍白；脖子和胳膊呈淡棕色，有金黄的光泽，像经过漫长的夏季如今已成熟并香气四溢的苹果。亨德里克在苦思冥想：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比巴尔巴拉脸色更为动人的珍奇的色彩？他想起了利奥纳多·达·芬奇的妇女肖像画。当马德尔正热衷于炫耀他对古老的法国菜谱的了解时，亨德里克已经悄悄地沉浸于如此高尚的文化情思中了。利奥纳多·达·芬奇在他的某些作品里描绘了这类丰满、柔和、娇嫩

的肤色，他画的一些男童，从浓荫处伸出的弯弯而动人的胳膊，也具有这种肤色。古代艺术大师的画中的男童和圣母都带有这种丽质。

望着巴尔巴拉，亨德里克不禁联想起这些男童和圣母。按大师理想所描绘的男童才有这样修长而漂亮的胳膊，而这个脸蛋儿，那就非圣母莫属了。圣母秀目微启，巴尔巴拉此刻已睁开了乌黑的长睫毛下的美目，露出黛蓝色的双眸。巴尔巴拉用一对这样的眼睛，正在亲切、好奇而认真地探索，有时似乎还带点调皮的表情。实际上，她的脸带着孩子气甚至顽皮的表情。她那相当大的湿润的嘴角上，挂着梦幻般的微笑，微笑中略带幽默感。浓密而灰黄的头发绾成一个髻，盘在后脑勺。倾斜的发髻，给这个女人添加了一些活泼的气质。前面的头发不偏不倚，在中间分开。

欣喜若狂的亨德里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巴尔巴拉终于启齿相问：“您为什么这样看我？”

“不允许吗？”他轻声慢语地反问。

她用一种稚嫩的挑逗口吻，胆怯地说：“只要您乐意……”

亨德里克发现如同她的肤色一样，巴尔巴拉的声音也委婉动听，令人入迷。她的音色虽已显出少女成熟的气质，但依然如啼声初试一般的柔嫩，清脆悦耳。亨德里克用刚才看她时的那种迷恋的神情来听她讲话。为了让她继续讲下去，他提了几个问题。他想知道，巴尔巴拉准备在汉堡待多久。她边说边抽着烟，抽烟时的笨拙模样，说明她不谙此道。

她说：“我待到尼科勒塔演完戏才走。所以这要看《克诺尔克》的卖座率了。”

“现在我真感到高兴，今晚观众掌声这么热烈，”亨德里克说，“我估计，媒体的评价也会很好。”

接着他又问她的学习情况，因为尼科勒塔曾说起过巴尔巴拉在上大学。巴尔巴拉谈到社会学课和历史学课。

“我不定时地去听课。”她说话时若有所思，还带点儿自嘲味儿。

这时她把双肘撑在桌子上，用双手捧着她的脸。不如亨德里克那么愚钝的旁观者会觉得这个动作笨拙，甚至有点儿庸俗，但亨德里克却认为这是她因拘谨而做出的优美动人的动作。她态度有点儿生硬，说明这位年轻女郎来自外省，绝不是博学教授见过世面的女儿。她的举止同她目光所透露出的聪颖、活泼、坦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缺乏自信，稍显局促不安，正说明她是在狭小的天地里娇生惯养长大的，现在终于跳出了那片小天地。特别是尼科勒塔在场，她就习惯充当配角。故而值此亨德里克这位非同凡响的演员明显对她垂青时，她感到愉快欣喜，也乐意继续交谈。

“我什么活儿都干过，”她沉思地说，“我本来是画画的……我常给戏院画布景。”

这给亨德里克提供了一个话题，双方的交谈变得越来越投机。亨德里克津津乐道，兴奋得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他谈到布景风格的变化、绘制的内容、新风格的树立、旧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巴尔巴拉时而敛神倾听、款款对答，时而审视对方、微笑点头，细长的胳膊有时因激动而失态，语调也时而逗趣、时而深沉。她对探讨的问题都能轻声地做出理智和成熟的回应。

亨德里克和巴尔巴拉在低声、热切地交谈。话语中还略带亲切与柔

情。与此同时，尼科勒塔和马德尔眉来眼去，温情脉脉，双方都忙于施展调情的本领。尼科勒塔猛兽般美丽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加明亮，她准确的发音中夹带着胜利的喜悦。不论嬉笑或说话，涂着鲜艳口红的双唇之间，玲珑、犀利的牙齿闪着光。而马德尔像放礼花似的喷射出智慧的语言火花。他有点儿发紫的嘴唇，给人一种患病的感觉。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时，嘴唇就会不停地抽搐。马德尔喜欢没完没了地重复已经讲过的关于他自己的话题。他坚称自己是当今明察秋毫、最有权威的法官，认为现在是有史以来最糟糕、最腐败、最无希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思想上死气沉沉，缺乏灵魂再生的萌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或划时代的功绩。他认为，这个时代产生不出什么伟大的人物，唯一伟大的人物就是他马德尔本人，可惜他的伟大却没有被人发现。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位欧洲衰退时代的观察家和愤世嫉俗的法官并未能提出如何应对当前没落局势的办法。

处在极度兴奋状态的尼科勒塔决不会发现马德尔那令人诧异的混乱逻辑。不然，当她听到他把自己吹嘘为批判资产阶级时代的讽刺家，并在鞭挞其同时代的人时居然把莱茵工业家和旧德意志军官奉为既能严守纪律又具备英雄气概的偶像时，就会震惊异常了。

他怒火中烧地叫了起来，以致坐在周围喝红葡萄酒的老头儿们都吃惊地转过脸来看。激愤的马德尔说，现在连女人也无纪律。她们已经不懂什么是爱情，她们热衷于把爱情当交易，变得像男人一样肤浅和庸俗。这时，尼科勒塔笑了起来，笑声中带着挑战的味道，这使马德尔赶紧献殷勤地补充了一句：“当然也还有例外。”

随后他又开始谩骂攻击。他认为自从废除义务兵役制以来，德国的男人们已经不懂得要遵守秩序和尊敬别人。在今天这种堕落的民主制度下，一切都是冒牌货，都是假货，一切都是欺骗。

“假若不是这种情况，”马德尔不无苦涩地问，“我不就成了国家元首了吗？我大脑具有强大的智力和判断力，因而我所肩负的使命难道不就是对百姓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决断吗？可是现在呢，人们凭借他们的良知和标准已无法甄别真正的权威。我的呼声被视作当代邪恶思想的无声抗议。”

他的眼睛里冒出怒火，憔悴的脸上，苍白的脸色和黑色的小胡子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孔因盛怒而扭曲。尼科勒塔宽慰他说，在活着的作家里，没有一个人的剧本上演场数能超过他。这时他的脸上才露出了微笑，虚荣心马上得到了满足。可是很快，又阴霾满面。

蓦然间他对正陶醉于同巴尔巴拉甜言蜜语的亨德里克喊道：“您当过兵吗，先生？”

亨德里克感到十分意外，对这种气势汹汹的问话很震惊，他马上把那张惊愕的脸转向马德尔。

但马德尔要求道：“您答话呀，先生！”

亨德里克勉强地微微一笑，说：“没有，当然没有……感谢上帝，幸而没有……”

对此，马德尔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笑了。“瞧吧，又是这种情况！没纪律！没毅力！先生，您遵守纪律吗？您有高尚的人格吗？我目之所及，见到的全是冒牌货，全是假货，真是粗俗成风啊！”

这样的无礼举动，亨德里克不知该做何种反应才好。他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但为了顾及身边的两位小姐，又慑服于马德尔的名气，还是决定忍气吞声，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名声。

这时，马德尔已把声音压低到可怕的程度，眼睛显出先知先觉的神采，这种变化，多么令人震惊和奇怪。“结局，一切都是可怕的。”他窃窃私语。

马德尔的目光里真是充满了强大的想象力，但现在这股力量不知推射到哪个遥远的地方，哪个万丈深渊了。

“大祸要临头了。临头那一天，孩子们，想想我！我早就预见、预知过了。这个时代在腐败，在发臭。想想吧！我早就闻到了。谁也骗不了我。我预感到正在酝酿的灾难，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它将吞噬所有人，除我以外谁也幸免不了。现存的一切已腐朽不堪。对此，我已感觉到了，感受到了，预测到了。一旦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们都会被埋葬。孩子们，你们活不了啦，想到这儿我就很难过。至于我呢，反正好日子我已经享受过了。”

马德尔五十岁了，先后结过三次婚。他受过敌视和嘲笑，也体验过成就、荣誉和财富。

他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在疲倦地呼哧呼哧地大喘气，其他人谁都不吭声，并垂下了眼皮。

但马德尔自己骤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他斟上红葡萄酒，一下又变得惹人喜欢了。他恭维刚才被自己污辱过的亨德里克具有表演天才，并以恩赐式的口气说：“我凡事了如指掌。你扮演的角色相当精彩，你为我写的对白增添了光彩。那帮自诩为演员的人，把我剧本中的人物演得毫无生气，把角色都糟蹋了。可是您亨德里克还知道一点儿戏剧是怎么回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依我看来，您就是这样的猴子。干杯！”这时他举起红葡萄酒杯。

“看来您同我们的巴尔巴拉聊得不坏啊！”他风趣地说。巴尔巴拉则以严肃的目光回答了他那嘲弄的微笑。

令亨德里克感到奇怪的是，马德尔吹嘘对如何估计一个女人的价值，有万无一失的本能。可是他根本没有把巴尔巴拉放在眼里，心里只有尼科勒塔。尼科勒塔小心翼翼地避开巴尔巴拉时而向她投来的目光，那目光既温柔又含有某种忧虑。

高级堂倌端上来马德尔要的配最后一道菜的香槟酒。时间已到午夜，在这家讲究的饭店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如果没有这四个怪人，早就打烊了。马德尔明示堂倌，只要肯加点儿班，小费少不了。这位大讽刺家，凭借其没落时代觉醒的良知，正在施展其平易近人的天赋和本领。他将普鲁士军队中流传的笑话与东欧犹太人的诙谐融合到一起讲了无数的笑话。

他时不时地瞧尼科勒塔一眼，好像在说：“这是多美丽的姑娘！多循规蹈矩的人！这在今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他或者打量着亨德里克，快乐地向他喊道：“这位所谓的亨德里克是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啊！一个滑稽透顶的家伙，不停地逗我开心！我得把他记下来！”

亨德里克任凭马德尔去自得其乐，去自吹自擂，去扬扬得意。他丝毫没有兴趣同马德尔一决高低。让马德尔在这小小桌上称王称霸吧！亨德里克对马德尔的有趣的逸事也畅怀地笑了。在这种场合，亨德里克沉浸在似水柔情的精神享受里。同马德尔的得意忘形相比，他感觉自己的心境宁静而高尚。而这种感受，他过去很少有过。他深信自己已赢得了巴尔巴拉的垂青，他的心被美妙的憧憬激荡着，冲淡了马德尔给他带来

的不快。

夜深时分，他们愉快地分了手。亨德里克步行回家，一路上他情不自禁想念巴尔巴拉。他感觉到了一种纯洁的恋情，对自己来说还是一种十分新鲜的经历。此外，因喝了一杯琼浆玉液般的高档酒，醉意渐浓，更增强了这种感觉。

“这位少女吸引我的奥秘在哪儿？”亨德里克思忖着，“我想，这奥秘就在于她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她是我见到过的最值得尊敬的人，她可以成为我的天使。”

走到街中心，他停了下来。淡淡的夜色，散发着温馨的气息。暮春已过，而他却丝毫没有觉察到春天已来过。现在时近初夏，他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到有些意外。

“巴尔巴拉将是我的善良的小天使。”他默默地在心里想着。

现在，亨德里克想到明天要与朱丽叶幽会，一种焦虑感立刻袭上心头。他不得不请求这位舞蹈家不要再来访。对少女巴尔巴拉的爱恋，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一想到不能再和朱丽叶幽会，他又感到有些焦虑。

亨德里克竭力心平气和地向朱丽叶解释情况的变化，但他的声音在发抖，也已装不出那“卑劣”的微笑，脸色红一阵，灰一阵，额头上沁出黄豆大小的汗珠。朱丽叶果然大发雷霆，对他大声喊道要把尼科勒塔的眼珠挖出来，并说尼科勒塔让她蒙羞。而亨德里克一直在准备挨鞭子，他一面请求她息怒，一面再三强调说尼科勒塔小姐同整个儿事情毫无关系。

“你说过，我是你生命的中心，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朱丽叶破口大骂。

亨德里克咬着发白的嘴唇，想说点儿抱歉的话。

“你骗了我！”朱丽叶声嘶力竭地说，“我早就说你在欺骗自己！不，应该说，你还欺骗了我。真想不到，你这人竟如此卑鄙！”

她雷鸣般的叫喊声和气势汹汹的表情，说明她真的火冒三丈了，真的绝望了。“我不会缠住你不放，”她自傲地说，“我不是那种缠着男人不放的女人。你现在真要找到了一个能像我一样揍你的人，那就请便吧！”

亨德里克送给她一笔钱，朱丽叶绷着脸接了过去。当她走到门边时，她站住了，回头再次得意地微笑说：“不要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结。”她快活地向亨德里克点点头，“你再需要我时，就来找我，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马德尔和克罗格发生了一场场面壮观但却是灾难性的争吵以后，就转身走了。《克诺尔克》的作者想强迫剧院院长跟他签订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保证他的剧作至少要上演五十场。克罗格当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于是马德尔就以用法律程序解决相威胁。可是后来见到威胁不起作用，他就破口谩骂，说汉堡艺术剧院院长是个不讲信用、丧失人格的无赖，是奸商，是无知的小人，是这个腐败、没落时代的垃圾。对于这一连串的大声谩骂，即便像克罗格那样平时修养较好的人也忍受不了。他们吵了长达一小时。而后，马德尔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去柏林的特别快车。

亨德里克、尼科勒塔和巴尔巴拉天天见面。有时，尼科勒塔不在，

亨德里克就和巴尔巴拉单独见面。他们一道散步，双双泛舟湖上，并肩坐在屋前的平台上，一块儿参观画廊等。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沟通的语言也越来越亲密。巴尔巴拉从亨德里克自己的嘴里了解到他想让她了解的一些情况。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伤感惆怅，向巴尔巴拉宣扬了自己的信念，向她吐露了内心的雄心壮志：在全世界发动革命，以及积极创办革命剧院。他如进入戏剧角色似的向巴尔巴拉叙述了自己的童年。

巴尔巴拉也谈起了自己孩提时代的故事。亨德里克总结说，迄今为止在她生活中只有两个中心人物：亲爱的父亲和尼科勒塔，并且从尼科勒塔身上感受到了什么是温存。尼科勒塔是个热情奔放、富有冒险精神的姑娘，这可真没有让巴尔巴拉少为她担心受怕。而最近她同马德尔的关系，则使巴尔巴拉的担忧多了许多。巴尔巴拉讨厌马德尔，这点，亨德里克一上来就已觉察到。这可以从她略带嘲讽的口吻中听出来。马德尔在认识尼科勒塔之前，曾狂热地追求过巴尔巴拉，但被巴尔巴拉轻蔑地拒绝了，因此对她怀恨在心。他对自己能征服尼科勒塔而感到格外的开心。尼科勒塔常向每一个乐意听她说话的人宣传说，马德尔是欧洲目前独一无二的、优秀的、应当引起重视的伟大的男子汉。她几乎每天都要与马德尔通一次电话，说起来没个完。巴尔巴拉对此深为反感。

尼科勒塔用闪亮而善意的目光，观察巴尔巴拉和亨德里克之间正在发展的关系。她不喜欢巴尔巴拉平时如教育人一般的热心批评，希望巴尔巴拉也能开始其多愁善感的爱情冒险旅途，因此她竭力促成两人的关系。一天晚上，她来到亨德里克的化装室，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了亨德里克。

“你和巴尔巴拉亲密起来，我很高兴。你们会结婚的。那女孩也不知道她自己该如何去做。”

尽管亨德里克对她的这种观点不屑一顾，但当他问“你认为巴尔巴拉想结婚吗？”这一问题时他还是兴奋得颤抖起来。

尼科勒塔爆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她当然想跟你结婚啦。你没有发觉她完全变啦？你千万别误会，亲爱的，别以为她对你只是怜悯。我了解她，她是属于那类把爱慕和怜悯夹杂在一起的女人。娶她吧！这肯定是你俩最实际的需要。再说，这对你的前程也有好处，老布鲁克纳可有势力哪。”

这一点，亨德里克早已考虑到了。他沉湎在恋爱之中，这恋情将经久不衰，或者至少他认为将经久不衰。即便如此沉湎，也不排除他会做上述的考虑。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何况还十分富有。同他的女儿结婚，不仅能得到幸福，还可以得到地位。尼科勒塔这番半嘲讽半诚恳的话是真心的吗？巴尔巴拉会考虑同亨德里克结婚吗？她对他的好感程度如何？会不会只是一次逢场作戏？她那张圣母般的脸，偶尔会带上街头顽童淘气的表情，着实令人难以捉摸。她清脆而甜润的声音不透露任何信息。只有她那探究的眼神往往显出好奇、怜悯和友好，难道还有爱情？

他得赶紧弄清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演出旺季已接近尾声。《克诺尔克》的最后一场已经上演。演出结束后，巴尔巴拉和尼科勒塔就要离开这儿。

亨德里克决定现在就采取行动。尼科勒塔已明确地宣布要和博内蒂做一次长距离散步，留下巴尔巴拉一个人。亨德里克打算去找她。

他们谈了很久。巴尔巴拉不安的眼神早已向他表明：尼科勒塔的竭力怂恿是错误的，是阴谋诡计。她巴尔巴拉从来没有想到要和演员亨德

里克结婚。

亨德里克跪下来哭了。“我需要你，”他呜咽着，把脸贴在巴尔巴拉的腿上，“没有你我会彻底崩溃的。我内心积恶太深，我本身无力自拔，只有你才能拯救！”

在绝望的时刻，不论怎样凄凉、狼狈的话，他都会说出口来。现在，他那涕泪横流的脸，从巴尔巴拉腿边慢慢抬起。他苍白的嘴唇在抽搐，原来闪烁着光芒的眼睛已黯然失色，痛苦得像失明了似的。

“你不喜欢我，”他呜咽地说着，“我现在没有出息，将来也不会有出息，你不喜欢我，我就彻底垮了……”他泣不成声。

巴尔巴拉眼睑低垂，看着他的头发，发现他已经开始脱发了。亨德里克本来是用两边几缕头发梳理后小心翼翼地盖着秃了的头顶，现在这些头发已乱七八糟。也许正是这些稀稀拉拉的头发，才使少女巴尔巴拉动了情。

巴尔巴拉并没有用手去触碰那张伸过来的湿漉漉的脸。她连眼皮都没抬一抬，只是慢吞吞地说：“如果你真的这样痴心，亨德里克，我们不妨试试……我们不妨试试……”

亨德里克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听起来像是压抑着的胜利的欢呼声。

就这样，他们订了婚。

第四章 巴尔巴拉

巴尔巴拉对那次奇遇，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毫无准备。目前，对奇遇的后果，凶吉如何还难以预卜。留在巴尔巴拉心里的，只不过是一种惊奇。她陷入了何种境地？她为何最终应允了他的祈求？对于亨德里克这样一个暧昧的、多才多艺的，但时而令人感动、时而令人讨厌的戏子，她真能产生真挚的感情吗？

巴尔巴拉是不易受人引诱的，对别人施展的种种殷勤和手段，她总能淡漠处之。可是，她也有致命的弱点——心肠软，易于怜悯他人。老谋深算的亨德里克轻易抓住了她这个弱点。初次相识的晚上，马德尔一个劲儿自吹自擂，而亨德里克却成为鲜明的对比，他摆出一副安闲风雅的样子。在巴尔巴拉面前，他放弃明目张胆的手段，装得道貌岸然。他同巴尔巴拉交谈的尽是一些严肃的、个人理想的话题，谈自己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见解，倾诉童年的孤独，叙述事业上的艰辛和成就。到了成败的关键时刻，他换上了满脸泪痕，两眼迷离，仿佛被灵魂的痛苦折磨得凄苦万分。后来，连她说的话，也被淹没在亨德里克的呜咽声中。

巴尔巴拉在朋友们被困难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总是乐于助人。不仅尼科勒塔常向她坦白自己一言难尽的遭遇，而且连一些小伙子，甚至连她父亲的朋友，也都到她那里去寻找心灵的慰藉。她理解别人的痛苦，而且已经习惯了如何去排解他人的痛苦。但她从小就养成了不向别人倾诉自己痛苦和困境的性格，于是人们误以为人世间不会有什么麻烦足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田。朋友们把巴尔巴拉看作娴静、聪慧、才气横溢、成熟、温柔而稳重的人。在她亲近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她内心紊乱、缺乏自信，有对往昔的伤感和对未来的胆怯。这个人，就是

年迈的布鲁克纳。他爱自己的孩子，也十分理解自己的孩子。

当巴尔巴拉同亨德里克订婚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言辞中不仅包含对她要离开这个老家的难过心情，而且表示了某种忧虑。做父亲的很想知道，女儿是否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巴尔巴拉对父亲提出的严肃问题和警告吓了一跳。难道自己三思而行了吗？她给朋友们出的任何主意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问题却如同儿戏。有时她也会担心，但对问题从不回避或拒绝，这是好奇和高傲所驱使的。她也会有疑虑，但到头来总是微笑着勇敢地迎上前去面对。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她从来没有奢望过要如何美好，她等待着命运安排的一切。她笑吟吟地看着她那位特殊人物——亨德里克，对方正在用花言巧语要求巴尔巴拉扮演“善良的天使”。她也许值得一干，也许这是义务，也许亨德里克身上的确存在一种高贵的内核，而这个内核正在受到威胁，守卫这一内核的责任现在就落到巴尔巴拉身上。如果真是如此，那巴尔巴拉就不会拒绝担任天使这个角色。这种使别人感到意外的遭遇，巴尔巴拉自己并不感到担忧，而使她真正担心的倒是尼科勒塔，她认为尼科勒塔遇到马德尔，凶多吉少。

事情进展迅速。亨德里克催着要求在夏天举行婚礼，尼科勒塔表示支持。“亲爱的，现在你们已经到了不得不结婚的地步。”她说，装成一副想急切劝阻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事情不可避免，无奈就顺水推舟了的样子。“事到如今，”她一字一顿地说，“迟做不如早做。订婚后时间拖得太长是可笑的。”

婚礼订于七月中旬举行。巴尔巴拉回家去了，她有许多事情要料理和准备。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这时要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疗养胜地演出一部喜剧，他们演的这部喜剧里只有两个角色。巴尔巴拉不得不花许多钱给亨德里克打长途电话，好不容易才让亨德里克把市政厅结婚登记处所

需要的材料给她寄去。

举行婚礼的前两天，尼科勒塔来到德国南方一个小小的大学城。布鲁克纳的家住在那里，尼科勒塔的出现，使当地人十分注目。一天以后，亨德里克也到达了这里。他先到汉堡去取了定做的燕尾服，在车站上告诉巴尔巴拉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燕尾服美极了，还说可惜这套衣服是赊的账。他不停地笑，内心有点儿紧张。他的皮肤被晒黑了，穿着一件有点儿紧身的浅色夏季服装，玫瑰红的衬衣，银灰色的软毡帽。他们越接近布鲁克纳家的别墅，亨德里克笑得越发不自然。巴尔巴拉觉察到，亨德里克害怕见到她的父亲。

枢密院顾问在屋外的花园里等候这对年轻人。他在向亨德里克表示欢迎时，竟然把腰弯得如此低，如此隆重，使人不得不猜想，这是在故意嘲讽。他的外表非常高贵气派，且眼光机敏，所以给人一种震慑力量。他前额布满皱纹，长鼻子微微弯曲，面颊犹如用珍贵的发黄的象牙雕刻而成，棱角分明，嘴唇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白小胡子。也许是上唇和鼻子之间距离稍显大了点儿，这脸部特征使人联想起哈哈镜里映出的变形的面孔，或者是出自蹩脚画匠之手的男人肖像。下巴也长得出奇，上面也长着胡子。乍一看，枢密院顾问似乎留着山羊胡子，实际上，他的胡子并没有长得超过下巴，而是因为下巴太长，以致给人以长山羊胡子的错觉。

细巧的脸形，外加为人德高望重，使人对他既敬畏，又觉怜悯。在他的这张脸上，出人意料的是那对深邃、柔和、黛蓝色的眼睛。亨德里克从巴尔巴拉的眼睛中早已领略过这种深得近黑的黛蓝色。不过，做父亲的那双眼皮经常是沉重地耷拉着。他目光友善，但看人时已有点儿朦胧。与此相反，女儿的目光，则清亮明朗、率真坦诚。

“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枢密院顾问说，“认识您我很高兴。您一路都好吧！”

他的发音非常清晰。这种清晰有别于尼科勒塔那种怪声怪气的咬字。枢密院顾问遣词造句都用最清晰的发音，生怕吞掉一个音节或有哪一个音节发音不清。人们平时说话，字句的最后一个音节往往被忽略，而到了枢密院顾问那儿，却受到珍惜，从不废弃，并得到了精确的发音处理。

亨德里克觉得十分不自在。在他决定做出一副庄严的表情之前，来了个微微一笑，笑得稀奇古怪，叫人起鸡皮疙瘩。以前在汉堡艺术剧院欢迎多拉·马丁时，他也有过这种动作。当巴尔巴拉不安地望着他时，枢密院顾问对亨德里克妙不可言的表情，似乎并没注意。父亲的态度端庄得无可挑剔，并显得慈祥。他以亲切的礼仪请这对年轻人进入室内。巴尔巴拉对她父亲礼让，请他先走一步，枢密院顾问对巴尔巴拉说：“孩子，你先进去，引导你的朋友，告诉他那顶漂亮帽子应该放在哪里。”

他们走进半暗半明的前厅，里面有点儿凉爽。亨德里克肃然起敬，深吸一口室内空气。桌上和壁炉架上，都有花瓶，瓶中鲜花吐香，混杂着书的高雅香味。四壁的藏书，一直堆放得连到天花板。

亨德里克被领着走过几个房间。他喋喋不休地讲话，借此表示他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不过，他确实对眼前富丽堂皇的布置没有什么感觉。只有个别东西会引起他的注意：一条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狗，狺狺地立了起来，在受巴尔巴拉抚摸后迈着庄严的步伐走开了；一幅已故母亲的肖像画，画中的女子梳着高高的老式发型，慈祥地注视着生者；一个年迈的女仆，也许是女管家——个子矮小，亲切、健谈，穿着一条长得

出奇、浆得笔挺的裙子。她向年轻女主人的未婚夫行了一个屈膝礼，并同他热烈地长时间握手，接着就同巴尔巴拉细说家务琐事。亨德里克惊奇地发现巴尔巴拉竟然亲自处理家中事务的各项具体细节，并熟悉烹调 and 园艺。

这些华贵的厅室内，都铺着美丽的地毯，有装帧精美的绘画、铜制半身雕像、嘀嗒响的大钟，还有许多丝绒布罩着的家具。这就是巴尔巴拉的家。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里有她曾经读过的书，在花园里，她接待过朋友。她的童年是在伟大的父爱细心、体贴的呵护下度过的。她的青春期充满了天真烂漫，许多游戏中的秘密规则，至今也只有她本人知道。此刻的亨德里克，除了那种近乎敬畏的激动外，另一种他绝不公开承认的东西在内心油然而生：妒忌。一想到明天，他要把母亲贝拉和妹妹约茜带进这个豪宅，介绍给巴尔巴拉的父亲时，他就觉得难过和痛苦。他现在就已经在为她们的小市民气感到羞耻了。亨德里克心想：“幸好父亲来不了。”

晚餐在平台上进行。亨德里克赞美花园中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枢密院顾问指着一个少年塑像说，这是[赫耳墨斯](#)。在枝叶茂盛的白桦树衬托下，露出神的英俊身材和向上欲飞的姿态。枢密院顾问对这尊艺术佳品显得特别自豪。“这是我的赫耳墨斯，他很美啊！确实美，一点儿不错！”他笑得越来越合不拢嘴，“我拥有了它，让它站在我的白桦树林里。每天一想到这点，我就有一种新的快乐。”此刻使他开心的显然还有醇美的葡萄酒和其他饭菜。他为自己斟酒，斟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他对烹调的菜肴大加赞赏。上点心时，他又喜形于色地说：“杨梅，太好了！只有这个季节才有杨梅，它们的香味令人陶醉。”他营造的气氛折射出庄重与温馨，典雅与快乐。看来他未来的女婿并没有令他感到十分讨厌。他对亨德里克表示某种善意，尽管这种善意夹杂着些许嘲讽。

他的微笑似乎传递了这样的言语：“亲爱的，像你这样的人也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权利，旁观这些人会很有趣儿，至少同他们在一起不会感到无聊。无疑，我从未想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女婿，并与我共坐在桌旁。不过，我倒乐意随遇而安。观察事物总还得要看其最好、最有趣的一面。何况巴尔巴拉同意和你结婚，总有她正当的理由。”

此时亨德里克认为终于有了成功卖弄自己的机会。他迫不及待地利用其以往屡屡得手的伎俩：含蓄的亮眼。他仰起头，嘴上浮起令人迷惑的微笑，睁大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枢密院顾问。老头儿也打起精神，听亨德里克夸夸其谈。他的女婿便以哗众取宠的言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用强大的字眼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玩世不恭，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耻和疯狂行动，进行鞭挞。老人只有一次打断了亨德里克，他举起修长的手表示异议，说道：“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在言论中是这样蔑视资产阶级，但我也是一员啊！”他继续用友好的语气说，“我当然不是民族主义分子，希望也不是剥削的资产阶级。”

由于映着粉红的衬衣，加上兴奋的谈论和喝了葡萄酒的缘故，亨德里克显得红光满面，为了缓和气氛，他结结巴巴地表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有时对大资产阶级和特大资产阶级的人物，也是崇敬的。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就是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主义的伟大遗产而产生的，其他的折中思想也由此产生。

对这种夸夸其谈的论调，枢密院顾问微笑地摆摆手，表示无法接受。但接着他似乎又想说服亨德里克，他在政治上是不抱任何偏见的。他斟字酌句、绘声绘色地谈起他游历苏联的印象。

“任何一个对事物持有客观态度的人，都不得不指出，在那里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形式。我们应该习惯于这种看法。”他语速不

快，黛蓝色的眼睛注视着远方，仿佛看到了那个国家正在发生的震撼世界的伟大变化，他严厉地补充了一句，“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会否认出现的这种事态。”

接着他突然换了语气，要求把杨梅盘递给亨德里克。他一边用勺舀杨梅，一边侧过脸来，脸上浮着调皮的笑容说：“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可不要误解。我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甚至担心太格格不入了。难道这必定意味着我对人类的伟大前途漠不关心吗？”

亨德里克窃喜自己又可以卖弄唇舌了。他对苏联国内生活的细节似乎兴趣不大，相反，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革命剧院和他在汉堡受到的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他情绪激昂，不断用“畜生”“魔鬼”和“白痴”这种字眼辱骂法西斯，攻击那些动机不纯、善于投机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同情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都该活活被绞死！”亨德里克喊着，还用拳头敲了敲桌子。枢密院顾问安抚他说：“是啊！是啊！我也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是指某些耸人听闻的丑事，诸如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大学生大吵大闹地到这里来捣乱，反动报刊恶毒攻击他，等等。

饭后，老头儿请他的客人露一手他的才艺。对此，亨德里克思想上毫无准备，扭捏了大半天，但枢密院顾问却兴致勃勃，想消遣消遣。自己的女儿找了这么一个穿粉红衬衣和夹单片眼镜的演员当丈夫，他这个当父亲的至少也得捞一场滑稽戏看看。亨德里克不得已，只好在过道里朗诵了一首里尔克的诗。这时，甚至连女管家和那条狗也都跑来听了。在这小小的听众行列中，还加入了尼科勒塔。她是吃过饭才来的，枢密院顾问半带讥讽、半带真诚地对她表示欢迎。亨德里克朗诵得十分卖力气，使出了浑身解数，表演得相当精彩，大家鼓掌喝彩。当他演完里尔克戏剧诗《科内特》的片段时，枢密院顾问带着几分激动上去同他热情地握手，尼科勒塔用她那清晰淳朴的语调赞美他的表演是“字正腔圆”。

翌日，该欢迎亨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亨德里克对巴尔巴拉说：“你会看到约茜要拥抱我，对我说她又订婚了。真可怕啊！她至少每隔半年订一次婚。你可以想象，和她订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每次一听说她的婚事又吹了，我们就很高兴。最近一次，差点儿使我父亲丧了命。未来的新郎是个赛车运动员，他让爸爸坐在他车上去兜风，结果车子掉进公路旁的排水沟里。感谢上帝，赛车运动员死了，爸爸只断了一条腿。他今天不能同全家人一起到这里来，我心里很难过。”

亨德里克的预言被证实了：妈妈在车厢里收拾手提箱时，妹妹约茜穿着一件绣有红花的刺眼的黄色夏装，轻快地跳下火车，扑进哥哥的怀里，要哥哥向她祝贺。这次找到的未婚夫在科隆广播电台工作，地位很高。

“我可以到话筒前去唱歌了！”约茜雀跃着说，“他认为我很有天才，到秋天我们就结婚。你幸福吗？海因茨——哦——亨德里克！”她知道说错了，赶紧说，“你也很幸福吗？”

亨德里克把她推开，好像扑来的是条讨厌的小狗。母亲从车窗探出身来，呼唤搬运行李的小工，他急急忙忙跑过去帮母亲的忙。这时，约茜吻了巴尔巴拉的双颊。“认识你很高兴！”她说，“我真高兴，亨德里克终于结婚了。过去，我光是在不停地订婚。亨德里克一定告诉了你我那最后一次的灾难，爸爸的腿至今还裹着石膏。但现在的未婚夫康斯坦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将在十月份结婚。巴尔巴拉，你看上去真妩媚。对了，你的这件衣服是从哪里买来的，肯定是真正的巴黎时装。”

亨德里克陪着母亲走过来，安排好。当老太太把双手伸向巴尔巴拉时笑逐颜开。“我亲爱的孩子。”贝拉夫人说。这时她的眼睛已经湿润

了。亨德里克笑咪咪的，显得那么温顺和自豪，他爱母亲。这一点巴尔巴拉知道，对此很开心。不过，亨德里克有时也感到有这个母亲脸上很不光彩，因为母亲缺乏高雅的气质，她的中产阶级的小家子气，也使他感到丢脸，但他还是爱她。这从他兴奋的眼神和他紧紧挽着母亲时那胳膊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

母子俩长得多么像啊！像母亲那样，亨德里克也长着一个笔直而有点儿肥大的鼻子，一张温柔而性感的嘴，突兀而高贵的下巴中央，一道明显的凹痕，还有一对灰绿色的大眼睛。此外，他们都有高高向上扬起的棕黄色眉毛，动人的眉梢延展到太阳穴。

这副尊容，长在这位朴实的女人脸上，显得更为质朴、平庸。贝拉夫人是个五十开外的女人，她精力充沛、开朗，很会保养身体。她气色很好，神采奕奕，胸部丰满，尚能给人以好感。

大家乘一辆敞篷轿车穿过市镇时，她开始讲起自己的经历。“你要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紧接着她详细地叙述一次十分快乐的慈善义卖活动，那是为了资助科隆的孤儿。参加义卖活动是很光荣的，贝拉夫人毫无顾忌地参加了。她摆了一个香槟酒柜。可是后来谣言四起，卑鄙的小人恶意中伤，说贝拉夫人不是出于人道去卖汽酒，而是汽酒公司用重金雇她去的。更有甚者，说她还让人吻她，真不要脸，让人吻她，而且吻她的胸脯。

贝拉夫人说这些话时气愤极了。她气愤得满脸通红，还直着嗓子说：“这是卑劣的造谣！真是人言可畏，你的举止即便很正当，他们也会说你的坏话。但现在他们必须要收起他们肮脏的话，对吗，亨德里克？你要让他们闭嘴，对吧？”她用自豪的眼光看了亨德里克和巴尔巴拉。亨德里克对妈妈不知分寸地唠叨个没完，感到尴尬。他满脸通红，

咬紧嘴唇，见机行事地把话题转到了沿途五光十色的街景上。

如同昨天欢迎亨德里克一样，枢密院顾问在花园的门旁热烈而愉快地欢迎到来的女士们。巴尔巴拉把贝拉夫人和约茜领到楼上，让她们赶快去洗手和敷粉。一小时以后，他们坐两辆汽车到户籍登记局去。在布鲁克纳的车里坐着新郎新娘、贝拉夫人和枢密院顾问，跟在后面的另一辆出租汽车里坐着尼科勒塔、约茜、女管家和巴尔巴拉青年时代的朋友塞巴斯蒂安。亨德里克对塞巴斯蒂安在这种场合中出现，感到莫名其妙。

尼科勒塔和枢密院顾问当证婚人。大家都相当激动，贝拉夫人和女管家甚至都落下了眼泪，而约茜却神经质地笑了起来。亨德里克压低了嗓子回答户籍登记局人员的提问。这时，他眼神凝滞，眼睛微闭，巴尔巴拉则用柔情似水的眼睛盯着新郎，新郎就站在她身边，出人意料地已成为她的丈夫。仪式很快结束了。接着大家相互祝贺和拥抱。

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尼科勒塔，她用严肃的声音要求准许她把贝拉夫人称为“贝拉姨妈”。当她得到允许时，就一本正经地吻了一下贝拉夫人的手。这位姿色出众的少女，今天上午打扮得光彩照人，她又说又笑，兴奋极了。她穿着一件盔甲似的硬质白色亚麻布连衣裙，腰上系着一条鲜红的皮带，亭亭玉立。她对巴尔巴拉说：“亲爱的，我很高兴，万事都那么称心如意。”这话虽没有多大意义，但说的清脆悦耳。她那美丽的猫眼闪烁着火花。尼科勒塔把约茜小姐拉到身边，告诉她自己有一种治疗雀斑的良方。她还突然吹牛说，这药是她父亲发明的，已在远东广为流传。“亲爱的小姐，这对您很有用啊！”尼科勒塔的神色有点儿咄咄逼人。她对约茜说，“雀斑使您的小鼻子已经完全变了样。”说这话时，尼科勒塔严峻地盯着约茜脸上一片浅红色的小点，它们从约茜翘起的小鼻子上一一直蔓延到前额和面颊上，越远越稀少、越远越隐约，像宇宙中

的旋涡星云，也仿佛像银河系边缘越来越稀疏透明的星座。“是的，我明白，”约茜羞涩地说，“到了夏天总是那么难看。但康斯坦丁不在乎。”她自我安慰地补充了一句，接着谈她未婚夫在科隆电台的地位如何优越，等等。

巴尔巴拉的外祖母，是位将军的遗孀，她直到午饭时才来。这位贵夫人的原则是决不坐汽车。她的小小的庄园距布鲁克纳别墅约十公里，她出门时，总是乘一辆古色古香的四轮大马车。因此，每逢家里过年过节，她总是姗姗来迟。她说话的声音优美圆润，音域很宽。这会儿，她直抱怨自己迟到，没有赶上观看户籍登记局里那动人的场面。“现在我要看看，外孙女的新婚丈夫长得怎么样啊？”外祖母说着，举起那个镶着蓝宝石、用银链系在胸前的长把眼镜，仔细打量起亨德里克。亨德里克紧张得满脸通红，眼睛不知往哪里瞧才好。外祖母打量了老半天，不过，到最后看来还是很满意的。当将军夫人终于放下那长把眼镜时，她笑了，笑声像银铃般动听。“真不错！”她说话时把双手叉在腰上，向亨德里克点头赞许。

亨德里克的一生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特殊的老太太。他感到这位将军夫人威严华贵，有十八世纪贵族的风范：脸部表情傲慢、机敏，头上的灰发梳成溜光锃亮的小小发卷，一直垂到耳朵上边。猛一看给人以错觉，以为她的后脑勺上会有一条辫子，可是到头来使人惊讶、失望，因为找不到辫子。她身穿浅灰色的长袍，领子和袖口镶着美丽的花边，这身衣服给将军遗孀更增添了几分军人姿态。花边领子和下巴之间紧紧系着一条宽项链，它犹如军服上浆得硬硬的绣花立领。暗淡的银链上镶着蓝宝石，这是美丽而古老的手工艺品，与长柄眼镜上的宝石遥相呼应。

每逢在交际场合，将军夫人总要发号施令，这是她已无法改变的习

惯。十九世纪末，她称得上是德国社会的大美人。即便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她也同样风头出尽。当代大画家都为她画过肖像；亲王、将军、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常在她的客厅里集会；在慕尼黑和柏林，人们曾多年谈论将军夫人的聪慧、任性和妖娆。由于她丈夫在世时曾受到最高当局赏识而且又是富豪，所以大家会原谅她的某些思想和行为。将军夫人的美貌甚至引起过皇帝的青睐，因此她早在一九〇〇年就主张妇女应有选举权而未受到任何阻挠。她能背诵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时还当众朗诵，使客人中的贵族尴尬得大惊失色，他们认为这是在宣扬社会主义。她认识音乐家弗朗茨·李斯特和里夏德·瓦格纳，她同亨里克·易卜生和比昂逊保持通信联系。她也许还反对过死刑。她举止落落大方，既活泼可爱、无忧无虑，又端庄严肃、神圣不可侵犯。

将军遗孀留给亨德里克的印象远比枢密院顾问给他的印象要深刻。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已经踏入上层社会了。他善良的母亲贝拉夫人说的很有道理，只不过她的暗示不够婉转：有了这门亲戚，科隆市的店主们关于亨德里克家庭没落的无耻谰言，就可以扫进垃圾堆了。在亨德里克的心目中，巴尔巴拉的身价也陡然提高，因为他注意到巴尔巴拉和外祖母之间的谈话语气是多么亲切啊！巴尔巴拉总要在将军夫人的庄园度过她的寒暑假和几乎每个星期天。亨德里克此刻记起曾听到过类似的话。这位高贵绝伦的老妇人曾给外孙女朗诵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朗诵文学作品是将军夫人的爱好，而且朗诵的语调很动听。祖孙俩常常一道在田野上散步。亨德里克想象，这片田野犹如英国那些优美的公园：富于浪漫色彩，树林密布，丘陵起伏，银色的河流交错，峡谷纵横，景色宜人。亨德里克想到巴尔巴拉的幸福童年，自己在高兴中不由得掺杂了妒忌。她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童年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也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吗？当亨德里克以此同自己的童年对照时，他怎能抑制得住辛酸的心情呢？

而在科隆，父亲克贝斯·赫夫根的家里，没有花园，屋内没地毯，也没有书房和画作，那里只有发着霉味的斗室。遇到有客人来，贝拉夫人和约茜就在斗室里忙得团团转，客人一去，只剩下自家人，全都懒懒散散、情绪低落。父亲克贝斯负债累累，遇到有人来逼债，他就咒骂这混账的世道。有时他也会欣喜若狂，例如逢年过节，有时他也会无缘无故地兴奋起来，但这比情绪低落时还要糟糕。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克贝斯就调制一种宾治，并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喝。幼时的亨德里克不愿意喝，便灰溜溜地、乖戾地躲在墙角，这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必须离开这种环境，远走高飞。

现在和将军夫人聊天时，他心里想：巴尔巴拉在生活上轻松愉快，一帆风顺的，她身边总会有人为她铺平成长的道路。她是少数权贵的后代，大资产阶级名门望族的娇小姐。我昔日的艰难生活，她要知道了，必定十分惊讶。我至今得到的一点儿成就，或将要争取到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奋斗。

当他年轻的妻子领他去看桌上堆着的贺电和礼物时，他带着酸溜溜的口气说：“这些电报当然都是打给你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报。”巴尔巴拉笑了，他感到这是讥笑，是扬扬得意的笑。巴尔巴拉说：“你说的不对，亨德里克，有些人例如马德尔专给你一人打来电报呢！”她从一大堆信件、明信片 and 电报中把专给亨德里克的挑了出来。马德尔贺电的措辞令人捉摸不透，似乎还有嘲讽之意。发来贺电的还有小巧玲珑的安格莉卡、院长克罗格、经理施密茨、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使他吃惊的是，竟然还有朱丽叶。朱丽叶是从哪里知道地址和日期的呢？亨德里克脸都吓白了，他赶紧把这份电报捏成一团。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以夸大的讽刺方式来赞叹巴尔巴拉收到的礼物：瓷器、银器、水晶器皿、书籍和首饰，还有许多日用品或装饰品，都是亲友们精心选购的。

“现在，我们对这些珍贵物品该怎么办？”巴尔巴拉问，盯着一大堆礼物不知所措。亨德里克想，这些漂亮物品摆在他汉堡的室内倒是挺美观的。但他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只是笑笑，轻蔑地耸耸肩膀。

一个被称为“塞巴斯蒂安”的小伙子来了。亨德里克对他的到来稍感不安。小伙子同巴尔巴拉交谈，他讲话时用了好多晦涩的词语，而且说的很快、难懂，充满私下的暗示，亨德里克费了很大劲儿才勉强听明白。巴尔巴拉称这人为她幼年时的好朋友，说他会写优美的诗歌和精彩的文章。亨德里克则对他十分反感，无法忍受。“他真盛气凌人！”亨德里克想。塞巴斯蒂安对他虽然很友好，可是他一见到塞巴斯蒂安就犯疑心病。他感到对方并不亲切，而且友好中也常有嘲讽味儿，这正伤害了他的感情。塞巴斯蒂安长着一头灰黄色的头发，一缕头发披在他的额上，脸部线条纤细，稍带倦意，高高的鼻梁，灰色的眼睛，朦胧的目光。亨德里克苦涩地想，也许他父亲是教授一类的人物。再和这个娇生惯养、聪明的小伙子来往，就可能把巴尔巴拉毁了。

因为平台上很热，所以饭后大家就坐在前厅。贝拉夫人感到需要谈谈文学。她说，在来的火车上她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情节紧张，想不起是谁写的。“嗯，一个俄国人写的，我们那个最伟大的作家！”可怜的老太太痛苦地叫了起来，“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啊！我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忘掉了呢！”

尼科勒塔提醒她是不是托尔斯泰。“完全说对了，就是托尔斯泰！”贝拉夫人松了口气肯定地说，“我讲了嘛，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他最近写的新作。”但是后来终于弄明白，贝拉夫人谈得津津有味的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短篇小说，亨德里克羞得满脸通红。为了转移话题，为了向周围这些傲慢的人表示，他决不会让母亲出丑而撒手不管。他故意和母亲大声聊天，让她回忆起前几年的一些趣事，边谈边哈哈大笑

笑起来，说当时真有趣，狂欢节那天，母子俩在家里大大庆祝了一番，这使父亲吓了一跳。贝拉夫人化装成土耳其武官，小亨德里克（那时的名字叫海因茨，这点没有提到）扮演成东印度的歌舞女子。整个住宅变了样，爸爸克贝斯回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妈妈是第一个发现我适合演戏的人，”亨德里克温情地望着母亲说，“爸爸不理睬这件事。”接着他叙述自己当演员的生涯。那是“一战”还在进行的一九一七年，亨德里克还不满十八岁。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占领区前线剧团招收青年演员的广告。“但是，我没法开口向诸位交代是在什么场所见到这份关系我命运的废报纸的。”亨德里克说到这里，大家哄堂大笑，他只好装着十分难为情的样子，用双手捂住脸，然后通过手指缝说，“当然，我估计你们都已猜着了……在厕所里！”将军夫人毫不害羞地欢呼起来。她的狂笑声由深沉的低音升到银铃般的花腔女高音。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愉快时，亨德里克则转移话题，谈他以往巡回剧团的演出活动。他在巡回演出中总是扮演父辈角色，现在可以毫不扭捏地、痛痛快快地露几个自己的拿手好戏。在座的几位是没有看过他的这些戏的。只有巴尔巴拉听说过一些，她以惊奇甚至略带厌恶的目光注视着讲故事的人。

晚上来了一些客人，亨德里克穿上那身尚未付款而得到的燕尾服，炫耀了一番。桌子上装点着美丽的鲜花。上过主菜后，布鲁克纳把自己的酒杯斟满酒，起身致辞。他对在座的客人尤其是亨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表示欢迎。他既亲切又风趣地称贝拉夫人为“另一个年轻的赫夫根太太”。接着，他谈到婚姻、人格和他新女婿的艺术成就。他精心选择了巧妙的词汇，成功地把亨德里克描写成童话中的王子，白天他的特征隐而不显，一到晚上就如同有了魔法似的变了出来。“你们瞧，他坐在那

儿！”布鲁克纳大声说，用他修长的食指指着亨德里克，亨德里克立刻红了脸。“他坐在那儿，你们只要瞧他一眼！他似乎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着贴身的燕尾服显得那么华贵，但相对来说又不那么引人注目。我说不引人注目是指同晚上舞台灯光下他那五光十色的动人形象相比。到了晚上，他开始变得光彩照人，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这位陶醉在自己话题里的枢密院顾问，从来没有观看过演员亨德里克的舞台演出，只听他朗诵过里尔克的诗。枢密院顾问把亨德里克比喻成萤火虫，白天谦逊地隐而不露，到了夜晚才相当诱人地扇翅而舞。尼科勒塔禁不住哈哈大笑，弄得将军夫人那条挂长把眼镜的链子丁零作响。

最后，枢密院顾问祝新婚夫妇身体健康，白头偕老。亨德里克吻了巴尔巴拉的手。“你真美！”他说，温柔而多情地向她微微扬起的脸送去微笑。巴尔巴拉的衣服是用一种茶色的缎子制成的。尼科勒塔挑剔地说，这件衣服不时髦，看上去像是家庭女裁缝设计制作的舞会服装。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衣服穿在巴尔巴拉身上很得体，显得楚楚动人。她那淡棕色的细脖子，被围在镶着老式花边衣服的宽领里，这衣服是将军夫人送给外孙女的结婚礼物。她回答亨德里克的问题时，只是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她那双蓝色的眼睛，在亨德里克的肩膀上发出轻柔的搜寻目光。她目光忧郁，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在注视谁呢？亨德里克生气了，突然转身，见到巴尔巴拉的朋友塞巴斯蒂安。他耷拉着肩膀，站在新郎新娘仅数步之远的地方。他脸色阴沉，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神情。他用双手的手指做着奇怪的动作，好像在空中弹钢琴。“这是什么意思？是在跟巴尔巴拉用秘密的手语做交流吗？这可恨的家伙，他在听什么？他的脸色为何如此阴郁？他爱过巴尔巴拉吗？当然，他爱过巴尔巴拉。很有可能他还想要同巴尔巴拉结婚，也许在孩提时代，他俩已定了

娃娃亲。现在我把他的一切都破坏了！”亨德里克感到内心一半是胜利一半是恼怒。他会多么恨我！亨德里克的视线从塞巴斯蒂安转移到其他客人——这门望族的朋友们身上。这些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他发现男人都是阅历很深、性格坚强的男子汉。在刚才的欢迎仪式上作介绍时，亨德里克没有听懂他们的名字，反正都是教授、作家、名医，等等。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似乎有着和塞巴斯蒂安同样的命运。穿着晚礼服的姑娘们给人一种印象：一个个都是化妆打扮过的——平时她们穿法兰绒裤子、实验室里的白色工作服或园丁系的绿色围裙。亨德里克感到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充满着妒忌和嘲笑。他们都爱过巴尔巴拉吗？是他抢走了他们的巴尔巴拉？换句话说，他是插足的第三者，是一个可疑的、肤浅的角色。也许他们并不愿意来，只是照顾到巴尔巴拉神秘的——也许是一时的——兴致，才来和他同桌而坐的？亨德里克认为，大家都在议论他，所说的、笑的、嘲弄的都是关于他。

他突然羞得无地自容，枢密院顾问的那番言论是否也是讥笑他？刹那间，他觉得今天遭遇的一切都变成对他的敌意和污辱。枢密院顾问宽容大度、诙谐幽默的善意不久前还使他感到荣幸，难道实质上这不是比任何一种严厉的批评，比那种明目张胆的傲慢更侮辱、更蔑视人吗？这会儿，亨德里克开始悟出将军夫人那种不拘仪节的活泼劲儿，包含着多少伤害他的嘲讽。当然，她是著名人物，又是大户人家的贵夫人，她风度翩翩，步履矫健，神气活现、旁若无人地把长把眼镜摆弄得丁零作响。此刻她正向新婚夫妇走去——浑身上下穿戴得雪白，脖子上围着一条三连套的项链，项链上那颗大珍珠闪着暗淡的光泽。中午她穿灰色长裙，宛若十八世纪的贵妇，现在穿白色长袍，挂着名贵的宝石，犹如德高望重的女教皇。

她的仪表虽然庄重威严，但谈吐和话语却很朴实，两者形成鲜明对

比。“我得同我的小萤火虫和可爱的巴尔巴拉碰杯！”她用银铃般的嗓音喊道，同时摇晃着香槟酒杯。

尼科勒塔走了过来，她双眼闪亮，嘴唇上涂的唇膏颜色鲜艳，勾勒出的曲线楚楚动人。“干杯！”将军夫人大声说。“干杯！”尼科勒塔也大声说。亨德里克和尊贵的外祖母碰杯，接着又和尼科勒塔碰杯。亨德里克突然觉得尼科勒塔实在是个格格不入的人物，她和自己一样，被同一命运奇怪地抛到这个环境中来了。好奇和宽宏大量的枢密院顾问，自信和开朗的将军夫人都容忍了她，巴尔巴拉以自己温柔的爱心保护了她。此刻，亨德里克明确而强烈地感到他同尼科勒塔才是休戚相关的，他对她产生了兄弟般的同情。他明白，他们是属于同一阶层的人。不过，尼科勒塔的父亲是个文学家和冒险家，充满活力，恃才不羁，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使艺术界为之倾倒。可是亨德里克的父亲克贝斯却过着日益潦倒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决不会令人神往，只会使讨债人生气。但在这里，在富有教养和钱财的人群里（其实，其中多数人并非豪富），在这群目中无人、冷嘲热讽、自作聪明的人中，巴尔巴拉来往应酬，如鱼得水。可是，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却扮演了同一类“外来者”的角色。他俩暗暗下了决心：把这个对他们来说格格不入的社会，当作阶梯爬上去，战胜它，最终报复它。

“干杯！”亨德里克同尼科勒塔碰杯，杯子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这时，巴尔巴拉谈笑风生地绕过桌子走到她父亲身边，默默地抱着他，吻他。

尼科勒塔陪同新婚夫妇去度蜜月，她建议住在巴伐利亚湖边的一家豪华的高级饭店里。巴尔巴拉感到在这里十分幸福，她喜欢这里的风景：丘陵上的草地、树林和小溪，虽说平淡无奇，但蕴含着大自然不可逾越的威武气概。遇到从阿尔卑斯山刮起干风的天气，山岭似乎靠湖很

近。晚霞把险峻的山峰和白雪皑皑的山坡染得血红。夜幕降临前，山岭沉浸在苍茫的暮色和极度的静谧之中，像是用一种特殊的、薄脆的、无限珍贵的、一碰即碎的物质构成的。它似乎不是玻璃，不是金属，不是岩石，而是最稀奇的、最不为人知的物质。

巴尔巴拉被这些美景震撼，而亨德里克对风景的壮丽优美无动于衷。豪华饭店里的气氛却使他不安。他对饭店服务人员表示不信任，还动不动向他们发脾气，说他们对别的客人态度好，对他的态度不好。他一方面埋怨巴尔巴拉把他带坏了，让他过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这高雅的环境又十分欣赏。“除我们以外，这里几乎只有英国人。”他喜滋滋地说。

尽管亨德里克神经质，但大家多数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的。上午，三个人躺在山间小路的木径上，这条用木头铺成的小路，远远伸向蓝色的水边。每天中午，漆着金色图案、布置得滑稽可笑的汽艇就在小路旁靠岸。尼科勒塔还健身，她跳绳、拿大顶，向后弯身一直能把前额碰到地，巴尔巴拉则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可是后来游泳时，她比狂热的尼科勒塔表现要好。巴尔巴拉游得快，游的距离长。

在运动方面，亨德里克根本不是对手。他的脚趾一触到凉水就叫了起来。经过巴尔巴拉耐心的劝说，再加上冷嘲热讽，他才试着游了几下。他害怕别人笑话他待在浅水里，就愁容满面地下到深水区去冒险。巴尔巴拉看着他直笑，她突然对他喊道：“你真像你母亲，游泳时比平时更像。天啊，你的脸和她的脸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此，亨德里克哧哧地笑了起来，以致双臂无法划水，喝了许多水，差点儿淹死。

可是到了晚间舞会上，亨德里克便开始大显身手。当他伴着尼科勒

塔或巴尔巴拉迈着探戈舞步时，住在饭店里的旅客，甚至连服务人员都惊叹不已。在翩翩起舞中，别的男子没有一个能跳得如此优美、潇洒。这是亨德里克的一场正式的登台表演，结束时大家鼓掌喝彩。他微笑着弯腰施礼，犹如在舞台上一样。如果要他当观众，成为一个平常人，他会感到很拘束，往往变得精神恍惚。只要脱离一般人，进入舞台刺眼的灯光，使自己光芒夺目时，他立即镇静自如，甚至信心百倍。

一天，新婚夫妇终于知道，尼科勒塔之所以竭力介绍湖畔景色，原来是因为马德尔的夏季别墅就在这湖边。巴尔巴拉沉默不语，目光黯淡。最初，她拒绝去拜访那位讽刺家，但是后来终于被尼科勒塔说服。过去，他们在埠头多次看到的那条饰有金色图案的白汽艇，现在他们自己也乘坐上了，穿过湖面而去。天气晴朗，蓝湛湛的湖水，像明亮的天空闪闪发光，凉风习习吹来。尼科勒塔变得越来越活跃，她的朋友巴尔巴拉却变得越来越沉静。

马德尔在岸边等候客人。他穿着一件大方格运动衫和一条皱纹密布的肥腿运动裤，头戴一顶白色的盔形凉帽，其模样怪不可言。说话时，他的那只短柄英国烟斗依旧叼在嘴上。当尼科勒塔问他从何时开始抽烟斗时，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说：“新人新习惯，我正在变。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对自己都感到吃惊：早晨醒来之我已非昨晚入睡之我。一夜之间，我的精神世界，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入睡后就能增加无限的知识，所以我睡眠时间很长，每天至少十四小时。”

这番话并不能缓和那顶盔形凉帽所引起的不安。接着，马德尔高兴地咯咯笑了一阵，随即又收敛起笑容，摆出彬彬有礼的姿态。他对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显得十分亲切，对巴尔巴拉则似乎视而不见。

他们在一家宽敞的大餐厅就餐，这里的四壁是用保持天然本色的木材砌造的。饭后，马德尔把胳膊放在亨德里克的肩上，把他拉到一边。“这会儿啊，让我们男人彼此谈谈。”马德尔狡诈地望着对方，小胡子下带点儿蓝紫色的嘴唇发出吧嗒吧嗒的说话声，“您对试验满意吗？”

“什么试验？”亨德里克问。

对此，马德尔哈哈大笑，声音沙哑地吧嗒着他的嘴唇说道：“还能指什么呢？我当然指您的婚事！”他粗野地耳语道，“您能成功，真是了了不起的人物。这位枢密院顾问的千金可不好对付，我曾经试过。”他坦白地认输，眼神充满恶意。“亲爱的，在这个妞儿身上，您得不到多少情趣，她是只不懂风情的跛鸭子。相信我这个本世纪最有权威的专家吧！她是只跛鸭子，没用的废物。”

亨德里克对于这种措辞，惊讶得连单片眼镜都从眼睛上掉了下来。这时马德尔乐呵呵地捅了一下他的肚子。“请别见怪，”他顿时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世事难说，也许您行，您毕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马德尔整个下午都在埋怨世风日下，缺乏纪律。他不知疲倦、津津有味地无数次重复同样的论调。他一再表示：“任何地方都出不了伟人！唯一的伟人就是我！我四处寻觅，找来找去总是发现除我以外没有其他伟人了！”他急急忙忙把自己比喻为历史上的伟人荷尔德林和亚历山大大帝，他激动地赞美他童年的那个“美好的旧时代”，接着就谈到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那老头儿十分乏味，”马德尔说，“但倒是个可信赖的人，厚道善良的老派人物，不是江湖骗子。毫无疑问，他是个比较值得受人尊敬的家伙。后来的人都堕落了。当今世道，只能产生白痴和罪犯。”

而后，他领尼科勒塔、巴尔巴拉和亨德里克三个年轻人去参观他的藏书室，那里有数千册书，他要求他们“首先要好好学习”。

“你们都一无所知！”他突然冲着他们吼了起来，“愚昧无知到了极点！彻底堕落的一代。站得高点看问题，整个儿欧洲，劫数难逃。活该！”当他正要考考亨德里克希腊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时，巴尔巴拉认为时间已到，该回去了。

在乘汽艇回家的路上，尼科勒塔说，她父亲像马德尔一样，也曾经是个冒险家。“我没有父亲的相片，”她说，若有所思地看着湖水。水面上阳光已经消失，珍珠般灰白的暮色，徐徐降落，“没有相片，只留下一根抽鸦片的烟枪。他和马德尔肯定有许多共同经历。我感觉到这点，所以，我对马德尔有深厚的感情。”

稍停片刻后，巴尔巴拉说：“你父亲一定比马德尔亲切多了。马德尔一点儿也不亲切。”尼科勒塔的绿色猫眼狡黠而戏谑地瞧着对方，哧哧地暗自笑了。

从此，尼科勒塔几乎每天都要乘汽艇到对岸去，那里有马德尔的别墅。她晌午动身，多半深夜才回来。巴尔巴拉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担心，尼科勒塔在她身边的短短几小时内，尤其如此。

不过，尼科勒塔丧失理智、一味固执地同马德尔调情，这并不是使她深思的唯一原因。夜间，当她一人躺在床上——她单独睡觉——时，她听到自己内心发出这样的声音：亨德里克怪异又有点儿丢脸的举动，也许可以称之为失败。这使她感到轻松愉快，还是感到失望呢？她自认为，是轻松愉快，而不是失望惆怅。

巴尔巴拉和亨德里克各睡一个房间，中间有一道相通的门。亨德里

克习惯在夜深人静时进入夫人的卧室。他身上裹着那件华丽但已破旧的睡衣，仰着脖子，半耷拉眼皮，斜视的眼睛闪烁着光，匆匆忙忙地穿过屋子到巴尔巴拉跟前，用唱歌般的声调说，他是多么快乐，多么感激啊，巴尔巴拉将永远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他也拥抱她，然而只是很短的时间。当他把巴尔巴拉搂在怀里时，他脸色发白。他痛苦、颤抖，额上沁出汗珠，眼里噙着羞愧的泪水。

落得如此可耻的下场，他思想上是没有准备的。他认为自己是爱巴尔巴拉的，实际上他也真爱她。是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恋情把他毁了吗？唉，他不可能设想在巴尔巴拉美丽的腿上会出现绿色的皮靴，他感到这可怜无用的拥抱是痛苦的。虽然巴尔巴拉的眼光里仅仅含有惊奇和无声的疑问，但是他感觉自己从中看出了嘲笑和责难。为了摆脱这可怕的局面，他就随意胡扯些什么，变得精神焕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神经质地笑得浑身发抖。

“在你回忆往事时，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想起那些令人厌恶的琐碎的小事呢？”他问巴尔巴拉。但巴尔巴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观察他。“你要知道，一想起这些事情，一个人就会浑身忽冷忽热。然而又不得不去想它。”他靠着巴尔巴拉的床站着，急不可耐地开始叙述，脸颊上泛起不健康的红晕，浑身不断因狂笑而抖动，“十一二岁时，我参加了我们中学的男生合唱队，这使我高兴极了。我自以为会比别人唱得动听，后来发生了不开心的事儿。听好，我现在讲起来，听上去并不那么讨厌了。某家举行婚礼，我们男生合唱队被邀请去教堂参加演出。这是件严肃的大事，大家都很激动。我像着了魔似的想乘机大出风头。当合唱队开始唱圣歌时，我产生了一个丑恶的念头：我要唱得比别人高出八度。我当时善唱男高音。心想，当我的刺耳的尖声响彻教堂圆形拱顶时，一定会收到让人心醉的效果。我满怀骄傲地站在那里引吭高歌，正在指挥

合唱的音乐教师用一种厌恶多于惩戒的目光盯着我。他说：‘保持安静！’巴尔巴拉，你懂吗？！”亨德里克大声说，用双手蒙住滚烫的脸，“这是多么难堪啊！你懂吗？他这样干巴巴地轻轻对我说：‘保持安静！’而我当时感到自己仿佛是正在欢唱的天使……”

亨德里克沉默了。在停了好长时间后，他继续说：“这样的回忆，像迈进小小的地狱一样，但我们有时不得不迈进去……”他带着一脸不信任的表情问道，“巴尔巴拉，你难道真的没有这类回忆吗？”

巴尔巴拉并没有这样的回忆，对此，亨德里克顿时感到不愉快，几乎要发火了。“就是这种情况！”他凶狠地大声嚷嚷，眼睛闪着恶光，“就是这种情况：你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丢过脸。我却常常失意，当时仅仅是初次。现在我必须频繁地丢脸，一直丢到进地狱……巴尔巴拉，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到底能理解我吗？！”

1.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

第五章 丈夫

八月底，新婚的亨德里克夫妇和尼科勒塔一道回汉堡。亨德里克把门克贝格领事夫人别墅的底层全部租下来，三间起居室，一间小厨房，还有间浴室。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出钱给他们买了些新的、相当昂贵的物品和家具，以布置那三间舒适的大房间。

尼科勒塔宁愿住旅馆。“我可受不了门克贝格家那种庸俗气氛。”她不耐烦地说道。巴尔巴拉则以调和的口吻说：“门克贝格夫人还是有她自己的特点的，她十分受人尊敬，也很有魅力。总之，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她说。在搬进去时，门克贝格夫人送了巴尔巴拉两只小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并尽可能对她表示亲近。“孩子，您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不胜荣幸，”老妇人向新房客表示欢迎，“我们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领事夫人的父亲过去是大学教授，而当时正值盛年的布鲁克纳博士是海德堡的一个大学讲师，因此他俩彼此相识。门克贝格夫人邀请巴尔巴拉到楼上喝茶，把全家福照片拿给她看，又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

尼科勒塔挖苦巴尔巴拉居然接受了这种邀请。而她自己呢，则在旅馆里接见那些她认识的杂技团演员、时髦女郎。亨德里克有种不祥的预感，吓得他瑟瑟发抖：万一倒霉，在这些非一般的人群中（并非绝对不可能的）偶然遭遇到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她将如何来招待这个“黑色维纳斯”啊！她惯于用自我嘲讽的手段，通过赞美自己古怪、堕落的行为来达到夸耀自己的目的。“凡是我父亲认为值得交朋友的人，对我也不是太坏的人！”她会向每一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宣扬这种论调。

此外，也不能否认，这期间尼科勒塔的体形变得越发优美迷人了。她身上的每个部位似乎都绷得紧紧的，一切都在闪光，令人着迷，像放电一样发出噼啪的声音。她现在对前途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所以她高高地仰起她那英俊少年般的头。

艺术剧院的多数男演员都被她迷住了。莫茨又得骂人和哭泣了，因为彼得森又控制不住自己鲁莽轻率的举动，他不听劝说，坚持邀请尼科勒塔到大西洋饭店吃一顿贵得惊人的晚餐。这件事也使莫伦维茨闷闷不乐，因为她已习惯于代替瘦小的安格莉卡去安慰美男子博内蒂，而现在她发现，尼科勒塔无与伦比的迷人魅力，胜过了自己的妖艳。她竭力去竞争，把嘴唇涂抹成黑紫色，文眉，抽弗吉尼亚雪茄，虽然抽起来并不好受，但还是要抽！可是这些都是徒劳的。尼科勒塔用她那一对闪闪发亮的猫眼，以一种足以催眠的力量，强制大家默认：她有两条诱人的大腿。这种情况，类似印度讲童话故事的人通过感应作用，使着了迷的听众误把蓝色烟雾当作棕榈树，还形成猴子在树上跳跃的幻觉。

虽然克罗格心里并不喜欢尼科勒塔，但是在他的朋友施密茨的恳切要求下，还是让她担任了秋季上演的第一部新戏中的主角。施密茨说，观众要求看“这种类型的戏”。在一出大受欢迎的法国流行剧里，尼科勒塔扮演一个可怜的妓女，第三场结尾时，妓女在公开场合被杀。年轻的凶手由博内蒂扮演，他的表情令人厌恶且又十分傲慢，因此演凶手再合适不过了。妓院老板相貌堂堂，像一个大人物，实际上是个粗野残暴的人，由亨德里克扮演。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编译此剧，并担任导演。

因为亨德里克，过去黑达吃过尼科勒塔的醋，现在这股醋意已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去了，因而现在她对尼科勒塔反而表现出了某种慈爱。这次她对尼科勒塔打包票：“在这场戏里，您的成就会超过您演《克诺尔克》的成就。”“实际上我也这样认为，”尼科勒塔冷冰冰地回答，“我

明晚的成功，在汉堡也许是空前的。”

“但愿成功！我们至少要演三十场。”施密茨笑逐颜开，迷信地敲敲桌子，祈求老天保佑。

幕布降下，剧场里掌声雷动。尼科勒塔一再出来谢幕。观众要求再演一次死的场面。当博内蒂举枪对准她时，尼科勒塔的叫声和表情确实惊心动魄。砰的一声枪响，可怜的妓女应声倒下，四肢伸直，发出哀号，死前还滔滔不绝发了一通议论，激烈地控诉她那个妒忌成性的情人和世上所有的负心汉，她喃喃地祈祷上帝，再次哀号，然后咽气。

翌日，媒体对这场表演大加赞赏，剧评汇成一支颂扬的合唱曲。各家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尼科勒塔的演技非同凡响。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午报》头版标题为“尼科勒塔·冯·尼布尔：光辉前程的开始”。发往柏林各报的消息内容大致相同。艺术剧院售票处窗口，上午就出现了买票的“长蛇阵”，这种现象已多年未见。有关妓女生活和死亡的这部剧，后面五场的戏票已预售一空。

在首场公演后的第二天中午，尼科勒塔收到马德尔的电报：

汝速回吾身边。禁止再演妓女。吾之荣誉感不容汝自轻自贱。正派女子应服从愿培养其成天才之男子。吾明日赴车站接汝。汝若不归或借口推迟行程，吾必谴责汝。特奥菲尔。

尼科勒塔傲慢地把前来向她祝贺的几个芭蕾舞演员打发走了。她打电话给亨德里克，用干巴巴的几句话通知对方，她一小时内即动身回南方。亨德里克想弄清楚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疯了。尼科勒塔直截了当地说，既非玩笑也未发疯，她自动解除聘约，放弃演员生涯。法国妓女剧中的角色换个演员，想来不会有多大困难，因为莫伦维茨早已跃跃欲试

了。对尼科勒塔来说，如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对马德尔的爱情。

“正派的女人得无条件地待在培养她成天才的男子身边。”尼科勒塔在电话中说的这些话，使亨德里克感到十分意外。

亨德里克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喃喃地讲：“你一定病了，我要马上到你那里去。”十分钟后，他和巴尔巴拉走进尼科勒塔的房间，尼科勒塔正在打点行装。

巴尔巴拉的背靠在墙上，她那高贵而娇嫩的长圆脸，表情异样，面色和墙一样惨白。巴尔巴拉默不作声，尼科勒塔也一声不吭，只有亨德里克一个人在喋喋不休。他先是嘲笑，接着恳求，最后威胁并大发雷霆。“你有合同啊！撕毁合同要受法律制裁的！”

尼科勒塔轻轻回答，但声音始终十分清晰：“克罗格先生决不会因为我去同马德尔打官司。”

亨德里克警告她说：“你的前程被毁掉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剧院再聘请你。”

尼科勒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放弃这种前程，感到极其开心。我换来的东西珍贵、重要、美好得无与伦比。”此时，她的声音不再严厉，她的内心怀着喜悦在歌唱。亨德里克无法掩饰自己的惊愕。他有些迷惑不解：爱情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使一个人轻易放弃刚开始的锦绣前程。亨德里克虽然想象力丰富，但他无法理解，因为自己那空虚的内心不可能滋生这种感情。他的爱情是用来为他的前程服务的，决不容它危及或破坏自己的前途。“竟然为了这个唐突无礼的预言家而牺牲一切。”他最后说。

这时，尼科勒塔挺直身体，发出嘘声。她说：“我的未婚夫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伟大的人物，我不准你这样议论他。”

亨德里克疲惫地微微一笑，拭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那就这样吧，”他说，“我只好把你的情况告诉可怜的克罗格了。”

在亨德里克给克罗格打电话时，巴尔巴拉才第一次说话，她的声音充满悲哀，她问尼科勒塔：“你真的要同他结婚吗？”

“只要他娶我啊！”尼科勒塔又惊又喜地说，同时尽量避免正视她的女友。

巴尔巴拉说：“他比你大三十岁，可以当你父亲了。”

“你说的完全对，”尼科勒塔说，她美丽的眼睛里燃着疯狂的火焰，“他像我父亲，在他身上我重新找到我失去的人，旧的感情奇妙地新生了。”

巴尔巴拉恳切地说：“他病得不轻。”

但是被深深迷惑住的尼科勒塔却昂起头说：“他是天才，比谁都健康。”

这时，巴尔巴拉只能叹息地说：“天啊！天啊！”她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一刻钟后，克罗格、施密茨经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都来了。这时尼科勒塔已将几只手提箱准备就绪，站在旅馆大厅里等候汽车去火车站。

施密茨顿时失去了他柔和的声音，扯起嗓子直叫，威胁要让警察来抓人，克罗格像只老猫似的发出呼呼的声音，尼科勒塔则犹如猛禽用它的硬喙击退对方。黑达本想心平气和地做一番规劝，但在尼科勒塔的冷嘲热讽面前，她只好一声不吭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施密茨埋怨把房子卖掉了，克罗格感叹现在的艺术家缺乏责任感和正常人的理智，黑达说尼科勒塔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青春期的癔症。在这期间，巴尔巴拉悄悄离开了旅馆，也没有向尼科勒塔告别。

尼科勒塔不辞而别，对巴尔巴拉来说既意味着痛苦，却也意味着轻松愉快。尼科勒塔和马德尔“静悄悄地”庆祝了他们的婚礼。巴尔巴拉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时显得无动于衷，她唯一的想法是：可怜的尼科勒塔。许多年来，友谊给了她活力、幸福和烦恼，现在她失去了友谊，感到心灰意冷。巴尔巴拉无法想象没有尼科勒塔的未来是怎样一种景象。她喜欢回忆她们以往共同的情谊，自言自语地叙述友谊的故事。她俩的友谊是在浪漫的环境中结成，后来却按照奇特的规律发展。

尼科勒塔的父亲维利·冯·尼布尔的坎坷人生，并不像他的女儿所说的那样充满冒险经历。他对女儿向来不大关心。他死在中国那年，尼科勒塔才十三岁。她在瑞士洛桑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但因出了特大丑闻而被学校开除。尼布尔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在上海给大学时代的朋友布鲁克纳写信：“请照顾我的女儿吧！”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决定让姑娘先在家里住几周，然后再给她找一个新的合适的寄宿学校或另想办法安排她的住宿。

这样，尼科勒塔就来到了布鲁克纳家里。她是一个严肃、呆板、聪明而又固执的小女孩，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感到这位小客人身上的一切都不那么令人舒服：既诱人又威胁人的目光，过于清晰、抑扬顿挫的语调，令人胆怯的端庄举止。他把那位有趣朋友的乖张女儿留在身边，并

且整天加以观察。

巴尔巴拉和尼科勒塔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一点使他感到意外，但并没有加以阻止。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孩子去接近这个陌生的、和她极端不同的、令人不安的孩子呢？在他看来，巴尔巴拉是在尼科勒塔身上寻找一个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所以他始终认为这种友谊很成问题，于是尽量让尼科勒塔离开自己的家。他又把尼科勒塔送到法国东南部游览胜地里维埃拉的一所寄宿学校，但不久她又闹出一桩丑事。尼科勒塔又回到了布鲁克纳的别墅。他设法使她离开，但她又回来了，这种把戏，周而复始。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既欢乐又放荡，充满了冒险经历，碰壁之后总要到巴尔巴拉这里来寻找安慰。巴尔巴拉永远接待她，只要尼科勒塔来敲门，她就开门欢迎。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感到惊奇，也感到忧虑，但他容忍了。不过，他可以断定，自己美丽而聪明的女儿虽然对她女友的越轨行为一贯同情，但她的生活决不放任。她要玩，要思考，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她对朋友的一时发火能够容忍，对朋友的烦恼表示深挚同情。她显得无忧无虑，贤淑沉静，冷淡而善良，十分娇弱，且始终保持热情，但这种热情决不会超越某种界限。她等待尼科勒塔，随时都准备着尼科勒塔的突然来临。也许这种心情赋予她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含义，那种她所需要的神秘。

过去尼科勒塔是去而复返，但这次巴尔巴拉感到她不会再回来了。这次她的行动毅然决然，是不可能再变更了。尼科勒塔认为，她在马德尔身上找到了一个类似她父亲或者在她心目中由父亲所构成的传奇人物。现在她不再需要巴尔巴拉了。她制造的耸人听闻的再造父亲的戏剧性事件，折射出了她全部行动的特点。从此她把自己的一生同她重新找到的父亲、她的新情人联系在了一起。尼科勒塔屈从于马德尔蛮横和暴烈的意志。她一方面桀骜不驯，另一方面又喜欢别人对她发号施令。巴

尔巴拉哪里会是这种人呢？她十分要强，从不要求别人的帮助，她自尊心太强，所以连埋怨一声的话也不说。她一声不吭，甚至还像过去那样保持难以捉摸的平静内心。她心想，可怜的尼科勒塔，从此你要单独地过日子了。生活不会一帆风顺的啊，可怜的尼科勒塔！

无论如何，巴尔巴拉没有许多闲暇去考虑她的朋友尼科勒塔的命运。她自己的生活——到了一个陌生城市，在一个陌生的男人身边——这种全新的生活，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她必须习惯和亨德里克生活在一起。一半出于好奇，一半出于怜悯，她对一个男人悲怆凄惻的求爱屈服了，现在的问题是 she 能不能逐步学会去爱这个男人？巴尔巴拉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以前，必须回答另一个（她认为是决定性的）问题：亨德里克还爱她吗？他真的爱过她吗？聪明机智和处世阅历，使巴尔巴拉起了疑心。她开始怀疑亨德里克在最初相识的几个星期里所表示的或表演的爱情是否真实。巴尔巴拉现在常常想：我受骗了。看来他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和我结婚的，此外，他也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但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也许他根本不懂得爱情……

自尊心、教养、怜悯这三种因素，使她没有把烦恼和失望流露出来。但是亨德里克是敏感的，他已觉察到，巴尔巴拉对他隐藏了真情，她这么做，更多的是出于骄傲，而非出于慈悲。而她虽然聪明，却并没有发觉亨德里克的痛苦。

亨德里克痛苦极了，在巴尔巴拉面前，他表达不出感情，身体也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既丢脸又荒唐。他悲叹自己无能。过去，他感情的高潮，心灵的灼热都曾是真实的，或近乎真实的，甚至真实到对他来说不能再真实的地步。亨德里克想，我再也产生不了在《克诺尔克》首次公演后的初夏所具有的那种强烈而纯真的感情了。这次我失败了，我注定以后永远要失败了。我注定一辈子要和朱丽叶这样的女人在

一起了.....

任何人的自怨自艾，不管多么真诚和痛苦，到了一定的时候或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化为自我辩解。所以亨德里克搜肠刮肚地寻找反对巴尔巴拉的理由，寻找减轻良心上痛苦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当他认真考虑时，他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巴尔巴拉那傲慢的冷冰冰的态度，使他澎湃的感情低落了吗？难道不是巴尔巴拉过于炫耀自己出身高贵、修养良好吗？在她现在常常投来的探索目光里，不是流露着嘲笑、傲慢、盛气凌人吗？这双眼睛，不久前他还觉得是最妩媚可爱的，而现在他开始害怕这双眼睛。在他面前，巴尔巴拉无意之中讲了某些无足轻重的话，而他就会神经过敏，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便产生了坏的联想，以为她是在侮辱他。巴尔巴拉平时的习惯、泰然自若的态度，也会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制力，觉得受到了侮辱。当他冷静下来细细考虑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多么不理智啊！

作为习惯，巴尔巴拉早餐前骑马出去，九点左右回到餐厅，她从外面带进一身早晨新鲜的空气，当然还有迷人的花的香味。亨德里克却双手支撑着脑袋坐在那里，面容苍白，显得疲倦和不快，身上的那件睡衣越来越破。这时，他已不能强露欢颜并使双眼发出诱人的闪光，只是连连打着哈欠。“看来你还没有睡醒啊！”巴尔巴拉愉快地边说边把一只生鸡蛋打在酒杯里，她早餐时习惯用这种方式吃鸡蛋：把蛋打在玻璃杯里，加上盐、胡椒、英国辣酱油、番茄汁和少许油。亨德里克冷冰冰地反驳说：“我相当清醒，早就开始工作了。例如，我已给当地的商店打过电话，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一大笔钱未付，人家已等得不耐烦了。请原谅我不能一清早就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面貌。我要是每天能像你那样去骑马，也许我会比你显得更有魄力。但是，我担心恐怕你也无法使我拥有这种贵族才有的高雅情调。我年岁已大，改不了啦，我出身的那个阶

层，很少接触这种高尚的运动。”

巴尔巴拉不愿使自己败兴，所以尽量把对方的这番话当作幽默、善意的表态。“你刚才那段台词精彩极了，”她哈哈笑道，“几乎使人相信你是假戏真做呢。”亨德里克一声不吭，憋了一肚子火，为了拿出点威风来，他夹上了单片眼镜。

这还没完，接着巴尔巴拉又惹他生气了，当然不是故意的。当她津津有味地用羹匙从玻璃杯里舀那辣鸡蛋吃时说：“你不妨试试用这种方法吃鸡蛋，放点重口味的调料，比如这个辣味的，味道好极了。”

稍过片刻，亨德里克彬彬有礼地但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地说：“亲爱的，我可以提醒你注意一点儿事吗？”

“当然可以。”

亨德里克用手指敲着桌上的玻璃杯，撅起下巴，咬紧嘴唇，摆出一副像家庭妇女教训人的面孔，慢条斯理地说：“看你这种天真、高雅又孤芳自赏的样子，别人与你父亲和外祖母的习惯不一样你就加以嘲笑。要是不像我这么了解你的人见了，会感到惊讶甚至讨厌。”

巴尔巴拉的眼睛失去了刚才那种愉快明亮的神情，她若有所思，她的目光在思忖对方。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轻声地问道：“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亨德里克一直用力地用手指敲击着，他回答说：“一般吃半熟的鸡蛋时，普通人的习惯是把蛋敲个洞，放上盐，从壳里舀着吃。但在布鲁克纳别墅里，人们把蛋放在玻璃杯里，加上几种不同的调料吃。这当然很别致，但我认为不应该因此而去嘲笑不按这种习惯吃鸡蛋的人。”

巴尔巴拉默不作声，惊奇地摇摇头，从餐桌旁站了起来。亨德里克看着她拖着懒散步子漫不经心地走过房间，顿时产生了联想：她穿的高筒靴不正是自己所欣赏的吗？但奇怪的是，靴子穿在她的脚上为何就不能尽显我所希望和要求的那种魅力呢。在巴尔巴拉身上，靴子名正言顺是运动装的一部分，而靴子穿在朱丽叶脚上，却有了别的意味……

在巴尔巴拉眼前联想到朱丽叶，他有些幸灾乐祸。这种精神上的胜利，补偿了他刚才所受到的轻蔑。他嘲讽地想：“你尽管去骑马散步好了，你尽管把你的煮鸡蛋当鸡尾酒好了！你却不知道，我今天下午排练前将要和谁见面。”当巴尔巴拉离开房间时，作为丈夫的他反而感到内心有一种庸俗的满足感。他欺骗了妻子，而且因妻子没有发觉他的欺骗行为而扬扬自得。

其实早在他返回汉堡后的第二个星期，亨德里克就重新见到了“黑色维纳斯”朱丽叶。一天晚上，当他走进剧场时，朱丽叶突然向他走了过来。从漆黑的门洞里，传出一个沙哑而熟悉的声音：“海因茨！”他的身体顿时颤抖了一下，浑身感到一阵快乐和恐怖。由于他认为“海因茨”这个名字有失体面，因而早已不用。可是现在由他的那位黑女人混沌的声音发出来，他立刻产生一种快感，简直像一次疯狂的接吻。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对黑女人说：“你在暗中窥视我，真是胆大包天！”这时，朱丽叶用她那有力性感的手向亨德里克做了一个嘲弄般的手势。“收起你这一套吧，我的宝贝儿！你要是不乖乖听话，我就径直到剧院去大吵大闹。”这吓唬不了他，他低声对朱丽叶说：“怎么着，你要讹诈我喽！”朱丽叶咧着嘴说：“当然！”这时她的眼睛和牙齿都在闪闪发光。她卑鄙的狞笑使他既恐惧又无法抗拒。他把朱丽叶推到剧院的走廊里，而自己则在瑟瑟发抖，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走过这里而发现他和下流社会的人交往。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样子落拓不羁。她把小毡帽低低地压

在额头上，小毡帽和闪亮的高筒靴都是碧绿色的。她脖子上散乱地围着一条毛茸茸的脏兮兮的小围巾。从这副不伦不类的打扮往上看，就是那张又黑又宽的脸、往上翻起的皴裂的嘴唇和扁平的鼻子。

“你要多少钱？”他急忙问朱丽叶，“目前我自己也相当拮据。”

朱丽叶顽皮地回答：“钱不顶事，我的宝贝儿。你得来看看我。”

“你怎么这样想呢？”他嘴唇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我已经结婚了……”

但朱丽叶凶猛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小羊羔，你别给我胡扯了。你的太太不可能满足你现在的需要。我见过你的巴尔巴拉。”（她从哪知道巴尔巴拉这个名字的？但朱丽叶知道巴尔巴拉的名字这无关紧要的小事，也使亨德里克惊慌异常。）“那个人没有资格跟我比！”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转动着野蛮的眼睛。朱丽叶以威胁的口吻要求对方直截了当地答复，“你什么时候到我那里去？”

在屋顶阁楼，靠床的墙上挂着一幅色调刺眼的拉斐尔《圣母像》的复制品，灰白色的墙不但没有因此而增辉，反而显得怪诞。这幅画是门克贝格夫人过去用来装饰她那间普通屋子的。现在他在这里重新开始那恐怖的“宗教祈祷练习”。在这里，年轻的丈夫可以一周两次嗅到完全异样而又十分熟悉的气味——那种混杂着廉价香水味和原始森林气息的味道。还是在这里，亨德里克欣赏着他的女主人铿锵的声音、鼓掌的双手和有节奏地在地板上跳踢踏舞的双脚。仍然是在这里，当新郎跳得筋疲力尽呻吟着倒在公主的硬板床上时，他又朗诵开了法文诗。但是现在，这些险恶的放纵都会达到极其令人作呕的地步，其强烈程度超过以往。当事情完毕后，朱丽叶就让这位心满意足、浑身疲乏的学生休息，于是

亨德里克便开始议论起他的夫人巴尔巴拉。

亨德里克的朋友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生性好奇，嫉妒忌，又善于巧妙地打听消息。乌尔里希斯则与亨德里克志同道合，对他表示同志般的关怀。但是亨德里克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而是讲给那个称他为“海因茨”的“黑色维纳斯”听。例如，他向朱丽叶诉说自己后悔不已，因为巴尔巴拉给他带来了痛苦。对她，也只有对她，亨德里克强制自己倾诉一切。他什么话都不隐瞒，甚至还坦率地说了自己的丑事。朱丽叶知道了他的生理缺陷，即他在夫妻生活中的丑事时，她的笑声变得那么粗野。亨德里克感到这种嘲笑比狠狠地鞭笞更难忍受。朱丽叶对着他狞笑，然后说：“嘿，既然这样，我的宝贝儿，那你就不用指望你那美人儿会特别尊重你！”

亨德里克讲到巴尔巴拉早晨骑马的事，把这件事说成是对他的挑衅。他诉苦说，巴尔巴拉傲慢透了。“她把半熟的鸡蛋当作鸡尾酒，加上许多种调料，还拿这个来蔑视我。因为我像乡巴佬那样从壳里舀着吃。在我的住宅里，一切都得按照她父亲和外祖母家的规矩去做。她也不允许我雇小柏克当用人。柏克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对我忠心耿耿，他绝不可能同巴尔巴拉一起算计我。她的家里，就是容不下一个同我站在在一起的人。她有种种借口，说什么小柏克不会把家搞得井井有条。她根本不了解小柏克，却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小柏克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化妆师，所以我敢发誓说，他本人就是‘井井有条’的化身。不用小柏克，我们现在却用了一个讨厌的老太婆，她在将军夫人的庄园里当了二十年的女佣。这样的人到了我家里，贵夫人的生活也就丝毫不会再改变了！”

“黑色维纳斯”朱丽叶耐心地听完这一席话。她也从中了解到同巴尔巴拉交往的都是汉堡的名门贵族。“其中不是枢密院顾问便是银行经理！”亨德里克恶狠狠地说，他们对戏子亨德里克不发邀请，即使邀

请，也是用轻蔑的口气说一句“随夫人前来参加”，这迫使他不得不谢绝。巴尔巴拉所去的场所不是讲堂就是沙龙，这些地方都与亨德里克的情调格格不入。他对巴尔巴拉广泛的人际关系也感到心烦意乱。她老是写信，也不断收到来信。亨德里克不知道同她频繁通信的是些什么人。为此他在“黑色维纳斯”面前一个劲儿地抱怨。他问朱丽叶是否同意他的推理，即巴尔巴拉给她父亲、将军夫人或令人讨厌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写信的主要内容是贬低他亨德里克的，朱丽叶不可能、也不愿意否认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她肯定在字里行间取笑我！”亨德里克气愤地说，“如果她不是做贼心虚，一定会把一些回信拿给我看看。可是，她从来没有让我看过信的内容。”亨德里克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恶劣和令人不平，因为他自己好几次把母亲贝拉夫人的来信给巴尔巴拉看了。“我以后再也不给她看了。”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向黑公主朱丽叶说，“她对我什么都保密，我干吗要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她呢？而且她也太过分了，居然耻笑我母亲写的信。”这说的倒是事实。当亨德里克给她看信时，她觉得蛮有趣，因为赫夫根太太在信里谈到约茜最近一次的订婚又吹了。这个可怜的妈妈还写道：“事情的结局又是这样的美妙，我们大家很开心。”巴尔巴拉一想起这件事就忍不住要笑；不过话说回来，当时亨德里克本人也笑了，他和巴尔巴拉一样，认为这段文字十分滑稽。而生气是后来的事。现在他激动地向“黑色维纳斯”诉苦说，“她家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将军夫人和她的长把眼镜谁也不准议论，但对我的母亲却可以任意嘲笑。”

亨德里克每次离开他的“黑色维纳斯”朱丽叶前都要倾诉他的知心话和苦恼。他要离开阴暗的屋顶阁楼，把一张五马克的钞票放在床头柜上之前，对他的“黑色维纳斯”说，自己对她的爱，远远超过对巴尔巴拉的爱。“我才不信呢。”朱丽叶回答的声音冷静而深沉，“你又在撒谎。”亨德里克则露出痛苦的微笑。“我撒谎？”他轻声地问。转而提高了嗓门，

下巴翘得高高地说，“好吧！我现在该去剧院了……”

《仲夏夜之梦》重新排练，亨德里克扮演仙王奥布朗。一个大型讽刺剧的紧张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这些都比“他究竟是爱巴尔巴拉还是朱丽叶”这个问题更重要、更棘手。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在工作中因私事而分心。”他对自己的朋友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归根结底，我们首先而且主要是演员。”

巴尔巴拉以运动、读书、绘画、写信、到大学讲堂听课来打发她的日子。傍晚，有时她会到剧场去接排戏完毕的亨德里克，偶尔她也会在化妆室或汉艺餐厅消磨一小时。不过亨德里克不愿她到那里去，因为他怀疑妻子会煽动他的同事来反对自己，所以，他极不愿意妻子和剧院的关系过于密切。巴尔巴拉想争取剧院让她为冬季上演的一出新戏设计布景，结果徒劳无功。每次，当她提出要求，亨德里克总是答应她到经理那里去争取，可是每次回来，他总是说，院长克罗格和经理施密茨对这一想法不无好感，而事情却坏在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身上，因为她总一味地反对。

这种说法倒并非完全虚构。事实上，一提到巴尔巴拉，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就表示不快和反对。嫉妒给这个聪明的女人带来痛苦，使她变得冷酷无情、蛮不讲理。亨德里克娶了巴尔巴拉，因此她饶不了这个巴尔巴拉。当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从来不敢对亨德里克想入非非。她知道这位情人的特殊“嗜好”，因她已探听到他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之间这个忧郁痛苦的秘密。多年来，她仅仅满足于在生活中扮演亨德里克的大姐或知音这类角色。而现在巴尔巴拉正与她争夺这一角色。看来，她的对手巴尔巴拉扮演的这个值得羡慕的角色并不能令人满意，这对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来说，是个胜利。亨德里克虽然没有明确地谈过这点，但嫉妒

的女人敏感的本能使她猜中了这点。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知道原因在于枢密院顾问的女儿巴尔巴拉过于苛求。但要和亨德里克合得来，就得糟蹋自己，贬为俗物才行。这种男人当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巴尔巴拉却要求和指望他能赋予她点什么。她要求幸福。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为此嘲笑嚣张的巴尔巴拉怎么会不明白这点呢。亨德里克这种男人所能给予的唯一幸福就是他们能在女人身边当个绣花枕头。瘦小的西贝特也有同感。而这个娇柔妩媚的少女，对亨德里克已万念俱灰，比正在衰老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更加沮丧。瘦小的西贝特虽感到痛苦不已，但她内心却不存任何敌意。她见到贝拉夫人时，羞怯和尊敬两种心情都有。这位被人羡慕的少妇，当她无意间把手帕落在地上时，安格莉卡赶紧拾了起来。巴尔巴拉惊奇地向她道谢，这时瘦小的西贝特霎时就脸红了。她不知所措地微微一笑，胆怯地把近视眼眯了起来。巴尔巴拉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安格莉卡这两个情场失意人的关系，比较尴尬，而她同剧院里别的女士们却日益亲近。她经常同莫茨畅叙诸如食品价格、裁缝工艺、对一般男人们的见解以及性格演员彼得森的缺点等。巴尔巴拉善于听取诚实、热情的女人们的娓娓细诉，所以莫茨就大声表示，她深信亨德里克的娇妻是个“出色的人物”，莫伦维茨也同意这种看法，巴尔巴拉从不施脂抹粉，不想以妖艳姿色去迷惑人。换句话说，在低贱的被丢弃的拉埃尔面前，巴尔巴拉决不会成为其竞争的对手。

彼得森和博内蒂都把亨德里克的年轻夫人称作“好人”。汉泽曼大叔知道她就餐从来都是及时付款的，所以一见到她就用粗哑的声音表示欢迎。舞台看守克努尔知道她是枢密院顾问的女儿，见到她就行军礼。克罗格院长和施密茨经理也乐意和她攀谈。施密茨最初像叔叔辈那样对她开个玩笑，以示殷勤。但不久他发现巴尔巴拉对剧院的财政困难颇为关

心，且表现了无私的体贴，便与她探讨这个始终存在的且一直叫人担忧的难题。克罗格向巴尔巴拉透露，自己对剧院准备上演的全部剧目安排不妥，感到忧虑。这位年迈的先锋派戏剧艺术先驱，眼巴巴看着在他的剧院里，诙谐剧和轻歌剧开始把先锋派戏剧挤掉，便满腹怨恨。对这种令人遗憾的变化，不仅施密茨负有责任（因为他是以“票房价值”来评定剧目好坏的），亨德里克其实对这种艺术水平的下降也负有责任，这听上去有悖常理，但却是事实。亨德里克嘴上大谈革命剧院，实际上却热衷于演出荒唐的消遣戏剧。革命剧院并没有开张，但是上演流行剧却有足够的理由。

克罗格虽然对共产主义顾虑重重，原则上持反对态度，但是现在倒也急切地希望筹备中的剧院能够开张，这不仅可以给他的戏剧增添革命色彩，而且可以增强文学品位。亨德里克却巧舌如簧地辩解说，在正式上演革命戏之前，他要先演一些轻松愉快的剧目，以博取观众和舆论的好感，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也许乌尔里希斯会耐心听取，相信他这位好朋友的解释。而巴尔巴拉听了，则更加怀疑、更加担忧。

巴尔巴拉喜欢同乌尔里希斯交谈，佩服他坚定朴实的观点。她本人虽对这类观点表示怀疑，不过她事先声明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亨德里克立即以讥笑的口吻证实了这一点。“你一点儿也不懂得政治的严肃性。”他对巴尔巴拉摆出一副专横的家庭女教师教训人的面孔说，“你又冷静又好奇，把一切事情看得很简单。革命信念，对你仅仅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对我们则是最神圣的生命内容。”这就是亨德里克的论调。乌尔里希斯把他的一半时间和一半工资都贡献给政治活动，他说话似乎客气得很。他对巴尔巴拉讲话时带着父辈教育孩子的味道，然而却非常亲切。“巴尔巴拉，我相信，您会找到道路，走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友好而充满信心地说，“您今天已经明白真理和前途都是属于我

们的，只是还缺乏勇气来承认这点并做出结论。”

“也许我真的缺乏勇气。”巴尔巴拉微笑着回答。

乌尔里希斯在创立革命剧院这件事上，耐心地等待亨德里克的行动，巴尔巴拉对这种耐心佩服之至。她从自己这方面也加以催促，当然她有她自己的考虑：她想给革命戏设计布景。“这并不是我分内的事情，”她几乎每天对亨德里克说，“我不是那种把世界革命信念当作生命内容的人。但是亨德里克，我为你羞愧。如果你不赶快把事情抓起来，你就要出丑。”

亨德里克听后板起灰白色的面孔，用斜视的目光瞟着巴尔巴拉。他十分傲慢地说：“你说的全是外行话。你对革命策略真是一窍不通啊！”

他的革命策略就是每天制造借口来推迟革命戏剧的排练。他想为世界革命做点工作，便突然决定要做一个题为《当代戏剧及其道德义务》的报告。克罗格对这个题目十分感兴趣，他在星期日上午把艺术剧院提供给亨德里克使用。亨德里克在报告里把院长的一部分热情的措辞和乌尔里希斯的一些言辞巧妙地综合进去，成了一篇慷慨激昂、空空洞洞的演讲。坐在大厅里的年轻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都能从报告中听到许多他们喜爱的口号。

报告结束时，全场鼓掌。大家对亨德里克诚笃的艺术政治意志表示信服。翌日，各报的详细评论也证实了这点。

亨德里克早已盼望着来自媒体的这类赞美的评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可以行动了。”他蛮有把握地说，和乌尔里希斯交换了一下默契的目光。革命戏第一场排练定下来了。目前开排的当然不会是去年挑选的那个内容激进的剧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亨德里克最后选定了

一个战争悲剧。这是三幕剧，描写德国某大城市一九一七年的贫困生活。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明显。相反，总的倾向是和平主义。巴尔巴拉为该剧设计了布景：后院内一间阴暗的屋子，一条灰蒙蒙的小巷，小巷内，人们在排队购买面包。乌尔里希斯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分别扮演男女主角。

导演亨德里克在第一次排练时劲头十足，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扮演受尽苦难的母亲，在第三幕末尾需要大声疾呼控诉，亨德里克用压抑而朴素的感情朗诵了这段台词，乌尔里希斯听了感动得偷偷抹眼泪，甚至连巴尔巴拉也深受感动。但到了第二次排练时，亨德里克神经亢奋，声音嘶哑。第三次排练时，他是跛足前来参加的。他诉苦说，右膝突然僵硬得动弹不得。第四次排练时，他脸色灰白，凶恶得使大家害怕。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情绪恶劣。他骂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是“蠢驴”，威胁要永远开除幕后提词的埃福伊。

“您在破坏我们的事业，”他呵斥她，“也许您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许米克拉斯先生的同党给了您任务！但是我们将阻止你们的阴谋得逞。我向您，向您的那位米克拉斯先生，向道貌岸然的克努尔先生，向你们这帮狐群狗党提出警告！”埃福伊痛苦地哭泣，一再申诉自己纯属无辜，但无济于事。

这次排练给在场的各位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排练结束后，亨德里克得了黄疸病，卧床不起，有两周不能到剧院上班。乌尔里希斯、博内蒂和米克拉斯分担了他的角色。他病愈后重新露面时，还一直萎靡不振。他那宝石般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变成了淡黄色。于是，革命剧院开张一事被无限期推迟。医生明确表示亨德里克先生除做日常必要的工作以外，不得参加任何其他活动。

在艺术剧院里，至少有一个人对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由衷地幸灾乐祸：米克拉斯。他笑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胜利了。他在汉艺餐厅大声说，他早知道所谓革命剧院的全部把戏就是个精心策划的大骗局。连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谴责的目光，也不能阻止他反复说这句话。革命剧院的失败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他那桀骜不驯的脸高兴得都发亮了。他整天乐呵呵的，吹口哨，哼歌曲，面颊上的黑洞也消失了，他也不咳嗽了，还邀请埃福伊去喝杜松子酒，这对他来说是破天荒的。那个善良的女人说：“孩子，孩子，你今天真是喜出望外啊！”

当然这件事只能暂时激起米克拉斯的喜悦情绪，而这种情绪却不能使他持久亢奋。到了第二天，他脸色又阴沉沉的，整个人闷闷不乐起来。颧骨下部的两个黑坑又出现了，一声声咳嗽叫人听得揪心。巴尔巴拉在观察他，心想，这人是多么仇恨我们啊！她对这个桀骜的小伙子那种忧郁的美不无好感。蓬松的头发显得非常任性，覆盖在明亮的额头上，执拗的眼睛四周有黑黑的眼圈，突出的嘴唇透着病态的红色。这些对巴尔巴拉来说，比美男子博内蒂献媚时的一副倦容更有魅力。在小伙子米克拉斯瘦削、有弹性的身体上——这是受过训练的、柔韧的、雄心勃勃的躯体——有某种气质感动了巴尔巴拉。因此，她时不时地想要和这个年轻人谈谈。最初，米克拉斯见到这个自己憎恨的上级亨德里克的太太，阴沉着脸，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所以拒绝了对方的主动示好。不过巴尔巴拉还是渐渐把他争取了过来，最后使他变得对自己友好而信任。有时她请米克拉斯到汉艺餐厅喝杯啤酒，吃点三明治。这些，米克拉斯觉得是巴尔巴拉赏识他的表现，令他受宠若惊。尤其当巴尔巴拉在同亨德里克怄气以后，同这个心怀不满的青年聊聊天，倒是件愉快的事情。

“让我们再度过一个叛逆的夜晚吧！”她向米克拉斯建议。米克拉斯

欣然接受这种建议。他特别愿意晚上与巴尔巴拉在汉艺餐厅谈论有关逆反性的事情，要是酒足饭饱后有人买单，那就更好了。

巴尔巴拉听米克拉斯谈他的爱憎，饶有兴趣，同时也有点儿恐惧。她从来没有与一个像他这样狂热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观点的人多次同席坐过。她清楚地了解到，凡她本人、她父亲和她的朋友们认为宝贵和不可缺少的东西，都遭到他的蔑视和诋毁。当他激烈攻击“该死的自由主义”或嘲笑“犹太阶层和亲犹太阶层”（按照他的信念，正是这些阶层破坏了德意志文化）时，他是在指什么呢？按巴尔巴拉的理解：这正是指的她过去所酷爱、所信仰的东西。当他提到犹太贱民时，实际上指的是价值观和自由，这使巴尔巴拉非常吃惊。尽管如此，她的好奇心诱使她把谈话继续下去。按她的观念，这种交谈具有奇特的变幻不定性质，她感到自己仿佛从一个生活惯了的文明社会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野蛮世界。

像米克拉斯这样神秘的家伙，究竟热衷于什么？他咄咄逼人的狂热是在追求何种思想与何种理想？他热衷于创造“无犹太”的德意志文化，巴尔巴拉听后不得不惊讶地摇头。当这位奇特的谈话伙伴向她说明大家必须撕毁“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武装“准备战斗”的论调时，不仅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而且额角也似乎亮了起来。“我们的‘元首’将重新赋予我们日耳曼民族以荣誉。”他终于喊了出来，“外国人蔑视我们共和国，这种耻辱，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要恢复我们的荣誉，每个正直的德国人都会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正直的德国人比比皆是，甚至在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剧院里也有。既然克努尔先生不怕别人窃听，你们就应该去听听他的言论！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三个儿子。但他说，这倒并非那么不幸，最大的不幸是德国失去了荣誉。而‘元首’，只有‘元首’，才能重新给我们挽回荣誉。”

巴尔巴拉在想：“他为了德国的荣誉为何要这么激动？他到底是怎

么理解这个抽象的概念的？德国重新获得坦克和潜艇，这对他来说，难道真的无比重要吗？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治好他严重的咳嗽，演好一个可爱的角色，多挣点钱，每天让自己吃得饱点。他看上去过于疲劳，肯定吃得太差，训练得太多。”巴尔巴拉问他是否还要一份火腿三明治，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继续热烈地说：“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运动必定胜利！”

不久前，巴尔巴拉从另一个人即乌尔里希斯嘴里，也听到过类似的慷慨陈词。她没有贸然地去反驳这些言论，因为她的理智和感情，几乎快被他这种说来头头是道的虔诚的信仰彻底征服了。可是对米克拉斯，她却说：“德国一旦真的成了像您和您的朋友所希望的那种样子，那么我就不会再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了，我就会离开了。”巴尔巴拉若有所思但不无友好地微笑着。米克拉斯欣喜若狂地说：“这点我相信！届时各种显贵们都会溜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允许他们溜走，不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牢里的话。那时就该轮到我們上台了，到那时，德国人在德国就有了真正的发言权！”

他现在看上去像一个十六岁的狂热分子，头发乱蓬蓬的，眼睛熠熠有神。即使米克拉斯的每一句话听来都很空洞，令人反感，但巴尔巴拉也不能否认自己喜欢他。米克拉斯的巧言偏辞，虽然头头是道，但往往让人觉得迷惑不解。他向巴尔巴拉解释说，自己为之奋斗的信念是彻底的革命信念。“届时，我们的‘元首’将接管全国的最高权力，资本主义和大老板一统天下的经济将要结束，高利剥削的奴役制度将被打破，向国民经济敲骨吸髓的大银行和交易所将统统关闭，谁也不会为之洒一滴眼泪！”

巴尔巴拉想知道，既然米克拉斯像共产党一样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他为什么不同共产党合作。米克拉斯像小学生背书那样滚瓜烂熟地

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热爱祖国之心，他们是国际主义者，是俄国犹太佬的附庸。他们也丝毫不懂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只相信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钱。我们要搞自己的革命，理想的革命，不搞那种由[共济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头头操纵的革命！”

这时，巴尔巴拉提出他的“元首”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从重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得到许多资助。对此，米克拉斯表示愤慨，狠狠斥责这类主张是“典型的犹太佬的诽谤”。

他俩按这种方式讨论到深更半夜。巴尔巴拉时而冷嘲热讽，时而洗耳恭听，时而刨根问底，把这犟小子的底儿都摸透了，很想开导开导他。但他犟头倔脑地坚持其血腥的复仇信念。

幕后提词人埃福伊怀着嫉妒心，在墙角观察这对促膝谈心的人。她对看守克努尔低声耳语：“贝拉夫人看上了我的大男孩儿，我可缺少不了他。贝拉夫人要把我的男孩儿抢走啊……”

当天晚上，埃福伊就找她的米克拉斯大闹了一场。与此同时，亨德里克同巴尔巴拉也吵了一架。亨德里克大发雷霆，再三强调自己之所以发火并非出于小市民式的丈夫吃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你就不该同一个纳粹流氓坐在一张桌子旁瞎扯一个晚上！”他暴跳如雷。巴尔巴拉回答说，她认为米克拉斯这个小伙子不是流氓。亨德里克挖苦地说：“纳粹分子都是流氓。你同这种人来往是在自己糟蹋自己的名声。遗憾的是你对此不理解。你在你的家庭里受到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已经使你堕落。你没有自己的信仰，只有赌徒般的好奇心。”他威风凛凛地站在房间中央，和着他的严厉说教，他的胳膊不断地使劲挥舞着。

巴尔巴拉轻柔地说：“我承认，我感到这孩子有点儿可怜，他引起

了我的一点儿关注。他病了，但又雄心勃勃。他吃不饱肚子。你，你的女朋友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和其他人对他太冷淡。他在竭力寻求一线生的希望。他只好在头脑里产生某种狂想，现在他把这种狂想自豪地称作自己的思想……”

亨德里克则嗤之以鼻，他轻蔑地笑着说：“你对这个流氓真够体贴的！我们对他太冷淡！说的妙极了！多好的借口！好久没听到这样一派胡言！他和他的朋友一旦掌权，你能想象到这帮家伙会怎样对待我们吗？”亨德里克身体前倾，双手叉着腰，恶狠狠地问道。

巴尔巴拉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慢慢地说：“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这些疯子上台。”她浑身轻微颤抖，想到纳粹一上台德国将充满残暴和谎言就感到恶心。“他们是魔鬼，”她恐怖地说，“可怕的魔鬼！魔鬼想控制我们的国家。”

“但是，你和魔鬼同桌而坐，还和他聊天！”亨德里克大步地在房间里走动，一副胜利者的派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尚的宽容！对势不两立的敌人总是那么体贴入微！亲爱的，魔鬼上台后，我希望你用你的慧眼看清他们的实质。你们的自由主义将学会同民族主义暴政搞妥协。只有我们战斗着的革命者才是纳粹分子的死敌，只有我们才能阻止他们上台！”他像骄傲的公鸡那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把下巴翘得老高。巴尔巴拉站着不动。这时要是亨德里克看她一眼，准会被她脸部过分严肃的表情吓一大跳。

“你认为我会妥协，”巴尔巴拉低声地说，“你是说我将和势不两立的敌人妥协。”

几天后，亨德里克和米克拉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正面冲突。那天晚

上，亨德里克兴高采烈，正同同事开玩笑。他谈笑风生，浑身上下充满了莱茵河地区人们的那种活泼生气。他用最新的趣闻逸事，一再使既对他肃然起敬而又被他逗得发笑的同事们感到惊异。他想出了一个愉快的、有益的游戏。由于他读报时只关注剧目广告和戏剧界新闻，所以他对德国话剧、歌剧和轻歌剧剧团的情况了若指掌。他那受过训练的记忆力，对柯尼斯堡的第二女低音歌唱家和萨勒河畔哈雷市“徒有虚名的沙龙女士”等人的名堂过目不忘。亨德里克让他的同事们考考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把大家逗乐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别人一问：“哈尔伯施塔特市，谁是性格演员？”他便直截了当地做出回答。只要有人提问，他总能有问必答。“目前，蒂尔克海姆·格弗尼茨夫人在何地演出？”“她在海德堡扮演一个滑稽的老太婆。”

同米克拉斯发生不愉快的事，是在有人这样提问的时候：“请问，谁在耶拿市剧院扮演多愁善感的女主角？”亨德里克回答：“一头蠢母牛，她的名字叫洛特·林登塔尔。”这时，站在一边的米克拉斯并没有随着众人一起笑。他加入了游戏，并提问：“为什么偏偏林登塔尔是头蠢母牛呢？”

亨德里克冷冰冰地说：“她确实是头蠢母牛，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米克拉斯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地说：“但是我可以告诉您，亨德里克，为什么您偏偏要侮辱这位女士，因为您十分清楚地知道，她是我们纳粹党某领袖即飞行英雄的朋友……”

亨德里克用手指敲得桌上玻璃板梆梆响，厌烦地绷起脸。他打断米克拉斯的话，并说：“我对林登塔尔小姐情夫的名字和头衔不感兴趣。”他说话时都没瞥米克拉斯一眼，“不过，我真要对此感兴趣的话，那么这名字和头衔就会有一大串。因为林登塔尔小姐的情夫不止飞行军

官一个人啊！”

米克拉斯握紧拳头，低下头，摆出一副小流氓打架的姿势，准备立即向对方扑去，大打出手。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他像失去理智一样喘着气说：“举起你的拳头吧！”餐厅里的人都被他的放肆行为吓了一跳。“我决不允许一个妇女因为参加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成为德国英雄的女朋友而受到公开污辱。我决不容忍！”米克拉斯咬牙切齿地说着，威胁地向前迈了几步。

“您不能容忍！”亨德里克重复着说，脸上浮起恶魔般的微笑。“唉！唉！”这下使得米克拉斯真要向他扑过去了。乌尔里希斯使劲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拖住。“你一定喝醉啦！”乌尔里希斯摇晃米克拉斯的身子大声说。

米克拉斯说：“我没有喝醉，相反，我很清醒！也许我是这间屋内唯一的胸中还有一点荣誉感的人！一个妇女遭到污辱，在这个犹太化的环境里竟然无人伸张正义……”

“够啦！！”这声铿锵有力的叫喊来自挺胸直立的亨德里克。大家看着他，而他却十分镇静地说，“好小子，您现在没有喝醉，这点我相信。您不要再指望环境会好转，会有利于您，以后您再也不会在这个犹太化的环境里受罪了。这点您可以完全相信我！我会成全您！”亨德里克迈着僵硬的步子离开了餐厅。

“我感到一阵凉意透过脊背。”莫茨的轻声轻语打破了这使人敬畏的寂静。墙角里传出轻轻的哭泣声，幕后提词人埃福伊把她的双臂伏在桌子上，双手捂着脸，眼泪从她胖乎乎的手指缝中流了下来。

克罗格没有亲眼看到汉艺餐厅里的那场丑剧，所以不能直截了当地

同意亨德里克永远开除青年演员米克拉斯的要求。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和亨德里克一起来劝说克罗格打消种种顾虑。院长愁容满面地摇着他的脑袋，紧锁双眉，不安地来回踱步，喃喃地说：“我承认你们有理，这儿子的行为实在使人受不了，不过，我总不能把一个身无分文的病人，在没有对其警告前，残酷无情地开除掉吧。”亨德里克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愤慨地说，这种倾向于妥协的犹豫纠结的态度，同魏玛共和国执政党对纳粹党的恐怖活动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如出一辙。

“我们必须告诉那帮刽子手，他们决不能为所欲为。”亨德里克的拳头一下子砸在了桌子上。

眼看克罗格快被他俩说服，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为米克拉斯说情，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是乌尔里希斯。

“我劝你们不要开除他！”他急切地喊着，“我认为，下一季度不让他演出，对这个年轻人的惩罚已经够重的了。这个蠢家伙昨晚所说的话都没有经过大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头脑发昏的时候。”

“我感到惊奇。”亨德里克说，通过单片眼镜用令人敬畏的目光瞥了他一眼，“我感到十分惊奇，居然能从你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乌尔里希斯不高兴地摆了一下手。“好吧！让我们把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撇在一边不谈。我承认，我可怜那穷小子。他咳嗽，面颊上有黑坑，这真叫人可怜，但我为他说情并不是出于这些考虑。亨德里克，只有当你彻底了解我时，你才能明白这点：决定我行动的永远是政治因素。我们不应树敌过多，特别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亨德里克站了起来。“对不起，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话！”他非常

彬彬有礼地说，“我认为，把这场无疑是很有趣的理论争执继续下去，纯粹是浪费时间。问题很简单：请你们在我和米克拉斯先生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他要留在这个剧院里，我就走。”他的话虽然朴实简单，但其严肃性是毋庸置疑的，好像这是他的最后通牒。他站在桌旁，十指张开，撑着向前倾斜的上身。他双眼下垂，似乎想诚恳地避免用自己的目光来影响在座的各位做出选择。

听了亨德里克可怕的威胁，大家吓得缩成一团，克罗格咬着嘴唇，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心律加快，她不得不用手去捂着胸口。艺术剧院刚失去引起轰动的女演员尼科勒塔，现在亨德里克又宣布要走。他走了，再也找不到人可以代替他，这可叫人怎么办呢？施密茨经理一想到这点，真是忧心如焚啊，他的脸顿时变得苍白！

“您别胡说！”胖经理施密茨一边耳语，一边擦去额上的汗水。他用温柔而愉快的声音补充了一句，“您可以放心，我让那小子滚蛋。”

米克拉斯被炒鱿鱼了——克罗格费了好大的劲儿，在乌尔里希斯积极的斡旋下，剧院付给了他两个月的薪金。谁都不清楚，甚至连可怜的埃福伊也不知道米克拉斯到哪里去了。自从发生那次使他丢脸的冲突以后，他再也没有登过艺术剧院的门。他满腹怨恨地消失了，再也没有露面。

亨德里克终于解决了那个刺儿头，把狭路相逢的冤家赶跑了。从现在起，艺术剧院的全体人员，从莫茨到柏克都对他十分钦佩。管理后台的职工有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老地方——街对面的那家酒馆时，他们表扬了亨德里克的强硬立场和坚决行动。舞台看守克努尔表情严肃，不过他敢怒不敢言，悄悄把西服领背后的“卐”字徽章藏得比过去更隐蔽。可是，每当亨德里克进入剧院时，在昏暗的舞台看守室里，总有一

双可怕的目光盯着他：等着吧，可恶的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我们总有一天要收拾你的！我们的“元首”和救星已经在路上了！伟大的权利更迭之日就要到来！这种目光使亨德里克浑身感到一阵的颤抖。他的脸此刻死板得成了一副令人难以逾越的、盛气凌人的假面具。他匆匆走了过去，没打任何招呼。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他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汉艺餐厅、在办公室、在舞台上都是他说了算。他的月薪已高达一千五百马克。为了增加工资，过去亨德里克还需要像发狂的旋风那样进入施密茨经理办公室去胡搅蛮缠。现在连这点力气也不必花了，只要说一声就行了。他对待克罗格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几乎像上级对待部下一样。娇小的西贝特已不在他眼里。在他同乌尔里希斯同志般的谈话语调中，已掺入某些恩施的、略带蔑视的音符。

在他周围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还不买他的账，不受他的诱惑和影响。自从发生米克拉斯事件以后，巴尔巴拉对亨德里克的不信任比以往更严重。而他决不允许在自己周围居然有人不欣赏他、不信任他。亨德里克决心重新开始征服她。难道仅仅是虚荣心促使他又花费精力去争取巴尔巴拉吗？抑或他认为有必要对巴尔巴拉再次显示自己的诱惑力吗？他曾经称巴尔巴拉为“善良的天使”。曾几何时“善良的天使”却变成了他心上的恶魔。巴尔巴拉的暗中反对给他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能惬意地享受他的胜利成果，他必须抹掉这层阴影。

亨德里克开始争取巴尔巴拉，其劲头不亚于他初恋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只要巴尔巴拉在身边，他就抓紧一切时机，一如既往，同她开玩笑或一本正经地聊天。

为了露一手给巴尔巴拉看看，显示一下他那叫人眼花缭乱的本领，

他现在常常要求巴尔巴拉到剧场来参观他们的彩排。“你一定会给我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他谦虚的声调听起来带着哀怨，在散出一阵闪烁的目光后，他又立即低垂眼帘。

当亨德里克指挥一出奥芬巴赫轻歌剧初次彩排时，巴尔巴拉轻轻地进入观众席，她在幽暗的正厅前排座位的最后一排悄悄坐下。女舞蹈演员在台上甩着大腿，放声高歌。在她们整整齐齐的队列前，扮演爱神的安格莉卡正在蹦蹦跳跳。她的着装如同丘比特，袒露的肩上长着两只可笑的小翅膀，脖子上挂着弓箭，苍白、美丽的小脸蛋上画着一只红彤彤的小鼻子。巴尔巴拉心里想，亨德里克怎么会要她把脸涂成这个怪模样！这是一个忧郁的爱神。她在幽暗的角落里隐隐有所感触，她同情那正在前面跳跳蹦蹦的可怜的安格莉卡。此时此刻，也许只有巴尔巴拉理解到亨德里克在通过安格莉卡的脸谱来表达他怨恨不安的心情。

亨德里克站在舞台边，神气活现地挥舞着胳膊，发号施令。他的脚跟着音乐踩着拍子，他灰白的面孔流露出坚毅的表情。“停！停！停！”他在咆哮。乐队戛然中止，巴尔巴拉坐在舞台下面却跟台上的舞蹈演员一样吓得惊慌失措、目瞪口呆。演爱神的小安格莉卡涨红了鼻子，强忍住泪水。

导演跃身跳到舞台中央。“你们的腿为什么都甩不起来？”他冲着跳舞的女演员直嚷嚷。这些姑娘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仿佛是被寒风吹折了的花朵。“这不是丧葬进行曲，而是奥芬巴赫。”他傲慢地向乐队打了个手势，当乐队重新演奏时，他自己开始跳舞。大家忘记面前是一个穿一身有点儿陈旧的普通灰西服、脑袋几乎秃得油光锃亮的男子。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同变了一个人！他疯狂地手舞足蹈，看上去不正像酒神狄俄尼索斯吗？巴尔巴拉见到他这时的形象，心里不能不为之一震。刚才亨德里克还像统帅那样激动、傲慢、严肃地站在他的军队——歌舞女

郎面前，连个过渡也不需要，转眼一变，他就像酒神那样疯疯癫癫。白皙的脸扭歪了，宝石般的眼睛狂喜地滴溜溜地转动，从他张着的嘴巴里发出撩人的沙哑声。不过，他的舞蹈跳得精彩极了，歌舞女郎敬佩地注视着她们的导演，以如此高超的舞技表演出这种狂态。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见了一定会感到高兴。

“他这一套是从哪里学来的？”巴尔巴拉想，“他此刻有什么感受？他此刻有某种感受吗？他用示范动作教给歌舞女郎如何摆动她们的大腿，这真是叫他心醉神迷啊！”

这时，亨德里克中断了疯狂的示范。从经理办公室里跑过来的一个小伙子小心翼翼地穿过正厅，走上舞台，轻轻地碰了一下欣喜若狂的导演的肩膀，悄悄地向他耳语：请赫夫根先生原谅他的打扰，施密茨请他去审查一下轻歌剧首场公演的海报设计，因为审完后要立即发回印刷厂。亨德里克打了个手势让音乐停下，泰然自若地站着，夹上单片眼镜，带着批评的神气审看那张海报设计。任何人都看不出这个人刚刚还在如痴如狂地抖动着四肢。

他把手中的纸揉成一团，用不满的声音嚷道：“这份海报得推倒重来！太不像话了！又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在这剧院里，难道我不能要求大家把我的名字写正确吗？我不叫亨里克！”他狠狠地把纸团扔到地上，“我叫亨德里克，请你们不要再忘了：亨德里克·赫夫根！”

办公室里来的小伙子缩着脑袋，喃喃地谈起新来的排字工人一无所知，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歌舞女郎哧哧窃笑，声音是那样清脆，仿佛是风吹动的银铃。亨德里克伸了伸懒腰，他那可怕的目光，立即使清脆的“铃声”消失了。

1.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兄弟会性质的组织。

第六章 “真是难以置信……”

在汉艺餐厅里，亨德里克正在阅读柏林的一些报纸。他心头不是滋味儿，一阵揪心，羡慕和嫉妒使他万分痛苦。因为多拉·马丁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在城市剧院上演的新排演的《哈姆雷特》，还是在席夫鲍尔达姆剧院的首场公演都引起了轰动……而他却还蹲在地方出不去。首都没有他也居然过得去！电影公司——真正的大剧院——不来聘请他，没有人请他出山，他的名字在柏林无人知晓。某家柏林日报驻汉堡的记者偶尔也会提到他，却常把他的名字写错：“一位名叫亨里克·赫帕夫根的先生扮演恶毒的阴谋家角色，演得十分精彩……”好一个亨里克·赫帕夫根先生！又把他的尊姓大名写错了，真令人气愤，令人垂头丧气。追求名誉，追求个人的伟大荣誉，追求到首都去扬名。这种追求像肉体上的病痛那样折磨着他。亨德里克用手捂着腮帮子，似乎牙痛。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见他这样愁眉苦脸，同情地问他什么原因，试图用奉承的话来安慰他。亨德里克却一味地抱怨：“在汉堡首屈一指，又算得了什么！”

“在本州当地做观众的宠儿，谢谢！在这个小城再干下去，还不如到柏林另起炉灶。”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吓了一跳，“亨德里克，你真的又想离开这里吗？”这时，她埋怨地瞪着一对金褐色的温柔的眼睛，那张涂脂抹粉的大脸在抽搐。

“一切都还没有定下来。”亨德里克严肃的目光从赫尔茨费尔德夫人

的身上移开，焦急地耸耸肩，“我先到维也纳去客串。”他随便说了一句，似乎在谈一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早已知道的事情。其实，剧院里谁都不知道亨德里克要去维也纳客串的心事，比如克罗格和乌尔里希斯，甚至连巴尔巴拉都不知道。

“那位‘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亨德里克一边说，一边用一块丝绸手帕擦着单片眼镜，“角色倒不坏，本来我想拒绝的，因为是演出淡季，谁会在六月这个时间到维也纳去看戏呢？后来终因盛情难却答应了。谁也难料，在那位‘教授’那儿客串演出会有多大的影响……再说，又是马丁和我搭档。”他一边说，一边把单片眼镜夹到眼睛上。

那位“教授”是位名扬四海、传奇式的导演和剧院院长，是统治柏林和维也纳几家剧院的权威。实际上，是他的下属聘请亨德里克在一出维也纳古老的滑稽剧里担任个一般角色。那位“教授”想让他在此夏季的几个月中，与多拉·马丁在维也纳的一家剧院上演这出滑稽剧。邀请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发出的。亨德里克早已找到了自己的保护人——戏剧家马德尔。马德尔和那位“教授”以及周围的世界势不两立。过去，“教授”成功地导演过这位讽刺家的一些作品，所以他们对他仍然保持某种善意，这善意也掺杂着嘲讽和敬佩。有时，马德尔会以激怒和威胁的语调强要剧院经理聘请某年轻女士客串演出，但几乎从来没有为任何男演员说过情。这次他居然向那位“教授”推荐了亨德里克，虽然推荐的方式很不礼貌，却给“教授”留下了印象。

“您对戏剧如同您对文学那样一知半解，”马德尔写道，“我敢预言，您的结局将是到阿根廷去当跳蚤马戏团团长。到那时，‘教授’先生，请您再想想我的这番话。我正在同对我百依百顺的年轻妻子享受神仙般的幸福，因而我对人对事态度温和，甚至对您也如此。多年来您卑鄙愚蠢地抵制上演我用天才创作的剧本。

“您知道，在这悲惨的时代，只有我透视一切的眼睛才能看到真正的艺术。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给您一点儿面子，向惨淡经营的贵剧团、每况愈下的滑稽剧组推荐一名演员，他的小丑特征是毋庸置疑的。演员亨德里克·赫夫根在汉堡上演我的古典喜剧《克诺尔克》时大获成功。毫无疑问，赫夫根先生比贵剧团任何喜剧演员都更有价值。”

那位“教授”读着来信笑了，他沉思了几分钟，舌头在嘴里左右来回动，然后按铃叫秘书进来，指示她同亨德里克取得联系。“不妨试试。”那位“教授”用缓慢而刺耳的声音说道。

亨德里克对任何人甚至对巴尔巴拉都没有透露过“教授”发出的友好邀请应归功于马德尔，谁也不知道，他和尼科勒塔的丈夫有联系。亨德里克为维也纳的客串演出，花了许多心血做准备，但表面上却显得漫不经心。“我得赶紧到维也纳‘教授’那里去客串演出。”他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诱人地微微一笑。他在某高级裁缝处定制了一套夏装，已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在他的债主中有门克贝格领事夫人、汉泽曼大叔、杂货商和酒商，现在再欠四百马克的债务也毫不在乎。

亨德里克的魅力已博得许多汉堡人的欢心。他突然走了，给善良的汉堡市民留下了几张惊讶的面孔。也许施密茨经理比西贝特和赫尔茨费尔德两位女士更为惊愕，因为亨德里克找了种种娓娓动听的遁词，拒绝和艺术剧院延长合同，不打算在下一阶段参加演出。为此，施密茨气得淡红色的脸变成蜡黄，双目下顿时出现鼓囊囊的眼泡。亨德里克既狠毒又卖俏地顽固地重复：“施密茨大叔，我不能约束自己，我讨厌约束自己，我的神经受不了……我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我现在还定不下来。施密茨大叔……我要自由，请您理解这点。”

亨德里克奔赴维也纳，此间，巴尔巴拉去父亲和将军夫人的庄园暂

住。亨德里克在同年轻的妻子告别时，演出了一场动人而又美妙的戏。“亲爱的，我们要等到秋天再见，”他说，低着头站在巴尔巴拉跟前，姿态既自豪又有点儿沮丧，“我们会再见的，到那时也许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亲爱的，你知道，我为谁去追求功名，你也知道，我将受到谁的考验……”

他那既含有自得又含有怨恨的音调逐渐变弱。亨德里克低下头，把激动而又苍白的脸贴在巴尔巴拉浅褐色的手上。这是虚情假意，还是真情实意？只有当巴尔巴拉清晨和下午骑马去散步，或是下午在花园里看书散心时，她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这种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难辨。

巴尔巴拉思索着，同父亲、外祖母和她那聪明而忠诚的朋友塞巴斯蒂安谈起过这件事。

“我总算了解他了，”塞巴斯蒂安说，“他始终在撒谎，又好像从来没有撒过谎。虚假就是他的真实。这话听起来复杂，但又很简单。他相信一切，而又对一切不信任。这就是他的演员本性。你同他的姻缘还没有了结。他还在欺骗你，你对他也抱有好奇。你会重新回到他身边的，巴尔巴拉。”

在那出著名的滑稽戏里，多拉·马丁博得了观众的欢心。在每隔一晚上演的剧中，她时而演娇弱的姑娘，时而演小鞋匠，以她那诱人的神秘的睁得圆圆的童眼和具有魅力的低声软语吸引着维也纳的观众。她任意拉长元音，把脑袋缩起来，动作飘飘欲仙，洒脱自然，似乎像一个精瘦的淘气的十三岁的少年，又似乎像个漂亮可爱的十一岁的小姑娘。她在舞台上漫步逍遥，飘浮翱翔，蹦蹦跳跳。

她的演出非常成功，其他演员真是望尘莫及。媒体上对该剧的评论简直成了对她天才的讴歌，然而对她的男搭档亨德里克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在这出戏里，亨德里克扮演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角色，他演得过分浮华和荒诞，因而受到批评，说他过于夸张和矫揉造作。

“亲爱的，您失败了！”马丁温柔亲切地说，狡黠地用剪报向他示意，“不折不扣的失败。最糟糕的是，您的名字到处写成亨里克——这会使您感到特别生气的。我真替您难过啊！”她竭力做出悲伤的表情，凄切地皱起眉头，然而额角下妩媚的眼睛却在微笑，“我真难过。真的，您演得也太差劲了，”她几乎温情脉脉地说，“您神经过于紧张，四肢抖动得像个小丑——我感到十分难过。当然，我也发现您有极高的天赋。我要告诉‘教授’，要求他让您去柏林演出。”

翌日，亨德里克被“教授”叫了去。“教授”用一双彼此挨得很近的沉思而尖锐的眼睛打量着他，舌头在嘴里不停地动，背着手，大步地在屋内走动，发出急促而强烈的响声，然后大声说：“噢，原来这个人就是您所说的亨德里克……”他低着头，以傲似拿破仑的姿势在写字台前站着。他说：“亨德里克先生，您朋友真多啊！有几个稍稍懂得戏剧的人都向我推荐过您。例如，其中有个叫马德尔的人……”跟着他爆发出清脆的笑声。“不错，就是这个马德尔。”他重复了一句，随即又变得严肃起来，然后不乏敬意地高耸眉毛补充说，“不久前，我在文化部长那里见到您的岳父枢密院顾问先生，他也向我提到过您。现在多拉·马丁也在为您说情……”“教授”沉默了几分钟，中间偶尔被几声“哼哼”声打断。亨德里克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脸上的微笑很尴尬。这位大腹便便的矮胖子“教授”那沉思而冷峻、阴郁而锐利的目光令人有点儿吃不消。亨德里克恍然大悟，这位善于使用目光威力的“教授”，为什么崇拜他的人都把他称为“魔术师”。

亨德里克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用清亮而讨好的声音说：“平时我平庸无奇，‘教授’先生，但一登上舞台……”他站起来，出人意料地张开胳膊，声音越来越铿锵有力，“在舞台上，我可以充分发挥丑角的作用。”说话时脸上浮起尴尬的微笑。他又自命不凡地补充说：“我的岳父对我这种变化能力，曾十分形象地描写过。”

提到布鲁克纳先生，“教授”满怀敬意地竖起了眉毛，他意味深长地沉默了几分钟以后，冷冰冰地说：“好吧，先让您试试。”

亨德里克兴奋得跳起来，“教授”摆摆手，意思要他冷静下来。“您不要奢望太高，”他表情严肃地说，依然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他，“我不想让您演重要角色。您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根本不能逗人发笑，而且演得相当蹩脚。”

亨德里克吓得缩成一团。“教授”友好地微笑了。“相当蹩脚，”他重复这句话，“但这不碍事，还可以再试试。至于报酬……”这时，“教授”幽默地笑了笑，他的舌头起劲地在嘴里来回动。“您在汉堡，也许是高报酬，现在您到了我们这儿，开始报酬会低一些。您的要求高吗？”“教授”用公事公办的口气问。亨德里克赶紧打消了“教授”的顾虑。

“我压根儿不考虑钱，真不考虑，”他用最令人信服的语气强调指出这点，因为他看见“教授”扮了一个不信任的怪相，“我要求并不高，我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件干净的衬衣和床头柜上的一瓶科隆香水。”

“教授”微微一笑：“具体细节您可以和卡茨去商量，我再跟他沟通。”

会见结束了，“教授”摆摆手，示意亨德里克可以走了。“请您代我

向您的岳父先生问候。”他一边说，一边背着手，这个矮胖子用拿破仑的姿势在办公室的厚地毯上踱着步。

卡茨先生是“教授”的秘书，他负责“教授”各剧场的全部业务工作。他的做派像足了“教授”，说起话来尖声刺耳，舌头也在嘴里不停地动。就在这一天，他同亨德里克进行了谈判，亨德里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合同。工资少得可怜，每月税前七百马克，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定下来，如果是和施密茨经理谈判的话，他是决不会接受这种合同的。他决不能这样任人摆布！可是，他现在在柏林是个无名小卒，为了能在柏林站稳脚跟并最终取得成功，他只能从头再来。

亨德里克让旅馆前厅服务员帮他买一束黄玫瑰送给多拉·马丁。美丽的花束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谢谢”两个大字。同时，他给施密茨经理和克罗格院长写了一封信，用冷冰冰的措辞简要地告诉他们两位，由于“教授”的高薪聘请，他不能再同汉堡艺术剧院签订合同了，对此深表歉意。当他把信放进信封时，似乎看到了汉堡艺术剧院办公室里的几张惊愕不已的面孔。一想到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泪汪汪的眼睛，他不禁哧哧地窃笑起来，随即就欣喜若狂地到剧院上班了。

他准备到化装室去拜访多拉·马丁，但服装员告诉他，她正在跟“教授”谈话。

“这次我可特别使您称心如意了，”“教授”说，目光若有所思地停留在多拉·马丁瘦弱的肩上，“这小子受聘了，他叫什么名字？”

“亨德里克，”马丁笑了笑，“亨德里克·赫夫根，亲爱的，以后您会注意这个名字的。”

“教授”傲慢地耸耸肩膀，他又转了转他的舌头，用刺耳的声音

说：“我可不喜欢他，”“教授”终于脱口而出，“他是个太做作的演员。”

“您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演员有意见啦！”马丁露齿而笑。

“我只对做作的蹩脚演员不满意。”“教授”似乎有点生气了，“例如省剧团里的地方演员。”他不高兴地回答。

马丁顿时变得严肃起来，眼睛也阴沉下来。“他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小声地说。“他肆无忌惮，”马丁莞尔一笑，“还是个十足的坏蛋。”她风骚地伸伸懒腰。这时，她那张聪明的娃娃脸往后一仰，说：“他会使我们感到意外的。”她把那陶醉的目光扫向天花板。

几秒钟以后，马丁急忙站起来，轻轻挥手把“教授”往门外赶。“到时候了！”她笑着说，“出去！您快出去！我该戴上假发了！”

“教授”被赶到了门边，问：“您戴假发就不让人看吗？看一眼都不行吗？”他用贪婪的神色上下打量着马丁。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马丁恼火地摇晃着身子，“就是不行！我的睡衣要从肩上往下溜了。”这时，她把身子更紧地裹在色彩鲜艳的睡衣里。

“遗憾！”“教授”咬紧牙低声地说。在他周围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过于热情地来巴结他，这曾使他感到无聊。当他离开化装室时，他似乎感到马丁被单独留下后会变成水怪、妖精或是叫不上名字的其他稀奇古怪的生物。

这位著名的女演员以狡猾、奇特的方式，避开了“教授”的纠缠，保持了贞操。这件事使“教授”沉思，以致没有注意到，身穿演员服、头戴一项饰有羽毛的帽子微笑着向他致意的小伙子。后来，他才想起，站在

那里向他恭候献媚的不正是那个“亨德里克”吗！

突如其来的新环境，使亨德里克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曾使他沾沾自喜的省级荣誉已留在了他的身后。现在他得从头做起，重新磨炼自己。他必须竭尽全力爬上去，爬到顶峰。他满意地感到自己的精力并没有消耗殆尽，尚有余力可供使用。他积极锻炼身体，脂肪几乎完全消失了，灵活的动作中充满了自信。善于微笑，善于使眼睛熠熠发亮的人，一定会胜利。他的声音充满了胜利的音符，其实胜利尚未到来，不过无须等待很久了。

正如巴尔巴拉的朋友塞巴斯蒂安预言的那样，巴尔巴拉重新回到了亨德里克身边。她没有后悔这样做。巴尔巴拉以冷静而好奇的目光观察和关注着丈夫焕发出的新热情。她半嘲笑半钦佩地注视着洗心革面、胸怀大志的亨德里克。过去，亨德里克已开始发胖，是个在省里受观众欢迎的演员，他在汉艺餐厅围着桌子聊聊天，在门克贝格领事夫人出租的舒适的住宅里当个资产阶级的丈夫。现在他变了，变得神经高度紧张。他和巴尔巴拉住在两间陈设简陋的房子里，这样反而使巴尔巴拉更为称心。晚上演出以后，她乐意在一家灯光昏暗的小咖啡馆里同亨德里克相会，优雅的钢琴声荡漾在朦朦胧胧的屋子里，这里的糕点硬得像是黏土和纸板做的。这里碰不到熟人。

巴尔巴拉出神地倾听着亨德里克令人激动但又充满艰辛的事业上的进步。她知道，此时此刻他是真实的。在这低档的小咖啡馆里弥漫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在昏暗的灯光中，他苍白的脸如腐烂的木头在夜晚发出磷光。他嘴长得俊美，有力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亨德里克又说又笑，强有力的下巴，傲慢地向前突起，中间有一道明显的深纹，单片眼镜闪闪发光，一双长着红色汗毛的漂亮而又宽大的手，激动地玩弄着桌布、火柴或别的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

亨德里克绘声绘色地展望着他的希望、计划和未来。巴尔巴拉对他的雄心壮志表示支持，不再漠不关心地不闻不问，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增强了他的荣誉感。同时巴尔巴拉也为他的前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她那机智的圣母般的脸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不她老谋深算地穿上一件黑色丝绸连衣裙去拜访“教授”，向他转达了她父亲枢密院顾问的问候。这位统治柏林选帝侯大街各大剧院的巨头，热情地接待了他手下青年演员的夫人——枢密院顾问的女儿。枢密院顾问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而且最近他刚刚与文化部长会了面。“教授”的住宅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统治阶层中显贵的宫殿，里面摆设着巴洛克式的家具、哥白林挂毯和古代名画。主人喜形于色地看着来客棕褐色的胳膊和机敏、忧伤的脸。他久久打量她后，舌头在嘴里动了一下，然后说：“噢，您原来是和‘这个亨德里克’结了婚，此人想必有两下子。”

当然，新环境对亨德里克大为有利，他同选帝侯大街各剧院的其他当权派，例如同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的关系一直很好。剧务主任卡茨先生，在亨德里克面前早已无法摆出拿破仑一世的架势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牌。另外，他与伯恩哈德小姐的关系也很好，犹如昔日亨德里克同施密茨经理那样。伯恩哈德小姐是一个有影响力并且精神饱满的秘书，她体型矮小丰满，褐色的头发，嘴唇突出，戴着夹鼻眼镜。亨德里克才到剧院两周，尽管他还不会在办公室里坐在伯恩哈德小姐的腿上，但他竟然称呼冷峻的她“罗泽”，可见两人关系不一般。只有他才可以使用这个称呼。许多演员至今还不知道，伯恩哈德小姐的名字叫“罗泽”呢！

同事们窃窃私语，议论他在柏林发迹的良好开端。他的娇妻拜访了“教授”，他和卡茨能在一起打牌，甚至能在伯恩哈德小姐的腮帮子上摸一摸。这一切将产生效果。

这真的奏效了，不久就明显地奏效了。起初，观众只在小角色里注意到他，但毕竟注意了他。报纸已经称他是“天才的亨德里克·赫夫根先生”。他在一出俄罗斯戏剧中，扮演喝得醉醺醺的年轻农民，他口出呓语，手舞足蹈，在舞台上踉踉跄跄，继而翩翩起舞。他的精彩表演，博得了观众的叫好。柏林观众为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教出来的勤奋好学的徒弟而感动，当他演出结束时，台下爆发出掌声。观众议论说这小子的舞蹈真有一股子疯狂劲儿！他们愿意看到他跳舞时脸部所流露的狂喜表情。在酒吧，伯恩哈德小姐的周围聚集着新闻记者和社交名媛，她强调说：“此人有酒神的精神。”

观众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几多欢乐几多愁，所以很快把这个狂热的舞蹈家的名字忘却了。而戏剧界却有知情人注意到了亨德里克在柏林的初步成果。首都正在议论他的第二次胜利。

在一出轰动一时的新戏里，亨德里克扮演的角色把观众和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观众更多地谈论演员的成功，同时也谈论这出感人肺腑的戏剧《罪孽》的作者。作者没有披露他的真实姓名。这个神秘的人物，一时成了咖啡馆、剧院化妆室、休息室和编辑部热烈谈论的中心。作者使用了里夏德·洛泽的笔名。在这出悲剧里，作者惊心动魄地大量地描写了贫困、饥饿和邪恶。他打破了一切常规，标新立异，大胆而有效地使用象征派和自由主义的表现手法，揭露堕落和颓废、痛苦和怨恨。他把人们引进一个由悲惨、肮脏交织而成的迷宫。这是一出既恐怖又紧张的戏剧。作者究竟是谁？他在哪里？他必定是个愤世嫉俗者，也是远离市井喧闹的孤独者。他的独到之处，正是他天才的体现，他是个崭露头角的新秀。文化人却瞧不起他，他们认为，这位剧作家不是文化人。据深知内情的人透露，他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科大夫，住在西班牙。他拒绝答复任何来信，如要同他谈话，得几经周折，通过中间

人。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有文化教养的人群中受到热烈的讨论。

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的年轻神经科医生，其描写是真实的，作品受到信任，成功了。人灵魂的堕落，使人犯下滔天罪行，只有神经科医生才会这样熟悉内情。他对周围是多么了如指掌啊！剧中描写的罪恶，无奇不有！剧中受苦受难的人们，是一群被诅咒的人。每个出场的人物，似乎都在脑门上打着一个黑标记，这使格鲁内瓦尔德地区和选帝侯大街的太太们着了迷。

这出戏的各个角色，都演得非常精彩。然而最精彩的却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他演的是其中最邪恶的一个人物，他的表演惟妙惟肖，赢得的掌声最为热烈。他那灰暗的恶魔似的神色，毫无生气的说话声，毫无悬念地让观众看出他是最邪恶的人，一个罪大恶极的敲诈者。他诱人堕落的微笑，冷酷地把年轻人推向深渊。剧情描写一个年轻人公开自杀，而亨德里克在舞台上表演时却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嘴上叼着香烟，一只眼睛上夹着单片眼镜，逍遥自在地漫步在尸体旁。观众一阵颤抖，感到此人就是邪恶的化身。有时他自己也为其无法摆脱的邪恶感到恐惧。他的脸变得苍白和僵直，一双鱼一般呆滞的眼睛呈现出绝望的眼神。感觉敏锐的太阳穴上，痛楚的纹路在加深。

亨德里克给富裕的柏林西区的观众表演了人的极端堕落，他的演出成了轰动性事件。道德败坏是富豪们的美味佳肴，亨德里克为他们提供了这些美食。他演得多拿手啊！观众欣赏他那疲倦而又谨慎的表情变化，更欣赏他那温和而又阴险的举止。“他的动作像只猫，”伯恩哈德小姐爱慕地说，就是她，只允许亨德里克一个人称自己为“罗泽”，“一只坏猫！嘿，他坏透了！”

小剧院的同行们都在学着他说话的这副腔调：沙哑的耳语，有时变成迷人的歌声。

“现在不是证明我对了吗？亨德里克开始崭露头角了。”多拉·马丁对“教授”说。“教授”当然也不好再反对了。“是啊，没说的。”他的声音尖锐刺耳，舌头在两颊内来回摆动，眼睛闪出若有所思的光。他的内心深处认为“这个亨德里克”不怎么样，过去克罗格也有同样的看法，“教授”把亨德里克只当作一个“做作的蹩脚演员”。

他是个迷人的演员！评论家们这么认为，柏林的社会名媛这么认为，伯恩哈德小姐这么认为，连同行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点。《罪孽》这出戏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皆要归功于亨德里克的高超演技。该剧计划反复上演很长时间，“教授”赚了一大笔钱。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在演出期间，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劝说他们那位显赫的领导人“教授”先生，破格地提高了亨德里克的报酬，尽管根本就没有合同要求他这样做。

也许这出戏有可能演出一百五十次甚至二百次，但关于剧作者的流言蜚语，使人们变得冷静了。突然有人说，作者根本不是居住在西班牙的怪异医生，不是探索人类灵魂深邃的愤世嫉俗者，不是一尘不染的天真无邪的人，他就是大家讨厌的卡茨先生。人们对循规蹈矩的卡茨竟然创作了《罪孽》这出戏，感到莫大的失望！顿时，大家开始认为这出戏是低级庸俗的恐怖情节的堆砌，是如此地乏味和微不足道。这是卡茨先生编造的，人们感到上当受骗了。权威界人士恼怒地问：卡茨先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又是从何时起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呢？卡茨是“教授”的业务顾问，这是令人羡慕的职位。不允许他冒充西班牙神经科医生，不允许他把人们投向深渊。最后，《罪孽》一剧不得不因此而撤销了。

任性的公众舆论，迫使卡茨倒台了。亨德里克却站住了脚跟，他以惊人的演技，博得了众人的欢心。舆论界称他为未来的巨人、正在升起的新星、伟大的希望。柏林的第一个戏剧旺季结束了，他感到满意、兴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下一个演出期间的合同，按照新的约定签订了，“教授”不得已只好慷慨地把他的报酬增加了两倍。因为有人要挖墙脚，要把亨德里克挖走。“哦，您现在可以买许多新衬衣和香水了。”“教授”对这位戏剧界的新明星说。亨德里克像在赌场上赢了钞票似的笑眯眯地说：“‘教授’先生，我只使用科隆香水！”

夏季来临，亨德里克从他那两间阴暗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在新西区帝国总理广场租了一套向阳的高档住房，买了许多衬衣、黄皮鞋和色彩明快的西服。他开始学习开汽车了，经与几家经销商讨价还价，最终买了一辆时髦的篷式汽车。

巴尔巴拉对刚刚取得一点儿成绩的丈夫寄予了厚望，她希望他能飞黄腾达，永远战斗不息。于是，她驾车到将军夫人的庄园去了。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来拜访亨德里克，帮他布置新住宅。为他挑选钢质家具，并在墙上挂上凡高和毕加索作品的复制品。房间里显得有点儿空空荡荡，不过还具有高雅的情调。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对此赞叹不已。亨德里克像接受当之无愧的献礼一样，接受了她的爱情，这爱情似乎有增无减。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对他不再摆出一副嘲笑的面孔。她那柔和的黄褐色的眼睛，带着既伤感又贪婪、既消沉又眷恋的目光盯在她所崇拜的人身上。

“可怜的小安格莉卡，她想您想得都憔悴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告诉亨德里克。不过她却隐瞒了她和安格莉卡抱头痛哭的情节，她们为失去了心上人而难过，但这不过是她们的单相思而已。

亨德里克同意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陪他去电影制片厂。这年夏天是他初次拍电影。在一部名叫《贼喊捉贼》的侦探片中，他担任主角，扮演一个不知名的、头戴黑色假面具的神秘大亨。此人全身都是黑色，连衬衫也是黑的。黑色使人联想到漆黑的灵魂，这个“黑魔王”是一帮匪徒的头领。匪徒们制造假钞票，贩卖毒品，有时也去抢银行，并且多次杀人。影片告诉人们，“黑魔王”做尽坏事，不仅因为他贪婪成性，冒险取乐，而且因为他所信奉的原则就是胡作非为。由于与一个女子不愉快的经历使他开始仇视人类。杀人放火是他本性的需要，犯罪就是他的信念。在被捕前不久，他向同伙坦白了这点。匪徒们对他们的头子敬而远之。因为“黑魔王”过去并非惯犯，而是个骁勇的骠骑兵军官。在这场戏里，亨德里克演得惟妙惟肖。当魔王剥去假面具时，在笔挺的黑色帽子和深色的衬衣之间，人们看见的是一张青白得可怕的脸，不管他如何堕落，他始终显得高贵，脸部带着悲怆的表情。

大电影公司的权威们被亨德里克残酷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表情所折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亨德里克的演技别具一格，而且还多才多艺，权威们认为，无论在首都还是在地方，他演的戏卖座率都会很高。他们付给亨德里克最高的报酬，数目已超出了他的奢望。他不得不拒绝一部分聘请，因为他与“教授”订的合同约束了他。他越是深居简出，电影公司的老板就越是疯狂地追着他。他们同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取得联系，要求在演出旺季重金聘请亨德里克参加几周的演出。电话、书信和商谈接踵而来，可谓应接不暇。然而，伯恩哈德和卡茨要求很高，甚至出重金也不能使他们动心，也不能使他们同意暂时转借他们的名牌演员。亨德里克变得奇货可居，大家都在争夺他。他在那高雅讲究的住宅里扬扬自得，自言自语，鄙夷地嘲笑舞台和电影界为争夺自己而展开的斗争。

真是发迹了！美梦已变成现实。亨德里克在思忖：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应该敢于幻想。美妙的憧憬正在变成现实，现实的要比幻想的好得多啊！他只要随意打开一张报纸，都能见到自己的名字。见多识广的伯恩哈德小姐，善于做这类广告。他的姓名正确无误，再也不会写错了。过去，在汉艺餐厅，他满怀嫉妒地觊觎着名角的荣誉。如今，他的名字如同著名演员一样，用粗体字印了出来。一次，一本重要的画报把亨德里克的照片在封面上刊登了出来。他想：克罗格看到了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还有门克贝格夫人、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先生，他们是怎么想的？那些曾怀疑过亨德里克的才能、对他傲慢的人，见他青云直上，定会肃然起敬的。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演期结束时，亨德里克已是大名鼎鼎的红人了。他事事称心如意，处处旗开得胜。在“教授”的各个剧院，他的发言权胜过剧院老板。不过老板很少待在柏林，大多数时间是在伦敦、好莱坞或维也纳。亨德里克控制了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像过去对待施密茨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那样，他粗暴地对待卡茨和伯恩哈德。亨德里克可以独自决定上演哪些戏，撤销哪些戏，他与伯恩哈德小姐一起安排演员的任务，分配角色。那些要求上演自己脚本的作者，向他阿谀奉承；要求登台表演的戏子，对他不断献殷勤；故作风雅的阔佬，讨好他：因为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

一切如同在汉堡时一样，而这里规模不同，气派更大。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时会累得神经衰弱。一次在豪华的“野骑士”夜总会，亨德里克从凌晨一点坐到三点，周围麇集着一群崇拜他的人，而他则手执香槟酒杯，呻吟着从酒柜前的高椅子上溜了下来，他晕倒了，应该不是很严重，但周围的女士们都吓得尖叫了起来，浑身擦得香喷喷的伯恩哈德小姐照料着他（通常在亨德里克发病的时候总会有位忠诚的女士陪在他

身边)。尽管如此，他倒乐意发病。歇斯底里小发作时，起初浑身轻度寒战，或一声不吭地晕倒了，后来痉挛性狂叫，四肢抽搐。折腾一阵以后，他像洗了一次治疗浴，精神振奋，精力充沛，又可去过他那骄奢淫逸的生活。

不久他就不再需要爆发他的神经危机了，因为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又来到了他身旁。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季，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用威胁的口吻经常给他寄来错别字连篇的信，对此他都置之不理。由于巴尔巴拉忍受不了丈夫门庭若市、熙来攘往的社交活动，她来柏林的次数也日益减少。她那帝国总理广场旁雅致的新公寓经常空着，她宁愿住在枢密院顾问和将军夫人幽静的别墅里。巴尔巴拉几乎完全撤出了丈夫的生活圈。私生活的孤独，促使亨德里克给朱丽叶寄路费，让她到柏林来。没有朱丽叶的生活，缺乏激情。穿着高筒靴漫步在柏林红灯区的女人，趾高气扬，冷眼看人，但在亨德里克的心里她们代替不了朱丽叶，所以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二话不说来到了柏林。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亨德里克给朱丽叶租了一间房子，他俩每周至少幽会一次。他像作案的罪犯，把围巾一直缠到下巴，帽檐压得低低的，偷偷地溜去同情人幽会。“我这身打扮，要是有人当场把我识破，”他一边穿训练服，一边低声自语，“那我就完啦！一切都会变成泡影！”他那哆哆嗦嗦的样子，使朱丽叶感到十分有趣。为了欣赏他那颤抖的身躯，也为了从他身上敲诈更多的钱，朱丽叶不断威胁说，她要到剧院去，当他一登上舞台，她就要像野猫那样尖叫起来。“听懂了吗，小乖乖！”她的揶揄显得有点儿残酷，“总有一天，我要真这样干，比如在下周隆重的首场公演时。我要穿上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坐到第一排去。大大出你的丑！”这位朱丽叶小姐兴奋得直搓手。在准备教亨德里克练习新舞蹈以前，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向他要了一百五十马克。随着亨

德里克地位和声望的日益提高，她也讲究起来了。她使用高级香水，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真丝手帕，手腕上的镯子叮当响。她爱吃甜食，经常买果脯，她把买来的果脯放在好多大纸袋里，用那粗糙的手指捏着果脯，然后一点一点用嘴啃着吃。亨德里克也乐意为她出血。用这种简单生硬的方式让“黑色维纳斯”敲诈一通，他觉得颇有一番情趣。

“我像当初那样爱着你！”亨德里克对她说，“我比当初更爱你。你一旦离开我，我才完全明白，你对我是多么重要！这座城市里的女人，真令人倒胃口。”

“那么，你的老婆呢？”来自原始森林的姑娘愤恨地笑着问，“你的巴尔巴拉怎样？”

“喔，她……”亨德里克既苦闷又鄙视地说，随即把脸转到了暗处。

巴尔巴拉日益疏远柏林，枢密院顾问几乎不在首都露面。以往，每到冬天，他总要来几次，做做报告，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枢密院顾问说：“我不再喜欢去柏林了。唉，柏林使我开始害怕了。因为那里将要发生令我毛骨悚然的事件，最可怕的是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世人瞎了眼，他们寻欢作乐，争吵，斤斤计较，而就在这时，天空乌云密布，可世人却见不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不，我已经不愿意留在柏林。也许我不会再来了……”

他还是来了一次，但不是来参加社交活动或到大学讲课的，而是就文化政策、政治和德国现状做一次长长的报告，演讲的题目是《暴行近在咫尺》，枢密院顾问在报告中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资产阶级知识界，警惕即将来临的风暴，这场风暴无耻地打着“觉醒”和“民族革命”的招牌，实质上意味着黑暗和倒退。这位长者讲了一个半小时，听

众大声喧哗，有的鼓掌，有的喝倒彩。

这位资产阶级学者，曾访问过苏联，因而招致右翼的仇恨和民主党的怀疑。他利用在首都的最后一次机会，同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政治家、作家和教授交谈。结果表明，彼此意见分歧很大。朋友们讽刺地问道：“枢密院顾问先生，您思想上的宽容到哪里去了？您的民主原则到哪里去了？您变得使我们几乎认不出您了。您的讲话让人觉得您更像平庸的激进政治家，不像有文化素养的人。一切有文化素养的人会认为：对纳粹党人只能采取教育的方法。要以民主为手段，千方百计去驯化这些人。不是去反对他们，而是去争取他们。我们要劝这些年轻人，支持魏玛共和国。而且，亲爱的枢密院顾问，敌人在左翼。”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不得不听取某些意见。有人认为，纳粹内部“毕竟仍然存在健康的立志建设的力量”；有的说，“我们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民主激情，不要不理解就横加反对”；有的则认为，它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本能”，它“健全的理智”防止了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德国毕竟不是意大利”，等等。布鲁克纳感到沮丧和失望，他启程离开了柏林市，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尽力逃避的那个社会，却是亨德里克深信可以大展宏图的沃土。

凡是有钱的或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人，一定会受到柏林沙龙的欢迎。在蒂尔加藤和格鲁内瓦尔德黑市商人的豪宅里，投机商、赛车运动员、拳击手和名演员荟萃一堂。一位大银行家为能邀请亨德里克·赫夫根光临而感到十分荣幸。当然，最好也能把多拉·马丁请到家里来做客，哪怕她待上十分钟也好，但是她谢绝了。

在午夜前，亨德里克决不露面。他演完夜场戏，还要赶到音乐厅演唱歌曲，唱一次七分钟，报酬三百马克。他到场后，向穿着时髦的观众表示敬意。观众们却对他哼起了那首著名歌曲中的副歌：

这么难以置信，

如此疯狂至极，

难道我已全然堕落？

上帝啊，这到底是为何？

亨德里克含笑致意，穿过人群，后面跟着两个忠实的侍从——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在观众中有故作风雅的犹太财阀，有思想激进而不学无术的文人和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从来不读书，因而受到文人们的推崇。“他看上去不是像勋爵吗？”跟在他身后的一个首饰丰盈的太太窃窃私语，“他的嘴多么性感！他的眼睛多么冷峻！他的晚礼服是用上等呢料做的，价值一千二百马克。”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声音在说：“亨德里克是多拉·马丁的情夫。”

“不，他同伯恩哈德小姐睡过！”深知内情的人说。

“那他的妻子呢？”一个涉足柏林社交界不久，稚气天真的年轻人问道。回答他的是轻蔑的笑声。年迈的枢密院顾问，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和无端攻击以后，他的家庭不再受人尊敬。大家一致认为：对于搞不清的问题，学者不应该囫囵吞枣。此外，人们认为逆潮流而行是愚蠢的。一个现代人，对纳粹争取祖国前途的运动，应该有所理解，这个运动包含许多积极的因素，至于前进道路上的小小缺点，例如反犹太主义，迟早会改正过来的。

文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会再有前途，这点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拳击手和银行家对此不持异议。

“赫夫根先生，您能在百忙中抽出一小时来看看我们，这多么令人激动啊！”女主人对她迷人的来客献殷勤，同时把一小碟鱼子酱递给他，“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啊！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两位最最热烈崇拜您的人。这是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他在社会新闻栏目经常发表令人着迷的文章，这点您准知道。那位是我的朋友，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拉律。”

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位灰发的潇洒男子，红润的脸上向外鼓着一对碧蓝的眼睛。他那妩媚的太太出身于贵族家庭，众所周知，他是靠太太的上层关系生活的。利用这种关系，他收集柏林社交界的种种传闻，发表在他在杂志上创办的小栏目上。在这声名狼藉的刊物上，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每周在“您晓得吗？”专栏里，发表闲聊文章。杂志之所以受欢迎，应要归功于这些妙趣横生的文章。例如有的文章写道：资本家甲的太太同抒情男高音乙去比亚里茨旅行；伯爵夫人丙，每天下午要到阿德隆饭店喝茶跳舞，她爱跳舞，不是因为那里的乐队水平高，而是同一个男妓去幽会，等等。米勒·安德烈埃先生善于用这类桃色新闻吸引和诱惑读者。他的奢侈生活，不是靠发表这类文章来维持，而是靠不发表这类“闲聊”文章捞到的大笔的钱来维持的。例如，有的太太们给米勒·安德烈埃汇寄巨款，请求他不要在专栏里提她们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否认，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个卑鄙的讹诈者。可是，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

亨德里克的另一个热烈崇拜者是皮埃尔·拉律。他长得又矮又小，他对亨德里克伸出一只小白手，用任性的女高音说道：“幸会，幸会，亲爱的赫夫根先生！请问您的地址在哪儿。”他熟练地掏出一个厚厚的

笔记本，“我希望您下次到埃斯帕拉那达饭店的舍下就餐。”他低声说，语音如萧萧的长笛声。拉律先生有一张如老处女般尖尖的脸，脸上布满细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双既锐利又咄咄逼人的眼睛里恍恍惚惚地闪出非常好奇的目光；他生命的真正动力和唯一内容，是用这双闪光的眼睛去追逐人们的姓名、地址，等等。拉律先生一天不结识一个新朋友，他就会悲惨地死去。然而，只要他待在柏林，不时地抬出知名人物以提高其身价，就会避免这种境遇。外国人在柏林沙龙里，特别受欢迎。一个德语讲得蹩脚的客人，犹如拳击手、公爵夫人和电影明星一样，给上层社会带来了体面，何况这位客人还是个洋阔佬，他为埃斯帕拉那达旅馆筹办风味别致的宴会时，荣幸地见过好几位国王，甚至认识威尔士亲王。对拉律先生来说，任何大门都是开着的，德高望重的德国总统也接见过他。他一方面同波茨坦最高级别、最反动的家族有来往；另一方面，又与左翼激进的年轻人有联系。他想把这批年轻人作为“我年轻的共产党同志”，带到银行经理的府上。

皮埃尔·拉律记下了亨德里克的电话号码以后，说：“昨天，我在冬季花园欣赏了您的表演。”他风趣地重复那人人会唱的叠句，“真是难以置信……”接着他又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声像秋风吹动枯叶发出的沙沙声响。“哈，哈，哈！”拉律先生大声地笑着，惨白的瘦骨嶙峋的双手，在胸前搓来搓去。尽管室内温暖如春，但他仍把脸深深地缩进了黑色的羊毛围巾中。

真是难以置信！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德国的一切都金光灿烂，无与伦比，民众可以高枕无忧。

有危机吗？有失业吗？有政治斗争吗？共和国不仅失去了自尊心，而且连自卫的本能也丧失殆尽，她在全世界面前，忍受最无耻、最粗暴的敌人的嘲笑。这样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富豪们正在豢养和支持敌人，能使他们担心的只有一件事：也许，政府会把他们的钱囊洗劫一空。柏林会发生会议厅激战和每晚的巷战吗？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每日都致死的内战？工人的脸会被年轻的褐衫队员踩碎、喉管会被割断吗？而他们伟大的人民领袖——“建设志士们”的头头、重工业资本家和将军们的宠儿，不正在无耻地公开打电报给残暴的凶手表示祝贺吗？同一个煽动家，要求公开赞同“长刀之夜”。正是他发誓：要让人头滚滚落地，而他自己只要求“通过合法道路”上台。难道只有他可以例外地逃脱处罚吗？他敢向全世界进行威胁和挑衅吗？

真是难以置信！政府改组了各部，新的成员并不比老的高明。难道应该这样彻底堕落下去？在德高望重的陆军元帅的府邸中，大地主们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民主党人发誓：敌人在左翼阵营。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警察局长，下令向工人开枪，然而，却让那猙獰的吠声，日复一日地疯狂叫嚣。他要利用刑事法庭和“血洗”的手段，消灭现有的制度。

亨德里克·赫夫根擅长扮演优雅的流氓、身穿燕尾服的凶手、诡计多端的朝臣，他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而不觉，似乎与柏林市没有任何关系。他只知道舞台、摄影棚、化装室，以及几家夜总会，几个时尚豪华的沙龙。局势正在变化，他难道没有感觉到吗？魏玛共和国诞生时，人们对她寄托多么大的希望，如今她却奄奄一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岁月正在消逝，亨德里克感觉到了吗？他演了这场戏再演下一场，拍了这部电影再拍下一部，就这么过着日子，他数着“拍影日”和“排练日”，未能觉察到雪在融化，枝头萌出了花苞或浓密树叶当头，微风拂香，世上还有花草、土地和流水。他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不知疲倦，他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歇斯底里状态，享受命运的恩赐，忍受命运给予的苦难。他感到自己的

命运非同一般，实际上命运无非是事业边缘粗俗而闪光的花饰。所谓事业，正濒于死亡，亵渎心灵，趋向灾难。

真是难以置信。他究竟干了哪些事，为了哗众取宠他到底想了哪些别出心裁的名堂，也不胜枚举。为了不受约束地利用每次出现的诱人的机会，亨德里克解除了同“教授”各剧院签订的合同。这使伯恩哈德小姐惊慌失措，苦恼至极。

他拍电影赚钱，剩下的时间他到处为剧院演戏或编剧。人们可以在银幕上、舞台上见到他穿着各种盛装艳服的形象：穿刺绣服饰的十八世纪贵族，头戴王冠的东方君主，穿古罗马宽外袍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普鲁士国王或穷困潦倒的英国勋爵。还有一些世俗的形象，如身穿高尔夫球衫、睡衣裤和燕尾服的各类人物。在大型轻歌剧里，他装腔作势地演唱无聊的小调，只有笨蛋才会认为这些小调妙趣横生；在古典戏剧里，他的动作潇洒又懒散，给人的印象是：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博人一笑的滑稽戏，布达佩斯或巴黎按廉价剧本上演的笑剧，经他略施小技，便能哗众取宠，使观众忘却这是毫无价值的拙劣之作。“这个亨德里克”真是无所不能啊！但是如果对他的成就逐一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成就都不是一流的，当导演，他永远达不到“教授”的水平；当演员，他不是劲敌多拉·马丁的对手。多拉·马丁是天上的第一颗明星，而他则是闪烁着划过天空的彗星。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这使他成名，从而声誉不断提高。观众对他的整体评价是：通过努力他难以置信地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评论家们则以高雅的言辞重复了同一评语。

亨德里克是激进资产阶级和左翼媒体的宠儿，也是上层犹太沙龙里的红人。他不是犹太人，因此他在社交界尤其吃香。柏林的犹太上层人物“留金黄色头发”。右翼激进报刊，则日复一日怒气冲冲地宣传通过激进的“净化论”（鲜血与土地）净化血统和占有土地，恢复德意志文化。

他们对演员亨德里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把他当作“文化布尔什维克”。他偏爱法国戏剧，混迹于上流社会，但又显露出极端的反民族情绪，主张世界大同，加上犹太报刊编辑写杂文为他捧场，这些都促使他成了可疑的人物。他拒绝上演民族主义戏剧，招致这类剧作者的怨恨。例如，凯撒·冯·穆克是正在兴起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文艺界的代表，他在剧作中用绞死犹太人与枪毙法国人等内容来代替民族间的对话精神。凯撒·冯·穆克把瓦格纳的一出歌剧做了新的改编，亨德里克上演该剧，引起了轰动。人们称他的表演是“迎合低级趣味的最拙劣的艺术，是腐败的实验，是深受犹太人的影响，是对德意志文化遗产的疯狂亵渎”。“赫夫根先生讥讽的言辞漫无止境，”凯撒·冯·穆克写道，“为了给选帝侯大街的观众提供新的消遣，他竟然冒犯德国最伟大、最受人尊敬的艺术巨匠——理查德·瓦格纳。”亨德里克和一些激进的作家，对文人们宣扬“血统论”和主张夺取领土一类的胡言乱语，感到极为有趣。

亨德里克同共产党和半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在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寓所里设宴招待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的干部，用招摇的言辞一再向来者表白，他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他热切希望爆发世界革命。他同革命者交往，不仅因为他认为革命者有朝一日真的会上台，花一笔钱是值得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灵魂也需要一个归宿。人往高处走，亨德里克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只会赚大钱的戏子。他不愿意把全部精力消耗在目前的行当中，他一方面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行当，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相当蔑视这个行当。

亨德里克吹嘘自己的生活内容之丰富是他的同事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多拉·马丁，就是这个了不起的多拉·马丁，虽然名气比他大一截，但是她的内心世界又怎样呢？她做梦都忘不了报酬，时刻希望能签订拍新片的合同。亨德里克如此这般评论多拉·马丁，其实他对她却一无所

知。

他同原始野人朱丽叶的关系，不仅仅是两性的，而且是复杂的、神秘的。亨德里克珍视这种微妙的关系状况。有时，他也认为，他同被他称为善良天使的巴尔巴拉的关系远没有了结，而是藕断丝连，还可以擦出火花，带来奇迹和惊喜。当他内心的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掠过时，他总忘不了巴尔巴拉，总要把她牵扯上。可实际上，他同巴尔巴拉的关系正日益淡化。

他内心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分是革命信仰。他从不否认这一凸显其追求正确性的不寻常标志，这使其比柏林的其他一般性演员更显得出类拔萃。为此，他积极而巧妙地同乌尔里希斯保持着友谊。乌尔里希斯放弃了汉堡艺术剧院的工作以后，在柏林市北经营一个政治话剧团。

“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乌尔里希斯说，“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决战时刻已经来到！”

乌尔里希斯的“海燕”剧团，以演员卓越的表演技巧和剧本辛辣的讽刺内容，不仅仅在工人阵营引起了轰动，还影响了其他阶层。参加剧团的人员中，除著名的作家与演员外，还有年轻的工人。亨德里克认为，自己可以在“海燕”剧团的小小舞台上抓住难得的机会大显身手。就在乌尔里希斯为俄国作家的访问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向观众宣布了一个特别的消息：国家剧院著名演员亨德里克将客串演出。乌尔里希斯还未介绍完，亨德里克已从幕后矫健地走到了台前。他身穿最朴素的灰色西服，也没开自己的奔驰汽车，而是坐出租汽车来的。“不要提著名的！不要提国家剧院！”他用清脆嘹亮的声音做了演讲，以优美的姿势举起双臂，“我是你们的同志亨德里克！”大家对他报以欢呼声。翌日，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伊里希博士在《证券交易报》上写道：演员亨

德里克一举赢得了柏林工人阶级的心。

由于以往戏剧演出都安排在柏林西区，以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这受到了居住在柏林市郊的无产阶级的反对。现在亨德里克到市郊这些小地方来，演出时出现的这番如此感人的景象，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亨德里克属于先锋派！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内在意识的驱动，而对于像伊里希这样的文学界成员来说，在谈论亨德里克时更应该了解这个思想。凯撒·冯·穆克这类可笑家伙的无端攻击无疑就证明了这点。亨德里克也是文学先锋！对瓦格纳歌剧作新的改编，这种大胆的尝试，当然会引起落后的顽固派的勃然大怒。他老调重弹，声言要建立一个先锋“实验舞台”，上演现代室内剧。这美好的计划，如同他在汉堡想建立革命剧团一样，没有付诸行动。可他常常津津乐道，吊人胃口。多年来，使许多年轻演员和作家陶醉于这项计划。他既然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当然要为此付出努力。经乌尔里希斯的介绍，亨德里克把募捐来的钱献给了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虽然捐的钱并不多，但他却赢得了声誉。

谁能说他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正积极争取实现当代的伟大目标，解决时代的重大课题，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亨德里克对自己的激进思想扬扬自得，因此他瞧不起巴尔巴拉的不坚定性。他认为，巴尔巴拉在枢密院顾问的豪宅和将军夫人的庄园里过着悠闲、自私的生活，沉溺于知识分子怪僻的追求和忧虑中。

对巴尔巴拉的忧虑或追求，亨德里克又了解些什么呢？他对整个人类又了解什么呢？他对人类与政治不都一样不了解吗？现在小柏克真的成了他的仆人。皮埃尔·拉律先生在埃斯帕拉那达饭店设丰盛晚宴招待的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同志”，亨德里克关心他们吗？难道他会更多、更深切地去关心被自己称为是“生命中心”的那些女人吗？

亨德里克是否重新考虑过情人朱丽叶的内心活动呢？他认为朱丽叶会变得惊人地残忍和快乐。朱丽叶得到了许多钱，又可以挥舞鞭子了，她还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然而，亨德里克从来没有思考过，非洲女郎用阴郁的神情盯着他用意何在。捉摸不定的命运，把异族少女从风光明媚的大自然抛进了这个声名狼藉的文明世界，她是否思念家乡，盼望回到更漂亮的非洲去呢？她那神秘莫测的心，是真正爱上了这位脸色惨白、追求痛苦的朋友，还是开始恨他呢？这一切，亨德里克都不理解。对于他来说，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只是个具有魅力的野蛮女性、野美人。只要他向她屈服，就永远能从她那里吸取新的力量。

他不了解朱丽叶，同样也不了解巴尔巴拉，也不了解自己的母亲贝拉。可怜的妈妈的来信，他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她诉说：“丈夫克贝斯和女儿约茜是两个活跃而又十分轻浮的人，他们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父亲克贝斯的生意彻底破产了。经济危机！”贝拉夫人在信中怨天尤人地写道，“你善良的父亲也成了危机的牺牲品。他的全部投资和存款化为乌有。要不是儿子在关键时刻汇来一大笔款，可怕的灾难会吞掉整个家庭。”妹妹约茜还是老样子，每半年至少要订一次婚，每次订婚总是那么不称心，每次解除婚约，母亲总感到松了一口气。

尼科勒塔到柏林来过一次，但待了没多久就被她的丈夫马德尔用一封威胁埋怨的电报催了回去。“我和他一起生活，感到非常非常幸福。”尼科勒塔声称。如往昔那样，竭力让自己的眼睛闪亮。后来，真相大白：两年以来，马德尔一直住在疗养院里，尼科勒塔在他身边充当护士，陪他度过了艰难时光。当谈到这位天才对自己表示真诚的感谢时，她从内心发出了温柔的微笑。

“现在他的身体好多了。”她充满希望地说，“不久我们要到南方去，他需要阳光。”

亨德里克虚伪地吹嘘的“生命中心”，尼科勒塔也有。精神抖擞的乌尔里希斯也有，他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天准会到来！”他深信不疑地向自己保证，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保证。小伙子米克拉斯，从内心深处发出充满自信的声音：“这天一定会到来！”他所指的是“元首”上台的那天。届时，他的敌人将全被消灭，而首先要消灭的是那最可恶、最令人讨厌的敌人——亨德里克。米克拉斯怀着满腔怒火，无可奈何地看着敌人飞黄腾达。仇人的垮台，将是那“伟大日子”的最令人幸福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意义的一件事。米克拉斯，正如他的政敌乌尔里希斯一样，演戏仅仅是为了伟大的目标。他早已不演戏了，他在为纳粹青年运动工作。他的任务是为露天剧场和会场排练“元首”统率下的“青年”举行庆祝和宣传活动的场景。这项工作使他那无知而热烈的心得到了安慰。在米克拉斯的指导下，他的青年同志们在咆哮，声称他们要打败法国人，永远忠于领袖。米克拉斯现在看上去要比在汉堡时健壮和活泼多了。他面颊上的黑坑几乎没有了。

这个日子正在临近：炽热的信念激励着米克拉斯、乌尔里希斯前进和其他数以百万年轻人的热情。亨德里克在等待何种日子呢？他等待的只是扮演新的角色。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演出旺季里，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国家剧院重新排练《浮士德》，亨德里克扮演的角色是梅菲斯托。

这次亨德里克扮演的是个大角色，“混沌之子”——梅菲斯托。他从来没有像这次演戏这样卖力气。扮演梅菲斯托应成为他的杰作。他要把黑暗王子演成无赖，表现出天帝以无限慈悲的心，把这个无赖当作某种恶煞，使人认为同他打交道还是值得的，因为在一切作恶多端的妖魔里，他制造的麻烦最少。他演的是悲剧小丑——丑角中的恶魔。面孔上擦上一层白粉，光秃秃的脑袋上也擦上一层白粉，眉毛画得高耸到荒诞

的程度，鲜红的嘴唇拉得长长的，微笑像是硬逼出来似的。两只眼睛和提高的眉毛之间显得宽阔，同时闪烁着几十种不同的色彩。专家们可以从他的脸谱上欣赏到特等化妆技术。五光十色，交融在梅菲斯托的眼睑上和弯弯的眉毛下：黑变红，红变橙黄，又变成紫色和蓝色，银色光点闪耀其间，点点灿灿的金粉巧妙地分布在各处。这魔王宝石般诱人的双眼之上，那颜色是多么光怪陆离啊！

亨德里克扮演梅菲斯托时，身穿黑色丝质紧身衣，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他的动作轻盈而准确，诱人而又令人迷惑不解。从他那永远挂着微笑的猩红的嘴里，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格言和诡辩的笑话。这个潇洒得可怕的小丑，一会儿变成一条长鬃毛狗，一会儿从桌子的木头里，变出了葡萄酒，而当魔鬼兴致勃勃时，他敞开斗篷飘荡于空中，谁也不会怀疑，梅菲斯托的魔法无比强大！全场观众感到：梅菲斯托有力量，他比天帝更有威力。有时他乐意去拜访天帝，又以某种彬彬有礼的态度蔑视天帝。可是他有蔑视天帝的资本吗？当然，他藐视天帝的充分理由是：他比天帝更风趣、更博学，但也更不幸。也许其更强大的秘密正是其遭遇到的不幸灾难。天帝让前来参加“赛唱”的人们赞美自己优美的创造。伟大的天帝助人为乐，无比乐观，但这些美德与魔鬼可怕的忧郁、极度的悲哀相比，似乎又显得纯真、可敬。瞬间，那心爱的天使变成了恶魔，他受到诅咒，堕入深渊。他的活泼可爱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他突然陷入了忧郁和悲哀。这时，一阵寒战向柏林国家剧院的大厅袭来，因为亨德里克扮演的梅菲斯托的嘴里吟诵出这样的词语：

生成的一切，

总应当要归于毁灭，

所以最好不如不生。

霎时间，他站着一动不动。是因为痛苦吗？两眼在斑驳的粉彩中闪耀出绝望的目光。天使们又在天帝的四周自得其乐地翱翔，他们对人类丝毫也不了解。然而，魔鬼却了解人类，他探索到了人类的邪恶天机。

《浮士德》的首场公演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而演员亨德里克把自己关在化装室里，他需要安静，谁也不见。这时，有位女客来访，是多拉·马丁，小柏克不敢阻拦。一般来说，马丁是不看别人演戏的，今晚她却来观摩，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小柏克向她深深地鞠躬致意，然后把亨德里克化装室的门打开。

亨德里克和马丁——他的同行冤家，两人看上去都疲惫不堪。亨德里克因刚才的演出极度兴奋而筋疲力尽，马丁则因有不解的忧愁而尽显憔悴。

“演得很棒！”马丁低声而平静地说。亨德里克还没来得及请她坐下，她就倒在了一把椅子上。她蜷缩在窄小的椅子上，把脸、宽阔的额头、孩子般沉思的大眼睛，都深缩在棕色的皮领子里。“演得真棒，亨德里克！我知道您有这么一手，演梅菲斯托是您的拿手好戏。”

亨德里克背向着她坐在梳妆台前，通过镜子对她微笑，“多拉·马丁，听您这话，您好像生气了。”

多拉·马丁依然用平静而客观的语调说：“亨德里克，您错怪人了。我对暴露本来面目的人根本不生气。”

这时，亨德里克把脸转向马丁，这是一张已经抹掉了魔鬼眉毛和眼色彩的脸。“谢谢您今晚光临。”他说话时双眼对着她闪闪发光。

但是，马丁鄙夷地摆了摆手，好像在说：现在，我们不要开这种玩

笑吧！亨德里克却装作没有注意到这点，温情脉脉地问道：“马丁，您下一步有何打算？”

“我已开始学英语。”马丁回答。

他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说：“英语！但为什么？为什么偏偏要学英语？”

“因为我要到美国去演戏。”马丁用平静而锐利的目光一直盯着他。

由于他一直装得茫然无知，马丁有点儿不耐烦，她解释说：“这里的戏已经演完了，亲爱的，难道您还没有觉察到这点？”

亨德里克有点儿被激怒，“您在说些什么呀，多拉·马丁！您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您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许多人，可以说成千上万的人爱慕您、欢迎您。您很清楚，我们中间没有谁，能像您这样受到人们的爱慕啊！”

这时马丁的笑有点儿悲哀和嘲讽的味道。亨德里克只好一声不吭了。“成千上万的人爱慕我！”她用疲惫、沉闷的声音轻蔑地说着。而后，她耸耸肩膀。沉默了一会儿，她目光从亨德里克身上移到光秃秃的墙，并说：“观众将会另有所爱。”

亨德里克继续结结巴巴地争辩说：“但是，剧院总是要做生意的啊！不管德国出了什么事，人们总是要看戏的。”

“不管德国出了什么事，”马丁轻声地重复这句话，然后突然站起来，“我祝您万事如意，亨德里克，”她说的很快，“我们要很长时间见不到面啦，过几天我就要动身了。”

“这几天就走吗？”亨德里克迷惑不解地问她。

马丁那黑色的眼睛盯着远处，说道：“再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这里没有值得我留恋的。”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她接着补充说，“但是，不管德国出了什么事，亨德里克·赫夫根，您是会走运的。”

与她瘦小的身材相比，她的脸似乎显得大了一点儿。现在，在她满头红发衬托下的脸上，泛起了自豪和惋惜的表情。她慢慢地打开亨德里克化装室的门，静静地离开了。

第七章 与魔鬼订约

灾难终于降临，德国的天空已乌云密布。上帝把脸转了过去，再也不愿见到这个国家。血泪汇成的江河，淌过所有城市的大街。

灾难终于降临，德国的大地已积满污泥浊水，谁也难以预料何时才能把它荡涤。如何去赎罪？这个国家对人类要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才能洗刷掉这奇耻大辱！

污秽的谎言甚嚣尘上。它咆哮在会场，充斥于电台、报刊和银幕。它张开血盆大口，从嗓子眼里喷出瘟疫带来的恶臭。瘟疫把许多人从这个国家赶走了。对被迫留下的人来说，这个国家已成为监狱——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牢。

灾难终于降临，[天启四骑士](#)已经夺路而来，他们在这里下马歇住了脚，纠集一支令人可怕的军队。他们妄想从这里出发征服全球，今天尚在嘲笑他们的人，明天就会被他们征服，倒在他们面前。

我们的国家被黑暗笼罩。邪恶的人在各地流窜。在他们或他们卑鄙的帮凶面前，真理的光芒则被泯灭。

那个被米克拉斯和一大批绝望而无知的青年崇拜为“元首”的家伙，拼命地叫喊着。他在德高望重的帝国总统和陆军元帅那里大搞阴谋，终于篡得帝国总理的宝座。这时期，演员亨德里克正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郊外拍摄电影外景。他在一部侦探影片中扮演仪表堂堂的骗子的角色。一天晚上，紧张工作完毕，他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饭店，进门时从门童那里买了一份报纸，一看吓了他一跳。怎么可能？这个常咆哮、吹牛的家

伙，过去常常成为才华横溢且思想进步的朋友嘲笑的对象，眼下竟已一跃而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人！亨德里克想：这确实令人讨厌、令人恶心、令人意外！我过去认为，对纳粹分子不需要过于认真，而现在觉得这真是上当、失败了！

里茨饭店的大厅里，各国旅客在议论德国发生的灾难以及交易所由此而引起的行情变化。人群中有身穿米黄色春装的亨德里克。可怜的亨德里克一想到他面临的命运，脊梁骨上就一阵冷一阵热。他得罪过许许多多的人，这些家伙现在也许要向他报复了。例如凯撒·冯·穆克。唉，当时真不该拒绝上演他的以“鲜血与祖国”为主题的剧作，和他的关系不要搞得这么僵该多好啊！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现在领悟到了，但为时已晚。许多纳粹分子是他的死对头。这个大无畏的亨德里克甚至都不得不想到那犟小子米克拉斯，他现在有什么办法来弥补汉堡艺术剧院那次不幸的冲突呢！还有洛特·林登塔尔，当时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吵架，谁会料到这结局会这样惨呢？甚至她很可能突然成为对他具有举足轻重之关系的人物。

亨德里克两腿哆哆嗦嗦地踏进电梯。他取消了晚上与别人的约会，并在自己的房间里订好了饭。喝了半瓶香槟酒后，他的情绪稍稍稳定些了。

一定得冷静，得镇定，不要惊慌失措。那个所谓“元首”当上了帝国总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尽管如此，他还不是独裁者，也可能永远不会是独裁者。“把他扶植上台的那些德国民族党人，决不会让他把事情搞得失控。”接着他又想到那些强大的反对党，它们现在都还存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会起来反抗的，也许会武装反抗。亨德里克坐在他饭店的房间里，喝了半瓶香槟酒后，这样思忖着。一想到未来的艰苦斗争他就浑身冒冷汗。没事，离纳粹建立暴政还远着呢！说不定这期间形势

会骤变：想把德国人民置于法西斯统治之下的企图，也许最终会引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十分有可能的，到那时将证明演员亨德里克能神机妙算并具有远见卓识。相反，假定纳粹分子继续执政，归根结底，他亨德里克对他们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他属于无党派，也不是犹太人。尤其是他不是犹太人，亨德里克想到这点顿时感到无限宽慰和意义重大。他过去从未把这点作为求之不得的优越条件！他不是犹太人，凭着这点，他的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甚至他在“海燕”剧团中扮演过“同志”受到热烈欢迎这件事，也是可以原谅的。他是金发莱茵人，他父亲克贝斯也是金发莱茵人，后来因经济困难才变得颓废。而且，他的母亲贝拉、妹妹约茜都是地地道道的莱茵金发女子。

“我是一个金发的莱茵人。”亨德里克在内心安慰着自己。香槟酒和其乐观的政治背景使他兴奋，他充满信心地上床睡觉去了。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局促不安起来了。那些从未参加过“海燕”演出，也没有被凯撒·冯·穆克当作“文化布尔什维克”的同事会怎样对待他呢？当大家一起出去拍外景时，他已神经质地感到同事们对他变得冷若冰霜。只有那个扮演丑角的犹太人愿意同他多谈，这更是令人忧虑的迹象。由于亨德里克陷于孤立，便感觉自己仿佛是个殉道者，这就使他变得倔强和暴躁。他对那个犹太人说，纳粹分子很快就筋疲力尽，而且表现得荒谬愚蠢。但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却胆战心惊地说：“噢，不会这样。他们上了台，就会长久待在台上。上帝保佑，希望他们理智些，对我们宽容些。我想，只要安分守己，也许不会叫人感到过分为难。”这是丑角的希望。亨德里克基本上也抱着同样的希望，但过于自信。

由于天气不好，德国演出组有几天不能到野外拍电影，不得不在马德里待到二月底。从国内传来的消息矛盾百出，非常令人不安。柏林欢

迎纳粹帝国总理而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这毋庸置疑。如果可以相信报刊消息和私下传闻的话，那么在德国南部，尤其在慕尼黑，形势迥然不同。据说，巴伐利亚要求脱离帝国而独立，宣布恢复建立维特斯巴赫王朝。也许这是无稽之谈或故意夸大之辞。不要过多解读宣传性的渲染，而对新政权公开表示同情，这样做也许更明智些。

在马德里拍侦探片的德国演员们也持有这种态度。一个受青年人爱慕的演员（他是个英俊的男子汉，他的名字相当长，发音像斯拉夫语）突然宣称，他参加纳粹党已经好几年了，这一点他过去一直守口如瓶。同他搭档的是位女演员，眼睛乌黑而温柔，鼻梁微微弯曲，显然不是纯日耳曼血统的人。她透露自己同纳粹党某高级干部关系密切，似乎已订婚。那个犹太喜剧演员变得越来越忧郁了。

亨德里克决定采取简单而有效的策略——保持神秘莫测的深沉，不让任何人发觉他心里到底装着多少忧虑。伯恩哈德小姐和其他忠于他的人，从柏林来信论及的消息，使他垂头丧气。伯恩哈德小姐写道：我们大家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她还隐隐约约地提到纳粹分子多年来制定的“黑名单”上有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教授”、亨德里克·赫夫根。“教授”在伦敦，考虑暂不回柏林。伯恩哈德小姐劝亨德里克学学“教授”，下一阶段要远远地离开德国首都。他读着读着，内心一阵阵地发凉。他刚成为社会精英，怎么转眼间就成了逃犯？要在当前局势下保持冷静，露出其拿手的微笑，如同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拍片组准备回国，甚至连扮演小丑的犹太人也愁眉苦脸地把铺盖卷好了。这时，亨德里克才声称他要去巴黎商谈一些重要的拍片问题。他内心想：我必须争取时间。现在到柏林去抛头露面不会有什么好处。过几个星期也许会风平浪静。

令人拍案叫绝的意外事情还在后面呢！当亨德里克抵达巴黎时，首先听到的是德国国会大厦纵火的消息。亨德里克就他多年扮演流氓角色的经验，就能猜到这桩案件的内中奥妙，他对黑社会的卑鄙勾当具有天才的理解本能，立即猜测到谁是这次挑衅性暴行的罪魁祸首。纳粹分子卑鄙而拙劣的伎俩，在亨德里克所演的电影和戏剧里早已运用，并且还有过之。亨德里克抑制住心头对纵火事件的恐惧，但同时内心又夹杂着一一种喜悦之情。冒险家们的卑鄙动机，使他们采取了十分无耻但又很容易被人识破的欺骗行为。他们之所以能得逞于一时，是因为在德国国内没有人敢于起来揭露，国际上，各国政府又持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不考虑欧洲人生活中的道德准则，更不愿介入这个没落帝国的阴谋事件中去。

“邪恶势力有多么的嚣张！”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畏惧，“他们为所欲为，而又得不到任何报应！世事真像我常演的电影和戏剧中的情节那样。”这是他此时最大胆的想法。他第一次隐约地感到（然而他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本性同那骇人听闻的焚烧国会大厦的卑劣心态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当然，亨德里克最初不愿过多考虑纳粹恶棍的心理状态。他忧心忡忡，得先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出路。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在柏林同亨德里克关系密切的一些人被捕了，其中有乌尔里希斯。伯恩哈德小姐放弃了选帝侯大街上那些剧院里的工作，慌慌张张地逃往维也纳。她从那里写信给亨德里克，要求他千万别回德国去。“你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是伯恩哈德小姐从维也纳布里斯托饭店给他发出的警告。

尽管亨德里克认为伯恩哈德小姐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他还是忐忑不安。他一天又一天地推迟了动身的日子，无所事事而惊恐不安地在巴黎街头逛荡。他对这座城市很陌生，但又没心情去欣赏她迷人的风光。

这苦涩的几周，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最最痛苦难挨的几周。他没有见到任何人，虽然知道有几个熟人已经到达巴黎，但不敢去同他们取得联系。他同他们有什么可谈的呢？他们会慷慨激昂地控诉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但这无疑会使他的神经更加紧张。而实际上亨德里克的紧张心情正变得更糟糕、更可怕。这些人已经断绝了与国内的一切联系，因为他们痛恨国内的暴君。他们都成了流亡者。“那么我也是其中之一吗？”亨德里克不得不焦虑地问自己，不过他内心深处又竭力地给出否定的答案。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在饭店的客房里，在桥上，在街头和咖啡馆度过许多孤寂的时光，所以心头就涌起一种愠怒的反抗情绪，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能迸发出的最好的感觉了。他想，我有必要向那帮凶残的匪徒乞求宽恕吗？难道我就必须依靠他们吗？我不是已经有了国际知名度吗？我到哪儿都能生存，当然不会太容易，但我总能渡过难关。这真让人欣慰！国内乌烟瘴气，但我为自己能主动摆脱它而感到自豪，我将大声疾呼去声援反抗血腥统治的英勇战士。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明我的心灵是多么的纯洁和高尚！我的生命有了多么新的意义，多么新的尊严啊！

这种慷慨激昂、自我欣赏的情绪，虽然没有持续多久，但当这种情绪涌现时，他就迫切地想要同巴尔巴拉见面，促膝交谈。他曾经称巴尔巴拉为“善良的天使”，现在他是多么需要她啊！然而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也根本不知道她在哪里。“也许她待在将军夫人的庄园里，对什么也不关心，”他在冥思苦想，“我早就对她预言，她会发现法西斯暴行的诱人的一面。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朗：他当了殉道者，流浪在这异国他乡，而她也许正在同这些杀人犯和打手开心地聊天呢，如同过去她喜欢和米克拉斯闲谈一样。”

当他孤寂难当时，很想让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从柏林到巴黎来。要是

重新听到她咯咯的笑声，抚摸她粗糙得像树皮一般强劲的手，他将会何等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啊！离开德国，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一起开始放荡的新生活，啊，这该有多美好啊！难道这不会发生吗？难道这不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吗？他只需向柏林打个电报，第二天“黑色维纳斯”朱丽叶就会到达，穿绿色高筒靴，手提箱里藏着那根红鞭子。亨德里克正做着甜蜜的白日梦，梦的中心人物是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他用醒目的令人兴奋的色彩描绘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他们可以作为一对舞伴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表演舞蹈，并以此为生。亨德里克和朱丽叶是世界上两个最优秀的踢踏舞演员。但跳舞不会让他们永久地满意，亨德里克打算冒点儿风险。一对舞伴可以成为一对骗子手，他在电影和戏剧里经常演社交界的时髦罪犯的角色，如今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来扮演一下这一类角色，既充满危险又具有不堪设想的后果，这该是多么有趣啊！在这个可恶的社会里到处可见法西斯苍白可怖的面容。同一个野性十足的美女，肩并肩地在这样的社会里去招摇撞骗，是何等诱人的梦啊！几天以来，亨德里克都陶醉在这种美梦里。正当他要给那位黑公主朱丽叶发电报，为实现美梦迈出第一步之时，他收到的一条消息顿时彻底改变了他的处境。

这封重要的信来自小安格莉卡。谁会想到，正是这个被亨德里克经常瞧不起的小女孩竟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亨德里克很久没有想到小安格莉卡了。现在他回忆起她的容貌来：像一个十三岁男孩那样可爱而腼腆的小脸蛋，眯着的一对近视但明亮的眼睛。在他的记忆中，她始终泪流满面。小安格莉卡不是常常流泪吗？他不是经常惹得她哭泣吗？亨德里克记忆犹新，他对待小安格莉卡经常很粗鲁，而小安格莉卡无视他的粗暴，那一颗执着而温柔的心始终忠实于他。亨德里克此刻十分惊讶，因为他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周围的人是自私自利和卑鄙无耻的。人们良好的品行、诚实的善举，他都漠然处之。对饭店

房间的四壁和家具，他已看腻，在这房间里，他已感觉百无聊赖，可是当他读完安格莉卡的信后，仿佛恢复了意识，禁不住哭了。不仅是紧张不安和过度兴奋使他呜咽，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感动使他眼睛湿润。安格莉卡为了他曾扑簌簌地不断流泪，要是她现在能看见亨德里克在哭泣，而且是她的爱使得他那冷峻的眼睛里充满了苦涩的泪水，她会感到多么幸福啊！过去付出太多的痛苦，如今得到了令人安慰的补偿。

安格莉卡在信中告诉亨德里克，她在柏林担当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并提到，一个年轻有为的导演意欲同她结婚。“但是，我当然不会这样想。”她写道。亨德里克读到这句话时，不禁微微一笑。安格莉卡就是这么一种人：尽管那个导演的爱慕和追求是多么的诱人，但她的态度始终冷淡。她执意要得到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把感情浪费在不理睬和蔑视她的那个人身上。

在电影拍摄场，安格莉卡认识了洛特·林登塔尔，即以前在耶拿市轮演剧团常常扮演失恋女子的那位女演员，后来成了多愁善感的耶拿市“第一夫人”，同时又是一名纳粹空军军官的情人。亨德里克通过阅读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一直关注着德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从而知道，那位空军军官是新帝国强有力的实权派。所以，洛特·林登塔尔也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安格莉卡准备在她面前为亨德里克说情。

她在信内，以崇拜的语调描绘了林登塔尔的魅力、聪颖、温柔和端庄。安格莉卡认为，这位亲切而又善良的女人肯定会在她权势显赫的情夫那里替亨德里克说好话。她确实这样做了，还竭力为戏剧界人士开脱。这位大人物对戏剧、轻歌剧和歌剧情有独钟。他的情妇和他所欣赏的女人都是身体丰满、多愁善感的舞台演员。只要不涉及重大政治事件，而仅仅涉及如一个演员的前途这类无关紧要的事，他总是乐意帮忙的。

小安格莉卡告诉林登塔尔，亨德里克·赫夫根待在巴黎不敢回德国来，这位权势人物的情妇富有同情心地笑了。“这人怕什么呀？”她问，眼光里流露出一种困惑不解。亨德里克不是犹太人，而是金发的莱茵地区人，他又是无党无派的，何况他还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的。林登塔尔小姐见过他演的梅菲斯托，“像他这类人我们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位尊贵的夫人说着，并答应当天就去同她的那位有钱有势的情夫提及此事。

“我老公是十足的自由派，”多愁善感的耶拿市“第一夫人”胸有成竹地担保说，在座者对她用这样亲切随便的词句谈论令人恐怖的当权派，不禁肃然起敬，“他也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尽管亨德里克过去采取过种种过火的行动和做过某些小小的蠢事，但只要他是个有水平的艺术家，我老公就会谅解的。归根结底，人首先还是要心地善良。”林登塔尔的话虽然有点儿语无伦次，但说的明确而认真，而且她说的话是算数的。当那权贵晚上来看她时，她就求他：“亲爱的，帮个忙吧！”她将在柏林国家剧院首场公演的一出喜剧中担任主角，她这次考虑让亨德里克·赫夫根同自己搭档。“扮演那个角色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这个多愁善感的女人说，“我初次为柏林的党内同僚们演出，你当然也关心我应该有个好的搭档啊！”这位将军问道，亨德里克是不是犹太人。当他了解到亨德里克不仅不是犹太人，而且是个地地道道的金发莱茵地区人时，他答应说：“不管这个家伙过去做过什么坏事，都不会遭到任何迫害。”

林登塔尔立即把这次谈话的有利成果告诉了她的同事小安格莉卡，而后者又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转危为安的喜讯，写信告诉了亨德里克。

亨德里克在巴黎黯淡的苦难岁月终于结束了！他不再孤独地徘徊在圣米歇尔大街、塞纳河畔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了，其实本来他就没有兴趣去欣赏街头美景。亨德里克过去曾经在孤寂的饭店房间里做过大胆的叛

逆之梦吗？他曾经慷慨激昂、暗中自我欣赏地强烈需要自我净化、自我解放，并走向充满惊涛骇浪的新生活吗？他忘了，这一切都忘了。他在整理行装时，早把过去的想法抛诸脑后。他愉快地哼着歌儿，一路上情不自禁地蹦跳着，赶到马德莱娜附近的托迈酷客旅行社订了一张去柏林的卧铺票。

亨德里克在回位于蒙帕纳塞大街的饭店的路上，来到了“多摩咖啡馆”。由于风和日丽，许多人坐在露天平台上。亨德里克走得浑身发热，很想在咖啡馆里坐上一刻钟，喝一杯橘子汁。他站住了，用傲慢的眼光，向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群扫去，然而他又冒出了别的念头：谁能料到在这里会遇到些什么人呢？万一其中有自己不愿见到的老熟人。难道“多摩咖啡馆”是流亡者的会面地点吗？不，不，还是不进去为好。当他正要转身走开时，他的目光被默默地坐在一张圆桌旁的人群吸引住了。亨德里克不由得吓了一跳，吓得他胃里一阵痉挛，甚至身子都有几秒钟动弹不了了。

他首先认出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接着又发现巴尔巴拉坐在她旁边。原来巴尔巴拉到巴黎来了，跟亨德里克一直近在咫尺啊。他是多么想念她，需要她啊！而她却就在巴黎，就在同一区，或许同他只隔着几幢房子。巴尔巴拉离开了德国，现在竟然坐在“多摩咖啡馆”室外的平台上。在她旁边坐着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两人在汉堡时关系一直不好，但国内残酷的特殊环境把她们带到了一起……她俩坐在一张桌子旁。两个人都一声不吭，眼睛里都流露出忧伤和深沉的目光，目光又渐渐从近处移向远处。

巴尔巴拉的脸色是那么的苍白！亨德里克似乎感到坐在他对面的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而仅仅是他大脑亢奋时的产物，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只是他的幻觉。如果她们都是活人，那她们为什么一动不动

呢？为什么她们默不作声呢？

巴尔巴拉用双手支撑着她憔悴瘦削的脸。她黛眉紧锁，眉宇间出现亨德里克过去未曾见过的皱纹。也许因为心力过于交瘁，她的脸呈现出一种沉思中蕴含着愤怒的表情。她穿一件灰色的风衣，高高竖起的领子里露出鲜红的围巾。这种装束，加上痛苦而焦急的神情，使她的形象看上去有点儿粗野，甚至可怕。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也面色苍白，但脸上没有吓人的皱纹，只是表情略显忧郁。除了巴尔巴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以外，桌旁还坐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女郎和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是塞巴斯蒂安。亨德里克从脑袋向前探出的姿势、迷惘和沉思的眼睛，以及垂在前额上的灰黄色头发，一下子就把塞巴斯蒂安认了出来。

亨德里克想叫出声来，他想跟巴尔巴拉打招呼，拥抱巴尔巴拉，同她一叙离情。但他的脑海里却浮现出许多想法：她们将以什么态度欢迎他？她们会向他提出好多问题，他该怎么回答？这里，在他前胸的口袋里还有一张返回柏林的卧铺车票。通过两个亲切的金发女郎从中调解，他已经同德国当局和解了。而正是这个当局，把他面前的这些人驱逐出来了，偏偏他又曾在巴尔巴拉面前表示过对当局有不共戴天之仇。塞巴斯蒂安这小子会怎样讥笑他啊！他又怎样去应付巴尔巴拉的目光，这忧郁、讥笑、无情的目光……现在，他得赶快溜走，他们几个似乎还没有人发觉他在这里，那一双双眼睛都奇特地凝视着天空。他得赶紧离开这里，同他们见面可受不了……

坐在桌边的人仍然一动也不动，他们的目光似乎像透过空气那样透过了亨德里克。他们坐着，一动不动，好像某种巨大的痛苦已使他们化为石头，而亨德里克迈着僵直的小步匆匆溜走了。他像因大祸临头而仓

皇逃跑的人一样迅速离开了，但还要保持一定的风度，不显狼狈。

在初次排练后，林登塔尔对亨德里克说：“遗憾的是将军实在太忙了。不然，他一定会抽出时间光临指导，观看我们排练。您根本想象不到，他有时给我们演员出的主意是多么绝妙。我相信，他对戏剧如对他的飞机那样了如指掌，这说明他在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

这点，亨德里克可以想象得出，于是他便肃然起敬地点了点头。马上，他就问林登塔尔能否允许他用自己的车送她回家。她亲切地笑了笑，表示同意。当他伸出胳膊去挽林登塔尔时，轻声说道：“和您同台演出实在是我巨大的荣幸。近几年，和我搭档的女演员动作都太做作，我真的受够了。多拉·马丁演戏装腔作势，把德国其他女演员都带坏了。她不是在演戏，而是在歇斯底里地嘟囔犹太德语。现在，我从您那里又重新听到了爽朗、简朴、热情、温暖的声音。”

林登塔尔感激地直视着他，她那微微突出的紫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感谢的目光。“您说这些我很高兴。”她一边悄悄地耳语着，一边把亨德里克的胳膊更加拉近她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您是不会恭维我的。一个把自身职业看得如此神圣的人，在艺术问题上，是不会奉承人的。”

亨德里克对于对方的赞扬装出了谦虚。“但是，我请您注意啦！”亨德里克把手放在心窝上，“哼，我——恭维人！我的朋友们经常责备我太不留情面，总爱把让人不开心的事实当面指出。”林登塔尔听到他说这番话很高兴。“我就喜欢直爽的人。”她随口而说。

“可惜，我们已经到了。”亨德里克说。他把车停在动物园大街一座幽静豪华的别墅前，林登塔尔就住在这里。他弯下身去吻她的手时，乘机把她的灰色皮手套稍稍往下推，把嘴唇贴到了对方雪白的皮肤上。这

小小的鲁莽之举，林登塔尔装作没有看见，至少没有表示讨厌，依然笑容满面。“我能有幸陪您回家，万分感谢！”亨德里克说，此时他的身体还做着躬身的姿势。当林登塔尔走向家门时，亨德里克心里在想：“她若再次转过身来，一切就妙了。如果她招手，那么我就胜利了，下一步就可以得寸进尺了。”

她以笔挺的姿势穿过街，到了家门口时，她转过头，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而且——令人喜出望外——她果然向他挥手。亨德里克感到幸福得浑身发抖，因为林登塔尔狡黠地喊道：“拜拜！”这实在使他欣喜若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他那辆奔驰车里，飘飘然地把身子倒向皮靠背。

亨德里克在到达柏林之前就已知道，没有林登塔尔的保护他将暗无天日。小安格莉卡到车站去接他时，已不需要专门向他解释这点。不必细说，他对形势也很清楚。他有可怕的敌人，其中还有像诗人凯撒·冯·穆克这样的权势人物。宣传部长已经任命穆克当国家剧院院长。过去亨德里克一直拒绝上演戏剧家穆克的作品，所以这次亨德里克到来时，穆克的态度冷冰冰的。他瞪着蓝色的眼睛，向下撇着嘴唇，脸上一副傲慢的表情，说：“我不知道，您能不能重新适应我们的生活，亨德里克先生。风向转啦，这里已没有您过去所熟悉的气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于是，这位《塔嫩贝格》的剧作者威胁地伸了伸懒腰，“您没有机会再演您的朋友马德尔的杰作和您所爱好的法国滑稽戏了。这里不准再搞犹太和法国艺术，而得表演地地道道的德国艺术。赫夫根先生，您必须拿出行动来证明您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件伟大的事业。老实说，我本人认为没有特殊的理由可以把您从巴黎重新叫回来。”在说到“巴黎”一词时，穆克的眼睛冒着凶光，“但林登塔尔小姐要在这里首演一出喜剧，她希望和您搭档。”穆克带点蔑视的口吻说。“我

不想反对这个女人而自讨没趣，”他用一种假惺惺的诚恳态度说着，最后又傲慢地声称，“不过，我相信，您扮演谄媚者和骗子不会有多大的困难。”这位院长以军人果断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讲话。

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开端，亨德里克考虑到这个寻机报复和新发迹的诗人，有宣传部长做后台时，更感到了心惊肉跳。宣传部长几乎是文化界的最高权威。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那位爬上普鲁士总理宝座的空军军官，有时也会心血来潮地对国家剧院发生强烈兴趣。其实胖总理的兴趣已经很浓厚，这要归功于林登塔尔。于是，宣传部长和空军统帅（总理）两大巨人之间爆发了权限之争。亨德里克至今还没有亲眼见过这两个“半神”的真面目。但他知道，只有得到其中一个人的保护时，才能顶住另一个人的敌对行动。只有通过那位女演员才能打开通向总理的大门。他必须把林登塔尔征服。

亨德里克到达柏林工作的最初几周，萦绕他脑际的唯一念头就是引诱林登塔尔对自己垂青。没有一个女人能顶得住他宝石般的眼睛和淫笑的诱惑，因为到头来女人总还是个女人。这一次，关系到自己的整个命运。他必须施展出全部解数，把林登塔尔这座堡垒攻下来。不管她胸大，目如牛眼，不管她垂着双下巴，披着金黄色鬃发，无论她多么其貌不扬，土里土气，但对亨德里克来说，现在需要她如同需要一个女神。

亨德里克在全神贯注地战斗，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毅力和智慧全部集中在一个目标：征服金发女郎林登塔尔，他的眼里只有她。小安格莉卡以为，亨德里克会出于报恩对她垂以青睐，实际上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亨德里克在到达柏林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对她还显得亲切些。可是一经她介绍见到林登塔尔后，他眼里就没有安格莉卡了。安格莉卡只好到她那位电影导演那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而亨德里克却朝着另一个目标走去。

亨德里克是否注意到柏林的市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可曾见到褐色和黑色制服、“卐”字旗、整队行进的青年？他听到街上、收音机里和银幕上播放的战争进行曲了吗？他注意听“元首”充满威胁和炫耀的演说了吗？他是否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粉饰太平、掩盖暴行、撒谎欺骗及时而揭露新德国白色恐怖的报道了呢？他关心过去被他称为“朋友”的那些人的命运了吗？连他们现在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也许他们正坐在布拉格、苏黎世或巴黎的咖啡馆里，也许他们正在集中营里受折磨，也许他们隐藏在柏林的某一阁楼间或地下室里。亨德里克认为不值得去了解这些烦人的琐碎事。“我帮不了他们的忙。”他这样在内心宽慰自己，“我自己还危在旦夕。谁知道穆克明天是否会叫人逮捕我呢？只有先保住自己，以后才能帮助别人。”

亨德里克无意中不情愿地听到了有关乌尔里希斯命运的一些传言。这个共产党演员兼煽动家，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立即遭到逮捕，经受了非常恐怖的诉讼“程序”，这些“程序”名为“审讯”，实为严刑拷打与折磨。“这是一个曾经关在乌尔里希斯牢房隔壁的人告诉我的。”戏剧评论家伊里希压低声音战战兢兢地说。伊里希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前曾是激进左翼分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文学搞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现在他准备同新政权讲和。那些曾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或纳粹思想严重的作家，过去在伊里希博士面前被吓得簌簌发抖。而他这位觉悟最高、立场最坚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就曾给他们扣上大帽子，称他们为艺术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帮凶，批判他们，甚至扬言要清除他们。文艺界的这位红色教皇对人从不做认真的分析，以区别对待。他的准则是：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不按我最终的圣旨创作的人，便是嗜血成性的资本家走狗、无产阶级的敌人、法西斯分子。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应该向我这位报纸专栏作家请教。他的尖锐的评论文章，虽然刊登在那家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金融报纸上，但却受到左派

先锋分子的顶礼膜拜。当时许多交易所的报纸愿意登些马克思主义小品文，活跃一下版面。反正说点俏皮话，对谁也不会有妨碍。报纸商业版的内容一贯严肃，决不含糊，但在正经的生意人不屑一顾的栏目里，有一位红色的教皇大发雷霆，这是可以允许的。

伊里希博士发了数年雷霆，在共产主义艺术评论方面，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权威。纳粹党上台之后，报社的犹太总编辑辞去了职务，但伊里希博士还可以留在报社工作，因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的父系和母系的上辈都是“雅利安”人，而且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他没有犹豫多久，就保证从今以后，严格按民族精神来为自己的专栏撰稿。这种严格的民族精神已充分体现在各个政治栏目里，甚至海外新闻报道栏目也有点儿“民族”味道。“我始终反对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伊里希博士狡猾地说。实际上，他现在可以继续反对“反动的自由主义”，只不过他反对自由主义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

“乌尔里希斯的遭遇实在骇人听闻。”可敬的伊里希博士满脸愁容地说。他在许多文章里把“海燕”剧团当作首都唯一有前途、值得重视的戏剧团体。乌尔里希斯曾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戏剧评论家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骇人听闻！骇人听闻！”伊里希博士低声抱怨着，焦虑地摘下他的角质框架眼镜，不停地擦拭着镜片。

亨德里克也认为事情太骇人听闻了。不然，这两位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两个人碰在一起，彼此都感到很别扭。他们选了一个偏僻而顾客稀少的咖啡馆作为碰头地点。他俩的历史都不光彩。他俩也许一直被人疑为持有敌意思想的人。如果他俩在一块儿，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俩在搞阴谋。

他俩默不作声，目光若有所思地停留在空中，一个戴着角质框架眼

镜，另一个夹着单片眼镜。

“不用说，目前要帮助这可怜的伙伴我确实无能为力。”亨德里克终于开腔了。伊里希博士本来也想说这句话，因而赶紧点点头以示赞同。而后，两个人又开始一言不发。亨德里克摆弄着手中的烟斗，伊里希博士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也许他们各自都感到惭愧，但心照不宣。亨德里克和伊里希博士都在心里想对对方说：“是啊，是啊，我的朋友，你和我一样，都是大坏蛋。”

由于沉默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亨德里克就站了起来。“我们要善于忍耐，”他轻声说，并对这位革命评论家摆出一副老太婆训人的架势，“人生坎坷，要善于忍耐。亲爱的朋友，好自珍重！”

亨德里克完全可以称心如意了。林登塔尔送来的笑脸，越来越甜，越来越动人。他们同台演出《心》这部爱情喜剧，剧情几乎全由情人私通的场面所组成。林登塔尔扮演剧中大富商的太太，亨德里克扮演富商家中的漂亮朋友。于是两人在舞台上假戏真做，她向他送去迷人的秋波，低声细语地用酥软的胸脯贴向对方的身体。

亨德里克的自控能力非常强，他凭借着泰然、忧郁的面部表情表达出淡定的心理，成功地把内心疯狂的情欲牢牢地掌控住。他完美地把握住他与林登塔尔小姐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她一般称呼“尊敬的夫人”，偶尔也称“林登塔尔女士”，只有在工作中，在同台排练激情戏时，才使用剧团同事间常常使用的称呼“你”以表达亲密的关系。但他的眼神始终在暗示：“哎，但愿我能如愿以偿！甜蜜的天使，让我使劲地拥抱你！亲爱的，我将紧紧地贴着你。但我出于对一个德国英雄的忠心而只能克制自己，因为你是属于他的。”演员亨德里克充满深情的眼睛说明他内心既欲火如炽又不得不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克制自己。他实际的想法只有一

个：那一位身为总理，任何女人都可以弄到手，天晓得，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林登塔尔呢？！也许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和出色的家庭主妇，但她胖得出奇，装腔作势得令人可笑，而且是个蹩脚的女演员。

在排练过程中，亨德里克有时真想对林登塔尔大喊大叫。换了别的女演员，他也许会当面说：“亲爱的，您演的戏纯粹是地方剧团曲目中最烂的。您扮演贵夫人这角色，这不等于说您就可以提高嗓门假声假气地说话，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把小拇指高高地翘起来。贵夫人早就没有这种习惯了。这是哪一条明文规定的，大富商的太太同男朋友调情时还得撑起两个胳膊肘，不让他们挨着身子？好像怕衣服沾上什么臭水，并担心弄到袖子上似的。请您收起这套愚蠢的表演吧！”

当然，亨德里克是决不会对林登塔尔说这种话的。虽然林登塔尔没有遭到那样的粗暴叱责，但她似乎感到排练时丢了脸。“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把握。”她抱怨说，满脸显出一副天真幼稚的样子，“是柏林的环境使我完全乱了套。哎，我的演出准会砸锅，成为报刊的头条丑闻！”她装得像一个初上舞台的新手，对柏林评论家提心吊胆。“噢，亨德里克，求求您，求求您，告诉我吧！”这时她像婴儿那样把一双小小的手高高举起，拍得噼噼啪啪地响，“媒体会残酷地对待我吗？他们会把我批评得体无完肤吗？”亨德里克用深信不疑的震撼的声调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亨德里克和林登塔尔正在排练《心》时，国家剧院宣布把《浮士德》重新列入上演的剧目单。令亨德里克惊愕的是，穆克在征得宣传部长的同意以后，决定梅菲斯托的角色由一个参加纳粹党多年的某省演员来担任，几周前该演员已由地方调到首都柏林。亨德里克获悉这条消息后怒不可遏。亨德里克曾经拒绝上演穆克的《塔嫩贝格》，现在穆克以此对他报复。亨德里克感到，穆克的阴谋一旦得逞，他就完蛋了。梅菲

斯托是他的拿手角色，不让他演，说明他失宠了。不言而喻，林登塔尔没有为他在总理面前美言一番，或者她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那位大人物面前能起巨大的作用。这样他只好收拾行囊再回巴黎去，这里实在令人苦恼，他也许只能到巴黎去混日子啦。和过去相比，亨德里克现在的处境太悲惨了。大家都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他。他们知道，剧院院长和宣传部长憎恨他，而他又无法证明自己得到了空军上将的宠爱。这真是进退维谷啊！梅菲斯托能拯救一切，现在一切都要取决于他能否扮演这个角色。

在一次排练开始前，亨德里克以坚定的步履向林登塔尔走去。这次他的声音真的在颤抖，不是在演戏，他说：“林登塔尔夫人，我请您帮我个大忙。”

她有点儿担心地笑了笑，说：“只要我力所能及，总是愿意帮助同事和朋友的。”

于是他用深沉的催眠般的眼光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我必须扮演梅菲斯托。林登塔尔，您能理解我吗？我必须扮演。”他的认真和急切的态度倒把她吓了一跳，除此之外她还感到激动，因为他的身体同她挨得这么近，对此她早就不能无动于衷了。她娇滴滴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目光低垂，像是一个被人求婚的少女，答应要和父母商量商量似的，低声柔气地说：“我一定帮您的忙，我今天就去和他谈。”

亨德里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国家剧院院长秘书打电话通知他下午参加新编《浮士德》的排练。他胜利了！总理支持了他。“我得救了！”亨德里克想。他给林登塔尔送去一大束黄玫瑰，并在美丽的花朵间夹了一张卡片，上面

工工整整地写着“谢谢”两个大字。

排练开始前，穆克院长把他请到办公室来，亨德里克几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民族主义诗人用最诚挚的态度对他表示欢迎，这是比亨德里克那种高雅矜持的态度更高一筹的表演技巧。

“我很高兴能欣赏您所扮演的梅菲斯托，”戏剧家说，冰冷的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热情的光泽，他以男子汉豪迈的气概握住一个他早想消灭的仇人的双手，“我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等待着，看您成功地演出这个永恒的、地地道道的德意志角色。”事情很清楚，自从总理出来支持这位演员以来，院长只好决定对亨德里克的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穆克依然没有放弃他不可动摇的无情的企图：决不让这个讨厌的家伙步步高升。只要有可能，尽快把他从国家剧院赶走。但他感到从现在起，最好还是以更隐蔽、更巧妙的方式来同这个宿敌较量一番。穆克先生不想为了亨德里克得罪总理或林登塔尔。他身为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理应同总理和宣传部长两者的关系都搞好。

“我们私下说说，”院长的表情充满同志式的信任，“您能重演梅菲斯托，要感谢我啊！”今天，他的撒克逊土音显得特别浓重，似乎想以此突出他的一片诚心。“某些人对您有顾虑呀，”他压低声音，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鬼脸，“主要是部里有人有顾虑。亲爱的亨德里克，您要知道，他们担心，您会把上次导演《浮士德》的精神，一种可以称得上淡淡的文化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带到我们新的排练中来。现在，经过我做工作已把他们的这些顾虑都打消了！”院长愉快地把话讲完，热情地拍了一下亨德里克的肩膀。

这一天，总的说来颇为顺利，只有一件事吓得亨德里克差点儿灵魂出窍。当他登上排练场的舞台时，正巧同一个年轻人撞了个满怀。一

看，原来是米克拉斯。亨德里克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再去想他。米克拉斯当然还活着，甚至还被雇用到国家剧院来演戏。在新排演的《浮士德》里，他扮演学生。对这次相遇，亨德里克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令人激动的事太多，他竟然把小角色的分配工作给忘了。现在他大脑里要想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对待他？这犟小子当然会对他怀恨在心。米克拉斯向他投去恶狠狠的一瞥，这证明他还记着仇呢。他恨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只要他乐意，随时可以伤害他。怎样才能阻挡他把他们在汉堡艺术剧院争吵一事透露给林登塔尔呢？只要米克拉斯想起这点来，亨德里克也就完了。但是他不敢，估计他还不至于把事情搞成那样。亨德里克决定：我不把他放在眼里，要用我的威风镇住他。只有这样，才会使他想到，我现在又得势了，手中握着各种王牌，别人对我无可奈何。亨德里克夹上单片眼镜，摆出一副嘲笑的面孔，嗡嗡地带着鼻音说：“我没有看错，这是米克拉斯先生啊！您又来啦！”

米克拉斯一声不吭，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当亨德里克走远了消失在视线里时，他的脸因仇恨和痛苦而扭曲了。他倔强而孤独地站在舞台的侧面，内心若有所思，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此时他正紧握双拳，眼中充满晶莹的泪水。米克拉斯瘦弱的身体簌簌发抖。这形象使人想起街头巷尾营养不良的野孩子或训练过度的卖艺人。

也许米克拉斯开始发现自己竟受骗上当，而且上了可怕而不可弥补的大当！唉，他或许还没有到能够理解这点的程度。但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有了些最初的感触。这种感触便表现为紧握双拳和眼泪汪汪。

纳粹分子及其“元首”上台的头几个星期里，米克拉斯仿佛进入了天堂。盼望已久的美好而伟大的日子——心灵得到满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真叫人欢天喜地！年轻的米克拉斯幸福得呜呜哭泣，继而又手舞足蹈。那几天真正的欢乐像阳光那样使他的脸庞豁然发亮，眼睛好像也

充满了光芒。

当时人们举着火把游行，欢呼“总理、元首、救星”时，他也在街上乱喊乱叫，像疯子一样手舞足蹈的，跟着大伙儿如痴似醉，不止一座城市，整个国家都在狂乱，所有的承诺都将兑现。毫无疑问，一个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德国重新获得了它的威望，社会即将发生变革，重获新生，整个国家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社会。这就是“元首”所无数次允诺过的，是纳粹运动的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十四年的耻辱被彻底洗刷了。过去的一切都是奋斗和准备，新的生活现在已经真正开始了。今天人们终于可以携起手来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和谐和强大。米克拉斯受国家剧院雇用，工资少得可怜，这还是党内某高级干部对他的照顾。当时，亨德里克待在巴黎当流亡者，而米克拉斯居然登上堂堂普鲁士国家剧院的舞台。时势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能使这个年轻人对人生产生种种错觉，特别是使他对原本失望的事物重新看到了希望。

他现在所进入的世界真的是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吗？新世界就没有旧世界的他所痛恨的种种弊病和种种缺陷了吗？米克拉斯不敢正视这些问题。但是他年轻的脸上时而呈现出在汉堡期间流露出的紧张、悲伤的叛逆表情。当他看到现在有人拍穆克院长的马屁，而其方式方法比过去“教授”的阿谀奉承还要无耻得多时，这帮小子就会高傲地、恶狠狠地转过脸去，表示不屑一顾。当宣传部长光临剧院时，穆克那副低头哈腰、趋炎附势的模样，显得多么诚惶诚恐啊！这一切真令人触目惊心。纳粹的民族主义宣传家过去常称之为“富豪经济”的社会状况，现在有增无减，而且形式也更为恶劣、更为放肆。在演员中仍然有“名流”，他们看不起小演员，他们穿着贵重的皮大衣，把时髦的高级轿车一直开进剧院大门。著名的演员已经不是多拉·马丁，而是洛特·林登塔尔。林登塔

尔不是出色的演员，而是某个大人物的情人。为了她，米克拉斯险些卷入斗殴，这事儿离现在有多久了呢？他为此丢掉了他的工作。然而，这件事林登塔尔不知道，必要时米克拉斯可以向她暗示一下，对此他会感到自豪。他桀骜不驯地噘起嘴唇，摆出一副反抗的面孔，表示没有把那个贵夫人放在眼里。

德国重新获得了她的威望。共产党人及和平主义者被关入集中营，其中一些已被处死。全世界对这一个把暴君当“元首”的民族，开始感到惴惴不安。社会生活的变革迟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连影子都见不到。“不可能一下子百废俱兴啊！”像米克拉斯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过去深信不疑，以致现在也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受骗上当，“连我们的‘元首’都对付不了，我们大家都得有耐心。德国蒙受多年耻辱，现在先要恢复元气。”

米克拉斯总是这么深信不疑。但是，当他看到排练演员表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亨德里克扮演梅菲斯托。在这里两个人狭路相逢，亨德里克，这个机灵透顶和肆无忌惮的宿敌又出现在面前。他玩世不恭，逆境中总能幸免于难，总能赢得人们的爱戴。“这个亨德里克”永远是他的死对头！为了那个女人，米克拉斯险些与他大动干戈。偏偏那个女人又亲自把亨德里克召唤回来，因为她需要他在服饰华丽的喜剧中做个搭档。现在又把古典剧的主角交给他去担当，让他大出风头……而米克拉斯能去找林登塔尔，把当时亨德里克在餐厅里议论她的话告诉她吗？！会有人阻拦吗？值得这样做吗？她会相信吗？他会因此出丑吗？亨德里克称这个林登塔尔是头蠢母牛，难道他说错了吗？她不是头蠢母牛？

米克拉斯把头转向暗处，不让人看到他的泪水。

一小时以后，他不得不去参加亨德里克扮演梅菲斯托的那场戏的排

练。他不得不含垢忍辱地把魔鬼当教授，走上前去说：

我最近刚刚来到贵地，

现在特地诚心诚意来拜访先生，请求指教，

先生的大名常被人称道。

学生的声音显得沙哑。当学生要回答戴面具魔王的令人迷惑的哲理和挖苦的诡辩时，他的声音立即变成了呻吟：

您的言语真弄得我头脑昏乱，

好像有磨轮在我脑海里旋转。

总理在他的朋友林登塔尔的陪同下，到国家剧院观看《浮士德》演出。由于这位大人物姗姗来迟，戏只好晚一刻钟开演。他的府上来电话说，他同国防部长开会，一时脱不开身来。可是化装室里的演员们都在嘲笑地窃窃私语：这次又是他没有打扮好。

“他换衣服总要花费一个小时。”扮演玛甘泪的女演员哧哧地笑。这个演员有一头令人羡慕的漂亮金发，同事们都非常喜欢她，因此即使她平时稍微放肆一些，但大家都能接受。当总理和林登塔尔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刻意地表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只要包厢里亮着灯，总理就站在包厢后面。只有几个包厢的前几排的人才能发现他，敬畏地看着他那镶着金色穗带的制服，紫色的领子，银色的袖口。林登塔尔胸部高耸，冠状头饰上，钻石闪亮。一直到帷幕徐徐升起，总理才入座，他还轻轻地叹了口气，因为他要把他身上的一大堆肥肉塞进狭窄的座椅里，着实费了一番劲儿。

在演序幕天堂时，这位大名鼎鼎的观众表现出恭敬的、全神贯注的姿态。《浮士德》这出悲剧的后几场戏的演出，从开始一直到梅菲斯托化为狮子狗潜入浮士德的书斋为止，都使总理感到太无聊了，当浮士德开始他最初的一大段独白时，有人见到总理打了几个哈欠。“复活节散步”这场戏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对林登塔尔耳语了些什么，也许是对此剧评价不高。然而，当亨德里克扮演的梅菲斯托一出场，这位巨头就兴奋起来。当浮士德大声宣布“这就是狮子狗的原形。浪荡学生？这种事真笑煞人”时，总理也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笑声直达观众耳中。这个胖子笑着，身体前倾，把胳膊撑在铺着红丝绒的栏杆上。从现在起，他聚精会神地看戏了。确切地说，他在观看亨德里克轻盈的舞姿、夸张的动作、无耻的表情。

林登塔尔深知他情夫的性格，立即明白，这是一见钟情。亨德里克把我的胖子迷住了，这点我怎么会不理解呢。因为这小子也实在太迷人了，他穿着黑色戏装，脸上涂着白粉，既像恶魔又像法国哑剧中的小丑。这使亨德里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折服。他既诙谐又庄重。他能像舞蹈家那样飘飘欲仙，但眼睛有时又发出深沉、凶恶、恐怖的目光。例如，他此刻在朗读：

所以你们所说的罪孽，破坏，

总之，你们所说的恶，

都是我的拿手杰作。

这时，总理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后来演到学生那场戏，米克拉斯塑造了相当呆板和拘谨的形象，这位大人物似乎在看最诙谐的滑稽戏那样，乐了起来。他那股高兴劲儿，在演到“莱比锡奥尔巴赫地窖”那场闹

剧时，更是有增无减。亨德里克恶意欢闹，唱起《国王和跳蚤》之歌，他为了满足粗俗的酒鬼们，从桌子钻出托考伊甜酒和嘶嘶冒泡沫的香槟酒。这时，总理高兴得忘乎所以，在魔女丹房的黑暗中，亨德里克发出冥王严厉而铿锵的声音：

你认识我，骷髅！你这妖婆！

你认识你的主人和宗师！

我这样痛打，客气什么。

我要粉碎你和你的猴崽子！

你对我的红上衣已不再尊重？

你已认不得我头上的鸡毛？

我曾蒙住我的面孔？

要我把姓名向你通报？

魔女妖婆听了这番话，吓瘫了。但台下的总理却乐得直拍大腿。恶鬼居然有这样精彩的自我意识，魔王竟然因自己的臭名而自豪，这使总理感到十分开心。他发出的浑浊的咕咕笑声，由洛特林登塔尔银铃般的笑声附和着。“魔女的丹房”一幕之后休息。总理要在包厢里接见演员亨德里克。

当小柏克来报告这重要的接见消息时，亨德里克脸色惨白，不得不把眼睛闭上数秒钟。伟大的时刻已经来到，他要面对面地去觐见“半神”。化装室里站在他身边的安格莉卡给他端来一杯水。他一口气喝光

后，又恢复了平静的心态，然后他勉强笑笑，那笑容是那么的诱人……他甚至说：“一切称心如意，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似乎不屑一顾地去面对这一对他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但当他说出这些嘲弄的词语时，他的嘴唇也失去了血色。

亨德里克步入领导的包厢时，总理正坐在前面，粗胖的手指敲击着包红丝绒的栏杆。亨德里克在门边站住了。“我的心跳得这样厉害，多可笑啊！”他想。他得镇静一下，等候几秒钟。之后，林登塔尔看到了他，便娇滴滴地向总理说：“亲爱的，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出类拔萃的同事亨德里克·赫夫根。”总理转过身来。亨德里克听到他发出的洪亮却浑浊、刺耳的声音：“喔，我们的梅菲斯托……”接着是一阵大笑。

亨德里克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迷惘过。他怕过分激动而丢丑，可越是害怕越激动。在他模模糊糊的视线里，即便是他的同事林登塔尔，也奇异地发生了变化：是因为闪光的首饰，她才有了贵族的风貌，还是因为她与她的领主兼保护人之间过分的亲近，而有了如此的风范？无论如何，对亨德里克来说，她突然变成一个丰满、迷人，但多少有点儿恐怖的精灵女王。她的微笑对于亨德里克来说总是显露出善良和憨厚，但此时他似乎感到这微笑里隐藏着奸诈。

亨德里克胆战心惊，紧张得哆哆嗦嗦，根本看不清面前又高又胖穿着制服的这个半人半神的家伙。这位大人物的脸前，恰似蒙了一层轻纱——某种神秘的面纱。凡是先知和神灵都会用这种面纱遮挡住脸，以抵挡住凡人战战兢兢的目光。只有一枚勋章亮闪闪地穿透烟霭，令人生畏的膨胀的脖子轮廓鲜明。这时，又响起了那严厉、浑浊的声音：“请您过来一点儿，赫夫根先生。”

留在正厅聊天的观众开始注意总理包厢里的那些人。他们窃窃私

语，伸长脖子往包厢里看。总理的任何动作，都逃不过这些观众席里看热闹的人的眼睛。大家看到，总理的面部表情越来越和蔼，越来越愉快。你看，他笑了。正厅里的观众看了既感动又敬畏，这位大人物开怀大笑。林登塔尔也发出一连串花腔女高音似的笑声。演员亨德里克一表人才地将自己裹在他的黑色披肩里，启齿微笑。在梅菲斯托的脸谱上，这微笑仿佛是胜利的，却又是痛苦的狞笑。

权贵和艺人之间的交谈更趋热烈。毫无疑问，总理很开心。亨德里克讲的那些精彩的趣闻逸事，难道使总理听得如痴似醉？正厅里的观众千方百计地想从亨德里克涂得血红的嘴唇嚅动时的嘴形，“听”到几句话。但梅菲斯托讲得很轻柔，只有那权贵人物才能听到他精彩的笑话。

亨德里克以优美的姿态，从斗篷下舒展着胳膊，使人感到他仿佛长了两只黑色的翅膀。那权贵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厅里的观众用敬慕的目光看着包厢里发生的一切，但很快就鸦雀无声，就像马戏团在开演惊险节目前音乐戛然而止似的，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总理站起身来，显得多么魁梧和威风凛凛。他向演员亨德里克伸过手去。可是看上去，与其说是在向他祝贺演出成功，倒不如说是在同他签订契约。

大厅里的观众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呆呆地看着包厢里三个人的一切表情。那里正在演出一幕特殊的戏剧，引人注目的哑剧，剧目的名称该是：“演员令君王心醉”。亨德里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羡慕过，他是多么走运啊！

当亨德里克低低地弯下身去，亲吻权贵那只肥大的、毛茸茸的手时，在这些好奇的观望者中，有谁能猜到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仅仅是

幸运和骄傲使他颤抖？还是他敏锐地感受到别的使他自己都吃惊的事？实际上他真正感受到的是一种几乎令人厌恶的心情。

“现在我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这是亨德里克猝然间的感觉，“现在，我手上已有了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我已出卖了自己.....现在，我给自己打下了可耻的烙印！”

1. 《约翰启示录》中的四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士、饥馑和死亡。

第八章 踩着尸体.....

翌日早晨，满城风雨。几乎人人知道，总理在他的包厢里接见了演员亨德里克并与他交谈了二十五分钟。剧间休息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下半场的戏迟迟才启幕。观众们不得不等待，不过他们还是在欣然地待着，因为总理包厢里的那场戏比《浮士德》还要扣人心弦。

亨德里克·赫夫根在“海燕”剧团扮演过“同志”，后来被人唾弃，成了民族的渣滓——流亡者。如今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扬扬得意地与总理并肩坐在一起。梅菲斯托能同这位权贵套近乎，有说有笑。而这位权贵也好几次拍了亨德里克的肩膀，临别时还握着亨德里克的手久久不放。在堂堂国家剧院大厅里，观众目睹这种使人震动的场面，便叽叽喳喳议论开了。就在当天晚上，咖啡馆、沙龙、报社编辑部，人们热烈地谈论这条爆炸性新闻。

尚在几个月前，当人们一提到亨德里克的名字时，不是怀疑，就是幸灾乐祸地冷笑，或是遗憾地耸耸肩膀，而如今人们却带着一种新的敬畏心情来提及他的名字。权贵的灵光照到了他的身上。因为这个不同凡响的空军军官刚晋升为将军，所以他已成为这个极权主义的集权国家最高领导阶层中的人物（总理）。他的地位仅次于“元首”，而“元首”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人物。正如天使簇拥着天帝那样，宠臣簇拥着独裁者。右边站着机敏猛禽一般的侏儒人，尽管他身体发育不匀称，但可是纳粹党内不可小视的人物，他是一个预言家、赞美家、奉承家和宣传家。他长着如毒蛇分叉的舌尖，可以机敏地嗅出周围的动静，随时都能炮制出谎言。独裁者左边，站着大名鼎鼎的总理。他双手撑着宝剑，胸前勋章和绶带闪闪发光。他每天都要换一套盛装来打扮自

己。当宝座右边的侏儒忙于炮制谎言时，左边的胖子却在日复一日地为自己和人民想出令人震惊的新名堂：娱乐招待、审判处决。他获得的勋章、绶带及出席各种场合的华丽服装的数量都在与日俱增，被授予的响亮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当然，他也搜刮钱财。当他听到人们讲出一些妙语、趣事来议论他崇尚奢华时，他会开心得像猪那样咕咕地笑起来。有时，他心情不佳，就会把那些胆大包天、敢于议论他的人，统统关起来用鞭子抽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那狰狞的脸上总会挂上善意的笑容。他觉得能成为舆论的议论对象和受大众幽默讽刺的人物，这是深得民心的标志，也是他求之不得的。由于他不像自己的竞争对手——宣传部长那样能说会道，所以就以挥金如土、穷奢极侈来炫耀于众。他为自己有如此的名声和豪华的生活而扬扬得意。他悉心装饰自己蠢胖的身体。他骑马狩猎，吃喝玩乐。他派人把世界名画从博物馆偷盗出来，挂在自己的别墅里。他同富人、显贵交往，设宴招待亲王和贵妇。他心想，不久前自己还穷困潦倒，现在该轮到自已搜刮钱财，美滋滋地捞一把了。“我的生活不是赛过神仙了吗？”他常常这样想。由于他附庸风雅，所以经常去看戏，并陶醉于台后的骄奢淫逸的圈子。他愉快地坐在用丝绒装饰的包厢里，把自己摆着供观众欣赏，而观看演出则心不在焉。

他感到生活已相当阔绰。不过，真正要满足自己冒险的野心和极端奢侈的欲望，还得等到下一场战争爆发以后。在胖子总理看来，战争比任何寻欢作乐都更有趣味。像孩子们盼望圣诞节到来那样，他渴望战火遍地。他把处心积虑准备战争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主管宣传的那个侏儒（指他的对手宣传部长），在国外买下了数十家报纸，花了数百万马克去行贿，其目的就是在全世界五大洲网罗打手和组织间谍网，利用电台进行肆无忌惮的威胁或恬不知耻地发表和平声明，而胖子总理所关心的却是飞机，因为德国迫切需要飞机。其实用谎言搞法西斯毒化宣传，归根结底，仅仅是一个软化心理的过程，况且欧洲各大城市的上空总有

一天要毒气弥漫。胖子总理渴望这天尽快到来。他疯狂地为此做准备，因而他没有把全部时间花在看戏或修饰打扮上。

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两条粗腿像柱子似的支撑着身躯，还挺起便便大肚，愉快地笑着。“元首”站在胖子总理和忙忙碌碌的宣传部长之间，衬得这左右两人也像“领袖”一样，沐浴在刺眼的阳光下。然而夹在他俩之间的“元首”，似乎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他目光呆滞，像个睁眼瞎。“元首”是在窥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吗？他是在倾听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吗？他又听到些什么呢？在他内心是否永远发出一个声音，即宣传部长及其控制的报刊不厌其烦地喧嚷的声音：“元首”是上帝的使者，永远指引我们前进。他的脸，一张浮肿的、小市民的脸，流露出沾沾自喜的表情。这张脸藏不住挑战或蛊惑人们太久的秘密，这张脸从未被人性的尊严所触动，磨难也没有使其变得高尚。

让我们请这位伟大的人物站在[奥林帕斯山](#)上的群神之间吧！是谁在簇拥他呢？是一群不可小视的神啊！一群怪诞的群神，在他们面前，一个凄惨的民族对神的顶礼膜拜已经到了疯狂甚至痛苦的地步。敬爱的“元首”交叉双臂，用冷酷的表情看着拜倒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宣传部长像乌鸦似的在扬扬自得地夸口。空军上将（胖子总理）却在狞笑，什么事使他这样兴高采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难道是因为想出了新的、从未听说过的杀人方法？看吧，他慢慢举起巨大的手臂，这位权贵的目光落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不幸的人会被立即带走、拷打、杀害吗？不，恰恰相反，他得到了恩宠和提携。这是谁？一个演员？这个优伶以自信的步履轻轻地往前走。承认吧，他在这个社会里已如鱼得水，因为他具备这个社会需要的种种处世哲学：虚假的尊严、歇斯底里般的狂热、无谓的玩世不恭、虚伪的阿谀奉承。这位优伶又翘起了下巴，他钻石般的眼睛又闪闪发亮了。于是，总理亲切地向他张开双臂，

优伶走到了群神的身边。此时此刻他可以沐浴在神的光环之中，他以贵族和侍臣常用的英姿，在肥胖的巨人面前低头了，屈膝了。

坐落在帝国总理广场的亨德里克的住宅里，不断响起电话铃声。小柏克拿着笔记本坐在电话旁，把打来电话的人的姓名一一记下。他们是剧院和电影公司的导演，还有演员、评论家、裁缝以及汽车推销员，还有要求签名的人。亨德里克对他们一概不予理睬。他躺在床上，沉浸在踌躇满志的歇斯底里之中。总理亲切地邀请他到总理别墅共进晚餐。总理说：“只邀请了少数几个朋友来。”啊，只邀请了少数几个朋友！换句话说，亨德里克已被列为他的亲信！想到这儿，他在丝绒床垫和被褥上手舞足蹈。然后用香水洒遍全身，发疯似的砸烂了一只小花瓶，又把一只拖鞋向墙上扔去。

他欢呼：“真是难以置信啊！我如今是大人物啦！胖子（总理）让我变成不可一世的人物啦！”

忽然间，他又满面愁容，把小柏克唤来，对他说：“小柏克，你听着，小柏克。”他伸伸懒腰，斜睨了小柏克一眼，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是个特大的坏蛋吗？”

柏克蓝莹莹的双眸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为什么成了坏蛋？”他问，“为什么成了坏蛋，赫夫根先生？您完全胜利了。”

“我完全胜利了。”亨德里克重复说。他眼光闪烁，盯着天花板。他喜笑颜开地慢慢说：“完全胜利了……我要好好珍惜这个胜利，我要行善积德。小柏克，这点你相信我吗？”

小柏克点点头，表示相信他说的话。

这是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第三次发迹。第一次发迹最有根基，也最有成就感，因为那时他在汉堡戏演得非常精彩，有些夜晚，观众从他的演出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因此感谢他。第二次发迹是在柏林，他挑战并战胜了“规则”。不过当时的生活节奏快了一些，种种迹象表明，紧张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这第三次发迹却是神话般的传奇，正如纳粹党的一切行动那样，是“突如其来”的。不久前，亨德里克·赫夫根还是个流亡者。昨天，他还是一个多少有点儿受到怀疑的人物。而一夜之间，他已加入到了伟人的行列。总理稍一暗示，他就大功告成。

国家剧院院长立即给亨德里克大涨工资。他这么做，也许是出自主动，也许是内心不愿意，但不得不奉命办事。无论如何，在这关键时刻，他必须摆出一副真诚、友好的面孔，向这位重新受聘的艺术家伸出双手，带着撒克逊口音热情地说：“精彩之至，您现在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啦，亲爱的亨德里克。老实说，我十分钦佩您艺术生涯的质的飞跃。您从前是个轻浮的生手，而如今一下子变成了十分稳重、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啦。”

穆克心中有数，自己刚才把对方吹捧得如此肉麻，对亨德里克身份、地位的转变表示充分理解和积极评价，因为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他的“轻浮”，也就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段历史，比亨德里克的罪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穆克成为“元首”的朋友和纳粹文坛上的明星之前，他已是善写和平主义和革命剧本的著名剧作家了。如今，当他对亨德里克的转变表示格外敬佩时，也许想到了自己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在文学上犯下的罪行。他后来放弃了备受批判的理论，树立了个人英雄主义的世界观，经过自我奋斗，爬上了国家剧院院长的宝座。

此刻，他的目光充满了热情，他继续补充道：“此外，我今晚将要为您介绍给宣传部长先生，他已预先通知要到剧院来视察。”

直到那天晚上亨德里克才觉得有幸结交了这些“半神”，而且事实证明，他能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正如他过去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克罗格那样，比起对付那令人敬畏的“教授”来，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并不那么坏。”亨德里克想着想着，由衷地松了一口气。

动作敏捷的侏儒先生（宣传部长），是掌握第三帝国庞大宣传机器的权威人士。他在工人面前喜欢把自己称为“你们的老博士”。他精力充沛，能言善辩，手下拥有一帮武装打手，使曾经觉醒的、对纳粹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柏林市民无法摆脱控制而重新就范于纳粹统治。这个纳粹党的智囊人物正在精心策划何时举行火炬游行，何时对付犹太人，何时找天主教的麻烦。院长说话带着撒克逊口音，而宣传部长则带莱茵地区口音，这使亨德里克立即产生了亲切的同乡情谊。此外，宣传部长是个身材矮小的机灵鬼，他巧舌如簧，可以说出许许多多迷惑人的新观念。他谈到“革命动力”，“种族生存的神秘规律”，然后也随便聊了聊新闻界的舞会，希望亨德里克在舞会上表演节目，等等。

隆重的舞会给亨德里克提供了在“半神”圈子内公开露面的初次机会。由于总理姗姗来迟，亨德里克的光荣使命只是陪同林登塔尔进入大厅。林登塔尔身穿一件由紫线和银线交织而成的漂亮的长裙。她的高雅绮丽使在旁的亨德里克相形见绌。在晚会上，亨德里克来回周旋，不仅同总理合影，而且在同宣传部长交谈时也被记者拍了照。这是宣传部长亲自授意做的。宣传部长的脸上浮起公众熟悉的笑容。这笑容对那些数月后将死在他手里的人来说是同样的一个德行。当然，他的双目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凶恶的火星，因为他仇视自己的冤家——总理的宠儿亨德里克。然而宣传部长毕竟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头脑冷静，老谋深算。他认为，如果这个戏子一旦成了第三帝国的文化巨头，那么把发现这个人才的功劳让给胖子（总理）一人，未免失策。于是他咬紧牙关，冷笑

着站在亨德里克身边，面对镜头让人拍照。

多么一帆风顺，多么称心如意啊！亨德里克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恩宠浩荡，”他思忖着，“这恩宠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我要拒绝这无限的荣耀吗？处在我的地位，谁也不会去这么做。说自己会这样做的人，准是个骗子、伪君子。在巴黎当流亡者，这对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目空一切地想。现在，他又重新过上欢天喜地的生活，有时脑海里也会闪过往昔的情景，踟躅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难以言状的孤独和寂寞。一想到这点，他就感到恶心。上帝保佑，时过境迁，而如今周围又不乏吹捧者了。

有个满头灰发、鼓着湛蓝眼睛的潇洒人物热切地跟亨德里克在交谈，他是谁？对了，他叫米勒·安德烈埃，曾是某趣闻杂志大名鼎鼎的随笔作家。他现在还靠撰写揭人隐私的文章赚钱吗？“您晓得吗？”没有听说过吧！那本趣闻杂志已停刊。不过，米勒·安德烈埃还活着，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还是个赶时髦、会寻乐趣的家伙。早在一九三一年他就用笔名写了一本名为《忠于领袖》的书。直到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面目才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不需要去怀念那本已停刊的杂志，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国家宣传部工作，而且宣传部付给他很多钱。

这里，一个矮子手里拿着笔记本，像挥舞旗子那样向亨德里克招手，原来是记者皮埃尔·拉律。他身边的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却长得倒英俊的小伙子们。他们身穿虽诱人但恐怖的党卫队制服。拉律先生感到纳粹高级干部的庆祝会和招待会比犹太银行家的晚会更有趣味。他的事业像繁花盛开。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已在国家秘密警察队伍中身居要职的可爱的杀人犯；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教授”，现已当上了文化部长；认为法律是自由主

义的偏见的法学家；认为医道为犹太人的骗术的医生；鼓吹“种族”为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的哲学家。拉律先生在埃斯帕拉纳达饭店设晚宴招待这些新贵。不错，纳粹分子高度评价了他的盛情好客和和善、温柔的性格，甚至叫他到各国大使馆去搞阴谋活动，然后允许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以此作为回报。当这个皮包骨头的家伙登上讲台开始尖声演讲，代表“真正的法国对第三帝国”表示深刻的谅解时，全场哄然大笑，后来立即敛声屏息，因为他们的“老博士”宣传部长在这期间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大家保持肃静。尔后，皮埃尔·拉律提议对失去的党羽、新德国遇难烈士霍斯特·威塞尔²唱起热情洋溢的颂歌，并且声称他是德法两大民族永久和平的奠基人。

拉律先生重见名优亨德里克，高兴得几乎要扑到对方的怀里去。“啊，啊，亲爱的朋友，今日相会，真是荣幸之至。”他们彼此握手，会心地相视而笑。对于拉律来说生活在如今的德国，不就是赏心的乐事吗？拉律的“新欢”，穿了贴身的党卫队制服，不是比那些肮脏的“年轻的共产党人”漂亮得多吗？“晚安！亲爱的，我实在太激动了。‘元首’万岁！今晚我立即向巴黎发消息，说明柏林洋溢着快乐的和平气氛。在这里，谁都没有邪恶的侵略法国的念头。林登塔尔的相貌多么迷人，瞧，伊里希博士来了，干杯！”

伊里希博士走了过来，他们彼此长时间握手。看来，伊里希的情绪也极佳，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初，他同纳粹政权的关系颇为紧张，后来日趋缓和。“您好，伊里希，身体好吗？您是我的老观众！”亨德里克和伊里希酷似一对市府元老，他们和善地相视而笑。现在，他俩又可以毫不忸怩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了。他们不再需要相互客套，各自不再感到羞愧。事情的成功，能为一切卑鄙无耻的人提供雄辩的证据，使他们忘却一切羞耻。

拉律、伊里希、米勒·安德烈埃和亨德里克等四人忽而一齐弯腰，向同一方向深深致意。因为此时总理搂着他的林登塔尔跳着华尔兹舞，一圈一圈地转了过来，并在向他们打招呼。

亨德里克和林登塔尔的关系，变得更密切更热乎了。他俩演出的喜剧《心》获得了巨大成功。林登塔尔原先对柏林报纸就其艺术的严谨性过分担心，后来证明是不必要的。相反，对她的一切评论不乏溢美之词，诸如“女性的美”“质朴”“她的表演具有真正的德意志的内涵感情”。至于林登塔尔为什么总是那么可笑地翘起小拇指，这样的讨厌问题谁也没有提出过。相反，伊里希博士的长篇大论中倒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洛特·林登塔尔是“新德国真正代表人类的女演员”。

“无论如何，亨德里克，您看，这我首先要归功于您，”善良的金发女郎说，“没有您全力的、友好的配合，我决不会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亨德里克嘴里没有说，可心里想，她辉煌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那个大胖子空军上将（总理）。

亨德里克和林登塔尔搭档，在汉堡、科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大城市演出喜剧《心》。亨德里克以“新德国真正代表人类的女演员”的伙伴身份，在全国演出。在火车上漫长的旅途中，他俩亲切交谈。林登塔尔向亨德里克披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总是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林登塔尔既谈她的幸福，也谈她的苦闷。她的那位大胖子总理经常发脾气……“您能猜到有时我需要忍耐到什么程度吗？”林登塔尔说。不过，她又担保说，胖子基本上是个好人，“不管敌人怎样议论他，从本质上说，他是善良的化身啊！而且多么富有浪漫色彩啊！”林登塔尔眼泪汪汪地叙述她那位胖子总理有时半夜起来，腰围熊皮，系上闪亮的宝剑，站在亡妻像前悼念的情景。“当然，她是瑞典人，”林登塔尔说，仿佛这句话说明了一切，“她是北欧人，当我丈夫在慕尼黑暴动中受伤时，是

她用汽车把他送到意大利去的。我丈夫怀念他的前妻，我当然理解，况且他秉性十分浪漫。不过，现在终于有了我.....”林登塔尔补充了一句，禁不住带点儿忧伤的口吻。

演员亨德里克能够参加“群神”私生活方面的某些活动。晚上演完戏以后，他到动物园大街林登塔尔华丽的住宅去，同她下棋打牌。有时，总理会事先不通知，突然大声喧哗着走进房间。总理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他是脾气最好的人。从他身上怎能看得出他干完了恐怖的勾当，正在考虑明天的毒计呢？他同林登塔尔说说笑笑，喝红葡萄酒，伸出肥大的双腿，舒舒筋骨。他和亨德里克谈了些正经事，最后谈到了梅菲斯托。

“通过您的表演，我才真正理解了梅菲斯托那家伙，亲爱的，”总理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啊！我们大家不都是有点儿像他吗？我指的是，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身上都应有一点梅菲斯托的气质，有一点狡猾和凶残的性格。如果我们除了浮士德的灵魂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会向何处去呢？那我们就成了敌人可以轻易打败的对手了！不，不，梅菲斯托也是德国的民族英雄，只是不要向外人去讲这点。”

亨德里克利用他在林登塔尔家里晚上亲密相会的机会，要求他的守护神——艺术上的挚友和飞行中队首长——满足他内心的愿望。例如，他心血来潮想在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扮演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这是他痴迷的人物。“我总不能老演花花公子和罪犯啊！”他孩子气地绷着脸向胖总理说，“我总演这些反面角色，观众已经开始把我当坏人了。我需要演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角色。我们的朋友穆克写的那个歌颂老弗里茨的蹩脚剧本倒挺合适。我正求之不得。”这点总理不同意，理由是亨德里克同霍亨佐伦皇室的那个著名人物的体型和外貌相差太远。亨德里克则坚持他有爱国热忱。不过他得到了洛特·林登塔尔的支持。“我可以化装啊！”他大声说，“我平生已完成了非同小可的大事，化装成老弗里茨就

更不在话下了。”

总理充分信任他这个宠儿的化妆技术。他下令让亨德里克演老弗里茨。穆克早已安排了别人演这个角色。当他接到命令时，开头恨得直咬牙，后来马上握着亨德里克的双手，用撒克逊口音表示赞同并祝贺。亨德里克被授命扮演普鲁士国王，他粘上假鼻子，拄着拐杖走路，说话声音沙哑。伊里希博士评论道：亨德里克已逐步成长为新帝国具有代表性的演员。皮埃尔·拉律在巴黎一家法西斯杂志发表通讯文章说，柏林剧院日臻完美，这是在过去推行妥协政策的可耻的十四年中绝不可能办到的事。

这些小事都已不足挂齿。亨德里克正向他那位声势烜赫的保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个欢乐的夜晚，林登塔尔调制了鸡尾酒水果宾治，总理讲完他的战争生活之后，亨德里克决定抛出他那不光彩的历史。这是他的一次重大的忏悔，权贵听后原谅了他的过去。“我是个艺术家！”亨德里克大声宣布，眼里燃着烈火，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阵飓风刮过室内，“如同每个艺术家一样，我也干过一些蠢事。”他突然伫立不动，脑袋向后仰，双臂稍稍张开，用悲怆的声音说：“您可以把我处决了，总理先生，我什么都坦白交代了。”

他的确坦白交代了，说明自己受到过布尔什维克反动思潮的毒害，和“左派”眉来眼去。“这是搞艺术的人一时偏激啊！”他在痛苦中还带着骄矜解释说，“您也可以管它叫艺术家的蠢事！”

当然，总理早已掌握了关于亨德里克的材料，对他了解得很清楚，但从未对他见怪。总理在全国采用铁血政策，杀人如麻。可是对周围亲近的人，这位大人物倒是挺宽宏大量的。“嘿！只要是人，孰能无过？”他说，“何况当时又是乱世啊！”

亨德里克并不就此罢休。他又对总理说：“还有别的优秀的艺术家，也像我干了同样的蠢事。他们同样需要悔过自新，希望您也能宽宏大量，饶恕他们。总理先生，您看，这些问题一直使我揪心。我要在您面前为一个人求情，总理先生，我为乌尔里希斯求情。他是我的同事，我可以担保，他已悔过自新了。曾经传说他死了，实际上他还活着。他应该恢复自由。”这时，亨德里克以无比动人的姿态，伸出双手，高高举起。

洛特·林登塔尔听到此处已吓得缩成一团。总理瓮声瓮气地说：“乌尔里希斯……这是谁？”后来，他记起乌尔里希斯是共产党政治讽刺剧团“海燕”的负责人。“可是，他实在是个大混蛋啊！”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

“哎，他可不是坏蛋！”亨德里克发誓。他要求总理不要听信谰言。他承认，乌尔里希斯有点儿轻率，不够检点自己，但绝对不是坏人，再说，乌尔里希斯已经悔过自新。“他完全脱胎换骨了。”亨德里克还在做辩护，虽然他数月以来同乌尔里希斯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终于因洛特·林登塔尔助了一臂之力，最后总理被说动了，答应作如下令人难以置信的处理：释放乌尔里希斯，他今后可以在国家剧院担任小配角。亨德里克和林登塔尔齐心协力办成了这件似乎不可能的事。

但乌尔里希斯谈到剧院安排时说：“我不打算这样做。我讨厌从刽子手手里得到赦免，扮演悔过自新的角色。我此时真的感到恶心。”

此刻，亨德里克需要对他的老朋友进行革命策略的教育。“但是，奥托，”他大声说，“你似乎缺乏理智，不能很好地把握时局！这种世

道，不靠机智和伪装能混得下去吗？你就跟我学吧！”

“这点我清楚，”乌尔里希斯和善而忧虑地说，“你比我机灵，要我干这种事，比死还难。”

亨德里克却振振有词：“这就要求你勉为其难。我也是违心地在干这些事呀！”他现身说法，向朋友阐明，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做到自我克制，跟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这是多么痛苦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解释道，“我们要是老待在虎穴之外，那除了骂娘，将一事无成。我已经进入了虎穴，而且我已经做了不可能做的事情。”亨德里克以此暗示，是他想方设法把乌尔里希斯营救出来的。“只要你得到国家剧院的雇用，就可以重新接上老关系，这比你躲起来搞政治活动要好得多。”这番说教似乎使乌尔里希斯开了窍，他点了点头。

“而且，你不演戏靠什么养活自己呢？”亨德里克的话里带点儿讽刺的口吻，“难道你还想重新经营海燕剧团？”

在帝国总理广场亨德里克寓所的隔壁，亨德里克为几天前重新获得自由的朋友租了个小房间。“如果让你住在我这屋子里，这就太不谨慎了，”他说，“对咱俩都不利。”

乌尔里希斯对此表示赞同：“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乌尔里希斯的目光显得黯然神伤，他憔悴多了。他经常因疼痛而呻吟，“腰肾出了问题，他们把我打得太厉害了。”

亨德里克出于好奇想了解详情时，乌尔里希斯摆摆手，表示不愿再说了。他不愿意重提在集中营里的遭遇。后来，他虽然也透露了某些具体细节，但一说出口就立即感到羞耻、后悔，认为自己不该讲。当他和亨德里克在格鲁内瓦尔德公园散步时，他指着一棵树说：“也是这样一

棵树，他们命令我爬上去。爬上树已经够艰难的，但当我骑在树枝上时，他们就向我扔石头，有一块击中我的前额，你瞧，这里还留下了伤疤。我在树上必须喊一百遍：我是一只共产党蠢猪。当我熬到最后从树上下来时，等待我的又是鞭子。”

乌尔里希斯受雇来国家剧院当演员，这也许是由于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神经麻木了，也许是因为亨德里克把他说服了。亨德里克现在扬扬得意。“我拯救了一个人，”他自豪地想，“这是善行。”他以此来安抚自己还未完全丧尽的良心。可是，话还要说回来，使他积德行善的不完全是良心，而且还出于另一种感觉——害怕。他如今所积极参与的全部勾当能天长地久吗？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变天，一旦变天，报应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在这种形势下，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不仅有利，而且必要。为乌尔里希斯帮点儿忙，意味着为自己留一条生路。亨德里克为此感到心里踏实了。

看来已万事如意了，这下亨德里克可以满足了。但并非如此，因为还有一件事使他烦心。他不知该怎样甩掉朱丽叶。

说穿了，他根本不想摆脱朱丽叶。按他的心愿，他要永远占有她，因为他还在迷恋她。也许，他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烈地醉心于她。他知道，别的女人都代替不了她。但他不敢去看望朱丽叶。这太冒风险了。虽然穆克院长总是带着撒克逊口音亲切地同他说话，宣传部长和他一起照相，但是他们都很可能派特务监视自己——必须提防这点。他们一旦探听到自己和黑种女人乱搞，还让她用鞭子抽打自己，那一切都完了。同黑种女人胡来，其严重性不亚于同犹太女人厮混。这正是现在被人们普遍当作“种族亵渎”而严加批判的行为。因为“元首”需要士兵，所以德国男子应和金发女郎生孩子。他再也不能到特巴布公主朱丽叶那里去上舞蹈课了，本来那是很开心的时刻。一个洁身自好、一心念

及民族利益的人是决不会去做这种事的。亨德里克也不敢这么干了。

在一段时间内，亨德里克寄希望于朱丽叶不会打听到他在柏林的消息。但是，实际上她在亨德里克到达柏林的当天，就已获悉。朱丽叶耐心等待他找上门来。当亨德里克长时间不露面时，朱丽叶就主动给他打了电话。亨德里克让柏克在电话中告诉她自己不在家。这下把朱丽叶激怒了，她再次打电话，并威胁说，她要亲自登门造访。天哪，亨德里克该怎么办呢？给朱丽叶写信，他认为这显得很不明智，因为朱丽叶很可能利用信件进行讹诈。最后，他约朱丽叶到一家幽静的咖啡馆见面。这是他曾同评论家伊里希进行过巧妙会晤的地方。

朱丽叶准时到达咖啡馆，这次她没有穿绿靴子和短夹克，而是穿了一身异常朴素的灰衣服。她哭过了，眼睛又红又肿。刚果国王的女儿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为她那白种情郎的忘恩负义伤心得眼泪都流尽了。亨德里克想她是由于愤怒而哭的。他很难相信，朱丽叶这个人除了愤怒、贪婪及淫荡以外，还会有其他感情。

“你打算把我甩了！”“黑色维纳斯”朱丽叶说，聪颖的双眸上，眼帘低低垂下。

亨德里克谨慎而恳切地向朱丽叶说明形势，像慈父一般关心她的前途，用温柔的语气劝她尽快动身到巴黎去。在那里，她可以继续当舞蹈演员。他答应每月给她寄钱。伴着诱惑的微笑，他把一张大面额的钞票放在她面前的桌上。

“可是，我不想到巴黎去，”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执拗地说，“我父亲是个德国人，我认为自己也完全是德国人。我也有金发，是真的，不是染的。还有，我连一句法语也不懂，在巴黎该怎么办呢？”

亨德里克对朱丽叶的这种爱国热忱感到好笑。这又使朱丽叶怒不可遏。她圆睁那野性毕露的双眼，两个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我会叫你笑不出来的。”朱丽叶冲着他直吼。她举起黝黑粗糙的双手，向他伸过去，好像要给他看那白色的掌心。亨德里克害怕地环顾四周，看看那个女招待是否在旁边，因为朱丽叶在哭哭啼啼地大声埋怨和责备他。

“对任何事情，你从来不认真。”她用痛苦和愤怒的声音在哭喊，“在这世界上，你为了自己肮脏的前途，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而且是绝对无所谓！你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也没有把你的政治主张放在心上，你一直对我说假话！如果你真的站在共产党一边，你现在还会同枪毙共产党人的刽子手相处得这样好吗？”

亨德里克脸色苍白，像块桌布。他站起来说：“够了！”朱丽叶却哈哈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咖啡馆，幸而周围无人，这帮了亨德里克的大忙。“够了！！”朱丽叶学着他的腔调说，同时愤怒地露出她的牙齿，“够了！不错，对你确实是够了！可是多少年来，我虽不乐意，却偏偏要扮演一个野女人的角色，而现在你顿时想当男子汉大丈夫！够了，够了，不错，你现在再也不需要我了……也许现在全国挨打的人太多了？是不是已经有人代替我来为你付出心血？！呸，你这个无赖！一个卑鄙的无赖！”

朱丽叶用手捂着脸，身子因呜咽而抽动着。“我能理解，你的妻子——那个巴尔巴拉为什么在你身边待不下去了，”她从泪水涟涟的指缝中蹦出话来，“我仔细看过她，她嫁给你，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亨德里克已经走到了门边，那张钞票还留在朱丽叶面前的桌子上。

但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可不会这么轻易地让人甩掉，她决不让步。她

十分清楚，这次她只要一让步，就永远失去了他——她的亨德里克，她的白人奴隶，她的主子，她的海因茨。除了他，朱丽叶再也没有别的依靠了。当亨德里克和上层阶级小姐巴尔巴拉结婚时，朱丽叶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毫无畏惧。她知道：亨德里克会回到她——他的“黑色维纳斯”身边来的。可如今情况今非昔比，如今关系到亨德里克的前程，亨德里克要把她打发到巴黎去。她过去名叫马滕斯，如果她父亲不因疟疾死在刚果河畔，今天准是一个声名赫赫的纳粹分子。

可怜的黑色女郎朱丽叶通过写信、打电话继续给亨德里克制造麻烦，使他惴惴不安。后来她到剧院门前去窥视，等他演完戏离开剧院时——幸而只有他一个人——她就闪电似的出现在他面前，穿着绿靴子和短裙，胸脯高高耸起，齙着闪闪发亮的牙齿。亨德里克吓得直挥胳膊，像要赶走魔鬼似的。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奔向他的奔驰小轿车。朱丽叶在他后面发出刺耳的笑声。等他坐进汽车并开动后，朱丽叶喊道：“我还要回来！从现在起，我每晚都要来！”她幸灾乐祸地威胁他。她疯了，也许是由于对他的背叛行为感到痛心和失望，也许是她喝醉了。她把红鞭子握在手里，那可是她同亨德里克的联系纽带啊。

这种可怕场面不能再重复了。亨德里克只好去求他的胖子恩人——总理，帮助他摆脱困境。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只有总理才能解救他。不过，这可是个冒风险的玩意儿。那个当权派会失去耐心，收回对他的全部恩宠的。但亨德里克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不然免不了要当场出丑。

亨德里克要求谒见总理，并向他再次作全面忏悔。总理对这位宠儿过于淫荡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尴尬险境感到意外。不过，他也觉得十分有趣，所以大加谅解。“我们不是纯洁的天使。”总理说。亨德里克真心地被这种宽宏大量的气度所感动。“一个黑色女郎在国家剧院门前挥舞鞭子，”总理开心得咯咯直笑，“真是妙不可言！那我们该怎么办？要让

这女人从那里消失，就这样……”

亨德里克并不想把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处死，因此轻声地请求：“不要过分伤害她！”“噢，噢，”总理用手指威胁亨德里克，揶揄地说，“您似乎和那美人还藕断丝连哪！您被她彻底征服了吧！交给我去办吧！”他慈祥地安慰亨德里克。

就在当天，两个彬彬有礼但又态度强硬的汉子，出现在不幸的朱丽叶面前，通知她已经被捕。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尖声叫道：“这是为什么？”这两个汉子用强硬的语气轻声命令：“跟我们走！”她只好呜咽地申诉：“我可没有干坏事……”

屋子前停着一辆囚车。两个汉子阴险地但有礼貌地请朱丽叶上车。汽车行驶了好久。朱丽叶又哭又闹，要求知道把她带到哪里去。没有人理她，于是她就大声喊叫。但当她感到自己的胳膊被押送者用一只铁腕紧紧抓得发痛时，就一声不吭了。她知道，辩解申诉都已无济于事，继续叫喊甚至会断送自己的性命。即使不叫，她的命也同样是完了，亨德里克动用一切国家力量来对付她，要把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从他前进的路上除掉……她的双眸因恐怖而圆睁，像失明者一样，目光呆滞地盯着前面。

紧接着她沉默了几天，是十天吧，或是十四天，或许只有六天。两个汉子把她关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她弄不清，这间牢房是设在哪一幢建筑物里。谁也没有告诉她此刻身在何处，以及为什么要把她关进这里，在这里要待多久？她再也不问了。一个穿蓝裙子的女人默默地一日三餐给她送一点儿吃的。朱丽叶有时哭泣，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着墙。她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门打开了，走进一个人来，押着她踏上人生的最后的旅途——无法想象的、苦涩的，然而却可

得到解脱的死亡之途。

一天夜里，她被人从沉睡中叫醒。她感到时候到了，死亡已经降临，她像卸去沉重的包袱那样松了口气。没想到站在她面前的不是穿制服的杀人刽子手，而是亨德里克。

他脸色惨白，太阳穴不停地跳动，不难看出，他非常紧张。朱丽叶看着他，像是见到了鬼似的。

“见到我，你高兴吗？”他低声问。

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没有回答，只是盯着他看。

“你不作声。”他苦恼地说，那宝石般的眼睛迷人地瞧着她。接着他用哀怜的声音委婉地补充说：“亲爱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我很高兴你获得自由了。”他说着，用双臂做了一个优美的动作。

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这时，亨德里克告诉她必须立即去巴黎……一切都安排好了。护照上已有了法国的签证，行李已搬上了火车。在巴黎，她每月月底可以到指定地点取钱。

“不过，这个巨大的恩赐有个附带条件。”救星亨德里克说，同时他甜蜜的眼神也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了，“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保持沉默！你要是不能守口如瓶，”他转而用粗暴的声音说，“那么你就自取灭亡。即使在巴黎，你也逃不出同样的命运。亲爱的，你能答应我保持沉默吗？”这时，他的声音变得那么恳切，他温存地俯向受他迫害的朱丽叶。朱丽叶没有反抗。这些天来，昏暗的牢房生活已摧残了她的反抗意志。她不作声地点点头。

“你变得懂事了。”亨德里克说，松了一口气，微微一笑。他

想：“我的强硬措施终于迫使她就范了，我可以不再怕她了。但，我将永远失去她，多可惜，可惜极了……”

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动身走了。亨德里克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那福星高照的天空上，阴霾已经散去。不会再有电话来打扰他的睡眠。然而，他感到的仅仅是松一口气……

朱丽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巴尔巴拉也从他的生活中离去了，他向这两个女人发过誓，要永远爱她们。他不是称巴尔巴拉为“善良的天使”吗？“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是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评语。“黑色野女人，她对我能了解多少，她能懂得我内心的复杂变化吗？”亨德里克暗暗为自己辩解。但他在内心并不能轻易地翻过这一页。有时他觉得有愧，也许由于扪心自问，也许由于昏暗的牢房里朱丽叶充满痛苦的谴责目光曾逼视过他。现在，他失去了朱丽叶，把她甩掉了，他终于背叛了她。有时，他对自己的“黑色维纳斯”又情不自禁地认真思念起来。亨德里克曾把她当作感情麻木的下流的玩物而蹂躏过，从她的肉体里汲取过新的活力。他把朱丽叶当作偶像，热情地歌颂：“美神何处来？遥远的天际，深邃的地狱？”他在销魂时曾向朱丽叶喊道：“你踏过被你嘲笑的尸体。”也许她根本不是凶神。从白色恐怖的白昼冷光中看去，“踩在尸体上前行”不是她的人性规则。如今她动身到国外的另一个城市去了，从此她将踽踽独行，想到这里他不禁凄然泪下。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是因为能让另一个人踩着尸体过活？

“这家伙踩着尸体往上爬。”这是犟小子米克拉斯在评价他的同事亨德里克·赫夫根时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叛逆小子米克拉斯讲话随便，根本不考虑他的死对头已受到总理和大明星林登塔尔的特殊保护。他毫无顾忌，不但辱骂亨德里克，而且还骂到地位比亨德里克高得多的那些老爷们的头上去了。难道他不知道信口胡说会带来什么灾难吗？他是明知

故骂吗？他是真的豁出去了吗？他真的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吗？

他的表情已流露出这种情绪和决心。过去在汉堡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疾首蹙额，因为当时他心中还抱着希望和信念，现在一切都破灭了。他到处说：“他妈的，全是胡扯！我们受骗了，‘元首’只想到自己揽权，对别的什么也不关心。他上台以来，德国有什么改进？阔佬们日益猖獗。他们一面大发其财，一面高唱爱国论调——这是唯一不同于过去的。阴谋家始终霸占在台上。”米克拉斯影射亨德里克。

“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横遭惨死，无人过问，”他愤怒而痛苦地说，“瞧瞧那个胖子吧，他穿着烫金制服，坐着高级小轿车到处出风头！那个‘元首’也好不了多少，这点现在才真相大白！不然，‘元首’对一切坏事会容忍到今天吗？坏事层出不穷啊！党还在幼小的时候，我们为党出过力、卖过命，现在党让我们靠边站。像亨德里克这样一个文化界老布尔什维克反而红得发紫……”

犟小子米克拉斯毫无顾忌地当众发牢骚。难怪国家剧院里的人开始躲着他。一天院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进行训斥。“我知道，您入党多年，”穆克说，“所以，您更应该遵纪守法，在政治上我们要对您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

米克拉斯显得非常固执，他低下紧绷着的前额，翘起他不健康的红色嘴唇，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说：“我要求退党。”

穆克生气地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个年轻演员，米克拉斯猛咳了一阵子，他瘦弱的身子随之而剧烈抖动。他脸色灰白，颊下又显出了黑坑坑，一双明眸发射出凶光。院长虽生气，但不无惊奇和同情地看着这个青年人的背影离去。“他完了！”穆克心想。

是的，穷小子米克拉斯，你完蛋了！为了信念，你浪费了青春，耗尽了精力，几经磨难，如今你身上还剩下些什么？剩下的只是仇恨、痛苦的绝望和行将毁灭自己的疯狂欲望。你太孤单，太虚弱，年轻的米克拉斯。你没有保护神。你曾热爱过的政权是残酷的，它容不得一点儿批评，反抗者的下场就是粉身碎骨。

会有人为你的惨死，为你巨大而灼热的希望无情地遭到破灭，而洒一掬同情之泪吗？要是会有，那又会是谁呢？你总是孑然一身，孤军奋战。

自从你母亲改嫁以后，你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信。你父亲早已过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如今，谁会为你洒下一掬同情之泪呢？谁来把白布蒙在你的脸上，哀悼你白白浪费掉的青春，哀悼你悲惨的死亡？让我们把你的眼睛合上吧！你不需要再睁着这圆圆的眼睛，望着苍穹，进行无声的抗议和无言的谴责了。你死了，你现在是个宽厚的可怜的孩子。是残酷的生活使你落得这种下场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许你会原谅我们——你的敌人，只有我们才是唯一的在你的尸体前默哀的人。

你的命运已经结束，人生匆匆。是你自己向命运发出了最后的挑战，结果招来了死神。如果不是你遭到厄运，你肯定会把其他年轻人——那些比你更无知、更幼稚的青年——聚集在你的身边，一起玩同盟者游戏。

他们出卖了一切。当然，他们必须这样做。终于在一天凌晨，身穿制服的小伙子们闯进你的屋子（过去你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你的老相识），要你坐进楼下等着你的那辆汽车。你没有做多长时间的反抗。他们用车把你送到离城市数里以外的郊区的一座树林里。清晨凉气袭

人，你冷得瑟瑟发抖，但这些老伙伴不会给你一条毛毯或一件大衣让你御寒。汽车停了，他们命令你下车到树林里去散散步。你再次闻到芳草的气息，晨风吹拂你的前额，你挺直了腰板。也许坐在车子里的人，对你此刻的骄傲神态感到惊奇，但他们见到的不是脸而是背。而后，枪声响了。

数周以前，他们就禁止米克拉斯登台演出了。现在，他们通知国家剧院，说他遇到了车祸，大家听后都信以为真，谁也不会去追究事实真相。林登塔尔小姐说：“年纪轻轻就夭折了，真可惜！不过，我对他从来没有过特殊的好感。他的模样看了叫人害怕，亨德里克，你没有感到这点吗？他的眼睛凶光毕露……”

这次，亨德里克没有理睬他那位有钱有势的女朋友的问话。一想到年轻的犟小子米克拉斯的脸，他就感到不寒而栗。不管是欢迎还是不欢迎，米克拉斯的脸就出现在亨德里克面前。在昏暗的走廊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米克拉斯站在他面前，特别是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格外清晰：双目紧闭，额角发亮，倔强地向前翘起的嘴唇在翕动。

他在说什么呢？亨德里克转身拔腿就跑。白天繁忙的活动拯救了他不安的灵魂，这样他可以去不去听关于米克拉斯的噩耗。噩耗使他见到一张冷冰冰的、因死而楚楚动人的面孔。

[1.奥林帕斯山，希腊山名，相传为众神居住之处。](#)

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

流光易逝，一九三三年已经过去了。记者们按照宣传部的旨意造舆论，定调调。如果他们的话可信，那么一九三三年该是伟大的一年，成功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也是德意志民族有了自己的“元首”和觉醒的光辉的一年。

对演员亨德里克来说，这无疑是愉快而辉煌的一年。这年，他以重重忧虑、麻烦和困难开始，却以踌躇满志而告终。聪明异常的亨德里克，愉快而又信心十足地迎接着一九三四年的到来。他是当权者的宠儿，备受总理的赏赐。总理这位大人物伸出巨掌保护了他，并把亨德里克/梅菲斯托当作宫廷丑角、插科打诨的名优和令人取乐的玩物。总理早已宽恕了这个戏子过去在艺术生涯中的不光彩历史。带鞭子的黑女人朱丽叶对他的控制也已经成功化解。亨德里克扮演各种精彩的角色，拍电影，他赚了许多钱。

总理经常接见他，像过去随时出入施密茨经理和伯恩哈德小姐的办公室那样，如今亨德里克几乎同样可以随时出入总理的官邸和私宅。

为了给您除郁解闷，

我扮成贵公子来到这里。

亨德里克轻佻地唱着《浮士德》的台词，心情舒畅地向这位当权者致意。总理在忙完一整天罪恶的血腥勾当之后，能有一个丑角同自己说说笑笑，开开心，这比任何休息都更妙。为此，林登塔尔差点心起嫉妒。不过，她毕竟是个善良的女人，而且也还欣赏亨德里克·赫夫根。

亨德里克同这位令人畏惧的胖子总理的友谊，已为众人所知，引起了广泛议论。

可博得儿童、猢猻的赞叹，

如果这种事合你的口味。

有时，亨德里克不得不想起这句台词，因为同事、诗人、新的社交聚会的女士们，甚至那些政客们都用阿谀奉承的话语来折磨他。难道亨德里克·赫夫根真有心思去听那信奉德国民族主义的皮埃尔·拉律先生缠绵的甜言蜜语？难道亨德里克真的欣赏伊里希博士那带有文学性夸张的恭维话和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文雅的客套话？他在老朋友乌尔里希斯面前轻蔑地谈论，称这些人为“该死的一伙人”。但此时他对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心里不正感到美滋滋的吗？无论亨德里克对乌尔里希斯说些什么，都不会影响亨德里克在埃斯帕拉那达饭店里，与桌前有衣冠整齐的年轻党卫队年轻军官陪同的皮埃尔·拉律先生喝香槟酒，而且他还觉得酒香味美。

亨德里克有许多朋友，其中有几个会逗人发笑。诗人本亚明·佩尔茨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欣赏他浮华、晦涩的朦胧诗，喜欢到发狂的地步，当然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现在都正在过流亡的生活。

本亚明·佩尔茨，身材矮小敦实，浅蓝色的眼睛，目光显得冷淡无情，双颊向下垂着，厚厚的嘴唇显露出一种贪欲。在交谈中他悄悄透露，自己崇拜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将彻底消灭令人无法忍受的机械化的文明制度。他热爱纳粹主义，因为它直接把人带到悬崖峭壁，因为它有死亡的气息，而且它会把无限的痛苦倾泻在蜕变的大陆，这大陆的蜕变一半是发生在组织得无可非议的工厂，另一半是发生在为体弱者准

备的疗养院。

“在民主主义国家里，生活不会有风险，”诗人佩尔茨轻蔑地说，“我们的生活渐渐失去了英雄气概。今天我们目睹到的奇观是一个全新人类的诞生，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古老人类的复活，这个古老人类是陈旧的、不可思议的、好战的。这是一幅美得令人陶醉的景色！多么使人激动啊！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能积极参加这场人类大戏的演出，您应为此感到自豪。”

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亨德里克。然后继续说：“生命重新获得节奏和魅力。生命从冬眠中苏醒，不久将从我们过去的沉沦时代中被唤醒，恢复其舞动时充满力量的运动。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使用其眼睛和耳朵的人来说，这新的节奏就如同训练有素的行军脚步的步伐。笨蛋才会被古代尚武生活方式的紧张外表所迷惑。这是犯的低级错误！我们如今不是在前进，而是在跌跌撞撞地行走。我们敬爱的‘元首’把我们推向黑暗，推向无生命的深渊。我们诗人那么酷爱黑暗和深渊，我们怎能不敬佩‘元首’的智慧和力量呢？把‘元首’视为神，这实在不算过分。他是冥间的恶煞，对那些着了魔的民族而言，他是崇高无比的神。我无限崇拜‘元首’，因为我极端憎恨理智的无聊统治和把进步事业当作庸俗的偶像。无愧于诗人称号的所有作家，都是进步事业天生的死对头。赋诗本身就是使人类倒退到文明前远古的神圣的野蛮时代。赋诗和杀戮，流血和讴歌，杀人和歌颂，都是互为表里的。是啊，我喜欢灾难。”佩尔茨说边说，两颊忧伤地耷拉下来，使脸部向前倾斜。他在微笑，他那厚厚的嘴唇似乎在品尝糖果，似乎在品尝甜吻。

“我渴望死的冒险，渴望深渊，渴望经历绝境。这绝境使人类摆脱文明的束缚，进入没有保险公司、没有警察、没有舒适设施的野战医院为之提供保护的世界，人类将面临大自然和猛兽般的敌人的残酷袭击。

我们将经历这一切，对此您可以相信我，我们将欣赏到恐怖，对我来说任何恐怖都是不过瘾的。我们还是太软弱了，我们的伟大‘元首’对于其远大的抱负尚未如愿以偿。在哪儿有公开拷打？我们为何不把那些人道主义清谈家和理想主义庸人烧死？”说到这里，佩尔茨用小勺不耐烦地敲敲咖啡杯子，好像在向跑堂的抱怨，为何还没有把菜端上来，让他等得不耐烦都开始叫唤了。

“为什么还总是搞那种过时的谨小慎微的一套，虚假的羞羞答答的一套，如为何把严刑拷打作为美好节日的狂欢活动藏在集中营的大墙后边？”他严厉地问，“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仅仅只是烧了书，这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元首’会给我们另作安排的，这点我充分相信他。到那个时候，地平线上火光烛天，大街小巷血流成河，幸存者将围着尸体疯狂地跳舞！”

对不久将发生的恐怖事件，这位诗人愉快地充满了信心。他彬彬有礼，虔诚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向亨德里克担保：“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属于以优美的姿态在腐尸身上欢跃的那类人，从您的长相，我看得出，您是属于这类人。您是冥王的骄子，总理先生爱护您、赞扬您并非偶然。您是个激进的天才，您的犬儒主义是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亨德里克听着这精彩的、虚伪的捧场话，脸上流露出一种僵硬的、做作的微笑，双眼神秘地闪烁着。没有人会像诗人佩尔茨那样，提出如此深刻而又怪异的理由来说明他对纳粹主义的新的热爱。其他人，如性格演员约阿希姆，只会朴实地说：“在我们祖国，不管谁上台，我永远是个德意志艺术家和爱国者。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柏林。我不愿离开柏林。因为在别的地方我决不会赚到这么多的钱。”

这是胖乎乎的性格演员约阿希姆一天晚上靠着饮啤酒的桌子讲了这番话的。这类人物至少可以告诉你，他在想什么。如果好莱坞以重金聘请，他会流亡美国，成为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可惜好莱坞没有这种打算。约阿希姆是德国的著名演员，由于得不到聘请，心里感到挺窝囊。因此，他在同事中装作一副老实人的样子问道：“除了我们这儿的古老的德意志地窖里藏着美味的啤酒以外，其他地方还能有吗？有谁能告诉我这点？”

他带点狡黠的神情挑衅地向四周扫视。他的宽阔的大脸表情丰富，腮帮子的皮肉松松垮垮，小眼睛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色。这一切给人以熊一样善良的假象，而这头熊从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笨拙，见之令人发笑。实际上在猛兽中则是最凶残的。恭维者说，性格演员约阿希姆极像了总理先生，他听后笑容满面。相反，当有人说，他一半是犹太人时，他大发雷霆。“让这恶棍站出来，我要好好跟他理论！”约阿希姆大声嚷嚷，脸涨得又红又紫，“我想看看，他到底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那无耻的谰言！真卑鄙！一个厚颜无耻的无赖竟敢剥夺一个德国男子汉的荣誉！”

关于这个性格演员的可怕谣言，层出不穷。人们又在窃窃私语。说什么在约阿希姆祖母的一辈人里，有一个人的血统有问题。约阿希姆这个地地道道的德意志血统的人，为此雇用密探，为自己查出了可耻的造谣者。因而对他祖母一辈的血统持怀疑态度的人中，有几个被关进了集中营。约阿希姆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不能再让造谣中伤者逍遥法外了。”

约阿希姆找来他有权有势的朋友和同事们，当面向他们郑重其事地申明：他的祖先纯属德意志血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老实说！”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约阿希姆专程拜访亨德里克时说，“我的家庭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我对自己无可挑剔。”他像一条忠实的狗那样，用目光从下往上打量着。他在舞台上扮演既严厉而又心地善良的父辈，同儿辈们吵架后，痛哭流涕言归于好时，就习惯以这种姿态看人。

“遗憾的是，我必须把那些同我唱反调的人关起来，”这位纯德意志人的语调过分伤感，他继续总结说，“因为我们生活在有法制的国家里。”

亨德里克·赫夫根支持自己的同事以值得称赞的热情维护自己的荣誉，并给他递去雪茄和久藏的名贵的香槟酒。两位艺术家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舒适的上午。临别时，约阿希姆以狗熊般笨拙的动作紧紧地拥抱住亨德里克，这么大的劲，几乎把对方扼死。他请亨德里克转达他对林登塔尔小姐的衷心问候。

今天，在亨德里克的朋友中，有像佩尔茨这样有趣的人物，有像约阿希姆那样的好心肠人。可是，过去曾被他们称为朋友的人们又在哪里呢？其他的人呢？他们的遭遇又如何？

巴尔巴拉从巴黎给亨德里克写信，要求离婚。在夫妻双方都不出庭的情况下，法院轻而易举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因而不需要提出任何特殊的离婚理由。法官们充分理解，像亨德里克这样有地位和有见识的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名流，总理先生的私人朋友决不能同一个流亡异国、公开敌视国家，而且最近查明是血统不纯的女人继续生活在一起。纳粹报刊的造谣专家们，还不敢对巴尔巴拉政治上名誉扫地的父亲枢密院顾问扣上犹太血统的帽子，但他们对他肆无忌惮地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说枢密顾问犯了“种族亵渎罪”，他的妻子即将军的女儿不是纯“雅利安

人”。无独有偶，巴尔巴拉的外祖父原系高级军官，人们突然再也不谈论他的赫赫战功了，转而指责他的自由派倾向。因为将军夫人思想活跃并超出军官阶层的规矩，现在得到的是最简单，也是最令人痛苦的解释：将军夫人并非德意志优秀民族，而是劣等民族和犹太人。对此，威廉二世皇帝只装作不知道。但是，纽伦堡一家反犹太报纸把事情捅了出来。这家反犹太报纸证明：将军夫人身上有一半是犹太血统。她那烜赫的历史、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侯门尊严如今又有什么作用了呢？一个一生中不会说一句完整德语的拙劣文人和下流的家伙，竟然可以随随便便指出巴尔巴拉不是德意志民族中的一员。

因此，巴尔巴拉的血液里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不纯的。德国法院认为，这一条足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因为金发的莱茵人有权要求自己的妻子是纯种女人。像巴尔巴拉这样并非纯“雅利安人”的女人，亨德里克早该把她遗弃。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是公开的丑闻。

巴尔巴拉从一九三三年二月以来，一直待在巴黎。凡过去了解她的人都发现她彻底变了。她的种种幻想破灭了，她不再伤感和爱玩了。她的脸显得刚毅不屈，刚毅的神色溢于眉宇和前额。甚至连她那溜达的步履如今也充满了活力。只有立下终身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才有这样坚毅的步伐。

巴尔巴拉积极行动起来了。过去，她经常画点小画，读读大部头的书，关心朋友的苦乐，参加轻松的游戏和耽于苦思冥想，以此来打发时光。如今，她在援助德国政治难民委员会工作。此外，她和朋友塞巴斯蒂安及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编辑出版一份杂志，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在文化和司法领域里的暴行及其卑劣的行径和危险性。

塞巴斯蒂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负责编辑工作，巴尔巴拉管理日常

商业事务。巴尔巴拉办事干净利落，在处理业务方面，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她竟然能力如此之强。他们的小小杂志，得不到任何的资助，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存。它用德法两种文字每周出版一次。在创办初期，杂志是油印的，只提供给少数订户。半年后，薄薄几页的小小油印品，居然发展成正规的杂志，并在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大城市拥有了读者。

“我们的读者，在斯德哥尔摩有五十人，在马德里有三十五人，在特拉维夫有一百一十人，”巴尔巴拉在她旅馆的小房间里召开的“编辑会议”上说，“我对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十分满意。不过在瑞士的发行工作，还要继续打开门路。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代表，那该多好啊！总的来说，读者还是太少。应该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太穷了……”

“我们的敌人在花费数百万来散布他们的谎言。而我们连邮寄刊物的邮费都没有。”她边说边把自己褐色枯瘦的手握成拳头，以表示无奈和对以后工作坚定的信心。如往常那样，只要她一想起仇人和敌人时，目光便会变得咄咄逼人。

塞巴斯蒂安过去考虑问题喜欢钻牛角尖，纠缠于细枝末节，如今他也彻底改变了。他学会了抓住事物的本质，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思想。“斗争的规律不同于高雅的艺术规则，”他说，“斗争规律要求我们不是去抓细枝末节，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主要问题上。我现在的任务不是去寻找和塑造美好的事物，而是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为之做出最大的牺牲。”有时他劳累了，可能会说：“我感到厌倦，毫无意义。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太多，他们处于绝对优势。我们长期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是多么痛苦和可笑，我渴望能到遥远而偏僻的孤岛上去。在那儿，我们能摆脱一切痛苦，同时眼前的艰苦现实也不再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地方！”巴尔巴拉大声喊道，“塞巴斯蒂安，你想象的岛本来就不存在，而且就目前状况看，它也不可能存在。再说，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甚至有点儿怕我们。我们揭露敌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事实，通过我们的报纸传播出去，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害怕，都会一点点加速敌人的灭亡。塞巴斯蒂安，他们的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巴尔巴拉充满胜利的信心，在朋友塞巴斯蒂安感到气馁的时候，她镇静地安慰他。“你想想，”她对塞巴斯蒂安说，“在阿根廷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订户，多好啊，他们把钱都寄来了。”巴尔巴拉花了半天的时间，给索菲亚、哥本哈根、东京和布达佩斯的图书馆和发行中心写信，催他们归还数目不多的债务。

巴尔巴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友谊，虽谈不上亲密无间，但已超过一般同事的关系。巴尔巴拉尊敬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因为她勇敢，干劲十足。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独自埋头苦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她和塞巴斯蒂安负责编辑政治评论栏目，他们二人一心扑在那份小小的杂志上，像母亲的心牵挂在孩子身上一样。当她初次见到杂志被铅印出来，装订美观时，她高兴得几乎流下了眼泪。她拥抱了巴尔巴拉，虽然屋内没有旁人，她却对巴尔巴拉细声耳语道：“这一切，我是多么感谢你啊！”巴尔巴拉久久地端详着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那张柔和的、宽大的、涂脂抹粉的脸庞，她发现在赫尔茨费尔德的脸上增添了明显而深深的皱纹。这皱纹说明，大家同甘共苦熬过了去年，然而在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内心深处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心灵深处剧烈而痛苦的矛盾。原来在流亡初期，一天，她遇到多年未曾见面的丈夫。她抱着很大的希望。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在莫斯科与别的女人同居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早该冷静地

看清这点。然而，当消息传到她耳中时，她感到意外，感到失望。不过，这内心的希望她却从未流露过。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还想着亨德里克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提到了亨德里克的名字。“他的日子好过吗？”她轻声细语地问。夜深人静，她俩一起工作了很久，“演戏给他带来乐趣吗？他对新的荣誉感感到满足吗？”

“你这是在说谁呀？”巴尔巴拉反问道，眼睛并没有看着她。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解嘲地微微一笑，脸色一阵微红，说：“这会说谁呢？说你那离了婚的丈夫……”巴尔巴拉毫无表情地说：“他还活着？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他这个人存在。对我来说，他早已死去。我不喜欢昔日的幽灵，最讨厌像他这样不忠实的幽灵。”从此以后，她俩再也没有谈论过亨德里克。

巴尔巴拉有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孤独一人，住在地中海沿岸法国南部城市里维埃拉。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他立即离开了德国。当时，一群纳粹学生闯到他的家里，准备向“赤色的枢密院顾问”表示一下“真正的德国青年”对他的态度，但是这伙青年扑了个空。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真正的德国青年”本想把这位世界闻名的长者狠揍一顿，然后把他装进汽车送入附近的集中营。这帮匪徒在枢密院顾问的别墅里只找到了吓得浑身发抖的女管家，他们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为了给民族事业做贡献，也使这次夜间行动具有某种意义，匪徒们把可怜的老太婆折腾了一阵后，使她精神恍惚，然后将其关进了地下室。接着他们冲到楼上的图书馆去取乐。这伙“真正的德国青年”踩着歌德、康德、伏尔泰、叔本华、莎士比亚和尼采的著作狂舞。这些穿党卫队制服的青年，厌恶地认为那些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狂吠，他们歇斯底里地发作，把列宁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扔到壁炉的熊熊烈火中去焚烧。在返回的

途中，这批年轻人面露狰狞地狂笑，他们感到在枢密院顾问家里度过的两个钟头是愉快的时光。“如果那条老猪在家，”狂妄的小伙子大声喊叫，“那才有好戏看呢！”

枢密院顾问动身时，把最重要的文件和爱读的少量书籍装在手提箱里带走了。他在途中花了几个星期旅游，先到瑞士，然后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在法国南部住了下来。他在海滨租了一幢小房子，花园里有几棵棕榈树和美丽的花丛，不远便可见到大海。

老头儿孤独一人，深居简出。有时，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来回踱步数小时之久。有时，他坐在屋前，观看大海变幻无穷的诱人色彩。“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他对女儿巴尔巴拉说，“看看这面前美丽的大海，一望无际的海水，使我心潮澎湃。我到这里很久了。来这里以前我已经记不起地中海是如此的湛蓝。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德国人，都向往地中海。他们敬仰地中海，把她当作德国文明的神圣摇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地中海突然遭到憎恨。德国人想把他们自己与地中海强大的力量和优雅的魅力割舍开。他们以为可以不再需要优美明澈的地中海了，并且大喊大叫地表示对地中海已经厌烦了。但这是德国人自己的文明啊，我们怎能就那么容易地抛弃呢。他们想否定我们德意志民族为世界建树的伟大功绩吗？唉，可怜的德国人啊！他们还要忍受多少痛苦，他们还会给别人增添多少痛苦啊！”

纳粹政府没收了枢密院顾问的房屋和财产。布鲁克纳还从法国报纸的一则通知中获悉，他已被取消国籍，他已经不是德国人了。当他得知这消息后的几天，便又开始工作了。“这将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他给巴尔巴拉的信中写道，“书名就叫《德国人》。我将在书中阐述我对德国人民所了解、所担心、所希望的一切。关于他们，我了解得太多了，我为他们也担心得太多了，对于他们，我抱的希望也太多了。”

他在心爱的异国海滨忧国忧民，痛苦地度过余生。有时，几个星期过去了，他除了和女仆说几句法语以外，平时一言不发。他接到许多来信。他的学生如今都流亡异国，留在德国的也都感到绝望。他们来信向老师求教，希望得到他心灵上的慰藉和行动上的鼓励。“对我们来说，您的名字象征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有人勇敢地 from 巴伐利亚的一个省城这样给他写道，然而使用的是伪造的字体，并隐瞒了真实的地址。这类忠诚坦率的表白，使枢密院顾问既感动又怨恨。“在当今的德国，有这样的想法并表达出来的人，大有人在，”枢密院顾问这样想，“因为他们已经忍受了发生在面前的灾难，但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行动起来进行反抗。对于德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听之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罪魁祸首。”他把来信搁置一旁，重新展开稿纸，奋笔疾书。稿纸在逐日增厚，字里行间充满了热情和智慧，怨恨和反抗，以及疑虑和信心。

布鲁克纳知道，特奥菲尔·马德尔偕同尼科勒塔住在里维埃拉的另一个小镇里，离他不到五十公里远。一次，他俩邂逅，彼此打了招呼，没有约定何时再见，后来再也没有见面。马德尔和布鲁克纳的心情都不佳，也不想相会交谈。这位讽刺家昔日那种快乐的、出言不逊的神态消失了。德国的灾难惊得他目瞪口呆，沉默寡言。他像布鲁克纳一样，整天坐在小花园的棕榈树下和花丛边，凝视着大海。然而，马德尔的目光并不包含宁静和沉思。他的目光显得焦躁不安，茫然地绝望地彷徨在波光粼粼的辽阔的海面上。他浅蓝的嘴唇依然做着吸吮的动作，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声音，不过如今他沉默不语了，沉默是无声的抗议。

过去，马德尔昂首阔步，现在却耷拉着脑袋，瘫坐在那里。铅灰色的双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显得那样疲倦，似乎再也不能动弹了。他沉静地蜷缩在那里，只有眼珠还在转动，他的嘴唇在痛苦地吐露无声

的语言。有时，他会吓得缩成一团，似乎有张恐怖的脸在他面前跳动。这时，他会用力地竖起身子叫喊，声音不再响亮，而是那样苍老和嘶哑。“尼科勒塔！你过来！我请你立刻就来！”马德尔既命令又哀求。尼科勒塔从屋子里出来走向他。

她脸上的神色显出疲惫和忧伤，这同她那突出的鹰钩鼻，线条分明的嘴和高高的额角极不相称。她的双颊变得更宽、更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失去了挑衅般的光泽。过去这种光泽使她的眼睛显得迷人和令人不安。尼科勒塔已不再是个固执而骄傲的姑娘，而是个经历了热恋又遭受过许多苦难的女人，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在她的感情中，疯狂的歇斯底里同真挚灼热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出于这种情感，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如今就在她的面前，躺在椅子上，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她问：“马德尔，你需要什么？”过去那些年，不管她遭受了什么苦难，她那堪称楷模的发音一直没有变，“亲爱的，我可以给你帮点儿什么忙吗？”

马德尔呻吟着，像是在做噩梦，“尼科勒塔，尼科勒塔，我的孩子……实在可怕……太可怕了……我听到在德国遭受严刑拷打者的喊叫……我听得十分清楚，是风把这喊叫声吹过大海送到我这里来的……匪徒拷打犯人时还放唱片听音乐，真是无耻之尤。匪徒们用布垫堵住受害者的嘴巴，不让他们叫出声音来……但是，我听到了他们……一切我都听到了。上帝赐给我一副专听死难者呼喊声的敏锐的耳朵……我是人类的良知，我听到了这一切。尼科勒塔，我的孩子！”他紧紧抓住她。痛苦的目光茫然地盯着南国景色。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从南国的宁静中突然冒出的可怕的妖魔鬼怪。尼科勒塔的手放在他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我知道，我的马德尔，”她音正腔圆地说，同时充满着温情，“你

听到了一切，你把一切都看透了。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所知，把世界剖析一番。这对你和世界都有好处。你应该写，马德尔！你应该写啊！”

一年以来，尼科勒塔一直在恳求他工作。丈夫的瘫痪给她带来了痛苦，她忍受不了丈夫的绝望情绪和无所作为。她敬佩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是世上活着的最伟大的人物。她希望自己的丈夫不要对事态袖手旁观，而要置身于事态的中心，并且参加工作，唤醒世界，告诫世人。可是他的回答却是：

“我还要写些什么呢？一切，我都说了。一切，我都已预知了。我揭露了骗局，我闻到了腐臭的气味。我的孩子，但愿你想象得到，当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千真万确时，那是多么难以接受啊！人们已把我的书忘记了，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有人把我的全部剧作烧掉了，我的预言仿佛是一阵清风飘得无影无踪了。而如今发生的一切，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灾难，只是我全部作品所预言的微不足道的尾声，我的作品早已描写了这一切。未来将要发生的最坏结局，最终的灾难我也都预测到了。我因预感到这些而悲恸欲绝。如今我还能写些什么呢？我承受着人世的痛苦，我心灵中的现实和未来都在崩溃。”

“我我我……”他说完三个“我”字就再也不吭声了。他精神恍惚，掉入“我”的陷阱中。他那因饱经风霜而变得更加刚毅的脸，向前垂了下来，但现在这张脸变得精巧了，也更加敏感、更加坚强了。马德尔突然睡着了。

尼科勒塔回到屋里，在黑暗阴凉的前厅站住了，她慢慢举起双手捂着脸。她在呜咽，但没有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干枯。她捂着嘴轻轻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受不了了。”

曾被亨德里克称作朋友的人们，现在散居在各国的许多城镇里。其中有些人日子过得还很不错。例如“教授”就生活得很好，他的世界声誉是享受不尽的。他可以住在用巴洛克式家具和哥白林双面挂毯布置起来的宫殿里，或是住在一流国际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演戏方面，柏林不让他来参与，难道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原因吗？好吧，反正这对柏林人来说更为不利。“教授”的舌头依然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有一阵子他大发雷霆，嘴里叽里咕噜地发牢骚。后来，他冷静思考，也就不去理睬这些。他想，自己本来就忙得不亦乐乎，让柏林人去演他的戏吧！让“这个亨德里克”去尽情地为他的“元首”演出喜剧吧。演出旺季，“教授”要去巴黎导演一出轻歌剧，去罗马和威尼斯导演两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去伦敦导演一出宗教歌舞剧。此外，他还要率领剧团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演出《阴谋与爱情》和《蝙蝠》。与此同时，他还要与好莱坞签订一项大规模拍片合同。春天一到，他得赶快到那里去。

“教授”设在维也纳的两家剧院，由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代为经营管理，对这两家剧院的健康有序发展“教授”可以完全放心。卡茨先生有时会伤感地回顾有趣的往事：他曾自称为西班牙医生，撰写了深不可测的剧本《罪孽》，这出戏曾把柏林观众给蒙蔽住了。“这可是开了个高级的玩笑啊！”卡茨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主人和师傅，舌头也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现在，他再也不提复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了。卡茨先生最终被迫上演低级的戏。

伯恩哈德小姐也开始有点儿伤感。她想到了选帝侯大街，特别是想到了亨德里克。“他那双凶狠的眼睛多媚人！”她梦幻似的回忆往事，“我的亨德里克，我可舍不得把他白白送给纳粹分子，他们真的不配占有这样出色的名流。”不过，现在在维也纳有一个花花公子取代了

亨德里克。他可以称呼伯恩哈德为“罗泽”，也可以在她的下巴上摸一摸。他是个年轻的风骚演员，虽没有亨德里克那种疯狂劲，却也显得温文尔雅、朴素大方。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焕发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艺术青春。她的新成就是她过去在柏林所望尘莫及的。她以小学生的胜负心奋发学习英语，如同冒险家那样准备去征服一个异国。过去，她曾以独特的夸张手法，使柏林的观众如痴似醉，惊叹不已。现在，她用新的语言，新的表演手法去夺取异国的观众。在演出中她时而温柔亲切地说话，时而发出呻吟般的悲叹声，有时止不住地咯咯笑，有的时候因高兴而欢呼，她还能婉转地歌唱。她仿佛仍然是个腼腆而又笨拙的年轻男孩，或是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她演得似乎无忧无虑、任性倔强，实际上，她以她的才智对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精细入微的处理，使着了迷的观众又悲伤又欢笑。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她了解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喜好。她知道，她表演的角色要比在德国表演时稍稍伤感一些，要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更加温柔一些，才能适合观众的口味。她很少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往往睁大眼睛以天真无邪、无可奈何的目光来感动人们。

她自己也承认：“我把本人的形象稍稍作了些改进。”这时她会耸耸肩，缩缩头，做些妩媚的动作，“我改进得不多，而改的都是必要的，以便让英美观众开心微笑。”多拉·马丁来往于伦敦与纽约之间。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上演同一出戏，达数百场之多。她晚上演戏，白天拍电影。她的身体居然能支持得住，着实令人吃惊。她瘦削、纤小的身体从不知疲倦，似乎蕴藏着魔力。英美的报纸称赞她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每次演出以后，她会到萨沃依饭店小憩片刻。一进门，乐队便为她奏起了迎宾曲，人们起立欢迎她。美国和英国的这两座大都市，对

这位被柏林当局赶出国境的犹太女演员表示了敬意。英国女王接见了她，威尔士亲王把一束玫瑰花送到她的化装室，美国的年轻诗人专为她写剧本。时而有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来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还想回到德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不想，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不过，她常想：不知柏林对我的新成就有何评价？他们知道我的成就吗？当然应该知道。希望我现在的成就能让他们感到后悔、嫉妒和愤怒。在那里不会有人对我的成就感到高兴的。有十万观众表示，他们热爱我，我就至少可以气气他们，这样就使他们不要忘记我。

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在柏林上映，其中担任主角的就是多拉·马丁。但几天后影片就停演了，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就是一桩丑闻。影片上映时，宣传部长下命令：对此，在电影放映时，观众要表示出一种“自发的愤怒”。于是党卫军队员们身穿便服，被派进电影院。银幕上一出现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遍布在全场的党卫军士兵就吹口哨，喝倒彩，扔臭气弹，并且大喊大叫：“不准在德国的电影院放映由该死的犹太女人主演的影片！”那些化装成观众的流氓捣乱、起哄，所以影院不得不打开电灯，停止放映。前来看电影的勇敢、好奇的观众，在一片惊慌混乱中离开了电影院。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就是为了来看多拉·马丁的。他们在逃离电影院时，要是被冲锋队员认出是犹太人，就会立即被抓住，遭到一顿毒打。

宣传部在伦敦表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政府同意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柏林的观众不同意，他们表示直接和强烈的抗议，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此宣告，从现在起，在德国，凡由多拉·马丁主演的影片都在禁映之列。

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散居在许多城镇里。他们在许多国家寻求避难。克罗格由于在新德国已经无法找到栖息之地，所以他暂且定居在布

拉格。其实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他是文学先驱，他把剧场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他永恒的理想是实现正义和自由。他的希望多次落空，却仍然不放弃自己天真而又乐观的激情。克罗格决心发扬法兰克福鼎盛时期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刚到布拉格，就积极物色合适的人选，期望有人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资助，为在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创办文学剧院而奔波。他终于寻觅到了资助者，但他们资助的经费少得可怜。他选择了一个大谈特谈“人类”和“美好时代的曙光”的剧本。在地下室和几个年轻演员合作，终于使这个剧上演了。克罗格的忠实朋友施密茨，仍然为他管理财务，而克罗格这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出淤泥而不染地留在了纯艺术的象牙塔里。

然而，施密茨决不能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罗格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济上虽也有拮据的时候，却尚未经历过真正的贫困，因此他压根儿不懂，凭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办极简陋的剧院。日子尚且过得去，他们除经济拮据外，还遭到政治压力。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对流亡异国的汉堡艺术剧院院长的和平主义倾向感到极端反感，使馆派人同布拉格当局进行交涉，反对克罗格。而克罗格和施密茨则奋起反抗，坚强不屈，斗争使他们消瘦和苍老了。施密茨已不那样乐观了，他粉红色的面颊已经苍白，略显力不从心。克罗格的前额和嘴角也增添了许多皱纹。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里……

朱丽叶（曾被称作刚果国王女儿的特巴布公主）在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个小酒吧间找到了工作：从午夜至凌晨三点给美国人（自从美元跌价以来，在巴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法国乡间绅士和妓院老板展示其美丽的身段和表演精彩的踢踏舞。她几乎是裸体登上舞台。微型的乳罩上挂着一串串绿色的玻璃珠子，穿一条绿色丝绸小三角

裤，屁股上插着许多绿色的鸵鸟羽毛，以此表示她是只小鸟。同时，嘴里反复说着：“我是一只小鸟，飞越大海来到这里，要在蒙马特区筑窝。”

实际上，她怎么可能是只小鸟呢？她在烈士街的那间可怜的屋子，连窝都不如。屋内漆黑一片，往窗外望到的是肮脏的小院子。污渍斑斑而又光秃秃的墙上，唯一的装饰物是挂着的一幅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相片。在一次愤怒而痛苦的大发作时，朱丽叶把这张照片撕碎了，后来又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拼在一起。亨德里克的嘴从此歪斜了，这给他的脸增添上了阴险毒辣的表情。一道胶水痕迹，像条伤疤越过他的前额。除了这点以外，他的美貌已复原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每个月的一号，朱丽叶到一所她不知道主人是谁的房子的门房那儿领取亨德里克寄给她的一点点钱。在蒙马特咖啡馆演出的报酬，加上柏林寄来的钱，使朱丽叶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必去当站街女。在这里她见不到熟人，更没有情人。她对任何人都不谈及她在柏林的冒险生涯。其中原因之一是，她害怕丧命，至少害怕会失掉每月的小额生活费；原因之二是，她不愿给亨德里克制造麻烦，她心里依然眷恋着他。她什么也没有忘却，什么也没有宽恕。

朱丽叶每天至少有一次要怀着仇恨，并令她毛骨悚然地去回忆在德国的那间昏暗的牢房，在那里她遭到了太大的苦难。她想复仇，而且要以大规模的、甜蜜的方式复仇，决不用卑鄙、残忍的手段。白天，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躺在她那张肮脏的床上做着美梦：她回到了非洲，把全体黑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她成了皇后和军队统帅，率领人民起义，并对欧洲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白人世界已经烂透，早该灭亡。朱丽叶自从同柏林的盖世太保打过交道后，很清楚这点。一定要消灭白人世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要率领她的黑人兄弟姐妹胜利地开进欧洲各大城市，要以空

前的血腥屠杀来洗刷白人世界强加的耻辱。那些狂妄的主子，必须充当自己的奴隶。在梦幻中，国王的女儿见到她心爱的奴隶亨德里克，他匍匐在她脚下。啊！她怎样去折磨他呢？啊！她该怎样去溺爱他呢？她要把花冠戴在他光秃秃的额上，但他必须跪在地上接受她赐给他的花冠。这个既是无耻之徒又是情侣的人，作为最宝贵的战利品，必须穿着盛装跟在她身后行走。

这是“黑色维纳斯”朱丽叶的美梦。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指，玩弄着那用红色皮条编成的鞭子。

一天晚上，朱丽叶在街上散步，人群从马德兰教堂向协和广场走去，巴尔巴拉从她的身旁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亨德里克夫人是朱丽叶嫉妒和同情的对象，现在她低头沉思着，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去。朱丽叶轻轻拉了一下巴尔巴拉的袖子，用法语说道：“夫人，您好！”巴尔巴拉微微颌首，惊奇地抬头看时，黑女人朱丽叶已走远了。巴尔巴拉见她那宽宽的背影迅速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尼科勒塔（即尼科勒塔·马德尔）又回到了柏林。一天，她提着布满裂纹、破烂不堪的红帽箱出现在帝国总理广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住宅里。“我来了。”她说话时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啦！马德尔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他。可是，他已置身于时代和现实之外，成了一个梦幻者，一个帕西发尔，我可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啦，亨德里克，你能理解我吗？”

亨德里克理解这点，他坚决反对梦幻者。他认为，任何人都要与时代和现实保持密切的接触，这完全是必要的。

“流亡是弱者的行为，”他严厉地说，“待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那些

人，自以为是殉道者，实际上是逃兵。在这里，我们站在前线，他们却躲在营地，修身养性。”

“我一定要重新登上舞台！”尼科勒塔说，为此她离开了丈夫。

亨德里克认为，要安排尼科勒塔演戏，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乐意，在国家剧院我什么都能办到。不过，眼下穆克还是院长。总理不喜欢此人，宣传部长是出于面子才支持他的。现在，到处都在议论，认为穆克是个糟糕的剧院院长。他制定的剧目单十分乏味，他总想上演自己的剧本。他对演员也缺乏了解。他唯一的本领就是让剧院不停地赔大钱。”

尼科勒塔遨游归来，她指望国家剧院的聘请，亨德里克则要求她同自己先去汉堡客串，演一出只有两个人登台的戏。其实，在同巴尔巴拉结婚的前夕，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早在北海海滨浴场演出过这出戏。如今，亨德里克已名满天下，又是当权派的朋友，汉堡艺术剧院以能欢迎这样一个老演员回来演出而深感自豪。继克罗格出任新院长的是个名叫巴杜尔·冯·托滕巴赫的先生，他到车站迎接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托滕巴赫先生当过军官，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剑伤的疤痕。他有一对像穆克那样的发蓝色的眼睛，说话也带着撒克逊土音。他大声喊道：“赫夫根同志，欢迎您！”这喊声似乎告诉人们，亨德里克也有一段当军官的光荣历史，而不是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和托滕巴赫先生一起到车站欢迎的人，也大声喊道，“欢迎！”其中有莫茨小姐。一见面，她拥抱了亨德里克，老友重逢，激动得她热泪盈眶。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位诚实的女人大声说，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很快就了解到她已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小姑娘，这是她同惯演父辈角色的彼得森多年关系的

果实。不过，这果实结得晚了一点儿，而且出人意料。“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莫茨说，“我们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瓦普加。”

彼得森丝毫没有变。他的脸依然是光秃秃的，好像缺少了一大把船夫式的胡子。他那好色的性格说明，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坏习惯：挥霍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去追求年轻美貌的姑娘。也许，莫茨爱他胜过他爱莫茨。美男子博内蒂身着党卫队的黑色制服，神气活现。他吹嘘，观众给他写的情书纷至沓来。莫伦维茨已不在剧院工作了，因为“她有犹太血统”，莫茨正捂着嘴在窃窃私语，而后发坏地笑了起来，好像是在谈论一些私房话。对此，博内蒂流露出十分厌恶的表情，此刻也许他想到往日和莫伦维茨一起干了有辱于种族的事。有人告诉亨德里克，当这个妖艳的年轻姑娘听说自己的血统不纯时，曾企图自杀过，后来终于嫁给捷克的一个皮鞋厂的老板。“在国外，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她肯定过得不错。”莫茨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同时用大拇指从肩上指指背后，似乎“国外”就在她后背的方向，而且远得都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去描述。

剧院的新演员，都是些金发的青年男女。他们巧妙、恰当地将充满活力的愉快心情与严格的军事纪律结合在一起，既活泼又严肃。他们向伟大的亨德里克作了自我介绍，并向他表明了为艺术而奉献的决心。亨德里克是童话中的王子幻化而来的美男子，嫉妒和赞赏是他应得的贡品。今天他屈尊下凡，回到他发祥之地待一会儿。他和颜悦色地用胳膊搂着莫茨的肩。“啊，你还完全是老样子！”莫茨激动地说，紧紧握着亨德里克的手。彼得森说：“亨德里克始终是个优秀的同志。”这时，托滕巴赫先生疾言厉色地说：“在新德国，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大家都是同志。”

亨德里克转向克努尔先生，并表示问候。克努尔就是那个在西服领子背后藏“卐”字徽章的舞台看守。过去，亨德里克这个文化布尔什维克

分子每次走过看守室时，心里总感到提心吊胆。现在克努尔可要同总理的朋友和宠儿握手了，他这个纳粹党的老党员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吧？

可是，出乎亨德里克意料，克努尔对他却相当冷淡。而且看守室里再也见不到“元首”像了。这与当今不但允许挂像，而且提倡挂像的政治形势极不协调。当亨德里克关心地询问克努尔身体情况时，他嘟嘟囔囔地从齿缝里挤出一些不友好的声音，并以充满恶意的目光盯着亨德里克。不言而喻，克努尔先生与众人一样，感到“元首”这个民族的救星和民族主义的首领欺骗了他，因而他深感失望。此时此刻，要从舞台看守室走过，这对总理的宠儿亨德里克来说，也是相当难堪的。他同克努尔先生的关系依旧没有改善。

当亨德里克了解到，舞台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往昔，他喜欢手握铁拳，向他们致以赤色阵线的敬礼)，没有一个留在剧院时，他松了一口气。他不敢询问这些人的去向。他想：他们也许会被打死，也许会被投入监狱，也许流亡异国……

晚上的戏票销售一空，汉堡观众向他们喜欢的老演员喝彩。人们看到这个演员在柏林飞黄腾达，在“教授”的垂青下发迹，而后又受到胖总理的宠爱，真是青云直上。观众对尼科勒塔感到失望，认为她演得既呆板，又不够大方，甚至有些怪模怪样。她对演戏真的生疏了。她的姿势僵硬，她的声音令人感到空洞，说话怨声怨气，她的内心似乎僵死而又破碎。观众对她的大鼻子也感到反感。众人怀疑，她是否有犹太血统？人们在剧场里低声议论。一些人说，不会的，不然亨德里克怎么会同她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

翌晨，亨德里克心血来潮，要去拜望门克贝格领事夫人，想在她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荣华富贵。她多年来以贵族门第自居，瞧不起亨德里

克。过去，她邀请枢密顾问的千金小姐到她一楼的房内喝茶，而对他只是嘲讽地嫣然一笑。如今，他要坐着自己的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去登门拜访了。

亨德里克感到失望。他从别墅新主人那里得知，门克贝格领事夫人去世了。亨德里克心里诅咒：她就会干出这种事！为了逃脱这次难堪的见面，她竟然溜跑了。这类老式的高贵的国民——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有煊赫的历史和超凡脱俗的美容。他们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吗？如今成为梅菲斯托的小市民和血腥暴政订了契约的人，难道不该有机会领略一番战胜他们的乐趣吗？

亨德里克很生气，因为他的突然行动失败了，他感到兴味索然。但除此之外，他对自己在汉堡的活动还是相当满意的。托滕巴赫先生临别时说：“赫夫根同志，我和剧院全体演员对您来我们这里客串感到自豪！”莫茨把瓦普加抱给亨德里克，急切地请他给正在哭的孩子祝福。“亨德里克，请您给她祝福吧！祝福我的瓦普加！”彼得森在一旁也竭力要求他的祝福。

亨德里克从汉堡回到了柏林。林登塔尔告诉他，最高领导层正对他能否担任国家剧院院长一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众所周知，总理——“我的新郎官”（洛特给他的新称呼）——对穆克不满。至于总理，他会选择谁来担任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新院长，目前还是个谜。然而总理最后抉择，选中了亨德里克·赫夫根。对此，宣传部长竭力反对，持反对态度的还有党内一批显要人物，他们思想激进，骄傲地自称为“百分之百的纳粹党人”，他们厌恶妥协，对文化领域事务的妥协尤其深恶痛绝。

宣传部长就自己的观点发表了如下声明：“不能把一个非党人放在

如此有声望、有代表性的岗位上。而且此人过去曾在文化领域里搞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有过污点。”

总理反驳说：“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党员，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他的禀赋。”这位总理虽然有权有势，不可一世，但在思想上却相当开明。“在亨德里克的领导下，普鲁士国家剧院一定会赚钱。穆克先生经营剧院对我国纳税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造成的压力巨大。”一考虑到他宠儿的前程，这位将军甚至突然想起了纳税人，这实在是罕见的事。

宣传部长反对的理由是，穆克是“元首”的朋友和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不能就此轻率地一脚把他踢开。总理想出一条妙计，他建议让《塔嫩贝格》的作者（即穆克）去当诗歌学院的院长，“他到了那里以后再也不会妨碍谁了。”并提出在任命之前先派他出国美美地周游一番。宣传部长给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休养的“元首”打电话，祈求他坚决阻止把一个虽有天赋和经验，但道德极端败坏的名优捧上国家剧院的最高宝座。没想到总理在两天前早已派人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送信了。“元首”一般情况下对这类事情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任命这事他也不想做最后的决定。为此他传出话来，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脑子里要考虑的是更重大的事，请有关同志自己协商解决。

为了任命的事情，两个神一般的高官吵起了嘴架，事态最终发展成宣传部长与总理，即跛子和胖子两者之间争权力和面子的问题。亨德里克在耐心等待。他无法判断两神之争结局将会如何。一方面，当院长的前景大大激起了他的虚荣心和干劲儿。另一方面，他也有顾虑。他考虑到如果自己在国家剧院公开当官，那就完完全全永远成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成员，自己将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冒险家们同命运共患难。这是他需要的吗？这是他的奋斗目标吗？他内心不正蕴藏着某种声音在警告他不

要走这一步吗？败坏的良心的声音不正和着胆战心惊的声音吗？

两神之争，总理得胜。总理立刻召见亨德里克，并正式任命他为国家剧院的院长。名优亨德里克此时此刻不是欣喜若狂，不是满腔热情，而是惊愕不已。总理见他这种反应立即火冒三丈。

“为了你我运用了我的全部影响力！你就别推三阻四了！”为了给亨德里克施加压力，总理继续骗他说，“再说‘元首’也十分赞成您当院长。”

亨德里克还是犹豫不决。一则是因为他良心上说不过去，再则他特别希望拿架子。“他们没我根本不行，”他得意地想，“前些日子我在国外几乎是个流浪汉。现如今当权者却要求我去拯救他们濒临衰亡的戏剧界。”他请求总理给他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总理气得嘟嘟囔囔地打发他走了。

晚上，亨德里克同尼科勒塔商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唉声叹气，抱怨着，眼帘半闭，目光呆滞，一脸的迷茫，“我该担任，还是不该担任……真是进退两难啊！”他把头往后一沉，那疲劳过度、显得高贵的脸对着天花板。

“你当然应该担任喽！”尼科勒塔用又高调又甜美的声音劝亨德里克。“你自己心里明明知道，你是应该担任，而且必须担任的。这是你的胜利啊，亲爱的。”她撒娇地说，不仅嘴巴在扭动，而且全身都在扭动，“这是你的最后胜利啊！我早就知道，你胜利的一天总会到来的。”

亨德里克熠熠的目光始终冷冷地盯着天花板。他问道：“尼科勒塔，你能帮助我吗？”

尼科勒塔蹲伏在亨德里克面前，身体靠着沙发。她用她那双圆圆的、美丽明亮的眼睛激动地盯着他，字正腔圆地回答：“我将为你感到自豪。”

翌日，阳光妩媚。亨德里克决定从家里步行到总理府。这次酣畅的长距离散步非同一般，它突出了这天的节日气氛。亨德里克·赫夫根把他的天赋、他的名誉和他的人格统统卖给了沾满鲜血的政权，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喜庆的日子吗？

尼科勒塔陪伴着他，这是一次愉快的散步。他俩兴高采烈。遗憾的是，故人重逢使他们大为扫兴。他们在动物园大街附近，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挺直身体，秀美、白皙而又高傲的脸庞令人肃然起敬。她身穿一件剪裁得体的老式银灰色连衣裙，头戴闪亮的黑色三角帽，头发留到太阳穴以上，并梳理成紧密的卷发。老妇人的发式与十八世纪贵族的发式很相似。她缓慢而行，步履小而稳重。她那衰老、娇弱，但矍铄的形象折射出令人伤感的逝去时代的高贵与端庄。

尼科勒塔突然站住，带着敬畏的口吻低声说：“这是将军夫人。”她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亨德里克也脸红了，同时摘掉并举起自己灰色的轻便礼帽，向夫人深深弯腰致敬。将军夫人举起镶有蓝色宝石、用长银链挂在胸前的长腿眼镜，通过镜片她冷淡地、从容不迫地仔细打量着离她只有几步远的这对年轻人。这位雍容的老妇人的脸部还是毫无表情，她没有回应亨德里克和他女伴的问候。亨德里克猜想：难道夫人已经知道他俩要去何处？难道她还知道这个曾和巴尔巴拉结过婚的亨德里克在一小时内将要签订什么契约？也许她能估计到这点，因为她一直关注着他俩在事业上的发展。

将军夫人将长腿眼镜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眼睛在胸前叮当作响。老

妇人从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面前转过身去，迈着有点儿疲惫的小步，径直离去。

第十章 威胁

新上任的国家剧院院长，是个秃顶。他把大自然赋予他的最后几绺光滑的软发干脆剃掉，这样一来他造型高贵的脑壳就决不会使他丢脸。亨德里克威严而自信地昂起总理大人喜欢的那颗梅菲斯托的头。在他有点儿浮肿的苍白的脸上，冷峻的宝石般的眼睛，闪烁出比任何时候更为诱人的光泽。紧绷的太阳穴上流露出紧张、痛苦的心理，这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和敬意。两颊开始松弛，中间带着一条明显凹痕的下巴，仍然保持着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和威风。尤其是当院长高高翘起自己的下巴时（这是他常做的一个动作，以显示其气派），这下巴既威严又动人。可是当他低头时，脖子上便出现皱纹，肉叠成了两层，原来他已有了双下巴。

院长可称得上英俊潇洒。但只有像将军夫人这样的贵人，用长腿眼镜从头至脚仔细打量他，才会断定他的英俊不完全是真实的和合乎情理的，而是用主观的意志力做作地创造出的一种错觉，并非自然的天赋。

“他不但表情做作、不自然，以达到高雅的效果，他双手的动作也是如此，”恶意中伤和吹毛求疵的人如是说，“他的手宽大、丑陋，但他善于使用并变换手部动作，使他的双手看上去修长而优雅。”

院长称得上端庄高贵、威风凛凛。他以宽边角质框架眼镜代替了夹片单镜。他的身姿笔直、矜持，近乎僵硬。他高雅的气质和魅力使人们忽略了他体重增加的事实。平时，他说话的声音总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沙哑，宛如悠扬的歌声。他能巧妙地根据不同语境交替使用不同的语调，如专横跋扈、乞怜哀怨、劝诱哄骗、若有所思。有时遇到隆重的场

合，他的声音竟然令人意外地变得铿锵有力，重如磐石。

然而，院长也挺风趣。在他所施的诱人的惯技中，他那典型的莱茵人的诙谐占着重要地位。院长善于用轻松诙谐的言语来争取恼怒的舞台管理人员、争取桀骜不驯的演员，甚至争取傲慢的政府官员也不在话下。他能给严肃的会场带来和谐的阳光。他天生奸猾，又老于世故，所以凭这一招他便能使整个儿阴郁的排练场充满活力和生气。

院长也非常得民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称赞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甚至政治上的反对派在举行秘密集会，小心地关起门来发表议论时，对他的评价也较为温和，没有强烈的对立观点和态度。对政府持异议的人认为亨德里克虽身居要职，但却如他本人自称的那样，确实不是纳粹分子，这确实是正能量，甚至是一个奇迹。阴谋集团中的某些人觉得国家剧院院长是在使用总理给予他的特权。他把乌尔里希斯弄进普鲁士国家剧院，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冒险行动。最近，他甚至雇用了个犹太人至少是半犹太人当私人秘书。此人是个小伙子，名叫约翰内斯·雷曼。他长有一对温柔的、金褐的，带点油滑的眼睛，他被院长驯服得像一条忠诚的狗。为此，雷曼改信新教，而且十分虔诚。他的专业是德语和戏剧史，同时还学了神学。他对政治不感兴趣。雷曼说：“亨德里克·赫夫根是个伟人。”在他家庭所属的犹太人圈子里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其他宗教团体里，他都积极宣扬这个观点。

亨德里克解私囊来支付忠诚的雷曼的工资。他不惜自己花钱雇用个社会底层的人，这不能不使政府中的反对派刮目相看。按规定若雇用雅利安人当私人秘书，工资可以由国家剧院支付。院长雇用的是非雅利安人，因而他不能向国家要求支付用人的工资。其实如果一定坚持要求国家支付，总理也许会同意这一要求的，但从亨德里克的性格和为人来看他不可能提出这一过分要求，为此他做出了经济上的自我牺牲。他要

支付二百马克的工资，这在他个人的财政预算中只占令人感觉不到的微乎其微的比例，但换取的价值非常大，他这样做太聪明了。约翰内斯·雷曼在亨德里克“花钱为自己买条后路”的计策中占着重要地位，这笔财政支出是必要的。亨德里克需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积点儿德。这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不然他忍受不了目前的现状，内疚会使他忐忑不安，哪里还有幸福可言？他害怕将来有朝一日会变天，因此这位大人物觉也睡不踏实，常做噩梦。

国家剧院可不是有时看上去的避难所的样子，每个人要兢兢业业，各司其职。理论上讲，在剧院，亨德里克是掌权人，言行不能过于随便。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自己也认为疏忽管理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宣传部长和报刊媒体都时刻在严密监视着他。有些演员虽然长着一头金发，然而演技平平，别无所长，是些不折不扣的饭桶。院长会禁止他们上演拙劣不堪的戏剧，以免他们在艺术的舞台上出乖露丑。亨德里克能做到这点，自认为是一种胜利，心里很得意。

诚然，院长必须保证剧院的上上下下，所有员工，从舞台管理人员、舞台监督、舞台看守直至演员都不准有犹太人。当然，一个剧作者经过审查，证明他的家族上至四五代都没有问题时，他的剧本才可考虑采用。一个剧本的思想内容如果触犯了当局的底线，令其不快，那么连考虑的余地也没有。鉴于这种状况，要排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你不可能总想着上演古典剧目来充数。在汉堡，上演了席勒的《唐·卡洛斯》，在戏中当马基尔·波萨要求西班牙菲利普国王给予“思想自由”时，观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好像是在示威和反抗。在慕尼黑，席勒的《强盗》，在政府下令禁演前，戏票已被销售一空。席勒的早期作品竟成了当前的革命戏剧，给观众以莫大的鼓舞。亨德里克本人极想扮演主人公马基尔·波萨和弗朗茨·摩尔，但要上演《唐·

卡洛斯》和《强盗》却顾虑重重。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列入要求很高的德国舞台上演计划的是戈哈特·豪普特曼、韦德金德、斯特林德贝格、格奥尔格·凯泽、施特罗海姆等人的早期剧作，因为这些剧作基调雄壮有力，所以被扣上掺有“文化布尔什维克破坏精神”的帽子，遭到严厉批判和禁演。具有天赋的年轻一代戏剧家几乎都流亡异国，没有出走的在德国则遭到迫害。作为院长的亨德里克，在他的剧院能上演些什么？纳粹诗人是一批穿黑色或褐色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写的剧本，凡是稍懂得戏剧的人都会惊恐地转过脸去，真是不堪卒读。可是，亨德里克院长却约请这些威风凛凛的小青年们为剧院创作剧本。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天赋的火花，并向他们其中五人预支了几千马克的稿酬，指望他们能写出像样的剧本来，但结果使人大失所望。交来的剧本都是些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悲剧，语言慷慨激昂，活像中学生的作文。“鉴于目前德国的现状，要想搞出点儿像样的戏剧来也真不易。”亨德里克对他圈内的亲信们说。他双手撑着脑袋，那张蜡黄的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局面虽然艰难，但亨德里克院长会动脑筋。缺少现代喜剧，他就去挖掘旧的滑稽剧，而且演出非常成功。他上演一些曾使祖父辈人开心的法国的古代喜剧，上演历时数月，场场客满。他亲自出马扮演主角。他登台演出时身穿绣得巧夺天工的十八世纪的长袍，下巴上涂着一块小小的黑痣，使他化装得滑稽的脸更能逗人笑，剧场里的女观众乐得咯咯直笑，好像有人在胳肢她们。他的表情轻松愉快。他的对话生动活泼，能使老实巴交的祖父辈人的那种诙谐达到现代剧最卖座的效果。席勒的剧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自由的渴求，因此名声不佳，所以亨德里克院长主张多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权威性的报刊把莎士比亚奉为“日耳曼伟大人种的杰出天才”。

“半神”的宠儿、新德国的代表性女演员洛特·林登塔尔，居然登台出演《米娜·冯·巴黑尔姆》里面的一个角色，尽管该剧是一七六七年的作品，但剧作者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因当年同情犹太人和提出早已过时的理性而受到鄙视。不过由于林登塔尔是总理的情妇，这个剧的上演也没有遭到干预，所以人们只好将莱辛的过时的观点抛在脑后，去欣赏他的戏剧作品。《米娜·冯·巴黑尔姆》一剧演出时，卖座率相当得高。由于新院长会动脑筋，所以，在诗人穆克领导下国家剧院经营亏损的状况彻底改变了，收入开始大大增加。

穆克受“元首”的特别委托，到欧洲各国去旅行，做报告，进行宣传活动。当他听到他的后任旗开得胜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他把一股怒火压在心底，外表不露声色，反而从意大利的巴勒莫、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地给他的“朋友亨德里克”寄风景明信片致意。他在风景明信片背面不厌其烦地强调，他自由地遨游在各国，这有多美呀！他从斯德哥尔摩大酒店发出的明信片上写道：“我们诗人都是些流浪汉。”此次旅行他得到了一笔款项。各大报刊都按旨意大肆渲染他抒情的战斗杂文，甚至对他在豪华的饭店、剧院包厢和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细节描写也不乏赞美之词。这个悲剧《塔嫩贝格》的作者激发了自己对奢侈生活的兴趣。他把这次游览当作一种“精神福利的使命”。他一再表白，他不是因为受贿赂才为第三帝国做宣传的。他的主子即那个跛子也许正是如此，但诗人采用的是软绵绵的情歌小曲进行宣传的。例如在奥斯陆，有人从欧洲最北的地方给他打电话，一个关切的声音从北极地区传来：“德国好吗？”而这位作环球精神福利旅行的人却以十分虔诚的态度回答了几句话。他的言语像一束春天的花朵绽放在黑暗的德国。

穆克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亲切热情的接待，只有巴黎是个例外。这位德国诗人感到非常不快，那里的军国主义尚武精神激怒了他。他不喜欢

这种精神，这与他崇尚的思想格格不入。所以诗人向德国国内他的读者警告说：“巴黎的气氛是危险的！”

在出国访问期间，在深受感动之余，穆克先生通过写信、打电话等手段，顺便搞了点儿反对他的“朋友”亨德里克的阴谋活动。他在巴黎通过使馆和盖世太保的特务打听出，在巴黎有一个黑色女人，亨德里克同她有过不光彩的淫乱关系，而且至今还在经济上支持她。在穆克的天性中容不得一点儿下流行为。他不得不暂时克制心头的厌恶，屈尊光临蒙巴特酒吧间。此时，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正在扮演小鸟儿跳舞。诗人要了香槟酒，把黑舞女朱丽叶叫了过来。当朱丽叶得知，他从柏林来是专为了打听亨德里克·赫夫根过去的性爱史时，她轻蔑地说了几句粗野的话，然后站在那里，把插着绿色羽毛的艳丽的屁股向他撅起，随着这种姿势她噘嘴发出“噗”的一声，这声音引起了人们讨厌的联想，整个酒吧间乐开了花。笨手笨脚的德国诗人碰了钉子，遭人耻笑，丢尽了脸。他瞪大了圆圆的蓝色双眼，愤怒地吐着撒克逊口音，出了酒吧间径直离去。当天夜里，他给宣传部长打电话，指出新院长亨德里克私生活淫乱。他说，在巴黎流传一则关于新院长的秘闻。总理的宠儿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宣传部长感谢他的朋友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但是，现在要揭露并攻击一个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戏剧界权威、当权派的宠儿、观众喜爱的演员是多么困难啊！亨德里克深受大家的尊重，这是他牢固的群众基础，他紧紧地掌控着国家剧院院长的宝座，任何人要想撼动都是螳臂挡车。他的私生活无懈可击。亨德里克从科隆把父母和妹妹约茜接到柏林。他们住在格鲁内瓦尔德区的一座王宫式大别墅里。帝国总理广场旁的那套房子，因租约要过几个月才到期，暂时由尼科勒塔居住。亨德里克的这套别墅里有花园、网球场、平台及宽敞的车库，这些设施给年轻的院长装潢了门面，显示了他那高官显爵的身份。

目前，这种奢华、富贵的外表正是院长所需要的。过去，他曾经踩着轻便舞鞋，披着皮大衣，夹着单片眼镜，以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穿街过巷。这时光流去并没有多久。即便住在帝国总理广场，他也还是个放荡不羁的艺人，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个生活上阔绰的艺人。现在到了格鲁内瓦尔德区，他成了大贵族，庄园主，他挥金如土。政府当局对院长在经济上源源不断地支持，且毫不吝啬。优伶亨德里克过去对生活的要求只限于能穿到干净的衬衣，以及能在化装台上放一瓶科隆香水。如今他拥有了比赛用的骏马、一大群奴仆、许多辆汽车，等等。他如此讲排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各大报刊都登载年轻院长紧张工作之余在优美环境中休息的照片，再配上如下的文字：亨德里克·赫夫根在他的别墅花园里喂他的纯种灵提犬“霍皮”，亨德里克·赫夫根在他家文艺复兴格调的餐厅里同母亲共进早餐，等等。

格鲁内瓦尔德区别墅是年轻院长的私产，他把这幢别墅命名为“亨德里克宫”。这是他花了一笔钱从一个移居伦敦的犹太人手里买下来的。“亨德里克宫”布置精致，其豪华程度堪与“教授”早年的宫殿般豪宅媲美。建筑里的奴仆一律穿银丝镶边的黑色制服。只有小柏克一个人可以吊儿郎当地进进出出。他常穿一件不整洁的蓝白条夹克，有时也穿褐色救世军制服。这个笨小子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留着寸长平头。他在“亨德里克宫”享有特权，别墅主人把他当作自己回忆往昔的一件令人发噱的小小纪念品而保存起来。小柏克实际上是专门为了欣赏和敬仰主人发迹而存在的。他的确也这样做了，每天，他至少要说一遍：“我们的日子多么美好啊、多么富裕啊！好得简直无以言表！想想过去，当时为了吃顿晚饭我们还得借七马克五十五芬尼的债啊！”小柏克一想起亨德里克对自己的帮助，就敬畏而感激地咯咯笑起来。

亨德里克逢人便说：“柏克是个乖孩子，就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他也一直对我忠诚不渝。”每当他提到小柏克时，就感到格外亲切，在这种感情中也隐含着某种图谋报复的心理。有谁值得他报复，这是针对谁的？是谁不同意他把忠实的奴仆柏克留在身边使用的，这不正是巴尔巴拉吗？在汉堡的住宅里，由于巴尔巴拉施压，亨德里克被迫只允许一个在将军夫人的庄园里干了十来年活的丫鬟留在身边，以此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枢密院顾问的女儿——他的妻子一贯的生活方式。亨德里克现在阔绰起来了，但他绝对忘不了哪怕是过去的最小的失败。他宣称：“现在我是全家之主！”

他是全家之主，名副其实，因为凡是跨进他庄园门槛的人，几乎都带着钦佩和敬畏的心情分享着他的荣华富贵，分担着他的喜怒哀乐。亨德里克有时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与其他人欢度夜晚，或跟他们在花园里消磨那迷人的星期天上午。他经常摆出一副被冒犯的家庭女教师的面孔，阴沉着脸，好像是对别人的过错表示无奈，但还要伺机进行批评、剖析和教育。这时他会把自己关进房间，并让别人知道他又犯偏头痛了。从他痛苦的态度和气氛的状态来看，大家知道他在内心里说：“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为了给你们弄来钱，我得拼命干。”有时他烦躁地对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来管我！”倘若真有几小时无人理他，他又要怪罪别人。

只有母亲贝拉最善于同自己的儿子相处。她对自己的“大男孩”温柔体贴。亨德里克对母亲也不敢过于放肆，而且他真的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他为自己有个出色的妈妈而自豪。母亲进步很快，能完全适应新环境、新身份、新地位。她举止端庄，谦虚谨慎，善于操持她大名鼎鼎儿子的这一大家子人的家务。谁还能从这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身上看出，她过去曾为慈善事业募捐，曾受人怀疑而成为恶意中伤的对象呢？事情过去已久，谁也不会去追究以往的蠢事。再说，贝拉夫人在柏林的社交场

合中，显得很得体，很有分寸，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她被引见给总理先生，并且经常同一些名门望族来往。电烫并工整梳理的银灰色的髻发显得十分洒脱。与她出了名的儿子一样，她那聪敏欢悦的脸，总是神采奕奕。贝拉夫人衣着朴素，但精挑细选，所以看上去非常得体。冬天，她喜欢穿深灰的绸衣，天暖时爱穿银灰色的，几年前，贝拉夫人在儿媳妇漂亮的外祖母那里赞不绝口的那件衣服就是银灰色的。

将军夫人从来不上格鲁内瓦尔德区的别墅来，这使亨德里克的母亲深感遗憾。“我欢迎这位老太太到我们家做客，”贝拉夫人说，“虽然她的血统中有点儿犹太成分，我们可以不计较。亨德里克，你不也这样认为吗？她却不屑来此一顾，难道我们的地位还不够高？”贝拉夫人摇了摇头。“其实她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钱了。”贝拉夫人又怜悯又生气地说完她的话，“一个体面的家庭欢迎她，她应该高兴才是。”

不幸的是亨德里克的父亲克贝斯的情况相当糟糕，完全不同于贝拉夫人。克贝斯·赫夫根变成了一个怪人，穿一件法兰绒旧上衣，整天到处转悠。他对一本《铁路行车时刻表》爱不释手，不断翻阅。他在住房的窗台上养了几盆仙人掌。他平时很少刮胡子，遇到客人来了就躲起来。过去他还有点儿莱茵地区人们的高昂的精神面貌，后来这种精神面貌也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两眼无神。尽管过去他在科隆做生意破了产，警察把他从住宅里赶了出来，可是如今他还想回到老家去。他为了生存进行过坚韧不拔的斗争，他认为这样总比待在儿子身边无所事事要好些。对老头儿来说，亨德里克的飞黄腾达始终使他惊奇，甚至使他忧心忡忡。“不会吧，怎么可能？！”他嘟囔着，似乎灾难要临头了。每天早晨，他都惊恐地翻看人们给有权有势、备受爱戴的儿子寄来的大叠大叠的信。

约翰内斯·雷曼有时忙不过来，就请亨德里克的父亲克贝斯帮点儿

小忙，以此减轻自己的负担，例如克贝斯老人花费了几个早上的时间模仿亨德里克的笔迹在儿子的相片上签名，因为他比秘书签得更逼真。院长亨德里克高兴的时候就问父亲：“爸爸，身体好吗？总是这样没精打采，你到底缺少什么？你在我家里感到无聊？”“不，不，”父亲克贝斯含糊地说，布满胡子楂的脸微微发红，“我有好多事情要做，狗和仙人掌都能给我解闷。”只有老头儿一个人在喂养狗，他不让仆人接近狗。每天，他牵着一群漂亮的灵提猎犬出去进行长距离的散步。亨德里克只有照相的时候才和狗在一起。这些狗很喜欢老头儿，但是它们却害怕亨德里克。其实，亨德里克本人也很害怕那些狗。

别墅楼上，妹妹约茜有一间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她经常外出旅行，房间往往空着。自从她哥哥得势以后，电台便来邀请约茜小姐在电台演唱歌曲。她擅长用莱茵河乡音演唱轻松愉快的歌曲，广播杂志也相继刊登她妩媚、时髦的头像。她还是热衷于订婚。当然，如今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向她求婚。只有门当户对的来者，才予以考虑。党卫队青年可以优先考虑，他们漂亮的制服能给“亨德里克宫”带来生机。

“我将和多纳斯贝克伯爵结婚。”约茜宣布。她的哥哥表示怀疑，她就呜呜地哭了。“你总是嘲笑我。”她气冲冲地说。贝拉夫人赶紧过来安慰约茜。亨德里克也不愿看到他妹妹流泪。于是两个人只好异口同声地说，她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事实上，她比当年巴尔巴拉在德国南部大学城火车站见到她时确实更为楚楚动人。这也许是她现在的衣着更为讲究的缘故。经过整容，她小鼻子上的雀斑几乎完全消失。她说：“多纳斯贝格威胁过，不去掉雀斑，他就要解除婚约。”

年轻的达戈波特·冯·多纳斯贝格也有高兴开心的时候。亨德里克是在喜欢被贵族簇拥的林登塔尔的家里认识多纳斯贝格伯爵的，他立即邀请伯爵到“亨德里克宫”做客。伯爵长得英俊漂亮，但是并不富有。他天

生愚钝，又娇生惯养。约茜小姐约请伯爵同她出去骑马。平时，亨德里克很少动用他的那些骏马，因为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此外，他感到骑马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活动。他是为了拍电影才吃力地学会骑马的。然而，他心里明白，他自己骑马技术水平不高，在马鞍上坐不稳。他养马的目的是因为画报要刊登他的照片，马是照相时的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拥有这些马和留住小柏克一样，是对巴尔巴拉迟到的、已毫无意义的报复，因为巴尔巴拉曾经用早晨骑马来使他恼羞成怒。

约茜小姐和她的多纳斯贝格骑马到田野去了，伯爵爱上了这个活泼的姑娘。由于约茜历来重视订婚手续，伯爵便同她订了婚，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去寻找为他的伯爵头衔心甘情愿支付更多金钱的女人。目前，他并不忙于离开约茜小姐，因为认为去得罪一个同总理有私交的家庭是非常不明智的。此外，多纳斯贝格伯爵发现在“亨德里克宫”里的生活是轻松有趣的。

院长亨德里克千方百计使他的别墅具有英国风格。贝拉夫人从伦敦直接订购了威士忌酒和果酱，全家人都吃烤面包。他们还喜欢坐在宽敞的壁炉旁聊天，也喜欢在花园里打网球或玩槌球。星期天，如果主人没有演出任务，客人们可以从午餐前一直待到夜里。晚饭后，在前厅举行舞会。此时，亨德里克会穿上晚礼服，并且说在晚间穿晚礼服赴宴是最舒服、最放松的。约茜和尼科勒塔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时不时地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会突然做出些疯狂的举动，比如，傍晚时分，他们会分乘三辆汽车，到汉堡去逛圣保利夜总会区。“这里有的是汽车。”多纳斯贝格伯爵不无醋意地说。他内心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一个优伶的钱能堆积如山，而一个贵族的后裔却一贫如洗。院长有三辆大轿车，数辆小轿车。最漂亮的一辆是银光闪闪的奔驰，这是总理送给亨德里克的礼物。这位

胖恩人是因为亨德里克的乔迁之喜大方地把这辆豪华的汽车送到格鲁内瓦尔德区别墅的。

院长的家里极少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因为院长不喜欢大规模的活动。主人喜欢随便请些人到“亨德里克宫”做客。尼科勒塔已成为家庭的一员，所以无须事先通知随时都可入席就餐。她还会在剧务方面跟亨德里克做些交流。周末，她拎着手提箱来了。这是一件相当大的行李，内有晚礼服和睡衣，箱子显得实在太大了。约茜出于好奇，偷偷打开箱子，看看里面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使她惊讶的是，她发现里面还有一双用柔软的漆皮做成的鲜红色的高筒靴子。

尼科勒塔准备和马德尔离婚。“我又当了演员，”她给他写信，“我将永远爱你，我将终生尊敬你，但只有重新工作才能给我带来幸福。在我们新德国，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干劲儿很大。你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对此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亨德里克上任后的第一件公事，是聘请尼科勒塔为国家剧院的演员。尼科勒塔再次登台演戏，但再也没有达到汉堡时期的演出水平。不过，她僵硬死板的动作和声音逐渐在消失，嗓音和舞台动作又开始变得轻松活泼了。

“看，你又重新学会演戏了！”亨德里克说，“本来是不该让你登台演出的，你这傻瓜！当时你在汉堡不辞而行，实在是个大罪过。我不是说你对可怜的克罗格犯下了罪，而是说对你自己。”

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尼特勒塔的演技拙劣，但剧院的同事和报刊媒体还是极有分寸地对她表示出敬意，因为人们都知道她是院长的女朋友，而且很明显，她能对院长施加巨大的影响。在隆重的交际场合，她

就站在院长的身边，全身珠光宝气，首饰叮当作响。人们感叹，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真是天生的一对。两个人都具有极大的魅力，是地狱中两个阴险而妖冶的魔鬼。

诗人本亚明·佩尔茨把他俩称作“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这样称呼好像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比作了充满血腥的恐怖版本的《仲夏夜之梦》。

“仙王仙后，你们这阴间的君主，请带领我们翩翩起舞吧！”诗人这样奋笔疾书，“你们用微笑和奇妙的眼神使我们着了魔。啊，我们多么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你们呀！让你们带我们进入地狱最底层的深渊去，进入充满魔力的洞穴，洞壁流淌着鲜血。战士们在相互残杀，情人们在相互拥抱。在这里爱情、死亡和鲜血等被狂乱地融为一体……”这是新德国舞场上最高雅的窃窃私语。诗人本亚明·佩尔茨写诗就采用了这种恰当的语调和风格。过去，他曾一度与世隔绝，不谙世事，但现在他变得健谈和善于交际。他使自己迅速地适应并融入到了这些社会名流阶层，这一切得益于他用全新的视角去关注和评判社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其“魔洞”之说，以及歌舞升平所掩盖的腐败、堕落的社会这一现实。他任诗歌学院副院长，正院长穆克目前在国外干着传教士的勾当。在“亨德里克宫”里，本亚明是个颇受欢迎的客人。他和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伊里希博士以及皮埃尔·拉律都是格鲁内瓦尔德别墅的座上客。

绅士们见到雍容华贵的贝拉夫人就吻她的手，见到约茜小姐则赞美她容貌出众。他们以此为荣，以此为乐。皮埃尔·拉律同小柏克调情。亨德里克对此听之任之。当性格演员约阿希姆和他风趣的妻子一出现，气氛顿时特别活跃。约阿希姆还是个特别能喝啤酒的人，酒量巨大。他肥头大耳，面带善意，满脸皱纹。约阿希姆声称无论别人怎么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格鲁内瓦尔德的这个“亨德里克宫”更美

丽。他时而把别人拉到墙边，开导他们说：“平心而论，我清白无辜，问心无愧。”这时他目光闪耀，而后继续补充说：“几天前，我又发现有人诽谤我，于是我不得不让他进了监狱。”

有时，安格莉卡·西贝特也参加“亨德里克宫”的聚会。她同一个电影导演结了婚，所以改了姓。新郎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浓密的栗褐色头发，配上一对大大的深蓝色的眼睛。在这个堕落的圈子里，他看上去似乎是唯一心地单纯的人，他像孩子似的思考问题。他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骑士，对人善良，从不指责别人。但是出人意料，他竟然有叛逆心理，对德国国内发生的事情早已忧心忡忡。起先，纳粹主义激起了他的热情，然而激情越高，失望也越大，现在他终于有所觉醒。

他钦佩亨德里克的才能和艺术天赋，所以他主动与他接触。他有时会提出一些严肃且显得急迫的问题。“您对最高当局有一定影响，”这个小伙子说，“您难道就不能阻止某些暴行吗？您有责任向总理汇报集中营里的事情。”说话时，这位年轻骑士天真无邪的脸激动得通红。

亨德里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年轻的朋友，您想要干什么？”他不耐烦地问，“您到底要求我去做什么？要用雨伞去挡住尼亚加拉大瀑布吗？您认为这样做会有成功的希望吗？根本没有！您瞧，问题就这么简单。”亨德里克得意扬扬地讲完话，语气显得似乎已把对方说的心悦诚服了。

有时，院长会更换伎俩，一反常态，以玩世不恭的傲慢态度，放弃一切美化自己或为自己辩解的词句，这时他显得更加坦诚。他紧张得满脸通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出于嘲讽而笑得前仰后合。他哀伤又得意地大声说：“我难道不是无赖吗？我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吗？！”朋友们听了都感觉非常开心，约茜听了甚至高兴得鼓起掌来。只有那个天

真无邪的年轻骑士脸上露出严峻的表示反感的神色。安格莉卡则会用悲哀而惊愕的目光看着她的朋友亨德里克，因为她曾为亨德里克抛洒过苦涩的泪水。

当然，若有政府要员或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场，亨德里克决不会吐出“尼亚加拉大瀑布”或自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恶人”等牢骚话。甚至在多纳斯贝格伯爵面前，院长的谈吐也十分谨慎。假如洛特·林登塔尔给个面子，大驾光临，亨德里克更能游刃有余地在兴高采烈和谨言慎行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

这位慈母般的金发女人有时在“亨德里克宫”打一盘乒乓球，或陪主人跳一会儿舞。为了她的到来大家会把聚会搞得像过节那样欢欣鼓舞。母亲贝拉把储藏室里的最佳食品拿出来招待这位贵宾，尼科勒塔用清晰的口齿称赞贵夫人那双紫蓝色的双眼，这时皮埃尔·拉律撇下小柏克不管了，甚至父亲克贝斯也会从门缝里瞥一眼那个胸部丰满的女人。林登塔尔那宛若少女纵情欢乐时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传遍了大厅。当总理乘坐他的大型豪华轿车来到“亨德里克宫”接他的洛特，并同时祝他的梅菲斯托晚上好的时候，屋里的所有人瞬间都呆若木鸡。林登塔尔立即飞奔过去，投入他的怀抱。贝拉夫人得意和激动得快要晕倒了。她瑟瑟缩缩，声音像在呻吟，说道：“总理阁下，您要点儿什么？点心？还是一杯香槟酒？”

“亨德里克宫”门庭若市，门前车水马龙。吸引人们前来欢聚的原因是主人的声誉和好客，是引人垂涎的美味佳肴和酒食，是平坦宽阔的网球场，是发出悠扬乐声的唱片，是令人折服的豪华环境。来拜访的客人中有演员、将军、诗人，政府高级官员、记者、外国的外交官、姬妾和优伶。然而以往和亨德里克关系密切的少数人，却没有光顾这里，参加愉快而丰盛的招待会，如将军夫人，从不问津。贝拉夫人徒然等待她的

光临。将军夫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她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庄园，迁居在离动物园不远的一间斗室里。她逐渐失去了同柏林社交界的来往。而过去她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有些人的家里，我见到的尽是一些杀人犯、变态狂、疯子，我杜绝同他们来往。”将军夫人不无自豪地说。

另一个从不拜访院长豪宅的人便是乌尔里希斯。他对院长的家敬而远之。他从未受到邀请，但即使受到邀请，他也不会去赴约。乌尔里希斯工作十分繁忙，几乎到了心力交瘁的程度。此外，他多年来以忠诚和耐心保持着对亨德里克的良好印象。乌尔里希斯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甚至是温柔善良的人，尽管他内心怀有一股高昂的革命热情。他对亨德里克深信不疑。当有人对亨德里克的道德和政治品质表示怀疑时，他总是用热情的话语耐心地说服对方，使其相信：“亨德里克是自己人！”现在，乌尔里希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幻想，甚至对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人和蔼、善良。他现在的目光中充满了凝重与险恶。

现在，乌尔里希斯的举止表现得谨慎而又勇敢，好像他非常紧张地随时准备好进攻，然后仓皇逃跑。他在进行着一场危险的游戏。

乌尔里希斯接受亨德里克的劝告，留在国家剧院继续工作。当时亨德里克只是随随便便地劝告几句，而乌尔里希斯却在考虑如何用在国家剧院工作的身份作掩护摆脱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至少这是他的企图和目的。然而他的如意算盘使他产生了错觉。乌尔里希斯以为敌人没有发觉自己活动的踪迹，其实一开始他就被监视了。敌人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哪！

起初，剧院里的人总是躲着他，对他不是很信任。现在人们带着亲切的同事般的感情与他交往。乌尔里希斯粗犷的男子汉气概和落落大方

的开朗性格给人以好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他也学会了一套应付各种场面的欺骗性本领。他狂热地追求既定目标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钢铁意志使他变得狡黠了，他甚至敢于同洛特·林登塔尔开玩笑。有时，他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说，自己丝毫不怀疑约阿希姆血统的纯洁性。只要一碰见舞台管理人员，乌尔里希斯即以明朗的态度，按规定的姿势向对方致意，嘴里还喊“万岁！”并且在“万岁”两字之前加上他所痛恨的独裁者的名字。如果总理坐在包厢里看戏，乌尔里希斯会迎合说，为大人物演戏，这使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不过，他的心跳却是因胜利带来的喜悦和敌人造成的恐怖交织在一起而引起的感觉。当他演完一场戏以后，他的同党拉幕人、秘密地下联系人，会悄悄地告诉他有关秘密集会的事。这些活动几乎是在肥胖的凶神恶煞和胸前挂满勋章的最大的刽子手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这个备尝集中营严刑拷打之苦的普通演员，继续从事反政府的瓦解和煽动等活动。

狱中的可怕遭遇使乌尔里希斯一时萎靡不振。出狱后的头几个星期，他痴痴地发呆，眼前经常闪现集中营里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是使一般人不无绝望的。刽子手们的卑鄙行径是赤裸裸的，他们暴戾恣睢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他们严刑拷打赤手空拳的人们，并以此作为胜利而庆祝。他们把自己的暴行吹嘘为爱国行动，认为这是对“反民族的破坏分子”的感化所取得的成绩，也是道义上对觉醒的祖国做出的正当贡献。

“只要目睹过集中营的惨状，你就不愿再去回忆这些往事，甚至对人类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态度。”乌尔里希斯说。他热爱人民，坚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理智起来。他克服了由于过分忧伤而出现的麻木情绪。“目睹了刽子手们最卑劣的行径，”他说道，“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自杀，或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情地拼命工作。”他是个单纯

而勇敢的人。他以坚强的毅力迅速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他毫无困难地同地下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这些人在极端危险和近乎绝望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给了乌尔里希斯极大的鼓励。他身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演员，但实际上却秘密地参加反法西斯政权的地下斗争。无论是举行秘密集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和小册子，还是在工厂的消极怠工行动中，在暴政公开的庆祝会上，在转播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放映电影等方面，演员乌尔里希斯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准备工作，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去采取行动。

乌尔里希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他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对被恐怖吓呆了的公众的心理效果。

“我们要使当权派惶惶不安。我们要告诉数百万民众，有许多人正在反对残暴统治。今天，敌人不得不承认，民众要求解放的意志并没有消失。尽管他们受大批特务的监视，但民众的抵抗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乌尔里希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这样写的。他牢牢地记住，要把小规模、分散的行动聚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会最终演变成反抗独裁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唯一的法宝！”乌尔里希斯认识到了这点。

因此，他的秘密活动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而且扩大到了外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同抵抗运动中的天主教教徒、老社会民主党人、魏玛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无党派人士等加强合作。最初，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共产党人表示不信任，乌尔里希斯给他们做积极的思想工作，态度诚恳，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你们同纳粹党一

样，是不主张自由的。”民主派人士批评说。乌尔里希斯回答：“看，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暴政。关于未来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协商解决。”

“你们不爱祖国！”拥护共和政体者的爱国者们指责他说。“如果我们不爱祖国，”乌尔里希斯说，“难道我们会这样痛恨蹂躏和破坏祖国的人吗？难道我们能日复一日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谋求祖国的解放吗？”

在开展地下斗争的最初时刻，当乌尔里希斯想把秘密情况告诉亨德里克·赫夫根时，院长是既焦虑，又紧张，又恼火。“我对此毫无兴趣，”亨德里克急忙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你懂吗？我只好闭上眼睛，你干的一切活动，我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绝对不卷入！”

亨德里克环顾四周，确信没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时，他才压低声音，向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长期地伪装自己，这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啊！我还是决定采用我自己的方针，因为我认为这是最正确、最有效的。”亨德里克低声地说，并用地下工作者的目光瞟了乌尔里希斯一眼，乌尔里希斯没有理睬他，“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策略，但我必须坚持，我身处敌人营垒，可以从内部破坏敌人的政权……”

乌尔里希斯不愿再听下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把亨德里克看透了。

院长伪装得多么巧妙！真不愧是个超凡的演员。而人们所看到的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一心一意追求着金钱、权势和荣誉，而不是在破坏纳粹政权。

在总理的大保护伞下，亨德里克感到自己隐蔽得天衣无缝，用乐观

的态度和方式去战胜危险。他给维也纳一个戏剧制作人打电话，要求借用一名演员，他以诉苦而又悠扬悦耳的声调，痛苦地把字音拖得长长地说：“是啊，亲爱的，几个星期后，也许我要出现在维也纳你们那里。我不知道，我能否在这再继续工作下去。我的健康，你懂吗？我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如果要使亨德里克垮台，只有两个办法：总理不再对他恩宠，或者总理本人丢了权势。可是，总理对他的梅菲斯托非常讲义气，这在纳粹分子中确实罕见，也是令人惊奇的。而且，总理这颗福星正在高照。这个杀人狂，这个迷恋一个多愁善感的金发女人的人物，现在头衔越来越多，财富也越积越厚，他对国家领导层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只要总理的光辉洒在亨德里克的身上，他就完全不必理睬宣传部长的恶毒攻击。当然，宣传部长也不敢公开反对院长。相反，宣传部长还是很重视在适当场合同亨德里克一起公开露面的。宣传部长同亨德里克保持一定的接触，这是聪明的做法。亨德里克善于用魔鬼梅菲斯托的庸俗和玩世不恭的诙谐取得总理的欢心，把总理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当然，他同宣传部长这位“老博士”倒也谈得来，他俩都讲莱茵地区的家乡话，这使他们的交谈带着同乡的亲昵感。他俩都爱用——其实也是滥用——政治术语。如果有机会亨德里克也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革命动力”，什么“英雄主义生命力”，什么“血腥的反理性主义”，等等，以迎合对方的口味。他能同死敌兴奋地谈上几个小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死对头继续搞阴谋来反对他。

穆克充分享受了国外旅行的欢乐，返回德国。回国后，他千方百计地散布关于一个黑女人朱丽叶的谣言。谣言说：亨德里克患有严重的性变态，因此和一个黑女人有不当的关系。黑女人挥霍他的钱财，在巴黎过着令人作呕的奢侈生活。谣言还说：亨德里克经常同这个黑女人幽

会。亨德里克一方面同黑女人犯下玷污种族纯洁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利用她作为联络员同流亡者中最黑暗、最危险的集团保持联系。巴尔巴拉·布鲁克纳只是形式上同亨德里克离了婚，实际上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

国家剧院的同事们都在议论院长的这个黑情人。在各大报纸的编辑部和当权派的办公室每个人都听说过巴黎市的那个十恶不赦的黑女人。有人造谣说，“她养了三只猴子，一只幼狮，两只豹和十几个中国苦力。”她还同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克里姆林官、共济会以及犹太财阀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反对纳粹国家。

看来形势对亨德里克不利，因此他决定同尼科勒塔结婚，以此来给那些造谣者当头一棒。总理对他的这一决定十分赞同，并向那些继续散布流言蜚语者提出了严重警告，“反对我的朋友，就是反对我。”总理威胁说。谁再敢提某黑女人，谁就得准备同总理和盖世太保打交道。为此，在剧院大门口的黑板上贴出布告：凡对院长先生的历史或私生活继续造谣者或听信谣言者，即是反对国家的人。此外，人们对亨德里克的私人密探网络也提心吊胆。凡是他想知道的事，都不可能掩过他的耳目。他豢养了一批密探，为他通风报信。他到处都有自己的耳目，盖世太保对亨德里克拥有这样完善的密探系统十分敬佩。

就连穆克也感到了压力。《塔嫩贝格》悲剧的作者不得不光临“亨德里克宫”。他用最亲切的撒克逊土音同亨德里克谈了一小时话。尼科勒塔也走过来同他们聊天，她突然提高嗓门用轻蔑的语调议论黑人，说明亨德里克和她都十分厌恶黑人，穆克先生洗耳恭听着尼科勒塔的表白，丝毫不露声色。“亨德里克从远处一见到这讨厌的人种出现时，他就要呕吐，”她用明亮的隐含揶揄的眼光狠狠盯着穆克挑衅地说，“一闻到这种人身上的臭味，他就受不了了。”“是啊，是啊！”穆克先生附和

说，“黑人身上散发着臭气，这一点儿也不假。”而后，三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们笑得那样长久，那样热烈。

“这个亨德里克”是伤害不了的，要伤害他，是不可能的啊！穆克先体会到了这一点，宣传部长也清楚这点。他俩阴险地决定，在干掉他之前，眼下还必须同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现在的他是不可侵犯的。

总理安排亨德里克去谒见独裁者，因为关于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谣言已传到这位煊赫人物的耳朵里。这位上帝的使者，对此事颇为反感。他蔑视黑人，就像蔑视犹太人一样。“一个同劣种人交往者，有资格担任院长职务吗？”“元首”向他周围的人提出这个疑问。

现在，亨德里克需要运用他宝石般的眼睛，悠扬的声音，高贵而忧伤的表情，去争取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元首”，并使他相信亨德里克有足够高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去统领德国国家剧院。

亨德里克终于谒见了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在“救世主”那里待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对他而言十分劳累和痛苦，两人谈话并不投机。“元首”对戏剧没有兴趣，他所喜欢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和宣传电影。亨德里克不敢在“救世主”面前提及自己导演的，曾经轰动全魏玛共和国的歌剧，因为他害怕“领袖”会因此而联想起穆克当时对这些实验性歌剧所作的尖锐批评：这种歌剧具有消沉意志的作用，而且深受犹太思想的影响。谒见时，亨德里克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位国家权力的化身使他忐忑不安，坐在他面前的国家“权威”使这个追名逐利的小人吓得魂不附体。

这位国家“权威”平庸的额角上，有一绺油亮的传奇式的头发耷拉下来，前额下有一双死人般呆滞无光的眼睛。他浮肿的脸呈灰白色，上面

有密密麻麻的毛孔。他的鼻子很一般。亨德里克认为“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鼻子。”他在对国家“权威”的敬佩中掺杂着反抗和嘲讽。亨德里克发现，“权威”几乎没有后脑勺，褐色衬衣下鼓突着一个松软的肚皮。“权威”为了保养他声嘶力竭喊哑了的嗓子，所以说话细声细气。为了在演员面前显现出他有“文化素养”，他使用的尽是一些晦涩难懂的复杂词汇。“权威”教导说：“我们的北欧文化利益，要求每一个精力充沛、自觉维护种族血统的纯洁性、目标明确的人无条件地做出牺牲。”“权威”如勤奋的小学生背诵书本那样，尽量不用南德意志土音，而尽力用高雅的高地德语发音。

历时二十五分钟的谒见结束了，亨德里克离开“元首”的宫殿时，汗流浹背，狼狈不堪。当天晚上，他从总理那里得知，他给国家“权威”留下的印象竟然不坏。院长如此腼腆，使这个“救世主”感到意外，并且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元首”是个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不拘形式或炫耀自己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是不能容忍的狂人。人们见到“元首”应该肃然起敬，默不作声。倘若亨德里克表现出兴高采烈，忘乎所以，那就会惹得日耳曼人的“救星”生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来者做了温和的判决：“赫夫根先生是个正派人物。”

犹如有人爱好收集邮票或蝴蝶一样，总理先生的嗜好是为自己收集头衔。同时，他也认为头衔也能使别人高兴。于是他封给亨德里克“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的头衔。从此，院长亨德里克在第三帝国文化机构担任了种种要职。亨德里克、穆克和个别穿制服的人组成了“文化委员会”的理事会。该委员会在“亨德里克宫”举行首次社交聚会，宣传部长亲临晚会。当约茜小姐演唱她受欢迎的民间小调时，部长咧嘴笑了，担任钢琴伴奏的是穆克。晚会上的酒菜十分简朴。亨德里克告诉母亲只供应啤酒和香肠三明治，穿制服的先生们对此深感失望，因为他们耳闻

了许多关于院长别墅穷奢极侈的传闻。侍从们穿着一身漂漂亮亮的衣服，可这对这些来客们又有什么用呢！侍从们来回转悠，手里端的却是可以在家里吃到的点心，全体文化委员情绪开始低落。幸亏有宣传部长支撑着场面，他说说笑笑，使大家的情绪又好了起来。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委员不懂文化。不谈文化，谈什么呢？然而这些制服赫然在身的人，却为自己从小不爱读书而自豪，甚至大言不惭地夸耀说“大有人在”，甚至他们还以去世的总统兼陆军元帅为先例。此人既无才也无德，生前却受到普遍尊敬，死后甚至连“元首”也参加了他的葬礼。

客人中有一个年迈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无聊之至，严重滞销，不堪一谈，却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当他要求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小说《民族崛起》三部曲中的一章时，会场上突然出现了骚动。会场上几个穿军服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他们机械地用手去摸枪套，以示威胁。宣传部长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本亚明·佩尔茨“喔哟”喊了一声，胸口似乎挨了可怕的一枪。此时，贝拉夫人逃进了厨房，尼科勒塔激动得发出了刺耳的笑声。如果不是亨德里克出来圆场，事情必然要酿成灾难。嬉皮笑脸的亨德里克用他那悠扬的声音来挽救局势。他恭维说，能欣赏《民族崛起》三部曲中冗长而内容丰富的一章，实在荣幸之至，但现在时间已经晚了，而且还有许多事情急需讨论。他建议以后另外安排一个晚上来朗诵这部伟大史诗的某些章节，届时诸位必能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全体文化委员终于松了口气，但那年迈的小说家失望得几乎哭了。米勒·安德烈埃先生立即转过话题，叙述过去某时期的一些丑闻。他愤慨地指出那是“腐败的时代”。这些逸闻是他过去办众所周知的专栏“您晓得吗？”中的某些珍品。晚会的后半场，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表演了精彩的口技，他模仿鸡鸣狗叫逼真极了。当他表演鹦鹉学舌时，洛特·林登塔尔笑得前仰后合。

文化委员巴杜尔·冯·托滕巴赫是从汉堡专程前来柏林参加晚会的。晚会临近结束，他提议全体起立，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对“元首”宣誓，表示无限的忠诚。人们感到有点儿尴尬，但又不得不照办。

媒体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在院长家举办的社交聚会的内容。各家报纸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艺术功绩和爱国行为大造舆论，把他捧为最高、最积极的“德意志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报刊上刊登的亨德里克的照片与部长们的照片数量一样多。当首都名流在街头和餐馆为“冬季救济活动”募捐时，赫夫根院长的成绩几乎同政府要员相等。政府要员们募捐，由武装密探和盖世太保严密保护，层层防范，致使老百姓无法挤到他们的身边去捐钱。亨德里克行动自由，不需要保护。当然，他找了一个避免同危险的无产阶级发生冲突的地方活动。于是，他来到了阿德隆饭店募捐。他上上下下积极活动，甚至不惜来到厨房动员每个勤杂工把口袋里的硬币投入募捐箱。在这之前，林登塔尔也曾她用她修长的手指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进了募捐箱。国家剧院院长和肥胖的厨房主任在饭店的厨房里手挽手地拍了照。照片刊登在柏林市最大的图片杂志上。

不用说，赫夫根院长举行婚礼的照片充斥在柏林所有的报纸上。他娶尼科勒塔为妻，由米勒·安德烈埃和本亚明·佩尔茨当证婚人。总理为了祝贺他们的婚礼，送来了一对黑天鹅。天鹅养在“亨德里克宫”的花园小池塘中。一对珍贵的黑天鹅啊！记者们赞叹这是馈赠礼品的创举。只有像将军夫人那样有身份的人才知道，过去早已有一位酷爱艺术的帝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给他的宠儿里夏德·瓦格纳赠送过同样的礼品。

独裁者也为新婚夫妇发来了贺电。宣传部长为献殷勤送给新婚夫妇一篮兰花，花儿色泽过于鲜艳，似乎含着毒汁，暗示受礼者吸入花香就要丧命。皮埃尔·拉律用法语写了一首长诗。特奥菲尔·马德尔打电报诅

咒他们，生产不久的小安格莉卡因彻底失去心之所爱而感到伤心，再次哭泣。所有的编辑部都把亨德里克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有关材料藏到最底层、最隐蔽的抽屉里去了。伊里希博士向他的女秘书口授了一篇评论，称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是“最美的一对地地道道的德国夫妻”，是“具有最纯洁种族和最富贵气质、全心全意为新社会服务的、两个朝气蓬勃的人”。只有一家与宣传部关系密切的报纸敢于公开提出尼科勒塔历史上的疑点：人们祝贺这位少妇遗弃了“特奥菲尔·马德尔这个流亡者、犹太信徒和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又重新积极地参加了民族的文化生活。在众多祝贺文章所弹奏出的悦耳交响乐中，马德尔的名字是不和谐的音符。

尼科勒塔带着大大小小的皮箱从帝国总理广场搬到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当婢女帮她把衣服、饰物从箱子里拿出来，看到一双红靴子时，她吓了一跳。但女主人声色俱厉地说明，这双靴子是配亚马逊女战士戏装用的。“我演彭茜莉娅时就穿它！”尼科勒塔的声音带着奇妙的高兴劲儿。婢女被这外国人的名字和女主人发亮的双眼吓得不敢再问下去了。

晚上，“亨德里克宫”举行了盛大宴会。相比之下，亨德里克在枢密院顾问家里举行的第一次婚礼，显得很寒酸。此时此刻，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放射出颇具魅力的光辉。他俩挺直了身子，缓步从参加婚礼的客人身边穿过。新郎高高翘起下巴，新娘则以高雅的姿势提着曳地长裙缓步走在新郎身边，她的金银首饰叮当作响，头发上戴着大朵大朵漂亮的造型各异的玻璃花。尼科勒塔的脸上抹了浓艳的脂粉，而亨德里克铁青脸上的微微磷光在闪烁。他俩强作笑脸，微笑中甚至蕴含着痛苦。他们目光呆滞，眼睛直直地穿过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盯在远处的某个物体上。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的眼睛为何半睁半闭，目光发呆？嘴角的微笑为何僵直、凝固？

也许是巴尔巴拉锐利的双眼在隐蔽处凝视着他们。巴尔巴拉曾经是尼科勒塔的朋友，但现在两个人之间已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巴拉目前正在异国他乡执行庄严而艰巨的使命。也许他俩的眼前出现了马德尔这个荒诞的殉难者的面孔，马德尔半盲半智，他痛苦地忏悔自己的倨傲和孤芳自赏，现在正凄惻而愤怒地看着背叛了他的尼科勒塔。也许他俩谁的面容也没有看见，而只是些以往暗淡但又势不可当的憧憬。他俩似乎看到了自己令人厌烦的、可耻的叛变道路。而在这愚蠢的世界上，这些倒退与衰败可能会使人更快的飞黄腾达。现在，这两个浑身闪烁着光亮、面带微笑的人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犹如两个叛徒。然而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仇恨。

正当“文化委员会”举行亲切的社交聚会，正当国家巨头们在饭店的大厅为本民族受难的同胞募捐，同时使第三帝国可以用募捐得来的钱到国外去搞宣传，正当庆祝婚礼、演唱抒情曲、无穷无尽地做报告的时候，全面独裁、专政的政府正继续其可怕的治国方针，进而在其前进的路上尸体越堆越高。

一些外宾来到德国访问，来访的人中有英国勋爵、匈牙利记者和意大利部长等。他们赞扬这个国家非常干净，他们称随处可见到笑容满面的人们，由此他们相信，“元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纳粹党的核心人物中也出现了反对派，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致使令人讨厌的执政三驾马车——“元首”、胖子和跛子——不得不突然采取行动。为独裁者建立一支私人军队的那个人，前天宣传部长还在对他笑脸相迎，普鲁士总理称他为“最忠诚的同志”，突然在一天夜里，“元首”亲自从床上把此人拖了下来，数小时之后此人遭到了枪杀。枪打响之前，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和这个最忠诚的同志之间出现了一幕高层领导人中异乎寻常的场面：这个最忠实的同志指

着“救世主”骂道：“你是无赖！你是叛徒！”他敢于说真话了，因为他感到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受他牵连的数百名不识时务的老党员也丢了性命。同时，数百名共产党员也惨遭杀害。借着大屠杀之机，胖子、跛子和“元首”把那些反对自己或对自己前途有碍的人物统统清洗掉了。被清洗的人中有将军、作家和前任政府的总理，统治者无须甄别，就把人杀掉。有的人的妻子也因受株连而遭枪决。“元首”一再强调要让“人头纷纷落地”，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这次小规模“清洗运动”，是先斩后奏的。勋爵们和记者们发现“元首”精力充沛，内心虚伪，行动有效。一方面他温文尔雅，爱动物，喜素食，不沾肉味；另一方面，他能目睹最忠实的同志一命呜呼，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这次血腥屠杀之后，人民变得更加“敬爱”自己的“元首”了。对屠杀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人孤独地散居在全国各地。浮士德曾经悲叹过：“我一定要活到最后，亲眼见见张狂的刽子手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赞叹的。”

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罪行在于誓不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不过，下令处决他们的这位“救世主”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救世主”声称，他热爱和平，然而他却把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投入集中营，严刑拷打，最终杀害。德国青年把“和平主义”当作骂人的话，他们不再需要读歌德和柏拉图的书了。他们学习射击和投弹，进行夜行军训练。当“元首”祈祷和平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清楚，那是他在开玩笑。

这些按军事要求组织的、受过训练的、有纪律的青年只有一个目标：发动复仇战争和征服战争。他们疯狂地喊道：阿尔萨斯-洛林是德国的，瑞士、荷兰、丹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也是德国的，奥地利更不必说，也是德国的。德国必须收回它的殖民地。顿时，全德国成了一座兵营，军火工业蒸蒸日上。军事总动员，永无休止。外国人像着了魔似的看着这个可敬可畏的景象，犹如兔子紧盯着要将其吞噬掉的蛇一

样。

暴政下的生活也有其乐趣。人们喊出的口号是“力量来自快乐”。人们被迫参加当局安排的种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全民的节日。诸如庆祝萨尔河是德国的；总理同林登塔尔结婚（送来的结婚礼物价值数百万马克）；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恢复了它的国防主权。每一个条约的撕毁，如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条约，等等，也会成为全国节日。什么“强制性公投”也会演变成一个节日。全民节日一个接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有迫害犹太人，公开批判同犹太人一起犯有“污辱种族罪”的姑娘，迫害天主教徒。人们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徒的命运并不比犹太人好。有人控诉犹太人，指责他们搞外汇走私，其实数额很小，而那些所谓的民族领袖却把巨额财产偷运国外。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还有镇压“反动派”（“反动派”一词没有准确的含义）。对纳粹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铲除”，但仍然有危险。德国文化已“去除犹太”的影响，然而其作品却单调无聊，无人问津。黄油虽说紧张，大炮却更为重要。“五一”以往曾是无产阶级的节日，而今天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博士，活像在香槟酒里泡得浮肿的尸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生活乐趣的讲话。人民对这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庆祝活动难道没有开始感到厌倦吗？也许人民已经厌倦了，人民开始抱怨，但大喇叭和大话筒里的嗓音压倒了人民的呐喊。

谁站出来进行反抗，谁就要承担灭顶的风险。谁说真话，谁就要遭到撒谎者的报复，谁要宣传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谁就会受到死亡和恐怖的威胁。在第三帝国的牢房里，人在死亡之前，要经历种种的恐怖与苦难。

乌尔里希斯胆大包天，走得太远，他的政治朋友交给他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的同志们认为或希望，他在国家剧院的地位给能提供

某种掩护，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要比其他同志优越。这些同志们隐名匿姓躲躲藏藏地度日，他们由于盖世太保特务的追捕而四处逃难，像罪犯似的受到警察跟踪，犹如窃贼或凶手那样在全国遭到通缉。乌尔里希斯投身于革命，并积极为之奋斗。他准备做出牺牲，一天早晨，他终于被捕了。

当时，人们正在国家剧院排练《哈姆雷特》剧本，院长担任主角。乌尔里希斯扮演侍臣盖登思邓。排练时，他没有到场，事先也没有请假，亨德里克吓了一跳。他预感，甚至心里很清楚，乌尔里希斯出事了。他让剧团继续排练下去，自己提前退了场。他从乌尔里希斯房东那里得知，清晨，三个便衣把乌尔里希斯带走了，他立即给总理府打电话。总理居然亲自接了电话。当亨德里克问总理是否知道乌尔里希斯被捕的事，总理却心不在焉、毫不客气地说，“我根本不管这种事，”总理有点儿发火，“如果我们的人把他关起来了，说明他准干了坏事。一开始，我对这家伙就有怀疑，过去‘海燕’就是个肮脏的地方。”亨德里克进而要求总理设法减轻乌尔里希斯的判刑，总理断然回答：“不行，亲爱的，您不要多管闲事！”他发出腻烦而严厉的声音，“您得放聪明点儿，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吧！”语气中颇带点威胁的味道。这语气暗示亨德里克也曾作为“同志”参加过“海燕”的演出，语调令人不快。

亨德里克明白，如果此时执意关心老朋友的命运，自己就要冒失去最高恩宠的危险。“过几天再说吧，”亨德里克决定，“等胖子情绪好一些，我再谨慎地试试，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把乌尔里希斯救出来，然后把他送往国外避难，了结我的心愿！他的毫无意义的疏忽大意，他对英雄事迹过时而又天真的理解，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麻烦……”

两天过去了，亨德里克没有探听到乌尔里希斯的任何消息。他开始

惴惴不安。他也不敢给总理打电话，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给林登塔尔打电话。这位大人物善良的夫人为能重新听到亨德里克亲切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他在电话中急忙解释说他的嗓音的确还很好，他也为又听到对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亨德里克继续说，不过这次打电话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我为乌尔里希斯担心。”亨德里克说。

“为什么要‘担心’呢？”金发女郎林登塔尔大声说，“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居然蒙在鼓里，她对此表示惊讶，甚至感到好笑。

“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轻声地重复着。他没说出“再见”，就把电话听筒挂上了，这使总理夫人感到莫名其妙。

亨德里克不假思索，立即命令他的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总理家。总理在工作室接待了他。总理身穿一件稀奇古怪的长袍，领子和袖口镶着貂皮。脚旁伏着一条斗牛犬，写字台后面的墙上一块黑布衬托着一把满是缺口的闪亮的宝剑，台边大理石底座上是“元首”的半身雕塑像，“元首”失神的目光死死盯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洛特·林登塔尔饰演米娜·冯·巴黑尔姆的剧照，另一张是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的肖像画，正是这位妇女曾英勇地用汽车把受伤的冒险家送到了意大利。现在在她的坟墓上面筑起了一个巨大的陵墓，大理石圆顶闪闪发亮，墓碑上烫着金字。这位鳏夫这样做名义上是为表示对亡妻的感谢，实际上是为妄自尊大的自己竖立纪念碑。

“乌尔里希斯死了。”亨德里克一见到总理便这样说道，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当然死了。”总理在写字台旁回答说，他看见亨德里克脸色苍白，

像一道惨白的光在闪亮。“看来是自杀的。”总理板着脸说道。

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眩晕。他尽量使自己镇定，然而他脸部却显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前额。这是完全真实、毫不虚假的表情。总理这位大人物对他机灵的宠儿居然如此失态表示失望。他站起来，挺胸凸肚，样子有点儿吓人。身旁那条可怕的猛犬也跟着站了起来，狺狺作声。

“我曾警告过您，”总理威胁说，“我再重复一次，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习惯说第二遍话的。您少管闲事！”这些话说的斩钉截铁。亨德里克胆战心惊，似乎感到深渊就在脚边，只要胖子（总理）一挥手，随时都能把自己推入深渊。

总理缩着脖子，脖子膨出三道皱纹。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布满鲜红的血丝。这位怒气冲冲的暴君，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上。“这是件肮脏的勾当！”他继续说，“乌尔里希斯卷了进去，他是畏罪自杀的。您身为国家剧院院长，根本不需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操心。”

总理说“卖国贼”时，声音响得像在吼叫。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头晕，真的感到深渊就在脚边。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跌下去，他立即一把抓住身边那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沉重的椅子的扶手。他请求总理准许他回家，总理冷冰冰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剧院里的人们不敢议论同事乌尔里希斯的“自杀”，然而通过小道消息，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枪决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敌人对他施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同志和朋友们。他英勇不屈，盖世太保既生气又失望，因为在他的住宅里没有找到任何材料。他没有留下任

何文字，连笔记和地址条也没有留下。看来盖世太保要从他嘴里捞到点儿什么，已没有多大希望，结果他越是顽强，越是折磨得厉害。

“亨德里克，这很影响你的情绪吗？”尼科勒塔问她的丈夫，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好奇，“这使你很难过吗？”

亨德里克不敢正视她的目光。“我和乌尔里希斯相识已久……”他低声说，像在请求宽恕。

“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冒险，”尼科勒塔说，“既要赌钱，就得准备输光。”

亨德里克感到此时谈话很不投机，喃喃地说了一句：“可怜的乌尔里希斯！”

尼科勒塔尖刻地问：“为什么‘可怜’？”她接着补充说，“他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他是值得羡慕的。”稍停片刻，她又梦幻似的说，“我要给马德尔写信，告诉他乌尔里希斯死了。马德尔敬佩那些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他喜欢坚定不移的人，他自己就是个为执着追求而勇于牺牲的人。”

亨德里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乌尔里希斯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说，“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伟大事业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话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灰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为自己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羞愧。乌尔里希斯之死使亨德里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句话的严肃性。他一刹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和庄严，感到此话竟然出自自己之口，实在是亵渎了它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嘲弄。

政府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参加乌尔里希斯的葬礼，因为他是“害怕人民法庭的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的”。政府把被他们摧残得不像样子的乌尔里希斯的尸体草草埋掉，就像埋掉了一条死狗一样。死者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寄一些钱来，要求为乌尔里希斯买口棺材和树一块小小的墓碑。她写信要求按基督教仪式安葬她的儿子。她寄来了书信，纸上泪痕斑斑，字迹几乎无法看清。但教堂奉命拒绝派神父为死者做祈祷。

实际上这个可怜的老妇人一无所有，她无法支付买棺材和立墓碑的费用。死者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从柏林给她寄来全部安葬费，还详细交代她把钱寄到何处去。“请您原谅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匿名者写道，“您一定会理解我不得不谨慎行事的原因并赞同我这样做的。”

老妇人丝毫不理解这个行动。她感动得哭了，并且感到奇怪。她摇摇头，做完祈祷后，把刚从柏林寄来的钱又寄了回去。

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先烈的墓碑和棺材的费用是从纳粹国家剧院院长先生的高额薪俸中支付的。这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为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花的最后的一笔钱，也是对死者最后的一次污辱。亨德里克给乌尔里希斯的母亲寄出钱以后，感到一身轻松。他的良心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在“为将来留一条后路”方面，他又积累了一点儿资本。几天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他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哈姆雷特》的排练上。

演哈姆雷特的角色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困难。当时在汉堡，他演丹麦王子多么轻率！善良的克罗格还为此大发脾气，甚至在着装彩排时还想取消演出。“因为在我的剧院里是决不允许这类胡闹的！”戏剧界元老当

时咆哮的话语还萦绕在亨德里克的耳边，此时他想起这些不禁哑然失笑。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谈论“胡闹”，或径直说他在“胡闹”。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自言自语地叹息：“我干不了！”他对演梅菲斯托很有把握，无论是台词还是表情，他都得心应手。然而丹麦王子的内心世界是难以接近的，因此王子拒绝这个演员来表现自己。亨德里克很难入戏，但他决心要为接近王子而斗争。他喊道：“我绝不会让你从我身边溜走！”但哈姆雷特转过身去，悲哀、嘲讽、不可一世地说：“你具有魔鬼的思想感情，因此你演魔鬼就活像魔鬼，但你不具备我的思想感情，所以你演我就不会像我。”

亨德里克·赫夫根对着王子喊道：“我要成功地扮演你这个角色！我若在你面前失败了，我就彻底失败。你是一把火，我愿意接受火的考验。唯有我的艺术才能为我的一生，我的全部罪恶——我的背叛——我的耻辱进行辩护、开脱。但是，我先要成为哈姆雷特，然后才能成为艺术家。”

“你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回答，“你的出身门第并不高贵。仅靠受苦受难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是不能带来高贵的。更何况你的苦难经历还远远不够，你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充其量不过凭一个美丽的头衔和可观的薪俸。你只是供权势玩耍的一只猴子和给刽子手解闷的小丑，而且你的模样儿、你的身体特点也不像哈姆雷特。瞧瞧你的这双手，这难道是一双因痛苦加认识而变得高贵的手吗？尽管你的手可以装成纤巧和高雅，但实际上还是粗笨的。此外，你太胖了，我不得不指出这点，真是抱歉之至。哈姆雷特要是有你那样的肥臀胖腰，那可可悲呢！”王子哈哈大笑。

“你要知道，我在舞台上的模样总是苗条的呀！”亨德里克·赫夫根恼怒地大声说。他感到受了侮辱。“我定做了一套戏装。穿了它，我的死对头就觉察不到我臀部上的赘肉了。我本来就容易激动，你现在还用我的身材来气我，你真卑鄙！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你恨透了我吗？”

“我根本不恨你，我和你毫不相干，你跟我也是无法比拟的。你必须在高贵品质和仕途风流之间作一抉择。既然现在你已作出了抉择，那祝你好运！快让我安静安静吧！”

王子苗条的身影逐渐消失了。

“我不让你走！”亨德里克·赫夫根气喘吁吁地说，并向王子伸出那双被王子嘲笑的手，但扑了个空。

“你不是哈姆雷特！”一个陌生的傲慢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亨德里克·赫夫根当然不是哈姆雷特，但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几乎是个完美的演员。“棒极了！”导演和同事们对他这样说，这可能是胡话，也可能是假话，但恭维的成分居多，“自伟大的卡因茨时代以来，观众在德国舞台上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巨大的成就！”

亨德里克本人清楚，他并没有吃透《哈姆雷特》剧本中诗句的真正含义及其内在的情感，他的表演停留在外露的情感上。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哈姆雷特的个性特征，所以他感到没有把握，他只好试着演演。他表演时动作紧张、僵硬、夸张，没有给观众眼前一亮的惊奇效果，表演动作之间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他决定突出丹麦王子刚健有力的男子汉气概。“哈姆雷特决非弱者，”当记者采访亨德里克时他说道，“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软弱无力的性格。几代演员犯下的错误在于把王子的形象理解为女儿态。王子的忧伤不是空洞、缥缈的，而是有实际、具体的成因

的。王子主要作为父亲的复仇者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他既是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又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我故意去掉他那伤感哀婉的色彩，这种色彩一直以来都凸显在对他的传统刻画当中，其实这样就损害了王子的形象。”

他的同事和记者们都感到这种观点新颖、大胆、有趣。本亚明·佩尔茨同亨德里克详谈了哈姆雷特，对他的想法感到十分的欢欣鼓舞。“只有按您天才的感触和理解去塑造，丹麦王子才能被我们当代人所接受。当代人都是玩世不恭的实干家。”佩尔茨说。

然而，亨德里克·赫夫根在舞台上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则是一个患神经衰弱的普鲁士中尉的形象。他以此来掩盖自己表演技巧上的空洞乏味，他所采取的手法是过分夸张的动作和尖锐刺耳的发音。他在某一刻还僵硬地站着不动，可是突然又大吼一声晕倒了。他不是在痛惜哀叹，而是在大喊大叫、怒吼咆哮。他的笑声尖得刺耳，他的动作像在抽搐。他扮演梅菲斯托所表现的深沉而神秘的忧伤是感情的真露，是符合那不自觉的神秘规律的，但他扮演的哈姆雷特缺乏这种自然的法则。他十分熟练地背诵大段大段的台词，不过只是在“背诵”而已。他模仿控诉的声音：

“啊，但愿这一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这段控诉缺乏音乐的衬托、刚毅的动作、艺术的优美及绝望的痛苦表情，这些台词从亨德里克的嘴里吐出来时，人们感受不到其中深邃的哲理和饱尝痛苦的经历。

尽管如此，《哈姆雷特》的首次公演还是盛况空前的，且大获成功。当然柏林的新观众们评价演员的标准是与众不同的，不是看他们的

艺术功底和成就，而是看他们同政权的关系。全部演出是为了供坐在剧院里的军事头目、杀气腾腾的“教授”及其具有同样英雄气概的夫人们观赏的。导演在戏剧中粗暴地突出莎士比亚悲剧的“北欧特性”。巨大的演出布景有些夸张，这些布景完全可以用作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勇士们的背景。在朦胧的舞台上，勇士们不断地挥舞刀剑，狂呼乱叫声此起彼伏。走在这伙狂徒中的便是亨德里克，他矫揉造作地做出一副悲哀的姿态。在演出中，他一度开了个玩笑，有几分钟，他呆坐在桌旁，把自己的双手伸给惊骇的观众。他把脸隐藏在黑暗中，黑色桌子上放着他粉白的手，刺眼的灯光直射在手上。像展示珍宝那样，院长卖弄他那双丑陋的手。他这样做，一半出于狂妄自大，试试自己能狂妄到何等地步；一半也是为了折磨自己，当他展示自己粗俗而肥大的手指时，他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

“《哈姆雷特》是代表日耳曼民族的作品，”伊里希博士在宣传部授意写的那篇剧评中宣称，“丹麦王子是德意志人民的伟大象征。我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我们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最内在的本质。就如荷尔德林惊呼的那样：‘因为，你们德国人啊，你们也是做得少而想得多。’由此可见，哈姆雷特也是德国人民的危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因此必须战胜他。天意赐给我们的‘元首’，要求我们为民族社会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像哈姆雷特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同民族社会格格不入。”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亨德里克所扮演的哈姆雷特，体现了行动和思想之间的可悲冲突。这种冲突以如此有趣的方式使德国人不同于其他一切民族。亨德里克把丹麦王子作为焦虑的、虚张声势的鲁莽英雄介绍给观众，其实德国观众也能够充分理解其中的鲁莽行为和神经错乱。

院长的戏装剪裁得很得体，穿上它真的竟然显出了他的杨柳细腰。

剧终，他一再出来谢幕，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尼科勒塔·赫夫根，她也连连向观众弯腰致意。尼科勒塔在《哈姆雷特》中扮演莪菲丽娅，她的动作显得古怪而僵硬，尤其在发疯的那场戏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身闪烁紫金色与银白色微光的总理与身穿浅蓝色夜礼服的林登塔尔肩并肩地从包厢的座位上站起来，热烈鼓掌捧场。这说明总理和他的宫廷小丑关系融洽、和谐，双方都为演出的成功表示祝贺。梅菲斯托/亨德里克心领神会，感激涕零。他穿着哈姆雷特的戏装，姿势优美，脸色惨白，向这对贵人深深折腰。“林登塔尔重新燃起了对我的恋情。”他思忖着，同时把右手挪到胸前。很明显他已疲乏，但体态仍旧优美。黑色的弯眉下，一对眼睛闪射出诱人的、甜蜜的、冷峻的光芒。太阳穴表露出的疲惫、痛苦和紧张使他的颜面显得更高贵，也更加楚楚动人。总理夫人已用同她晚礼服相配的天蓝色真丝手帕向他挥舞致意。总理对他咧着嘴笑。“看来我真的被宽恕了。我又得宠了！”哈姆雷特心想。他终于松了口气。

亨德里克已疲劳至极，他谢绝了所有的邀请，坐车回家。当他回到自己的书房时已经毫无倦意。他既感到沮丧又感到不安。雷鸣般的掌声使他不能忘记他曾失宠过。他曾经因为失去总理的恩宠而失魂落魄，如今他重新得宠，似乎又有些受宠若惊。然而，今天晚上的巨大成就却无法使他得到安慰，无法使他忘却他更高的欲望、更大的野心未能得逞。“我不是哈姆雷特，”他悲伤地说，“报刊会给我捧场，说我是百分之百的王子。这是报刊在撒谎。我虚伪卑劣，至少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要为此做自我批评。当我在思考如何把握台词‘存在，还是毁灭’时，我的语调沉浊，一想到这点，我感到内心恐慌……”

他倒在洞开着的窗口旁的扶手椅上，没精打采地把手中那本波德莱

尔的诗集《恶之花》搁在一边，不禁怀恋起朱丽叶来。

从窗口可以看到黑暗的花园，花园里传来阵阵花的馨香和湿润的空气。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儿凉意，忙把胸前敞开的睡衣扣紧。现在是几月？是四月还是五月初？一丝悲哀涌上心头，长久以来他对春之来临，春末夏初的美丽景色竟视而不见。“演戏可恶极了，”他感到心碎和愤怒，“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为它献出了生命！”

当他闭目静坐时，一个粗野的声音突如其来：“喂，院长先生！”亨德里克吓得跳了起来。

一个人从花园里冒了出来，并爬向他的窗口。楼下没有棚架或梯子，这家伙能爬上来实在是飞檐走壁的本领。窗口出现了来者的半个身子。亨德里克吓得魂不附体。他定神思索了几秒钟，看看是不是由于自己神经过于紧张而产生了幻觉。他是活生生的人，头戴灰色布帽，身穿肮脏的蓝色布衬衣，脸的上半部被阴影遮住，脸的下半部长满浅红色的胡子。

“您要干什么？”亨德里克大声说道，同时去摸身后写字台上的警铃。

“不要大声嚷嚷！”那人说，声音粗鲁但没有恶意，“我决不伤害你。”

“您想干什么？”亨德里克声音稍低了一些。

“我是来向你转达问候的，”爬在窗口的人说，“转达乌尔里希斯对你的问候！”

亨德里克的脸刷的一阵惨白，白得像他脖子上的真丝围巾。“我根

本不认识您说的什么乌尔里希斯。”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窗口传来一阵恐怖的笑声。“我敢打赌，你一定能记起来。”来者凶狠而揶揄地说道。

这声音立即严肃了起来：“我们从乌尔里希斯那里得到的最后一张纸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他要求我们向你问候。你不要以为，我来这儿是闹着玩儿的。我们尊重乌尔里希斯的要求。”

亨德里克耳语般地说道：“您不滚蛋，我要叫警察了。”

回答他的是近乎热烈友好的笑声。“同志，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亨德里克悄悄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一支手枪塞进了口袋。他希望，窗口的人没有觉察到这点。

这时，来者用极轻蔑的表情把帽子往后一推，说道：“院长先生，您尽可以把那玩意儿留在抽屉里。开枪，没有什么意义，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你怕什么？我已经说过，这回我决不伤害你。”

帽子不再遮住那人的前额，亨德里克看清楚了那人的脸，此人长得比他想象得要年轻得多。英俊、粗犷的脸，斯拉夫人的宽颊骨，浅绿色、亮得出奇的眼睛，红色的眉毛和睫毛，还有浓密短硬的胡子。那古铜色的脸，说明他风餐露宿，久经日晒雨淋。

“他也许疯了，”亨德里克心想。这种考虑虽然会带来最坏的前景，但能使人镇静，得到安慰，“他很可能疯了，如果精神正常，就不会成为我的不速之客，这举动很可能送掉他的命，同样对别人也不会有好处。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决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吓唬我。很难想象，乌尔里希斯真的会让他来看我。乌尔里希斯从不喜欢这样捣鬼，他是个

善于把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的人……”

亨德里克向窗户靠近了一步。他像对待病人那样跟对方周旋，不过他藏在口袋里的手一直未松开枪柄。“伙计，您走吧！我好意劝您走！仆人可能从下面看见您，我的妻子，我的母亲随时都可能进来，这样您就会陷入困境。何苦这样，真是何苦呢！所以您快滚吧！”亨德里克见窗口的人一动也不动，他愤怒地喊了起来。

那人不理睬亨德里克的善意劝告，突然用一种低沉而又十分镇静的声音说道：“转告你那些政府里的朋友，乌尔里希斯临死之前留下遗言：‘我一生中，特别是现在更加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当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口中淤满了鲜血，几乎说不出话来。”

“您是怎么知道的？”亨德里克问，他的呼吸十分紧迫、短促。

“我是怎么知道的？”来者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我是从一个救世军队员那里知道的。他是我们自己人。当时他在乌尔里希斯身边，守到他临终。他听到乌尔里希斯临终时的遗言：‘我们必胜！’他一再说：‘一个人走到了我目前的地步，是不会迷路的，我们必胜！’”那人用胳膊撑着窗台，上身往前俯探，绿光闪闪的眼睛逼视着亨德里克。

亨德里克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瞧着这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就像碰到了火一般。他喘着气说：“您为什么对我讲这些话？”

“为了让你的那些显赫的朋友们知道！”从那人的话音中响起恶劣而粗野的欢呼声，“让那些显赫的无赖们知道！让总理先生知道！”

亨德里克已失去镇静，他的脸奇怪地抽搐起来。他赶紧用双手蒙住脸，然后又迅速放下。他的嘴唇也在抽搐，他那宝石般的眼珠在滴溜溜

转动。“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脱口而出，满口泛起唾沫泡泡。“您装腔作势开玩笑，到底是为了什么？您要讹诈我吗？您要钱吗？这里有，请吧！”他昏头昏脑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口袋里没有分文，只有手枪，“或者是您只想吓唬我。这您办不到！您认为，在你们上台的时候，我一定会吓得发抖！当然，你们总有一天要掌权的！”院长讲这番话时，刷白的嘴唇直打哆嗦，同时以轻飘的步伐，近乎跳跃的姿势，在屋内来回走动。

“但是恰恰相反！”他随着一声尖声喊叫在屋子中间站住。“到那时，我才真正是个大人物！您以为我没有准备好后路吗？嘿！”院长歇斯底里地欢呼胜利，说，“我同你们集团的关系良好！共产党器重我，他们应该感谢我！”

回答他的是一阵哈哈的嘲笑声。“这是你自己的如意算盘，”窗口可怕的影子说，“你同我们集团的关系良好？朋友，我们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舒舒服服的！残酷的现实使我们学会了势不两立。我们不会忘记！朋友，告诉你，一个坏人也跑不了！我们知道，第一个该绞死谁。”

此刻，亨德里克尖叫起来：“见鬼去吧，滚！要是五秒钟之内您不滚蛋，我就叫警察来，我倒要看看，是谁先绞死谁！”

盛怒之下，他想抓住点儿什么往坏蛋那扔去。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于是他一把扯下自己鼻梁上的角质框架眼镜，狂叫一声，朝窗口扔去。那可怜的武器没有打中敌人，却叮叮当当地打在墙上，碰得粉碎。

可怕的来客走了。亨德里克奔到窗口，向他的背影喊道：“告诉你们，我是绝对缺少不了的！”院长对着黑暗的花园继续喊，“要演戏，就

得需要我，任何政权都需要演戏！没有我参加，政权就演不成戏！”

亨德里克得不到答复，他再也找不到那个飞檐走壁的红胡子的踪迹，园里的夜色吞没了他。花园里夜色沉沉，树林是黑漆漆的，林涛喧哗，灌木丛中的白花隐约可见，花园依然散发着凉爽的香气。亨德里克擦了擦他汗涔涔的额角，弯下腰去拾起眼镜，镜片被打碎了，他心里一阵难过。

他蹒跚地在屋里踱步，像个瞎子那样摸着家具往前探路。

他的视线因激动而模糊，加上没有眼镜，就更看不清楚了。他的身子倒在一把扶手椅上，此刻他感到无比疲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心里感到苦涩。想到自己所受的种种煎熬，不禁对自己怜悯起来，“碰到这类奇特的遭遇，连最坚强的人也会顶不住。”眼下，痛哭一场也许会感到好受一些。然而没有人观看他流泪，所以他就不愿意流泪。经历了这场惊骇以后，他急切需要亲人的安慰。

“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悲哀地自言自语，“失去了巴尔巴拉，我的天使；失去了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我力量的源泉；失去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我忠实的女友；甚至失去了小安格莉卡她们，我都失去了。”

他在过度忧伤中认为死去的乌尔里希斯是值得羡慕的。痛苦不再折磨他了，他摆脱了生活中的苦恼和孤独。他的遗言体现了信念、自豪和必胜的信心。甚至犟小子米克拉斯也是值得羡慕的。一切充满信念的人，一切为信念而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怎样才能熬过今晚呢？怎样才能熬过这惶惑、恐惧、空虚、绝望的时刻呢？亨德里克一分钟也忍受不了这种孤寂。

他知道，妻子尼科勒塔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等他。也许在轻纱裙下，她正穿着红光闪闪的软高筒靴；梳妆台上，胭脂盒边放着绿色皮鞭。不过，朱丽叶的皮鞭是红的，靴子却是绿的……

亨德里克满可以上楼去尼科勒塔那里。她会高兴地翘起嘴来欢迎他，从她明亮的眼睛里传来秋波，并且用她那发音正确、清晰得堪称样板的声音来逗他。可是，此刻亨德里克并不迫切需要这一切。

他捂着脸的手放了下来，他模糊的眼睛想在昏黑的室内辨别方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辨认出书柜、大镜框里的照片、地毯、铜雕、花瓶和绘画，这里的布置显得漂亮而高雅。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能干的人物。他这位院长，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又是一位受欢迎的哈姆雷特，此刻正在他豪华别墅的舒适的书房里休息。

亨德里克又呻吟起来。此时，门开了。他的母亲贝拉夫人走了进来。

“我好像听到这里有声音，”她说，“亲爱的，你这里有客人吗？”

亨德里克把灰白的脸慢慢转向她，“没有，”他低声说，“这里没有来过客人。”

贝拉夫人微微一笑，说：“人多么会产生错觉啊！”然后向着他走了过来。亨德里克这才察觉，她手里正织着毛线，已织好了一大块，也许是条围巾，也许是件背心。“很遗憾，今天晚上我没有去看戏，”她说，目光停留在手中的毛线上，“你是知道我有偏头痛病的，我感到很难受，所以没有去。演出结果怎么样？肯定成就辉煌。你谈谈吧……”

亨德里克机械地回答，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但又似看非看，他出

奇地心烦意乱，不过内心还是想仔细端详母亲的脸色，似乎要跟她交流。他说：“是的，演出成功了。”

“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她满意地点点头，“你看上去是过于疲劳了。你要点儿什么？要我给你倒杯茶吗？”

亨德里克摇摇头不吱声。

贝拉夫人在他沙发宽宽的扶手上坐下。“你的眼睛怎么不对劲儿，”她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你的眼镜哪里去了？”

“打碎了！”他想笑却又笑不出来。贝拉夫人用手指点了一下他的秃脑门。“真蠢！”她俯首对他说。

亨德里克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把前额埋在母亲的怀里。他哭得那样伤心，肩膀不停地抽动。贝拉夫人对儿子突如其来的情绪异常，虽然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免有些吃惊。她本能地预感到，这哭泣不是他精神崩溃的发作，而是有其更深、更糟的原因。

“可是，你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道。她把自己的脸挨着儿子的脸，她的双手触摸到儿子脸上涔涔的泪水。亨德里克狠狠搂住母亲的脖子，似乎想紧紧抱住不放。

她感到亨德里克在喘息，在呻吟。她怜悯的心都快碎了。她疼儿子，理解这一切。她理解儿子的全部罪过，理解他的惨败经历，然而他却没有彻底忏悔，否则为什么会这般呜咽。“可是，海因茨！”她好像在耳语，“可是，海因茨，你要镇静！事情还不至于糟到这步田地！可是，海因茨……”

他的野心和高傲曾把“海因茨”这个名字丢掉。此刻重新听到母亲这

样亲切地称呼自己，他哭得越发伤心了。而后，他渐渐地停住了哭泣。肩膀也不再抽动了。他的脸静静地偎依在母亲的膝盖上。

稍待片刻，他慢慢地站起来，眼角还挂着泪珠儿。在他把疲倦的涕泪淋漓的脸稍稍向后仰时，他以动人、怨恨、在绝望中呼救的表情展开双臂喊道：“人们啊，为什么要这样苛求我？又为什么要迫害我？你们为什么这样残酷？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罢了！”

本书的一切人物只是典型，并非肖像。

——克劳斯·曼

版权信息

书名：岛

作者：〔英〕阿道司·赫胥黎

译者：鄢佳

书号：9787545537949

本书纸版由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巴别塔文化（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一章

“注意！”一个声音响起来，好像一只双簧管突然发了声。“注意，”它用同样高亢、单调、浓重的鼻音重复道，“注意！”

他躺在那里，如一具死尸躺在枯叶中间，头发蓬乱打结，满脸漆黑的瘀青，衣服破烂不堪，沾满泥巴，样子十分奇怪。威尔从梦中惊醒。莫莉刚刚喊了他的名字。该起床了，该穿衣服了，上班一定不能迟到。

“谢谢，亲爱的。”他说着坐了起来，但突然感到右膝盖强烈的刺痛，后背、胳膊和前额也莫名的难受得要命。

“注意！”那个声音仍旧在耳边响起，音调上丝毫没有改变。威尔用一只手肘撑着身体，困惑地环顾四周，但眼前所见的并不是伦敦家中卧室里熟悉的灰色墙纸和黄色窗帘，而是一片林间空地，清晨的阳光在森林里投下长长的影子和缕缕斜射的光线。

“注意”？

它为什么说“注意”呢？

“注意——注意——”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多么奇怪，多么空洞！

“莫莉？”他询问道，“是你吗，莫莉？”

这个名字似乎使他眼前一亮，但是突然，他内心深处涌起了熟悉的罪恶感。他嗅到了福尔马林的气味，看到护士脚步轻快地，沿着绿色走廊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似乎听到她浆洗好的制服吱吱嘎嘎的响

声。“55号。”她说着，然后停住了，打开了一扇白色的门。他走了进去，在那，高高的白色床上躺着的竟然是莫莉。莫莉的半边脸都缠着绷带，嘴大张着躺在那里。“莫莉！”他喊道，“莫莉……”他的声音在颤抖。他此刻在呼喊，似在乞求：“亲爱的！”没有回应。从张大的嘴巴中传出的是一阵阵急促又虚弱的呼吸声。“亲爱的，亲爱的……”突然他握着的手动了一动，但随即又感觉不到了。

“是我啊，”他说，“威尔。”

她的手指再一次动了一下，显然是费了好大劲。她的手慢慢地抓住了他的手，握了一会儿，又松开了，而后再次陷入无知觉的状态。

“注意。”那个机械的声音又喊道。

这是一场意外，他急忙如此安慰自己。路面很湿，车子滑过了白线，这样的事再寻常不过了。报纸上整天报道，他自己就曾报道过几十次。“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于迎面相撞的车祸……”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当莫莉问自己“我们是否就这样结束了”的时候，他回答说是的。最后这一次绝情的见面后，她离开了，走入雨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躺在了救护车中，奄奄一息。

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他连看都没看她。他是不敢再看她一眼。她那苍白痛苦的脸是他无法忍受的。她从椅子上起身，慢慢穿过房间，慢慢地走出了他的生活。他难道不该叫她回来，乞求她的原谅，告诉她，告诉她自己仍旧爱她吗？他爱过她吗？

双簧管的声音再次引起他的注意。

是的，他曾经真正爱过她吗？

“再见了，威尔，”他仍记得她转身走出门槛时的低语，那时的她，从内心深处，还在低语，“我仍然爱你，威尔，不论如何。”

一会儿，几乎悄无声息地，她关上了公寓的门。门上弹簧锁冷冰冰地干响了一声。她走了。

他跳起来，跑到门口，打开门，听到她远去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就如黎明前的鬼魂一样，留在空气中淡淡的熟悉的香水味也慢慢消散了。他再次关上门，走进灰黄色调的卧室，向窗外望去。很快，他看到她穿过人行道，走进车里。他听到汽车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声。一次、两次，然后传来马达的嗡鸣声。他应该打开窗户吗？“等等！莫莉，等等！”他似乎听到自己这样喊着。但是，窗户仍然紧闭着。车子已经开始移动，拐了弯，街道上已空无一人。太迟了。太迟了，谢天谢地！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嘲弄地说道。是的，谢天谢地，但是罪恶感仍旧停在他内心深处。罪恶感，令人痛苦的内疚感——但是从内疚中他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喜悦。一个下流残忍卑鄙的人，一个他所陌生的、讨厌的人高兴地想道，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得到他想要的了。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他想要的是一种不同的香水、一个年轻的身体带来的温暖和弹性。“注意！”双簧管又嚷道。是的，注意。注意弥漫着芭布丝那麝香味的卧室，草莓粉色的小屋和两扇朝向查令十字街的窗户。在街对面，波特杜松子酒吧巨大的霓虹灯整夜地朝这两扇窗户闪烁不停。酒吧被罩在高贵的深红色灯光之下——十秒钟前小屋还是圣心教堂的模样，十秒钟后又变成涨红的脸庞，和他如此贴近，如六翼天使般泛着光芒，仿佛内心爱的火焰，使它变得更美。然后，黑暗也变得更加美丽。“一、二、三、四……啊，上帝，让时间就此停住吧。”整整十秒钟以后，电子钟点呈现了另一种启示——死亡的启示，对原始恐惧的启示。外面的灯光此时变成了绿色，这极可憎的十秒钟内芭布丝的玫瑰色小屋仿佛变成了

泥塑的子宫模样，床上的芭布丝本人也变作死尸的颜色，一具呈死后癫痫状的电镀尸体。当波特杜松子酒吧变作绿色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忘记发生的事情和自己是誰，唯一能做的就是闭紧双眼，深深投入到——如果能做到的话——另一个感官世界中，更猛烈地、更刻意地投入到陌生的疯狂情绪中。可怜的莫莉，缠着绷带（“注意”）的莫莉，躺在海格特潮湿坟墓中的莫莉，每次绿光使芭布丝的裸体变成一具死尸模样时，都会让人不禁想起海格特墓地，于是不得不闭上双眼。在陌生的疯狂情绪的支配下，莫莉成了，也一直是一个陌生人。不仅仅是莫莉，在他紧闭的双眼中，威尔还看到了他的母亲，如浮雕般苍白。她的脸由于常年的苦痛变得麻木不仁，她的手因关节炎而变得畸形怪异。还有他的妹妹——莫德，站在他妈妈的轮椅后。莫德已经发胖，像牛蹄肉冻一样颤抖着，脸上带着房事中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激动神色。

“你怎么能这样，威尔？”

“是的，你怎么能这样？”莫德眼中含泪，以颤抖的女低音重复着。

他没有回答，一声不吭。也就是说，在这两位殉道者面前——一位是殉道于不幸婚姻的母亲，一位是殉道于仁孝的女儿——任何话语，即使是说出来，也不可能得到理解。

除非他用听起来很淫秽的客观生理事实来说明，而这种坦率是最难以被接受的。他该怎么做？他能够做到，因为一些实际的原因迫使他这么做，因为……好吧，因为芭布丝有一些莫莉不具备的身体上的特质。芭布丝有时的举动是莫莉无法想象的。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突然间那个奇怪的声音又重复起它的老调。

“注意。注意。”

注意莫莉，注意莫德，还有他的妈妈，注意芭布丝。突然另外一段记忆从模糊混乱的迷雾中浮现出来。芭布丝粉红色的小屋接待过另一位客人。小屋的主人在另外这位客人的爱抚下狂喜地发抖。这在他心中的罪恶感之上又增加了一种心灵的痛苦，使他喉咙一紧。

“注意。”

这个声音又离得近了一些，是从右边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的。他把头扭过去，试图直立上身看得更清楚些，但是支撑他身体重量的那条胳膊开始颤抖，失去控制，他又重新摔倒在枯叶中。他太累了，不想继续回想下去了，只是躺在那里，透过半闭的眼睑，盯着四周这难以理解的世界。他在哪里，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他全然不知，但现在这也并不重要了。此刻，什么也不重要了，除了疼痛和使他无法移动的虚弱。

这棵树，比如说，他此刻（不知为何）躺在这棵树下，这段灰色的树干，高处枝杈纵横，树枝由于日照而斑点驳驳，这理应是一棵山毛榉树。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威尔为自己的逻辑如此清晰而感到骄傲——如果是那样，树叶却不应该是如此鲜明的绿色。为什么一棵山毛榉树的根会像这样弯弯曲曲地突起于地面之上？还有这荒谬的树根，是这棵冒牌的山毛榉树借以支撑自身的基础——这些特征如何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呢？威尔突然想起了他最讨厌的一行诗：“[是谁，你问，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支撑了我的思维？](#)”答案是：凝固的细胞外质，[达利](#)早期的画作。这显然排除了英格兰东南部的奇尔特斯（该地区西部有茂密的山毛榉树林）。在金色黄油般的阳光下，大量的蝴蝶飞到这里。它们为何如此之大，有着不可思议的蔚蓝色或天鹅绒般的黑色，长着硕大的眼睛和斑斓的翅膀？只见栗色中闪耀着紫色，银色粉饰着祖母绿色、黄玉石

色、蓝宝石色。

“注意。”

“谁在那儿？”威尔·法纳比本想高声断喝，但发出的却是细小颤抖的低哑声音。

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似乎让人感到十分阴森恐怖的沉默。从那棵山毛榉树两节树根的空洞处，一只巨大的蜈蚣爬出来，闯进了他的视野，一会儿又匆忙地倒腾着它一排排深红色的足消失在另一个青苔覆盖的树干外皮的裂缝中。

“谁在那里？”他又哑着声音问道。

从他左侧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一只体形巨大的黑鸟突然从里面飞了出来，体形和寒鸦差不多，很像托儿所座钟里面的布谷鸟。很显然，这并非是一只寒鸦。

它挥动着一对白色的翅膀，冲过了间隔地带，落在了一棵枯死小树最矮的一截树枝上，离威尔躺着的地方不过六米远。它的喙，他注意到，是橘黄色的，并且它的两只眼睛下面有一块光秃的黄色斑点，两侧是淡黄色的肉垂。头顶后部也覆盖着如假发一般的厚重肉垂。这只鸟儿歪着脑袋先用右眼看了看他，而后又歪着脑袋用左眼看了看他。之后，鸟又张开橘黄色的喙，吹出了十个或是十二个五声音阶的音符，就如人的打嗝声一般。然后，它以反复的音调重复着“哆，哆，嗦，哆”“此时此地，孩子们；此时此地，孩子们”。

这几个词成为一个触发点，突然他什么都想起来了——这里是帕拉禁岛！从未有记者来过这里，现在一定是他在壬当罗布海港外起帆的第

二天清晨。昨天下午他干了件傻事，独自出海。他都想起来了——那时，风吹起白色的帆，就像是一片巨大的玉兰花瓣，水浪在船头嘶鸣作响。每当浪头袭来，水珠如一颗颗钻石飞溅，留在身后的是一道道碧玉般的波纹。向东海峡的另一端，在帕拉火山的上空，多么美丽的云朵，多么壮丽非凡的白色雕塑杰作！他坐在船舵边，竟哼唱起了歌谣，他猛然发现自己难以置信地处于无法言表的愉悦当中。

[“三个，三个争吵的女神。”](#)他迎着风高唱道。

“两个，两个纯洁的圣徒，衣着绿裳——哦，一个，一个独自伫立的耶和华……”

是啊，完全是独自一人，在大海这无垠明珠之上。

“而且终将会如此。”

好景不长，显然，那些谨慎且经验丰富的游艇驾驶员曾警告过他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黑色暴风，夹杂着雨水和巨浪，突然疯狂无情地向他袭来。

“此时此地，孩子们，”那只鸟又咏唱道，“此时此地，孩子们。”

在这期间，最非同一般的事情就是他竟处于此地，平安无事地躺在树下，做着回想，而不是在帕拉海峡底葬身鱼腹，或是摔在悬崖上粉身碎骨。可能是凭借奇迹，他把下沉的小船带过碎浪区，停泊到帕拉岛布满岩石的海岸线唯一的沙滩。然而困难还远不止于此。

悬崖壁立，在山崖的缺口处，一道山涧溪流潺潺流淌，形成一层薄雾。在灰色的石灰岩之间生长着树木和灌丛。他穿着网球鞋，沿着山崖向上攀登大概有六百到七百英尺，可以脚踏攀登的地方也由于水的关系

变得十分湿滑。除此之外，上帝啊，这里还有一条黑色的蛇正盘踞在他借以向上攀爬的树枝上。五分钟之后，一条巨大的绿蛇又占据了他正准备落脚的崖尖上。伴随着他的是更加强烈的恐惧。看到蛇后，他惊恐地收回了脚。不料这无意识的动作使他失去了平衡。在这漫长恐怖的一秒钟里，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他生命的终结。他在峭壁的边缘上摇晃了一下就摔落下去。完了，完了，完了！他的耳际响起了树木断裂的声音，随后他发现自己被紧紧卡在了一棵小树的树枝中。他的脸被刮破了，右膝因为擦伤而流血，不过好在还活着。他又重新开始痛苦地向上攀爬。虽然膝盖疼痛难忍，但是他仍旧得向上爬，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不久，光亮开始消失。他几乎都在黑暗中继续向上攀爬，在活下去的信念中，在彻底绝望中坚持向上爬着。

“此时此地，孩子们。”那只鸟又嚷道。

但是威尔·法纳比的思绪还不在此时此地。他那时正处在崖壁之上，不知哪一刻就会跌落的恐惧中。干枯的树叶在他身下沙沙作响，他的身体在颤抖，剧烈地，无法控制地，从头到脚地颤抖。

1.选自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的诗歌《致朋友》，马修的侄女即此小说作者的母亲。

2.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代表作品有《记忆的永恒》《比基尼岛的三尊狮身人面像》等。

3.苏格兰民歌，“Green Grows the Rushes”（《郁郁葱葱的灯芯草》）。

第二章

突然，那只鸟儿不再说话，却开始了尖叫。一个尖细的人类声音响起来：“八哥鸟！”然后用威尔听不懂的语言又说了些什么。随之从干草叶子上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吃惊地喊了一声，又恢复了平静。威尔睁开眼睛看见两个俊俏的孩子正盯着他看，由于既吃惊又兴奋恐惧，两个孩子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两个孩子中较小的那个五六岁，扎着绿色的缠腰布。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女孩，大概比小男孩大四五岁，头顶着一篮子水果。她穿着深红色的长裙，几乎长到脚踝，但是上身却没穿衣服。在阳光下，她的皮肤闪着浅古铜略带玫瑰色的光芒。威尔把两个孩子看了又看。多么漂亮，多么完美无瑕，多么优雅出众！就像是两匹拥有纯正血统的小马驹。小男孩浑圆壮实，举止得体，面容就像天使一样。小女孩身材纤细修长，编着两个黑色的辫子，脸庞庄重小巧。

此时，又传来另一阵尖叫，那只停在枯枝上的鸟不安地转来转去，伴着一声长鸣，飞向了空中。

那个女孩看着威尔，向鸟儿伸出了召唤的小手。鸟儿扇动翅膀，飞了过来。靠近她时，鸟猛烈地拍动着翅膀，平衡着身体稳稳停在她手指上。它一合上翅膀，就开始打起嗝来。威尔目睹这一切，却毫不吃惊。现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会说话的鸟停落在一个小孩的手指上也不算什么。威尔试图朝他们微笑，但他的嘴唇仍在颤抖。本来是要示好，但看起来却像是恐吓的鬼脸，小男孩躲到了姐姐的身后。

鸟儿不再打嗝，开始重复一个威尔听不懂的单词，是“鲁那”吗？不，应该是“[卡鲁纳](#)”。对，一定是“卡鲁纳”

他颤抖着抬起了一只手，指着那圆形篮子，里面装有芒果、香蕉……他干渴的嘴里已经流出了口水。

“饿。”他说道。随后他又感到在这异乡的环境下，如果他能模仿音乐剧里面中国人的语调，孩子们会更好理解他的意思。“饿，俺饿坏了。”他详细地解释道。

“你想吃东西吗？”那孩子用非常标准的英语问道。

“对，吃。”他重复道，“想吃。”

“去吧，八哥鸟。”女孩摇晃了一下她的手臂，那只鸟不满地聒噪了一声，又重新落在了那棵枯树上。那女孩扬起了纤细的手臂，像一位优雅的舞者，把篮子从头顶取下，然后放在地上。同情和恐惧在内心斗争着，她拿起一根香蕉，剥了皮，走向这位陌生人。那个小男孩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提醒他姐姐注意安全并抓紧了她的裙子。那个女孩停下来，说了些安慰男孩的话，出于安全考虑，她举高了那根香蕉。

“你想要吗？”她问。

威尔·法纳比颤抖着伸出了手。那女孩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中途又停下来，俯下身来，仔细地观察着他。

“快点！”他已饱受煎熬。

但是小女孩仍旧小心翼翼，看着他的手是否有丝毫的可疑举动。她弯下身来，小心地伸出了胳膊。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乞求道。

“上帝？”小女孩重复道，突然产生兴趣。“哪个上帝？”她问，“有很多个上帝。”

“你信奉的那个该死的上帝。”他不耐烦地回答道。

“我其实哪个上帝都不信奉，”她回答说，“我只喜欢慈悲的神。”

“那对我慈悲点吧，”他乞求道，“把香蕉给我。”

她的表情改变了。“对不起。”她充满歉意地说道，随之站了起来，突然迅速向前迈了一步，把水果扔到了他颤抖的手中。

“给你。”她说道，就像是一只躲避陷阱的小动物，她又跳回去，回到了他完全够不到的范围。

那个小男孩拍手大笑起来。她转过身去对他说了些什么。男孩点着他圆圆的脑袋说“好的，头儿”，就一溜小跑离开了。他穿过一群飞舞的蓝色和硫黄色的蝴蝶，消失在远处林间空地的森林阴影中。

“我让汤姆·克里希那去找个人来。”她解释说。

威尔吃完了一根香蕉，接着又要了第二根、第三根。当他感觉腹中不那么饥饿时，便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

“你的英语怎么会说得这么好？”他问道。

“因为人人都说英语。”孩子回答说。

“人人？”

“我是说当他们不说帕拉岛语的时候。”小女孩觉得这个话题很无

趣，就转过身去，挥着棕色的小手吹了一个口哨。

“此时此地，孩子们。”那只鸟开始再一次重复，并从它停歇的枯树上振翅飞落下来，站在了小女孩的肩膀上。女孩又剥了一根香蕉，把三分之二给了威尔，剩下的给了八哥鸟。

“这是你的鸟吗？”威尔问道。

她摇了摇头。

“八哥鸟像是电光，”她说，“它不属于任何人。”

“那为什么它会说那些话呢？”

“因为有人教它说。”她耐心地解释着。真蠢！她的语调似乎暗示着这一点。

“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教它说那些诸如‘注意’‘此时此地’的话呢？”

“这个么……”她一定在脑中搜索着合适的词来把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讲给这个奇怪的傻瓜。“这些是你经常会忘记的事，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你经常忘记去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地，也经常会忘记当下所处的环境。”

“所以八哥鸟们四处飞翔来提醒你——是这样吗？”

她点了点头。当然就是这样。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威尔就介绍了自己。

“我的名字是玛莉·沙拉金妮·麦克费尔。”

“麦克费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麦克费尔。”她又重申了一遍，他没有听错。

“那你的小弟弟叫汤姆·克里希那？”

她点点头。

“好吧，我真孤陋寡闻。”

“你是坐飞机来到帕拉岛的吗？”

“我是从海上来的。”

“从海上，那你有船了？”

“我原来确实有一只。”此刻，威尔的头脑中浮现出海浪击沉漂流船体的情景，耳边仿佛也听到了船受到冲击破碎的声音。在她的询问下，威尔诉说了他的遭遇。暴风肆虐、船只搁浅，漫长攀爬的噩梦、蛇以及跌落的恐惧.....他又开始颤抖，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

玛莉·沙拉金妮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发表一句评论。当他的声音变得颤抖，最终说不出话来时，小女孩向前迈了一步，跪在他旁边，那只鸟仍旧停留在她肩上。

“听着，威尔，”她说，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上，“我们得摆脱这些恐惧。”她的语调很老成，平静而威严。

“我要知道怎么做到就好了。”他的牙齿都在打战。

“怎么做到？”她重复着，“当然是用惯常的方法。再和我描述一下那些蛇和你是怎样摔下来的。”

他摇了摇头：“我不想再提了。”

“你当然不想再提了，”她说，“但是你得讲出来，听听八哥鸟的话。”

“此时此地，孩子们，”八哥鸟仍旧发出这条忠告，“此时此地，孩子们。”

“你不可能身处此时此地，”她继续说道，“除非你摆脱那些蛇。和我说说吧。”

“我做不到，我说不出来。”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那么你永远摆脱不了它们了。它们会永远萦绕在你的脑海里，这就是你自找的了。”玛莉·沙拉金妮加重了语气。

威尔试图控制住颤抖，但他的身体已不属于他了，好像某个人在控制他，恶意羞辱他，令他痛苦不堪。

“想想你小时候，”玛莉接着说，“当你受伤的时候，你的妈妈会怎么做。”

“妈妈会把我抱在怀里，说，‘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小宝贝’。”

“她是这样做的？”女孩用震惊的语气说道。“太残忍了！那样你会觉得更痛。‘我可怜的孩子，’”她略带嘲笑地重复了一遍，“会痛上几个小时，你就永远无法忘记了。”

威尔·法纳比没有言语，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止不住地在颤抖。

“好吧，如果你做不到，那我来帮你吧。听着，威尔，这有一条蛇，一条巨大的绿色蟒蛇，你差一点就踩在它身上。你几乎就踩在它身上，你因此害怕得失去了平衡，坠落了下来。现在你自己说一遍——说出来！”

“我差点踩上它，”他顺从地低声重复道，“然后，我……”他说不下去了。“然后，我掉下去了。”他最终说了出来，声音小得别人几乎听不到。

所有的恐惧又重新袭来——害怕带来的眩晕，令他惊恐不已，使他失去了平衡；而确定活不成了，更令他感到毛骨悚然。

“再说一次！”

“我差点就踩上它了，然后……”

他听到自己在啜泣。

“这就对了，威尔，哭吧——哭出来！”

啜泣变成了呜咽。他为自己感到羞愧，于是咬紧了牙关，就这样呜咽停止了。

“不，不要这样，”她喊道，“如果想哭，就要哭出来。想想那条蛇，威尔。想想你是怎样跌落下来的。”

于是又是一阵呜咽，他开始颤抖，比任何时候都要剧烈。

“现在给我讲讲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看到它的眼睛，看到它不住地吐信子。”

“是的，你可以看到它的信子。然后发生了什么？”

“我失去了平衡，我跌落了下去。”

“再说一次，威尔。”

他又开始啜泣。

“再说一次。”她坚持道。

“我跌落了下去。”

“再来一次。”

虽然这仿佛把他撕成了碎片，但是他说出来了。“我跌落下去了！”

“再说一次，威尔。”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再说一次。”

“我跌落了下去，跌落了下去，跌落了下去……”

啜泣声音逐渐消失了。这些话说起来更加容易，并且它们唤起的回忆也不那么痛苦了。

“我跌落了下去。”他重复了足有一百次。

“但是你并没有跌落多深。”玛莉此时插话道。

“是的，并没有跌落多深。”他很同意。

“那有什么可怕的呢？”玛莉问道。

玛莉的语调里并没有任何恶意或是讽刺，也没有一丁点儿责怪的意思。她只是问了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也只需要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是的，那有什么可怕的？蛇并没有咬他，他也没有摔断脖项。况且，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了。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的蝴蝶，这只不断重复“注意”二字的鸟，还有这个奇怪的孩子，谈起话来直言不讳，长得像某个异域神话中的天使，不管你信不信，在赤道附近居住的她，姓氏竟是麦克费尔。威尔·法纳比大声笑了起来。

那个小女孩拍着手也笑了起来。一会儿，在她肩上的八哥鸟也笑了起来，一波波充满魔力的响亮笑声在整个空地上飘荡，在山林中回响，整个宇宙也似乎因这个超级可笑的笑话而笑破了肚皮。

1.卡鲁纳(Karunna)，梵文意为慈悲。

第三章

“喔，看到你们都很高兴就好。”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

威尔·法纳比转脸一看，一位又矮又瘦的男子正朝他微笑。这个人身着欧洲人服饰，背着黑色肩包，看起来已近六十岁的年纪。他戴着一顶宽大的草帽，头发浓密，但已变白。还有那奇怪的鹰钩鼻子，深蓝色的眼睛，黝黑的脸庞——是如此的不协调！

“爷爷！”他听到玛莉·麦克费尔这么呼喊道。

这个人的目光从威尔转向了玛莉。

“什么事情这么有趣？”他问道。

“嗯，”玛莉·麦克费尔顿了顿，整理了一下她的思路，“是这样，你看这个人昨天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他的船毁坏了——可能是在那边的某个地方。所以他得爬上悬崖，可是又有蛇出没，他就摔下去了。但是幸好，有棵树挡住了他，所以他只是受了惊吓。这也是为什么他颤抖得这么厉害的原因。我就给了他一些香蕉，然后让他无数次地重复这次经历。接着他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意思是说，事情全都过去了，都解决好了。所以他大笑起来，我也笑了。然后八哥鸟也笑了。”

“很好。”她的爷爷赞许道。“那么现在，”他转向威尔接着说，“心理疏导结束后，让我们看看还可以为这可怜的傻家伙做些什么。对了，我是罗伯特·麦克费尔医生。你是？”

“他的名字是威尔，”小女孩抢先回答道，“他的姓是法什么的。”

“法纳比，确切地说。威廉姆·阿斯奎斯·法纳比是我的父亲，你们或许能猜到 he 是一位热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在他醉酒的时候也是这样，或者说他醉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嘲弄般地一笑，样子古怪，丝毫不像他刚才发现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样笑得爽朗。

“你不喜欢你爸爸吗？”玛莉·沙拉金妮关切地问。

“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了。”威尔回答说。

“他的意思是，”麦克费尔医生向小女孩解释道，“他讨厌他的父亲，许多孩子都这样。”

随后，他蹲下来，开始解黑色背包的带子。

“我猜他曾经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他扭过头对这位年轻人说。

“他出生在布卢姆斯伯里。”威尔确认道。

“上流社会，”医生推断道，“但不是军队或郡县政府官员的后代。”

“没错。我爸爸是一位法庭律师和时政记者。当然，这和喝酒比起来算是他的副业了。我的妈妈，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是副主教的女儿，副主教。”他重复道，然后又笑了起来，就像嘲笑他父亲喝白兰地酒的品位一样。

麦克费尔医生看了他一会儿，又开始继续解带子。

“你刚刚那样笑的时候，”他用一种科学客观的语调说，“你的脸不知为何变得十分丑陋。”

威尔感到惊讶，试图诙谐地掩盖自己的尴尬：“我笑起来总是很丑。”

“恰恰相反，以波德莱尔的方式来看是很漂亮的。除了你的笑声像土狼一样。你为什么发出这样聒噪的笑声呢？”

“我是一名记者，”威尔解释道，“民众的特派员。以周游世界并对当前的恐怖事件进行报道为生。你期待我发出什么笑声呢，咕咕——咕咕，吧嗒——吧嗒，马克思马克思？”他又笑了起来，接着说出了他屡试不爽的妙语：“我可不是那种轻易赞同别人的人。”

“很好，”麦克费尔说道，“非常好。但现在我们要开始做正事了。”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把剪刀，开始剪掉裹在威尔受伤膝盖上的裤腿。他的裤子已被撕裂，沾满血迹。

威尔抬头看着他，边看边想，这个萍水相逢的苏格兰高地人多大程度上保留着苏格兰人的特质，多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帕拉岛人。深蓝色的眼睛和突出的鼻子没错。但棕色的皮肤，纤细的双手，优雅的动作——这些无疑来自于别处，非常可能是特威德以南的某个地方。

“你是在这儿出生的吗？”他问。

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在希瓦普莱姆，维多利亚女王举行葬礼的那一天。”

随着剪刀发出最后的咔嚓声，裤腿掉落，露出了膝盖。“情况不妙。”麦克费尔医生专心检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认为并不严重。”他转向他的孙女说，“你跑回驻地，告诉维贾雅带一个人来这儿，记得从医务室抬一副单架来。”

玛莉·沙拉金妮点点头，一句话没说就站起来，匆匆忙忙地穿过空地，向远处走去。

威尔目送着小女孩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红裙左右摇摆，光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玫瑰色的光芒。

“你的孙女真了不起！”威尔对麦克费尔医生说。

“玛莉·沙拉金妮的爸爸，”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我的长子，四个月前去世了——死于一场登山事故。”

威尔喃喃地道出了他的同情，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麦克费尔医生拔出一瓶酒精的活塞，擦拭着双手。

“可能会有点疼，”他提醒道，“我建议你听听那只鸟说话。”他挥手指向一棵枯树的方向，自玛莉离开之后，八哥鸟飞到了那里。

“仔细听它讲话，认真辨识，这样会使你忘记疼痛。”

威尔·法纳比聆听着，八哥鸟又返回到它的第一个主题。

“注意，”口齿清晰的八哥鸟说道，“注意。”

“注意什么？”威尔问道，希望得到一个比玛莉·沙拉金妮给出的更具启发性的答案。

“‘注意’本身。”麦克费尔医生说道。

“注意‘注意’本身？”

“没错。”

“注意。”八哥鸟以讽刺的语调唱诵确认道。

“你们有很多这种会说话的鸟儿吗？”

“在小岛上大概至少有一千只这样四处飞翔的鸟。这是老[拉贾](#)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人民大有裨益。可能是有好处，虽然这似乎对可怜的八哥鸟非常不公平。所幸鸟儿不懂得鼓舞人心的语言，即使是天主教圣人圣方济各的话也不会听懂，”他接着说，“设想一下，向美丽的画眉鸟、金翅雀、叽喳的柳莺布道，多么异想天开啊！他为什么不能闭嘴听听这些鸟要对他说些什么呢？”“但是现在，”他换了种语调补充道，“你最好开始认真聆听我们树上的那位朋友讲话，我要清理你的伤口了。”

“注意。”

“开始啦。”

这个年轻人的脸部抽动了一下，咬紧了嘴唇。

“注意。注意。注意。”

是的，说得没错，如果你全神贯注地聆听，疼痛也就不那么难忍了。

“注意，注意.....”

“你怎么会想爬上那座悬崖呢？”麦克费尔边说边伸手拿出了绷带，“我简直无法想象。”

威尔尽力笑了一下：“还记得[《乌有之乡》](#)的开篇吧——‘碰巧，上

天是站在我这一边。””

从空地的远处传来了交谈的声音。威尔扭头望去，只见玛莉·沙拉金妮从林间出现，她一蹦一跳地走着，红裙也随之摇摆。在她身后，走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古铜色肌肤的男子，他赤裸着上身，肩上扛着竹杠和卷起来的轻便帆布担架。后面还有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穿着白色短裤的少年。

“这位是维贾雅·巴塔查里亚，”当古铜色皮肤男子走近时，麦克费尔医生介绍道，“维贾雅是我的助手。”

“在医院里的助手吗？”

麦克费尔医生摇了摇头。“除非是发生紧急情况，”他说道，“我已经不再行医了。我和维贾雅一起在农业实验站工作。”“这是[穆卢干·梅兰卓](#)，”他向皮肤黝黑的少年走来的方向挥了挥手，“暂时同我们一起，研究土壤科学及植物育种。”

维贾雅闪到一边，把他的大手放在穆卢干的肩上，将他推到了威尔面前。威尔抬头望着这位面容英俊却沉郁的年轻人，他突然一惊，认出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威尔五天前在壬当罗布见过他，当时他开着白色的梅赛德斯车和迪帕上校在岛上四处兜风。威尔笑了，开口准备讲话，但克制住了自己，因为男孩摇了下头，动作几乎很难察觉，但又十分明白无误。在他的眼中，威尔看到了苦苦恳求的神情。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声，似乎在说：“拜托……”威尔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

“你好，梅兰卓先生。”威尔用一种半正式的语调打着招呼。

穆卢干看起来如释千钧重负。“你好。”他说着，还微微鞠了一躬。

威尔环视周遭，看是否有人已经注意到刚才这一幕。玛莉·沙拉金妮和维贾雅正忙着安装担架，而麦克费尔医生在整理他黑色的背包。刚刚那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人看到。年轻的穆卢干显然有他的理由，不想让别人知晓他曾去过壬当罗布岛。男孩子就是男孩子，但有时男孩也会像个女孩。迪帕上校对这位年轻追随者的爱远胜于父亲般的慈爱，而对这位上校，穆卢干的感情也不只是孝顺，是一种倾慕的崇拜。这仅仅是一种对英雄的崇拜，还是一种对成功开展革命、清算反对派、任命自己为独裁者的硬派人物的学生式敬慕？抑或是还有其他的感情掺杂其中？穆卢干面对这位黑胡须的[哈德良](#)是在扮演安提诺乌斯的角色吗？好吧，如果这孩子对那些时值中年的军事歹徒怀有这种感情的话，那也是他的权利。如果这位强盗喜欢漂亮的少年，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但是，或许，威尔继续思考着，这就是迪帕上校没有对他作正式介绍的原因。当少年被请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迪帕上校仅仅说：“这是穆卢干，我年轻的朋友穆卢干。”随后，他站起身来，把胳膊放在穆卢干的肩上，带着他走向沙发，并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我可以开那辆梅赛德斯车吗？”穆卢干问道。这位军事独裁者微笑中带着溺爱，晃着他乌黑顺直的头发，以示首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想到在这种古怪的关系中不仅仅是纯粹的友谊。穆卢干开着上校跑车的时候，简直像个疯子。只有在热恋中的情侣才会把自己——更不用提他的客人了——交给这样的一个司机。在壬当罗布和油田之间的平地上，跑车的转速表曾两次到达了110迈，比这更糟的是，车子从油田的山路径直开到了铜矿区。陷坑张着大嘴，轮胎在转弯处尖啸着急停，水牛从茂密的竹林深处出现，迎面距跑车仅几英尺的距离，一辆十吨的卡车也从路的同一侧呼啸而下……“你难道一点也不紧张吗？”威尔试探着

问了一句。但是这位上校既虔诚又痴迷。“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按真主安拉的意志行事——我确实知道，法纳比先生——就没有理由紧张。在这些情况下，紧张可能是一种亵渎。”当穆卢干又猛地把车转向躲避另一头水牛时，上校悠悠地打开了他的金制烟盒，递给了威尔一支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牌香烟。

“好了。”维贾雅喊了一声。威尔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回头看到担架已经摆在他旁边的空地上了。

“好的，”麦克费尔医生说，“把他抬上去吧，小心，小心……”

一分钟后，这一行人已经走在树林间蜿蜒的小路上了。玛莉·沙拉金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她的爷爷走在最后面，穆卢干和维贾雅抬着担架，走在他们中间。

从他躺着的移动担架上，威尔·法纳比抬头望着幽深的绿色密林，好像从流动的海底石床上看出去一样。在头顶上，接近海面的地方，树叶沙沙作响，猴子叽啾啼鸣。此时还有十几只漂亮的犀鸟，在如云盛开的兰花间跳跃，这图景简直就像是错觉想象中的虚构事物。

“你舒服吗？”维贾雅问道，同时还弯下身子关切地看了看他的脸。

威尔向他报以一笑。

“已经很舒服了。”他答道。

“路不远，”担架的另一头也传来了令人宽慰的话语，“我们几分钟就可以到那里。”

“那里是哪里？”

“实验站。就像英国的洛桑农业研究所一样。你在英格兰的时候去过洛桑农研所吗？”

威尔听说过那里，但是当然，他从未去看过。

“洛桑农研所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维贾雅继续说道。

“确切地说是一百一十八年，”麦克费尔医生接着说，“1843年劳斯和吉尔伯特在那里开始了他们对化肥的研究。在50年代早期，他们的一个学生来到这里帮助我的祖父开创了这里的农业研究站，热带地区的洛桑农研所——这是他们的计划，建立并服务于热带地区。”

在这片暗绿的丛林中出现了一缕亮光，一会儿地上的枯枝落叶便从森林中显现，并完全暴露在热带太阳耀眼的光线之下。威尔抬起了头，向四周看去。其实，他们并没有从这个巨大的好似碗形的露天竞技场的底部走出来多远。500英尺以下，一片宽广的平原向远处延展，一块块田地星罗棋布，中间点缀着一丛丛的树木和几处农舍。在另一端，山坡绵延高耸，足有数千英尺高，连接着半圆形的群山山脉。一层层的绿色抑或金黄色的梯田，从平原扩展到山峰的底部。稻田描绘出了山坡的轮廓线，每一处起伏都似浓墨重彩，似乎是故意为之的艺术之作。这里的自然不再仅仅是天然的，山川风景经过勾画，有了几何学的精髓，就这些蜿蜒的线条和纯净亮色的条纹而言，这里定然是一位有着精湛技艺画家的巧夺天工之作。

“你那时在壬当做些什么？”罗伯特·麦克费尔医生问道。

“为写一篇有关新政权的报道收集材料。”

“我想不到执政的上校有什么新闻价值。”

“那您可错了，他是一位军事独裁者。这就意味着即将会有死亡事件发生，而死亡总是新闻话题，和死亡沾边的都是新闻。”他笑着说，“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中国一回来就被指派顺路到壬当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他不想提及的。实际上，报纸只是阿德海德大人的利益构成之一。他同时还拥有东南亚石油公司、帝国和外资铜业公司。从官方来看，威尔来到壬当是为了嗅探一下在军事统治氛围下的死亡气息，但同时他也受到委派来弄清独裁统治者对外资的态度，新政府准备要向企业提供多少退税优惠，能否得到不被收归国有的保证。还有就是多少利润可以运往国外，必须雇用多少本地技术和管理人员等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迪帕上校一直非常和蔼可亲，很合作。因此，还带威尔去了铜矿兜风，尽管跑车是穆卢干开的，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心有余悸。“非常原始，我亲爱的法纳比先生，非常原始。你也能看得出来，这里急需要现代化的设备。”上校还安排了另外一场会面——已经安排好了，威尔此刻清晰地想起，就安排在今天早晨。他似乎看到上校已经坐到了办公桌前，军警处长在作汇报：“最后一次看到法纳比先生是他独自一人驾驶小船开往帕拉岛海峡。两个小时后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推断已经丧生。”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他现在在这座禁岛上还是活蹦乱跳的。

“他们不会给你通行证的，”乔·阿德海德在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时如此说道，“但是或许你能伪装潜入海岸，穿上一件带头巾的长袍，就像阿拉伯的英雄劳伦斯一样。”

威尔面容严肃地保证道：“我会尽力一试。”

“不管怎样，如果你设法成功地在帕拉岛登陆了，直接去一趟皇宫。[拉尼](#)——就是他们的太后——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六年前第一次

和她在卢加诺见面。那时她和投资银行家老沃格林在一起。这位银行家的女朋友对唯灵论很感兴趣，并且给我表演了一场降神会。用小号做媒介，真正的直接传音——唯一不幸的是整个过程都用德语。哦，灯都重新打开之后，我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和小号长谈？”

“不是，不是，是和拉尼。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你知道，就是精神十字军。”

“精神十字军？这是她本人的发明吗？”

“毫无疑问。而且与‘道德重建运动’相比，我本人更喜欢精神十字军的提法，这在亚洲地区更容易被接受。我们当天晚上长谈了此事。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石油，帕拉岛上盛产石油。多年来东南亚的石油公司一直试图插手此地，其他的石油公司也是跃跃欲试，但都无功而返。不给任何人以石油特许权，这是他们的既定政策。但是拉尼却不赞同这一点。她想用石油为世界做些有益的事情，如资助精神十字军运动。因此，就像我说的，如果你能到达帕拉岛，直接去趟皇宫，和她谈谈。了解些做决策人的内幕，探听下是否有支持石油的少数派并且问一问我们是否能帮助他们开展有益的事业。”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许诺，只要威尔能够成功地办好此事，就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此外，还给了他为期一年充足的自由时间。“不需要再写报道了，只做高雅艺术，艺术，艺——术……”他继而低俗地大笑起来，“术”的尾音完全淹没在了笑声当中。糟糕透顶的家伙！尽管如此，他还是要为这个可恶的家伙办的恶劣报纸写稿，而且也准备为了奖金，去做这个卑鄙的家伙交代的肮脏工作。现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已经踏上了帕拉岛的土地。而且侥幸，上天也站在他这一边，显然，就是为了在他身上开一个实实在在的邪恶

玩笑。这正是造化弄人。

威尔被玛莉·沙拉金妮的叫喊声带回了当前的现实中。“我们到了！”

威尔再次抬起头来，他们这个小分队已经走下了公路，通过入口，沿着一道白墙前行。他们的左手边，地势呈阶梯状不断升高，在每级地势平缓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菩提树环绕下，一排排错落有致的低矮房屋。在他们的正前方，是一条林荫大道，高大的棕榈树在两边洒下树荫。路尽头下坡处是一方荷花池塘，池塘对面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石头佛像。这时他们转向了左边，穿过开花的菩提树，嗅着空气中混合的芬芳，来到了第一级平台之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栅栏和栅栏内那头肩峰隆起、全身雪白的公牛。除了正反刍的下巴之外，它一动不动，美得如此安详宁静、悠然自在，令人不禁想起了神话中腓尼基公主欧罗巴的情人——那只宙斯变身的神牛。对了，草地上还有一对朱诺的神鸟——两只拖着尾羽的孔雀。玛莉·沙拉金妮拉开了一座小花园门的插栓。

“欢迎来到我的小木屋。”麦克费尔医生说道，并转向穆卢干说，“当心这里的台阶，我来帮你们抬担架吧。”

1.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2. 拉贾(Raja)，在印度、马来、爪哇等地指首领，酋长。在小说中指帕拉岛的国王。

3.《乌有之乡》，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的反乌托邦作品Erewhon，或译为《埃瑞璜》。

4.穆卢干，印度战神之名，湿婆神的儿子。梅兰卓（Malindra），mal意为坏的，indra是印度太阳神的名字。

5.哈德良，罗马皇帝，与美貌少年安提诺乌斯保持同性恋关系。

6.拉尼(Rani)，与拉贾相对，是王后的称呼。这里前任国王已经去世，因此是太后。后文统称为拉尼。



微信号: Booker527



公众号搜索: 布克小姐 (ID: MsBooker)

还有什么想要读的书?

加小编私人微信Booker527或搜索订阅号微信“布克小姐”

按照订阅号书单提示下载

第四章

汤姆·克里希那和玛莉·沙拉金妮同邻居园丁家的孩子一道去睡午觉了。在黑暗的起居室里，苏茜拉·麦克费尔夫人独自坐在那儿，回忆着过去的幸福时光，忍受着而今失去丈夫的悲痛。厨房里的钟声响过半点，她出发的时间到了。她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穿上凉鞋，走进了热带地区下午那极其耀眼的阳光中。她抬头看了看天。在火山上空，厚厚的巨大云层正向穹顶聚集，一个小时后就会下雨。她沿着树木林立的道路行走，享受着一片又一片树荫的清凉。突然一阵“扑棱棱”的翅膀扇动的声音传来，一群鸽子从一棵十分高大的菩提树上起飞，向远处森林的方向飞去。绿色的翅膀，珊瑚色的喙，它们的前胸在阳光下如珍珠蚌般变幻着颜色。它们多么漂亮！可爱得无以言说！苏茜拉正要扭头看看杜加德仰面微笑的愉快表情，但是突然发现自己看到的只是地面而已。杜加德不在了，只留下痛苦，就像是一只幽灵的手臂在想象中萦绕，萦绕在一个仿佛经历了截肢的人的感知中。“截肢，”她对自己低语道，“截肢……”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痛哭起来。截肢的感受不是自哀自怜的借口，既然杜加德已经死了，鸟儿依旧美丽，她自己的孩子，还有其他的孩子也正迫切需要被爱护、帮助和教育。如果他已经不在的事实如此挥之不去，那就是在提醒她，从今以后，她必须为两个人去爱、去活、去思考，必须用她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同时也要用他的眼睛和思想，去感知和理解。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两人的所见所思一直是愉悦和智慧的交融。

这就是医生的小屋了。她登上台阶，穿过门廊，走进了起居室。她的公公正坐在窗边，呷着陶缸里的凉茶，阅读法文的《真菌学评论》。当她走近的时候，他抬起头微笑着表示欢迎。

“苏茜拉，我的孩子！你能来我真高兴。”

她弯下腰吻了一下他胡子拉碴的脸颊。

“玛莉·沙拉金妮说的是怎么回事？”她问道，“她真的发现了一个乘船遇难的人？”

“嗯，英格兰人，从中国经由壬当来的，还有遇难的船只。是一名记者。”

“他长得什么样子？”

“[弥赛亚](#)的身形，但是很聪明，不相信上帝，也不确信他自己的使命。即使是深信自己的使命并执行时，也太过敏感。他的身体想行动，他的情感想相信，但是他的神经末梢和他的聪明阻止他那样做。”

“那么我想他很不开心了。”

“是很不开心，因此笑起来像一只土狼一样。”

“他知道自己笑起来像土狼一样吗？”

“知道并且引以为荣。甚至还编了一句隽语：我不是一个轻易赞同别人的人。”

“他伤得严重吗？”她问道。

“不严重，但是他正在发烧。我已经给他用了抗生素。现在你来决定是否提高他的肌体抵抗力，给自然的痊愈力量一个机会。”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她沉默了一段时间说，“我去看

了拉克西米，在我从学校回来的路上。”

“你觉得她情况如何？”

“还是老样子。不对，可能比昨天虚弱了点。”

“我今天早晨看到她也是这种感觉。”

“所幸的是疼痛不会加重了。我们仍旧可以从心理方面来想办法。今早我们诊治了恶心的症状。现在她可以喝东西了。我认为没有再进行静脉输液的必要了。”

“谢天谢地！”他说道，“静脉输液就是一种折磨。面对每一个真正的危险时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是每当涉及皮下注射或是静脉针刺的时候，她都会表现出极其可怜和极不理智的恐惧。”

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在他们刚结婚的日子里，每当她对此大惊小怪的时候，他都会大发雷霆称她是个胆小鬼。拉克西米哭了，样子很可怜，乞求他原谅，这就如同把[炭火放在了他头上一样](#)。“拉克西米，拉克西米……”现在她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三十七年了。“你们谈了些什么？”他大声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苏茜拉回答道。事实上，她和拉克西米谈论了杜加德，但她现在真是无法让自己再重复一遍她们谈话的内容。“我的第一个孩子，”拉克西米低声说道，“我不知道孩子还能长得如此漂亮。”在她深陷发黑的眼窝中，双眼突然亮了起来，苍白的嘴唇也绽开了笑容。“这么小小的手，”微弱、嘶哑的声音继续说道，“那么贪吃的小嘴。”她用一只骨瘦如柴、颤抖的手摸了一下自己乳房的位置，由于去年的手术，现在已经是扁平的了。“我真的想不到。”她不断重复着。

是的，在事故发生前，她怎么能知道呢？这是一种启示，一种爱和紧连着的灾难。“你懂我的意思吗？”苏茜拉点了点头。她当然是懂得的——从与她自己两个孩子的关系中她懂得，从其他爱和紧连着的悲剧中她懂得，同有着这小手和贪吃小嘴的杜加德长大成人后的相处中她懂得。“我那时常常为他担心，”这位病中的夫人低语道，“他那么强壮，像暴君一样，他本可能会去伤害、去欺凌、去毁坏，如果他娶了别的女人……谢天谢地，他娶了你！”她的手从乳房的位置移到了苏茜拉的手臂上。苏茜拉低下头亲吻了她的手。她们两个都哭了。

麦克费尔医生叹了口气，向上看了一下，就像是一个刚从水中爬出来的人一样，战栗了一下。“那位遇险的人名字叫法纳比，”他说，“威尔·法纳比。”

“威尔·法纳比，”苏茜拉重复道，“嗯，我去看看可以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她转身走开了。

麦克费尔医生目送她离开后，向后仰靠着椅子闭上了眼睛。他想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妻子——杜加德像是一束熊熊燃烧的明亮火炬突然被熄灭了，拉克西米则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无常和无法预知的变化组成了人生，所有的美丽、恐惧和荒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人类命运也无法解释而同时又具有上天意旨的模样。“可怜的女孩。”他自言自语道，他清楚地记得当他把杜加德的噩耗告诉苏茜拉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可怜的女孩！”那时，也是这篇在《真菌学评论》上刊登的有关产生幻觉蘑菇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是另一件发生在上天安排的模式里不相关的事情。一首老拉贾古怪的诗歌此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造化万端，致敬凡此种种，

无动于衷

其间冲突不谐

为了一种善，超越了好坏的善

为了一种存在，永恒于短暂无常中

其衰减耗散，比天堂中的上帝更加永恒

门嘎吱的响了一下，随后威尔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和衣裙窸窣的声音。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同时他听到一个低沉并悦耳的女声问他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糟糕。”他回答道，却没有睁开眼睛。

他的语气中并没有自怜自艾，也没有恳求同情——只是像一位苦修的斯多葛派人物，最终厌倦了长期不动声色的闹剧，愤恨地将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我感觉很糟糕。”

那只手又触碰了一下他。“我是苏茜拉·麦克费尔，”这个声音告诉他，“玛莉·沙拉金妮的妈妈。”

威尔勉强地把头转过来，睁开了眼睛。一个成年版的、肤色更暗的玛莉·沙拉金妮正坐在他的床旁边，向他微笑，充满了友善的关怀。向她回以微笑需要做出太多的努力，所以他满足于对她说声“你好”，然后向上拉了一下床单就又闭上了眼睛。

苏茜拉默默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肩膀，清晰可见的胸廓肋骨，

典型北欧人的苍白皮肤，以她——帕拉岛居民的眼光看来，这肤色显得虚弱和不堪一击。再看看他被太阳晒伤的脸，五官分明，就像是一座只适合远观的雕塑品——俊秀而又敏感。是他的颤抖，而不是这张裸露的脸，让她不禁想到一个被剥了皮并被独自撇下承受痛苦的人。

“我听说你来自英格兰。”她隔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我不在乎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威尔暴躁地咕哝道，“也不在乎将要去哪儿。不过是，从地狱到地狱而已。”

“战争刚过，我就到了英格兰，”她接着说，“当时还是个学生。”

他试图不听她讲话，但是耳朵不像眼睛有眼皮，根本不可能屏蔽这闯入的声音。

“我们心理学班上有个女孩，”声音在继续，“她的父母住在威尔斯。她邀请我暑假一开始就去那里和他们待上一个月。你知道有三口泉水的威尔斯小城吧？”

他当然知道威尔斯。她为什么用这些愚蠢的回忆在这里烦扰自己呢？

“我那时喜欢在水边散步，”苏茜拉说，“看运河对面的大教堂，”——这时她想到，当她看大教堂的时候，杜加德在海滩边的棕榈树下，给她上了攀岩第一课。“你身上系着绳索，是非常安全的，不可能掉下来……”不可能掉下来，她苦涩地重复道——然后她想起，此时此地，还有任务要完成，她又看了一下这张像被剥了皮一样英俊的脸，想起来这儿还有一个疼痛的人需要她。“大教堂多么漂亮”，她接着说道，“多么宏伟宁静！”

声音，对于威尔·法纳比来说，变得越来越悦耳，并且不可思议地更加遥远。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不再厌恶其侵扰的原因。

“如此非凡的平静。香提，香提，香提。传递理解的宁静。”

现在，声音几乎变得如唱诵一般了——似乎来自于另外某个世界的唱诵。

“我可以闭上眼睛，”她继续念诵道，“可以闭上眼睛并把全部景色看得很清晰。可以看到教堂——它宏伟壮观，比在主教宫殿旁边的参天大树还要高得多。可以看到绿草、水，还有照在石头上的金色阳光，投射在扶壁之间斜斜的长影。听啊！我可以听见钟声，钟声和寒鸦的声音，在塔里的寒鸦——你可以听见寒鸦的叫声吗？”

是的，他可以听到寒鸦的声音，同他现在听到窗外树上那些鹦鹉的叫声几乎一样清晰。他在此地，同时他又在彼地——此地即是在赤道附近地区这间黑暗、闷热的房间里，彼地是在门迪普斯边上凉爽山谷的室外，寒鸦在大教堂的塔楼顶上鸣叫，教堂钟声远播，渐远渐弱消失在绿色的沉寂中。

“还有白色的云朵，”这个声音又说道，“白色云朵之间的蓝天显得如此浅淡、雅致、精美、轻柔。”

轻柔，他重复道，四月里的一个周末，蓝天也是那么轻柔，在他和莫莉婚姻触礁之前，他俩在那里待过。草丛里开着雏菊和蒲公英，河水对面矗立着恢宏的教堂，建筑朴素的几何线条挑战着旷野四月轻柔的云朵，和旷野互相抗衡，同时也互相映衬，完美地调和在一起。这应该是他和莫莉之间的关系——那时确实也是这样的关系。

“还有天鹅，”他听到那个声音如梦般地在念诵着，“天鹅……”

是的，天鹅。白色的天鹅在碧绿又略带墨黑色的湖面上划过——一面起伏抖动的镜子，因此天鹅银白色的倒影总是在破碎和重聚之中，分裂而又合为一体。

“就像纹章一般，浪漫的、难以置信的美。然而它们就存在于此——真实场景中真实的禽类，和我离得很近，我几乎都可以触摸到它们——同时又那么遥远，在数千英里以外，遥远的平静的水面上，像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所推动，轻柔、庄严……”

庄严地、庄严地划动，当它们富有曲线的白色胸脯在水中前行，沉黑色的水涌起而后拨散——涌起，拨散，波纹向后散去，然后如闪着微光的箭头在它们身后展开。他可以看到天鹅划过黑色的镜面，可以听到寒鸦在塔楼里鸣叫，可以闻到传来的消毒剂和梔子花混合的味道，以及远处绿色山谷中冷森森的哥特式护城河淡淡的野草味道。

“轻而易举地漂浮。”

“轻而易举地漂浮。”这几个词让他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满足。

“我会坐在那里，”她说，“我会坐在那里一直观看、观看，一会儿我也会漂浮起来。我会和平静湖面上的天鹅一起，飞舞在墨黑色的河流与轻柔的淡蓝色天空之间。同时飞舞在此地与遥远的空间之中，彼时与此时之间的另一处所在。”同时，她的思绪也徘徊在过去的幸福回忆和现在持续的丧偶之痛中间。“漂浮，”她高声说道，“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平面，在外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和我们内心最深处升腾的事物之间漂浮。”

她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突然，这些话开始变成了它们所指示的景物和事件，意象变成了事实，他确实正处在漂浮之中。

“漂浮，”那个声音继续轻轻地说道，“漂浮，就像是一只水上的白鸟。漂浮在生命的伟大长河上——宽广、平缓、宁静的河流，如此的宁静、宁静，你几乎可能认为它已经睡着了。沉睡的河流。但它仍旧不可阻挡地向前流淌。”

“生命静静地、不可阻挡地流向更充实的人生，流向更深刻、更丰富、更坚强，也更完满的宁静，因为它知晓你的痛苦和不幸，知晓并且将其吸纳进生命之流并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现在你正漂浮进入那片宁静，漂浮在这条平滑宁静的沉睡着的河流上，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阻挡恰恰因为它在沉睡。我在和它一起漂浮。”她为这个陌生人言说，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在为自己言说，“不费气力地漂浮，根本不必做任何事。仅仅需要放手让自己被河流推动，就让这条不可阻挡的沉睡的生命之河把我带到它流淌的目的地——知道河流去往的地方也是我想去往的地方，我必须去往的地方：去往更多生命力、更多宁静的所在。沿着沉睡的河流，不可阻挡地，流向完全的和解。”

威尔·法纳比不由自主地、下意识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世界变得多么安静！像水晶一样透彻的沉沉的安静。纵使鹦鹉们仍旧在百叶窗外跳来跳去，纵使声音仍旧在他旁边念诵！宁静空寂，在宁静空寂中流淌着一条沉睡的、不可阻挡的河流。

苏茜拉低头看了看枕头上的这张脸：突然这张脸看起来非常年轻，在静谧安详中显得像孩童一般。前额上紧锁的皱纹消失了。由于痛苦而紧闭着的嘴唇也分开了，气息变得缓慢、轻柔，几乎不易察觉。一个月夜，她想起来，当她低头看着杜加德变得纯净无邪的脸庞时，这句话突

然闪现在脑际：“她让她深爱着的人安眠了。”

“睡吧。”她大声说道，“睡吧。”

宁静似乎变得愈加深沉，空寂变得愈加无边。

“在沉睡的河上睡着，”这个声音说道，“在河面之上，淡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巨大的白色云朵。当你看着它们的时候，你开始向它们飘去。是的，你开始向它们飘去。而河流现在是空中的河流，一条看不见的河流载着你向前，载着你向上，越来越高。”

一直向上、向上，穿过宁静的空无。意象变成了现实，语言成了体验。

“穿越炽热的平原，”这个声音继续说道，“轻松地进入大山之间的清新和凉爽。”

是的，这里是[少女峰](#)，在蓝天下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还有[蒙特罗萨峰](#)

“当你呼吸的时候，你觉得空气是多么的新鲜！新鲜、纯净，充满了生命力！”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横跨雪地，吹来了一阵微风，使肌肤倍感凉爽，诱人的凉爽。仿佛回应着他的想法，描绘着他的感受。这个声音说道：“清凉。清凉，安睡。清凉带来了更多的生命力。通过睡眠，获得了和解、完整与生活的平静。”

半个小时之后，苏茜拉再次进入了起居室。

“怎么样？”她的公公问道，“成功了吗？”

她点了点头。

“我和他谈论了英格兰的一个地方，”她说道，“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我期望得更快。在那之后，我给了他一些关于体温的暗示。”

“还有膝盖吧，我希望。”

“当然。”

“直接的引导？”

“不，间接的。间接的效果通常好些。我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意象。然后让他想象自己的体形要比现实生活中更大——这样膝盖就更小。糟糕的小东西反抗巨大辉煌的事物，哪个会胜出毫无疑问。”她看了看墙上的钟，“天啊，我得走了。要不我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就会迟到了。”

1.弥赛亚即救世主，在基督教中为耶稣基督。

2.出自《圣经》，“如果你的敌人饿了，给他面包吃，如果他渴了，给他水喝。你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主会奖赏你。”这个短语意为：让人感到惭愧和懊悔。

3.梵语中“Shanti”是“和平、宁静”的意思，音译为：香提。

4.少女峰（Jungfrau）是瑞士的著名山峰，以冰雪与山峰、阳光与浮云而闻名。

5.蒙特罗萨峰（Monte Rosa），瑞士最高山峰群，一侧有冰川和冻土。

第五章

当麦克费尔医生进入他妻子的病房时，太阳正在升起。橘色的光芒，映出山峦锯齿状的剪影。突然，两座山峰之间出现了一弯耀眼的炽热镰刀，镰刀慢慢变成半圆形，第一道长影，第一缕金色的光线如长矛般穿过窗外的花园。当再次抬头向群山之间望去的时候，便满是太阳的夺目光辉。

麦克费尔医生在床边坐下，拿起妻子的手吻了一下。她向他微笑着，而后目光又转向了窗外。

“地球转得多快啊！”她低语道，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这样的清晨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了。”

在鸟儿的叽喳叫嚷和昆虫嘈杂得令人烦扰的声音中间，八哥鸟在唱着：“卡鲁纳，卡鲁纳……”

“卡鲁纳，”拉克西米重复道，“怜悯……”

“卡鲁纳。卡鲁纳。”从花园一直传来双簧管似的声音。

“我不再需要它了，”她继续说道，“但是你怎么办，可怜的罗伯特，你怎么办？”

“人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必需的力量。”他说道。

“但那会是适当的力量吗？能够防御、折断以及使你专注于你的工作和思想、压根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情的力量吗？记得以前我是怎样经常

过来揪着你的头发提醒你，让你注意，如果我走了谁会做这些呢？”

一个护士拿着一杯糖水走了进来。罗伯特医生把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下，扶着她坐了起来。护士把杯子放到她的唇边。拉克西米喝了一点水，费劲地咽了下去，然后又喝了两次，一共喝了三口。她的视线离开了举着的杯子，转向罗伯特医生。这张憔悴的脸被一种奇怪而不协调的顽皮神色点亮。

“‘我喝橘子汁要分三口吸’，”虚弱沙哑的声音这么引述道，“‘表示对三位一体的颂扬，使阿里乌派人觉得懊丧’……”她中断了：“想起这些多么愚蠢。但是那时我总是很荒唐的，是吧？”

罗伯特医生尽力地向她回以微笑。“相当荒唐。”他赞同地说。

“你以前常常说我像一只跳蚤。在这待一刻钟，然后突然，啪，就跳到别处，数英里之外的地方了。难怪你从未能教过我。”

“但你却教会我很多，”他言之凿凿地说，“如果不是你来提醒我，让我看看大千世界，帮我理解，我今天将会是什么样呢？蒙着眼罩的书呆子——尽管我受过这么多训练。但幸运的是，直觉让我请求你嫁给我，同时幸运的是你也蠢到答应了我，而后我增长了智慧和见识。三十七年的成年教育使我现在变得很人性化了。”

“但是我仍旧是一只跳蚤。”她摇了摇头说。“我也确实努力了。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罗伯特，我总是踮着脚尖，努力向上朝着你做的工作、你的思考和你的阅读方向，踮着脚尖，试图到达那里，试图到达那里站在你旁边。天哪，这个过程多累啊！多少一系列无止境的努力啊！但是大多数努力都是无用的。因为我只是一只在人群、花草、猫猫狗狗之间蹦来蹦去的傻跳蚤，而你出身名门，文化修

养高，这是我无法高攀企及的，更不用说进入了。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抬手摸了一下已经不在的乳房，“我想我不必再尝试了，不用上学，不用完成作业。我有了一个永久的借口。”

两个人都沉默了很长时间。

“再喝一口吧？”护士最终问道。

“是的，你必须再喝一些。”罗伯特医生赞同地说。

“毁了三体？”拉克西米又冲他笑了一下。透过年龄和身体疾病的面具，罗伯特医生看到了几十多年前自己爱上的那个爱笑开朗的女孩，仿佛就在昨天。

半个小时之后，罗伯特医生回到了他的小木屋里。

“整个上午你得自己在这儿待着，”给威尔·法纳比的膝盖换了绷带之后，罗伯特医生宣布道，“我得开车去希瓦普莱姆开一个枢密院的会议。我们的一个护士生会在十二点左右来这儿给你打针，并给你弄些吃的。下午，苏茜拉一结束她学校的课程，就会再次来这儿看你。现在，我必须得走了。”罗伯特医生站起来，把手放在威尔的胳膊上说：“傍晚我会回来的。”他向门口走去，走了一半又停住折了回来。“我差点忘记把这个给你了，”他从松垮的外套侧口袋里，拿出了一本绿色的小书，“这是老拉贾的《真相及如何理性地对待这些真相的笔记》。”

“多妙的题目啊！”威尔接过这本小书的时候说。

“而且，你也会喜欢里面的内容的，”罗伯特医生向他保证说，“页数不多。但是如果你希望了解帕拉岛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介绍了。”

“顺便问一下，”威尔说，“老拉贾是谁呢？”

“恐怕你见不到他了，老拉贾在三八年去世——在世时间比[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间还要长三年。他最大的儿子在他之前去世了，他的孙子即位，是个混蛋——但幸好寿命不长。现在的拉贾是他的曾孙。”

“噢，可以允许我问个个人问题吗，麦克费尔这个家族在帕拉岛上扮演着什么角色？”

“帕拉岛的第一个麦克费尔人，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和老拉贾的祖父——改革王侯（我们这么称呼他），一起建立了现代的帕拉岛。老拉贾巩固了他们的改革成果并深入推进。今天我们尽最大努力来巩固它前进的脚步。”

威尔拿起了《真相笔记》。

“这里面记录了改革的历史吗？”

罗伯特医生摇了摇头：“书里面阐述了内在的原则。先读读这些。傍晚我从希瓦普莱姆回来的时候，会给你讲点你想听的历史。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已经存在的事实，那最好先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清晰地知道来龙去脉，就会知道哪些和哪里需要改革。所以读读吧。同时也别忘了十一点的时候把果汁喝了。”

威尔看着他远去，然后打开了这本小绿书，开始读了起来：

I

没人需要去任何其他地方。如果知晓的话，我们都已经在那里了。

如果我知道事实上我是谁，我就不会再像我认为自己是谁那样行动；如果我不再像我认为的那个样子行动，我就会知道我是谁。

我事实上是谁呢，我认为我是摩尼教徒。如果这样允许我知道答案，我是完全接受是与非和解的个体，有着非二元受保佑的体验。

在宗教中，所有的词汇都是肮脏的。任何对佛教、上帝或者基督滔滔不绝的人，必须得用消毒皂洗洗嘴巴。

虽然他渴望永恒，但在每一种二元对立的情况中，“是”永远不会——从事情的本质来说——实现。我认为我是异类摩尼教徒，会无休止地使自己处于不断的挫败中，处于与其他充满渴望和挫败的摩尼教徒无休止的冲突中。

冲突与挫折——是全部历史和几乎所有传记的主题。“我会向你展示痛苦。”佛用现实的语调说道。但是，他也给出了结束痛苦的方法——自我认知、完全接受。

II

认清我们真正是谁，会修成良善之人，良善之人会施与最恰当的善行。我们可以是有道德的，而不需要知道我们真正是谁。那些仅仅是好的人并非善，只是社会的栋梁。

大多数的栋梁都是他们自己的力士参孙。他们能支撑，但是迟早他们会拆毁。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大多数好的行为是善的产物并因此总是恰当合宜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这样一个社会，或者在帕拉岛的我们因为尝试把这变为现实而显得愚蠢。

III

瑜伽修行者和斯多葛禁欲主义者——这两类正直的人都希望通过系统地扮作其他人，而取得一些可观的成绩（但是并非通过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即使是伪装成一个极其良好和明智的人），我们就能从一个异类摩尼教徒转化成一个良善之人。

良善之人知道我们事实上是谁。而为了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必须首先清楚，每时每刻，我们认为自己是谁和这种坏的思维习惯会迫使我们感受些什么、做些什么。一段时间内完全地认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暂时停止了摩尼教徒的假样子。如果我们不断更新，直到这变成了一个连续体，有很多我们认识到我们不是谁的时刻，我们才会突然顿悟，意识到我们究竟是谁。

专注、抽象思维、精神训练——在思想的领域进行系统排除。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知觉、感情和行动领域要系统地排除。良善在于和所有的经历与体验相联系，认识到自己事实上是谁。所以意识到——在每一种情形下意识到，在任何时候和不管发生了什么，可信的和不可信的，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者遭受着什么，这是唯一真正的瑜伽，唯一值得修行的精神锻炼。

一个人越了解个体，他就越了解上帝。把斯宾诺莎的语言翻译过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与每种经验的关系中，越了解自己，他就越可能突然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是谁——或者说，“他”是谁。

[圣·约翰](#)是正确的。在一个受保佑的本没有语言的宇宙中，道本身不仅与上帝同在，而且成了上帝，成为要去信仰的东西。上帝是一个被词语投射的象征，一个被具体化的名字。上帝等于“上帝”这个名词。

信念完全不同于信仰。信仰是系统地把未被分析过的言语看得太重。圣·保罗的话，穆罕默德的话，马克思的话，希特勒的话——人们将其太当真了，结果发生了什么？是历史毫无意义地摇摆不前——虐待狂与职责，或者（不知糟糕多少倍）把虐待当成职责；效忠被有组织的偏执所抵消；慈善的修女无私地照顾自己教堂的审判对象与十字军的受害者。信念，从反方面来说，不可能被看得太重。因为信念是被经验证明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认识我们实际上是谁，忘记那些沉浸于善教信仰的摩尼教徒。给予我们当今每日的信念，但是，仁慈的上帝，请从信仰中赐予我们吧。

突然，威尔听到了敲门的声音，他从书中抬起头来。

“是谁啊？”

“是我，”这个声音说道，唤起了他和迪帕上校不愉快的记忆和那次白色奔驰车中噩梦般的疯狂经历。穆卢干只穿着白色的凉鞋、短裤，戴着铂金的腕表，边说边向他的床边走来。

“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如果是别的来访者就会首先问威尔感觉怎么样，但是穆卢干全部的精神都在关心他自己，甚至都不能装出对别人稍显关心的样子。

“我四十五分钟前就来到门口了。”他用委屈的音调抱怨道。

“但是罗伯特老头还没走，所以我得再回家一次，我的妈妈和住在

我家的客人在吃早饭，我还得陪着他们。”

“罗伯特医生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进来呢？”威尔问道，“这是违反了我和你讲的规定吗？”

这个男孩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来查看你的原因。”

“原因？”威尔微笑道，“探望病人是善意之举——值得高度赞扬啊。”

穆卢干则完全没听出话里面的讽刺意味，只是继续不断地盘算着他自己的事情。“谢谢你没有告诉他们之前见过我。”他突兀地几乎是愤愤地说道，好像为自己必须得承认这一事实而感到不平，为威尔帮他做了这件需要他感谢的事情而气恼。

“看得出来你想让我对此事闭口不言，”威尔说，“当然我什么也没说。”

“我想感谢你。”穆卢干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句话，声音很低，而语调却似在说“你这个肮脏的蠢猪！”一样。

“不用再提了。”威尔故作礼貌地回了一句。

多么诱人的美男子！威尔带着好奇并好笑的心情，一边看着他一边想。他有着光滑的古铜色肌肤，侧着的脸如雕像般轮廓清晰，但不像奥林匹斯山的英雄，不是古典型——他的脸更像后希腊风格，灵活，气质更似凡人。真是无与伦比的英俊再现——但这副外表下蕴藏着什么呢？他不无遗憾地反思，在和芭布丝来往时，并没有更严肃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芭布丝是个女人，作为异性恋者，他现在想到的这类理性问题

是无法问的。显然同理，对于任何钟情于男孩的人来说，这类问题无疑也是无法问的，何况坐在他床尾的这位愤怒的半人半神的男孩又是如此的英俊。

“罗伯特医生知道你去过壬当吗？”他问道。

“他当然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去那儿接我的妈妈，她在壬当的亲戚那里停留，我去那儿把她接回来，这完全是正儿八经的行为。”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想让我说在壬当见过你呢？”

穆卢干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桀骜地看着威尔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和迪帕上校在一起。”

哦，原来就是如此。“迪帕上校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威尔大声说道，想用这裹了糖的鱼饵钓出更多的隐情。

鱼儿丝毫没有感到怀疑，马上就咬了钩。热情照亮了穆卢干阴沉的脸庞，活脱是另一个安提诺乌斯，在懵懂的少年时期有着令人着迷的美貌。“我觉得上校令人惊叹。”他说。这也是他自进屋以来首次承认威尔的存在，并向其致以最友好的微笑。上校的英明神武已经让他忘却了愤怒，使他暂时能够去爱所有的人——即使是眼前这个让他欠了人情债而烦恼的人。“看看他正为壬当所做的一切！”

“他确实在为壬当做很多事情。”威尔有些言不由衷。

一片阴云在穆卢干容光焕发的脸上掠过。“这里的人并不这样想，”他皱着眉头，“他们认为上校很恶劣。”

“谁这么认为？”

“几乎每个人！”

“所以他们不想让你去见他？”

正如趁老师转过身而做鬼脸的调皮学生一样，穆卢干得意地咧嘴一笑：“他们认为我和母亲一直待在一起。”

威尔马上接着这个线索问道：“你妈妈知道你和上校来往吗？”

“当然知道。”

“她有意见吗？”

“她是完全支持的。”

是的，威尔此刻很确定，他想到哈德良和安提诺乌斯是没错的。这个女人难道瞎了吗？她难道希望看到这一切发生？

“但是如果她不介意的话，”威尔大声说，“那为什么罗伯特医生和其他人要介意呢？”穆卢干怀疑地看着他。威尔意识到已冒险进入禁区太深，急忙将话题转向不相关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想，”他笑着问，“上校会不会说服你信仰军事独裁？”

穆卢干顺着威尔的猜想，脸部表情放松了并微微一笑，“也不完全是那样，”他回答说，“但是类似，都是很愚蠢的。”他耸了耸肩，接着说：“就是一个愚蠢的协定。”

“协定？”威尔着实迷惑了。

“别人没和你讲过我吧？”

“只有罗伯特医生昨天说的那些。”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学生？”穆卢干仰起头，大笑起来。

“你是学生有什么好笑的？”

“是没什么——没什么。”男孩再次转过脸去。房间里一片沉默，视线落在别处，他最后开口说：“原因是，我不该见迪帕上校，他是一个国家元首，我也是个国家的元首。我们两个会面，属于国际政治。”

“你在说什么？”

“我碰巧是帕拉岛的拉贾。”

“帕拉岛的拉贾？”

“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在我爸爸去世后。”

“你的妈妈，我猜，就是拉尼了？”

直接去趟皇宫。现在是皇宫自己送到他面前了。上天，显然格外眷顾乔·阿德海德，又站在了他这一边。

“你是长子？”他问道。

“是独子。”穆卢干回答说，然后为了进一步强调他的独特，又加了一句，“是唯一的孩子。”

“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拿不准的了，”威尔说，“天呐！我应该称呼您为陛下，或者至少是阁下。”威尔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是笑着的，但却是最得体的严肃语调，还带有他突然对穆卢干会摆出皇室威严做回应的

推断。

“下周末你就必须得这样称呼我了。”穆卢干说道，“过了生日之后，我就满18岁了。是帕拉岛拉贾继任的年龄，在那之前，我只是穆卢干·梅兰卓。只是各个领域都涉猎一点的学生——包括植物育种。”他傲慢地补充道：“这样，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在这位英俊的安提诺乌斯和他即将就任的职位之间，威尔发现了极其有趣的对比。“你准备如何行动呢？”威尔用调侃的语调继续问道，“砍了他们的头？我就是这里的王？”

穆卢干，带着固有的严肃和皇室的高贵，板着脸反驳道：“不要犯傻了。”

威尔觉得很有趣，赶忙做出道歉的表示：“我只是想知道你将来有多么专制。”

“帕拉岛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穆卢干郑重其事地说道。

“换句话说，你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首脑人物——就像英国女王那样，统而不治？”

“不，不是，”此刻穆卢干忘记了自己的尊贵身份，几乎尖叫起来，“并不像英国女王那样，帕拉岛的拉贾不仅统，而且治。”穆卢干太过激动，已经无法安然端坐，他跳起来开始在房间内走来走去。“拉贾要依据宪法治理国家；但是，上帝为证，拉贾是治理国家的，确实治理！”穆卢干走到窗边向远处望去。沉默了一会儿，他转回身，用一种新的表情和威尔对峙。这种表情是众所熟知的内心丑恶的标志性脸谱，

从五官到表情，简直一点不差。“我是要给他们看看在这里谁才真正说了算。”他的语气和用词明显借用了美国黑帮电影中主角的台词。“这些人以为我能任由他们摆布，”他继续说道，重复着凄凉的再普通不过的电影脚本，“就像他们摆布我的父亲一样。但是他们这次可是大错特错了。”他发出了阴险的窃笑，摇晃着他那漂亮可憎的脑袋。“大错特错了。”他重复道。

这些话都是从他紧咬的牙缝和几乎并没移动的嘴唇间挤出来的。他的下巴也向外扬起，就像是连载漫画中罪犯的样子；眯着的眼睛发出一道道寒光，看起来既荒唐又恐怖。安提诺乌斯变成了自古以来二流影片中所有硬汉角色的漫画形象。

“那在你未成年这段时间里，谁在管理国家？”他问道。

“由守旧派组成的三个机构进行，”穆卢干轻蔑地说，“内阁、众议院，还有代表我、拉贾的枢密院。”

“老家伙们！”威尔说道，“他们很快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顺着少年的违法精神，他愉快地大声笑了起来：“我只希望我还能在这儿，看着这一切发生。”

穆卢干也加入了威尔的行列，大笑了起来，不过不是硬汉型的阴险坏笑，因为心情的突然改变，表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笑容看起来像几分钟之前那个胜利的调皮学生。威尔可以预见到，对于穆卢干来说，扮演凶残的硬汉角色太难了。“是他们这辈子最震撼的！”穆卢干高兴地重复道。

“你做过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我有计划。”穆卢干说。在他多变的脸上，此刻胜利的调皮学生面貌让位于一位政治家在新闻发布会上严肃而谦逊的形象。“首要任务，是使这个地方的发展现代化。看看壬当因为石油资源税所取得的成绩。”

“帕拉岛就没有石油资源税吗？”威尔带着全然不知情的神色问道。长期的经验使他懂得这种神情是从头脑简单和自负的人那里诱导出信息的最好方法。

“一分钱也没有，”穆卢干说，“虽然帕拉岛的东部埋藏着大量石油。但是除了几小口油井用作自己使用以外，这些老家伙对此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对此有所作为。”这位政治家越说越气愤，现在的口气和表情中流露出了硬汉的精神：“各公司都出过价——东南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但是这些该死的愚蠢的老家伙就是不听。”

“你不能说服他们听吗？”

“我会让他们乖乖听话的。”这位硬汉说道。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然后，威尔用随意的口气问道，“你想接受哪家公司的出价呢？”

“迪帕上校正和加州标准公司合作，他认为如果我们也走同样的路线可能最好。”

“我倒是认为至少多几家竞价更好些。”

“我也这么想，我妈妈也是。”

“明智之举。”

“我妈妈非常青睐东南亚石油公司，她认识该公司的董事长——阿德海德大人。”

“她认识阿德海德大人？多么不可思议啊！”威尔欣喜而惊讶的语调没有让人起丝毫的怀疑。“乔·阿德海德大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为他的报社撰稿，甚至还充当他的私人代表。不过这是机密，”他补充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铜矿一趟的原因。铜是乔的副业。当然他的真正兴趣是石油。”

穆卢干尽量表现得很狡猾：“他准备出价多少？”

威尔马上接住话茬，以最佳电影中的大亨风格回答：“不论标准公司出价几何，我们都在它的基础上再追加一些。”

“说得好！”穆卢干也用类似的电影脚本回复到，同时郑重地点了点头。两人很长时间都没说话。当穆卢干再次开口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位政治家安排给新闻界代表的一次采访。

“石油资源税，”他说道，“会按以下的方式使用：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用于重建世界。”

“我可以问一下，”威尔恭顺地询问道，“你计划怎样重建世界呢？”

“通过精神十字军运动。你了解精神十字军吗？”

“当然，有谁不知道呢。”

“这是一次伟大的世界运动，”这位政治家表情严峻地说，“就像是

早期的基督教。这是由我母亲建立的。”

威尔流露出敬畏和吃惊的神情。

“是的，由我母亲建立的，”穆卢干重复了一遍，而后又动情地说，“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说得对，”威尔·法纳比赞同道，“说得对。”

“嗯，资源税的百分之二十五将用于此，”这位政治家继续说道，“其余的将用于密集深入的工业化建设。”后面，他的语气又发生了变化：“这些老傻瓜只想在固定地点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余地方都要保留不变，像一千年前一样。”

“相比之下，您想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改变，为了工业化而工业化。”

“不，为了国家着想而工业化。工业化是为了使帕拉岛更强大，使其他人尊重我们，看看壬当。在五年之内，他们就可以生产所有的来复枪、迫击炮和所需要的弹药。但他们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制造坦克。不过，他们可以用石油赚得的钱从[斯柯达公司](#)购买。”

“他们还得多久才能制造氢弹呢？”威尔揶揄地问道。

“他们甚至都不会去试。”穆卢干回答。“但是，毕竟，”他补充说，“氢弹不是唯一的终极武器。”他说出这个名词的时候津津有味，显然，他觉得“终极武器”的滋味似乎是香甜的。“生化武器——迪帕上校称之为穷人的氢弹。所以我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个大型的杀虫剂工厂。”穆卢干笑了，朝威尔顽皮地眨了一眨眼。“如果你能制造杀虫剂，”他说，“你就可以制造神经毒气。”

这令威尔想起了在壬当罗布郊区一座未建完的工厂。

“那是什么？”当他们坐在白色梅赛德斯车内飞驰而过的时候，他问迪帕上校。

“杀虫剂。”上校回答。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和蔼地一笑：“我们不久就可以将其出口到全东南亚国家。”

那时，当然，他以为上校所说的就是他的真实意思：杀虫剂。但是现在……威尔在想象中耸了一下肩。上校就是上校，而男孩子，甚至是像穆卢干这样的男孩子，也是喜欢枪支军械的。在通往死亡的路线上，这些特派员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所以你打算加强帕拉岛的军队力量？”威尔高声问。

“加强？——不，我打算创建一支军队。帕拉岛没有军队。”

“一支军队也没有？”

“绝对没有。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他发“平”音的“p”时满怀着厌恶破口而出，而“者”则夹杂了轻蔑的嘘声。“我得从零开始。”

“那就是一边工业化，一边军事化了，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

威尔笑了：“回到[亚述人](#)时代！你会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被载入史册。”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穆卢干说，“这也是我的政策所向——继续

革命。”

“非常好！”威尔在一旁喝彩。

“我将继续一百多年前，罗伯特医生的曾祖父来到帕拉岛，帮助我曾曾祖父开始的第一次改革事业。他们完成的一些事情真的令人钦佩。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你要注意。”他作了这个注释。就像学期末在《哈姆雷特》剧中扮演[波洛尼厄斯](#)的男学生一样带着让人发笑的一本正经，穆卢干摇了摇他长满卷发的脑袋，郑重地做出了不认同的表情：“但是至少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相反，现在我们被一群无所作为的保守主义者所管制。保守到原始的程度——他们甚至都不会为现代的改革尽举手之劳。同时又是保守的激进派——他们拒绝改变任何旧的、错误的、需要改变的早期革命思想。他们不会改革。我告诉你，他们一些所谓的改革完全让人恶心。”

“你指的是，我想，这些所谓的改革和性有关？”

穆卢干点了点头把脸转开了。让威尔惊讶的是他竟然脸红了。

“给我举个例子吧。”威尔提出了这个要求。

但是穆卢干竟然无法直言不讳。

“去问罗伯特医生，”他说道，“或者维贾雅。他们认为那样的事情简直就是无比美好的。事实上他们都那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没人想改变的原因之一。他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按原样进行，以一成不变的、古老的、令人厌恶的方式，直到永远永远。”

“直到永远永远。”一个音色饱满的女低音开玩笑似的温柔重复道。

“妈妈！”穆卢干跳了起来。

威尔转身看到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裹着层层白色（非常不协调，他想。因为对于这样脸型和身材的女士，通常要搭配淡紫色、品红色和钢青色）细棉布的女士。她站在那里故作神秘，一只肥胖的棕色胳膊向上抬起，一只戴满珠宝的手按着门侧柱，姿势像一位著名的演员，或是享有盛誉的歌剧女主角在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停顿一下，接受在舞台灯光另一侧崇拜者们的喝彩。她身后是一位耐心等待指示、身着鸽灰色涤纶套装的高个男子。虽然他母亲庞大的身躯几乎遮挡住了整个门口，但穆卢干还是透过缝隙看到了他，向他打招呼，称他为巴胡先生。

仍然站在斜后方，巴胡先生鞠躬还礼但是没有说话。

穆卢干又转向他的母亲，问道：“您是走过来的吗？”他的语调中带有怀疑和钦佩的关切。走到这来——多么难以想象！但是如果她真的走来了，多么具有英雄气概啊！“完全走来的？”

“完全走来的，我的宝贝。”她温和地打趣着回应道。她把举着的胳膊放了下来，放在苗条的穆卢干身上，穆卢干就埋没在她飘摆的裙褶、宽广的怀抱中了。接着她放开了穆卢干，说道：“我的脉搏还在跳动。”威尔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发音方法能让你听清楚她想要强调的那些词。

“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去看看罗伯特医生家里来的这位陌生人。去吧！’‘现在吗？’我问，‘尽管天这么热？’这个声音失去了耐心。‘女士，’它说道，‘别说傻话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因此，我就来这儿了，法纳比先生。”她伸出了一只手，向威尔走来，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檀香

木精油香味。

威尔向她戴满珠宝的手鞠了一躬，口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末了以“尊敬的殿下”结尾。

“巴胡！”她喊道，使用了她皇室的可以直呼其名不加称谓的特权。

听到这声他等了许久的召唤，这个配角走进屋中，得到了介绍，他被称作阿布都·巴胡阁下，是壬当的大使。“阿布都·皮埃尔·巴胡——因为他母亲是巴黎人，所以他在纽约学的英语。”

当和这位大使握手的时候，威尔想着，巴胡看起来像宗教改革家萨沃纳罗拉，但只是一个戴着单片眼镜、在萨维尔街做裁缝的萨沃纳罗拉。

“巴胡，”拉尼说道，“是迪帕上校的脑库智囊团”。

“殿下，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智囊团对我来说，是谬赞，对上校来说则是贬抑了。”

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太过温文尔雅，反而让人觉得有些讽刺意味和顺从屈尊的滑稽。

“脑袋，”他继续说道，“是脑子所在的地方——在头部。对于我来说，我只是壬当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真是讨人喜欢！”拉尼说，“此外，法纳比先生，巴胡还是最后一批贵族。你应该去看看他的家乡！就像《一千零一夜》一般！只需一拍手，就立即会有六个仆人过来听候差遣。过生日的时候——在花园里一派节日景象。音乐、点心、跳舞的女孩，两百个仆人举着火把，[哈伦·](#)

[拉希德](#)般的生活，还有现代的卫生管道。”

“听起来十分令人神往。”威尔说道，同时想起了他在迪帕上校白色梅赛德斯车中途经的村庄——低矮的草屋、成堆的垃圾、患有眼病的孩子们、瘦骨嶙峋的狗，还有背着沉重担子、腰快要弯到地上的妇女们。

“还有如此的品位，”拉尼继续说道，“如此见闻广博的头脑，这一切的一切（她压低了嗓音），都是深远的、永不止息的神的意旨。”

巴胡先生低了一下头，然后是一阵沉默。

这时，穆卢干推出了一把椅子。拉尼头也不回一下——作为皇室成员维持尊严，从本质来讲，总是应该防止一些事故及丧失尊严的事情发生——以她上百公斤的重量直接威严地坐了下去。

“希望你不会感到我的来访是一种侵扰。”她对威尔说。威尔也向她保证没有，但是她却继续道歉：“我本应该给你知会一声，我本应该征得你的同意。但是我耳边的声音却在说：‘不，你必须现在去。’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是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会了解。”她那双鼓起的大眼睛瞪着他，朝他神秘地一笑：“首先，你感觉怎么样了，法纳比先生？”

“你可以看到，夫人，我的状态很好。”

“真的吗？”她凸出的眼睛仔细察看着他的脸，热心的程度让威尔感到有些尴尬，“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是那类甚至在病榻上也要让自己的朋友们放心、考虑周全的英雄人物。”

“您太夸奖我了，”威尔回答说，“但我身体状态确实很好，令人不可思议。鉴于之前发生的一切，这简直是个奇迹。”

“奇迹，”拉尼说道，“当我听说你的逃生经过时，用的就是这个词。确实是个奇迹。”

“机缘凑巧，”威尔又引用了《乌有之乡》里面的话，“上天又站在了我这一边。”

巴胡先生开始笑了起来，但是注意到拉尼显然没能领会到这层引用的幽默，于是改变了主意，机敏地将笑声转为了大声咳嗽。

“真是这样，”拉尼说道，她饱满的声音随之兴奋地颤动起来，“上天也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威尔扬起了眉毛，表示不解。“我的意思是，”她详细解释道，“在那些真正参悟的人眼里（她特别强调了真正和参悟两个词）。尤其是当感到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和我们作对的时候——甚至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你当然能听懂法语吧，威尔先生？”威尔点点头。“在瑞士待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总能最先想到法语，而非我的母语、英语或者帕拉岛语。”她解释说，“首先是在学校，后来，是我可怜孩子的健康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她拍了拍穆卢干袒露的肩膀。）“我们得住在山里，这件事情证明了我所说的上天总是站在我们一边。当他们告诉我，我的小孩处在生命垂危的边缘，我忘记了我所学会的一切。我害怕又极度痛苦，我愤恨埋怨上帝，居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么愚钝无知！后来我的孩子恢复了健康，而那些在永不融化的积雪覆盖的群山中度过的时光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是吧，我的孩子？”

“是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男孩赞同地说道，语气听起来几乎是完全真诚的。

拉尼带着胜利的微笑，噘起了红艳的厚嘴唇，做了一个远距离亲吻的口型，轻轻地咂了一下分开了。“你可以看到，亲爱的法纳比先

生，”她继续说道，“你可以看到，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意外发生的。这就是上帝的宏伟计划，在这个宏伟计划当中，又有无数的小计划。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些小计划当中。”

“说得对，”威尔礼貌地回应，“说得对。”

“过去一段时间里，”拉尼继续说道，“我是靠我的智慧知晓天意。现在，我能用心体会到。我真正能.....”她停了一秒钟准备用她独特的说话方式来强调这个词：参悟。

“极度痴迷神灵之术。”威尔想起了乔·阿德海德评价她的话。这个终生参加降神会的拉尼当然知晓天意。

“我猜想，夫人”，威尔说道，“您是天生的灵媒。”

“自出生起就这样，”她承认道，“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训练。练习，无须多言，以别的东西练习。”

“别的东西？”

“以生命的灵魂。当一个人沿着灵魂之路前进的时候，所有的悉地，所有灵媒的天赋、神奇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是这样的吗？”

“我的妈妈”，穆卢干自豪地向他保证，“可以完成最奇异的事情。”

“别太夸张，亲爱的朋友。”

“但这是真的！”穆卢干坚持说。

“是事实，”这位大使插言道，“我可证实，可以确定。”他补充道，自己笑了一声：“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一直以来，我对这些事情都抱着怀疑态度，不愿意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但不幸的是我的弱点是诚实。当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在我眼前发生的时候，我被迫成为事实的证人。拉尼殿下确实能完成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如果那么说也可以，”拉尼笑容满面、高兴地说道，“但是不要忘记，巴胡，不要忘记。奇迹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是一个人在灵魂之路尽头之所遇。”

“在到达了第四个通神层次之后，”穆卢干详细地解释道，“我的妈妈.....”

“亲爱的，”拉尼把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这些是我们不该谈论的。”

“对不起！”孩子道了歉。接下来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

拉尼闭上了眼睛，而巴胡先生，任由他的单片眼镜垂落下来，也虔诚地闭上了眼睛，顿时成了默默祈祷的萨沃纳罗拉。在这严肃的、雕像般的沉思冥想的面具下在进行着什么？威尔边看边想。

“我可以问一下，”威尔最后开了口，“夫人，您第一次是如何找到灵魂之路的？”

拉尼有一两秒钟都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带着佛祖一样神秘的极乐笑容。“上天为我找到的。”她最终回答道。

“是啊，是啊。但是一定得有一个机缘，一个地点，一个媒介。”

“我来告诉你。”她的眼皮颤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威尔发现他自己又处于拉尼凸起的明亮双眼的注视下了。

地点是瑞士的洛桑。那时，是她在瑞士接受教育的第一年。这个上天选定的媒介，就是亲爱的小布罗兹夫人。亲爱的小布罗兹夫人是亲爱的老教授布罗兹的妻子。壬当的先任拉贾，经过仔细的询问和焦灼的思考，才把女儿嫁给了这位老教授。这位教授六十七岁，主修地质学，还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苦行教徒，除了晚餐喝一杯红葡萄酒，每天祈祷两次，严格的执行一夫一妻制之外，几乎就是一个穆斯林。有这样一位守护者，壬当的公主一定受到了智慧的启发，同时又能保持道德和教义上的完整。拉贾并不盼望有这位教授妻子的干涉。布罗兹夫人刚刚四十岁，圆胖，多愁善感，活泼热情。虽经她丈夫新教主义的劝说，重新改变了信仰，但却是一位极度热情的通神论者。夫人在里彭广场附近的一座高大建筑的顶楼，有自己的祈祷室。只要有时间，她就会悄悄退隐到那里做呼吸练习，培养专注力，提高[亢达里尼](#)。训练很艰苦，但回报的成果是非凡的。在炎热夏日的凌晨以后，当亲爱的老教授在两层楼下躺着有节奏地打鼾时，她产生了一个幻觉：库特·候弥大师与她同在。

拉尼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

“非同寻常。”巴胡先生说。

“非同寻常。”威尔也随声附和了一句。

拉尼又继续讲她的故事。难以抑制的喜悦使布罗兹夫人没能保守她的秘密。她从隐秘的暗示到私下交谈，最后邀请别人来到祈祷室，开始指导传授。但在短时间内，库特·候弥大师赐予拉尼这位新道徒的恩惠就比赐予她的老师还多了。

“而且从那天起到现在，”拉尼总结道，“这位大师一直帮助我前行。”

前行，威尔问自己，前行到哪里？只有库特·候弥知晓了。但是无论她前行到哪里，他都不赞同。在这张发红宽大的脸庞上，有一种表情，使他觉得非常古怪且没有品位——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镇定，宁静且不可动摇的自尊。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想起了乔·阿德海德。乔是那种从未有疑虑的快乐大亨之一，从不吝惜钱财，总是为他们的钱能在影响力和权力方面获得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不已。这方面她——虽然穿着平纹细布，神秘，令人惊叹——同乔·阿德海德还是一类人：一个垄断市场的女大亨，不是大豆或者铜交易市场，而是纯灵性精神世界和提升方面的大师，现在正高兴地搓着手准备剥削他人。

“大师为我做的事情之一，”拉尼继续说道，“八年以前——确切地说，是在1952年11月23号，大师来到我清晨的冥想中，亲自降临，光芒环绕。‘一项伟大的十字军运动需要发起，’他说，‘需要有一个世界运动来把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而你，我的孩子，正是钦定的人选。’‘我？一个世界运动？但是这太荒谬了，’我说，‘我的一生中从未发表过演讲，从未写过出版的文章，从未成为一个领导人或者组织者。’‘虽然如此，’他说（然后他露出了难以描绘的美丽笑容），‘虽然如此，发起这项运动的人还是你——世界范围的精神十字军运动。你会被嘲笑，你会被称为傻瓜、怪人、狂热分子。你要到处去举行宣讲会。精神十字军运动注定会从一个微小、可笑的活动开始成为一股伟大的力量，一个善的力量，一个终将拯救世界的力量。’大师说完这句话后就离开了我。只剩下我惊呆了，困惑、吓得六神无主，但是没有办法，我得服从。我确实服从了。结果呢？我作了演讲，他赋予了我流利的口才。我接受了领导的重担，因为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虽然看不见，但

是人们都拥护我。我请求帮助，金钱就滚滚而来。因此我在此地。”她摊开厚厚的双手表示谦恭，然后神秘地一笑。可怜的人，她似乎在说，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是主人的，是库特·候弥的。“我在此地。”她重复道。

“你在此地，”巴胡先生虔诚地说，“感谢上帝！”

威尔也隔了一段恰当的时间才问拉尼，她是不是一直在依照天意修行从布罗兹夫人祈祷室里学习的内容。

“一直在修行，”她回答道，“我可以没有食物，但没有冥想却是无法生活的。”

“那在您结婚之后这不是非常困难吗？我的意思是，在您回到瑞士之前，帕拉岛一定有很多无聊的公务。”

“更不用说还有非公务方面的了。”拉尼说道，语气暗含了大量对她亡夫性格、世界观以及性习惯方面不满的抱怨。她开口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些什么，然后看了看穆卢干就闭口不言了。“亲爱的。”她喊道。

穆卢干正专心地用张开的右手掌擦拭着左手的指甲，听到母亲的呼唤愧疚地一惊：“是的，妈妈。”

拉尼没有理会儿子的指甲及他明显没有注意到自己说什么的情况，冲他甜蜜地一笑。“做个天使，”她说，“去把车取来。我耳边的声音并没告诉我要走着返回小木屋。”“虽然只有几百码远，”她向威尔解释道，“但是鉴于天这么热，况且我的年纪……”

她的话似乎在等待人们给予一些恭维性的反驳。但是如果天太热走不了，威尔想，那么也由于天太热，因此没那么多精力做出一个虚伪而

又真诚得令人信服的恭维表演。幸运的是，一个专业的外交家，一个在
职的弄臣，随时都会弥补这位笨拙记者的不足。巴胡先生发出一串爽朗
的大笑，继而又为他的失礼而道歉。

“但真的是太好笑了，‘在我这个年纪’，”他重复了一遍又笑了起来，
“穆卢干还没到十八岁，而碰巧我知道是在多大——多么小年纪的
时候——壬当的公主嫁给帕拉岛拉贾的。”

同时，穆卢干，也恭顺地站了起来亲吻了一下他妈妈的手臂。

“现在我们可以更无拘束地谈话了，”当穆卢干离开房间的时候拉尼
说道。无拘无束——她的脸、语气、向外凸出的双眼，整个战栗的身
体，都显示了最强烈的反对——她现在都释放出来了。死者为大……她
不可能说任何有关她亡夫的坏话，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帕拉岛
人，是国家的真正代表。可悲的是那帕拉岛人光滑明亮的皮肤下隐藏着
最可怕的恶劣品行。

“我想到他们对我的孩子企图做的事情，两年前，在我为了精神十
字军运动而游历全球的时候。”她惊恐地抬起了胳膊，手镯叮当作
响，“和孩子分开这么久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但是大师赋予我这份使
命，我耳边的声音也告诉我带着孩子同行不合适。他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太久，早就应该让他熟悉他即将统治的国家，所以我决定把他留在这
里。枢密院任命了一个监管委员会。两位有孩子的母亲和两位男士——
其中一个，很遗憾地说，是罗伯特·麦克费尔医生。嗯，长话短说吧，
我一完全离开这个国家，这些高贵的监护人们，就开始系统地投入了工
作。我把孩子，把唯一的儿子托付给的人们——罗伯特先生系统地摧毁
了我的影响。他们企图摧毁我苦心建设这么多年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大
厦。”此时她的悲伤已多于愤怒。

威尔表达了他的震惊，同情中掺杂些许恶意（因为他当然知道这个女人在讲什么）。整个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大厦？没人比罗伯特医生更善良了，而其他入，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在淳朴和周到方面也无法与他相比。

“我并不否定他们的善良，”拉尼说道，“但是善良毕竟不是唯一的美德。”

“当然不是，”威尔一边赞同道，一边列出了所有拉尼似乎明显缺乏的品质，“还有真诚，更不用提诚实、谦逊、无私……”

“你忘了纯洁，”拉尼板着脸说，“纯洁是最根本的，纯洁是必要条件。”

“但在帕拉岛这里，我猜，他们并不这么想。”

“他们当然不这么想。”拉尼说道。她接着讲述了她可怜的孩子如何故意地被置于不纯洁的处境，被鼓动和其中一个早熟的、淫乱的女孩产生关联。在帕拉岛这种女孩太多了。当他们发现他不是能引诱女孩（因为她培养穆卢干的时候告诉他女人本质上是神圣的）的那类男孩时，他们就鼓励女孩尽力去引诱他。

威尔不禁想到，那个女孩，成功了吗？安提诺乌斯排斥女人，是被他同年龄的女孩证明的，还是被某个更年长、更有经验和权威的同性恋，瑞士的先驱迪帕上校证明的？

“但这些并不是最糟的，”拉尼压低嗓音，有点像故意让观众听到的恐怖的舞台私语，“监管委员会的一位母亲——您要注意，是一位母亲——建议他去上一些课程。”

“什么样的课程？”

“一些她们委婉地称之为爱情的课程。”她皱起了鼻子好像闻到了污水的臭味。“课程，你听听，”此刻厌恶变成了愤慨，“由一些年长的女人来讲。”

“天哪！”大使大喊道。

“天哪！”威尔也出于礼貌回应道。那些年长的女人，他知道，在拉尼看来，甚至比那些最早熟淫乱的女孩更危险。一位充满敌意的妈妈，不公正地粗暴地利用自己的有利优势，自由地突破乱伦的界限，不愧为一位成熟的恋爱女指导。

“她们教……”拉尼犹豫了，“她们教授特殊的技巧。”

“什么样的技巧？”威尔询问道。

拉尼无法让自己说出那些恶心的细节。不过也没有必要，因为穆卢干（保佑他的心灵！）已经拒绝听从她们的意见。一个老到足够做他妈妈的女人来讲伤风败俗的课程——一想到这就会使他恶心。难怪，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崇敬纯洁的完美。“[梵天](#)，如果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知道。”威尔答道。

“这也是因祸得福，上天赐予慧根。我自己在帕拉岛上也不会将穆卢干培养成现在这样。这里的坏影响太多了。种种力量对抗着纯洁、家庭和母爱。”

威尔竖起了耳朵：“他们甚至会改造孩子的母亲吗？”

她点点头：“你很难想象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但库特·候弥知道我们在帕拉岛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接着发生了什么？我的孩子病了，因此医生吩咐我们去瑞士。远离伤害。”

“那库特·候弥怎么会令你终止了十字军运动？”威尔问道，“他没预见你一旦背叛了他，穆卢干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吗？”

“他会预见所有的一切。”拉尼说。“诱惑、抗拒、所有邪恶力量的大规模袭击，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拯救。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解释道，“穆卢干都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三个月后，邪恶力量的折磨使他无法承受。他开始有所暗示。但是我当时完全沉浸在大师的事业中没有注意到。最后他写信给我，信中讲清了一切情况——一切细节。我取消了在巴西最后的四次演讲，直接乘坐最早最快的一班飞机飞回了帕拉岛。一周之后，我们来到瑞士。只有我的孩子和我——与精神上的大师独处。”

她闭上了眼睛，现出了心满意足的狂喜。威尔则厌恶地看向了别处。这个自封的世界拯救者，这位占有欲强烈的母亲——她曾经，哪怕只有片刻，从别人的角度审视过自己吗？她清楚自己对她愚蠢的儿子做了什么，以及仍在做着什么吗？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只能推测了。可能她真的不知道她已经把这个男孩培养成了什么样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可能是知道的，知道并且宁愿他和上校之间发生这件事情，因无法预测事情的发展而不愿意将这个男孩的教育交到另一个女人手里，前途难卜。另一个女人可能会代替她，然而她知道，上校则不会。

“穆卢干和我讲了他打算对这些所谓的改革进行改革。”

“我只能祈祷，”拉尼说道，语气让威尔想起他自己的祖父，一个副主教，“穆卢干会被赋予力量和智慧去实施。”

“你怎么看待他憧憬的其他项目？”威尔问道，“石油，工业，一支军队？”

“经济和政治可不是我的强项，”她说着笑了一下，旨在提醒此时正和他对话的是一个到达了第四个通神层次的人，“问问巴胡他怎么想的。”

“我没有权力提供建议，”大使说，“我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势力的代表。”

“不是离得太远的外国。”拉尼说。

“在您的眼里不是，夫人。可在我眼里，您是很了解的，就是一个外国人。在帕拉岛政府的眼里——也是。彻头彻尾的外国势力。”

“但是这一点，”威尔说，“并不妨碍你拥有自己的观点，只是妨碍你持有当地的正统观点。”“而且碰巧，”他补充道，“我也不是来这儿发挥我的专长的。您没被采访，巴胡大使。这完全是非正式非官方的。”

“严格的非正式场合，那么，严格地代表我自己而非官方人物，我相信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说得完全没错。”

“当然，那这就意味着，您认为帕拉岛政府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巴胡先生说——这张像萨沃纳罗拉一样瘦削、坚毅的脸上闪耀着伏尔泰似的笑容，“完全错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太正确合理了。”

“正确？”威尔提出了异议，“您是说正确吗？”

“完全正确”，他解释道，“因为设计得如此完美，使每个居住在这座迷人小岛上的居民，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快乐。”

“但是并非真正的幸福，”拉尼大声喊道，“自由也只是为了低级层面上的自我。”

“我得鞠躬，”大使说道，他也确实在鞠躬，“向拉尼殿下您超人的洞见致意。但是不管高还是低，真实还是虚假，幸福就是幸福，自由也是最令人愉快的。而这些也无疑是因为有了那些最初的改革家开创并发展了多年的政治，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但是你感觉，”威尔说，“这些都是不值得拥有的目标？”

“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想拥有自由和幸福。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和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些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帕拉岛的具体形势，都完全不相关。”

“比起改革家刚开始为幸福和自由而奋斗的年代，现在这些目标的不相关程度比那时还要更严重吗？”

大使点了点头：“在最开始的年代，帕拉岛仍完全处在世界地图之外。把它变成自由和幸福的绿洲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只要它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接触，一个理想而有活力的社会是可以建立的。我可以说，直到1905年左右为止，帕拉岛是完全有活力的。接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完全变了。电影、汽车、飞机、无线电，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屠杀、大众传媒，还有，最重要的是，平民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居

住在越来越大的贫民窟或是郊野。对于三分之一的人来说，自由和幸福几乎是无法谈及的。现在，三十年之后，还是无法谈及的。同时，外界开始逼近这个自由幸福的小岛，稳步地、无情地逼近，越来越近。以前可行的理想现在不再可行了。”

“所以帕拉岛得改变——这是你的结论？”

巴胡先生点点头：“彻底地改变。”

“从头到脚。”拉尼说道，带着预言家虐待狂般的兴奋。

“有两个令人信服的原因，”巴胡先生继续说，“首先，对于帕拉岛来说，继续和世界其他地方保持不同是不可能的。其次，它与众不同是不对的。”

“自由和幸福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对的吗？”

此时，拉尼又说了一些关于虚假幸福和错误的自由种类的话。巴胡先生恭顺地感谢她的打断，然后又转向威尔。

“是不对的，”他坚持说，“在这么多痛苦面前炫耀对你的眷顾——这完全是傲慢自大，故意地冒犯其他同类。这甚至是对上帝的一种冒犯。”

“上帝，”拉尼嗫声嗫气地低语，“上帝……”

然后睁开了眼睛，“帕拉岛的人民，”她补充道，“他们并不信仰上帝。他们相信催眠术、泛神论和自由之爱。”她既愤怒又厌恶地加重了这些词的语气。

“因此现在，”威尔说，“你打算使他们过得悲惨，借此希望能恢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嗯，这倒值得谈一谈了，或许会奏效。或许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讲手段。”他耸了耸肩。“但是我确实可以明白，不论好坏，不管帕拉岛人怎么想，事情早晚会发生。不一定非得成为大半个先知去预言穆卢干将会成功。他正乘着未来的浪潮破浪前行。未来的潮流毫无疑问应该是开发原油。说到原材料和石油，”他补充道，转向拉尼，“我知道您和我的老朋友乔·阿德海德认识。”

“你认识乔·阿德海德？”

“嗯。”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耳边的声音如此坚持要我来一趟了。”拉尼又闭上了眼睛，暗自笑了一下，慢慢地点了点头，“现在我明白了。”然后换了另一种语调：“他最近好吗？”

“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乔·阿德海德。”威尔让她放心。

“多么罕见的人物！拿着风筝的人——我这么称呼他。”

“拿着风筝的人？”威尔糊涂了。

“他在人世间从事工作，”她解释道，“但是他手里拿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是一个风筝。风筝一直都试图向更高的天空飞。甚至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也一直感到从上天而来的引力，感到灵魂在持续地牵引着肉体。想想，一位身兼重职的人，一位实业巨头——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来说，唯一最重要的就是灵魂的不朽。”

威尔灵光一现。其实这个女人一直谈论的是乔·阿德海德对唯灵论的痴迷。他想起了乔每周举行的那些降神会，与通灵者哈伯特夫人、皮

姆夫人（她的老师是名为堡布的印第安人）、图克小姐和她的小号。从小号中传来吱嘎的低语，诉说着神谕，这些神谕由乔的私人秘书速记下来：“买澳大利亚的水泥；不要为早餐食品价格下跌而惊恐；卖出橡胶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并投资到IBM和西屋电气……”

“他和你讲过，”威尔问，“那位已经去世的总是知晓下一周市场走向的股票经纪人吗？”

“悉地，”拉尼宽容地说。“就是悉地。你还能期待什么？毕竟，阿德海德只是个初学者。在他此世的生命中，商业就是他的因果。他注定要做他已经做的事，正在做的事和他将来要做的事。他将来要做的事，”她停顿了一下，摆出倾听的姿势，举起了手指，歪着头说，“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我耳边的声音说——包括在帕拉岛的一些伟大而恢宏的事业。”

“这其实是我期待发生的事情！”这是多么通灵的表达方式啊，不是因为我想如此，而是因为神想如此——同时皆大欢喜的是，神的意愿和我的意愿总是相同的。威尔在心中偷笑了一阵，但是脸上仍保持着最严肃的神情。

“您耳边的声音有没有说到东南亚石油公司？”威尔问道。

拉尼又听了听，然后点点头：“说得很清楚。”

“但是迪帕上校，我猜，只说了加州标准石油公司。顺便问一句，”威尔继续说道，“为什么帕拉岛要在乎上校在石油公司方面的品位呢？”

“我的政府，”巴胡先生朗朗地说，“在考虑一项岛际经济协调与合

作的五年计划。”

“岛际的协调与合作意味着标准石油公司获得垄断许可吗？”

“只要标准公司开出的条件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利。”

“换句话说，”拉尼说道，“如果没有其他公司付给我们更多费用的情况下。”

“在您来之前，”威尔告诉她，“我和穆卢干正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说，不论标准石油公司给帕拉岛出价几何，东南亚石油公司，都会在它的基础上再多追加。”

“多增加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吧？”

“那就百分之十二点五。”

威尔钦佩地看着她。对于已经到达第四个通神层次的人，她做得非常不错。

“乔·阿德海德一定会心疼地尖叫，”他说，“不过最后，我感觉您一定能得到您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这显然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提议。”巴胡先生说。

“唯一的困难是帕拉岛政府不会接受。”

“帕拉岛的政府，”拉尼说，“不久就会改变政策。”

“您这么认为？”

“是知道。”拉尼说话的语气使人清晰地感到这是直接来自大师的指示。

“当政策改变的时候，”威尔问，“迪帕上校届时推荐东南亚公司会有帮助吗？”

“毋庸置疑。”

威尔转向巴胡先生：“巴胡大使，您会准备好，为此向迪帕上校推荐东南亚公司吗？”

巴胡先生用了一些多音节长词，好像在向某个国际组织的全体委员大会致辞，利用圆滑的外交辞令避免了正面回答。从一方面看，他是同意的；从另一方面看，他不同意。从一个角度看，是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显是黑的。

威尔有礼貌地默默听着。在萨沃纳罗拉这副面具下，在这贵族的单片眼镜后，在大使式的冗长陈词背后，威尔可以看到、听到一位[黎凡特经纪人](#)在寻求他的佣金，一位小气的官员在讨要赏金。拉尼热情地支持东南亚石油公司，会为皇室争取多少佣金呢？他敢打赌，会是非常可观的一笔。不是给她个人，当然不是，不是！是给精神十字军的，自不必说，为了库特·侯弥那更大的荣耀。

巴胡先生这场向国际组织致辞的夸夸其谈即将结束。“因此必须清楚，”他说着，“如果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由我这一方做出的任何正面行动必须因情况而调整。我解释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威尔让他放心。“那么现在，”他继续说道，语言故意

很露骨，“让我解释一下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我感兴趣的是钱。我仅需帮助乔·阿德海德插手帕拉岛，就能拿到两千英镑外加一年的自由，而不需动一根手指。”

“阿德海德大人，”拉尼说道，“是非同寻常的慷慨。”

“鉴于我在这件事上能尽的绵力而言，”威尔赞同道，“真是非同寻常。自不必说，他会对那些能尽更多力量的人更慷慨的。”

接下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远处的八哥鸟儿还是在单调地叫喊着注意。注意贪婪，注意虚伪，注意粗俗的愤世嫉俗……此时传来一阵敲门声。

“进来，”威尔高喊，并转头对巴胡先生说，“我们再找其他的时间谈这件事。”

巴胡先生点头同意。

“进来。”威尔重复道。

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轻快地走进屋子，穿着一件蓝裙子和超短的露脐无扣上衣，这衣衫有时只能遮住一对苹果般滚圆的乳房。她向威尔致意，棕色光滑的脸上露出了最友好的笑容，两侧的酒窝也适时地给出了停顿。“我是护士阿普，”她开口说，“拉姐·阿普。”然后，看到了威尔的访客，她突然停住了：“哦，打扰了，我不知道……”

她例行公事地把这个讲话的节点抛给了拉尼。

这时，巴胡先生礼貌地站了起来。“阿普护士，”他热情地喊道，“看看这来自希瓦普莱姆医院救死扶伤的我的小天使，真是意外

的惊喜！”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威尔明显看出，这个意外远非惊喜。

“你好，巴胡先生。”女孩说着并没笑，然后就转身开始解她背来的帆布包带。

“拉尼殿下您很可能忘记了，”巴胡先生说，“去年夏天，我不得不做手术，由于疝气，嗯，这位年轻的女士常常每天早晨来看我，帮我清洗。八点四十五分准时到来。现在，这么多月不见，想不到她在这儿又出现了。”

“巧合，”拉尼玄奥地说，“这都是神意的一部分。”

“我是来给法纳比先生打针的。”小护士绷着脸抬起头解释道，手里整理着她的职业背包。

“医生的命令就是医生的命令，”拉尼高声宣布，把风度和诙谐兼具的皇室人物角色扮演得有些夸张，“听到就得遵从，我的司机在哪儿呢？”

“您的司机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穆卢干站在了门口，就像是美少年[伽倪墨得斯](#)一样玉树临风。小护士的脸上显出了饶有兴趣的表情。

“喂，穆卢干——我的意思是，殿下。”她又简洁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对此他既可以看作是尊敬，也可以认为是嘲弄。

“哦，喂，拉姐。”男孩用冷淡、随意的语调说道。他从拉姐身边经

过，走到了她母亲坐着的地方。“车，”他说道，“就停在门口。或者只能说所谓的车。”他挖苦地笑了。“这是奥斯汀宝贝车，1954年版的老式汽车。”他向威尔解释道。“是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能给皇室提供的最好的汽车。壬当给它的外交大使用的都是宾利车。”他愤然补充道。

“我的车十分钟后会到这儿接我，”巴胡先生说，看了看表，“所以可以允许我在此向您告别吗，拉尼殿下？”

拉尼伸出了手。巴胡先生深深地弯下腰，带着一个天主教徒亲吻红衣主教戒指的全部虔诚；然后，站直了身体，转向威尔。

“我猜——可能并不合理——法纳比先生可以再忍受我一会儿。我可以再待一会儿吗？”

威尔说大使能留下来他将会很乐意。

“同时我希望，”巴胡先生对这个小护士说，“这不会给你带来不便吧？”

“倒是不会妨碍治疗。”女孩说道，语调中带着一些不悦。

在穆卢干的搀扶下，拉尼把自己从椅子中拔了出来。“再会，亲爱的法纳比。”她微笑着伸出缀满珠宝的手。她的笑容中透着甜美，让法纳比觉得这种甜美中带有险恶的意味。

“再见，夫人。”

她转过身，拍了拍小护士的脸颊，旋即走出了房间。像是一艘赛艇船紧随一只全副武装的战列舰，穆卢干紧随着她而去。

- 1.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1901年在位，统治时间为63年。
- 2.《圣经》中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 3.捷克共和国的汽车生产商，同时也生产军火，后在20世纪60年代归苏联统治。
- 4.亚述人是主要生活在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上古时代的亚述人军国主义盛行，战争频繁，地跨亚非的亚述帝国盛极一时。
- 5.波洛尼厄斯，《哈姆雷特》剧中的人物，为了自己晋升，随时准备向人说教，道德上的正派，最终在帷幕后被刺杀。
- 6.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最著名的哈里发，在他统治的23年间，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首都巴格达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千零一夜》中描绘了该国王的许多奇闻轶事。
- 7.Siddhi，意译作“成就、妙成就”，梵汉并举而称“悉地成就”，即修法时所求之愿，如意现前，故曰成就。
- 8.存在是能量，是能量的各种方式和各种形式的运动。就人类的存在而言，这种能量是亢达里尼能量。亢达里尼是人的肉体和精神能量的积聚。
- 9.一般是指禁欲，独身。
- 10.自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之后，在中东和土耳其居住的法裔和意大利裔的商人。

11.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美少年，是众神之王宙斯的伺酒童兼情人。

第六章

“天哪！”当在他们身后的门完全关闭后，小护士发出一声惊叹。

“我完全同意。”威尔说。

“天哪，”巴胡先生又现出伏尔泰似的微笑，也重复道，“就像是我听到一位英国学生第一次看到金字塔时的感慨。拉尼也给人同样的印象。纪念碑般不朽。她就像是德国人所说的一个伟大的灵魂。”闪光消失了，他的脸又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萨沃纳罗拉的面容。他的话，显然，都可以结集在一起出版了。

小护士突然大笑起来。

“什么事情这么有趣？”威尔问道。

“我突然看到壮观的金字塔穿着白色的薄棉布，”她笑得喘不过气来，“罗伯特医生称之为神秘主义者的制服。”

“诙谐！真诙谐！”巴胡先生说。“另外，”他又以外交性的语言补充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秘主义者不可以穿制服，如果他们愿意穿的话。”

小护士深吸了一口气，擦掉了眼里笑出的眼泪，开始准备给病人打针了。

“我并不十分清楚你是怎么想的，”她对威尔说，“你可能在想我太年轻了，不会做得太好。”

“我是认为你很年轻。”

“你们十八岁的时候才上大学，并在大学里待四年。我们是十六岁开始并持续接受教育直到二十四岁——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工作。我在学生物学，同时做这个工作已经两年了。所以我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傻。实际上，我是位很好的护士。”

“这个评价，”巴胡先生说，“我是可以明确地给予证实的。拉坦小姐可不仅是好护士，而且绝对是最一流的护士。”

当威尔研究了那张犹如饱受诱惑的和尚脸上现出的表情之后，十分确定的是拉坦小姐有着平坦的小腹、小巧的肚脐、丰满的胸脯。但是这小腹、小肚脐、丰胸的主人显然厌恶这位萨沃纳罗拉的仰慕，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达过了。这位受过断然拒绝的大使，仍充满希望地，或者是痴心过头地，重新开始了攻势。

酒精灯点燃了，针头正被煮沸消毒，小阿普护士量了她这位病人的体温。

“37.3℃。”

“这意味着我得被驱逐吗？”巴胡先生询问道。

“对他而言现在还不用。”

“那么请留下来吧。”威尔说。

小护士给他打了一剂抗生素的针，然后从她包里的一个瓶子中，舀了一勺不知名的绿色液体搅在半杯水中。

“把这个喝掉。”

水的味道像那些坚持健康饮食的狂热分子用来代替茶的草本调和物。

“这是什么？”威尔问，他被告知这是与缬草属类相近的高山植物萃取溶液。

“它能帮助人停止忧虑，”小护士解释说，“但并不造成瞌睡。专门针对康复中的病人。同时，它对精神类病人也有效。”

“那我是哪一类？精神类病人还是康复中的病人？”

“两者都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威尔大声笑了起来：“这就是恭维的下场。”

“我刚才并不想粗鲁失礼，”她安慰威尔，“我的意思是，我没有碰到过从外面来到这里而不是精神类病例的情况。”

“包括大使吗？”

她又把问题还给了提问的人：“您怎么认为？”

威尔把这个问题转给巴胡先生：“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你们两个商量决定吧，”小护士说，“我得去准备病人的午餐了。”

巴胡先生看着她走远；然后，扬起了左眉毛，让单片眼镜掉了下来，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手绢擦拭镜片。“你在一个方面不正常，”他对威尔说，“而我在另一方面不正常。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难道你不是这

样吗？），和另一位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偏执狂患者。我们俩都是二十世纪瘟疫的受害者。但这次不是黑死病，是灰暗的人生。”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对权力从不感兴趣吗？”

“从不感兴趣。”威尔断然地摇了摇头，“如果一个人不全身心投入的话是不可能拥有权力的。”

“对你来说，全身心投入的恐惧要比摆布别人带来的乐趣更重要？”

“要甚于几千倍。”

“因此这从不是个诱惑？”

“从不是个诱惑。”威尔停了一会儿，换另一种语调说，“我们谈谈正事吧。”

“谈正事。”巴胡先生重复道，“和我说说阿德海德吧。”

“嗯，就像拉尼说的，他非同寻常的慷慨。”

“我对他的品德不感兴趣，只对他的智力感兴趣。他有多聪明？”

“足够聪明，他懂得人都是无利不往。”

“好，”巴胡先生说，“那么告诉他，我作为一个处于战略位置的专家，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必须得拿出至少十倍于你的酬劳。”

“我会写信提及此事。”

“那今天写吧，”巴胡先生建议道，“飞机明天傍晚离开希瓦普莱姆，之后会有整整一个星期寄不出信件。”

“谢谢您告诉我，”威尔说，“现在拉尼殿下和令人吃惊的小伙子都走了——让我们谈谈下一个诱惑吧。性怎么样？”

巴胡先生在自己的面前来回地挥舞着一只棕色瘦削的手，似乎是在摆脱一群纠缠不休的昆虫。“性只是件让人分心的事情，仅此而已。一个唠唠叨叨、让人丢脸的烦恼。但是一个聪明的人总是能应对好。”

“去理解别人的罪恶太难了！”威尔说道。

“说得对。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的荒唐，上帝觉得应当诅咒他的荒唐。大胆地去造孽——这是路德的建议。但特别要注意造你自己的孽，而不是其他人的孽。不要试图表现得理智和善良，就好像你的本质天生如此。我们都是在同一艘宇宙船上发狂的罪人——而这艘船自始至终都在下沉。”

“尽管在下沉，没有一个坏蛋是有理由离开的，这是您的意思吗？”

“有几个人有时会试图逃离，但是他们不会走太远。历史和其他的坏蛋总是负责确保他们和我们一样沉没。这就是为什么帕拉岛没有一点机会的原因。”

小护士又拿着托盘走进了房间。

“素食，”她说道，并把餐巾在威尔的脖子上系好，“除了鱼之外都是。但在我们看来，鱼也是蔬菜。”

威尔开始吃饭。

“除了拉尼、穆卢干和我们俩，”他吞下了第一口食物之后问，“你见过多少从外面世界来的人？”

“嗯，有一队美国医生，”她回答道，“他们去年来到希瓦普莱姆，当时我正在中心医院工作。”

“他们来这做什么？”

“他们旨在弄清为什么我们患有神经官能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比率这么低。这些医生！”她摇了摇头，“和你说吧，法纳比先生，他们真的使我毛骨悚然——使整个医院的人都毛骨悚然。”

“那么你认为我们的医药是非常原始的？”

“您用错词了，并不原始，应该说是百分之五十很了不起和百分之五十纯属无用。抗生素很了不起——但是却完全没有增强抵抗力的方法，因而就不需要抗生素了。了不起的手术——但是完全没有教给人们健康生活的方法，以使人们免受挫伤。处处都是如此。阿尔法加，当你开始四分五裂的时候把你修补好。但是德尔塔减，一直保持你的健康。除了城市排水系统和合成维生素，你们似乎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可你们还有一则谚语：与其补救于已然，不如防患于未然。”

“但是治疗，”威尔说，“要比预防引人注目得多。而且对于医生来说，治疗获利也更丰厚。”

“可能是对你们的医生而言，”小护士说，“不是对我们的医生，我们医生的工作是使人们保持健康，然后获得报酬。”

“怎么能保持身体健康呢？”

“我们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找到了很多答案。化学的、心理的答案，关于吃什么，如何做爱，你看到和听到的，在这样一个世界做自己的感觉，等等。”

“哪些是最佳答案？”

“如果孤立地看，没有哪一个是最好的。”

“所以没有灵丹妙药？”

“怎么可能有呢？”她引用了一首每个护士生在开始学习的第一天都必须牢记的小歌谣：

我是一群人，遵循很多规律

因为有很多组成部分，化学构成不纯

所有“我”的存在，没有单一的疗法

就像从未有单一的起因

“所以不管预防还是治疗，我们都是及时地全线出击，”她强调，“从饮食到自我暗示，从负离子到冥想。”

“非常明智。”威尔如此评论。

“这可能有些过于明智了，”巴胡先生说，“你试图给一个疯子讲过道理没？”威尔摇了摇头。“我试过一次。”他撩开了斜在前额的一绺花白头发，一块锯齿状疤痕在发际线下明显地凸出来，衬着周围棕色的肌肤，它发白的颜色显得很怪异。“我很幸运，他砸我的瓶子非常轻。”他抚平了自己弄乱的头发，转向了小护士，“不要忘记，拉姐小姐，对于不讲道理的人来说，没什么比道理更令人恼火的了。帕拉是一个完全被二十九亿精神病例环绕的小岛。如果太理智的话，要多加小心。在一个精神错乱的国家，人格健全的人不会成为拉贾。”巴胡先生的脸上确实

闪耀着伏尔泰般幸灾乐祸的微笑：“他会被私刑处死。”

威尔敷衍地笑笑，然后又转向了小护士。

“你们的收容院里有人吗？”他问。

“所有需要收容的人都在那儿——我的意思是和人口总数成比例。至少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

“因此似乎是否生活在明智的世界中并不那么重要。”

“对于那些由于身体内的化学成分而使他们变成精神病的人来说，没有差别。他们生来就易受伤害。其他人几乎很难注意到的小麻烦都可以使他们崩溃。我们正准备查出使他们易受伤害的物质。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些物质发作之前，就监测到它的位置。一旦它们被监测到，我们就可以做些事情进行抗阻。再次预防——当然，是及时全线出击的预防。”

“所以出生在一个明智世界的人，甚至与那些命中注定的精神病人有所分别？”

“对于神经官能症的人有所分别。你们神经官能症的比率大概是一比五甚至是一比四。我们的比率是一比二十。那一个发作的人会得到全方位的治疗，其余十九个不会发作的人也会被采取全面预防措施。说到这我又想起那些美国的医生，他们中有三个是精神科医师，其中一个不停地抽烟并且带有德国口音，但他还是被选中给我们作报告。那是一场怎样的报告啊！”小护士用双手按住了自己的头，“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报告！”

“是关于什么主题的报告？”

“是关于他们如何治疗显现出神经官能症症状的病人的。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从不全线出击，他们只出击一个战线的半个堡垒。对于他们来说，身体战线根本不存在。除了一张嘴和一个肛门之外，他们的病人没有身体。病人不是一个有机体，没有体格或者脾气。只是由一条消化管道连接两端的一个整体和心灵。但是什么样的心灵呢？显然不是整体的心智，不是心灵本身的样子。当他们压根不考虑解剖学、生物化学或是生理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将心灵从身体中抽象出来——那是他们攻击的唯一堡垒。抽雪茄烟的医生一直在讲无意识，但是他们关注的唯一的无意识其实是负面的无意识，是人们试图像垃圾一样埋在地下室要摆脱掉的东西。对于积极的无意识却只字未提，并未试图帮助病人向生命的力量或是如来藏敞开心扉，并未试图教会病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有意识一点。你知道：‘此时此地，孩子。’“注意’。”她模仿了一下八哥鸟，“那些人任由不幸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永远无法完全处于此时此地的坏习惯中打滚。整套治疗纯粹就是白痴的行为！不，那个抽雪茄的医生甚至没有这个借口：他聪明到无法再聪明的地步。因此那不是白痴，一定是自愿的、自我诱发的行为——就像喝醉酒或是劝服自己相信某些愚蠢的故事只因为其碰巧写在《圣经》里一样。再看看他们认为的正常状况，信不信由你，他们认为正常的人是有性高潮并且适应社会的人。”小护士再一次用双手按住耳朵：“简直难以想象！没有对如何处理性高潮提出问题。没有对你的感情、思想和认知的质量提出问题。也没有问你期望适应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还是一个理智的社会？即使是非常理智的社会，难道每个人都要完全适应这样的社会才合理吗？”

巴胡大使的脸上又闪耀着狡黠的微笑：“上帝欲毁之，必令其疯癫。又或者，另外一种可能甚至更有效，就是令其明智。”巴胡站起来

走到窗边：“我的车已经来接我了。我必须得回到希瓦普莱姆，回到我的办公桌前。”他转向威尔并以冗长的、辞藻华丽的语言告别。然后，他就把大使的角色抛在脑后，说：“别忘了写那封信，信是非常重要的。”他诡秘地笑了笑，左手的大拇指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来回移动，做出数钱的动作。

“谢天谢地！”他走了之后小护士说道。

“他是哪里冒犯你了？”威尔问道，“是平常的小事吗？”

“想和喜欢的人上床就出钱——但是那个人不喜欢他，那么他就出更多的钱。这在他的家乡是平常的事吗？”

“非常平常。”威尔言之凿凿。

“嗯，但是我不喜欢。”

“我也能看出来。还有一个问题，穆卢干怎么样？”

“你为什么问他？”

“好奇而已。我注意到你们以前见过，是在两年前他妈妈不在帕拉岛的时候吗？”

“你怎么知道她不在？”

“一只小鸟告诉我了——或者是一只身形十分庞大的鸟。”

“拉尼！她讲的时候一定让人听起来觉得像所多玛和[蛾摩拉城](#)一样。”

“但是不幸的是给我省去了那些可怕的细节。阴暗而沉重的暗示——就是她告诉我的全部了。比如，暗示有经验的梅萨利纳给无知的少年讲情爱的课程。”

“他确实需要这样的课程！”

“还暗示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早熟、淫乱的女孩。”

阿普护士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你认识她吗？”

“那个早熟的、淫乱的女孩就是我。”

“是你？拉尼知道吗？”

“穆卢干只告诉了她事实，但是没告诉她姓名。因此我很感激。你可以看到，我最近行为失控，为了一个并不真正喜欢的人昏了头。为了并不真正喜欢的人，去伤害那个我爱的人。我怎么这么愚蠢呢？”

“你的心被蒙蔽了，”威尔说到，“内分泌也是一部分原因。”

接着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威尔吃完了最后一块冷煮鱼和蔬菜，阿普护士递给他一盘水果沙拉。

“你从未见过穆卢干穿着白色绸缎袍子的样子。”她说道。

“我漏掉了什么？”

“你不知道他穿着白色的苏尔加绸缎袍子有多美。没人有权利这么美，美得不可方物。他天生就具有这样的优势。”

是看到穿着白色苏尔加绸缎袍子的穆卢干最终使她昏了头。神魂颠倒了两个月，像变了一个人——像傻瓜一样追逐一个不能容忍她的人，使她背弃了那个一直爱着她的人，也是她一直爱着的人。

“你和白袍子的少年有什么进展吗？”威尔问道。

“进展到床上。”她回答道，“但当我开始亲吻他的时候，他就从被子里跳了出来，把自己锁在了浴室里。直到我从门缝里把袍子塞给他并且郑重许诺不会骚扰他之后，他才出来。现在我可以一笑置之，但是那时，我和你说，那时……”她摇了摇头：“是纯粹的悲剧。从我当时和他的相处来看，他们一定猜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早熟、淫乱的女孩’对他也无能为力，他需要的是常规的课程。”

“剩下的故事我就知道了，”威尔说，“男孩写信给母亲，母亲飞回家匆匆带着他去往了瑞士。”

“他们六个月前才回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们待在壬当，和穆卢干的小姨在一块。”

威尔开口要提迪帕上校，但是想起他曾向穆卢干许诺过要小心谨慎，就什么也没说。

花园里传来了口哨的声音。

“失陪一下，”小护士说着走到了窗边，幸福地笑着并向她看到的人挥手，“是兰加。”

“谁是兰加？”

“就是一直谈论的我的那个朋友。他想问你一些问题，他可以进来

待会儿吗？”

“当然可以。”

她又转向了窗户，并做了一个召唤的手势。

“这就意味着，我看，你和那个穿着白色绸缎袍子的男孩完全结束了。”

她点了点头：“那只是个独幕悲剧。我恢复神智的速度和失去神智的速度几乎一样快。当恢复到正常之后，我发现兰加，像以前一样，一直等着我。”门吱呀一转，一位瘦高的、穿着运动鞋和卡其布短裤的青年走进了房间。

“兰加·喀喇库兰。”他一边和威尔握手一边说。

“如果你五分钟之前来，”拉姐说，“你会有幸见到巴胡先生。”

“他刚才在这儿？”兰加脸上写满了厌恶。

“他这个人就那么坏吗？”威尔问道。

兰加列出了如下控诉：“第一，他憎恨我们；第二，他是迪帕上校驯养的豺狼；第三，他是所有石油公司非官方的大使；第四，这头老猪挑逗拉姐；还有第五，他四处演讲宣扬宗教复兴的必要性。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书。成书后，前言是由哈佛神学院的某个人撰写的。这都是颠覆帕拉岛独立的运动，上帝是迪帕的托词。为什么罪犯不能坦承他们的阴谋呢？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空谈和废话——真让人作呕。”

拉姐伸出手，狠狠地拧了他的耳朵三下。

“你这个小……”他气愤地开了头，但话说了一半，就停住大笑起来。“你太对了，”他说，“不过，没必要这么用力拧啊。”

“当他发怒的时候，你总是这么做？”威尔问拉姐。

“每当他在错误的时机发怒，或者为无能为力的事情发怒的时候我都会这样。”

威尔转向这位青年：“你有拧过她耳朵的时候吗？”

兰加笑了起来：“我觉得揍她的屁股更令人满意。不幸的是，我很少有机会能这么做。”

“这意味着她比你更沉着冷静？”

“沉着冷静？我告诉你，她有着超常的理性。”

“那就是说你仅仅是正常水平？”

“可能还不是很正常。”他摇了摇头，“我有时极度沮丧——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事实正相反，”拉姐说，“他很优秀，已经得到了去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生物化学的奖学金。”

“当他对你玩这些绝望痛苦凄惨的把戏时，你怎么办，也拧他的耳朵吗？”

“那样的话，”她说，“嗯……可能用其他办法。”她看了看兰加，兰加看看她，然后他们都大笑起来。

“是的。”威尔说。“是的。但谈到别的，”他继续说道，“兰加面对的前景是将要离开帕拉岛几年吗？”

“并非完全是那样。”兰加承认道。

“但他必须得去。”拉姐坚定地说。

“当他到英国的时候，”威尔好奇地问道，“他会高兴吗？”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事情。”兰加说道。

“嗯，你会不喜欢那儿的气候、食物，你会不喜欢那里的噪音、气味或者建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会喜欢那里的工作，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那里的很多人。”

“那里的女孩呢？”拉姐问道。

“你希望我怎样回答这种问题？”他问道，“以安慰的方式还是以事实的方式？”

“以事实的方式。”

“嗯，我的孩子，事实是兰加会出奇的成功。几十个女孩都会觉得他的魅力不可抗拒，其中有几个女孩还会非常迷人。如果他抗拒不了，你的感觉如何？”

“我为他感到高兴。”

威尔转向兰加：“如果当你不在的时候，拉姐在另一个男孩身上寻求慰藉，你会感到高兴吗？”

“我想为她高兴，”他说，“但到时我事实上会不会为她高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会让她向你承诺忠贞不贰吗？”

“我不会让她承诺任何事。”

“即便她已经是你的女孩了？”

“她是她自己的。”

“兰加也是他自己的，”小护士说道，“他有自由做任何喜欢的事情。”

威尔想到了芭布丝草莓色的小屋，然后狂笑起来，“自由，首先，”他说，“去做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从一张年轻的脸，看到另一张，然后发现自己被某种惊奇的眼神注视着。于是他换了一种语调和一种不同的笑容，“但是我忘记了，”他补充道，“你们俩中有一个人是超常的理智，另一个是普通的正常。所以你们怎么能理解从外面来的我这种精神病人所谈论的事情呢？”没有给他们留出时间来回答他的问题，威尔问：“告诉我，有多长时间了——”他中断了一下：“但可能我太轻率了。如果真是如此，你们就告诉我少管闲事。但是我知道，仅仅出于人类学方面的兴趣，你们两个成为朋友有多长时间了。”

“你的意思是‘朋友’？”小护士问道，“还是‘情侣’？”

“为什么不都说说呢，既然我们谈到这了。”

“嗯，兰加和我自从孩提起就是朋友。我们成为情侣——除了那糟糕的白袍子插曲——是从我十五岁半，他十七岁开始——大概有两年半

吧。”

“没有人反对吗？”

“为什么他们要反对？”

“为什么，确实，”威尔回应道，“但是事实是，在我生活的世界中，大家都会反对女孩早恋。”

“那么对男孩子如何呢？”兰加问道。

“在理论上，人们对男孩要比女孩宽松得多。实际上.....嗯，你可以猜到当五六百个青春期的少年被一起关在寄宿学校里会发生什么？这类的事情在这儿也会上演吗？”

“当然。”

“我很吃惊。”

“吃惊？为什么？”

“鉴于女孩们并不会如此。”

“但是一种爱并不需要排除另一种爱。”

“两种都是合法的吗？”

“自然。”

“所以没人会介意如果穆卢干对另一个白袍少年感兴趣？”

“不会，只要是良性的关系。”

“但不幸的是，”拉姐说，“拉尼做了一项如此彻底的工作以至于他不能对任何人感兴趣——除了她。当然，还有他自己。”

“没有任何男性朋友？”

“可能现在有吧。我不知道。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所知道的是他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人。没有男孩，但更显著的是，没有任何女孩。只有妈妈、手淫和天上的大师。只有爵士唱片、跑车、希特勒式的思想，诸如如何做一位伟大的领袖，如何把帕拉岛变成他所说的现代化国家。”

“三周前，”兰加说，“他和拉尼在希瓦普莱姆的宫殿，邀请上大学的我们一群人去听穆卢干的思想——石油、工业化、电视、武器军备，还有精神十字军。”

“有人被他说服而改变信仰吗？”

兰加摇了摇头。“怎么会有人拿富有、优良和永远有趣的东西去换一些糟糕、单薄并且乏味的事呢？我们并未感觉需要你们的快艇或是电视，你们的战争或是革命，你们的复兴，你们的政治口号，你们来自罗马和莫斯科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你听说过美休纳吗？”他问。

“美休纳？那是什么？”

“让我们从历史背景开始，”兰加回答道，带着一个在读学生热情的学究气，关于他最近刚刚听说的事情开始了一场演讲，“佛教是一千二百年前传到帕拉岛的，不是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来自锡兰，而是孟加拉国，经过孟加拉，实际是来自西藏。结果是：我们变成摩诃衍那大乘佛教的信奉者，我们是通过怛特罗密教经典来修行佛教的。你知道什么是

密教经典吗？”

威尔不得不承认对此只有最模糊的概念。

“告诉您事实，”兰加说着，无法抑制地大笑起来，冲破了他学究的外壳，“我其实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密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而且大部分，我猜，是愚蠢和迷信——不值得费神。但是有个道理坚不可摧：你并不为远离生活而躲进涅槃，就像南方学派的禅宗和尚那样；不，你接受世界，你善用它。你善用所有你做的事，善用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善用所有你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的事，因为这些意味着从自身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说得好。”威尔用一种礼貌的、怀疑的语调说道。

“还有别的事情，但，”兰加坚持说，“这就是差别。”他补充道，从一个年轻学究变成一个热情的改变信仰的劝诱者——“这就是你们的哲学和我们的哲学的差别。西方的哲学家，即使是最好的，也只是好的演说家而已。东方哲学家常常是很糟的言说者，但是没关系，宣扬不是重点。他们的哲学是实用性、操作性强的，就像现代物理哲学——除了研究中操作是心理的，结果是先验的之外。你们的形而上学哲学家对人性和宇宙的性质作了预先论断，但是他们并没有给读者任何检验这些论断真实性的方法。当我们作论断的时候，我们会附上一份操作说明，用于测试我们所作论断的真实性。例如，梵语中的tat tvam asi，意为‘那就是你’”，他重复道，“看起来像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心理经验。我们的哲学家描绘了如何体验这种经验的方法，所以每个想实行这些必要操作的人都可以亲自测试‘那就是你’的正确性。这样的操作被称为瑜伽，或是冥想、禅定——或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是美体纳。”

“这就引领我们回到了我最初的问题，什么是美休纳？”

“可能你最好问问拉姐。”

威尔转向小护士：“美休纳是什么？”

“美休纳，”她严肃地回答，“是爱情的瑜伽。”

“神圣的还是世俗的？”

“没有区别。”

“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兰加插嘴道，“当你实行美休纳的时候，世俗的爱就是神圣的爱。”

“Buddhatvan yoshidyonisansritan.”女孩引用了一句梵文。

“不要再说梵文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翻译Buddhatvan呢，兰加？”

“佛性，或者说被启蒙觉悟的状态。”

拉姐点点头，然后转向威尔：“这意味着佛性存在于女性的外阴像中。”

“在外阴像中？”威尔想起了他买过的那些永恒的女性小石像，在印度贝拿勒斯从一个驼背的贩卖劣质宗教艺术品的商贩那里购买的，作为送给办公室女孩的礼物。八个安那硬币买一个黑色的外阴像，十二个安那币能买更神圣的男女生殖器像。“在外阴像中是字面意义，”他问，“还是比喻意义？”

“多么愚蠢的问题！”小护士说。完全出于问题本身的滑稽，她爽朗地大笑起来。“你认为我们做爱是比喻性的吗？佛性存在于女性阴户中，”她重复道，“非常完全的、绝对的字面意义。”

“你听过奥奈达公社吗？”兰加问。

威尔点点头。他认识一位专门研究十九世纪社区的美国历史学家。“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美国社区的？”他问。

“因为这在我们所有应用哲学的教科书中都有提到。从根本上说，美休纳和奥奈达人所称的男性自控是一样的意思，也和罗马天主教徒所说的有保留的性交一样。”

“保留，”小护士重复道，“我总觉得好笑。‘多么矜持的年轻人’！”她笑得露出了两个酒窝和闪亮洁白的牙齿。

“别傻了，”兰加认真地说，“这是很严肃的。”

小护士表达了她的悔悟：“但是保留真的很滑稽。”

“总之，”威尔说，“这只是个不用避孕工具的节育方法。”

“不，故事才刚刚开始。”兰加说，“美休纳也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大学生学究又重新开始卖弄自己的知识。“还记得，”他继续诚挚地说，“记得弗洛伊德经常反反复复讲到的一点吧。”

“哪一点？他讲了许多点。”

“关于孩子性的问题。我们在出生、婴儿和儿童时期体验的性，并非和生殖器有关，是一种遍布整个机体的性，是我们的乐园。随着孩子

的长大，乐园丧失了。美休纳是系统地重获那个乐园的尝试。”他转向了拉姐，“你的记忆力很好，在应用哲学教科书中他们引用的斯宾诺莎的那个阶段是什么？”

““使身体能够做很多事情，””她背诵道，““这会帮你完善大脑，因此能够达到智慧地敬爱上帝。””

“因此所有的瑜伽，”兰加说，“都包括美休纳。”

“那是真正的瑜伽，”女孩坚持说，“就像圣王瑜伽、业瑜伽或是奉爱瑜伽一样美妙。事实上，就大多数人而言，效果要比以上那几种好得多。美休纳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到达那里。”

“‘那里’在哪里？”威尔问。

“‘那里’是你知晓的地方。”

“知晓什么？”

“知晓你到底是谁——不管你信不信，”她补充道，“梵语中的tat tvam asi，那就是你，我是那样，那就是我。”两个酒窝又生动起来，牙齿也闪着光。“那也是他。”她指着兰加说。“难以置信，是吧？”她向他吐着舌头，“但是这是事实。”

兰加笑了，伸出手并用食指碰了一下她的鼻子尖。“那不仅仅是个事实，”他说，“而且是个被揭示的真理。”他轻轻敲了一下她的鼻子。“被揭示的真理，”他重复道，“所以你要谨言慎行哦，年轻的女子。”

“我在想，”威尔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都得到启蒙觉悟——我的意

思是，如果它只是个用这种特殊技巧做爱的问题。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会告诉你。”兰加开始说。

但是女孩打断了他的话。“听，”她说，“听！”

威尔听着。微弱而遥远，但是仍旧能辨别，他听到了那个奇怪的欢迎他来到帕拉岛的非人类的声音。“注意，”它叫着，“注意，注意……”

“又是那只该死的鸟！”

“但那就是秘密。”

“注意？但你刚刚还说是别的更重要的事情。那矜持的年轻人呢？”

“那只是让注意变得更容易些。”

“这确实使注意更容易，”兰加证实道，“并且这也是美休纳的真正意旨。不是特殊的技巧使做爱变成瑜伽，而是这种技巧使注意变得可能，在每一个感觉的层面上意识到个人的感觉和非感觉。”

“什么是非感觉？”

“那是非我提供给自我的感觉原料。”

“你怎么能注意到自己的非我？”

“当然能。”

威尔转向小护士：“你也能？”

“对于我，”她回答道，“同时对于非我，我都能注意到。还有对兰

加的非我，兰加的自我，兰加的身体，我的身体和它感到的所有事情。对于所有的爱和友谊，对于另一个人的秘密——对于完全的陌生人，对于你自我的另一半，和你的非我，同样都能感到。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注意所有的事情，会很多愁善感，或者更差，像可怜的老拉尼那样太精神化，就会觉得很不浪漫、粗鄙甚至是肮脏。但是他们并不肮脏。因为你同时也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它们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如同其余所有的事情一样美丽，一样精彩了。”

“美休纳就是禅定。”兰加总结道。他明显感觉，这个新词能够解释清所有的事情。

“但什么是禅定呢？”威尔问道。

“禅定就是冥想。”

“冥想。”

威尔想起查令十字街上那个草莓色的小屋。他会很难选择去冥想。甚至是在那儿，仔细考虑之后，甚至是在那儿，他已经找到了某种解救。在波特杜松子酒吧变幻灯光中的那种疏离感，是和他白天可憎的自我的疏离。不幸的是，也是和他所有剩余自我的疏离——疏离爱、疏离智慧、疏离平常的体面、疏离所有意识。在照着死尸般的人群的灯光下，或者在最廉价、最粗俗的玫瑰色红光之下，只有一种极度的疯狂。他又看了看拉姐闪光的脸。多么幸福！对安详和充满喜悦的世界多么坚定！这种世界，与巴胡先生所决心要使这个世界变成的罪恶模样，是恰恰相反的，这令人深受触动。但是威尔拒绝被感动。不要碰我——这是康德的绝对命令。威尔转移了思绪的焦点，试图把整件事看作是令人安慰但荒唐的。为了得到拯救，我们应该做什么？答案就在床上。威尔挪

揶揄地想着，暗自觉得可笑，又问：“在学校里老师教授美休纳吗？”

“是的。”拉姐以淳朴真诚的态度回答，把威尔拉伯雷式的幽默赶得无影无踪。

“会教授每个人美休纳。”兰加补充说。

“会什么时候开始教？”

“大概和三角学、高级生物学同时，在十五岁或者是十五岁半的时候。”

“学了美休纳，在你们进入社会结婚之后，如果你们确实结婚的话.....”

“噢，我们结婚，我们结婚。”拉姐言之凿凿。

“那你们仍旧进行美休纳吗？”

“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很多人都如此。”

“一直如此？”

“除非他们想要小孩的时候。”

“那些不想要小孩，但是想进行美休纳的人怎么做呢？”

“用避孕套。”兰加简洁地说。

“在这儿避孕套容易获得吗？”

“当然！政府发放避孕套。免费，不需要付钱，什么都不需要——

当然，这部分钱是由税收承担的。”

“邮递员，”拉姐补充道，“在每月的月初都发放三十个用于晚上的供应量。”

“然后小孩就不会降临了？”

“只有那些我们想要的孩子。没人可以生超过三个以上的孩子，大多数人都生两个，然后就不生了。”

“结果是，”兰加说道，盘算着数据，又回到了他学究的故态，“我们的人口以至少每年0.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相反，壬当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像锡兰一样快——几乎是百分之三。中国是百分之二，印度大概是百分之一点七。”

“就在一个月前我去了中国，”威尔说，“情况很糟！去年我在印度待了四周。去印度之前在中美洲待着，那里的人口繁殖速度甚至超过了壬当和锡兰。你们俩有人去过壬当罗布吗？”

兰加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壬当待了三天，”他解释说，“当你的学业到了六年级上学期，这就是高级社会学的一部分。他们会让你亲自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你认为外面的世界如何？”威尔询问道。

兰加用另一个问题回答道：“当你在壬当罗布的时候，他们给你看贫民窟了吗？”

“恰恰相反，他们尽力阻止我看贫民窟，但是我悄悄溜去了。”

趁他们不备溜走了，威尔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在他从壬当外交部举行的可怕鸡尾酒会回家的路上。酒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场了。所有当地的显要人物和他们的妻子——制服和奖章，迪奥和翡翠。所有重要的外国人士——许多大使，英美的石油大亨，日本贸易代表团的六名成员，来自列宁格勒的女药理学家，两个波兰的工程师，一个德国的游客（碰巧是一位神秘的亚美尼亚人[克虏伯·冯伯伦](#)的堂弟，克虏伯·冯伯伦代表着丹吉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团），还有脸上洋溢着胜利笑容的十四个捷克技术人员，他们上个月从斯柯达运来了坦克、大炮和机关枪。“这些人，”当威尔走下外交部的大理石台阶，向自由广场走去的时候想道，“是统治世界的人。我们二十九亿人都在这几十位政治家、几千个大亨、将军和放债者的摆布之下，他们是世上的氰化物——氰化物永远、永远不会失去它的[毒性](#)。”

在经历了鸡尾酒会刺眼的灯光、笑声、满足味蕾的开胃小菜和喷着香奈儿香水的女人之后，崭新的司法宫后面的那些小巷就显得倍加黑暗腐臭。那些贫穷的可怜人在独立大道的棕榈树下搭着帐篷，完全被上帝和人类抛弃了，比他看到的那些无家可归、毫无希望、像尸体一样睡在加尔各答街上的数千民众更悲惨。现在他仍可以回想起他扶起的那只剩一把骨头，一个瘦小但肚子凸起的小男孩，他从一个摔倒的小女孩背上滑落擦伤。而那个小女孩差不多和他一样瘦——小男孩站了起来，被小女孩领着，一跌一撞地向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走去，对于他们九个来说（威尔数了下窗边那些黑黑的长满癣菌的脑袋），那就是家。

“让婴儿活着，”他说，“治愈生病的人，防止污水进入日常供水——人们从明显的本质上好的事情开始做起。但结果呢？结果是以增加人类苦难，使文明陷入困境收场。这就是上帝似乎真的很喜欢开的宇宙

的真实玩笑。”

他向这对年轻人报以似剥了皮一样凶恶地咧嘴一笑。

“上帝和这些没关系，”兰加反驳道，“并且笑话也不是宇宙生成的，严格地说是人为的。这些事情不像地心引力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它们并不一定必须发生。只有当人们太愚蠢而放任其发生时它们才发生。在帕拉岛上，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所以这样的笑话并没有开到我们头上。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拥有良好的卫生设施——而且，现在我们仍没有人口过剩，没有过得悲惨痛苦，没有在一个独裁者的统治之下。原因很简单：我们选择以一种明智、现实的方法生活。”

“你们如何能有选择权呢？”威尔问道。

“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里是智慧的，”兰加说，“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是非常幸运的。首先，很幸运，这里从未成为过某人的殖民地。壬当有着出色的港口，那儿在中世纪引来了阿拉伯人的入侵。我们没有港口，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打扰我们。我们仍旧是佛教徒或者是湿婆神信徒——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是坦陀罗不可知论信奉者的时候。”

“你们是，”威尔问道，“坦陀罗不可知论的信奉者？”

“带着大乘佛教的色彩，”兰加限定了一下，“嗯，再回到壬当的话题。在阿拉伯人之后，葡萄牙人又占领了那里。而我们这里没有。没有海港，没有葡萄牙人。因此没有天主教少数派，没有褻渎的胡言乱语称上帝的旨意是人们应该把自己置于非人的苦难之中，反对生育控制。然而这还不是我们唯一的福气：在葡萄牙统治一百二十年之后，锡兰和壬当迎来了荷兰人的统治。在荷兰人之后，又有英国人的入侵。我们逃过

了所有这些浩劫。没有荷兰人，没有英国人，因此没有种植园主，没有苦力劳动者，没有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没有系统地采光石油。同时也没有威士忌，没有加尔文主义，没有梅毒，也没有外国总督。我们未被打扰地走着自己的道路，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事务。”

“你们真的是很幸运。”

“在所有这些异乎寻常的好运之上，”兰加继续说道，“我们过去还有改革者穆卢干和安德鲁·麦克费尔的卓越治理。罗伯特医生向您讲过他曾祖父的故事吗？”

“只是提及了一下，仅此而已。”

“他给你讲过实验站的建立吗？”

威尔摇了摇头。

“实验站，”兰加说，“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完全始于一场饥荒。在安德鲁医生来到帕拉岛之前，他在印度马德拉斯待了几年。他到马德拉斯的第二年，梅雨季节没有到来。庄稼全都烤焦，蓄水池甚至是水井都干涸了。除了英国人和富人，平民都没有食物。人们如蝇蚁般大批死去。在安德鲁医生的回忆录里有一段著名的记载，描述后附有评论。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听过很多布道。在他帮助饥饿的印度人时，有一句布道时常在他耳边响起。‘人类不能仅靠面包活着’——道词就是这样，布道者滔滔不绝，好几个人都因此成为教徒。‘人类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但是没有面包，他当时看到，就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内心之光，没有高高在上的天父，只剩下饥饿、绝望，然后是漠然，最终是死亡。”

“又一个宇宙大玩笑，”威尔说道，“这个是由耶稣自己炮制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作为人的赤裸现实，这是上帝所有玩笑中最残酷也是最平常的一个。我看过这个玩笑在上百万的男男女女身上，上百万的孩童身上发生——遍布世界各地。”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饥荒在安德鲁医生的头脑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决心，他的拉贾朋友也决心让帕拉岛，至少应该永远有面包。因此他们决定建立实验站。热带地区的洛桑农研所是个巨大的成功。几年之后，我们拥有了新品种的水稻、玉米、小米，还有面包树，还有更好品种的牛和鸡，更好的培育和积肥方法。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柏林东部建立了第一个过磷酸盐工厂。由于以上这些努力，这里的人们现在吃得更好、寿命更长，婴儿的死亡率更低。热带地区的洛桑农研所成立十年后，拉贾做了一个人口普查。一个世纪以来，人口数量或多或少地浮动，但一直很稳定。现在已经开始攀升了。在五十到六十年内，安德鲁医生预见到，帕拉岛将会变成像今日壬当那样恶化的贫民窟。需要做些什么呢？安德鲁医生读了马尔萨斯。‘食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人类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命运交给自然，自然会以古老而熟悉的方式解决人口问题，通过饥荒、虫患和战争；二是通过道德限制的其他方式（马尔萨斯是位牧师），人类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

“道德限制。”小护士重复道，发这几个音的时候好似印度尼西亚人对苏格兰牧师的戏仿。“道德限制！顺带说一句，”她补充道，“安德鲁医生娶了拉贾十六岁的侄女。”

“这是，”兰加说，“重拾马尔萨斯的另外一个原因。一方面是饥荒，另一方面是限制。在马尔萨斯的两个极端之间当然一定有更好、更

幸福、更人性的方法。当然，甚至在那时，甚至在发明橡胶和杀精子剂之前，就有这样的方法。由海绵、香皂等各种已知的防水材料，从油绸到羊的盲肠，制成的避孕套，整个古时候的避孕装备库。”

“拉贾和他的臣民对这些古时候的避孕方法反应如何？是惊恐不已吗？”

“压根没有。他们是很好的佛教徒。每个好的佛教徒都懂得多生孩子纯属慢性自杀。尽力远离生死之轮的惩罚，看在上天的分上，不要把更多的受害者放在生死之轮上。对于一个好的佛教徒而言，节育有着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对于一个种植水稻的农业社区来说，也有着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意义。要有足够的年轻人在田间工作，供养年老和幼小的居民，但是也不能有太多，否则老人、年轻的劳作者和他们的孩子都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吃。在古时候，一对夫妻生六个孩子才能养活两到三个。现在有了清洁的水源和实验站，六个孩子能存活五个。古老的养育模式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古时的节育方法唯一的弊端就是它的粗糙性，但幸运的是，这里有了更加高雅与人性化的选择。拉贾是个怛特罗密教的发起者并学习了爱情的瑜伽。安德鲁医生也知道了美休纳，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人员，也同样地尝试了一下。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得到了必要的指导。”

“结果如何？”

“受到了强烈的认可。”

“事实上每个人都感觉如此。”拉姐说。

“等等，等等，你们不要这么笼统地盖棺论定！一些人认为好，另一些人则并非如此。安德鲁医生是热情的赞同者之一。整个事情已被长

篇大论地讨论过了。最终，他们认为避孕套应该像教育一样——免费、由税收支持，并且虽然不是义务性的，但是尽可能地推广普及。如果有些人有更高雅的追求，那么会有爱情瑜伽这方面的指导。”

“那你们打算告诉我，他们成功地接纳了这种方法？”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美休纳属于正统，人们并没有被迫去违背自己的宗教。相反，他们获得了一个良机，通过学习一些深奥的密宗，加入上天选民的行列。”

“而且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小护士插话道，“对于女人——所有的女人，我并不在乎你说什么笼统的盖棺论定——爱情的瑜伽意味着完美，意味着转化，意味着抽离并完善自身。”她停了一下，换用另一种活泼的语调说：“喂，我们早该走了，好让你午睡一下。”

“在你们离开之前，”威尔说道，“我想写一封信。一封简短的便条给我的老板，告诉他我还活着，并且没有面临被当地的土著吃掉的危险。”

拉姐去罗伯特医生的书房搜索了一下，出来的时候拿着纸、笔，还有一个信封。

“我来了，我看见了，”威尔潦草地写着，“我的船已失事，我会见了拉尼和她来自壬当的合作者。这个人暗示如果能获得足足两万英镑（他说得很具体）的小费他就能发货。我应该就此基础和他谈判吗？如果你来电回复‘协议商品无误’，我将进行此事。如果是‘不急于置货’，我将就此作罢。转告我的母亲我一切都好，很快就会再写信。”

“好了，”威尔说着把信封好，把地址一并交给兰加，“我可以让你

帮忙买一张邮票并且及时地把它发出去赶上明天的飞机吗？”

“尽可以放心。”兰加许诺道。

看着他们走出去，威尔感到了良心上深深的谴责。多么可爱的年轻人！而他却来到这儿，和巴胡先生密谋，打算和历史的力量一起颠覆他们的世界。他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如果他不这么做，也会有别人这么做；并且即使乔·阿德海德得到了特许，他们也仍然能够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做爱，难道他们不能吗？

门开了，是小护士折返回来告诉他最后一句话。“不要再看书了，”她冲威尔摇了摇手指，“睡觉吧。”

“我白天从不睡觉。”威尔让她放心，带着某种有悖常理的满足感。

1.在《圣经》中记载的两个由于性混乱而被上帝摧毁的罪恶之都。

2.古罗马第四任皇帝的皇后，由于性放荡而出名。

3.锡兰是印度旁边的一个岛屿，在1972年被命名为斯里兰卡。这个小说中虚构的帕拉岛原型可能是安达曼岛。

4.克虏伯·冯伯伦，非虚构人物，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生产了德国一战时期使用的大部分武器。

5.仿拟《圣经》中“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指代社会中坚），盐若失了味，如何才能再咸呢？”

第七章

他白天的时候从未睡着过。他看了看身旁的表，发现时间已经是四点二十五。他感到精神出奇的振奋，拿起《真相笔记》，重新开始了他被打断的阅读：

给予我们当今每日的信念，但是，仁慈的上帝，请从信仰中赐予我们吧。

这是他今天早晨读到的地方，现在下面是一个新的小节，第五节：

我，正如我思想中的我，我正如事实上的我——悲伤，谈到悲伤的终结，所有悲伤的三分之一，或多或少，我思想中的我必须承受，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人类处境中固有的悲伤，是我们作为有感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体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寻求解放，但受制于自然的规律，奉命持续前行，通过不可逆的时光，通过一个完全漠视我们幸福康乐的世界，通往衰老和死亡的必然。剩下所有悲伤的三分之二是家庭造成的，就宇宙而言，是不必要的。

威尔翻到下一页，这时一张笔记纸飘落到床上。他拾起来扫了一眼。二十行清晰的小字，在纸页的最下角写着S.M.两个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不是一封信，是一首诗歌，诗歌就是公共财产了。上面写道：

在残忍的静寂和上周日一百三十万首布道词之间，

在加尔文之于基督（上帝帮帮我们！）和蜥蜴之间，

在目睹与言说之间，

在我们污染的和油腻的辞藻之间，
第一颗星星闪耀，巨大的飞蛾在
花朵的幻影周围振动翅膀，
有一块清澈之地，在那里，我，不再是我，
仍旧记得爱彼岸的彻夜智慧，
听着风声，犹记得，
那个晚上，第一个寡妇之夜，
在无眠、黑暗中，死亡躺在我身边。
我的，我的，所有我的，我逃脱不掉！
但是我，不再是我，
在这个清澈之地，在我的思想和静寂之间，
看到了我所拥有的和失去的一切，极度痛苦和快乐，
像在阿尔卑斯山草丛中的龙胆植物一样发光，
蓝色的，不被占有地开放。

“像龙胆一样。”威尔自言自语地重复道，想起了他十二岁时在瑞士度过的那个夏日假期。他想起了格林德尔瓦尔德小镇上的草原，草原上不知名的花朵，英国没有的奇妙蝴蝶；想起了深蓝色的天空、阳光和在山谷另一端巨大闪亮的山峦。据他爸爸的描绘，这一切只是看起来像雀

巢牛奶巧克力广告一般。“还不是真正的巧克力。”他爸爸坚持说，脸上现出厌恶的怪相。

“牛奶巧克力。”在这之后，他爸爸还有一句对他妈妈水彩画的讽刺性评价——“富于爱意和心思的糟糕之作（可怜的妈妈！），雀巢公司都会拒绝的牛奶巧克力广告。”现在轮到威尔了。“不要像村里的傻瓜一样张着嘴闲荡了，去做一些有头脑的事！比如，花点时间在你的德语语法上。”他把手伸进帆布背包中摸索着，在煮好的鸡蛋和三明治中，掏出了那本令人憎恶的棕色小书。多么讨厌的人！如果苏茜拉是对的，经过了这么多年，别人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像龙胆一样发着光芒——威尔又扫了一眼诗歌的最后一行——“蓝色的，不被占有地开放。”

“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威尔朝门口看着。“说曹操曹操就到，”他说，“或者更确切地说，读到，作者就到了！”他举起了那张笔记纸给她看。

苏茜拉看了一眼。“哦，这个，”她说道，“良好的意图产生的文字可能还能算作不错的诗歌！”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试图将我的父亲想成龙胆，”威尔继续说道，“但我脑中持续出现的意象是一大坨粪便。”

“粪便，”她令人信服地说，“也可以看成是龙胆。”

“我想，但只能，在你写到的那个地方——在思想和静寂之间清澈的地方才行。”

苏茜拉点了点头。

“你怎样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你不需要到达那里。它会向你走来，或者说那里恰恰就是此地。”

“你就像小拉贾一样，”威尔抱怨道，“重复的都是老拉贾在这本书开篇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加以重复，”她说，“那是因为它碰巧是真实的。如果不重复，我们就会忽视这些事实。”

“谁的事实？”他问，“显然不是我的事实。”

“此刻还不是，”她赞同道，“但是如果你做了那些老拉贾推荐的事情，那么可能就是你的事实了。”

“你的父母幸福吗？”他沉默了一下问道，“还是你总是能视粪便为龙胆？”

“在小的时候不能，”她回答道，“孩子须得是摩尼教的二元论者，这是我们学会做人的基本原理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把粪便视为龙胆，或是进一步将龙胆和粪便都视作大写的龙胆——那就称得上是研究生的成就了。”

“那你如何应对你的父母？仅仅是露齿一笑、承受难以承受的？或是你父母恰好都是可以忍受的？”

“单独来看可以承受，”她回答道，“尤其是我的父亲。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难以承受了——难以承受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容忍。一个忙个不停、活泼外向的女人嫁给了一个过分讲究、内向的男人，母亲总是令他心烦意乱——甚至，我怀疑，在床上也是如此。她不停地在交流，但

他却总不开口。结果他认为母亲浅薄、不真诚，母亲则认为他冷酷、倨傲、缺乏正常的人类感情。”

“我本以为你们这里的人会有更好的见解，因此能避免走进这类婚姻的陷阱呢。”

“我们确实有更好的见解，”她肯定地回答，“在学校里，男孩女孩都会具体地学习与他们自己性格、体格不同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不幸的是，有时这些讲授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更不用说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沟通。不论怎样，我的爸爸妈妈一直未能相处得很好。他们当初坠入爱河——上天知道为什么。但当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母亲发现她总是不断地被父亲的难以亲近所伤害，同时，母亲不羁的友好总是使父亲带着尴尬和反感而退却。我的同情总是站在父亲一边。在性情和体质上，我跟父亲很像，却不似我的母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对她过度的感情洋溢避之不及。她就像一位别人隐私的永恒入侵者。她现在还是这样。”

“你需要经常去看她吗？”

“很少去，她有自己的工作 and 自己的朋友。在我们的世界里，‘母亲’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头衔。一旦这个功能被如期实现了，这个头衔就废弃了。孩子和这位过去常常被称作‘母亲’的女人会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如果他们相处融洽，那么还会继续常常见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会逐渐疏远。没人期望他们会固守在一起，在一块儿并不等于爱——并不被看作是特别值得称赞的事。”

“所以现在都好了。但是那时怎么办呢？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两位无法跨越隔阂的鸿沟的大人之间长大，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知

道那意味着什么——与童话故事相反的结局，他们此后不幸地生活在一起。”

“毫无疑问，”苏茜拉说，“如果我们没生在帕拉岛，我们此后会不幸地生活在一起。但正如事情本身发生的那样，从各方面来看，我们相处得非同寻常的好。”

“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并没有做到，而是我们的人生都被规划好了。你读了老拉贾所说的摆脱三分之二的家庭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烦恼了吗？”

威尔点了点头：“我正阅读这个段落的时候你进来了。”

“嗯，在过去的糟糕日子里，”她继续说道，“帕拉岛的家庭和你们当今的家庭一样，制造了很多受害者、暴君和骗子。事实上，这样的家庭很糟以至于安德鲁医生和改革者老拉贾都决定做些改变。于是，佛教的伦理观和朴素的村庄共产社会思想很巧妙地服务于理性的原则，在一代人之内，整个家庭系统翻天覆地般地改变了。”她迟疑了一会儿。“让我用，”她继续说道，“自己的个例来解释一下——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之间无法互相理解。他们总是观点存在分歧，实际上就是争吵。要是过去，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小女孩，就会成长为不健康的人，一个反叛或是一个顺从且伪善的循规蹈矩者。但是在新的管理方式下，我不必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也不会变得不健康或是被迫反叛或是循规蹈矩。因为从我能蹒跚走路的那一刻起，我就是可以自由逃离的。”

“逃离？”他重复道，“逃离？”这听起来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逃离，”她解释道，“就是融入新的系统。无论何时，只要你出生的原家庭变得无法忍受时，孩子就被允许，或是被积极地鼓励——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都是倾向鼓励和支持的——去移居到另一个家庭中。”

“帕拉岛的一个孩子有多少个家庭？”

“平均有二十个。”

“二十个？我的天啊！”

“我们都属于，”苏茜拉解释道，“一个MAC，即互助领养俱乐部。每个这样的俱乐部都由十五到二十五对各式各样的夫妇组成。有新婚的新娘和新郎，家中有孩子正在成长的老夫妻，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在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会领养俱乐部内的其他孩子。除了与自己有血缘的亲戚外，我们都有额定数量的代理母亲、代理父亲、代理姑姑叔叔、代理哥哥姐姐，需代理的婴儿、学步的孩子和青少年。”

威尔摇了摇头：“这使原来的原生家庭从一个变为了二十个。”

“但原来的家庭是你们那类的家庭。现在的二十个是我们这类的家庭。”她继续说道，就像从一本食谱书上阅读操作指南一样，“取一个性方面笨拙的性奴，一个未得到满足的女性，两个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三个小电视机迷，浸泡在弗洛伊德和基督教稀释的精神溶液中；然后密封装在一个四间卧室的公寓中，让他们在自己的汁液中炖上十五年。我们的食谱截然不同：取二十对性方面满足的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加上等量的科学、直觉和幽默，浸泡在怛特罗的佛教精神中，在敞开的空气下置于爱的旺盛火苗之上，在一个敞口锅里不加期限地文火慢炖。”

“但从你敞开的锅里盛出来的是什么？”威尔问道。

“一个类型迥异的家庭。不是像你的家庭那样排外，也不是注定如此或是义务性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非注定的、自愿结合的家庭。二十对父母，八或九对前父母，四十到五十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人们一辈子都待在同一个领养俱乐部里吗？”

“当然不是。成年人不再领养他们自己的父母或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走出去领养另一组老年人，不同组的同龄人和年幼的人。同时，俱乐部的成员也领养他们，到适当的时候，还包括他们的孩子。微环境的杂合——这就是我们社会学家所称为的“加工”。从它自身来说，这是很有益的做法，正如不同品种的玉米或鸡进行杂交一样。在更负责任的小组中有更健康的关系、更广博的同情和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同情和理解适用于每个互助领养俱乐部里的人，从襁褓婴儿到百岁老人。”

“百岁老人？你们的寿命有多长？”

“比你们多一两年，”她回答道，“岛上超过百分之十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老人会得到退休金，如果他们无法赚钱的话。但是，退休金显然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做一些有意义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需要一些他们可以去关爱的人，相反也需要被关爱。互助领养俱乐部满足了这些需求。”

“这听起来，”威尔说道，“有点像中国新公社的政治宣传。”

“没有什么，”她向他保证道，“会比互助领养俱乐部更像公社。俱乐部不由政府运作，而是由它的成员管理。我们并不是军国主义者。我们对培养虔诚的党派成员不感兴趣，只对培养优秀的个人感兴趣。我们并不灌输教条，我们也不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相反地，我们给孩子

带来另外的父母，给予父母另外的孩子。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幼儿园，我们也可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我们的自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使我们能接触更广范围的经验，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在有些国家，这种自由是没有的。孩子交给政府的保育员，这些宝宝的驯养员会把他们变成对国家恭顺的仆人。你们世界里的情况会好很多——好很多，但是仍然很糟糕。你们摆脱了国家指定的宝宝驯养员；但是你们的社会把你们的童年禁锢在一个特定的家庭里，只有固定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些家庭遗传注定成为你的命运。你无法摆脱他们，无法离开他们休息一阵，不能去找别人换换道德和心理方面的空气。有自由，如果你愿意的话——只是在公共电话亭里有片刻的隐私和自由。”

“同一位喜欢讥笑他人的霸主，”威尔详细地解释道，“（我现在想到的是我自己的情况）一位虔诚的基督殉道徒，还有一个被霸主吓坏、被道徒影响变得十分愚蠢的小女孩，关在一起。直到十四岁，我的玛丽姑姑搬到我们隔壁居住，我才能从这样一个家庭之中逃离。”

“并且你不幸的父母也从未能从你身边逃离。”

“说得很对。我爸爸常常借白兰地酒逃避现实，妈妈则变成了盎格鲁天主教徒。我在家里如服刑一般丝毫没有改善，十四年的家庭刑罚呀！我多么羡慕你啊！像小鸟一样自由。”

“也并非都那么浪漫！自由，这么说吧，只是作为一个成长的人，一个未来的女性——但是不会更自由了。互助领养只是确保孩子免受不称职的父母带来的不公正对待与产生恶劣的后果，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管教，不承担责任。相反，这增加了他们身上的责任，使他们暴露在更多样的训导之下。在你本来的家庭模式中，孩子，正如你所说，只是像在一组父母的‘看守’下服长役。这些看守的父母当然可以是良善、

明智和聪慧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小囚犯’在成长中差不多是不受伤害的。但从实际来看，大多数的‘看守’父母都不是那样良善、明智和聪慧的。他们有的动机良好但是行事愚蠢，有的是动机不良并且草率，抑或神经过敏，抑或有时完全恶毒，抑或干脆说精神失常。让上帝的仁慈帮帮这些被法律、习俗和宗教禁锢在家庭里的年轻‘囚犯’们吧！现在考虑一下新型家庭中的情况。不存在公共电话亭，也没有所谓的‘囚犯’。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缩影，一个他们长大之后将要在其中生活的小规模但精确的环境的翻版。‘神圣’‘健康’‘完整’——它们同根同源但寓意不同。从词源上和事实上来说，我们这类家庭，是兼容且自发的，是真正神圣的家庭。你们的家庭则不是。”

“阿门。”威尔说，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也想到了在拉尼紧紧控制下的可怜的小穆卢干。“当小孩迁往他们所属的另一个家庭，”他停了一会儿问道，“情形如何？他们在那里待多长时间？”

“要视情况而定。当我的孩子厌倦我的时候，他们很少在外面停留超过一到两天。那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待在家里很幸福。当我心情不好走出去的时候，我有时会整整待上一个月。”

“你的养父母支持你离开亲生父母吗？”

“这并不是做什么来反对谁的问题。大家支持的是智慧和良好的感觉，反对的是不幸福和错误。如果孩子在他的第一个家庭里无法感到幸福，我们会尽力为他在其余那十五个或是二十个家庭中找到幸福。同时，父母会从其他互助领养俱乐部成员那里得到一些合适的孩子。几周之后，家长会适应同他们新的孩子相处，孩子也适应同他们新的家长待在一起。但是你不要认为，”她补充道，“孩子只有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才求助于他们的代理父母和祖父母。他们随时随地可以这样做，只要他们

想做出改变或者需要某种新的经历。并且，这不仅仅是个社交活动。他们作为代理孩子不论去哪里，都享有权利同时也承担着责任——给狗刷毛，清理鸟笼，当妈妈很忙的时候帮忙照看婴儿。责任和特有的权利——但不是在你们那个封闭的小电话亭里面才有，是在一个巨大、开放、并非与生俱来的、兼容并蓄的家庭体系中享有。在这里，展示着人生七个阶段各个年龄层的不同的技能和才干；在这里，孩子们体验到了人类所做和所需忍受的所有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工作，玩耍，恋爱，变老，生病，死亡……”她沉默了，想到了杜加德和他的母亲；而后，故意转换了语调，“那你的经历如何？”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忙着谈论家庭，都没有问你的感受。你确实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看起来好多了。”

“多亏了麦克费尔医生。也感谢某个行医的人，我猜，她一定是没有执照。你昨天下午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苏茜拉笑了。“你自己做的，”她肯定地对他说，“我只是按下按钮而已。”

“什么按钮？”

“记忆的按钮，想象的按钮。”

“足以使我进入催眠性迷睡？”

“如果你愿意这么命名的话。”

“那还可以怎么命名呢？”

“为什么要给它命名？名字只是问题的触发器。为什么不尝试去了解发生了什么？”

“但是发生了什么？”

“嗯，首先，我们作了某种交流，是吧？”

“我们确实交流了，”他同意道，“我真的很难相信当时都没有看你。”

威尔此刻却看着苏茜拉——看着她，同时边看边想，这个奇怪的人究竟是怎样的，这张光滑严肃的面具后是什么模样，这双他审视的漆黑的眼睛，此时也正审视着他，它们是否能告诉他她此刻在想什么。

“你那时怎么能看到我呢？”她说，“你那时已经沉睡去度假了。”

“或者我是被赶去的？”

“赶去？不是。”她摇了摇头，“可以说是送去，协助你睡去。”她沉默了一会儿。“你做事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旁边有小孩陪伴过吗？”

威尔想起了他的小邻居，在他粉刷餐厅家具的时候，小孩提出要帮忙。威尔恼羞成怒的样子，邻居家小孩每每想起，总要大笑一番。

“可怜的小家伙！”苏茜拉继续说道，“他怀着善意，如此热心地想帮忙。”

“但是涂料都掉在了地毯上，手指印按得满墙都是。”

“所以，你得摆脱他。‘走吧，小孩！去花园里玩去！’”

接着是一阵沉默。

“嗯？”他最后问道。

“你没明白吗？”

威尔摇了摇头。

“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受伤的时候会怎样？谁来修复？谁来疗伤并且去除感染？是你吗？”

“还有别人吗？”

“你？”她坚持道，“你？感受到痛苦、发愁，并考虑着罪恶、金钱和未来！你能做这些需要完成的事情吗？”

“哦，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终于明白了！”她嘲弄地笑了笑。

“让我去花园玩，所以大人能平静地工作。但谁是大人呢？”

“不要问我，”她回答道，“这是一个神经宗教研究家才能回答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他问。

“完全是字面意思。神经宗教研究家是对佛教的真空明光、植物性的神经系统进行思考的研究者。成人是思想和生理的统一体。”

“那孩子呢？”

“孩子都是认为他们自己比成人懂得还多的小家伙。”

“所以必须得告诉他们去花园里玩。”

“确实。”

“这是你们在帕拉岛治疗的标准程序吗？”他问。

“标准程序，”她确定地说，“在你们的世界里，医生用巴比妥类的有害药物摆脱烦扰。我们则是通过和他们谈论大教堂和寒鸦。”她的嗓音柔和下来变成了吟诵：“白云飘浮在天际，雪白的天鹅漂浮在墨绿、平滑、不可阻挡的生命河流之上……”

“好了，好了，”他抗议道，“不要再讲这些了！”

一抹微笑照亮了她黝黑而严肃的脸庞，她爽朗地笑了起来。威尔吃惊地看着她。突然，这里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苏茜拉·麦克费尔：快乐、喜欢恶作剧、令人啼笑皆非。

“我知道你的把戏了。”威尔补充道，加入了大笑的行列。

“把戏？”她笑着摇了摇头，“我正要解释我怎么做到的呢。”

“我完全知道你怎么做到的了。我还知道这确实有效。另外，我还准许你继续做下去——在任何你觉得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她更严肃地说，“我会告诉你如何按动自己的按钮。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小学都讲授这个知识，称之为3R加基础SD。”

“这怎么解释呢？”

“SD代表独立自主，别称是命运掌控。”

“命运掌控？”威尔扬起了眉毛。

“不，不是，”她解释道，“我们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愚蠢。我们十分清楚只有一部分命运是可以掌控的。”

“你通过按动自己的按钮来掌控？”

“按动自己的按钮，然后想象自己愿意接受发生的事情。”

“那确实会发生吗？”

“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会发生。”

“这么简单！”他的语调里夹杂着讽刺。

“非同寻常的简单，”她赞同道，“据我所知，我们这里是唯一一个系统地向孩子讲授命运掌控的地方。你只需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顺其自然。相反，你们告诉孩子们乖乖听话，但怎么样做你们却没有说。你们所做的就是鼓舞士气地讲话和给予惩罚。纯粹的白痴行为。”

“纯粹十足的白痴行为。”他赞同地说，想起了他的男舍监克拉布老师关于手淫的言论，想起了杖罚、每周的布道和在圣灰星期三以蒙受神谴名义进行的威吓，“诅咒那个和他邻居妻子上床的人。阿门。”

“如果你的孩子把这种别扭当真了，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糟糕的罪人。如果他们没有当真，长大之后则会变得愤世嫉俗。他们很可能由糟糕的愤世嫉俗，成为教皇制信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难怪你们有成百上千的监狱、教堂和共产主义者地下组织了。”

“相反，在帕拉岛，我想，你们很少有这些？”

苏茜拉摇了摇头。

“这里没有恶魔岛，”她说，“没有葛培理、法蒂玛圣母们。没有人间地狱，也没有基督教天上的馅饼。岛上只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力图充分利用此时此地，而非生活在别处，就像你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在其他时间，在其他自我想象的宇宙中。这其实并非你的错误。你被迫那样生活因为现在实在令人沮丧。令人沮丧是因为从未有人教会你如何消除理论和实践的距离，愿望和实际行动的偏差。”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威尔引用道，“‘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这话是谁说的？”

“基督教的开创者——圣·保罗。”

“你看，”她说，“只讲最最高尚的理想，但是没讲实现理想的方法。”

“除了用超自然的方法使它们实现。”

威尔·法纳比把头向后再一扬，突然唱起了歌。

今有一处洗罪之泉，血流盈满

从耶稣之身发源

罪人只用在此一洗

便能去全身罪愆

苏茜拉捂住了耳朵。“真是可憎。”她说道。

“这是我的男舍监最喜欢的一首圣歌，”威尔解释道，“我们过去常常一周唱一次，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如此。”

“谢天谢地，”她说，“佛教中不涉及任何血淋淋的场景！乔达摩·悉达多活到八十岁，因为太谨慎拒绝吃坏的食物而死。暴力死亡似乎总是招致更多的暴力死亡。‘如你不相信被我救世主的血救赎，我会令你死于你自己的血泊之中。’去年，我在希瓦普莱姆选修了一个基督教历史的课程。”她一想到此事就发抖：“太恐怖了！所有这一切都由于那个可怜的无知人士圣保罗并不知道如何实现他的好意。”

“并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威尔说，“还是在同一艘老旧的船上。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对不可原谅的人不予谅解，威尔嘲弄地苦笑了一下。他苦笑着，因为他明明知道莫莉的善良和美德，却眼睁睁地选择了粉色小屋，也就因为这，导致了莫莉的不幸福。莫莉的死亡，给他带来挥之不去的罪恶感，然后是痛苦，极度的痛苦，与其卑贱和非常荒唐的原因完全不成比例。芭布丝在某个时候——任何傻瓜都能猜到她会必然会这样做——找了另一个情人，使他离开了以杜松子酒照亮的比地狱好不了多少的天堂。

“怎么了？”苏茜拉问道。

“没什么，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你在想一些使你非常难过的事情。”

“你的眼睛真敏锐。”威尔说道，避开了她的目光。

接着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应该告诉她吗？告诉她关于芭布丝，可怜的莫莉，还有他自己，告诉她就连自己喝醉酒时都没告诉自己老朋友的所有凄凉的事情？老朋友太了解自己，太了解涉事的其他人，太了解他（作为一个英国绅士，同时也是一个波西米亚人，一个可能的诗人——可能性极小，因为他自知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也是一个不动感情的记者，是他所鄙视的一位提供丰厚工资的富人的私人代理，他总是如此精心玩弄怪异复杂的手段）。不，老朋友不行。而这位皮肤黝黑小巧玲珑的局外人，也是他很感激的陌生人，虽然不了解，但是觉得如此亲密。在她这里，不会有不可避免的结局，片面的论断——也许，他觉得自己在期待（他训练过自己绝不去期待！），某个出乎意料的启发，某种积极实用的帮助（啊，上帝知道，他需要帮助——虽然上帝也非常了解他绝不会承认这一点，也不会堕落到请求帮助的程度）。

就像是在宣礼塔作祷告的人，一只会说话的鸟又开始在远处芒果树后高大的棕榈树上叫喊：“此时此地，孩子。此时此地，孩子。”

威尔决定冒险一试——但需要间接地进行，先谈论她的问题，而非自己的问题。他没看苏茜拉（因为，他觉得可能不礼貌），开了口。

“麦克费尔医生告诉我一些……一些发生在你丈夫身上的事情。”

这些话如一把剑扎在她的心上，但这是可以料到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到下周三就四个月了。”她说。然后，沉思了片刻。“两个人，”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结合在一块，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个体。然后突然，这个新个体就被截肢了。另一半不会死——不能死，一定不能死。”

“一定不能死？”

“原因有很多——孩子、自己、整个事件本身的性质。但自不必说，”她补充道，一丝笑意只是加重了她眼中的悲伤，“理智并不能减轻截肢带给人的创痛，或者使它更好忍受一些。唯一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方法——掌控命运。甚至这个.....”她摇了摇头：“掌控命运法能让你毫无痛苦地生活，但是完全没有痛苦的丧偶之伤——显然不行。当然这也应该是人之常情。如果你完全摆脱了丧偶之痛也是不对的，那就不配做人了。”

“不配做人，”他重复道，“不配做人.....”仅仅四个字，但是完全描述了他！“真正糟糕的事，”他大声说，“是当你得知，因为你的错误造成了另一个人的离世。”

“你结婚了吗？”她问。

“十二年了，直到去年春天.....”

“现在她去世了？”

“死于一场事故。”

“一场事故，那怎么是你的错呢？”

“事故发生是因为.....嗯，因为我做了自己本不愿做的恶事。那天事情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件伤害她的事使她困惑、使她分神，然后我让她独自开车离去——她离去并且迎头撞上了另一辆车。”

“你爱她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

“有其他——你更在乎的人吗？”

“一个我本该漠不关心的人。”他做了一个讥讽的自嘲苦相。

“这就是你不愿做的恶事，你却做了？”

“做了，一直到我害死了那个本该我爱但却没有去爱的女人。直到我害死了她之后，即使我痛恨自己这么做——是的，真的痛恨那个让我这么做的人。”

“让你这么做，我认为，只因为你喜欢上另一个女人的身体。”

威尔点点头，又一阵沉默。

“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威尔最终问道，“感到什么都不那么真实——包括你自己。”

苏茜拉点点头：“有时，当一个人正要了解所有的事，包括他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就像变速的齿轮：只有你调到中挡之后，才能再调到高挡。”

“或者低挡，”威尔说，“就我的情况而言，排挡从未在高挡，是在低挡。不，甚至都不是低挡，是倒退。事情第一次发生在英国报业中心舰队街，在我等公交回家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四处奔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从云朵后面露出脸庞。所有的景致、人物都是极其光鲜清澈的。突然，几乎是听到的咔嗒一声，之后，他们都变成了蛆虫。”

“蛆虫？”

“你知道，那些有着黑脑袋的小白虫子，在腐烂的肉中可以见到。当然，什么都没有改变。人们的面孔、穿的衣服都没变，但他们都是蛆虫。甚至不是真正的蛆虫——只是蛆虫的幽灵，只是蛆虫的幻象。我是一个蛆虫的旁观者。我数月以来一直生活在蛆虫的世界里。在其中生活、工作，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也是在蛆虫的世界中——对自己做的事情提不起任何兴趣。没有丝毫乐趣或者滋味，完全没有欲望，这是在和以前偶尔作乐的一位年轻女士做爱的时候发现的，完全不能勃起。”

“你期待什么呢？”

“就是那样。”

“那为什么你还……”

威尔向她露出了剥了皮般的微笑，耸了耸肩。“为了科学研究的兴趣。我是一个昆虫学者，研究蛆虫的幽灵的性生活。”

“在那之后，我想，任何事物似乎都更加不真实了。”

“只会更甚，”他同意道，“不可能再糟糕了。”

“但，是什么首先唤起了蛆虫的想法呢？”

“嗯，首先，我是这样一对夫妻的儿子——恶霸酒鬼和基督教的殉道者。在此之上，”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也是玛丽姑姑的侄子。”

“玛丽姑姑和这件事有关？”

“她是我唯一曾爱过的人，我十六岁的时候，她得了癌症。首先切除了右乳；继而，一年后，切除了左乳。在九个月的X光照射和放射疗

法的折磨之后，癌细胞进入了肝脏，然后她就离世了。我从头至尾目睹了这一切。对于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来说，这是一次教育。”

“在哪方面的教育呢？”苏茜拉问。

“关于纯粹和应用的毫无意义。在这个主题方面，我的个人课程结束几周之后，公共课程就隆重到来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随后是第一次冷战进修课程。在此期间，我一直想成为一位诗人，但是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诗人所具备的条件。战争结束之后，我不得不进入新闻界赚钱。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的其实是不用去赚钱，而是写出一些像样的东西——至少是好的散文，既然不可能是好的诗歌了。这时我并没有把我亲爱的父母考虑在内。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即1946年1月，他已经花光了继承而来的为数不多的钱财，而母亲终于成为受到庇佑的寡妇，但这时她由于关节炎而瘸了腿，需要人侍奉。所以我就来到了伦敦的舰队街，轻松地赡养着她，但是做着完全令人羞愧的事情。”

“为什么令人羞愧？”

“如果你发现自己为了赚钱写一些最廉价、最浮华的文学伪造品，你难道不会感到羞愧吗？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是无可救药的二流记者。”

“这所有最终的结果就是蛆虫？”

他点点头。“甚至不是真的蛆虫： 蛆虫的幽灵。也是在这时莫莉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次上流聚会中遇见了她。我们由人介绍认识，礼貌且空洞地谈论着抽象绘画。我不想看到更多的蛆虫，因此我并没看她，但她一定是一直看着我的。莫莉有着灰蓝色眼睛，”他附带地作了说明，“一双可以发现任何事情的眼睛——她极具观

察力，但并非带着恶意或是批判地观察。如果看到恶，非但不去谴责，反而深切地为那个被迫这么想、这么做可憎事情的人感到难过。嗯，就像我说的，她一定是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直注视着我，因为她突然问我为什么如此悲伤。我喝了几杯酒，所以也不感到她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有什么不礼貌或是冒犯之处，就和她讲了蛆虫的事情。‘而你也是其中之一，’我说完后第一次正眼看了她，‘一个蓝眼睛的蛆虫，脸看起来像参加耶稣受难的圣女之一。’”

“她受宠若惊了吧？”

“我想是。她虽已不再是个天主教徒，但还是对耶稣受难的故事和圣女很偏爱的。不管怎么样，在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她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和她开车去乡野一趟？那是个星期天，天居然出奇的晴好。我接受了。我们在榛树林中度过了一个小时，采摘樱草花，欣赏小小的白色风飞花（银莲花）。不能摘风飞花，”他解释道，“因为在一个小小时内它们就会枯萎。我也看了很长时间的榛树林——先用肉眼看，然后用莫莉带来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我不知为什么，这居然有超乎寻常的治疗功效——就看着樱草花和银莲花的花蕊。在这一天剩下的时光里，我都看不到蛆虫了。然而，舰队街仍旧在那里，等着我，在周一午餐的时候，整个地方都爬满了蛆虫，像往常一样密密麻麻有上百万条蛆虫。但是我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当天晚上我去了莫莉的工作室。”

“她是个画家吗？”

“不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她自己很清楚。清楚但并不怨恨，只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没有天赋的才干。她并不为艺术而绘画；她绘画是因为她喜欢观察事物，喜欢一丝不苟地描绘和再现她看到的事物的过程。那天晚上，她给了我一个画布和调色板，告诉我照着她说的做。”

“有效吗？”

“十分有效。几个月后，我切开了一个腐烂的苹果，在中间的虫子并不是蛆虫——我的意思是说，在主观上不是，在客观上是。它完全是蛆虫原本的模样，也是我画出来的样子，我们一起画出来的样子——因为我们总是同时画相同的事物。”

“那其他的蛆虫呢，在苹果之外的蛆虫的幽灵呢？”

“嗯，我的旧病还会复发，尤其是在舰队街和鸡尾酒会的时候；但蛆虫确实变少了，没那么挥之不去。同时还有一件新的事情在工作室悄悄发生。我坠入了爱河——坠入爱河是因为爱有感染力，莫莉明显爱上了我——为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我可以看到几个可能的原因。她爱上你可能因为……”苏茜拉用品评的眼光看着他笑了，“嗯，因为你确实是个古怪但却有魅力的人。”

威尔大笑起来：“多谢你慷慨的恭维。”

“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茜拉继续道，“可能因为你使她感到极度的同情。”

“恐怕是这样。莫莉是天生的慈心修女。”

“慈心修女，不幸的是这并不等同于一个能相爱的妻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确实发现了。”他说。

“我想，是在你结婚之后。”

威尔犹豫了一会儿。“实际上，”他说，“是在婚前。结婚，不是因

为她迫切地希望如此，而是她十分热切地做每件事来取悦我。只是因为，在原则上，她并不相信任何约定俗成的规范，完全赞成自由恋爱，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想起了莫莉是那样随意且平静地谈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甚至是威尔母亲还在场的时候），她完全赞成自由地谈论那种自由。”

“你事先知道，”苏茜拉总结道，“但你还是娶了她。”

威尔没说话，点了点头。

“因为你是个绅士，我这样理解，绅士需要信守承诺。”

“部分由于那个相当古老的原因，但也有爱她的成分。”

“你当时爱她吗？”

“是的。不，我现在不知道。但是那时我是知道的。至少我认为我是知道的。那时我真的深信我爱着她。我清楚，现在仍然清楚，为什么我那么确定。我很感激她帮我驱除了那些蛆虫。除了感激，还有尊敬，还有倾慕。她比我善良、诚实得多。但不幸的是，你说得对：慈心修女并不等于能相爱的妻子。但我准备按她的思想，而不是我的思想，接纳她。我已经准备好相信她的思想要比我的好。”

“你多久之后，”苏茜拉沉默了很长时间问，“暗地开始婚外恋情的？”

威尔又露出了剥了皮般的苦笑：“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第一次是和办公室里的一个女秘书。天呐，非常无聊！在那之后是一个年轻的画家，一个莫莉资助的在斯莱德读书的卷发的犹太小姑娘。我常常一周去两次她的工作室，从五点到七点。几乎过了三年之后莫莉才发现。”

“那我猜她很生气吧？”

“她的愤怒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

“那你怎么处理的？”

威尔摇了摇头。“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他说，“我并不打算放弃和拉结的鸡尾酒会时光，但我痛恨自己令莫莉如此不幸福，同时我也痛恨自己让她那么闷闷不乐。我憎恨她的痛苦和令她痛苦的爱；我感到不公平，感觉被要挟、被强迫放弃和拉结单纯有趣的关系。莫莉如此爱我并为我所做之事感到极为悲伤——是她强迫我做的——让我感到了压力，她通过这种方式试图限制我的自由。但同时她确实是由内而外的郁郁寡欢；虽然我憎恨她用自己的郁郁寡欢绑架了我，但我心里也充满了对她的怜悯。”他重复道，“怜悯，而非同情。同情是煎熬，是由她的痛苦带来的，我不惜一切代价想逃离——避免痛苦的牺牲，我也可以借此结束她的痛苦。同情是我得到的答案，从旁观角度为她感到遗憾，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审美者，一个极度苦恼的鉴赏家。我的这种审美者的怜悯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次她的不幸福感达到极点的时候，我几乎都错以为是爱。几乎，但从未肯定。因为当我用肢体上的温柔表达怜悯的时候——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暂时停止她的不幸和她的不幸带给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温柔总是在它要达到自然的完满之前受挫。受挫，是因为从性情上来说，她只是慈心的修女，不是妻子。还有，从各个方面，除了肉体，她对我的爱是全身心投入的——这种投入需要从我这一方得到回应，但我无法投入。可能是我真的不能。所以我并未感激她的自我奉献，反而憎恨这种投入。因为这种投入向我提出要求，一种我拒绝满足的要求。因此，我们处于那种境地，在每次危机的尽头，又回到古老戏码的开始——无法满足肉欲的爱

奉献给一个有着欲望却不能爱的人，并且激起内疚和恼怒等复杂的反应，有怜悯和愤恨，有时是真正的痛恨——但总是带着懊悔的底色，整个过程都伴随着错落的旋律，即一连串我和卷发小画家鬼鬼祟祟度过的夜晚。”

“我希望至少这些夜晚是愉快的。”苏茜拉说。

威尔耸了耸肩：“只是适度的愉快。拉结总不能忘记她是个知识分子。她习惯在最不恰当的时机问你对皮耶罗·迪·科西莫的看法。真正的欢愉当然还有真正的痛苦——是当芭布丝出现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以前。在非洲。”

“非洲？”

“乔·阿德海德派我去了那里。”

“就是那个报业老板？”

“不仅如此。他娶了莫莉的姑姑艾琳。顺便说一下，他是个模范丈夫。这也是他放心地认为自己人品正直的原因，即便是在他从事最邪恶的金融交易的时候。”

“你为他工作吗？”

威尔点点头：“这是他给莫莉的结婚礼物——一份阿德海德报业公司的工作，薪水几乎是我从原雇主那里得到的两倍多。很慷慨！那时他是很喜欢莫莉的。”

“他对芭布丝的事情反应如何？”

“他并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知道莫莉事故中还有别的原因。”

“所以他为了你离世的妻子，继续雇佣你？”

威尔耸了耸肩。“我的借口是，”他说，“还有母亲需要赡养。”

“当然你不会接受贫穷的。”

“是的，我不会。”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嗯，”苏茜拉最终开口说道，“我们还是回到非洲的话题吧。”

“我被派往那里做黑人民族主义的系列报道，也顺便为乔大叔做一点生意上的私人勾当。在从英国飞往内罗毕的飞机上，我发现她坐在我身边。”

“坐在一位你最喜欢的年轻女人身边？”

“最喜欢的，”他重复道，“或者最不被赞成的人身边。但如果你是个瘾君子，你就得有毒品——你心知肚明会毁了你的毒品。”

“这是件有趣的事，”苏茜拉深思着说，“但是在帕拉岛我们几乎没有瘾君子。”

“甚至没有性瘾者？”

“性瘾者就是喜欢人上瘾。换句话说，他们是情侣。”

“但是即使是情侣之间有时也会有人憎恨他爱的人。”

“自然。因为我总是拥有同一个名字、同样的鼻子和眼睛，并不意味着我总是同一个人。承认这个事实并且明智地做出回应——这就是爱的艺术的组成部分。”

威尔尽量简洁地告诉了她剩下的故事。还是相同的故事，既然芭布丝进入了他的生活，就像以前一样——一样但更甚于前。芭布丝是拉结的升级版，可以说，有更多的能量——拉结的平方，拉结的N次方。但不幸的是，因为芭布丝，他给莫莉造成的痛苦要比以往和拉结给她造成的痛苦还要大得多。是由于他的恼怒，被她的爱和痛苦绑架的愤恨，由于他的懊悔和怜悯；尽管有这些懊悔和怜悯，他也决心要获得他想要的东西，那些他憎恨自己想要的、那些他曾决心断绝的东西。同时，芭布丝也变得愈加苛求，越来越多地占有他的时间——不仅是在她粉色小屋内的时间，而且还有户外的时间，比如在餐馆、夜总会，在她糟糕朋友的鸡尾酒会上，在乡下度过的周末。“只有你和我，亲爱的，”她会说，“只有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单独在一起没有干扰，他纵情跌落进几乎无底的粗俗和精神缺失的深渊里。尽管招致他的厌倦和反感，和他的道德和智力相抵触，但这种渴求仍在持续。在某个糟糕的周末之后，威尔无可救药地成了芭布丝的痴迷者。但是在莫莉那一边，在她慈心修女的层面上，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莫莉仍然是无可救药的威尔·法纳比痴迷者，这一点丝毫没有减弱。就他而言是无可救药——因为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莫莉不那么爱他，让他平静地坠入深渊。但是，就莫莉而言，这种痴迷总是不可抑制的强烈。她从未停止期望威尔改头换面，把威尔变成善良、无私、充满爱心的威尔·法纳比，那样的她（不顾所有的事实和一次次的失望）倔强地认为那是威尔本来的样子。只是在最后一次致命的会面中，当威尔（停止了怜悯，宣泄他的愤恨）宣布离开她要去

和芭布丝住在一起时——只是在那一刻她的希望最终破灭。“这真是你的本意吗，威尔——这真是你的本意吗？”“这确实是我的本意。”在绝望中，在完全绝望中，她走出去开动了车子，驶向了雨中——驶向了死亡。在葬礼上，当棺材缓缓降低放进墓穴时，他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见芭布丝了。永远、永远、永远不再相见。当天晚上，他坐在桌前，试图写一篇关于《年轻有什么错》的文章，试图不去想医院、公墓和造成这一切的自己的责任，就在这时，他被门铃嗡嗡的尖叫声吓了一跳。显然，这是一份迟来的哀悼……他打开门，在门口，出现的不是一份电报，而是芭布丝——居然没有化妆，全身上下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我可怜的、可怜的威尔！”他们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两个人都哭了。

“当痛苦和烦恼攀上眉梢，你是我的守护天使。”一个小时之后，自不必说，两人已经赤裸着躺在床上。在那之后，威尔搬到了粉红幽室。三个月之后，正如所有人都会预见的那样，芭布丝开始厌倦他；四个月后，一个非凡的肯尼亚男子出现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事情一件件发生。三天后，芭布丝回到家，准备迎接新的客人并向老租客下逐客令。

“那真是你的本意吗，芭布丝？”

那确实是她的本意。

窗外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有些吓人并有些不合节奏，会说话的鸟喊道：“此时此地，孩子。”

“闭嘴！”威尔向它喊道。

“此时此地，孩子，”八哥鸟重复道，“此时此地，孩子。此时——”

“闭嘴！”

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得让它闭嘴，”威尔解释道，“因为鸟自然说得很对。此地，孩子；此时，孩子。‘彼时’和其他事是完全不相关的。或者是相关的？比如，你丈夫的去世？那不相关吧？”

苏茜拉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和现在这个语境下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相关的，也是我不得不学会的。”

“你得学会如何忘记吧？”

“这并不是遗忘的问题。一个人需得学会如何铭记过去但又不受其牵绊，学会如何铭记离去的人并且生活在当下，和活着的人一块。”她悲伤地苦笑了一下，又说，“这并不容易。”

“是不容易。”威尔重复道。突然他所有的防御都解除了，所有的骄傲都离他而去。“你会帮我吗？”他问。

“就这么说定了。”她说，同时伸出了手。

一阵脚步声使他们转回头。麦克费尔医生进入了房间。

第八章

“晚上好，亲爱的。晚上好，法纳比先生。”

语调很欢快——不，苏茜拉很快注意到，有点刻意的勉强，但很自然，很真诚。她猜测，在来这之前，罗伯特医生一定是去过医院，一定是看过拉克西米，因为苏茜拉本人也是刚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前看过她。拉克西米比之前情况更糟，像个骷髅似的，面无血色。半生的爱，相互理解和宽容——再过一到两天，这一切都将结束；医生将孤独终老，但是病魔还在继续。“人没有权利，”有一天一起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岳父对她说，“人没有权利将悲伤施加给别人。当然，也没有义务，假装不伤心。人只应该接受自己的悲伤，或尝试做一个斯多葛派人。接受，接受……”他的声音中断了。抬头看看，他已泪流满面。五分钟过后，他们坐在莲池边的一个长椅上，一座很大的石佛投下阴影。在一个长满草叶的圆形平台上，忽然有只青蛙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从落水声响判断，这只青蛙一定很肥。泥土里，厚密的青茎承载着健硕的花蕾伸向空中。这儿，那儿，蓝色或玫瑰般的象征启蒙的花朵向着太阳打开花瓣。从森林中飞出来的苍蝇、纤小的甲壳虫，还有野蜜蜂在四处试探。俯冲，半空停留，再俯冲，一群闪闪发光的蓝色和绿色的蜻蜓在寻找食物。

“真如，”罗伯特医生低声说，“真如。”

他们默默地坐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接着，忽然，他触摸了一下她的肩膀。

“看！”

她睁大眼睛，朝他指的方向看。两只小鹦鹉停在石佛的右手掌里，正在叽叽喳喳求爱。

.....

“你又在莲池那儿逗留了？”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的苏茜拉问道。

罗伯特医生给她一个微笑，点点头。

“希瓦普莱姆怎么样？”威尔又问。

“很不错，”医生回答，“唯一的缺陷是太接近外部世界。在这儿，我们可以忽略种种愚钝，并安心工作。而那里，借助市政天线、通讯站和通讯频道，外部世界永远如影随形。人们可以听到，感觉到，闻到一切——对，闻到。”

“我来这之后，外面发生了一些超常的灾难吗？”

“在你们那的世界里，没什么特别的。真希望我也能够说，我们这边也一样。”

“出了什么麻烦？”

“问题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迪帕上校。首先，他又和捷克达成了协议。”

“购买更多军备？”

“价值六千万美元。今早广播刚说的。”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通常的目的：荣耀和权力，名利和盛气凌人的乐趣，本土的恐怖主义和军事演习，国外征服和赞美诗。接着，我该说第二条不令人振作的新闻了——上校又发表了他著名的大壬当共荣演说。”

“大壬当？是指什么？”

“你问得好，”罗伯特医生说，“在1447年到1483年期间，大壬当是由壬当罗布的苏丹王控制的领土。包括壬当、尼科巴群岛、大约百分之三十的苏门答腊和整个帕拉岛。如今，它是迪帕上校的统治区。”

“真的？”

“迪帕上校可是一脸严肃宣称的。不，我说得不对。他是扭曲着那张紫色的脸，用最高的分贝宣称的，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后，他的声音很像希特勒的语气：否则大壬当要灭亡！”

“但是，大国不会允许的。”

“也许，大国不想看到他在苏门答腊这么说。但是帕拉岛——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摇头，“帕拉岛，很不幸，没有庇护伞。我们不想要军国主义，我们也不想要资本主义。两方阵营急于向我们推销的工业化——因为不同原因，当然，我们更不想要。西方向我们推销工业化，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廉价，相应地，投资者收益就高。我们对它说不，所以我们没有庇护伞。我们没有接受所有大国的理念，所以他们偏向支持由壬当控制的帕拉，这样他们会从油田中受益。而面对独立的帕拉岛国，他们则不会受益。如果迪帕进攻我们，他们会说，多可悲，但他们不会支持。迪帕接管我们后，会招来石油商，他们会很开心。”

“对于迪帕上校，你们能做些什么呢？”威尔问道。

“除了消极抵抗，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没有军队，没有强势力的盟友。而这两者，上校都有。如果上校挑衅，我们能做的顶多就是向联合国申诉。同时，我们会就最新的大壬当演讲向上校抗议，对我们在壬当罗布的部长提出抗议。十天后，这位大人物来帕拉岛进行国事访问时，我们也会提出抗议。”

“国事访问？”

“小王子的成人礼。早就邀请过上校，但他尚未做出回应。今天才最终确定。我们将召开一个峰会和一个生日宴会。让我们讨论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吧。你今天感觉如何，法纳比先生？”

“不只是好——而且很棒！我有幸接待你们执政君主的到访。”

“穆卢干？”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们的执政君主？”

罗伯特医生大笑起来：“你可能会提出采访的。”

“不，我并没有，也没有采访他的母亲。”

“老拉尼也来啦？”

“她在耳边声音的命令之下来了。我的老板，乔·阿德海德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想让你的老板来开采我们的石油？”

“她的确和我说过。”

“他的最新提案，我们在一个月前拒绝啦。这件事，你知道吗？”

威尔松了一口气，很诚实地回答，他不知道。关于最近的这次断然回绝，乔·阿德海德和老拉尼都没和他说过。“我的工作，”他继续说道，听起来有点不太真实，“是木浆部，而不是石油领域。”威尔停了一会儿。“我在这儿是什么情形呢？”他最后问道，“不受欢迎的老外？”

“嗯，幸运的是，你不是武器推销员。”

“也不是传教士。”苏茜拉说道。

“也不是石油商。”

“也不是铀矿勘探员，就我们所知。”

“以上这些，”罗伯特医生总结道，“都是‘阿拉法加级’不欢迎的。对于一名记者，我们的态度是‘贝塔级’。不属于那种我们最希望邀请到帕拉岛的人；但也不属于那种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就要被我们驱逐出境的。”

“只要合法，我愿意待在这儿。”威尔说道。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威尔犹豫了一下。作为乔·阿德海德的秘密代理和一名对文学很感兴趣的记者，他需要待在这儿和巴胡谈判，赢得他的酬劳与一年的自由。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言明的原因。“如果你不反对个人意见的话，”他说道，“我可以告诉你。”

“说吧。”罗伯特医生说道。

“事实是，我和你们的人接触得越多，就越喜欢。我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他补充道，看着苏茜拉，“我或许可以找出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有趣的东西。我可以在这待多久？”

“正常来讲，只要你走路方便啦，我们就会让你离开。但是，如果你对帕拉岛很感兴趣，特别是，如果你对自己很感兴趣——那我们会延长一些。或者，我们应该这么做吗？你怎么说，苏茜拉？毕竟，他的确是为阿德海德工作的。”

威尔本想再次抗议，他是在木浆部工作；但是，话到了嘴边，他忍住了。时间分分秒秒过去。罗伯特医生又重复了他的问题。

“是的，”苏茜拉最后说，“我们需要冒些险。但是，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人角度而言，可以试试。这么做对吗？”她看着威尔。

“那么，我认为你可以信任我。至少，我希望你能。”他大笑，尝试着开玩笑；但是，让他不安和尴尬的是，他脸红啦。为什么脸红？他愤怒地在拷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有人被出卖，那应该是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迪帕一旦进来，谁获得石油开采的许可权又有什么分别呢？你更愿意被什么吃掉——狼还是虎？从羔羊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区别。乔不会比他的竞争对手更差。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自己没有那么着急给阿德海德送信。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可怕的女人不能让他平静呢？

透过床单，他感到有只手放在他没有受伤的膝盖上。罗伯特医生朝着他笑。

“你可以待一个月，”他说道，“我会对你完全负责。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向你展示我们的一草一木。”

“我很感谢你们。”

“有疑虑的时候，”罗伯特医生说道，“应该去相信他人。这条建议是老拉贾给我的。当时我还年轻。”他看着苏茜拉：“让我们想想，老国王死的时候，那时你多大？”

“只有八岁。”

“那么，你对他的记忆应该很清晰。”

苏茜拉大笑起来：“有人会忘记他通常谈论自己的方式吗？“我”喜欢我茶里的糖。’多么亲爱的人！”

“而且，他是多么伟大的人！”

麦克费尔医生站起来，走到书架那儿。书架在门和衣橱之间。麦克费尔医生从书架的最底层拿出一本很厚的红皮相册，因为热带气候和虫鱼的破坏，相册显得很旧。“这里，有他的照片，”他在翻相册的时候，说道，“这儿。”

威尔看到一张褪色的照片，一个小个子的印度人，戴着眼镜，围着腰布，正把一个装饰豪华的银质船形调味碟里的东西往外倒，倒在一个低矮的小蹲柱上。

“他正在做什么？”他问道。

“把融化的黄油涂到一个类似阴茎的符号上，”医生回答，“我可怜的父亲总是忘不了这个习惯。”

“你的父亲不赞成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

“不，不，”麦克费尔医生说道，“我的父亲绝对认同。他不赞成的是符号。”

“为什么是符号？”

“因为他认为，人们应该从奶牛中感受宗教的温暖，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脱脂、消毒，或进行同质化处理。最重要的是，没有包装在任何类型的神学或礼拜仪式的容器内。”

“老拉贾偏爱容器？”

“不是所有的容器，只是这种特别的锡罐。他对家族的男性生殖器像有种特殊的依恋。这材质是黑色玄武岩的，至少有八百年的历史啦。”

“我明白。”威尔·法纳比说道。

“朝家族男性生殖器像上涂油——这是一种虔诚的行为，表达一种崇高的美好情感。但是，即使是最崇高的想法也和其被期望代表的宇宙神秘完全不同。但是，和崇高想法关联的美好想法——与神秘的直接体验有什么共同点？一点都没有。不用说，老拉贾很了解这一切，比我父亲更了解。他直接从奶牛那儿喝奶。实际上，他就是牛奶。但是，朝家族男性生殖器像上涂油是一种忠诚的做法，他不忍放弃。而且，我不得不告诉你，从来都不应该让他放弃。但是，从符号的角度来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他对[歌德的学说](#)做出过修订——一切消逝的都是真实。他的想法，一方面看，纯粹是实验科学；另一方面看，纯粹是实验神秘主义。每种层面的直接体验，和对相关体验清晰、合理的陈述：男性生殖器像、十字架、黄油、圣水、箴言、福音、意象、颂歌——他想废除这一切。”

“那艺术从哪儿来？”威尔质问道。

“艺术不可能来，”麦克费尔医生回答，“而且，那是我父亲的盲点——诗歌。他说，他喜欢诗歌；但是，实际上，他不喜欢。为诗歌而诗歌，诗歌有自主的空间。在那儿，直接体验和科学符号之间——那是他简直不能理解的。让我们找找他的相片。”

麦克费尔医生继续翻相册，然后指向一个轮廓分明、眉毛很浓的人像。

“典型的苏格兰人！”威尔评论道。

“然而，他的妈妈和奶奶是帕拉岛人。”

“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的爷爷，来自苏格兰皇家自治镇珀斯，最后几乎被认为是印度拉杰普特人。”

威尔看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椭圆形脸蛋的年轻人，蓄着络腮胡，胳膊肘拄在一个大理石基座上。基座上放着一顶奇特的高帽子，底朝上。

“你的曾祖父？”

“帕拉岛麦克费尔家族的第一人——安德鲁医生，出生于1822年，出生地是苏格兰皇家自治镇。他的父亲，詹姆士·麦克费尔，拥有一个制绳厂，具有象征含义。詹姆士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想着自己几百万同胞都被命运勒着脖子，不会有人给他们解开绳套，而且天上的神一直在掐着他们掉进陷坑的时间，他便有一种

深深的自豪感。”

威尔大笑起来。

“是的，”罗伯特医生同意，“听起来很可笑。当时，则不然。当时，很严肃——比如今氢弹发展的情势还严肃。当时很确定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类都被永恒的硫黄之火所诅咒。要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要么，如果他们听过，他们也没有特别相信这地狱硫黄之火是耶稣从硫黄矿那带出来的。他们不能够充分信任的证据是一些经过实证的、可观察的事实：他们的灵魂没有平静下来。完美的信仰应该是能给心灵带来平静的东西；但是，完美、平静的心灵实际上没人能拥有。因此，实际上没有人拥有完美的信仰。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永恒的惩罚。”

“很奇怪，”苏茜拉说道，“为什么他们没疯狂。”

“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只相信大脑的上部分。在这儿。”麦克费尔医生碰了一下他的秃顶，“凭借大脑的上部分，他们相信真理都带有最大可能的真实性。但是他们的腺体和内脏知道得更清楚——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真理只有在周日守礼拜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而且需要严格地从匹克威克意义上出发。詹姆士·麦克费尔知道这一切，并决定使他的孩子们在安息日才成为信徒。需要让他们相信《圣经》的每一个词，甚至是礼拜一，或者是节假日下午；他们都应该全身心地相信，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相信。他们需要被迫接受完美的信仰和完美的宁静。如何办到？现在对他们进行严惩，以后还用严惩威胁他们。但是，如果邪恶任性作祟，他们拒绝接受完美的信仰和平静，就给他们更多的地狱，用更炽热的火进行威胁。同时，告诉他们，在上帝看来，善行就像肮脏的抹布；对于他们每次不端的行为，都要给予严

厉的处罚。告诉他们，他们天生堕落；鞭打他们，批判他们无法逃脱的本性。”

威尔·法纳比再次翻着相册。

“这位快乐的祖先，你有他的相片吗？”

“我们有一幅油画，”麦克费尔医生说道，“但是帆布受潮过多，蚊虫也损坏它。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类榜样。就像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耶利米的画像。你知道，威风凛凛、鼓舞人心的眼神、先知般的胡须可以掩盖很多外貌上的罪恶。他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他住房里的铅笔画。”

他又把相册往回翻了一页，那就是。

“实心花岗岩，”他继续说道，“所有窗户上都有护栏。在那舒适的家庭小巴士地狱里，一点儿也不人性化！更不用说，以耶稣的名义和从正义角度来说的系统毫不人性化。安德鲁医生留下了一本没有写完的自传，所以我们能了解一些。”

“孩子们没有从母亲那儿获得任何帮助吗？”

麦克费尔医生摇头。

“珍妮·麦克费尔来自卡梅伦，像詹姆士一样也是加尔文教徒，甚至比詹姆士更虔诚。作为一名女性，她需要走得更远，还需要克服更多出于本能的限制。但是她的确克服了那些——真是一位女英雄。她没有限制她的丈夫，相反，敦促他，支持他。早饭和午饭前，进行布道训诫；守礼拜时，学习《教会问答手册》，背诵使徒书信；每天晚上，累计并评估白天的错误后，对于所有孩子，男孩们和女孩们，按年龄大小，用鲸鱼须骑马鞭鞭打他们的屁股。”

“这总让我觉得有些恶心，”苏茜拉说道，“纯粹的虐待狂。”

“不，不是纯粹的。”麦克费尔医生说道。“是应用型虐待狂。具有外在目的的虐待狂，服务于某一理想的虐待狂，就像是宗教信仰的某种表述。这个主题，”他补充道，转向威尔，“需要有人进行历史研究——神学和儿童体罚之间的关系。我有一个理论，小男孩和小女孩经常受到鞭笞时，他们长大后就会把上帝看成‘完全不相干的人’——你们那边不也是这样吗？相反，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遭受过体罚，他们就会觉得上帝和他们同在。神学理论可以影响孩子们屁股的状况，看看《希伯来书》，那些热衷于打孩子的人。信仰时代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耶和華、原罪、被严重冒犯的罗马教父和基督新教正统主义。相反，佛教和印度教的教育总是非暴力的。没有鞭笞小屁股——因此，汝即彼，个人与上帝同在。看看贵格会信徒。他们很异端，相信内在之光，结果如何？他们不打孩子，而且是首批抗议奴隶制度的基督教派。”

“但是，打孩子，”威尔反对，“如今不流行啦。而且当今，认为上帝与己无关的观点也在流行。”

麦克费尔医生并不同意：“这只是行动之后的反应的案例。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特别流行，甚至虔诚的基督徒也受到影响，而不再鞭打孩子。更年轻一代的孩子的屁股上不再有鞭痕。随后，大家不再把上帝看成与己不相关者，开始出现新思潮，‘团结’、基督科学——这些认为上帝与被选者是完全相同的半东方邪说。威廉·詹姆士时代出现的运动，此时愈演愈烈。学说的出现总是对应着邪说的出现。在此过程中，异说演变成新正统主义。从完全相同退回为完全不相干！退回至奥古斯丁，退回至马丁·路德——退回至，一言以蔽之，整

个基督教思想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鞭笞孩子的时期。奥古斯丁抱怨时，遭到校长鞭打，父母嘲笑。路德不仅遭到父亲和老师毒打，就连他最亲爱的妈妈也打过他。整个世界都为他屁股上出现的伤疤付出了代价。普鲁士精神和第三帝国——没有路德和他的鞭笞神学，这些罪行也许就不复存在。就奥古斯丁的鞭笞神学来看，加尔文得出的逻辑结论，被虔诚的詹姆士·麦克费尔和珍妮·卡梅伦全盘吸收。大前提是上帝是完全不相干的人。小前提是：人类完全堕落。结论是别人打你屁股，你打孩子的屁股，就像自大堕落后圣父打整个人类的屁股：鞭打，鞭打，鞭打！”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威尔·法纳比再次看着制绳厂的大理石像图，想象所有怪诞、丑陋的幽灵，被提升至超自然的幽灵地位，所有因幽灵引起的淫秽的残酷，所有施加的疼痛和因此遭受的痛苦。如果不是奥古斯丁和他“仁慈的粗暴”，就是罗伯斯庇尔，就是路德唆使王子杀老百姓。

“有时候，你不会绝望吗？”他问道。

麦克费尔医生摇头。“我们不绝望，”他说道，“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并不像它本来可能的那样坏。”

“我们知道，事情能更好些，”苏茜拉补充道，“这样觉得，是因为此时此地在这个荒诞的小岛上，情况就是更好些。”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说服你们参考我们这的榜样，或者在你们那如猴子般野蛮的世界中，我们能否保存一点人性的绿洲——那，哎，”麦克菲尔医生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有理由对当前的形势极度悲观。但是绝望，极端的绝望——不，我们没有理由那么做。”

“没有，甚至是你在读历史的时候？”

“没有，甚至是我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真嫉妒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记着历史是什么——人类因无知和极度狂妄所做的事情，并将无知和极度狂妄视作政治或宗教教条。”

他再次看着相册：“让我们回到苏格兰皇家自治镇的房子，看看詹姆士和珍妮，看看加尔文上帝用他那神秘的狠毒和温柔的仁慈庇护的六个孩子。‘棒打和责备带来智慧；但是，一个会自生自灭的孩子让妈妈蒙羞。’心理压力和肉体折磨——完美的巴甫洛夫设置。但是，很不幸地，对于有组织的宗教和政治独裁，人类作为实验品还不如狗那样可靠。对于汤姆、玛莉和珍，这种塑造局限似乎意味着人就是为教义而生的。汤姆成为一位牧师，玛莉嫁给了牧师，生孩子的时候死去了。珍待在家里照顾妈妈，她妈妈患上了可怕的癌症，病了二十年。珍也慢慢把青春献给了老去的母亲，后来妈妈老迈昏聩，变成了一位流着口水的家长。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是第四个孩子安妮的境遇却不一样，安妮长得漂亮，在她十八岁的时候，一位重骑兵军官向她求婚了。但是，这名军官来自英国圣公会。他对完全堕落和上帝赞同的快乐持有极度错误的观点，他们的婚姻不被接纳。好像命中注定，安妮和珍的命运相同。她晃荡了十年。等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她被一名东印度二副海员勾引。大概有七周的快乐时光——她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快乐。她的脸上焕发了超自然的美，她的身体也越来越有韵味。然后，印度人用两年时间去航海，去了马德拉斯和澳门。四个月後，安妮怀孕了，没有友谊，只有绝望。安妮投入泰河自尽。同时，另一个孩子，亚历山大，逃学了，成了一名演员。他的爸爸甚至都不允许制绳厂附近的任何人再提起他。最后是安德鲁，最小的那个，很惹人怜悯，简直是孩子中的模范！他温顺，喜欢学习，背诵使徒书信时比同龄孩子更快、更准确。正当他

妈妈不再相信人性本恶这一观点时，有天晚上却看到安德鲁手淫。他妈妈鞭打了他，直到出血；几周后，又抓到他手淫，又鞭打他。之后监禁他，只供给他面包和水，明确告诉他这是有悖圣灵的犯罪。他这种罪恶也是导致他妈妈得癌症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安德鲁不断地被地狱的噩梦萦绕。不断被诱惑萦绕，他屈服于诱惑时——当然，他屈服了，但是总是偷偷地在花园后方的厕所里——还会不断有更严厉的惩罚的恐怖幻觉干扰着他。”

“想啊，”威尔·法纳比评论道，“想想，人们抱怨现代生活没有意义。看看生活的确有意义时又是什么样。不是愚蠢者的故事就是加尔文主义者的故事。每次，我得到的都是愚蠢者的故事。”

“同意，”麦克费尔医生问道，“可能还有第三种可能？可能还有不是傻瓜或偏执狂讲的故事？”

“有人，做出完全理智的改变。”苏茜拉说道。

“是的，做出改变。”麦克费尔医生重复道。“受到祝福的改变，在旧的风俗之下，甚至是最恶魔般的成长环境也无法把人摧毁。按照弗洛伊德法则和巴甫洛夫游戏规则，我的曾祖父会成长为一个精神的瘸子。事实上，他成长为一名精神健将。这只能表明，”麦克费尔医生继续说，“你们那高度鼓吹的两套心理学系统是多么令人绝望和不足。弗洛伊德思想和行为主义——两个不同的极端，考虑到个体先天性和内在的差异，又能完全一致。你们那些渺小的心理学家碰到这些事情如何处理？很简单。他们选择忽视。他们假装这样的事不存在。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处理人类生活真实存在的情况，或者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例如，看看这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安德鲁的兄弟姐妹们可能被生存局限所驯服或摧毁，但安德鲁既没被驯服，也没被摧毁。为什么？因为遗传

的轮盘赌停留在了一个幸运的数字上。相比于其他人的体质，他更有韧性，具有不同的解剖学特征、生物化学特征和性情。他们的父母做最坏的事，就像他们对待家里其他不幸的孩子一样。但安德鲁成功地挺过来了，几乎没有留下伤疤。”

“尽管有冒犯圣灵的罪恶？”

“幸运的是，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的第一年就摆脱了这件事。他只是一个孩子，刚过十七岁（那个年代上学很早）。在解剖室内，他倾听着放肆的淫秽和亵渎的语言。这些语言是他的同学们面对正在慢慢腐烂的尸体时为了振作精神所说的。开始听的时候满心恐惧，进而有种令人作呕的害怕，害怕上帝会复仇。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亵渎者仍健健康康，大嘴巴者也安然无恙。除了同伴间时不时轻拍一下，没什么糟糕的事发生。安德鲁心中不再害怕，反而觉得安慰和解脱。伟大的亲爱的，他先试着拿自己开一些玩笑。而后他第一次说出骂人的词——多么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宗教体验！同时，他在空余时间阅读《汤姆·琼斯》，阅读休谟的《奇迹杂文》，阅读异教徒吉本的书。在学校里他的法语学得很好，因此便于阅读拉美特里，以及卡巴尼斯医生。人是机器，大脑产生思想就像肝胆分泌胆汁。多么简单，多么显而易见！带着复兴布道会上教徒苦苦恳求解救的那股热情，他决定选择无神论。在这种情形下，他的选择毫不奇怪。不能再消化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不能够再重复亚他那修的胡言乱语。因此，你需要打开塞子，把它们从大脑排放出去。多广大的极乐！但是，好景不长！有些东西，你发现丢失了。实验婴儿随着神学的尘土和肥皂沫一起被冲了出去。但是，自然厌恶真空。极乐让位于逐渐侵蚀的不安，而今，你们一代代地受到卫斯理们、普西们、穆迪们和比利们——比利·森迪和比利·葛培理的折磨，就像海狸试图把神学从粪坑中打捞出来一样。他们，当然希望，把婴儿打

捞回来。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成功。复兴主义者能够做的就是虹吸一些脏水。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脏水还需要再次地被吸出丢掉。如此往复，无休无止。真是很无聊，就像安德鲁医生最终意识到的那样，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同时，他首次找到真正的自由，受到它的冲击。兴奋，得意——他习惯性地呈现给世界礼貌超然的外表下，内心暗流着那种兴奋、得意。”

“他的父亲呢？”威尔问道，“他们之间有过战斗吗？”

“没有战斗。安德鲁不喜欢战斗。他是那种喜欢特立独行的男人，不吹嘘事实，不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发生争执。因此这位老人从未有机会扮演耶利米哀诉未来。安德鲁对休谟和拉美特里闭口不谈，并例行一些传统习俗；但他完成学业后，没有回家。相反去了伦敦，和皇家海军墨兰波斯号签约做了一名外科医生兼自然学家。该艘舰艇将航行到南海负责测绘调查，搜集标本，保护新教徒、传教士，并保护英帝国的利益。墨兰波斯号整整在海上航行了三年。他们到达塔希提岛，在萨摩亚待了两个月，在马克萨斯群岛待了一个月。过了珀斯以后，那里的岛屿像伊甸园——然而，这个伊甸园没有加尔文教、资本主义、工业难民营，也没有莎士比亚、莫扎特、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这个岛是天堂，但不适合停留。他们继续航行。他们参观了斐济、卡罗林群岛和所罗门。他们测绘了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线。到达婆罗洲的时候，一部分人上岸，捉住了一头怀孕的红毛猩猩，爬到了基纳巴卢山顶。然后在班乃岛待了一周，在丹老群岛待了两周。随后，他们往西去了安达曼群岛，并从安达曼群岛去了印度内陆。上岸后，我的曾祖父骑马摔下来，摔伤了右腿。墨兰波斯号船长又找了一名外科医生随行，就返航了。两个月后，安德鲁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在马德拉斯行医。那个时候，医生人手不足，而且疾病很多。这位年轻的医生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和商人、政府要

员打交道，这种生活让他觉得压抑无聊，感觉像是在流放，而且没有任何补偿的流放。流放里没有冒险和陌生，像是只被驱逐到外省，类似于英国的斯旺西或哈德斯菲尔德，只不过是在热带。但是，他仍然没有预订下一班返回家乡的船。如果他坚持五年，就会有足够的钱在爱丁堡买下一家诊所——不，应该是在伦敦，在伦敦西区建立诊所。未来处处是鲜花和黄金。或许会娶上一个妻子，最好是红褐色的头发，温柔贤淑。有四到五个孩子——快乐，不受鞭笞，不信神。他的行医事业会越做越大，尊贵的患者也会络绎不绝。不仅会拥有财富、名誉、尊严，甚至还有骑士勋章。安德鲁·麦克费尔先生从停在贝尔格雷弗广场的四轮马车走出来。伟大的安德鲁先生——女王的医生，被召唤至圣彼得堡给大公行医，召唤至杜乐丽宫，召唤至梵蒂冈，召唤至伊斯坦布尔的宏伟门。多么美好的幻想！但是，实际情况则有趣得多。一个晴天的早晨，一个棕色皮肤、瘦瘦的年轻人找到他的诊所。他用断断续续的英语介绍了自己。他来自帕拉岛，接受拉贾殿下下的命令去寻找并邀请一位来自西方的外科医生。这位外科医生需要经验丰富，回报会很丰厚。‘丰厚。’他强调说。就在那儿，那时，安德鲁医生接受了邀请。当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厌倦了那里的生活，需要改变，需要尝尝冒险的滋味。禁岛之行——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但是，要知道，”苏茜拉插话道，“那个时候，帕拉岛的戒严比现在严苛多了。”

“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拉贾的特使提供这样的机会时，年轻的安德鲁医生是多么期待。十天后，他的船在靠近禁岛的北海岸抛锚。他带着药箱、仪器袋，还有装着衣服和一些必要书籍的小锡箱子坐上一个有舷外支架的小船乘风破浪前行，之后坐上一台大轿子沿希瓦普莱姆街道行走，随后到达皇家宫殿的内院。他的皇家患者正在焦急地等待他，还

没来得及剃胡子和换衣服，安德鲁医生就被带到了患者面前——多么值得同情的一个小男人，四十出头，棕色皮肤，很憔悴，身子下面枕着织锦，面孔浮肿、扭曲，几乎不成人形，声音微弱、沙哑。安德鲁医生给患者作了检查。上颌窦处，是肿瘤根源所在，然后肿瘤向四处扩散，蔓延到鼻子，扩散到右眼袋，把喉咙也堵了一半。呼吸变得困难，吃饭下咽会极度疼痛，而且睡觉也不太可能——患者一旦入睡，就会呼吸困难，然后会极度痛苦地醒来，挣扎着呼吸空气。如果不及时做大手术，很明显，拉贾挺不过几个月。做大手术，越快越好。那时是往昔岁月，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发明氯仿，手术容易感染。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做外科手术，患者的存活率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果条件不太好，存活率则会降低至——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零。从目前这个病例来看，患者的情况不能更糟糕了。患者已经很虚弱，而手术会持续很长时间，难度很大，而且非常疼。患者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即使侥幸活下来，几天后，也有可能因为败血症而死亡。但是，如果他死了，安德鲁医生现在想，这位杀死拉贾的来自国外的外科医生的命运会如何呢？而且，手术期间，他在动刀的时候，谁来把这位忍不住扭动的皇家患者按住呢？如果主人痛苦地咆哮或者直接命令松开他，又有哪位下属或随从胆敢违抗命令呢？

“或者最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宣布这个病例没有希望了。他爱莫能助，请把他送回马德拉斯吧。接着，他又再一次看着那个生病的男士。那张可怜、变形的脸，拉贾那张脸认真地看着他——看他的时候，好像一个被判死罪的罪犯在请求法官的怜悯。安德鲁医生被这一幕感动，然后给出了鼓励性的微笑。他拍了拍患者消瘦的手，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荒诞的，疯狂而难以成功的，看起来完全不靠谱的；但是都一样，都一样……

“他忽然想起来，五年前，他还在爱丁堡，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臭名昭著的埃利森教授进行批评，当时埃利森教授鼓吹动物磁性说。埃利森教授大言不惭地鼓吹，患者在催眠恍惚状态下做手术会无痛。

“这个男人要么是愚蠢的骗子，要么是不道德的恶棍。这种言论所谓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价值。这是纯粹的谎言、江湖骗术、赤裸裸的欺诈——整整六个专栏的批评。当时——他满脑子还是拉美特里、休谟和卡巴尼斯——安德鲁医生带着对正统思想的认可阅读了那篇文章。随后，他忘记了动物磁性说的存在。现在，在拉贾的病床边，这个想法又进入了他的大脑——疯狂的教授、磁力恍惚、无痛截肢、死亡率低和快速恢复。也许，那会有效果的。他沉浸在这些思想中，患者开口对他说话，才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一个年轻水手，在壬当罗布弃船，徒步穿越海峡，来到这里做了拉贾的英语老师，因此拉贾可以流利地说英语。但是，拉贾很忠诚地继承了老师很浓的伦敦口音。伦敦音。”麦克费尔医生重复道，略带笑意。“我曾祖父的回忆录中时不时地记上一笔。拉贾说话的口吻有点像《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山姆·维勒，他总觉得有点说不出来的不得体。这种不得体不只是社交方面的。除了是一位国王，拉贾还是一位智者，很有修养；不仅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任何傻瓜也可以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丰富的宗教经历和敏锐的精神洞察力。这么一位男士说伦敦腔，就像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阅读《匹克威克外传》一样让人难忘。尽管经过我曾祖父有分寸的指导，拉贾也无法摆脱不纯的双元音或加上h音，但是这些都是将来的事。在他们第一次悲惨的相见中，那种令人吃惊的、不高雅的发音让人有些奇怪的感动。手掌向上，做出恳求的姿势，这位病人有气无力地说：‘帮我，安德鲁医生，帮我。’

“这种诉求是坚决的。没有任何的迟疑，安德鲁医生握住拉贾皮包骨头的手，以一种非常自信的口吻说道，欧洲最近发明了一种很棒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医生才会应用。然后转向背后一直徘徊的侍从，让他们离开。他们不理解，但是，安德鲁医生的语调和身体姿势非常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意思。所以他们鞠了一躬，退出。医生脱掉外套，卷起衬衫的袖子，开始实施那著名的磁性催眠，当时他在《柳叶刀》杂志读到这些内容时，还觉得又怀疑又好笑。从头顶，到脸上，到脖颈，再到上腹，一遍又一遍，直到患者陷入恍惚——‘或者直到’（他记得一篇匿名文章的嘲弄般的评论）‘直到主治骗子医生说患者如今已受到磁影响。’他安静地工作。二十次挥手催眠，五十次。病人叹气，闭上眼睛。六十、八十、一百二十。房间里热得令人窒息，安德鲁医生的衬衫被汗水湿透，胳膊酸痛。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荒诞的姿势。一百五、一百七十五、二百。他决定让这个可怜的恶魔进入梦乡，即便是需要花一整天时间。‘你将睡去，’进行第二百一十一次挥手催眠时，他大声说道，‘你将睡去’。患者好像在枕头上陷得更深，安德鲁医生忽然听到咔嗒咔嗒的哮喘鸣音。‘这一次，’他快速补充道，‘你不会窒息。还有很多通空气的地方，你不会窒息。’拉贾的呼吸变得平静。安德鲁医生又做了几次催眠，然后决定可以安全地休息一会儿。他擦了擦脸，站起来，伸伸胳膊，顺着房间走了几圈。再次坐到病床边，他触碰拉贾那如木棍般的手腕，感受脉搏的跳动。一个小时之前，几乎是一百；现在，下降到七十。他抬起了胳膊：手耷拉着，如同死人的一般。他松开胳膊，胳膊靠重力下落，落下后，一动不动地放在那。‘殿下’，他一遍一遍地喊，声音越来越大，‘殿下’，没有回答。江湖郎中的谎言和欺骗，起作用了，很明显起作用了。”

一只彩色的大螳螂跳到床腿边，收起粉白色的翼，抬起扁平的小脑袋，伸出肌肉很发达的前腿，像是在祷告。麦克费尔医生掏出放大镜，

身体前倾去观察。

“小提琴螳螂，”他说道，“伪装成花朵的样子。如果飞过来采蜜的苍蝇和蛾子放松警惕，就会被吃掉。如果是雌性的，她就吃掉它的情人。”他收起放大镜，倚靠在椅子上。“我们最喜欢宇宙中的什么呢？”他对威尔·法纳比说道，“她那狂野的不可能性。小提琴螳螂，智者，我曾祖父被带到帕拉岛，引入催眠——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没有什么，”威尔说道，“我也被带到帕拉岛，体验催眠。帕拉岛，沉船和悬崖峭壁；催眠，是有关英国大教堂的独白。”

苏茜拉笑道：“幸运的是，我不用向你施加那么多次的催眠。这种环境下，我的确钦佩安德鲁医生！有些时候，挥手催眠一个人需要花费三个小时。”

“但是，最后，他成功了？”

“成功了。”

“实际上，他做了手术吗？”

“是的，他的确做了手术，”麦克费尔医生说道，“但不是立刻，必须要有漫长的准备过程。安德鲁医生开始告诉他的患者，接下来吞咽不会有疼痛。之后三周里，他给患者喂饭。吃过饭后，他让患者进入恍惚和睡眠状态，直到又该吃饭。如果给你的身体提供一次机会，它可以回报你，多么神奇啊。拉贾增重十二磅，像是换了一个人。一个满怀新的希望和自信的男人。他知道，劫难一定可以过去。而且，很巧合的是，安德鲁医生也这么认为。给拉贾树立信心的同时，他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大。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但是这种不可动摇的自信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为获得成功做所应该做的事情。治疗最早期的时候，他着手让患者恍惚。恍惚，他每天都告诉患者，恍惚将越来越深，手术那一天的时候，恍惚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深，而且昏迷状态持续时间很长。‘你将睡去，’他向拉贾保证，‘睡到手术结束整整四个小时之后；当你醒来后，一点都不会疼。’安德鲁医生进行这种保证时，带着绝对的自信却也十分的迟疑。理智和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过往的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还出现过好几次。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奇迹不会再发生。重要的事情是说奇迹还能再出现——因此，他说出来了，一遍一遍地说。这一切都好，而且更好的是，安德鲁医生发明了预演。”

“预演什么？”

“外科手术。他不断地重复手术程序。最后一次预演是手术那天早上。早上六点的时候，安德鲁医生来到拉贾的房间。经过一番简短愉快的谈话后，安德鲁医生开始做催眠。几分钟过后，患者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安德鲁医生一步一步描述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触摸着拉贾右眼附近的脸颊骨时，他说道：‘我先从拉伸皮肤开始。现在是手术刀（他顺着患者的脸颊移动铅笔尖）我要做切口。你不会觉得疼，当然——甚至连一丁点的不舒服都不会有。现在，切到皮下组织了，你还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就躺在那儿，舒服地睡觉，然后我从脸颊往鼻子处切割。而且，我还会随时停下来绑扎血管；然后，继续切割。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我就要准备处理肿瘤啦。肿瘤的来源在上颌窦处，然后向上蔓延，进入脸颊骨，进入眼袋，向下扩散到食道。我把它切开的时候，你还是躺在那儿，什么感觉也没有，很舒服，很放松。现在，我会把你的头部抬起。’语言配合着动作，他把拉贾的头抬起来，前倾至颈部：‘我把你的头部提起来，前倾，你顺带把口腔和喉咙里的血吐出来。气管里也有

些血，稍微咳嗽一下把它清理掉；但是，你不会醒过来。’拉贾咳嗽了一到两下，接着，安德鲁医生松开手的时候，拉贾的头部又跌落在枕头上，继续熟睡。‘而且，我处理食道下端的肿瘤时，你也不会觉得窒息。’安德鲁医生打开拉贾的口腔，把两根手指头伸进他喉咙，‘只是简单地拉开，就是这些。所以这一切，你都不会窒息。如果需要你把血液咳出来时，你可以在睡眠状态下这么做。是的，你睡着了，而且处于深度睡眠中。’

“预演结束。十分钟后，又做了几次催眠并让患者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安德鲁医生开始做手术，拉伸患者的皮肤，做切割，解剖脸颊，并从根源处将肿瘤从上颌窦处切掉。拉贾躺在那儿，很放松，脉搏跳动频率稳定在七十五，疼痛并不比预演准备阶段感觉更强。安德鲁医生开始处理喉咙，没有出现窒息。血液流入气管，拉贾开始咳嗽，但是没有醒。手术结束后四个小时，拉贾还在睡；然后，拉贾睁开眼睛，隔着绑带朝安德鲁医生笑。接着，拉贾用单调的伦敦腔问道，手术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吃过一些食物并用酒精海绵擦拭后，安德鲁医生又对他进行了催眠，让他再睡四个小时以便康复得更快。安德鲁医生整整一周都在照看患者。患者每天昏迷十六个小时，清醒八个小时。拉贾几乎没有痛苦。尽管手术期间，卫生条件不是很好，而且还需要缝合换药，但伤口愈合了，没有出现化脓的情况。鉴于他当时在爱丁堡诊所见证的状况，和马德拉斯外科病房更可怕的情况，安德鲁医生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他又得到一次机会向自己证明动物磁性说的存在与合理性。拉贾的大女儿怀的第一胎已经有九个月了。安德鲁医生给拉贾成功地做了手术，让拉贾的妻子印象深刻。王后又一次请来了安德鲁医生。安德鲁医生看到她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坐在一起，那个女孩又虚弱，又害怕。这个女孩也可以说一些简单的伦敦腔英语。女孩告诉安德鲁医生，她将要死了——她和她腹中的孩子。三只黑鸟验证了这一消息，它们连

续三天都绕着女孩飞过。安德鲁医生没有尝试和她争辩。相反，安德鲁医生让她躺下，然后开始催眠。二十分钟过后，女孩进入深度催眠。在他的国家里，安德鲁医生向女孩保证，黑鸟是能带来幸运的——象征着生育和快乐。她会很顺利地把孩子生出来，没有痛苦。就像她的父亲在手术中一样，她感到的痛苦不会更多。一点都不疼，他保证，没有任何痛苦。”

“三天后，经过三到四个小时的建议，一切都变成事实。拉贾醒来吃晚饭的时候，他发现妻子坐在床边。‘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子，’她说道，‘而且，我们的女儿身体好了。安德鲁医生说，明天，你可以到她的房间，给他们送上你的祝福。’月末的时候，拉贾解散了代理执政的议会，恢复了自己的皇家权力。能够恢复权力，需要感激救过他命而且（王后深信）救过他女儿的性命的人，所以敕封安德鲁医生担任他的首席医生。”

“所以，他没有回马德拉斯？”

“没有回马德拉斯。甚至也没有回伦敦。他就留在这儿，帕拉岛。”

“尝试改变拉贾的口音？”

“的确尝试过，甚至更令人意外的是，改变了拉贾的王国。”

“变成什么样？”

“这个问题他不能回答。早期的时候，他没有计划——只能说出一一些他的喜好。帕拉岛有些事情他喜欢，有许多事情他一点也不喜欢。欧洲有许多事情他感觉讨厌，又有些事情他非常赞同。他在旅行中，碰到的有些事情觉得合理，有些事情感到恶心。他开始觉得，人类，有时候

是文化的受益人，有时候又是文化的牺牲品。文化带给他们鲜花；但，有些时候会把他们扼杀在蓓蕾之中，或在盛开的花心处使其变得溃败。在这个禁岛上，有没有可能规避弊病，防止扼杀，让个体之花开放得更美丽？这个问题，刚开始会模糊不清，随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安德鲁医生和拉贾试图尝试找到一个答案。”

“他们找到答案了吗？”

“回顾来看，”麦克费尔医生说道，“这两个男人取得的成就还真是让人吃惊。苏格兰医生和帕拉岛拉贾，由加尔文教徒转变而来的无神论者和虔诚的大乘佛教徒——多么奇怪的一对组合！但这一对，很快成为挚友；这一对，性格和才能互补，哲学和知识互补，两人能弥补彼此的缺陷，激发和增强彼此内在能力的宽度。拉贾具有敏锐、细密的思维；但是，岛国之外的世界他一点都不了解，不了解物理科学，不了解欧洲科技、欧洲艺术和欧洲思维方式。安德鲁医生的智慧不比拉贾低，当然，安德鲁医生并不了解印度的绘画、诗歌和哲学。而且他逐渐发现，他也不了解人类思维科学和生活的艺术。手术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互相学习，互为老师和学生。当然，那只是个开始。他们不仅仅是两个只注重个人进步的个体。拉贾有一百万臣民。安德鲁医生实际上是他的总理。个人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如果拉贾和医生可以教会彼此如何从两个世界中汲取营养——东方世界和欧洲，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则有助于整个民族这样做。为了更好地从两个世界中汲取营养——我要说什么？要从所有的世界中汲取最好的营养：具有不同的文化载体的现实世界，和很多待开发其潜能的非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抱负；但是，至少这个目标可以敦促他们前进，涉足天使也不愿去的领地——而且所取得的成就，经证明，让所有人吃惊，也许他们从来就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么愚蠢。从所有的世界中汲取最好

的营养，当然，他们从未成功；但是，经过大胆的尝试，他们能从很多的世界中汲取到最好的营养，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那些谨慎或理智的人做梦都想取得的成绩。”

“‘如果愚蠢的人坚持愚蠢的行为，’”威尔引用诗人布莱克《地狱的箴言》上的话，“‘他将变得聪明。’”

“就是这样，”罗伯特医生表示同意，“所有愚蠢中最夸张的愚蠢是布莱克所描述的那种愚蠢，拉贾和安德鲁医生正在思考的那种愚蠢——尝试结合地狱和天堂的这种愚蠢行为。但是，如果你坚持，回报会是多么丰厚啊！前提是，你需要聪明地坚持。彻头彻尾的愚蠢者只会一事无成；只有渊博和聪明的人，他们的愚蠢才会令自己明智或产生好的效果。幸运的是，这两个愚蠢者都聪明，足够聪明。比如，他们是以一种谦卑而引人注意的方式开始。他们从缓解疼痛着手。帕拉岛人是佛教徒。他们了解痛苦是如何与思维相关联的。你坚持，你渴望，你彰显——你生活在家庭的地狱里。如果你开始超脱，那你即将生活在平静之中。‘我向你展示悲伤，’佛祖说过，‘我也向你展示悲伤的终结。’”这里，安德鲁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超脱能力，至少可以结束一种悲伤，即身体的疼痛。拉贾本人，或者，对于妇女来说，拉尼和她的女儿就是阐释者。安德鲁医生用一种新发明的艺术授课方式——听众包括接生婆、医生、老师、母亲、残疾人，教授无痛分娩。因此，帕拉岛的所有妇女都热情地站到这位创新者旁边——针对结石、白内障和痔疮所做的无痛手术。这获得了所有老人和患者的认可。这一举措，使得岛上一半以上的成人成为他们的盟友，思想上偏向他们，改革之前表示友好，或者至少对下一次改革持开放态度。”

“疼痛治愈之后改革又转向哪里了呢？”威尔问道。

“转向农业和语言，转向面包和交流。他们从英格兰找来一个人，帮助他们在热带地区建立洛桑农研所，着手让帕拉岛人民学习第二种语言。帕拉岛仍然是一个禁岛。安德鲁医生完全同意拉贾的看法：传教士、种植园主和贸易商从事的工作太危险，绝对不能鼓励。但是，既然绝不能允许国外的颠覆势力进来，那么必须用某种方式帮助当地人走出去——如果不是身体上的，至少也应该是心灵上的。但是，他们的语言和古老的婆罗米字母就像没有窗户的监狱。他们无法逃脱，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直到他们学习英语，阅读拉丁语作品。拉贾的语言成就已经为他所有的朝臣树立了榜样。男男女女们开始用英语的只字片语点缀他们的谈话，有些人甚至去锡兰请教英文老师。以前是一个模式，如今演变为一项政策，还创建了英语学校。来自孟加拉印刷工厂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的印刷工和来自加尔各答的卡斯隆和波多尼字体，创建了报社。希瓦普莱姆出版的第一本英文书是《一千零一夜》选集；第二本是《金刚经》的翻译本，之前只有梵语版本的手稿。对于那些希望阅读辛巴达和马鲁夫的人，或者那些对彼岸世界的智慧感兴趣的人，就有了两个具有说服力的学习英语的理由。那是漫长教育的开始，这种教育最终把我们打造为双语使用者。我们在煮饭的时候，讲有趣故事的时候，谈恋爱或做爱的时候（很偶然的是，我们有整个东南亚用于调情的最丰富的词汇），我们讲帕拉岛语。但是，谈生意、谈科学、谈思辨哲学的时候，我们通常讲英语，并且我们大多数人写字的时候喜欢用英语。每位作家都需要一种文学作为他的参考框架，需要遵循或打破的一套规范。帕拉岛有优秀的绘画和雕塑，伟大的建筑，婀娜多姿的舞蹈，精妙且富于表现力的音乐——但是没有真正的文学，国家级诗人、剧作家或小说家。只是朗诵佛学故事、印度神话的游吟诗人和布道的和尚，在形而上学的小问题上争论不休。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我们可以借鉴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宽广的现代文学疆域的文学。我们获得了文学的背景，精神度量标杆，样式和技巧，以及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一言以蔽之，我

们给自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以前从来没有创造力的领地上进行创造。多亏拉贾和我的曾祖父，才有了英国-帕拉岛文学——此外，我需要补充一下，这里的苏茜拉仿佛就是一束现代希望之光。”

“我只是一颗昏暗的小星星。”她抗议道。

麦克费尔医生闭上眼睛，悠然一笑，开始朗诵：

如是来如是去，我借佛祖之手

奉上没有摘下的花朵，青蛙的独白

窈窕的荷叶中间，喝奶的嘴巴

我愿奉上全部的乳汁和爱，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

依偎着群山和即将消失的月亮

这一片空茫的，爱的发源地

这静默的诗歌

他再次睁开了眼睛。“而且，不仅仅是这静默的诗歌，”他说，“这种科学，这种哲学，这种静默的神学。现在，该是你睡觉的时候啦。”他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去给你拿一杯果汁。”

1.歌德的原文是：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此文中做了修改，即认为一切消逝的，不是象征，而是真实。

2.出自《圣经》旧约箴言29：15。

3. 《一千零一夜》中的航海英雄与富有商人。

第九章

“爱国主义还不够。”而且，其他东西也不够。科学不够，宗教不够，艺术不够，政治和经济不够。爱、职责、行动虽然无私，沉思虽然崇高，但都还不够。任何东西，如果有缺陷，都不好。

“注意！”远方一只鸟叫道。

威尔看了看他的手表，还有五分钟就12点了。他合上《真相笔记》，拿起竹制登山手杖，这个竹手杖曾属于杜格尔德·麦克费尔。他动身，去赴维贾雅和罗伯特医生之约。选择走小路的话，实验站主楼到罗伯特家小屋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但是，天气很热。有两段台阶要逾越，考虑到他上夹板的右腿尚处于愈合期，这段路还是很艰辛的。

威尔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走上台阶，很慢，很痛苦。到达第二段台阶顶的时候，他停下来喘气，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选择靠着墙走，还有一小段的阴凉，他朝着实验室的标识牌走去。

标识牌下面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发现自己站在一间房子的门槛上。房间很长，而且屋顶很高。屋内有典型的洗手池、工作台，装满了各种瓶子和设备的玻璃门柜子，四处弥漫着化学品的味道，还有装在笼子里的小白鼠。这个房子给威尔的印象首先是没有别人，但不是——几乎被书架挡住了视野，墙的右直角处，年轻的穆卢干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认真地阅读。威尔故意轻声地往前走——因为开个小玩笑总是很有趣的——他走进了房间。电风扇旋转的声音掩盖了他的脚步声。只有在离书架几步远的时候，穆卢干才意识到威尔的存在。这个男孩面带罪恶感，慌慌张张地把书塞进一个皮革公文包里。然后又取了一本更薄的书，打

开，放在书桌上靠着公文包的位置，并将其挪到阅读视野范围内。准备停当，他才开始招呼拜访者。

威尔给了他一个令人放心的微笑：“只有我。”

男孩脸上愤怒的对抗表情消失了，进而露出放心的表情。

“我刚以为是……”男孩停顿了下来，没有把句子说完。

“你刚以为进来的是会斥责你的人，你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对吗？”

穆卢干晃着一头卷发，露齿一笑，点点头。

“其他人在哪儿？”威尔问道。

“他们在外面的田里——修剪或授粉。”他的语调是轻蔑的。

“所以，猫不在，老鼠纵情玩耍。你如此热情地学习什么呢？”

穆卢干显出无辜的样子，举起这本他假装正在阅读的书。“是《基础生态学》。”穆卢干说道。

“嗯，我知道，”威尔说道，“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刚才在读什么？”

“我读的东西，”穆卢干耸耸肩，“你不会感兴趣的。”

“别人试图隐藏的东西，我都感兴趣，”威尔向他保证，“是黄色书籍吗？”

穆卢干不再有玩笑的神态，看起来像是真被冒犯了：“你把我当什么啦？”

威尔正要说，他把穆卢干当成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忍住了。对于这位迪帕上校的年轻漂亮的朋友来说，“普通孩子”似乎有侮辱或暗讽的意味。威尔随之故作礼貌地鞠躬。“希望殿下宽宥。但是，我还是好奇，”他又换了一种语调，“我可以吗？”他把手放在鼓起的皮包上。

穆卢干迟疑了一会儿，继而勉强地一笑：“随便。”

“真是鸿篇巨制！”威尔把这部笨重的书从皮包里拉出来，放在书桌上。“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他大声读，“《春夏商品目录表》。”

“这是去年的，”穆卢干略带歉意地说道，“但我认为，今年变化应该不大。”

“那，”威尔向穆卢干保证，“你错了。如果每年款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旧东西用烂前，也就没有必要买新的。你没有弄明白现代消费学的第一条原则。”他随意翻看这本书，看到“外德维斯软底坡跟女士鞋”，又打开一个地方，是维斯帕涤纶和皮马棉胸罩，附带图片和描述。翻到这一页，死亡警告，女性二十年后戴什么样的胸罩——可调节的连裤胸罩，束紧下垂腹部。

“真的，没啥有趣的，”穆卢干说道，“直到接近书的末尾处。”“有一千三百五十八页，”穆卢干补充道，“想想看！一千三百五十八页！”

威尔跳过了接下来的七百五十页。

“啊，这比较有意思，”他说道，“我们著名的22左轮手枪和自动手枪。这儿，再往下，还有纤维玻璃船，还有大推力船内侧发动机，哦，

12马力的舷外发动机，只需234.95美元——还带油箱。超级划算！”

但是，很明显，穆卢干不擅长划船。拿起那本书，穆卢干不耐烦地往下翻了几十页。

“看看这台意大利款式的小摩托车！”威尔正在看的时候，穆卢干大声朗读，“‘这个小家伙，一加仑油可以跑110英里。’想想吧！”他那张平素阴沉的脸被热情点亮：“即使这台14.5马力的摩托车，每加仑油也可以续航高达六十英里。而且，每小时可以保证七十五英里。”

“很棒！”威尔说道。接着，他好奇地问：“这么好的书，是美国的

朋友给你寄过来的吗？”

穆卢干摇头：“迪帕上校给我的。”

“迪帕上校？”哈德良给安提诺乌斯的，多么奇怪的礼物啊！威尔又看了一下摩托车的图片，然后再看着穆卢干被热情点亮的脸。拂晓之光出现，上校的目的很明显。[毒蛇引诱我，我当然要吃。](#)花园中间的树叫消费品之树，对伊甸园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来说，最小一口苹果，甚至是看到这一千三百五十八片树叶，都足以带来一种令人羞愧的认识：从工业角度来看，他们是赤裸裸的。这件礼物让帕拉岛未来的拉贾认识到，他只不过是野人部落没有穿裤子的统治者。

“你应该，”威尔大声说，“你应该进口一百万套这样的书，把它们无偿地，就像避孕套一样分发给——你所有的子民。”

“目的是？”

“满足他们的占有欲。然后，他们会很渴望取得进步——油井、武器装备、乔·阿德海德、苏维埃技工。”

穆卢干摇头，皱眉：“不会起作用。”

“你的意思是，他们不会受到诱惑？甚至是这么漂亮的摩托车和维斯帕胸罩？但，那太不可思议！”

“可能难以置信，”穆卢干痛苦地说，“但，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就是不感兴趣。”

“即使是年轻人？”

“我想说，特别是年轻人。”

威尔·法纳比竖起耳朵。他们不感兴趣的确很有意思，令人深思。“你能猜出为什么吗？”他问道。

“我不猜，”穆卢干回答道，“我知道。”就好像他忽然决定模仿他妈妈的口吻似的，他开始以一种正直愤慨的语调说道，这种语调显得很荒诞，和他的年龄和容貌都不相符。“首先，他们太忙于……”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满是恶心地强调着说出那个令人憎恨的词——“做爱”。

“但是大家都忙着做爱。这也不会阻止他们想要漂亮的摩托车。”

“这里的做爱不同。”穆卢干坚持道。

“因为瑜伽式的性爱？”威尔问道，想起小护士那张光彩照人的脸。穆卢干点头。

“有些东西，让他们觉得十分满足。他们不想再要其他的东西。”

“受到神佑的国度啊！”

“没有什么受到神佑的，” 穆卢干突然发怒了，“只是愚蠢和让人恶心。没有进步，只是做爱，做爱，做爱。当然，还有给他们野兽般的药剂。”

“药剂？”威尔有些吃惊地重复道。苏茜拉说过这里没有瘾君子，居然有药剂不会上瘾？威尔暗自寻思。他又问：“什么样的药剂？”

“用毒菌做的。毒菌！”穆卢干说道，就像令人发笑的漫画一样，完全继承了拉尼那种震颤的愤怒腔调的精髓。

“那些通常有地精坐在上面的可爱的红色毒菌？”

“不，这些是黄色的。人们经常出去，到山上去采集。如今，这种东西在自由实验站的特殊真菌床上种植。科学培养的药剂。很棒，不是吗？”

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传来了讲话的声音和走廊上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突然，拉尼那种愤怒的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穆卢干再次变成学校里那个有良心的孩子，尽力尝试掩盖自己的罪行。一转眼，《基础生态学》取代了那本鸿篇巨制，让人起疑的那个鼓起的皮包也被放到了桌子下面。不一会儿，维贾雅大踏步走进来，上半身赤裸，因为中午炽热的太阳，他那赤裸的上半身像刚涂过油的青铜。罗伯特医生随后也走了进来。穆卢干从书本中抬起头来，流露出模范学生般的气质，看起来像是正在专注的阅读，然后被外面浮华世界的闯入者打断了思绪。威尔觉得很有趣，也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

维贾雅为自己姗姗来迟而道歉，威尔回应道：“是我来得太早，结果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已经无法在这儿好好学习功课。我们就滔滔不绝地聊了很多事情。”

“聊了什么？”罗伯特医生问道。

“所有的东西。白菜、拉贾、摩托车、下垂的腹部。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讨论到毒菌。穆卢干告诉我，这里使用的真菌是一种药剂的来源。”

“名称说明什么？”罗伯特医生笑着说道，“答案，是几乎所有的情况。很不幸，穆卢干在欧洲长大，他称其为药剂毒品，并条件反射般地全然否定，都是由这个不干净的名称引起来的。相反，我们给这种东西取了好听的名字——解脱之药，现实揭示者，真美之药。直接体验告诉我们，它配得上这些好名字。然而，我们这位小朋友没有对于这种东西的第一手知识，而且无法说服他尝试一下。对于他来说，这就是药剂。而且从定义来看，药剂就是不体面的人陶醉其中的东西。”

“殿下如何说？”威尔问道。

穆卢干摇摇头。“它给予你的就是很多幻想，”他嘟囔着说，“为什么我要做不得体的事情，让大家觉得我是个傻瓜呢？”

“的确，为什么？”维贾雅说道，语调里充满善意幽默的讽刺，“看呐，正常情况下，单单你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被嘲笑，没有对任何东西产生过幻想！”

“我从没那么说，”穆卢干抗议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尝试任何假的三昧。”

“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罗伯特医生询问道。

“因为真实的东西，只有经过多年的冥思和苦行……嗯，你知道——要保持童子之身的人才能获得。”

“穆卢干，是一名清教徒。”维贾雅向威尔解释道，“他对这一事实很生气，即血液里只流淌四百毫克的解脱之药，甚至是初尝试者——是的，甚至是在一起做爱的姑娘，小伙——都能够一瞥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像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

“但是，不是真的能瞥见解脱。”穆卢干坚持道。

“不是真的！”罗伯特医生重复道，“你也可以说，感觉好的体验也不是真的。”

“你在用未经证实的假定辩论，假定就是。”威尔反对道，“体验，当它和你大脑内的状态有关，而与外部事物完全不相关时，它就是真实的。”

“当然。”罗伯特医生同意道。

“当你服用一次蘑菇制成的药剂之后，你知道大脑里会想些什么吗？”

“我们知道的很少。”

“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发现更多。”维贾雅补充道。

“例如，”罗伯特医生说道，“那些放松状态下脑电图上没有显示阿尔法波的人通常对解脱之药反应不大。也就是说，对于大约百分之十五的人而言，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解脱之法。”

“我们刚开始理解的另一件事情，”维贾雅说道，“是这些经历的神经相关性。当你出现幻觉时，大脑里想些什么？如果你的思维状态从神

秘前过渡到真正神秘时，会发生什么呢？”

“你知道吗？”威尔问道。

“说‘知道’有些夸张。更确切地说，我们处在一个可以做出一些可信猜测的阶段。天使、新耶路撒冷、圣母和未来佛祖——他们都和大脑初级投射区的一些异常的兴奋相关，例如视觉皮层。但是，解脱之药如何产生这些超常的刺激，我们尚未弄明白。重要的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产生了刺激。某种程度上，它也对大脑中的平静区产生超常作用，而这些区域与具体的感知、运动或感觉不相关。”

“哦，这些平静区域会对什么有所反应？”威尔咨询道。

“首先看看它们不对什么做出反应。它们不对看到的或听到的做出反应，它们不对通灵术、超自然感受力或其他类型的超能力行为做出反应。所有那些有趣的史前神秘，它们都不做出反应。它们对完全的神秘体验做出反应。你知道——我与万物，万物与我。这种基本体验和它的结果——无边无际的同情心，高深莫测的神秘和意义。”

“更不要说快乐了，”罗伯特医生说道，“还有无法言表的快乐。”

“而且，所有这些都在你的大脑里，”威尔说道，“严格的隐私。除了毒菌，不涉及任何外部事实。”

“不真实，”穆卢干插话道，“那正是我想说的。”

“你假设，”罗伯特医生说道，“大脑产生意识。我则假设，大脑传播意识。而且，我的解释不会比你的更强词夺理。属于一种秩序的一系列事情，究竟如何被体验作完全不同且无法比较的另一秩序的一系列事情？没有人知道任何端倪。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事实和杜撰假说。

从哲学角度来说，一种假说会和另一种假说一样好。你说道，解脱之药会对大脑的平静区域产生作用，然后促使大脑产生一系列的主观事件，人们称之为‘神秘体验’。我要说的是，解脱之药会对大脑的平静区域产生作用，进而开启神经的闸门，让更大的宇宙的神圣思维流入个人的小思维中。你无法证明你假说的真实性，我也无法证明我假说的真实性。而且，即使你能证明我的假说是错的，实际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说，区别很大。”威尔说道。

“你喜欢音乐吗？”罗伯特医生问道。

“非常喜欢。”

“我想问一下，莫扎特的G小调五重奏指什么？指的是真主安拉？还是老子？还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人？还是[阿特曼—梵天](#)？”

威尔笑道：“我们希望都不是。”

“但是，这样也不会影响到G小调五重奏的体验价值。这种体验，和你服用解脱之药，或通过祷告、斋戒和精神练习所获得的体验是相同的。即使它没有指代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这也是发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事情。就像音乐，但音乐也无法与之比拟。而且，如果你给这种体验一个机会，如果你准备与其同行，则效果会更加有治疗性，更加有改造性。或者，也许，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人的大脑内。也许，它是个人的，除了个体生理机能之外，没有任何统一的知识。谁在乎呢？事实仍然是，体验可以打开一个人的视野，让人受到祝福，并改变人的一生。”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继续说道，转向穆卢干，“一件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但现在也许，我认为，我有义务，对于王座的义务，对于帕拉岛和帕拉岛所有子民的义务

——告诉你们我的这种非常隐私的经历。也许和你分享，有助于让你更多地理解你的国家和国家的运转方式。”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采用一种平静的陈述语调：“你认识我的妻子。”

穆卢干的脸朝向别处，点点头。“我很遗憾，”他咕哝道，“听说她病得很严重。”

“时日不多了，”罗伯特医生说道，“最多四到五天。但是，她大脑还很清楚，知道她周围发生的事情。昨天，她问我，我们是否可以一起服用解脱之药，我们一起服用了。”他补充说道：“自从我们决定结婚后——过去的三十七年里，每年一到两次。现在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后，最后一次。这有风险，因为对肝部有伤害。但是，我们决定，冒险一试。而且，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解脱之药——药剂，就像你喜欢这么叫它——几乎没有让她觉得不安，她所经历的只是精神的改变。”

他陷入沉默，威尔忽然听到笼子里小白鼠发出的四处乱抓和吱吱叫的声音，透过打开的窗户传来的热带生活的嘈杂声和远处八哥的叫声：“此时此地，孩子。此时此地……”

“你就像那只八哥。”罗伯特医生最后说道，“接受培训，重复那些你不理解或说不出缘由的话语，‘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你经历过拉克西米和我昨天经历的东西，你会理解得更好。你会知道，那比你所称的现实更真。但是不真实，却是别人教会你说的。不真实，不真实。”罗伯特医生充满爱意地将一只手搭在穆卢干的肩膀上，“有人告诉你，我们只是自我陶醉的瘾君子，沉浸在幻想和虚假的三昧之中。听着，穆卢干——忘记所有灌输到你大脑里的那些不好的语言。忘记它们，并至少可以体验一次：服用四百毫克的解脱之药，看看对你有什么

影响，对你自己的习性，对这个你所生活的、学习的、遭受痛苦的以及最终死在这里的世界，看看解脱之药能告诉你什么。是的，尽管有一天你必须死去——也许是五十年后，也许是明天。谁知道呢？但是死亡是必然的，如果不做准备，则是傻瓜。”

他转向威尔：“我们要去洗澡，换些干净的衣服，你要一起去吗？”

他没有等待回答就走出了门，门通向这座宽大建筑的中心走廊。威尔拿起竹手杖，和维贾雅一起走出房间。

“你认为，那番话会对穆卢干产生影响吗？”门从背后关上的时候，他问维贾雅。

维贾雅耸耸肩：“我表示怀疑。”

“有其母必有其子，”威尔说道，“而且，他对内燃机才感兴趣。你们这些人说的，也许对他而言只是耳旁风。你本应该听听他对摩托车的看法！”

“我们听他说过，”罗伯特医生说道，在一扇蓝色的门前停下，等着他们赶上来，“经常听到。等他长大后，摩托车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维贾雅大笑起来：“要摩托车或不要摩托车，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在帕拉岛，”罗伯特医生补充道，“每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都会在某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

“而且，答案，”威尔说道，“总是一样的。无论我到哪儿——几乎我去过的所有地方——他们都全心全意地选择摩托车。所有人。”

“毫无例外，”维贾雅同意道，“为摩托车而摩托车，让所有成就、自我认识和解放这些思想都见鬼吧。更不要提平常的健康或幸福。”

“然而我们，”罗伯特医生说道，“总是选择让经济和科技适应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让人类的福祉适应其他人的经济和科技。”“我们无法制造的东西，我们选择进口；但是，我们只进口我们能够买得起的东西。我们能够买得起的不仅受我们的英镑、马克和美元的储备的影响，而且主要地——主要，”他坚持道，“受我们对快乐的渴望，和成为一个完整人的抱负的影响。摩托车，我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认定，这东西我们负担不起。这些东西，可怜的小穆卢干必须要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去学——但他却没有学，也不愿意以简单的方式去学。”

“有没有简单的方式？”威尔问道。

“教育和让他诚实的人。小穆卢干都没有。或者，甚至，他有的是这两种渠道的对立面。他在欧洲接受了误导性教育——瑞士治理、英国导师、美国电影、大众广告——他所知道的现实都是在他妈妈的精神教条下那种黯然失色的现实。所以，他渴望摩托车也就不奇怪啦。

“但是我觉得，他的子民，不会渴望摩托车。”

“为什么会呢？从婴儿起，社会就教育他们要充分了解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在启蒙阶段，向他们展示了整个世界。他们自己还有周围的人，这些都受到现实揭示者的启发和净化。因此，他们的意识更清醒，他们也更容易得到快乐。对于他们来说，越是普通的东西，越是琐碎的事情，就越像珠宝和奇迹一般。珠宝和奇迹，”他强调着重复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依赖摩托车、威士忌、电视、葛培理或其他分散注意力或补偿性的东西呢？”

“不完整的東西，總不會太好，”威爾引用道，“我現在明白了，老拉賈當時在講什麼。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好的心理學家，你也不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經濟學家。或者，無法成為一名優秀的玄學家，又怎麼會成為一名資深的工程師？”

“而且，不要忘記其他科學，”羅伯特醫生說道，“醫學、社會學、生理學，更不要提應用物學、神經學、原子結構化學、菌類神秘學和終極科學。”他看著遠方，好像那樣更助於對醫院病床上的拉克西米進行思念：“我們遲早要學的科學——死亡學——必然會被驗證。”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換了一種語調，“那，讓我們去洗洗吧。”他說著，打開了那扇藍色的門，然後領我們進入更衣室。房間很長，一端有一排噴頭和很多洗臉盆。牆的另一面，有一層層更衣櫃和一個很大的懸吊櫥櫃。

威爾坐在那兒，同伴們都在洗臉盆處往身上塗抹肥皂。談話還在繼續。

“是否允許，”他問道，“一個接受著錯誤教育的老外嘗試解脫之藥？”

回答卻涉及另一個問題。“你的肝運轉正常嗎？”羅伯特醫生問道。

“很棒。”

“而且，你的精神分裂好像也不嚴重。所以，我沒有看到有任何不適的情況。”

“那麼，我可以嘗試？”

“隨時都可以。”

他走向最靠近自己的那个喷头，打开水。维贾雅紧随其后。

“你不应该是知识分子吗？”当两个男人洗完澡，开始擦干身上水的时候，威尔问道。

“我们做知识分子的工作。”维贾雅回答。

“那么，为什么做那些很累的体力活呢？”

“原因很简单：今天早上我有空。”

“我也是。”罗伯特医生说道。

“所以，你们去田里干活，像托尔斯泰所做的那样。”

维贾雅大笑：“你似乎认为，我们是出于道德原因这么做的。”

“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做体力活，因为我四肢发达；如果我不干体力活，光坐着，我的脾气会很暴躁。”

“皮层和臀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罗伯特医生说道，“或者说很有联系——但是建立在绝对无意识和中毒的情况下。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是坐着的瘾君子。所以，你们中很多都是不健康的，让人厌恶。过去，即使是公爵，也会经常散步，甚至包括放高利贷者和形而上学家。他们即使不走路的时候，也会骑马。然而，现在，从大腕到打字员，从逻辑实证家到积极思考者，都把九成的时间用在泡沫橡胶上。在家里、办公室里、车上、酒吧里、飞机上、火车上和公交车上，肥大的屁股经常坐在海绵座椅上。腿脚不运动，不和距离、重力作斗争——动不动就是电

梯、飞机和汽车。身体里原本需要通过肌肉释放的能量，进入内脏和神经系统，进而慢慢地摧毁他们。”

“所以，你把挖掘看成一种治疗方式？”

“进行预防——规避治疗。在帕拉岛，即使是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也要每天抽出两个小时挖掘。”

“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

“是他娱乐的一部分。”

威尔做了个鬼脸：“我不会采取这种娱乐方式的。”

“那是因为，没有人教你以正确的方式使用身心，” 维贾雅解释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如何以最小的消耗和最大的注意力干活，即使是很苦的体力活，你也会很享受。”

“你们这些孩子都受过这种教育？”

“从他们能够做事的第一刻起。例如，什么是最合适的扣扣子的方法？”把语言诉诸行动，维贾雅开始给自己刚套在身上的衬衫扣扣子，“我们回答那个问题时，实际上需要把他们的身体和脑袋调节至生理的最佳位置。同时，鼓励他们注意处于生理最佳位置时的感受，注意扣扣子的过程实际包括接触、按压和用力。等他们到了十四岁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最好、最高效地——从主观到客观——完成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开始干活的时候，每天花九十分钟干一些体力活。”

“又回到古老美好的童工劳作时期！”

“或者，最好说是，”罗伯特医生说道，“结束新时代青少年无所事事的糟糕状态。你不让孩子们干活，他们就会通过犯罪释放能量，或者减低能量，直到他们被驯养成为坐着的瘾君子。现在，到出发的时间了。我来带路。”

他们到实验室的时候，穆卢干正在所有窥探的眼光中锁上自己的公文包。“我准备好了。”他说道，胳膊下夹着那本一千三百五十八页的鸿篇巨制——他的最新《新约》，跟在他们后面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几分钟后，四个人挤在一辆老式的吉普车上上路了。他们经过白色公牛围场，经过莲池那尊巨大的石佛，经合成区站的大门来到公路上。“不能提供更舒适的交通方式，我感到抱歉。”维贾雅说道，此时车子正在颠簸吱嘎着前进。

威尔拍了一下穆卢干的膝盖。“你应该对这个男人表示歉意，”他说道，“这个男人的灵魂深处都是捷豹和福特雷鸟。”

“我恐怕，是渴望，”坐在后排的罗伯特说道，“这种渴望还无法满足。”

穆卢干不置评论，对于这么智慧的发言，他轻蔑地一笑，其隐蔽性只有熟悉他的人才了解。

“我们不能进口玩具，”罗伯特医生继续说道，“只进口必需品。”

“诸如？”

“一会儿你会看到。”他们转过了一个弯。下面出现一个相当大的村庄：茅草屋顶，树木掩映的菜园和果园。维贾雅把车停在路边，关掉了发动机。“你看到的是新的洛桑农研所，”他说道，“别称曼陀罗。有水

稻、蔬菜、家禽和水果，更不用提还有两个瓷器厂，一个家具厂，还有那些电线。”他挥手指向一长排的电缆塔。这一排铁塔顺着村庄后面的梯田往上升，到达山边的时候，从视野中消失。然后，又在较远处出现，顺着下一个山谷的底部往大山绿色森林地带走，直达山顶的云层，还在往上延伸。“那就是其中一种必需的进口商品——电气设备。借助瀑布的水能，建设输电线路，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他用手指指向一座没有窗户的水泥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位于村子上面的入口处，和四周的木屋显得不太协调。

“那是什么？”威尔问道，“一种电炉？”

“不，砖窑在村子的另一侧。这个是社区冷库。”

“过去，”罗伯特医生解释道，“我们生产的易腐烂食品通常会坏掉一半左右。现在，我们的损失几乎为零。我们只为自己种植食物，而不是周围的细菌。”

“那么，你们吃的已经足够了。”

“还有多余的。我们比亚洲其他国家吃得都好，多余的还会出口。列宁曾经说过，电力加社会主义等于共产主义。我们采用的方程则更加复杂一些。电力减去重工业加上计划生育等于民主和更多的东西。电力加上重工业减去计划生育等于苦难、极权政治和战争。”

“顺便问一下，”威尔问道，“谁拥有这一切？你们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都不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合作者。帕拉岛的农业一直受地形和灌溉的制约。解决地形和灌溉问题需要集合众力并达成友好协议。一

个在山区种植水稻的国度并不适合残酷竞争。这里的人们发现，通过建立村庄社区方便互相帮助、买卖、利润共享和融资。”

“甚至是融资合作？”

罗伯特医生点头：“绝对不是印度农村那些随处可见的吸血的放高利贷者，也不像西方那种商业银行。我们这儿的借贷系统是模仿德国威廉·来富埃森于一个世纪之前建立的信贷联盟而建。安德鲁医生说服拉贾邀请来富埃森的一个年轻骨干到这儿，组建我们的合作银行制度。这一制度运行得很好。”

“那，你们用什么作为货币？”威尔问道。

罗伯特医生把手插入裤子口袋，掏出一把金子、银子和铜。

“以一种节省的方式使用，”他解释道，“帕拉岛是一个产黄金的国度。我们开采了很多，以便为纸币提供牢固的金属支撑。而且，黄金也是我们的出口对象。进口输电线路和发电机等昂贵的设备时，我们可以当场支付现金。”

“好像，你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很成功。”

“解决经济问题不困难。首先，我们结合粮食产量、衣服和住房来控制人口出生率，并教育他们成为人格健全的公民。尽管我们人口很多，但没有到过度拥挤的程度。尽管我们这儿人口多，但我们还是抵制了已经让西方国度屈服的诱惑——过度消费的诱惑。我们吃饭的时候，摄入的饱和脂肪绝对不会超过身体能够承受的六倍而造成冠心病。我们也不会被盲目地误导，认为和一台电视相比，购买两台电视，幸福指数可以翻倍。最终，我们不会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用于准备第

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是小规模的世界战争——地区战争第3333次。武器装备、全球债务和计划报废——支撑西方世界繁荣的三大支柱。没有了战争、浪费和借贷，你们的世界也就坍塌了。你们这些人在过度消费的时候，全球其他地方也就陷入了更深的慢性灾难。无知、军国主义和生育，这三大要素——最重要的就是生育问题。除非处于可控的状态，否则没有希望，没有丝毫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性。随着人口的攀升，繁荣度就会下降。”他用手指数了一道下滑的曲线，“繁荣度下滑时，就会出现不满和叛乱（食指再次上扬），政治残暴和一党专政，民族主义和好斗心理开始抬头。再经过十到十五年肆意的人口繁殖，整个世界，经非洲和中东，到秘鲁，将会对伟大的领袖顶礼膜拜。他们全都致力于压制自由，被俄罗斯或美国武装到牙齿，或者最坏的是两国同时都挥舞旗帜，高呼争取国家生存空间。”

“帕拉岛呢？”威尔问道，“再过十年，你们将会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吗？”

“不会，只要我们还能控制，”罗伯特医生回答道，“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以防影响力过大的领袖出现。”

透过眼角的余光，威尔看到穆卢干的脸上流露出愤怒、轻蔑和厌恶。在他的想象里，安提诺乌斯明显地把自己视作[卡莱尔式](#)的英雄。威尔转向罗伯特。

“告诉我你怎样做。”他说道。

“那么，首先我们不会打仗也不会为发动战争作任何准备。因此，我们不需要征兵或建立军事阶层，或统一的命令。然后，是我们的经济制度：禁止任何人的财富超出平均数的四到五倍以上。也就是说，我们

没有产业的大亨或无所不能的金融家。更好的是，我们没有无所不能的政治家或贵族。帕拉岛是自治单元、地理单元、专业单元和经济单元的联邦——所以，会有很多小规模倡议和民主领导，但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类型的中央集权独裁者。另外一点：我们没有权威的教堂，而且，我们的宗教强调直接体验，谴责从无法验证的教条中获得信仰，以及这样的信仰激发的情感。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规避罗马教皇主义的瘟疫，另一方面规避基础复兴主义。随着超脱体验，我们还系统地培养怀疑精神。不鼓励孩子把事情太当真，教导他们对所见、所看进行分析——这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结果是：能言善辩、蛊惑人心者如希特勒或者我们跨海峡的邻居——迪帕上校，在帕拉岛这里找不到机会实行他们所想的。”

这些话对穆卢干来说太不中听了。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但是看看迪帕上校带给那些人的能量，”他大声说，“看看所有那些忠诚和自我牺牲。诸如那些东西，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

“谢谢上帝。”罗伯特医生虔诚地说道。

“谢谢上帝。”维贾雅附和道。

“但这些品德都是优良的，”穆卢干抗议道，“我钦佩这些品质。”

“我也敬佩这些品质，”罗伯特医生说道，“敬佩它们，就像我敬佩台风一样。但很不幸地，那种能量、忠诚和自我牺牲完全和自由不相容，更不用说理智和人类的尊严。尊严、理智和自由是帕拉岛一直致力于实现的，从你的祖辈，改革家穆卢干开始。”

维贾雅从座位底下取出一个锡盒，打开盖，给大家发奶酪和鳄梨三明治。“我们边走边吃。”他用一只手开启发动机，另一只手忙着拿三明

治，把小车开到公路上。“明天，”他对威尔说，“我带你看看村庄，还有我和家人吃午餐那种盛大的景象。今天，我们在山中有约。”

靠近村口的时候，他把吉普车转向一个岔道。这条岔道很长，弯弯曲曲的。道路两边是梯田，田里种着水稻和蔬菜。梯田中间，还间歇地点缀着一片片的果园。罗伯特医生解释道，这些小树注定要为希瓦普莱姆的纸浆厂提供原材料。

“帕拉岛有多少家报社？”威尔询问道，得到的答案是只有一家。威尔很吃惊：“谁进行垄断呢？政府？执政党？当地类似乔·阿德海德的人物？”

“没有人享有垄断地位，”罗伯特医生向他保证，“有一个编辑小组，这个编辑组代表六个不同派别。每个派别都有相应的版面可以发表评论和批评。读者可以进行比较，并自主作决定。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你们其中的一份主流报纸时的那种惊讶。带有偏见的标题，完全一边倒的报告和评论、流行语和口号，而不是论证。没有深刻而理智的探讨。相反，完全想在投票者的大脑里树立条件反射。剩下的，都是犯罪、离婚、逸闻趣事、胡说八道、分散大众注意力的东西，不会引发大众思考的东西。”

汽车缓慢前进。现在，他们到达两个陡坡的边缘处。左侧，有一个峡谷，峡谷下面是一潭湖水，湖边绿树环绕；右边，是一个宽一点的山谷。山谷的两边是树林掩映的村庄，中间卧着一家很大的工厂，俨然一个纯粹不对称的几何体。

“水泥厂？”威尔询问。

罗伯特医生点头：“必需的工业之一。我们的生产以满足使用需求

为目的，生产多出的部分则出口。”

“劳动力由这些村庄提供？”

“是的，他们主要从事农业、林业和木工的兼职。”

“这种兼职体系运转得好吗？”

“取决于你对‘好’的定义。当然，这种工作制度，效率不是最高的。但是，和你们那儿的运转体系不同的是，帕拉岛不以工作效率最高为目的。你们总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产出。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人和他们的满足感。变换工作不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产出。但是，很多人一生可以从事多种工作，他们活得会更快乐。如果需要在机械效率和人类满足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选择后者。”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维贾雅插话说，“我在那家水泥厂干过四个月，然后在过磷酸钙制造厂待了十周时间，之后六个月待在一片森林里，做伐木工人。”

“多么繁重的劳作啊！”

“二十年前，”罗伯特医生说道，“我在冶铜厂干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又乘渔船出海捕鱼。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这是每个人接受教育的一部分。尝试不同工作，人们可以获得很多——可以了解其过程、技巧和组织，了解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思维方式。”

威尔摇摇头：“我更愿从书上去学。”

“你从书上学得的知识不是知识本身。从本质来看，”罗伯特医生补充道，“你们都是柏拉图主义者。你们崇尚语言，轻视物质！”

“应该和牧师讲讲这些，”威尔说道，“牧师总是责备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唯物主义者。”

“愚蠢，”罗伯特医生同意道，“愚蠢，根本原因是你们在唯物主义方面做得不充分。抽象唯物主义者——指的就是你们。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具体的唯物主义者——不是口头层面的唯物主义，而是去看，去嗅闻，去触摸，肌肉绷紧，弄脏双手，进行劳作。抽象唯物主义，就像抽象理想主义一样糟糕，它使得直接的精神体验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具体唯物主义的层面，尝试不同的工作，是进行具体精神层面教育的第一步，也是必需的一步。”

“但是，即使是最具体的唯物主义，”维贾雅阐释道，“也不会帮助你走得很远，除非你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经历的是什么。你必须对所处理事情的细节都非常了解，还有所需要的技能，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很对，”罗伯特医生说道，“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些，具体的唯物主义只是成就完整人生的原材料。只有通过意识，完整和永恒的意识，才能升华为具体的精神。完全明白你在做什么，工作也成为瑜伽式的工作，玩耍也成为瑜伽式的玩耍，日常生活也成为瑜伽式的日常生活。”

威尔想到兰加和小护士：“那么，性爱呢？”

罗伯特医生点头：“那也一样。靠意识升华，做爱成为瑜伽式的做爱。”

穆卢干看起来很吃惊，同他妈妈那种表情如出一辙。

“心理与身体指向超脱的目的，”维贾雅说道，随着汽车切换至低挡

位时发出的噪音，维贾雅抬高了声音，“那，主要也是这些瑜伽的目的。但是，它们还是其他的东西，还是应对权力问题的工具。”他把汽车切换至更安静的挡位运行，然后说话也恢复了正常聊天时的音调。“权力问题，”他重复道，“权力问题存在于组织机构的各个层面——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幼儿园和度蜜月的夫妇。权力问题不光是伟大领袖面临的问题。还有几百万的不知名的独裁者和迫害者，那些默默无闻的‘希特勒’，村里的‘拿破仑’‘加尔文’和家庭里的‘[托尔克马达](#)’。更不用提那些愚蠢到被标注为罪犯的强盗和恶霸。对于这些人产生的巨大能量和权力，应该如何驾驭，并使之归于正途——或至少可以防止其造成破坏？”

“这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讲的，”威尔说道，“从哪儿讲起呢？”

“我们马上都会涉及，”维贾雅回答，“但是，因为一次只可以讲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讨论权力解剖学和生理学。罗伯特医生，你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就这一话题说说看法吧。”

“这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罗伯特医生说道，“那时我在伦敦学习。缘起于我周末探监和晚上抽空阅读历史的时候。历史和监狱，我发现它们紧密相关。历史是人类犯罪、愚蠢和不幸的记录（爱德华·吉本说的，对吧？），监狱则是关押特别不幸的、没有成功逃脱的罪犯和傻瓜的地方。通过读书和与监狱里的罪犯谈话，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哪种人会成为危险的罪犯——历史书上记录的大罪犯，本顿维尔监狱的小罪犯？哪种人会渴望权力——热衷于欺凌和主宰？残忍的人，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达目的不惜伤害或杀害同胞丝毫不感到内疚的男男女女，那种不是为了利益，纯粹为杀人而杀人的恶魔。对于他们来说，无端残杀别人可以带来快乐——他们是谁？我经常和专家们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医生、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师。[曼特各查](#)和[高尔顿](#)再次

受欢迎。很多专家向我保证，必须从文化、经济和家庭的角度分析，才能找出这些问题的有效答案。这实际上是母婴关系和如厕训练的问题，早期塑造的局限性和创伤性环境的问题。我半信半疑。母婴关系、如厕教育和周围环境的理论——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有那么重要吗？在探监的过程中，我开始找到某种内在模式的证据——或者甚至说，两种内在的模式。因为危险的罪犯和热衷权力的问题制造者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当时开始意识到，属于明显不同的两种类型，非此即彼——四肢发达的人和彼得潘。我擅长治疗彼得潘。”

“那些从来长不大的孩子？”威尔询问道。

“‘从来长不大’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彼得潘都以长大而告终。他们只是成长得太晚啦——相比于岁月，他们成长得更慢。”

“女性彼得潘呢？”

“很少见。男性彼得潘就像黑莓一样常见。每五到六个男孩子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彼得潘。在那些问题孩子中间，那些不能读书、不能学习，无法和其他人相处，最终甚至会走向暴力犯罪的男孩中间，通过对手腕骨进行X光扫描发现，十个中间有七个属于彼得潘。其他的大多数都属于某种四肢发达的类型。”

“我努力在想出，”威尔说道，“一个历史上很典型的彼得潘罪犯的范例。”

“不用想得太远。最近的，也是最典型的，莫过于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穆卢干的语气满是吃惊。希特勒明显是他崇拜的英雄之

一。

“读读元首传记，”罗伯特医生说道，“如果历史上只有一个彼得潘的话，那绝对是他。他在学校里的表现一塌糊涂，属于竞争和合作方面的低能儿。嫉妒所有正常取得成功的孩子们——而且，因为他嫉妒、憎恨其他孩子，为了让自己觉得好受一些，他便将这些孩子贬为劣等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阿道夫在异性问题上一无所知。其他男孩子向女孩求爱，女孩会回应。阿道夫太害羞，对自己的男性魅力一点也不自信。阿道夫一直无法稳定地工作，总是躲在家里，沉浸在自己幻想的另一个得意世界里，至少，他也应该是米开朗琪罗。很不幸的是，他不会画画。他唯一的天赋就是仇恨，卑鄙狡猾，拥有一副不知疲倦的好嗓子，讲起话来，抬高声音，滔滔不绝，这是彼得潘偏执狂的典型表现。三千万到四千万的尸体，天知道还耗费了几十亿美元——那是整个世界为发育迟缓的小阿道夫付出的代价。很幸运的是，很多成长很慢的男孩子只不过是小罪犯。但是，即使是小罪犯，集腋成裘，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我们尝试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甚至，自从我们开始关注彼得潘问题后，我们希望把彼得潘要素铲除掉，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你成功了吗？”

罗伯特医生点头：“并不难。特别是如果处理得早的话。四岁半到五岁之间，我们这里的所有孩子都要接受彻底的检查——血液测试，心理测试，体型测试。然后，扫描他们的腕骨，拍脑电图。所有可爱的小彼得潘都能够找出来，然后立即着手提供合理的治疗。大约一年以后，他们都会正常起来。罪犯、潜在的暴君和虐待狂、潜在的反人类者和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者，都被转化为有用的公民，接受[无酷刑利剑](#)制度的制约——没有惩罚，没有杀戮，就如同拯救了要歉收的庄稼。在你们那

边的世界里，罪犯还是交给牧师、公务员和警察处理，他们会无休止地布道并采取配合性治疗，还大量囚禁罪犯。结果如何？犯罪率稳步上升。这一点也不奇怪。手足相争、地狱和耶稣的人格这些概念无法代替生物化学。坐一年牢无法消除彼得潘内分泌的不平衡或者帮助前彼得潘摆脱心理阴影。对于彼得潘型的罪犯，你需要做的是及早诊断并让其每天饭前服三颗粉红色胶囊。如果周围环境允许，坚持十八个月，孩子就会恢复正常的理智，表现出少许基本品德。从最终的般若波罗蜜多，卡鲁纳，大智慧和大悲悯来看，不要说公平的机会啦，之前，一点儿可能都没有。现在，让维贾雅和你们讲讲四肢发达的人吧。或者你们已经注意到，他就是一位四肢发达的人。”罗伯特医生身体前倾，拍打了一下这位巨人宽阔的后背。“多结实的肌肉！”他补充道，“而且这头雄狮不野蛮，对于我们这些小虾米来说，多么幸运啊！”

维贾雅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脯，雄狮般怒吼了一声。“不要招惹金刚。”他说道，然后充满幽默感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对威尔说道：“想想其他伟大的独裁者，想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希特勒是罪犯彼得潘的最典型的范例。斯大林则是四肢发达的最典型的范例。从体形来看，斯大林命中注定是外向性格者，但他绝不和你们这些外向性格者相同，你们软弱、圆滑、藏不住话，仅仅渴望不分彼此的融洽。斯大林则是好强的外向性格者，总是喜欢践踏，干劲十足，常常觉得有必要做些改变，且不受迟疑、不安、同情或感性等因素的阻碍。就像上帝处于唱诗班天使中一样，斯大林总是独自并舒适地待在一个小天堂里，周围都是阿谀奉承和唯命是从的人。而且，他总是很忙，使富农破产，组织集体主义，发展军工业，迫使数百万本不情愿进工厂的农民到工厂做工。虽然他很顽强，也有德国彼得潘的效率，但考虑到他天启般的幻想和阴晴不定的情绪，我认为他其实是无能的统治者。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比较一下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战略。

一个冷静地盘算，一个得意地做着白日梦；一个信奉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一个热衷于修辞性胡说，这些胡说最终也欺骗了希特勒自己。两个都是暴君，但是性情、潜在动机和效率完全不同。彼得潘特别擅长发动战争和革命，但是，需要肌肉发达的人将战争和革命进行到底，并获得满意的结果。”

“这儿是森林。”维贾雅换了一种语调，朝前面长满树木的大悬崖方向挥手，悬崖似乎挡住了他们的上坡路。

不久之后，他们离开了空旷刺眼的山坡，一头扎进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曲曲折折，两旁是一排排枝叶繁茂的热带树木，上空透着微弱的绿光。攀爬在拱状树枝顶部的蔓生植物垂落下来。参天大树之间丛生着蕨类植物和有着深色叶片的杜鹃花，还有茂密的灌木丛和草丛。威尔环顾四周，叫不上这些植物的名字。空气潮湿得令人窒息，密不透风的绿色植物肆意生长的气味混合着动物尸体腐烂的闷腥味。这些厚厚的树叶似乎有隔音效果，但威尔还是听到远处传来叮叮的斧头声，锯子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道路又转了一个弯，通道微弱的绿光被普照的阳光所取代。他们走到了树林里的一片空地上，看到六七个肩膀宽阔的高大的伐木工，这些伐木工光着膀子，近乎全裸，正忙着把新砍倒的树的枝丫砍掉。阳光照射下，成百上千的蓝色和紫晶色的蝴蝶竞相追逐，拍打着翅膀，在天空中自由飞舞。林中空地的另一头点着火，一位老人正慢慢地搅动着铁锅中的食物。旁边，一头温顺的小鹿在安静地吃草。小鹿的腿很修长，身上的斑纹很漂亮。

“老朋友。”维贾雅说道，然后用帕拉岛语喊了一些什么话。伐木工也挥舞着手，大叫了几句。然后，汽车沿道路急速左转。他们再一次走进树林所形成的绿色通道之中。

“说到四肢发达者，”他们离开林中空地的时候，威尔说道，“刚才那些人是多么完美的范例。”

“那种体魄，”维贾雅说道，“有着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在所有这些男人中——他们中的很多都和我一起工作过——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欺负别人的人，或者一个危险的潜在的权力爱好者。”

“换种方式说，”穆卢干用轻蔑的语气插话道，“这里的人，都没有抱负。”

“怎么解释？”威尔问道。

“很简单，从彼得潘的角度来看，他们从来就没有对权力产生欲望的机会。他们的犯罪欲望在有机会实现前，已被我们治愈。四肢发达的人则不同。他们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展示了健壮的一面，而外向型欺凌的性格遭到压制。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为大独裁者或至少成为国内的暴君？首先，从我们的社会制度来讲，他们很少有机会欺凌家人；从政治制度上说，他们不可能获得主宰的机会。其次，我们教育四肢发达的[人要意知](#)周围事物并保持敏感，学着享受每天的平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有别的选择——无数的选择机会——来取代主宰的快感。最后，我们直接面对权力和主宰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各种健硕体魄的人身上很常见。我们会疏散这种对权力的欲望，或进行转移——从人身上转移到事物上。我们向他们提供多种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艰苦而剧烈的任务，以锻炼他们的肌肉并满足他们想主宰的欲望，而且满足这种欲望，不会让任何人付出代价，且所采用的方式都是无害或有正面影响的。”

“所以，让这些四肢发达的人把树砍倒，而不是把人砍倒——是这

样吗？”

“完全正确。而且，如果他们砍树厌倦了，可以选择出海，或者尝试采矿，或者相对来说稍微轻松的活儿，比如在稻田里干活儿。”

威尔·法纳比忽然大笑起来。

“什么这么好笑？”

“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如果他做的是一些砍伐树木的活儿，也许就能获得救赎——当然也能挽救他那可怜的家庭了。很不幸的是，他是一位英国绅士，不太有机会砍伐树木。”

“那他体内的能量有其他释放的途径吗？”

威尔摇头：“不仅仅是一位绅士，我的父亲还认为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不打猎、不开枪、不玩高尔夫的知识分子；他就是喜欢思考和喝酒。除了白兰地，我父亲的其他乐趣就是漫谈政治理论。他认为自己是二十世纪阿克顿勋爵的翻版——最后一位孤独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你应该听说过他对现代全能国家不公正的论述吧！‘权力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绝对的。’然后他又喝上一杯白兰地，并开始最让他引以为乐的休闲时光——欺凌老婆和孩子。”

罗伯特医生说：“对于四肢发达的罪犯或只要有机会就喜欢四处蹂躏人的彼得潘，阿克顿的理论里没有提及任何应对措施。这是阿克顿的一个致命错误。作为一位政治理论家，他绝对值得敬佩。但他完全谈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他似乎认为，权力问题可以通过良好的社会制度来解决。此外，高尚的道德和一些启蒙的宗教因素可以提供很好的补充作用。但是权力问题植根于解剖学、生物化学和人的性情，需要从

法律和政治的层面上去抑制，这一点显而易见。此外，还必须从个体层面采取措施，具体涉及的是本能和情感的层面、腺体和内脏的层面、肌肉和血液的层面。等我空闲的时候，我会就人类生理和伦理道德、宗教、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写一本小书。”

“法律，”威尔回应道，“我正打算从法律层面向你提问题。你们完全不需要刀剑和惩罚吗？还是你们仍然需要法官和警察？”

“我们仍然需要，”罗伯特医生说道，“但是，我们需要的数量相对不如你们的多。首先，由于预防性医疗和预防性教育，我们这里没有太多犯罪。其次，仅有的少数犯罪都将由互助领养俱乐部处理。俱乐部内的集体治疗会对罪犯承担集体责任。对于很棘手的案子，集体治疗会和医疗相结合，或者由非常有远见的人负责提供解脱之药体验课。”

“那么，法官负责做什么呢？”

“法官倾听证据，判决受指控的人有罪或无罪。如果有罪，就将罪犯押回互助俱乐部，如有必要，还会把罪犯交给当地医疗和菌类神秘学专家组。专家和互助俱乐部会定期向法官提交报告。报告令人满意，案件才算结束。”

“如果报告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呢？”

“长期来看，”罗伯特医生说道，“总会满意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你尝试过攀岩吗？”维贾雅突然问道。

威尔笑了起来：“看看我这瘸腿，你觉得我是怎么来的？”

“那是强制性攀爬。你会为了乐趣而攀爬吗？”

“我爬过一次，”威尔说道，“一次就足以让自己明白，我不是那块儿料。”

维贾雅扫了一眼穆卢干：“你呢，你在瑞士的时候怎么样？”

穆卢干的脸色一下子红了，摇摇头。“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结核的话，”他嘟囔着，“根本做不了这些事。”

“多遗憾啊！”维贾雅说道，“攀岩本是对你很好的运动。”

威尔问道：“这里的人会经常来爬山？”

“攀爬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对于所有人？”

“所有人都要学一些。四肢发达的人会有更高级的攀岩活动——大概十二个男孩子中间有一个，二十七个女孩子中间有一个，能参加高级攀岩。我们很快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结束初级训练后，进行首次高级攀爬。”

绿色通道变得宽阔、明亮起来。突然之间，他们走出了青翠欲滴的森林，来到一块很平、很宽的磴台上。三面都是石壁，高达两千英尺，连接着绵延不断的锯齿状山脊和孤耸的顶峰。空气特别新鲜。随后，一片浮岛般的积云飘过来，天气忽然阴凉起来。罗伯特医生身体前倾，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用手指着高原中心附近小圆丘上的一排白色房子。

“那就是自由实验站，”他说道，“有七千英尺高，五千多亩优质平

地，能在南欧生长的所有东西，我们几乎都可以种植：小麦、大麦；绿豆、白菜、莴苣和西红柿（水果不行，因为晚上温度会下降到[华氏六十八度](#)）；醋栗、草莓、核桃、青梅、桃子、杏子。还有很多适合高山生长的珍贵的当地作物——包括我们这里有位年轻朋友极力反对的蘑菇。

“我们就是要来这儿吗？”威尔问道。

“不，我们要去更高的地方。”罗伯特医生指向视野内最后一个岗哨，它在深红色岩石的山脊上。它的一侧山麓通向丛林，另一侧则陡然升高，险峻挺拔，倚向另一座消失在云端的山峰。“我们要去的那座古老的湿婆庙，每年春分和秋分的时候，会有很多朝圣者。这里是整个岛屿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拉克西米几乎每周都去那儿野餐……多少年前的事情啦！”他语气里透着一丝丝忧伤，随后叹了口气，倚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他们离开了那条通向自由实验站的路，车子再次爬坡。

“最后一圈啦，路况也是最差的，”维贾雅说道，“七个惊心动魄的转弯，还有半英里不透风的隧道。”

维贾雅把车换至一档，噪音很大，无法继续交谈。十分钟后，他们到了。

[1.源自《圣经旧约》创世纪3：13，夏娃的陈述。](#)

[2.三昧，原文中梵语samadhi的音译，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进而使禅定者进入更高境界并完全改变生命状态的神秘力量。](#)

[3.原文为Atman-Brahman，婆罗门教认为，阿特曼（自我、灵魂）是小宇宙，梵天是大宇宙，是万物的本体，达到“神我”（即梵我同一）](#)

的境界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4.托马斯·卡莱尔，是苏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他个人崇拜英雄人物，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5.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年至1498年间他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教徒”。

6.曼特各查（Paolo Mantegazza），意大利达尔文主义者，神经人类学家，研究过可卡因叶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7.弗朗西斯·高尔顿，英国人类学家，达尔文的表弟，从遗传的角度研究个别差异形成的原因，开创了优生学。

8.adandena asatthena，没有酷刑和利剑，即正义的统治，印度教的理想统治。

9.觉知，晓得。《景德传灯录》：“汝虽心语，吾已意知。”

10.摄氏度=（华氏度-32）÷1.8。华氏六十八度即摄氏二十度。

第十章

威尔小心地移动着打了石膏的腿，下了车。他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南边红色峭壁陡然高耸，其他三边斜坡陡然下降，脚下的山脊被削平了，形成狭长的平台，平台中间屹立着一座寺庙——一座由附近山石建造而成的宏伟的红色宝塔，磅礴厚重，四四方方，由肋状柱子垂直支撑着。与乱石相比，它显示了一种对称美，但却不似欧氏抽象几何图形般规则。是的，它显示了一种生命力。寺庙的所有表面都有着精致的装饰：在蓝天的衬托下，它的顶端边界轮廓向内弯曲，悬垂在一圈大理石上。立于这圈大理石上方的红石头就像一束开花植物的种子荚，隆起突出又向外延展，和一个平坦多支柱的穹顶相接，似为整座寺庙戴上了桂冠。

“在诺曼征服之前建成约五十年了。”罗伯特医生说道。

“而且，它看起来，”威尔评论道，“似乎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就像龙舌兰的蓓蕾一样，窜长成一根12英尺的花柄，然后怒放，开出花来。”

维贾雅碰了碰威尔的胳膊：“看，一群初级攀爬员下来了。”

威尔转而面向山站立，他看到一个穿着带钉的靴子和爬山服的年轻人正从峭壁的裂缝处往下爬。在峭壁上便于歇息的地方，他停住了，向后一仰头，大声唱起了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约德尔调歌曲。在他上面五十英尺处，一个男孩出现在岩石的拱壁后面，他弯下腰从自己站着的凸石处爬出来，然后开始沿着裂缝往下爬。

“你对这感兴趣吗？”维贾雅转向穆卢干问道。

穆卢干耸了耸肩，这一动作充分表明了他那厌倦幼稚行为、崇尚精明世故的态度。他有比看小孩玩耍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一点也不感兴趣。”说完，他扭过头，坐在一个经过风雨侵蚀的狮子雕刻上，从口袋中抽出一本封面华美的美国杂志读了起来。

“什么书？”维贾雅问道。

“科幻小说。”穆卢干带着一丝对抗的语气回答道。

罗伯特医生笑道：“逃避现实的东西。”

“为首的人真不错。”维贾雅说道，他一直关注着年轻人爬山的过程。“在绳子的两头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补充说道，“你看不到为首的人。他在与此裂缝平行的另一个峭壁间，在比这边高三十英尺或四十英尺处的拱壁后面。那儿有一个永久性支出的长铁钉，可以用来系住绳子。这样整个团队就不会坠落，他们会十分安全。”

这些人像鹰一样展开站在狭窄裂缝两边的踩脚点上，领队不停地大声喊着指令和鼓舞的话语。随后，当那个男孩靠近时，他就让出自己的位置，再继续向下爬二十英尺后停住，接着唱约德尔山调。一个穿着靴子和长裤、扎着马尾辫的高个女孩出现在那个拱壁的后面，然后弯下身灵巧地爬进了峭壁间。

“漂亮！”当维贾雅看到女孩攀爬的那一幕时，他赞赏道。

同时，从悬崖脚下的矮屋中——俨然是热带风格的阿尔卑斯山区小屋——走出来一群年轻人看登山。威尔被告知，他们属于其他三组登山团队，已经在当天的早些时候接受了初级高阶测试。

“最出色的团队会有奖吗？”威尔问道。

“谁都不会得奖，”维贾雅回答说，“这不是比赛，更像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罗伯特医生解释道：“这个严酷的考验，即是他们开始从孩童期步入青春期的起步阶段。这个考验能帮助他们理解必须居住的世界，帮助他们认识到死亡的无处不在以及世事的多变。但是，在此考验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启示。数分钟后，这些男孩女孩们将会第一次服用被赐予的解脱之药。他们将会一起服用，并且还要在寺庙中举行一场宗教仪式。”

“有点像教会的施‘坚信礼’？”

“差不多，但它不仅仅是一场神学说教。由于有了解脱之药，它还包括对真实事物的一次真实体验。”

“真实事物？”威尔摇了摇头，“真有这玩意儿？我才不信呢！”

“也没有人要求你去相信，”罗伯特医生说道，“真实事物不是一个命题，而是一种存在。我们不会教我们的孩子相信信条，或者让他们接受激动人心的象征物。当时机来临，能让他们了解宗教最深层次的真理时，我们会让他们攀爬一座峭壁，然后给他们四百毫克的解脱之药。对现实的两次亲身体验，任何聪明一些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形成对事实真相良好的领悟。”

“也不要忘了古老的权力问题，”维贾雅说道，“攀岩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可预防性替代恃强凌弱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父亲应该既是一名伐木工，又是一名登山运动员。”

“有人会觉得好笑，”维贾雅适时地笑了笑，并说道，“但事实仍是如此，它确实有效。总的来说，我确实逃脱了很多本可以仗势欺人的丑恶诱惑——而且我的体力确实非常强大，鼓动的力量相应地也很强大。”

“似乎只有一个困难，”威尔说，“在通过攀岩摆脱诱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跌落，并且……”他突然想起在杜加德·麦克菲尔身上发生的事，没再说下去。

还是罗伯特医生接着把威尔的话说完了，“可能会跌落，”他缓慢地说，“然后摔死。杜加德当时一个人独自爬山。”停顿了一会儿，罗伯特医生继续说道：“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才发现尸体。”

大家一时都不吱声了，沉默了很长时间。

威尔用手里的登山竹杖指着那些在悬崖峭壁间、荒野裸石中费力攀爬的小身影们，然后问道：“你仍然认为这是好办法？”

“我仍然认为这是好办法。”罗伯特医生回答道。

“但是，可怜的苏茜拉……”

“是的，可怜的苏茜拉，”罗伯特重复了一遍，“还有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拉克西米，可怜的我。但是即使杜加德没有让冒险成为一种习惯，他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还是会让每个人陷入悲痛。与其冒险杀害别人，或者至少让别人痛苦，不如自杀来得更好。不能因为你们本性好斗，太过谨慎或者太过单纯，而不去攀爬悬崖消除好斗性。而且，现在，”他换了种语气继续说道，“我想向你证明这个观点。”

“我去和那些男孩女孩们谈谈。”维贾雅说完就向红色峭壁脚下的那群人走去。

穆卢干留在原地继续看他所谓的“科幻小说”，威尔跟随着罗伯特医生穿过一扇砥柱大门，穿过寺庙那四周宽阔的石头平台。平台的一角矗立着一座带穹顶的亭子。他们走进亭子，在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前，向远处望去。地平线上的一片海，波澜起伏，宛如一面由翡翠石和天青石筑成的墙。在寺庙和平台垂直向下的一千英尺处，是一片葱葱茏茏的丛林。丛林远处，地势向下折成峡谷与拱壁，在峡谷山坡的水平方向上，人们开垦了无数梯田，像一架巨大的人造楼梯。山坡底部比较陡峻，一直延伸至一片广阔的平原。在平原的最边缘处，在果蔬市场与棕榈树镶边的海滨间，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呈现开来。从这个有利的制高点上看去，整座城市一览无余，就像中世纪祈祷书上画着的小巧精致、布局缜密的城市图。

“这是希瓦普莱姆，”罗伯特医生说道，“河对岸山上的那个建筑群就是一座伟大的佛教寺庙。它比印尼的婆罗浮屠建得更早些，却和东南亚的雕塑一样精美。”一阵沉默过后，罗伯特继续说着：“这个小亭子，就是下雨时我们常常吃野餐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会儿杜加德大概十岁左右，为了好玩，他爬到这个窗台上，像跳舞的湿婆神那样单腿独立。可怜的拉克西米魂儿都吓飞了。但是，杜加德天生就是高空作业人才。这也让那次事故难以让人理解。”罗伯特摇摇头，又是一阵沉默。“最后一次我们都来过这里，”他又开口道，“那是八九个月前的事了。那会儿杜加德还活着，拉克西米也没有虚弱到无法和儿孙们郊游。杜加德又为汤姆·克里希那和玛莉·沙拉金妮表演了一次湿婆神特技。单腿站立，同时胳膊快速上下挥舞，让你误以为是四条胳膊呢！”罗伯特医生突然停下来。他从地上捡起一块薄灰浆，扔出了窗户。“向下、向

下、向下……虚无的空间。帕斯卡也有他沉沦的深渊。这即刻成了死亡最有力的象征，最完满、最深刻人生的最有力象征，多么神奇啊！”突然，他的面色开朗起来，“你看到那只鹰了吗？”

“鹰？”

罗伯特医生指向他们所在的这座高山亭子和森林黑色顶部的中间处，一只棕色的小雏鹰——速度和冲击力的化身，正慵懒地乘着张开的翅膀滑翔，从天空掠过。“这让我想起了老拉贾写过的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地方的。”罗伯特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背诵起来：

在这里，你问我，

在这里，高空之中，湿婆神，

临于人世之上翩翩起舞，

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没有回应，朋友——除了，

我们脚下盘旋的雄鹰，

那些动作敏捷的黑色雨燕，

拉着长长的银线划过天际——

伴着尖厉的啼鸣。

你说，这离热闹的平原有多远，
带着责备的语气，你问，
离我们的人民有多远！
又有多近！在这白云飘浮的天空，
和之下翻腾的大海之间，
什么突然变得清晰可见，
我读到了他们光明的秘密以及我自己的。

“而这秘密，我认为，就是这虚无的空间。”

“确切地说，这虚无的空间就是一种象征——在我们永恒的消亡中体现的佛性，这让我想到.....”他看着手表。

“我们计划中的下一项是什么？”当他们走进耀眼的阳光底下时，威尔问道。

“寺庙中的仪式，”罗伯特医生回答道，“这些年轻的登山者会向湿婆神展示他们的圆满——换句话说，向自己的真如，即真神展示。在此之后，他们将继续启蒙的第二部分——从自我中解脱出来的经历。”

“以服用解脱之药的方式？”

罗伯特医生点点头：“在离开登山协会小屋之前，他们的领队已经

将药给他们了。然后，他们来到寺庙。在仪式进行期间，药开始起作用了。顺便提一下，该仪式使用的是梵文，所以你一个字也听不懂。维贾雅的演说将用英语——他以登山协会会长的身份演讲。我的演说也是英文的。当然，这些年轻人也主要说英语。”

寺庙里面像洞穴一样阴冷、昏暗。小小的网格窗户中透进微弱的日光，悬挂在神坛神像顶上的七盏油灯，犹如闪烁的黄色星星形成一圈圈光晕，寺庙因此显得不那么黑暗了。神坛上是一座湿婆神的铜像，与儿童一般高，他的周围闪烁着火焰般的光辉，四只手摆着姿势，编着的发辫纷乱地飘散着。他右脚踩踏着一个极其丑陋凶狠的矮人，左脚优雅地抬起，神像矗立在那儿，狂喜的表情凝固在永恒当中。男孩女孩一行二十人，还有他们的六个领队兼指导者，已盘着腿坐在地上。他们已脱掉了登山服，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或明亮的短裙，脚上趿着拖鞋。在他们上面——神坛的最高阶梯上，一个修过胡须、穿着黄色长袍的老僧人正在大声吟诵着让人难以理解的诗文。罗伯特医生帮威尔坐上一个行动较为方便的石台之后，便踮脚绕过他，走向维贾雅和穆卢干坐的地方，挨着他们盘坐下来。

盛大的梵文诵读之后是一阵高声的哼唱。

一炷香在鲈鱼状香炉中燃烧。老僧人抬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屋内便陷入长时间耐人寻味的静谧安宁之中，灰色熏香的烟线在神像面前笔直地冉冉升起，之后被窗外飘来的气流吹断了，消失在迷蒙的烟雾中，这烟雾以其另一世界的神秘芬芳充斥着整个昏暗的空间。威尔睁开眼睛，他看到在所有会众中，只有穆卢干正烦躁不已、坐立不安。而且，他不只是坐立不安，脸上还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以示自己的不满。他从未登过山，因此登山对他而言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他总是拒绝服用解脱之药，因此他无法接受那些服用这种药的人。他母亲相信高灵上师，

并定期与库特·候弥谈心，因此湿婆神就是一个粗俗的神灵形象。威尔看着这个男孩，心里想道：这是一场多么动人的哑剧啊！但是，对可怜的小穆卢干来说，压根没有人去注意他那古怪滑稽的动作表演。

“[什为雅纳麻](#)。”老僧人打破了这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又念了一遍“什为雅纳麻”，做了个召唤的手势。

一个高个女孩从座位上站起来，踏上了神坛的阶梯。她就是威尔之前看到的灵巧地爬进峭壁间的那个女孩。她身上抹了油，在油灯的照耀下就如另一座闪闪发光的铜像。她踮着脚尖，将一个浅黄色花环挂在了湿婆神两只左臂的最上方。然后，她双手合十，抬头看着神像那安详的笑脸，开始讲话——她的声音刚开始时有些颤抖，但慢慢地变得平稳多了：

噢，造物主，毁灭者，是您，支撑着并结束，

阳光下，是您，起舞于鸟群和嬉戏的孩童间，

午夜，是您，起舞于火葬场的尸首间，

湿婆神，您这黑暗可畏的金刚神，

真如与幻想，虚无与万物，

您是生的主宰，因此，我向您献上鲜花；

您是死的君王，因此，我向您献上我的心——

这颗心就是您的火化道场。

那儿的无知与自我应在这火中毁灭，

金刚神，您可在这灰烬上舞蹈。

湿婆神之主，您可在这鲜花之地舞蹈，

而我，与您同舞。

这个女孩抬起双臂，做了个手势以表示数百代舞蹈崇拜者狂热的虔诚，随后她转身离开，重新回到了那昏暗之中。“什为雅纳麻。”有人喊了出来。“什为雅纳麻，什为雅纳麻……”其他年轻人也附和地喊起来，穆卢干却轻蔑地哼了一声。老僧人开始吟诵经文中的另一篇。在此期间，深红色头顶的一只小灰鸟从其中一个网格窗户中飞进来，围着神坛的灯剧烈地扑扇着翅膀盘旋，继而由于惊骇愤怒高叫了一声，飞速地窜了出去。吟唱仍在继续，逐渐达到高潮，最终以低声祈求和平的祝祷词“香提、香提、香提”结束。老僧人而后转向神坛，拿起一根长蜡烛，用湿婆神头上一盏油灯点燃，然后用这蜡烛点亮了挂在湿婆舞者所站平板下很深的壁龛里的其他七盏油灯。油灯的光亮打在光滑的金属凸面上，熠熠发光，照亮了另一座铜像——这次是以瑜伽姿势弓坐着的湿婆神和[雪山神女](#)，湿婆神上面的两只手高高托着象征性的鼓和火，另两只手爱抚着多情的女神，女神的手脚缠绕着他，跨坐在他的身上，在这座铜像中永恒地拥抱在一起。老僧人挥挥手。这次，走进光亮中的是一个男孩，他皮肤黝黑，肌肉健壮。男孩弯腰将手中拿着的花环挂在了雪山神女的脖子上，然后把另一条长长的白色兰花链系成一个圈，放在了湿婆神的头上。

“一即是二。”他说。

“一即是二。”年轻的声音一起跟着重复起来。

穆卢干拨浪鼓似的摇着头。

“噢，离去的你，”皮肤黝黑的男孩说，“离去的你，去往另一岸的你，已踏上另一岸的你，噢，你启示着，你启示着大众，你解放着，解放着大众，你同情着无数需要同情的大众。”

“什为雅纳麻。”

男孩走向自己的位置。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维贾雅站起来，开始演讲。

“危险，”他说道，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危险。刻意但却轻松地接受。与朋友、一群朋友分担危险。有意识地分担，充分意识到这种分担，使分担与危险成为瑜伽修行。两个朋友一起拴在峭壁上攀爬。有时候三个或四个朋友一起。每个人都清楚感觉到自己紧绷的肌肉、自己的技能、自己的恐惧，以及自己战胜恐惧的精神。当然，每个人也同时充分意识到其他人，关心他们，行动恰切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生命处于肉体与精神紧张的最高点，生命也因此更加丰富，更加珍贵。但是，在危险瑜伽修行之后，便是顶峰瑜伽，是歇息与放手，是完全接纳瑜伽，这种瑜伽在于有意识地坦然接受被给予的东西，而不用你忙碌狭隘的道德思想去审视，不添加不切实际的理想，还有更多的痴心妄想的因素。你只是坐在那儿，全身肌肉放松，把你的思想向着阳光和云彩打开，向着远处和地平线打开，最后向着无形沉默的‘无思’打开，这种静止的最高境界就在你每天不断波动的思考中使你变得神圣、深沉和持久。

“现在，是下落的时候，是开始第二场危险瑜伽的时候；当你摇晃着被悬挂在毁灭的边缘时，就该升级紧张状态，增强对富足生命的意识。然后，站在悬崖脚下，你放开绳索，你沿着石路大步走向第一丛树木。慢慢地，你已然立于森林之间，需要另一种瑜伽——丛林瑜伽。这

种瑜伽在于完全近距离地感受生命，时而生机勃勃与时而腐化肮脏的丛林生命：兰花与蜈蚣、水蛭与太阳鸟、饮蜜者与饮血者共处的夸张矛盾的心境。生命在混乱与丑陋中创造秩序，生命展现着出生与成长的神奇，但是，在展现过程中，又似乎别无他求，只为毁灭自己。美丽与恐惧。然后突然地，当你从其中一次登山探险的沉思中回过神来，你突然就明白它们是调和的。而且不仅仅是一种调和，还是一种融合，一种本体。美丽让心怀恐惧的人置身于丛林瑜伽中。生命与永恒迫近的死亡在危险瑜伽中调和。虚无与自我在安息日顶峰瑜伽中融为一体。”

一阵沉默。穆卢干夸张地打了个哈欠。老僧人点亮另一炷香，口中喃喃念诵。他拿着熏香在舞者面前摇了摇，又绕着沉浸在无限欢愉中的湿婆神和神女摇了摇。

“深呼吸，”维贾雅说，“呼吸时，留意熏香的味道。全神贯注于这种味道，清楚它的本相——一种难以用文字形容的事实，无法用理智与解释来阐述。清楚它的自然状态。清楚它的神秘。香味、女人和祈祷者——穆罕默德最喜爱的三样。吸入的熏香，碰触的肌肤，感受到的爱，还有在此之外，神秘之最、无数中的唯一、包含万物的虚无、在各个瞬间完全展现的真如，这些都无法言说。因此，呼吸，呼吸。”他坐下来，最后低语着：“呼吸。”

“什为雅纳麻。”老僧人沉浸其中，低声呢喃着。

罗伯特医生站起来，开始走向神坛。然后，停了一下，又折回来向威尔点头示意。

当看到威尔注意到他的动作时，他低声说：“过来坐到我边上来，我想让你看清楚他们的脸。”

“那我不会碍事吧？”

罗伯特摇摇头，然后他们一起向前走，爬上了神坛台阶的四分之三高处，并肩坐在黑暗区域与油灯照亮区域的交界处。罗伯特医生开始很小声地谈起湿婆神·娜塔罗伽——舞蹈之王。

“看着他的雕像，”他说，“用你那解脱之药赐予的双眼看着他。看着他如何呼吸，脉搏如何跳动，如何从明亮变得更加明亮。他无时无刻不在舞蹈着，穿越时间又跳脱时间，亘古不息的同时又在永恒的当下舞蹈着。在各类世界中同时舞蹈着，舞蹈着。看着他。”

扫视着张张仰视的脸庞，威尔注意到他们脸上陆续现出的刚刚获得启示的喜悦、认同、理解、颤抖，以及在欣喜或恐惧边缘带着崇拜的惊奇表情。

“靠近点看，”罗伯特医生坚持道，“再靠近点。”一阵长时间沉默后，他说：“在各类世界同时舞蹈着，在各类世界。首先是物质世界。看那巨大的圆形光环，边缘纹饰是火焰的象征，湿婆神就在其中舞蹈。它代表着自然，代表着众生和能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湿婆神——舞王舞着不断入世与离世的舞蹈。这是他的[里拉](#)，他广阔无边的游戏。像个孩子一样，为游戏而游戏。然而，这个孩子就是万物的秩序。他的玩具就是整个星系，他的游乐场就是无边的宇宙，从他指缝间流过的间隔就是十亿光年。看着站在神坛上的他。这个形象是一个人造的仅四英尺高的精巧铜像。但是，湿婆神——舞王充斥着整个宇宙，他就是整个宇宙。闭上你的眼睛，想象着它参天矗立在黑暗之中，伸展着无边的双臂，凌乱的发丝不停地飞舞。”

“舞王在群星中玩耍，在微粒中嬉戏。”罗伯特医生补充说，“但是

他也在每个生物、每个有感知力的动物、每个孩童、男人和女人身上嬉戏。纯粹的游戏。此刻的游乐场变得有意识了，舞蹈的平台能够感知痛苦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毫无目的的游戏就像一种侮辱。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从不毁灭自己创造之物的神。或者，如果一定要存在痛苦和死亡的话，那就让正直的神来消除，惩罚邪恶，并用永恒的快乐嘉奖善良。事实上，善良受到伤害，无辜遭受痛苦。那，就让这里出现一位神，他心怀怜悯，送来慰藉。但是，舞王只是跳舞。他公平地进行生和死的游戏，邪恶和善良的游戏。他最上面的一只右手举着一面乐鼓，从非生命中召唤生命。乐鼓咚咚响，这是造物的标志，是叫醒万物的号角。但是，看看此时他最上面的一只左手。他挥舞着火焰，将其所有的创造物顷刻烧毁。他这样跳着舞——是多么开心！他那样跳着舞——噢，便是痛苦，便是可怕的恐惧与孤寂！然后单腿跳、交替跳、双腿跳。单腿跳出完美的健康。交替跳出癌症和衰老。双腿从圆满的生命跳入虚无，又从虚无跳入生命。对舞王而言，这都是游戏，而且这个游戏本身就是结局，永无目的。他因为跳舞而跳舞，这舞蹈就是他的极乐，是他无穷且永恒的极乐。永恒的极乐。”罗伯特医生再次重复，透着质疑的语气：“永恒的极乐？”他摇摇头。“于我们而言，没有极乐，有的只是在快乐、恐惧和愤怒之间的彷徨，因为我们的痛苦，连同我们的愉悦、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生存，都是舞王舞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静静地稍微思考一下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更加沉默。突然，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位女孩开始抽泣起来。维贾雅离开他的位置，跪在女孩的旁边，将手放在她的肩上。抽泣声逐渐平息。

“痛苦与疾病，”最后，罗伯特医生继续说，“高龄、衰老、死亡。我让你了解悲伤，但这不是佛祖让我们了解的唯一事情。他也让我们了

解悲伤的结束。”

“什为雅纳麻。”老僧人禁不住哭了。

“再次睁开你的眼睛，看着舞王高高地站在神坛上。靠近点看。他最上面的右手，就像你已经见到的那样，拿着乐鼓，召唤世界得以存在。他上面的一只左手拿着毁灭之火。生与死，秩序与溃散，不偏不倚地毁灭着。我们现在看看湿婆神的另一对手。下侧的右手抬起，手掌向外。这个手势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着‘不要害怕，没有关系’。但是，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又怎能不害怕呢？人又怎能明知邪恶与痛苦是坏事而假装没关系呢？舞王自有答案。看看他下侧的左手。他用这左手指向他的脚。他的脚在做什么呢？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的右脚正好踩着一个小长相恐怖的小矮人——恶魔，穆亚拉克。虽然是个小矮人，穆亚拉克却有着极其强大的邪恶力量。他是愚昧的化身，贪婪的代名词，自私且占有欲极强。踩压他，踩断他的脖子！而这正是舞王所做的。将这个小怪物踩在右脚之下。但是注意，这只踩踏恶魔的右脚却不是他用手指着的那只；他用手指着的是左脚，当他跳舞时，抬离地面的脚。为什么指着它？为什么？那只抬高了脚，无视地球引力地舞动着——它象征着释放、解脱、自由。舞王在各类世界同时舞蹈着——在物理和化学的世界，在平凡的充满人性经历的世界，最终在真如的、思想的、光明的世界里……”罗伯特医生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现在，我想让你看看另一尊雕像，湿婆神和雪山神女的肖像。看他们立在光明的小洞窟那儿。现在，闭上眼睛，然后再次想象他们——光芒闪耀，朝气蓬勃，美丽神圣。多么漂亮啊！他们的温柔传递了多么深沉的寓意啊！在精神融合和统一的感官经历中，他们的智慧超越了所有语言可以形容的智慧！时间流逝，爱成永恒。本体与实体结合，相对与本体结合成绝对真理。舞王即是轮回，在时间、肉身和佛性感悟中显灵。”

“什为雅纳麻。”老僧人点燃另一炷熏香，然后，在一阵拉长的拖音后，他开始温柔地唱起了梵文。威尔能够从他面前这些年轻人的脸上，看到倾听时的肃穆沉静，还有那些对洞见、对真理、对美的启示突然露出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欣喜笑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刻穆卢干正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疲倦地靠着柱子瘫坐着，抠着他那精致的悬胆鼻。

“自由，”罗伯特医生又开始了，“即是痛苦的结束，即是不再成为你愚昧意识中的所谓的自我，而是成为实际的自我。多亏了解脱之药，有那么一刻，你会知道实际的你是什么样的，实际的你一直以来是什么样的。多么永恒的极乐啊！但是，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种永恒转瞬即逝。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它会消失。当它消失了，你将如何对待此次经历？你将如何对待解脱之药在今后的日子里带给你的类似经历？你仅仅只是享受它们，就像享受一个观看木偶表演的夜晚，然后恢复如常，重新又做回你所想象的那个愚蠢而行为不端的自己吗？还是，体验一次之后，你将颠覆往常，致力于让自己成为实际的自我？我们老一辈人通过教导，帕拉通过社会组织所能为你做的，是提供方法和机会。而解脱之药所能为你做的是让你时不时地看到一些关于受到启示和沐浴自由的快乐景象，通常持续一两个小时。它停在那儿等你做出决定：是否配合这种恩惠并且接受那些机会。但是，那是未来。此时此刻，你所要做的就是跟随这只八哥的指引：集中注意力！集中注意力然后你就能发现自我，慢慢地或者突然你就能意识到神坛上这些佛像后面伟大的原始真相。”

“什为雅纳麻！”老僧人挥舞着手中的熏香。神坛台阶下，男孩女孩们就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门吱呀一声打开，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威尔转过头，看到一个矮胖、粗壮的男人摸索着穿过这群年轻的冥想者。他登上台阶，弯腰在罗伯特医生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过身向

大门走去。

罗伯特医生把手放在威尔的膝盖上。“一道皇诏令。”他低语道，耸了耸肩，脸上带着笑，“刚才是负责看守阿尔卑斯山小屋的人。拉尼打电话说要尽快见到穆卢干。十万火急。” 罗伯特医生干笑了一下站起来，同时扶起了威尔。

1.Shivayanama，音译什为雅纳麻，意为： I bow to Shiva， 向湿婆神行礼。

2.雪山神女，又称巴瓦娑，是湿婆神的妻子。

3.里拉（lila），梵文，用来描述所有的现实，包括整个宇宙都是最高神大梵天的创造性游戏。

第十一章

威尔·法纳比自己做了早餐。罗伯特医生清晨便去了医院。当他从医院探访回来时，威尔正喝着他的第二杯帕拉岛茶，吃着抹了柚子酱的由面包果粉制作的吐司面包。

“晚上倒不怎么疼，”罗伯特医生回答了威尔对他妻子的问候，“拉克西米熟睡了四五个小时，今天早上还喝了点浓汤。”

他继续说，看起来妻子还可以拖到明天。如果他整天待在医院的话会使病人太累，毕竟生活还得继续，他还得好好活着。他决定开车去自由实验站，与配药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一起工作几小时。

“制造解脱之药？”

罗伯特医生摇摇头：“制造只是重复标准操作的一项工作——是技术工人干的活，不是研究员的工作。团队正忙着研究新玩意儿。”

然后，罗伯特医生开始讲述起来：“最近从[伞房瑞威亚](#)种子中分离出了吲哚——伞房瑞威亚种子是去年从墨西哥带回来的，现在种在站内植物园里。至少三种不同的吲哚，有一种看起来似乎十分有效。动物实验表明，它能影响大脑内的网状组织……”

罗伯特医生走了，只剩下威尔自己，他坐到吊扇下面，继续读他的《真相笔记》：

我们无法从我们自身的基本非理性中推断出自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如何做到合理的非理性这一艺术。

经过三代改革后，帕拉没有了像羊一样的兽群，也没有了善良的神职牧羊人再来修剪羊毛和阉割羊群；没有了像牛或猪一样的牲畜，也没有了得到许可的牲畜贩子，没有皇室或军队，没有资本家或革命家来打烙印、圈禁和屠宰。有的只是男男女女自愿联合在一起，朝着通往完全人性化的道路前进。

曲调还是卵石，过程还是本物？“曲调。”佛法和现代科学答道。“卵石。”经典的西方哲学家说。佛法和现代科学从音乐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当人们阅读西方哲学家的作品时，头脑中浮现的形象是一幅拜占庭镶嵌画，坚硬，几何对称，由数百万小石头方块构成，被牢固地黏结在一座没有窗户的长方形基督教堂的墙上。

舞者的优雅以及纠缠了她四十年的关节炎——两者都是骨架的功劳。正是因为这僵直的骨架，在女孩年轻时才能够踮起脚尖旋转，也正是因为同样的骨头，变得有些生锈，祖母只能坐在轮椅上。同样地，一种文化的强有力支撑是所有个体产生独创性和改造力的首要条件，但同时也是个体的独创性和改造力的主要敌人。我们成长为完整个人不可或缺的事物，恰恰是限制我们成长的事物。

对解脱之药一个世纪的研究清楚地说明：就算极其普通的人也能够很好地幻想或者甚至经历自我解放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创造并享受高等文化的男士和女士并不比文化修养底蕴较浅的人生活得更好。高端的体验和低级的符号象征的表达是完全相容的。

由帕拉岛艺术家创造的表意的象征符号并不比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创

造的表意符号更好。相比于那些为挫折和愚昧、暴政和战争、滋生罪恶怂恿犯罪的迷信所伤害的人创造出的悲剧或是补偿性象征符号，帕拉岛的象征符号，作为快乐和成就感的产物，可能不够感人，在审美上不够令人满意，但帕拉岛的优越不体现在这些符号表达上，而是存在于一种艺术之中，这种艺术尽管远比其他艺术更高级、更有价值，但却仍然能为所有人所实践——充分体验式的艺术，能使人变得与各个世界，包括作为人类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更为亲密熟悉。我们不能以评判其他文化的方式（因为没有更好的标准）来评判帕拉文化，不能根据一些天才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和哲学符号等成果来评判它。不，应该根据这个集体中所有人——普通人和杰出人——能否在每一个偶然和每一个时间与永恒连续交点中体验到它来评判。

电话铃声响起。是任由它响呢，还是接起来告诉对方罗伯特医生今天外出了呢？威尔选择了后者，他拿起了话筒。

“这是麦克费尔医生的小屋，”他拙劣地模仿干练的秘书，“但是，医生今天外出了。”

“如此正好。”电话线那头响起了皇室味十足的声音，“你好吗，亲爱的法纳比？”

威尔吓了一跳，他赶紧结结巴巴地感谢殿下亲切的询问。

“所以说，他们昨天下午带着你，”拉尼说，“去看了一场他们所谓的启蒙仪式？”

威尔已经完全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他选了个中性的词，以最含糊的

语气回答：“相当不错。”

“不错，”拉尼说，用她一贯的发音方式，特意强调着这两个字，“但却是对真正启蒙仪式的拙劣模仿，亵渎神明。他们从不知道自然秩序与超自然秩序的最根本区别。”

“说得对，”威尔轻声赞同说，“说得对……”

“你当时怎么说？”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大声质问道。

“您说得对。”威尔提高声音重复道。

“我很高兴你能赞同我的观点。但我给你打电话不是为了讨论自然秩序和超自然秩序的区别——虽然这个极其重要。不，我给你电话是有更紧急的事情。”

“石油？”

“石油，”她肯定地回答道，“我在壬当的私人代理给我传来了很令人不安的讯息。他职位相当高，而且消息总是很灵通。”

威尔此时心里很好奇，在外交部酒会上那些胸前挂着勋章的圆滑的客人中，究竟是哪个人欺骗了他的同伴——当然包括他自己。

“在过去的几天里，”拉尼继续说，“至少有三个欧洲和美洲的主要石油公司代表们飞到了壬当罗布。我的眼线告诉我，他们已经在活动了：拉拢政府中四五个重要人物，这些人物可能对未来谁将获得帕拉石油开采特许权具有重要影响。”

威尔不太赞同地弹了下舌头。

拉尼暗示，即使不是直接送上一大笔钱，至少也应提出极具诱惑力的数额作为承诺。

“真恶毒。”威尔评论道。

“真是恶毒。”拉尼十分赞同。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她从巴胡那儿得知威尔已经写信给阿德海德勋爵，而且毫无疑问过几天就会有回信。但是，这个期限还是太长。时间至关重要——不仅因为那些竞争公司正进行的活动，而且还有别的原因。“立刻，马上！”她耳边的声音一直敦促着。“立即，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必须发电报告知阿德海德勋爵所发生的事情（忠诚的巴胡，她插话道，同意以伦敦壬当公使馆的名义发出消息），并需紧急要求他授权其特使采取一些必要行动——目前看来，适当的行动主要是财务性质的——才能保证他们共同事业的胜利。

“那么，经你的允许，”拉尼以总结性的语气说，“我将告诉巴胡尽快发电报。以我们共同的名义，法纳比先生，你的和我的名义。我希望，亲爱的，你是同意这样做的。”

一点儿也不能同意，但是好像也没有借口，鉴于他已经给阿德海德勋爵写信提议。“是的，当然。”他大声说，以表示热情，并以此掩饰漫长的迟疑性停顿。他说话之前迟疑了很长时间试图寻找一个其他的答案。“我们应该会在明天的某个时刻得到回复。”他补充道。

“我们必须在今晚得到回复。”拉尼向他保证。

“可能吗？”

“以上帝的名义（感情洋溢地），一切皆有可能。”

“说得对，”他说道，“说得对。但是仍然……”

“我会听从我耳边的声音。‘今晚’这么说的。而且，‘他将给法纳比先生全权委托’——全权委托，”她兴致勃勃地重复，“‘而且，法纳比一定会彻底地成功。’”

“我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他迟疑地说道。

“你必须成功。”

“必须？”

“必须！”她坚持道。

“为什么？”

“因为是上帝鼓励我发动这场精神十字军圣战。”

“我不太明白这种联系。”

“或许我不应该告诉你。”她说道。接着，沉默一会儿后，“但是，毕竟，为什么不应该呢？如果我们的事业胜利，阿德海德勋爵同意动用他所有的资源支持圣战。因为上帝想让我们的圣战成功，所以我们的事业不可能不胜利。”

“证明完结——”他想喊，但抑制住了。这样不太礼貌，毕竟这个话题没有一丝玩笑的意味。

“那，我必须给巴胡打电话，”拉尼说道，“再见，我亲爱的法纳比。”她挂断了电话。威尔耸耸肩，转头继续看《真相笔记》。还能做什么呢？

二元主义……没有它，就没有好的文学作品。有了它，生活几乎不会好。

“我”是单独的，受约束的物质的我；“是”否定所有的存在都是关联的并发生变化。“我是”虽是两个小词，但蕴含着多么大的不真实！宗教思维的二元主义者让灌输的精神远离巨大的深渊；非二元主义者将巨大的深渊纳入他的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发现巨大的深渊已经在那儿。

耳边出现汽车驶近的声音，随后是停车后的沉默，然后是关门的声音，脚步踩在沙砾上的声音，走廊上脚步的声音。

“你准备好了吗？”维贾雅用浑厚的声音喊道。

威尔放下《真相笔记》，拿起竹手杖，支撑着站起来，走到前门。

“准备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走到走廊上时说道。

“那，我们走吧。”维贾雅搀扶着他。“小心台阶！”维贾雅提醒道。

吉普车旁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穿着一身粉红色衣服，脸部圆润，脖子上以及耳朵上都戴着珊瑚首饰。

“这是莉拉·饶，”维贾雅说道，“我们的图书管理员、秘书、财务兼总管，没有她，我们这里一定会乱套的。”

威尔和她握手的时候在想，她多么像晒黑了的英国妇女，孩子长大后去做慈善或者进入公司二次就业，修养很好，精力旺盛，且不知疲倦。不太聪明，有点可惜；但不自私，又忠诚，这也挺好——可是，天哪，很无聊！

“我听说过你，”当他们的车咣当咣当地绕过荷塘，开往公路的时候，饶女士主动说，“听我那些年轻的朋友说起，拉姐和兰加提起过你。”

“我希望，”威尔说道，“他们同样也认可我吧，我是很喜欢他们的。”

饶女士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我很高兴，你喜欢他们！”

“兰加特别聪明。”维贾雅插话道。

“他能够很好地平衡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饶女士解释道。总是受到诱惑——多么顽强！——他好像躲进阿罗汉的涅槃或科学家那纯洁、美丽、抽象的小天堂里。总是受到诱惑，但又总能抵制诱惑；兰加不仅是阿罗汉般的科学家，他还有另一面：充满同情，如果有人恳求他的话，他总是乐于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意识到并感同身受地积极提供帮助。他找到小拉姐这么一位小女孩，对他与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幸运的。拉姐这个姑娘聪明，没有城府，幽默，温柔，充满爱心，而且快乐！饶女士坦言，拉姐和兰加是她最喜欢的学生。

学生，威尔大胆假设了一下，可能是那种类似于佛教周日课堂的学生吧！但是，实际上，让他现在惊讶的是，在过去的六年里，她待工人如此真诚，除了做图书管理工作之外，她还向年轻人教授爱情瑜伽的课程。但是教学方法呢？威尔设想着，穆卢干肯定望而却步；拉尼，在她乱伦的占有欲的作用下，肯定也无法容忍。威尔想张开嘴问问她。但是，他的反射动作一定是受到了这里自由的制约，受到了其他种族安置工人方式的制约。这些问题就是无法从威尔的口中说出来。但是，就算现在问，也为时已晚。饶女士已经开始谈论她的其他副业了。

“要知道，”她说道，“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的图书会碰到的问题！纸张腐烂，胶水液化，连接断开，昆虫破坏。文学和热带气候真的无法彼此相容。”

“但是，如果有人相信你们的老拉贾，”威尔说道，“除了气候之外，文学和你们当地的很多其他特征也不相容——和人性的完整性不相容，和哲学的真实不相容，和个人理智不相容，和体面的社会制度不相容，除了二元主义，罪犯般的精神错乱，不可能实现的抱负，和没有必要的罪恶感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相容。但是别介意。”威尔疯狂地咧嘴大笑起来：“迪帕上校会纠正这一切的。当帕拉岛遭受战争侵略，发展石油和重工业时，毫无疑问你们将迎来文学和神学的黄金时期。”

“我想笑，”维贾雅说道，“麻烦的是你或许是对的。我感觉，等我的孩子长大后，你的预言会成真，这让我感觉不舒服。”

吉普车停靠在村庄的入口处，夹在牛车和一辆崭新的日本货车中间。威尔一行人下车步行。草房和菜园错落有致，一条狭长的街道通向中心区市场，路旁的棕榈树、木瓜树和面包树洒下片片荫凉。威尔停下来，倚靠在竹手杖上，环顾四周。广场的一端矗立着一座漂亮的东方洛可可式建筑，粉红色的抹灰墙面，四角有观景台——显然，这是市政厅。面临市政厅，广场的另一端是一座小型红色的石质寺庙。寺庙中心有座塔，一层一层的佛像雕塑，记录着佛祖由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成长为如来的这一传奇经历。寺庙和市政厅之间，一半以上的露天空间都被一棵巨大的榕树覆盖。在树根形成的曲曲折折、树冠亭亭如盖下的通道上，数十位商贩在此摆着小摊，很多妇女来来往往。阳光顺着头顶树叶的缝隙斜射洒落下来，地面上这边是一排黑黄相间的水罐，那边是银色的镯子、刷漆的木质玩具、一卷卷的印花棉布；这边是一堆堆的水果及各式各样的女式印花紧身胸衣，那边又是充满笑意的牙齿和眼睛、红宝

石般金色裸露着的上身。

“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威尔评论道，他们沿着高大榕树树荫下的摊位往前走。

“因为他们是健康的，所以看起来健康。”饶女士说道。

“是快乐——换一个词来说。”威尔想着那些脸庞，他在加尔各答、马尼拉、壬当罗布看到的那些脸庞，每天在伦敦舰队街和斯特兰德大街看到的脸庞。“甚至是妇女，”他刻意环视着街上的张张面孔，“甚至是妇女看着也是开心的。”

“他们没有十个那么多的孩子。”饶女士解释道。

“我去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十个那么多的孩子，”威尔说道，“尽管如此…… ‘写着虚弱，刻着忧伤。’”他停下来一会儿，看着市场上的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给一位年轻的少妇称量被太阳烘干的面包果片，少妇身后的背带包里背着一个孩子。“看起来都容光焕发。”威尔总结道。

“多亏美休纳，”饶女士说道，脸上流露着胜利的神情，“多亏爱情瑜伽。”她脸上夹杂着宗教的热忱和职业的自豪感。

他们从榕树树荫下走出来，穿过一片炽热的阳光照耀地带，走上一排磨旧的台阶，进到了昏暗的寺庙里。一尊巨大的金色菩萨像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有焚香和枯萎的花朵的味道。佛像后面，传来了膜拜者不停低声祷告的声音。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从侧门急匆匆地走过来，没有任何声响。没有注意这些成人，她像猫一样的敏捷，爬上祭坛，把一束白色的兰花放在塑像上翻的手掌里。然后她仰望着佛像巨大的金色面孔，默念了一些话语，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之后转身爬下来，轻声哼着

歌，顺着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

“很迷人，”威尔说道，目送小女孩走开，“简直太美了。但是，准确地说，那个小女孩知道她在做什么吗？她在遵循哪种宗教仪式？”

“她在遵循当地的大乘佛学，”维贾雅解释道，“可能还有点湿婆神的思想。”

“你们这些修养好的人鼓励这种事情吗？”

“我们不鼓励，也不反对，我们接受它。接受它，就像我们接受屋檐的蜘蛛网一样。考虑到蜘蛛的属性，蜘蛛网不可避免；考虑到人类的属性，宗教不可避免。蜘蛛情不自禁地织造捕蝇网，人类情不自禁地创造象征符号。人类的大脑天生如此——把现有的混乱经验转化为一组可以管理的符号。有些时候，这些符号严格对应我们经历背后的外部现实的某些方面，然后，你就有了科学和常识；有些时候，正好相反，符号和外部现实几乎没有联系，然后你出现偏执和精神错乱。更多时候是混合体，部分现实和部分幻想的混合——那是宗教。好的宗教或不好的宗教——取决于鸡尾酒如何调配。例如，安德鲁医生伴随加尔文主义成长，一小酒盅的现实主义在整个一大马克杯的恶毒幻想之中。但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混合更健康一些。比例是，五十比五十，甚至是六十比四十，七十比三十，偏向真理和正派。我们当地旧的习俗仅混入了很少的毒药成分。”

威尔点头：“向慈悲和觉悟的塑像供奉白兰花——这的确没有任何害处。结合我昨天看到的東西，我准备为宇宙之舞和神圣性交美言几句。”

“但记住，”维贾雅说道，“这种东西不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有机

会走得更远。你刚才问，那个小女孩认为她在做什么。我来告诉你。对于她思维的一部分，她认为她在和一个人对话——一个巨大的、神圣的人，她觉得通过供奉兰花可以获得她想要的东西。但是，小女孩的年龄已经足够大，大到别人已经让她了解阿弥陀佛塑像背后的更深奥的象征意义，和产生这些更深奥象征的缘由。随后，借助她思维的另一部分，她完全知道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人。她甚至知道，因为有人向她解释过，如果祈祷者得到回应，那是因为，在我们奇怪的心理生理世界里，如果你能集中精神，则想法具有能够自动实现的可能。她还知道，这座寺庙不再是她喜欢认为的那样——佛祖之室。她知道，这不过是她无意识思维的一张图——一间黑暗的小斗室，房顶上有蜥蜴爬下来，墙壁裂缝里都是蟑螂。但是，在这害虫遍生的黑暗心脏中，居住着一位觉悟者。此外，小女孩还在做另一件事情——她正在无意识地自我了解，她正获得指示：如果停止给自己相反的建议，她也许会发现那忙着思考的小脑袋也是有智慧的大脑。”

“这样自我了解要多久？她什么时候不再给自己相反的建议？”

“她也许永远也了解不了，很多人都这样。但相反，很多人做到了。”

他搀扶着威尔的胳膊，向觉悟者塑像背后更深的黑暗走去。祷告越来越清晰，就在那儿，阴影中几乎无法看见，坐着祷告者——一位老者，上身是赤裸的，除了嘴唇在动，俨然就像阿弥陀佛的金色塑像一样矗立不动。

“他在吟诵什么？”威尔问道。

“一些梵语。”

七个无法理解的音节，反反复复。

“老套而没有意义的重复！”

“并不一定没有意义，”饶女士表示反对，“有些时候，这的确能让你带到某个地方。”

“把你带到某个地方，”维贾雅解释道，“不是因为字面或暗示的意思，仅仅是因为在重复。你可以重复嘿，摇啊摇摇啊摇，或是重复唵，恳求菩萨怜悯我们或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你在忙着重复嘿，稀奇稀奇真稀奇或上帝名字时，你不可能完全被己见支配。唯一的麻烦是你在重复嘿，稀奇稀奇真稀奇，你可能下坠或上浮——下坠至愚蠢，没有思维的深渊，或者上浮至纯粹意识，无思无恼的境地。”³

“因此，我认为，你不会向拿兰花的小朋友推荐这种事情。”威尔说道。

“除非她异常的不安或焦虑，否则不会。她没有。我很了解她，她和我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么针对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首先，”维贾雅说道，“再过一年左右，我会带她去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禅房。”

威尔带他穿过一个拱门，走过一条小走廊。厚重的帘子掀开了，他

们走进一个白灰粉刷的房间。房间很大，左侧窗户很长，对着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植着香蕉树和面包树。房间里没有家具，地板上散落地放着一些正方形的垫子。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威尔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那幅油画近前仔细地欣赏。

“哎呀！”他最后惊叹道，“这是谁的作品？”

“戈宾德·辛格。”

“戈宾德·辛格是谁？”

“帕拉岛上最杰出的山水画家。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去世了。”

“之前，怎么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因为我们太喜欢他的作品了，所以没有卖往国外。”

“这样，你们是得到熏陶了，”威尔说道，“但对我们却是一大损失。”他再次看着那幅画，“这个人曾经去过中国吗？”

“没有，但他师从一位在帕拉岛居住的广州画家。当然，他也看过很多宋朝山水画的复制品。”

“宋代风格的山水画大师，”威尔说道，“选择画油画，而且对明暗对比法感兴趣。”

“那是在他去了巴黎之后，1910年，当时他和[维亚尔](#)发展了一段友谊。”

威尔点点头：“是可以从这异常丰富的质地上看出端倪。”威尔继续静静地看着墙上的那幅画。“为什么把它挂在禅房里？”他最后问道。

“你怎么认为的？”维贾雅反问道。

“是因为这就是你们所称的思维之图吗？”

“寺庙才是一张图。这张画寓意更深。它是现实的体现，个人思维中的大智慧的体现，在与山水风景、帆布和绘画体验的关系中体现。碰巧，这幅画画的就是我们西面那边的一个峡谷。是从山脊那边输电线消失的地方画的。”

“多好的云！”威尔说道，“还有光线！”

“光线，”维贾雅阐释道，“是捕捉黄昏前的最后一刻的光线。雨刚停，太阳又出来，比之前任何时刻都要亮。乌云映衬下斜射的光线明亮到超越自然光线。下午终将消失的最后一抹光亮点染了它所碰触的每一个表面，加深了所有的暗影。”

“加深了所有的暗影。”威尔欣赏作品的时候，自顾自重复道。那一大片高空的乌云几乎让所有连绵的山脉陷入黑暗，中间岛屿乌云那儿，还有暗影。在黑暗笼罩下，有茁壮鲜绿的水稻秧苗，炽热发红的新翻泥土，裸露的白色石灰石，华丽的黑暗，如钻石般闪闪发光的常青树叶。山谷的中心矗立着一排用稻草做成房顶的农舍，遥远而微小，但是多么清晰啊，完美而清晰，意义深远！是的，意义重大。当你扪心自问“什么是意义重大？”时，你找不到答案，因此威尔将这个问题诉诸语言。

“它们的寓意是什么？”维贾雅重复他的问题，“含义和他们本身的体现完全相同。山如此，云如此，光线和黑暗亦如此。所以，这是一幅真正的宗教画。伪宗教绘画作品总是会指代一些东西，一些超出本身的东西——一些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一些来自本地神学的荒诞教条。真正的宗教绘画作品总会有其内在的含义。所以，我们会在禅房挂这类绘

画作品。”

“总是山水风景吗？”

“几乎都是。山水风景可以提醒人们他们是谁。”

“比圣人或救世主的生活场景效果更好？”

维贾雅点头：“有区别，首先，是在主观和客观之间。耶稣或佛祖的图像只是行为学家观察内容的记录，并由神学家进行阐释。但是，当你面临这样一幅山水画作品时，你在心理上不太可能选择从约翰·布罗德斯·华生的眼光或托马斯·阿奎那的思维去观察。你几乎会很快借助个人的直接经验，你实际上是在被迫进行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维贾雅坚持道，“山谷的景色，实际上，从一定程度来看，是你自己思维的景色，是每个人思维的景色。它存在于个人历史层面以上和以下。黑暗的神秘，但是，黑暗中充满了生命力。黑暗中投射到矮小草舍的光线异常明亮，就像树上、草地上和乌云之间的蓝天投射的光线一样明亮。我们尽力反对这一事实，但这个事实仍存在：人就像自然一样神圣，像虚空一样无边无际。但是，这也就危险地接近了神学，而且没有人可以被概念拯救，坚持数据，坚持具体的事实。”他用一个手指指着绘画，“一半的村庄沐浴着阳光，一半掩盖在阴影和秘密之下这一事实。那些靛蓝的山脉以及山脉上空壮观的乌云这一事实。天空中一片片湖蓝色，在阳光照耀下的大地上一片片淡绿和深赭色这一事实。在前景位置的草地，山坡下几码远位置上的一丛竹林这一事实。同时，远处的山峰，两千英尺下山谷中荒诞的小屋这一事实。”“距离，”他补充道，“表达距离这一事实的能力——也正是山水绘画成为最

真正的宗教绘画作品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距离会让景色更加迷人？”

“不会，距离会带来真实感。距离提醒我们，宇宙中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对于人来说也远远不只是人那么简单。距离提醒我们，我们大脑中还有精神空间，精神空间像外界空间一样巨大。距离的体验，内心距离和外在距离的体验，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的体验——这是最起初、最基本的宗教体验。[‘哦，我生命中的死亡啊，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哦，地方，无数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过往的开心、过往的不开心和深刻的见解——在我们的记忆中全都如此活跃，但是，一切都死亡了，死亡了，没有重生的死亡。山谷下面的村庄甚至可以在暗影里清楚地看到，如此真实和毋庸置疑，也是如此绝望，不可接近，与世隔绝。这样一幅绘画作品就是人类能力的证明，即能够接受所有生命中的死亡，每个存在四周的空洞的不存在。”维贾雅补充道，“在我看来，你们那非写实艺术的最差特点是系统的二维性，拒绝考虑对距离的普遍体验。作为一个彩色的对象，一幅抽象表达主义作品就够啦。也可以作为一种很高尚的罗夏克墨迹测验。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个人恐惧、贪婪、仇恨和白日梦的象征表达。但是，我们能否从中找到超人性化的东西（或者说太人性化以外的东西），就如同我们的思维面临外部自然距离时，或是我们像这样看着一幅山水绘画作品，同时感受到的内在和外在距离时，在自身中发现的那样。我所知道的是，在你的抽象画中，我无法找到像在这里这样自我显露的现实，而且我怀疑是否有人能够找到。因此，你们的这种时尚的、抽象的、非客观的表达主义从根本上来看是非宗教性的——此外，我可以补充一下，甚至是你们这类最好的作品也是极其无聊的，带着深不见底的琐碎。”

“你经常来这儿吗？”沉默了一会儿后，威尔问道。

“如果我想和大家一起冥思，而不是一个人冥想的时候就来这儿。”

“多久一次呢？”

“一周一次左右。但是，当然有些人来得更频繁一些，有些人则来得很少，还有从来都不来的。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情。譬如，我们的朋友苏茜拉吧——她很喜欢独处，所以，她从来都不来禅房。然而，珊达，我的妻子，她很喜欢这里，几乎每天都要到这儿来。”

“我也是，”饶女士说道，“不过这可以猜到，胖子喜欢有伴——甚至是在冥思的时候。”

“你是对着这幅画冥思？”威尔问道。

“不是对着。而是从那儿，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或，和它平行。我看着它，其他人看着它，它提醒我们，我们是谁，不是什么，以及我们不是的部分如何转化为我们现在的样子。”

“你一直在谈论的和我在湿婆庙里看到的，”威尔问道，“有任何联系吗？”

“当然有，”她回答道，“你冥思时去到的地方，解脱之药也一样可以把你带去。”

“那，为什么还要冥思呢？”

“你也许还可以问，为什么还要吃饭呢？”

“那么，依照你的说法，解脱之药可以当饭吃。”

“它是大餐，”她强调道，“这正是为什么要冥思。你不能够每天都

吃大餐。菜品太丰富，持续时间太长。此外，大餐由酒席承办商提供，准备的过程，你一点也没有参与。对于日常的餐饮来说，你需要自己准备。解脱之药只能偶尔吃。”

“从神学角度来看，”维贾雅说道，“解脱之药让人准备接受无偿的恩典——神秘前的景象或完整的神秘体验。冥思是更好地获得无偿的恩典的一种方式。”

“怎么做到呢？”

“培养思维状态，让粲然一笑的狂喜和洞见转变为永久的、习惯性的启迪。充分了解自己到某一种程度，即不会受到无意识驱使做一些丑陋、荒诞、蠢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人们经常会发现的。”

“你的意思是，有助于人们变得更具智慧？”

“在科学或逻辑辩论的层面上来看，不会——但从具体经历和人际关系等更深层面来看，则会。”

“在那个层面会更具智慧，”饶女士说道，“即使这里面有可能很愚蠢。”她拍着自己的头，“这是罗伯特医生和维贾雅擅长的东西，我太愚钝，不擅长——遗传学、生物化学、哲学和其他。而且，我也不擅长绘画、诗歌或表演。没有天赋，不聪明。所以，我本应该感到很自卑，很压抑。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多亏解脱之药和冥思。虽没有天赋，不聪明，但是，提到生活，或者理解、帮助别人时，我则很有领悟力，很有技巧。说到维贾雅提到的无偿的恩典……”她停顿了一下，“你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但是你所拥有的东西，绝不可能比我获得的多。不对吗，维贾雅？”

“很对。”

她转向威尔：“所以，你看，法纳比先生，帕拉岛是适合愚钝的人待的地方。很多人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而，我们这些愚钝的人占绝大多数。比如罗伯特医生和维贾雅——我们认可他们的天赋超常，我们很了解他们的智慧十分重要。但是，我们还知道，我们的这种智慧也很重要。我们不嫉妒他们，因为和他们一样，我们也获得很多。有些时候，甚至更多。”

“有时候，甚至更多。”维贾雅同意，“具有操控符号的天赋时，就会倾向于习得操控符号的习惯。习惯操控符号则是具体体验和获得无偿恩典道路上的障碍。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你看，”饶女士说道，“你没有必要对我们有太大的遗憾。”她看了看手表：“天啊，如果我不快点，就会错过狄丽普的饭局。”

她轻快地朝门那儿走去。

“时间，时间，时间，”威尔嘲弄道，“时间，甚至在这不需要考虑时间的冥思之地。吃饭这一主题无可救药地切入了永恒。”他笑道。

饶女士停了一下，转头看着他。

“但，有时候，”她笑着说道，“不可思议的是，永恒打破了时间——甚至是吃晚饭的时间。再见。”她挥挥手，然后就消失了。

“哪一种更好，”威尔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在他跟着维贾雅穿过黑暗的寺庙的时候，在走到中午刺目的日光里的时候，“哪一种更好——愚钝地出生在一个智慧的社会里，还是智慧地出生在一个愚钝的社会

里？”

1.牵牛花的一个亚种，其种子里含有麦碱，类似于迷幻药，但功效相对较弱。

2.诗人威廉·布莱克1794年诗作《伦敦》中的句子，在诗人看来，泰晤士河边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痛苦和脆弱。

3.出自英国童谣，《小提琴和大萌猫》。

4.爱德华·维亚尔（1868—1940），是法国纳比派代表画家。纳比派以其坚实的文学和历史基础以及对色彩的侧重，与同时代的象征派形成了对照。

5.引用丁尼生的诗歌《泪水，无端地流》最后一句。

第十二章

“我们到啦。”维贾雅说道，当他们走到一条不太长的街道尽头的时候，这条街道从市场一直通到山坡下。维贾雅打开一个小门，带客人进入一个小院。小院的另一头则是一间矮小的吊脚茅草小屋。

这时候，从小屋的后面冲出来一条黄色的米克斯犬。这条狗异常兴奋地乱叫，蹦蹦跳跳，摇着尾巴和他们打招呼。刚过不久，不知从哪儿飞出来一只很大的绿色鹦鹉，面部雪白，嘴巴光滑得像打磨过似的乌黑发亮。鹦鹉扑棱棱地拍打着翅膀，大叫着落到维贾雅的肩膀上。

“鹦鹉是你的，”威尔说道，“八哥是小玛莉·沙拉金妮的。你们似乎和当地动物界关系非常好。”

维贾雅表示同意：“也许只有在帕拉岛这个地方，动物神学家才没有理由相信邪恶。”

他们顺着阶梯走到门廊，并通过打开的前门进入小屋的主客厅。靠窗的一把矮椅子上坐着一位蓝衣少妇，正在给她的儿子喂奶。见他们进来，少妇抬起头，报以礼节性的微笑。少妇有着心形的脸，前额较宽，下巴很尖，这是一张精致的脸。

“威尔·法纳比和我一起来的。”维贾雅一边说，一边俯身亲吻少妇的脸颊。

珊达向陌生人伸出没抱孩子的那只手。

“法纳比先生不会介意女人给孩子喂奶吧！”少妇说道。婴儿好像听

懂少妇在说什么似的，小嘴从棕色的乳头上松开，还喂奶呢。嘴唇间是白色的母乳泡，膨胀开来，随即破掉。婴儿喂奶后，又开始吮吸起来。“都八个月啦，”少妇继续说道，“罗摩用餐的样子还是很原始。”

“小孩真好看。”威尔礼貌性地说道。说实话，威尔对小孩不感兴趣。莫莉则很想要个孩子，几次流产让她很有挫败感。威尔则对流产暗暗觉得很感激。“小孩长得像——你还是维贾雅呢？”

珊达笑起来，维贾雅也跟着大笑起来，就是声音低了八度。

“他当然不会像维贾雅。”少妇答道。

“为什么不会呢？”

“原因很充分啊，” 维贾雅说道，“从基因学上来讲，我并没有责任。”

“换句话说，孩子不是维贾雅的儿子。”

看着少妇和维贾雅都在发笑，威尔耸了耸肩：“我搞不懂了。”

“四年前，”珊达解释说，“我们有过双胞胎，长得几乎和维贾雅一模一样。这次我们认为做个彻底的改变会很有趣。因此，我们决定给家族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基因，新基因会带来不同的体质和性情。你曾听说过戈宾德·辛格吗？”

“维贾雅刚刚在禅堂里让我看过他的绘画作品。”

“那位就是我们选择的给罗摩当爸爸的男士。”

“但是就我的了解，他已经去世了。”

珊达点头：“但他灵魂长存。”

“怎么讲？”

“DF和AI。”

“DF和AI？”

“深度冻结和人工授精。”

“明白了。”

“实际上，”维贾雅说道，“我们这儿研发人工授精技术比你们那儿早二十年。然而，直到我们拥有电力和可靠的制冷技术时，人工授精技术才取得重大进展。那是在19世纪晚期。随后，就开始大规模应用人工授精技术。”

“看吧，”珊达插话道，“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也就是说，如果那种天赋得到继承的话。即使他不能当一名画家，也会比他的兄弟和父母具有更多的内胚层体质和外向性格。这一定很有趣，也会对大家起到教育意义。”

“很多人对人工授精技术感兴趣吗？”威尔问。

“越来越多。实际上，我可以说目前所有决定要第三胎的夫妇都会选择人工授精技术。很多只要二胎的夫妇也越来越多地考虑人工授精。拿我的家族来说吧。我父亲这一脉有糖尿病发病史，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我的爸爸和妈妈——借助人工授精技术要小孩。从基因学上来讲，我的弟弟来自三代舞蹈世家，我则是马尔科姆·查克拉瓦蒂·麦克费尔的女儿。马尔科姆是罗伯特医生的大侄子，也是老拉贾的私人秘

书。”

“而且还是帕拉岛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 维贾雅补充道，“查克拉瓦蒂·麦克费尔是他同代人里最能干的人之一。”

威尔看着珊达，然后又把目光移向维贾雅。

“能力也能遗传？”威尔问道。

“当然了，”维贾雅答道，“我在家里保持男性的优势地位很难啊。珊达比我更有脑子，但很幸运的是，我的肌肉更发达一些。”

“肌肉，”珊达重复道，语含讽刺，“肌肉.....我似乎记得一个有关[大利拉少妇](#)的故事。”

“凑巧的是，” 维贾雅继续说道，“珊达有三十二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二十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他们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出奇的聪明。”

“所以说，你们的种族在改善。”

“很明显。再过一个世纪，我们的智商平均值将达到115。”

“然而我们的智商值呢，按照目前的进度情况看，将下降到85。不断发展的医疗条件——让一些先天性缺陷延续。这种情况只会让未来更可能出现独裁者。”想到这一天大的笑话，威尔大笑起来。沉默一会儿后，威尔问：“宗教和道德家怎么看待人工授精呢？”

“早期，”维贾雅说道，“有很多道德卫士反驳的声音。但如今，人工授精技术的优势很明显，大多数夫妇认为：与其盲目复制男方家族的

缺陷和怪癖，抓住生更优秀的宝宝的机会显得更道德一些。同时，神学家们又得忙啦，他们已经从轮回和因果报应的角度，让人工授精技术站住了脚。虔诚的父亲，想到自己能让妻子有机会改变孩子的命运并产生更优质的后辈，他们也很欣慰。”

“改变命运？”

“因为这些孩子携带更优秀的基因库里的遗传物质。更优秀的基因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命运。我们这儿有个优秀基因中央库。这些优秀的基因对应各类体质和性情。你们那种环境下，大多数人的遗传从来都没有得到公平的机会。我们这儿则有。很意外的是，我们的族谱和人体测量记录可以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所以，你看，我们并不完全是盲目的。比如，我们知道，戈宾德·辛格的外婆是一位很有天赋的灵媒，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你看，”珊达说，“我们家还有可能出一位‘世纪千里眼’呢。”婴儿又喂奶啦，珊达笑起来，“神谕——通常，会很神秘。”珊达转向维贾雅，“如果你想准时吃午饭，就最好能搭把手。罗摩这儿，我至少还有十分钟脱不开身。”

维贾雅站起来，一手搭在珊达的肩膀上，另一只手则轻轻抚摸着婴儿的棕色脊背。

珊达俯身，面颊贴着婴儿的前额。“是爸爸，”她轻轻地说，“好爸爸，好，好……”

维贾雅最后拍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你也许奇怪，”他对威尔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和当地的动物相处得这么好。我来告诉你。”他举起手，“鹦哥。鹦哥。”那只大鸟儿很小心地从维贾雅的肩膀跳到他伸直

的食指上。“鸚哥是只好鸟，” 维贾雅念诵道，“鸚哥是只很好的鸟。”他把手的高度降低，直到鸟的身体和小孩的身体可以接触。随后，他缓慢地来回移动手指，让鸟的羽毛和小孩棕色的肌肤相互摩擦。“鸚哥是只好鸟，” 维贾雅重复道，“一只好鸟。”

鸚哥连续低声快乐地咕咕叫着，然后从站立在维贾雅手指头的位置向前倾身，轻轻地咬着婴儿纤小的耳垂。

“多好的一只鸟，”珊达低声说，念诵着同样的话，“多好的一只鸟。”

“这是安德鲁医生的想法，” 维贾雅说道，“当时他是皇家海军墨兰波斯号上的自然学家，来自新几内亚北部的一个部落，是新石器时代人。但是和你们基督徒以及我们佛教徒一样，他们相信爱。但和你我不同的是，他们发明了一些很实际的途径让信仰成真。这也是他们最快乐的发现。给婴儿喂奶的时候轻抚他，婴儿的欢乐会翻倍。接着，让他吸奶并同时抚摸他的时候，给婴儿介绍你希望他爱的动物或人。让婴儿的身体和他们摩擦，让婴儿和所爱的对象之间有温暖的身体接触。同时，不断地重复一些字眼，诸如‘好’。起初，婴儿只能听懂你的声调。渐渐地，婴儿到了学说话的阶段，就能明白所有的意思。食物、轻抚、接触、‘好’，构成了爱。爱则等于快乐，爱等于满足。”

“纯粹的巴甫洛夫。”

“基于目的纯粹的巴甫洛夫。友谊、信任和怜爱的巴甫洛夫。而你们更喜欢用巴甫洛夫洗脑，卖香烟、伏特加，宣扬爱国主义。让独裁者、将军和大亨受益的巴甫洛夫。”

这时候，黄色的米克斯犬也不愿被孤零零地冷落在一旁，它加入进

来，肆意地舔着一切活动范围内想舔的对象——珊达的胳膊、维贾雅的手、鹦鹉的爪子和婴儿的背部。珊达把狗拉得更近些，让婴儿的肌肤在狗的身体侧面的茸毛上摩擦。

“它是一只很好的狗，”珊达说，“托比狗，好狗，好狗，托比。”

威尔笑道：“我能加入吗？”

“我也正要这样建议呢，”珊达回答道，“还担心你会介意，觉得有损尊严。”

“你可以站到我这儿，”维贾雅说道，“我必须去看看午餐了。”

维贾雅朝通向厨房的那道门走过去，鹦鹉还站在他的肩膀上。威尔抬高他的椅子，身体前倾，开始抚摸婴儿娇小的身体。

“这是另一个男人，”珊达低声说，“一个好人，孩子。一个好人。”

“我多希望这是真的！”威尔笑着小声说道，语带懊悔。

“此时，此地，这是真的。”她再次俯身靠着婴儿，“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

威尔看着珊达的面孔，笑容神秘并带着祝福。威尔用指尖感受婴儿娇小身体的光滑和散发的温暖。好，好，好.....他可能知道这种好——要是他过去的生活完全不是那样就好了，但无情和令人讨厌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他再次刻意要体会另一番价值的时候，看到了梅姆林祭坛的漫画。“圣母与婴儿同在，狗，巴甫洛夫和偶遇。”忽然，他似乎能从内心明白，为什么巴胡先生如此憎恨这些人。为什么巴胡先生如此倾向于——不用说，像往常一样，以上帝的名义——这些人的毁灭。

“好，”珊达还在对她的孩子说，“好，好，好。”

太好了——那是他们犯的罪。当然不能允许。然而，又是多么珍贵啊！威尔多么希望自己也曾融入一次！“纯粹的感性！”他自言自语，接着，大声说：“好，好，好。”威尔重复珊达的话，语带揶揄：“孩子再大些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很多事都坏透啦，很坏，会怎么样呢？”

“友谊激发友谊。”珊达回答。

“从友谊的角度看——是。但不能从贪婪者、权力狂人、受挫者和苦难者的立场来看。对于他们来说，友谊只会带来软弱、剥削、压迫的邀请函，疯狂报复而不计后果。”

“但总要有有人冒险尝试，有人开头。幸运的是，人固有一死。欺骗者、霸道者、刻薄者不久都会死去。这些人终将被接受全新教育的善男信女代替。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那儿也能发生。”

“能发生，”威尔表示同意，“但是考虑到氢弹、民族主义和每年增加五千万人口等情况，几乎肯定不会发生。”

“没有尝试就不能这么说。”

“只要世界还是目前这种状态，我们就不应尝试。当然，如果我们不尝试，世界目前这种状态也不会改变。尝试，至少可以获得你们已经获得的成功。同时又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即使在帕拉岛，除了至善，如果发现还有很多至恶，会怎么样呢？孩子们是否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呢？”

“我们尝试着让孩子对这些冲击产生免疫力。”

“怎么做？当孩子还小时，培养他们战胜挫败感的能力？”

“不是挫败感，而是真实。我们教给他们爱和自信。但，我们让孩子接触真实，所有方面的真实。然后教给他们责任感。他们需要明白，帕拉岛不是伊甸园，也不是神话中的安乐乡。帕拉岛的确是个好地方，但好的前提是大家都能体面地工作，都中规中矩。此外，生活的现实就是生活的现实。即使这里也不例外。”

“我来帕拉岛爬悬崖爬到一半的时候，面对崖边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蛇这一现实又如何呢？你大可以说‘好，好，好’，但蛇还是会咬人。”

“你的意思是，它们仍能咬人。但是事实上它们会这样做吗？”

“为什么不会呢？”

“看那儿。”珊达说，威尔扭头看到珊达所指的东西：他们背后墙上的一个佛龛。佛龛里有一个石佛的半身像。圆柱形底座上有个槽，看起来很奇特。石佛后的底座上是一个叶状华盖，顶端细，下面逐渐变宽形成一个大柱子。“这个石佛是个复制品，”珊达继续说道，“合成区站石佛的复制品——你知道的，莲池边那座大佛。”

“那是个很宏伟的雕塑品，”威尔说道，“那微笑着实让人联想到‘真福’的感觉。但，这和蛇有什么关系呢？”

“再看。”

威尔又看：“我没看到什么特别的。”

“再认真看。”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接着，威尔吃惊地注意到一些奇怪且令人不安的现象。之前看到的那个奇怪的圆柱底座原来是一条盘旋的大蛇。石佛头顶向下变宽的叶状华盖，正是一条巨大的眼镜蛇膨胀的颈部，扁平的蛇头在突出的前缘尖端的中心。

“天哪！”威尔说道，“我都没注意到。我多粗心啊！”

“你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佛吗？”

“第一次。关于这种佛有什么传说吗？”

珊达点头：“有一个是我最爱的传说之一。你知道菩提树，是吧？”

“是的，我知道菩提树。”

“乔达摩觉悟时不只坐在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之后，乔达摩还在一棵印度榕树下坐了七天，叫牧羊人树。随后，乔达摩又坐到穆迦林陀树下。”

“穆迦林陀是谁？”

“穆迦林陀是蛇王，一位大神，有预知能力。佛陀坐到他的树下时，蛇王从洞里爬出来，顺着佛陀盘了一圈又一圈，表达大自然对智慧的膜拜。接着，西部来了一场大风暴。蛇王环绕着这位无比神圣的佛陀的身体，用颈部遮在佛陀的头顶上。在佛陀冥思的七天时间里，蛇王一直为佛陀遮风挡雨。蛇王全身环绕着佛陀，佛陀一直坐到最后，才领悟到蛇王、圣光还有他们终极的化身。”

“和我们对蛇的看法，”威尔说道，“完全不同！”

“你们对蛇的看法应该是上帝的看法——《创世纪》。”

“我又要叫你 and 女人彼此为仇，”威尔引用道，“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但是智慧从不会有敌意。人和自然、自然和上帝、肉体和精神之间那些无知的、没有意义的争斗！智慧不会做这些愚蠢的区分。”

“科学也不会。”

“智慧引领着科学的步伐，但走得更远。”

“图腾崇拜呢？”威尔继续说道，“生殖崇拜呢？它们没进行任何区分。它们是智慧吗？”

“它们当然属于——原始智慧，新时期时代水平的智慧。但，渐渐地，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古老黑暗时代的那些神也就声名狼藉了，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光明之神的时代，进入先知时代，进入毕达哥拉斯和琐罗亚斯德的时代，进入耆那教和早期佛教的时代。在这中间，人类进入宇宙大争斗的时代——奥玛兹德善神和阿里曼恶神之间，耶和华、撒旦和太阳神巴力之间，涅槃和轮回之间，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除了少数密教教徒、大乘佛教徒、道教徒和异端基督教徒外，两千多年来，这些争斗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在那之后呢？”威尔质问道。

“之后，你们那儿的现代生物学开始起步。”

威尔笑道：“‘上帝说，达尔文，随他去吧’，然后是尼采，帝国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

“那些，”珊达同意道，“但也有机会出现适合大家的新的智慧类型。达尔文将古老的图腾崇拜上升到生物学的高度。生殖崇拜以基因学和哈维洛克·艾利斯的形式重新出现。现在该由我们决定再螺旋上升半圈。达尔文主义将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智慧转化为科学概念。新意识智慧能够从禅宗、道教和密教预言性地看到一些这类智慧的端倪——生活实践里实现的生物理论，将达尔文主义上升到怜悯和精神洞察力层面。”“你看，”珊达总结道，“没有什么世俗的原因——正如没有什么神圣的原因——能理解当年佛陀或其他相关人员感受到蛇身显示的圣光。”

“即使蛇可能杀死他？”

“即使蛇可能杀死他。”

“即使它是最古老、最普遍的生殖象征吗？”

珊达笑道：“在穆迦林陀树下冥思——这是我们给每对恋人的建议。进行爱的冥思期间，想想孩童时期接受的教育，蛇，是你的兄弟；蛇，有权获得你的怜悯和尊重；蛇，总而言之，是好的，好，好。”

“蛇还有毒，有毒，有毒。”

“但请记住，蛇即使有毒，也很好，采取相应的行为，蛇则不会放毒。”

“谁说的？”

“这是可以看到的事实。那些不怕蛇的人，那些不带着偏见认为只有死蛇才是好蛇的人，接近蛇时几乎不曾被咬过。下周，我会从邻居那儿借蟒蛇宠物。随后几天里，我会在蛇的盘绕中给罗摩喂午饭和晚

饭。”

屋外传来了尖锐的笑声，接着是孩子们相互之间很混乱的声音，英语中掺杂着帕拉岛语。一会儿，玛莉·沙拉金妮走了进来。一对双胞胎也簇拥着走了进来。与被她照料的小孩相比，玛莉显得很高挑，看起来像一位称职的“妈妈”。玛莉身后还跟着一个身体强健的男孩，像个小天使，自威尔第一次睁开眼看到岛上的事物以来他就跟着玛莉。

“我们在幼儿园接上了塔拉和阿朱那。”玛莉·沙拉金妮解释道，那对双胞胎正忙着抱着妈妈呢。

珊达一手抱着小罗摩，另一只手揽着这对双胞胎，笑着感谢道：“你们真好。”

这时，汤姆·克里希那说道：“不客气。”汤姆·克里希那走向前，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在想……”汤姆·克里希那刚开始说，又停下来用恳求的眼神看着姐姐。玛莉·沙拉金妮摇摇头。

“你在想什么？”珊达问道。

“实际上，我们在想……我的意思是，我们能来和你们一起吃饭吗？”

“哦，明白啦。”珊达的目光从汤姆·克里希那移向玛莉·沙拉金妮，又移回去，“你最好去问问维贾雅饭够不够吃。今天，维贾雅负责做饭。”

“好的。”汤姆·克里希那无精打采地说。汤姆·克里希那不太情愿地慢慢穿过房间，走过通向厨房的那道门。珊达转向玛莉·沙拉金妮：“怎么啦？”

“妈妈至少跟他说过五十次，不喜欢他把蜥蜴带回家里。今早，他又往家里带啦。所以，妈妈很生他的气。”

“因此，你决定最好到这儿吃饭？”

“如果不方便，珊达，我们可以尝试去饶女士或罗贾金那达萨斯家。”

“当然方便，”珊达向她保证，“我只是觉得，让汤姆·克里希那去和维贾雅打个招呼妥当些。”

“您说得很对。” 玛莉·沙拉金妮郑重地说。接着，透着一股职业腔，她喊道：“塔拉，阿朱那，和我去卫生间洗洗。你们好脏。” 玛莉·沙拉金妮一边说，一边把塔拉和阿朱那带走。

等他们走出视线，威尔转向珊达：“刚才我看到了互助领养俱乐部的运转情况。”

“幸运的是，”珊达说，“运转方式很温和。玛莉·沙拉金妮、汤姆·克里希那和他们的妈妈关系处得都很好。没有个人问题——只是命运的问题，杜加德去世这一巨大、悲伤的问题。”

“苏茜拉还会再嫁吗？”威尔问道。

“我希望是这样，对大家都好。同时，孩子能和一位继父或者他们的生父相处一段时光也是好的。特别是对汤姆·克里希那好。汤姆·克里希那刚好到了小男孩意识到男人作为雄性的年龄。他仍会像婴儿一样啼哭，但下一秒，他又会炫耀似的把蜥蜴带回家——仅仅就是为了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纯爷们。因此，我打发他去找维贾雅。维贾雅具有汤姆·

克里希那所渴望的一切：又高又壮，很能干。维贾雅给汤姆·克里希那讲道理时，汤姆·克里希那听得进去——但我和他妈妈给他讲同样的道理时，他从来都听不进去。维贾雅的确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除了男性百分之百的阳刚外，维贾雅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女性的柔和。所以，你看，这样汤姆·克里希那才会买账。”珊达总结道，看着手臂里熟睡的孩子，“但现在，我该把这个男孩放到床上，准备吃午饭啦。”

1.《圣经》中哄骗力士参孙说出自己神力来源的腓力斯情妇，她后来联合族人剪掉了参孙神力来源的七缕头发，弄瞎了他的双眼。

第十三章

双胞胎洗漱梳理之后，都已经坐在高凳上了。玛莉·沙拉金妮站在他们身后，像一位骄傲而焦急的母亲。维贾雅正站在灶台那儿从砂锅里盛米饭和蔬菜。汤姆·克里希那把每个碗盛满饭并端到桌上，表情专注，而且很小心。

“那儿！”维贾雅说，此时最后一个盛满的碗也正被端来了。维贾雅擦了擦手，走到桌前并坐下。“最好给客人讲讲餐前祷告。”他对珊达说。“在帕拉岛，”珊达解释道，“我们并不在餐前说感谢神的恩赐的话语。我们让饭菜来说。或者说，我们不说祷告词，我们作‘咀嚼祷告’。”

“咀嚼祷告？”

“祷告是我们品尝每道菜的第一口——咀嚼，咀嚼，直到什么也不剩。并且，你在咀嚼时，要注意食物的味道，要注意黏稠度、温度、接触牙齿的压力和下颌肌肉的感觉。”

“同时，我想，你们也会默默地向觉悟者、湿婆神或其他什么人表示感谢吧？”

珊达使劲地摇摇头：“那样做会分散注意力，而注意力是最重要的。对既定事物的体验的注意力，对没有发明事物的注意力。注意力不是对想象对象固定话语的记忆。”珊达环视饭桌：“开吃吧？”

“好哇！”双胞胎异口同声喊道，并拿起汤勺。

随后是漫长而沉默的一分钟，只能听到双胞胎的咂嘴声，他们还没

有学会吃饭不咂嘴。

“我们咽下去了，可以快些吃饭了吗？”其中一个小孩最后问道。

珊达点头。大家都吃完了第一口，然后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只听到汤勺相撞，边大口吃饭边谈话的声音。

“哦，”珊达询问道，“你们的饭前祷告吃起来如何？”

威尔说：“吃起来就像是各种不同东西的冗长组合。或者说，建立在米饭、姜黄、红辣椒、西葫芦还有一些我叫不上来的叶状东西这些基本食材上的变异组合。有差别是件多么有趣的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注意到。”

“当你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暂时出现来自白日梦、记忆、预测、奇怪概念的东西——围绕你的一些特征。”

“那不就是我吗？”

珊达看着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丈夫：“你怎么看，维贾雅？”

“我说是介于‘我’和非我之间。品尝是非我为整个机体在做事。同时，品尝也是‘我’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这也正是我们咀嚼祷告的重点——让自我更多关注非我做的事情。”

“很好，”威尔评论道，“但重点的重点是什么？”

珊达答道：“重点的重点，如果你能学着更加关注环境中非个人因素（即食物）或机体中非个人因素（即味觉），你也会忽然发现自己注意到意识中更远层面的非自我因素。或许最好，反过来说，意识中更远

层面的非自我因素能够更容易让你—— 一个已经学会去意识生理学层面的非自我因素的人，知晓它。”珊达忽然被一声不知什么跌落的声音打断，然后是双胞胎中有个小男孩叫起来。“随后，”珊达一边说，一边擦拭地面，“我们需要结合身高不足四十二英寸（106厘米）的人考虑自我和非自我的问题。提供简易不出错的解决方案的人能够获得六千四百亿卢比奖励。”珊达擦了擦孩子的眼睛，帮他擤了鼻子，亲了他一下，然后走到灶台那儿重新盛了一碗米饭。

“你们今天下午要做些什么事呢？”吃过午饭，维贾雅问。

“去看值班稻草人。”汤姆·克里希那郑重地回答。

“就是学堂下面的那块田间。”玛莉·沙拉金妮补充道。

“那我就开车带你们过去。”维贾雅说，转向威尔，“你愿意一起去吗？”

威尔点点头：“如果允许的话，我打算去看看学校，顺便在里面——坐下来，或许，旁听一节课。”

珊达站在走廊那儿和他们道别，几分钟后，他们看到了那辆停靠在门口的吉普。

“学校在村子的另一头，”维贾雅启动发动机时解释道，“我们抄近道，但路上会上上下下颠簸起伏的。”

吉普车经过一段下坡路，路的两旁是种着水稻、玉米和红薯的梯田，随后沿着一个平台的轮廓线行驶。路的左侧是一个泥泞的小鱼塘，路右面是面包树果园。接着车又驶向一段上坡路，上坡后，看到了成片的田地，有绿色的，金色的——然后到达了学校，校舍洁白、宽敞，周

围环绕着参天的遮阳树。

“下面，”玛莉·沙拉金妮说道，“就是我们的稻草人。”

威尔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下面最靠近他们的地方，梯田上的金黄水稻几近收割。田里有两个穿粉色围腰布的小男孩和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小女孩。此外，窄稻田里还有两个真人大小的牵线木偶。木偶人连接在稻田两侧的杆上，小男孩和小女孩则交替拉绳子以牵动木偶。木偶人是被精雕细琢过的，并且穿着体面，衣服用的不是破布，而是最华丽的布料。威尔看着他们，显得很吃惊。

“所罗门最辉煌的时候，”威尔惊叫道，“也没有这么威武。”

但是所罗门，他继续想，只是一个拉贾，这两个华丽的木偶人级别更高。一个是未来佛，另一个则显得很欢乐，东方印度版的圣父，一如西斯廷教堂里的他，正俯身看着新生的亚当。

每拉一次绳，未来佛便摇摇头，打坐时莲花姿势盘坐的腿伸开，在空中简短地跳着方丹戈舞。然后再次盘腿，静坐沉默一会儿，直到又拉一次绳子，大佛打坐冥想再次受到干扰。圣父呢，挥舞着伸展的手臂，移动食指似乎在做出不祥的指示，嘴巴一张一合，胡须似鬃毛一般。一双玻璃制的眼睛，闪动着火焰，似乎在威吓任何胆敢靠近稻田的小鸟。清风一直吹摆着圣父亮黄色的衣衫。大胆的设计——棕色、白色和黑色——上面有老虎和猴子的图案。此时未来大佛庄严的袈裟，红色和橘色的人造丝面料，也时而鼓起，时而扁平，几十个装饰的小银铃也叮铃铃地响着，透着伊奥利亚风情。

“你们所有稻草人都是这样的吗？”威尔问。

“这是老拉贾的想法，” 维贾雅回答道，“老拉贾这么做是想让孩子们明白：所有神都是家里造的，只有我们拉动神的绳子，神才有权力拉动我们的绳子。”

“让他们跳舞，” 汤姆·克里希那说道，“让他们摆动。” 汤姆·克里希那笑得很开心。

维贾雅伸出硕大的手掌，拍了拍小孩乌黑的卷发：“就是这种精神！”维贾雅转向威尔，他明显是在模仿老拉贾的样子：“他们这么做，除了威吓鸟之外，有时也许是安慰苦难者，情况是这样：把他们高高挂在杆上，人们需要仰视他们；当人仰视时，即使是在看神灵，也能看到上面的天空。什么是天？空气和弥漫的光线；但也象征着无边无际（原谅这个比喻）孕育般的虚空，虚空中产生的所有东西，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傀儡制造者以及神圣的稻草人，融合为我们知道的宇宙——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宇宙。”

玛莉·沙拉金妮一直在认真地听，点头表示同意。“爸爸常说，” 玛莉·沙拉金妮接着说，“抬头看天空翱翔的鸟感觉更好。鸟不是语言，爸爸过去常说，鸟是真实的，像天空一样真实。” 维贾雅停下车来。“玩得开心，”孩子们蹦跳着下车时，维贾雅说道，“让他们跳舞，摇摆。”

汤姆·克里希那和玛莉·沙拉金妮欢叫着下坡朝田里跑去，加入公路下面的其他小朋友一起摇稻草人的行列。

“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更庄重的教育。” 维贾雅开车重新驶回正道，朝学校开去。“我把车放在这儿，走到站内去。当你听够了的时候，你就找人把你送回去。” 维贾雅把车熄火，并把钥匙交给威尔。

学校办公室里，校长纳拉杨女士正隔着桌子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谈话，老人脸拉得很长，也很沉郁，就像一条布满皱纹的警犬的脸一样。

“钱德拉·梅农先生，”维贾雅在引见时说道，“是我们这儿的教育副部长。”

“他正在对我们学校进行例行访问。”校长说道。

“我对看到的一切非常满意。”副部长补充道，并朝纳拉杨女士礼貌性地鞠躬。

维贾雅表示抱歉：“我得去工作了。”维贾雅说完，朝门口走去。

“你对教育特别感兴趣吗？”梅农先生询问道。

“还不如说特别的无知，”威尔回答道，“父母只是把我养大，我从未接受过教育。所以，我想感受一下真正的教育。”

“那，你来对地方啦，”副部长向他保证，“新洛桑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学校之一。”

“你觉得，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威尔问道。

“成功。”

“哪些方面？获得奖学金？为工作做好准备？遵循当地的分类教条？”

“所有这些，当然，”梅农先生说道，“但是基本的问题仍在。姑娘和小伙应该干什么？”

威尔耸了耸肩：“答案取决于驯服地点。例如，美国的姑娘和小伙干什么？答案：大众消费。大众消费还衍生出大众通讯、大众广告，以及电视、安宁片、正面思想和香烟等‘大众鸦片’。既然欧洲在大众生产方面取得突破，那么那儿的姑娘和小伙干什么呢？大众消费和所有其他的——就像美国的姑娘和小伙一样。但俄罗斯那儿的情况则不同，姑娘和小伙志在强化国体。所以出了很多工程师和科学教师，更不用说配备了坦克、氢弹和远程火箭，并随时准备发动战争的五十个师。所以，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暂时如此，但总会有些交叉的地方。西方可能会害怕东方，因此放弃让姑娘和小伙进行大众消费的想法，并进而决定让他们造大炮，强化国体。同样，东方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渴望拥有西方电器、体验西方生活方式的来自民众的压力，并进而改变想法鼓励姑娘和小伙进行大众消费。但这是将来的事情。目前，针对你问题的答案还是泾渭分明的。”

“但这两种答案，”梅农先生说道，“和我们这儿的情况都不同。帕拉国的姑娘和小伙子做什么？不是大众消费，也不是强化国体。当然，国家要存在。对大家来说，仅是存在而已。这不用说。只有基于上述这一条件，姑娘和小伙才能发现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只有基于上述条件，我们才能有所作为。”

“那，他们实际做什么？”

“自我实现，成为真正的人。”

威尔点头：“《真相笔记》，成为应成为的人。”

“老拉贾，”梅农先生说道，“主要从超越个体的层面关注人。当然，我们对个体本来的状态也感兴趣。但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需要考虑个体的方方面面：形体、身高、性情、天赋和缺点。超脱结合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从青年开始，并和高等基础教育同步。”

“根据我的理解，”威尔说道，“应从首次体验解脱之药开始。”

“那么，你听说过解脱之药？”

“我看到过它发挥效用。”

“罗伯特医生昨天带他去看过了启蒙仪式。”校长解释道。

“对此，”威尔补充道，“我印象很深刻。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的宗教训练……”威尔故意没说下去，为了取得更好的语言效果。

“那，正如我所说，”梅农先生继续说道，“青少年同时接受两种教育。和其他同类一起，接受超脱结合教育的同时，也在相应的心理和生理课上学习，知晓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构造和秉性，大家彼此存在个体差异。”

“我在学校的时候，”威尔说道，“教员们尽力淡化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至少向大家灌输相同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想法——有着学者气，却踢安格鲁足球的绅士典范。那么告诉我，你们如何看待大家都有差异这一事实？”

“我们首先对差异进行评估。”梅农先生说，“从解剖学、生物化学到心理学准确看待一个孩子。从有机层面的角度来看，什么占主导——胆量、肌肉还是神经系统？他离这三极有多近？个体的组成部分，身体的还有心理的有多么和谐或不和谐？他天生想支配、社交或希望独处的愿望有多强烈？他是如何思考、感知或记忆呢？他是否是一个视觉型的

人？他思考时，借助文字还是图片，还是借助两者或都不借助？他讲故事时是否留于表面？他是否像孩童时代的华兹华斯和特拉赫恩一样看待世界？若是如此，又如何不使荣耀与斗志消逝在平常的岁月里？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如何从概念层面教育孩子，而不会抹杀孩子强烈的非语言经验能力？如何在分析和洞见之间寻找平衡？还有很多其他必须询问和回答的问题。例如，孩子是否能吸收食物中的所有维他命，是否有一些慢性缺陷；如果未经诊断或治疗，会让孩子缺乏活力，萎靡不振，关注阴暗面，感觉无聊，或想一些愚蠢或歹毒的事情吗？血糖如何？呼吸如何？工作、玩耍或学习的时候，采用何种姿势或如何使用身体？还有一些关于特殊天赋的问题。他是否有音乐、数学、处理文字、准确观察、逻辑思考、对观察到的东西用想象力加工等方面的天赋呢？他长大后，最终适合做什么呢？所有孩子都是很好的催眠主体——五分之四的孩子可以通过谈话被催眠。成人中，这一比例正好相反。五分之四的成人很难通过谈话被催眠。随机挑选的一百个孩子中，哪二十个孩子长大后倾向于被催眠？”

“可以提前找出来吗？”威尔问道，“如果可以，找出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能找出来，”梅农先生回答，“而且这种寻找很有意义，特别是在你所生活的世界。从政治角度来说，易于被催眠并达到最佳状态的这百分之二十，也可能是你们社会最危险的因素。”

“危险？”

“因为这类人群是鼓动者提前确定的牺牲品。在古代前民主社会里，任何雄辩家都可以借助背后的组织将这百分之二十潜在的催眠者转化为组织严密的狂热者军队，为催眠师的大荣耀和大权力服务。独裁统

治下，这些潜在催眠者会接受盲目信仰，进而成为全能党派的中坚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任何看重自由的社会来说，提前在他们小时候找到这些潜在催眠者是多么重要。找到这些催眠者之后，我们可以对其催眠，提供系统教育以便使他们不会被自由的敌人催眠。同时，当然，需要重新构建社会结构以使自由的敌人很难形成或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影响。”

“这就是帕拉岛目前的状态？”

“绝对是！”梅农先生说，“因此，我们潜在的催眠者不会构成危险。”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提前找到他们呢？”

“因为，如果善加利用，这种天赋可以发挥出极大的价值。”

“进行命运掌控？”威尔质问道，威尔想起了治疗天鹅，以及苏茜拉提到的按压个人按钮等所有事情。

副部长摇摇头：“若欲掌控命运则只需轻微的精神昏迷，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能够进入很深精神昏迷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潜在梦游者。在很深的精神昏迷状态——而且只有在很深的精神昏迷状态——才能教人如何扭曲时间。”

“你能扭曲时间？”威尔询问道。

梅农先生摇头：“不幸的是，我无法进入最深层。我所知道的东西都是通过漫长、缓慢的过程习得的。纳拉杨女士则更幸运。纳拉杨女士属于有天赋的那百分之二十的人群，她可以走各种教育捷径，而这些捷径对我们其他人不开放。”

“什么样的捷径？”威尔转向校长，问道。

“记忆的捷径，”她回答道，“计算、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捷径。开始学习的时候，尝试如何将二十秒作为十分钟或一分钟作为半小时体验。深度精神昏迷状态下，则很容易做到。倾听教师的建议，并长时间静坐在那儿。两个小时整——你对此准备宣誓确实如此。回过神后，看看手表。你那两个小时的体验，缩短到手表上只显示四分钟。”

“如何做到的呢？”

“没人知道如何做到的，”梅农先生说道，“但是有些逸闻趣事，譬如马上要被水淹死的人可以在短短几秒内，看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自己的一生，这完全是真实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或者甚至说部分大脑和神经系统——碰巧能够实现上述功能。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六十年前发现了这种现象。自从发现以来，我们一直在开发利用。出于不同目的进行利用，最主要的是出于教育目的。”

“例如，”纳拉杨女士继续说道，“这里有一个数学问题。正常状态下，你超常发挥也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解决。但你可以将时间膨胀到某一个点，即一分钟可以从主观上等于三十分钟。然后，你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主观时间三十分钟后，问题得到解决。但三十分钟主观时间在钟表上只显示一分钟。一点也不紧张或者有很大压力，你解决该数学问题的速度已经达到数学神童的速度。况且，神童的发挥有时候也不稳定。未来的天才诸如安培和高斯，或未来的傻瓜诸如[戴斯](#)，他们所有人，通过一些内在的时间膨胀技巧，能够在几分钟内，有时候甚至在几秒钟内完成一个小时的工作。在学生中间，我的智商仅属平均水平。我能够进入深度精神昏迷状态，也就是我的主观时间可以是实际时间的三十倍。

结果是：在深度精神昏迷状态下我所涉猎的知识远远比正常状态下我可能获得的知识多很多。如果有人生来智商就高，而且还能够进行时间膨胀，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结果肯定是令人吃惊！”

“不幸的是，”梅农先生说道，“这样的人不多见。前两代人中，我们只有两位天才能够进行时间膨胀，然后还有五到六位使用时间膨胀能力稍微逊色的人。但这些少数的天才对帕拉岛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很关注潜在的催眠者！”

“那么，你当然会向小学生问一些试探性的问题，”短暂的沉默后，威尔总结道，“找到答案后，你们做什么？”

“我们开始做相应的教育，”梅农先生说道，“例如，我们针对每个孩子的体质和性情问问题。得到答案后，我们会找出所有最害羞、最紧张、最外向、最内向的孩子，然后把他们放到一个组。随后，逐渐扩大这个组的规模。首先加入少数没有社交歧视的孩子，然后加入一到两个四肢发达的男孩或女孩——有攻击性或热爱权力的孩子，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发现，让处在三个极点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彼此理解、彼此宽容，经过精心控制社交，几个月后，他们愿意承认：具有不同遗传性格的人和他们一样具有存在的权利。”

“原则是，”纳拉杨女士说道，“明确教育方式，逐步应用。比较基础的教育方式是和熟悉的动物进行类比。猫喜欢独处。羊喜欢群居。貂凶猛，不能被驯服。豚鼠温和，友善。你的性格像猫、像羊、像豚鼠还是貂？结合动物的属性进行教育，甚至很小的孩子也能够理解人类的多样性，包括相互忍耐、相互宽容。”

“随后，”梅农先生说道，“他们阅读[《博伽梵歌》](#)时，告诉他们宪

法和宗教之间的联系。羊和豚鼠性格的人喜欢仪式、公开活动和复古情感，他们的性情偏好可以引向忠诚之道；猫性格的人喜欢独处，他们的独处沉思可以成为自我认知之道；貂性格的人喜欢做事，问题是如何将他们精力旺盛的攻击性转化为公正无私的行为之道。”

“我昨天也在研究通往无私的行为方式之道。”威尔说道，“伐木和攀岩之道——不可以解决吗？”

“伐木和攀岩，”梅农先生说道，“是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总结来说，通向所有方式之道是能量的重新分配。”

“怎么说呢？”

“原理很简单。对于恐惧、嫉妒或太多的降肾上腺素，或当时发生的内在冲动，或错位所滋生的能量——你没有利用这种能量做一些对别人不好的事情，没有压制它或做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事情，你刻意沿着一种渠道分配的能量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或如果无用，至少无害的事情。”

“这是一种简单的情况，”校长说，“常愤怒或遭受挫折的孩子会有很多委屈的负能量，因而哭泣，说脏话或打架。如果产生的能量足以从事上述行为，则该能量足以支撑跑步、跳舞而不仅仅只是五次深呼吸。随后让你看一下跳舞。此刻，让我们仅谈论呼吸。不安的人进行五次深呼吸后会释放很多压力，也会表现得更理智一些。因此，我们教会孩子们各种呼吸游戏，孩子们生气或不安的时候让他们来玩。有些游戏具有竞争性。两个敌对者进行深呼吸，哪个能吸气最深并在呼出时说‘噢姆’时间最长？这种决斗最终几乎毫无例外都以和平方式化解。当然，也有很多种情况不适合进行竞争性呼吸。这儿还有个小游戏，可以让生

气的孩子自己玩，这个游戏的依据是当地的民间传说。帕拉岛的每个孩子都是在佛学故事的沐浴中长大的。在大多数虔诚的童话故事中，都会有人联想到神仙。比如，沐浴圣光、身佩神饰、头顶圣光的菩萨。灿烂的景色总是会对应同样醇香的嗅觉，正如烟花总是伴随不可言喻的美妙香味。一些传统的幻想——不用说，总是基于各类实际的幻觉体验，这些体验可能会因斋戒、感官缺失或食用蘑菇而诱发——我们让这些幻想起作用。暴力情感，我们告诉孩子，就像地震一样，会强烈地摇撼，会使我们的自我与共同的普世佛性之间的那道墙，出现裂缝。每当你生气时，你身体内部的某些东西就会裂开，从这个裂缝里，会喷出天堂般觉悟的味道。像黄兰，像依兰，像梔子花——只是要美妙得多。所以，不要错过你不经意释放的天堂般觉悟的味道。那是你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存在的。嗅它，深深吸入，充满肺。一次一次重复。”

“他们实际上会这样做？”

“经过几周的教育后，大多数孩子都能很自然地这么做。此外，很多孩子都能嗅到那种香味。以前压抑性的‘你不应该’，如今转化成了新的鼓励性的表述‘你应该’。潜在有害性的能量转换渠道后，不仅无害，而且实际还有益。同时，当然，在合理使用语言以及感知方面，我们也会给孩子提供系统和精心策划的渐进的训练。教育孩子们注意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以及他们的情感和欲望如何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以及他们的语言习惯不仅影响他们的情感、欲望，甚至还影响感觉能力。我用耳听到和用眼看到的是一回事；我使用的语言，所处的心境以及追寻的目标，让我感知到、理解到并做出行动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你看，所有这些都串联为一个统一的教育过程。我们以同步培训教育孩子，如感知和想象方面，应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实际伦理学和宗教方面，合理使用语言和自我认知方面。换句话说，涉及整个身心所

有方面的培训。”

“精心安排的身心培训和正式教育之间，”威尔问道，“有什么相关性？是否有助于孩子做加减法，按语法写作，或理解基础物理学？”

“作用很大，”梅农先生说道，“经过身心培训的孩子，会比未经训练的学得更快，也更彻底，也更能够将现实和观点联系起来，和各自的发展轨迹联系起来。”突然，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因为梅农那张悲苦的长脸给人的印象最多是厌倦的微笑，而与任何欢乐的表情绝缘），他响亮地大笑起来，而且笑了很长时间。

“什么事这么可笑？”

“我想到上次在英格兰的时候碰到的两个人。在剑桥碰到的，其中一位是原子物理学家，另一位则是哲学家。两位都特别著名。其中一位，离开实验室，心理年龄大概只有十一岁；另一位，则是一位不愿面对体重问题、停不下来的贪吃者。给你一个聪明的孩子，如果只注重严格的正式教育，而完全忽略和学习、生活相关的身心教育，十五年过去后，就可能出现上述极端的例子。”

“你们这种教育体制下，不会出现那种学术怪人？”

梅农副部长摇了摇头：“到欧洲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学术怪人。他们很滑稽，很荒诞，但是，上帝啊，好悲哀！而且，可怜的是，奇怪到令人厌恶！”

“可悲，奇怪到令人厌恶——这就是我们为专业化付出的代价。”

“专业化，”梅农先生表示同意，“和你们这些人通常说的专业化含义不同。你们说的专业化很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没有专业化，就没

有文明。如果专业知识教育和身心教育能够同步推进，则那种必需的专业化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你们不注重身心教育。而你们治理、改进科学专业化教育过多的方法是再加一点人文课程。多好！每种教育都要考虑人文教育，但不要被人文教育这一名称所愚弄。人文教育本身不会带来人性化，人文教育只不过是象征层面的另一种专业化形式。阅读柏拉图或倾听关于T.S.艾略特的讲座，不会对整个人类起到教育作用；像物理或化学课程，只是注重符号方面的教育，身心则继续保持在无知和无能的原始状态。因此，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就碰到那些可悲、可恶的怪人们，着实让我吃惊。”

“正式教育呢？”威尔问道，“必要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识技能呢？你们和我们的教育方式一样吗？”

“我们教育的方式，也许再过十年到十五年，你们才会采用。拿数学举例来说吧。传统的数学教学首先从阐释实用的技能开始，上升到玄学，并最终从结构和逻辑转换进行阐释。在我们这里的学校，传统过程则被颠倒过来。我们首先从结构和逻辑讲起，接着，跳过玄学，继续从一般性原理讲到特定应用。”

“小孩能理解？”

“相比于从功利的技能讲解开始，这样他们理解得更好。只要能以正确的方式讲解，孩子们从五岁往上，智商正常的孩子就可以学会所有东西。我们采用游戏和谜语的方式阐释逻辑和结构。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抓住重点。随后，进入实际应用阶段。按照这种方式教学，教授的内容往往会多出三倍，理解的透彻度会高出四倍，而时间则节省一半。或者，想想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理解基本原理的另一个领域。所有的科学思考都是建立在概率之上。那些古老永恒的真

理只是一种可能性极高的事实，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只是统计学上的平均值。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奥的、晦涩的概念深入到孩子的大脑中呢？通过和孩子们玩轮盘赌，掷硬币或抓阄。教会他们各种游戏：扑克、棋盘游戏、掷骰子。”

“‘梯子与进化蛇’这款游戏最受小孩欢迎，”纳拉杨女士说道，“还有一款很受欢迎的游戏是‘孟德尔幸福之家’。”

“不久后，”梅农先生补充道，“我们教给他们一款更复杂一些的游戏，由四个人玩，有六十张精心设计的扑克，分三组。我们称之为‘心理之桥’。牌是随机发到你手里的，但玩的时候需要技巧，虚张声势，并与同伴合作。”

“心理学、孟德尔主义、进化——似乎你们的教育比较偏向生物学。”威尔说道。

“是的，”梅农先生表示同意，“我们最强调的不是物理和化学，是生命科学。”

“是原则问题？”

“不完全是。还考虑便捷性和经济必要性。我们没有钱进行大规模的物理和化学研究；那类研究实际上对我们也没有必要——重工业只会恶化竞争，军备竞赛会带来更多的恶毒，我们从来也没有过登上月球的想法。在我们所处的地球的这个纬度上，我们只是希望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谦逊地生活，并和岛上的所有生物和谐共处。如果我们愿意，而且能够付得起钱，我们可以采用你们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其用于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同时，我们会集中关注给我们带来最大益处的研究——生命和心灵科学的研究。如果新生独立国家的政治家们有良知的

话，”他补充道，“他们也会这样做。但他们希望四处施加影响力；他们希望建立军队，他们希望赶上欧美的机动化和消费速度，他们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应用物理学和化学，并承担所带来的所有不幸后果，军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但是，不发达国家不应这样。不发达国家不必步入他们的后尘。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应用生物学之路、生育控制之路、生育控制保证下的限定生产并有选择性地发展工业。这条道路会带来由内而外的幸福，通过健康，通过意识，通过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态度；相反，这条道路不是通过由外及内创造幸福的海市蜃楼，比如通过玩具、兴奋剂和无休止地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道路，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想和你们完全一样——按照他们设定实现的速度——他们注定了会受挫和失望，注定面临社会解体和无政府主义的悲惨，然后陷入被暴君奴役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可以完全预见的，而他们却硬是要眼睁睁地走向这种悲剧。”

“而且，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校长补充道。

“什么也做不了，”梅农先生说道，“除了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一个国家通向幸福的道路可以被模仿。概率虽小，但也有可能发生。”

“除非大壬当共荣先发生。”

“除非大壬当共荣先发生，”梅农先生庄重地表示同意，“同时，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育。你还有其他想听的吗，法纳比先生？”

“很多，”威尔说道，“例如，你们开始科学教学有多早？”

“科学教学和乘除法运算同时开始。首先是生态学课程。”

“生态学？生态学不是有点复杂吗？”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先开始。绝不能让孩子有任何机会想象事情是孤立存在的。首先，让孩子们明白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森林、田野、池塘、小溪、村庄和周围的国家，向他们展示这种关联，使其深入头脑。”

“允许我补充一下，”校长说，“我们在进行关系科学教育的同时，也一同教授关系伦理道德。平衡，付出和索取，不要过度——这是自然法则，源于事实，适用于伦理道德，而且也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则。我前面说过，采用动物寓言的方式，孩子则很容易理解其中的观点。我们给孩子提供最新版的《伊索寓言》。不是古老的拟人化小说，而是真正的生态学寓言，蕴含内置的宇宙道德。还有一个精彩的儿童寓言是讲水土流失的。在我们这里，无法举出水土流失方面很好的案例，因此我们会给孩子们看一些照片，壬当、印度、中国、希腊、黎凡特、非洲和美国发生过的情况——这些地方的贪婪的、愚蠢的人们只知道索取，而不付出，盲目地开采，缺乏爱护和理解。因此善待自然，自然也会善待你。伤害或破坏自然，自然很快也会摧毁你。在风沙侵蚀区里，‘恶因恶果很明显’——相比于遭受水土流失的家庭，这里的孩子们更容易觉察和理解这个道理。心理创伤看不见——无论如何，孩子们毕竟对他们的长辈了解甚少。而且，没有对照标准，他们很容易把最差的情况当成理所当然，就像大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十亩草地和飞沙的区别很明显。沟壑和飞沙是一种寓言。面临飞沙和水沟，孩子们更容易理解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并进而关注道德——容易从动植物黄金法则联想到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地球，并进而联想到人类的黄金法则。这是另一个重点。孩子们从生态学事实和水土流失寓言进而总结出普适伦理道德。大自然中没有上帝选定的子民，没有圣土，没有独特的历史启示录。面临生态保护

这一道德信念，没有人有优越感，或有任何特权。‘恶因恶果’适用于我们处理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的生物关系。我们只有心怀慈悲，聪明地对待大自然，才能安逸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基础生态学和基础佛学直接相关。”

“几周前，”沉默一会儿后，威尔说道，“我在读托瓦尔德的书，描写的是1945年1月到5月‘东德’发生的事情。你们读过这本书吗？”

他们摇头。

“那，最好别读。”威尔建议。“二月份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五个月，我在德累斯顿。有五到六万的平民——大多数是来自俄罗斯的难民——一夜之间被活埋。发生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原因就是齷齪的阿道夫从没有学过生态学，”威尔笑起来，脸上的表情依旧似剥了皮一样难看，“从没学过生态保护的第一个原则。”谈论这个话题需要开玩笑地说，如果严肃地讲，真是很恐怖。

梅农先生拿着公文包，站立起来。

“我必须走啦。”他和威尔握手，表示很高兴和他聊天，并希望他在帕拉岛生活得开心。同时告诉他，如果想更多地了解帕拉岛的教育，可以问纳拉杨女士。这方面，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当向导和讲解员。

“你想去教室看看吗？”等副部长离开后，纳拉杨女士问道。

威尔站起来，随纳拉杨女士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上。

“这是数学室，”校长一边开门，一边说，“这是五年级上班。教课的是阿南德女士。”

校长介绍的时候，威尔鞠了躬。这位白发苍苍的教师微笑了一下以示欢迎，并小声地说：“你看，孩子们正在解决问题。”

他向周围看去。几十个男孩和女孩正眉头紧锁，专注地看笔记，教室安静得可以听到针落的声音。他们正低着头，头发乌黑柔顺。白色卡其短裤和各种颜色的长裙，金色的皮肤上因出汗而闪着光。男孩们的身体，显现着胸廓肋骨。女孩们的身体则更丰满，光滑，小小的乳房膨胀着；结实，挺拔，就像洛可可风格的雕塑家创造的林中仙女塑像。每个人都完全习以为常。在这里，威尔想，堕落是一条被推翻的教条，眼前的这一幕多么令人欣慰！

同时，阿南德女士正在解释——音调甚低，以便不会分散男孩和女孩的注意力——她总是把课堂分成两组。视觉型学生组，从几何的角度来看待外物，就像古希腊人；非视觉型学生组，喜欢从代数和没有图片的抽象角度思考。看着这些年轻、美丽的身体，在这未曾堕落的美丽世界，威尔都有点不太情愿地移开注意力，去关注性格的多样性和如何教授数学的智慧。

校长和威尔最终离开了。下一个教室里，淡蓝色的墙壁上装饰着绘有热带动物、菩萨和胸部丰满的莎克蒂的画。五年级下的孩子们正在上两周一次的基础应用哲学。这儿的孩子乳房更小，胳膊更细，肌肉更少。这些小哲学家们一年前才刚刚告别了童年。

“符号是大众的。”威尔和纳拉杨女士走进教室时，一位年轻男士正在黑板前讲解。他画了一排小圆圈，分别编号为1、2、3、4和 n 。“这些人。”他解释道。他从每个小圆圈里画一条线，并和黑板左侧的正方形连接起来。他在正方形的中心写上S。“S代表符号系统，人们在彼此交谈时使用。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英语、帕拉岛语、爱斯基摩语，

具体取决于出生的区域。文字是大众的，文字属于特定语言的所有讲话者，文字收录在词典内。现在我们看看发生在外面的事情。”他指向一扇打开的窗户。蓝天白云下，几十只艳丽的鹦鹉飞入视野，随后消失于树后。老师又在黑板的另一侧画了一个正方形，标记为“事件E”，并用直线和圆圈相连。“外面发生的事情是公开的——或至少是相当公开的，”他补充道，“有人说话或写字会怎么样呢——这也是公开的。但是圆圈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个人的。”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用手擦了擦前额。“个人的。”他用棕色的食指触摸眼睑和鼻尖，“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说单词‘Pinch’（掐）。”

“Pinch，”孩子们异口同声地重复道，“Pinch.....”

“P-I-N-C-H—pinch。这是公开的，你们能够在词典上查到。但，现在，掐一下自己。用力！再用力！”

孩子们咯咯地笑，哎哟哎哟，孩子们配合着老师做。

“有人能感到旁边人的感受吗？”

“不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所以，看吧，”年轻教师说，“就像有——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他扫视着面前的座位，“看起来有二十三种各自不同的疼痛。一个房间内二十三种。整个世界将近有三十亿种。加上所有动物的疼痛，所有这些疼痛，严格地说，都是个人的。不同疼痛之间没有转移的途径。除了间接通过S即符号系统，彼此之间没有直接交流。”他指向黑板左侧的正方形，然后指向中心的圆圈，“个人疼痛，在这里是1、2、3、4、和n。关于个人疼痛的信息在这儿即S，你可以说‘掐’，这是一个共享的单词，可以在词典里查到。请注意：只有一个共享的词，‘疼痛’，三十

亿种个人体验，每种都不相同，就像我的鼻子和你们的鼻子不同，你们的鼻子彼此也不同。一个单词只能代表一件事情或相似的事情彼此类似。这就是为什么单词是共享的。公众的，也就不可能意味着同类事情发生的方式彼此不同。”

教室里一阵沉默。教师抬头，然后问了一个问题。

“这里有人知道摩诃迦叶吗？”

有几只手举起来。老师将手指指向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小女孩，小女孩坐在前排，还戴着一串贝壳项链。

“给我们讲讲，艾米亚。”

艾米亚有点喘不过气来，讲话时，口齿不太清楚。

“迦叶，是所有信徒中，唯一一位能够听得懂佛祖讲话的人。”

“那，佛祖在讲什么？”

“他没讲。所以信徒不明白。”

“那就是说，即使佛祖没有讲话，迦叶也理解佛祖在讲什么——是这样吗？”

小女孩点头：“就是那样。信徒们认为佛祖要布道，但佛祖没有。佛祖只是拿起一朵花，举起来让大家看。”

“那就是布道，”一个围着黄色腰布的小男孩大声嚷道，他一直在座位上扭动着，难以抑制迫不及待回答问题的心情，“但是，没有人理解那种布道。没有人，只有迦叶。”

“那佛祖举起花时，迦叶说什么呢？”

“什么也没说！”围着黄色腰布的小男孩大声嚷道，有种胜利感。

“迦叶只是笑，”艾米亚解释道，“这也就让佛祖知道，迦叶明白佛祖的意思。佛祖也回之以微笑，佛祖和迦叶都在那儿笑着。”

“很好。”老师说道。“那，现在，”他转向穿黄色腰布的小男孩，“我们想听听，你认为迦叶是怎么理解的。”

教室陷入沉默。接着，小男孩摇着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我不知道。”他嘟囔道。

“其他人，有知道的吗？”

下面开始猜测起来。也许，他知道，大家开始厌倦布道——即使是佛祖的布道。也许，他和慈悲者一样爱花。也许是白花，让他联想到圣光。或者，也许是蓝色的，那也是湿婆神的颜色。

“很好，”老师说道，“特别是第一个答案。布道很无聊——特别是对佛祖来说。但，这里有个问题。佛祖举起花的时候，如果你们的答案是迦叶理解佛祖的意思，为什么迦叶不说很多话呢？”

“或者，迦叶不擅长表达。”

“迦叶很健谈。”

“或许，他嗓子疼。”

“如果他嗓子疼，他就不会笑得那么开心。”

“你告诉我们。”教室后面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对，你告诉我们。”其他声音附和道。

老师摇头：“如果迦叶和慈悲者都无法将其付诸语言，我怎么能呢？同时，让我们再看看黑板上的这些图。共享的单词，或多或少的公开事件，接着是人，完全个人的疼痛和快乐。”“完全个人的？”他质问道，“但是，也许，那不完全正确。毕竟，也许，圆圈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交流——不是我和你们现在这样通过语言交流，而是直接交流。这也可能是佛祖在举花布道结束后，所想要说的。‘我有不可误传的精深佛法宝藏，’佛祖对信徒们说，‘涅槃的大智慧，无形中的有形，超出所有语言，所有教义之外的布道。现在我交给迦叶。’”老师再次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大致画了一个形状，囊括了黑板上的其他所有图形——小圆圈代表人类，正方形代表事件，另一个正方形代表文字和符号。“所有都是单独的，”他说道，“但所有的单独构成一个整体。人物，事件，语言——他们都是意识、真如和空的体现。佛祖想表达的和迦叶理解的教义我们不能言说，只能将其融为一体。等到你们有所启蒙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一点。”

“该走啦。”校长小声地说。身后的门关上时，威尔和校长再次站在走廊里。“我们采用相同的方法，”她对威尔说，“进行科学教育，首先从植物学开始。”

“为什么先从植物学开始？”

“因为很容易和刚才讲课的内容联系起来——迦叶的故事。”

“那是你的出发点？”

“不，我们通常从教材开始。首先依照明晰的标准分类，向孩子们展示一些明显的基础事实。纯粹的植物学是第一个阶段。用时六周到七周。然后，我们会用一上午的时间进行所谓的桥梁搭建。在这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尽力让学生们把先前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艺术、语言、宗教、自我认知。”

“植物学和自我认知——如何搭建它们之间的桥梁？”

“实际很简单，”纳拉杨女士向威尔保证，“给每个孩子一朵相同的花——例如，木槿花，或者最好（因为木槿花没有味道）是梔子花。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什么是梔子花？包括哪些部分？花瓣、雄蕊、雌蕊、子房和其他所有部分。要求孩子们对花朵进行系统的分析说明，然后精确地画一幅图进行阐释。完成以后，进行短暂的休息。休息结束后，给孩子们读迦叶的故事，引导他们思考。佛祖在上植物学的课吗？或者佛祖想教给信徒一些其他东西？如果是，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当然，就像故事说的那样，没有答案，不可言说。我们会让孩子停止思考，仅仅用眼看。‘但是，看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分析，’我们告诉孩子们，‘不要以科学家，甚至是园艺家的角度来看。忘记所学，以绝对放空的心观察面前无限奇异的事情。看它的时候，就像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同类的东西，就像它没有名称，尚未确定类别。警觉但被动地、接受性地看，不加标签，不进行评价或比较。进行观察的时候，吸入它的神秘，吸入感官的净化，彼岸的智慧。’”

“所有这些，”威尔评价道，“很像罗伯特医生在启蒙仪式上说的。”

“当然是，”纳拉杨女士说道，“学着用迦叶的眼光看待事情能够为

体验解脱之药做最好的准备。每个孩子在启蒙之前都会接受很长时间的艺术教育。首先，梔子花是一种植物。同样，梔子花是独特的，在艺术家眼中的梔子花是，在佛祖和迦叶眼中是更神奇的。不用说，我们不会限定在花上。孩子们所学的每一门课程都会伴随定期的桥梁搭建环节。宇宙万物，从解剖青蛙到涡状星云，都可以从接受的角度，从概念的角度去看，这实际是一场美学或精神学的体验，也可以从科学、历史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接受能力的培训和分析、符号操控培训互为补充。这两种培训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忽略任何一种培训，都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看待其他的人？”威尔最后问，“采用弗洛伊德的眼光来看，还是赛尚的眼光，普鲁斯特的眼光或是佛祖的眼光？”

纳拉杨女士笑起来：“你用什么眼光看我？”

“首先，我想是，社会学家的眼光，”威尔回答，“我把您看成一种陌生文化的代表。但是，我也会从接受的角度了解您。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十分优雅，美学的角度、知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精神学的角度，无论哪个角度，都很优雅——如果我令自己变得善于接受，那确实很了不起。相反，如果我选择投射，而不是接受，则有可能将其概念转化为胡说。”威尔温和地笑起来。

“如果人可以选择，”纳拉杨女士说道，“他总会用现成的不好的观点替换更好的接受性智慧。问题是，为什么要做那种选择？为什么不倾听双方的意见，并将他们的观点融合？分析型的受传统束缚的概念制造者和警惕型被动的智慧接受者——这两者都不是绝对可靠的，但两者放在一起，则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很合理。”

“你们在接受性艺术方面的培训效果如何？”威尔问道。

“有个接受程度的问题，”她回答道，“科学课的接受程度很小，例如：科学首先从观察开始，但是，观察总是有选择性的。你必须得通过投射概念的窗口看待世界。接着，服下解脱之药，忽然间很少再出现任何概念。你没有选择并且立即对你所经历的事情分类。你只是吸收。就像华兹华斯的诗歌一样，‘你带着一颗观察和接受的心’。桥梁搭建环节里，我也一直强调还需要许多选择和投射，但没有之前的科学课那么多。孩子们没有忽然变成小如来，孩子们也没有获得解脱之药所带来的那种纯粹接受力，远远没有。我们能够得到的就是孩子们可以轻易地记住名字和概念。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吸收的远远比给予的要多得多。”

“对于他们吸收的东西，你让他们怎么做？”

“我们很少让他们尝试不可能的事情。”纳拉杨女士微笑地回答，“我们会让孩子将经历诉诸语言。从纯洁的、没有概念的给予角度来看，这朵花、被解剖的青蛙、望远镜另一端的星球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让你怎么想，感觉，想象和记忆？尝试把感受写在纸上。当然，你不会成功，但总要做出尝试。这有助于你理解语言和事件的差别，认识事物和熟悉事物之间的区别。‘写完以后，’我们告诉孩子们，‘再次看看花朵，看过以后，闭眼一到两分钟。画出来闭眼以后感受到的东西。可以随意地画——模糊的，或生动的，花本身的，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画你看到的，甚至没有看到的，画出来，并用涂料或画笔着色。休息一会儿，然后，将第一幅画和第二幅画进行比较；将对花朵的科学描述和你所写的进行对比，那是你没有进行分析所看到的，就好像你一点也不了解这朵花，只是允许它存在的神秘突然浮现，就像你所感受的那样。然后，将你的写作、绘画和班里其他小朋友的作品进行比较。你会注意到，分析性描述和绘画非常相似，然而感受型的写作和绘画差异则很

大。所有这些，如何和你在学校里、家里、丛林里、寺庙里学到的东西相关联？’很多问题，庞杂混乱。需要沿各个方向搭建桥梁。首先从植物学开始——或者学校里的其他课程——忽然发现，搭建桥梁环节结束后，个人会思考语言的属性，各种不同体验，玄学、生活行为、分析性知识和彼岸的智慧。”

“你们究竟是如何培训这些教孩子们搭建桥梁的教师的？” 威尔问道。

“我们从一百七十年前开始教老师，”纳拉杨女士说，“我们按照传统帕拉岛的方式教育姑娘小伙们，教给他们好的礼仪、好的农业、好的艺术和手工艺，还有民间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对神秘力量的信仰和对童话故事真实性的相信。没有科学、历史或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但这些未来的教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多都进行冥思，所有未来即将成为教师的人阅读或倾听很多大乘佛法。也就是说，在应用玄学和心理学领域里，相比于你们世界里的那些教师，他们接受的教育更彻底，更现实。安德鲁医生是一位接受过很多科学培训、反教条主义的人文主义者。安德鲁医生已经发现纯粹的应用大乘佛法的价值。安德鲁医生的朋友——拉贾，则是一位密宗佛教徒，拉贾已经发现纯粹的应用科学的价值。他们都清楚地看到：要想教育出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里面完整的人，首先必须教育老师懂得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两个世界。”

“那么，那些早期的教师如何感觉？他们会抵制这个教育过程吗？”

纳拉杨女士摇头：“他们不会抵触，理由很充分，因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没有受到抨击。他们信仰的佛学受到尊重。他们所要放弃的只是一些不经的科学和童话故事。而他们能够收获的是各种更有趣的事实和更有用的理论。来自你们西方科学世界那些令人振奋的知识和进步，如

今在这里被结合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隶属于佛学理论和应用玄学的心理事实。结合了两个世界的精华的最佳计划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对他们构成冒犯，即使是最敏感、最虔诚的宗教卫道士也不会受到冒犯。”

“我正在思考我们将来的教师，”沉默一会儿后，威尔说道，“在比较晚的阶段，他们还能被教育吗？他们能学会最好地利用两个世界吗？”

“为什么不能呢？他们不用放弃对他们真正重要的东西。非基督教徒可以继续思考人类，基督教徒可以继续膜拜上帝。没有改变，只是需要认为上帝是内在的，而人类具有自我超脱性而已。”

“你认为，他们能够很轻易地做出改变？”威尔笑道，“你是一个乐观派。”

“是乐观派，”纳拉杨女士说道，“原因很简单，如果能够聪明地、现实地解决一个问题，结果就会相当好。在这个岛国，适当的乐观主义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去看看舞蹈班吧。”

他们穿过一个满是树荫的小院，推开一扇弹簧门，然后就从一片沉寂踏入了喧闹之中。有节奏的鼓声，横笛的尖鸣，一遍遍地重复着一个简短的五音曲调。这在威尔听来，似乎有点像苏格兰音乐。

“实地伴奏，还是录制的？”威尔问道。

“日本磁带。”纳拉杨女士简洁地回答。她又打开第二扇门，通向一间大型的健身房。两位蓄着胡子的年轻男士和一位年长一些的女士正在教二十到三十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一曲活泼舞蹈的步伐。那位女士身材矮

小，穿着黑色宽松的缎面衣服，其动作灵活得让人吃惊。

“这是娱乐还是教育？”威尔问道。

“两者都有，”校长说道，“这也是应用伦理学。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呼吸练习——只是更有效，因为更剧烈。”

“跺脚！”孩子们一起喊着。他们用尽全力跺着穿着凉鞋的小脚，“跺脚！”小孩们用力地最后一次跺脚，又收回来，旋转，跳动，进入下一轮舞蹈动作。

“这叫罗刹女号笛舞。”纳拉杨女士说道。

“罗刹女？”威尔质问道，“是什么？”

“罗刹女是一种恶魔，体形庞大，极其令人憎恶，是最愤怒情绪的化身。罗刹女号笛是一种乐器，可以释放因愤怒和挫败累积的危险能量。”

“跺脚！”音乐再次循环起来，又到了合唱的副歌，“跺脚！”

“再跺，”矮个子的年老女士喊道，同时用力作了一个示范，“再用力！再用力！”

“更像什么呢，”威尔开始猜测，“道德和理智行为——酒神的狂欢还是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狂乐的乱舞？”

“希腊人，”纳拉杨女士说道，“他们很理智，不会从‘要么，要么’的角度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不仅，而且’。不仅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是酒神的女祭司。没有那些缓解紧张的号笛，伦理哲学就会

变得很无力。没有伦理哲学，号笛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从小希腊的智慧之书中汲取一些营养。”

“很好！”威尔说道，表示赞同。想着（或早或晚，无论他的快乐多么强烈，他的热情多么真挚，他总是记着）自己是一位从来不会接受“是的”为答案的男士，他忽然大笑起来。“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不同，”他说道，“狂乐的舞蹈也不能阻止希腊人割破彼此的喉咙。迪帕上校决定行动的时候，罗刹女号笛舞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向命运屈服，也许——仅此而已。”

“是的，仅此而已，”纳拉杨女士说道，“但是能够向命运屈服——已经是很大的成就。”

“你似乎能很平静地接受一切。”

“歇斯底里地接受，又有什么意义？无助于改善现状，只会让个人情况变得更糟。”

“跺脚，”孩子们一起大声喊，在他们重重落地的脚下，地板在颤抖，“跺脚。”

“不要认为，”纳拉杨女士继续说道，“我们只教这种舞蹈。转移不良情绪产生的能量同样很重要。表达良好的情感和正确的知识见闻同样重要。示范性动作，在此情况下，是示范性姿势。如果你昨天来，当时我们的客座大师在这里，我就可以向你展示我们是怎样教那种舞蹈的。可是今天，很不巧。他得到下周二才会来。”

“他教哪种舞蹈？”

纳拉杨女士尝试去描述：“没有跳跃、没有高踢腿、没有跑动，脚

总是牢牢地站在地上。只是膝盖和臀部弯曲和侧移。表达限于手臂、手腕、手掌、颈部、头部、脸庞，最重要的是眼睛。肩膀向上，向外移动——动作有种内在的美感，同时充满象征意义。在充满仪式风格的姿势里表达想法。整个身体转化为象形文字，一连串的象形文字，具有不同意义的态度，像诗歌，像乐章。肌肉的动作代表了意识的变化，真如成众，众成内在且永恒的一体。”

“这是一种移动的冥思，”她总结道，“大乘佛法玄学的表达，不是通过文字表达，而是通过象征性的动作和姿势。”

他们通过另一扇门走出了健身房，左转走入一条不长的走廊。

“下一项活动是什么？”威尔问道。

“参观四年级下的课堂，”纳拉杨女士回答，“他们正在学习基础实用心理学。”

她打开了一扇绿色的门。

“那，现在你们知道，”威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没有人必须感觉疼痛。告诉自己，别针不疼——别针就不疼。”

他们走进一间教室，看到了很高挑的苏茜拉·麦克费尔，她站在一群或胖或瘦棕色的小身体中间。苏茜拉朝他们微笑，指着教室角落的几张椅子示意他们可以坐下，然后转向孩子们。“没有人必须感觉疼痛，”她重复道，“但是，别忘记：疼痛总是意味着事情不对。你可以学着关闭疼痛，但是做的时候别不假思索，做的时候别忘记问自己这个问题：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很疼，或者没有明显的原因，告诉你的妈妈，你的老师，或互助收养俱乐部的其他成年人。接着，停止疼痛。停

止疼痛时要明白，如果需要做些什么，则将会实现。你们理解吗……”在所有的问題都回答完毕后，她继续说道：“那么现在，现在让我们假装玩一些游戏。闭上眼睛，假设看到那只可怜的老八哥，这只单腿的八哥每天都跑到学校等人喂食。你能看到它吗？”

当然，孩子们能看到它。很明显，那只单腿的八哥是一位老朋友。

“看得很清楚，就像今天午饭时你们看到的那样。但，别盯着它，不要刻意去看。自然地看，让你的目光——从它的喙到尾巴，从鲜亮的小圆眼睛到那只橙色的单腿间游移。”

“我也能听到，”一个小女孩自发地说道，“它正在说‘卡鲁纳，卡鲁纳！’”

“不对，”另一个孩子愤愤不平地说，“它在说‘注意！’”

“它两者都说啦，”苏茜拉向他们保证，“可能，还说了很多其他的话。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一些真正的假装游戏。想象有两只单腿的八哥，三只单腿的八哥，四只单腿的八哥。你们能看到这四只吗？”

他们能。

“四只单腿的八哥分别在正方形的四个角，第五只在中间。现在，让我们改变它们的颜色。现在是白色的。五只白色的八哥，头是黄色的，那只腿是橙色的。现在，头是蓝色的。然后是亮蓝色——鸟的身上是粉色的。五只蓝顶粉色的八哥鸟。它们不停地改变。现在是紫色的。五只紫色白顶的八哥鸟。每只鸟的单腿都是淡绿色的。天哪，发生什么事啦？不是五只，有十只。不，二十只，五十只，一百只。几百只。你们能看到它们吗？”有些孩子能——而且毫无难度；对于那些不能完全

看到的孩子们，苏茜拉提出更简单的目标。

“那就十二只，”苏茜拉说道，“或者，如果十二只太多的话，那就十只，八只。依然有很多的八哥。”她继续说道，直到所有孩子都能看到这些紫色的鸟，都能在头脑中臆造出来时，“但是，现在，它们不见啦。”苏茜拉拍着手说：“不见啦！每一只。那儿，什么也没啦。现在，你们看不到八哥，你们将看到我。一个我是黄色的。两个我是绿色的。三个我是蓝色的，还有粉色的斑点。四个是你们所见过的最鲜红的我。”苏茜拉再次拍手：“都不见啦。这次，是纳拉杨女士，还有一位看起来很有趣的男士，其中一条腿是僵直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四位。在健身房里，站成一个大圆圈。现在，他们正在跳罗刹女号笛舞。‘跺脚，跺脚。’”

大家咯咯地笑起来。威尔和校长跳舞，一定很有喜剧感。

苏茜拉打了一个响指。

“他们不见了！消失了！现在，你们都会看到各自的三个妈妈、三个爸爸沿着操场跑。再快一些，再快一些，再快一些！忽然，他们不在那儿啦。接着，又在那儿。但下一时刻，又不在那儿。他们在那儿，他们不在那儿。他们在，他们不在……”

孩子们咯咯的笑演变为哈哈大笑。笑声最响亮的时候，铃声响起。基础实用心理学课结束。

“有什么意义呢？”孩子们跑出去玩的时候，威尔问道，此时，纳拉杨女士也回到了办公室。

“意义，”苏茜拉回答，“是让人明白我们并不完全受记忆和幻象驱

使。如果我们被大脑里的一些东西所干扰，我们不会茫然，不知所措。重点就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然后练习——就像学写字和吹奏长笛一样。你看到的这些孩子们，教给他们的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技巧——该技巧，我们随后会发展为解放之法。当然，不是完全的解放。但是，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这种技巧不会引领你找到自己的佛性，但有助于为你的发现做准备——有助于将你从各种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懊悔、对未来无缘由的焦虑中解放出来。”

“‘挥之不去，’”威尔同意，“就是这个词。”

“但人不是必须被这些挥之不去的事情所折磨。有些萦绕的鬼魂可以轻易地被摆脱掉。当出现鬼魂的时候，仅需要进行想象治疗。应对它们，就像我们应对那些八哥，应对你和纳拉杨女士一样。改变它们的服装，换一个鼻子，进行累积，让它们走开，或者把它们叫回来，让它们做些荒诞的事情。然后，让它们消失。想想如果小时候有人教你如此简单的小技巧，你会如何应对你的父亲！你认为他是个可怕的食人恶魔，但那实际上没有必要。在你的想象里，你可以把这个恶魔变成一个怪物。许许多多怪物的集合。有二十个在唱歌，跳踢踏舞。‘我梦到，我住在大理石的大厅里’。一节很短的基础实用心理学课，也许，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

那他本该如何应对莫莉的死亡，威尔想，此时，他们正在向那辆停着的吉普车走去。面对他自己狂乱、令人憎恶的欲望的化身，那个白色、具有麝香味的女妖，他又该实践哪种想象的驱魔仪式呢？

吉普车就停在那儿。威尔把钥匙交给苏茜拉，然后十分努力地把自己撑到座位上。忽然，沿村庄的方向开过来一辆破旧的小车，噪音很大，就像是在神经质的冲动下努力掩盖它微小的体形一般。小车转到车

道上，虽已停在吉普车旁，但仍旧在颤颤抖抖、唧唧唧唧。

他们转过身去看。从奥斯汀的宝贝车窗里探出头的，是穆卢干。穆卢干后面，一位穿着白色棉布裙，上衣的花纹像积云一样汹涌的，是拉尼。威尔朝她的方向鞠躬，拉尼回以最优雅的微笑。而这微笑，当拉尼转向苏茜拉的时候，戛然而止。苏茜拉也向她打了招呼，但拉尼则报以一个带有疏离式意味的点头。

“去兜风？”威尔礼貌性地问。

“最远只到希瓦普莱姆。”拉尼说道。

“希望这个破家伙还能坚持那么久。”穆卢干痛苦地补充道。他转动了一下打火钥匙。发动机最后老态龙钟地“咳嗽”一声，然后熄灭了。

“我们必须得会见某些人，”拉尼继续说道，“特别是那个人。”她补充道，语气里有共谋的意味。她朝威尔笑，眼睛都快眯成了一条缝。

假装不知道她暗指巴胡，威尔模糊地回答“好的”，并表示同情拉尼为筹备下周的成年典礼作出的所有努力。

穆卢干打断他。“你在这儿做什么？”他问道。

“我整个下午都在关注帕拉岛的教育。”

“帕拉岛的教育。”拉尼回应道。她再一次，悲伤地重复道：“帕拉岛（停顿了一下）教育。”拉尼摇摇头。

“就个人而言，”威尔说道，“我喜欢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梅农先生那儿，校长那儿，以及基础实用心理学课的老师那儿，”他补

充道，尝试着把苏茜拉带入对话中，“教课人就是这里的麦克费尔女士。”

拉尼仍然故意忽略苏茜拉，用粗手指指着下面田里的稻草人，满是责备的意思。

“你看到那些了吗，法纳比先生？”

威尔的确看到过。“除了帕拉岛，还有别的地方，”他问道，“能找到集漂亮、效率和玄学意义于一身的稻草人吗？”

“而且，”拉尼说道，声音里充满阴森森的愤怒，“这，不仅能从稻田里吓走鸟，还会让小孩产生远离上帝和上帝化身的想法。”她举起手：“听！”

汤姆·克里希那、玛莉·沙拉金妮正和其他五六个小朋友玩一种拉绳的游戏，绳子连着超自然的牵线木偶。他们忽然传来了一阵尖锐高喊的声音，声音很齐整。他们第二次重复的时候，威尔分辨出了所唱的内容。

拉，牵，拔，用意志。

上帝摇啊摇，但是天不动。

“好棒！”威尔说，而且笑了起来。

“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乐趣，”拉尼严肃地说，“没有趣。很可悲，可悲。”

威尔坚持他的想法。“我明白，”他说道，“但这些迷人的稻草人是

穆卢干的爷爷发明的。”

“穆卢干的爷爷，”拉尼说，“一位伟人。很聪明，很伟大，也常常背离一切规则。很有天赋——但是，没有用在正道上！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满脑子都是错误的精神。”

“错误的精神？”威尔瞪大眼睛，看着面前正确精神的大样本，透过热汽油的臭味，嗅到来自另一个世界似香柱一样的檀香木味道。“错误的精神？”忽然，他发现自己正在想——那时，在想，战栗地想象——如果拉尼忽然脱掉神秘的衣服，一丝不挂地让肥臀暴露在光线下，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把她那一丝不挂的肥胖身体想象为三个，六个，三十个。应用实用心理学——复仇性的！

“是的，错误的精神，”拉尼重复道，“谈论解放，但总是，执意拒绝走真正的道路，总是去寻找更大的纽带。从谦卑的角度出发，但在他的心里，装满了骄傲，法纳比先生，他拒绝承认高出他自己的任何精神权威。大师、化身、伟大的传统——这些对他毫无意义。一点都没有。所以，才有那些可怕的稻草人，才有教孩子们唱的那些满是亵渎性的歌曲。想到那些可怜、无知的小孩们朝着病态的方向发展，我发现难以控制我自己，法纳比先生，我发现……”

“听着，妈妈，”穆卢干说道，他看着腕表，公开地表示不耐烦，“如果我们想赶回来吃晚饭，我们该出发啦。”他的语气，虽然粗鲁，但充满权威。他握着方向盘，即使开着古董般的奥斯汀宝贝车也让他觉得，很明显，自己不再是个凡人。没有等待拉尼回答，他便启动了发动机，挂上低挡，手一挥，车子开走了。

“一路顺风。”苏茜拉说。

“你不喜欢你们亲爱的女王？”

“她让我火冒三丈。”

“跺脚！”威尔戏谑地唱道。

“你太对啦，”她表示同意，笑了起来，“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场合不适合跳罗刹女号笛舞。”她的脸上忽然拂过一阵恶作剧的神情。没有任何警告地，她朝威尔肋骨打了一下，力道大得令人吃惊。“那儿！”她说道，“现在，我觉得好多啦。”

1.戴斯（Zacharias Dase, 1824-1861），一位痴呆的学者，曾用54秒钟计算出 $79532853 \times 93758479 = 7456879327810587$ 。

2.古老的韦达经典《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旧译：薄伽梵歌），也简称为Gita。是世上一部最古老的瑜伽典籍，印度重要的圣典，也被称为“绝对智慧者的不朽甘露”。

第十四章

她发动了车子引擎载着他开走了——车子从旁道而下，又驶上远处村头的公路，一路行至农业实验站的场院里，在一处与其他房屋式样无异的小稻草屋前停下了。他们爬上六级台阶穿过走廊走进了一间粉刷过的客厅。

客厅的左边是一扇向外延伸的落地大窗，窗户两边立着两根木柱，中间挂着一张吊床。“这是给你的，”她指着吊床说道，“你可以把腿抬起来。”当威尔弯下身钻进吊床里的时候，她搬了一把柳木椅坐在旁边，然后问道：“我们要聊些什么？”

“聊些愉快的、真实的、美好的事情怎么样？”他咧嘴一笑，“又或者，聊些丑陋的、邪恶的，甚至比真理更真的事。”

“我在想，”她无视他试图进行下去的俏皮话说道，“我们也许该继续上回的话题，继续谈谈‘你’。”

“这正是我刚才建议的——聊些丑陋的、邪恶的，甚至比真理更真的事。”

“你平时就这么聊天吗？”她问道，“还是你真的想要聊聊你自己？”

“真的，”他肯定地说道，“无比想，就如我无比不想谈论我自己一样。所以，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对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及文学有着坚定不移的兴趣。比起那最终唯一很重要的事情，我更喜欢聊那些不值一提的事。”

屋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苏茜拉试图以随意的口吻开始回忆，她谈起威尔士大教堂，鸣叫的寒鸦，在浮云的倒影中徜徉的白天鹅。不一会儿，她整个人也似乎飘了起来。

“在威尔士的那会儿我很快乐，”她说，“非常非常快乐。你也是，对吧？”

威尔没有回答。此去经年，他想起了那段住在绿林山谷里的日子，那时他和莫莉还没有结婚，甚至还不是恋人。多么平和！那真是一个安定可靠无蛆虫又生机勃勃的美好世界，充盈着新生的绿草和鲜花！万物之间流淌着一种自然纯真之感，那是他自玛丽姑姑去世之后很久都没有感受到的。玛丽姑姑是他曾经唯一深爱的人——而现在，他爱的莫莉竟是玛丽姑姑的继承人。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好比爱转到了另一个音调——但是那旋律，那丰富而又微妙的和声仍然是一样的。在他们独处的第四天晚上，莫莉敲了敲他俩房间的隔断，于是他发现了她虚掩的房门，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了她床边。那晚赤裸的慈心修女尽其所能地扮演一位沉浸在爱河当中的妻子的角色。的确是尽其所能，但还是（悲惨地）失败了。

忽然，就像往日的下午一样，疾风骤起，远处雨点拍打在繁密的树叶上发出沉闷的咆哮——随着阵雨临近，咆哮声越来越大。几秒钟后，雨珠便簌簌不停地敲打在玻璃窗上。那敲打声好似他们上一次面谈时，书房玻璃窗上的敲打声一样。“那真是你的本意吗，威尔？”

疼痛和羞愧让他很想大声哭出来。他咬紧了嘴唇。

“你到底在想什么？”苏茜拉问道。这已经不是幻想了，而是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她，听到了她的声音，“那真是你的本意吗，威尔？”透过

雨声，他听到了自己的回应：“那就是我的本意。”

敲打玻璃窗上——是在这里吗？或者在那里？是那时吗？狂风已经消耗殆尽，那咆哮声也因此逐渐减弱，变成轻拍耳语。

“你到底在想什么？”苏茜拉坚持问道。

“我在想我对莫莉的所作所为。”

“你对莫莉做了什么？”

他并不想回答，但是苏茜拉却不肯罢休。

“告诉我你对莫莉做了什么。”

又一阵狂风刮来，吹得窗户嘎嘎作响。现在雨又越下越大了——雨，以这样的方式落下来，对威尔·法纳比来说好像是故意为之，故意不断勾起他不愿想起的回忆，强迫他大声说出他原本想要不计一切代价保守住的羞愧难当的秘密。

“告诉我。”

虽不情愿，但他却不由自主地向她说了起来。

““那真是你的本意吗，威尔？””因为芭布丝——芭布丝，上帝帮帮他！芭布丝，不管你信不信！——确实是他的本意，而且他已经走到了雨中。

“上回我再看到她是在医院里。”

“那时还在下雨吗？”苏茜拉问。

“还在下。”

“雨和现在一样大吗？”

“基本差不多。”然后威尔听到的不再是这个下午落在热带地区的阵雨声，而是莫莉去世时居住的那个小房间窗户上持续不断的雨点敲打声。

“是我，”他透过雨声说道，“我是威尔。”然而没有反应，忽然他感觉到莫莉的手在他手中动了一下，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她有意识地握了几秒钟之后，然后无意识地松开完全瘫软下去了。

“再说一遍，威尔。”

他摇了摇头，对他来说这简直太痛苦、太羞耻了。

“再说一遍，”她坚持要求道，“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他鼓足了勇气开始再一次讲起那个令人可憎的故事。那真是他的本意吗？是的，那就是他的本意——打算伤害，或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杀戮。一切都是因为芭布丝，或者为了爱她可以奋不顾身失去整个世界。当然不是他的世界，而是莫莉的世界，是莫莉用生命创造的世界。因为那黑暗中的美妙气息，肌肉的张弛，无比的欢愉，以及那完美到令人陶醉却下流无耻的技巧，终结了莫莉的世界。

“再见，威尔。”说完她便扣上身后的那扇门，一声轻微而干巴的声响。

他想把她叫回来，但是作为芭布丝的情人，他想起他们交媾时的翻云覆雨，肌肉的张弛，在麝香香气的环绕下，身体在极度愉悦的状态下

享受折磨。他站在窗前，脑海里满是这些，看着她的车在雨中渐渐开走，直到消失在拐弯处，他的心里竟然充满了一种令人羞愧的狂喜。终于自由了！三个小时后，当他在医院看见她时，他的确自由了，比他原本想象的还要自由。因为那时他只能感受到她手指那微弱的力量，感受到她那最后的爱的传递。然而这传递也终止了，她的手渐渐瘫软了下来。忽然，令人恐惧的是整个屋子没有了呼吸声。“她死了，”他轻声念道，感觉自己简直要窒息了，“她死了。”

“假设那并不是你的过错，”苏茜拉的话打破了两人长时间的静默，“假设她的突然死亡和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关系。那样，情况是不是依然很糟？”

“你的意思是？”他问道。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仅仅因为莫莉的死而感到内疚。你是因为死亡本身而感到如此害怕，”此时她想起了杜加德，“麻木不仁的罪恶。”

“麻木不仁的罪恶，”他重复着她的话，“是的，可能那就是我不得成为一名职业死亡观察者的原因吧！正是因为它是如此令人麻木，且又残忍无比。嗅着死亡的气息，从地球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就像一只秃鹫。生活过得舒舒服服的人根本不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不了解，而是一直都不了解，一直。”他说着说着好似看到了一幅幅简明全面却又冲击力强的情景画面，犹如在一个溺水的人的脑海里浮现一般。在报酬丰厚的朝圣污浊之地和屠宰场的道路上，他看到的那些画面是如此可憎，足以恶心到被报道为“新闻”。画面里有南非的黑人，圣昆廷监狱毒气室里的男子，阿尔及利农舍血肉模糊的尸体，随处可见的暴徒、警察、伞兵、黑人小孩儿，还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肚

子鼓胀的营养不良患者，以及落在他们那尚未开化的眼睑上的苍蝇，到处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疾病的气息，散发着死亡的恶臭。突然，透过死亡的恶臭，威尔好像闻到了芭布丝身上的麝香精油味道，与这恶臭混合浸透在一起。呼吸着芭布丝身上的香味，他想起了曾经与她开过的关于炼狱和天堂的化学玩笑。炼狱，指的是四甘醇二胺和硫化氢；天堂，当然指的就是甲苯和有机杂质的混合物——哈——哈——哈！（哦，这就是社会生活的乐趣！）而后，突然，爱和死亡的气息变成了某种动物难闻的气味——狗的味道。

风又刮大了，雨点强劲地拍打在窗玻璃上，水花四溅。

“你还在想莫莉吗？”苏茜拉问道。

“我在想一些我完全忘记了的事，”他答道，“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四岁，现在我全想起来了。可怜的小虎。”

“谁是小虎？”她问道。

小虎是他养的一只漂亮的红毛赛特犬。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小虎是那个黑黢黢的屋子里唯一的光亮。小虎，最最亲爱的小虎。在所有恐惧和痛苦中，在他父亲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嗤之以鼻以及他母亲自觉的自我牺牲的两个极端中，小虎给了他不需讨好就能得到的善意，自然而然的友谊，它蹦跳着的欢叫也能给人带来抑制不住的快乐。威尔的妈妈曾经把他抱在膝盖上给他讲上帝和耶稣的故事。但是比起她讲的《圣经》故事里的神，他的小虎简直更神。在他看来，小虎就是神的化身，然而这个神的化身某一天也死于了犬瘟热。

“之后怎么样了？”苏茜拉问道。

“它睡的篮子放在厨房里，我陪在那里，跪在它旁边。抚摸着它，但是它的毛摸起来和生病之前很不一样。有点黏，很难闻。如果我不是那么爱它，我肯定跑远了，更不会忍受着去靠近它。但是我是那么爱它，胜过爱任何事、任何人。我一边抚摸着它，一边不停地告诉它，它会很快好起来的。但是很快——第二天早晨，它突然开始发抖抽搐。我试图用双手托住它的脑袋让它停下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抽搐变成了可怕的惊厥。看着它我觉得很恶心，还很害怕，极其害怕。然后它的颤抖和抽搐慢慢减弱了，不一会儿它就完全不动了。我把它的头扶起来然后放开手，它的头就沉沉地掉下去了，就像一块肉里面插了根骨头一样。”

威尔说着说着破了音，眼泪顺着脸颊两边流淌下来，他震惊于一个四岁的孩子因为他的狗而悲伤啜泣，同时也震惊于还要被迫面对这糟糕的令人费解的死亡现实。随后，他的心理被咔嗒咔嗒地扭动了一番，意识的齿轮也随之转换了过来。他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成人，停止了思绪的飘浮。

“对不起。”他擦了擦眼睛，擤了擤鼻涕，“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原始恐惧。小虎是我的朋友，是我唯一的慰藉。很明显，这种情感是原始恐惧所不能容忍的。这和我对玛丽姑姑的情感是一样的。她是我曾经唯一深爱的、钦佩的、完全信任的人，但是，天啊，原始恐惧对她做了什么！”

“跟我说说。”苏茜拉说。

威尔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好吧，”他说，“玛丽·弗朗西斯·法纳比是我父亲的妹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十八岁的她嫁给了一名职业军人。法兰克和玛丽，玛丽和法兰克——多么融洽，

多么美好的组合！”他笑了起来。“就算是在帕拉岛之外人们也能偶尔找到一些漂亮的岛屿。不过不管是小小的珊瑚礁，还是时不时开满鲜花的塔希提岛——无论哪里，原始恐惧都环绕其左右。两个年轻人就那么在他们私密的帕拉岛上生活。后来，在1914年8月4日那个晴朗的早上，法兰克随着远征军去了海外，之后玛丽在平安夜生下了一个畸形的婴儿。这孩子足以让她感受到原始恐惧的威力。只有上帝才会创造出一个小头白痴。三个月后，不用说了，法兰克被一片榴弹击中继而也是必然地死于坏疽……所有这一切，”威尔停顿了一下，“都发生在我见到姑姑之前。我第一次见她是在20年代，那时她正全身心投入到养老服务中。她的服务对象包括养老院的老人，行动受限在家的老人，以及那些因为长寿而给子孙带来负担的老人们。那些人简直就是[斯特勒尔布勒格](#)和[提托诺斯](#)。对她来说，越无助衰老、古怪易怒的老人她越要帮助。可对一个孩子来说，我对玛丽姑姑帮助的老人们厌恶极了！他们闻上去臭臭的，看上去丑得可怕，而且总是无聊得很，还容易发怒。但是玛丽姑姑却真的爱他们——无论何时都爱他们，不顾一切地爱他们。我的母亲过去常常和我说起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但是不知为什么没人相信她说的，就像没有人会喜欢她总是逼迫自己去做的一切自我牺牲的事情——那不是源于爱，只是任务而已。然而对玛丽姑姑的所作所为，没有人会有一丝质疑。她的爱就像一种物理辐射，犹如热和光一样能被感知到。她把我带到乡下和她一起住的日子里，以及后来她搬到城里我每天都跑去看她的时候，我都像是从冰箱里逃离出来走到了阳光下。我能感觉自己在她散发出来的光芒和温热下又活过来了，然而之后原始恐惧又开始作乱了。最开始她会对此开玩笑。‘现在我就是个古希腊女战士。’她在第一次手术之后还这么说。”

“为什么是个古希腊女战士？”苏茜拉问道。

“古希腊女战士的右胸是被切除的。因为她们是战士，所以胸会阻碍她们射长箭。‘现在我就是个古希腊女战士’。”他又说了一遍。他的思绪之眼好像能看到那张坚毅似鹰的脸上露出的微笑，思绪之耳能听到她那清晰如银铃般的声音传递出来的快乐声调。“但是几个月之后她的另一只乳房也不得不被切除。那之后，不停地拍X光片，放射治疗一点点侵蚀着她，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 威尔的脸上呈现了似剥了皮般的凶狠表情，“如果不是如此穷凶极恶，这事原本很可笑。简直是个巨大的讽刺！ 这是一个拥有着美好、爱心和乐善好施的天使般的灵魂啊。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某个地方出了差错。她身体上的一小块地方违背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不再发光发热了。随着身体的垮掉，她的灵魂开始失去它的美好，它那无出其右的原始特性。天使风度远离了她，爱心和善良也蒸发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已经不是我曾经喜爱和钦佩的玛丽姑姑了。她变成了某个人，某个和她曾经鼓励扶持过的最差最弱的老人没什么区别的人（讽刺家多么费尽心思，多么精妙的一笔啊）。当整个生命的退化终止了，她不得不忍受屈辱和沦落。她只有慢慢地，带着巨大的伤痛，在孤独中死去。在孤独中，”他强调，“因为没有人能帮上忙，没有人可以一直陪伴。当你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的时候人们可以站在你身旁，但是他们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陪你。在你的世界里，你是完全孤独的。你在痛苦和死亡中孤独，就如你在爱，甚至在完全与人共享的快乐中孤独一样。”

芭布丝的味道和小虎的味道，还有癌症在玛丽姑姑的肝脏上侵蚀出一个窟窿，导致她的身体被污染的血液所充斥并散发出奇怪的气味，那是她的死亡的气味。然而在这些气味中，不管是令人恶心还是令人沉醉，孤独从幼儿到男孩再到男人一直在持续，一种永远无可救药的孤独。“最重要的是，”他继续说道，“这个女人只有四十二岁。她还不死。她拒绝接受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然而原始恐惧却成了把她拉下深

渊的主要力量。当时我在场，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所以这就是你不愿意接受‘是的’为答案的原因吗？”

“人怎么能把‘是的’作为答案呢？”他反驳道，“那种回答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然而事实，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事实总是否定的。精神？没有！爱？没有！感知，意义，成就？都没有！”

小虎活着的时候是那样充满生气、快乐，简直是神的化身，然而它最终被原始恐惧变成一具尸体，还需要花钱请兽医来把它移走。

小虎之后是玛丽姑姑。她的身体被切割，精神被折磨，她的尸体被拖到土中，慢慢腐化，最终像小虎一样变成一堆尸骨——只不过这回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她移走，请来的牧师用某些崇高并类似匹克威克意义的说辞让大家相信这没有关系。二十年后，另一个雇来的牧师又在莫莉的棺材边重复着同样奇怪又冗长的废话。“如若我在[以弗所](#)以男人的方式同野兽战斗，对我有什么好处，若死后无法复活呢？就让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我们会死。”

威尔又发出了一阵土狼似的笑声：“多么无懈可击的逻辑，多么的通情达理，简直是道德的‘精髓’。”

“但是你既然是那个不会将肯定作为答案的人，又为什么不对此提出质疑？”

“我本不该这样，”他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说‘不’的时候是有格调的。‘吃吧喝吧，万一明天我们死了呢。’”他把自己的脸拧成一团，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

“然而，”苏茜拉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建议太棒了。吃，

喝，死亡——是整个客观普世生命的三个最基本的写照。动物过着各自的客观普适生活却不知道活着的本质是什么。平凡大众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却并没有好好生活，因为他们一旦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会拒绝接纳它。开明的人了解生活，并且全盘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他会吃会喝，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死亡——但是他选择不一样的吃，不一样的喝，不一样的死亡。”

“然后从死亡中重生吗？”他挖苦似的问道。

“这就是佛陀总是拒绝讨论的问题。信奉永生却不能帮助任何人获得永生。当然，不信也不行。所以别再正反论证了（这是佛陀的建议），继续工作吧。”

“什么工作？”

“每个人的工作就是——参悟。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训练我们日益增长的意识。”

“但是我并不想提升意识，”威尔说，“我想让意识变得迟钝些，不要对玛丽姑姑的死和壬当罗布的贫民窟那么恐惧；不要对可怕的画面和恶心的气味——甚至对好闻的气味那么敏感。”他一边说一边又记起了那只狗死去的味道，肝癌的味道，和透过这些气味从粉色小屋里散发出的猫一样的香气。“不要对我丰厚的收入和其他人低人一等的贫穷太敏感，不要因为我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很多人深受疟疾和钩虫的困扰而难过，不要在享受安全的性交快感时还想着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正在忍受饥饿的婴儿，‘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多么幸福的状态啊！但是不幸的是我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太知道了。然而你现在竟然还要我变得更敏感。”

“我并没有让你做什么，”她说，“我只是在传递精明的老人代代相传下来的建议，这建议从释迦牟尼一直传到老酋长那里。从清楚地认识自我开始，这将会让你更明白你实际上是谁。”

他耸了耸肩：“人们认为自己是整个宇宙中心独特而美好的存在，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整个宇宙衰落进程中一个微小的延迟罢了。”

“这正是佛陀传递出来的前半部分信息。所谓无常，就是没有永恒的灵魂，没有不可避免的悲伤。但是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并不止于此，还有后半部分。宇宙衰落进程中暂时的延迟也是纯粹未掺杂质的真如。没有永恒的灵魂也是佛性。”

“灵魂的缺失很容易解决，但是如何面对癌症和缓慢的衰老呢？饥饿，人口过剩，迪帕上校的事又怎么办呢？他们是纯粹的真如吗？”

“当然。但是不用说，对那些参与作恶的人来说太难发现自己本身的佛性了。公共卫生传播和社会改革是整体参悟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

“但是即使有公共卫生传播和社会改革，人们依然会死去，就算在帕拉岛也一样。”他略带讽刺地说道。

“那也就是幸福需要禅定的原因——包括所有生死的瑜伽修行，这样一来就算你在垂死挣扎之时你也会真正明了抛开一切之后你到底是谁。”

此时从铺板长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孩子喊着：“妈妈！”“我在这儿呢，亲爱的。”苏茜拉回应道。玛莉·沙拉金妮把门一推冲了进来。

“妈妈，”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让你快去，是拉克西米奶奶，她……”小孩才发现吊床里躺着一个人，话还没说出口就停了下来，“哦，我不知道您也在这儿。”

威尔冲她挥了挥手，没说话。沙拉金妮匆匆地向他笑了一下，然后转过去向她的妈妈说道：“拉克西米奶奶的情况突然变糟了，但是罗伯特爷爷还在高地监测站，他们打不通他的电话。”

“你一路跑来的吗？”

“除了实在太陡的地方。”

苏茜拉把孩子拥在怀里亲了一下，接着非常利索而又郑重地站了起来。“是杜加德的母亲。”她说道。

“难道她……？”他瞅了一眼玛莉·沙拉金妮，又看向苏茜拉。死亡是禁忌吗？可以在孩子面前提及吗？

“你是说，她快死了？”

他点了点头。

“当然，我们预料到了，”苏茜拉继续说道，“但是没想到是今天。今天她看上去好些了。”她摇了摇头。“那，我现在必须得走了，去陪她——就算她可能要去另一个世界。实际上，”她又说道，“那个世界并不完全像你想的那样是另外的世界。抱歉我们的谈话今天没完成，不过还会有机会的。另外你打算做什么呢？你可以留在这儿，或者我开车把你送到罗伯特医生那里去。或是你也可以和我还有玛莉一起走。”

“作为一个职业死亡观察者？”

“不是作为一个死亡观察者，”她强调，“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需要知道如何生如何死的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急需了解。”

“急需了解，”他说道，“比大部分人都急需。不过我不会妨碍到你们吧？”

“如果你不会妨碍到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妨碍任何人。”

她握着他的手帮他从吊床里爬起来。几分钟后他们开着车穿过了荷花池，穿过了在眼镜蛇颈部遮罩下冥想的大佛，穿过了白色水牛，驶出了合成区站的大门。雨停了，天空上聚积了大量的云彩，散发出绿色的光，犹如大天使会出现一样。太阳还在远处的西边照耀着，那闪烁的光芒看上去好像超自然的景象。

莱斯比亚，让我们尽情生活爱恋，严厉的老家伙们尽可闲言碎语，在我们眼里，却值不了一文钱。太阳落下了，还有回来的时候，可是我们，一旦短暂的光亮逝去，就只能在暗夜里漫漫沉睡，直到永久。[4](#)

日落和死亡，有死亡因而亲吻，亲吻过后又是下一代看日落的人出生和死亡。

“你会和将死之人说些什么？”他问道，“你会告诉他们不要想永生这件事而继续参悟吗？”

“如果按你的方式说的话——是的，那正是我们要做的。继续参悟——这就是死亡的艺术。”

“所以你是教这门艺术的？”

“我换一种说法吧。我们帮助他们不断体验生存的艺术，即使是在

他们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了解一个人真实的样子，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感悟普世生命和客观生命——这就是生存的艺术，也是我们能帮助将死之人继续体验的地方。直到生命尽头，或许超越生命的尽头。”

“超越？”他不解，“但是你说过那是将死之人不该思考的。”

“那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去思考，他们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去感悟，如果超越生命尽头的地方确实存在的话。”她强调，“如果当自我和生命分离之后，普世生命还能够继续存在的话。”

“你个人认为普世生命确实能继续存在吗？”

苏茜拉笑了：“我怎么想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我活着或者即将死亡时，又或者已经死亡之后我是怎么感受的。”

她把车开进一个停车位，关闭了引擎，他们一起步行走进了村子。此时一天的劳作已经结束，大街上人山人海，想要穿过人群不太容易。

“我在前面先走，”苏茜拉吩咐道，然后她转身对玛莉·沙拉金妮说，“你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再来医院。不要提前来。”她转过身去，在漫步的人群里穿插前进，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现在得跟着你了。”威尔看着他身边的孩子笑着说。

玛莉·沙拉金妮严肃地点了点头，牵起了他的手。“我们去广场那边转转吧。”她说。

“你拉克西米奶奶多大岁数了？”威尔随着她一边在拥挤的街道上穿梭一边问道。

“我真不太清楚，”玛莉·沙拉金妮答道，“她看上去特别老，但那可能是因为得了癌症。”

“你知道癌症是什么吗？”他问道。

玛莉·沙拉金妮太了解了：“癌症就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疯了，不顾其他部分一意孤行——它会一直膨胀膨胀，好像整个世界唯它独尊。有时你可以采取点措施制止它，但是一般来说它会一直膨胀，直到人死去。”

“我想那就是在你拉克西米奶奶身上发生的事吧。”

“所以现在她需要有个人帮助她离开这个世界。”

“你妈妈经常帮助别人离开这个世界吗？”

孩子点点头：“她很擅长做这个。”

“你看过别人离世吗？”

“当然。”很明显，玛莉·沙拉金妮对他竟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而感到吃惊。“让我想想，”她在心里算了算，“我看过五个人离世。六个，如果把婴儿也算在内的话。”

“我在你这个年纪可没有看过别人离世。”

“你没有吗？”

“只看过一只狗。”

“狗比人容易离开这个世界，它们并不会预先谈论这件事。”

“你对……对人离世是什么感觉？”

“嗯，没有生孩子那么糟吧。生孩子简直太痛苦了，至少看上去是那样的。但是之后你会提醒自己一点都不痛。他们把痛感都关闭了。”

“不管你信不信，”威尔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婴儿降生的过程。”

“从来没有吗？” 玛莉·沙拉金妮震惊了，“你在学校也没有看过吗？”

威尔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他那一板一眼的校长带领着三百个身着黑衣服的男孩去产科医院进行一日游。“就算在学校也没有。”他大声说道。

“你从没看过别人离世，也没有看过婴儿降生，那你怎么了解这些事情？”

“在我以前的学校里，”他说，“我们从来不了解事情，我们只学习文字。”

孩子抬头望着他，摇了摇头，抬起她那棕色的小手，意味深长地拍在自己的脑门上。“真是疯了，”她说，“难道你的老师是个蠢货吗？”

威尔笑了起来：“他们是高尚的教育者，致力于将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向我们传授伟大的西方传统。跟我说说，你就不害怕过吗？”

“害怕人家生孩子吗？”

“不是，害怕别人离世。你难道不怕吗？”

“嗯，怕——是害怕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那你怎么办呢？”

“我就按照他们教的去做——试着找到我哪一个部分害怕了，为什么会害怕。”

“你哪一个部分害怕了？”

“这里，”玛莉·沙拉金妮用食指指向她张开的嘴，“这个负责说话的部分。胡扯小姐——维贾雅总这么叫它。它总是说些我能记起来的恶心的事，一切我能想象到的巨大的、美好的、不可能的事。它就是那个会害怕的部分。”

“它为什么害怕？”

“我猜是因为它总会说些可能会在它‘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不管是大声说出来还是自言自语。但是还有一个地方不会害怕。”

“哪个地方？”

“不说话的地方——只是看着，听着，感受着。而且有时候，”玛莉·沙拉金妮继续说道，“有时候它能看到每件事情都是那么美好。不，不对。它一直都能看到，只不过它必须让我注意到。而那往往是突然发生的。太美了，太美了，简直太美了！就连狗屎也是。”她指着就在他们脚边差点踩上的一坨狗屎说道。

穿过狭窄的街道，他们走到了市场上。最后的一缕阳光洒在雕塑的

尖塔顶和市政厅楼顶的粉色瞭望台上，但是在广场上暮色已慢慢降临，巨大的榕树下已是黑夜。在用绳子在榕树干间搭建起来的货摊上，市场里的女人们已经把灯打开了。在繁叶遮挡的黑暗中，有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丘岛状影子，棕色皮肤的人在看不清身影的地方走着，他们在灯光的照耀下突然亮起来，然后又走向黑暗。高楼之间回响着英语和帕拉语，夹杂着谈笑声、街头的叫卖声、口哨声、狗吠声，还有鹦鹉的尖叫声。在粉色瞭望台上栖息着两只八哥，它们不知疲倦地喊着注意和同情。广场中心有一个开放式厨房，炉火上飘来令人胃口大增的食物香味，有洋葱、辣椒、姜黄、煎鱼、烤蛋糕、沸腾着的米饭。穿过所有这些美味，飘来一阵清幽、纯净、美妙的芬芳，那是来自广场喷泉旁出售的五彩斑斓的花环，好似来自彼岸的提醒。

暮色越发深沉，突然，头顶上高高悬挂的弧形灯全部亮了。灯光照射在那些油亮亮的红铜色皮肤上，让女人的项链、戒指和手镯又重新绽放出闪亮的光彩。

在强光的照射下，每个人的轮廓都变得愈发分明，身形愈发清晰立体。他们的眼眶、人中和下巴的阴影部分也显得愈发深邃。在光亮和黑暗的交织下，年轻的乳房变得更加饱满，老人脸上的皱纹和凹陷也变得更加浓重了。

他们手牵着手穿过人群。

一位中年妇女和玛莉·沙拉金妮打了声招呼，然后看着威尔。“你就是那个从外面来的人吧？”她问道。

“的确是从外面来的。”他肯定了她的说法。

她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并拍了拍他

的脸颊。

“我们都为你感到难过。”她说。

他们继续走着，来到了寺庙脚下聚集的人群旁边。大家站在台阶上听一个年轻男子一边弹奏着像琵琶一样的长脖乐器一边唱着帕拉语的歌曲。那男子快速地朗读之后紧接着是一阵拖长轻快的单元音花腔，然后是令人振奋又劲头十足的歌唱，最后在一声大喊之后结束。此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几个小节过后，他又来了一两句朗诵，然后弹奏出一串和弦。一曲终了，人群里爆发出更多的掌声和笑声，还有一片莫名的赞叹声。

“他唱的是啥啊？”威尔问道。

“是关于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的事。”玛莉·沙拉金妮答道。

“哦——我知道了。”他感觉有点羞愧和尴尬，但是看着孩子那张平静的脸，他知道是他多虑了。很明显，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是和上学、一日三餐还有死亡一样理所当然的。

“他们哄笑的那部分，”玛莉·沙拉金妮说道，“是他说未来佛不需要离开家坐到菩提树下去参悟。他可以在床上和公主一起参悟。”

“你觉得那是个好主意吗？”威尔问道。

她使劲摇了摇头：“那也就意味着那个公主也要被参悟。”

“你说得太对了，”威尔说，“作为一个男人，我都没有想过那个公主。”

那个琵琶演奏者先是弹拨出了一串奇怪的和弦，紧接着是一连串流畅的琵琶音，然后开始唱起歌来，这回唱的是英文。

“每个人都在谈论性，但谁也没当真当回事——无论娼妓抑或隐士，无论保罗抑或弗洛伊德。爱情啊！你的嘴唇、她的胸脯都会秘密地演变成它们本来的样子，不过是本性和虚无罢了。”

寺庙的门打开了。一阵浓郁的洋葱煎鱼的味道扑面而来。一个老妇人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压低她那重心不稳的身子，扶梯而下。

“保罗和弗洛伊德是谁？”他们走后，玛莉·沙拉金妮问威尔。

威尔简单给她介绍了一下原罪和救赎。她聚精会神地听他说着。

“怪不得那歌唱着，大家都不当真。”她总结道。

“还有就是弗洛伊德和俄狄浦斯情结。”威尔又说。

“俄狄浦斯？”玛莉·沙拉金妮反问道，“那是个木偶戏的名字，我上星期还看了，今晚又要上演了。你想去看看吗？挺好看的。”

“好看吗？”他问道，“好看吗？即使最后那个老人家被发现是他的母亲，然后她选择上吊自杀，俄狄浦斯挖出了自己的双眼也好看吗？”

“但是他没有挖出双眼啊。”玛莉·沙拉金妮说道。

“他的确这么做了。”

“这部戏里没有。他只是说他要挖出自己的眼睛，她也只是试图上吊自杀。不过最后他们都被说服了。”

“被谁说服了？”

“帕拉岛的男孩和女孩。”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表演里呢？”威尔问道。

“我不知道，他们就那么演的。《帕拉的俄狄浦斯》——这是那部剧的名字。不过，为什么他们不该这么表演呢？”

“你是说他们说服伊俄卡斯忒不要自杀，俄狄浦斯也不要把自己弄瞎是吗？”

“就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那时她已经把绳子系上了脖子，他也拿起了两颗大钉子。但是帕拉岛的男孩和女孩告诉他们不要那么愚蠢，不管怎么说那是个意外，他并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自己的父亲。况且是那个男人先动手打了俄狄浦斯的头把他激怒了——而且也没人教过俄狄浦斯罗刹女号笛舞。当他被推举成王之后，他不得不娶那位老皇后。虽然她确实是他的母亲，但他俩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当他们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们能做的当然就是终止婚姻。那个因为他和他妈妈结婚才让大家死于病毒的说法——都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是那些不明实情的可怜蠢货们胡编乱造出来的。”

“弗洛伊德认为实际上所有的小男孩都想要杀掉他们的爸爸然后娶他们的妈妈。同样小女孩都想要嫁给她们的爸爸。”

“哪个爸爸哪个妈妈？” 玛莉·沙拉金妮问道，“我们有好多爸爸妈妈。”

“你是说在你们的互助领养俱乐部里吗？”

“在我们的领养俱乐部里有二十个爸爸妈妈。”

“真是挺多啊！”

“不过显而易见，可怜的老俄狄浦斯没有这么一个领养俱乐部。而且他们总是和他说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神会因他们犯下的每个错误而暴怒。”

他们一路被推着穿过了人群，此时他们发现面前有一个用绳子圈起来的场地，那里上百号观众已经就座完毕。在场地的另一端，刷着明快色彩的木偶舞台在明晃晃的泛光灯的照射下发出红色和金色的光。威尔掏出一把罗伯特医生给他的零钱买了两张票，带着玛莉入场就座了。

一阵锣鼓声响起，小舞台上的幕帘默默升起，绿色的地板上立着白色的柱子，那是底比斯皇宫的外观。一位满脸胡子的神坐在三角墙上方的云朵上。一位牧师和神打扮得差不多，除了矮一点，衣服上没有那么多披风褶皱，从右边入场了。他向观众鞠了一躬，转身对着宫殿高叫了一声“俄狄浦斯”，这与他那先知的山羊胡很不搭调，令人感到十分滑稽。此时嘹亮的喇叭声随之响起，大门缓缓打开，拉贾戴着王冠，穿着象征英雄的厚底靴登场了。牧师向拉贾行了个礼，拉贾的木偶随从示意他可以向拉贾稟述了。

“请听听我们的疾苦。”那个老男人尖声说道。拉贾仰起头听着。

“我听到将死之人的呻吟，”他说，“我听到寡妇们的哀号，孤儿的啜泣，祷告者的喃喃自语还有切切恳求。”

“恳求！”坐在云上的神说，“这样的态度才对。”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他们感染了某种病毒，”玛莉·沙拉金妮小声解释道，“就像亚洲型流感，情况只能比那更糟糕。”

“我们一遍一遍地祷告，”老僧人尖着嗓子抱怨道，“我们献上了最昂贵的祭品。我们让所有人都恪守贞操并且每个周一、周三、周五都要鞭笞他们。但是，死亡的洪流还是蔓延得越来越宽，涨得越来越高。请帮帮我们吧，俄狄浦斯拉贾，帮帮我们吧。”

“只有神能帮你们。”

“听听，听听！”主宰的神大声说道。

“可是怎么帮呢？”

“只有神知道。”

“正确，”神用他低沉的声音说道，“完全正确。”

“我妻子的哥哥克利翁已经去卜神谕了。他回来后——他肯定会尽快回来——我们就能知道上天的旨意了。”

“上天能有什么旨意？是神才对。”那低沉的声音愤怒地修正道。

观众们哄堂大笑。“人们真有那么傻吗？”玛莉·沙拉金妮问道。

“傻得不能再傻。”威尔肯定地答道。

留声机里开始播放《扫罗》中的死亡进行曲。

一群穿着黑袍子的默哀者抬着裹着布的棺材架缓缓从左至右穿过舞台前方。木偶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从舞台右边消失，又从舞台左边

出现。整个进程似乎无穷无尽，尸体的数量不可计数。

“死了，”俄狄浦斯看着他们经过时叹道，“又死了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

“这样才会让他们得到教训！”那个低沉的声音又插了进来，“我会把你变成一只蟾蜍。”

俄狄浦斯继续说道：“士兵的棺材，还有那些娼妓的尸身，冰冷的婴儿紧紧地贴在尚未吮吸的乳房上，恐惧的青年不忍直视那发黑肿胀的脸，那张脸曾经在月光照亮的枕头上渴望着亲吻。死了，都死了。他们被将死之人和劫数难逃的人哀悼，不堪重负的脚步挪向那可憎的柏树园，在那里他们将被一个裂开的深坑所接纳，散发的恶臭将直达月宫。”

当他还在感叹的时候，两个新木偶，一男一女穿着明快的帕拉族服装从右边上场了。他们移到默哀者的另一侧，在舞台前方中心偏左一点的地方，手挽手地站着。

“但是与此同时，”俄狄浦斯一说完那个男孩便接着说道，“我们将前往玫瑰色的花园，脑海中荒谬的末日仪式、触摸的皮肤和消融的肉体，只会唤起内心的永恒。”

“那我呢？”那个低沉的声音在天空中嘟囔着，“你好像忘了我是个全然他者（即上帝）。”

穿着黑袍去往墓地的队伍还在不停地行进，好似没有穷尽。但是此时哀乐在中篇的时候被打断了，一个低沉的音符响起——那是大号 and 低音提琴的声音——拉得老长。站在舞台前景的男孩举起了他的手。

“听！这嗡嗡声是永恒的负担。”

伴随着背景乐器的共鸣，默哀者开始低声哼唱：“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但是生命可不止这一个音符。”男孩说道。

“生命，”女孩的声音响起，“可以唱出高音也可以唱出低音。”

“而你对死亡不停歇的低叹只会创造出更丰富的音乐。”

“更丰富的音乐。”女孩重复道。

这么说着，高音和次中音响起，他们唱起了一阵灵动的迎风展翅般的曲调，环绕着悠长不变的固定低音贝斯。

那嗡嗡声和歌声渐渐归于沉寂，最后一批默哀者也消失了。在舞台前景位置的男孩和女孩退到角落里，在那儿他们可以继续不受干扰地亲吻对方。

又一阵小号声响起，穿着紫色束腰外衣的胖子克利翁出场了。他刚从特尔斐归来，准备宣读神谕。接下来的几分钟，对话都是用帕拉语进行的，因此玛莉·沙拉金妮不得不充当翻译。

“俄狄浦斯问他上帝说了什么，另一个人告诉他上帝说是因为某个人杀死了老拉贾，就是俄狄浦斯之前的拉贾。现在还没有抓住那个人，而且那个人依然生活在底比斯，所以这个横扫一片的杀人病毒就是上帝传播的——克利翁说他被告知这是一个惩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的人们要被惩罚，但他说上帝就是这么说的。而且这病毒不会停止，直到他们抓住那个杀死老拉贾的人并且把他驱逐出底

比斯。俄狄浦斯说他会尽一切努力找到那个人并除掉他。”

此时站在舞台角落的男孩开始慷慨陈词，这回是用英文：“所谓上帝，他的谈论其实平淡无奇，说辞也不过是些荒唐的胡扯。忏悔吧，他会咆哮，因为原罪已经引发了瘟疫。然而我们却说‘既然如此肮脏，就请荡垢涤瑕吧！’”

观众们哄堂大笑的时候，另一组默哀者从舞台两侧登场，缓缓穿过舞台。

“卡鲁纳，”站在前景的女孩说道，“慈悲。为蠢行而受苦与其他苦难一样真实。”

威尔感觉他的胳膊被人拍了一下，他转过头去，看到年轻帅气的穆卢干正气呼呼地盯着他。

“我到处找你。”他生气地说，好像威尔是故意把自己藏起来惹他生气的。他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好多人都转过头来，还有人让他们安静点。

“你不在罗伯特医生那里，也不在苏茜拉那儿。”那男孩根本不管别人的抗议一直在念叨。

“安静点，安静点……”

“安静！”云上的男低音大喊了一声，“戏正演到关键的地方，”那声音嘟囔道，“神都听不到他自己说话了。”

“听到了，听到了。”威尔说着也一起笑了起来。他站起身，穆卢干和玛莉·沙拉金妮跟在后面，踮着脚走到出口。

“你难道不想看看结尾吗？”玛莉·沙拉金妮问道，把脸转向了穆卢干，“你真该等一等。”她的语气中有一丝责备。

“管好你自己的事！”穆卢干突然打断她的话。

威尔把手放在孩子的肩头。“幸运的是，你对结尾的描述太生动了，我都不需要亲眼验证它。不过当然，”他又有点讽刺地说道，“拉贾殿下事情总是最要紧的。”

穆卢干从白丝绸的长袍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威尔。“我母亲写的。”他补充道，“这件事很紧急。”这件长袍就是曾让小护士神魂颠倒的那件。

“真好闻！”玛莉·沙拉金妮一边赞叹一边嗅着拉尼信函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檀香木味道。

威尔把那三张天蓝色的笔记纸打开，纸上的浮雕图案是一个由五朵金色荷花托起的皇冠。满眼都是下划线和大写字母啊！他开始读信：

.....

我的小呼唤是有道理的，我亲爱的法纳比（法语）——像往常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我们共同的朋友命中注定要为可怜的小帕拉岛和整个世界做事（通过财政支持，帕拉政府会同意他加入精神十字军）。所以当我看到他的电报时（就在几分钟前，通过忠诚的巴胡和他在伦敦的一个外交使臣朋友送过来），毫不意外，我得知阿德海德大人赋予你全权（不用说，就是必要的资金方面）代表他——代表我们谈判。为了他的利益，也是为了你我（鉴于我们都是不同形式上的十字军）以及所有十字军们的利益！

但是，阿德海德大人的电报并不是我要通报你的唯一新闻。有一些大事（我们下午刚从巴胡处得知）很快就要发生了，这将是帕拉族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一切发生的比我之前想象的都要快。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源于政治（需要抵消迪帕上校最近下滑的支持率），有一部分是源于经济（壬当独自承担的国防开支过于繁重），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占星术（一些专家说，这段日子尤其适合白羊座——我和穆卢干——还有那个典型的天蝎座迪帕上校的合并）。我们决定在十一月的月食晚上促成这件事。既然如此，我们三个应该立即见个面决定一下必须做的事情。在这个日新月异又瞬息万变的时代，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促进我们特殊利益的达成。那所谓的将你带到我们沿岸的“意外”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看来，你肯定也意识到了，明显是天意。他是留着让你与我们合作，作为充满奉献精神的十字军，神力会毫不迟疑地支持我们的大业。所以赶紧来吧！穆卢干开了汽车会把你带到我们舒适的小屋来。在这里，我保证，亲爱的法纳比，你会得到无比热情的款待。

法蒂玛

威尔把那三张写满字的带着香气的蓝色信纸又重新叠好放回信封里。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在这冷漠的外表下，他的内心无比气愤。他气愤面前这个没礼貌的男孩，在白色丝绸长袍下如此潇洒，而其愚蠢骄纵也是如此令人憎恶。当他闻到那封信的又一缕味道时，他也愤恨那个古怪的恶魔女人，开始时借着母爱和纯洁的名义毁掉了她的儿子，现在又借着上帝和一些所谓灵性大师之名怂恿儿子成为乔·阿德海德那石油旗帜下的一名扔炸弹的十字军。然而，他生气的最主要对象还是他自己，他竟然放任自己卷入这荒唐阴险的两人谋划中。天才知道当时是什么反人类尊严的邪恶阴谋让他这个拒绝接受“是的”为答案的人竟秘密地信奉并（那么强烈地）渴望和他们同流合污。

“那么，我们该走了吧？”穆卢干以一种莫名自信的口吻说道。他显然认为就应该这么办，只要法蒂玛下达了命令，大家必须完全毫不迟疑地服从。

威尔觉得他需要点时间来冷静一下，所以他并没有立马回答。相反，他转过身去看着现在有点距离的木偶戏。伊俄卡斯忒，俄狄浦斯和克利翁还坐在宫殿的台阶上等着，或许在等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的到来。头顶上，那个男低音正在打盹。一群黑袍默哀者穿过舞台。在靠近舞台脚灯的地方，来自帕拉的男孩开始朗诵无韵诗：

光和怜悯，

光和怜悯——我们的实质就是这么无法形容的简单！

但是这简单却等待了

一个又一个时代，直到那些纷繁复杂足以

从万千之中找到它们唯一的属性，了解自己的方方面面。

此时此刻，从虚幻中找到真实；

等待，仍然在荒谬中等待，

在无垠无缝的交织中等待——

雌激素和慈善事业的交织，真理和肾功能交织，

美丽和乳糜、胆汁、精子交织，

上帝和晚餐，上帝和晚餐的缺失或者钟声相交织

突然响起——一，二，三——在无眠的双耳里。

此时一阵弦音传来，随之是几个悠长的笛音。

“我们该走了吧？”穆卢干又说了一遍。

但是威尔把他伸过来的手挡住了，没说话。那名木偶女孩走到舞台中央开始唱起歌来：

思想从大脑的三十亿个

细胞内迸发出来，

数十亿的弹珠游戏

标记着信仰和质疑。

我的信仰，它们的冲突；

我的逻辑，它们的酶；

他们粉色的肾上腺素，我的憧憬；

他们白色的肾上腺素，我的罪行。

既然我是感知到的

三千万个细胞的安排

每个原子的疏离

皆预示我的未来。

穆卢干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抓起威尔的手臂使劲捏了一下。“你走不走？”他喊道。

威尔怒火中烧，转过身说：“你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吗，小蠢货？”说着把胳膊使劲从那男孩手中抽出来。

穆卢干吓了一跳，换了一种语气说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去见我母亲。”

“我没准备好，”威尔说，“因为我根本就不打算去。”

“不去？”穆卢干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她希望你去，她……”

“告诉你母亲我很抱歉，但是我有更重要的安排。有个人就要离世了，我得去看看她。”威尔又说道。

“但是我这件事极其重要啊！”

“死亡也一样。”

穆卢干压低了嗓子：“要发生大事了。”他压低声音说道。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威尔在嘈杂的人群中喊道。

穆卢干担忧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小心翼翼地提高了声音说

道：“有大事要发生了，是件大事！”

“医院里也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我们刚刚得知……”穆卢干开始说道，他再次环顾了一下周边，然后摇了摇头，“不，我不能在这儿告诉你。所以你必须和我去小房子。现在！没有时间耽搁了。”

威尔瞄了一眼手表。“没时间耽搁了，”他重复道，转向玛莉·沙拉金妮，“我们必须得走了，走哪边？”

“我给你带路。”她说，然后他们牵着手走了。

“等等，”穆卢干恳求道，“等等！”威尔和玛莉·沙拉金妮一直往医院走去，而穆卢干拨开人群紧追了过去。“我该怎么对她说啊？”他在两人身后带着哭腔高喊。

这男孩的恐惧真是又可怜又好笑。威尔心中的怒火有点平息了，此时反而觉得滑稽。他大笑起来，然后停下来问道：“你会怎么告诉她，玛莉·沙拉金妮？”

“我会告诉她整个事情的经过，”孩子说道，“我是说如果那是我妈妈的话。”但是，她又转念一想，“我妈妈不是拉尼。”她抬头看着穆卢干。“你是互助领养俱乐部的吗？”她问道。

他当然不是。对拉尼来说成立领养俱乐部就是一件亵渎神明的事。只有上帝才可以造出母亲。拉尼这位精神十字军需要单独和她神赋的牺牲品在一起。

“不是领养俱乐部的，”玛莉·沙拉金妮摇了摇头，“那太糟了！否则

你可以和你其他妈妈中的一位待上几天。”

穆卢干还沉浸在害怕告诉他唯一的母亲任务失败了的恐惧当中，于是又开始近乎歇斯底里地喋喋不休，内容还是换汤不换药。“我不知道她会怎么说，”他不断地重复又重复，“我不知道她会怎么说。”

“只有一种方法能让你知道她会说什么，”威尔告诉他，“就是回家听她说。”

“和我一起去吧，”穆卢干恳求道，“拜托了。”他紧紧抓住威尔的手臂。

“我告诉过你不要碰我。”那只紧抓的手又快速缩回去了。威尔又笑了。“这多好！”他以一种告别的姿势举起了他的手杖，“晚安，殿下。”然后他转向玛莉·沙拉金妮，兴致勃勃地说道：“往前走，麦克菲尔。”

“你刚才是假装的还是真生气了？”玛莉·沙拉金妮问道。

“真生气了。”他肯定地说。然后他想起在学校体育馆的所见所闻了。他哼唱着罗刹女号笛舞的前奏，用他的手杖铁底敲打着地面。

“我刚才是不是不应该生气？”

“可能那样更好。”

“你真这么认为吗？”

“他不害怕的时候就该恨你了。”

威尔耸了耸肩。他一点也不在意。但是随着过去慢慢消逝，未来越

来越近，当他们穿过市场的盏盏弧形灯登上了通往山顶医院那暗黑陡峭的蜿蜒台阶时，他的心情又开始变化了。往前走，麦克菲尔——但是走向哪里呢，又要远离什么呢？走向另外一处原始恐惧作威作福之地，远离乔·阿德海德允诺的自由的希望。而那希望是那么容易达成，而且得来的方式既不会显得没有道德也不会让人觉得奸诈（因为帕拉岛无论如何都注定要灭亡）。如若不去，远离的不仅是自由的希望，如果王侯夫人向乔抱怨导致乔勃然大怒，那么他作为一个专业的死亡观察者，一个薪水丰厚的仆人，这样的前景也会成为泡影。

他该回去吗？他该去找穆卢干，向他道歉，对那个可怕的女人唯命是从吗？在这条路前方一百码的地方，他看到医院的灯光在树影婆娑中闪耀。

“我们歇一会儿吧。”他说。

“你累了吗？”玛莉·沙拉金妮关切地问道。

“有一点。”

他转过身去靠在他的手杖上，眼睛望向山下的集市。在弧形灯的照射下，整个市政厅都散发着粉色的光，就像一盆巨大的覆盆子果冻。在寺庙螺旋尖顶上，他看到一层层活灵活现的印度雕塑——有大象和菩萨，鬼神，丰乳肥臀的神女，跳跃的湿婆，还有安静极乐中林立的过去佛和未来佛。在覆盆子果冻和神话雕塑之间挤满了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顶着一张愤怒的脸穿着一套白色丝绸长衫的穆卢干。他应该一起回去吗？回去应该是一个明智又谨慎的选择吧！但是他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是像拉尼一样的小呼唤，而是洪音在响：“太卑劣了！太卑劣了！”良心？没有了。道德？也不要问！如此的肮脏、丑陋、恶俗，超

出了他能承担的任务范畴——这些事情，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人来说，是绝对不会与之同流合污的。

“好啦，我们继续走吧？”他对玛莉·沙拉金妮说道。

他们走进了医院的大厅。导诊台的护士递来了一张苏茜拉的便条。玛莉·沙拉金妮将直接去饶女士那里，她和弟弟汤姆·克里希纳会在那儿过夜。法纳比先生则被要求立马去34号房间。

“请走这边。”护士说着把旋转门推开了。

威尔走了进去。他条件反射般地礼貌起来。“谢谢你。”他笑着说道。他瘸着腿向前走，想着即将要面对的情景，胃里就开始直犯恶心。

“请从左边的最后一个门进去。”护士说道。现在她得回到大厅的导诊台了。“所以你得独自过去了。”说着她便关上了身后的门。

“独自。”他喃喃自语道。独自——令人焦虑的未来和挥之不去的过去一样，原始恐惧这东西真是永远无所不在。这条刷着绿色墙漆的走廊，正是一年前他走向莫莉去世房间的那条。噩梦又重现了。命中注定他又神志清醒地走向一个可怕的圆满。死亡，再次见证死亡。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他一边敲门一边等待，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门开了，他发现开门的是小拉妲。

“苏茜拉在等你呢。”她小声说道。

威尔跟着她走进了房间。绕过屏风的时候，他瞥见苏茜拉在灯光映照下修长的侧影，瞥见一张垫高的床和枕头上暗黑瘦瘠的脸，皮包骨的手臂形同竹节，手指如枯爪一般。他感觉自己再一次被原始恐惧袭击

了。他颤抖了一下赶忙别过脸去。拉妲示意他去窗边的椅子上坐会儿。他坐下来闭上了眼睛——他从生理上隔绝了现在，但也正是这个举动，让他的双眼开始向内睁开，那些讨厌的现实勾起的回忆又重新涌现出来。那时他和玛丽姑姑待在另一个屋子里，或者和他待在一起的是一个曾经叫作玛丽姑姑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不像玛丽姑姑一样乐善好施，喜欢鼓励别人；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厌所有靠近她的人，不管是谁，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癌症，因为他们没有病痛，没有在生命大限之前被判处死刑。这种对他人健康和快乐的嫉妒让她极其容易发怒，容易自我怜悯，陷入落魄的绝望之中。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他似乎能听到那尖锐的抱怨声，看到那满脸泪痕扭曲的面孔。而那个人正是他曾经真正全心爱过并钦佩的人啊。然而，在她人生退化的进程中，他发现自己开始轻视她——蔑视，甚至是厌恶。

为了从过去逃离出来，他睁开了双眼。他看见拉妲坐在地板上，盘着腿，身板挺得直直的，正在冥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的苏茜拉，同样聚精会神。他看了看枕头上的那张脸，也是同样沉寂，沉寂得几乎称得上是凝固的死寂。房间外繁茂的枝叶下是一片黑夜，一只孔雀突然叫了起来。这样一衬托，紧接而来的安静似乎变得有些诡异可怕。

“拉克西米，”苏茜拉把手放在老妇人虚弱的手臂上，“拉克西米，”她又提高了点声音，那张死寂的脸还是无动于衷，“你不可以睡觉。”

不可以睡觉？但是对玛丽姑姑来说，睡觉——注射安眠药之后的强制睡眠，是唯一能帮助她摆脱自我怜悯带来的自我伤害，以及那始终萦

绕左右的恐惧的方法。

“拉克西米！”

那张脸又活了过来。

“我没有真的睡着，”老妇人低声说道，“我只是太虚弱了，好像要飘走了。”

“但是你必须得待在这儿，”苏茜拉说，“你得知道你在这儿。一直都在。”她又在老妇人的肩膀下垫了一个枕头，然后从床头柜上拿来一瓶嗅盐。

拉克西米吸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看了看苏茜拉的脸。“我都忘了你有多漂亮了，”她说，“不过杜加德的品位一向很好。”那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一抹淘气的微笑。“你怎么想的，苏茜拉？”一会儿她换了一种口气说道，“我们还会见到他吗？我是说，在那边。”

苏茜拉默默地拍了拍老妇人的手，突然笑了。“老拉贾也碰巧问了相同的问题，”她说道，“你认为‘我们’会在‘那边’见到‘他’吗？”

“不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想我们是从同一道光里来的，我们也会回到同一道光里去。”

语言，威尔开始思考，语言，语言，语言。拉克西米努力把手抬起来，有点责备地指向床头柜上的灯。

“这灯太刺眼了。”她说道。

苏茜拉把绑在她脖子上的红丝绸手巾取下来放在羊皮灯罩上。灯光

突然从毫无人情味的刺眼的白色冷光变成了昏暗又温馨的暖光，那颜色就像人脸上的红光一样，它让威尔想到当波特杜松子酒吧变成深红色的时候——芭布丝床上凌乱的样子。

“这样好多了。”拉克西米说。她闭上了双眼。然后，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又说道：“那光，那光。又来了。”她停顿了一下。“哦，真美，”她后来又低语道，“真美啊！”突然她抽搐了一下，咬紧了嘴唇。

苏茜拉紧握着老妇人的手。“很痛吗？”她问道。

“可能很痛吧，”拉克西米回答道，“如果那的确是我的疼痛的话，但很奇怪那不是。疼痛虽然在这里，但是我却在别的地方。就好像是服了解脱之药后的感受。这世上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的。即使是你的痛苦。”

“那道光还在吗？”

拉克西米摇摇头：“回想了一下，我可以告诉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我开始谈起疼痛不属于我的时候。”

“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好。”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把它说了出来。”拉克西米的脸上又闪过一抹淘气的笑容。

“你现在在想什么？”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他一直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就算把他的嘴都堵上也停不了。别让我说话了，苏茜拉。帮助我从光中解脱出来吧。”

“你还记得去年那个时候，”苏茜拉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一起爬上了自由实验站的湿婆神庙吗？你、罗伯特、杜加德、我，还有两个孩子——还记得吗？”

拉克西米一边回忆一边开心地笑了。

“我刚才在回忆神庙西边的景色——朝向海边的景色。蓝色，绿色，紫色——那云彩的暗影像是水墨画一般。还有云彩本身——像白雪，石墨，木炭，绸子。我们在欣赏美景的时候，你问了一个问题。还记得吗，拉克西米？”

“你是说，关于明光？”

“是的，关于明光，”苏茜拉肯定地说道，“为什么人们说起精神就会想到光？难道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阳光，觉得它是那么漂亮，所以只有把佛性和最纯最亮的明光联系起来才是自然合理的？又或者他们觉得阳光很美，是因为有意无意的从出生就开始，他们就有过以光的形式受到思想启发的经历？我是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苏茜拉笑着说道，“因为我一直在读美国行为学家的一些书。我从没有停止过思考——我来跟你说说所谓的‘科学观点’。人们把思想（不管它是什么）和光的幻想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看了很多次日落并且觉得印象深刻。但是罗伯特和杜加德不这么认为。他们坚定地认为明光是先验存在的。他们说你会因为日落而感到疯狂，是因为日落提醒了你一直持续存在的东西，不管你知不知道，那是存在于你脑海中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你认同了他们的说法，拉克西米——你还记得吗？你说：‘我很想站在你

那边，苏茜拉，因为这些男人也不能总是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关于这件事——很明显——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对的。’当然他们是对的，当然我无可救药地错了。不必说，在你问我之前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都不记得了，”拉克西米小声说，“但是我确实能看到。”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能看到明光，”苏茜拉说道，“你想让我提醒一下你吗？”

病恹恹的老人点了点头。

“在你八岁的时候，”苏茜拉说道，“第一次看到一只橘色的蝴蝶落在一片叶子上，它在阳光下扇动着翅膀——突然有一道纯净的真如明光从它身上闪耀出来，就像另一个太阳一样。”

“比太阳还要亮。”拉克西米轻声说道。

“但是更温和。你可以盯着那团明光却不会感觉刺眼。现在记起来了吧？一只蝴蝶落在一片绿叶上，扇动着翅膀——那是佛性的闪现，那明光让阳光都相形见绌。那时候你只有八岁。”

“我积了什么德才能看到它？”

威尔想起了那个晚上，大概是玛丽姑姑临死前的一两个星期，姑姑开始和他谈起她在阿伦德尔的度假屋，在那里威尔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假期。他把硫黄点燃向蜂巢吹烟，坐在丘陵草地上或者桦木树下野餐。然后在博格诺小镇吃香肠肉卷，一个吉卜赛的占卜者预言他会成为财政部大臣，还有一个穿着黑袍的红鼻子教堂执事把他们赶出了奇切斯特大教堂，因为他们总在那儿笑个不停。“笑得太多了，”玛丽姑姑闷闷

不乐地一直重复着，“笑得太多了……”

“现在，”苏茜拉继续说道，“想想湿婆神庙的风景，想想大海的光影，白云之间的蓝天，想想这些，放飞你的思绪。放飞吧，这样那些非意识才会浮现。从事物到虚无，从虚无到真如。再从真如到事物，从事物到你的思维。回忆一下佛经里说的内容。‘你自己的这个光明晃耀、其性本空、与光明本身不可分离的净识，既没有生，也没有死，即是无量光。阿弥陀佛。’”

“和永恒之光一样闪耀，”拉克西米重复道，“可是又暗下去了。”

“因为你用力过猛所以又暗下去了，”苏茜拉说道，“黑暗是因为你太想要光亮。想想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和我说的话。‘轻轻地，孩子，轻轻地。你要学会不费力地处理每一件事。轻轻地想，轻轻地做，轻轻地感受。是的，轻轻地感受，即使你感觉很深切。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然后轻松地去应对。’我那段时间严肃得不得了，就是个缺乏幽默细胞、一本正经的学究。轻轻地，轻轻地——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也要和你说同样的话了，拉克西米……轻轻地，亲爱的，轻轻地。就算死亡来临，也没有什么是沉重的，可怕的，或者特别的。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可怕的颤音，也不需要刻意把自己想象成耶稣、歌德进行自我伪装。当然，也别去想什么神学和玄学。只是死亡以及明光本身而已。所以抛开你所有的包袱往前走吧。现在流沙正包裹着你，吸吮着你的脚，想要把你拽入恐惧、自我怜悯和绝望之中。所以你必须轻轻地走，轻轻地，亲爱的。踮起脚尖，卸下行李，就算是个海绵包也请抛掉。全无负担地走吧。”

全无负担……威尔想起玛丽姑姑曾经在流沙中一步一步越陷越深。她一直在奋力抗争，却越陷越深，直到最后完全被流沙淹没，陷入了原

始恐惧之中。他看着枕头上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却发现上面带着一抹微笑。

“那光，”一阵有气无力的嘶哑的声音传来，“那明光，出现了，和痛苦一起出现了，尽管有痛苦。”

“那么你现在在哪儿？”苏茜拉问道。

“在那儿，在一个角落里。”拉克西米想要指一指，但是她举起的手在颤抖，而后又毫无力气地落了下去，沉沉地落在被单上。“我能看见我自己就在那儿，而且她能看到我的身体在床上。”

“她能看到光吗？”

“不能，光在这儿，在我的身体这儿。”

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威尔转头正好看见罗伯特医生瘦小的身形出现在屏风后面，随后走了进来。

苏茜拉站起身来示意他走到床边，坐到她的位置上来。罗伯特坐了下来，上身前倾，一只手捧起他妻子的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额头上。

“是我。”他轻声说道。

“你终于来了……”

“有一棵树，”他解释道，“倒在电话线上了，所以自由实验站除了马路所有通讯都断了。他们派了一个信使开车去找它，但是车在半路上又抛锚了，就这么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不过感谢上帝，我终于赶到了。”

那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深深地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微笑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又闭上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拉克西米，”他轻柔地说道，“拉克西米。”他的指尖摩挲着她布满皱纹的额头，一遍又一遍，“我的小爱人。”泪水从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但他的声音是那么坚定，他的语气是温柔而不是软弱，是那么有力量。

“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拉克西米轻声说道。

“她刚才在角落里，”苏茜拉向她的公公解释道，“能看到自己的身体还在床上。”

“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和疼痛，我和光，我和你.....都在一起了。”

那孔雀又叫了起来，伴着热带夜晚的虫鸣声，衬托着沉静。透过这些声响，远处传来一阵清晰欢快的音乐，笛子配合着弦乐，并伴随沉重的鼓点。

“听，”罗伯特医生说道，“你能听到吗？他们在跳舞呢。”

“跳舞，”拉克西米重复着，“跳舞。”

“轻轻地跳舞，”苏茜拉在她耳边说道，“就好像他们有一对翅膀。”

那音乐声在增大，听得更清楚了。

“是求爱舞曲。”苏茜拉又说道。

“求爱舞曲。罗伯特，你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呢？”

是啊，威尔自言自语道，谁会忘记呢？谁又会忘记这一种远方的音乐呢？而且现在就在眼前，那样的不自然，急促又肤浅，那是一个男孩耳朵里听到的死亡的呼吸。街对面的房子里有人正在练习玛丽姑姑曾经喜欢弹奏的勃拉姆斯圆舞曲。1，2，3，……11，23，1……

那个曾经是玛丽姑姑的可憎的陌生人，从人为的安眠中被吵醒了，睁开了眼睛。她那蜡黄消瘦的脸上表现出极度的愤恨。“快去告诉他们停下来！”那刺耳到变了腔调的声音尖叫着。然后，她面带憎恨的脸上变成了绝望。这个陌生人，这个可怜又可恨的陌生人不可抑制地抽泣起来。那些勃拉姆斯圆舞曲曾经是法纳比最爱听她弹的保留曲目啊。

一股清风又送来了一阵欢快悦耳的音乐。

“所有那些在一起跳舞的年轻人，”罗伯特医生说，“所有的笑声和渴望，所有的简单快乐都在这里，就像一种气场，一种力场。他们的快乐和我们的——苏茜拉的爱，我的爱——全部交织在一起，彼此加强。爱和快乐包围着你，亲爱的，爱和快乐将会把你带到明光的平静中。听这音乐，你还能听到吗，拉克西米？”

“她又飘走了，”苏茜拉说，“想办法把她拉回来。”

罗伯特医生把一只手臂垫在那瘦弱的身体下撑着地，让她坐起来。她的头向一边歪着倒在他的肩头上。

“我的小情人，”他不停地对她喃喃耳语，“我的小情人……”

她的眼睑迷离地睁开了一会儿。“更亮了，”她的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到，“更亮了。”一种近乎极度喜乐的微笑点亮了整张脸。

罗伯特医生眼含泪水却向她回以微笑：“那么现在你可以走了，亲爱的。”他轻抚着她的白发，“现在你可以走了，走吧，”他坚定地说道，“放这个可怜又苍老的躯体走吧。你再也不需要它了。让它从你身上消失吧。把它留在这儿，就像你穿破的衣服一样。”

在那张瘦削的脸上，嘴巴突然像个洞穴一样大大地张开，呼吸也变成了鼾声。

“我的爱人，我的小情人……”罗伯特医生把她抱得更紧了，“走吧，走吧。把它留在这儿，留下你苍老破旧的身体，走吧。走吧，我亲爱的，走向那片光吧，走向平和，走向明光里生机勃勃的平和……”

苏茜拉捧起她一只瘫软的手亲吻了一下，然后转向小拉姐。

“该走了。”她轻声说道，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

拉姐从冥想中醒过来，睁开眼睛，点了点头，然后爬起身来踮着脚尖悄悄向门边走去。苏茜拉和威尔打了声招呼，于是他们一起跟着她走了出去。他们三个沿着走廊走着，一路沉默。拉姐在旋转门处向他俩告别。

“谢谢你刚才让我和你在一起。”拉姐轻声说。

苏茜拉亲了亲她：“谢谢你帮拉克西米走得轻巧一些。”

威尔跟着苏茜拉穿过大厅走进了温暖伴着香气的夜色中。他们沉默着下了山，走向集市。

“那么现在，”他终于开了口，尽量地压制住自己廉价的玩世不恭的

态度，“我猜她是一路小跑着去和她的男朋友你侬我侬了吧。”

“实际上，”苏茜拉淡淡地说道，“她今晚值班。不过就算她不是，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她从死亡的修行过渡到爱情的修行呢？”

威尔没有立马回答。他在回想莫莉葬礼的那个晚上他和芭布丝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是反爱情的修行，是令人憎恶的嗜迷修行，是色欲和自我厌弃的修行，曾使他变得更加自我，也更加令人厌恶。

“抱歉，我刚才又试图弄得不愉快。”他终于说道。

“是你父亲的鬼魂作的怪。我们得看看有没有法子可以驱逐它。”

他们穿过集市来到了小街的尽头，马上就要驶出村子了。他们开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那儿停了一辆吉普。正当苏茜拉准备把车开上高速的时候，车的头灯扫到了一辆从山上开下来准备驶入匝道的绿色小车。

“我不会认错了吧，那是皇室的奥斯汀宝贝车吗？”

“你没认错。”苏茜拉说，她也想知道拉尼和穆卢干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

“他们肯定不是去干什么好事。”威尔猜道。接着他一冲动和苏茜拉说了他来到帕拉岛是受了乔·阿德海德的委派，还讲了他和皇太后以及巴胡先生的交易。

“你可以明天就把我驱逐出境。”威尔总结道。

“不管你是否改变主意，”她肯定地说道，“都无法改变这件事情的实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石油垄断。我们不论是被东南亚石油公司还是

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剥削，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穆卢干和拉尼在策反你们吗？”

“他们也没有藏着掖着。”

“那你们为什么不摆脱他们呢？”

“因为他们马上就会被迪帕上校带走。拉尼是壬当的公主。如果我们驱逐了她，将导致两国开战。”

“那么我能做什么吗？”

“试着稳住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过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你会怎么办？”

“我想试着让情况朝最好的方向发展吧。即使是在最坏的社会里，每个个体仍然可以保留一点小小的自由。一个人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回忆和想象，自己去爱，自己去死——就算是在迪帕上校的统治下也一样。”沉默了一会儿，她问道：“罗伯特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可以试试解脱之药？”威尔点了点头，她又问：“你想不想试一试？”

“现在？”

“现在。对的，如果你不介意你会因此通宵不睡。”

“我最喜欢这样了。”

“可能你也会发现你会对它讨厌得不行。”苏茜拉提醒他，“解脱之

药可以把你带入天堂，但是也可以把你带去地狱；或者两种情况都有，一起发生或者交替发生；又或者（如果你足够幸运，或者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超越了这两种情况；又或者超出了以上所有的情况之外，你会回到你开始的地方——回到这里，回到新洛桑，回到昔日的日常生活中去。当然，只是现在，和昔日的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1.《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长生不老之人。

2.希腊神话中长生不老的美男子。

3.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城市，以阿耳特弥斯神庙而闻名。

4.出自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诗集》第五首。

第十五章

一、二、三、四…… 厨房的时钟敲了十二下。真是难以理解啊，竟然能看着时间走向停止。这不休的钟声听起来就像发生在无垠的当下，在另一个时间的维度中心不断地变化着，在那里时间不是以分秒计算，是以美丽、意义、强度以及深邃的奥秘来计算。

“光明的极乐世界”，这些话就像气泡一样从他意识的浅层里涌现出来，然后消失在他紧闭的眼皮下那无垠旷野中的生命之光里，跳动着脉搏，呼吸着。“光明的极乐世界”，这是他所能想到的表述最准确的词汇了，但是这种无休无止又不断变化的事件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语言只会夸大或削弱。这不仅仅是欣喜，更是理解。理解一切，而不是知晓一切。知识包含了知者和无限种类的已知和能知的事物。但是现在，在他紧闭的双眼里，既没有可见的景象也没有观景的人。有的只是一个人在极乐之中感受合一存在这样一个经验化的事实。在一系列启示中，光变得愈加明亮，理解逐渐加深，欣喜变得愈加强烈。“亲爱的上帝！”他喃喃自语道，“哦，我亲爱的上帝呀。”此时，他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的苏茜拉的声音。

“你想不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威尔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她。讲话是那么困难，不是出于什么身体原因，而是言语显得如此庸俗，毫无意义。“光亮。”他终于低声答道。

“那么你就在那儿看着光亮吗？”

“不是看”，他思索了好一会儿回答道，“而是我成了那道光。我成

了那道光。”他强调似的重复了两遍。

光亮出现之处即是他消失之处。威尔·法纳比——自始至终都没有这个人。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光亮的极乐世界，只有一种知识以外的感悟，仅仅是在无限的尚未分化的意识中个体融入合一存在。这，不言而喻，就是思想的自然状态。当然确实存在过专业的死亡观察者，那个自我厌恶的芭布丝痴迷者，还有三十亿个独立的意识，每个都处于噩梦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任何脑袋上长了眼睛或是有一丝诚实的人都不会把“肯定”作为回答。那是怎样的怪事使得思想的自然状态变成了这般充斥着可悲和犯罪的恶魔之岛呢？

在充满极乐和理解的苍穹中，许多过往的概念和情感来回穿梭着，就像蝙蝠对抗着落日。普罗提诺的“太一”和他的“流溢说”，都一点点沉淀成更深的恐惧。然后将作为具有更深恐惧的令人愤怒和厌恶的蝙蝠感受，变成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法纳比看过、做过、施加给别人和自己所遭受的往事的特定回忆。

但是，极乐、平静和理解的天空依然存在于这些摇曳的记忆之后、记忆周围，甚至存在于这些记忆之中。在落日的天空中可能有几只蝙蝠，但事实是这可怖的影响人的方式已被扭转。威尔的思想从一个异常不幸而又扭曲的自我被还原回了纯净的状态。思想处于最自然的状态，无边无际，尚未分化，被光亮福佑，无知但被充分理解。

那片光亮就在此地，那片光亮就在此刻。正因此地无穷，此刻无垠，所以并没有人在光亮之外欣赏它。事实便是意识，意识便是事实。

右边又传来了另一个世界里苏茜拉的声音。

“你快乐吗？”她问。

一片更加明亮的光辉扫去了所有这些摇曳的思绪和记忆，只剩下了水晶般透明的极乐世界。

他没有开口，也没有睁眼，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艾克哈特把它称作上帝，”她继续说道，“快乐是如此令人陶醉，又是如此意想不到的强烈，以至于无人能把它描述出来。然而身处其中之时，上帝会散发出它的光和热，永不消逝。”

上帝会散发出它的光和热.....多么精准的描述啊，威尔大声笑道：“上帝就像是一座着火的房子。”他笑得喘不过气来。“七月十四日的上帝啊。”他再次笑得惊天动地。

他闭起了双眼，一片光亮的极乐向上涌起犹如倒挂的瀑布倾泻而来。从统一到更加统一，从客观的无我到更加彻底的超我。

“七月十四日的上帝啊。”他重复道，在极乐世界的洪流中心，出于认识和理解，他最后轻声地笑了一下。

“那么七月十五又如何呢？”苏茜拉问道，“次日清晨又如何呢？”

“再也没有次日清晨了。”

她摇摇头说道：“听起来很像涅槃。”

“那有什么不对吗？”

“纯正的酒，百分之百标准酒精度——这种酒是让拥有似酒鬼般品质的人才能享用的佳酿，菩萨会用等量的爱和工作稀释它。”

“那还不错。”威尔强调道。

“你的意思是，这样它会更加美味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巨大的诱惑力，是唯一连上帝也抵制不了的诱惑。这不明善恶的果实啊，真是太香甜了，简直就是个超级芒果！上帝已经吃了上亿年了。突然人类出现了，对善恶的认识也随之而来，因此上帝不得不更换另一种难吃的水果。你只要尝了一口超级芒果，你就会和上帝产生共鸣。”

椅子突然咯吱作响，而后是裙摆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还有一连串窸窸窣窣的他也听不明白的声响。她在做什么？他本来睁开眼就能得到答案。但是，要知道，谁关心她在干什么呢？没什么比那闪亮的喷涌而出的极乐和感悟更重要的了。

“从超级芒果到知识之果，我要让你戒掉它，”她说道，“通过几个简单的阶段。”

耳边传来一阵呼呼声。几个认知的气泡从意识的浅滩里升到了意识的表面。苏茜拉在留声机转盘上放了一张碟片，现在音乐开始播放。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听到她说，“这音乐是最接近静寂的，尽管是严格编排的，却也是最接近本真、最接近那百分百纯净佳酿的。”

慢慢地，呼呼声变成了乐曲声。另一个认知气泡升腾起来，耳边响起的是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

当然，这就是他过去经常听的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但是却又如此不同。那急板——已经铭刻在他的心头。这也意味着他能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这是一首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首先，已经不是威尔·法纳比在听音乐了。这个急板在无垠的当下流淌开来，那光明的极乐世界渐渐展现出来。或者说这说法有点太委婉了。从另一种形式来看，这个急板就

是一个光明的极乐世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认知去理解没有认知化的万事万物；是未分化的意识分解成音符和乐章，但依然还是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属于任何人，它时而在内，时而在外，时而不知所踪。这音乐威尔·法纳比之前已经听过了上百次，但此时他已经重生为一个无主的意识。尽管是一种无主的意识，但他却能体会到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那强烈的美感以及深层次的含意。与之前的独自欣赏相比，此次他在同一支曲子中获得的是之前无法比拟的。

“可怜白痴”，一个讽刺的气泡升腾上来。那个可怜白痴并不想在任何事情上给予肯定的回答，审美除外。一直以来他都在否认，为了做真实的自己，他一直在否认那些他热切渴望承认的美和意义。威尔·法纳比只不过是一个沾满泥巴的过滤器，另一侧的人类、自然甚至他挚爱的艺术都因此变得模糊不清，溅满污泥，变得更逊色、异化和丑陋。今晚，他对于音乐的感知头一次完全畅通无阻。在思绪和音乐之间、思绪和形式之间、思绪和意义之间，再也没有不相关的个体经历来淹没音乐或是来制造无意义的不和谐声音。今晚的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是一只纯粹的曲子——哦，不，是福佑的礼物，不为个人历史所污染，不为二手思想所羁绊，不让根深蒂固的愚蠢掩盖直接体验的天赋。那愚蠢是每个人，还有那个不愿意（或者对于艺术，根本就是无能力）接受肯定为答案的可怜白痴所表现出来的。

今晚的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在某些不可能的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拥有无限存续时间的当下。或者（从某些更加不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鉴于它有三个乐章并且按照常速演奏）它是没有存续时间的。节拍器支配着每个乐句，但是这些乐句的总和并不是以分秒来计算。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却没有时间的概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支配着整首乐曲呢？

“永恒。”威尔被迫回答道。这是任何思想高尚的人都不愿对自己提及的形而上的肮脏词汇，更不用说是公开讲了。“永恒，我的同胞们，”他大声说道，“永恒之类的。”正如他预想的一样，这个词说出来也并没有那么讽刺。今晚说出这两个字就像说出另外两个字的禁忌词一样简单。他笑了起来。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她问道。

“永恒，”他回答说，“不论你信不信，就像狗屁一样真实。”

“非常好！”她同意道。

他坐在那里聚精会神一动不动，眼和耳卷入了相互交织的声音流，协调一致，亮度相同且交织在一起的灯光流，并且无休止地从一个次序向另一个次序流动。这首再熟悉不过的老旧音乐每一个乐章都是从未有过的美丽呈现，就如同喷涌的泉水一样倾泻而下，每一次呈现都像它本身一样新颖奇妙。单一小提琴、两个竖笛、大键琴和小的管弦乐器，彼此分离，不同，独立——每一个乐器的声音都与其他乐器相互作用，个体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啊，上帝！”他听到自己低声说道。

在这永恒的变化中，竖笛一直吹着一个拉长的音符。一个没有上分音，清澈、透明、庄严、清空的音符。一个纯粹冥想的音符（这个词一直在冒泡）。现在又有一个带有启迪性、不雅的词语取得了一个具体的意义，并且现在说出来不会带有一丝羞耻。纯粹冥想，是漠不关心的，超越偶然的，游离于道德评判之外的。在喷涌而出的光亮中他捕捉到记忆中的一瞬间，拉姐谈及爱作为冥想时那闪亮的面庞，还有拉姐在拉克西米去世的床尾盘腿坐着，静默地沉思冥想。长长而纯粹的音符就是她

话语的意义，是她沉默的有声表达。但是，附和着冥想，竖笛天堂般空灵的声音，小提琴激情振动的绚丽声音，环绕这两个声音的是——冥想超脱的音符和激情融入的音符——大键琴琴弦弹奏出的尖锐干脆的曲调。精神和本能，行动和远见——在它们周围是智慧之网。他们能被无层次散漫无章的思想理解，但是很显然，只能从外部被理解。就体验而言，这和散漫性思考能解释的截然不同。

“就像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他说。

“那是什么？”

“拨弦古钢琴。”

就像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他正在用意识的浅滩进行思考，而此刻在思维深处，光和声正在无休无止地延展开来。就像逻辑实证主义者谈论普罗提诺和朱莉·德·雷斯毕纳斯一样。

音乐又变了，现在是小提琴在奏响（多么热烈啊！）那个拉长的冥想音符，两个竖笛弹奏起了活跃融入的音符并且不停地重复——与施加在另一个物质上的形式相同——以超脱的风格。这里，在它们之间跳来跳去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虽然荒诞却也必不可少，用和事实不可通约的语言试图解释本身的意义。

在像狗屁一样真实的永恒里，他继续听着这些相互交叉的声音，继续观察这些交织的光线，继续感受（在那里，在这里，又在无处）所有看到听到的。现在，光线的特性骤然发生了变化。这些交织的光线，对所有特定知识的理解首次分化流动，不再是连续体，而是，突然，这些单独形状的无限连续——明显带有未分化体的发光福佑——变得有界限，被隔离开，变成个体。银色、粉色、黄色、浅绿、龙胆蓝色，无穷

尽连续的发光球体从某处隐藏的来游弋上来，契合着音乐，自觉地群集成极其复杂又极其美丽的排列。一眼不竭的泉水喷洒出意识的图形，星星的晶格。他看着它们的时候，就正如他经历着它们的生命一样，经历了与它们对应的音乐的生命，它们继续填满内部三维空间的其他晶格，并且不停地在另一个质量和意义的永恒维度下进行变幻。

“你在听什么？”苏茜拉问道。

“在听我看到的東西，”他回答道，“在看我听到的。”

“那你怎么描述它呢？”

“它看起来像，”威尔思忖了一会儿，回答道，“它听起来像造物主。只不过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不停歇的永恒的造物。”

“永远把什么也没有、没有来处的东西创造成来自某处的某物，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你进步了嘛。”

如果说的时候能多少说得明白一点，威尔就会告诉她，无知的理解和光亮福佑是比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更好的东西。

“进步了，”苏茜拉重复道，“但是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睁开双眼怎么样？”

威尔断然摇了摇头。

“是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来发现事情的真相了。”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他低喃道。

“不，这不是，”她保证道，“你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是第一个真相。现在你必须看第二个。看，把两个真相放到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全面的真相。下面睁开你的双眼，威尔，睁大。”

“好的。”他最后勉强同意道，带有一丝对于厄运的担忧，他睁开了双眼。内部光亮被另一种光吞噬。图形的喷泉、有序排列的彩色球体和规律变幻的晶格变成了静止的直线、对角线、平面、弯曲的圆柱体。这些图形全部是由看起来像是玛瑙一类的物质雕琢而来，从一个跳动的珍珠母矩阵中出现。就像一个盲人忽然恢复了视力，忽然开始面对这光和色彩的谜团，他惊奇不解地注视着这一切。在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又一个无休止的二十个小节末尾，解释的气泡升腾到意识上面。他在看，威尔忽然意识到，他在看一个小方桌，桌子后有一把摇椅，在摇椅后有一面白石膏墙。这个解释是可靠的，因为他睁开眼睛到感知他所自然观察的东西之间的那一段永恒之中，他面对的谜团从难以名状的美丽加深到填满他的闪光异质的完满，当他观察的时候，带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惧。那么，这种可怕的谜团仅仅是由两样家具和一面墙组成的。恐惧减轻了，惊奇却加深了。如此熟悉又平常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可这确实是真的，确实是真的。

他的注意力从棕玛瑙的几个构造转向到它们的镶嵌着珍珠的背景墙。他知道它的名字叫作“墙”，但是在经验化的事实中它是一个活的过程，是一系列把石灰和石膏变质成超自然体的过程——圣体。当他看的时候，不断从一个光环变到另一个光环。那升腾上来的语言的气泡仅仅解释为“涂料”的东西，如今却像被某种灵性的力量唤醒一般，焕发出无穷无尽、色调无比细腻的光彩。这微弱而明亮的光从冥冥中发出，在神的圣洁光辉的肌肤之上流动跳跃。叹为观止，叹为观止！一定还有别的

奇观，还有新世界等着自己去征服。威尔向左看，那是吃晚饭时用的宽大的大理石桌，语言的气泡立即升腾起来了。很快，更多的气泡密密麻麻地升腾起来了。所谓“桌子”——带着呼吸的天启——犹如神秘的立体派艺术者的画作，是把胡安·格里斯和特拉赫恩的才华结合起来，再加上天赐的神通，才能用蕴藏灵魂的宝石，配合水莲花瓣的万种风情创造出这神妙的作品。

他把头转向左边，被闪耀的珠宝震惊了。多么奇异的珠宝啊！一块块祖母绿、黄玉、红宝石、蓝宝石、天青石，闪耀着光芒，一排上面又一排，正如同新耶路撒冷城墙的墙砖一样。然后，在最后而不是在开头，出现了一个词，刚才还是“珠宝”“有污渍的窗户”“天堂之墙”，终于“书柜”这个词出现了并引发思考。

威尔的眼睛从书—珠宝上移开，却发现自己身处热带风光之中。为什么呢？在哪里呢？然后，他记得当（在另一生中）他第一次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他看到在这个书架上有一大幅水彩画。沙丘和丛生的棕榈树之间不断扩大的河口后退转向大海，在地平线上大片大片的云朵层层叠叠浮于淡蓝的天空之上。“软弱”，在意识浅滩中不断涌现。这幅作品，很显然，出于一位不是很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但这与此刻并不相关，景观不再是一幅画，现在这幅画的主题——一条真正的河，真正的大海，真正的沙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真正的树木倚着一片真正的天空。绝对的真正，真正的绝对。这条真正的河与真正的海的融合正如他自己被上帝吞噬。“‘上帝’吗？”一个讽刺的泡沫问道，“抑或是现代主义匹克威克意义上的上帝？”威尔摇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上帝——一个人不可能信仰的上帝，但是他面对的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但这河仍旧是一条河，这海终归还是印度洋。没有经过包装。很明确，就是它们自己。同时也很明确就是上帝。

“你现在在哪里？”苏茜拉问道。

没有把头转向她的方向，威尔回答道：“我想，在天堂。”然后指了指景观。

“还在天堂？你打算什么时候降落在这里？”

另一个记忆泡沫从淤泥的浅滩升腾，“一种升华之感，像是融汇万物的灵魂，来自灿烂的光辉”——是太阳或是其他东西的光辉。

“但是华兹华斯也谈到了人性平静悲伤的音乐。”

“幸运的是，这风景里并没有人。”威尔说道。

“甚至连动物也没有，”她笑了一下，又说道，“只有白云和极具迷惑性、长相无辜的蔬菜，这就是为什么你最好看看地上有什么。”

威尔眼睛向下看了看。地板的纹理是一条棕色的河流，是世界上神圣生命持续不停的漩涡图景。在图景中央是他的右脚，系着鞋带的凉鞋，但这却呈现出惊人的三维图景，就像是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某个用大理石雕塑的英雄人像的脚。“地板”“纹理”“脚”——通过这些生动的解释性词汇，令人费解却又自相矛盾地被理解了。通过无知的理解而理解了。尽管他同时感觉了对象，记住了名字，但他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

忽然，透过眼睛尾部，他看到了飞快移动的东西。接受福佑和理解。他意识到，这也意味着接受恐惧和完全费解。就像某些外星生物寄居在他的胸膛，他痛苦地挣扎，他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浑身颤抖。想到他注定要面对可怕的原始恐惧，威尔转过头定睛看着。

“那只是汤姆·克里希那的一只宠物蜥蜴。”她安慰地说道。

光亮一如往昔，但亮度却转换了。十分邪恶的光芒从蜥蜴背上每一个灰绿色鳞片，从黑曜石般的眼睛，从跳动的猩红色喉咙，从鼻孔的带甲边缘和裂缝样的嘴里，放射出来。他转过身去。徒劳。原始恐惧逼视着他目力所及的每样事物。

那些神秘的立体主义作品——它们已经变成了复杂的机器，倒是不能做什么坏事。那些作品曾经让他体验过与上帝合二为一的热带风貌——现在变成了最让人作呕的维多利亚时期石印版画，地狱的写照。他们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珠宝，却已被浓重的黑暗所笼罩。这地狱的珍宝变得那么低劣，那么难以形容的鄙俗！曾经放置黄金、珍珠和宝石的地方，现在只能看到圣诞树的装饰品、不值钱的塑料和锡纸金属箔反射出来的淡淡的光。每一件物品仍然跳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却是地下室廉价甩卖品般阴冷的活力。这一切，耳边的音乐也在证实，这一切都是全能的造物主永不停歇地创造出的——囤积着批量生产的恐惧的宇宙伍尔沃斯零售公司：对粗俗的恐惧，对疼痛的恐惧，对残忍和缺乏品位的恐惧，对愚钝和蓄意刻毒的恐惧。

“不是壁虎，”他听到苏茜拉说道，“也不是我们屋里可爱的小蜥蜴。是室外来的大块头，一种吸血蜥蜴。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会吸血，只不过它们的喉咙是红色的，而且兴奋起来的时候头会变成紫色。这个愚蠢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看！它爬到那儿去了！”

威尔又低头去看。简直不可思议，这个长着鳞片的小怪物睁着又黑又空洞的眼睛，张着要吃人的嘴，血红色喉咙一直在鼓动，身子静静地伸展在地板上，好似死了一般一动不动，现在距离他的脚也只有六英寸远了。

“它看到了它的晚餐，”苏茜拉说道，“看你的左边，垫子旁边。”

威尔扭过头去。

“小提琴螳螂，”她继续说道，“你记得吗？”

是的，他记得。那是只寄居在他床上的螳螂，但那只是在另一种存在状况下的看法。他当时看到的不过是一只古里古怪的昆虫。而现在他看到的是一对大概一英寸长的怪物正在交尾，精美又可怕。它们灰蓝色面容上勾画着粉色的血管条纹，双翅不停地扇动，犹如微风中散落的花瓣，翅膀边缘颜色逐渐变深，呈现出紫罗兰色，是花朵的拟态。尽管如此，它们的外形是无法隐藏和伪装的。甚至现在连花朵般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那扑棱的双翅变成了地下室廉价甩卖中两个明亮珐琅小物件的附属品，一场噩梦的两个动态模型，又或者是两个为交配而设计的小型机器。现在，这两个噩梦机器中的一只——母螳螂，把它那又小又平的脑袋转了过来，只见一双鼓出的眼睛和一张大嘴，在长脖子的上方——转了过来，它竟然（天啊！）开始吞噬那只公螳螂的脑袋。它先是把那对紫色的眼睛咬了下来，然后是半张灰蓝色的脸。另外半边脑袋掉到了地面上。因为承受不住眼睛和下巴的重量，那撕裂的脖子也剧烈地摇摆着。那只母机器对着流血的残躯又咬了一口，然后叼住它有条不紊地嚼了起来。而那只无头公机器一直像躺在阿佛洛狄忒怀中的战神阿瑞斯一样任其摆布。

此时威尔从眼角的余光中捕捉到了另一处的蠢蠢欲动，他猛地转过头去，正好看到那只蜥蜴爬向他的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吓得赶忙把目光移开。有什么东西触碰到了他的脚指头，挠的脚背直痒痒。痒痒停止了，但他可以感觉到脚上有一点点重量，是干巴巴的像鳞片一样的感觉。他想尖叫，但是却发不出声；他想起身走开，可全身的肌肉也不听使唤。

永恒的音乐突然转到了最后一个急板，轻快的“恐惧进行曲”，小怪物穿着洛可可式的美丽裙子成了领舞。

一切都静止了，除了它那鲜红色喉咙上的脉搏，那长满鳞片的小东西就待在他的脚背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它的囊中之物。犹如连体一般，一场噩梦的两个动态模型就像风吹落的花瓣一样颤抖着，在死亡和交尾的双重痛苦中同时不自主地痉挛着。

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在一轮又一轮音乐的伴奏下，这小小的、欢快的死亡之舞还在继续。突然间，脚背的皮肤上传来什么小东西爬动的触感，是那只吸血蜥蜴从他的脚背爬到了地板上。它一动也不动，经过了如此长的一轮生死，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穿过木板，冲到了垫子上。嘴部裂缝一开一合。在它咀嚼的嘴巴中间，紫罗兰色镶边的翅膀耷拉了出来，但仍在微微颤抖，犹如风拂兰花花瓣一般，支出的两条腿也猛烈地上下划动了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威尔浑身发抖地闭上眼。恐惧越过感知领域，以及记忆与想象世界的边界，向他追袭过来。内心雪亮的画面如在强光照射下显现，蜿蜒地看不到尽头的队伍——闪着锡皮光泽的虫子，泛着微光的蜥蜴——向着斜前方，从左侧到右侧，从某个隐蔽的噩梦之源走向可怕、未知的“圆满”。上百万只小提琴螳螂与数不清的吸血蜥蜴一起，互相吞噬，无止无休。

音乐声从未停下，小提琴、长笛、大键琴，最后一节勃兰登堡第四协奏曲的急板似乎要演奏到天荒地老。这是何等欢快的洛可可死亡进行曲啊！左、右、左、右……这些六脚昆虫听的又是什么样的口令呢？忽然间，这些六脚昆虫变了模样，成了两足生物。无穷无尽的虫子的队列变成了无穷无尽士兵的队伍。

一年前他在柏林看到的褐衫党就是这样迈步前进的。成千上万的人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旗帜在他们的头上飞扬。他们的制服闪动着地狱的光，他们如昆虫一样的大量聚集，如机器一样精准地运作，如马戏团的小狗一样顺从。还有那些脸，那些脸！他从德国新闻片里见过的那些特写的脸，如今又浮现在他眼前，异常清晰，鲜活而立体。

那是希特勒狰狞的脸，张着嘴巴大声叫喊着什么。下面是一排排听众的脸，肥大无知、茫然听从。那是瞪大眼睛梦游人的脸，是北欧年轻天使迷醉于真福直观的脸，是巴洛克的圣者陷于极乐境界的脸，是爱人临近高潮的脸。同一族，同一域，同一领袖，与整个昆虫群体无自我般的融合，对荒谬、邪恶、无知的领悟。镜头切换，又是密集排列的士兵，十字标志，铜管乐队，以及高台上那个嘶吼不休、蛊惑人心的家伙。而此时，这一切在威尔的心中清晰再现，伴随着这可怕的洛可可乐曲，那与昆虫一般无异的棕色队列漫无目的地前进着。前进吧，纳粹士兵。前进吧，专制主义的信徒。前进，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战士。前进吧，每一个选民，每一个十字军，每一个圣战的勇士。向着前方的苦难，向着无穷的邪恶，向着死亡。下一秒，威尔的眼前浮现出这些队伍到达终点后的样子——先是朝鲜土地上成千上万的死尸，然后是非洲荒原上数之不尽的垃圾，这又是什么（不知怎的，画面的切换总是又快又突然，令人迷惑），这是数月前刚刚见过的那五个爬满蝇蛆虫的尸体，死者仰面朝天，喉咙处豁开一道口子，是他在阿尔及利亚一座农场里见到的。这个呢，是二十几年前死去的那个老太太，赤身裸体，倒在伦敦圣约翰伍德区一座灰泥房的废墟中。画面一瞬间变成了他自己的卧室，单调的灰色和黄色，衣柜的镜子里反射着两个白花花的身体，是自己和芭布丝，和芭布丝疯狂交媾的同时，脑子里还浮现着妻子莫莉葬礼的片段，收音机里斯图加特电台放着《帕西发尔》中“耶稣受难日”的曲子。

画面又改变了，满眼是锡纸糊的小星星和小仙女玻璃灯，灯光中玛丽姑姑冲着自己满脸笑意，可转眼间充满笑意的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姑姑临死前几周那张痛苦哀号、满是恶毒诅咒的陌生的脸。慈爱与美德，拉了幕帘，关了窗板，扭了钥匙，与我们分道扬镳了——她躺进了坟地，最终变成了一堆骨架。她把自己关进了囚室，孤独无助，直到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死去。廉价地下室里的痛苦煎熬，在圣诞树上星星与彩灯间钉死的十字架，在外面的，在里面的，睁开眼的，闭上眼的，都无法逃脱。

“无法逃脱。”威尔喃喃自语，讲出来的话反过来又肯定了事实，这话一遍又一遍地肯定这令人厌恶的事实，让其越陷越深，穿过层层叠叠粗俗的恶语，坠入那比地狱更深的、毫无意义的、痛苦的——地狱。

威尔犹如恍然大悟一般——这许多痛苦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还繁衍生长，以至永恒。因为可怕的死亡终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一如降临到莫莉身上，降临到玛丽姑姑和所有人身上，无法逃脱。自己早晚会死，可偏偏这种恐惧不会死，这种令人恶心作呕的感觉不会死，这种由悔恨和自我厌恶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不会死。于毫无意义中，痛苦得到永生，永无止境。而除了痛苦，其他一切都可悲又可笑地败坏消亡着。痛苦却不消亡。我们称之为“自我”的这个小的凝结黑点会永远痛苦下去，虽死亦不得解脱。生之痛苦，死之痛苦，相继不断的苦楚的循环——从地下室廉价甩卖场到浮华锡纸塑料，最终钉死凝固，永远存在，反复回荡、放大。那种痛苦是无法向他人言说的，因为没什么能超越这绝对的孤独。这孤独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身，因此对孤独的意识，即是对存在的意识。这孤独又是无处不在的，纵然是在芭布丝香软的床榻上，也与独自一人忍受耳痛、断臂的折磨没什么区别，与身患癌症独身赴死没什么区别，也如发现自己失去一切、只剩下无穷无尽的痛苦时一样的

孤独。

他突然发现，音乐起了变化，拍子与先前不同了，变成缓板。音乐快要结束了。一切人、一切事都要结束了。这小小的、快活的死亡之舞把队伍一步一步地送到悬崖的边缘。此时此刻，边缘就踩在脚下。他们在边缘摇摆踉跄。音乐徐徐放缓，徐徐放缓。死亡的一跃，一跃而死亡。在缓慢的音乐声中，终于来临了，那宿命的两个和弦，不早也不迟，是高潮，是圆满，是万众期待的最终和弦，而后就是终结，斩钉截铁的主音音符。终于，在一声尖锐的犹如摩擦般的“咔嗒”声后，一切沉寂了下来。威尔听到了窗外远处传来的蛙鸣，还有昆虫发出的高亢单调刺耳的鸣声。奇怪的是，这些声音一点都没能打破寂静。它们像琥珀里的苍蝇，被包裹在无声的透明中，莫说去打破什么，就连挣扎都不可得；它们似乎从来就不会对这种无声的状态产生任何影响。寂静陷入了永恒，一层一层，愈来愈浓。寂静埋伏着，心怀鬼胎，较之先前那可怖的洛可可死亡进行曲更为可怖。这寂静便是乐曲带人前往的深渊。走向边缘，越过边缘，然后就坠入了这无尽的寂静。

“无尽痛苦，”威尔轻声轻语，“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

他听到椅子的吱呀声，丝绸的沙沙声，他感到空气在脸上流动，知道有人走过来了。虽然闭着眼睛，但他却神奇地感知到苏茜拉跪在了自己的前边。不一会儿，他感觉到苏茜拉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手心贴紧自己的脸颊，手指压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厨房里的时钟“嗡嗡”地响了两下，随后开始报时：一、二、三、四。外面的花园里，一阵微风间歇地撩动树叶，送来断断续续的喃喃低语。不知何处响起一声鸡鸣，不一会儿，从更远的地方回应般地响起另一声，一时间此一声彼一声，应声不绝。然后又是对这些应声的回应，

又换来了更多的回应。挑战与被挑战者的对位法，轻视与被轻视者的二重唱。此刻这合唱中加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声音，即鸟说话的清晰声音。

“注意，”声音透过鸡鸣和虫鸣，“注意，注意，注意。”

“注意。”苏茜拉重复道，她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在威尔的前额来回揉搓。轻柔的手指小心地从额头揉到发际，从太阳穴揉到印堂穴。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安抚着活跃的思维，把迷惑和痛苦的扭结展开，抹平。

“注意当下。”苏茜拉加大了手掌挤压脸颊的力度，手指在太阳穴上也压得更用力了。“当下，”她重复道，“此时，脸在我两手间的此时。”手掌压得没那么紧了，手指开始再一次在前额揉搓。

“注意，”在早已零落的鸡鸣二重唱中，这劝告执着地一次又一次出现。“注意，注意，注——”最后一个词没说完，那声音戛然而止。

注意脸在她两手间的此刻？或者注意自己内心明亮可怖的幻象：那汹涌而来的锡纸塑料星星，那活生生的莫莉赫然变成的袋子里的垃圾，妓院中的穿衣镜，那泥地里数不清的死尸，那尘埃，那废墟，这一连串粗鄙的事物。又来了，那成千上万的蜥蜴，螳螂，行进的队伍，那迷醉、虔诚、盲从的北欧天使的脸庞。

“注意，”八哥鸟的叫声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注意。”

威尔摇头：“注意什么？”

“注意当下，”苏茜拉把指甲刺入他额头上的皮肉，“当下，此时此地。不像痛苦和折磨那样，而是实实在在的指甲。这种痛，即使放大一

千倍，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没有什么永恒，没有什么。倘若非要寻一个永恒，恐怕只有佛性。”

苏茜拉收起指甲，刺痛停止了，又感觉到了她指腹的触摸。她的指尖滑过额头，轻轻袅袅地停在自己闭着的眼睛上。这一刻，威尔畏缩了，心中感到无比的恐惧。她会挖出自己的眼睛吗？威尔坐在那里，时刻准备着，若她稍有动静，自己就一仰头，猛地跳起来。不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恐惧也徐徐消散了，只是因为这动作太突然、太亲密、太让人提心吊胆，他的注意仍留在眼睛上。眼睛是何等脆弱、何等敏感的器官啊，吸引了威尔全心全意的关注，再没有心思留意内心的画面，也不去想那些赤裸裸的粗鄙的事了。

“要注意。”苏茜拉在他耳边轻语。

事到如此，想不注意也做不到了。无论那手指如何温柔，如何纤弱，却是生生触及了他意识的本质。此时他也禁不住感叹，这手指是多么鲜活啊！其中流动的撩人的温暖是多么奇妙啊！

“就像电流一样。”他赞叹道。

“像电流，但所幸不传达任何信息，”她回答，“一个去触碰，一个接受触碰，便是整个行为。在无交流中，完全地交流。仅作为一种生命的沟通，仅此而已。”她顿了顿，又说，“你有没有发现，威尔，我们坐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可能你会觉得，也许是好几个世纪了，然而你却一眼都没瞧过我，一眼都没有。你是畏惧自己会看到的东西吗？”

威尔思索着这个问题，良久之后点了点头。“也许是的，”他说，“我害怕看到那些必须自己去参与并付诸行动的事情。”

“所以你一心只想巴赫，想着风景和真如明光。”

“我想着想着不是被你打断了吗？”他抱怨起来。

“我打断你，是因为如果你不能在虫子和人身上见到明光，那么修学空性对你也是没有益处的。”

“而有时，要做到这一点会有很多困难。”她又补充道。

“困难吗？”威尔想到了前进的队伍，想到镜子里纠缠的身体，想到泥地里仰面朝天的那些尸体，摇了摇头，“恐怕是不可能吧。”

“不，并非不可能，”苏茜拉争辩道，“空性生起慈悲，空即是光，也是同情。贪求超越世间的人只想得到那光，却不愿同情世人，而单纯的善人只知同情，却不知有光。所以这又成了如何发挥两个世界长处的问题。”她接着说道：“你也是时候睁开眼，看看人究竟长什么模样了。”

指尖从眼部移开，滑过前额，滑过太阳穴，掠过脸颊，又掠过下巴尖。一瞬间，威尔的手指感觉到了她的触摸，两只手被苏茜握住了。

威尔睁开眼睛，自从服下“解脱之药”后第一次直视她的面容。

“上帝啊！”他怔了一会儿，感叹道。

苏茜拉被逗乐了，问：“有吸血蜥蜴那么可怕吗？”

威尔可不认为这是开玩笑的时候，他胡乱摇摇头，一心一意地凝视着眼前的脸庞：光与影在她脸上交错，眼窝似乎打了暗影，显得有些神秘；右脸颧骨处有一点新月形的亮光，其余部分都在黑暗之中。而左脸

却闪耀着活跃的金色的光芒——这奇妙的光，既不是昭示黑暗的赤裸阴险的光，也不是那种至福炽光，更不是他闭上眼睛在遥远他处领悟的那种永恒之光，不是在他刚睁开眼睛时，在书——珍珠，在立体主义画派神秘莫测的作品中，在那些美化的风景画中显露的奇妙明光。他现在看到的是一系列矛盾不可消融的结合——黑暗中闪耀的光亮，光亮中心彻底的黑暗。

过了许久，威尔终于开口了：“这不是太阳，也不是沙特尔大教堂，更不是地狱般廉价甩卖的地下室。感谢上帝。这是所有这一切的结合，而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如此清晰可辨——你与我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伦勃朗](#)画作中的你我，还得是‘五千倍的伦勃朗’。”他又沉默良久，点了点头，仿佛肯定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接着讲道：“阳光射入沙特尔，花窗玻璃装进了廉价地下室。那地下室就是刑房，是集中营，是圣诞树装饰的停尸房。如今这地下室反过来，带上了一缕阳光与沙特尔，回到了这里——伦勃朗画笔下的你我。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你说得很对。”苏茜拉肯定道。

可是一心凝望着她脸的威尔压根没注意她说了些什么。“你美得让人难以置信，”威尔又开口了，“不过就算你丑得吓人也没有关系；你仍然是‘五千倍的伦勃朗’，很美，很美。”他反复念叨着：“可是我不想和你睡。不对，不是不想。我想和你睡的。非常想。但就算不和你睡也没什么。我会一直这么爱你——像基督徒爱世人一样地爱你。爱呀。”他重复道：“爱。又是一个肮脏的字眼。‘爱上了’‘做爱’——这些还好，但是单一个‘爱’字，多么脏的字，我简直讲不出口。可是现在，现在……”他笑着摇了摇头：“信不信由你，我现在真正明白他们那句‘神是爱’的意义了。多么明显的胡扯，但又偏偏是正确的。而现在，我见

到了你这非同寻常的面容。”他向前倾了倾身，凑得更近了些。“凝视你的脸，仿佛凝视着一颗水晶球，”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口吻说，“无时无刻不是新的。你无法想象……”

可事实上，苏茜拉完全能够想象：“别忘了，你所说的这些，我都亲身体验过。”

“你也这样凝视过别人的脸吗？”

苏茜拉点了点头：“一个人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过自己的脸，当然也看过杜加德的脸。说起最后一次我们服用解脱之药后的样子，可真了不得！一开始，他看着像从难以置信的神话里走出来的英雄——冰岛印第安人啦，西藏人啦，维京人啦。然后，他毫无征兆地一下子变成了弥勒佛。很清晰的就是弥勒佛。那种光芒，好像还在眼前……”

她讲不下去了，威尔觉得自己看到了化为人形的悲伤，看到被七苦之剑穿心的“圣母”。他从那黑色的眸子里，那丰满的嘴角边发现了哀痛的痕迹。他知道，那是一种近乎致命的伤口，直到如今还没有愈合，仍然鲜血淋漓。当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心也随着悲伤了。他握紧苏茜拉的手。现在当然没什么可以说的。没有语言，也没有劝慰人的哲理，唯有这神秘的人与人之间的抚摸，这无限的肌肤与肌肤间的交流。

“人总是一不小心就想起了以前的事，”过了许久，苏茜拉又开口说话了，“总是一不小心，又时不时地忆起过去。”她长吁了一口气，重新坐直了身子。

威尔感到，眼前这脸庞，这具身体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具小巧的身躯中，似乎有了充沛的力量，足以应对前面的一切苦

难；还有了一种意志，足以抵挡命运向她挥来的所有剑刃。在她那沉静刚毅的面貌下，原本悲伤的圣母玛丽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黑暗的喀耳刻女妖。威尔脑海中又出现了她那让人无法抗拒的沉着嗓音，讲着天鹅的事、教堂的事，描绘着云朵和平静的水面。这些回忆接踵而来，随着它们的不断涌现，眼前这张脸似乎也闪现出胜利意识的光辉。力量，内在的力量——他看见这崭露的强大力量，势不可挡。他畏缩了。

“你究竟是谁？”他小声说。

女人看着他，沉默不语，然后她笑了。

“别害怕，”她说，“我又不会像那只母螳螂一样吃了你。”

威尔也冲她笑了——冲那个笑盈盈的禁不起亲吻又大胆索求的姑娘笑了。

“感谢上帝！”他说，因恐惧而遁逃的爱意再一次如潮水般涌起，带来潮水般幸福的感觉。

“感谢他什么？”

“感谢他让你生得如此妩媚。”

她又一次笑了：“你终于说出来了。”

“你居然有那种强大的力量和那种惊人可畏的意志，”威尔说，“也许你是路西法的化身。不过，幸亏……”说着，他松开紧握着她的右手，用食指轻点她的嘴唇，“幸亏你有一副好身体——这可是你的救赎。也不完全是，”他想到粉色床上那种无爱的癫狂，“救赎也不全凭这副身体，因为，其他一些东西当然也很重要，例如，你知道自己究竟是

谁。”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被悲痛之剑穿心的圣母玛丽亚，还有喀耳刻，还有妮侬（法国一位很有思想的交际花），还有谁？你现在又是谁？是诺里奇的朱丽安娜，还是热那亚的凯瑟琳？你真的是她们所有人的结合吗？”

“还是一个傻瓜，”她补充道，“还是一个提心吊胆、笨手笨脚的母亲。还是小时候那个本分的、喜欢做白日梦的小丫头。将来，还可能变成我和他最后一次‘涅槃’后我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生命垂危的老太太。我盯着她，她盯着我。后来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四十年后的模样，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

人总是一不小心，时不时就……她的脸一半隐于神秘的黑暗中，一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此时再次变成了痛苦的模样。那藏在阴影中的眼睛也闭上了。她已经回到了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孤独无依，带着伤痛之剑和未愈合的伤口。

外面又响起鸡鸣，随后又响起另一只八哥鸟的叫声，比之前那只高半个音，叫的是“同情”。

“慈悲。”

“注意，注意。”

“慈悲。”

威尔再次伸手触摸她的双唇。

“你听到它说的了吗？”

苏茜拉的回答是很久之后了。她举起双手，握住威尔伸出的手指，

用它们压紧自己的下唇。

“谢谢。”她说，再次睁开了眼睛。

“为什么谢我？是你教我该怎么做的。”

“现在轮到你来教自己的老师了。”

如同两位分别宣扬自己理念的大师，“慈悲”“注意”——两只八哥鸟一声声叫着，然后，就在争鸣的两种声音混杂难解时，“咯咯咯嘎眼眼——”隔壁园子里的小公鸡一声清啼，宣告自己才是世间所有雌性心中雄风不灭的主宰，敢向一切伪劣的僭越者发起挑战，恍若神明。

笑意在苏茜拉脸上漾开，那副痛苦的模样消失不见了。她从伤痛与回忆的自我世界中回到了当前。“是嘟嘟鸡，多么可爱，让我想起了汤姆·克里希那逢人就叫人家摸他肌肉的样子。那些傻乎乎的八哥也一样有趣，明明不知道意思，却总是雷打不动地重复那些箴言。”

“其他那些两足生物呢？不怎么可爱的那些。”

苏茜拉没有说话，只是倾身抓着他的额发，凑近他的脸，亲吻他的鼻尖。“该起来走走了。”她边说边站起身来，向威尔伸出手。威尔接过她的手，被她从椅子上拉了起来。

“消极的鸣叫，反智慧的陈词滥调，”她说，“这就是那一类两足生物喜欢做的事。”

“怎么确定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呕吐呢？”

“没法确定，”她语气轻松地说，“但你也可能会返回到这里呀。”

脚下突然一阵骚动。

威尔笑了笑：“可能是那只可怜的怪物化身走了。”

苏茜拉挎着他的胳膊，两人一起走到窗口，窗子敞开着。

一阵风哗哗地摇晃着棕榈树叶，为即将到来的黎明报信。树下的土壤松软湿润，有点刺激性的气味，隐身其中的根须支撑起一丛木槿花——一簇簇鲜亮肥厚的叶子，一朵朵朱红色的钟状花朵，屋子里的灯光穿透黑夜和树荫投下的双重阴影，打在它身上，将它唤醒。

“真是不可思议。”威尔一副难以置信的语气。他又回到了“七月十四的上帝”那里。

“的确不可思议，”苏茜拉承认，“但世间的事总是如此，因缘际会，便发生了。你既然已经不再无视我了，我就准许你看看我的内心。”

威尔一动不动，凝视着，凝视着，视线穿过之处是随着时间延伸无尽增加的厚重和越来越深刻的意义。

泪水充盈了他的眼睛，沿着脸颊流淌下来。他只好取出手绢擦拭。

“我忍不住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他之所以忍不住流泪，是因为除了泪水，再无其他方式可以让他表达自己的感恩。感恩自己活在这世上，有机会见证眼前的这个奇迹。其实不只是见证，而是参与其中，成为奇迹的一部分。感恩这些明亮的福祉，言诠之外的领悟。感恩自己有这么一次机会，能与神圣的整体合而为一，这不完全的个体与其他不完全个体的结合。

“为什么当人心中充满感恩时，会忍不住流泪呢？”他收起手绢的同时不禁心生疑问，“天知道为什么，但人就是这样。”从以前读过的书中，一句话像气泡般冒了出来。“感恩即是天堂，”他吟念道，“完全是胡言乱语！但我现在理解了，布莱克只是在表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感恩的确是天堂。”

“更难得可贵的是，”苏茜拉补充，“这天堂是人间的，不是高高在上的。”

突然，在咕咕呱呱声和两位“大师”的争鸣声中，远远地传来步枪射击的声音。

“什么声音？”苏茜拉惊奇地问道。

“小孩子在玩炮仗吧。”威尔愉快地回答。

苏茜拉摇了摇头：“我们不鼓励孩子玩那种东西，我们都没有那种炮仗。”

从院墙外的公路上传来越来越大的吼叫声，是什么重型机械低挡爬坡的声音。嘈杂中有人用扩音器喊话，声音时而洪亮，时而尖厉，但听不清楚究竟在讲些什么。

在天鹅绒般柔软的夜色的掩映下，花叶如揉碎了的碧玉和翡翠般微光闪闪，而被这细碎的碧玉光华包裹着的则是精心雕琢的红宝石，放射着夺目的五角的光辉。感恩，感恩。威尔的眼睛再次盈满了泪水。

断断续续的尖厉的喊话声渐渐听着清楚了些。威尔虽然不想听，但声音还是飘入了他的耳鼓。

“帕拉岛的乡亲们。”声音到这儿突然变得尖利刺耳，让人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尖音、轰响、尖音、轰响。“讲话的是你们的拉贾……保持镇定……欢迎海峡对岸的朋友……”

他突然明白了过来：“是穆卢干。”

“他和迪帕的军队在一起。”

“进步，”那激昂不稳的喊话声还在继续，“现代生活……”然后，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说到拉尼和库特·候弥大师，“真理，”声音在尖叫，“价值……纯正的精神……石油。”

“快看，”苏茜拉叫道，“他们已经拐进合成区了。”

透过两丛竹子的间隙，只见一队车灯照射在荷花池里石雕佛像的左脸上，喇叭里的声音又提到天佑可期的自由，停了一会儿就继续向前开了。

“我父亲的王座，”扩音器把喊话声无限放大，“与我母亲祖辈的王座联合起来，两个姐妹国携手共进，走向未来……当以此命名——壬当和帕拉联合王国……联合王国的第一位首相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精神领袖，迪帕上校……”

车灯继续行进，消失在一片建筑群后，尖厉的喊话声也趋于模糊不清了。然后，车灯又出现了，声音也再次能听得清楚了。

“反动分子，”声音气急败坏地吼叫，“违背持续革命原则的叛徒……”

“他们在罗伯特医生的房子那边停下了。”苏茜拉小声说道，嗓音充

满了恐惧。

喊话声结束了，车灯和发动机也关上了。黑暗——寂静的等待中，青蛙和昆虫仍在继续它们无忧无虑的独白，八哥鸟的箴言妙语仍在一遍遍地重复——“注意”“慈悲”。威尔低头望着那如火的花丛，他看到了世界的真如，也看到自己在明光中燃烧，也是在慈悲（多么显而易见呀！）中熊熊燃烧。像大多数人一样，自己曾经对这明澈的光视而不见，放弃了慈悲，而去选择忍受和遭受痛苦——廉价的地下室，污秽与孤独，近处是象征生命与死亡的芭布丝和莫莉，中间是乔·阿德海德，远处则是这个自在运转、繁衍生长、集体偏执、充满制度性暴行的庞大世界。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或高声叫喊或沉着弄权的鼓动家，而出谋划策的大臣中，也总会有一些丑角、小人、骗子和弄臣。人们从出生起就受到控制，从来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集体受到蛊惑，于是就如受过训练的鬃毛狗一样顺从，去行进，去对抗，去杀戮，去赴死。然而，即使在完全不该接受“是的”为答案的这样一个世界，如此的真理却是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的——在偏执中也能发现智慧，在恶魔的信徒身上也有爱。一切的存在都可以在一棵盛开着花的树上，在一张脸上完全显现，即：总是有光，这光即为慈悲。

枪声传来，先是一声，然后就是一阵机枪的射击声。苏茜拉用双手捂住了脸，禁不住颤抖起来。

威尔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揽在怀里。

百年辛劳的结果一夜间毁去。然而真理却不会改变——终必有苦，苦必有终。

军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引擎高鸣着运转起来。车灯再次打开，一

阵嘈杂的转弯声后，车队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地返回。

喇叭里放着刺耳的军乐和低劣的颂歌，威尔听出来了，那是壬当的国歌。不一会儿，音乐被人关上了，穆卢干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你们的拉贾在讲话。”声音显得异常兴奋，又把先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什么进步、价值、石油、纯正精神。车队像来时一样时隐时现，声音也时有时无。飘忽的声音用最大的调门称颂着新成立的联合王国第一任首相是如何伟大。

队列爬行般地前进着，第一辆装甲车的灯光，又打到了明悟的佛像那张静静微笑的脸上，这次照亮了右侧。第一束光一瞬间就晃过去了，然后是第二束，第三束，第四束，第五束……如来就在这些光束中隐现。最后一辆车经过后，黑暗降临，然而明悟犹在。引擎的轰鸣声消失了，刺耳的称颂曲也寂寂无音了。这一切干扰都消失以后，蛙鸣声、虫鸣声、八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慈悲，慈悲。”然后是低半个音的“注意”。

1.伦勃朗，荷兰画家，擅长用明暗画法。其肖像人物画细致入微，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内心世界得到极大表现。

目录

[代序](#)

[自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版权信息

书名：使节

作者：〔美〕亨利·詹姆斯

译者：袁德成；敖凡；曾令富

书号：9787545537383

本书纸版由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巴别塔文化（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代序

父亲是著名的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兄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那么，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Jr.）当一个著名作家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了。就我的知识和记忆所及，大概只有德国的曼（Mann）家族可以同詹姆斯家族在这方面相匹敌。

如果我们要在美国作家里找出几个非常“欧洲化”的作家来，小詹姆斯首当其冲。他的“欧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第26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要把他描述成一个“miserable little snob”——“可怜的势利小人”。不过，比起那个最终皈依了英国国教的美国诗人T.S.艾略特来，詹姆斯的欧洲情结可以说是出自天然。老詹姆斯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在理性成熟之前接受一种“世界公民”的概念，经常把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小詹姆斯带到欧洲居住，并请了家庭老师在自己的家中对他进行教育。耳濡目染巴黎或其他欧洲城市的文化风雨，詹姆斯生成了一种对所谓“老世界”的顽固情愫。1875年，这个已经开始写作的富有美国人决定在巴黎住下来。第二年，他终于定居伦敦，为往后岁月里那些试图在这个城市寻找艺术灵感和成功的美国人树立了早期榜样（想一想艾迪丝·华顿、斯泰因夫人、庞德和艾略特）。

当然，詹姆斯的榜样不仅仅是在巴黎或伦敦定居。

在巴黎，詹姆斯结识了屠格涅夫，一个和他一样的旅居者，也结识了法国的两位大师——福楼拜和左拉。后面两位法国人，在写作风格上有重要的相似之处。福楼拜在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里进行了一项实

验，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他尽量把作品的叙述者（这通常是作者）隐藏到读者不容易察觉的地方。与那种浪漫主义的叙述不同，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没有全知全能的作者指手画脚地发议论，也没有叙述者纵横捭阖地抒发感情。左拉的作品与福楼拜非常相像，自然主义在他那里意味着风格上的尽量客观，意味着小说叙述者的隐退幕后。

詹姆斯是否受到了这两个法国同行的影响？

在谈论美国文学的发展时，许多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詹姆斯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在19世纪，当浪漫主义时尚在美国依然强盛的时候，詹姆斯以他独特的风格和写作手段，为美国文学开拓了一片新边疆。

这个新的边疆是否和福楼拜有关？或者同其他人有关？

让我们来看《使节》。

《使节》是詹姆斯晚期创作的一个高峰。这部出版于1903年的小说调用了詹姆斯一贯喜爱的动机。一个年轻的美国男人，到了巴黎之后就“乐不思美”。他母亲派了一个“使节”前往巴黎，想让他劝说这个迷途的羔羊回到美国，因为在美国的麻省有一大笔家庭财产等他去继承和管理。“使节”到了巴黎之后，才发现这位年轻人在巴黎的生活已经对他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欧洲的文化和情调已经深入他的骨髓，要劝他迷途知返几乎不再可能。更有甚者，他发现他自己也在巴黎的迷人氛围中不能自拔。年轻人的母亲不罢休，又相继派了另外几个“使节”到巴黎，但他们都无法改变年轻人已经浸润了欧洲文化的心。最后，这位“使节”还是无法割舍他与美国的关联，离开了欧洲。不过，他却劝那个在巴黎不愿回国的年轻人，要好好地享受巴黎丰富的人生。

我说《使节》调用了詹姆斯所喜爱的小说动机，是指这部小说像詹姆斯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样，专注于美国与欧洲生活的差异。在詹姆斯看来，美国生活就像在新泽西海岸上那些炫耀的富人大宅一样，在向过往船只表达自己的财富堆积量的同时，又悬置在不着边际的所谓“走捷径”的半空中。与此不同的是巴黎的生活，在可爱的“老世界”里，艺术成为人的日常行为的指导，个人生活在并不疯狂地追逐金钱的悠闲环境里显得丰满。在这里，生活的层次多变是一种完美的象征，没有什么神秘的金钱“捷径”可以帮助人一步登天。老世界的步伐相对缓慢，给了人细致咀嚼生活汁液的可能。

当然，这个动机仅仅是小说的起因，詹姆斯的伟大在于他对这个动机的不断演绎和发展。

《使节》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从美国前来巴黎的斯特瑞塞先生，在劝说沉湎于欧洲生活的查德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的游说对象有一个贵族情人——德·维奥内夫人。年轻的查德之所以迷恋巴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维系在维奥内夫人身上那无法解脱的感情。充满魅力的维奥内夫人在小说中几乎成了完美欧洲文化的隐喻：美丽而庄重，高雅而热情，对艺术充满发自内心的爱。斯特瑞塞在和这位夫人的接触中，也逐渐发现她的魅力……只不过，这魅力对斯特瑞塞来说，是一种有别于性别和肉体欲望的超凡脱俗的光彩。

在小说的第十六章，有一个精彩的场景。

斯特瑞塞感到自己有些疲惫，便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圣母院，想在那里获得一些精神上的休憩和宁静。在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里游荡时，他发现了一个孤独的妇女，一动不动独自坐在一间小礼拜堂中。他曾经多次在同一地点见到她：

她是坐在神龛正前方不远的地方，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他很容易看得出来，她已将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这是他想做却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她不是流亡的外国人，她不显得藏头露尾；她是个幸运的人，熟悉这个地方，了解这里的一切；对她这样的人来讲，这样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意义。她使他想起了——因为十有八九，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某个古老的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他也许是在某个地方听到或者读到过那故事，假如他富于戏剧性的想象的话，也许甚至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她是在这样不受侵害的静坐沉思中恢复勇气，清醒头脑。她是背朝他坐着的，但是他的想象只允许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头部的姿势，即使在这暗淡肃穆的光线下，也显示出她的自信，暗示着她深信自己既没有表里不一之处，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更不用担心会受到侵犯。

在准备离开教堂时，斯特瑞塞吃惊地发现，这个神秘的美人竟然就是他在查德那里见过的德·维奥内夫人。在他们两人相互发现对方，并友好致意之后，斯特瑞塞进一步仔细地观察了他新认识的朋友：

她穿着一套色调庄重的衣裙，在黑颜色下面偶尔隐隐透出一点暗淡的深红。她整齐的头发精心梳理成十分朴素的样式。连她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当她坐在那里，将它们搁在身前时，也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在斯特瑞塞眼里，她好像是在她自家敞开的门前轻松而愉快地对他表示欢迎，身后伸展开去的是她宽广而神秘的领地。拥有着如此多的人是可以有极高的教养的，我们的朋友这时算是真正有所领悟，她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产。

斯特瑞塞先生在这场意外的相遇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的意思是说他得到了审美的满足。然后他马上邀请德·维奥内与他共进午餐。在塞纳河左岸明媚的阳光下，他们开始了一次愉快的长谈。

先说德·维奥内夫人的形象。如果我们单从现实的局面来阅读詹姆斯对这个巴黎女人的外形描写，那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厚厚的面纱，深红近黑的外套，精心梳理过但又十分朴素的发式，灰色的手套。但必须注意作者所使用的相关意象：她坐的地方离神龛很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而这都是来自美国的斯特瑞塞无法做到的，她熟悉这里的一切，她的背影让人想起“古老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在巴黎圣母院前，“她好像是在她自家敞开的门前轻松而愉快地对他表示欢迎，身后伸展开去的是她宽广而神秘的领地”。我尤其喜欢“像是在她自家敞开的门前轻松而愉快地对他表示欢迎”，巴黎圣母院的博大与辉煌在这一个比喻句子中同德·维奥内的外部形态相融合，一下厚重了起来。

再看斯特瑞塞发现这个可爱女人的过程。他先是在小礼拜堂里看到了背影，从她头部的姿势想象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离开教堂时，他突然看清了，这个他多次遇见的“古老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居然是查德的朋友——是自己身边的一个熟人。然后他又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审视了她，看到她那双给人以安静之感的手戴着的是灰色手套。在这个背景之上斯特瑞塞领悟到“她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产”——她的财富就是她同巴黎圣母院所象征的一切。这个过程清晰而自然，毫无做作。与此同时，它又隐含詹姆斯精心安排的复杂寓意。我们发现，美国人斯特瑞塞发现德·维奥内的过程，也正是他发现巴黎的过程：他先看到背影，然后他想象着“古老”故事，紧接着他发现原来自己同这个神秘的女人有关联，最后他把她放到伟大的艺术作品的门槛上，在特定的背景映照下理解了她的魅力的根源。在整部《使节》中，斯特瑞塞在欧洲的文化历险也正是依照了这样的模式来展开。说到底，美国人和欧洲原本是相识，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对欧洲只是充满想象，他们没有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上来理解欧洲的宁静、高贵和美丽。

现在让我们进入斯特瑞塞的心理和意识。细心而有教养的读者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场景里看到的一切，从本质上讲是詹姆斯看到的一切。然而，詹姆斯没有直接站出来向我们描述。我们是通过斯特瑞塞的心理状态，通过他的意识之镜来观察巴黎圣母院和德·维奥内夫人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巴黎圣母院也好，巴黎美人也好，都是斯特瑞塞的意识和心理的映像。在此处有关斯特瑞塞的文字中，詹姆斯提到了维克多·雨果。斯特瑞塞在巴黎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雨果的书。雨果该如何展现巴黎圣母院？下面是我从他的名著《巴黎圣母院》第三卷第一节中摘录的文字：

谁把那些冷冷的白色玻璃，代替了那些放在大门的菊形窗和东边半圆窗上的穹窿之间，曾经使得我们的祖先们一进去就移不开眼睛的、深色的玻璃？十六世纪的低级的唱诗人，看见我们的汪达尔大主教涂抹在教堂里漂亮的黄色灰粉，又将怎样说？……假若我们不在那些无数的野蛮迹象上停留，就一直走上了这个大教堂——人们把那倾斜在十字窗交点上的漂亮小钟楼弄得怎么样了？这座小钟楼并不比它旁边的圣礼教堂（也是被毁坏了的）的阁楼更脆弱或更结实些，它在天空下比塔楼更凸出，尖峭，美观，庄严。

在这段文字里，雨果的立场十分明确，他把叙述者（他自己）摆放在巴黎圣母院和读者之间，用他的口吻和风格，向读者展示这座大教堂的美和意义。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追问，显然不可能是驼背好人加西莫多或者是吉卜赛美人爱斯美拉尔达发出。我们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感觉到自己正同这个激情澎湃的大师直接对话。

然而当我们看见斯特瑞塞游走于大教堂之中，当我们得知他与那个巴黎美人相互认出对方时，詹姆斯却一直隐匿在文字背后。他使用了“他的想象”“在斯特瑞塞眼里”“我们的朋友算是真正领悟”等一系列状

态引语，以求在读者和场景之间将斯特瑞塞凸现出来。他的意识和心理的波动、跳跃、回溯，无一不影响读者对这个场景的接受。甚至，斯特瑞塞突然想到的雨果的著作，也在这里起到了微妙的滤镜作用：它让读者在观察德·维奥内夫人和她的建筑背景时，不得不考虑一下那位浪漫主义大师的存在。

我曾经有过一种奇怪的想法：为什么詹姆斯的小说没有受到他兄弟的哲学和心理学观念的影响？如果詹姆斯要想创造一种崭新而别致的小说技巧的话，他的兄弟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最有利的捷径。那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发明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泽被了许多现代主义大师，却单单没有在他弟弟的作品里流动起来。换句话说，“意识流”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最耀眼的帽子之一，小说家詹姆斯却没有沾上它哪怕一丁点儿光彩。

从《使节》中的这段文字来看，我的那种想法显然过于机械了。小詹姆斯的写作技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哥哥的理论有隐含的相通之处。威廉·詹姆斯在谈论意识的本质时，的确使用过“意识流”这样的术语，但是，他更多的是在强调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的意识状态，这个状态的突出特点，就是它包含了从非理性到理性，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逻辑到有逻辑，从猜测到回忆的一切内容。这些内容以连贯的方式混淆在一起，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

小詹姆斯在描写斯特瑞塞先生的那段经历时，显然注意到了他意识的这种丰富性。斯特瑞塞发现德·维奥内夫人的过程，被他的猜想、回忆、推测、联想以及对雨果的追述等等所充塞。我们通过他来观察德·维奥内夫人，结果是既看到了观察对象，又看到了观察者的意识状态（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状态叫作“意识之流”）。事实上，整部《使节》都是在这样的设想基础上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接触

和这些接触在意识状态中的映像，成了詹姆斯探讨和展现的中心。所谓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碰撞，也正是在意识的整个范围之中展开。斯特瑞塞和查德迷醉于层次多变的欧洲生活，说到底是因为它投射到意识领域时所具有的丰富性，是因为这种丰富性与美国意识中“走捷径”的简单逻辑大相径庭。

所以，当我们同意詹姆斯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说法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与他兄弟的“意识流”概念，与其后风行一时的“意识流小说”联结到一起。全知全能的作者退隐叙述的幕后，让自己的“代理”在作品中承担向读者讲述的任务，让他们的意识成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视点”，正是詹姆斯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许多现代主义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所追求的目标。当然，《使节》与那些“意识流小说”（我想到了《到灯塔去》《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的区别也显而易见：詹姆斯并没有像后来的作家那样，用非逻辑的方式来展现意识。他毕竟是上一个世纪的作家，乔伊斯或福克纳式的偏激在他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语言。任何风格都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所谓风格的大师，总是在操纵自己语言的时候有一套成熟的策略。以自己原生态的语言写作的人，可以给人清新的感觉，却无法被称为风格大师。

再以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一段文字为例。在写到斯特瑞塞从背后观察小礼拜堂中的德·维奥内夫人时，詹姆斯用了一个在他来说非常典型的句子：

她使他想起了——因为十有八九，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某个古老的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他也许是在某个地方听到或者读到过那故事，假如他富于戏剧性的想象的话，

也许甚至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如果《使节》的翻译者不考虑中国读者的汉语阅读习惯的话，他们可能会将后面的句子照着原有的句式结构全盘转译过来，而不省略那段“在与世隔绝的沉思里重塑她的勇气，重塑她的清纯”：

She reminded our friend——since it was the way of nine tenths of his current impressions to act as recalls of things imagined——of some fine firm concentrated heroine of an old story, something he had heard, read, something that, had he had a hand for drama, he might himself have written, renewing her courage, renewing her clearness, in splendidly-protected meditation.

在这段文字中，“她使他想起了……”和“某个古老故事……”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换一个人，也许会在这里用一个句号作结。但是詹姆斯并没有这样做，他依然使用逗号，并在逗号之后以一个他惯于运用的定语从句来反复雕刻那个“古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这里，最有趣的句子是位于破折号中间的那一句“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英文的原文中，“current impressions to act as recalls of things imagined”一句相当晦涩，如果要生硬地直译过来，大致就是“当前印象都如同对所想象的事情的回忆一样”。詹姆斯处心积虑地把“当前印象”（current impressions）、“回忆”（recalls）和“想象的”（imagined）紧密地压在一起，糅合成一种不清晰的词面肌理，以此来暗示斯特瑞塞此时此地的意识状态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唤醒”过去的回忆相连，第二个层面与启发现代的猜想相连。换句话说，詹姆斯试图用这个句子暗示，此时斯特瑞塞的“当前印象”与他的“回忆”和“想象”连成了一片。

这一句和后面的句子之间没有句号隔离，句子和句子之间便没有了长的停顿乃至结束，使得这个奇妙的句子同后面的描述在阅读中一气贯通。于是，“古老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或者说昏暗的小礼拜堂中的德·维奥内夫人在斯特瑞塞意识中的映像，便因为这种贯通作用而显得有些含混不清起来。除此而外，詹姆斯还在后面的定语中插入“假如”（had he had）、“也许甚至”（might himself have written）一连两个虚拟性修饰，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沉思”（splendidly-protected meditation），更进一步模糊了斯特瑞塞的当前印象与回忆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在句子向前延伸的过程里，我们无法确定，在此时此地，斯特瑞塞眼里的那个完美的女人的背景，有多少出自他对真实场景的真实观察，又有多少出自他的想象——不管是由故事“唤醒”的想象还是由“戏剧性”的创作冲动激发的想象，甚至他自己“与世隔绝的沉思”所导致的想象。

从这个精雕细刻的句子引申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斯特瑞塞对查德，对德·维奥内夫人，对巴黎圣母院，对巴黎甚至欧洲的发现与认识，也正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含混不清的过程。斯特瑞塞在巴黎的文化历险，正是一个充满了回忆、想象和沉思的意识之旅。这个句子的构造，如此精妙地形成了整部《使节》的构造的隐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叹服，大师就是大师。詹姆斯对这部小说整体的把握如同他对语言细节的把握一样，充分体现了伟大作家的共有本色：自信、圆熟、优雅和殚精竭虑。

在结束我的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再简略地谈一谈《使节》的翻译。事实上，从翻译成中文的作品里来探讨和领略詹姆斯的风格，多少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说，目前的这个翻译文本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尝试。作为詹姆斯这部晚年精品的第一次中文翻译，这个译本的态度是严谨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翻译者在顾及中文读者的

阅读习惯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了原有英文句子的结构方式。从上面的那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特点。当然，所谓尽量只可能是尽量：如果完全仿造了原有句式，恐怕就不会有人能够读懂詹姆斯了。中文和英文的完全对等在翻译中是无法达到的，所以那些或多或少的转换、迫不得已的省略和倒装也就不可避免。

更进一步讲，文学翻译自身就有一个天然缺陷：在一种文字向另一种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不可翻译性总是翻译者（也包括了随后的阅读者）随时要面对的坚实阻碍，语言所隐含的文化的丰富性，总会在翻译之中被迫丧失。所以，当我们在阅读《使节》的中文翻译文本过程中遇上这些阻碍时，我们不妨放松一点，我们不妨把这个阅读的过程也看作一次有趣的文化历险。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斯特瑞塞先生，在巴黎圣母院昏暗的环境中去努力阅读那个巴黎美女的背影，在这种阅读里，任何属于自己的回忆、想象，任何属于自己的“与世隔绝的沉思”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回忆、想象和沉思，我们的阅读才显露出让人惊讶的美丽来。

易丹

写于成都

易丹，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4年底回国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有《从存在到毁灭——对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反思》《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等专著多部。

自序

阐明《使节》的主题，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此书最初分12期连载在《北美评论》（1903）上，并于同年出版单行本。为了方便读者，整个情况在[第五卷第二章](#)中便以尽量简略的语言及时地加以交代，这样做犹如在中流插入或沉下什么东西，既显得有点生硬，又引人瞩目，几乎要影响到小说的流畅性了。与这部小说类似的作品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其灵感来自微小的暗示，而这么一点点暗示的种子又落入土中，发芽生长，变得枝繁叶茂，然而它依然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微粒，隐藏在庞大的整体之中。简言之，这部小说发端于兰伯特·斯特瑞塞出于压抑不住的感情冲动，对小彼尔汉姆说的那一番话。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格洛瑞阿尼的花园里，当时他真心诚意地想开导他的年轻朋友，苦口婆心地让他明白那是一种危机，从未有过的一小时悠闲时光却被他的危机感占据，而且还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力图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来阐明这一点，而整个故事正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说的那一番话包含了《使节》的精髓。在此之前，他手握一枝怒放的鲜花，此时他依然如此，有点过分殷勤地将它展示在我们的眼前。“你可要尽情享受人生，如果不这样就是大错特错。重要的不在于如何享受人生，只要享受人生便行。如果你从未享受过人生，那么你这辈子还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已经太老了，明白这一切已为时过晚。一旦失去便不可弥补，你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好在我们还有自由的幻象，你可千万不要像今天的我这样，连一点关于这幻象的记忆都没有了。在该享受人生的时候，我却因为过于愚蠢或者过于聪明，错过了大好时光。我现在要以亲身经历，告诫人们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犯这种错误，因为这确实是一种错误。享受人生吧，一定要享受人

生！”以上就是斯特瑞塞这番话的中心意思，他所喜欢的并且准备与之交友的那位年轻人对此有颇深的印象。“错误”一词在他的话中一再出现，由于这出自他的亲身经历，更加重了告诫的分量。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太多，尽管就气质而论，他在人生中本可以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现在他大梦初醒，方才觉得形势逼人，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还来得及补救吗？也即是说，是否还有时间弥补他的个性所受到的伤害或者人格受到的侮辱？他完全可以说自己愚蠢地受到当众侮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自己的笨拙造成的。这一切还来得及补救吗？不管怎样，他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除开这一切所包含的宝贵的道德教谕外，我的故事以及将要展开的情节旨在展现逐渐领悟这个道理的过程。

整个故事和它的胚芽竟是如此相似，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如同以往一样，这一切都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我还准备把那些偶然听到的如实地搬到纸上。一位朋友曾以十分欣赏的口气，把一位知名人士对他讲过的话讲给我听。这位先生比我的朋友要年长得多，他当时的心境与斯特瑞塞说那一番忧郁的话时的心境相似。他说这些话时恰逢其时，那是在巴黎的一家艺术馆的迷人的古老的花园里，时间是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许多非常有趣的人均在场。我所听到的并记录下来的材料成为我的“标记”的上部分，我当时就认为它们能为我所用，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主要的素材。其余就是他们简述的地点、时间以及初具轮廓的场景。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给予我进一步的支持，使我拥有了我称之为绝对标记的东西。它中流砥柱般地屹立在那儿，激流在它周围旋转，就像为固定电缆而用力打入河床的标桩。这个暗示的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暗示，这都是巴黎那个古老的花园所赐。因为在这个暗示中蕴含着若干无价之宝。因此当然有必要打开封条，逐个清点、整理并估价。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个暗示的辉耀之下，这一类场景令我感兴趣的所有

因素都一一显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之中，像这样包含着丰富意蕴并能激起我强烈兴趣的场合，还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认为，各种主题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尽管事实上我们在处理某个价值十分难以确定的主题时，只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就往往会陷入狂热与偏见之中，认为它的价值和长处是无可挑剔的。毫无疑问，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即使是在至善之中（一个人的荣誉观只与此有关），也有一种属于善的理想美，由这种美激励而产生的行动会使艺术家的信心达到极致。因此我确信，一部作品的主题可以说是会闪闪发光的，而《使节》的主题则从头到尾都闪烁着这种光辉。我坦然承认，我认为在我所有的作品当中，它是最上乘、最“完美”之作。这一评价如有任何失实之处，都会使我这种极端的自鸣得意，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因此，在回想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自己在任何时刻失去主观控制，也没有因为脚下有可疑的陷阱而感到惊恐；我没有因为采用的计划而感到后悔，也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并感到命运弄人。正如我曾谈到过的那样，如果说《鸽翼》的主题因为其面目隐而不现而使我时感苦恼——尽管我可以不带偏见地承认，它有时也会突然冲着你做一个表情丰富的鬼脸——我在做这一件不同的事时，却抱着绝对的信心，在处理问题时一直思路明晰。它具有明确的主题，而且有与我的想法配套的一整套创作素材，这一切展现在我面前有如万里晴空。（我可以提一下，这两部作品创作的先后顺序与出版的先后顺序恰恰相反，先写出来的作品却晚于后写出来的作品出版。）甚至当我感到作品中的男主角的年龄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时，我依然认为我的假设无懈可击；虽然德·维奥内夫人与查德·纽瑟姆的差距甚大，使人觉得他俩的关系显得勉强，甚至很可能被人指斥为令人震惊，可是我仍然抱着从容的态度。我觉得这部作品的素材翔实可靠，在创作的过程中既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误入歧途的感觉。不管我把它转到哪个方向，它都发出

同样的金色光芒。我因为有一位如此成熟的男主人公而感到欢欣鼓舞，他给予我希望，使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思考，因为我认为，只有拥有丰富而深厚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生活的描述者才有可能深入地进行思考。我可怜的朋友当然应当具有深厚的人物性格，或者毋宁说他非常自然而且丰富地拥有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他的自我感觉也总是这样，同时也表明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要“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物，可以说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因为在如此情况下还找不到“深入思考”的机会，那么在哪个地方才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这个人物形象已经如此丰满，因此在塑造他这种类型的人物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必要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必要由我根据想象来安排他的行动，因为出于种种其他原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如此难得的奢侈，也即是说，在全面掌握某种人的情况或某个人一生经历的基础上，研究这个具有极高天赋的人物的机会，无疑还得留待他日，留待我准备为它付出辛劳的那一天。在这之前，它将一如既往，高高悬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即。与此同时，类似事例可以充当替代品，我因此只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处理类似的事例，并聊以自慰。

我得尽快补充说明一点：尽管较小规模的研究可以弥补一些不足，然而手头处理的事例却应该享有需要全面研究的大题材的优越地位。与此有着最直接关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叙写那个星期日下午在某个巴黎花园中的场景问题，这个问题合乎逻辑地包含在我们那位绅士大发议论的冲动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果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引申的结果，也应该合乎理想而且迷人地隐含在其中。（我之所以说“合乎理想”，是因为几乎没有必要提及这一点，即是说为了使其获得最充分的展开和表达，在起始阶段，我不得不切断在我心中朦胧出现的故事与实际报道者可能做的事情之间连接的线索。他依然是各种事件中的幸运者；他的现实存在极其明确，因此排除了其他的任何可能性；他那挺有

意思的职能在于把一个越来越奇特、越来越活动的影子投射到艺术家的广阔视界上，该视界就像为放映儿童幻灯图片而悬挂的白布一样，老是悬挂在那里。）任何说故事的人与表演木偶戏的人所享有的特权，都难于与还未完全制订好创作计划的作家相比，因为他只凭借刚刚开始着手的一点点事实，或者用个比喻来说，只凭借嗅到的那么一点点气味，就来寻找尚未发现的玄妙的内容，这样做再使人高兴不过。或者换言之，没有其他困难游戏能像这种游戏一样具有如此悬念和刺激性。即使是那种牵着警犬追捕躲藏的奴隶的古老游戏，在“刺激性”上也无法与它相比。因为剧作家总是按照他本人的天才的规律行事，他不仅仅相信按照正确规律设想出来的可能的正确结局，他所想的要比这个更多。他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只要有一点点适当的暗示，场景就必须十分“紧凑”（不管故事的话题是什么）。经过充满渴望的挖掘，我才得到适当的暗示，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一个故事的中心，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这类问题俱来的魅力便部分地体现在这个方面，也即是说，该“故事”具有真正的预示性。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从这个阶段起，它便具有真实存在的可靠性。因此，尽管它或多或少还处于不太清晰的隐而不现的状态，就本质而言，它已经开始存在。因此，问题丝毫不在于应当怎样理解它，而在于高高兴兴地尽力找到应该动手的地方。

那种我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包含若干有益身心的奇妙成分，而真实也必定寓于其中。艺术与我们所见到的生活有关，它必须首先充分奉献这种原材料。换言之，它在人生的花园里采撷它的原材料，而在其他地方生长的原材料则是陈腐的，不能食用的。可是此事刚刚解决，就只得考虑加工过程。只有那些人类最低等的仆人，那些因为毫无“个性”而被不名誉地赶走的人，才会以暧昧不清的道德上的借口，或者任何其他借口，胆怯地溜开，放弃这个加工过程。这加工过程也就是表达过程，也是极有价值的名副其实的压榨过程，它与单纯地碰到好运气几乎没有

关系，完全是两码事。发现的喜悦在此阶段早已过去，正如太太们在商店里找到了与大块料子“相匹配”的零头料子一样，总的说来，我所认为这种对主题的全面追寻到此阶段已经完成。主题找到了，倘若此刻的问题将转移到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主题这方面，那么这个领域极其宽阔，在其中可以充分施展才能。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正是这种炮制的过程，造就了这种效果强烈的合剂。另一方面，其中有的方面又一点儿也不像带着号角和猎犬去狩猎。这是一种需要始终坐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计算，因此领取付给主会计师的最高薪酬也理所当然。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主会计师没有福气，而是说艺术家的幸福，或者说他的精神上的平衡状态，确实较少地存在于他能偷偷地进入的那些更使人感到高兴的纠葛之中，而是较多地存在于他能成功地置身局外之时。在撒下种子时，他冒着庄稼有可能长得过密的危险：为此他又必须像审查分类账的先生们那样，在核实数目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为了使素材变得更加有意义，我在这儿选择了叙述我“追寻”兰伯特·斯特瑞塞的过程，以及描写如何捕捉我的朋友的车事投射出来的影子，或者报道那次成功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可是我最好还是往各个方向都看一看，因为我一再想到，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讲故事，那么他那个盛他那些想象出来的或可以想象得出的冒险故事的袋子就只倒空了一半。因此这取决于如何理解那些含糊不清的内容。有一种故事是关于故事主人公的故事，除此之外，由于情节的内在原因，还存在着一种关于故事本身的故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假如一个人是戏剧家，他就是一个戏剧家，后一种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有时使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二者之间较为客观的一种。

在这个美妙的突破的时刻，拥有如此令人高兴且对他说来意义重大的素材，他的哲学思想就会行动起来，为了那想象中的人物，他就会依照逻辑规律，或用朴实的喜剧的行话来说，“被带到”意识到的窘迫的处

境当中。走到这一步是十分可能的，而且得经过精心思考才行。他来自何方？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这个使人进退两难的地方干什么（如同只有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说的那样，或者说我们注定不得不借助外来语表达的那样）？要使人信服地回答上述问题，如同坐在证人席上接受原告辩护律师询问时回答问题一样，换言之，要想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斯特瑞塞和他的“奇特的语调”，那么我就得充分掌握整个故事的结构。与此同时，某种或然性的原则决定了有关他所在位置的线索。他绝不可能毫无理由地一味使用他那奇特的语调。他必定处于某种意识到的窘境之中，或者处于被人误解的位置上，才使得他的语调带有反讽的意味。假如听说者以前从未注意过他的“语调”，那么在听他说话时就不会辨认出这是他处于窘迫地位时说话的声音。我们这位老兄当时在巴黎的花园中便已经毫无疑问地形成一个人物，这是值得赞美的，也赢得了不可轻视的一分。下面需要关注的，就是他的身份的确定。一个人只可能依照盖然性行事，但这也有其好处，因为最普遍的盖然性即是本质上的必然性。从一开始，确定了我们朋友的国籍，这就使得他那比较狭隘的地方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盖然性。在这方面，只要我们在透镜下观察一个钟头，便会发现他的秘密。我们那位情绪不高的可尊敬的人物可能来自新英格兰中心地区，只要紧紧跟踪这一事件，一连串的秘密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需要经过筛选和分类，但我不会逐一复述整个过程的细节。它们明白无误地全摆在那儿，问题只是如何顺利地选择。“处境”怎么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一出场，就变成了“窘境”呢？这些推理的步骤既迅速又分明。我对所有的事都做出解释，然而“所有的事”在此刻已变为充满希望的东西。这是由于他已经到达巴黎，又怀着这么一种心境，由于难以逆料的新事物的冲击和新观念的灌输，他的心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他来时带着他的观点，这观点有如盛装在一个清洁的小玻璃药瓶中的绿色透明液体，当这液体一旦倒入敞开的实用杯子之中，与另一种气体起作用，便已经开始由绿色变

成红色，或者变成另外什么颜色，而且，谁知道呢，还可能正在变成紫色、黑色或黄色。面对如此剧烈的变化所导致的极端狂热的情景，尽管他可能会说一些相反的话，他还是一下子怔住了，吃惊地凝视这些变化，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戏剧场面显然就会出自这些狂热的活动和极端的发展。我马上就会看出，如果这些发展极其有力而又按照逻辑规律进行下去的话，我的“故事”就将会毫无瑕疵。当然，对于说故事的人而言，难以抗拒的决定因素和无可估量的优势在于他对故事本身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永远是明显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东西（除此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的东西）。至于说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它，尽管这东西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但与故事本身所固有的力量相比，还是要逊色得多，尽管如此，使人感到欢欣的是，它仿佛已呈现在光亮之中，仿佛已经完全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有时会说假话，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厚颜无耻。且让我们假定它老是脸皮厚，可这种特点却是与优美、效果和诱惑力等混杂在一起的。要知道，最重要的是，“故事”是被艺术宠坏了的孩子，当娇惯的孩子不“调皮捣蛋”时，我们总会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我们溺爱他到了关心他所有的性格特点的地步。事实上，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甚至当我们以为已经同他签订好了妥协的条约而感到窃喜的时候也是如此。

上述的一切，只不过是说明，我想为我的故事的发展步骤提供一个及时而且能起作用的保证，一种脱离逻辑但依然可能存在的气氛，假如我太愚鲁，抓不住故事的线索的话。尽管如此，随着故事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在确定可怜的斯特瑞塞的使命和理解他的立场时，我却觉得自己的头脑从来没有如此清醒过。这些东西似乎凭借自身的重力和形状而造成的干净利落的行动，继续不断地汇聚在一起，甚至当评论者搔头观看它们时也依然如此。评论者现在已经很容易看出，它们总是在他面前遥遥领先。当事情已完结时，他事实上仍然落后一大段，在后面气

喘吁吁、慌里慌张地尽力追赶。对于我们这位人世间的赶夜路者来说（他之所以赶夜路，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力图避免成为一个人，然而现在他终于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厄运），这窘境显然要使他置身于那没有边界的动物园的大门口，在那儿有一种人人赞同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一接触到生动的事实就会土崩瓦解。这应当是对这些标准所做的最开明的评价。当然还应当谈一谈斯特瑞塞的情况，不管把他放在哪里，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客观地评价他或者感受他的思想和情感。但是我得承认，他并不是那种传奇中的人物，他会为我而活动。他是一个现实中的人物，这个基调在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已经定下，这个调子也是具有区别性的调子，正如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他所扮演的戏剧也是具有区别性的戏剧一样。我们已经看出，是他那天赐的想象力帮助他区别种种事物。正如我曾经透露过的那样，这个因素有助于我深入探讨他的精神活动和道德标准。可是与此同时，也就是在这里，一个阴影一瞬间掠过这个场景。

在少数人当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旧的传统观念，或者说是人间喜剧中的一种陈词滥调，认为人们的道德准则在巴黎已化为乌有，没有什么准则是人们经常遵守的。每年数以万计的具有虚伪和玩世色彩的人到巴黎游览，只是为了看看那很有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他们还说我来迟了，可不要失去这个作乐的机会。一言以蔽之，那儿的交际是最无意义、最庸俗无聊的。可是我认为，既然这种庸俗是被公之于世的，我也就用不着裹足不前。在这个最具魅力的大城市的影响之下，斯特瑞塞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他坚决不和那些据称是因为“受诱惑”而导致的愚蠢行为发生任何关系。他将被推向前去，或者更准确地说，猛然推到他终生耽于思索的积习上去。这种友好的考验将通过曲折的通道，通过巴黎所特有的极其丰富的变幻的光影，把他的内心表现出来，而周围的场景则不过是小小的陪衬而已，只作为比乌勒特的哲学中梦想到的更多的事

物的象征而存在。另外，一个陪衬的场景也可能为我们的表演起着同样好的作用，假如斯特瑞塞将在这儿执行他的使命，并且他的危机也在这儿等候着他。这个可能的场景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使我省掉准备的功夫。假如把查德·纽瑟姆那颇令人感兴趣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安排在其他地方，也并非不可能，只不过会使人感到十分担心，并可能产生耽误时间的困难。一句话，为斯特瑞塞安排的舞台，只可能是查德最幸运地选择的舞台。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位年轻人已被周围的一切弄得神魂颠倒。由于思想的变化，他发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那位真挚的朋友经过分析之后替他找到的。在这个地方，他的分析能力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使节》一书的“安排工作”十分顺利。从1903年开始，它逐月在《北美评论》上连载，而我长期以来就一直欢迎对创作才能的令人愉快的挑战，这个挑战可以表现为作家得主动采取周期性的断断续续的写作方式（把它称为一条小的创作规律也未尝不可）。我已经下定决心，决定有规律地利用并享受这些相当猛烈的颠簸，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一条通往它的幸运之路。可是我很快就想到，只要一经充分的考虑，整体的妥当性就成了主要问题，与这个问题相比，所有关于形式和压力的问题都变得次要了。这个主要问题即只使用一个中心，而且使它始终处于我们的男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之内。问题在于这位先生的内心深处的冒险活动如此丰富多彩，因此，即使把他的内心生活毫无间断、毫不歪曲地从头到尾投射出来，对他说来，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说来，其中还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未被充分表现的价值。尽管如此，我可以明确地表示，只要能设计出一种特别经济的完美方案，还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数目不小的其他人物将分布在场景各处，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目的，有其需要对付的处境，有其不可忽视的连贯性。总之一句话，他们都得同我的主题建立关系，并发展这一关系。但是只有斯特瑞塞对这些事物的认识

才有可能帮助我表现这些人物。我将依赖他通过探索而获得的对他们的认识来认识他们，因为他这些探索会在他那些极有意思的活动中凸现。而且我认为，倘若我严格遵守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条例，那么产生的效果将是我极力“想得到的”，而且比我遵循所有其他惯例时所得到的还要多。它将使我获得广泛的统一性，而这广泛的统一性又肯定能使我的作品增色不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头脑聪明的讲故事的人在任何时候，为了他本人的利益，都情愿牺牲其他利益。我指的当然是紧张性这个优点，有许多显然的途径使我获得这种紧张性，也有许多显然的途径使人失去这种紧张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我们周围，一些人无可奈何地、悲哀地失去了它。另一方面，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十分值得赞赏的优点，而是因为没有用来衡量它的严格的或绝对的尺度。因此，在它完全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可能听见有人对它欢呼，而在那些人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朝它呼唤的地方，它却可能遭到忽视。不管怎样我不能断定，这一大堆如此排列的困难可能引起的巨大的乐趣，当爱好虚构的作者的明智的判断力并不亚于其偏好时，会不会成为他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无论如何，那条具有魅力的原则始终在那儿，使人趣味常新。我们记得，就本质而言，这原则使人变得贪婪，无所顾忌，毫不留情，任何廉价的或容易得到的养料都不会使他感到满足。他喜欢昂贵的牺牲品，一闻到困难的气味就感到欢欣，甚至就像闻到英国人的鲜血的气味，高兴不已而狂呼“噍、噍、噍”的食人魔鬼一样。

不管怎样，我这位绅士的工作最终就这样明确而迅速地安排好了——他庄严地接受使命，被委派到欧洲来“拯救”查德，后来才发现这位不听从他的劝告，而且在开始时使他感到颇为困惑的年轻人并未堕落，因此一个全新的问题就令人惊奇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对付这个问题得用新的方法，也需要作家充分运用他的创作才能并使用比较高级的写作技巧。我一次又一次，一部又一部地翻阅书本，可是我却没有发现有哪

一种创作方法，能像我所说的那种越仔细核实，效果就越佳的“讲求”一致性的方法那样有趣。

既然魅力永不减色，那么情况总会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循着原路往回走，就会使昔日的幻象重现。过去的意图将会重新开花，尽管路上还铺着凋落的花朵。这就是我所说的互换位置的冒险的魅力——使人万分激动的命运的起伏，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的复杂详情，都按照这么一种令人赞叹的客观方式表现出来，并成为处于争议之中的问题，使作者的心始终悬着。举个例子来说，在描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在于使远在马萨诸塞州窥测意向的纽瑟姆夫人间接施加影响力，同时又要让读者强烈地感觉到她的存在。应该让读者感到，她仿佛直接呈现在眼前，其效果有如画家亲手画的绝妙的肖像画。我认为，这样强烈的艺术信念的体现，只要明确无误地出现在那儿，就会再次产生一种真实感，而且某种特殊的成功导致的相对不清晰并不会影响这种真实感。头脑中的想法难以避免地要变成行动并产生作用，这种事情在书中发生了大约五十次，尽管我如此梦想的时候并不多。即使如此，我因为意识到能用五十种方法来写作而产生的愉快并没有受到损害。仅仅看到这一类想法付诸实现，就使我感到魅力无穷，仅仅是那些所采取的绝妙的手法（倘若成功的话，便是表现和描写人物的条件和可能性的真正的开拓），照这个样子，便足以使人感到振奋。仅仅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种标准，可以用它来检验经过所有努力并在掩饰之下估量的成功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还是需要考虑为了特殊的重要形式而做出类似的“明智”的牺牲！一部作品应当有其结构，因为只有结构才是实在的美。可是，情况始终是这样，作家难以避免地也会认识到，能懂得或不能懂得这种实在美的读者的数量毕竟少得可怜，而那些廉价的或者简明易懂的，却比比皆是。为了把实在的美体现在简明易懂或者比较普通的轻松读物之中，得流一身大汗，得付出代价！一旦作品写成并分期连载，可怜的探索者就会因

为没有做到这点而感到害臊，脸一直红到耳根。但是既然优点只可能是整部作品的优点，那么仅仅是为了蒙混过关或者出于一时的原因而在路边设置陷阱，这种做法应该通通取消。生活中所有世故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一种威胁，斯特瑞塞的所有主观“决定”，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例子。

假如我同时使他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和历史学家，并赋予他“第一人称”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权，那么当他大量地享受这种特权时，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堕入浪漫传奇小说的黑暗深渊，而且其他许多古怪的东西也就会从后门偷运进来。简言之，在长篇作品中，第一人称注定会使作品的结构变得松弛，而这种松弛向来与我无缘，尤其是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一点略微提一下就行了。从很早的时候起，所有的考虑都要顾及这个标准，也就是说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说在始终扣紧中心人物，始终以他为范例的同时，如何使我的小说的形式具有吸引力。他来了（来到了切斯特），他有一个可怕的目的，即想使他的创造者“一直不停”地讲述有关他的事情。在这苛严的使命面前，最镇定的创造者也会却步，而我却远远不是那种最镇定的人。我十分忐忑不安地想，在“讲述故事”这方面，我不仅被剥夺了讲或者不讲的选择的权利，而且还被剥夺了委托别人讲的权利。除了用暗示的方式，我不可能叫别人相互之间议论他的事。谢天谢地，我还可以使用戏剧的手段，可以通过与小说的途径截然相反的途径，十分完美地达到统一的效果。除非他们首先是他的人（首先不是他，而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我与其他人一点儿也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感谢上帝的恩惠，我同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只不过仿佛我一出现，情况就会变糟。倘若我只采用暗示的手段，并在重要的时刻出现，那么就可以使其他人相互议论他。这样的话，我就至少可以叫他把必须讲的任何事情讲给他们听。出于相同的原因（这又是一个使人十分愉快的东西），这也可以使人看清楚这种方式可以为

我和为他效劳的程度，和使用“自传体”方式创作的极其方便的情况，以及这二者之间的深刻差别。或许有人会问，倘若作家如此紧扣他笔下的主人公，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就“创作方法”发表一番评论，为什么不应该用缰绳套住他的脖子并让缰绳自由摆动，就像《吉尔·布拉斯》或者《大卫·科波菲尔》的情况那样？因为这会使他具有主体和客体的双重特权，这样便至少可以一下子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只有当作家不准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加以区别的时候，他才会做出这样的投降。

在此意义上使用的“第一人称”，是由作者直接对我们——他的读者们说话，他之所以不得不考虑到这些读者们，顶多是由于他遵循我们英国的传统，多少会想到作品会遭到评论的问题，不过他这种考虑并不认真，而且模模糊糊，缺乏对读者的尊敬。另一方面，斯特瑞塞与《使节》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供养着。他不得不始终注意礼节，其严格和有益的程度超过了我们那种毫不掩饰和轻狂的哈欠对他的提醒。总而言之，他处于展览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不允许那种像流体一样的随意自我暴露。我认为我首先想到应该是给他配备一两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尽量避免在事后做大量的解释，并克服插入大量的仅起描述环境作用的文字的习惯。在文字排列得十分紧密的巴尔扎克的作品的书页上，这一类情况屡见不鲜，它使不耐烦的现代读者深感遗憾，它好像专门是为了败坏我们那总的说来实际上并不太好的胃口。不管怎样，“回转去补救”这一口号号召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代读者们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还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接受要求他们理解或从置身局外的角度来评价的呼吁。对于已完成的作品的美，当代的编辑们似乎特别麻木不仁。不管这两个原因有多么重要，斯特瑞塞的朋友韦马希却并不主要出于这些理由，才在小说开始时一下子紧紧抓住玛丽亚·戈斯特利，甚至没有为这种做法找借口。说什么就本质而言，她也是斯特瑞塞

的朋友，还不如说她也是读者的朋友，因为由于小说布局的结果，读者也非常需要一位朋友。从小说的开头到结束，她也以这种身份行事，而且只以这种身份行事，其热忱堪称楷模。她以参与者的身份对小说的明晰性做出了直接贡献。她最终还是脱下了她的面具，也即是说她沉浸于其中的那套不折不扣的戏剧手法。众所周知，戏剧家的艺术一半在于运用这些手法（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那也并非是我们身边那些比比皆是证据的过错）。我的意思是说，戏剧家往往竭力掩盖他依赖这些手法这一事实。在整部小说中，韦马希同我的主题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相比之下，他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我对主题的处理上。在这些方面，有着有趣的证据，即是说作家只需把他的主题当作戏剧题材来处理，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少戈斯特利，就可以热情洋溢地将她创造出来。

在这方面，《使节》与在它之前不久出版的《鸽翼》完全一样，因为它们的素材均是完全作为戏剧题材来处理的。因此，借这次给此书出版写序言的机会，我必须着重强调其场景一致性这一特点。它以世界上最奇特的方式掩盖了这一优点，因为我们在翻阅这本书时，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场景描写。然而，正如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结构所显示的那样，它轮廓分明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场景做准备（往往有准备得过头的倾向）的篇章，另一部分则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起着证明这些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并使之臻于完美的作用。我认为，可以明确地说，书中所有不是场景的部分均是可以分开的准备阶段，是画面的融合和合成阶段（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些完全的和起作用的场景，我是把所有的材料，按照合乎逻辑的顺序，即开头、转折和结尾来处理的）。我认为，从最初的阶段起，作为《使节》的形式和写作方法，这些交替使用的方法就显而易见地出现在书中。因此，再次讲一下，像戈斯特利小姐这种起中介作用的人物，是事先用高薪聘请来的，可是她却得围着围巾，带着嗅盐，顶着穿堂风在那里等着。她的作用马上就会表现出来，而且我

还以为，当她在伦敦同斯特瑞塞共进晚餐并同他一道去看戏时，她作为中介作用这种手法已被很好地证明是有用的。由于运用了这个手法，我们在对付叙写斯特瑞塞的“过去”这一不太好处理的问题时，才有可能以描绘场景的方法，而且只用这种方法加以处理，这样处理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更使人感到愉快。我们已经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希望如此）把某些不可缺少的事实交待得清清楚楚，栩栩如生。我们已经看见我们两三位朋友十分方便而且颇有成果地在“行动”。且不说我们已开始发现关系不那么亲密的另外一些人也进入了行动之中，尽管目前还有些模糊，尚有待我们进一步着墨添彩。让我在这里申明一下我的第一个论点吧：上面谈到的场景包括乌勒特的整个情况，以及那些复杂的势力，是它们促使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来到这儿，那个提炼出他的价值和精华的元气充沛的人在此处等待着他，这个场景是正常的，完整的，是真正绝妙的标准场景；它内涵丰富，无所不包，因此绝不会转瞬即逝，其功能十分明确，有如时钟内敲铃的那个小锤子，表达了那个时间的所有内容。

这种“手法”处于从属地位，应该尽可能巧妙地使它隐而不现，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是说要特别留意玛丽亚·戈斯特利的缝合处或者吻合处，把表面上的连接痕迹弄平滑，竭力不要使“缝合”的痕迹暴露出来。这种写作方法无疑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作品达到一个绝妙的构想所设计的那种庄严的境界。作为结果，我们会重新看到痴迷的艺术家有着许许多多难以胜数，但依然清澈而令他陶醉的源泉。当作家的创作过程一开始自由发展时，这些泉水便会发出叮咚的声响，这些丰富的源泉给那些容易受到感染的读者和批评家提供了不知多少我们永远也不会轻视的“娱乐”啊！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只需提一下那些既“有创造性”且又涉及关键的重要问题，诸如怎样、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要使得戈斯特利小姐那种虚假的关系，在天衣无缝的伪装之下，显得就像

真的关系一样，这些问题都饶有趣味，并且使人感到艺术的极大的魅力。此书的最后一个“场景”堪称保持形式的一致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的最佳范例，其作用并不在于提供或增补任何东西，而在于尽可能生动地表现其他一些场景，而这些场景则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既然所有的艺术都是表现，而且应该是生动的表现，那么作家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扇通往令人赏心悦目的虚构关系的大门。这些的确是创作方法所能达到的精致优雅和令人心醉神迷的效果，当身处其中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处于任何令人陶醉的表演的影响之下时，一个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迷失方向。为了培养恰当地欣赏它们的能力并使那种感觉起作用，就必须在作品中表面上模糊不清的地方发现一种魅力，这种模糊不清是由于笔触不同而造成的，也是由于意识的模糊造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运用想象力为我的作品的主人公构想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我的题材毫无关系，但却与我表现这个题材的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在很近的距离之内言简意赅地处理这种关系，仿佛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本质关系，而且在这样做时不弄糟任何事情，那么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种做法就将成为显然受欢迎的事情了。不过我得赶快承认，这仅仅是那个与之相关且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要表达得恰如其分，又要使人对这种表达方式感到好奇。

在如此强调场景描写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之后，我认为应该补充说明一点：我发现对另一种显然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做法的考虑几乎挡住了对作品作反复推敲这种做法的路，或者换句话说，我并不是没有留意到，尽管非场景描写部分与场景描写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前者的绝妙和魅力就自然会显露出来并产生其效果。在总的令人愉快的问题上，即是说在涉及表现方法的可能的多样性，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变化和对比的表现手法等问题上，上述论点具有无限的启发意义。在这个时候，为了批评的自由，人们会探讨那引人注目的不可避免

的偏离（偏离原先十分喜欢的想象）问题，也即是说，只要稍微背离正确的创作方法，都肯定会给甚至是最成熟的计划带来负面作用，情况就是如此，即使作家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成品也总会无处不带有这样的特殊痕迹。《使节》将会充分地说明我的这种想法。在结束这篇序言时，我一定要加上这些含义不同的话：在注意到我刚才提及的其他关系时，例如在描写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初次见到查德·纽瑟姆的情况时，所涉及的篇章即是场景描写的最好的例证，即使如此，只要主观意图能够得以贯彻，那么我对表现效果的注意还是没有丝毫的松懈。如果想要仔细全面地报道在某个场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描写一下场景。可是在我谈到的例子中，由于有了表达思想的工具，对表现的好奇和对表现的恰如其分的追求是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律实现的。这个例子的内在含义在本质上只是表明，出于对查德整个形象和对其表现的考虑，允许的背离表现在对他的直接描写的减少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损害，但却使它获得了符合比例的好处。简言之，其结果使得作者不得不在若干重要之处重新考虑他与他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安排问题。不管怎样，具有批评眼光的人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动人地充满着这些隐而不现或者已经得以补救的损失，这些难以觉察的矫正，这些力求补救的一贯努力。书中涉及玛米·波科克的篇章使她能给整个情节提供预先安排好了的，而且我认为是充分感觉到的帮助。通过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的旁敲侧击或者走捷径的直接描写，通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尝试过的视角，我们看到她如何独自一人，拿不定主意，在旅馆交谊室中度过的那一个小时，我们还和她一起全神贯注地研究与她有关的那些事情的意义，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温暖的巴黎的下午，站在阳台上眺望图勒利花园——这些都是表现手法的优越之处的突出例子。之所以要坚持在这儿或那儿使用这种手法，是因为同场景描写相比，它能取得对立和更新的效果，具有很大的魅力，我可以顺便说一下，由于使用了这种对立的手法，这部小说具有一种紧张性，因此也就大大地增强了它的戏

剧性，尽管后者被认为是所有紧张性的总和，或者说一点也用不着担心将两者并列在一起。事实上，我有意识地对自己不加以节制，我之所以要这样冒险，是出于对涉及的教谕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彻底解决它所提出的有趣的问题，而小说在正确的引导之下，依然是一种最具有独立性、最灵活、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文学形式。

1即本书第十一章。——编者注

第一章

斯特瑞塞一到达旅馆，便首先打听有无他朋友的消息。当他得知韦马希要晚上才能抵达旅馆时，他并没有感到怎样的不安。问事处的人递给他一封电报，那是韦马希发来的，并付了回电费，上面说要求预定一个房间，“只要安静就行”。他们预先商定在切斯特而不是在利物浦见面，现在看来此协议依然有效。出于某种考虑，斯特瑞塞没有坚持要韦马希到码头来接他，他们见面的时间也因此推迟了数小时。同样的原因也使他觉得等待不会使自己感到失望，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可以共进晚餐。而且即使他不考虑自己，仅仅为韦马希着想，他也不必心存忧虑，因为他们在此之后有的是见面的时间。我刚才提到的安排是这个刚登岸的人出自本能考虑的结果，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尽管与老友久别重逢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当轮船靠岸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友的脸，而不是欧洲的其他景物，毕竟会令人感到扫兴。斯特瑞塞的若干担心之一就是害怕老友的形象会过多地出现在欧洲的景物之中。

由于上述的巧妙安排，自昨日下午开始，他的最新体验就给他带来了阔别已久的自由自在的感觉。这儿环境完全不同，再加上他心中毫无挂牵，他因此感到这次访问将会很顺利，而且这并非期望过高。他在船上很随便地就交了一些朋友（如果“随便”一词能用来形容他的话），但这些人多数一登上码头，就汇入涌向伦敦的滚滚人流之中。也有人约他去旅店聚会，甚至还有人愿意充当导游，带他观赏利物浦的景物，但他都一一婉拒了。他既不同任何人约会，也不同任何人发展友谊关系。有些人认为同他相识是一件幸事，他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他一副遗世独立的样子，离群索居，悄然隐遁，下午和晚上的时光都用于观赏周围那些

饶有趣味的事物。在默西河畔度过的下午和傍晚使他有机会领略到有限而纯粹的欧洲的风光。想到韦马希很可能已经到了切斯特，他不禁感到有点不安。要是他告诉对方自己这么早就来了，那么他将很难掩饰自己已不急于同他见面的事实。他就像一个人发现口袋中的钱比平常多，于是便洋洋得意，在把钱花出去之前还要把它叮叮当地耍弄一番。他不准备明确地告诉韦马希自己到达的时间；他一方面急于见到他，另一方面又想推迟见面的时间。这些在他身上显示出来的最初征兆都使人感到他与他的使命之间的关系绝非单纯。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加以说明，可怜的斯特瑞塞被一种奇特的双重意识所累。他能在狂热时感到超脱，在缺乏兴趣时却充满好奇。

玻璃隔板后的那位姑娘从柜台的那一面递给他一张印有他朋友名字的粉红色便笺，并准确地念出他朋友的名字。随后他转过身来，发现大厅中一位女士正瞧着他，她似乎突然留意到他。她并不十分年轻而且也说不上格外漂亮，然而却五官端正。他觉得最近曾见过她。他俩对视了一会儿，他这才想起，在昨天住过的那家旅馆里，也是在大厅中，他看到她和一些曾和他同船旅行的人交谈了一会儿。他俩其实并未交谈一句话，他也不明白她脸上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以至于第二次见面马上就能认出她来。她显然也认出了他，这使人愈加感到神秘。她却对他说道，因为偶然听到他在询问，因此便想不揣冒昧地问一下，他打听的是否就是康涅狄格州米洛斯的韦马希先生——美国律师韦马希先生。

“哦，是的。”他回答道，“我那大名鼎鼎的朋友。他从莫尔文来，准备在此地同我见面。我认为他已经来了，可是他还得晚些时候才来。我很高兴没有让他在这里老等。你认识他吗？”斯特瑞塞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讲完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话说得太多。她回答时的语气，以及她

那此时变得更富有深意的原本变幻不定的表情都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我曾在米洛斯见过他，很久以前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朋友也是他的朋友，我去过他家。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还认得我，”斯特瑞塞刚认识的人这样说道，“可是见到他我会很高兴。也许，我将.....我将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她停了下来，我们的朋友斯特瑞塞则在思忖她讲的那番话，好像他俩谈了许多似的。他俩甚至还因此微微一笑。斯特瑞塞随后说见韦马希先生并不难，这使得那位女士觉得自己提出的要求过多。她似乎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想法。“哦，”她说，“他根本无所谓！”她接着又说她相信斯特瑞塞认识芒斯特夫妇，在利物浦时他曾看到她和一对夫妇一起，那就是芒斯特夫妇。

然而他和芒斯特夫妇的关系并不深，因此在这个话题上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他俩的谈话就像一张刚铺好的餐桌，她提及的熟人关系不仅没有使餐桌上多一道菜，反而少了一道菜，同时又没有其他什么菜可以上。尽管如此，他俩还是坐在那儿，并没有离桌而去，其结果使他们在并未完成初步的交谈的情况下，就似乎变得熟悉了。他俩在大厅中溜达了一会儿，她告诉他这家旅馆的好处在于有一个花园。此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奇怪的自相矛盾之中：他避免与船上的人过多地接触，而且尽力想法不使韦马希感到不快，可现在却突然放弃了回避与谨慎。他没有到自己的房间去，却和这位不邀自来的庇护者先去看那花园。十分钟之后，他又答应在盥洗之后，再与她在花园中见面。他想看看这座城市，他俩将一块儿出去逛逛。她似乎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对他就像对一位客人那样。她对当地的情况很熟，因此俨然像是女主人。斯特瑞塞同情地瞧了瞧玻璃隔板后的那位姑娘，仿佛她的地位已经被人取而代之。

一刻钟以后他下楼来，他的女主人怀着好感瞧着他。她看到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年纪不过中年（五十五岁），身材瘦削，显得不太

结实。他的面容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那张毫无血色的棕色脸膛、浓重而下垂的典型的美式胡须、未见稀疏但已花白的头发，以及平直而精致的隆起的鼻梁——上面架着一副眼镜。从鼻孔到下巴，顺着髭须的曲线，有一道不同寻常的深而长的刻痕，那是时光之笔留下的痕迹，给这张优雅的脸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一切给斯特瑞塞的女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花园里等着他。她戴着一双非常轻软而富有弹性的手套，看来为这次约会精心地打扮过。他穿越一小块平整的草地，在英国淡淡的阳光中朝她走来，他的衣着不那么讲究，看来在这样的场合，他应以她为表率。这位女士外表质朴而典雅，仪态端庄而大方，这立刻给她的同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到这是一种从未见过也难以分析的风度。他还没有走到她跟前，便在草地上停了下来，佯装在他的外套的口袋中摸一样忘记携带的东西。实际上他这样只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斯特瑞塞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怪感觉，他感到当前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完全脱节，而且他的真实的自我感觉只是产生于此时此地。其实这种感觉始于楼上，当他站在那个遮住了窗户，因而使室内变得更暗的穿衣镜面前时。他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很长时间他都没有这样做了。他觉得对自己的样子不满意，随后又自我安慰地想关键在于怎样想法补救。他准备到伦敦去，因此帽子和领带再等一下买也不迟。扑面而来的是他这位见多识广、博采众长的朋友的风度，这种风度难以分析，就像是在一场玩得很漂亮的游戏朝他掷来的球，而他也同样干净利落地接住了它。就像他俩开始交谈时那样毫无虚饰，毫不转弯抹角，他可以把对她的印象归纳如下：“她显得优雅得多！”如果他没有接着说“比谁显得更优雅”，那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比较的原因。

像她这样的女同胞他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她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女人，因而一点也不神秘，使人感兴趣的是她与忧郁的韦马希的关系。尽管如此，她可以使人欣赏到一种更为优雅的风度。他外套的口袋中摸

东西时停下脚步，为的是鼓起勇气，以便好好地打量她一下，正如她打量他一样。他觉得她显得过于年轻，不过一个过着悠闲生活的三十五岁的女人外表依然如此年轻是可能的。她同他一样，样子很有特色而且面容苍白。旁观者只要瞧一瞧他俩，就可以看出他俩十分相似，这一点他当然不会知道。他俩都有一张瘦骨嶙峋的淡棕色的脸，脸上都有很深的皱纹，长着一只不合比例的鼻子。他俩都戴着眼镜，头发或多或少变得灰白。正因为如此，旁观者会以为他俩是兄妹。即便如此，两者仍有一点区别：妹妹深感与哥哥阔别已久，而哥哥却惊异于与妹妹的相逢。斯特瑞塞的朋友的眼睛的确没有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她只是在那儿抚平她的手套，以便他有时间打量她。她的眼睛上下打量他，一下子就把他看了个清清楚楚，处理这种素材对它们说来已是轻车熟路。这双眼睛的拥有者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女士，她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善于将其他人分成若干种类并分门别类存放，其技术之娴熟有如排字工人拆版时将铅字重归原处。她尤其精于此道，而斯特瑞塞却恰恰相反。他俩在这方面的差别如此之大，要是他早明白这一点，他很可能不会与她较量。然而尽管他对此有所觉察，却并没有怎样在意。他感到悚然，过后却愉快地屈服于对方的意志之下。他很清楚她知道些什么，他也知道她懂得的事情比他多。尽管一般说来，承认自己不如女人对他说来并非易事，此刻他却愉快地这样做了，而且感到如释重负。在他那副永远戴着的眼镜后面，他那双眼睛显得如此平静，以至于即使没有它们，他的面貌也毫不受影响，因为其表情及反应主要来自于颜面、纹理及轮廓。一会儿之后，他走到他的向导跟前。他感到在这短短的交往之中，她对她的了解远比他对她的了解多。她甚至能洞悉那些他从未告诉她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告诉她的隐私。他完全明白自己将不少的隐私透露给对方，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称不上真正的隐私，而她所洞悉的，却恰恰是那些真正的隐私。

他俩将再次穿过旅馆大厅到街上去，此刻她提出一个问题：“你查询过我的名字没有？”

他停下来，笑着说：“你查询过我的名字没有？”

“哦，我查询过，你刚一离开我，我就到服务台问你的名字。你也去问问我的名字，这样不更好些？”

他感到十分惊奇。“去问你是谁？在那位坐在高处的姑娘亲眼看到我们如何互相认识之后？”

觉察到他戏谑的话语中所包含的警觉意味她不禁笑了起来。“那么你就更应该去问了，是不是？倘若你担心我的名誉会受影响（因为别人看见我同一位绅士在一块儿走，而那位绅士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那你就放心好了，因为我毫不在乎。这是我的名片，”她接着说道，“我还有些事需要告诉服务台的人，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可以仔细瞧瞧这张名片。”

她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他，然后就走开了。在她回来之前，他也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准备同她交换。他看到名片上只简单地印着“玛丽亚·戈斯特利”，此外在一个角上还印着一个门牌号码、一条街名，可能是巴黎的某条街，唯一可以使人这样猜测的是它看起来像是外国街名，此外并无其他佐证。他把她的名片放进背心口袋里，同时握着自己的名片。他靠着门柱，偶然想到旅馆前那广阔的视野，禁不住微微一笑。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位玛丽亚·戈斯特利，但他却把她的名片很好地收藏起来，这实在有点滑稽。然而他心里明白，他会把这小小的纪念卡妥善地收藏起来。他看着周围，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心里想着自己这样做到底意味着什么，并诘问自己这是否说得上不忠实。他在匆忙之

中这样做了，事前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要是别人看见了，其脸上的表情完全可以想见。要是他“做错”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这位可怜的家伙实际上早已想过这一点，甚至在与韦马希见面之前。他自认为有一个限度，但在不到36小时的时间内，这个限度就已经被超越。玛丽亚·戈斯特利走回来，快活而紧张地说了声“那么现在……”，并带头往外走。此时他才深深地体会到，在作风甚至道德上，他越过界限有多远。他走在她身边，一只胳膊上搭着外衣，另一只挟着一把伞，食指和拇指则僵硬地挟着他的名片。他感到相比之下，这才是他对周围事物真正认识的开端。他眼前的同伴给予他的欧洲印象，与他在利物浦认识的“欧洲”不同，也与头天晚上看到的那些既可爱又可怕、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街道不同。他们一同走了一会儿，他发觉她斜着瞧了他几眼，于是便心想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应戴上手套。他感到有些好笑，她给他提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这几乎使他停下脚步。“你这么喜欢这张名片，真叫人感动，可是你为什么不把它收起来？要是你携带起来不方便的话，我乐意把名片收回。要知道印这些名片我花了不少钱！”

这时他方才明白，她误认为他手中那张名片是她给他的名片，而他手持名片走路的方式则使她想到一边去了。到底她想了些什么，他却无从知晓。于是他便像奉还一样把名片递给她，她一接过它，便觉察到区别。她瞧着它，停下脚步，并向他道歉。“我喜欢你的名字。”她说道。

“哦，”他回答道，“你从前不可能听到我的名字。”但他有理由相信，她也许听人说过他的名字。

“是吗？”她又把名片看了一遍，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路易斯·兰伯特·斯特瑞塞先生。”她念那名字时的口气很随便，就像是在念一位陌生人的名字。可是她又说她喜欢这个名字，“尤其是路易斯·兰伯特，与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同名。”

“哦，我知道！”斯特瑞塞说。

“可是那小说写得太糟了。”

“这一点我也知道，”斯特瑞塞微笑着说，接着他又说了句表面上似乎与此无关的话，“我是马萨诸塞州乌勒特市人。”

听到这话，她不由得笑了起来，也许她觉得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巴尔扎克曾经描写过许多城市，就是没有描写过马萨诸塞州的乌勒特市。“你告诉我这个，”她回答道，“似乎是为了使别人一下子就知道最坏的消息。”

“哦，”他说道，“我想你已经看出来了。我觉得我的外表、口音以及那儿的人常说的‘举止’都透露出了这一点。这在我身上太明显了，你只要一见到我，就立即会看出来。”

“你是不是指那最坏的消息？”

“我是那个地方的人。不管怎样，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今后若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不会怪我对你不开诚布公。”

“我明白了。”玛丽亚·戈斯特利小姐看来对他所说的真的感兴趣，“那么你认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尽管斯特瑞塞毫不腼腆（他还很少像这样），他的眼睛还是游移着，并不直视对方。他在谈话时经常有这样的举动，但并不影响他侃侃而谈。“我担心你会发现我这人没出息。”他们这样一边谈，一边走。她对他说，在她的同胞当中，她最喜欢的恰恰是那些最“没出息”的人。在他们边谈边走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若干令人愉快的小事，这些事尽管无关紧要，但对他说来却很重要，并使整个气氛显得很愉快和谐。尽管如

此，与将来许多事情密切相关的只是这场谈话本身，因此我们不可能分散地描述许多事情。事实上，其中有两三件事如不描述，我们将来也许会感到遗憾。在这业已扩展的小城边上有一道腰带般的城墙，它早已残缺不全，但剩余部分仍保存完好。一道有如腰带的弯弯曲曲的城墙被扩展的小城分割成若干片段，但仍被热爱文化的人们保存完好。它像一条窄带，逶迤于城楼之间，这些城楼因多年无战事，显得完好如初。它时而间断之处，有时是一段拆除的城墙，有时是一个缺口。它时升时降，时起时伏，时而有奇特的转弯，时而有异乎寻常的衔接。从城墙往下望，可以看见朴素的街道和三角墙屋顶，还可以看到教堂的塔楼和临水的田野，以及那拥挤不堪的英国城市和井然有序的英国乡村。斯特瑞塞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与这深深的喜悦共存的是一些深深刻在他心中的印象。很久以前，他才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曾经在城墙上漫步观光。上次的经历不仅没有使这次游览减色，反而使他感到更饶有兴味，过去的经验也成为堪与他人共享的赏心乐事。和他共享这乐趣的应该是韦马希，此刻他因此觉得欠了他朋友什么似的。他一再看表，当他第五次这样做时，戈斯特利小姐打断了他。

“你在做你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吗？”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以至于他的脸色变得绯红，笑声也变得尴尬。“难道我这么不喜欢做这事吗？”

“我认为你喜欢的程度还不够，你本来应该更喜欢这样做。”

“我明白了，”他若有所思，并且同意她的说法，“你应该多多包涵。”

“不存在包涵的问题！这与我根本无关，只与你有关。你的失败有

着共同性。”

“嗨，你说对了，”他笑着说，“这是乌勒特人的失败，那确实是有共同性。”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享受。”戈斯特利小姐解释道。

“你说的完全正确。乌勒特人不敢肯定他应当享受。如果他认为应该的话，他就会享受。”斯特瑞塞继续说，“可是没有任何人教他如何享受，真是可怜啊。我却不同，我有人教我。”

他俩停下脚步，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在溜达的过程中他俩经常驻足，为的是更好地欣赏周围的景物。此时斯特瑞塞背靠着古老的石壁凹处的较高的那一边，面朝着教堂的塔楼。他俩此时所处的位置极佳，对面那红褐色的高大建筑群，历历在目，它呈方形，有着尖顶和卷叶浮雕等，首批归雁正环绕着它飞翔。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建筑物了，这历经整修的教堂使他觉得赏心悦目。戈斯特利小姐一直在他身旁，神色庄重，一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样子，实际上她也有理由这样。她同意他的说法：“你确实有人教。”她又补充道：“要是你让我来教你就好了。”

“哦，我可有点怕你！”他高高兴兴地说。

她那锐利而令人愉快的目光穿过她的眼镜，又穿过他的眼镜，在他身上盯了一会儿。“哦，不，你不怕我！谢天谢地，你一点儿也不怕我！假如你怕我，我们不会这么快就聚在一起，”她怡然自得地说，“你信任我。”

“我也这样想，可是这正是我害怕的原因。如果我不信任你，倒也罢了，可我才二十分钟，就完全落入你手中。我敢说，”斯特瑞塞接着

说，“你干这事是驾轻就熟，可对我说来这太新鲜了，太不一般了。”

她十分亲切地注视着他，“这只不过表明你已经了解我，这倒是相当美妙而稀罕。你懂得我是怎样一个人。”听到这话，他善意地摇头表示反对，表示他并不了解她。她接着又解释道：“如果你继续接触下去，你就会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命运具有多重性，我完全屈服于它。我是一个一般的‘欧洲’导游，你知不知道？我等客人来，给他们当向导。我把他们接上车，然后又把他们送下车。我是高级的‘女旅游服务员’，充当陪伴的角色。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我带领客人到处游逛。我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扮演这种角色，这是我的命运，一个人得接受自己的命运。在如此邪恶的世界里，要是我说我无所不知，那是十分可怕的，但我相信我的确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所有的店铺，也知道所有商品的价格，我还知道更坏的事情。我背负着民族意识的沉重包袱，或者换句话说，背负着民族本身。我肩上的民族不是由一个个男女组成，又是由什么组成？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谋取任何利益，这你是知道的。我不像有些人那样，为钱才干这个。”

斯特瑞塞只能十分惊讶地静静地听着，考虑何时插话为好。“尽管你对客人们如此之好，很难说你这样做是出于爱心，”他停了一会儿，“我应该怎样酬谢你？”

她停顿了一会儿，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答道：“用不着酬谢。”并叫他继续游览。

他们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尽管他还在想她刚才说的那番话，他又把表掏了出来。他的动作是机械的、无意识的，在她那不同凡响的机敏和愤世嫉俗的态度面前，他显得有点不自在。他瞧着表，却什么也没有看见。随后他听见他的同伴说了些什么，他仍然没有回答。“你真的怕

我？”她又问道。

他觉得自己在苦笑。“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害怕你了。”

“因为我有这么多线索？这都要归功于你！”她接着又说，“我刚才就是这样对你讲的，你却认为这样不对。”

他再次靠在城楼的墙壁上，像是准备继续听下去。“那就帮我一把，不要再让我这样下去！”

听到他的呼吁，她因为高兴而流露出欣喜之色，但她似乎把这看成是一个是否马上行动的问题，因此显然在考虑怎么办。“不再等他了？不再和他见面？”

“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怜的斯特瑞塞说道，样子很严肃，“我得等他，我很想见到他，但是得在不害怕的时候。刚才你的确说到点子上了，这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可是在某些时候这个问题特别严重。我现在就是这样。我老是在想别的事情，而不是眼前的事情。这样念念不忘别的事情是很可怕的，比如说此刻我想的就不是你，而是其他事情。”

她认真地听他讲，样子很可爱。“哦，你可不能这样！”

“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个毛病，请帮助我改掉它。”

她继续思索着，“你是不是在下命令？要我接受这项任务？你能不能完完全全听我的吩咐？”

可怜的斯特瑞塞长叹一声说道：“要是我能这样就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

她并没有气馁。“可是你至少有这个意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哦，简直是糟透了！”

“嗨，只要你愿意试一试！”就像她所说的那样，他当场就接受了任务。“相信我吧！”她大声说道。在返回的路途中，他挽着她的手臂，就像一位长者对他所依靠的年轻人献殷勤时那样。在靠近旅馆时，如果他把手又缩了回来，那是因为他俩又谈了许多，他感到他俩的年龄差距或者说经验上的差距，因为自由的交流而缩小。总而言之，当走到离旅馆大门不远的地方时，他俩还分得很开。他们离开时，那位姑娘尚坐在玻璃隔板后面，此时她站在门口向外张望，像是在等他们回来。她身旁站着的那个人也显然同样在期盼他们回来。一见到这个人，斯特瑞塞马上就做出了我们一再提到的那种反应性动作，亦即停下了脚步。他没有开口，却让戈斯特利小姐大声喊了一声“韦马希先生”，在他听来，她的叫声有点虚张声势。根据门口那些人等待的情形，他一望便知，假如不是由于她在身旁的话，本来应该由自己来招呼对方。他还在远处已经觉察到这点，韦马希先生已经流露出一不高兴的神色。

第二章

当天晚上，他向他的朋友承认，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三人一起在餐桌上用膳，尔后又一同散步，走到城里，观赏月下的教堂。经过这些接触，再加上她那些频繁的提示和询问，韦马希依稀回忆起一些往事，但他这个米洛斯的居民怎么也想不起这个戈斯特利小姐，尽管他承认自己认识芒斯特夫妇。她还问了韦马希先生两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均涉及后者圈子中的一些人。根据斯特瑞塞的观察，与自己先前的感受相同，韦马希对这些其实一无所知，唯一的知情人是这位奇特的女人。使他觉得有趣的是，他发现他的朋友与她的交情很有限。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显然韦马希也明白这一点。这使他愈加感到他和她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短时期内会变得更加熟悉。他还当场断定，不管韦马希与她熟识到什么程度，他从她那里也得不到多少好处。

他们三人在大厅中停留了五分钟，交谈了几句，然后两位男士到花园里去，戈斯特利小姐则独自走了。斯特瑞塞同他的朋友一起到预定的房间去。他仔细地考察这个房间，半小时之后，他又以同样审慎的态度离开他的朋友。他一离开朋友，便直接走向自己的房间，但很快就觉得待在房间里气闷。在这儿他开始感觉到他们会面的后果。以前觉得足够大的地方，现在却显得小了。他曾怀着自己羞于承认的内疚的心情等待这次会面，同时也希望这种心情能因为见面而缓解。奇怪的是见面之后他却更加兴奋不安，而这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使他再次走下楼来，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几分钟。他再次走到花园，往休息室中一望，看见戈斯特利小姐正在那儿写信，便退了出来。他走来走去，心情烦乱，最后还是决定在傍晚结束之前和他的朋友做一次更深入的交谈。

同他的朋友在楼上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斯特瑞塞方才决定休息，此时时间已经很晚，他的心情并不平静。对斯特瑞塞来说，晚餐以及随后的月下漫步有如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梦，只是由于身上的衣服太薄，不胜寒意，才略微冲淡了这诗意的色彩。在那位韦马希称之为“时髦”的朋友离开之后，他发觉他不愿意上床，于是便有了这次夜半长谈。韦马希最爱说的话是“我了解我自己”，知道只有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之后方能入睡，否则他就只有整夜徘徊。今夜他拉住斯特瑞塞与他促膝谈心，实际上也是为了达到使自己感到疲乏的目的。斯特瑞塞观察着正在进行疲乏锻炼的韦马希。他身穿长裤和衬衣，坐在沙发边上，长腿伸直，佝偻着背。一会儿抚摸肘部，一会儿又抚摸髭须，时间长得令人简直难以置信。他给他的客人的印象是自己使自己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感是韦马希的主调，斯特瑞塞在旅馆门口第一眼看到他时得到的正是这个印象。这种不舒服感还有一定的传染性，它既有点不合逻辑，又没有什么道理。斯特瑞塞感到除非自己或韦马希本人对此见惯不惊、抱无所谓的态度，不然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且为环境所确认的舒适感就会受到威胁。韦马希第一次同斯特瑞塞到后者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去时，他默不作声地环视周围，后来叹了一口气。在他的同伴耳中，这声叹息如果不是代表对房间的不满意，也至少代表对生活缺乏信心。它给斯特瑞塞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在观察身边的事物时都要想到它。他试图从这些事物中理解“欧洲”，然而迄今为止，他都未能理解它。他和周围的一切不能达到和谐一致，并在三个月之后几乎放弃了这种希望。

他此刻背靠着沙发，眼睛映着煤气灯的光，他的头漂亮而硕大，脸膛宽大，多皱而没有血色。总的说来，他生就一副不凡的面相，上半部是伟大政治家的额头，浓密而蓬松的头发，暗黑色的眼珠，这一切都使人想起十六世纪初那些民族伟人的雕像和胸像，尽管这一代人评价人物的标准已经和过去时代的人迥然不同。他具有以往那些在“议会大厅”中

培养出来的美国政治家的气质。斯特瑞塞过去之所以认为他有潜质，将来会有辉煌的前途，正是基于这一点。后来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的脸的下半部使这希望落了空，因为这部分显得软弱，又有点歪斜，这也是他蓄起胡子的原因，尽管不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总认为他蓄起胡子难看。他甩动一头长发，他双眼炯炯有神，他的听众或观众都会被这双眼睛的魅力征服。他不戴眼镜，目光咄咄逼人，瞧起人来既令人生畏，又使人感到鼓舞，就像一位选民瞧着他选举的人那样。他会见你时的态度仿佛你是在得到他的允许后方才进入房间的敲门者。斯特瑞塞这次和他久别重逢，不由得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他，而且感到他从未这么客观地评价他的朋友。对于韦马希来说，他的头过于硕大，眼睛过于锐利，在这午夜时分，在这煤气灯照得通亮的切斯特的寝室里，在斯特瑞塞看来，这表明他在米洛斯过的是一种弦绷得很紧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来可以使得韦马希变得随意，只要他愿意松弛一下，就可以松弛一下。可惜他坐在床边，一直保持着难以持久的姿势，一点也没有放松的迹象。这使他的同伴回忆起他坐在火车车厢里那身体前倾、令人感到不安的姿势。可怜的韦马希就是以这样的姿势很不舒服地坐着火车旅遍欧洲的。

他俩一向工作繁忙，职业压力颇大，再加上他俩对生活都很投入，因此他们以前在国内时从未像今天这样，能整天聚在一起。这种突如其来的而且几乎令人不知所措的闲暇，他俩若干年都未享受过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斯特瑞塞感到他的朋友的特征尤其明显的原因。那些忘却已久的事情又重新浮现在眼前，而那些永远不能忘记的，就像情绪激烈的一家子，气冲冲地挤成一团，坐在门口等待。房间又窄又长，坐在床边的人那穿着拖鞋的脚伸得老长。来访者每次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都必须跨过这双脚。他俩在可谈与不可谈的事情上分别打上了标记，此标记在后者身上尤其明显，就像粉笔敲在黑板上的印记。韦马希三十岁结婚，和他的妻子已分居十五年，在煤气灯明亮的光

辉照耀下，朋友俩心存默契，也即是说斯特瑞塞不得提起有关韦马希妻子的事。他知道夫妇俩依然分居，她住在旅馆里，在欧洲旅行，涂脂抹粉，写信骂她的丈夫，这些信韦马希每封必读。斯特瑞塞十分尊重他的同伴生活中的这隐秘的一面。这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其内情韦马希本人从未谈到过。斯特瑞塞向来总是尽量客观地评价他的朋友，然而他却十分欣赏他朋友那高贵的缄默，甚至在经过反复思考后，认定韦马希是他的众多的朋友中的成功者，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缄默。韦马希的确是一个成功者，尽管由于工作过劳，他妻子的那些信，以及他不喜欢欧洲等因素，他显得精神疲惫，要是斯特瑞塞本人具有这样缄默的美德，他的事业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没有名堂。离开韦马希夫人那样的女人固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面对情感的背弃而抱处之泰然的态度就是值得赞美的事了，更何况这位丈夫不仅三缄其口，而且还收入颇丰。斯特瑞塞最艳羡他的朋友的，就是这些。他知道自己也有不愿为外人道的事，需要保持沉默，但是这属于另一码事，况且他曾有过的最高收入并不足以使他傲视他人。

“我不明白你到此地来干什么了，你看样子好像并不疲倦。”韦马希终于发言了，他说的是欧洲。

“得啦，”斯特瑞塞尽可能和他意见一致，“我想在开始我的欧洲之旅后，我还不觉得厌倦。可是在动身之前，我确实是累惨了。”

韦马希抬起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你差不多和平常一样吧？”

他提的这个问题并不表示他的怀疑，而是似乎包含了一个恳求，希望对方不折不扣地讲实话。在我们的朋友听来，这不啻米洛斯的声。在内心深处，他向来认为米洛斯的声和乌勒特的声迥然不同，尽管他从来没有敢说出口。他感到只有前者才真正属于传统。过去因为某种

原因，这声音时常使他陷入暂时的困惑之中，此时因为另一种原因，他突然又再度陷入困惑之中。不能小视的是这种困惑使得他含糊其辞。“你这样说对一个想方设法来见你的人恐怕不公平吧。”

韦马希漠然地盯着盥洗架，默不作声，这个米洛斯的化身似乎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受来自乌勒特的出乎意料的恭维。斯特瑞塞又一次感到自己代表了乌勒特。“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朋友接着又说，“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像过去那样难看，比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要好得多。”可是韦马希的视线并没有停留在他所说的那张脸上，这似乎出自礼貌的本能。而且当他盯着脸盆和罐子的时候，他所说的话的分量似乎要重一些。他接着又说：“你现在要胖些了。”

“我想怕是长胖了些，”斯特瑞塞笑着说，“一个人能吃就能长胖，我不仅能吃，而且还撑着肚子吃。我在船起航时累得要死。”他的话音带着一种奇特的高兴。

他的同伴回答道：“我在到达时累得要死。我到处寻找一个合适的休息地方，结果弄得筋疲力尽。斯特瑞塞，我现在终于能在此地对你说这些话了，真是一大快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一直等到今天才说，因为我在火车上已经对别人谈过这些了。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国家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一类国家。我在这儿见到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适合我。我并不是说这地方不美丽，或者名胜古迹太少，问题是我在哪儿都觉得格格不入。我认为这是我难以长胖的原因之一。别人却以为我会发福，可是至今我毫无迹象。”说到这里，他显得愈加恳切，“嗨，我想回家了。”

他的双眼直视着斯特瑞塞的眼睛，有些人在谈论自己的事情时爱盯着对方的眼睛，韦马希就是这样的人。这使得他的朋友也能面对面地瞧

着他，从而马上在他的心中产生极佳的印象。“对于一个特意来见你的人，你这番话太温馨了。”

听到这话，韦马希的表情起了微妙的变化，显得神情凝重。“你特意到这儿来，是不是？”

“总的说来，是这样的。”

“根据你写信的方式，我猜到背后还有其他原因。”

斯特瑞塞嗫嚅道：“在我想同你见面的愿望的后面还有其他原因？”

“你之所以筋疲力尽是因为其他原因。”

因为心中有顾虑，斯特瑞塞微笑得不那么灿烂，他摇摇头说：“所有的原因都包含在其中了！”

“有没有什么使你特别感到烦恼的原因？”

我们的朋友终于愿意交底了。“是的，有一个。我这次来与某件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韦马希等了一会儿，说道：“是不是因为过多地牵涉隐私而不愿意提及？”

“不，对你来说，不存在隐私问题。只是此事有点复杂。”

“得啦，”韦马希稍等片刻又说，“我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变成傻子，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变糊涂。”

“哦，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只不过不在今晚。”

韦马希的姿势愈显僵硬，他把双肘抱得更紧。“为什么今晚不告诉我，要知道我可能睡不着。”

“因为我睡得着，我亲爱的朋友。”

“那么你还烦恼什么？”

“就因为这个，因为我能一气睡上八小时。”

斯特瑞塞又指出，韦马希之所以长不胖，是因为他不愿意睡觉。听他的朋友这样说，韦马希表示愿意接受朋友的意见，准备上床睡觉。斯特瑞塞则稍带强制性地帮助韦马希就寝，他调低灯光的亮度，把毯子给韦马希盖好，感到自己在两人关系中的分量又有所增加。韦马希就像住院的病人那样盖得严严实实，一直盖到下巴，黑压压的一大团，整个形象显得简单得不自然。斯特瑞塞满怀怜悯地照料着他的朋友，心中颇为受用。后者从被子下问道：“她真的是在追求你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斯特瑞塞为朋友考虑问题的思路而感到不安，然而他却试图利用韦马希的问题的暧昧性。“你是不是问我出来的原因？”

“你感到烦恼的原因，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大家都认为她追你追得很紧。”

斯特瑞塞一贯说老实话。“哦，我想你认为我是在名副其实地躲避纽瑟姆夫人？”

“嗯，我不知道你在干啥。斯特瑞塞，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子，”韦马希说，“你自己明白，楼下那位女士对你怎么样，”他随意地说，语气半含讥讽，半带焦急，“除非是你在追求她。纽瑟姆夫人也在

这边吗？”提到这位夫人时，他似乎流露出一种可笑的畏惧感。

这使得他朋友偷偷地微笑了一下，“哦，没有，谢天谢地，她正待在家里，平安无事。她本来想来，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来。我代表她来这儿，而且是为她办事而来的，你的猜测没错。你由此可知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

韦马希还是只能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特殊关系？”

斯特瑞塞在室中又踱了一圈，他拉了一下同伴的毯子，最后走到门口。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护士，在把病人的所有事情安排停当后，才获得了休息的权利。“其中牵涉的事情太多，一时无从谈起。可是你别担心，我会一五一十全告诉你的。你可能会像我一样，觉得漫无头绪。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会随时请教你，并且十分重视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韦马希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接受他朋友的赞扬。“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相信我们会在一起？”

“我只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斯特瑞塞长者似的说道，“因为听见你闹着要回去，所以我觉得你很可能会犯错误。”

韦马希一声不吭地听着，就像一个遭到指责的大孩子。“你要我做什么？”

斯特瑞塞问过戈斯特利小姐同样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语调是否一模一样。可是他至少能做出更为明确的答复：“我要你马上和我一块儿到伦敦去。”

“哦，我已经去过伦敦了！”韦马希轻轻地叹息着说，“斯特瑞塞，我到那儿去将会成为无用之人。”

斯特瑞塞兴致颇高地说：“我想你会对我有用。”

“那么我就必须去？”

“哦，你将不仅去伦敦。”

“唉，”韦马希叹息道，“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在你带我启程之前，你得告诉我……”

我们的朋友既感到有趣，又觉得后悔，他不知道当日下午自己面临同样挑战时，是否也这样任人摆布。他又一次被感情的洪流带走，以至于一时没有跟上韦马希的思路。“告诉你什么？”

“嗨，告诉我你已经知道的那些事情。”

斯特瑞塞踌躇了。“这些事我就是不想告诉你，我也不可能这样做。”

韦马希神情忧郁地注视着他。“你说你这次专程为她而来，这是什么意思？”

“为纽瑟姆夫人？你说的没错，当然是啰。”

“那么你为什么又说也为了我？”

斯特瑞塞变得不耐烦了，他用力拉了拉门闩。“再简单不过。是为了你们俩。”

韦马希长叹一声，转过身去。“得啦，我可不会嫁给你。”

“如果说这样，你们俩都不会！”来访者笑一笑，然后离去。

第三章

他曾经告诉戈斯特利小姐，他与韦马希很可能坐下午的火车走。第二天早晨，他得知这位女士已经决定坐较早班次的车离开。斯特瑞塞走进咖啡室时，她已经吃完早餐。由于韦马希尚未露面，他便抓紧时机对她重提他俩已达成的谅解，并告诉她，她有点过于谨慎。在她引起别人兴趣的时刻，她当然不会隐退。他遇上她时，她正从窗边小桌旁起身，桌上放着一张小报。他对她说，这使他想起潘登尼斯少校在俱乐部里用早餐的情景。对此恭维，她由衷地表示感谢。他一再挽留她，好像没有她，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显然是由于头天晚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起了作用。不管怎样，她必须在离开之前，教会他以欧洲人的方式订早餐，她还必须特别费心地教他如何替韦马希订早餐。后者刚才透过房门，尽力高声委托他朋友完成订牛排和橘子的光荣任务，该任务由动作麻利且头脑机敏的戈斯特利小姐代为完成。她曾经帮助侨居欧洲的美国人改掉一些习惯，与这些习惯比较起来，早晨吃牛排只能算是小问题。她有如此光荣的回忆，当然不可能在半路打退堂鼓，不过在经过思索之后，她还是坦率地承认，在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完全可以采取迥然不同的方式。“有时也得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你知道。”

在准备早餐期间，他俩一同走到花园中去等候，斯特瑞塞发现她比以前更加诱人。“喂，你看怎么办？”

“使他们陷入错综复杂中，或者按照我们的观点，在简单的关系之中，那么事情就会自己了结。他们会回去的。”

“你要他们回去！”斯特瑞塞快活地说道。

“我总是要他们回去，而且尽快地把他们送回去。”

“哦，我明白了，你带他们到利物浦去。”

“当海上起风暴时，任何港口都是避风的好地方。除了其他职能之外，我还帮别人办理回国的事务。我要使人们回到那饱受创痛的土地上居住，否则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要劝阻其他人，叫他们不要留在这里。”

收拾得井井有条的英国花园，早晨清新的空气，这一切都使斯特瑞塞感到赏心悦目。他踩在湿润而致密的细沙之上，欣赏脚下沙砾发出的沙沙声，他也喜欢瞧那些平整而深厚的草地，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径。“其他人？”

“其他国家，其他人，是这样。我要鼓励自己的人。”

斯特瑞塞感到迷惑不解。“叫他们不要来？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接待’他们呢？要知道这样做不像是在阻止他们。”

“哦，要他们不来，可能实际上办不到。我打的算盘是叫他们速来速归。我接待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尽可能的短。尽管我不阻止他们，我却自有办法叫他们打道回府。这是我的小秘诀。如果你想弄清楚的话，”玛丽亚·戈斯特利说，“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我的最崇高的使命，也是我最大的用处。表面上看来，我好像只是在消磨时间，在附和别人的意见，然而我早已成竹在胸，而且偷偷地按计划行事。我不可能把我的计划对你和盘托出，但实际上它完全行得通。我把筋疲力尽的你送回去，你就会一直待在那边。凡是经过我的手的……”

“就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她越往后说，他就越能体会她的意

思。“我并不想知道你的秘诀。正如我昨天对你暗示的那样，我已经充分领会了你的深不可测。弄得筋疲力尽！”他重复她说过的话。“如果你准备如此巧妙地把送我回去，我得谢谢你预先警告我。”

他俩愉快地相视一笑，感到彼此间的交情更加牢固。“你说这办法巧妙？其实它既简单，又乏味，不过，你倒是个特例。”

“哦，特例——不过是软弱罢了！”她还软弱到推迟行期、同意陪两位绅士旅行的程度，但愿她能单独坐一个车厢，以显示她的独立性。尽管有这样的安排，午饭之后，她还是独自先走了。他们同她约定，将在伦敦和她同游一天。他俩又继续待了一晚上。那天早晨她和斯特瑞塞无所不谈，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感到那一席话充满预示和他称之为崩溃的先兆。其中谈到的一件事是，尽管她一生中每时每刻都按照安排“到达”某地，但是为了他的缘故，她还是可以失信于他人。她进一步解释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她都有需要重新恢复的关系，或者需要修补的友情。她还会发现处于潜伏状态的欲望，当她走近时它就扑将出来。但给它一块饼干就可以安抚它一会儿。她早晨别出心裁地为他安排早餐，从而使他吃到了以前不曾吃到的东西。她把这视为光荣，而且认定韦马希会更欣赏她的尝试。她后来对斯特瑞塞夸口说，她使他的朋友吃得有如潘登尼斯少校在麦加塞瑞俱乐部时一样好，可是他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她使他像绅士一样地吃午餐，她又强调，这与以后她所能使他做的那些事相比，又算不上什么了。她使他再次到街上去溜达（对斯特瑞塞来说，那天这一类的经验委实太多了），她还运用她的手段，使他在城墙上或连拱廊里交谈时，感到自己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三人溜达、游览和闲谈，或者说至少有两个人在这样做。倘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同伴其实话说得很少。斯特瑞塞感到在这沉默中充满抱怨，不过他依然只从表面上看，把它视为愉快的宁静的表

征。他不愿提出过多的要求，因为那会造成僵局；他也不愿缄默，因为这将意味着放弃。韦马希则一直保持一种态度暧昧的沉默，仿佛他有所觉察，又似乎浑然无知。有时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极其幽暗的有着低檐的长廊之中，在相向而立的奇特的山形墙之间，以及其他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其他人会发现他在全神贯注地瞧一个没有多大意思的东西，有时甚至不知道他在瞧什么东西，仿佛他在休息养神。当此之际，他一旦与斯特瑞塞对视，就会露出负疚的表情，回避对方的眼光，并显出退缩的态度。我们的朋友不但没能叫他看那些应该看的东西——怕的是这会招致他的全盘否定，而且反而觉得应该叫他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因为如果一旦他持反对意见，他将反对得正确。有时他感到不好意思承认这种闲逛的优哉游哉的愉快，有时他又觉得，在第三者听来，自己身旁那位女士的交谈，一定颇似伯切尔先生在普里姆罗斯博士的壁炉边听到的那位伦敦来客的荒谬言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不由得反复申辩，并解释说它们使他想到了从前生活的艰辛。同时他也意识到，与韦马希相比，自己所经历的艰辛算不了什么。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他一再声明，他这样做是为了发扬光大以前的美德。不管他做什么，他以前的美德依然存在，而且它好像正透过街上的橱窗在瞧着他，这些商店与乌勒特的商店不同，后者总是使他知道自己该买些什么东西。它以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方式使他感到迷惑不解，它采取的最果敢的行动的结果是使他需要更多的东西。在欧洲的最初几次漫步，实际上是使人感到有点恐怖的预示，它表明这次旅行的结局会是怎样。在历时若干年之后，在生命的黄昏，他回到这里，难道只是为了感受这些？不管怎样，在同韦马希参观橱窗时，他感到十分愉快。后者注意的焦点只集中在实用工艺上，倘若不是这样，斯特瑞塞会更愉快些。韦马希神情严肃，无动于衷地注视着橱窗玻璃后面那些铁匠和鞍匠的制品，斯特瑞塞则炫耀他同出售印花信笺和漂亮领带的商人们的良好关系。斯特瑞塞一再出现在缝纫店里，并且毫不感到羞耻，

然而他的同胞却十分蔑视裁缝。这使得戈斯特利小姐乘机支持韦马希，反对斯特瑞塞。这位神情疲惫的律师的确懂得穿衣之道，然而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过分讲究，才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斯特瑞塞不知道他此时到底认为戈斯特利小姐不太时髦，还是兰伯特·斯特瑞塞要更时髦一些。而且他还很可能会认为，戈斯特利小姐和斯特瑞塞两人发表的有关过路人的形象、脸型和气质的评论，显示了他们企图模仿“上流人士”谈话方式的倾向。

他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是已发生的变化的继续？一位时髦的女子把他引进社交界，而他的老朋友却被抛在岸上，在一旁观看潮流的力量。在这位时髦女子带他参观伯灵顿商场之前，她最多只允许斯特瑞塞买一双手套，其他物品如领带等则不许问津。对于一个敏感的听者，这些指令听起来犹如对合理指责的挑战。戈斯特利小姐是这样一种女人，她不需要眨眼睛就可以安排好到伯灵顿商场的访问。对于敏感的听者，对一双手套精确的判断可能意味着斯特瑞塞反对某事，然而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他明白他们的同伴把新交的女友视为穿裙子的耶稣教士，或者天主教发展教徒的代表。韦马希把天主教看作仇敌，认为天主教徒都是长着凸眼、党羽遍地的妖魔。天主教会也是一个社团，其中的人形形色色，满口黑话。它就同切斯特的罗斯街一样，是封建主义的代表，或者一言以蔽之，欧洲的代表。

在他们回去吃午饭之前发生了一件发人深省的事。韦马希一直表情冷淡、默不作声，时间长达一刻钟之久。斯特瑞塞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与此同时，他的同伴们靠着街边的旧栏杆，看着弯曲而拥挤的街道。三分钟后，他因为某种原因似乎再也受不了了。“他以为我们矫揉造作，他以为我们老于世故，他以为我们老奸巨猾，他把我们想成是怪物。”斯特瑞塞这样思忖道。不过才一两天的时间，我们的朋友就已经

习惯把两个人看作一个人，这样做固然方便，但也足以令外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推测与韦马希虎着脸，直冲对面街道的行动，似乎有直接的关系。他这个动作来得突然，令人吃惊，他的伙伴们刚开始时还以为他看见了一位熟人，于是跑过去打招呼。可是他们随即看到的却是他进入一个敞开的店门，消失在一家珠宝店的珠光宝气的门面后面。他这样做似乎是在表示不满，几乎使得另外两个人脸上露出惊惧之色。戈斯特利小姐则粲然一笑：“他怎么啦？”

“嗨，”斯特瑞塞说，“他受不了啦。”

“他受不了什么？”

“这儿所有的一切，整个欧洲。”

“可是珠宝商能帮他什么忙？”

从他们所在的位置，斯特瑞塞一眼望去，似乎在林林总总陈列的表和悬挂得密密麻麻的小装饰品之间，看出了什么门道。“你待会儿就会明白了。”

“哦，要是他买点什么的话，那一定是十分糟糕的东西，不过这只是我的担心而已。”

斯特瑞塞往好的方面想。“他什么都可能买。”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跟着他？”

“千万不要这样，况且我们也不可能跟着他。我们已被他弄得失去行动的能力。我们只能互相交换惊惧的眼光，或者当众发抖。这事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你知道。他在为自由而奋斗。”

她有些纳闷，随后莞尔一笑。“啊，多么高昂的代价！我还以为只需要付少许代价就行了呢。”

“不，你不能这样说，”斯特瑞塞接着又说，显然觉得有趣，“你给他提供的那种自由是极其昂贵的。”然后好像是在替自己辩解似的，“我难道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吗？正是这样的。”

“在这里，和我在一起，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还有像我这样与你交谈。我认识你才数小时，而认识他已经一辈子。因此，我和你这样随随便便地谈论他，如果说不上是什么好事，”这想法使他稍微停顿一会儿，“也可以说是相当卑鄙的事。”

“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戈斯特利小姐总结道，她接着又说，“你该听听我是怎样和韦马希先生谈到你的。”

斯特瑞塞想了想。“谈到我？哦，这可是两码事。要是韦马希本人谈到我，并且毫不留情地分析我，这才算打了一个平手。不过他决不会这样做，”他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决不会毫不留情地分析我。”他的语气具有权威性，使她不得不信服。“他在你的面前绝不会提起我。”

她听他讲，她客观地评价他所说的话，可是一会儿之后，她那机敏的头脑和那尖酸刻薄的个性又占了上风，她回答道：“当然他不会。你以为任何人都有能力知人论事，并做无情分析吗？世界上像你我这样的人并不多。这只不过因为他太愚蠢罢了。”

这评论不仅在她朋友的心中引起疑问，而且还导致抗议，因为斯特瑞塞毕竟是韦马希多年互相信任的朋友。“韦马希愚蠢？”

“与你相比，的确如此。”

斯特瑞塞依然瞧着珠宝店的铺面，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属于成功人士，我永远不及他。”

“你的意思是他赚了不少钱？”

“我相信他赚了不少钱，”斯特瑞塞说，“我呢，我的背累得都有点驼了，却没有赚到什么钱。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一时间他担心她会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穷光蛋，幸喜她没有问，因为他的确不知道，一旦知道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她会做出什么反应。她只是肯定他的说法。“谢天谢地，你是一个失败者——这正是我器重你的原因！当今之世，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看看你周围那些人，看看那些成功人士。说真的，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还有，”她继续说，“你看着我。”

他们相视片刻。“我明白了，”斯特瑞塞说道，“你也是一个出世之人。”

“你在我身上发现超凡卓绝的品质，只是我无用的表现。”她叹了一口气，又说，“你要知道我青年时代怀着什么样的梦想！现实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是被生活击败的落魄兄弟。”

他尽力对她亲切地微笑，却又摇了摇头。“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你很昂贵这一事实。你已经花掉了我的……”

他戛然而止。

“花掉你的什么东西？”

“我的过去，一下子就全部花掉了。可是这不打紧，”他笑着说，“我可以付出我的最后一个便士。”

令人遗憾的是此时她的注意力已集中到他们的同伴身上，因为韦马希已经走出店铺，正朝他们走来。“我希望他没有付出最后一枚便士。我相信他人极好，对你也很好。”

“哦，不是的，并不是这样。”

“那就是对我好咯？”

“也不是。”韦马希此刻已经走得很近，他的朋友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尽管他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任何事情。

“那么就是为他自己？”

“不为任何人，也不是为了任何东西，是为自由。”

“自由与这有什么关系？”

斯特瑞塞没有直接回答：“是为了像你我这样好，但又有所不同。”

她有时间观察他们的同伴的脸，做这种事她向来得心应手，她观察得一清二楚。“不同，是的，但要好得多！”

韦马希不仅性情忧郁，而且秉性严肃，带一点儿傲气。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也没有解释他离开的原因，尽管他们知道他一定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只是神情庄严地注视着山形墙的顶部。“这是神圣的愤怒。”斯特瑞塞有时间进一步加以说明。后来为了方便起见，他俩就把他那周期性的发作称为神圣的愤怒。斯特瑞塞

最终承认这神圣的愤怒使他变得比他俩强。可是此时戈斯特利小姐却认为他并不想比斯特瑞塞强。

第四章

斯特瑞塞和那位来自米洛斯的流亡者有时看到的神圣的愤怒的确具有周期性。可是我们的朋友此时正忙于为许多事物取名字。他在伦敦下榻的第三个晚上，便为许多事物取了名字，在他的回忆之中，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那天晚上他与戈斯特利小姐一同在某个剧院出现，他只是微微表示好奇，就被送到了那个剧院，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她熟悉那剧院，也熟悉那场戏，三天以来她不正是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洋洋自得？对于她的同伴而言，这天晚上的表演虽然时间不长，却可以说得上乐趣无穷，尽管他的导游的兴趣也许没有这样浓厚。韦马希没有看演出，他说在斯特瑞塞来之前，他已经看了不少戏剧。在他的朋友进一步询问之后，他说他看过两场戏和一场马戏，足见他所言不虚。与其问他看过什么戏，还不如问他没有看过哪些戏，因为他总要对看过的戏加以品评。然而斯特瑞塞问他们的导游，如果对后者一无所知，又怎么能理解前者？

戈斯特利小姐在他的旅馆同他共进晚餐，他俩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点着蜡烛，上面罩着玫瑰色的灯罩。这玫瑰色的灯罩，这小小的桌子，连同这位女士身上发出来的幽香（他以前曾经闻到这样的幽香吗？）共同组成了他很少体验的销魂境界。他在波士顿的时候，曾多次单独陪同纽瑟姆夫人看戏，甚至同她一起去看歌剧，可是他俩却从未一起面对面吃饭，也没有这粉红色的灯光和淡淡的甜蜜的幽香作为欢会的序曲。回顾过去，此刻他不免微微感到遗憾，并且一再追问自己，为什么那时没有这种情调。他还注意到，他的女伴的外观亦有其独特之处。她穿的是那种“低开式”服装，即两肩和前胸间开得很低，这与纽瑟姆夫人的衣服样式大相径庭。她还在颈项上系了一条宽阔的红丝带，前面缀

着一枚古雅的宝石（他自鸣得意地认定那确实是一件古董）。纽瑟姆夫人穿的衣服从来都不是“低开式”的，而且她也从不在颈项上围一条宽阔的红丝带。即使她也这样穿着，可不可能达到这样令他心醉神迷的效果？

要不是由于他此刻陷入了难以控制的感情之中，他如此这般地细细地分析戈斯特利小姐那条缀有饰物的丝带的做法就会显得荒唐可笑了。在他的眼中，他的女伴的那条丝带使其他所有的一切（她的微笑，她头部的姿态，她的面容，她的双唇，她的牙齿，她的双眼，她的头发等）增辉。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他的感情已经失去控制？一个以工作为己任的男人与红丝带有何相关？他决不会暴露自己的感情，告诉戈斯特利小姐他多么喜欢她那条丝带。他这样喜欢这条红丝带，这不仅暴露了他的轻浮愚蠢，而且简直出乎自己的预料。他还以此为出发点，思前虑后，胡思乱想。突然之间他想到，纽瑟姆夫人戴项链的方式颇有外国风味，在许多方面居然与戈斯特利小姐相同。在看歌剧的时候，纽瑟姆夫人常穿着一件黑色丝质衣服（很漂亮，他知道它很漂亮）。他还记得她还以褶皱带作为饰物，可是它产生的效果却并不那么罗曼蒂克。他曾告诉褶皱的佩戴者（这是他对她说的最“无所顾忌”的话），她穿着绉领和其他东西，样子活像伊丽莎白女皇。后来他认为，由于他献殷勤而且对方又予以接受，他也就愈来愈爱称赞对方的衣饰。他此刻坐在那里，脑子里漫无边际地跑马。他认为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使人觉得多少有点可叹。他的感觉就是如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可叹应该说是不错的了。不管怎样，这种感觉的确存在。此刻这感觉强烈地向他袭来，因为他想到，乌特勒的其他像他这种岁数的男子，是不会把纽瑟姆夫人——这种不比自已小多少的女人比作伊丽莎白女皇的。

此刻各种思绪在他脑海中涌起，作者只能撮其一二加以描述。例如

他想到戈斯特利小姐，觉得她多少有点像玛丽·斯图尔特。兰伯特·斯特瑞塞耽于幻想，他经常因为这样的对照而自鸣得意。他又想到他以前从未（的确从来没有）在进剧院前同一位女士在公开场合吃饭。对于斯特瑞塞来说，这种公开性的确是不一般的事情。它对他的影响正如私密性对一位具有不同经验的男子的影响。他结婚时年龄颇小，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因此丧失了带女孩子们参观波士顿博物馆的天然良机。甚至在他有意看淡人生的中年之后，在他遭受两次家丧之痛（他的妻子先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儿子又去世）之后，他也未曾带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尤其是他还想到，尽管警号已响，警示灯已闪亮，他想得更多的是他身边的这些人，而不是促使他来此地的使命。是她，他的朋友，以更直接的方式首先引起他的注意。她不注意地一语道破：“哦，是的，那些人是典型！”在获得这个印象之后，无论当他静静地观看这四幕剧时，或者是在幕间休息交谈时，他都加以充分利用。在这个晚上，他置身于一个有着各种类型人物的世界，他感到台上的人与台下的人已混为一体，他们的形体相貌均可互换。

他觉得这场戏和他邻座裸露的手肘一同深入他的心中。这位邻座是一个个子高大、袒胸露臂、模样漂亮的红发女子，她正同侧边的一位绅士交谈。斯特瑞塞间或能听到她发出的一些双音节词，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她议论的究竟为何物。遵循同一规律，他也认识了舞台灯下那富有生命的英国生活。他有时感到迷惑不解，弄不清楚到底演员真实些，还是观众真实些。这样的质疑每次都以更深的感触和体会而告终。不管他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他打交道的对象都是各种“人物类型”。他身边的那些人与乌勒特的那些类型迥然不同，因为他觉得乌勒特人只分为男女两类，即使有些个体差异，也只有两类。这儿的人则不一样，除了个性及性别的差异外，他们还打上来自外界的深深的印记。他观察这些印记，宛如观察放在桌上的玻璃匣子中的一枚枚勋章，铜质的金质的

各不相同。舞台上碰巧有个身穿黄衣的坏女人。受她的驱使，一位老是身穿晚礼服的天性愉快但意志薄弱的英俊青年做出种种可怕的坏事。总的说来，斯特瑞塞并不怕这黄衣女人，但他却发觉自己对那位受害者怀着同情感，这使他微微感到不安。他提醒自己，他此次来，对查德·纽瑟姆可不能太仁慈，或者说压根儿就不能仁慈。查德也老是会穿晚礼服吗？他多少希望他如此，因为这会使那青年人更听话一些。他还想是否可以用他的武器来同他战斗，因此他也该穿上晚礼服（这想法几乎使他大吃一惊）。至少对他来说，舞台上的那位年轻人要比查德容易对付得多。

他以为戈斯特利小姐真的听到了什么。经过反复询问之后，她说有些事情到底是亲耳听到的，还是纯属主观臆测，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也许有猜想查德先生的情况的自由吧。他是一位年轻人，乌勒特那边对他寄托了很高的希望，然而他却落入了一位坏女人的手中，因此他家人派你到这儿来救他。你受命将他与那坏女人分开。你能否肯定那女人很坏？”

他的动作表示他很吃惊。“当然我们这样认为。难道你不认为是这样？”

“哦，我不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事先知道，是不是？他只可能根据事实来判断。你的情况我刚知道一点点，实际上还是一无所知，所以我对你的事极感兴趣，很希望能听你讲讲。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那就行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把握断定，这样下去不行。”

“他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当然不能。”

“哦，但是我对他的生活并不了解，你还没有告诉我有关他的生活的情况呢。她也许很迷人。”

“迷人？”斯特瑞塞注视着前方。“她是街上那种下贱、唯利是图的女人。”

“我明白了。他呢？”

“查德？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他是哪种类型、哪种性格的人？”她趁斯特瑞塞暂时沉默时继续问道。

“他生性固执。”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又抑制住自己。

她最不希望他这样。“你喜欢他吗？”

他这次回答得很干脆：“不喜欢。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是不是因为他成了你的包袱？”

“我在想他的母亲，”斯特瑞塞过了一会儿说，“他使她本来十分美好的生活变得黯淡无光。”他神情严肃地说，“他母亲为他忧愁得要死。”

“哦，这当然太糟糕了。”她停顿了一下，像是要强调她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末了她却改变了调子，“她的生活很不错吧？”

“相当不错。”

对方的语气是如此肯定，戈斯特利小姐再次停顿了一下，以便理解

他的意思。“他只有她吗？我不是指那位巴黎的坏女人，”她迅速补充说道，“你要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他有一个以上的女人。他家里只有他母亲吗？”

“他还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他妈妈和姐姐都是挺出色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她们都很漂亮？”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纽瑟姆夫人长得很漂亮，不过她毕竟已经不是年轻姑娘，而是有着28岁的儿子和30岁女儿的母亲了。她结婚结得很早。”

“在她那个岁数还算得上挺不错的吧？”戈斯特利小姐问道。

在这种一再逼问面前，斯特瑞塞似乎有些不安。“我并没有说她挺不错，”他接着又说，“然而实际上我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她的确挺不错，但我不是说她的容貌，”他解释道，“尽管她无疑很漂亮。我指的是其他方面。”他好像正瞧着这些方面，并准备列举若干，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换了一个话题，“人们对波科克太太的看法可能会不同。”

“波科克，这是不是她女儿的姓？”

“是她女儿的姓。”斯特瑞塞坦然承认道。

“你的意思是人们对她是否美丽这一点可能会有不同看法？”

“包括她的各个方面。”

“你倾慕她？”

他瞧了他女友一眼，以表示他听了此话后的反应。“我也许有些怕她？”

“哦，”戈斯特利小姐说道，“根据你所说的，我已经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可以说我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快、太早，可是我已经向你表明，我的确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接着说道，“那一家子就只有这位年轻人和那两位女士吗？”

“是的，他的父亲已于十年前去世。他没有兄弟，也没有其他姊妹，”斯特瑞塞说，“她俩为了他什么事都愿意干。”

“你为了她俩什么事情都愿意干吗？”

他再次试图搪塞过关，她提的问题也许有点过于尖锐，使他的神经受不了。“哦，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你愿意做这件事，她俩‘什么事都愿意干’就表现在她们叫你做这件事上。”

“哦，她们可来不了，两个人都来不了。她俩都是大忙人，纽瑟姆夫人的应酬尤其多。而且她很容易激动不安，身体一点儿都不好。”

“你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位病弱的美国女人吗？”

他仔细地加以甄别。“她最讨厌别人这样叫她，可是她愿意承认自己是其一，”他笑着说，“如果这是成为其二的唯一办法的话。”

“为了成为一位病弱的女人，因而承认自己是美国人？”

“不，”斯特瑞塞说，“恰恰相反，应该倒过来说。总而言之，她体

质孱弱，敏感而容易紧张。她干什么都认真得不得了。”

玛丽亚可了解这一切！“因此她再也不能做其他的事了？当然她不能咯。你在对谁说这些话？神经容易紧张？我这辈子不也是在终日紧张忙碌，为他人作嫁衣裳吗？而且我还认为你也如此。”

斯特瑞塞没有计较她说的这句话。“哦，我也在紧张忙碌！”

“好啦，”她明确地回答道，“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对付它。”她继续往下讲，“他们有钱吗？”

她那充沛的精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因此一时间他没有注意到她的问话。“纽瑟姆夫人不像你那样勇于与人接触。如果她到这儿来，那是因为她想亲眼见见那个人。”斯特瑞塞进一步解释道。

“那个女人？哦，这就是有勇气的表现。”

“不，是心血来潮，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讨好地说道，“勇气只有你才有！”

她摇摇头，“你这样说是言过其实，只是为了掩饰我缺乏高昂的激情的事实。我既缺乏勇气，又没有高昂的激情，我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心灰意懒和冷淡。我明白你的意思，”戈斯特利小姐接着说，“你是说要是你的朋友来此地，她就会到处游览，然而简单一点说，如果到处游览的话，她可又受不了。”

她的化繁为简的手法使斯特瑞塞觉得挺有趣，可是他还是认可了她的说法，“她事事都受不了。”

“那么像你承担的这种任务……”

“她更受不了？是的，她简直受不了。不过只要我受得了……”

“她的条件无关紧要？当然不重要。我们可以考虑她的条件，并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可是我认为，这条件是驱使你行动的力量。”

“哦，它的确是驱使我行动的力量！”斯特瑞塞笑着说。

“得啦，既然你的条件驱使你行动，别的一切都没有必要了，”她再次发问，“纽瑟姆夫人有钱吗？”

这一次他听见了。“哦，多得不得了，可是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公司里有巨额资产，查德可以自由动用。如果他振作起来，离开这里回家，他就能分得大笔财产。”

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讲。“我希望你也能分到一大笔。”

斯特瑞塞没有表态，他只是说：“他毫无疑问将能得到一大笔财产。他正处于十字路口，现在正是他回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再晚一点回来就不行了。”

“他们家办企业吗？”

“是的，办的是一家大型企业，蒸蒸日上，生意好得不得了。”

“是一家大型商场？”

“嗯，是一家大工厂，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那家公司属于制造业，像这样的企业必须妥善经营，方才可能成为垄断企业。他们生产的是一种小型产品，好像比其他人都做得好。纽瑟姆先生在他们那一行中是一个颇有头脑的人，”斯特瑞塞解释道，“他善于革新，并把新方法有效地

用于生产之中。他在世的时候，当地的工业发展极其迅速。”

“那地方自成一体了吗？”

“那里有许多建筑物，差不多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工业区了，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产品。”

“那是什么产品？”

斯特瑞塞四下瞧瞧，好像有点不愿意说，此时他看见台上的幕布即将升起，便趁势说道：“等幕落时再告诉你吧。”可是等到幕落之后，他又说再等一会儿，等到他们离开剧院以后才告诉她。她隔一会儿又重新谈到这个话题，这使得他的心思没有怎么放在舞台上。他一再找借口缄口不言，她因此怀疑他提到的那产品不是个好东西。她解释道她的意思是指那产品或许属于那一类登不得大雅之堂或者荒唐可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斯特瑞塞要她完全放心。“难以启齿？哦，不是的，我们经常谈到它。我们对它了如指掌，而且谈起来毫无忌讳。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有点可笑的家用物件，它说不上——我该怎么说呢？它说不上珍贵，更谈不上名贵，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身边的每样东西都这样富丽堂皇……”他没有再说下去。

“不太协调？”

“令人遗憾的是简直说得上低俗。”

“肯定不会比这些更低俗吧。”看到他也像她刚才那样迷惑不解，她似乎有些不高兴地说道，“我是指我们周围这些东西。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嗨，相比之下，它们要高尚得多。”

“你是指这座可怕的伦敦剧院？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思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真令人受不了。”

“哦，”斯特瑞塞笑着说，“那么我就不想知道。”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但她对乌勒特产品之谜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再次打破沉默：“你说它‘有点可笑’？是晾衣服的夹子，是重碳酸钾，还是鞋油？”

他转过身来。“不是，你说的那些连边也没有沾上。我认为你猜不着。”

“那么我怎么能判断它是否是低俗的呢？”

“我向你说明之后，你自然就能判断。”然后他劝她耐心一点。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告诉读者，他后来根本不准备向她说明，他事实上从未向她说明。更奇怪的是，出于她自身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她也不再深加探究，她追根问底的态度变成了佯装不知，而且因为她佯装不知，她可以随便发挥自己的想象，从而获得大有益处的自由。她可以把那不知名的产品想成是某种不宜提到的东西，她可以把这看作是一大坏消息。斯特瑞塞在她随后说的话中感到了这一点。

“或许因为你称之为工业的那东西太糟糕，太令人不堪忍受，查德先生才不愿意回去？他是否知道它肮脏？他是否不愿意同流合污？”

“哦，”斯特瑞塞笑着说，“觉得它肮脏？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他很高兴拿从中赚来的钱，他的一切都建立在金钱之上。他对此深为感激，我是指他母亲给他的生活补贴。她当然可以停止给他补贴，然而即使这样，不幸的是，他也拥有独立的生活来源——他的外祖父遗留给

他的钱。”

“你刚才谈到的那些因素难道不会使他变得更挑剔吗？难道他不会对其生活来源，也即是说那些不同的收入来源持挑剔的态度吗？”戈斯特利小姐问道。

斯特瑞塞对此丝毫也没有不高兴。“他外祖父的财产，包括他的一份在内，来得并不特别正当。”

“是怎样来的呢？”

斯特瑞塞停顿了一下。“嗯，来自不诚实的手法。”

“是在商务活动时搞阴谋诡计？他是一个老骗子？”

斯特瑞塞故意加重语气：“我可不愿意评论他的人格，或者谈论他的发家史。”

“我的老天爷，真是完了！那么你能不能谈一谈那已经去世的纽瑟姆先生？”

“你要我谈些什么？”

“他像不像那位外祖父？”

“不像。他并不是他的儿子，他与他完全不同。”

戈斯特利小姐接过话头，“他为人要好一些？”

她的朋友稍微停顿一下，“不。”

对于他的踌躇她虽然未加评论，但她的态度却十分明显。“谢谢你，”她继续说道，“现在你明白那孩子为什么不打算回家了吧？他是在洗刷耻辱。”

“他的耻辱？什么样的耻辱？”

“什么样的耻辱？[Comment done](#)？就是那耻辱。”

“可是那‘耻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斯特瑞塞问道，“今天那耻辱又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到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不同。这事早已过去，况且这不过是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

她表明了你对他的观点的看法。“纽瑟姆夫人对此理解吗？”

“哦，我可不能代替她说话。”

“她置身于其中，而且正如你说的那样，从中得到了好处，她还能做到一尘不染吗？”

“哦，我不能对她妄加评论！”斯特瑞塞说道。

“我还以为你能够在在我面前评论她呢。你不信任我。”戈斯特利小姐过后说道。

这话收到了效果。“嗨，她花钱做善事，她一辈子都致力于施恩行善.....”

“这是一种赎罪的方式吧？我的老天爷，”他还来不及开口，她接着又说道，“我简直把她看得一清二楚，这都是你的功劳！”

“你如果看清了她，那就行了。”斯特瑞塞试图避开这个话题。

她好像真的看到了她。“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有如此这般的事情，她人的确长得很漂亮。”

这话至少使他活跃起来。“你所谓的‘如此这般的事情’是什么意思？”

“得啦，我是在说你。”说完之后，她马上转到另一个话题上，“你说公司需要人照管，难道纽瑟姆夫人不照管公司的事务吗？”

“在可能的范围内她都要照管。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可那不是她分内的事，况且她的负担已经很重，她有许许多多事情要操心。”

“你也是这样？”

“哦，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也有许多需要操心的事。”

“我明白了，”戈斯特利小姐改变了说法，“我的意思是说，你也参与照管公司的事务吗？”

“哦，不，公司的事情与我沾不上边。”

“只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嗯，是的，某些事情。”

“比如说？”

斯特瑞塞恭敬有礼地考虑了一下。“嗯，比如说《评论》。”

“《评论》？你办了一份杂志？”

“是的。乌勒特有一份《评论》杂志，纽瑟姆夫人为它慷慨解囊，而我则当编辑，奉献我的绵薄之力。杂志的封面上印有我的名字，”斯特瑞塞接着说，“你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杂志，我真是失望极了，伤心极了。”

对这愤愤不平，她暂时置之不理。“这是哪一类的评论刊物？”

此刻他已完全恢复了平静。“呃，绿颜色的。”

“你是不是指它的政治色彩，或者像这儿的人常说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不是的。我是指的封面的色彩，那是一种最可爱的色调。”

“纽瑟姆夫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他停顿了一下。“哦，至于说这个，你得自行判断，看她是否抛头露面。整个事情都由她在幕后操纵，但她办事周到，处事谨慎……”

戈斯特利小姐显然明白这些，“对此我毫不怀疑，她理当如此，我并不想低估她，她一定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

“是的，她的确相当能干。”

“一个乌勒特的能人——真是棒极了！想到乌勒特的能人就叫人高兴。你和她过从甚密，你一定也是这样的人。”

“哦，不，”斯特瑞塞说，“事情可不是这样。”

但她打断他的话：“你用不着告诉我事情是怎样的！你想法抹掉自己，这是当然的事实。”

“把我的名字印在封面上？”他显然不同意她的说法。

“可是你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你自己。”

“对不起，我正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为了自己我不得不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能在雄心壮志的废墟与失望和失败的垃圾堆中，勉强拼凑一个见得人的自我。”

听他说这话，她瞧了他一眼，似有千言万语想说，但她最后淡淡地说了一句：“她喜欢看见你的名字印在那上面。在你们两位能人之中，你更能干。”她接着往下说，“因为你并不认为自己是能人，而她却自以为是能人。尽管如此，她认为你是一位能人。不管怎样，你是她能抓住的最勇敢的人。”她大加渲染，大肆发挥。“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挑拨你们的关系，可是要是有一天，她抓到了一个更能干的人……”斯特瑞塞把头往后一仰，像是在暗自欣赏她的直言无忌和措辞的巧妙。此时她越说越起劲，“因此你应该尽量接近她。”

她戛然而止，他发问道：“接近她？”

“在你还没有失去机会的时候。”

他俩对视了一下。“你说‘接近’是什么意思？”

“还有我说的‘机会’，那又是什么意思？我会向你解释清楚，只要你肯把那些没有告诉我的事情全都告诉我。那是不是她的最主要的爱好？”她敏捷地追问道。

“你是说《评论》杂志？”他好像不知如何描述那杂志才好，末了只是笼统地说了一下：“那是她对理想的事业的贡献。”

“我明白了。你们正在从事轰轰烈烈的事业。”

“我们正在做不受欢迎的事，或者说只要我们有勇气，我们就敢做这种不受欢迎的事。”

“你们的勇气有多大？”

“嗯，她的勇气极大，我要差得多。我没有她那种信念，我的信心四分之三都来自她，而且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所有的钱都由她提供。”斯特瑞塞说道。

听他这样说，一时间戈斯特利小姐眼前出现了黄金的初象，她似乎听见了金光灿灿的钱币大量涌来的叮当声。“我希望你能大有收获……”

“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大的收获！”他立即回答道。

她稍待一会儿。“有人爱还不算大有收获吗？”

“哦，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人爱的，我们甚至没有人恨，只是没有人理会而已，这样倒也自在。”

她又停顿了一会儿，“你不相信我！”她再次重复道。

“我不是已经撩起了最后一道面纱，并把牢房中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你了？这不是信任是什么？”

他们的眼光再次相遇，但她马上不耐烦地把视线移开。

“你不愿意出卖她？哦，我倒高兴你这样！”说完之后，他还来不及分辩，她又接着说了下去，“她真是个道德上的完人。”

他欣然接受这种说法。“对，你说的完全对。”

但他的朋友却把话题引到风马牛不相及的方面去了，“她的发式怎样？”

他不禁大笑。“漂亮极了！”

“哦，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发型非常雅致，简直无懈可击，头发极其浓密，而且没有一丝白发。”

她描述得如此真实，不禁使他面红耳赤，同时也使他感到十分惊讶。“你真是魔鬼的化身。”

“我还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我就是那个抓住你的魔鬼。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除了魔鬼，任何事物都无趣而不真实，甚至就连魔鬼也并不会令人感到愉快。”她又接着往下说，“你帮助她赎罪，可你自己又没有罪，这真是有点困难。”

“没有罪的是她，”斯特瑞塞回答道，“我可是罪孽深重。”

“哦，”戈斯特利小姐讽刺地笑道，“你把她描绘得有多好！难道你抢劫了那孤儿寡母？”

“我作孽太多。”斯特瑞塞说道。

“你坑害了谁？你作了什么孽？”

“我作孽一直到现在。”

“谢谢你！”此时一位绅士从他们的膝和前座靠背之间走过去，他没有看刚才的表演，此刻他正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等候剧终，他的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可是戈斯特利小姐仍然抓紧时间，在沉默之前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她对这场谈话的看法：“我看得出来你心中有诡计！”这个总结性发言使他俩在剧终时依然停留在那儿，并让其他人在他们面前走过，仿佛他俩还有许多话要说，而且发现等待挺有趣。他们站在剧院休息室里，看见雨从夜空中落下。戈斯特利小姐告诉她的朋友不必送她回家。他只需把她送上一辆四轮马车就行，她可以独自回去。她很喜欢这样，在尽情欢乐之后，独自一人乘着四轮马车，穿过伦敦的雨夜，在归家的途中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坦诚地告诉她的朋友，这是她使自己心神镇定下来的最佳时刻。由于天气原因，他们不能马上出去，再加上门口的人争相要马车，他俩只好坐在走廊后面的长沙发上避雨。此时斯特瑞塞的女伴又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她的这种谈话方式使斯特瑞塞的想象力得以发挥。“你在巴黎的那位年轻朋友喜欢你吗？”

在他们的谈话间断之后，这个问题几乎使他吃了一惊。“哦，我希望他不喜欢我。他凭什么应该喜欢我？”

“他凭什么又不应该喜欢你？”戈斯特利小姐问道。“你来此地寻找他与他是否喜欢你之间并无任何关系。”

“你在这个问题上看到的方面比我多。”他随即回答道。

“当然我还看到你也在其中。”

“那么你对我了解更深！”

“比你对你自己的了解更深？这完全有可能。一个人有权这样，”她解释道，“我考虑的是周围环境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

“哦，他周围的环境……”斯特瑞塞真的感到此刻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比三小时之前深。

“你的意思是他周围的环境会那么糟糕吗？”

“嗨，这正是我推论的起点。”

“不错，可是你的起点未免太低。他的信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他根本不理睬我们，或者说不打搅我们。他根本不写信。”

“我明白了，”她接着说，“以他目前的处境而论，可能发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他会变得越来越堕落，另一种情况是他会愈来愈有修养。”

“有修养？”斯特瑞塞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简直是奇谈怪论。

“哦，”她平静地说，“有修养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看了她一眼，不禁哈哈大笑。“你本人就很有修养！”

她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作为一种标志，这也许是最糟糕的了。”

他考虑了一下她说的话，又变得严肃起来。

“不回母亲的信难道是有修养的表现？”

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而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哦，我认为那是最有修养的表现。”

“得啦，”斯特瑞塞说，“我却认为它标志着一种最坏的事，也即是说他认为他可以随便把我打发。”

听到这话，她似乎感到很惊奇。“你怎么知道他会这样想？”

“哦，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打心底里知道这一点。”

“知道他会这样做？”

“感到他相信自己能这样做。不过这两者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斯特瑞塞笑了起来。

可是她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对你说来，不同的情况不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她似乎十分清楚自己在讲些什么，并且不停顿地往下说：“你说他一旦幡然悔悟，他就会回家操持家业？”

“的确是这样。他将回来担任一个特殊职务，一个任何健全的年轻人都求之不得的职务。三年前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尚不明显，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等着他回来担任。他父亲在遗嘱中规定了若干条件，这使得查德有可能担任这个职务，并得到许多的好处。他母亲顶着强大的压力，尽可能长久地为他保留了这个职务。由于担任这个职务的人薪俸高，分享公司相当大一部分所得。一言以蔽之，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 he 不错过这个机会。”

她仔细思忖他说的那些话。“这样说来，你到这里来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帮他一个大忙。”

可怜的斯特瑞塞挺愿意这样认为。“哦，如果你愿意这样想，就算是这样吧。”

“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能成功，他就会获得……”

“获得许多好处。”斯特瑞塞对此了如指掌。

“你当然是指大量的金钱咯。”

“嗯，不仅仅如此，我还想在其他方面给他带来好处，比如说别人的尊敬、舒适的生活以及稳如泰山的地位等。我觉得他需要保护，我的意思是需要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生活。”

“哦，说的对，”她的思想紧张了起来，“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生活。你把他弄回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他婚配。”

“嗨，这可差不离。”

“当然，”她说，“这只不过是基本的道理而已。但具体说来他将同谁结婚？”

他听后微笑一下，看样子有所领悟。“你把一切都暴露出来了！”

一瞬间他俩四目对视。“你把一切都掩藏起来！”

他接受这个恭维，并告诉她：“与玛米·波科克结婚。”

她露出诧异之色，随后又变得一本正经，仿佛试图使古怪的事情变得能够接受。“他的侄女？”

“他们属于什么亲戚关系你得自己去推算。她是他姐夫的妹妹，亦

即吉姆太太的小姑。”

这话似乎使戈斯特利小姐变得更想寻根究底。“吉姆太太究竟是谁？”

“查德的姐姐，她的闺名是萨拉·纽瑟姆。她后来嫁给了吉姆·波科克。我告诉你这事没有？”

“哦，是的。”她简短地回答道，他的确告诉过她一些。随后她又大声问道：“那个吉姆·波科克又是谁？”

“他是萨拉的丈夫。那是我们在乌勒特区别人的唯一方法。”他脾气很好地解释道。

“当萨拉的丈夫是不是很光荣的事？”

他思忖了一下。“我想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了，不过将来那位当查德太太的人得除外。”

“那么他们如何把你同其他人分辨开来？”

“他们并不这样做，除非如同我告诉你的那样，通过绿封面。”

他们的视线再次相遇，她凝目注视他片刻。“不论是绿封面，还是其他封面，都不能提高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你真是工于心计啊！”由于她大体上已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她便原谅了他。“玛米是个好[parti](#)吗？”

“哦，那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孩，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戈斯特利小姐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可怜的女孩上。“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定很有钱吧？”

“也许不是很有钱，可是既然其他条件都还不错，我们也就不把金钱看得太重，你知道，”斯特瑞塞补充说道，“一般而言，在美国，人们主要看重的是漂亮的女孩本身，而不是金钱。”

“是的，”她表示赞同，“可是我知道你有想得到然而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你欣赏她吗？”

他告诉她这个问题可以从若干方面来理解，但过后把它当成一个幽默的玩笑。“我难道没有明白地向你表示，只要是漂亮女孩，我都欣赏？”

此时她对他的问题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紧紧追问下去：“我认为在乌勒特，你们要求他们——叫我怎样说才好呢？——完美无缺，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那些配得上漂亮女孩的小伙子。”

“我过去也这样认为，”斯特瑞塞承认道，“你触及一个有趣的事实，即是说乌勒特同样也能顺应时代潮流，那儿的风气也变得愈来愈开明。一切都在变化，我认为当前的情况正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希望他们完美无缺，可是我们实际上只能做到因人制宜。时代潮流和开明的风气使得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涌到巴黎……”

“你得把那些来这儿的人带回去。他们到这儿来，其实是一件好事。”她又一次概括性地谈到这个问题，然而她想了一会儿才说：“可怜的查德！”

“啊，”斯特瑞塞兴高采烈地说，“玛米将会救他！”

她眼睛瞧着一边，依然深浸在她的思想之中。她不耐烦地说下去，仿佛他没有懂得她的意思。“你将会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

“哦，不过得有玛米的帮助才行，”他说，“除非你的意思是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效。”

这终于使得她再次凝视他。“你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效，因为你比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更强。”

“我想我只是在与你相识后才变得更强！”斯特瑞塞勇敢地回答道。

剧院里人已逐渐走空，最后一批观众正安静地离去。他俩随着人流走到门口，看到一位服务员，斯特瑞塞便叫他替戈斯特利小姐叫马车。这使得他俩又有几分钟在一起的时间，她显然不愿意浪费掉这一段光阴。“你已经告诉我，假如你成功了，查德先生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可是你却没有告诉我，你会得到什么好处。”

“哦，我可得不到任何好处。”斯特瑞塞否认这种说法。

她觉得这回答过分简单。“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叫他们‘预付’了？也就是说你已经预先得到报酬？”

“哦，请不要提报酬的问题！”他如同呻吟般地说。

他说话的语调引起了她的注意，由于那服务员仍未回来，她又有了一个机会，因此便换了一种方式提问：“如果事情办不成，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他仍然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他大声说道。

此时服务员回来了，他俩一起往前走去，他乘机撇下话题。他俩沿街走了数步，在街灯的灯光中他把她扶进一辆四轮马车，在关车门之前，她问他服务员是否也为他叫了一辆马车，他回答道：“你不要我同

你一起走？”

“绝对不行。”

“那么我就步行好了。”

“在雨中步行？”

“我喜欢雨，”斯特瑞塞说，“晚安！”

她没有立即回应，他的手一直拉着车门，一会儿之后，她重提已经提过的问题作为回应：“你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他觉得此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大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次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答复：“损失大极了。”

“我也这样认为，因此你必须成功。我愿为你效劳。”

“哦，亲爱的小姐！”他亲切地说道。

“我愿为你效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玛丽亚·戈斯特利说道，“再见。”

[1法文，叫我怎样说呢？](#)

[2法文，妻子，伴侣。](#)

第五章

到达巴黎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斯特瑞塞便到位于斯柯莱布街的银行去，他的信用证书就是寄往这家银行的，陪同他去的是两天前与他一道从伦敦来此地的韦马希。尽管他们在到达之日的翌晨便匆忙赶往斯柯莱布街，但斯特瑞塞并未收到他希望收到的那些信件，甚至连一封也没有。他并未期望会在伦敦收到信，但他认为会在巴黎收到若干封。满心失望的他走回迈榭比大街，懊丧之余心想这作为开始也未尝不可。他逗留在街边，前后观看这条著名的外国街道，心想这倒可以使自己振作起来，乘此机会开始办事。他准备立即着手办事，整天都想着自己马上就要开始办事。从早到晚，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一再问自己，要是自己没有这么幸运，也即是说要是没有这么多事需要办，他又将怎样办。然而他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和不同的人接触时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有一个美妙的理论，即是说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手头要办的那桩重要事情有关，假如他有所顾虑的话，那么所有做过的事都将是白做。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支撑下，他才一天东跑西跑。他也有确有所顾虑，即是说他认为在收到信前不宜采取具体行动，当然这个理论却使他打消了顾虑。他认为把一天的时间用来休息并非浪费（他只是在切斯特和伦敦才休息过了），而且正如他经常私下对人说的那样，既然目前有巴黎可供他欣赏，他就应该把最初这几个小时全部用于观赏这座城市上。他对巴黎越熟悉，就越觉得它伟大，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也不可能不使人产生这种感觉。他终日徜徉在这座城市之中，完全忘掉了自己，直至夜晚降临。他晚上赴剧院看剧，看完剧后又沿着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迈榭比大街走回旅馆，一路上细细体会巴黎的辉煌。这次陪他看剧的是韦马希。他俩从杂技剧场步行到红咖啡店，并挤进十分拥挤的街边小食店吃东西。

此时夜已深，或者毋宁说已届清晨，因为午夜的钟声已经响过。四周夜色温馨，人声嘈杂。在与他的朋友谈论了一会儿之后，韦马希变得随和多了，这对他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事。他俩啜饮着淡淡的啤酒，消磨了半个小时，给人的总的印象是他已同他那固执的自我达成了最大的妥协。这可以从他那庄严的沉默中看出，他那固执的自我在街边小食店耀眼的灯光中隐约闪现。两位朋友时常陷入沉默之中，甚至当他们到达歌剧院广场时也依然如此。这沉默透露了对这次晚上出游的批判态度。

这天早晨他收到了信，这些信显然与斯特瑞塞同时抵达伦敦，后来转到这里来时却耗费了若干时日。他压抑着冲动，没有在银行接待室里拆开这些信。那热闹的接待室使他想到乌勒特的邮局，对他来说它们有如跨越大西洋的桥梁的两端，他把信塞进他那件宽大的灰大衣的口袋里，心中充满欢欣之感。韦马希昨天和今天都收到来信，他并没有丝毫显示他准备抑制自己拆信的冲动。不管怎样，他都不愿意别人看见自己匆忙结束对斯柯莱布街的访问。斯特瑞塞昨天就曾让他独自一人待在那儿。他想阅读这些信件，按照他朋友的计算，他一口气读了几个小时。他强调指出，这个银行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哨。他还认为，他那可恨的厄运表现在自己被蒙在鼓里，因此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他眼中，欧洲有如一架复杂的机器，其功能在于使处于封闭之中的美国人得不到那些不可缺少的知识。因此，只有在这些偶尔可以遇到的援救站中，才可以呼吸到大洋西边吹来的空气，这儿的生活也才勉强能够忍受。斯特瑞塞又开始步行，这是因为他口袋中已经装上了使他心安之物。尽管他十分希望收到这些信件，但是一旦看清袋中大多数信件上的那些地址姓名之后，他却明显地变得益发不安。这种不安在此刻攫住了他，他明白只要找到最合适的地点，他就应当坐下来阅读那些最重要的通信者的函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中，他不经意地瞧着沿街商店的橱窗，似乎想在其中找到这样一个地点。他沿着洒满阳光的和平街往前走，经过图勒利宫遗

址和塞纳河，不止一次心血来潮，在码头的书摊面前驻足。他也曾在图勒利宫的花园中徘徊，观赏巴黎的街景。巴黎美丽的春光令他流连忘返。巴黎的清晨有如美妙的乐曲，无论是在柔和的微风中，还是在微雨的气息中，或者是在闪烁的阳光中，都可以感到它的存在。那些背着皮带扣得紧紧的长方形盒子、头上没有戴帽的少女们，那些在温暖的矮墙边晒太阳的节俭的老人们，那些穿着蓝色长袍、戴着铜徽章的卑微的清道夫，那些规行矩步的教士，以及那些穿着红军裤、打着白色绑腿的士兵们都无一不透露出春的消息。空气中弥漫着艺术的气息，使人感到大自然活像一个头戴白帽的厨师。图勒利宫已经灰飞烟灭，斯特瑞塞还记得它原来的样子。他凝视着那难以修复的遗址，心中顿时涌起沧桑之感。在巴黎，这种抚今追昔的情感常常使人觉得神经受不了。他大致能辨认出各个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并据此依次游览这些景点。一群闪光的白色雕像映入他的眼帘。他本来可以在雕像的基座旁坐下，背靠着铺着草垫的椅子读那些信。可是出于某种原因，他继续往前漫步，走到河的对岸，沿着塞纳街往前走，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

他在卢森堡公园中停下脚步，在这里他终于找到安全处所。他坐在一张租金极其低廉的椅子上，望着面前阳光中的种种东西，平台、小路、林间夹道、喷泉、绿桶中栽的小树，头戴白帽的娇小的妇女，尖声尖气地叫着玩游戏的女孩，如此等等，构成一幅美妙的画图。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心中充溢着种种印象。从他下轮船算起至今不过一个星期，可是他心中储存的事情之多，远远超过短短几天的经验所能提供的。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告诫自己，而今天早晨的告诫尤其严厉。他采取的是从未有过的提问的形式，问自己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寻常的逃避感，问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在他读完信之后，他的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愿望也因而愈加迫切。其中四封信是纽瑟姆夫人寄来的，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她抓紧时间，紧紧跟随着他旅行的步伐，

并告诉他可以推算出她的来信的频率，可以达到一周数次。他甚至可以相信，每袋邮件中可能不止一封信。假如昨天他因为读她的信而感到不快，那么今天他就有机会化忧为喜。他慢慢地一封接一封地读这些信。他把其他的信放回口袋里，只是把这四封信长时间地放在膝上，陷入沉思之中，似乎想长久体味这些信给他带来的感受，或者至少弄清楚它们所包含的意蕴。他的朋友的信写得很漂亮，她的语调更多的是通过其文体而非其声音透露出来。他觉得只有在这么遥远的距离之外，他才能充分理解信透露的信息。一方面他充分地感受到其中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其联系之密切。这差异是由于他身在欧洲造成的，而它也促成了他对现实的逃避。他感到这差异极其巨大，这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他后来坐在那里，感到自己异常自由，同时又觉得这种感觉有些奇怪，因此陷入沉思之中。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弄清楚自己的情况，并透彻认识事情的前因后果。事实上，当他逐步推敲每个步骤并把所有的步骤连在一起时，它们构成了完整无缺的整体。说真的，他从来没有期望自己会获得第二次青春，他只是想弄清楚过去的岁月以及所有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是如何使自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他必须弄清楚这一切方才心安。

这一切都应归于纽瑟姆夫人的好意，她叫他只关心与他的任务相关的事，其他的事都一概不用操心。她坚持认为他应当彻底地休息一段时间，并一手操办一切，使他能享有充分的自由。斯特瑞塞此刻还没有想清楚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心中出现的是自己的形象：可怜的兰伯特·斯特瑞塞经过一天的时间，被海浪冲到洒满阳光的沙滩上；可怜的兰伯特·斯特瑞塞十分感激，因为他有了喘息的时间，一边喘息一边将身子挺直。他现在身在此地，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不会遭到别人的诽谤。可是要是此刻他看见纽瑟姆夫人朝他走来，他一定会本能地跳起来并走开。在此之后他会转过身来，勇敢地朝着她走去，但他首先得使自

已振作起来。她在信中对他讲述了大量有关家乡的新闻，并向他表明，在他走后，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详尽告诉他，谁在他走后替补他的空缺，接替他的工作，因此一切都不会受到影响。她的话音充满他周围的空间，可是在他听来，却好似是空洞无物的说教。他试图证明自己这种感觉的正确性，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因之而感到十分快乐，尽管表面上看来他仍然显得十分严肃。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不可避免地认识到，两个星期之前，如果说有人极其疲倦，那么斯特瑞塞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正因为他心神困倦，他那家乡的朋友才对他体贴入微并做了如此安排。此时他觉得只要自己能充分掌握实际情况，他就可以根据这些情况确定自己的航向。他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使问题简单化的办法，而最方便的办法则莫过于将过去做一个了结。如果这样做时，他在他的生命之杯中发现青春的残渣，那只是他的计划表面的瑕疵。他现在显然筋疲力尽，他正好利用这一点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他的计划能再持续一些时间，他就能完成所有希望完成的事情。

他所需要的一切可浓缩为一种美好，亦即普通然而却难以企及的随遇而安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在生命的华年曾一味沉溺于向往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后来事实证明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旷日持久的痛苦也最终有望获得解脱。他完全明白，一旦自己接受命定失败的观念，他最不匮乏的将是种种理论和回忆。哦，如果他准备算出总和，那么没有一张石板能容得下这些数目！如同他认为的那样，事实上他一事无成。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弄得一团糟，从事过半打职业但最终什么也没有搞成，这使他的现在十分空虚，但他的过去却显得充实。尽管没有什么成就，他的担子却不轻，路程也并不短。此时他眼前似乎出现了身后的图画：一条长而曲折的路，他孤独的身影投在灰色的路上。这是社会中的人所感到的一种可怕然而又令人欣慰的孤独，是一种在生活中自我选择的孤独。尽管他身边不乏交往的人，然而真正能进入他生活的却只

有那么三四个。韦马希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感到这是创纪录的。纽瑟姆夫人是另外一位，最近有迹象显示戈斯特利小姐可能成为第三位。在这三者的后面则是青年时代的他的模糊的身影，那时的他心中存在着两个比他更模糊的形象——他早年失去的年轻的妻子，以及他糊里糊涂失掉的年龄尚幼的儿子。他曾一再告诉自己，在那些日子里，假如他不一味地想念妻子以至于几乎丧失理智，他那不太聪明的儿子也就不会在学校里染上急性白喉而死亡，他也就不会失去那小男孩。他最感痛苦的是那孩子很可能并非天生鲁钝，他之所以不太聪明，是因为家里人对他疏于照料，没有重视他，而这都是由于其父亲并非故意的自私造成的。毫无疑问，这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淡忘，但深深的创痕依然没有消失。每次看到成长之中的英俊少年，他就不由得想到自己那失去的机会，并深感痛苦，不敢再往下想。他后来经常反躬自问，世界上还有没有人像他这样，损失如此惨痛，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然而所获却如此之少？在昨天，而不是在其他日子，他的脑海中再次响起这个问题，这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纽瑟姆夫人的缘故，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绿色封面上，这使得那些多少不太熟悉乌勒特的人不免问起他是谁，他也因此必须很滑稽地向别人解释，他是兰伯特·斯特瑞塞，因为那是他印在封面上的名字。可是要是他是一位有名人物的话，情况就会相反，也即是说他的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封面上，是因为他是兰伯特·斯特瑞塞。他愿意为纽瑟姆夫人做任何事情，即使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事他也愿意干。这表明他在五十五岁的年纪，唯一可以炫耀的仅仅是这种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他认为自己很少有什么可以对世人炫耀的。他缺乏那种充分利用自己努力成果的本领。如果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做了多少次努力），那么他努力的结果似乎只是在表明，如果不充分利用努力的成果，则将一事无成。过去的一切像鬼影一样又缠绕着他，

那些过去的辛劳、梦幻和厌恶，以往那些升降沉浮、狂热和消极，那些信仰破灭的时刻以及充满怀疑的时刻，所有这些经验多半可以看作是换来教训的冒险尝试。他曾一再回想起（频率之高令他本人也感到惊异）自己做过的，然后在另一次旅行之后却从未履行的承诺。今天回想起来令他感慨最深的莫过于当时所立的誓言。当时南北战争刚结束不久，他刚结婚，尽管经历了这场战争，但仍感自己过于年轻。他当时与一位比他更年轻的女人到欧洲旅游，这誓言就是他轻率地与这位女人共同立的。这次出游是一次勇敢然而鲁莽的行为，因为他们把准备留来维持生活的钱用作旅游之资。可是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令人百般满意的旅行，尤其因为他个人认为，这是一次与更先进的文化接触的机会，而且像他们在乌勒特时所说的那样，必将取得巨大的收获。在归航中他认为此行收获甚丰，他还相信自己能保持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因此制订了一个详尽而天真的计划，如多读书多理解，隔几年再重来一次，等等。这些计划后来都落了空，没有帮他取得什么更宝贵的成果。他因此把那一小撮种子完全置诸脑后，这原本不足为怪。可是他此刻在巴黎不过48小时，这些多年来埋在黑暗角落里的珍贵种子竟然再度发芽。昨日的经历实质上是重新感受那早已忘却的沸腾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斯特瑞塞因此产生了许多短暂的联想，例如他突然想到卢浮宫的画廊，透过明净的玻璃如饥似渴地注视那柠檬色的书卷，那金贵的颜色有如树上的果子那样鲜艳。

有时候他会问自己，既然他基本上保留不住任何东西，那么他的命运是否只是成为别人的备用品。至于为什么而备用，他不愿意也不敢妄加揣测。它使他徘徊、猜想、欢笑、叹息，使他前进、后退，因为冒进的冲动而多少感到羞愧，又因为试图等待而感到畏惧。他回忆起60年代返回美国时的情景，当时他满脑子的柠檬色的书卷，同时在衣箱里也装了一打这样的书，那是他特意为妻子挑选的。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像

这些书，表明他对学习高雅文化具有深刻的信心。那十几本书仍然放在家里，变得陈旧污损，也从来没有再行装订。它们以前代表的那种锐意求新的精神如今安在？它们现在只能代表高雅殿堂大门上那病黄色的油漆。他从前曾经梦想营造一座这样的殿堂，然而实际上他却并没有继续造下去。在斯特瑞塞目前的最高理想中，上述错误起着象征的作用，它象征着他长期的辛苦劳作，他对闲暇的需求，以及他对金钱、机遇和绝对尊严的渴望。要想使青年时代的誓言从记忆中重新苏醒过来，他得等到这最后的事件发生之后，这正足以说明他内心的负担有多重。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他已经不再衡量自己的贫乏，这一点他看得十分清楚。回顾过去，他发现自己贫乏的区域既无边界且又十分广泛，犹如海岸边刚开发的居留地旁边那未经探测的腹地。在这48小时之中，他不准自己买一本书，他的内心因此而感到安慰。他既不买书，也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在见到查德之前，他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在想象中瞧着那些有着柠檬色封面的书卷，知道它们的确对自己有影响，从而承认即使在那些荒废了的岁月里，它们依然存在于他的下意识之中。由于出版宗旨所限，在国内发行的那些绿色封面的杂志不刊登与文学有关的文章，而只集中刊登经济、政治、伦理学方面的文章。杂志的封面是套了彩的，摸起来十分舒服，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印象，这是纽瑟姆夫人拒不采纳斯特瑞塞的意见、一意孤行的结果。站在巴黎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他觉得自己对这儿缺乏了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心中不止一次涌起惴惴不安之感，这种感觉由来已久，要不然他就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担心那么多事情了。他没有能赶上许多“运动”，这些运动连同其乐趣难道已成了明日黄花？错过了一些重大事件，在整个过程中也有若干间断之处。他本来可能会看到它在金色的尘埃中消失。如果说剧院还没有散场，那么至少他的座位已被捷足先登的人占去。昨天晚上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如果要上剧院，就应该同查德一起去，或者也可以说，为查德而去，尽管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剧院很不错，

而且他以为陪可怜的韦马希去是还他的情。

这使他想到带查德去看这出戏是否合适的问题，他又突然想到由于自己对他负有特别的责任，因此在他选择娱乐方式这一问题上应掌握好分寸。实际上他在杂技剧院（他认为那是比较安全的场所）时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也即是说他认为如果同他的年轻朋友一道去看戏，那将使他的拯救工作带上古怪的色彩，尽管与查德在个人舞台上演出的戏剧相比，剧院中上演那出戏要更合乎社会的道德规范。他到这儿来，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为了独自观看呆凝的表演；他到这儿来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同堕落的年轻人一同观看这种表演，因而使自己权威扫地。可是难道为了这权威的缘故，他就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娱乐活动吗？放弃娱乐活动就会使自己在查德的眼中显得更光辉吗？可怜的斯特瑞塞向来就有世事弄人之感，在这个小问题面前他尤其有这种感触，因此简直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的窘境会不会使他显得可笑？他应不应该在自己或者在那个可怜的小伙子面前假装相信，接触有些东西会使那小伙子变得更坏？另一方面，从事某些活动可能会使他变得更好的假定不也是站不住脚的吗？他最大的不安来自他眼前的担心，亦即只要自己在巴黎稍微从众，他就会失去权威。在这个清晨，这个巨大而灿烂的奢侈淫逸之都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发光体，一块璀璨而坚硬的宝石，它的各个部分难以区分，其差异也难以识别。它忽而光辉闪烁，忽而浑然一体，有时好像一切均浮在表面，一会儿之后又变得幽深。毫无疑问，查德喜欢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他斯特瑞塞也变得过于喜欢这地方，那么重任在身的他该怎么办？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如何理解“过于”一词，这也是解决这问题的一线光明。当我们的朋友在进行我所描述的长时间的思考时，他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他是一个不愿意错过任何思考良机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喜欢上了巴黎，但又不至于过于喜欢它，这可能吗？幸运的是他从未在纽瑟

姆夫人面前保证，他决不会爱上巴黎。此时他认识到，这样的承诺会束缚他的手脚。卢森堡公园此刻显得无可争议的可爱，这固然是由于其内在魅力的缘故，但也与他没有做这样的承诺有关。当他直面这个问题时，他所做的唯一承诺是按照情理做他可能做的事。

一会儿之后，他终于发觉自己思绪联翩，一直在联想的潮流上飘游，于是感到颇为不安。关于拉丁区的一些陈旧的观点也对他有影响，他因而想到这个流言甚广的不良地区。像小说和现实中众多的年轻人一样，查德就是在这个地区开始他的生活的。他现在已毫不隐瞒他的住址，按照斯特瑞塞的推断，他的“家”应当安在迈榭比大街。也许由于他现在是旧地重游，我们的朋友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那些司空见惯和沿袭已久的风气也持宽容的态度，而不至于烦恼不安。如果看到这位年轻人同某个特别出格的人一起招摇过市，他一点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危险的事。身处这样的气氛之中，他可以感受到早期的那种自然情韵，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希望能与人商量。他深切地感到，数日来那个小孩的浪漫特权，几乎使他感到艳羡。忧郁的缪勒同弗兰西尼、缪塞和拉尔多夫一道，在家中与那些破旧的书为伍，是书架上未曾装订的十多车纸皮书之一。五年之前，在欧洲居留长达半年之后，查德写信回来说他决定既省钱，又要学到真本事。根据他们在乌勒特所得到的混乱消息，斯特瑞塞满怀同情地在想象中伴随他搬家，走过那些桥然后又爬上圣·日内维山。查德在信上讲得很明白，在这个地区可以学到最纯正的法语以及其他东西，而花费却最少。不仅如此，在这里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聪明人，以及出于某种目的而居住在此地的同胞，这些人形成了非常令人愉快的团体。这些聪明的家伙以及友善的同胞主要是青年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学医的学生。查德还颇有见识地评论说，即便自己的水平和他们相比还有差距，但和他们相处获益甚多。相形之下，同歌剧院一带的美国酒吧和银行中的“可怕的粗人们”（斯特瑞塞还记得这个颇具启发意

义的区分法）接触就毫无意义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那时查德偶尔还要给家里写一封信），他谈到某个伟大艺术家的一群辛勤工作的门生，他们欢迎他加入他们之中。每晚他都在他们那里吃饭，几乎化入其中。他们还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忽视“在他之中”也有同他们一样的潜能。有段时期他似乎也确实表现出了某种潜能，至少他在信中说再隔一两个月，他就可能进入某画室正式学画。纽瑟姆夫人把这视为上天的恩典，尽管这只是小小的恩典，但已是令她感激不尽。他们都认为这是上帝赐福，他们那浪迹天涯的孩子也许良心发现，倦于闲荡，终于有了改变生活的雄心。由于其表现肯定还谈不上出色，当时完全听命于那两位女士的斯特瑞塞对她们的意见表示了有节制的赞同，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觉得简直可以说得上热烈支持。

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大幕低垂。这位身为儿子兼兄长的年轻人并没有长期在圣·日内维山上用功读书，他只是偶尔提到这个地名，然而却很奏效，这与他所提到的纯正的法语一样，都是他那尚未十分成熟的障眼法。这些华而不实的表演当然不能使他们长久地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它们却为查德争取到时间，使他的恶习在无人看管约束的情况下有机会变得根深蒂固，一些新的弊病也积习难改。斯特瑞塞认为，在移居之初，查德还比较纯洁，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糟的事情，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为查德受到的影响而深感遗憾。根据他的推测，查德曾在三个月当中试图有所作为。他的确尝试过，尽管不十分尽力，但在短时期内却也信心十足。他天性中的弱点比任何经证实的坏事强，其典型的例子是他的一系列特殊的影响下而导致的狂热的举动。这些影响虽说是来自缪塞和弗兰西尼，然而却不是真正的缪塞和弗兰西尼，而是被人夸张和庸俗化了的、变得过分激进的缪塞和弗兰西尼。根据他偶尔在信中谈到的情景，可以推测到他当时和一个又一个的狂热的小人物厮混在一起。斯特瑞塞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条拉丁格言，该

格言的内容是描述一位旅行者在西班牙看到时钟走时的情况。“它们皆可使人受伤，最末者则使人毙命”——她们都使查德道德败坏，而最后一位则使他无可救药。最后一位占有时间最长，也就是说她占有了查德并窒息了他那尚未泯灭的道德心。然而决定第二次移居的却不是她，而是某个在她之前的人。完全可以推测，那个提供昂贵的费用，叫他再次回来，再次故态萌发，并以所谓的最纯正的法语换来某种最坏的德行的人也正是她。

他终于定下心来准备回旅馆，自感这一次散步颇有所获。他离开椅子，在邻近的地方又散了一会儿步。这一天早晨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行动的开始。他希望自己罪该万死。当他站在欧第翁剧院的古老的拱门下，徘徊于那些陈列在露天之中的迷人的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书籍之间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有如面临长长的架子，上面摆满色香味各异的诱人的美食。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接一种地享受廉价饮料，就像坐在人行道旁天棚下令人愉快的咖啡馆中时的情况一样。他侧着身子走过，瞧着那些桌子，手一直背在后面。他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浸淫于其中，他到这儿来是为了改造自己。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换句话说不是直接为此而来。他到这儿来是希望能听到那不知现在在何方的青春之神的羽翼的声音，这些羽翼现在不再扑动，它们垂在那些已离开人间的人们的胸膛上，然而当那些头上留着长发、帽子耷拉着的闲散人士翻动书页时，他们依然能听得到一两声扑翼声。这些年轻人属于性格激烈一族，他们具有激进的倾向，眼光敏锐，对种族的差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时常切开未开边的毛边书，有时也站在关闭的门旁偷听。他在想象中描绘四五年前查德在这里摸索的样子。他想来想去，觉得只可能有一个查德，那就是俗不可耐，因而不配拥有他那些特权的查德。在这里既年轻又快乐，这肯定是一种特权。斯特瑞塞所了解的他的最大长处是他曾经拥有这样一个梦想。

可是半个小时之后，他需要处理的事情是在迈榭比大街上某幢房子的三楼上解决，这才是确切无疑的。他也知道三楼房间的窗户与外面的阳台相通，这或许是他大街对面徘徊了五分钟之久的原因。对于若干问题他已下定决心，其中之一涉及他处理事情的手段，亦即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他此刻一边看表，一边思忖，心中暗喜他这一决定丝毫也没有动摇。6个月之前，他曾宣布自己要来此地。他在信中告诉查德，如果某天他出现在他面前，那么请查德至少不要吃惊。查德因此写了一封语气十分平淡的回信，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对他表示一般化的欢迎。斯特瑞塞读信后十分不悦，他想查德很可能把他的誓言误解为一种暗示，即要求查德尽地主之谊。因此，作为他认为最合适的纠偏补弊的方法，他此后闭口不谈此事。他还请求纽瑟姆夫人也不要再提起他要去做的事，因为如果他要办事，就将按他自己的方法办事，而且他明确地知道他该怎样办。对他而言，这位夫人的若干美德之一就是他可以绝对相信她的诺言。在他认识的女人当中，甚至包括那些乌勒特女人，她是唯一不会撒谎的女人，对这一点他有绝对的信心。她的亲生女儿萨拉·波科克也是一位具有社会理想的人，但在有些方面却与她迥然不同。萨拉固然崇尚善与美，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却从来回避耍手腕，他曾经多次看到她明显在这样干。他已从纽瑟姆夫人那里得到保证，她将不惜任何代价，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处理查德这件事情上，完全让他放手干。因此，他此刻望着那互相连通的漂亮阳台，心中油然而升起一种安全感。倘若此事办不好，那么至少不会是他的过错。他此刻在洒满令人愉快的阳光的大街边稍事停留，心中是否想到这些？

众多的思绪涌上他的心头，其中之一是他不久便知道自己到底是功夫不深还是精明透顶。另外他还想到上面提到的阳台可不是可以随便放弃的便利条件。可怜的斯特瑞塞这时才意识到，不管你在巴黎的什么地方停步，当你还来不及制止它时，你的想象就已经开始做出反应了。这

种永远不停的反应使停步必须付出代价，其导致的后果多种多样，使人感到无所适从。譬如在此刻，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查德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房子宽敞高大，线条简洁，对建筑颇有研究的他一见就知道修得挺不错。我们的朋友感到几分尴尬，因为这房子的质量如此之好，一下子给他极深的印象，就像他可能会描述的那样——向他“扑面而来”。三月的阳光正照着三楼的窗口，要是有人偶然从那儿往下一望，看见他在那儿，岂不是一个好的开端？然而他终究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会儿之后，他发现那使他感到“扑面而来”的高质量建筑物，其美感来自匀称和均衡，来自局部与局部以及空间与空间之间和谐的关系，再加上精心设计的装饰，以及那漂亮的冷灰色，被城市生活渲染得富有浮动感的石头，这一切使这建筑物显得格外突出，并使他感到出乎意料地面临一种挑战。他发现了这些，感受到这一切，但这对他又有何益？与此同时，他曾希望得到的机会，即被阳台上的人及时看见的机会，却已成为事实。两三扇窗户迎着带有紫罗兰香气的微风洞开，在斯特瑞塞下决心果断地跨过街之前，一位青年男子走了出来并四下张望。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把火柴棍往阳台下一扔，随后便靠在栏杆上，一边吸烟一边观看楼下的情况。他的出现使得斯特瑞塞停留在原地不动，而且他不久就发现自己也已被人注意。那位青年男子开始瞧斯特瑞塞，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感到斯特瑞塞在瞧他。

到此为止此事挺有趣，然而这乐趣却因为这位年轻人并不是查德而大打折扣。开始时斯特瑞塞感到挺纳闷，他想也许查德的样子变了，后来才看出变化不可能有这么大。这位年轻人身材瘦削，样子机敏，风度宜人，绝非效仿者所能做到。斯特瑞塞认为，查德多少已经学会了一些巴黎人的派头，但他相信查德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叫人看不出来的地步。他感到他已做了足够多的修正。那位在阳台上的青年绅士应该是查德的朋友，这也算得上是一项修正。阳台上那位绅士挺年轻，的确非常

年轻。他显然太年轻，因此不可能会对正在观察他的那位中年人感兴趣，他也不会去关心这位中年人发觉自己被人瞧时会怎样想。这是青年人的作风，在阳台上流连不去也是青年人的做法。此刻斯特瑞塞觉得除了他要办的事外，一切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查德作为青年人这一特点顿时凸现。这事一下子也变得不一般化。这个阳台，这房屋不同凡响的正面，突然使斯特瑞塞产生一种崇高感。它们使整个事情显得很实际，并使他很高兴地感到他有把握办好这个层次上的事情。那个年轻人自然在看他，他也望着那年轻人。他的思绪很快就转到一边，心想住在那高高的隐秘处可算是最时髦的享受。这个居所也为他开放，他现在只以一种眼光看它，即把它看成是在这个充满情调的大都会中与他有一些关系的唯一的安乐窝。戈斯特利小姐在她的安乐窝，她曾经告诉过他，而且这安乐窝也无疑在等待着他这位客人。但是戈斯特利小姐尚未归来，她可能要等几天才能到达此地。减轻他无枝可栖的感的唯一办法是把念头转到和平街侧边小街那家公认的二流小旅馆，她为他的钱袋着想因而在这旅馆为他预定了房间。他的印象是那家旅馆室内很冷，有一个玻璃屋顶的院子和溜滑的楼梯。由于同样的原因，韦马希也在这家旅馆露面，尽管有时他本来该待在银行里。在他走之前，他感到只有韦马希，那个不仅没有变弱反而变得更强的韦马希，才能取代那位阳台上的年轻人。可是当他移动脚步时，他却想逃避这种可能性。他终于走过街去，穿过通向院子的大门，像是故意要把韦马希留在外面似的。尽管如此，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他。

第六章

当天晚上在旅馆与韦马希共进晚餐时，斯特瑞塞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心中明白，假如他不愿意因此而牺牲一个少有的机会，他本来大可不必这样做，而且这场谈话的契机正是由于他对他的同伴提及这牺牲。他也可以把这番表白称之为坦白，以表明他对对话者有着充分的信任。他坦诚地告诉韦马希，他被对方的魅力征服，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答应在那儿吃晚餐。他考虑半天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要是他在那儿吃饭的话，韦马希就不可能同他共进晚餐。他也没有把客人带到这儿来吃饭，对此他也有所顾虑。

喝完汤后，韦马希似乎对斯特瑞塞所说的这些顾虑颇感兴趣，斯特瑞塞并没有料到自己会给别人造成如此印象，对此他颇不习惯。这位客人是个年轻人，他是在那天下午才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在找另外一个人。要是他没有认识这位新朋友，他这番寻找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哦，”斯特瑞塞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他说话的方式起着暗示韦马希的作用，要他凑凑趣，使叙述这些事情变成一件赏心乐事。他等鱼端上桌，喝了点酒，抹抹长髭须，靠着椅背坐着。他看着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两位英国女士，要不是因为她们没有理睬他，他差点就要开口招呼她们了。因此他只好趁鱼端上来时改口大声说道：“法朗索瓦，谢谢了！”眼前的一切均完美无缺，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惬意，只是不知道韦马希会作何反应。在淡黄色的小饭厅内，洋溢着融洽的气氛。满面微笑的法朗索瓦以舞蹈动作走来走去，既是侍者，又是兄弟。肩膀耸得老高的女管事总是搓那双抬起的双手，像是对某种没有说出来的看法表示完全赞同。总而言之，对斯特瑞塞来说，这个巴黎之夜的魅力体现在汤的味道中，在浓醇的酒香中，在那摸起来很舒服的组织纹的餐巾

中，在咀嚼厚皮面包时发出的咔嚓声中。这一切与他的坦诚相告配合得天衣无缝，他所做的坦白是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十二点整和那年轻人在外面用午餐（假如韦马希当时在那儿，且对此不反对的话，这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不知道具体在何处吃午餐，这件事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他记得那位新朋友只是说：“等一会儿再说，反正我会带你上某家餐厅。”看样子他只愿意让斯特瑞塞知道这么多。斯特瑞塞坐在他此时的伙伴面前，忽然产生了一种想要添油加醋的冲动。过去在对别人讲述事情时，他也受到过这个不好的冲动的吸引。假如韦马希认为这些是坏事，那么他至少有理由感到不高兴，正因为如此，斯特瑞塞把它们说得更坏。可是他此刻的确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德已经离开迈榭比大街，他根本就不在巴黎。斯特瑞塞是从看门人那里得知这些情况的，然而他仍然上了楼。他是在一种邪恶的好奇心的支配下上楼的，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看门人告诉他，四楼的那位房客的朋友目前住在那屋子里。这更使斯特瑞塞有借口趁查德不知情时，在他屋内做进一步的调查。“我知道他的朋友在替他看屋，或者照他的说法，使那屋子保持温暖。查德本人好像到南方去了。他一个月前去了戛纳，现在快要回来了，可还得等几天。我本来可能会在这里等上整整一个礼拜，也可能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会马上离开。可是我并没有离开，相反我留了下来。我留下来，在这里闲荡，无所事事，把这里瞧了个遍。总而言之，我又瞧又闻（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才好）。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好像真的有什么好闻的东西。”

根据韦马希脸上的表情，他的注意力显然不在他朋友身上，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当后者发现他居然还能跟上自己说的话时，不免感到有点诧异。“你是说某种气味吧？什么样的气味？”

“一种怪迷人的香味，但具体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韦马希似有所悟地哼了一下：“他是不是和一个女人同居？”

“我不知道。”

韦马希稍待片刻，想听对方说下去，然后他又开口说道：“他把她也带走了吗？”

“他会不会把她带回来？”斯特瑞塞也发问了，但他以与以前相同的方式作结，“我不知道。”

他以这样的方式作结，再加上他再次往后一靠，接着又喝了一口列奥维尔红酒，抹了抹髭须，又夸奖了法朗索瓦一句，这似乎使得他的同伴微感不快：“那么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嗨，”斯特瑞塞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我想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情绪高涨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此刻他所处的状况与他在伦敦剧场同戈斯特利小姐谈论此事时的状况相仿。这种状况有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无疑多少体现在他的进一步的答复中，供韦马希体会、感受。“这些就是我在那个年轻人那里了解到的所有东西。”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你什么也没有打听到。”

“的确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一点，即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对你有何好处？”

斯特瑞塞说：“这正是我要请你帮我弄清楚的一点。我是指一切的一切。在那儿我感觉到这一点。它时常使我有明显的感觉。而且那个年轻人——查德的朋友，等于完全告诉了我。”

“等于完全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明白？”韦马希那样子就像看着一位实际上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人。“他的年纪有多大？”

“嗯，我猜还不到三十。”

“可是你却得听他那一套？”

“哦，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听他的，因为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我已经接受了他吃午餐的邀请。”

“你要去吃那混账午餐？”

“如果你愿意去，他也愿意请你。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把他的名片给了我，”斯特瑞塞接着说，“他的名字相当滑稽，叫作约翰·里托·彼尔汉姆。他说由于他个子小，所以有里托·彼尔汉姆的双姓，即小彼尔汉姆的意思。”

“哦，”韦马希对这些琐细的小事当然不感兴趣，“他在那儿干什么？”

“按照他的说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我觉得他形容得十分贴切，不过他仍然处于学艺阶段。你知道，这是一所伟大的艺术学校，他到这儿来待了若干年。他是查德的好朋友，现在住在查德的家中，因为那屋子太舒服了。他还是一个讨人喜欢而且有点古怪的家伙，”斯特瑞塞补充了一句，“尽管他不是波士顿人。”

韦马希看样子已经相当不喜欢他。“他是哪个地方的人？”

斯特瑞塞思忖了一下。“这我也不知道。不过按照他的说法，他因为不是波士顿人而‘名声不好’！”

韦马希枯燥无味地做道德说教：“得啦，也不是所有的波士顿人名声都好。”他又接着说，“他什么地方古怪？”

“也许就古怪在这一点上！”斯特瑞塞又说，“他的一切都显得古怪。你见到他时就明白了。”

“我可不愿意见到他，”韦马希不耐烦地说道，“他为什么不回国？”

斯特瑞塞踌躇了一下，然后说道：“呃，因为他喜欢这儿。”

韦马希显然忍受不了这一点。“他应该感到羞耻。既然你也这样想，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拖进来？”

斯特瑞塞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或许我也这样想，尽管我并没有完全承认这一点。我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也是我想弄清楚的事情。我喜欢他，你能不能喜欢上某个人？”他站起来，“我倒希望你能批判我，把我批判得体无完肤。”

韦马希开始吃第二道菜，可是这菜却不是刚才端到那两位英国女士桌上的那道菜。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心思不免转到一边去了，但不久又转了回来。“他们住的地方不错吧？”

“哦，那地方相当好，到处都是漂亮而有价值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地方。”斯特瑞塞的思绪回到那地方，“对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来说……”他简直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

他的朋友似乎有自己的想法，此时追问道：“怎么样？”

“一辈子不可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了。此外，他还替他们管家。”

“因此他在替你那两个宝贝当看门人？”韦马希问道，“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条件？”斯特瑞塞默然不语，似乎若有所思，韦马希便继续说道：“他知不知道她是什么货色？”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我也不可能问他，你也不会问他，还有我也不想这样做，你也同样不想这样做，”斯特瑞塞解释道，“你不可能在这里调查什么。”

“那么你来这儿干什么？”

“嗯，我准备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事情弄清楚，用不着别人帮忙。”斯特瑞塞笑了起来，“你不是那些人中的一员！你知道的我也知道。”

他说的最后那句话使得韦马希再次盯住了他，这表示后者对这句话表示怀疑，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观点还站不住脚。韦马希随即说：“嗨，斯特瑞塞，别再搞这一套！”听了这话，斯特瑞塞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我们的朋友疑惑不解地微笑着说道：“你是指我的语调？”

“不是，让你的语调滚蛋吧，我是指你到处打听。把你手中的事扔掉吧，让他们都自作自受。你被别人利用了，做那些不适合你做的事，没有人会用细齿梳子梳马毛。”

“难道我成了一把细齿梳子？”斯特瑞塞笑道，“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叫过自己。”

“不管怎样，你就是这样一把梳子。你已经不再年轻，可是你的齿还没有掉。”

他认同他朋友的幽默。“你可要小心一点，谨防我梳到你的身上！韦马希，你会喜欢我国内那些朋友的，你真的会特别喜欢她们。而且我还知道，”这一点有点偏离话题，但他仍然特别强调这点，“我知道她们也会喜欢你！”

“哦，不要把这些包袱扔给我！”韦马希呻吟般地说道。

斯特瑞塞双手插在口袋里，仍然是一副不想走的样子。“正如我说的，非把查德弄回去不可。”

“为什么非这样不可？这是不是你的主意？”

“是的。”斯特瑞塞答道。

“因为如果你把他弄回去，你也就把纽瑟姆夫人弄到手了？”

斯特瑞塞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是的。”

“如果你不能把他弄回去，你也就不能把她弄到手？”

这问题可有点残酷无情，可是他依然毫不退缩。“我想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可能会有点影响。对于生意来说，查德确实十分重要，或者换言之，只要他愿意的话，他轻而易举地就会变得十分重要。”

“而且对于他母亲的丈夫来说，生意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嗯，我未来的妻子想要的，自然也是我想要的。如果有我们自己的人参与其中，那当然更好。”

“换句话说，如果有你们自己的人参与其中，”韦马希说，“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你将会娶到更多的钱。按照你对我讲的情况，她已经够

富有了，假如生意按照你制定的方针发展下去，变得兴旺发达的话，她会变得更富有。”

“我并没有制定什么方针，”斯特瑞塞马上答道，“纽瑟姆先生十分懂行，他在十年前就制定好了方针。”

韦马希摇了摇头，似乎表示这可算不了什么。“不管怎样，你狂热地希望生意变得兴旺发达。”

他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像我这样，甘冒受他人影响的危险，以至于违反纽瑟姆夫人本人的意愿，是很难说得上狂热的。”

对于这种说法，韦马希做了长久而苛严的考虑。“我明白了。你害怕自己会被别人收买，可是尽管如此，”他补充说道，“你依然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

“哦，可不能这样说！”斯特瑞塞随即抗议道。

“你要求我保护你——这使你变得挺有趣，可是在这之后你又不愿接受我的保护。你不是说你愿意被我批判得体无完肤……”

“哦，可没有这样容易！”斯特瑞塞说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我的利益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会被收买，这就是我的利益所在。假如我被收买了，那么我怎么可能同她结婚？假如我无功而返，我就会失去同她结婚的机会；假如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也就失去了一切，将变成一事无成的人。”

听他说了这番话，韦马希毫不容情地说：“假如你完蛋了，你的处境将会如何与我有什么关系？”

他俩对视一会儿。“非常感谢，”斯特瑞塞终于开口说道，“可是难道你不会认为她对这事的看法.....”

“会使我感到满意？不会的。”

这又使得他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最终还是斯特瑞塞又笑了起来。“你这样对她可太不公平。你真的应当好好了解她。晚安。”

第二天他同彼尔汉姆先生共进早餐，出乎意料的是，韦马希居然也大驾光临。他在最后五分钟时宣布他愿意和他一起去，正如做其他事情时那样，这使他的朋友感到十分惊奇。他们一同前往，迈步走向迈榭比大街，心情轻松闲适，这样的心境对于他们来说倒是少有的。他俩感受到巴黎巨大的魅力，正如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所感受的那样。他们漫步街头，对周围的一切赞叹不已，觉得自己已消融于大都市之中。斯特瑞塞已经有若干年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时间如此充裕，就像一袋可以随时取用的金币。他明白在同彼尔汉姆先生办完这桩小事之后，他将有若干任意支配的时间。拯救查德的工作还不至于迫在眉睫。半个小时之后，他悠闲地坐在查德的餐桌旁，一侧坐着彼尔汉姆先生，另一侧坐着彼尔汉姆先生的朋友，对面坐的则是高大的韦马希。窗外阳光灿烂，巴黎的市声穿过窗户（昨天他曾下面好奇地望着这窗户），轻柔而模糊地飘了进来，这声音在斯特瑞塞的耳中是那样甜蜜，此时他最强烈的感觉很快就产生了结果，快得使他无暇品尝，他还明确地感觉到他的命运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昨天他站在街上时，尚不了解任何人和任何事，可是他此时不正是在追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吗？

“他在搞些什么名堂，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脑子中一直在想着这个针对小彼尔汉姆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在他能够弄清楚之前，所有的

人和所有的事看起来都很好，正如他的男主人以及坐在他左边的那位女士所显现的那样。那位坐在左边的女士，那位被迅速而巧妙地邀请来“会见”（这是她自己的措辞）斯特瑞塞先生和韦马希先生的女士相当不同寻常，很大程度上由于她的缘故，我们的朋友才不断问自己，这是否在本质上是一个挂满诱饵并镀了金的陷阱。称它为诱饵是恰当的，因为早餐精美得无与伦比，周围的东西似乎不可避免地需要镀上金，因为巴拉斯小姐（这是这位小姐的芳名）那双凸出的巴黎型眼睛已透过有着长玳瑁柄的眼镜打量着他们。巴拉斯小姐身材苗条，胴体成熟，亭亭玉立，笑容满面，装束高雅，对人亲切，毫不隐讳自己不同的观点，这一切使他想起上一世纪的某幅画中的某个聪明人物的头像，只是头发上没有扑粉而已。为什么自己会产生这种联想，他却不得而知。他也难以当场解释为什么巴拉斯小姐会成为“陷阱”的主要因素，但他确信今后他会了解其原因，而且将了解得十分透彻，他还强烈地感到自己确有了了解它的必要。他还想弄清楚自己对两位新朋友的看法究竟如何。那位年轻人——查德的密友兼代理人，在安排这一次会面时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方法，这一点他原来简直没有想到。其中尤以巴拉斯小姐惹人注目，她身边的一切都显然是特意安排的。使他觉得有趣的是他感到自己面临新的度量方法，另外的标准，不同的关系尺度。他俩显然天性快活，对事物的看法与他和韦马希迥然不同，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可能和韦马希一致，几乎如出一辙。

韦马希挺不错，至少巴拉斯小姐曾私下这样告诉他。“哦，你的朋友是一个典型人物，一位旧式的高贵的美国人，应该怎样说才恰当呢？希伯来的预言家，以西结或者耶利米。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家住在蒙塔利街，常有这样的人来看我父亲，而且他们通常都是美国驻图勒利宫或者是其他宫的外交使节。从那时起，我许多年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物了。一见到他们，我那颗可怜的冰冷而衰老的心一下子就会变

得温暖起来。这种人好极了，只要条件合适，他们就会获得极大的成功。”斯特瑞塞没有忘记问她什么是合适的条件，尽管他十分需要调整心态，以适应他们的策略变化。“哦，艺术家聚集的地区，以及诸如此类的地区，例如你所知道的此地。”他正准备顺着她的话头问道：“此地？难道这儿是艺术家的聚居地？”可是她已经挥了挥玳瑁柄并潇洒地说了声：“带他过来见我。”并以此打断了他的提问。他马上知道他不可能带他去见她，因为他感到当时的气氛凝重而紧张，这多半是由于可怜的韦马希所持的看法及态度所致。与他的同伴相比，他在陷阱中陷得更深，可与他的同伴不同的是，他却没有尽可能地适应这个环境，这正是他满脸严肃的原因。他对于巴拉斯小姐的不检行为颇感不快，而她对此却一无所知。我们的两位朋友原来以为彼尔汉姆先生会带他们去一两个好去处，如巴黎的风光照中常显示的那一类美丽而民风淳厚的地点。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有正当的理由坚持自己付账。韦马希最终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不要别人替他付账。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却发现别人处处都愿意替他付账，这使得斯特瑞塞暗想，他一定已经在心中盘算如何知恩图报了。坐在他对面的斯特瑞塞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当他们一同走回头天晚上他曾一再提及的小客厅时，斯特瑞塞明白他在想什么；当他们走出屋子，走到那个只有怪物才不会认为是绝佳的回味场所的阳台上时，斯特瑞塞尤其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对于巴拉斯小姐来说，连吸若干支优质香烟更加深了她对上述事情的体会，这些香烟是查德留下的美妙物品之一。斯特瑞塞也几乎同样纵情地疯狂地吸着香烟，他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知道自己放纵自己。他过去很少这样做，这在这位女士的不检点行为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这些不检点行为的总和韦马希是很容易算出来的。韦马希以前也是瘾君子，而且吸烟量挺大，可是他现在已经戒了烟，在这个有的人持无所谓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为了不得的玩意儿面前，他的话也就有了分量。斯特瑞塞以前从不吸烟，他觉得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在朋友面前炫耀，是有其原因的，现在他才逐渐明白，其

原因在于从来没有一位女士陪他吸过烟。

这位女士的在场使整个事情变得奇怪而放纵，而且也许因为她在场，吸烟才变成她的放纵行为中最微不足道者。倘若斯特瑞塞能够确切地知道她在每个关键时刻谈话的意思（尤其是在同彼尔汉姆谈话时），他也许也会去琢磨其他部分的意义，而且会觉得这些话刺耳，并知道韦马希亦有同感。然而事实上他经常如坠云里雾中，只能听得懂大意，有好几次又猜测又推敲，最后连自己也不相信。他感到纳闷，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他们提到一些事情，他却认为这些事情几乎不可能被谈到。因此，他的猜测多以“哦，不，不是那个意思”结束。后来，他逐渐明白，这变成了他使自己振作起来的一个条件，也成了自己在全过程中迈开的第一步。当他分析情况时，他认识到最关键的因素全在于查德的处境不正常，而那些玩世不恭地聚集在他的周围，因为他们把他的处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与查德有关的一切事情在乌勒特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也因此在纽瑟姆夫人面前保持绝对的沉默。这是由于事情变得太坏，因而难以启齿的缘故，也是深刻理解其坏的程度的明证。因此，可怜的斯特瑞塞认识到，邪恶的根源最终可以追溯至他眼前这个场景。他十分清楚其可怕的必要性，但他也认识到，这是对脱离常轨的生活的强有力的纠正。

那种脱离常轨的生活对彼尔汉姆和巴拉斯小姐的影响却显得难以觉察和十分微妙。他毫不讳言它们与它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种低级下流的东西就会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尽管如此，这种间接性却与带着感激的心情享用查德的东西这种做法惊人地调和在一起。他们反复提到他，提到他的名字和良好的性格，斯特瑞塞最为不解的是他们每次提到他时都要唱他的赞歌。他们赞美他的慷慨，夸奖他的趣味，而且斯特瑞塞觉得，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仿佛一味沉溺于其

中。我们的朋友最感为难的是当他同他们一块随波逐流时，他总会感到韦马希巍然屹立在他的面前。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明白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他必须与查德接触，必须等候他，同他打交道，控制住他，然而同时却要保持客观地认识事物的能力。他必须使他到自己这里来，而不是自己到他那儿去。假如他因出于权宜之计而继续宽恕别人，那么他至少必须明白他为什么要宽恕。对于这种微妙而难测的事件，彼尔汉姆与巴拉斯小姐都不能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事情于是也就只好这样了。

第七章

周末戈斯特利小姐一回来，便通知了他。他马上到她那儿去看她，此时他方才再度有了纠偏补弊的依据。当他跨过位于马鲍孚区的那楼中狭窄的门栏时，这个依据就再次幸运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在这屋子中，她用她在多次旅游的过程中凭一时的兴趣搜集到的东西，布置了一个安乐窝。他马上就意识到，在这里而且只能在这里，他才能找到他第一次登上查德家的楼梯时所预想的福。他本来会因为发现自己如此深地“陷入”这个地方而感到害怕，要不是因为他的朋友也在场，并帮助他衡量自己胃口的大小。他一看见她的房间，就觉得它不大而且挤得满满的，那些收藏品使得它显得有点幽暗，但仍搭配合理，相得益彰。不管他往什么地方看，他都能看到一支旧象牙或者一幅旧锦缎，他也不知道该坐在什么地方才好，生怕自己坐错了地方。他突然觉得这个房间的主人的生活要比查德或巴拉斯小姐的生活丰富得多。尽管他最近眼界有所扩大，见的“东西”比以往多，但眼前这一切仍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眼睛的欲望和生活的骄傲构成了它们的圣庙。它是神坛里最隐蔽的角落，如同海盗的巢穴一般黑暗，在黑暗中闪耀着金光，在幽暗中闪烁着紫色的光雾。光线穿过低矮的窗户，透过薄细的窗纱，洒在那些珍贵的藏品上。他对它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是些珍品。它们嘲笑着他的无知，如同一朵带着轻狂在他的鼻下舞动の花。然而在仔细观察女主人之后，他方才明白什么是自己最关心的。他们俩所在的圈子充满生活的情趣，他们之间的每一个问题都只可能产生在这里，而不可能产生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一开始交谈，问题就接踵而至，而他则带着微笑快捷地回答道：“嗨，他们抓住了我！”他俩第一次在这儿的谈话的内容多半是这句话内容的延伸。见到她他感到异乎寻常地高兴，并坦诚地对她表白，说

一个人也许有许多年都会身在福中不知福，然而当他一旦终于明白这福祉，三天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永远需要它，永远也离不开它。她就是目前已变成他的切身需要的福，最好的明证则是没有她他就将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毫不惊奇地问道，同时纠正他的说法，仿佛他说错了她的某件收藏品的年代似的。她还使他更深切地感到她在那迷宫里是如何悠闲自得的，而他仅仅才初次涉足其中。“你以波科克全家的名义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嗨，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我同那个疯狂的彼尔汉姆交上了朋友。”

“哦，像你办这一类事，发生这样的事是必然的，也是从一开始就可能发生的。”说完之后，她才像提到一桩小事似的问起小彼尔汉姆究竟是谁。当她了解到他是查德的朋友，现在因查德外出而住在查德家里，好像代理查德处理一切事情时，她才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我见见他怎么样？只需一次，你知道。”她补充说道。

“哦，见得越多越好。他挺风趣，他与众不同。”

“他没有使你感到十分吃惊？”戈斯特利小姐问道。

“从来没有！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对他的情况还只是一知半解，但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你一定要同我一道吃饭，见见他，然后你就会明白。”斯特瑞塞接着说。

“你请客？”

“是的，我请客，这就是我的意思。”

她感到纳闷，十分体贴地问道：“你可得花不少钱！”

“唉，不，花不了多少钱。要知道这是对他们，拖延一下不要紧。”

她又陷入思索之中，然后笑了起来。“你居然认为你花钱不多！可是这事我可不会参与，至少不会让别人看见我参与。”

一瞬间他的表情似乎显示她使他感到失望。“那么你不会见他们了？”仿佛她出乎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

她犹豫了一下。“首先告诉我，他们是谁？”

“第一位要见的是小彼尔汉姆，”他暂时没提巴拉斯小姐，“然后是查德，等他回来后，你必须见见他。”

“那么他什么时候回来？”

“等彼尔汉姆有时间给他写信，告诉他我的情况，并从他那里收到回信之后。彼尔汉姆在汇报中将会把情况说得很好，”他接着说，“说的对查德很有利，这样他就不会为要回来而担心，因此，我尤其需要你为我造声势。”

“哦，你可以替你自己造声势，”她说得相当轻松，“你现在就干得不错，用不着我开口。”

“嗨，可是我还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见解呢。”斯特瑞塞说。

她想了一下，说：“你可曾遇到任何你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事情？”

尽管他十分不情愿，还是把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人和他在一起？”

“你是指我到这里来追踪的那一类人？”斯特瑞塞思忖了一会儿，“我怎么可能知道？而且这又与我何干？”

“嗨，嗨！”她纵声大笑。看到他的笑话居然在她身上产生如此效果，他不胜惊讶。他此刻也意识到自己在说笑话。她却看到了其他一些事情，尽管她马上就秘而不宣。“你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一五一十地盘算了一下。“嗯，他有一套很漂亮的屋子。”

“哦，”她迅速回答道，“在巴黎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或者说这不能否定某个假设。那些人，也就是与你的使命有关的那些人很可能为他张罗这样一套屋子。”

“说的对极了。我和韦马希大饱眼福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杰作。”

“哦，倘若你在这儿不尽情地观赏那些杰作，”她答道，“你就很可能被饿死。”她一边说一边朝着他微笑，“你以后会遇到更糟的情况。”

“哦，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可是按照我们的假设，它们将会很好的。”

“的确如此！”戈斯特利小姐说，“你知道，你并非对情况一无所知，它们事实上的确很好。”

能够最终获得比较明确的认识看来对事情大有裨益，而且还能激起回忆的浪花。“我们那位年轻朋友确实承认我们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们。”

“这是他使用的表达方法吗？”

斯特瑞塞仔细地回忆，“不，不完全是这样。”

“他使用的表达方法比这生动，还是没有这样生动？”

他弯着腰，透过眼镜瞧着小架子上那一堆东西。听见这句话，他直起身来。“他只是略微提了一下，但由于我当时十分注意，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彼尔汉姆的原话是：‘你知道，尽管查德如此糟糕……’”

“‘糟糕’‘你知道’？哦！”戈斯特利小姐仔细考虑着这些话。她似乎感到满足。“得啦，你还要怎样？”

他又一次瞧着一两件小古玩，可是他什么都不懂。“总之他们想使我措手不及。”

她大感惊讶。“那又怎样？”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温文尔雅的态度，他们可以用这个武器把你击昏，就像使用其他武器一样。”

“哦，”她答道，“你会醒过来的。我必须见见这些人，我是指彼尔汉姆先生和纽瑟姆先生，当然首先见彼尔汉姆先生。一次见一个人，一次只见一个人，这就行了。但必须面对面，每次半小时。”她随即又问道：“查德先生现在在戛纳干什么？正人君子是不会带——带你说的那一类女人到戛纳去的。”

“是这样的吗？”斯特瑞塞问道，显然对她所关注的那种正派人颇感兴趣。

“不，他们会去其他地方，而不会去戛纳。戛纳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戛纳要比别的地方好些。戛纳是最好的城市。我的意思是你一旦认识那儿的人，就会变成所有人的熟人。如果他真的是去那儿，那就不同了。他一定是独自去的，她不可能陪他去。”

斯特瑞塞软弱地承认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所说的似乎颇有道理，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使她产生了更直接的印象。同小彼尔汉姆的会见十分容易地安排在卢浮宫画廊中。他和他的同游者站在提香的一幅名作面前（那是一幅十分杰出的肖像画，画上那位年轻人戴着形状古怪的手套，长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此时他转过身来，看见这次约会的第三位正从打了蜡的金碧辉煌的走廊的那一端走来，心中有一种实在的感觉。还是在切斯特，他就曾同戈斯特利小姐商定，在卢浮宫度过一个上午。小彼尔汉姆也曾单独提出过同样的建议，而且他俩已经一起游览过卢森堡博物馆。合并这些计划并非难事，他感到只要同小彼尔汉姆在一起，一切矛盾都好解决。

“哦，他不错，他也是我们这种人！”在交谈了几句之后，戈斯特利小姐寻到一个机会对她的同伴低声说道。看着他俩一会儿走，一会儿停，才说了几句话彼此就谈得很投机，斯特瑞塞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工作开展得得心应手的另一个标志。他认为这个能力是他不久之前才获得的，因而深感庆幸。甚至就是在前一天，他也不明白她的意思。他只能猜测，她的意思是只要他们聚在一起，就成了热情的美国人。他努力使自己适应一个新的观念，即美国人能够像小彼尔汉姆那样热情。这个年轻人是他的第一个标本，这个标本曾使他感到十分困惑不解，现在他却看到了光明。小彼尔汉姆惊人的平静在开始时对他影

响甚深，出于谨慎，他不可避免地，开始觉得那正是蛇的诱惑，或者说欧洲腐化堕落的表现。可是戈斯特利小姐却迅速做出反应，说那只不过是他们熟悉的旧东西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于是他马上转变观点，认为它是合理的。他希望自己在喜欢这个标本的同时又能保持平静的心态，这个愿望倒是完全得到了满足。过去使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正是这位小小艺术家的派头，比其他人都更彻头彻尾美国化的派头，而此时斯特瑞塞却可以怡然自得地观赏这种新的派头。

正如斯特瑞塞从一开始就发现的那样，这位谦和的年轻人以毫无偏见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这位朋友所缺少的是那种人们常有的职业偏见。小彼尔汉姆有职业，但这是不为人承认的职业。可是他既不因此而感到惊慌，也并不感到悔恨，因此他总是给人以泰然自若的印象。他到巴黎来学习绘画，或者换言之，来探究其中的奥秘。然而假如世界上有什么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东西的话，那东西就是学习。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可是他的创造力却越来越枯竭。斯特瑞塞从他那里得知，当他在查德的屋中见到他时，除了那点聪明才智和根深蒂固的巴黎习气外，他已经一无所有。谈到的这些事，他都十分熟悉，如数家珍。显而易见，它们对他来说仍是有用的装备。在游览卢浮宫的那一段时间里，斯特瑞塞颇感兴趣地倾听这些事，他觉得它们成为周围气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也使宫名更增添了魅力，使那个地方更加辉煌壮丽，使大师们更富于色彩。不论这位年轻人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这些事始终伴随着他们。在访问卢浮宫的第二天，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也是如此。他邀他的同伴们同他一起过河，让他们观看他居住的那个贫穷的地区。他住的那个地方的确非常穷，但在斯特瑞塞看来，那地区却使他显得很有个性。那傲岸而独立的个性使斯特瑞塞感到挺新鲜，他觉得他拥有一种奇特而动人的尊严。他住在一条胡同的尽头，胡同与一条不长的铺着鹅卵石的古老的街道相连，这条街又与一条新修的平坦的长街相通。不过这

胡同、这街，都呈现出一副破败相。他把他们带进一间四壁空空的寒冷的工作室，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内，他把它借给他的一位同道。这位同道又是一位聪明透顶的美国同胞，他曾经打电报通知他，“无论如何”得准备茶点招待他们。这茶点，这第二位聪明透顶的同胞，这远离尘嚣且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以及耳中听到的种种笑话和争论，眼中见到的精妙的绘画和三四张椅子，加上无处不在的艺术趣味和信心，而其他的一切几乎均是付之阙如的状态，如此等等使这次访问具有无穷的魅力，也使我们的主人公为之倾倒。

他喜欢这些聪明的同胞（不久之后又来了两三位），他喜欢那些精妙的绘画和自由的品评，包括旁征博引、热烈的赞赏和苛严的批评等，这些使他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端坐凝听。他尤其喜欢他在那些人中间看到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以及具有侠义之风的相互支持和帮助。他认为这些头脑聪明的同胞为人正直，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乌勒特人。他们红发长腿，他们古怪而有趣，亲切而滑稽。他们使那个地方回响着美国的本土方言，他从来不知道这种语言还可用来明晰地表达当代艺术。他们弹奏着竖琴，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他们的生活具有一种颇值得赞美的天真和单纯。他不时看看玛丽亚·戈斯特利，看她如何感受到这一点。然而她在这一个小时内，一如她在前一天一样，表现出来的只是如何同这些小伙子们打交道。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她都以一位老巴黎的娴熟手法加以应付。她极有风度地参加了小彼尔汉姆上的第二堂课，高度地赞赏那些美妙的画作，对茶道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对那些椅子腿的结实程度表示信任，轻而易举地回忆起那些过去的人物，那些有名有姓的、编了号码的或者漫画化的人物，他们有的功成名就，有的一败涂地，有的杳无音讯。头天下午在同他们分别之前，她告诉斯特瑞塞，既然她将获得新的认识，她将在考察新的证据之后再加以判断。

一两天之后，就有了新的证据。玛丽亚写信告诉他，说有人已经把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个包厢借给她第二天晚上用。斯特瑞塞觉得，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处理起来总是毫不费力。他还认为，她提前偿付的方式总能得到回报。这种在较大范围内活跃的交易方式，这种彼此的价值交换对于他来说是难以办到的。他知道她看法国戏时必须坐包厢，要不然她就不看，正如她在看英国戏时必须坐正厅的前排座位一样。因此他已经决定这次不惜任何代价请她坐包厢。可是在这方面她和小彼尔汉姆颇有相通之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她像他一样具有先见之明。她总是走在他的前面，只是给他一个机会看将来如何结清这一笔账。他此刻尽力想把账目搞清楚一点，因此便做了如下安排：如果他接受她的邀请，那么她就必须先同他吃饭。这种安排的结果使得他和韦马希第二天八点钟就站在圆柱门廊前等她。她并没有和他一起吃饭。他俩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在于她可以使他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同意她的拒绝。她可以始终使他感到，她做出的新的安排是再温柔不过的。例如，根据此项原则，为了使他同小彼尔汉姆关系更加融洽，她建议他给那个年轻人提供一个他们的包厢座位。斯特瑞塞为此寄了一张蓝色便条到迈榭比大街，但是直到他们走进剧院的大门时，他仍未收到任何回音。在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剧院里，消磨了一些时光之后，他依然坚持认为，他们的朋友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因此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走进剧院。他暂时的缺席对戈斯特利小姐来说似乎是一件恰到好处的事。斯特瑞塞一直等待着，直到今晚。他想从她那里得到反馈，想了解她所获得的印象和得出的结论。她只准备见小彼尔汉姆一次，可是现在她已经见了他两面，却尚未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与此同时，韦马希坐在他的对面，他们的女主人夹坐在中间。戈斯特利小姐自诩青年导师，她向她的学生们介绍一部文学名著。这部名著幸而无懈可击，那些学生们倒也憨厚。她认为自己是过来人，因此她的

任务只是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了一会儿，她提到那位依然没有露面的朋友，她显然认为他不会来了。“倘若不是他没有收到你的信，就是你没有收到他的信，”她说，“他有事耽误了，要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他是不会为坐包厢看戏之类的事写信的。”根据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说的那位写信人可能是韦马希，为此韦马希满脸严肃和不愉快。她随后所说似乎针对这个而来：“他遗世独立，你知道，他们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是哪些人之中的佼佼者，小姐？”

“一系列人——男孩、女孩，或者有时实际上是些老头和老太婆，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他们一年又一年从这里经过，可没有一个人是我特别希望留住的。我希望能留住小彼尔汉姆，你希不希望？他真正合乎规范，”她继续对韦马希说道，“他太令人愉快了！但愿他不要把一切弄糟！可是他们总会这样，他们老是把一切弄糟。”

斯特瑞塞过了一会儿说：“我想韦马希不明白彼尔汉姆可以弄糟什么东西。”

“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美国人，”韦马希简洁明快地回答道，“因为我不认为这位年轻人在这方面会有多少造化。”

“唉，”戈斯特利小姐叹息道，“好美国人的名称易得也易失。首先，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美国人？其次，这样不同寻常的匆忙有何必要？从来还没有一件如此紧迫的事竟会这样含含糊糊。这的确是一件至少先要有食谱，然后才能烹饪的例子。此外，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有足够的时间！”她接着说，“我经常见到的，是乐天的态度和信仰状态的被破坏，以及（我该怎样说呢？）美感的破坏。你对他的看法没错，”她此

时对斯特瑞塞说，“小彼尔汉姆具有这些特点，因此相当迷人，我们必须保全小彼尔汉姆。”随后她又对韦马希说：“其他人都十分渴望能干出一番事业，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这方面有许多例子。在他们取得成就后，他们就与以前迥然不同了，那魅力或多或少总要消失。而在他身上，我想这事不会发生。他不会做任何可怕的事。我们可以继续欣赏他的本来面目。不，他很美。他什么都明白，他一点也不觉得羞愧。他具有常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勇气，只要想想他可能做成些什么事。因为担心会发生意外的事情，真应该始终关注他。此时此刻他什么事不可能做出来？我曾经失望过，那些可怜的家伙从来就没有真正安全过，除非你老盯着他们。你不可能完全信任他们，这使你感到不安，我想这是我十分想念他的原因。”

她以欢乐的笑声结束她这番添油加醋、大肆发挥的话。斯特瑞塞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十分高兴，但他此时却希望她不要去打扰可怜的韦马希。他或多或少明白她的意见，但这并不是她不对韦马希佯装她不懂的理由。他或许有点怯懦，但是为了不破坏欢乐愉快的气氛，他只好不让韦马希知道他是多么的机智。她看出了这一点，泄漏了他的秘密，而且在说到他或那件事之前，会泄漏更多的秘密。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瞧着包厢那边的朋友，他们视线相遇。在沉默无语中他们交流着信息，那是奇特而难以明言的某种东西，它与当时的情况有关，但最好不要触及。这样交流的结果使得斯特瑞塞做出突然的反应，也是对自己姑息纵容的态度的不耐烦和厌恶。这样下去他会怎样？这是沉思默想的时刻，往往比激烈的动作更能解决问题。沉默的唯一例外是斯特瑞塞“哦，该死”这低声的喊叫，他最终还是破釜沉舟。在沉思时，这些船有可能只是贝壳，可是当他随即对戈斯特利小姐说话时，至少显示了他准备动手沉船。“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你的意思是指这两个年轻人共谋？呃，我不打算冒充预言家，”她随即回答道，“但是我是一个有头脑的女人，我敢说他今晚会为你工作。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帮你，但我深信他会这样做。”末了她看着他，她的表情似乎表明，尽管她说得不多，他应当完全明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他对你十分了解，不可能不这样做。”

“不可能今晚不为我工作？”斯特瑞塞颇为惊讶，“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做得太糟糕。”

“他们已经抓住你了。”她的话中预示着某种不祥。

“你的意思是说他……”

“他们已经抓住你了。”她只是重新说了一遍。尽管她拒绝承认自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可是此刻他却觉得她活像发布神谕的女祭司。她双眼发亮。“你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他当场马上面对现实。“他们做了安排……”

“整个计划的每一步他们都做了安排。他每天都收到来自戛纳的简短的电报。”

听到这话，斯特瑞塞不禁睁大双眼。“你知道这件事？”

“我不仅仅知道，还亲眼看到。在我见到他之前，我不知道我会看到怎样的情况。可是当我一见到他，我就不再猜想了，再见一次之后我就感到确切无疑了。我把他看穿了。他在演戏，他依然按照他每天接到的指示做戏。”

“这样说来查德是总指挥？”

“哦，不，不是总指挥。我们也参与了这件事。你和我，还有‘欧洲’。”

“欧洲，是的。”斯特瑞塞若有所思。

“亲爱的老巴黎，”她似乎在解释，可是还不止这些，她思路一转，冒险说道，“还有亲爱的韦马希，另外，你也有一份。”

他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问道：“我有一份什么，小姐？”

“嗨，在我们的朋友那奇妙的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你也出了一份力。你以你的方式帮助他流浪到目前这个地步。”

“他目前到底在哪儿？”

她笑着继续问道：“斯特瑞塞，你目前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似乎一边想，一边马上说出来：“好像已经落入查德手中了。”他又想到另一件事。“这一切是不是都通过彼尔汉姆来完成的？你知道，他可能会想这个法，查德只要想到一个办法.....”

“那么会怎么样？”她满脑子都被这个意象占领。

“我该怎么说呢？查德非常令人生畏吗？”

“哦，你想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可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办法并不是他的最出色的办法，他会想出更好的办法。他不会完全通过小彼尔汉姆来实现他的目的。”

这似乎使得希望顿时破灭。“那么还能通过谁呢？”

“我们只有走着瞧！”可是她却一边说话一边转身，斯特瑞塞也跟着转身，因为此时剧院的服务员在走廊里把包厢的门咔嗒一声打开，一位他俩不认识的绅士快步走了进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尽管他俩脸上的表情都表明他走错了地方，他却依然气宇轩昂，充满自信。大幕再次升起，全场静寂无声。斯特瑞塞默默地询问着来者，而这位身份不明的来者也不出声地招呼对方，很快地挥挥手并微笑了一下。他谨慎地用手势表示他愿意等待，愿意站在旁边。这些举动以及他脸上的表情突然使戈斯特利小姐若有所思。她把它们同斯特瑞塞刚才的问题的答案联系起来。正如她此时转身对她的朋友暗示的那样，这个身体健壮的陌生人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她直截了当地向他介绍这位不速之客。“嗨，通过这位先生！”那位先生也同时做了相同的解释，斯特瑞塞听他说出一个非常短的姓名。斯特瑞塞惊奇地喃喃重复这个姓名，随后才发现戈斯特利小姐说的比她知道的还多。他俩面前站的正是查德本人。

我们的朋友后来一再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回忆他们同在一起时的情况，他们有三四天都一直聚在一起。在头半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有如弹奏的最强音，以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他在一瞬间就完全确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这种感觉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种千头万绪的感觉，而且这感觉尽管模糊而且纷繁复杂，却持续了很长时间。它与那彬彬有礼的沉默同时发生，并似乎因此而得到保护和加强。他们不能交谈，因为怕打扰下面包厢里的观众。这使斯特瑞塞想到（他老爱想这一类的事情），这是高度文明中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是对礼仪的让步，也是经常遭遇到的不同寻常的情况，只有等待才能解脱。对于那些国王、王后、喜剧演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来说，解脱不可能很快到来。尽管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你通过那种有巨大压力的生活，多少可以体会到他们的感觉。斯特瑞塞紧靠着查德坐在那里，观看那时间颇长且十分紧张的一幕戏，觉得自己真正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眼前发生的事情占据了他全部心思，且在半个小时之内控制了他全部感觉。他不可能做任何表示而不至于引起麻烦，这也可以算是他的运气。假如他有所表示，他就会表现出某种激情，即困惑的激情。可是他从一开头就告诫自己，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也决不能表现出这样的激情。对他来说，身旁突然坐下一个人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以至于他那灵活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没有用武之地。他曾考虑过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情况，但就是没有想到查德可能会在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出现，因此他此刻只好以勉强的笑容和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脸红来面对这一事实。

他问自己，在他以某种方式做出承诺之前，他是否可能感到他的心已安于这新的前景，并习惯于这不平凡的真理，可是这真理委实太不平凡了。难道还有比个性彻底分裂更不平凡的事吗？你可以同一个人打交道，但你不可能把他当成另外一个人并与之打交道。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知道对方对你的看法，因此也很难获得自我安慰。他不可能绝对不知道，因为你不可能绝对不让他知道。这是人们现在常说的典型例子，一个难以超越的变形的例子，而唯一的希望在于总的规律，亦即典型的事例常常由外力控制。也许他，斯特瑞塞本人，是唯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甚至戈斯特利小姐，尽管她很有办法，也不明白这一层，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他还认为那怒视着查德的韦马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愚昧无知。他重新认识他老友对社会常规的无视，并意识到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将极其有限。他在某些事情上了解得比戈斯特利小姐更透彻，但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因此而得到一些补偿。如此说来，他身处的境况也是一种事例，他此时为之兴奋，也极感兴趣，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将来告诉她这一切时，将会多么有意思。在这半个小时里，他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而且说老实话，他之所以陷入窘境，与她避免和他对视有很大的关系。

在开头几分钟内他就低声地介绍了查德，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她也从来不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然而在开始时她除了舞台什么也不看，而且她还不时以欣赏为借口，邀请韦马希一同观看，后者的参与能力从来没有遇到如此考验。斯特瑞塞认为她有意不理查德和他，以便达到让他和查德随意交往的目的，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韦马希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压力。对于那个年轻人来说，他俩的交往仅限于友好的目光和类似于微笑但远非露齿一笑的表情。思想异常活跃的斯特瑞塞不由得担心自己的举动是否像傻瓜。他觉得自己肯定表现得像个傻瓜，要不然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最糟的是他意识到这种烦恼不安的感觉正是一个表征。“如果我不喜欢我给这个家伙留下的印象，”他思忖道，“那么我到此地来将收效不大，不如在开始之前趁早收手。”这个明智的考虑显然没有影响他很敏感这一事实。他对一切都很敏感，但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却不敏感。

后来在晚上难以成眠的时刻，他想到他本来可以在一两分钟后便邀请查德到大厅里去。他不但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根本没有想到。他不肯离开包厢，就像一个不愿意错过一分钟观剧时间的小学生，尽管他当时一点儿也没有留意台上的表演。在大幕落下之后，他压根儿说不出刚才演了些什么。他也因此在当时并没有承认耐心的查德由于他的尴尬而益发变得谦恭有礼。难道他当时十分愚蠢，竟然全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容忍什么吗？这个年轻人作为人谦逊厚道，他至少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充分利用他的机会，一个人总应该知道自己应量力而行。如果我们企图写下我们的朋友在不眠之夜所想到的一切，那么我们会把笔写秃。不过我们可用一两件事来证明他的记忆是如何清晰。他记得两件荒唐事，如果他当时失去理智，那么主要与这两件事有关。他这一辈子从未看见一个年轻人会在晚上十点钟走进包厢。假如有人事前问起他，那么他也难以说出这样做的种种不同方法。尽管如此，有一点他十分清楚，

即是说查德自有其妙法，完全可以想象，这表明他精于此道，也是他学习的结果。

已经产生的结果甚为丰富。他自然而然地当场教导韦马希，使他明白即使处理这样一件小事，也有种种不同的方法。他还对他讲了其他类似的事情。他只是摇了一两下头，他的老朋友就觉察到他最大的变化是浓黑的头发里已夹杂着绺绺灰白，这对他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奇妙的是，这个新特点对他倒很适合，不仅使他的仪态显得更沉稳，而且使他变得更文雅，这大大地弥补了以前的不足。斯特瑞塞觉得自己必须承认，要想根据目前的情况，确切地指出过去缺少什么，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例如，一位诚实的批评家在过去可能会认为，儿子像妈妈要好一些，可是他现在压根儿就不会这样想。这种想法实际上毫无根据，儿子实际上也并不像他的妈妈。在面容和风度这两个方面，查德比其他任何年轻人更不像他那位在新英格兰的妈妈。这一点固然显而易见，可是斯特瑞塞仍然陷入那种他经常感到的心理混乱之中，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失去了判断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一再感到应该迅速地与乌勒特联系，而且只有电报才称得上迅速，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他力图避免错误，把事情安排妥当的结果。在需要的时候，没有人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也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凭良心记叙或报告。每当解释的阴云聚集在一起时，他就感到心情沉重紧张，其原因就在于良心的负担。他的最高天赋就是使他生命的天空中沒有解释的阴云，不管他对思想的明晰性有无任何高见，他认为对其他人解释清楚任何事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事。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总的说来是在浪费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么建立在彼此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要么形成于他们不在乎这种理解的时候，而且后者比前者好。假如他们彼此不理解，而且又挺在乎这个事实，那么他们从此刻起

就会活得很累。而这种累人的生活方式却可以使人得以解脱，并使地上不生幻象的野草。这种幻象的野草生长得极其迅速，只有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可以同它赛跑。这电缆每天向他证明哪些东西不是乌勒特所主张的，他在此刻不能完全肯定，是否由于意识到明天（或者毋宁说当晚）的危机，因而应该决定发一个简讯。“终于见到了他，可是我的天呀！”诸如此类的权宜之计似乎唾手可得，它近在咫尺，似乎使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准备干什么？假如他想把它说得简明扼要，他可以在电报纸上写上四个字：“很老 —— 灰发。”在他们沉默的半个小时之内，他一再回忆起查德外貌的这一特点，仿佛他没有能够表达的都包含在其中。他充其量能说的只是：“如果他想使我感到年轻……”然而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已经足够，也即是说，假如斯特瑞塞感到年轻，那是因为查德感到年老之故。一位岁数很大而且头发灰白的罪人并非这阴谋的一部分。

戏演完之后，他俩走进歌剧院街的一家咖啡馆，关于查德生活中那段欢乐时光的话题，也只是在此时才被迅速提起。戈斯特利小姐不失时机地做了圆满的安排，她十分清楚他俩需要什么 —— 马上走到某个地方去谈话。斯特瑞塞甚至感到她知道他要说些什么。然而她却并没有声称她知道这些事情，她声称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即韦马希希望能单独护送她回家。在灯光通明的房间里，查德很随便地挑了一张桌子，并和斯特瑞塞面对面坐下。斯特瑞塞此时觉得她在听他俩谈话。她仿佛在一英里之外，坐在他熟悉的小公寓房内，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还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想法。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希望纽瑟姆夫人能够听到他的谈话。他认为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再耽误一个小时，甚至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而且应该勇猛奋进。他预料到巴黎的那一套生活方式会使这孩子发生变化，因此自己得当机立断，不失时机，甚至发动夜袭。根据戈斯特利小姐提供的情况，他充分认识到查德的机敏，因此更

不敢稍有懈怠，假如别人把他当成乳臭未干的小子来对待，他在受到如此对待之前，至少必须打击对方一下。他的双臂在出拳之后可能会被缚住，但是留在记录上的岁数应当是五十岁。在离开剧院之前，他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这使他感到十分不安，促使他抓紧时机。他甚至在步行途中就已感到迫不及待，几乎要有失礼貌地在街上就提出这个问题。正如他后来指责自己的那样，他发现自己正匆匆往前赶，仿佛失去这个机会后就不可能再有。直到后来他坐在紫色的沙发椅上，面对着按惯例放在桌上的啤酒杯，说出那些话之后，他方才觉得他不会失去现在。

第八章

“我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是使你摆脱周围的一切，并把你带回家。因此你最好马上考虑一下这事并表示同意！”戏散场后，斯特瑞塞在与查德面谈时几乎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这使得他自己在刚开始时感到相当不安。这是因为查德当时的神情显得十分优雅宁静，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刚跑完一英里尘土飞扬的路程的信使。在他说完那些话后，斯特瑞塞觉得自己确实有几分像那信使，他甚至不敢肯定自己额头上有没有汗水。他这种感觉应归因于那年轻人，因为当他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时，他一直用那样的眼光看着他。那双眼睛不仅表现出带有亲切意味的羞涩，而且还反映出他慌乱失措。这使得我们的朋友不由得顿生恐惧，担心查德会因为可怜他而什么也不说。这种恐惧与其他任何恐惧一样，颇令人感到不愉快。简直奇怪透顶，因为突然之间，所有事情都使人感到不快。然而这并非放任自流的理由，斯特瑞塞随即大踏步前进，仿佛在乘胜走来。“假如你要战斗到底，我当然就成了一个多管闲事的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你穿开裆裤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你，照顾你。是的，是开裆裤，我记得这些，真算得上多管闲事。我还记得对于你的年纪来说（我所说的是你那早已逝去的童年时光），你的双腿相当肥壮。我们希望你能摆脱，你母亲尤其心系于此，但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相当充分的理由。我并没有怂恿她，我用不着提醒你她并不需要别人替她出主意。这些理由对我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你应当把我当成你和你母亲的朋友。这些理由并非我凭空捏造，也不是首先由我想出来的。但我理解它们，也能把它们解释清楚，我的意思是能使你充分认识它们的正确性，这也是我来此地的原因。你最好马上就明白最糟的情况。这是一个马上决断并马上回家的问题。我这个人可能对自己估计过高，因为我

想我可以用蜜糖把药丸包裹起来。不管怎样，我对此事极感兴趣。尽管你已经变了，我还是要告诉你，见到你之后我对此事更加关注。你现在岁数要大些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比以前要大得多了，但我却觉得你现在倒挺容易对付。”

“你认为我比以前有所长进？”斯特瑞塞后来记得查德此时这样发问道。

他还记得，正如那些乌勒特人常说的那样，仿佛上天给了他灵感，他回答得相当机敏：“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还因此颇感得意。他当时确实认为自己颇为强硬。他本来想承认查德在外观上有所改进，这些话也仅限于他的外观，但他还是抑制了妥协的冲动，毫不掩饰自己对对方持有保留意见。就因为这个原因，不仅他的道德感，而且还有他的审美感都受到影响。毫无疑问，查德的英俊超过了他愿意承认的程度，难道又是那该死的灰发在捣鬼？然而这与斯特瑞塞说的完全一致。他们并不准备阻止他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只要他不要像以前那样放荡不羁，他们就认为达到了目的。有迹象显示他在这方面变本加厉。斯特瑞塞并没有完全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他只知道手中紧握着线索，并不时把它拉得更紧。他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了数分钟，这对他掌握线索有帮助。一个月以来，他经常考虑在这个时候应该讲些什么，结果他却根本没有讲他想到的那些话，他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话。

尽管如此，他已经把旗帜插在窗户上：这便是他所做的。有那么一两分钟，他觉得自己在猛力挥动这面旗帜，它在他的同伴的鼻子面前哗哗作响。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做戏的感觉，仿佛由于知道那一类的事在做过之后不能更改，他感到短暂的安慰，而这安慰有其特殊原因。在戈斯特利小姐的包厢中，经过直接理解，先是惊异，而后认识，这原因才突然发生作用，并从那个时刻起一直波及他意识的每一次颤动。其结果是

必须对付一个根本不认识而且全新的事物。这个新事物就是查德已经面目一新。总的情况就是如此。斯特瑞塞从来没有见过此种事情，也许这是巴黎的特色。假如你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你或许能逐渐理解事情的结果，可是客观情况却是他面对的是业已完成的工作。他曾猜想他会受到有如九柱戏中的狗般的接待，不过这猜想只是基于过去的看法。他原来还考虑到应该按照哪种思路说话，以及说话时的语调，等等，然而这些可能性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面前这位年轻人的想法如何、感觉如何以及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等等，这一切均是未知数。斯特瑞塞因此感到不安，不过查德很快就消除了他的不安。这消除工作所需的时间异乎寻常地短，而且一旦这种不安消除之后，他的同伴的外貌和风度就一点也不含负面的因素了。“这样说来，你同我母亲的婚约已成为本地人所说的[fait accompli](#)？”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的一笔。

在他考虑如何作答时，斯特瑞塞感到这已经足够了。但他同时也感到，如果他老是拖着不回答，将会不合适。“是的，”他说道，面带高兴之色，“这取决于我提出的问题是否能获得圆满解决。你可以因此明白我在你们家中所处的地位。还有，”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你能估计到这一点。”

“哦，我早已估计到了这一点，你所说的一切使我明白了你想做的那些事，我的意思是指你想做些事来庆祝这件如此（他们是怎样形容它的呢？）——哦，如此喜庆的事。我知道你自然而然地认为，把我成功地带回家，并以此作为献给我母亲的结婚礼物，是最好的庆祝方式。事实上，你想燃起一堆大火，”他笑着说，“并把我扔在火堆上。谢谢你了！谢谢你！”他再次笑了起来。

他显得从容自在，斯特瑞塞此时方才看出，尽管他流露出一丝腼腆，但这对他毫无损害，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应付自如的姿态，那一丝

腼腆只是他品位高的表现。风度优雅的人亦可略显腼腆，这实际上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手肘靠在桌上，他那张难以看透的脸因此离他的批评者更近。这个批评者觉得这张脸颇为迷人，因为他觉得，至少在仔细观察之下，这张成熟的脸庞已与原来在乌勒特时的那张脸大相径庭。斯特瑞塞允许自己自由想象，他把这张脸看成是阅历丰富的脸，饱经沧桑的脸，这想法多少给他带来一些安慰。旧面目或许有时隐约闪现，但不太清楚，而且马上消失。查德高大强壮，肤色黝黑，而以前的查德举止粗鲁。是不是由于他现在举止文雅，因而一切都变了？很可能如此，因为在尝调味汁和搓手时，他都显得颇文雅。其效果是总体性的，它改变了他的外貌，使他脸上的线条显得更洗练。它使他的眼睛变得明净，使脸上的血色不褪，使他那好看的大颗大颗的牙齿显得更光滑（这牙齿是他脸上的主要装饰品）；同时它赋予他形式和外表，差不多说得上是设计。它使他的声音变得更沉稳，塑造了他的口音，鼓励他多微笑，少使用其他表达方式。他以前曾大量使用其他动作，然而表达的效果却很差。而现在他却可以在几乎不使用动作的情况下表达任何他想表达的东西。总而言之，他在以前好像是一团内容丰富然而却没有一定形状的东西，在放进坚固的铸模之后，变成一件十分成功的产品。这个现象（斯特瑞塞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现象，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相当显著，简直可以用手指头去触摸。末了，他将手伸过桌子，放在查德的手臂上。“如果你现在就在这儿答应我，并以你的名誉担保，保证与过去决裂，那么将来不仅你我，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很好过。许多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郑重其事但十分焦虑地等你，你可以缓解这种压力，让我休息休息，让我在离开你时为你祝福并睡个安稳觉。”

听他这样说，查德再次往后一靠，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椅子上安稳地坐下来。他采取这样的姿势，尽管其微笑有些焦急不安，却显得益发诚恳。斯特瑞塞似乎看出他确实有些紧张，并把这视为一个好兆头。唯

一的征兆是他不止一次脱掉又带上他那顶宽边松紧帽。此刻他又想再次脱掉帽子，但只是将它往后移了一下，于是便歪戴在那少年白的头上。这一招使得他俩的轻声会谈带上点亲切的调子，尽管这亲密来得太迟。也确实由于这些小事帮忙，斯特瑞塞得以了解到其他一些事情，他是通过一些细微且难以与其他东西区分的细节来确定自己观察的正确性的，但他的观察却十分准确。正像斯特瑞塞所想的那样，在这段时间里，查德的确真相毕露。我们的朋友忽然明白这些可能意味着什么。一瞬间他看出这位年轻人是女人们钟情的对象。他一方面觉得这种尊严，这种相对的严肃性有点使人感到滑稽，另一方面他又不由得产生几分敬意。这位歪戴着帽子并直视着他的交谈者显然很有经验，这经验来自这个人本身的力量，来自他那事实上确实存在的质与量，而并非装腔作势的结果。女人们所青睐的男人大抵如此，女人们借以出名的男人也属此类。斯特瑞塞感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种想法持续了三十秒钟，而且随即得到证实。“你以为这种情况可不可能？”查德问道，“我的意思是说，尽管某人十分佩服你的口才，他还是想问你一些问题。”

“哦，是的，没问题。我可以回答任何问题。我想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一些你极感兴趣，但又因为不太了解，所以不会问起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我们谈多少天都行。可是我现在想上床睡觉了。”斯特瑞塞就此结束谈话。

“真的吗？”

查德的语气十分惊愕，斯特瑞塞觉得挺好笑。“难道你还不相信？难道你没有让我受这么多罪？”

那位年轻人似乎在认真考虑。“我没有让你受什么罪。”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将来我还得受许多罪？”斯特瑞塞大笑，“因此我更应该有所准备。”仿佛为了证实他此时的想法似的，他已经站了起来。

在他从他们那张桌子旁边走过时，依然坐着的查德伸手挡住了他。“哦，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

他说话的语气使斯特瑞塞感到十分满意。说话者抬头瞧着他时，那脸上的表情也非常友善诚恳。不足之处在于这语气和表情并未充分显示它们是经验的结果。是的，查德在用经验对付他，如果说他没有采取粗鲁的反对姿态的话，运用经验当然也是反抗的手法之一，但它毕竟不是粗鲁的行为，而是与粗鲁相反的做法，这样就要好得多。斯特瑞塞认为，他如此这般地做这一番推理，表明自己确实已老练了许多。他随后老练地在客人的手臂上拍了一下并站了起来。此时客人也感到某些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至少已经使查德相信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难道还不算解决了一些问题吗？斯特瑞塞发现自己把查德的话（即“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这句话）当作自己可以上床睡觉的充分理由。可是在此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去睡觉，因为当他们走进温馨而明净的夜色之中后，周围的静谧反倒使他睡意顿消。街上人影稀疏，市声低落，灯光明亮，他们默然地向斯特瑞塞所住的旅馆走去。“当然，”查德突然说道，“当然，妈妈向你谈起我的事，是很自然的事。你根据她的话办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你还是没有完全照她的意思办。”

他停下脚步，以便他的朋友能猜测出他想说些什么，而这也使得斯特瑞塞能同时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哦，我们从来不准备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况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很想念你，这就足够了。”

他俩走过街角的高高的灯柱。尽管查德听斯特瑞塞说起家人对他的

想念时似乎显得很感动，他还是奇怪地执拗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直有所猜测。”

“猜测些什么？”

“呃，一些可怕的事。”

此话使斯特瑞塞深深一愣，可怕的事与眼前这个强壮而有风度的形象挂不上钩，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他必须说老实话：“是的，应该说我们曾经猜测过。但是要是我们没有猜错的话，我们这样做又有什么坏处？”

查德仰面望着街灯，在这种时候，他总是以他那不同寻常的方式，有意表现自己的风度。在这种时刻，他尽量表现自己，表现自己那完美的个人特质。他那有血有肉的个性以及蓬勃的青春朝气实际上只是自我表现之链中的一环。这似乎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因为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不太对，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老是想这些东西的好处。斯特瑞塞则认为，这是他的自尊心被扭曲的表现，是某种潜在的，具有预兆性的而且或许值得艳羡的东西的体现，除此之外，还可能是什么？斯特瑞塞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一瞬间，他想到一个名称，并因此自问自己是否在同一个冥顽不灵的青年异教徒打交道。这个名称是他忽然之间想到的，他暗自觉得它蛮好听，因此立刻把它用了起来。异教徒，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按道理应该叫查德异教徒。事实上他是一名异教徒。这个想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它使前景变得光明。在这意念的一闪中，斯特瑞塞看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勒特最需要的或许正是异教徒。他们需要一名异教徒，一名好异教徒，他会在那儿找到一个空位置。在想象之中，斯特瑞塞甚至看到了自己陪同这位耸人视听的人物在那儿亮相时的情况。只是当那位年轻人把脸从街灯那儿转过来时，他才略微感

到不安，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对方猜破。“嗯，我毫不怀疑你的猜测离事实真相挺近，”查德说，“正如你所说，细节无关宏旨。总的来说，我的行为不太检点，但我已经回心转意，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坏。”他俩一边说，一边继续朝斯特瑞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当他们快要走到门口时，斯特瑞塞问道，“你现在没有和任何女人同居？”

“这又有什么相干？”

“嗨，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我回家这个问题？”查德显然感到惊讶，“哦，根本没有多大相干！难道你认为当我想走时，有人会有能力……”

“阻止你，”斯特瑞塞马上接住话头，“不让你按你自己的意志办事，是不是？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有许多人力图阻拦你，使你不愿走。假如你成了别人的掌中之物，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他继续往下说，“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可是要是你不是别人的掌中之物，那就好，那就没有什么能阻碍你返家了。”

查德仔细地思考着这些话。“我不愿回答你的问题？”他的话音里没有不快的意思。“这些问题往往包含夸大的因素。我不太明白你所谓成为女人的‘掌中之物’的意思。这太含糊了。一个人处于这种情况时，也不一定就会如此，反之亦然。还有我们也不能泄漏别人的隐私，”他好像是在诚恳地解释，“我还从来没有陷得像现在这样深，而且对于任何真正美好的东西，我从来都不感到担心。”这句话中隐含的东西使斯特瑞塞感到纳闷，这也使得他有时继续讲下去。他似乎想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便突然说道：“你知不知道我多么喜爱巴黎？”

结果使得斯特瑞塞感到十分吃惊。“哦，假如你认为重要的只是这个……”现在轮到他表示不快了。

查德真诚的微笑化解了他的不快。“难道这还不够吗？”

斯特瑞塞踌躇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对你母亲说来不够！”这话听起来有点古怪，其结果使得查德不禁笑了起来。斯特瑞塞也忍俊不禁，尽管他的笑声很短促。“请容许我们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过假如你真的如此自由，如此强大，那么你就不可宽恕。我明天早晨就写信，”他补充说道，语气颇为坚决，“我将在信中说我已经抓到你了。”

这似乎激起查德新的兴趣。“你写信的频率如何？”

“哦，我老是在写信。”

“信一定写得很长吧？”

斯特瑞塞变得有些不耐烦，“我希望别人不要认为它太长。”

“哦，我敢肯定不是这样的。你也经常收到回信吗？”

斯特瑞塞再次停顿了一下。“我该收到多少封信就收到多少封信。”

“妈妈的信都写得很漂亮。”查德说道。

斯特瑞塞站在关着的大门前，定睛注视他一会儿。“小伙子，比你写得漂亮！不过我们的看法无关紧要，只要你没有真正陷入感情纠葛之中。”他补充说道。

查德的自尊心似乎有点受到刺激。“我从来没有那样，这一点我得坚持。我向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现在依然

如此。”

“那么你现在待在这儿干什么？如果你能够离开此地，是什么东西绊住了你？”斯特瑞塞发问道。

这话使得查德瞪了他一眼并反问道：“你是不是认为男人只会被女人绊住？”在静寂的大街中，他那充满惊讶的话音十分响亮，斯特瑞塞不禁畏缩，后来他暗自庆幸他们是用颇为安全的英语交谈。这位年轻人问道：“那些在乌勒特的人也这样想吗？”这问题提得十分诚恳，以至于斯特瑞塞感到脸红，因为他感到自己也有责任。看来他很不聪明地甚至是错误地表达了乌勒特人的想法，但在他还来不及改正之前，查德又对他发话了：“我必须说你们的内心有点阴暗。”

不幸的是，这句话与斯特瑞塞在迈榭比大街上那愉快的气氛中产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也使他颇为尴尬。假如发出指责的人是他自己，而且指责的对象是可怜的纽瑟姆夫人，那么倒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可是现在的指责者是查德，而且他指责得挺有道理，因而使斯特瑞塞觉得不安。他们的内心并不阴暗，但是他们未免过于傲慢，这可以反过来使他们的根基动摇。不管怎样，查德把他的来访者讽刺了一顿，甚至也讽刺了他那可尊敬的母亲一顿。他手腕一转，把绳圈抛得远远的，就把沉浸于自大之中的乌勒特整个地套了起来。毫无疑问，乌勒特人坚持认为他行为不检。此刻他站在静寂如睡的街道上，用他那表示相反意见的动作，把那些认为他行为不检的人的指责，统统顶了回去。斯特瑞塞认为，这样做的不良后果在于，那些从查德身上抖落的指责现在落在了自己身上。一分钟之前，他还在想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异教徒，而此时他却在想，出于某种偶然原因，他是否可能是个正人君子。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当时的气氛也没有包含任何反对二者合二为一的因素，恰恰相反，一切都使这种看法显得合情合理，而且也使

斯特瑞塞更有把握应付那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尽管也许只是用一个问题来取代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正因为他学会了谦谦君子的风度，因此他才如此迷人，才使人几乎不可能同他直截了当地交谈？可是究竟通过什么线索，方才能够了解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斯特瑞塞却没有找到线索，而这些线索的线索也包含在缺乏的线索之中。他总的感觉是他不得不再次体味无知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自己无知的种种提示，他已经感到习惯，尤其是那些来自他自己唇边的提示。他可以接受这些提示，因为首先它们是带有私人性质的，其次实际上它们对他大有裨益。他不知道什么是坏的，而且由于别人不知道他竟是如此浅薄，他完全能忍受这种状况。但是如果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他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而且至少查德现在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么由于某种缘故，斯特瑞塞就有一种秘密被公开的感觉。事实上，这位年轻人使他长久地处于亮相的状态，使他感到浑身冰冷，直到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一句话把斯特瑞塞慷慨地包裹起来。说老实话，查德这一手干得很漂亮，但他这种做法无异于用一个简单的想法来对付整个问题。“哦，我很好！”斯特瑞塞一直到上床时都在考虑这句话的意思，并感到颇为困惑。

1. 法文，既成事实。



微信号: Booker527



公众号搜索: 布克小姐 (ID: MsBooker)

还有什么想要读的书?

加小编私人微信Booker527或搜索订阅号微信“布克小姐”

按照订阅号书单提示下载

第九章

查德在此之后的行为也使人觉得他所说的是真实情况。对他母亲派来的特使，他显得殷勤备至。尽管如此，这位特使与其他人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淡化。斯特瑞塞握着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给纽瑟姆夫人写信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每封信的内容却比以前丰富。由于他得把一些时间花在同玛丽亚·戈斯特利小姐的交往上，所以他写信间断的次数较多。他与戈斯特利小姐打交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就诚挚和投入的程度而言，两者不相上下。他完全可以说，他真的感到有好些事需要讲，对于他目前所处的奇特的双重关系，他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且更不在乎。他曾详细地对纽瑟姆夫人讲过他那挺有用处的朋友，但他开始一再想象查德为其母亲重新拿起那久已不用的笔给他母亲写信的样子，并且觉得查德的报道可能会更翔实。他明白查德要是在信中谈到有关他的事，那么斯特瑞塞和戈斯特利小姐必然是特别重要的角色。查德的报告与他的报告的最大差异很可能在于前者会夸大他与戈斯特利小姐的交往中的轻率因素。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坦诚地向这个年轻人讲明他和戈斯特利小姐之间的有趣关系的实质，并如实地一一罗列事实。他把这些事实称为“整个故事”，口气听起来既恳切，又令人愉快。他还觉得如果自己能够一直做到一本正经，那么他把这种关系说成是有趣的也未尝不可。他甚至还夸张地描述他第一次与这位妙不可言的女士见面时那毫不拘束的情景，并因此而沾沾自喜。他毫不隐晦地讲明他俩初次相识时的荒唐情形——几乎是在大街上建立的友谊关系。他的最大的灵感是把仗打到敌人的本土去这一想法，他还因为敌人的无知而颇感惊异。

他从来就认为这是最高级的战争艺术，因此就更有理由采取这种方式作战，尤其因为他的记忆中还没有使用这种方式作战的记录。据说每

个人都认识戈斯特利小姐，为什么查德竟然不认识她？要想不认识她是很困难而且不可能的事。斯特瑞塞不禁问查德，为什么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查德却不这样认为，并要求查德提出相反的依据。他说这番话的语调颇为有效，因为查德似乎承认听到过她的大名，但不幸的是无缘结交。查德同时还强调，自己那些所谓的社会关系并不像斯特瑞塞想象的那样广泛，包括日益增多的美国同胞。查德暗示他越来越倾向于另外一种择友原则，即很少与那些生活在“聚居地”的人来往。当前他的兴趣肯定不在这里。查德认为他的兴趣很广，斯特瑞塞经观察后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他不知道这兴趣到底有多广，但愿他不要知道得太快！因为查德喜欢的东西委实太多，他感到颇不理解。查德首先喜欢的是他未来的继父，这倒是斯特瑞塞未曾料到的，因为他原先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对付查德对自己的仇恨。他未曾料到这个小伙子的实际态度竟会比他所想象的更麻烦，因为这使他不能断定查德到底有多么讨厌他，以便确定是否已经做出足够的努力。斯特瑞塞认为这是了解自己是否做得彻底的唯一办法。如果查德认为他的态度是不真诚的，仅仅是他争取时间的手段，那么毫不声张地结束所有事情就是最好的办法。

十天以来，斯特瑞塞反复和查德恳谈，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事，使他掌握所有的事实和数字，这样下来的结果大概就是如此。查德从来没有打断对方，插上一分钟的话，他的举止、表情和说话的方式都表明他内心沉重，甚至有点忧郁，尽管如此，他基本上还说得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没有承认他同意对方的要求，可是却提出了若干相当聪明的问题，有时令对方猝不及防地暴露出自己的无知。通过这些手段，查德表明家乡人对他潜在能力的估计并不过高，并且说明他正力图过一种光明正大的生活。他一边描述这种生活图景，一边来回走动，并在停下来时友好地握住斯特瑞塞的手臂。他反复观看它，从左边看看，又从右边看看，并带有品评意味地点一点头。他以品评的姿态抽着香烟，与他

的同伴评论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斯特瑞塞有时很需要缓一口气，于是便重复他曾经说过的话。不容忽视的是查德有他的一套，问题关键在于他到底要干什么。他那一套使得斯特瑞塞觉得再也不好问涉及鄙俗的问题，但这并不重要，因为除了他提出的问题之外，所有其他问题都已搁置不议。查德说他完全自由，这回答已经足够，而且并不滑稽的是这自由之身竟然行动困难。他那改变的状况、他那可爱的家、他那些美丽的东西、他那随意的谈吐、他对斯特瑞塞永不满足的兴趣，或者一言以蔽之，对他的奉迎，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不表明他的自由，又表明了什么？他使他的客人感到，在这些优美的形式之下隐藏着他的牺牲，这也是那位客人暗自感到狼狈的主要原因。在这段时间里，斯特瑞塞一再痛切地感到有必要修改自己的计划，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把悔恨的目光投向那影响力的化身，那明确的手。那对手曾以她的方式使他大感失望。他在纽瑟姆夫人的鼓励下，曾根据她的具体存在这一他喜欢的理论行事。他私下曾有两回明确表示，他希望她能走出来并找到他。

他还没有能使乌勒特人接受这一事实，即像这样的经历，这样放荡不羁的年轻人的生活，在某方面也还自有其道理。眼前这个例子表明，善于社交的人可以避免引起非议，但他至少得准备好一篇声明，以应付可能对他发起的尖锐指责。这指责在那边干燥而稀薄的空气中震响，其清晰的程度有如报纸专栏上那引人注目的标题，在他写信时似乎传入他耳中。“他说他没有女人！”他可以听见纽瑟姆夫人对波科克夫人这样说道。他也可以看到，在波科克夫人的身上集中了杂志读者们的反应。他也可以看到，这位年纪较轻的女士满脸认真，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并听到她那充满怀疑、并犹豫了一下才说出来的“那么在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听到那母亲明确的决定：“当然可以有种种安排，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在把信交出去后，斯特瑞塞把整个情况考虑了一遍。在想象的情景之中，他把目光集中在那女人身上。他深信波科克

夫人将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她的看法，即斯特瑞塞先生在本质上是一位毫无能力的人。在他还未启程之前，他就觉得她在盯着他，她脸上的表情明摆着她不相信他能寻到那女人。她充其量只有一点儿相信他具有寻找女人的本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她甚至可能认为不是他找到她母亲，而是她母亲找的他。波科克夫人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她母亲个人做出的判断。她认为整个事件表明，是她的母亲找到的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之所以拥有没有人敢于挑战的地位，总的说来应归功于纽瑟姆夫人，因为她的新颖的观点乌勒特人不会不接受。但是斯特瑞塞深知波科克夫人是如何迫不及待地想阐明她对他的计划的看法。简单说来，她的意思就是，只要让她自由行动，她不久就能找到那个女人。

在把戈斯特利小姐介绍给查德之后，他感到她怀有过多的戒心，简直有点不自然。他还感到从一开始起，他就不能从她那里搞到他需要的东西，至于说他在这个特殊时刻需要些什么，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他只能tout bêtement问她：“你喜不喜欢他？”而这并不能搞清楚或解决任何问题。他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必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这个年轻人的证据，这得归功于他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敲她的门，使她知道有关查德的最新消息，尽管这些消息也许不十分有趣，但根本说来还算得上奇迹。他整个人彻底改变了，这个变化如此显著，以至于聪明的观察家觉得它来得太突然，难以置信。“这是一个阴谋，”他宣称，“其中包含许多隐而不现的东西。”他浮想联翩。“这是一个骗局。”他说。

他的奇想看来很合她口味。“那么到底是谁搞的骗局？”

“我认为对此负责的应是支配人的命运。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自然力的控制下，人是无能为力的。我所有的只是可怜的自己，以及微不足道的人的本领。仰赖那些离奇玄妙的力量，是有违游戏规则的，必须

用全部精力对付它，追踪它。难道你竟然不明白？”他表情怪怪的，好像是在自我表白，“一个人当然希望享受如此稀有的东西。就把它称为生命吧，”他一边思索，一边说话，“称它为令人吃惊的可怜的亲爱的老生命吧。什么东西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它可以使所有的人惊呆，或者至少能使人目不转睛地瞧着它。该死！这就是一个人看到的，或者一个人能够看到的。”

他的议题从来不会使人觉得索然无味。“你写给那边的信就谈的是这些事吗？”

他冲口而出：“哦，是的！”

她又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又在地毯上走了一个来回。“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把她也弄来。”

“哦，可是我说过查德会回去的。”

“可是他愿不愿意呢？”戈斯特利小姐问道。

她说这话时的特殊语调使他停了下来并长时间地注视她。“我之所以十分耐心并想方设法使你同他见面，不正是为了使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正是为了听听你的意见吗？你觉得他愿不愿意回去？”

“不，他不愿意，”她终于发话，“他并不自由。”

她说话的态度吸引了他。“那么你一直都知道？”

“除了我亲眼见到的外我一无所知。我感到纳闷的是，”她不耐烦地说，“你居然没有看出个门道。同他一起在那儿就已经足够了。”

“在包厢里，是不是？”他不解地问道。

“嗯，肯定能知道。”

“肯定能知道什么？”

听他这样说，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因为他的短视而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沮丧。她甚至因此而稍微停顿了一下，随后以略带怜悯的口气说道：“猜呀！”

他感到了这一丝怜悯，并因此而变得面红耳赤。在他俩等对方开口那段时间，他仍产生了分歧。“你同他只待了一个小时，就了解他这么多，是不是？真是好极了。我还不至于傻到连你也不了解，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毫不了解的地步。他是按照他的意愿来行事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毫无争议。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对此我们也同样意见一致，可是我现在谈的却不是，”他合情合理地解释道，“不是他现在还在来往的那位坏女人。我谈的是目前情况下，那个可能会保持中立立场，而且十分重要的人。”

“你这是在说我！”戈斯特利小姐说道。她又迅速地阐明了她的观点：“我以为我认为，或者她们在乌勒特认为，坏女人就应该是这样。”她动了肝火。“与表面现象相反，坏女人看起来坏，实质上却可能不坏，这是我们得承认的奇迹。像这样的女人不是奇迹又是什么？”

他认真思考她的话。“因为这女人就是事实本身？”

“一个女人。这一类或那一类女人。反正二者必居其一。”

“可是最低限度你指的是好女人。”

“好女人？”她笑了起来，双臂举得老高。“我该说她是极其优秀的女人。”

“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否认这一点呢？”

戈斯特利小姐想了一下。“因为她太好了，因而难以使人承认。你难道没有看出，”她继续说道，“可以通过她来认识他吗？”

斯特瑞塞显然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不过这也使他明白了其他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不正是需要通过他来认识她吗？”

“嗯，可以的。你看见的是他的方式，如果他不太坦率，你得原谅他。在巴黎，像这样欠别人的情是为大家默认的。”

斯特瑞塞可以理解，可是这仍然有点.....

“即使那女人是好女人？”

她又笑道：“是的，甚至当男人也是好男人时也是如此！在处理这一类事情时，”她解释道，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要谨慎一点，以免暴露过多。在这里最忌讳的是突然显示不自然的善良。”

斯特瑞塞说道：“你现在在说那些不好的人。”

“你这样区分不同的人，我挺高兴，”她说，“但是你是否因此希望我向你提出我能提出的最明智的建议？不要根据她本人的情况来认识、判断她，你根本不该这样做。你只能从查德的角度来认识、判断她。”

他至少还有勇气接受他同伴的推理方式。“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喜欢她？”在他的想象中，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尽管他也马上

看出这与他的希望完全不一致。“可是难道这就是我到此地来的目的吗？”

她只得承认这的确不是他到这儿来的目的。可是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不要有所决定。这事牵涉的事情很多。你还没完全了解他。”

斯特瑞塞也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另一方面，他那敏锐的认识能力使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你说的对。不过要是我越了解他，我就越觉得他好，那又该怎么办？”

她也有所悟。“这完全可能。可是他不承认她的存在，并不完全出于对她的考虑。这里面有个问题，”她把它挑明，“他想使她消失。”

斯特瑞塞感到十分诧异。“使她‘消失’？”

“嗨，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场斗争，而且他隐瞒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要慌，这是避免让你将来会为之后悔的唯一办法。以后你就会明白了。他真的想甩掉她。”

斯特瑞塞此时几乎明白了这一切，并且有亲身经历的感觉。“她帮了他那么多忙，他还想这样干？”

戈斯特利小姐瞧了他一眼，然后粲然一笑。“他不像你想的那样好！”

他一直忘不了这些话，这些具有警告性质的话将来对他大有裨益。尽管他想从这些话中得到帮助，可是每次与查德见面之后，他的想法都落了空。他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自己遭到挫败，难道这不是那一再出现的感觉，即查德的确如他想象的那样好？他觉得自从自己认为查德并不那样坏之后，他就只可能那样好。一连好几天，每当他与查德见面

时，在这种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会感到脑子里只有这唯一的想法。我们的朋友认为，是两三件我们还未曾说到的事情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韦马希本人这次也被卷入漩涡，这个漩涡暂时地，但却完全地吞没了他。斯特瑞塞觉得自己像个正在下沉的人，撞到他有如撞到一个水下的物体。他们被卷入无底深渊，查德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这无底深渊。斯特瑞塞感到他们好像在深水里迎面撞过，就像沉默的鱼一样圆睁着毫无个性的眼睛。给他俩提供机会的是韦马希。斯特瑞塞感到他的体内显然有不安的感觉，他记得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每当家里的人到学校来看表演时，就有类似的不好意思的感觉。在陌生人面前他可以表演，但在家里人面前却不行。相比之下，韦马希可以算是家里人。他仿佛听见他说：“开始表演！”然后便可以好好地听一下家里人的认真的评论。他已经开始表演了，而且在尽心尽力地表演。查德此时已经非常了解他要些什么。在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一切之后，他的同游者还能指望他会大发其火么？说来说去，可怜的韦马希想说的是——“我曾经给你讲过，你将失去你那个不朽的灵魂！”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特瑞塞也有棘手的事需要处理，而且既然他们必须寻根究底，那么他观察查德就没有什么不好，正如查德观察他也说不上不好一样。他寻根究底是出于职责，如果说他这样做比韦马希坏，那么到底坏在哪儿？因为他不需要停止抵抗和拒绝，也不需要以这种方式同敌人谈判。

在巴黎闲逛，去观看什么景物或寻访什么胜地，是不可避免而且顺理成章的事。客人们到温馨的家里拜访，在四楼的房间里作妙语连珠的长谈，直到夜深。屋子里飘着烟草的烟雾和美妙的音乐声，夹杂着若干种语言的说话声，这一切与早晨和下午的聚会在实质上并无区别。斯特瑞塞背靠着椅子，抽着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最活跃的时候，这种聚会也一点不像吵闹的场面。这些聚会以讨论居多，有生以来，斯特瑞塞从未听到人们对如此多的论题发表如此丰富的见解。乌勒特人也发表自

己的见解，但它们大都集中在三四个话题上。在乌勒特，人们把不同的见解加以比较，尽管见解不多，无疑也十分深刻，但人们说出这些看法时却显得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得上羞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迈榭比大街上的人却坚信自己的看法，而且一直勇于发表这些看法。他们似乎经常故意别出心裁，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以避免使讨论变得和气一团，毫无滋味。乌勒特人从来不这样，尽管斯特瑞塞记得自己也曾情不自禁地这样做过，然而他当时却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他明白了，他只是想促使这些讨论朝深层次发展。

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间或产生的回忆，总的说来，要是他感到精神紧张，那必然是因为他想要和别人激烈交锋。当他问自己是否可能会同别人发生争吵时，他几乎处于希望能挑起事端的状态。要是仅仅为了缓解紧张情绪而挑起事端，那未免过于荒唐。当初有人邀请他去吃一顿饭时，他显得踌躇不决，有点拿架子，这种表现已经相当荒唐可笑，不管怎样，查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斯特瑞塞有机会去寻根究底，但他得小心谨慎地去做，或者说几天之前，他曾仔细考虑过自己在开始时那些生硬的做法。然而一旦发现自己被别人注意，他便把回忆收了起来，一如处理一件违禁的物品。纽瑟姆夫人在信中也谈到它，有时候她的话使他不禁大呼她说得太过火。他当然马上就变得面红耳赤，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事情的原因，而是因为解释的方式。他很快认识到，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很快地学会像他那样不温不火地处理问题。如果她想要事情处理得十分恰当，她就得考虑大西洋、邮政总局以及地球那过于弯曲的弧线等因素。

一天，查德在迈榭比大街请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喝茶，其中包括那个并非默默无闻的巴拉斯小姐。斯特瑞塞出来时碰见那位他在给纽瑟姆夫人的信中称之为小小艺术家的熟人，并同他一道前往。他有充分的理由

把这个人称为另一半，因为根据他细致的观察，此人是查德生活中唯一的密友。这天下午，小彼尔汉姆与斯特瑞塞并不同路，但他还是慨然与他同行。不幸的是，天开始下起雨来，他们只好匆匆走进一家咖啡店避雨，并坐下来交谈，这也算得上他为人忠厚的表现。同查德一起时，他还从来没有像刚过去的一小时那样忙碌。他和巴拉斯小姐交谈了一阵，后者责怪他没有去看她。最绝的是他还想到一个好办法，使韦马希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韦马希同那位小姐言谈甚欢，看来他很快就懂得如何讨她欢心。斯特瑞塞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十分有趣，便放手让他去取乐。即使不问她，那位小姐的用意也十分明显。她是想帮他应付这个极大的累赘，而且尽管那是不可能的事，她还是想给她的朋友造成那么一个印象，即她和韦马希之间可能发展某种关系，他的神圣的愤怒也因此会有所减少。那位小姐的用意不是这个，又是什么？这种关系只起着装饰作用，斯特瑞塞觉得它形成于裙子的荷叶边和羽饰之间，形成于深蓝色围垫的双座马车之中，并随着马车飞驰而去。他从来没有飞驰而去，至少没有坐在双人马车里，或者坐在穿号衣的马车夫后面。他曾同戈斯特利小姐一同乘坐出租马车，也有几次与波科克夫人一起乘坐无盖双轮马车，他还同纽瑟姆夫人同乘四座马车，有时到山里去时，则同乘平板马车。然而他朋友真正的奇遇却超越了他个人的经验。他此刻很快就向他的同伴表明，他身为总督察，刚才这奇特的经历使自己深感经验不足。

“他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他随即表明，他指的不是那位在全神贯注地玩多米诺骨牌的胖绅士，他刚把视线转移到他身上，他指的是一个钟头以前那位主人家。此时他坐在铺着天鹅绒的凳子上，完全不管自己过去说过的话，随心所欲地评论这位主人家，几乎到了有欠考虑的程度。“他在什么地方才会原形毕露？”

处于沉思之中的小彼尔汉姆用一种父亲般的亲切目光瞧着他。“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

斯特瑞塞笑出声来，因为他觉得这语调实在滑稽。他说道：“那又有什么相干？唯一能使我感到喜欢的是我觉得我在促使他走。”他竭力表明他只是希望能够弄明白。“这个家伙诚实吗？”

他的同伴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看来明白他的意思。“你指的是谁？”

此时双方都没有说话，像是在进行无声的交流。“他真的自由吗？”斯特瑞塞纳闷地问道，“那么他又是怎样安排他的生活的呢？”

“你说的那个家伙就是查德，对不对？”小彼尔汉姆问道。

斯特瑞塞此时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想道：“我们应当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可是他说的却与想的一致。“是不是有那样一个女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真的令他生畏，而且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他的女人？”

彼尔汉姆随即答道：“你以前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你真是太好了。”

“哦，我简直不称职。”

斯特瑞塞脱口说出这句话，小彼尔汉姆听后变得更加审慎。“像查德这样的人太少见！”他的话颇有启发意义，他又补充说道，“他的变化太大。”

“你也看出来了吗？”

“他的进步？哦，是的，我想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不过我不敢肯定，”小彼尔汉姆说，“我不喜欢他从前那个样子。”

“这样说来他真的面目一新了？”

“嗯，”小彼尔汉姆过了一会儿回答道，“我不敢说他天性就有这么善良，这么好。这就像你喜欢的一部旧书的新版本，在经过修订和增补之后，变得更加适合今天的情况，然而不再完全是你过去熟悉和热爱的那个东西。”他接着说，“尽管如此，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他在玩游戏，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他真的想回去干一番事业。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将因此取得更大的进步，进一步扩展他的心胸。”小彼尔汉姆继续说，“他将不会是那令人愉快的且经常翻阅的旧书。当然我这个人糟透了。假如这世界上的东西全是我喜欢的，恐怕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荒诞的世界。我敢说我应该回家去经商，可是我宁愿死也不愿这样。我下定决心不干对我说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也十分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为自己有力地辩护。”他最后说道，“尽管如此，我向你保证我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他回去的话，我是指对查德。我觉得这是他的最佳选择。你看得出来他并不快活。”

“我看得出来？”斯特瑞塞瞅了他一眼。“我向来以为我看见的是相反的情况——一个达到平衡并保持平衡的绝佳的范例。”

“哦，这只是表面现象。”

“嗨，你瞧，”斯特瑞塞大声说道，“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你刚才谈到你那熟悉的但已变得难以辨认的书。喂，那么谁是编者？”

小彼尔汉姆沉默地瞧着前方，过了一会儿才说：“他应该结婚。结了婚就好了。他也想结婚。”

“想同她结婚？”

小彼尔汉姆稍待片刻，斯特瑞塞凭感觉知道他了解情况，但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他希望能够自由。你知道，扮演这么好的角色，他不太习惯。”这位年轻人解释得清清楚楚。

斯特瑞塞踌躇了一下。“那么根据你说的，我可不可以认为他是个好人？”

他的同伴也像他一样停顿了一下，但在答话时却颇为干脆，尽管声音不高。“可以。”

“那么为什么他又感到不自由？他对我发誓说他自由，可是同时又不以任何方式证明这一点，当然话又说回来，他对我的确很好。他这样子实在和不自由没有什么两样。我刚才之所以向你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他待人接物的方式颇为奇特。他好像并未做出任何让步，他的目的是想把我留在这儿，并给我树立一个坏榜样。”

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斯特瑞塞付了账，侍者此时正在数找补的零钱。我们的朋友把找的钱的一部分给了他，在大声表示感谢之后，侍者退去。“你给得太多了。”小彼尔汉姆友善地说。

“哦，我总是给得太多！”斯特瑞塞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他好像急于想结束对自己的思考，便继续说道：“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他为什么不自由？”

仿佛认为同侍者的交流是一个信号似的，小彼尔汉姆站了起来，并侧着身从桌子和长沙发椅之间走过去。一分钟之后，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位心满意足的侍者站在打开的房门边伺候。斯特瑞塞把他同

伴的动作理解为一种暗示，即一旦他们走到无人处他便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们在外面走了几步并转过一个街角，斯特瑞塞再次提问：“如果他人好，为什么他不自由？”

小彼尔汉姆瞧着他。“因为这是纯洁的恋情。”

这句话有效地解决了问题，并使得斯特瑞塞能暂时过上几天好日子。然而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他有摇动生命给予他的经验之酒的酒瓶的积习，因此像以往一样，他不久就尝到了从瓶底泛起来的酒渣的味道。换言之，他已经通过想象体会到小彼尔汉姆所谈的话的意思，并因此在下次与玛丽亚·戈斯特利见面时有了充分的谈话之资。由于某个新的情况，他决定很快同她见面，他感到必须把这情况告诉她，一天也不能耽误。“昨晚我告诉查德，”他立即开口说道，“我必须告诉那边的人我们动身返家的确切日期，至少得让她们知道我动身的日期。如果他不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那么我就会有失职责，我的处境也就会变得不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他，你猜他怎样回答我？”这一次戈斯特利小姐说她不知道，因此他又说：“嗨，他说他有两位特殊的朋友，两位女士，是两母女。她们出去了一段时间，即将返回巴黎。他希望我能见到她俩，同她们认识并喜欢上她们。他要求我，在他有机会同她们再见一面之前，不要把我同他的事弄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斯特瑞塞接着又自问自答：“他是不是想用这种方法溜走？这就是我们到达此地之前他必须到南方去见的人。她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她们也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他。同他的友谊仅次于他同她们的友谊，因此他认为他有一千种理由让我们愉快地见面。他直到现在才提起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她们何时回来还难以确定，事实上现在看来有点不大可能。然而他明确地表示，她们很想同我交朋友，因此将尽力克服一切困难。这话不知道你相信不？”

“她们渴望见到你？”戈斯特利小姐问道。

“是的，”斯特瑞塞说道，“当然啰，她们怀着纯洁的爱慕之情。”在同小彼尔汉姆交谈的次日他就去看她，他已经把这事告诉了她，而且他俩还在一起探讨这新发现的意义。她帮助他弄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一点小彼尔汉姆并未详加说明。斯特瑞塞十分意外地获悉，查德有一位心爱的人，但他并未进一步询问有关她的情况。斯特瑞塞对此有一种难以摆脱的顾虑，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他根据自尊原则，尽量不让查德说出她的名字，并希望借此表明查德的纯洁恋情与他没有什么相干。从一开始起，他就不愿意过多地考虑查德的尊严，但这并不等于在该照顾他的尊严时丝毫不加以理会。他经常在想，他要做到何种程度才不会被查德认为是出于他一己的私利。所以他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不表现出自己是在干预。当然同时也不剥夺他感到惊讶的权利，只不过他得在把这惊讶理出个头绪之后才能告诉别人。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告诉戈斯特利小姐，尽管她也许会像他一样，在开始时感到十分惊讶，但只要略加思索，她就会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所叙述的事情与真实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一切迹象表明，查德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纯洁的恋情。他俩一直在探索解开那变化之谜的“暗码”（就像法国人常说的那样），小彼尔汉姆的直言相告尽管来得很晚，但还是管用。事实上在略微停顿之后，她告诉斯特瑞塞，她越想就越觉得它管用。但她这番话的分量并不足以使他在分手前不对她的诚意产生怀疑。难道她真的认为这恋情是洁白无瑕的吗？他再次对她提出这个问题，以便确切地知道她的看法。

可是开始时她只是觉得有趣而已。“你说有两个？要是这爱慕之情是针对两个人的，我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是纯洁的。”

斯特瑞塞接受这个观点，但他也有他的看法。“或许他正处于不知道更爱母亲还是更爱女儿的阶段？”

她考虑了一下，说道：“在他那个年龄，他肯定更喜欢女儿。”

“很有可能。可是我们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斯特瑞塞说道，“她也许岁数足够大。”

“足够大到做什么？”

“嗨，同查德结婚呀！你知道，这或许是她们所希望的。假如查德也希望如此，小彼尔汉姆也这样想，而且甚至我们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只好迁就，只要她不阻止他归国，那么事情还可以谈得上顺利。”

每一次这样讨论问题时，斯特瑞塞都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落在一个深井里。他得等上一会儿才能听见微弱的溅水声。“如果纽瑟姆先生准备同这位年轻小姐结婚，他为什么没有办手续？为什么他没有同你谈他的婚事？这真叫我弄不懂。如果他想同她结婚，而且又与她们的关系很好，他为什么又说他‘自由’呢？”

斯特瑞塞也同样感到纳闷。“也许那女孩子不喜欢他。”

“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对你谈到她们？”

斯特瑞塞的脑子里边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回答道：“也许他同她母亲的关系很好。”

“与同女儿的关系相比？”

“嗯，如果她竭力劝女儿嫁给他，还有什么能使他更喜欢这位母亲？只是，”斯特瑞塞大声说道，“为什么女儿不同意嫁给他？”

“哦，”戈斯特利小姐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器重他。”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样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年轻人？我难道会落到这般田地？”他表情严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极力想弄明白。“可是，”他接着又说，“他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结婚，如果成家能帮助他立业的话。结婚必定对他的事业有帮助，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他把话说到底，“她们肯定希望他发家致富。任何与他结婚的姑娘都会对他的事业感兴趣，都会鼓励他不要错失良机。如果他失去机会，至少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处。”

戈斯特利小姐改变了话题。“的确如此，你的推理完全正确！但在另一方面，这里面也包括亲爱的老乌勒特的因素。”

“哦，是的，”他沉思地说道，“这里面包括亲爱的老乌勒特的因素。”

她稍待片刻。“这位小姐可能觉得她受不了这些。她也许会觉得这样代价太高，她也可能会反复斟酌。”

在讨论这些事时，斯特瑞塞总是安静不下来，他不知不觉又转了一圈。“这都取决于她是谁，她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应付亲爱的老乌勒特，而玛米恰恰就有这方面的长处。”

“玛米？”

他听出了她的语调，便在她面前停了下来。他明白这并不表明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而只是短暂的极端的窘迫的表现。尽管如此，他还是大声说道：“你肯定没有忘记玛米吧？”

“没有，我没有忘记玛米，”她微笑了，“毫无疑问，玛米的优点简直说不完。玛米这女孩子我挺瞧得起！”她直率地说道。

斯特瑞塞又踱了一会儿步。“她真的可爱极了，你知道。她比这儿的所有姑娘都要漂亮得多。”

“我的想法正是基于此。”她也像她的朋友那样沉思了一会儿，“我真想指导指导她。”

显然他觉得这想法挺有意思，但最终还是表示反对：“哦，当你处于这种狂热之中时，最好别去找她！我非常需要你，你可不能离开我。”

可是她仍然坚持她的观点。“我希望她们把她送到我这儿来！”

“如果她们知道你，她们当然会这样做。”他回答道。

“她们不知道我吗？根据你所说的，我想你向她们谈起过我，是吧？”

他又在她面前停了下来，但随即又走动起来。“就像你说的那样，在我办完事之后，她们就会把她送来的。”随后他表达了他最想表达的看法，“这似乎是在此刻揭穿他的把戏。他想把我留在这里，这就是他干这一切的目的。”

戈斯特利小姐咬了咬嘴唇。“你看得十分清楚。”

“恐怕我看得没有你那么清楚。”他又继续说，“你是不是在假装糊涂？”

“嗯，什么？”她在他缄默时追问他。

“嗨，她们之间一定有很深的瓜葛，从一开始到现在，甚至在我到

此地之前。”

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那么她们是谁？问题竟然会这么严重。”

“也许问题并不严重，可能还挺轻松呢。不过不管怎样，说得上不同寻常，哦，”斯特瑞塞不得不承认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小彼尔汉姆把情况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有些事就不必再追问下去了，比如说她们的名字。”

“哦，”她回答道，“如果你以为你可以撒手不管……”

她的笑声一瞬间使他变得忧郁起来。“我并不认为我会撒手不管。我只是想我得喘息五分钟。我敢说充其量只能继续进行而已。”他俩对视了一下，一会儿之后他的情绪转好了。“尽管如此，我对她们的姓名还是丝毫不感兴趣。”

“对她们的国籍，是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波兰人，也一点没有兴趣？”

“我对她们的国籍没有一丁点儿兴趣，”他微笑着说，“假如她们是波兰人，那也不错。”

“太好了。你看你的确介意。”这个转变使她变得高兴。

他有所保留地同意这句话。“假如她们是波兰人的话，我想我会介意的。”他想了一下，“也许这会叫人高兴的。”

“那么就让我们希望事情会是这样的吧。”但是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又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女儿的年龄合适，那么母亲的年龄当然就不行了。我是指对纯洁的恋情而言。如果女儿的岁数是二十（她不

可能更小），那么母亲至少有四十岁。因此当母亲的只有出局，因为她对他来说年龄未免太大了。”

斯特瑞塞又停了下来，想了一下，然后提出反对意见。“你这样想吗？你以为会有对他来说太老的女人吗？我有八十岁，但我还年轻得很。”他接着又说，“也许那姑娘还不到二十。也许她只有十岁，可是却十分可爱，因此查德很喜欢同她交往。也许她才五岁。也许那位母亲才二十五岁，是一位挺迷人的年轻寡妇。”

戈斯特利小姐觉得他的猜想挺有意思。“那么她是一位寡妇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尽管这又是一句意义晦涩的话，他们彼此还是交换了一下眼光，这是他们迄今时间最长的一次对视。接着需要做的事便是解释，事实也果然如此。“我只是把我感觉到的告诉你，我觉得他有某种原因。”

戈斯特利小姐发挥她的想象力。“也许她不是一个寡妇。”

斯特瑞塞似乎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他仍然接受了。“这样说来，这就是这种感情（如果是针对她的话）之所以纯洁的原因。”

可是看来她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既然她是自由之身，那么她何必保持那种纯洁的关系呢？要知道她又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他听她这样说，不禁笑了起来。“哦，我并不是说纯洁到那种程度。难道你认为只有在她不自由时，才能用纯洁这个词吗？”

“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一时间他什么也没有说，她马上接着说下去，“不管怎样，我敢说你对纽瑟姆先生的小计划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一直在试你，并把你的情况告诉那些朋友。”

斯特瑞塞同时在仔细思考。“那么他的坦诚的性格到哪里去了？”

“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在挣扎，在想法挣脱，在力求表现自己。你知道，我们应该支持他的坦诚的那一面。但他已经明白你会这样做。”戈斯特利小姐这样说。

“这样做？为了什么？”

“嗨，为她们，为[ces dames](#)。他一直在观察你，研究你，而且喜欢上你，他认为她们也会喜欢你的。亲爱的先生，这是对你最大的尊敬，因为我相信她们是很挑剔的。你来这儿寻求成功。嗨，”她高兴地说道，“你已经成功了！”

他耐心地听她讲，然后突然转身走开。她的房间里有许多可供他观赏的好东西，这对他倒挺方便。他仔细地观看两三样东西，然而不久之后他说的话却与它们毫无关系，“你不相信！”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他们之间感情的性质，不相信这种感情是纯洁的。”

可是她为自己辩护。“我并没有装出对此事有所了解的样子。什么都是可能的。我们得走着瞧。”

“瞧？”他呻吟般地回答道，“难道我们还没有瞧够吗？”

“我还没有哩。”她微笑着说道。

“那么你认为小彼尔汉姆在撒谎？”

“你得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他脸色几乎变白。“还要进一步调查？”

他颓然往沙发上一坐，她站在他身旁，最后说道：“你来此地不就是为了把一切弄清楚吗？”

1法文，十分愚蠢地。

2法文，那些女士。

第十章

第二周的星期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查德·纽瑟姆在这之前就已经通知他的朋友他有所安排。他曾说过要带他去见伟大的格洛瑞阿尼——这位先生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在家，在那儿多半不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遇到一些枯燥的人。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该计划未能马上付诸实施，现在倒可以在更愉快的情况下以偿夙愿。查德谈到这位著名的雕塑家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古老的花园，值此春光明媚、天朗气清之际，这花园更是迷人。他还提到其他一些事情，这使得斯特瑞塞确实感到某种不同寻常的事将会发生。对这些介绍和应酬他现在还得抱无所谓的态度，他觉得不管这些年轻人带他去看什么，至少他也是在展示自己。不过他希望查德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过于像一个导游。经过反复观察，他已经看透查德那些把戏、那些计划以及那些老谋深算的外交手腕。他感到他是在通过我们的朋友暗地里称为~~panem et circenses~~的手段，来逃避他们交往的实质性的问题。斯特瑞塞老是被鲜花包围，因而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尽管有时他几乎感到愤慨，认定这是他那讨厌的禁欲气质在作怪，是对一切美的东西均感怀疑的结果。既然他的反应如此强烈，因此他时时告诫自己，只有革除这个积习，才能认识事物的真实面目。

他事先知道德·维奥内夫人及其女儿很可能会露面，因为查德再次提到他那两位将从南方来的朋友时透露了这一消息。在同戈斯特利小姐谈论她们之后，斯特瑞塞更坚定他不应打探她们的情况的想法。根据他同查德交谈时的情况判断，查德对某些情况避而不谈，斯特瑞塞认为自己也应持相应的回避态度。他觉得她们受到一种他不知应当怎样描述才好的礼遇。不管怎样，他已处于这个位置上，得面见这两位女士。他很清楚使她们感到见到的是一位体面的绅士是他的责任。查德之所以十分

注意效果，是因为她们非常美丽、聪明和善良，或者是因为有着其中某一个优点吗？他是否想按照乌勒特人的说法，大力将她们推出，推到这位不甚挑剔但仍有其标准的批评家面前，以她们那难以衡量的价值使他感到吃惊？这位批评家充其量只会问一下这两位女士是否法国人，而且这个问题仅仅是她们的姓名的读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查德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他还立即补充说明她们的英语完美无瑕，因此斯特瑞塞若想找借口不同她们来往，他恐怕一个也找不到。由于到了此地后他的心境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所以事实上他感到毫无找借口的必要。倘若他要找什么借口，那都是为了其他人，对于他们那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十分欣赏。和他一样到此地来旅居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自由自在、热情奔放、性格各异，他们同当地优美的环境融为一体。

这个地方给人的印象极好 —— 一个造型简洁、偏处一隅的小亭，室内拼花地板擦得通亮，白色精锻的护墙板和淡淡的描金，亭内装饰清雅别致不俗。这个地方位于巴黎的旧郊区圣·日耳曼区的中心地带，在一群带花园的古老的华宅的边上。它远离街道，要走到这里，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过道和一个安静的院子，对于没有心理准备的人来说，见到这地方有如见到出土的宝物，令人惊讶。它也使 he 认识到这个难以衡量的城市的博大，他平常所见的那些界标和界限，似乎都被一支奇妙的画笔一扫而光。花园很大，是一个备受人珍爱的遗迹，已有十来个人进入园中，查德的主人不久就在这里会见了他们。园中高树上群鸟齐集，在温煦的春光中鸣啭歌唱。高高的界墙外耸立着庄严的公馆，它是私人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古今递嬗和对外部变化无动于衷的永存的秩序。春光如此和煦，参加这个小小集会的人都走到了院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室外使人犹如置身华丽的会议厅中。斯特瑞塞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大修道院中，一个他不知为什么而著名的修道院。这个培养年轻教士的地

方，四处散布着阴影，处处可见直巷和礼拜堂的钟楼，在一个角落中聚集着大量的建筑物。他觉得空气中飘浮着姓名，窗边出没着幽灵。他处处可以见到标记和遗物，觉得自己被过去包围，以至于难以迅速辨认这些来自往昔的信息。

在同这位著名雕塑家见面时，各种印象更是纷至沓来，几乎使他难以招架。查德把格洛瑞阿尼介绍给他。这位雕塑家举止十分从容自信，他长着一张疲惫然而漂亮的脸，就像一封展开的用外文写的信。他那闪烁着天才光芒的眼睛，他那讲话时颇有风度的嘴唇，他那漫长的创作生涯，他所获得的众多的荣誉和奖赏，还有他在会见客人时那长时间的注视和表示欢迎的寥寥数语，都使斯特瑞塞感到对方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艺术家。斯特瑞塞曾在卢森堡的博物馆以及更令人景仰的亿万富翁们居住的纽约观赏过他的作品。他知道他早期在其故乡罗马创业，后来移居巴黎，并以其灿烂的光辉在群星中大放光芒。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客人觉得他被光辉、传奇和荣誉笼罩，因而对他敬仰不已。斯特瑞塞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密切地接触这些东西，他感到自己在这幸运的时刻敞开了心扉，并让自己很少感到的温煦的阳光射入颇为灰暗的内心。他后来一再追忆那张就像奖章一样的意大利脸庞，上面的每一根线条都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时光只是在上面增添了色调，使人们对它更加敬仰。他还特别记得这位雕塑家的双眼：当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做简短的寒暄时，它们闪烁着穿透人心的光辉，像是在传达超凡脱俗的心灵的讯息。这注视尽管是无意识的、随意的，也许还有点心不在焉，但他却不能很快忘却。他想到这双眼睛，觉得自己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内心的最深处都受到了探测。事实上他一再回味这景象，在闲适的时光老是想着它。但他从不向任何人谈起，因为他十分清楚，倘若他提到这些，别人就会认为他是在胡言乱语。那双眼睛是不是那最特殊的照明灯，那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美的火炬，永远照耀着那神奇的世界？或者它是由某个经过生活

百炼成钢的人以其无坚不摧的锐气挖掘而成的深井？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也没有什么人比这位艺术家更令人吃惊。斯特瑞塞觉得自己简直像在接受考验，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格洛瑞阿尼的迷人的微笑透露出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哦，那后面可怕的生活），这微笑照耀着他，像是在考验他的素质。

与此同时，在随意地介绍了斯特瑞塞之后，查德更随意地转身走开，并招呼其他在场的人。聪明的查德对他的无名的同胞很随便，对那位伟大的艺术家也同样随便，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这对斯特瑞塞又是一个新的启示，使他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他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欣赏。他喜欢格洛瑞阿尼，但从此之后不会再见到他，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与他俩都很密切的查德就是他与格洛瑞阿尼联系的纽带，并暗示着某种可能性。哦，要是一切都是另外一回事，那该有多好！斯特瑞塞意识到不管怎样，他已经结识了名人，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点也不愿以此而自夸。斯特瑞塞到这里来赴会并不是仅仅为了欣赏阿贝尔·纽瑟姆的儿子的形象，但它却很可能在观察者的心中占据绝对的中心地位。格洛瑞阿尼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声失陪，便走到查德那边去同他说话。斯特瑞塞则独自待在那儿想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他是否通过考试的问题。这位艺术家离开了他，是不是因为觉得他不行？他真的觉得今天的表现比平时好。他是否表现得恰到好处，也即是说既为对方的魅力所倾倒，又使对方多少明白自己已感到了对方的探测？他突然看见小彼尔汉姆从花园那边向他走来。当他俩的眼光接触时，他忽发奇想，认为小彼尔汉姆已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倘若此时他要对他讲他最想说的话，那便是：“我考试过关了没有？因为我知道我在这儿的考试必须过关。”小彼尔汉姆就会叫他放心，并告诉他不要过于担心，并以他本人在场作为根据，叫他安心。事实上，斯特瑞塞看到，小彼尔汉姆的举止与格洛瑞阿尼和查德一样从容自在。他自己也许

过一会儿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可以了解那些面目极其陌生的人的观点了。这些人属于迥然不同的类型，与乌勒特人完全不同。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三三两两地在花园中散步。与男士们相比，那些女士更不像乌勒特人。在他的年轻朋友招呼他之后，他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

“哦，他们是些各不相同的人，总会有那么些艺术家，对于他们的同行们来说，他们极有成就，难以模仿。还有种种不同的头面人物，如大使、内阁部长、银行家、将军之类，甚至还可能有犹太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总会有些极其美艳的女人，当然不会太多，有时是些女演员、女艺术家、伟大的逢场作戏者——但只是在她们不是怪物的时候，其中不乏一些见过世面、人情练达的老手。你可以想象他在这些方面的经历，我相信简直有点难以置信。她们绝对不会让他溜掉，绝对不肯松手，但他能弹压住她们，没有人知道他用的什么手段，那是极其漂亮的温柔的手法。来这儿的人从来不很多，但非常好，实在是最佳选择。使人感到无趣的人在这儿找不到几个。从来都是这样，他自有其秘诀。简直太不同寻常了。他对每个人都一样。他从不问什么问题。”

“哦，是这样的吗？”斯特瑞塞笑着问道。

彼尔汉姆坦诚地答道：“要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哦，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来看，你是最佳选择之一。”

这位年轻人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今天似乎相当不错。”

斯特瑞塞也跟着四下张望。“这些都是些见过世面、人情练达的女人吗？”

小彼尔汉姆显示他的能力。“是的，都是些相当老练的女人。”

斯特瑞塞对这一类女人挺感兴趣，他爱用神秘和浪漫的眼光来观察和欣赏她们。“有没有波兰人？”

他的同伴想了一下。“我想我能看出一个葡萄牙人，还有一些肯定是土耳其人。”

斯特瑞塞力求做到不偏颇，他猜想：“这些女人看起来显得和谐一致。”

“哦，走近了之后每个人的特点就凸显了！”斯特瑞塞明白走近的坏处，他仍很欣赏那种和谐一致。“得啦，”小彼尔汉姆接着说，“你知道，即使是最坏，也仍然不错。倘若你喜欢这样，有如此感觉，那就表明你根本就不是门外汉。”他又很漂亮地补充了一句，“你总是一下子就懂得一切。”

斯特瑞塞听了很高兴，但还是觉得有点过分，因此他无可奈何地喃喃道：“听我讲，可不要给我设圈套！”

“嗨，”他的同伴回答道，“他对我们极好。”

“你是说对我们美国人？”

“哦，不，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好处，你听不到任何人谈论政治。我们不议论这些。我是说不对各种各样的可怜的年轻人谈。然而这个地方仍然具有如此魅力。就像是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掩盖了我们贫乏的知识。它使我们全都回到了上一个世纪。”

斯特瑞塞觉得颇为有趣，说：“我担心它会使我们往前走，哦，走得太远！”

“进入下一个世纪，是不是？”小彼尔汉姆问道，“你这样担心，是不是因为你是属于之前那个世纪的缘故？”

“你是说上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世纪？谢谢你了！”斯特瑞塞笑了起来，“假如我向你打听某几位女士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能取悦于她们，因为我简直是一个罗可可式的标本。”

“恰恰相反，她们崇拜罗可可式的人物，我们这儿的人都崇拜这种人。这儿的一切，包括亭子和花园等都是极好的陪衬，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背景？这儿有许多人都搜集这种艺术品，”小彼尔汉姆一边微笑，一边环顾四周，“你尽管放心好了！”

他这番话使得斯特瑞塞再度陷入沉思。有些人的脸他几乎一点也看不明白。它们究竟是可爱，还是仅仅是陌生？他可能不会去谈论政治，但是他怀疑其中有一两个波兰人。因此他便向他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自从他见到小彼尔汉姆后便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德·维奥内夫人和她的女儿到此地没有？”

“我还没有见到她们，但是戈斯特利小姐已经来了。她正在亭子里观赏那些陈列品。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收藏家。”小彼尔汉姆补充道，看来他不想得罪人。

“哦，是的，她是一个收藏家。我也知道她要来。德·维奥内夫人也是收藏家吗？”斯特瑞塞继续说道。

“她相当可以，我想算得上名家了吧。”这位年轻人在说话时与他的朋友对视了一下。“我昨天晚上见到查德，他告诉我她们已经回来了，昨天刚到。直到最后他才知道她们回来了。”小彼尔汉姆接着又说，“如果她们在这儿，那么这是她们回来后第一次露面。”

斯特瑞塞迅速地把这些想了一下。“查德昨天晚上告诉别人的？可是他在同我一道来这儿的路上却没有对我提起。”

“你问过他没有？”

斯特瑞塞倒是没有冤枉他：“没有。”

“好啦，”小彼尔汉姆说，“要是你不想知道某件事，把这事告诉你，让你知道，可挺不容易，你就是这样的人。”他接着又带着褒奖的口吻说，“但是当你想知道时，我得承认挺容易，而且还挺令人愉快哩。”

斯特瑞塞瞧着他，看来他很欣赏他的机智。“这就是你对这两位女士的事闭口不谈的原因吗？”

小彼尔汉姆品着他这话的深层含义。“我并没有闭口不谈。我那天同你谈过她们的事，就是在查德的茶会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谈话的那一天。”

斯特瑞塞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谈论这个问题。“这样说来她们就是那纯洁的爱慕的对象了？”

“我只能告诉你她们在别人的眼里就是如此。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只能看到表面现象，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位年轻人令人愉快地强调说，“我恳请你注意表面现象。”

斯特瑞塞环顾四周，他所看到的那一张张脸使他更进一步地理解他朋友的话。“这样好吗？”

“好极了！”

斯特瑞塞停顿了一下。“丈夫已去世了吗？”

“啊，没有，还活着。”

“哦！”斯特瑞塞说。过后因为他的同伴在笑，他又说：“那么这又怎么能说得上好呢？”

“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都能看出来。”

“查德爱上了女儿？”

“这就是我的意思。”

斯特瑞塞感到纳闷。“那么又有什么困难可言？”

“嗨，你我的想法不是要好得多吗？”

“哦，我的！”斯特瑞塞的语调有点奇怪，随后像是在转缓，“你的意思是她们不愿听到乌勒特？”

小彼尔汉姆微笑了。“这不正是你必须弄清楚的事情吗？”

斯特瑞塞刚才看见巴拉斯小姐孤孤单单地在那儿走来走去，他以前还从未看见一位女士在聚会时会这样。此时她听到小彼尔汉姆说的最后那句话，便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她刚走近能听到他们的对话的范围时，便开口谈话，她还透过长柄眼镜，看见了所有她感兴趣的东西。“可怜的斯特瑞塞先生，你管的事情未免太多了！”她又高兴地说道，“可是你可不能说我没有尽力帮助你。我已经把韦马希先生安顿好了。我让他和戈斯特利小姐一起待在屋子里。”

小彼尔汉姆大声说：“斯特瑞塞真会叫女士们帮他办事！他正准备

再拉一个夫，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这一回是德·维奥内夫人。”

“德·维奥内夫人？哦，哦，哦！”巴拉斯小姐的叫喊声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感到话中有话。是不是由于他凡事都过于严肃，因此成为别人开玩笑的对象？不管怎样，他挺羡慕巴拉斯小姐玩世不恭的本领。她就像一只长着美丽的羽毛四处啄食的小鸟，一会儿叽叽喳喳地表示不满，一会儿又很快地辨认出什么东西，飞快地冲过去。她站在生活面前，有如站在装满商品的橱窗前，你可以听见她在选择和评论商品时，她那玳瑁眼镜柄敲击玻璃的声音。“我们肯定需要弄清楚，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必做这工作。一个人无疑应当这样开始，但是要是突然又发觉必须放弃，那不是叫人受不了，太恼火了吗？你们这些人感觉不到这些，真是太棒，简直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真可以从你们那儿找到好多东西。”

“得啦，”小彼尔汉姆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观察你们并提出报告。即使我们真的提出报告，也算不上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嗨，你，彼尔汉姆先生，”她似乎在不耐烦地敲着玻璃回答，“你简直毫无价值！你到这儿来是为了感化野蛮人，我明白这一点，我记得你，可是你却让野蛮人感化了。”

“还没有呢！”这位年轻人悲哀地承认道，“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件事。这些吃人生番只是把我吃掉了。如果你愿意使用感化这个词，当然也可以，可是他们把我转化成了食物。我现在已经成了一堆基督徒的白骨。”

“对了，你说到点子上了！”巴拉斯小姐再次对斯特瑞塞发出呼

吁，“不要因此而丧失了信心。你很快就会累得筋疲力尽，但同时你也会得到应有的享受。[Il faut en avoir](#) .在你坚持奋斗的时候，我总想看到你。而且我将告诉你谁将坚持到底。”

“韦马希？”他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觉察到他话中的惊诧，便笑了起来。“他甚至连戈斯特利小姐都要抵抗，不理解其他人的人真是妙极了。”

斯特瑞塞承认道：“他的确是一个妙人。他不肯把这事告诉我，只是说有一个约会，可是谈的时候又苦着一张脸，活像他要上绞刑架，后来他却和你一块儿在这儿偷偷地露面。你把这说成是‘坚持到底’？”

“哦，我希望他能坚持到底！”巴拉斯小姐说，“但是他最多只能容忍我。他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明白。他这人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妙人。”她重复道。

“一个米开朗琪罗式的人物！”小彼尔汉姆说出了她未说完的话。“他是一个成功者。把画在天花板上的摩西移到了地板上。那雕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但是却多少可以移动。”

“当然咯，”她回答道，“如果你要说移动的话，他坐在马车里时，那副模样可真不错。他坐在我身边的那个角落里，看起来真有趣。他看起来像某个人，某个[en exil](#)外国的著名人物。因为这个缘故，人们猜测同我一道的是谁，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带他逛巴黎，逛所有的地方，但他毫不动容。他说像我们在书中读到的那位印第安酋长，当他到华盛顿去面见国父时，他站在那儿，全身裹在毛毡里，毫无表情。根据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来判断，我就像是国父。”她觉得这种比较是神来之笔，因此感到颇为高兴，这也挺适合她的性格。她宣称她将会这样称呼自

己。“他坐在我房间的角落里，瞧着我的客人们，那模样活像想闹点什么事情。他们都感到纳闷，不知他想闹什么事。”巴拉斯再次坚持强调，“但他这人真妙，他从来不惹是生非。”

听她这样讲，她的两位朋友明白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俩目光相遇，心领神会。小彼尔汉姆觉得挺有意思，而斯特瑞塞却感到有点悲伤。斯特瑞塞之所以感到悲伤，是因为他觉得那形象实在是太光辉了，假如那披着毛毡，站在大理石大厅中，对国父视若无睹的人是自己，那么将一点也不像那庄严的土著人。可是同时他说道：“你们这儿的人视觉太发达了，因此过于看重视觉，有时候真使人觉得你们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感觉。”

小彼尔汉姆静静地观察着花园中那些老于世故的女士们，他解释道：“除了巴拉斯小姐外，这些人没有道德感。”他这样说，既是为了迎合斯特瑞塞，又是为了讨好巴拉斯小姐。

斯特瑞塞不知他在讲些什么，因此几乎是急切地问她：“你有道德感吗？”

“哦，说不上十分强烈，”她觉得他的语调挺好笑，“彼尔汉姆先生真好。但是我想我还是有资格称自己为一个有道德感的人。是的，是这样。你认为我有许多荒唐事吗？”她又透过她那玳瑁柄眼镜朝他注视了一会儿，“你们都是一些妙人。我会使你们大失所望。我坚持认为自己的品行不错。可是我承认，”她继续说道，“我认识一些古怪的家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认识他们，我并非有意认识他们，看来这是我的命运，好像他们总要找到我。真是妙极了。”她接着又神情庄重地说道，“而且我敢说，这儿所有的人都过于注重外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我们互相观察，可是按照巴黎人的观点，这样见到的只是与真相相

似的东西而已。巴黎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此。这是巴黎人错误的观点，那亲爱的老观点！”

“亲爱的老巴黎！”小彼尔汉姆附和道。

“每一样东西、每个人都暴露无遗。”巴拉斯小姐继续说道。

“暴露出它们的真实面目？”斯特瑞塞问道。

“哦，我喜欢让你们波士顿人说‘真实’！可是有时，是的。”

“那么亲爱的老巴黎！”斯特瑞塞叹息道，他俩对视了一会儿，随后他又问道：“德·维奥内夫人也会这样吗？我是说她也会暴露出她的真实面目吗？”

她旋即回答：“她十分动人。她完美无瑕。”

“那么为什么刚才你听到她的名字时连声说‘哦，哦，哦’呢？”

她马上想起刚才的情景。“嗨，只是因为她太棒了！”

“啊，她也是这样？”斯特瑞塞几乎呻吟般地说。

然而与此同时，巴拉斯小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为什么不向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直接提问呢？”

“不要这样，”小彼尔汉姆说，“不要提出任何问题。耐心等待并自己做出判断，这样要有意思得多。他过来带你去见她了。”

1拉丁文，面包和马戏，即“吃喝玩乐”的意思。

2法文，有必要得到一些享受。

3法文，处于流亡之中的。

第十一章

此时斯特瑞塞看到查德又在跟前，以后那些事情发生得很快而且颇为荒谬，因此他几乎记不清了。那一瞬间对他极其重要，重要得令他感到难以解释。过后他老是在想，当他同查德一起走开时，他的脸色到底是变白还是泛红。他唯一感到有把握的是他并没有说什么不得体的话，而且正如巴拉斯小姐所感到的那样，查德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表现得要好。这是他发生明显变化的场合之一，然而为何会这样，斯特瑞塞却不太明白。斯特瑞塞回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晚上的情景。他当时觉得他懂得该怎样走进包厢。而他现在得到的印象则是他懂得该怎样介绍别人。这使斯特瑞塞的地位或者说他的自我定位受到影响，使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感到不安和被动，觉得自己被转交给他人，或者像他可能会说的那样，被人当作礼物送给他人。当他们走到房子跟前时，一位姑娘独自出现在台阶上，像是要走上前来。她和查德交谈了一会儿，斯特瑞塞随即明白她是很殷勤地在那儿迎接他们。查德离开的时候她尚在屋内，但后来她出来迎接他们，不久之后便和他们在花园中相会。开始时，面对如此青春佳丽，斯特瑞塞感到有点不安，然而随即而来的印象却使他多少感到安慰，因为他感觉到，这个姑娘并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胡来的女人。一经接触，他就知道她不是这种人。在查德把他介绍给她之后，她同他谈了一会儿，发现她举止大方而亲切。她说起英语来毫不费劲，但他听起来感到与其他人讲的英语都不同，看样子她并没有装模作样。在同她一起待了几分钟之后，他发现她的一切都显得很自然。她的语言优美、正确而奇特，像是在警告别人，不要把她当成波兰人。但他似乎看出，只有真正有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警告出现。

后来他感觉到更多的警告，然而他也感觉到其他的东西。她身着黑

衣，在他看来，那衣服轻软而透光。她皮肤白皙，身材也极其苗条，但她的脸却是圆圆的，双眼分得很开，而且显得有点古怪。她的微笑淡淡的，显得很自然；她戴的帽子很朴素；他听到她那漂亮的袖子里传来的叮当声，并注意到她佩戴的金饰比其他女士多。在同她见面时，查德显得十分随便而轻松。在这种场合，斯特瑞塞也希望自己能像查德一样自在和愉快。“你们终于见面了，你们俩将会十分投合，[vous allez voir](#)；祝你们成为好朋友。”他说完后便走开，看来他还是多少有点认真，他之所以走开是因为他想知道“让娜”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她母亲的回答是她刚才已把她交给戈斯特利小姐，因此她们还在屋子里。“嗨，你知道，”这个年轻人说，“他一定得见她。”当斯特瑞塞竖起耳朵听他说话的时候，他仿佛已经开始找她去了，因此便把其他两个人留在一起。斯特瑞塞感到纳闷，他心想戈斯特利小姐也许已经卷入其中，觉得自己忽视了其中一个环节。但他转念又想这样也好，因为他等一会儿可以据此同她讨论有关德·维奥内夫人的事。

实际上此时证据缺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的期望值大为降低。她好像并不十分有钱，但在他的单纯的想象中，他曾以为她很有钱。尽管如此，此时便判定她是穷人还为时过早。他俩离开那座房子，他看到前面有一张长椅，便提议在那儿坐下。“我听说过很多有关你的情况。”她一边走一边说，然而他的回答却使她突然停步。“呃，关于你，德·维奥内夫人的情况，我却知之甚少。”他认为能明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就只有这么一句话。因为他很清楚，他应用直率坦白的态度，来完成剩余的那部分任务，而且他也有理由这样做。不管怎样，他没有探听查德的隐私、干涉他应有的自由的意思。然而也就是在此刻，当德·维奥内夫人停下脚步的时候，他感到光是坦率还不行，还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其实她只需对他微微一笑，便可以使他检讨自己的做法，看是否恰当，要是他突然感到她故意对他表示亲切，那就说明他的做法可能有

问题。他们静立片刻时，彼此之间进行了如此交流。在此之后，他记不清楚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清楚地记得，在难以逆料和不可想象的情况下，他变成了讨论的题材。在涉及她的一些事情上，她为他解释说明，这就使她具有他无可企及的优势。

“戈斯特利小姐没有为我说一句好话吗？”她问道。

他最先想到的是他竟会以如此方式与那位女士拉扯在一起。他不知道查德究竟是怎样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管怎样，某种他无法寻根究底的事显然已经发生了。“我甚至还不知道她认识你。”

“嗯，现在她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很高兴你们是朋友。”

在他们坐下来之后，斯特瑞塞最关心的是戈斯特利小姐会告诉他什么样的“一切”。另一件事则发生在五分钟之后，他觉得她与纽瑟姆夫人和波科克夫人并无多大区别，至少表面上如此。她比头一位夫人要年轻得多，但又不像另外一位那样年轻。但是由于她自身的某种原因（倘若这原因真的存在的话），他不可能同她在乌勒特见面，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与他在长凳上的谈话，与可能发生在乌勒特的游园会上的一场谈话又有什么不同？倘若说老实话，只不过没有那样精彩而已。她告诉他，据她所知，他能来此地纽瑟姆先生非常高兴。然而这样的话乌勒特的女士们也能讲。难道查德心中也怀有忠于故土的情感吗？难道因为这情感的缘故，使他一见家乡的人，便怀念故乡的空气和泥土？既然如此，那么又何必对这“老于世故的女人”感到不安呢？纽瑟姆夫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类女人。小彼尔汉姆曾言之凿凿地说过，这种女人只要一近观，就会暴露出本来面目。然而他正是在比较近的距离之内，才发现德·维奥内夫人的普通人的一面。她的确暴露出本来面目，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她显示的是一个平凡女性的本色，此中或许有某种动机，

然而即使是在乌勒特，这样的动机也是常有的事。倘若她向他表明她愿意喜欢他（该动机完全可能驱使她这样做），那么要是她更明确地显示她是外国人，他就会感到更加兴奋。啊，她既不是土耳其人，又不是波兰人！对于纽瑟姆夫人和波科克夫人来说，这未免太平淡无奇了。这时又有一位女士和两位绅士走到长凳前，因此此事暂时搁下不提。

这几位样子不俗的陌生人随即对德·维奥内夫人说话。她站起来同他们谈话；斯特瑞塞发现这位由男士们陪伴的女士样子成熟老练，人长得并不漂亮，但表情端庄淑雅，颇有吸引力。德·维奥内夫人叫她“公爵夫人”，并用法语同她交谈，她则称德·维奥内夫人“我的大美人”。这些细节颇有意思，引起斯特瑞塞浓厚的兴趣。德·维奥内夫人并没有把他介绍给她，他感到这种做法与乌勒特的规矩不同，也与乌勒特的人情不同。尽管如此，那位在斯特瑞塞眼中举止自若而且颇有风度的公爵夫人却并没有停止向他注视。她的确在看他，像是很想同他认识。“哦，是的，亲爱的，不要紧，这是我，你这个脸上长着有趣的皱纹和给人印象极深（最漂亮还是最丑的？）的鼻子的人又是谁？”她仿佛把一捧散开的馨香扑鼻的鲜花向他扔来。他这样一想，便以为德·维奥内夫人已经感到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吸引力，因此决定不做介绍。一位绅士成功地挤到我们的朋友的同伴的身旁。这位绅士身材粗壮，头戴一顶有着漂亮弯边的帽子，外套上的扣子扣得十分整齐。他的法语迅速地变成流利的英语，斯特瑞塞突然想到他也可能是一名大使。他的目的显然是想独享同德·维奥内夫人交谈的愉快，而且他在一分钟内便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三言两语便把她带走，这样的手段极具外交手腕。看着这四个人转身离开，斯特瑞塞只好自叹弗如。

他又坐在长凳上，眼睛追随着那几个人，心中又一次想起查德的那些奇怪的朋友们。他独自坐了五分钟，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刚才有过

被一个迷人的女人遗弃的感觉，此时这感觉已被其他印象冲淡，事实上已经消失殆尽，而他也变得无所谓。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逆来顺受，倘若没有人搭理他，他也毫不在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犹如置身于一个浩荡的游行队伍中，刚才他受到的无礼待遇仅仅是一个次要的事件而已。此时小彼尔汉姆在他面前重新出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感到在此期间一定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小彼尔汉姆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了声“怎么样”，斯特瑞塞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觉得自己被难倒了。他的回答是一声“哼”，以表示他丝毫也没有被难倒。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这位年轻人在他身边坐下时，他传达的意思是，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他被人掀翻在地，也只是被翻到上面，翻到与他有亲和关系的崇高元素中去，他可以在其间浮游若干时间，这是不成问题的事。一会儿之后，他循着这个思路说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摔落到地上。“你敢肯定她的丈夫仍然活着？”

“哦，是的。”

“啊，那么……”

“怎么？”

斯特瑞塞毕竟得想一想。“嗯，我为他们感到遗憾。”然而这句话在当时产生的效果至多不过如此。他叫他那年轻的朋友放心，说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待在那儿就已经很不错，不必再四处走动。他不需要介绍，因为已经介绍得够多了。他已经大开眼界。他很喜欢格洛瑞阿尼，此人确如巴拉斯小姐所说，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人物。他已经知道半打左右名流，诸如艺术家、批评家和伟大的戏剧家等（后者很容易辨认），可是谢谢了，他实在不愿和他们之中任何人交谈。他感到无话可说，而且这样倒也很好，原因在于一切都太晚了，小彼尔汉姆对他十分恭敬，

力求找到一种最方便的安慰办法，因此顺便说了一句：“晚总比没有好。”可是他却针锋相对地回答：“宁早勿晚。”在这之后，斯特瑞塞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要一吐为快。他知道心中的不快如水库中的水一样已经满溢，只需他同伴轻轻一触，那水就会往外流淌。有些东西如果要来，就必须顺应时机而来。如果不能顺应时机，那就会错过时机，永远也不会来。他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不管怎样，对你说这些话永远也不会太晚，而且我认为你没有失掉机会的危险。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强烈地要求自由并注意到时光的飞逝。不管怎样，不要忘记托天之福。你还年轻，你应该因此而感到高兴，并且不辜负青春时光。你可要尽情享受人生，如果不这样便是大错特错。重要的不在于如何享受人生，只要享受人生就行。如果你从未享受过人生，那么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意义？这个地方以及查德和在查德那里见到的人给予人的印象尽管有点平淡无奇，但总的说来对我还是有所启迪，并深入我的内心之中。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没有尽情生活。但现在我已经太老了，明白这一切已为时过晚。哦，至少我确实明白了，其程度超过你所认为的或我所能表达的，一切都太晚了。就像是火车在站上老等我，而我却傻头傻脑地并不知道它在那儿。现在我才听到若干英里之外传来的逐渐消失的汽笛声。一旦失去便不可弥补，你可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事儿，我指的是生活，对我来说不可能有所不同。它至多只是一个锡制的模子，或者凹凸有致，具有装饰的花纹，或者平滑简朴，把一个人的思想犹如毫无自主能力的果冻一般地装进去。其结果就像大厨师们说的那样，使人的思想依样“成形”，并或多或少地受到模子的禁锢。总而言之，一个人只能按照他固有的方式生活。好在一个人还有自由的幻象，你可千万不要像今天的我这样，连幻象的记忆都没有了。在该享受人生的时候，我却因为过于愚蠢或者过于聪

明，错过了大好时光。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然，目前我正在对这个错误进行反省，但一般说来，反省之后所说的话总得打些折扣。然而这并不会影响你生逢其时这一看法。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人能有幸把握机遇，那么这个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你有很多的时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你这么年轻幸福，真令人羡慕得要死。千万不要愚蠢地错过机会。当然我并不认为你是一个傻瓜，要不然我也不会说这些分量如此重的话。只要不犯类似我这样的错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错误。享受人生吧！”斯特瑞塞上面这番话说得很慢，语气很友善，有时停顿，有时一气呵成。小彼尔汉姆注意地倾听，样子变得越来越严肃。其结果是这个年轻人变得过于严肃，以至于有违说话人试图造成无拘无束的欢乐气氛的初衷。他注意到自己这番话的后果，随后把一只手放在听者的膝上，仿佛想以一个恰当的笑语作结：“现在我要不眨眼地瞧着你了。”

“哦，可是我不知道到了你这个年龄时，我会不会希望与你有大的区别！”

“啊，做好准备，到那时要比我更有趣一点。”斯特瑞塞说。

小彼尔汉姆继续沉思，末了却笑了起来。“嗨，对我来说你挺有趣。”

“就像你说的那样，肯定是~~impayable~~。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又怎么样呢？”斯特瑞塞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此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花园中。他看到他们的主人正与一位女士会面，这位女士就是刚才和德·维奥内夫人一起离开他的那位女士。她很快就离开她的朋友们，在等候急于向她趋近的格洛瑞阿尼时她说了些什么，但斯特瑞塞并没有听清，只是她那机智有趣的表情给了他一点暗示。他相信她敏捷锐利，同时也觉得她

此次是棋逢对手。他明显地感到公爵夫人那隐而不现的傲慢，因此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位大艺术家有着能与之匹敌的气质。他们这一对是不是属于那“伟大的世界”？他当时处于观察者的地位，由于这种关系，他本人是否也是其中的一员？假如果真如此，那么这世界在本质上有点像老虎，它越过草地，挟着来自丛林的迷人的风，向他跃来。这些古怪的激动的情绪，这些联想的结果，很快就趋于成熟，并反映在他随即对小彼尔汉姆说的话中，“如果说这个的话，我知道我希望像哪一位！”

小彼尔汉姆追随着他的眼光，似乎有所悟，亦感到有点惊奇：“格洛瑞阿尼？”

事实上斯特瑞塞已经犹豫了，但这并非是他的同伴那含有深刻批评和保留成分的疑问所引起的。他在此刻已臻完善的图画中看到另外一些事和人，因而另一种印象取代了原来的印象。一位身穿白衣、头戴软羽饰白帽的年轻姑娘突然映入他的眼帘，而且正朝他们走来。更显而易见的是她身旁的那位英俊青年正是查德·纽瑟姆，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她肯定是德·维奥内小姐。她的确美丽非凡，属于那种聪明、温柔、羞怯天性的类型。此时查德经过仔细筹划，把她推到他的朋友面前，以取得最佳效果。最显而易见的的确是某种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东西的出现之下，所有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全都消失。就像弹簧咔嚓一响，使他一下子见到真相。此刻他和查德的眼光相遇，感到其中自有深意。彼尔汉姆所提的问题的答案也就可以在这真相之中找到。“哦，查德！”——他相信自己能够想象的正是这少有的年轻人。那纯洁的恋情将在他面前展现，那纯洁的恋情将请求他的祝福。让娜·德·维奥内，这个千娇百媚的女孩，这个风度优雅、情感热烈的人儿，就将是祝福的目标。查德把她直接带到他的面前。哦，是的，此刻的查德堪称乌勒特的光荣，他甚至比格洛瑞阿尼还要优秀。他摘取了这朵鲜花，把它插在水中过夜、保

鲜，当他终于举起它并让他观赏时，他确实充分感受到其效果。斯特瑞塞之所以在开始时感到这是精心筹划的结果，原因就在于此。他还进一步明白，自己注视那少女的目光，对于那位年轻人来说，无异于成功的标志。一位年轻人像他那样炫耀正值妙龄的少女，难道可以说毫无道理？况且他此刻毫不隐瞒他的理由。她所属的类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让她到乌勒特去。可怜的乌勒特，它会失去什么？尽管还有勇敢的查德，但它又可能得到什么！勇敢的查德刚刚做了漂亮的介绍：“这是我那位善良的小朋友，她了解你的一切，而且还要给你传递一个信息。”他转过身去，对那女孩说：“亲爱的，这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有能力帮我们一个大忙，你可要像我那样喜欢他、尊敬他。”

她站在那儿，脸色绯红，有点敬畏的样子，那副模样着实逗人爱，一点也不像她的母亲。她们母女俩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她俩都显得年轻，事实上这也是斯特瑞塞印象最深的一点。他感到惊异、困惑，思绪不由得回到刚才与他交谈的那位女人身上。这是一个启示，他据此可以明白她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人。她身材苗条、朝气蓬勃、长相漂亮，但是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因此，如果真要相信她的美好，就得想象她达到她母亲那种成熟的程度，并加以比较。好啦，且听她莺声燕语般地说道：“妈妈希望我在我们走之前告诉你，她十分希望你能尽快地来看我们。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讲。”

“她感到十分抱歉，”查德帮她解释道，“她觉得你这个人挺有趣，但她却因为某件事情不得不打断你的谈话。”

“哦，不要紧！”斯特瑞塞喃喃地说道，他那亲切的目光在他俩身上移来移去，同时他也想起许多事情。

“我想亲自问问你，”让娜接着说道，她两手合抱，像是在背祈祷文，“我想亲自问问你，看你是否肯定能来。”

“让我来办这件事，亲爱的，交给我办好了！”听她这样说，查德体贴地承担起这个任务。斯特瑞塞则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温柔，而他对她也实在缺乏了解，因此他感到与她直接打交道不太适合。人们只能像看画一样地瞧着她，不能动手。但是他同查德却打了一个平手，他可以对付查德。这个年轻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令人愉快的自信的态度。他的同伴从他的语调中可以听出全部故事，他说话的口气似乎已表明他们是一家人。因此斯特瑞塞更快地猜出德·维奥内夫人这样迫不及待的原因。同他见面以后，她发现他容易对付。她企图同他谈妥，务必要他为这两个年轻人找到一个办法，也即是一个不以其女儿移居为条件的办法。在想象之中，他已经看到自己在同这位女士讨论查德的伴侣定居乌勒特的好处。难道这位年轻人现在竟然把这件事委托给她办？难道他母亲的特使竟然不得不同他的一个“女友”讨价还价？这两位男子因为这个问题而彼此对视了好一阵子。查德以炫耀这种关系为荣，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三分钟以前他把她介绍给他时，他之所以会那么志得意满的原因，也是斯特瑞塞第一眼看到他那副模样时，感到如此惊诧的原因。总而言之，当他终于发现查德在同他玩花样时，他就感到自己十分羡慕他，这一点他曾对小彼尔汉姆谈过。整个表演只延续了三四分钟，表演者不久便解释说德·维奥内夫人马上得离开，因此让娜也只能待一会儿。不过他们不久就会重聚，在这段时间里，斯特瑞塞可以待在那儿好好玩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再来接你。”他像带她来时那样把她带走，而留在斯特瑞塞耳中的，则是低低的一声“先生，再见”，这甜蜜的外国口音是他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他看着他俩肩并着肩走开，再次感到她的伴侣同她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他俩消失在人丛中，显然是进了屋子。斯特瑞塞于是转过身来，想对小彼尔汉姆谈一些他认为是绝对正

确的想法，可是小彼尔汉姆人已经不在，而这也使得斯特瑞塞颇有感触。

1法文，你们将会看到。

2法文，挺逗人笑的。

第十二章

事实上这一次查德并没有遵守他将再来的诺言，但是戈斯特利小姐不久以后却亲自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来。他临时因为某种原因必须与这两位女士一同离开，因此一再嘱咐她出来关照他们的朋友。她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她在斯特瑞塞身边坐下的时候，他觉得她的态度简直好得无可挑剔。他独自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更深切感到因为小彼尔汉姆离去而无人倾吐胸臆毕竟是一件憾事，可是这个后来的谈话者却是个更佳的倾诉对象。她刚刚走到他身边时，他就大声对她说道：“就是那个女孩。”尽管她没有马上直接回答，他还是感觉到这事对她的影响。她默不作声，若有所思，仿佛真实情况暴露在他俩的面前，有如洪水一样地涌来，因此不可能用杯子来量似的。在他同这两位女士见面之后，她便觉得自己应该从一开始就把她们的情况全告诉他，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倘若他细心一点，把她们的名字事先告诉她，那么这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他独自在那儿猜测了许多，但同时却忘了应该细心一点，把事情做到家，她因此感到颇为有趣。她在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是老同学，是多年未见的朋友，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得以重聚。戈斯特利小姐暗示，她再也不必暗中摸索，因此感到如释重负。她不习惯于暗中摸索，而且他也很可能明白这一点。一般说来，她总是直截了当地去追寻线索，现在她已经把握了线索，因此至少不必再费神去猜想。“她来看我的目的是为了见你，”斯特瑞塞的对话者接着又说，“可是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个才明白我在哪儿。”

尽管不需要费神猜想，斯特瑞塞此时依然如坠云里雾中。“你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她在哪儿？”

她踌躇了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她来看我，我就不会在家，因为在大吃一惊之后，我已经平静下来。”

斯特瑞塞尽量做出泰然自若的样子。“你把你们重逢称为一件令人十分吃惊的事？”

她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这在她是少有的。“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不要去咬文嚼字。她的事我不管了。”

可怜的斯特瑞塞脸拉得老长。“她令人受不了……”

“与我记忆中的相比，目前的她更迷人。”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她不得不考虑一下该如何措辞，“得啦，我这人令人受不了。这事令人受不了。一切都令人受不了。”

他对她注视片刻。“我明白你说话的依据是什么。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后来他又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女孩的缘故？”由于她依然不吭声，斯特瑞塞随后又说，“为什么你不打算见她？”

她随即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我不愿意多管闲事。”

听她这样说，他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你现在要抛弃我了。”

“不，我只是准备不再管她的事。她想要我帮她对付你。我决不会这样做。”

“你只愿意帮我对付她？那么……”因为要喝茶的缘故，原先在屋外

的大多数人都进了屋子，花园中几乎只剩下他们两人。园中的阴影还拖得很长，在这个高尚住宅区安家的鸟儿们发出薄暮时分的鸣叫，它们的叫声也来自周围那些古老的修道院和公馆，来自花园中那些高高的大树。我们这两位朋友似乎是在等待全部魔力出现。斯特瑞塞仍然保留着当时的印象：他仿佛觉得某种东西把他俩“钉在那儿”，使他们的感觉更加强烈。然而当天晚上他就扪心自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终于明白，对于一个首次被引入这个“大世界”——由大使和公爵夫人们组成的世界的绅士来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也并非那样丰富多彩。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对于一个像斯特瑞塞这样的人来说，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冒险可能会完全不成比例，这对于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尽管同戈斯特利小姐坐在一块儿，听她讲有关德·维奥内夫人的事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这段时光，这番景象，这眼前的一切，最近发生的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以及这次谈话本身，凡此等等无一不在心中引起反响，使这次会晤具有更深的历史意味。

追本溯源，这的确是一段历史。二十三年以前，让娜的母亲在日内瓦同玛丽亚·戈斯特利一起读书，而且是很好的朋友。后来虽然见面时间不多，但间或也能相聚。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她俩都有些岁数了。德·维奥内夫人毕业之后便结了婚，目前她的岁数可能已超过三十八岁。这样她就应该比查德大十岁，尽管斯特瑞塞可能会认为他看起来比她大十岁。一个将做岳母的人的年龄至少应该有这么大。要不是因为某种不可思议和违反常理的原因，使得她的外貌与她扮演的岳母角色完全不相符合，她应该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岳母。在玛丽亚的记忆之中，她扮演任何角色都很迷人。而且坦率地讲，尽管目前她扮演的这个角色显然不太成功，她依然光彩照人。这一次算不上对她的考验（真正的考验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因为德·维奥内先生是个粗鲁的人，她同他已分居多年，这才算是可怕的情况。戈斯特利小姐的印象却是，即使她有意想

要表现她的和蔼可亲，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她和蔼到别人无可挑剔的程度。幸好她丈夫并非这样。他是一个极其令人讨厌的人，这就愈加衬托出她的所有优点。

对于斯特瑞塞来说，许多事情都是历史。德·维奥内夫人是位女伯爵。在戈斯特利小姐毫不留情的揭露之下，他印象中的德·维奥内伯爵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一位外表文雅，然而实际上却十分粗鲁的无赖，看来他是某种莫名其妙的环境的产物。他的同伴如此坦率地描述的那位迷人的姑娘，则是被她的母亲一手包办嫁出去的，这位母亲也是一位颇有特色的人物，心中充满自私的、见不得人的动机；这对夫妇出于种种考虑，根本不想离婚。“[Ces gens-là](#)既不会离婚，也不会移居国外或公开放弃自己的国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亵渎神圣，是粗鄙低下。”因此他们是一些颇为特别的人。对于斯特瑞塞这种想象力多少还说得上丰富的人来说，这一切真是太不同寻常了。这位在日内瓦一所学校读书的姑娘，是一位不太合群、有趣而且对人十分依恋的少女，那时的她既敏感，脾气又火爆，有时会做出一些鲁莽的事，但总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她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母亲很年轻就成了寡妇，后来再次嫁给一个外国人。她母亲的婚姻显然没有给她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她母亲家这边的人都家境甚好，但却有着种种怪癖，以至于玛丽亚在回想他们的行为时感到不可理解。不管怎样，玛丽亚认为她母亲私心甚重，天性倾向于冒险，而且还是一个毫无良心的人，一心一意想尽快把女儿这个包袱去掉。在她的印象之中，那位父亲是个颇有名望的法国人，与其母大不相同。她清楚地记得他十分钟爱女儿，还给她留下一笔遗产，然而不幸的是这使她后来成为别人猎取的对象，在学校里她就表现出聪明才智，她读书不多，却聪明透顶。能讲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就像一个小犹太人似的（哦，她实际上并不是），她可以掌握任何一种语言，尽管不能获得奖品奖状。当学校演戏时，她总可以背诵

台词，临时扮演某个角色。她的同学鱼龙混杂，来自各地，弄不清楚各自的种族家系，因此往往各自吹嘘自己的家庭如何如何。

毫无疑问，目前很难判定她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戈斯特利小姐认为，对于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属于那种不需要你多加解释的方便类型，因为她心灵的门户极多，有如圣彼得教堂里那一排可使用多种语言的忏悔室。你可以用罗马尼亚语向她忏悔，因为甚至罗马尼亚人也可能会犯罪。因此……可是此时对斯特瑞塞讲述这一切的那位小姐却用一笑掩盖了她的用意。这一笑也许还掩盖了他对这幅图画的厌恶感。当他的朋友继续往下讲时，他曾想弄清楚罗马尼亚人会犯什么样的罪。不管怎样，她接着又说，她在瑞士的某个湖边遇到这个初婚不久的少妇。在那几年中，她的婚姻生活似乎还过得去。当时的她很可爱，逗人喜欢，反应灵敏，情绪饱满。她因为见到戈斯特利而感到十分欣喜，同她谈了好些过去的趣事。后来又过了许久，她在一个乡下火车站再次见到了她。她同她交谈了五分钟，发现她依然可爱如故，不同的是妩媚的情调有所改变，而且显得有点神秘。通过谈话，她才知道她的生活已完全改变。戈斯特利小姐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本质是怎么一回事，但她同时也抱有美好的幻想，认为她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她当然心机很深，但她并不坏。倘若她是坏人，斯特瑞塞必然看得出来。但是显而易见，她再也不是日内瓦学校中那位天性纯真的姑娘，她已是另外一个人，她是一个被婚姻生活改造了的小人物（像外国女人那样，与美国女人迥然不同），而且她的情况显然已不可改变。他们夫妇俩最多只可能依法分居。她一直住在巴黎，养育女儿，走她自己的路，但是这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特别因为是在巴黎，但是玛丽·德·维奥内还是勇往直前。她肯定有朋友，而且还是很好的朋友。不管怎样，她就是这样，这真令人感到有趣。她同查德交朋友并不能证明她没有朋友，事实证明，他新交的朋友是何等的好。“那天晚上我在法兰西剧院就看出来了，”戈斯特利小

姐说，“还不到三分钟就看出来了。我看到是她，或者是某个像她的人。”她又补充说，“你也看出来了。”

“哦，没有，没有看到任何与她相像的人！”斯特瑞塞笑着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对他的影响极大？”

戈斯特利小姐站了起来，是该他们离开的时候了。“她为她的女儿训导他。”

就像平常那样，在这种坦诚的交谈气氛中，他俩的双眼透过镜片对视良久。随后斯特瑞塞再次纵览这个地方。庭院里只剩他们俩了。“在这个时候她是否有急事要办？”

“嗨，她当然不愿意浪费一小时的光阴。可是一个好母亲，一个法国好母亲正该如此。你应当记住这一点，作为母亲，她是法国人，而法国女性在这方面有其特殊造诣。正因为她不能如她希望的那样开始得很早，所以她对别人的帮助十分感激。”

当他俩缓步迈向那屋子时，斯特瑞塞仔细考虑她这番话。“这样说来，她指望能通过我把这办成？”

“是的，她指望你能帮她。哦，”戈斯特利小姐又说，“当然她得首先想法说动你。”

“哎呀，”她的朋友回答道，“她已经抓住了查德这个毛头小子！”

“是的，不过有的女人对各种年龄的男人都合适。这些女人真是不得了。”

她边说边笑，然而这句话却使她的同伴停了下来。“你的意思是不

是说她想捉弄我？”

“嗯，只要有机会，我不知道她会把你怎样。”

“你说的机会是什么意思？”斯特瑞塞问道，“是不是指我去拜访她？”

“哦，你当然该去拜访她，”戈斯特利小姐有点想把话题引开，“你不能不这样做。倘若她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人，你也得去拜访她，因为这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斯特瑞塞还是要加以区别。“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拜访这种类型的女人。”

她意味深长地瞧了他一眼。“因为她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坏，你就感到失望了吗？”

他把这个问题略微想了一下，便做了十分坦率的回答：“是的，如果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坏，那么这事就要好办些，因为处理起来要简单些。”

“也许如此，”她承认道，“但是这样不是要更令人愉快些？”

“哦，你知道，”他迅速回答道，“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图快活。你不是曾经为此指责过我吗？”

“你说的完全对。因此我想重申以前说过的话。你应该顺势而为。还有，”戈斯特利小姐补充说，“我不会为自己感到担心。”

“为你自己……”

“担心你去看她。我相信她不会在你的面前说我的长短。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让她说的。”

斯特瑞塞感到十分惊异，他以前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随后他大声说道：“嗨，你们这些女人呀！”

她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脸不禁一下红了。“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深不可测。”她最后笑了起来，“但是我要冒险试一试她。”

他尽力使自己振作起来。“那么我也要试一下！”可是当他俩走进房子时，他却补充说第二天早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见查德。

此事在次日轻而易举地就办到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在他还未下楼之前，就在旅馆里出现了。斯特瑞塞的习惯是在旅馆的餐厅喝咖啡，正当他下楼去餐厅时，查德建议他们到某个更清静的地方去。他本人还未用早膳，因此他们可以到某处共进早餐。走了几步拐了一个弯，他们便进入迈榭比大街。为了不显眼，他们坐在20个人当中。斯特瑞塞看得出来，他这样做是怕遇到韦马希。这是查德第一次如此回避这位先生，斯特瑞塞暗自思忖是什么意思。他不久就觉察到这位年轻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严肃，这使他发现他俩至今各自视为严肃的事的差异，也使他感到有些吃惊。使他感到满足的是，随着他的重要性提高，事情的真相（倘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的话）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事情很快就发展到如此地步——查德一大早就赶来，便告诉斯特瑞塞昨天下午他给人的印象极好。在斯特瑞塞答应再次会见她之前，德·维奥内夫人得不到安宁。此话是当他们隔着大理石面的桌子对坐时说的，他们的杯中浮着热牛奶的泡沫，空中仍响着牛奶溅泼的声音，查德的脸上挂着从容殷勤的微笑。他脸上的表情不由得使斯特瑞塞心生怀疑，并提出质疑：“你瞧这个问题……”然而也仅此而已，他只是再次说了一句：“你瞧这个问

题.....”查德以其机敏应付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斯特瑞塞又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他时获得的印象，他觉得他是一个年轻而快乐的异教徒，英俊而坚强，但又行为古怪，放纵不检。他曾在街灯下打量他，试图看透他那神秘的内心。在对视良久之后，这位年轻的异教徒充分地理解了他。斯特瑞塞用不着把话说完，也就是说出：“我想知道我的位置何在。”但是他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并且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前，又补充了一句，“你同那位姑娘订婚了吗？这是不是你的快乐的事？”

查德态度很好地摇了摇头，这是他表示不用着急的方式之一。“这不是我的秘密，尽管我可能会有秘密，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秘密。我们没有订婚，这是没有的事。”

“那么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为什么我还不开始对你讲？”查德开始喝咖啡，在面包圈上抹黄油，看来他正准备解释。“只要有可能把你留在此地，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对我有好处，这是太明显不过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斯特瑞塞也有许多话想说，但是推敲查德的语调，也是颇为有趣的事。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老谋深算，斯特瑞塞在同周围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关系中解脱自己。查德的话越说越漂亮：“[Voyons](#)！我的想法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应当让德·维奥内夫人认识你，或者说你应当同意认识她。我可以告诉你，她既聪明又漂亮，我一直非常信任她。我只希望她能同你谈一谈。你刚才问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想她会对你解释清楚。她就是我的问题之所在，真该死，如果你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话，”他又以极好的风度赶快补充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可以自己把事情弄清楚。作为朋友，她真是再好不过，真有她的！我的意思是说，她对我太好了，以至于我在离开之前不得不.....”这是他第一次表现出迟疑不决。

“不得不怎么样？”

“嗯，不得不安排好那些该死的牺牲自己的先决条件。”

“这样说来，你认为这将是一种牺牲？”

“这将是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我欠她的太多了。”

查德的话讲得的确漂亮，他的恳求也十分坦率而有趣。此时的斯特瑞塞确实感到十分兴奋。查德欠德·维奥内夫人太多？这不一下子就解开了整个谜团了吗？他的改造是她的功劳，因此她可以给他送账单，索要改造费。这难道不就是谜底吗？斯特瑞塞坐在那儿，一边嚼烤面包，一边搅动着第二杯牛奶，同时猜到了谜底。查德那张令人愉快的诚恳的脸不仅帮助他猜到了谜底，而且还解决了其他一些问题。他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愿意相信他表里如一。突然之间变得真相大白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性格。斯特瑞塞感到，他的性格在此刻受到他所猜疑或相信过的坏东西的污染。查德受惠于人的结果使他能给其他人以好处，这个女人这种做法的本质以及这位年轻人的优良品格使她不受任何流言蜚语的困扰。这一切都来得迅速，去得突然，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斯特瑞塞在中间插了一句：“你能否对我保证，如果我听德·维奥内夫人的，你就得听我的？”

查德紧紧握住他朋友的手。“先生，我保证。”

在他那愉快的表情中隐藏着某种令人感到窘迫的东西，斯特瑞塞在其压力下感到不安，于是想站起来透透气。他挥手叫侍者过来表示要付账，这事花了一些时间。他把钱放在桌上，并装着在计算该找补的零钱的样子，同时感受查德的高兴劲儿，他的青春，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异

教徒精神，他的幸福感，他的自信，他的浪漫，如此等等，不管是什么，显然已获得胜利。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一瞬间，我们的朋友感到这一切就像一层面纱一样把他罩住，隔着这层面纱他听见对方问他不可在五点钟左右带他过去。所谓“过去”是指过河去，德·维奥内夫人就住在河那边，五点钟是指当天下午五点。他俩终于离开那个地方，他是在出去之后才回答的。他在街上点燃一支香烟，这又使他多获得一些时间，但是他很清楚再拖下去已无益。

“她准备把我怎样？”他随后问道。

查德毫不迟疑地回答：“你怕她吗？”

“哦，怕得很。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

“这样的话，”查德说，“除了使你喜欢上她外，她不会做更坏的事。”

“我怕的就是这个。”

“那么这对我就太不公平了。”

斯特瑞塞踌躇了一下。“对你母亲说来却挺公平。”

“哦，”查德说，“你怕我母亲吗？”

“嗯，可能还更甚于怕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反对你在本国的利益吗？”斯特瑞塞继续说。

“当然不是直接反对，但她十分看重我在此地的利益。”

“她所谓的‘此地’的利益是些什么东西？”

“嗨，良好的关系！”

“同她本人的？”

“对，同她本人的。”

“那么使得你俩关系这么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什么？如果你依照我的恳求去看她，你就会弄清楚这一点。”

斯特瑞塞瞧着他，脸色有点苍白，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知道还有些事情需要“弄清楚”而引起的。“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关系到底有多好。”

“哦，好得很。”

斯特瑞塞再次动摇了，然而只是一瞬间而已。一切都很好，但他现在已经什么样的险都敢冒了。“对不起，不过我必须像开始时对你说的
那样，弄清楚自己的位置。她坏不坏？”

“坏不坏？”查德重说了一遍，但并没有感到震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当关系良好的时候，她坏不坏？”斯特瑞塞觉得自己有点傻，他甚至觉得自己在笑自己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了些什么？他不再盯着对方，他此时在环顾四周。可是他心中有话，只是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想到两三种方式，其中一种尤其显得拙劣，即便是他打消所有顾虑，也感到难以开口。但他终于还是找到一种方式。“她的生活方式无懈可击吗？”

当他想到这种方式时，就立刻感到这未免显得过于得意，过于正

经。因此，当查德并没有计较这些时，他心中益发充满感激。这位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回答，其结果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趋融洽。“绝对无懈可击。[Allez donc voir!](#)”

在他们的随意交谈中，他那最后一句简直是命令，因此斯特瑞塞毫无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余地。在分手之前，他俩商定他将在四点三刻来接他。

[1法文，那些人。](#)

[2法文，你瞧。](#)

[3法文，你可亲自去看看。](#)

第十三章

他俩在德·维奥内夫人的客厅中坐了还不到十分钟，时间就已经快到五点半了。查德看了看表，随后又瞧了瞧女主人，并殷勤快活地说道：“我还有个约会。我知道你不会抱怨我把他留在你这里。你会觉得他挺有趣。至于说他，”他又对斯特瑞塞说，“如果仍感到有些紧张不安，我敢向你担保，她一点也不危险。”

他离开了，任随他们去对付眼前的处境，不管这保证使得他俩感到尴尬还是不尴尬。

斯特瑞塞在开始时不能断定德·维奥内夫人是否已摆脱窘境。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自己已摆脱窘境，但是此时他已认为自己脸皮挺厚。他的女主人住在位于伯利西路的一座老房子的二楼上，两位客人得走过一个古老而清洁的院子才能到达那儿。院子宽敞向阳，我们的朋友充分地感到这房子的私密性，间或宁静，他那永不安宁的感官判定这房子具有昔日高尚而简朴的建筑风格。他一直在寻求古老的巴黎，那有时强烈地感受到的，有时又怀着怅惘的心情怀念的巴黎就在这里。它体现在那长年擦得发亮的打蜡的宽大楼梯中，体现在灰白色的客厅的精致的嵌花板壁中，体现在那些圆形浮雕、装饰线条、镜子和大片的空壁之中。他第一眼看见她时是在一大堆物品之中，这些东西虽然数量众多，但格调不低，而且都是些传家之宝。女主持人与查德大谈其他人的事，根本没有谈到他，那些人他压根儿不认识，而他们说话的口吻却仿佛他认识他们似的。他把眼睛转向其他方向，这才看清楚了整个房间的背景，那些第一帝国时期的光荣与富贵，拿破仑时代的光辉，以及变得有点黯淡的伟大的传奇故事。这些东西依然附在那些执政官的座椅上，体现在具有神

话色彩的铜饰物和斯芬克斯的头像上，体现在褪色的带条纹的缎面上。

他猜想这座房子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这里多少可以听到昔日巴黎的回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年代，那个在他模糊的印象中属于夏多布里昂、斯泰尔夫人以及青年拉马丁的时代，也留下了痕迹。它体现在那些竖琴、水壶和火炬上，也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小摆设、装饰品和纪念品上。在他的记忆之中，他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透过铜镜的珍品橱的玻璃门，审视那些与其他东西杂乱地放在一起的纪念品，那些私人收藏的十分雅致的纪念品，诸如古老的小肖像画、奖章、图画、书籍（那是些书脊上烫着金字，有着皮封面的粉红色和绿色的书）等等。他那温柔的目光注视它们。这些东西使德·维奥内夫人的屋子既不同于戈斯特利小姐那类似陈列便宜货的小小博物馆的家，也与查德那温馨的住宅大异其趣。他看得出来，这屋子里的东西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尽管这些收藏品的数目有时会减少。它们有别于那些按照当代人的趣味、方式或出于当代人的好奇心而搜集的物品。查德与戈斯特利小姐四方搜求、购买，买到之后又筛选、比较、交换。而他面前这位女主人却在遗传的影响下（他确信这是来自她父系的遗传），采取了一种漂亮的被动的手法，即是说只是接受并静静地收下。她有时候并非如此安静，那是因为她被别人的困境深深打动了，因而会不露声色地做一些善事。有时出于需要，她和她的先人可能会卖掉一些东西，但斯特瑞塞认为他们不会卖掉东西，去买所谓“更好的”新东西。他们不可能区别不出好东西和坏东西。他只可能想象出（他的想象不明晰而且混乱）他们由于生活所迫，或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不得不做出牺牲的情景，例如在移居异国或放逐他乡时。看来这一切此时并不存在，因为她的生活显得十分高雅而舒适，而且还看得出来她有若干别出心裁的爱好。他估计这些强烈的偏嗜与她那力求脱俗和标新立异的气质有关。这一切造成的效果他无法当场用语言来形容，他只是觉得可以把这称为高雅的风韵，尽管其中夹

杂着一丝孤芳自赏的味道，然而仍不失为一种独具个人特色、仪态万千的风韵。这高雅的风韵是一堵奇异的墙，他在冒险的途中撞到了上面，碰破了鼻子。他此刻十分清楚，这情调充塞着所有的通道，当他穿过院子时，它在他头上盘旋，当他登上楼梯时，它悬挂在楼梯桩上；在古老的门铃的响声中也可以听见它。在这里人们尽量节约电力，查德在门口拉动的是很旧却很干净的绳子。总而言之，它使他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氛围，一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氛围。一刻钟之后，他敢断定玻璃匣子中放的是古时候将校们的宝剑和肩章，是曾经挂在早已停止跳动的胸前的勋章和绶带；是赐给大臣和使节们的鼻烟壶，以及有作者亲笔签名现已成为经典著作的作品。他最基本的感觉是她一点儿也不像其他的女人，这是非常罕见的。他从昨天起就产生了这种感觉，经过回想之后，这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尤其是在早晨与查德谈话之后。这儿的一切都显得别具一格，尤其是这座古老的房子和那些古雅的东西。他的椅子旁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两三本书，但是它们并没有那种柠檬黄的封面。从抵达巴黎的那天起，他的目光就在这种封面上流连，两周之后他已完全醉心于有这种装帧的书籍。客厅的另一边也放着一张桌子，他看见上面有一本大名鼎鼎的《双友评论》，他很熟悉这杂志的外观。尽管它在纽瑟姆夫人的客厅中挺招人眼目，然而在此地却算不上时髦的标志。他马上就估计到这是查德亲手安排的结果，后来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没错。查德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利用他的“影响力”，叫人把她的裁纸刀夹在《评论》中，倘若纽瑟姆夫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她会作何感想？不管怎样，这种受了影响的安排，其作用还不仅仅如此。

她坐在炉火旁，坐在一张有坐垫和花边的小椅子上。那椅子是室中极稀少的现代东西之一。她背靠着椅子，握着的双手放在膝上，全身纹丝不动，唯有那张阅世甚深但依然显得年轻的脸呈现出细微而迅速的变化。在颇具传统风格的低矮的大理石壁炉架下，炉火逐渐变成银灰色的

灰烬。远处一扇窗户开着，透过它可以窥见户外那温暖和宁馨的天气，间或还可以听见庭院中传来模糊的声响，那是对面马车棚中的马儿们在踢蹄，这声音听起来亲切愉快，使人恍如置身乡间。坐在斯特瑞塞面前的德·维奥内夫人一点也没有改变其姿势。“我想你并没有把你正在做的事当成一回事，”她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煞有介事地对待你，处理这件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斯特瑞塞马上回答道，“你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你应该清楚，不管你怎样对待我，结果都完全一样。”

“得啦，”她说，看来她很勇敢而且理性地面对这一威胁，“唯一重要的是你能和我友好相处。”

“嗨，可惜我不会！”他立即回答道。

这使她再次闭口，但她振作起来，尽量高兴地说下去：“你能否同意和我暂时保持良好关系，就当你做得到这一点？”

他看得出来她已决定委曲求全，同时他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仿佛她站在低处，正抬起那双美的眼睛恳求地望着他，他觉得他本人好像站在窗边，而她则站在街上。他让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瞬间，他觉得十分悲哀，好像有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我所能做的，”末了他说，“只是听你讲，就像我对查德保证过的那样，是不是？”

“唉，”她迅速回答道，“可是我想问你的，并不是纽瑟姆先生心中所想的那些。”他看得出来，此时的她好像敢于冒任何风险。“这是我的想法，而且完全不同。”

事实上斯特瑞塞听了这话后颇感不安，但同时也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嗯，”他挺客气地说，“我刚才也在想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她仿佛仍然在仰望着他，不过已变得沉静得多。“我也知道你这样想，这样我就更有把握了。由此可见，”她接着说，“我们俩能相处得很好。”

“哦，可是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答应你的请求。我对此不了解，我怎么能答应呢？”

“你完全没有必要了解。你只要记住就行了。只要你觉得我相信你就成，而这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她莞尔一笑，“这只是一般的礼貌而已。”

斯特瑞塞长时间没有说话，他俩又面对面地坐着，彼此都感到有几分尴尬，情况正如同那位可怜的太太向他表白真心之前那样。斯特瑞塞此刻觉得她挺可怜，显然她遇到了麻烦，她乞求他的帮助只能表明这麻烦还不小。可是他爱莫能助，因为这不是他的错。他什么事也没有做，然而她只用了举手之劳，便使他们的相遇变成了一种关系。严格说来，促成这种关系的因素不仅包括内因，还包括外因。所谓外因就是围绕他们的那种气氛，那宽敞、清凉而雅致的房间，室外的一切以及院子中传来的声响，第一帝国时代的家具，珍品橱中的纪念品，以及其他远离现实的东西；近在身边的东西则包括她膝上那双紧紧握住的手，以及她定睛注视时脸上那毫无矫饰的表情。“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当然比你表达的要大得多。”

“哦，我所表达的已经够多了！”她听后笑着说。

他发觉此时自己简直想对她说，她正如巴拉斯小姐形容的那样，实在是妙极了。然而他还是控制住自己，改口说道：“你应当告诉我，查德是怎样想的？”

“他的想法和所有男人的想法一样，也就是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女人。”

“女人？”斯特瑞塞缓缓重复道。

“他喜欢的女人。而且他推卸责任的程度正好与他喜欢她的程度成正比。”

斯特瑞塞明白她的意思，然而他突然问道：“你喜欢查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喜欢他到爱屋及乌的程度，包括你在内的他所有的朋友我都喜欢。”但她很快就转移话题，“我一直如履薄冰，仿佛我们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你对我的看法，”她又继续巧妙地说道，“我甚至现在还在鼓足勇气希望你不至于认为我是一个令人受不了的女人。”

“不管怎样，”他随即说道，“我对你的印象显然不是如此。”

她对此表示同意。“嗯，既然你并未否定你将像我所请求的那样，稍微关照一下我.....”

“你就准备下结论了？真是好极了。可是我并不了解他们，”斯特瑞塞接着说，“我觉得你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你的需要。我将要做的对你来说到底可能有多少坏处？而对我自己来说又到底会有什么好处？我能够使用的手段已经用尽了。你的恳求实在是来得太迟了。我已经做了我可能做的事，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

“好，幸好如此！”德·维奥内夫人笑道，“纽瑟姆夫人可没有想到你只能做这么一点点事情。”她又以另一种语调补充道。

他略微踌躇一下，接着又说道：“对啦，她现在该这样想了。”

“你的意思是……”她也说到一半就停下来。

“我的意思是什么？”

她依然不肯直说。“如果我触及这方面，请原谅我。不过假如我想说一些平常不说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说吧，是不是？此外，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知道什么？”他追问道，仿佛她在旁敲侧击之后依然不肯把话说清楚。

她终于鼓足勇气把话说出口：“她已经对你感到失望了吗？”

后来当他回想起自己当时如何简单而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时，他不禁感到惊讶：“还没有。”听起来他好像是感到失望，因为他原来以为她的问题会更加出格。可是他又继续说道：“是不是查德曾经对你这样说过？”

显而易见，她对他的态度感到颇为满意。“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曾经谈到过这一点，那是肯定的。可是这与我想见你的愿望一点也没有关系。”

“想判断一下我是属于哪一类男人，也就是说女人们……”

“说的完全对，”她大声说道，“你这棒极了的先生！我的确在判

断，我一直在判断。一个女人不能不这样。你是安全的，你没有理由会感到不安全，如果你能相信我的话，你就会快活得多。”

斯特瑞塞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发现自己说话的腔调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大声说，“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你已经知道了！”

哦，她倒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应该记得，在我还没有见到你之前，我就通过纽瑟姆先生对你多少有些了解了。他认为你是个坚强有力的人物。”

“嗯，我能承受任何压力！”我们的朋友很快插嘴说道。听他这样说，她颇有深意地嫣然一笑，其结果使他明白了她是如何理解他这句话的。他明白这句话泄露了他的底细，但是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泄露他的底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有时他认为自己在牵着她的鼻子走，在强迫她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这样想倒是令人愉快的。可是他现在这样做无异于使她明白自己已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还不深，但它未来的走向如何，不是将完全取决于她吗？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她使这种关系变得愉快，他肯定也不能。他从心底里感到她在那儿，在他的面前，离他很近。她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他觉得她属于那种他曾经经常听说，经常读到并想到但却从未遇到过的稀有的女人之一。只要一遇到她，一见到她的面容，一听到她的声音，只要有她这个人在场，这种相识就会发展成友谊关系。他发觉纽瑟姆夫人并非这一类女人，她在场时的影响要慢慢才能发挥出来。此刻面对着德·维奥内夫人，他深感自己对戈斯特利小姐的原始印象未免太简单化了。她肯定是一个迅速成长的例子，然而世界是这么大，每天都会学到新的东西。不管怎样，甚至是在更陌生的人中间，也存在着种种关系。“当然，对于查德那种大师般的手法，我正合适，”他迅速补充

说道，“他利用起我来并没有什么困难。”

她扬起眉毛，似乎是在帮那个年轻人否认他有任何对不起他人的动机。“你应该明白，假如你有任何损失，那么他将会多么悲伤。他相信你能使他母亲保持耐心。”斯特瑞塞纳闷地看着她，“我明白了，这就是你真正需要我做的。可是我该怎样做呢？也许你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就行了。”

“你所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意思？”

“嗯，你所见到的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情况，这事由你来定。”

“非常感谢，”斯特瑞塞的笑声中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我喜欢你这种让别人自己来决定方式。”

但她依然温和有礼地坚持她的想法，她这样做并不坏。“做到百分之百地坦白，所有事情全告诉她。”

“所有事情？”他奇怪地回应了一句。

“把真实情况毫不掩饰地告诉她。”德·维奥内夫人再次恳求道。

“可是到底什么是毫不掩饰的真实情况？我现在竭力想弄清楚的就是它。”

她四下瞧瞧，过了一会儿，她又瞧着他。“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她。”

与此同时，斯特瑞塞瞪大眼睛瞧着她。“你和你女儿的情况？”

“是的，小让娜和我。告诉她，”她微微有些颤抖，“你喜欢我们。”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他马上又改口说，“或者不如说，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她的样子显得益发严肃。“你真的认为这样做毫无好处？”

斯特瑞塞辩解道：“她派我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让我‘喜欢’上你们。”

“嗨，”她楚楚动人地辩解道，“她派你来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

他随即承认她的话多少有些道理。“但是在我没有了解情况之前，我怎么可能弄清楚事实真相？”他随后鼓起勇气问道，“你是否希望他能娶你的女儿？”

她马上落落大方地摇摇头。“不，我没有那个意思。”

“他也没有这个意思吗？”

她再次摇头，然而此时她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他太喜欢她了。”

斯特瑞塞感到纳闷。“因此不愿意考虑带她回美国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太喜欢她了，因此他希望能真正对她好，除了好好待她而外，不愿意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情。我们处处关照她，因此你也应该帮助我们。你得再见她一面。”

斯特瑞塞觉得尴尬。“我非常高兴能再见她一面，她是那么美丽动

人。”

德·维奥内夫人一听他这样说，便以做母亲的迫不及待的心情马上发问，后来他想到这一点，觉得她做得优雅得体。“我那宝贝女儿的确讨你喜欢？”他随即热情地大声回答一声：“啊。”她又说：“她真是完美无瑕，她是我生活中的欢乐。”

“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只要能接近她，进一步地了解她，她也会成为我生活中的欢乐。”

“那么你就告诉纽瑟姆夫人这些！”德·维奥内夫人说。

他再次感到不解。“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由于她好像不能马上作答，他便又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女儿爱我们的朋友？”

“嗯，”她颇为吃惊地回答道，“我希望你能弄明白这一点。”

他也惊讶地说：“我？一个陌生人？”

“哦，你很快就不是陌生人了。我敢担保，你以后见到她时不会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他仍然觉得这种想法不可理喻。“我觉得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她母亲都不能……”

“嗨，今天的年轻姑娘和她们的母亲！”她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了进来。然而她又马上改口，说了一句较为切题的话：“告诉她我一直对他很好。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这句话在他身上产生了他当时难以估计的强烈效果。他觉得自己十

分感动。“哦，如果这都是你……”

“嗯，也许不会是我，”她插嘴道，“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是这样。”他难以忘记她当时说话的语调。

“那就好极了。”他朝着她微笑，但觉得有些勉强，她脸上的表情也使他有如此感觉。后来她站了起来。“嗯，你想是不是这样……”

“我应该救你？”他因此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摆脱她的办法。他听到自己说出这句有点过分的话，而这最终使他决定逃离对方。“假如我有办法，我会救你的。”

第十四章

十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在查德那温馨的家里，他终于找到了让娜·德·维奥内那暧昧的态度的原因。他同这位年轻小姐及其母亲，还有其他人共进晚餐。应查德的请求，他到小客厅中同她交谈。那个年轻人请他帮一个忙。“我想了解一下你对她的看法。这对你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说，“因为你可以弄清楚她是哪一类的[jeune fille](#)。对于你这种以观察社会风习为乐的人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可错过。不管你将来会带什么东西回家，你可以把这印象带回去，并可以和那儿的许多东西相比较。”

斯特瑞塞十分清楚查德要他比较什么。尽管他完全同意这样做，但他深感自己被别人利用了，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然而却说不出口。他至今依然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他经常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仅仅知道受惠于他的人对这种服务深感满意。他也实在不可能使这种服务不令人满意，或者令人不堪忍受。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况，他找不到合适的借口，除非当情况发生转变时，他可以以厌恶为借口。他每天都在寻求这种可能，但每一天都会有诱人的新转机。这种可能性在此时远较抵达欧洲时更为遥远。他感到如果这种可能性竟然能变成现实，那么结果必然会导致自己言行前后不符，其效果也许会很差。他十分清楚，只有当他扪心自问，自己为纽瑟姆夫人做了些什么时，他才离这种可能性比较近。当他想使自己相信一切都还不错时，他就不由得惊异地回想起他们之间的通信依然频繁。他们的问题日趋复杂，通信也就随之变得频繁，这难道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不管怎样，他现在经常因此而感到安慰，他一再回想昨天写的那封

信，不由得问道：“喂，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除了把一切都告诉她外，我还能做些什么？”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他经常在想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告诉她。偶尔他会在深夜想起一件事，但经过反复思考后，却发觉这事并不重要。每当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或者某件事情再次发生时，他总是马上提笔，似乎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失去什么东西。他也经常对自己说：“尽管我心烦，但她现在已经知道了。”一般说来，他不需要将过去的事再扯出来曝光或加以解释，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也不需要在这这么晚的时候才出示过去没有出示过的东西，或者是任何掩饰过的东西。她如今已经知道了，今晚当他想到查德同这两位女士的关系以及他同她们的关系时，他对自己这样讲。换言之，就在当天晚上，在乌勒特的纽瑟姆夫人也知道他认识了德·维奥内夫人，并知道他很尽责地去看她，发现她十分具有吸引力，等等。此外也许还有很多事可以告诉她。不过她还会进一步地了解，他还恪尽职守，没有再次去看那位夫人。而且当查德代表这位伯爵夫人（斯特瑞塞心中一直认为她是一位伯爵夫人）请求他确定一个日子同她吃饭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十分感谢，但是这不可能。”他请这位年轻人替他婉言谢绝，并认为他能理解自己的立场。他没有向纽瑟姆夫人报告自己曾答应“救”德·维奥内夫人。不过在他的记忆之中，他也并未保证将频繁出入那位夫人的家。查德是如何理解这些的，只能从他的行为来推断，做到这一点倒也不难。当他明白时，他的举止总显得随便，当他不太明白时，只要有可能，他的举止显得更随便。他已经回答说他将把这事处理好，并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为他说假如他的老朋友对任何其他的场合有顾虑的话，他愿意以目前这种方式取代其他方式。

“哦，我不是外国女孩子，我主要还是英国人。”让娜·德·维奥内这样对他说道。当时他刚走进小客厅，格洛瑞阿尼夫人起身为他让座，他

便有些不自在地坐在那位小姐的身旁。格洛瑞阿尼夫人身穿镶着白色花边的黑色天鹅绒外衣，头发上撒着香粉，显得仪态庄重。她一见到斯特瑞塞，便操着口音难懂的英语，表示她的殷勤，并起身为他让座，在招呼他之后，她还告诉他，她记得在一两周之前曾见过他一面。随后他充分地利用自己年龄的优势，对那位小姐说他感到很害怕，因为他发觉自己得陪一个外国女孩子聊天。他并不是怕所有的女孩子，他在美国女孩子面前向来很勇敢。因此她不得不自卫到底：“哦，可是我也和美国人差不多。妈妈希望我这样，我的意思是像美国人，因为她希望我能够有许多的自由。她十分清楚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他觉得她长得挺美，就像一幅嵌在椭圆画框中的淡淡的彩笔画。他已经把她想象成挂在长长的画廊中的一幅不惹眼的画像，或者是一位古代小公主的画像，人们只知道她死得很年轻，其余的一概不知道。小让娜当然不会华年早谢，可是人们还是不能对她有任何冒犯。不管怎样，像他这样准备过问她与一位青年男子的关系，就是对她的冒犯，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从她那里去调查一位青年男子的事，简直令人讨厌，因为这与调查一位有“追求者”的女仆是两码事，她根本不属于这一类人。那些青年人，唉，那些青年人，这是他们的事，或者也可能是她的事。她忐忑不安，十分兴奋，她眼中闪着光芒，两颊绯红，因为她正在赴宴，可能遇到种种奇遇。而令她更为兴奋的是，她见到了一位她认为年龄极大的老者，他戴着眼镜，满脸皱纹，长着灰白的长胡须。斯特瑞塞觉得她讲的英语极为动听，他以前从未听过说得这么悦耳的英语，数分钟以前，他觉得她的法语也说得漂亮极了。他甚至若有所失地想，这么美妙的竖琴声，是否真正进入了人们的心灵。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思想游离，走神走得很远，后来才发觉自己和这女孩默默无语地坐在一块儿。此时他才感到她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要随便一些了。她信任他、喜欢他，她当时对他讲的那些事后来他再忆及。她终于进入等待的境界之

中，并没有发现激流，也不觉得寒冷，只是感到舒适、温暖和安全。同她交谈十分钟后，他已获得了完整的印象，其间自然有所取舍。按照她对自由的理解，她应该算是自由的，这当然也部分由于她要向他显示，她与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不同，她是具有理想的。她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她吸收的那些思想。他很快就觉察到那只是一些伟大的小东西而已，而且不管她的天性如何，她所受的教养（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这个词）是绝好的。他认识她的时间如此之短，因此不可能了解她的性格，然而她的教养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他女孩子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给他留下如此深的印象。她的教养当然是她母亲给的，但她的母亲同时还给了她许多其他的东西，从而使她的这个特点不至于十分突出。在前两次见面时，斯特瑞塞觉得这位不同凡响的女人未能提供像今晚这样好的东西。小让娜是一个例子，一个极佳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例子。他还觉得，这位十分有趣的伯爵夫人也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但到底是哪一类例子他却说不出来。

“我们这位年轻小伙子的趣味很高雅。”在仔细观赏房门边的那张小画后，格洛瑞阿尼转过身来对他这样说。这位大名人刚刚走进来，显然是来找德·维奥内小姐。当斯特瑞塞从她身旁站起来后，他却突然被那幅画吸引住了，并停在那儿注视良久。那是一幅风景画，体积并不大，但正如我们的朋友愉快地猜到的那样，这幅画属法兰西画派，而且是一幅佳作。画框大得与画布不成比例，而且他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人像格洛瑞阿尼那样瞧一样东西。当他仔细观看查德收藏的这幅画时，那位先生的鼻子几乎碰到画布，而且他的头还迅速地上下左右地移动，这位艺术家接着就说了那句话，他殷勤地微笑着，擦擦夹鼻镜，往四面再瞧了一瞧。斯特瑞塞觉得他以他出场的方式和那特殊的一瞥，向其他在场的人表示了敬意，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斯特瑞塞还从未像此刻这样明显地感到，以前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他，而且在没有那位先生的

情况下也总能得到解决。他认为格洛瑞阿尼的微笑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的，而且十分微妙，难以捉摸。在吃晚餐时，他们没有坐在一起，斯特瑞塞觉得这微笑成了一种不明确的招呼方式，但是上次使他感到十分激动的那些特点却消失了，他们之间那种带有彼此不理解的性质的关系也随之结束。他此刻深刻地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位举世闻名的雕塑家则好像是正隔着一片广大的水面对他发出信号，看着他那同情的表情，斯特瑞塞却感到了空虚。他仿佛在空中搭起一座迷人的献殷勤的彩桥，斯特瑞塞却不敢走上去，因为担心它承受不起自己的体重。这个想象中的桥只存在一瞬间便突然消失了，它来得很晚，但却使斯特瑞塞感到自在得多。那模糊的画面已经消失，伴随着其他人说话的声音消失。他转过身来，看见格洛瑞阿尼坐在沙发上同让娜聊天。与此同时，他的耳边又响起那熟悉、亲切却又意义暧昧的“哦，哦，哦”，两个星期之前，他曾问过巴拉斯小姐，但无功而返。这位外貌漂亮、性格与众不同的女士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他觉得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在她身上并存，她有复述别人对她讲过的笑话的习惯。这些笑话往往是古老的，但她却能加以处理，推陈出新。他此时感到她的善意讥讽是针对他的，这使他感到不安。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问她韦马希的情况怎样。她告诉他韦马希此时正在另一个房间里与德·维奥内夫人交谈，于是他以为发现了某种线索。他仔细考虑这条线索的意义，随后为了取悦巴拉斯小姐，便问她：“她也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不，一点也没有，”巴拉斯小姐立即回答道，“她认为他不怎么样，她觉得烦了，她不会帮你照应他。”

“哦，”斯特瑞塞笑道，“她并非万能的人。”

“当然不是，尽管她挺棒。况且他对她也不感兴趣。她不愿意从我手中把他接过去。她还有许多其他需要做的事，即使她有这个能力，她

也不愿意这样做，”巴拉斯小姐说道，“我还从来没有看到她使别人感到失望。今晚她的表现特别出色，在此情况下她做出这样的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不管怎样，我会把他照顾好的。[Je suis tranquille](#)。”

斯特瑞塞懂得了她这些话的意思，但他仍然在循着那条线索探索。“你觉得她今晚的表现特别出色？”

“没错。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你难道没有这样的感觉？嗨，她这样做全是为了你呀！”

他依照考虑老老实实在地问道：“为了我？”

“哦，哦，哦！”巴拉斯小姐大声说道，她仍然坚持她的相反意见。

“嗯，”他同意她的说法，“她今天确实不像平常，她显得挺高兴。”

“她挺高兴！”巴拉斯小姐笑了。“她的肩膀挺漂亮，不过里面可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是的，”斯特瑞塞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问题并不出在她的肩膀上。”

他的同伴吸了两三口烟，显得十分高兴，觉得这一切都那么滑稽，她像是认为他俩的谈话十分有趣。“是的，这与她的肩膀无关。”

“那么与什么有关呢？”斯特瑞塞连忙问道。

“嗨，与她本人有关，与她的情绪，她的魅力有关。”

“她当然有魅力，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不同之处。”

“嗯，”巴拉斯小姐解释道，“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她这个人聪明透顶。这就是根本的不同之处。她多才多艺，抵得上五十个女人。”

“但在每个时期只是一个女人。”斯特瑞塞仔细加以区分。

“也许是吧，但是在每十个时期……”

“哦，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斯特瑞塞说，接着他又转移了话题，“你能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吗？她会不会离婚？”

巴拉斯小姐透过玳瑁柄眼镜望着他，“她为什么要离婚？”

他用动作表示这并非他想要得到的答案，但他还是正面回答了她的问題。“同查德结婚。”

“她为什么要同查德结婚？”

“因为我认为她很喜欢他。她为他做了些了不起的事。”

“得啦。那么她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巴拉斯小姐十分聪明地说，“同一个男人或女人结婚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任何男女都可能这样做。了不起的是他俩没有结婚而感情却能达到结婚的程度。”

斯特瑞塞考虑了一下她的观点。“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他们把这种关系保持下去，那将十分美好？”

他不管说什么都会引得她发笑。“是的，十分美好。”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涉及私利的感情，是不是？”

她此时突然不想再谈这个问题。“是的，就是这样。不过她绝对不会离婚，”她又补充道，“还有如果你听到有人谈起她丈夫，你可不要完全相信他们的话。”

“难道他不是一个混账家伙吗？”斯特瑞塞问道。

“哦，是的，但是挺讨人喜欢的。”

“你认识他吗？”

“我见过他。他挺**bien aimable**。”

“他对每个人都好，除了他太太以外？”

“就我所知，他对她也不错。他对每个女人都很好。不管怎样，”她又迅速改变了话题，“我希望你能因为我照顾韦马希先生而感激我。”

“哦，十分感激。”但是斯特瑞塞并没有顺从她的意思。“不管怎样，”他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纯洁的爱慕之情。”

“我的还是他的？”她笑着说，“嗨，不要把这事弄得平淡无味。”

“我是说我们那位朋友以及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位女士。”因为他对让娜印象很好，所以决定话说到这里为止，他接着又说，“那是一种纯洁的感情，我见到了全过程。”

他这番话来得突然，她感到颇为奇怪，随后她又瞥了格洛瑞阿尼一眼，以为他就是那位没有指名道姓的人，但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斯特瑞塞一下子就看出她的错误，并考虑她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他明白这位雕塑家爱慕德·维奥内夫人，但他不知道这爱慕之情是否也属于那种纯

洁的感情。他的确是在一种奇异气氛中和在不稳定的地面上移动。他牢牢地盯着巴拉斯小姐，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纽瑟姆先生的感觉很好？当然，她挺不错！”她又高兴地重新提起她朋友的问题，“我和那公牛老是坐在一起，居然还没有累死，我敢说你会感到十分惊奇。我不讨厌他，我能忍受，我们关系还不错。我很怪，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经常无法解释，有些人据说很有趣、挺出色，还很什么的，但我却厌烦得要死。另外有些人别人看来一无可取，我却认为可取的地方颇多。”她随后抽了一会儿烟，又说道，“他能打动人心，你知道。”

“知道？”斯特瑞塞重复了一句，“我的确不知道，你信不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感动得流泪。”

“哦，可是我说的不是你！”她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当把我也算在内，因为最坏的情况是你不能帮助我，这就会引起其他女人的同情。”

她高兴地坚持道：“嗨，可是我确实在帮助你呀！”

他再次严厉地注视她，一会儿之后，他说：“你没有帮助我！”

那系在长链子上的玳瑁柄眼镜哗啦一声掉了下来。“我帮助你照料那头坐着的公牛。这已经够意思了。”

“哦，至于说那个，是的。”可是斯特瑞塞又踌躇了一下，“你意思是说他谈到过我吗？”

“因此我得为你辩护？不，从来没有。”

斯特瑞塞沉思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这事不那么简单。”

“那是他唯一的缺点，”她答道，“那天晚上同他在一起，事情的确不简单。他一直保持沉默，只是间或打破长时间的沉默。他偶尔说的一两句则是表达他本人的观感。别人可能会害怕听这些话，而这些话简直会要我的命。”她又吸了一口烟，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为她所获得的东西而感到满意。“可是从来不谈到你。我们避免谈到你，我们都是些挺不错的人。不过我得告诉你他做了些什么，”她接着又说，“他想方设法要送礼物给我。”

“送礼物。”可怜的斯特瑞塞重复道，因为自己没有送礼心中感到十分过意不去。

“怎么啦，你知道，”她解释道，“他坐在马车上样子真神气。我经常要他在店门口等我几个小时，他也喜欢等。有他在车上，我从店里出来后远远地就知道车子在什么地方。有时我也和他一同到店里去。那我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他不给我买东西。”

“他想‘招待’你？”斯特瑞塞简直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感到十分钦佩。“哦，你比我传统得多。是的。”他沉思着说，“这是神圣的情感。”

“神圣的情感，你说的完全对！”巴拉斯小姐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她拍了一下戴着手饰的双手，表示她明白了这话的意义。“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从不讲陈词滥调。可是我始终不要他给我买礼物，而且要是你能看见他给我挑选的那些东西！我替他省下了数以百计的金钱。我只收下鲜花。”

“鲜花？”斯特瑞塞又重复道。他不禁难过地想，此时同她交谈的人可曾送了几朵鲜花？

“这些花没有其他的意思，”她接着又说，“随便他送多少。他送给我的都是些好花，他知道所有的最有名的花店，他自己找到的，他这个人可太棒了！”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她的朋友笑道，“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动。”然而斯特瑞塞又想到，对于自己来说，这不可能做到的。

韦马希没有韦马希太太需要考虑，但是兰伯特·斯特瑞塞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个纽瑟姆夫人。他的朋友恪守传统，这是他感到高兴的。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并用语言将这想法表达出来：“这愤怒何等强烈！这是反抗。”

她同意他的说法，但有所保留。“我也这样认为。但是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嗯，他认为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动。可是我没有！”

“你没有？”她表示怀疑，她的笑声证明了这一点。“哦，哦，哦！”

“没有，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动。我似乎只是为别人而生活动。”

“哦，为别人？也同别人一起生活动！比如说，此时你是同……”

“喂，同谁？”在她话还没有说完时他就插问道。

他的语调使她踌躇，甚至如他所想的那样，使她改了口。“比如说同戈斯特利小姐。你为她做了些什么？”

这真的使他感到纳闷。“什么也没有做！”

[1法文，年轻姑娘。](#)

2法文，我毫不介意。

3法文，和蔼可亲。

第十五章

此时德·维奥内夫人已经走了进来，离他们很近。巴拉斯小姐不好再说下去，便透过长柄玳瑁眼镜，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从她刚出场起，斯特瑞塞就看出她是特地为这次聚会盛装打扮。与上两次相比，这一次更加深了他在游园会上得到的印象，也加深了他对阅历丰富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她双肩和双臂都裸露着，肤色白皙美丽。据他猜想，衣服料子是由丝和黑绉纱混纺而成，其色调为银灰色，给人以温暖华贵之感。她戴着一个由硕大而古雅的绿宝石组成的石项圈，这绿色在她的衣服、刺绣缎子以及略显华贵的衣料中也若隐若现。她的头部极美，像是快乐的幻想的产物，使人想起古代宝贵的纪念章或者文艺复兴时代银币上的人物像。她身材苗条，动作轻盈，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她的表情和决断都造成一种特殊效果，诗人们会认为她一半是神话中的人物，一半是常人。他可把她比作在朝霞中现身的女神，或者在夏日海浪中展露上身的海中仙女。他认为这个阅历丰富的女人已发展到臻于完美的境地，使他想到剧中的埃及女王克娄·奥巴特拉。她多姿多彩，变幻无穷。她以她自己的神秘法则显现她的各种面貌，各种性格，她在白天黑夜的表现各有不同。此外，她还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女人。有时她可能显得十分平凡，然而第二天却会大放光彩。他觉得今晚的德·维奥内夫人的确光艳照人，但他又觉得方式未免有点粗糙，这多半是由于她以其天赋灵感处理一切，因此使他感到有点突然。在吃饭时他曾经两次同查德长时间地相互注视，然而这种交流方式只是再次导致原来就存在的意义含混，而与恳求和警告毫无关系。这种相互注视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你瞧我陷入了如此困境之中。”可是斯特瑞塞不明白的恰恰就是对方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不过此时他也许应该明白了。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去把纽瑟姆换下来，他正在同格洛瑞阿尼夫人谈话。如果斯特瑞塞先生允许的话，我这会儿想同他谈几句话，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们的主人应当同其他女士交谈一下，我等一会儿就会回来解除我的负担。”她向巴拉斯小姐提出这样的建议，好像她突然意识到某种特殊的责任。斯特瑞塞听后感到吃惊，仿佛说话人泄露了家庭秘密。巴拉斯小姐看到了斯特瑞塞吃惊的神态，但她也同他一样一言不发。一会儿之后，与他们同赴晚会的朋友同他们客气地告别，这时他心中又涌起若干思绪。“玛丽亚为什么走得如此突然？”这是德·维奥内夫人提出的问题。

“恐怕我没有其他原因可以告诉你，唯一的原因很简单，是她在一封短信中告诉我的：她在南方的一位朋友病了，而且病情突然加重，她得去看看。”

“哦，她给你写过信？”

“她离开之后就没有给我写过信，”斯特瑞塞解释道，“我只是在她走之前收到她一封短信。我在拜访你之后的第二天去看她，可是她已经走了。管房子的人告诉我，她说如果我来找她，就告诉我她给我写了信的。我一回家就收到了那封信。”

德·维奥内夫人颇有兴趣地听着，两眼望着斯特瑞塞的脸，随后微带忧郁地摇了摇头她那精心梳妆的头。“她可没有写信给我，我曾经去看过她，”她又说道，“差不多是在见到你之后。我在格洛瑞阿尼家中见到她时，曾经对她说过我肯定会去看她。当时她并没有告诉我她将离开家。我站在她家门口，觉得可以理解。我知道她有许多朋友，也知道她这次是去看她那位生病的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她离开家是为了避开我。她不想再同我见面。唉，”她继续以动人的温和态度说，“我以前喜

欢她，欣赏她的为人，其程度超过对其他任何人，这她也知道。也许这正是她离开的原因，我敢说我不会永远失去她。”

斯特瑞塞依然沉默不语。正如他此刻所想的那样，他十分害怕自己会被夹在两个女人当中，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格局已经形成。此外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些暗示及诉说后面另有深意。他如果认真考虑这些因素，那么就会与他现在力求简单化的决心产生矛盾。尽管如此，他认为她表现出来的温情和感伤是真诚的。她接着又说：“只要她快乐，我就十分高兴。”他听一言不发，因为他觉得这话表面上很动听，但未免有点尖酸刻薄。言下之意他就是戈斯特利小姐快乐的源泉。一瞬间，他产生了批驳这种说法的冲动。他很想问一问：“那么你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他过后很高兴自己并没有这样说。他宁愿别人把他看成是有点带傻气的人，也不愿被人当成大笨蛋。他想到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各方面水平都很高的女人们，想到她们彼此会怎样看待对方，不由得悚然一惊。不管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绝不是为此而来的。因此，对于德·维奥内夫人所说的那些话，他毫无反应。尽管他躲避她已有好几天，而且把他们再次见面的责任全推在她头上，她却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快的意思。“现在谈谈让娜，怎么样？”她笑着说道，依然像刚进来时那样高高兴兴。他立刻觉得这才是她的真正目的。他的话说得越少，她就说得越多。“你看得出来她有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对纽瑟姆先生有意思？”

斯特瑞塞几乎觉得不快，但他不是迅速回答：“我怎么看得出来这种事情？”

他依然十分和气。“哦，可是这些都是些美丽的小事情，世界上任何事情你都看得出来，你可不要隐瞒啊！你同她谈过没有？”她问道。

“是的，谈过，但没有谈查德的事。至少可以说谈得不多。”

“哦，你不需要多谈！”她很有把握地说。然而她马上又改变话题，“我希望你还记得那天你答应我的事。”

“答应‘救你’，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还是这样说。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她坚持说道，“你没有后悔吧？”

他想了一下。“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追问道：“你一点也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意思吗？”

“不，没有这个必要。只要我明白我自己谈的话的意思，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你还不明白？”她问道。

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我想你应该让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不过你愿意给我多长的时间？”

“我觉得问题倒在于你能给我多长的时间。”她说，“我们那位朋友不是老是把我的事讲给你听吗？”

“没有，”斯特瑞塞回答道，“他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你。”

“他从来不这样做？”

“从来没有。”

她考虑了一下。即便事情的真相令她感到不安，她还是掩饰得很成功。事实上不久她就镇静下来。“不会的，他不会这样做。但是你想让他告诉你吗？”

她强调得恰如其分，尽管他的眼光游移，此刻他却注视着她。“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她取得的胜利并不大，但她的语调可以感动铁石心肠。“我看是他欠你。”

“只要你能承认这点，就很不错了。”她说，不过她的自豪中依然带有几分谨慎。

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仍然直说：“我所见到的他，是你一手造就的。我不明白你是怎样做到这些的。”

“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她微笑了，“问题在于你认识了纽瑟姆先生，就等于认识了我，可是你居然拒绝同我见面，你的用意又何在呢？”

“我想，”他沉思着说道，眼睛仍然瞧着她，“我今晚不该见你。”

她举起握着的双手，然后又放下。“这没有关系。如果我相信你，你为什么又不能相信我呢？”她又以另一种语调问道，“为什么你又不相信自己呢？”她没有给他时间回答。“哦，我会对你好的！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已经见到了我的女儿。”

“我也很高兴，”他说，“但是帮不了你什么忙。”

“帮不了忙？”德·维奥内夫人瞪大了眼睛，“她可是光明天使。”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不要去打扰她了。不要去寻根究底。我的意思是说，”他解释道，“不要去追究刚才你对我提到的那个东西，即是说她的感觉如何。”

他的同伴感到纳闷。“真的不应该去追问？”

“嗯，因为我希望你看在我的份儿上，不要这样做。她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姑娘。因此千万不要伤害她。你不知道，你不想知道。此外，你也不可能知道。”

这是突如其来的呼吁，她在考虑是否接受它。“看在你的份儿上？”

“嗯，既然你问我。”

“任何事情，任何与你相关的事，”她笑着说，“我都不想知道，我会永远如此。谢谢你。”她转身离开时特别温柔地补充了一句。她的话音在他耳畔回响，使他产生了绊了一跤并摔倒在地感觉。就在同她商讨关于他的独立性的问题时，他受某种观念的驱使，觉得自己陷入矛盾之中，十分笨拙，难以自拔。她当场很机敏地感到有机可乘，用一个词，一根小小的金针，钉住他那明显感觉到的意图，他不仅没有使自己摆脱，反而更紧地束缚自己。他紧张地考虑着当时的情况，此时另一双眼睛进入他的视线。他觉得刚才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这双眼睛中反映出来。与此同时，他辨认出这是小彼尔汉姆的眼睛，他走过来显然是为了同他交谈。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彼尔汉姆是他可以敞开心扉的人。一会儿之后，他俩坐在室中的一个角落里，而同时格洛瑞阿尼与让娜正坐在与他们斜对的那个角落里交谈。在开始时他俩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友善地瞧着让娜，随后斯特瑞塞说道：“我实在难以理解，一个稍微有点血

气的小伙子，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在这样可爱的小姐面前无动于衷。小彼尔汉姆，你为什么还不动手？”他还记得上次在那位雕塑家的花园里聚会时，自己坐在长凳上说那一番话时的语调。当时他只略微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这次他要对这位值得劝告的年轻人直言忠告，以弥补上次的不足。“总该有某种原因吧。”

“什么原因？”

“在这儿流连不去的原因。”

“向德·维奥内小姐求婚？”

“嗨，”斯特瑞塞问道，“你难道还可能找到更好的求婚对象？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甜蜜的小东西。”

“她的确美妙无比。我的意思是她是货真价实的姑娘。我认为这朵粉红色的蓓蕾尚处于含苞欲放的阶段，它在等待时机，准备朝着伟大的太阳开放。不幸的是我只是一根只值一文钱的小蜡烛。在这个领域内，一个可怜的小画家能有什么机会？”

“哦，你已经够格了。”斯特瑞塞脱口说道。

“我肯定够格。我们俩都够格。我认为我们的一切都够格。但是她太好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斯特瑞塞靠着长椅，仍然对这位年轻姑娘十分神往，此时她也正瞧着他，他觉得她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斯特瑞塞对此十分欣赏，仿佛蛰伏已久的情感终于苏醒过来。尽管此时有新的东西供他感受思考，他还是回过头来推敲他同伴说的话，“你提到的‘他们’是谁？是不是她和她的母亲？”

“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她的父亲，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混账东西，他也决不愿失去她所代表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查德。”

斯特瑞塞有一会儿没有说话。“哦，可是他对她不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不是我说的那种兴趣。他并不爱她。”

“是的，但是除了她母亲而外，他是她最好的朋友。他很喜欢她。他对于她的前途自有其想法。”

“嗨，真是有点奇怪！”斯特瑞塞随后十分感叹地说。

“确实十分奇怪。然而妙处也就在这个地方。”小彼尔汉姆继续说，“那天你如此好心地规劝我，鼓励我，当时你心中不是也有这种美妙的感觉吗？你不是劝我趁机会尚在的时候，去体验一切可能的事吗？我至今还记得你当时谈话的语调。而且要真正地体验，因为这是你所表达的唯一的意义。你使我获益匪浅。我将尽全力去做。”

“我也会这样！”一会儿之后斯特瑞塞说道，然而随即他提出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查德怎么竟会卷入这个漩涡之中？”

“哈，哈，哈！”小彼尔汉姆往后一仰，靠在椅垫上。

这使得我们的朋友想到巴拉斯小姐，他再次感到自己在充满隐晦的暗示的迷宫中摸索。可是他依然紧紧抓住他的线索。“当然我明白，不过总的情况变化之大，使我时常感到吃惊。在安排这位小女伯爵的未来的时候，查德的意见居然有如此大的分量。不，”他宣称道，“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他接着又说，“你还说像你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参与竞争。奇怪的是查德他没有参与竞争。目前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可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得到她。”

“是的，那只是因为他有钱，而且他将来还可能比现在更有钱。她们心目中只有名望和财产。”

“嗯，”斯特瑞塞说，“他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多少钱的，他得自己动手挣钱。”

小彼尔汉姆问道：“你把这些讲给德·维奥内夫人听了吗？”

“没有，我并没有告诉她太多事情。当然，”斯特瑞塞接着说，“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做出牺牲。”

小彼尔汉姆停顿了一下。“哦，他对牺牲不感兴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足够大的牺牲。”

“嗯，这也算是品格高尚的表现。”他的同伴果断地说道。

“这也正是我的意思。”这个年轻人过了一会儿说道。

斯特瑞塞沉默片刻。“我自己想出来了，”他继续说道，“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算真正了解了这些话的意义。总而言之我终于明白了。你最初对我说的時候，我并不明白。查德当初对我说的時候，我也并不理解。”

“哦，”小彼尔汉姆说，“我想当时你并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也信任查德。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太讨厌、太无礼，也太乖张了。你欺骗我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位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我会有什么好处？”

“是的，查德可能会得到某种好处，可是你呢？”

“哈，哈，哈！”小彼尔汉姆笑了起来。

他再次大笑，这笑声像一个难解的谜，使得我们的朋友感到有点冒火。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不会为任何事情而动摇，因此更坚定了留在这个位置上的决心。“倘若我没有自己的观察，我就会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一个极其聪明而精明能干的女人，更重要的她还具有超乎常人的魅力，这种魅力今晚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并不是所有的聪明能干的女人都具有这种魅力，事实上具有这种魅力的女人很少。”斯特瑞塞似乎并未专门针对小彼尔汉姆而发，他继续说道，“你瞧，我懂得同这种女人的亲密关系，或者说这种高尚而美好的友谊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这不可能是一种庸俗或者粗鄙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是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小彼尔汉姆说道，“那不可能是庸俗或者粗鄙的关系。上帝保佑我们，的确不是这样的关系，说实话，那是我一辈子见到的最美好、最超凡脱俗的关系。”

斯特瑞塞坐在他身旁，也靠着椅子。他看了他一眼，暂时没有说话，而他却未曾留意，只是凝视着前方。一会儿之后，斯特瑞塞说道：“当然，这种关系给他带来的好处，那种奇妙的变化，是我所不理解的，我也不愿意不懂装懂。我的认识仅限于我所见到的一切。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彼尔汉姆附和着说，“她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我和他们接触时间较长，而且来往也比较密切，但我还是不太了解情况。可是同你一样，”他又说，“虽然不太了解，我还是对他们十

分赞赏，而且深感欣慰。你知道，我已经观察了三年，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在此之前，我觉得他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坏……”

“哦，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斯特瑞塞不耐烦地插嘴说道，“除了那种我认为有必要想的事情，即是说当初为什么她会喜欢上他……”

“他一定有点什么名堂？哦，是的，他的确有点名堂，而且我敢说比他在家时表现得多得多，”这位年轻人颇为公允地评论道，“但是你应该知道，她一定有机可乘，她也就趁机而入。她找到机会并抓住了机会。这一点给我印象颇深，因为干得太漂亮了。不过，”他这样结束他的话，“当然是他先爱上了她。”

“这十分自然。”斯特瑞塞说。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最初是在某个地方，我想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认识的。当时她在无意之中给他留下了印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种种机会，他也给她留下了印象。在此之后她就和他一样糟。”

斯特瑞塞含糊地问道：“一样‘糟’？”

“也就是说，她开始关心他，而且这种感情很深。她独自处在她那可怕的地位，一经开始这种关系之后，她发现这种关系有利可图。这的确是一种利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一直对她非常有利。因此她依然对他关心，而且事实上，”小彼尔汉姆若有所思地说，“她对他更加关心了。”

斯特瑞塞认为此事与他无关，这种观点并没有因为他理解小彼尔汉姆这番话的方式而受到影响。“你的意思是说，她关心他的程度超过他

关心她？”听到这话，他的同伴转过头来望着他，一瞬间，他俩的视线相遇了。“她超过他？”他又问了一遍。

小彼尔汉姆久未出声。“你将永远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吗？”

斯特瑞塞想了一下。“我还能告诉谁？”

“嗯，我以为你经常报告……”

“向家里的人报告？”斯特瑞塞明白他的意思，“得啦，我才不会向她们说这些。”

那位年轻人终于把眼光转向其他地方。“那么我告诉你，她现在关心他的程度超过他关心她。”

“哦！”斯特瑞塞奇怪地叫了起来。

他的同伴马上有所反应。“你难道没有这样的印象吗？你之所以要抓住他，就是这个原因。”

“哦，可是我并没有抓住他！”

“哦，听我说！”可是小彼尔汉姆并没有说什么。

“不管怎样，这一切与我毫无关系，”斯特瑞塞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想要抓住他以外，一切都与我无关。”他似乎觉得应该再补充一句，“可是事实上是她救了他。”

小彼尔汉姆只是等待着。“我还认为那是你要做的事呢。”

可是斯特瑞塞已经做好了回答的准备。“在谈论他的为人、他的品

德、他的性格和生活时，我是把他和她联系在一起的。我所谈到的他，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交谈并一起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我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动物来谈的。”

“你也想把他当作社会动物吗？”

“是的，因此可以说她为我们拯救了他。”

“因此你认为看在你的份儿上，我们应该救她！”这位年轻人说道。

“哦，看在我们大家的份儿上！”斯特瑞塞不禁笑了起来。这使他回过头来谈他非常希望谈的问题。“尽管他们的处境很艰难，他们还是没有逃避。他们并不自由，至少她不是自由之身，但是他们还是珍惜可能得到的东西。那是友谊，一种美好的友谊。它使他们变得如此坚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相互支持。毫无疑问，正如你暗示的那样，她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小彼尔汉姆仿佛在回想他暗示了些什么。“她觉得他们无懈可击？”

“嗯，她觉得她自己毫无过错，她的力量也来源于此。她支持他，她支撑着整个局面。具有这种能力的人真是了不得。她太棒了，正如巴拉斯小姐说的那样，棒极了。他也很不错，可是他是个男人，有时会反抗，会认为这样做不划算。她仅仅给予他巨大的精神鼓舞，要把这解释清楚挺不容易，因此我把它称为特殊处境。如果没有特殊处境存在的话，这就是其中之一种。”斯特瑞塞抬起头来，仰望着天花板，似乎面对这种处境陷入沉思。

他的同伴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你说得比我清楚得多。”

“哦，你知道此事与你无关。”

小彼尔汉姆思索了一下。“我还以为你刚才讲这事也与你无关。”

“嗯，德·维奥内夫人的事与我一点也不相干。可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谈的那样，我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救他吗？”

“是的，把他带走。”

“带走他，以达到拯救他的目的。说服他，使他主动认识到自己最好还是担起家业的担子，并立即着手做这方面的事。”

“嗯，”小彼尔汉姆过了一会儿说，“你已经说服了他。他确实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他前两天又对我这样说。”

“因此你便认为他关心她的程度不如她关心他？”

“他不如她？是的，这是原因之一。可是其他一些事也使我产生同样的想法。”小彼尔汉姆继续推论道，“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感情上不可能陷得像女人那样深。要使他沉溺情海之中，需要不同的条件。你认为是不是这样？”他总结性地说道，“查德自有他的前途。”

“你是说他在生意上的前途？”

“不，恰恰相反，是另一种前途，是你如此正确称之为他俩的处境的前途。德·维奥内先生可能会永远活下去。”

“因此他俩就结不成婚？”

这位年轻人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们对今后有把握的就是不可能结婚。一个女人，一个特殊的女人，可以受得了这种精神痛苦，可是一个男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提出疑问。

斯特瑞塞回答得很迅速，仿佛他已经思考过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水准。我们认为查德恰恰具有这样的品德。至于说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若有所思地说，“他回美国后，这种特殊的痛苦又怎么可能消失？会不会变得更加痛苦？”

“眼不见，心不烦！”他的同伴笑道。然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说：“难道距离不能减轻痛苦吗？”斯特瑞塞还来不及回答，他接着又总结性地说：“你知道，问题在于查德应该结婚！”

斯特瑞塞似乎想了一下他说的话。“要说痛苦的话，我的痛苦是不会减轻的。”他这样说道。过后他站起来，问道：“他应该和谁结婚？”

小彼尔汉姆慢慢站起来。“嗯，和某个他可以与之结婚的人，某个极好的女孩子。”

他们并肩站着，斯特瑞塞的眼睛又转向让娜。“你是指她吗？”

他的朋友突然做了一个鬼脸。“在他和她母亲恋爱之后？不是的。”

“可是你不是认为他不爱她的母亲吗？”

他的朋友再次停顿了一下。“嗯，他可是一点也没有爱上让娜呀。”

“我也这样想，他怎么可能爱上别的女人？”斯特瑞塞说道。

“哦，我承认这一点。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严格说来，结婚不一定要有爱情。”小彼尔汉姆友善地指出。

“至于说痛苦，和那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有什么痛苦？”仿佛为了把问题深入下去，斯特瑞塞根本不听对方的话，自顾自地往下讲，“难道

她可能为了另外一个男人，而把这样好的人抛弃吗？”他似乎十分强调这一点。小彼尔汉姆望着他。“当双方都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了。”过后他又以自己意识到的宽宏大量的语气说，“让他们一起面对将来的事情吧！”

小彼尔汉姆直直地望着他。“你的意思是说，说来说去他还是不应该回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抛弃她的话……”

“那又怎样？”

“嗨，他就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是斯特瑞塞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

第十六章

斯特瑞塞已经不是头一次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空旷的大教堂里了——只要情况许可，他便来到教堂，让自己的精神在它的庇护下得到松弛，这在他更不是头一次。巴黎圣母院他同韦马希一道来过，同戈斯特利小姐一道来过，还同查德·纽瑟姆一道来过。即使有人一道，他也感到这去处可以十分有效地让他忘却他的问题和烦恼，所以，当被新的烦恼所困扰的时候，他便自然而然地去重访旧地，虽然这无疑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给他莫大的轻松。他十分明白这轻松只是暂时的，但短暂的美好时光——如果他能够称这些短暂的逗留是美好时光的话——对一个现在在自己眼里已经是体面全失、朝不保夕的人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既已熟悉了道路，最近他便不止一次地独自到那里去——独自悄悄地去，在不引人注目的时候出发，回去也不向朋友们提起。

说到朋友，他最重要的朋友仍然不在巴黎，而且居然杳无音讯，已经过去足足三个星期，戈斯特利小姐却还没有回来。她曾经从芒通给他来过一封信，说他一定认为她十分言行不一——或许甚至一时还认为她简直毫无信用，但她请求他耐心些，要他不要急于下判断，她要他相信她的生活中也有为难之处——他都想象不到有多难。此外，她离开前已经做好安排，以便她回来后不至于见不到他的面。还有，假如她没有用信件来打扰他的话，坦率地讲，那是因为她知道他还有另外的重要事情要应付。而他这一方面，在两个星期里去了两封信，以表明她可以信赖他的宽宏大量。但每次他都提醒自己当纽瑟姆太太需要避开微妙的问题的时候，纽瑟姆太太是如何写信的。他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他在信中谈韦马希，谈巴拉斯小姐，谈小彼尔汉姆和河对岸的那一群——他又和他们喝过一次茶。出于方便的考虑，他在提到查德和德·维奥内

夫人以及让娜的时候十分小心。他承认说自己在继续和他们来往，他毫无疑问成了查德的常客，不容否认，那位年轻人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他有他的理由不急于告诉戈斯特利小姐他最近几天的印象，那样做便会过多地对她暴露他自己——现在他要小心提防的正是他自己。

这不大不小的内心斗争或许可以说是由现在将他带到巴黎圣母院来的同一种心理引起的，一切听之任之，让事情自己去证明自己，至少让它们有时间自生自灭。他意识到自己到这个地方来并没有什么目的，除非他这时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也可以算是目的。在这里他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单纯的感觉，每次他求助于它时，他都自嘲地将它视为向懦弱的又一次私下让步。在这座高大的教堂里虽然看不见供他膜拜的神龛，听不见对他灵魂的召唤，但他在这里却可以感觉到一种几近圣洁的宁静。在这里他有一种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感觉，即自己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平常人，一个赢得了一天休息权利的人。他的确疲惫不堪，然而他却并不是个平常人——这便是他的遗憾，他的麻烦所在。但他却能够将自己的烦恼丢在门外，仿佛它不过如同他丢在门口那失明的老乞丐罐子里的那枚铜币一般。他缓缓地从昏暗的教堂中间走过，坐在华丽的唱诗班席里，又在东面那些小礼拜堂前逗留，让那庞大的建筑渐渐地对自己发挥它的魔力。他就像是一个被博物馆迷住了的学生——在人生的下午置身于异国城镇，他真希望自己可以是个那样的人物。但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情况而言，眼前这种形式的牺牲和那另外一种有着相同的效果：它足以使他明白为什么当置身于那神圣的殿堂里时，那真正的流浪汉会暂时忘记外面的世界。也许那便是懦弱——逃避现实，回避问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它们。但是他自己的这些短暂而无用的逃避行动不会伤害任何人——除开他自己。对在那大教堂里遇见的有些人，他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好奇和好感，他用观察那些神秘而焦虑不安的人的办

法来打发时光，他想象他们是逃避法律的惩罚的人。是的，法律——正义存在于外面光天化日之下，正如邪恶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样。而在这里面，在这长长的过道里，在众多祭坛的灯光下，两者都同样不存在。

总之，在迈榭比大街那次有德·维奥内夫人和她的女儿出席的宴会之后大约十来天的一个上午，他不由自主地在一次会面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想象。在他这些访问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会时不时地从一个不会冒犯对方的距离之外观察一位来教堂的人，他会注意到那人动作的一些特征，忏悔的模样，俯伏的姿态，得到解脱的轻松。这是他那模糊的同情的表现方式，自然，他只能满足于这样的表现。但他的反应还从来没有像这天这样明显过。一位妇女突然勾起了他的联想。他在教堂中漫步经过小礼拜堂当中的一个，过了一会儿，他又经过同一个地方。这中间，他两三次看见她如同雕像一般静静地坐在里面的阴影处，不禁对她留意起来。她并没有俯伏着身体，她甚至没有低着头，但她固定不变的姿势显得十分奇特。他从旁边经过，在附近停留，而她都竟然许久不动一动，显然是完全沉浸在那使她到这里来的原因里了——不管那原因是什么。她只管坐着凝视前方，就如他常常做的那样，但她是坐在神龛正前方不远的地方，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他很容易看得出来，她已将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这是他想做却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她不是流亡的外国人，她不显得藏头露尾；她是个幸运的人，熟悉这个地方，了解这里的一切，对她这样的人来讲，这样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意义。她使他想起了——因为十有八九，他对眼前景物的印象都会唤醒他的想象——某个古老的故事中神情专注、坚强高贵的女主人公，他也许是在某个地方听到或者读到过那故事，假如他富于戏剧性的想象的话，也许甚至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她是在这样不受侵害的静坐沉思中恢复勇气、清醒头脑。她是背朝他坐着

的，但是他的想象只允许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头部的姿势，即使在这暗淡肃穆的光线下，也显示出她的自信，暗示着她深信自己既没有表里不一之处，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更不担心会受到侵犯。但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假如不是来祷告上苍，那她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们必须承认斯特瑞塞对这类事情的理解总是混乱的，他怀疑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因为她享受着某种特殊的恩惠，某种特别的“宽恕”。他只是模糊地知道在这样的地方宽恕可能是什么意思，然而当他缓缓环视四周，他不难想象这宽恕会怎样大大增加人们参加宗教仪式的热情。总之，仅仅是看见一个不相干的背影便引起了 he 这一大堆想象。但当他就要离开教堂的时候，却又更深深地吃了一惊。

他当时正坐在过道一半处的一个座位上，又沉浸在博物馆的感觉中，仰着头，目光向着空中，试图描绘出一幅过去的图画——不，应当说他只是在按照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发挥着想象。几天前，既然决定了多少要放纵自己一番，他去买了整整70卷雨果的作品，而且价钱便宜得出奇。那书商告诉他说，单那红皮加烫金便要值这么多钱。当他的目光透过那总也不离他双眼的镜片在那哥特式建筑的阴影中游移时，他肯定显得相当愉快，但他最终想到的却是这70卷的一大堆如何能够塞得进那已经拥挤不堪的书架。他是不是得将这70卷红皮烫金的书籍作为他此行最大的收获来向乌勒特展示呢？他想着这种可能性，直到他无意间注意到有人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走过来，停在了他面前。他转过脸，看见一位夫人站在那里，似乎是要向他打招呼，接着他便跳了起来，因为他确切地认出她原来是德·维奥内夫人。显然她是在经过他身旁走向门口去的时候认出了他的。她迅速而轻松地止住了他的疑惑，以她特有的巧妙将它挡了回去。令他疑惑的是他刚才看见的那位妇女便是她。她便是他在昏暗的小礼拜堂里看见的那个人，她决然猜不到她已经引起了她多大的注意，但幸而他很快便醒悟到他并不需要告诉她这个。说到底，并

没有谁受到了伤害，而她则大大方方地用一句“你也到这儿来？”消释了一切惊奇和尴尬。她觉得见到他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的意外。

“我常常来，”她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凡是教堂我都爱去。教堂里那些老女人都认得我。说真的，我自己已经都变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了。不管怎么说，我看我将来的结局就是那样。”见她向四周看，想找椅子，他连忙拖过一把来。她在他身边坐下，一面又说：“噢，我多么高兴你也喜欢——”

他承认他的确喜欢，虽然她终于没有说“喜欢”什么。同时，他还感到她的含蓄的高明之处，她这样说表明她毫不怀疑他对美的鉴赏力。他还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鉴赏力今天正受到多么慷慨的款待，因为她为今早这一趟特别的出行专门作了一番雅致的打扮——他断定她是步行来的，这从她比平时稍厚的面纱的样式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她只是稍加修饰，但效果却非常好。她穿着一套色调庄重的衣裙，在黑颜色下面偶尔隐隐透出一点暗淡的深红。她整齐头发精心梳理成十分朴素的样子。连她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当她坐在那里，将它们搁在身前时，也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在斯特瑞塞眼里，她好像是在她自家敞开的门前轻松而愉快地对他表示欢迎，身后伸展开去的是她宽广而神秘的领地。拥有着如此多的人是可以有极高的教养的，我们的朋友这时算是真正有所领悟，她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产。她在他的心目中有那么完美，她远远不会想象得到。他又一次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她虽敏锐，他对她的印象却只会是他的秘密。说起秘密，而让他又一次感到狐疑不安的，就是她也许察觉到了他面色的改变，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虽然在另一方面，他尽管面色极度失常，却仍然能应对自如。这样过了有十分钟，他的不安便慢慢消失了。

事实上，这短暂的瞬间已经深深地染上了一层特别的色彩，因为他

发现他这位同伴正是那在祭坛跳动的光线下以她特别的姿态令他瞩目的同一个人，而这个发现激起了他特别的兴趣。从他上次看见她和查德在一起后私下形成的对他们两人关系的看法出发，她的这种姿态再容易理解不过，它使他对自己已经得到的结论更加坚信不疑。他本来已经决定要坚持这个结论，但做到这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过。假如关系中的一方能以她这样的姿态出现，那这关系必定无可指责。可是，假如他们的关系无可指责，那她为什么常到教堂来呢？——他可以相信自己没有看错这个女人。如果这样，她决不会公然到教堂里炫耀自己的厚颜无耻。她常上教堂是为了不断地得到帮助，得到力量，得到内心的安宁——她是为了不断地从至高无上的源泉——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获得支持。他们小声轻松地谈论着这雄伟的建筑，不时抬头观看一番，他们谈它的历史，它的美——德·维奥内夫人说，她更多的是从外面瞻仰时才领略到它的美。“如果你乐意，我们现在出去就可以再绕着它走一走，”她说，“我并不急着回去，而且，和你一起好好观赏一番，也会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已经对她讲了关于那位伟大的小说家和他的伟大的小说的事，讲了这些如何影响了他对一切的想象，还对她提到他买的那足足70卷烫金书，说这样铺张的采购是多么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和什么？”

“和我在别的事情上的放任。”然而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此刻自己正如何放任自己。他已经做出决定，他急于要到外面去，他要说的话是应当在外面去说的，他怕如果耽误太久，他会让机会溜走。可是她并不着急，她让他们的谈话拖延下去，好像她希望从他们的会见中得到些什么。这正好印证了他对她刚才的样子、对她的秘密的一种解释。当她对雨果的话题做出响应——他会用那个字眼来形容它的——的时候，她的声音由于周围的庄严气氛的感染而变得低而又轻，

好像使她的话都带上了在外面不会有的意义。帮助、力量、宁静、至高无上的源泉 —— 这些她还没有找到足够多，还没有多到使他对她表现出信心这一点让她觉得无足轻重。在长久的坚持中，每一点力量都是有用的。如果她觉得他是个可以紧紧抓住的稳固支撑，他是不会把自己从她手里挣脱开去的。人在困境中会抓住离得最近的东西，或许他终究不比那更加抽象的源泉来得更遥远。他做出的决定便是关于这一点的，他决定要给她一个表示，他要向她表示—— 尽管这是她自己的事 —— 他理解，他要让她知道 —— 尽管这是她自己的事 —— 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抓紧他。既然她将他当作一个稳固的支撑 —— 尽管他自己有时觉得摇摇欲坠 —— 他也要尽全力当好支撑。

结果，半小时以后，虽然还不到午餐时间，两人便一起坐在了左岸一家令人惬意的餐馆里 —— 两个人都明白，这是个熟知巴黎的人必来的地方，他们或者是景仰它的名气，或者由于怀旧，从城市的另一边老远地赶来，就像朝觐圣地。斯特瑞塞已经来过三次 —— 第一次是和戈斯特利小姐一起，然后是和查德，再后是和查德、韦马希，还有小彼尔汉姆，是他做的主人。现在，当得知德·维奥内夫人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他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适才他们在教堂外的河边漫步的时候，他为了要把自己暗中的决定付诸实施，便对她说：“呃，你有时间同我一起到什么地方去吃午餐吗？比如，不知你知不知道，在那一边有一个地方，步行就很容易到。” —— 然后他提到那个地方的名字。听他说完，她突然停下了，好像是要马上热烈地响应，又像是很难回答。她听着他的提议，就像它太好了，好得她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她的同伴可能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意外地感到自豪过 —— 他居然能给这样一位拥有世上一切的同伴提供一个新的、难得的享受，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奇特的绝妙经历。她听说过那个诱人的地方，但对他的下一个问题，她反问说他凭什么会认为她到过那里。他想他可能是以为查德或许带她

去过，这个她很快猜到了，而他则觉得颇有些狼狈。

“啊，我可以告诉你，”她笑笑说，“我同他一起公开四处活动。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在别的情形下也没有——而这种机会正是像我这样的穴居人求之不得的。”他能想到这点真是太好了——虽然，坦白地说，如果他问她有没有时间的话，她一分钟时间也没有。不过那没有什么两样——她宁愿把别的都抛开不管。所有的义务都在等待着她：家庭的、作为母亲的、社会的，但这不是一般的情况。她的事情会弄得一团糟，但是当一个人准备为之付出代价的时候，难道她就没有权利偶尔让人们去议论一下吗？最后，他们两人便愉快地以这种一团糟作为昂贵代价，挑了一个朝着繁忙的码头和挤满的驳船、闪闪发亮的塞纳河的窗户，面对面地坐在了靠窗的小桌两边。在以后的一小时里，斯特瑞塞将要觉得在放任自己、闭眼跳水这方面，今天他恐怕要沉没到底了。他将会感觉到许多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将是他发现自从他在伦敦那家剧院外和戈斯特利小姐一同进餐那晚以来——当时那顿在粉红蜡烛之间享用的晚餐引起了她许许多多的问题——自己已经走过了多远。当时他曾特别留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它们仔细记在心里。可是现在，他却好像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们，要么就是远远地跌落到了下面——而且他不知道二者中究竟是哪一个。总之，他想不出一一种解释，可以使他现在的情形显得与理智而不是与崩溃或者玩世不恭更加接近。他怎么能指望别人，指望任何人认为他是理智的，如果眼前的他仅仅因为敞开的窗外那明亮、洁净、有条不紊的河畔景色便以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仅仅因为坐在对面的德·维奥内夫人，面对洁白的桌布和摆在上面的番茄煎蛋和浅黄色的夏布利酒，那欣喜的样子？她几乎像孩子般地笑着，为这天的一切感谢着他，她灰色的眼睛不时离开他们的谈话，移向外面已经透着初夏气息的温暖春光，然后又回到谈话中来，停在他的面孔和他们的平常问题上。

那天他们谈到许多问题 —— 他们从一件事转到下一件事，谈到的话题比我们的朋友能够自由想象的还多得多。他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那种不止一次出现过的感觉，那种事情正在失去控制的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过。他甚至能够精确地指出事情开始变化的时间。他确切地知道变化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在查德的晚餐之后发生的。他完全明白它的发生是在他开始介入这位夫人和她女儿之间的事情的时候，是在他允许自己参加与那一双母女密切相关的讨论，在她巧妙地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谢谢你”使谈话立即在对她有利的情形下结束的时候。这以后他大约又抵抗了十来天，但事情还是继续朝脱离控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他之所以抵抗，正是因为它在迅速地脱离控制。当他在教堂里认出她的时候，一个想法便迅速控制了他：既然帮助她的不单是她的巧妙，而且还有命运本身，那么抵抗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假如一切的偶然事件都有利于她 —— 而且一切都显得不可抗拒 —— 那么他只能认输。所以当时他便在内心决定了要向她提议一起吃午餐。他这个提议的成功，事实上不就像通常失去控制时注定会有的结局 —— 一次结结实实的碰壁么？这碰壁便是他们在教堂外面的散步，是他们的午餐、煎蛋卷、夏布利酒，是这个地方，窗外的景色，是他们的谈话，还有这一切给他带来的快乐 —— 姑且不提 —— 这是最妙的部分 —— 她的快乐。所有这些，使他的认输显得并不坏，至少，它让人看到抵抗是多么愚蠢。在他们两人的谈话声和碰杯声中，在窗外传来的城市的喧嚣声和河水拍打堤岸的声音中，他似乎听见了古老的谚语：一不做，二不休，一点不错。与其饿死，不如战死 —— 正该如此。

“玛丽亚还没有回来么？” —— 那是她问他的头一个问题。尽管他知道她对她的离开有特别的理解，他还是爽爽快快地做了回答。于是她又问他是不是非常想念她。由于种种原因，他其实并不能肯定，但他还是回答说“非常想”。而她那一方面则显得好像她不过是要证实一

下。“有麻烦的男人必须有一个女人，”她说，“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她总是会出现的。”

“你为什么说我是有麻烦的男人？”

“噢，那是因为你给了我那样的印象。”她一面享用她的午餐，一面轻轻地说，好像唯恐刺伤他。“难道你没有麻烦么？”

他觉得自己被问得脸红了，并且为这个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愚蠢的表现，居然显得像是被刺伤的样子。他可以被查德的女人刺伤！就在出来的时候，他还对她完全不在乎呢——他竟然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么？但不管怎样，他的沉默反而使她的猜想有了一种奇怪的真实性。而事实上令他不安的，不恰恰是他担心自己会给她造成他最不希望的印象么？“我还没有遇到麻烦，”他终于笑着说，“现在我还没有麻烦。”

“哦，而我呢，总是有麻烦。不过那个你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她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便把两肘靠在桌上，那姿势很优美。纽瑟姆太太从不会做那样的姿势，但对一位 [femme du monde](#) 来说，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真的，我‘现在’就有麻烦。”

“在查德家吃晚餐的那个夜里，”少顷，他说道，“你问了我一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回答，而你十分耐心，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追问过。”

她立即做出了反应。“我当然明白你指的是什么。我当时问你，你说——是在那一天你来看我的时候，在你就要离开之前——你会救我，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指在我们的朋友那里——你的回答是你自己也还需要等一等，才能明白自己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请你给我时间，”斯特瑞塞说，“可是现在听你说，我的

话却显得很滑稽。”

“噢！”她小声说，同时显出缓和的神色。可是接着她又有了新的想法。“假如它的确显得很滑稽，你为什么却还不承认你有麻烦？”

“退一万步讲，”他回答说，“即使我有麻烦，那也不会是我怕人笑话我的滑稽。那个我不怕。”

“那你怕的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怕——我说现在。”说着仰身靠在椅背上。

“我喜欢你的‘现在’！”她隔着桌子朝他笑。

“现在我充分意识到我已经把你耽误得够久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知道我那样说是什么意思了。老实说，在查德的晚餐那天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那样做会很难。其实那时我已经为你做了一点儿事了——从我去看你那天说的话的意义上讲。不过我那时还不能肯定它究竟有多重要，所以不告诉你。”

她急切地问：“那你现在知道了？”

“是的，我现在知道事实上我已经为你做了——在你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所有当时我所能做的。我觉得，”他继续道，“它的作用比我当时预想的还会大。在我去看了你以后，”他解释道，“我立即给纽瑟姆太太写信告诉了她关于你的事，现在我随时都可能收到她的回信。我

想，结果会是什么样，等收到她的信就知道了。”

她显出非常优雅的耐心。“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替我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她等待着，好像是不愿意催促他。

他立即继续说下去，以此表示对她的体贴的感谢。“你知道，问题在于我应当怎样去救你。我现在的办法是让她知道我认为你值得我去救。”

“我明白了——明白了。”她急迫的心情现在表露出来。

“我怎样才能感谢你呢？”然而他不能告诉她，她紧跟着又问，“你自己真的那样想？”

起初他不说话，只把刚上来的一道菜往她的盘子里放，接着说：“后来我又给她写了信——我让她很明白我怎么想。我告诉她所有关于你的事。”

“多谢多谢。‘所有’‘关于’我的事，”她说，“噢。”

“所有我认为你为他做的事。”

“噢，你还可以加上所有我认为的！”她又笑起来，似乎是在很高兴地表示赞同，一面拿起刀叉。“可是你不能肯定她看了会怎样想。”

“不能，我不打算假装我能。”

“明白了。”她停顿一下，“我希望你能给我讲讲她的事。”

“哦，”斯特瑞塞的笑容多少有些僵硬，“你只需要知道她的确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就够了。”

德·维奥内夫人露出疑惑的神色，“那就是我需要知道的？”

斯特瑞塞并不回答她的问题。“查德没有对你谈起过她么？”

“谈他的母亲？当然，谈得不少 —— 谈得很多，但那不是你的观点。”

“他不会，”我们的朋友说，“说她什么坏话吧。”

“一点也不。和你一样，他向我保证说她的确十分出色。但不知为什么，好像正是因为她的确非常出色，十分出色，我们的事情才更加不那么简单。我丝毫没有，”她继续说，“说她坏话的意思，但是我当然会觉得她不可能喜欢听人说她欠我的人情的。任何女人都不会喜欢欠别的女人这种人情。”

这个命题斯特瑞塞没有办法反驳。“可是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告诉她我的感觉呢？关于你我能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了。”

“那么你是说她会对我好吗？”

“我正等着看呢。但是我不怀疑她会有的，”他补充说，“假如她能在友好的环境下看见你。”

她似乎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噢，那么，那个难道不可以安排么？她不会出来么？假如你对她说，她会不来么？你是不是已经说过？”她的声音似乎有一丝颤动。

“噢，不，” —— 他一刻也不迟疑，“那不可能。更大得多的可能是 —— 为了让她知道你的事 —— 既然你肯定不可能去 —— 首先我回去。”

这话使她立即严肃起来。“那你是不是在考虑要回去呢？”

“噢，当然，随时都在考虑。”

“不要走——你不要走！”她叫道，“你只有这一个办法。”

“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当然是不让他垮掉呀，你来不是要使他垮掉的吧。”

“那要看，”斯特瑞塞停顿一下，才说，“你说的垮掉是指的什么，对不对？”

“噢，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

他的沉默似乎又一次或多或少成了默认。“你连问也不问一下，就断定这么多。”

“不错——但是我并不对人做不好的断定。你完全能理解你到这里来其实根本不是为了做你现在要做的事。”

“哦，那其实很简单，”斯特瑞塞心平气和地解释道，“我只在做一件事——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他。我只是用眼前唯一可能的办法向他转达——以个人的方式施加压力。我亲爱的夫人，”他十分冷静地继续道，“我的工作，你看，已经完成了，我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哪怕再多停留一天。查德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思，而且表示要认真考虑，剩下的事要由他来决定了。我已经在这里得到了休息，找到了我的一份乐趣，现在我感到精力充沛、精神饱满。用乌勒特的话来说，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而这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和你的这次会面了——在这美妙的环境中，还要多谢你肯赏光。我有一种成功的感觉。我得到的正是

我想要的。查德不急于离开，正是要等我得到所有这些好处。据我所知，一旦我准备动身，那他也一样。”

她摇摇头。她的智慧要来得更细密、更深入。“你还不准备走。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走，那你为什么还要给纽瑟姆太太写你对我谈到的那样的信呢？”

斯特瑞塞思忖片刻。“在收到她回信以前，我不会走的。你对她过分担心了。”他补充说。

他的话使两个人久久地对视着，双方都没有退缩。“我并不认为你真正相信你自己说的话——你并不真正相信，我其实没有理由担心她。”

“她这个人有时可以相当大方。”斯特瑞塞说。

“那样的话，她可以对我有一点信任，别的我再不要什么了。不管怎样，请她承认我所做的。”

“啊，你不应当忘记，”我们的朋友回答，“没有亲眼看见以前，她不会承认什么。让查德回去，给她看看你都做到了什么。让他到那边去对她讲，也可以说是为你说话。”

她忖度着他的这个提议。“你可以用名誉担保，一旦她把他招回去了，她不会想尽办法要他结婚么？”

这个问题使她的伙伴又向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才迟疑不决地开口说话：“等她亲眼看见他是怎么样——”

但她并不等他说完。“正是当她看见他是怎样的时候，她才最想

要让他结婚。”

斯特瑞塞要对她的意见表示适当的尊重，所以正好沉默片刻，吃他的午餐。“我怀疑事情会不会是那样，那是不容易办到的。”

“如果他留在那儿，就会很容易 —— 他会为了钱而留下来的。好像会有很多的钱，多得要命。”

“除非他结婚，”斯特瑞塞说，“否则不会有什么真正对你有害的事。”

她轻轻地不自然地笑笑。“如果不谈什么真正对他有害的事的话。”

但她的朋友的目光似乎在说，这个他也想到了。“有一个问题自然迟早也会出现，那就是你自己可以给他什么样的未来。”

她上身后仰靠着椅背，但两眼却直视着他。“让它出现好了！”

“问题是，最终要看查德本人会从中得到什么。他不愿意结婚这一点可以说明会有什么结果。”

“假如他果真不愿意的话 —— 是的，”她同意他的说法，“但是对我来说，问题是你会得到什么。”

“噢，我什么也得不到。这和我没有关系。”

“对不起，恰恰是在这点和你最有关系，你插手了这件事，你已经推脱不掉了。我想，你之所以要救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我们的朋友的兴趣。但不管怎样，两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分开的。你不能够丢下我不管，”她结束道，“因为你不能够丢下他不管。”

她这种轻柔的语调和尖锐的言辞在他听来有一种新鲜的魅力。最让他深深地被打动的是她是如此认真。她丝毫没有张牙舞爪的神色，但他得到的印象却是他从来还没有见过有谁能这样有力地传达自己的情绪。老天在上，纽瑟姆太太也可以做出认真的样子，但那根本不能和这个相比。他把这一切都深深印在脑海里，一个细节也没有漏过。“不，”他小声说，“我不能够丢下他。”

她美丽的面容似乎变得明朗起来。“那么，你要一直帮助他？”

“我会的。”

听了这话，她推开椅子，很快地站起身来。“谢谢！”她说，一面隔着桌子向他伸出手来。一如在查德家的那次晚餐之后一样，这句极其普通的话从她口中出来，便被赋予了非常特别的意义。她在那一次钉进去的那颗金钉又被钉得更牢实了。而与此同时，他想，他自己却仅仅做了那次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事情的实质来说，他只不过是牢牢地站在了他上次站的同一个地方。

1法文，上流社会的妇女。

第十七章

三天后，他收到从美国来的一个消息。那是叠起来粘好的一小片蓝色颜色的纸，它没有经他的银行家转交，而是由一个穿制服的小男孩送来，在门房的指点下，交到当时正在小院子里散步的他手里的。那已是傍晚时分，但正是白昼很长的季节，也是巴黎的气息最无孔不入的季节。大街上飘着鲜花的芬芳，他的鼻孔里总是停留着紫罗兰的香气。他喜欢听这大城市的各种声响，它们引起他的遐想。他想象振荡在空气中的各种声响似乎都专为他而来，因为它们不在别的地方，却在这些暖和的夏日渐近黄昏的时候一齐向他涌来，充满着生活的韵味，简直如同一出无比大的戏剧：远处传来的含混的低吟，近处沥青路面上一声清晰的滴答声，什么地方什么人的一声呼唤，一声应答，犹如演员说台词一般抑扬顿挫。像往常一样，他那晚要同韦马希一起在家进晚餐——他们这样做已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既方便，又省钱。现在他就是在随意走动等着等他的朋友下来。

他便在小院子里读他的电报。打开电报，他便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后来又花了足足五分钟将它再看一遍，最后他才将它捏成一团，仿佛要抛到一边，但终于没有——直到又转了一个圈子，再跌到一张小桌旁的椅子上，他仍然将电报握在手里。他将这一小片纸紧紧握在拳头中间，又抱紧双臂，将它更深地埋藏起来，便在这种姿势中两眼直视前方陷入了沉思，他甚至没有看见韦马希来到跟前。事实上，后者见他这副模样，只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便立即折回到阅览室里，仿佛他看见的景象使他必须那样做似的。但那位米洛斯来的朝圣者并不觉得他不可以在那藏身之地的透明玻璃掩护下观察这边的情形。斯特瑞塞最后又将他收到的那东西拿出来小心地展开放在桌上，又仔细读了一遍。它

就在那儿躺着，直到他终于抬起头来看到了正从里面观察他的韦马希。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有片刻功夫，两个人都没有动。但是斯特瑞塞随即站了起来，一面更加小心翼翼地将电报折好放到上衣口袋里。

几分钟后，这两个朋友一起坐到了餐桌旁，但斯特瑞塞并不曾提电报的事。直到他们在小院子里喝完咖啡，最后分手，两人中谁也没有说一个字。而且我们的朋友还感觉到这一天两人说的话甚至比平时更少，就像双方都在等对方说什么。韦马希本来就时常有一种好像是坐在自家帐篷门前的架势，所以在经过了这么多星期以后，沉默本来就已经成了他们的音乐会的一个音符。在斯特瑞塞的感觉中，这个音符最近变得比先前更突出了。而今晚，他觉得比任何别的时候拖得都长。但当他的伙伴最后问他今晚是不是有什么事时，将门关上的却是他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回答说。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有机会作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回答。整个晚上那件事情都打发不开。晚餐后头几个小时，他关在房间里试图写一封长信。为了这个目的，他吃罢饭便匆匆和韦马希分了手，让他自己去打发时光，连两人惯常的寒暄也顾不得了。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写好信，重又下楼来走到街上，也不问他的朋友在哪里。他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走了很久，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到旅店，借着门房为他留在外面搁板上的一小段蜡烛头的飘忽的亮光上楼回到房间。关上房门，他拿起那一叠没有写完的信，看也不看便撕成了碎片。之后他一头倒下——仿佛多多少少归功于那一撕——便安心地入睡，而且一觉便大大地睡过了头。于是乎，也许是九点，也许十点，当一根手杖头的敲击声在他的门上响起的时候，他的模样还不太宜于会客。但听见查德·纽瑟姆响亮的胸音，他很快就给来客开了门。头天晚上那张险些过早地遭到不测，因而愈加宝贵的蓝色纸片现在正躺在窗台上，它已经被重新展平，而且用他的表压

住，以免被风刮走。查德进得门来，习惯地用他漫不经心却十分锐利的目光四下一扫，立即便发现了它，而且他又允许自己仔细地盯了一眼。然后，他将目光转向房间的主人：“这么说，它终于来了？”

斯特瑞塞正在别领结的手停了下来，“这么说，你知道？你也有一份？”

“不，我什么也没有。我只是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那东西，我会猜，唔，”他又说，“这简直巧得像一出剧，因为我今早刚好过来——我本来昨天就会来的，但办不到——来同你一道。”

“同我一道？”斯特瑞塞这时又对着镜子了。

“回去，终于可以回去了，像我答应过的那样。我已经准备好了，事实上我这个月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只是在等你——那完全是应该的。但现在你好多了，你很安全——我看得出来，你得到了所有应得的好处。今天早上你的气色好极了。”

面对镜子的斯特瑞塞刚好整理完他的外表，这时又把镜子里的形象审视一番。他果真显得特别健康么？也许在查德乐观的目光下多少是如此，但他自己在过去十多个小时里的感觉简直糟糕透了。不过这评价终究只会更坚定他的决心，查德无意中证明了他的决定是对的。显然——既然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他的状况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好。不过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朋友的时候，那一位的气色又使他对自己状况的估计降低了那么一点点——虽然，要不是他事先知道容光焕发的外表从来都是查德的专利的话，情形肯定还会糟得多。他就站在那里，在清晨的时光中，显得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身体结实，肤发光润，情绪饱满；他举止轻松自如，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显露出莫测高深

的神色；他面色红润而健康，浓密的头发闪着银色的光泽，在棕色皮肤衬托下更显得血色充沛的嘴唇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能吐出得体的词句。他从来没有显得像今天这样出色过，倒仿佛是他为了将自己交出来，特意准备了一番似的。现在这鲜明而多少有些陌生的形象便是他将呈现给乌勒特的样子。我们的朋友又把他打量一遍——他总在看他，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看不透，即使是此刻，他的形象也仿佛是从一些别的东西后面透过来一般，如同隔着一团雾。“我收到一份电报，”斯特瑞塞说，“是你母亲发来的。”

“果真么，我亲爱的朋友？希望她还好！”

斯特瑞塞稍顿一顿，说：“不——不怎么好。我很抱歉不得不对你讲。”

“噢，”查德说，“我一定是预感到了。那么，我们更应该马上动身。”

这时斯特瑞塞已将帽子、手套、手杖拿在手里，但查德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以示他要在这里表明他的意见。他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同伴的东西，似乎他在估计将它们打包要用多少时间。甚至还可以说，他似乎想表示愿意派他的佣人来帮忙。“你说‘马上’，”斯特瑞塞问，“是什么意思？”

“哦，我是说坐下星期的船走。这个季节开的船都很空，很容易订到铺位的。”

斯特瑞塞戴好表后，那份电报便一直拿在手里，这时他将电报递给查德，但后者却有些不自然地避开，不去接它。“谢谢，我还是不看吧。你和母亲的通信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没有意见，无论是什么我都赞

成。”听了这话，斯特瑞塞一面看着他的眼睛，一面慢慢将那纸片叠好放到口袋里。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查德便转换了话题。“戈斯特利小姐回来了吗？”

斯特瑞塞却并不回答他的问题。“我看，你母亲并不是身体有病，一般地说，今年春天她的身体比平时还好些。但是她很担心，十分着急，看来最近几天她是忍耐不住了。我们两个，你和我，叫她失去了耐心。”

“噢，那和你没有关系！”查德十分慷慨地表示反对。

“对不起 —— 那和我有关系。”斯特瑞塞语气平和而忧郁，但却十分肯定。他的目光越过同伴的头顶，注视着远处。“那和我尤其有关系。”

“那就更加有必要马上动身了。[Marchons, marchons!](#)”那年轻人快活地哼起《马赛曲》。可是主人却不受感染，而只继续站着，注视着远处。他于是又重复刚才的问题：“戈斯特利小姐回来了么？”

“是的，两天前就回来了。”

“那么你见着她了？”

“不 —— 我今天要见她。”但是斯特瑞塞这时不想谈戈斯特利小姐，“你母亲给我发来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不能带你回去，我就得离开你。无论如何，我自己得回去。”

“可是你现在可以带我回去！”查德从沙发上向他保证说。

斯特瑞塞停顿片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多月前，你那么急

着要让德·维奥内夫人替你说话，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查德想了想，但是他从来不需要想很久。“因为我知道她会做得很好呀。那样才能让你保持安静，也是为你好。再说，”他轻松地解释道，“让你和她交个朋友，我想让你知道她的想法——你已经看到那对你多么有好处。”

“可是，”斯特瑞塞说，“不管怎么说，她那样替你说话——只要我给了她说话的机会——只是让我感到她是多么想留住你。如果你对那个并不看重，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让我听听她的意见。”

“噢，我的朋友，”查德叫道，“我非常看重！你怎么会怀疑——”

“我产生了怀疑，是因为今早你到我这里来说要马上动身。”

查德木然地看着他，片刻，才笑笑说：“难道你不是一直在等我说这话吗？”

斯特瑞塞犹豫着，又在原地转了一个圈。“我想，一个月来，我首先是在等我衣袋里这个消息。”

“你是说，你害怕会有这样的消息？”

“呃——我一直是在以我的方式行事。我想你刚才说要动身的话，”他继续说，“恐怕不光是因为你觉得我在期待什么。否则的话，你不会安排我和——”但他停了下来，同时站住。

查德这时站起身来，“她不希望我走跟这没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她害怕——害怕我到了那边会被留住，不能脱身。可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斯特瑞塞察觉到他的同伴再次注视他的眼睛。“你对她厌倦了？”

作为回答，查德摇摇头，慢慢地露出一个他迄今为止看到过的最古怪的微笑。“永远不会。”

它立即给善于想象的斯特瑞塞留下一个深深的、十分柔和的印象，以至于他都无法将它从眼前抹去。

“永远不会。”查德又特意清清楚楚地重复一遍。

这使得他的同伴又踱出几步。“这么说，你是不害怕。”

“不害怕走？”

斯特瑞塞又站住。“不害怕留下。”

那聪明的年轻人现出惊奇的表情。“现在你又要我‘留下’？”

“假如我不立刻动身回去，波科克们就会立刻动身到这里来。那就是我为什么说，”斯特瑞塞说，“你母亲发了最后通牒。”

查德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但一点不惊慌。“她把萨拉和吉姆动员起来了？”

斯特瑞塞帮他说下去。“唔，当然还有玛米。那就是她动员起来的人。”

这个查德也想到了——他笑出声来。“玛米，来迷住我？”

“噢，”斯特瑞塞说，“她可是非常迷人噢。”

“这个你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了。我很想见到她。”

他说这话时那种轻松愉快的神色，尤其是那种自然的样子，再一次让他的同伴清楚地看到他的态度多么从容，他的地位多么令人羡慕。“那么你尽管见她好了。你还可以认为，”斯特瑞塞继续说，“你让你的姐姐到这里来看你，真是帮了她一个大忙。你使她有机会在巴黎待上几个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她结婚以后就没有到这里来过。她肯定乐意找个机会来一趟。”

查德听他说着，但他却有自己的见解。“机会过去几年里她都有，但是她从来没有利用过。”

“你是指你？”过了片刻，斯特瑞塞才问。

“不错——我这个孤独的海外游子。那么你指的是谁？”查德说。

“哦，我指的是我，我就是她的理由。换句话说——因为这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我是你母亲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查德问，“母亲自己不来？”

他的朋友长久地注视着他，“你想要她来么？”见他不说话，又说，“你完全可以给她拍电报去。”

查德还在思索。“假如我拍电报，她会来么？”

“很可能。你可以试试，就会知道的。”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查德停一下，问。

“因为我不想那样。”

查德想一想。“不想在这里见到她？”

斯特瑞塞并不退缩，他的语气反而更激烈了。“不要和我装糊涂，年轻人！”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当然会表现得无可挑剔，但你并不希望见到她。那么，我不会对你玩那个把戏的。”

“不，”斯特瑞塞声明，“我不会说你玩把戏的。你完全有权利那样做，假如你做了，那也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他换一种口气，又补充说，“而且，你还会让她见一位十分有趣的人，那就是德·维奥内夫人。”

他们继续看着彼此的眼睛，但查德的目光友好而坦然，丝毫没有畏缩的意味。他终于站起来，说了一句让斯特瑞塞大感意外的话：“她不会理解她的，不过那也没有什么两样。德·维奥内夫人希望会见她。她会对她很好，她认为她可以办到。”

听了这话，斯特瑞塞想了想，但终于还是转过身去。“她不能！”

“你肯定？”查德问。

“你要高兴的话，可以试试看！”

斯特瑞塞平静地说完这话，便提议到户外去，但那位年轻人仍然不动。“你回了电报没有？”

“没有。我什么都还没有做。”

“你在等见到我以后？”

“不，不是那个。”

“你只是在等 —— ”说到这里，查德嘴角带着笑，“见到戈斯特利小姐？”

“不 —— 甚至也不是戈斯特利小姐。我不是在等和任何人见面，我只是还没有做出决定 —— 在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而且，既然这些我都应当告诉你，我很快就会做出决定了。所以，请你对我耐心一些。不要忘记，”他继续说，“那正是当初你所要求于我的。你看，我是满足了你的要求的，而且结果你也看到了。和我一道再住一段时间吧。”

查德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再住多久？”

“呃 —— 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你知道，是好是坏，我都不可能永远住下去。让波科克们来吧。”斯特瑞塞重复道。

“因为那会给你时间？”

“不错 —— 会给我时间。”

查德没有马上说话，似乎他还是不太明白。少顷，他说：“你不想回到母亲那里去？”

“现在不。我还不打算走。”

“你觉得，”查德用他那特有的声调问，“这里的生活让你迷恋？”

“这里的生活非常吸引人。”斯特瑞塞毫不掩饰，“你花了这么大力气帮我感觉到这点，所以这对你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当然不是，我很高兴。可是，亲爱的朋友，”查德的声调有些

特别，“这一切会给你带来什么呢？”

这个问题如此奇特地显出谈话双方地位和关系的转变，以至于查德话一说完，他自己便先笑起来，斯特瑞塞于是跟着笑起来。“我可以说我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它是经过考验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忍不住又加上一句，“假如在我到这里的头一个月你就愿意跟我走的话——”

“那么？”查德收起笑容。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大洋的对岸了。”

“噢，那么，你也就不会享受到这些快活！”

“我会享受到一个月，假如你想知道的话，”斯特瑞塞继续说，“我现在已经享受得足够多，够我这辈子享用的。”

查德似乎觉得这十分新鲜有趣，但似乎还是似懂非懂，斯特瑞塞对“快活”的这种理解一开始就让他不大明白。“如果我留下你——”

“留下我？”轮到斯特瑞塞不明白了。

“只一两个月——我去一趟就回来。德·维奥内夫人，”查德的嘴角又挂上了笑容，“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照顾你。”

“你一个人回去，让我留在这里？”两人的目光又一次相对，然后，斯特瑞塞说，“你怎么想得出来！”

“可是我想见见母亲，”查德回答说，“你知道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

“的确不短了，那就是当初我为什么急着要你动身的原因呀。你难道还没有让我们明白你没有她也能过得快活吗？”

“噢，但是，”查德的镇定令人钦佩，“我现在不同了。”

话里甚至还带着几分轻松和得意，让斯特瑞塞不禁又笑起来。“假如你比现在要糟，我倒还知道该拿你怎么办。那样的话，我会找人堵上你的嘴，绑上你的手和脚，任凭你挣扎反抗，将你扛上船就是。你究竟，”斯特瑞塞问，“有多想见到你母亲？”

“有多想？”查德似乎一时不知道答案。

“是的，你有多想？”

“噢，像你使我感到的那么想。只要能见到她，我什么都不在乎。而且，你使我非常明白，”查德继续说，“她有多么想见到我。”

斯特瑞塞思考片刻。“如果那果真是你的理由，你可以乘出港的第一艘法国船，明天就走。不消说，你本来就有绝对的自由。你既然已经待不下去，要这么匆忙地走，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那么我立刻就走，”查德说，“如果你留下的话。”

“我留到下一班船——那时我就来和你会合。”

“你把这个叫作，”查德问，“我要匆忙地走，而你接受这个事实？”

“一点不错——我只能这么讲。所以，你如果想我留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斯特瑞塞解释说，“你自己也留下来。”

查德领会到了。“特别是，是我出卖了你，对不对？”

“出卖了我？”斯特瑞塞尽量显得只是在随声附和。

“很明白么，如果她派波科克们来，那就是说她不信任你；如果她不信任你，那就是说——唔，你是知道的。”

斯特瑞塞略为思忖，明白自己确是知道的，于是依这种情形说话，“所以你该看到你欠我什么。”

“如果我看到了，我该怎么报答？”

“不要抛下我。和我在一起。”

“噢，老天！”

两人下楼的时候，查德将一只手用力拍在他肩上，算是对他的保证。他们一起慢慢下了楼，在旅店的院子里又谈了一会儿话，便分手了。查德·纽瑟姆离开了旅店，留下斯特瑞塞独自在那里四下张望，好像是在找韦马希，可是韦马希好像还没有下来，所以我们的朋友最后没有见着他便出去了。

1法文，前进，前进。

第十八章

那天下午四点时，他仍然没有见着他，但仿佛作为弥补，他正和戈斯特利小姐谈论他。斯特瑞塞一直没有回旅馆去，而是在街上闲逛，想着他的心事，时而心神不宁，时而又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直到他在马尔伯夫区受到款待，算是事件的高潮。“我确信韦马希一直在‘不通报’我的情形下，”——戈斯特利小姐向他问起了事情的来由——“在同乌勒特通消息。结果是，昨天晚上，我接到了最强硬的指示要我回去。”

“你是说，你收到了要你回去的信？”

“不——是封电报，现在还在我口袋里：‘速乘首班船返回。’”

斯特瑞塞的女主人几乎让人看破她差一点就变了脸色。幸好她及时恢复了外表的镇静。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模棱两可地说：“那么你要——？”

“也许你正该得到这样的报复，谁让你丢下我不管呢。”

她摇摇头，好像是说这个不值一提。“我的离开事实上帮了你的忙——我只消看一看你就可以知道。我是有意那样做的，而且我做对了。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而且，”她笑着说，“我最好也不要在那里，你自己可以应付。”

“噢，可是今天我却觉得，”他很乐意地宣布，“我仍然离不开你。”

她重新仔细打量着他。“好吧，我答应不再丢下你，但是我只会跟在你后头。你已经开步走了，你可以独自走下去，即使有些摇摆也罢。”

他理解，并且表示同意。“是的——我想我可以摇摆着走下去。但正是这个让韦马希看得担惊受怕。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看不下去了，那不过是他原始感情的爆发。他想要我停下来，他一定是给乌勒特写了信，说我就要被毁掉了。”

“唔，不错！”她小声说，“但这只是你的假设。”

“这是我猜到的——它很好地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他不承认？——或者你还没有问他？”

“我还没有找到时间，”斯特瑞塞说，“我是昨天晚上才想出来的，我把过去的各种迹象思考了一遍。那以后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

她有些好奇。“因为你太恶心？你怕不能克制自己？”

他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我看上去像是七窍生烟的样子吗？”

“你看上去冷静极了！”

“没有什么，”他继续说下去，“值得生气的。相反，他这样还帮了我一个忙。”

她立刻猜到了。“使事情来一个爆发？”

“你领会得多快！”他几乎是呻吟着说，“无论如何，如果我问起他，韦马希绝对不会否认，也不会辩解。他是出于内心的信念，完全是

心安理得，是经过许多不眠之夜才决定的。他会承认事情是他一手做的，还会认为他做得很成功。我和他之间的任何讨论只会使我们重新接近起来—— 只会在隔绝我们两人的暗流上架起一座桥。那样，他的行为的结果就会是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个共同话题。”

她一时沉默无语。“你多宽宏大量！你总是那么胸怀坦荡。”

他也沉默片刻，然后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在地向她坦白：“一点不错，刚才我的确很宽宏大量，我简直可以称得上胸怀坦荡了。如果我大光其火，我也不会觉得惊奇的。”

“那么对我讲呀！”她急切地催促道。见他不说话，只用眼看着她，她又换一种容易一些的方式，“韦马希先生究竟可能做了什么？”

“他只是写了一封信，一封信就足够了。他对他们说，我需要人照看。”

“那你是不是需要呢？”她很有兴趣。

“非常需要。而且我会得到的。”

“你的意思是，你哪儿也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你已经发了电报了？”

“不—— 我让查德发了。”

“说你不打算回去？”

“说他不打算。今早我们正面谈了一次，我说服了他。我还没有下楼，他就进来了，他来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 —— 我是说，准备好回去。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他走了，去告诉他们他不回去。”

戈斯特利小姐用心地听着。“就是说，你拦住了他？”

斯特瑞塞重新在椅子上坐好。“我拦住了他，我是说，暂时把他留下了。那就是，”他打一个比方来告诉她，“我目前的位置。”

“噢，我明白了，明白了。可是纽瑟姆先生的位置又在哪儿呢？他已经准备好，”她问，“要回去？”

“完全准备好了。”

“他当真 —— 而且相信你也一样？”

“完全当真，我想，所以他见我伸出来拉他回去的手突然改变方向，要将他拖在这里，觉得非常惊奇。”

这个情况值得戈斯特利小姐考虑一下。“他认为你的改变很突然？”

“呃，”斯特瑞塞说，“我对他的想法完全没有把握。我对和他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和他接触得越多，便越觉得他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他让人看不透，所以我才在等。”

她想想，“但是你究竟等什么呢？”

“等那边回他的电报。”

“他的电报都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斯特瑞塞答道，“他和我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好他可以按他喜欢的去说。我只是对他说：‘我想留下来，而这样做的唯一办法是你也留下来。’他好像对我想留下这点有兴趣，所以按那个想法去行事了。”

戈斯特利小姐将他说的想一遍。“这么说来，他自己也不想走。”

“他是半心半意。我是说，他一半也想走。我原先对他的劝说也起了作用。不过，”斯特瑞塞继续道，“他不会走的。至少在我在这里的时候他不会。”

“可是你不能，”他的同伴提醒他，“永远在这里待下去。我倒是希望你能那样。”

“当然不能。不过，我还是想再观察他一段时间。他一点不像我原先想象的情形，他完全是另一种情形。正是这样，他才让我有兴趣。”我们的朋友慢慢地、清晰地说，倒像是在对他自己解释，“我还不放弃他。”

戈斯特利小姐一心想帮他理清思绪，但是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放弃，你是指，——呃，——给他的母亲？”

“哦，我现在并没有想他的母亲。我是在想我被派到这边来对他讲的那个计划。我一见到他，就尽我所能将它当成美好的前景对他描绘了一番。可是那计划可以说是在完全不了解这么长的时间里他都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一到这里便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得到的那些印象——我敢说那些印象还远远没有到尽头。”

戈斯特利小姐的微笑里带着最温和的批评。“所以你的意思是——

多少是——出于好奇而留在这里？”

“你喜欢怎么说都可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只要你留下来，当然不用在乎。不管怎么说，我管它叫作最大的乐趣，”玛丽亚·戈斯特利宣布，“看你怎么解开这道问题也会是我一生中最刺激的事情之一。一点儿不错，你可以独自一人走下去！”

她的夸奖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等波科克们来，我就不会是独自一人了。”

她的眉毛扬起来。“波科克们要来？”

“我是说，查德一发去电报，他们就会来——而且一刻也不会耽搁。他们就会马上上船。萨拉会来充当她母亲的代言人——那比起我来就会大不一样了。”

戈斯特利小姐的表情严肃了一些。“她会来带他回去？”

“很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不管怎样，她也一定得有个机会，而且她一定会尽力的。”

“可是你希望那样么？”

“当然，”斯特瑞塞说，“我希望那样，我希望公平。”

但这时她有些跟不上了。“如果事情移交给波科克们了，你为什么还要留下呢？”

“不过是为了把事情做得公平——当然，多少也为了看到他们也做得公平。”斯特瑞塞今天格外不厌其烦。“我到这里就发现自己面对着新

的事实 —— 而且感到它们不能用老的理由去解决，需要有新的理由 —— 要像事实本身一样新。这个我们在乌勒特的朋友们 —— 查德的和我的 —— 已经尽可能早地被明白地告知了。如果拿得出任何新理由，波科克太太会将它们拿出来的。她会将它们全都带来。那会是，”他忧郁地笑笑，“你说的‘乐趣’的一部分。”

现在她已经完全进入了主流，和他肩并肩地游着。“玛米 —— 照你刚才说来 —— 是他们最大的王牌。”然后，见他沉默着若有所思，实际上是承认了，又加重语气说，“我想，我替她难过。”

“我想我也是！” —— 斯特瑞塞跳起来，来回走动，她用眼睛跟着他。“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是指她到这里来这件事？”

他又转一个圈，才向她解释他指的是什么。“要使她不来，唯一的办法是我回去 —— 我相信如果我在场，我可以制止这件事。可是困难是，如果我回去 —— ”

“明白了，明白了。”她反应极快，“纽瑟姆先生也会回去，而那个，”她笑出声来，“是不允许的。”

斯特瑞塞没有笑，他只平静地，甚至可以说温和地看着她，似乎要说他不怕被人嘲笑。“奇怪，是不是？”

两个人就共同关心的事情谈了这许久，也没有涉及另一个名字 —— 但现在两人短暂的沉默使双方都想到了那个名字。斯特瑞塞的问题足以说明在他的女主人离开这段时间那个名字在他心目中增加了多少分量，正因为这样，她那方面一个简单的表示就会让他觉得是个响亮的

回答。但片刻之后她的回答甚至更加响亮，她说：“纽瑟姆先生会不会把他姐姐介绍给——？”

“介绍给德·维奥内夫人？”斯特瑞塞终于把那个名字说出来，“要是他不，我才会大大地惊奇呢。”

她凝神注视，仿佛那场面就在眼前。“你是说，你已经想到了那种可能，而且已经有了准备？”

“我已经想到了，已经有准备。”

她的思想现在转到眼前的客人身上来。“[Bon](#)！你的确了不起！”

“哦，”他顿了顿，才有些无精打采地开口，但仍旧站在她面前——“哦，我只希望，在所有这些乏味的日子里，我可以哪怕有一次够得上那个字眼。”

两天后，他从查德那儿听说乌勒特方面对他们那份决定命运的电报有了回音，回答是给查德的，内容是萨拉、吉姆，还有玛米立即就动身来法国。在这期间他自己也发了电报回去，他是在拜访戈斯特利小姐以后发的电报。同以往常常发生的一样，和她谈话以后，他头脑清醒多了，也有了主张。他给纽瑟姆太太的回电是这样的：“我意宜再住一月；如再来人，最好。”他还说他会写信，但信他当然本来就一直在写。十分奇怪，写信仍然能使他感到轻松，使他比任何别的时候都更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他甚至常常想，自己是不是在这段精神紧张的时间里学会了一种空洞的把戏，一种漂亮的自欺欺人的手腕。凭他继续源源不断地通过美国邮局寄回去的那些文字，谁能说他比不上一个夸夸其谈的记者，一个掌握了从字眼里榨出意思来的了不起的新学问的大师？难道仅仅为了表示友善？他不是在像与时间赛跑一般写作？——因为他

已经养成习惯，不耐烦将自己写好的东西读一遍。在写信这点上他仍然做得到大方慷慨，但那充其量只能算是黑夜里吹口哨。而且十分明显，他那被黑夜包围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了——所以他的口哨还需要吹得再响些，活泼些。所以在发了电报以后他就起劲地、长长地吹，在得到查德转告的消息以后他更是一吹再吹，有两个星期，他都靠这个办法给自己壮胆。他无法预料萨拉·波科克见到他以后会说什么，尽管他脑子里当然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猜想。但是她会没有办法说——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有办法说——他将她的母亲忘记了。在这之前他写信也许更随便，但从来没有写得比这更多，而对乌勒特他则坦率地解释说，他是想多少填补一下萨拉离开所造成的空虚。

黑夜的变浓和我所说的他更加卖力地吹口哨，是伴随着这样一个事实发生的：他现在几乎得不到任何消息了。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觉察到信不如先前到得勤了，而现在的趋势更不容置疑，纽瑟姆太太的信必然有一天不会再来。他已经有许多天没有收到一个字。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尽管以后他会得到很多——来告诉他，在得到促使她发那封电报的那个提醒以后，她不会提笔给他写信了。在萨拉见到他，报告对他的评价以前，她不会再写了。这很奇怪，虽说它大约也并不比乌勒特眼里他自己的行为显得更奇怪，不管怎样，这件事意义重大，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暂时的沉寂却反而使他朋友的性格举止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更鲜明了。他觉得他从来没有像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那样强烈地感到过她的存在：她的沉默是神圣的，是一种更纯净、更透明的载体，将她的个性显示得更清晰。他曾经与她同行同坐，一同驾车外出，面对面一同进餐——他大约决不会用“终生难得”之类以外的字眼去形容那种待遇的。如果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沉默，那么他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几乎是赤裸裸地感受过她的人格：清澈，用寻常人的话说，“冷酷”，然而深沉、执着、高雅、敏感、高贵。在目前这种情形下，他对她的这些特质

的印象反而愈加鲜明，几乎令他摆脱不掉。虽然这样的状况可以使他脉搏加快，使他的生活更富于刺激性，但他也时常为了松弛紧张的神经而设法将这些印象忘记。他明白，自己居然身在巴黎——想想看，偏偏在巴黎——却觉得乌勒特那位夫人的阴影比一切幽灵都更加难以摆脱，这恐怕要算天下最不可思议的奇遇了。这种事也只可能发生在兰伯特·斯特瑞塞身上。

他回到玛丽亚·戈斯特利那里，就是为寻求改变而去的。可是这法子却难得奏效，因为这些日子里他总在她面前谈纽瑟姆太太，而从前他是并不这样的。直到不久前为止，他在那一点上都十分谨慎，遵守着一条原则。但现在他的顾忌全都可以抛开了，因为他可以认为各种关系已经改变了。不，关系并没有真正改变，他对自己说，因为，如果说纽瑟姆太太已不再信任他这一点已经是不容怀疑，那么，也还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不能重新赢得她的信任。他现在的想法是他要不遗余力地做到那一点。事实上，假如他目前对玛丽亚讲一些以前他从不曾对她讲过的关于她的事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自己不忘记得到这样一位女士敬重是一件多么值得夸耀的事。十分奇怪的是，他和玛丽亚的关系也和先前不大一样了。这个变化——它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不安——在两人重新开始会面时便被提到了。那是在她当时对他说的话里提到的，而他也没有否认。他可以独自走下去了，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接下来两人的谈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变化，而剩下的事便由他在关于纽瑟姆太太这件事上的信心来完成了。现在，他朝着她的桶沿伸出他小小的干渴的杯子的日子已经显得那么遥远。现在他已经很难碰一碰她的桶沿了，别的源泉已经在为他涌流，她现在的位置只不过是他的若干个源头之一，而在她面对这改变了的现实的这份坦然当中，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甜蜜，一种感伤的温柔，不由为之心动。

这变化向他显示出了时光的消逝，或者至少可以说显示出了转瞬之间他已经经历了多少事情。想到这些，他不由生出几分满足，几分嘲讽，几分遗憾。仿佛仅仅在昨天，他还坐在她脚旁，紧紧拉着她的衣角，张着嘴等她喂食。现在改变了的是这幅图画的比例，而比例，他颇有哲学意味地想，正是一切感知和思想的先决条件。仿佛——她那中楼上的安乐窝给他当了有用的台阶，而另一方面，她交游广泛，总有形形色色的友情和交际要应付，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要照料，它们占据了她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而这一切她又极少向他透露——她心甘情愿而且十分高明而自然地退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这种高明永远伴随着，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他的估计，它将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她的“店铺”——这是她对她们众多的交往的称呼——之外，使她们两人之间的贸易尽可能静悄悄地进行，像是一件纯粹在家里——因为家是店铺的对立面——的事，仿佛她再没有第二个主顾。最初，她在他眼里几乎就是一位女神。他还记得那时他早上醒来眼前出现的第一个形象多半就是她的“台阶”。但是现在她在大多数时候只成了那生机勃勃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当然，她也始终是他永远应该感谢的人。他永远不可能指望得到比她所给予他的更多的友谊。她将他装扮起来，介绍给别人，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看不出她会对他有什么要求。她只是对他的事情表现出关心。她提问、倾听，她热心地帮他推测事情的发展。她反复地表达过这点：他已经超越了她许多，而她必须对失去他有所准备。她只有一个小小的机会。

常常，当她提起这事的时候，他就用同一种方式——因为他喜欢这种方式——来回答。“我有伤心事的时候？”

“是的——那时候我也许就可以把你修补起来。”

“噢，如果我真正地碰了壁，如果真有那一天，那也就用不着修补

了。”

“你总不至于是说那就会要了你的命吧。”

“不——比那更糟。那会让我变老了。”

“噢，那绝对不可能！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你就代表年轻。”然后她还总会加上一两句话，而且她说的时候已经不再半吞半吐，也不请他原谅她的坦白。而他听了也不再难为情，尽管这些话的确称得上毫不遮掩。她已经使他相信了它们，所以它们在两人之间已经成为事实的陈述，不再带有任何色彩。“那正是你的魅力所在！”

而他的回答也总是同样的。“不错，我是年轻——我的欧洲之行使我变年轻了。我开始觉得年轻，或者至少说开始得到它的好处，是在我在曼彻斯特见到你的时候。从那时起就一直是这样。我在应当享受到好处的时候却没有得到——换句话说，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青年人的乐趣。我眼前就正在享受到好处，那天我对查德说等一等的时候我也在享受到好处；等萨拉·波科克来的时候，我还会享受到。可是，这是一种许多人可能都不屑一顾的好处。坦率地说，除开你和我，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理解我的体会。我不酗酒，我没有追逐女士，没有挥霍金钱，甚至也没有写诗。但是，我还是在找回早年的损失。我以我的方式得到我的小小乐趣，它比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任何别的事都更加使我快活，让他们说去吧——这是我对青春的承认和一点供奉。以我的情形，哪里能找回来就是哪里——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即便只是从旁人的生活，从他们的经历、感觉当中去体验也罢。查德就给了我这种体验，哪怕他有那么些灰白头发——它只能使他的青春显得更加坚实、安稳，更加经得起风雨；她也同样给了我这种体验，哪怕她年龄比他更大，女儿已经长大可以嫁人，而且又和丈夫分开，还有那么些不愉快的经历。我并不

是说我的这一对朋友还正当青春年华，尽管他们也还相当年轻，那个完全不相干。重要的是，他们是属于我的。不错，他们就是我的青春，因为在青春应当属于我的时候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过。所以，我只是想说，所有这一切都会消失——在完成它的使命以前就消失——假如他们两个辜负我的期望的话。”

恰好在这里，她习惯地问道：“你说的‘使命’究竟是指什么？”

“哦，我指让我可以走到尽头。”

“到什么的尽头？”她总喜欢要他把话说完。

“到这场经历的尽头呀。”他要说的却只有这些了。

不过，如往常一样，她还有话说。“你难道不记得，在我们最初见面的那些日子里，我才是应当陪你走到尽头的人么？”

“怎么可能？我记得很亲切哪。”他总会这样回答，“你不过是在扮演你的角色，要我再说一遍罢了。”

“噢，不要显得我的角色不值一提似的。要知道，不管别的什么会令你失望——”

“而你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他替她把话说完，“对不起，你会的，你一定会、注定会的。你的条件——我的意思是说——不允许我为你做任何事情。”

“更不要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已经是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婆了。我是老太婆，不过，还是有一件事——你可能做到的——我想我会考虑的。”

“那么，是什么呢？”

可是这个她始终不告诉他。“只有你真正碰壁了，你才会知道。既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泄漏我的秘密的。”——由于他自己这方面的原因，这个秘密斯特瑞塞也没有去追究。

这以后他谈话时都同意——因为这是最容易做的——他的确不可能碰壁，这样关于碰壁以后的事情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随着日子的推移，他对波科克们的到来更加重视。他私下甚至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对他们的期待当中有些什么不正确、不诚实的东西。他不该使自己相信萨拉的出现会使事情变得简单，使问题化解，他不该对他们可能做的事这么害怕，以至于要借助毫无用处的怒气来转移注意力，实际上是回避问题。他在家时对他们常会做什么事不是已经看得够多么？他丝毫没有理由感到害怕。他最清醒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自己最想得到的是关于纽瑟姆太太目前的心理活动的消息——要比他现在能从她本人那里得来的更详细、更全面，同时他至少还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件事，即他希望对自己证明他不害怕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那么他的的确确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代价是多少，而且预备好一笔笔地去偿还。这偿还的第一笔，不多不少，便是要接待萨拉，而且，作为结果，他自己的状况究竟如何，他还可以比现在知道得清楚得多。

1法文，好极了。

第十九章

那些天，斯特瑞塞独自随意打发时光。前一星期的事使得他和韦马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变得简单了。纽瑟姆太太召他回去这件事在两人之间再没有提起，只是我们的朋友有一次对他的朋友说到纽瑟姆太太的新使者们已经启航——以便给他机会承认他想象的暗中干预。可是韦马希什么也没有承认。这尽管使得斯特瑞塞的推想一半落了空，但后者却并不着恼，还觉得这和那可爱的朋友当初的冒失举动一样并非缺乏真诚。现在他对这位朋友宽容多了，不禁还欣喜地注意到他体重明显增加了。他觉得自己的假日是那么充实、自由，不禁对那些不自由的人们满怀慈悲。对像韦马希这样受到束缚的灵魂，他本能的反应是小心翼翼地不要将它惊醒，免得它为那业已不可挽回的损失而痛苦。他十分明白，这一切简直可笑。所谓的区别不过是半斤和八两的区别，他的所谓解放纯粹属于相对的性质，就如擦脚垫和刮鞋器一样差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这对眼前的风波总归还是有好处，而且那位米洛斯来的朝圣者此时的自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

斯特瑞塞觉得，自从他听说波科克们将要到来以后，他内心不单有胜利的感觉，还有一种怜悯的感觉油然而生。正由于这一点，韦马希看他的目光里才没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而多少有些节制和分寸。他当时的目光相当严厉，好像是刻意要表现出对老朋友——他的五十五岁的老朋友——的轻浮竟然要这样暴露在世人的面前这件事感到遗憾，但他并没有明显地露出自以为是的样子，而是让同伴自己去决定错在哪里。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是这样一种态度。分歧不被提起，两人的关系于是变得拘谨而敷衍。斯特瑞塞认出了那一本正经、心事重重的神色，以至于一次巴拉斯小姐开玩笑地说她要在她的客厅里专门留出一个角落来。

他的神情仿佛就像他知道旁人猜到了他背地的举动，又像他在叹息没有机会辩白自己的动机。不过，剥夺表白的机会正该是对他的一个小小的惩罚。对斯特瑞塞来讲，他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这没有什么不合适。如果去质问、责怪，或者去谴责他不该干涉别人的事情，或者用任何别的方式向他挑战，他会用他的逻辑证明他这么做是多么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对他的行为公开表示不满，结果是会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让他捶着桌子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斯特瑞塞自己现时的心情，不正是不愿意听那捶打的声音吗？他不正是怕面对示威时的那种不快的感觉吗？然而无论如何，两人不和还有一个迹象，那便是看得出韦马希有意不露出关心的样子。在朋友遭受的打击中扮演了一次上帝的角色，他现在似乎想给他一点补偿，所以他对他的行动有意做出视而不见的样子，不再表现出参与的意思，一双大手无所事事地合着，一只大脚心神不定地晃荡着，俨然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这一来，斯特瑞塞反而没有了拘束。自从到巴黎以后，他还从来没有像这般来去自由过。初夏的画笔抹过，周围的一切，除开近在眼前的以外，似乎都带上一种朦胧的调子，一种漫漫无际温暖芬芳的氛围似乎使一切变得轻飘飘的，似乎特别的融洽和谐；欢乐的回报似乎突然都变得近在咫尺，而痛苦的清算似乎都隐退到了遥远的天际。查德又离开了巴黎，自从远来的客人们看见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没有说出详细的理由，只有些尴尬地解释说这是不得不去的。这是他生活中类似情形中的一次，可以证明这位青年人的交游广泛。斯特瑞塞对他离开关心，也只由于它成了这样一种证明。它赋予这年轻人的形象更丰富的层次，而这一点令他感到宽慰。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查德的“钟摆”，自从上次突然向乌勒特急摆被他亲手拉住以后，又往回摆动了。他喜欢这样的想法，即假如他在一瞬间制止了钟的摆动的话，那是为了使它在随后，也就是现在的运动中摆得更有生气。他自己也做了一件以前从没有

做过的事，他好几次整天出外游玩——他和戈斯特利小姐一起去了几次，和小彼尔汉姆去了几次还都不算在内——他去了一次沙特尔，在大教堂前沉浸在美的感受之中；他还去了一次枫丹白露，在那儿尽情想象自己正在前往直意大利的路上；他去了一次鲁昂，而且还带了一只手提袋，在那里过了夜。

在一个下午，他还完成了一次和上面完全不同的访问。那天，他仿佛无意地来到对岸一座古老而且高贵的建筑前，穿过入口处高大的拱门，走近看门人的小屋，说要见德·维奥内夫人。在那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在似乎是随意的漫步中，感到它只有一步之遥，对这件事跃跃欲试了。只不过，奇特的是，在他那天早上去了巴黎圣母院以后，他的立场的一贯性，以他所设想、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又恢复了。在那之后，他认为，这一段瓜葛完全不是他的所作所为引来的。他紧紧抓住自己立场的支撑点，而这恰恰在于这关系对他个人并无利害可言。一旦他主动去追求他的巴黎之行中这段令人心动的关系，从那一刻起，他的立场立刻遭到削弱，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在受利害驱使了。只是在几天前，他才给自己的这种一贯性决定了一个界限：他决定，他的一贯性只维持到萨拉来到为止。随着她的到来，他理应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这再合逻辑不过。假如别人定要干涉他的事情，那他除非是十足的傻瓜才应当继续谨小慎微。假如别人都不能信任他，那他至少可以放任一些。假如别人试图要限制他的自由，那你就取得了试试利用现有的地位究竟可能得到些什么喜欢的东西的权利。当然，按严密的逻辑，他或许应当等波科克们有所表露以后才开始他的尝试——他本来是决意要按严密的逻辑行事的。

然而，那个下午，他突然感到一种恐惧，这恐惧改变了一切。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自己没有把握。这不是针对和德·维奥内夫人再多接

触一两个小时会对他敏感的神经产生什么影响而言 —— 他担心的是，他怕的是，和萨拉·波科克一起 —— 他已经有若干个晚上睡眠不佳，甚至从梦中惊醒，都和那位女士有关 —— 只消待一小时，她便会对他产生不知什么样的影响。萨拉在他眼里比真人高大许多，而且随着她离得越来越近，而变得愈加高大。他的想象一旦开始运动，便不能遏制，他想象她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就像已经听到她的责难，已经在她的指责下愧疚莫名，两颊发烧，已经答应悔过自新，立即无条件投降。他好像已经看到自己在萨拉监督下被送回乌勒特，就像少年罪犯被送到惩戒所一般。乌勒特，当然，并不当真是个惩戒所，但他事先就知道萨拉是在旅店里的客厅会面的。所以他的危险在于，至少在他处于这种惶惶不安的心情时看来，按刚才的推想，他会做出某种让步，而这让步会意味着他和现实世界的突然脱离，因此，他如果再迟疑下去，便有可能完全失去机会。这种可能性德·维奥内夫人已经对他描述得极其真切生动。总之一句话，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再等待下去的原因。他突然意识到他必须赶在萨拉到来前行动。所以，当从看门的太太那里得知他想见的那位夫人不在巴黎时，他大失所望。她去了乡下，而且要在那里待几天。这本来是一桩极其平常的巧合，可是它在可怜的斯特瑞塞身上产生的效果却是令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一下子觉得仿佛再也见不到她了，仿佛这都是因为他对她不够好，才给自己带来这样的结局。

斯特瑞塞放任自己的想象沉溺于阴暗的前景之中，可以说也有好处，因为，相形之下，从来自乌勒特的使者们踏上站台那一刻起，情形便显得有些好起来。他们是乘船从纽约直接到的勒阿弗尔，再从那里乘车到巴黎。由于海上顺利，他们提早登了岸，使查德·纽瑟姆没有时间实行到港口去迎接他们的计划。他收到他们宣布赒即登上最后一段旅程的电报时，才刚刚打算去乘坐前往勒阿弗尔的火车，于是他可做的，便只有在巴黎等候他们的到来了。为了那个目的，他急忙来斯特瑞塞的旅

馆邀后者一同前往，甚至还用他惯常的轻松亲切的语气邀韦马希也一同前去，因为，当他的马车咔嗒咔嗒驶来的时候，那另一位先生正在斯特瑞塞视线以内，在那熟悉的院子里一本正经地踱步呢。韦马希已经从同伴那儿得到了消息，因为后者事前得到了查德派人送的字条，说波科克们就要到了。在被告知这消息的时候他朝同伴瞪起眼睛，虽不失惯常的庄严，但却让后者看出了犹疑。斯特瑞塞现在已经眼光老到，看神态就知道他拿不定主意该用什么调子。他唯一有几分把握的是饱满的调子，但在没有掌握充分的事实的情形下，那又谈何容易！波科克们目前还处于未知数，而他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他招来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他已经无法回避。他想对这件事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但却一时只能找到一种模糊的感觉。“为接待他们我将需要你很多帮助。”我们的朋友这样对他说道，他十分清楚这句话，还有许多类似的话，在他表情严肃的同伴身上产生的效果。他特别指出韦马希会非常喜欢波科克夫人，他敢肯定他会，他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和她意见一致，而反之，她对他也会一样，总之，巴拉斯小姐的鼻子这回要碰扁了。

就这样，他们在院子里等查德的时候，斯特瑞塞用自己的快活情绪织成了一张网。他坐着，吸着烟，好让自己安静，一面看着那位同伴在他面前踱来踱去，像笼子里的狮子。查德·纽瑟姆到的时候，他一定对两个人的鲜明对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起这个场面，一定忘不了韦马希跟着他和斯特瑞塞走出旅店站在街边时脸上那种一半期待一半失落的表情。在马车上，两人的话题转到了他身上，斯特瑞塞对查德谈到近来令他不安的种种事情。几天前，他就对查德提到过他确信那位朋友在波科克们的到来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话激起了那年轻人极大的兴趣。而且斯特瑞塞看得出这事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就是说，他知道查德对于韦马希刚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角色的那张关系的网是什么想法，而这想法刚刚得到了加深——这件事情和那青年人对

他家人的看法被联系起来了。两人谈到他们这位朋友现在可以看成来自乌勒特的控制他们的企图的一部分，而斯特瑞塞立刻想到，半小时后，在萨拉·波科克眼里，他该是多么明显地正如韦马希可能对她描绘的那样，是属于查德那“一边”的。他近来是在随心所欲地行事，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这也许可以说是绝望，也许可以说是信心。他应当以自己新近获得的鲜明的面孔去迎接那些新来的人。

他对查德重复了刚才在院子里对韦马希说过的话：他姐姐必定会和韦马希十分合得来，两个人一经接触，必定，会结成同盟。他们两人必定会变得亲密无间——斯特瑞塞想起刚到此地不久后和韦马希的一次谈话，那时就已经注意到他的这位朋友在许多方面和纽瑟姆太太多么相像，两人就说过几乎同样的话。“有一天他问起你母亲，我对他说，如果他有机会见到她，她肯定会引起他特别的好感。这和我们现在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波科克夫人肯定会欢迎他上她的船，因为那不是别的，正是你母亲的船。”

“不过，”查德说，“母亲要胜过萨拉五十倍呢！”

“是一千倍。但是，不管怎样，一会儿你见到她的时候，你见到的是你母亲的代表。我也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离任大使在迎接新任大使。”说完这话，斯特瑞塞又觉得自己无意间在纽瑟姆太太的儿子面前贬低了她。刚才查德的争辩也表明了这点。最近他对旁边这位青年人的心思和脾性有些摸不透了，他只注意到他遇事极少忧愁的时候。现在，在新的事变面前，他重又以新的兴趣注意起他来。查德完全是照两星期前答应他的那样去做的。他一句话不问，便同意了他留下来的请求。现在他非常愉快而且友好地等待着，然而在这愉快和友好背后，也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成分。他在巴黎养成的那种有教养的态度里本来带着一丝冷漠，现在这冷漠似乎增加了。他显得既不过分兴奋也过分低

沉，他给人随和、敏锐、清醒的印象。他没有表现出匆忙、急躁或是焦虑，至多只是比平时显得更平静一些。此时此刻同查德一同坐在马车里，他比平时更清楚地意识到，查德或许可以做别的事，或许可以有别样的生活，但那都不可能使他有今天这样的表现。他所经历的一切才使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付出了时光，经受了折磨，更重要的，付出了代价。无论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这结果今天就要呈现给萨拉了，而他，斯特瑞塞，十分高兴在那一刻到来的时候能够在场。可是她能不能察觉到、感受到这结果呢？如果察觉到了，她会不会喜欢它呢？斯特瑞塞摸摸下巴，思索着如果她向他问起——她肯定会问的——他该用什么词汇来对她形容这结果。不，她应当自己对这些事情做出决定。既然她那么想看，那就让她自己看见它，再喜欢它。她是带着对自己能力的骄傲来的，可是斯特瑞塞内心的一个声音却告诉他，她几乎什么也不会真正看见。

他即刻就知道，查德也敏锐地猜到了这一点，因为就在这时，后者突然不经意地说：“他们只是些孩子。他们只是在做游戏！”他悟到这话的意味，觉得心宽一些。这就是说，在他这位同伴看来，他并没有放弃纽瑟姆太太。这就使我们的朋友接下来可以问他是不是觉得应当让波科克夫人见见德·维奥内夫人。而查德对这个问题的明白态度更是让斯特瑞塞始料不及：“难道那不正是她来的目的么——看我都交了些什么朋友？”

“不错，恐怕是的。”斯特瑞塞不在意地答道。

是查德的迅速反应使他觉察到自己的失言：“恐怕？为什么说恐怕呢？”

“呃——因为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有责任。我想，波科克夫人的好

奇心是我的话引起的。我想从一开始你就该知道，我在信里是无话不说的。关于德·维奥内夫人我当然也说了那么一点。”

查德颇有风度地表示他当然了解：“不错，但你说的是好话。”

“关于一位女士，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然而恰巧是因为我的这种语气——”

“才使她来了？也许是这样。但是，”查德说，“我不觉得在这点上你有什么不对，德·维奥内夫人也一样。你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多么喜欢你吗？”

“噢！”斯特瑞塞呻吟道，“可是我都对她做了些什么！”

“你替她做得够多的。”

查德的老成使他自愧不如。此刻他更迫切地想看到萨拉·波科克在没有充分精神准备的情形下——尽管他给过他们一些提醒——面对这种现象——他对它还没有合适的名称——她该是什么表情。“我所做的就是这个！”

“可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查德轻松地说，“她高兴别人喜欢她。”

这话使斯特瑞塞思索了片刻。“你是说她敢肯定波科克夫人会——？”

“不，我在说你。她很高兴你喜欢她。可以说，这样很有好处，”查德笑道，“不过，她也不担心萨拉。在她那方面，她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会尽量谅解萨拉？”

“不单谅解，她会做一切努力。她会欢迎她，亲切地接待她。她是严阵以待，”他又笑笑，“只等她来。”

斯特瑞塞用心听着这番话。接着，仿佛是巴拉斯小姐忽然从什么地方在插话：“她真了不起！”

“完全正确。你简直不知道她有多么了不起。”

斯特瑞塞在这句话里品出一种占据了一样美好的东西的感觉，几乎像是一样好东西的主人不知不觉流露出的那种骄傲。但他无暇追捕这一闪即逝的印象，这般的友好大方的话里面明明还另有一种东西。这里面有着新的鼓励和邀请，而它在几分钟以后就有了结果。“那么，我该更多地同她见面。我该尽可能多地同她见面——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么做。”

“那只能怪你自己，”查德的声音里并没有责怪的含义，“我一直设法让你们熟悉，而她，我亲爱的朋友，我还没有看见她对什么人有这么美妙过。可是你有你的奇怪念头。”

“不错，我的确有过。”斯特瑞塞小声说。这些念头曾经占据他的头脑，但它们现在已经不能支配他了。他无法明白这变化的全过程，但一切都是因波科克夫人而起，而波科克夫人则可能是因纽瑟姆太太的缘故，但那一点还有待证实。总而言之，现在控制他念头的就是他曾经多么愚蠢，竟然错过了宝贵的机会。他本来完全可以有多得多的机会同她见面，可是他把那些好日子都白白浪费了。他不能继续浪费时光，这个决心几乎是到了狂热的程度，现在当他坐在查德旁边朝车站驶去的时候，他甚至生出一种古怪的念头，认为正是萨拉的来临才使得他的机会加速到来。她此行在别的方面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

方面会有什么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她的到来会大大地推动两个热切的人走到一起。只要听听查德这时的话就知道他的感觉不错，因为那一位正在说，不消说，他们两人——他本人和那另一位热切的人——都指望着他的鼓舞和帮助。听他说话，似乎他们两个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波科克们尽量快活，斯特瑞塞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不，如果德·维奥内夫人想出那个，如果她想出要让波科克们尽可能快活，那德·维奥内夫人就太不简单。假如能成功，那真是个美妙无比的计划，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萨拉能不能被“收买”。不幸斯特瑞塞自己的先例对决定这点没有多大帮助。他和萨拉迥然不同，这再明显不过。他自己的能被收买只能说明他的不同，而且，他的情况已经被事实证明。凡事只要和兰伯特·斯特瑞塞有关，他总喜欢知道最坏的情形，而这件事情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他不光能被收买，而且已经被收买了。唯一剩下的困难是他不能准确地说出究竟是被什么收买的。事情就像是他出卖了自己，却并没有收到现钱。然而那正是他总是遇到的情形，他注定有那样的遭遇。他一面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一面提醒查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即不论萨拉对新东西多么有兴趣，她此来可是有明确坚定的重要目的。“你明白，她不是来受人摆布的。我们都尽可以快活忘情，那对我本来就再容易不过，但她来不是为了让人弄得忘乎所以。她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带你回去。”

“那也没什么，我可以跟她回去，”查德平静地说，“我想那样你是可以接受的。”见斯特瑞塞没有回答，他又问，“或者你是不是认为见到她以后我就会不想回去了？”可是他的朋友还是不回答，所以他就继续说下去，“不管怎样，我打算让他们在这里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活。”

这时斯特瑞塞说话了：“果然如此！假如你真想回去——”

“假如我真想回去……”查德让他继续说下去。

“那么，你就不会费心地让我们这么快活。你不会操心我们会不会快活。”

无论多么惊人的想法都不能穿透查德那不动声色的神色，“哦，是这样。可是我不可能不那样做呀！那是起码的礼貌。”

“是的，你怎么可能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呢。”斯特瑞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此刻他仿佛觉得这就是他自己荒唐使命的结局。

这话使查德沉默了片刻。但在接近车站的时候，他又说话了：“你打算把她介绍给戈斯特利小姐吗？”

这一次斯特瑞塞立即就答话了：“不。”

“你不是说过他们知道她吗？”

“我说过，我想，你母亲知道她。”

“难道她不会告诉萨拉？”

“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假如她的确……”

“你是想问，假如那样，我会不会让她们见面？”

“是的，”查德用他一贯的友好态度迅速答道，“让她看到这只是一般的关系。”

斯特瑞塞迟疑片刻，才说：“我想我不太在意她认为这种关系一般还是不一般。”

“即使那代表母亲的想法，你也不在意？”

“你母亲怎么想？”问话里带着一丝迷惑。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车站，这个问题也许马上就有人能帮忙解答。“我的朋友，那不正是我们两个将要寻找的答案么？”

第二十章

半小时后斯特瑞塞离开了车站，不过是和另一位同伴一道。查德带着萨拉和玛米，还有他们的女佣和行李，轻轻松松上了回旅店的路。看他四人乘的马车离开后，斯特瑞塞才和吉姆上了一辆马车。斯特瑞塞生出了一种新的异样感觉，他的情绪也变好了一些。依他的感觉，这将对他近来所作所为做出裁决的两女一男到达时的情形并不像他曾担心的那样，当然，他原来也并不担心立即就会出现什么激烈的场面。他告诉自己说，他所看到的不过都是些必定会发生的事，尽管如此，他的神经还是不觉松弛下来。尤其奇怪的是，这效果居然会归功于他看见、听见那些多年看惯的面孔和听惯的声音，但不管怎样，现在他知道了在这之前他是多么焦躁不安。现在这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就充分表明了这点。而且，这变化是在眨眼之间，伴随着他看见萨拉最初一瞬间的印象发生的：她从车窗里向他们微笑，他们从月台上热情地问候她，她带着微笑下到站台，经过六月在这迷人国度的一番旅行，她显得精神焕发，那只是个小小的信号，不过已经足够。她会宽容大度，不会随便猜疑；她准备好大大方方地玩——这在她和查德拥抱完毕，转身问候她一家的宝宝朋友时，便更明显了。

这么说来，斯特瑞塞仍旧是她全家的好朋友，这个无论如何是他希望接受的一种事态。而他的反应甚至表明他是多么希望继续充当那个角色。他所了解的萨拉从来都是落落大方的，他极少见过她有胆怯或者干巴巴的时候。她的笑容，虽不灿烂，却也热烈，随时都会出现在那薄薄的嘴唇上。那颇长的下巴，放到另一张脸上，多半就成了强悍好斗的标志，却给她增添了几分热情和教养。那清脆的嗓音老远就可以听见，那亲切鼓励的态度对周围所有的人都一样。这一切他本来再熟悉不过，但

是今天在他眼里却几乎像是属于某个刚刚才认识的人。看见她的第一刻，他最生动的印象是她多么像她的母亲，火车进站时两人目光相遇的那一瞬他差一点就把她认成纽瑟姆太太。但是那印象只延续了片刻——纽瑟姆太太要更加有风韵，萨拉已经显出发胖的迹象，而她母亲尽管年岁已大，身材却还像少女。再说，母亲的下巴也不像女儿的那么长，还有她的笑容，噢！那笑容若有若无，远比女儿的来得含蓄！斯特瑞塞看见过纽瑟姆太太的含蓄，他实实在在见过她的沉默，但他从没有见过她有令人不快的时候。说到波科克夫人，她可以令人不快，斯特瑞塞是见识过的，虽然他也知道她总是容易接近的。她的容易接近也十分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比她对吉姆多么容易接近更加使人印象深刻的了。

总之，在火车进站时她从车窗往外看的那一刻，映入斯特瑞塞眼底的是那轮廓分明的额头——不知为什么，她的朋友们总是把它和眉头混为一谈；那长长的眼睛——在那一瞬，它们莫名其妙地使他想到了韦马希，那亮得出奇的黑发，和她母亲一般的样式，一样的帽子，一样地避免一切极端——在乌勒特人们总称它是“他们自己的”样式。尽管和她母亲相似的印象只延续了很短的一瞬，在她踏上月台时便消失了，但这一瞬已足以使他充分领受那松弛的感觉，或者说那好处。那远在家中的妇人，他与她联系着的那位妇人，出现在他眼前，但仅仅只是在短短的一瞬间里，刚好足以使他领会如果他们彼此不得不承认“裂痕”存在的话，那结局将多么令人难受，还应该说，多么令人难堪。他独自沉思时已经体会到这严重的结局，但随着萨拉的到来，这结局在短短的几秒里显现出空前的可畏，不，应当说它证明了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于是，当他面对那友好熟悉的面孔时，他旧日的忠诚即刻重新点燃。他刚刚探到了深渊的底部，想到自己险些失去的东西，他不禁倒吸一口气。

现在，当那几位来客在车站作大约十五分钟逗留的时候，他可以在他们周围殷勤地忙碌，仿佛他们传给他一个明白的信息，就是他什么也不曾失去。他不会让萨拉当晚在给母亲的信里说他有哪怕一丝变化，给了她哪怕一丝陌生的感觉。在过去一个月里，好多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变了，成了一个陌生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事，至少，他明白这不是谁的事。无论如何，它不应当是萨拉凭她自己的观察可以发现的事。即便她这次来比平时更加有心观察，如果他除了友好还是友好，那她也不会发现什么。他相信自己从头到尾完全可以做到纯粹的友好，即便这只是出于他无法找到另一种姿态也罢。他甚至对自己也说不明白什么姿态可以表现他的变化和陌生，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改变，玛丽亚·戈斯特利捕捉到过它的影子，可是，即便他想办到，他也无法把它掏出来给波科克夫人看呀！他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在他们周围忙碌着，而且，由于他们中那位姑娘，玛米，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已经让他看到她是位当之无愧的漂亮姑娘，他的心情又添上了几分轻松。这以前当他为种种烦躁所困扰的时候，他曾经隐约怀疑过玛米是不是真有乌勒特宣布的那般美好。现在重新看到她本人，他被乌勒特彻底折服了，而且不禁打开了想象的闸门。有足足五分钟时间，由玛米代表着的乌勒特似乎都占着上风。在这一点上乌勒特必定是抱着同样的信念，它必定是满怀信心地推举她出来，十分自豪地将她展示给世人，毫不犹豫地相信她的成功；它不会想象有任何要求她不能满足，有任何问题她不能解答。

斯特瑞塞不用费什么力气就使自己愉快地告诉自己说，事情本该如此。假定一个地方的全体居民可以由一位二十二岁的女子作为理想的代表，那么玛米十分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她仿佛对它早已习惯，从外表到谈吐到衣着都符合人物身份。他问自己在巴黎有时过分强烈的聚光灯下她会不会显得有些过分注重那几方面，但紧接着又觉得自己不免苛求，毕竟这女子的脑子还很空，她还很单纯；不能要求她的头脑能够提

供许多，而要尽可能多地给她装东西进去。她高挑个头，十分活泼，也许肤色略有些白，但那愉快亲切的态度和容光焕发的模样仍然让人感到她青春的气息。她或许可以说在代表乌勒特“接待”周围的一切，她的神态、声调、举止，她的蓝眼睛、洁白的好看的牙齿、小小的鼻子——太小的鼻子——这一切里有某种东西，使人想象着立即将她放置在那华灯四射、场面热烈的房间中的两面大窗户之间，在那房间里人们被“引见”的一幕。各色各样的人们是前来祝贺的，斯特瑞塞的想象完成了这幅画面。玛米像一位快活的新娘，一位刚刚举行过婚礼、还没有离开教堂的新娘。她已经不再是少女，但她不过才刚刚迈过婚姻的门槛，她还处在那节日般的舞台气氛中，但愿这状况还会为她持续下去！

斯特瑞塞替查德感到高兴。而这后一位正全心全意关心着他刚到的朋友们，还唯恐照料不及，让他的佣人也来帮忙。两位女士都十分漂亮。玛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惹来艳羡的目光。假如他带她到各处去访问的话，她会像他蜜月中的年轻新娘。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事，也许还可以说也是她自己的事，但无论如何，模样漂亮并不是她的错。斯特瑞塞记起了在格洛瑞阿尼的花园里看见他和让娜·德·维奥内并肩走来的情形，那情景曾经勾起他的想象，当然，那画面上又叠印了许多别的印象，变得淡了。此刻，这回忆是他耳畔响起的唯一不和谐音。他曾经常常情不自禁地想，查德和让娜难道不在受着某种无焰之火的煎熬么？那女孩深深坠入情网不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关于这可能性的念头——尽管斯特瑞塞非常不愿意去想这种可能，尽管他认为它会使本来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玛米具有那难以形容的气质，至少他的想象赋予她那种气质，赋予她以价值、力量和目的，使她成为一个对立面的象征——尽管有这种种情形，但关于这可能性的念头还是像遇风的火种般燃烧起来。其实小让娜完全与此事无关，她怎么可能与此有关呢？可是，自从波科克小姐扭动着腰肢跨上月台，整理好她头上

帽子的阔边和肩上镀金摩洛哥小皮包的带子那一刻起，那女孩就不再无关，而成了对立面。

待到斯特瑞塞与吉姆并肩在马车上坐定，他感到各种感官的印象已将他团团包围，大声提醒他与这些相处多年的人分别已有多长时间了。现在他们来到巴黎，就仿佛他回到美国去见他们一样。吉姆迅速而滑稽的反应使他不由看到多年前自己初到巴黎的影子。不管别的人怎么样，眼前他们几个人之间发生的事至少对吉姆来说是合口味的。他毫不遮掩地风趣地表明这事对他意味着什么，在斯特瑞塞面前显得十分开心。他贪婪地欣赏着两旁的街道，冲口说道：“告诉你，老兄，这可很对我的胃口，恐怕当初对你……”一会儿，他又煞有介事地碰碰斯特瑞塞，拍拍他的膝盖说：“啊哈，你！不虚此行啊！”话中充满弦外之音。斯特瑞塞听出了他话音里的敬佩，但他心思不在此，没有回答。他此刻在问自己的，是萨拉·波科克在有了这番观察的机会以后，对她弟弟——那位青年人在车站分手时曾向他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是什么评价。不管她的评价是什么，至少查德对他姐姐、他姐姐的丈夫，以及这后者的妹妹的评价，他是有机会分享的，这个他从查德的目光中感觉到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在那一瞬交换给对方的，也是一种含糊不清的目光。不过他们有的是时间来交换印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查德产生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萨拉还是玛米在车站都没有任何表示，尽管他们两人那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本来，作为补偿，我们的朋友是指望吉姆和他单独在一起便会透露点什么的。

奇怪得很，他会和查德有那片刻的无声的交流，而且这短暂的默默沟通关乎他的家人，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可以说对他们不利——这件事又一次强烈地向他证明他已经迈出了多少步。然而，迈出的步子尽管多，这最后一步花的时间却只在转瞬之

间。他不止一次自问，自己是不是也像查德那样起了变化。不过，发生在那青年身上的是明显的改进，而关于他自己，他却说不出那一点点转变该用什么来形容，当初他应该先把这个弄明白才是。至于他和查德这一刻的偷偷交流，并不比那年轻人在三位新来者面前那种快活的样子更值得惊奇。斯特瑞塞当时就觉得喜欢他这点，他还没有这么喜欢过他。看他的那种表现，他当时的感觉就仿佛是在看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他甚至还在心里问，他们是否真有资格享受到它，是否懂得欣赏，知道它的价值，他甚至想，假如，他们在车站等候行李的时候，萨拉拉着他的衣袖，把他领到一旁，对他说：“你是对的，母亲和我以前并不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我们明白了。查德真了不起！我们还想要什么呢？如果这就是这儿发生的事……”然后他们就会相互拥抱，从此携起手来——假如真发生那样的事，那大约也算不得什么奇迹。

可是，萨拉故作高深，观察和领悟能力却又平常，她什么也不会注意到。那样，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携起手来呢？斯特瑞塞明白这是自己操之过急，并且把它归结到自己的紧张上，他们不可能在一刻钟里面什么都看到、都谈到。还有，他一定是把查德的表现看得太重要了。然而，尽管如此，当他和吉姆·波科克一起在马车里坐了五分钟，而后者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就是说，什么斯特瑞塞希望听到的都没有说，尽管别的他说了许多——的时候，他猛然惊醒，他们要不是太愚蠢，就是有意装聋作哑。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故作高深的不足之处。是的，他们会做出聪明的样子。他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所看见的，但他们却会视而不见。他们不会看到的，他们根本不会明白。如果他们竟然愚蠢到连这一点都不明白，那么他们来又有什么用？或者，莫非是他自己处在虚幻夸张的感觉的影响下么？莫非在查德的变化和改进这个问题上，是他自己产生了幻觉，远离了事实么？难道他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个专为迎合他的口味生成的世界，难道他感觉到的不安

——特别是现在面对吉姆的沉默的时候——只不过是虚幻受到真实威胁时发出的警报？难道波科克们此行的使命，就是要将这真实提供给他？难道他们来就是要让那建立在观察——即是说，他的观察——上面的世界土崩瓦解，还给查德一个他在脚踏实地的人们面前的真实面目？一句话，难道他们此行是要用他们的清醒来证明斯特瑞塞的谵妄和可笑么？

他想了一想这种可能性，但只一刻便将它忘记了。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同他一样谵妄可笑的还有玛丽亚·戈斯特利、小彼尔汉姆、德·维奥内夫人、小让娜，当然还有兰伯特·斯特瑞塞本人，而且，尤其是还有查德·纽瑟姆。那样的话，难道不应当说，与其加入清醒的萨拉和吉姆一群，还不如加入谵妄可笑的这一群，才会更加接近现实么？事实上，吉姆还不应当计算在内，这点他很快就决定了。吉姆并不在乎，吉姆来既不是为查德，也不是为他。这些严肃的问题吉姆都让萨拉去决定，事实上吉姆几乎一切都让萨拉去决定，他自己好尽量利用这娱乐的好时机。他不能和萨拉比，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性格和意志方面欠缺，而是因为她和他同属于一个更加充分发展的类型，更加熟谙世事。吉姆坦率而且平静地对坐在身旁的斯特瑞塞承认，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一类远远落在他妻子那一类后面，比他妹妹就可能落后得更远。他很清楚，她们的类型受到尊重和赞扬，而一个乌勒特的知名实业家所能企求的，社交也罢，实业也罢，顶多便是凑凑热闹而已。

他给我们的朋友的印象是为后者标明他所走过的路的又一个记号。这是个奇特的印象，这尤其因为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斯特瑞塞觉得他在二十分钟里就得到了这个印象。他觉得，至少可以说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算得上是那实业家在乌勒特度过的岁月的结果。波科克是自然地、自愿地置身局外，虽然不完全是自觉地如此。这和他的自然和

好情绪不相干，和他是乌勒特的知名实业家也不相干。命运注定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平常人，有关他的一切对他来说很清楚都是如此。他好像是在说，对任何乌勒特的知名实业家来说，局外人的位置本来就是平常又平常的事。对此他并没有说得更多，而斯特瑞塞那方面，就吉姆而言，也不想问得更多。不过，斯特瑞塞的想象又习惯地开动起来，他问自己，这个现象是不是和结婚有关？假如十年前他结了婚，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情形会不会也和波科克一样？假如他几个月以后结婚，他的情形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他会不会感觉对纽瑟姆太太来说，他是局外人，就如吉姆隐约地知觉他对吉姆夫人是局外人那样？

在这一方面，他还是比较安心的，他毕竟和波科克不一样，他更有力地强调了自己的存在，也更加受尊敬。但尽管如此，此时此刻他更清楚地看到大洋那一边的社会，萨拉、玛米，当然还有更显赫的纽瑟姆太太都是其中的成员——那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个女人的社会，可怜的吉姆并不被包括在其中。至于他本人，兰伯特·斯特瑞塞，暂时多少还算是其中的一员，这对一个男人已经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他总是被一个怪念头缠绕着，即如果他结婚，这婚姻的代价就将是他在社会里的位置。但不管他怎么胡思乱想，眼前的吉姆并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感受。眼下他正对这次新鲜的旅行应接不暇呢。他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总是一副滑稽的样子，泛黄的皮肤，几乎没有什么特征，要不是他总是喜欢穿浅灰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总是叼着一支巨大的雪茄，总喜欢讲个小故事，他根本就不会引起什么注意。他让人觉得他总在为别人付出，尽管他并没有显出可怜的模样。也许造成这印象的主要原因，恰好是他不属于哪一类。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用自己的疲劳或消瘦在为别人付出。当然，还用他的小幽默，他对情境和人际关系有良好的感觉，因为这些都是他熟悉的。

现在他高兴地咯咯笑着让马车滚过欢乐的街道，他宣称这次旅行十足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迫不及待地说，他可是什么都要尝试一番。他不太明白萨拉来是为什么，不过他来是要快活一番的。斯特瑞塞听凭他说个不停，一面想，不知萨拉要她弟弟回去，是不是希望他也变成她丈夫的样子。他丝毫不怀疑他们全体都将受到要让他们彻彻底底地快活一番的款待。当吉姆提议他们应当在街上再绕一个圈子再到旅店去的时候，斯特瑞塞欣然同意。吉姆的理由是，他们既没有什么累赘，也没有什么责任，他的东西全在另一辆马车上。而且，反正他不是来对付查德的，那是萨拉的事。他知道按萨拉的脾气，她多半当场就会对他发难，所以他们晚去一会儿，给她留一点时间，这没有什么不好。斯特瑞塞这一方面也想给她些时间，所以他就陪着这位同伴让马车在林荫大道上慢跑，一边竭力想从他那里掏出一点点可以帮助他预见自己的这场灾难的东西来。很快他就发现吉姆·波科克不发表意见，不操心，总在外围兜圈子，把那个问题留给两位女士去讨论，他只是小心翼翼地偶尔说一两句俏皮话。现在他又脱口说道：“见鬼，要是我，我也会——”

“你是说，要是你是查德，也不会……”

“也不会扔掉这里的这些，回去管什么广告！”可怜的吉姆，他手臂抱在胸前，短小的腿伸在马车外面，尽情享受巴黎的阳光，两眼从这边看到那边，又从那边看到这边。“怎么，连我也想到这边来生活！我现在就想开始生活！我和你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真了不起，老朋友！我明白，不该过来缠住查德。我并不想来给他添麻烦，我不希望那样。不管怎么说，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我才到这里来的，我很感激。你们两个真不错。”

斯特瑞塞暂时还不打算对他的有些话做出反应。“你难道不觉得把广告牢牢控制住是件十分重要的事吗？论能力，查德肯定是合适的人

选。”

“他在哪儿得到的这能力？在这儿吗？”吉姆问。

“他不是在这儿得到它的，但重要的是他没有在这儿失去它。他天生对生意有才能，他有一颗出色的头脑。那是他的天赋，一点不假，”斯特瑞塞解释说，“在那方面他是他父亲出色的儿子，也是他母亲的——因为她也十分出色。他还有别的爱好和天赋，但是纽瑟姆太太和你太太在这方面是对的，他确实有生意才能，他非常出色。”

“我想他的确是的，”吉姆轻松地叹一口气，“可是，假如你对他这么有信心，你为什么把这件事拖了这么久？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都在为你着急么？”

问题并不是认真提的，但斯特瑞塞明白，他还是必须做出抉择。“因为，你看，我很喜欢这里，我喜欢巴黎。我实在太喜欢它了。”

“可怜的家伙！”吉姆快活地叹息说。

“可是还不能下结论，”斯特瑞塞继续道，“事情远比从乌勒特看起来复杂。”

“噢！即便从乌勒特看，它已经够糟糕的了。”吉姆说。

“即使有我写的那些信，仍然那样？”

吉姆考虑片刻，“不正是你的那些信使纽瑟姆太太派我们来的吗？有你的那些信，然后又不见查德的人？”

这话使斯特瑞塞也陷入片刻的沉思。“我明白了。她是必定会采取

措施的。这么说来，你太太这次来是要行动的了？”

“一点不错，”吉姆承认道，“不过，萨拉每次外出总是要行动的，”他补充说，“除非她不出来。而且这次她是代表她母亲，分量当然又不同。”说完，他又全身心去享受巴黎的美去了，“不管怎么样，在乌勒特可见不到这些！”

斯特瑞塞继续着他的思考：“我得承认，你们几个今天给我的印象是温和和理智。你们没有现出爪子来。我刚才在波科克夫人身上一点没有看到那种迹象。她没有一点凶恶的样子，”他继续道，“我这个傻瓜还紧张得很，我以为她会很凶。”

“你难道对她还不够了解么？”波科克问，“你不知道，她和她母亲一样，从来不露声色么？她们两个都不会露出很凶的样子，好让你靠得更近些。她们是反穿皮衣——光面在外。你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吗？”吉姆一面说一面环顾四周，斯特瑞塞觉得他只有一半心思在谈话上，“你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吗？她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哩！”

“不错，”斯特瑞塞连忙附和，“她们绝不会罢休的。”

“她们不乱扑乱咬，不摇晃笼子，”吉姆对自己的这个比喻很满意，“她们吃食的时候是最安静的时候。可是她们总能达到目的。”

“她们确是这样，”斯特瑞塞干笑一声，这说明他刚才说自己紧张并非言过其实。他不喜欢和波科克这样认真地谈论纽瑟姆夫人，他本来可以半开玩笑地和他谈。可是，有些东西他想知道，这是由于她最近的沉默，还由于他现在比任何别的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了她这么多，却从她那儿知道得这么少。仿佛他的同伴古怪的比喻里包含着的事实在突然被他看到了：她吃食的时候的确很安静，她，还

有萨拉一道，饱餐着他源源不断的书信，他的那些生动的、令人愉快的、倾注着他的天才甚至还有文采的信，而所有这个过程中她的回答却少得可怜。而这时的吉姆，一旦脱离有切肤之痛的丈夫的角色，便重又恢复了惯常的局外人的态度。

“但是现在查德比她占先一步。如果他不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对未来妹夫可能中的计谋略微叹息了一番。“他可是很好地用了它来对付你，不是么？”说完话题一转，问起杂耍剧场——用浓重的美国口音发出那个名字——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来。他们于是谈起那个题目。斯特瑞塞承认他对那场所略知一二，这话不免又引出波科克一番像儿歌般不痛不痒、又像他胳膊肘一捣般意味深长的议论来。之后，两个人便在轻松的话题中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直到最后，斯特瑞塞也没有等来吉姆的任何表示，表明他觉得查德和以前不同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感到这么失望。这变化是他的立足点——如果说他有个立足点的话，而如果他们全都什么变化也看不见，那就等于证明他白白浪费了时间。他耐心地等到最后一刻，直到旅店已经看得见了，而波科克却一味兴致勃勃，再就是对他表示嫉妒，或者插科打诨，弄得他几乎都要不喜欢他，觉得他平庸得难以忍受。如果他们全都什么也看不见！——斯特瑞塞忽然明白，他是在让吉姆告诉他纽瑟姆太太会看不见什么。既然这位同伴这么平庸，他还是不喜欢同他谈论那位夫人。可是，就在马车将要停下的那一刻，他自己的声音突然告诉他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乌勒特的真实意见。

“纽瑟姆太太一点儿没有放松么？”

“放松？”吉姆机械地重复说，好像他对长时间以来发生的一切居然毫无知觉似的。

“我是说，希望总是不能实现，一次次失望，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她一定不好受呀。”

“哦，你是问她是不是筋疲力尽了？”他的形容词是早就准备好的，“不错，她是，萨拉也一样。但是这种时候也就是她们最活跃的时候。”

“那么说，萨拉也筋疲力尽了？”斯特瑞塞低声说。

“她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也就是她们可以不睡觉的时候。”

“那么说，纽瑟姆太太现在不睡觉了？”

“她整夜不睡，老兄 —— 是为了你！”吉姆不怀好意地大笑着说，一边使劲推了他一把，让斯特瑞塞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总算是得到他想要的了。他当时就觉得这就是乌勒特的真实意见了。“所以，你可不要回去！”吉姆又说，一边下了车。他的朋友全然没有看见他付了一份过分慷慨的车费，因为他仍旧坐在车上，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最后一句话是否也代表着乌勒特的真实意见。

第二十一章

第二天上午，当侍者为他推开波科克夫人客厅的门的时候，里面传出的一个悦耳的声音使他在门前犹疑了。德·维奥内夫人已经亮相了！她的登台使剧情的发展加快了，他觉得这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办不到的，而同时他的悬念也增加了。前一天夜晚他是和他的全体老朋友们一起度过的，然而，说到他们此来对他的命运的影响，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感觉只能用“茫然”来形容。奇怪的是，此刻在这里意外地遇见她，他忽然觉得她也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这是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他觉得她一定是单独和萨拉在一起，而且觉得这件事里有一种他无力左右的東西直接和他的命运有关。可是他听见她只是在说一些轻松的无关要旨的话，她作为查德的好朋友特意前来说的话：“完全没有什么，我会很高兴效劳的。”

他进门来看见里面的人，立即明白她正受到怎样的接待，他从起身迎接他的萨拉脸上激动的表情中便一目了然了。他还看见两位女士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单独在一起，他完全不用去猜离门最远的那个窗前的高大背影是谁。韦马希，这位仁兄他今早起来还没有见过，只知道在他之前离开了旅店。昨晚波科克夫人一到便开始招待，虽然随便却气氛友好，而他经查德转达那女士的盛情邀请，也到了场。今天他居然也像德·维奥内夫人一样占了他的先。现在，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正以一种过分明显的超然神情注视着窗外的鲁第雷沃里路，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斯特瑞塞的到来。而后者从屋子里的空气中便能感觉到——韦马希表现自己的能力让人惊奇——他仿佛根本就没有听见我们刚才记录下来的德·维奥内夫人对女主人说的话。他虽然眼神古板，却也处世老练，所以他才听凭波科克夫人一人去应付这困难局面。他可以待到那位客人

离开，很明白，他可以等，这几个月来他不是一直在等吗？她应当明白他可以充当她的后备军。不过，我们还看不出萨拉怎样才能利用这帮助，因为她这时暂时还仅仅限于红着脸有礼貌地应付客人，尽管她也显得活泼机敏。她不得不比预料的更早就和对手打交道，但她首先关心的是要表明突然袭击对她不会奏效。斯特瑞塞进来的时候，她恰好正在作这种表述：“您真是太好了，不过，我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呀！有我的兄弟，还有所有这些美国朋友们。而且，您知道，我也到过巴黎，我了解巴黎。”萨拉·波科克的调子令斯特瑞塞感到一丝寒意。

“可是，这儿的一切都总是在变，是个很费精神的地方呢！在这儿一个女人，一个出于善意的人，总是可以帮助另一个女人的，”德·维奥内夫人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我肯定您了解这地方，可是，我们两个了解的可能会很不相同。”看得出来，她也不想犯错误，不过，她的担心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而且掩藏得更好。看见斯特瑞塞进来，她微笑着，用比波科克夫人更亲切的态度和他打招呼，然后，她并没有离开她的位置，便向他伸出手来。他很快便十分奇特地意识到——一点不错——她是要毁了他。她神态轻松亲切，但她不可避免要对他这样，她的模样典雅高贵，单是这模样就会使萨拉在他的摇摆不定中看出许多意思来。她怎么能知道她正多么严重地伤害着他？她只想表现得朴素、谦虚，并且显示她的魅力，但这恰好使他显得像是站在她那一面。他觉得她的衣着、打扮都表明她有意赢得对方好感；她一早登门访问的态度也十分得体；她乐意推荐好裁缝和买东西的好去处；她很高兴全心全意为查德的家人效劳。斯特瑞塞注意到桌上放着她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小冠冕和“伯爵夫人”的法文字样，他想象着萨拉内心会有一番什么样的活动。他敢肯定她还从来没有同一位“伯爵夫人”坐在一起过，而这便是他给她准备的一位伯爵夫人。她横渡大洋就是为的要来看她一看，然而他从德·维奥内夫人目光里读到，这好奇心并没有得到十分的满足，她现

在还不得不需要他的帮助。在他眼里她很像那天早上在巴黎圣母院的样子，他甚至注意到连她雅致的衣着都有几分相似的意味。她的打扮似乎在表示——或许这表示稍嫌早，而且稍嫌含蓄——她说的给波科克夫人推荐店铺是什么意思。那位女士看她的样子让他更深地感到他们两人的先见之明让戈斯特利小姐免除了什么样的考验。他想象着要不是因为那及时的谨慎，他这时会怎样将玛丽亚引进来当作榜样和向导介绍给女主人，不禁暗自战栗。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又瞥见些许萨拉的打算，并因此稍许觉得安心。她“了解巴黎”，德·维奥内夫人用一种轻松的语气接下她的话题。“这么说来，您有那方面的气质，您和您的家人是一致的。我必须承认您的兄弟已经非常美妙地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虽然他在巴黎长时间的生活在在这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她转过脸来用惯于在不知不觉中转换题目的女士的那种口吻请斯特瑞塞给她作证。他不是也曾对纽瑟姆先生在这里如同在家里一般留下了深刻印象吗？他不是也曾因那位先生对巴黎生活的谙熟而得益吗？

斯特瑞塞感到她这么快就露面奏出这个音符，至少应该说是勇敢的。然而他又问自己，她不露面便罢，她一露面，又有可能奏出什么别的音符呢？她只能立足于显而易见的事情来和波科克夫人交手；而就查德的情形而言，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环境。除非她躲藏起来，否则她就只可能作为他那新环境的一部分，作为他在这里安定的状态的图解——作为这种状态的证明出现。而这一切她非常明白，这个在她当着众人的面拉他上她的船那一刻，在她迷人的目光里是那么清楚，以至那眼神引起他一阵不安，使他事后责备自己的胆怯。“噢！请不要用这么迷人的目光看我！这会使我们显得很亲近。可是，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呢？我一直对你小心提防，只和你见过几次面！”他再一次看到了总是捉弄着他的奇怪命运。他在波科克夫人和韦马希眼里一定显得是卷入了某种关系，而事实是他什么关系也没有卷入，事情只要关系

到他，就总这样。此刻他们二人正想着他什么都做了——他们只可能这样想——而这都是因为她对他用了那样的调子，而实际上他所做的只是拼命抓住岸边，不使哪怕一个脚趾头浸在洪水里。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这一次，他的畏惧并没有燃烧起来，它只向上窜了一窜，便缩回去，彻底熄灭了。在萨拉明亮目光的注视下，他只要对那另一位客人做出响应，便是上了她的船。在她的拜访继续下去的过程中，他感觉到自己一步一步地做了帮助驾驶那冒险小舟的各种动作。它在他脚下摇晃颠簸，但他还是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操起桨，而且，既然人家都认为他在帮忙划船，便索性划起来。

“那样的话，我们能有机会见面，就更令人高兴了。”德·维奥内夫人又接着波科克夫人说她了解巴黎的话头说。她紧接着又补充说，有斯特瑞塞先生随时帮忙，她不会再需要她的帮助。“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了解了巴黎，而且喜欢上了它。有他，还有您兄弟和您一起，您还需要谁当向导呢？斯特瑞塞先生会告诉您，”她笑了笑，“关键是要放松。”

“噢，我并没有怎么放松，”斯特瑞塞答道，仿佛他有义务向波科克夫人暗示这些巴黎人说话不可信，“我只是不想给人一个不能放松的印象。我用了许多时间，但我给人的印象肯定是待在原地不动。”他把目光投向萨拉，心想她可能会察觉他的注视。接着，他可以说是在德·维奥内夫人保护下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事实是，我一直在做的，仅仅是我这次来要做的事。”

然而这不过是马上又给了德·维奥内夫人一个目标。“你重新熟悉了你的朋友，你重新认识了他。”那轻松的神态，帮忙的语气，倒好像他们是一路，决意共同进退似的。

仿佛这话和他有关，韦马希这时从窗前转过身来。“不错，伯爵夫人，他和我重新熟悉了起来，他还了解了关于我的一些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他对所了解到的是否喜欢。得让斯特瑞塞自己来评判这是不是让他觉得他做对了。”

“噢，他到这里来完全不是为您呀，”她轻快地说，“你是为他来的吗，斯特瑞塞？我也完全不是指的您，我指的是纽瑟姆先生，他才是我们常常想着的人，波科克夫人来也是要重新和他接上关系。这对你们两位都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德·维奥内夫人盯住萨拉，大胆地说。

波科克夫人的应战也十分得体，但斯特瑞塞很快看到，她不允许任何旁人来评论她的行动或者是打算。她不要谁的保护，也不要帮忙，因为那些只不过是阵地不巩固的代名词。她要用她想用的方式表明她想表明的意思，她以一种干巴巴的语气和明亮的眼神表明了这点，这使他想起了乌勒特晴朗的冬日的早晨。“我并不缺少和我的兄弟见面的机会。我们在家里需要费脑筋的事情多得很，有许多重要的事要料理，也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再说我们那里也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萨拉尖锐地说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足够的理由。”简单地说，她绝对不会承认她此来的目的。她又用息事宁人的高姿态说：“我来是因为——嗯，是因为我们是要来的。”

“那么再好不过。”德·维奥内夫人不对任何人地轻声说。五分钟后，他们都站起身来，她要告辞了。他们又站着不失友好地说了几句话，只是韦马希随时摆出一副要迈着他那一本正经小心翼翼的步子回到打开的窗前看街景的样子。这间四处装饰着红色锦缎和镀金饰件、陈设着镜子和时钟、富丽堂皇的房间朝向南面，百叶窗挡住了夏日的阳光，但从缝隙里看得见旅店俯瞰着的图勒利花园和花园南面的景物以及从这里向远处伸展开去的巴黎，凉爽、朦胧、诱人，栏杆镀金尖头的闪光，

沙砾地面的咯咯声，马蹄的嗒嗒声，清脆的马鞭声，都使人想到马戏团的游行。“我想我可能会有机会到我兄弟那儿去，”波科克夫人说，“我相信那一定会令我很愉快。”话好像是对斯特瑞塞说的，但一张神采飞扬的脸却朝向德·维奥内夫人。在她这样面对着她的时候，有一瞬间，我们的朋友觉得她还会说：“我得感激您邀请我上那儿去呢。”他觉得，有五秒钟，这句话都随时会说出来，他都清晰地听见了它，仿佛它真的被说出来了，但很快他就明白它没有被说出口——来自德·维奥内夫人的一瞥告诉他她也感觉到那话几乎要被说出来了，但很幸运它没有被以任何值得注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于是可以只对说出来的那一部分做出反应。

“迈榭比大街可以作为我们的中间地带，那将是我与您再见面的最好方式。”

“噢，我会来看您的——您这么好。”波科克夫人直视着入侵者的眼睛。这时萨拉面颊上的红晕已经褪成两小团深红色，但仍然十分醒目。她昂着头，让斯特瑞塞觉得这时候两个人当中扮演伯爵夫人的反而是她。然而他也很明白，她的确会对她的来访者以礼相报的，她在再向乌勒特报告之前，最起码一定会要到那一点可报告的内容。

“我非常想让您见见我的小女儿，”德·维奥内夫人继续说，“我本会带她一起来的，但我想先得到您的允许。我原以为我会见到波科克小姐，我从纽瑟姆先生那里听说她和您在一起。我十分希望我的孩子能认识她。如果我能有幸见到她，如果您不反对，我想冒昧地求她待让娜好些。斯特瑞塞先生会告诉您，”——她十分出色地继续下去，“我那可怜的女儿温柔善良，可有些孤独。他们两个，他和她，是很好的朋友，我想他对她的印象不坏。至于让娜那方面，他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就如我所知道的他在这儿总是成功的那样。”她像是在请求他准许她说这些

话——应当说她——轻柔地、愉快地、轻松地、亲密地——更像是早已获得了准许，像是他的准许是不成问题的。而他则更明白了现在如果不配合就等于是十分可鄙地出卖了她。不错，他是和她一起的，即使在目前这种不公开、半保险的方式下也是和那些不和她一起的人对立着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么密切地和她在一起，这有些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却又令人兴奋、让人振作。这几乎有些像他是在那里等她给他机会更深地卷入，好向她表现他会如何迎接这挑战。接着在她把她的告别继续延长那么一会儿的时候发生的事就刚好造成了这效果。“您看，既然他的成功是一件他自己绝对不会提起的事，我在这件事上说话就不妨大胆一些。而且，你知道，我真是好心肠，”她转向他说，“考虑到我从你在我身上的成功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我在家等啊，等啊，等得人都憔悴了。波科克夫人，最起码您要让我能见一见这位十分难得见到的先生，单是这个就算帮了大忙了。”

“如果剥夺了照您说来似乎是这么自然地属于您的东西，我当然会十分抱歉的。斯特瑞塞先生和我是很久的朋友了，但我不会为了和他在一起而同任何人吵架的。”

“可是，亲爱的萨拉，”他用随便的语气插话说，“你这话让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多大程度上——因为你也是属于我的——我是自然地属于你的。如果能看见你为我而同人争吵，”他笑笑说，“我会更喜欢的。”

这话使她突然顿住不说话了，他立刻想，可能她对自己这种未经许可的亲近的态度没有精神准备，因此由于惊愕而语塞了。他并没有想伤害她，刚才那倒霉的话突然冲口而出，是由于如果他不愿意因德·维奥内夫人而害怕的话，那他也不愿意因她而害怕。自然，在家里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用“萨拉”以外的任何名字称呼过她，虽然他或许也没有公然称

她“亲爱的”，但那是因为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完全全掉进陷阱里。但有个声音在责备他说现在已为时太晚——除非也许可以说还为时太早，无论如何，此举不会使波科克夫人对他满意的。“噢，斯特瑞塞先生！”她小声含糊然却锋利地说，面颊上两团红色显得更红了。他明白此刻这就是她所能说的全部了。但这时德·维奥内夫人已经来替他解围，韦马希也重新向他们靠拢，好像要继续参加谈话。然而那位夫人的解围却有一种值得怀疑的性质，因为它表明不管他怎么不承认和她有多少关系，不管她自己如何抱怨没有机会见到他，她却十分恶毒地证明他们之间已经谈论过多少话题。

“真正的事实是，你为了可爱的玛丽亚而牺牲了我，好硬的心肠。她容不得你生活中再有别的人。您知道，”她向波科克夫人询问道，“关于可爱的玛丽亚的事吗？最糟糕的是，戈斯特利小姐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呢。”

“她当然知道，”斯特瑞塞替她回答，“波科克夫人知道关于戈斯特利小姐的事。萨拉，你母亲一定告诉过你；你母亲什么都知道，”他固执地说下去，“而且我友好地承认，”他鼓起勇气故作轻松地继续说道，“她的确非常非常出色。”

“噢！‘喜欢’来过问这事的可不是我，亲爱的斯特瑞塞先生！”萨拉·波科克马上反驳说，“再说，我丝毫不认为我从什么人那里——母亲也好，别的人也好——得到过一点关于您说的是谁的暗示。”

“噢，他不会让您见她的，”德·维奥内夫人同情地插话说，“他从来不允许我见见她，尽管我们还是老朋友，我是说我和玛丽亚。他把她留给了自己最好的时间，他几乎把她独吞了，只给我们其余的人一点儿残羹剩饭。”

“伯爵夫人，我便得到了一些您说的残羹剩饭。”韦马希郑重地说，一面用他严肃的目光罩住她，使得她不等他说完，赶忙抢上来。

“[Comment donc](#)，您是说，他让您分享她？”她表现出被弄糊涂的滑稽样子。“当心些，别分得太多，这位女士会让您应付不了的。”

然而他只顾郑重其事地继续说下去：“我可以写信告诉你关于这位女士的事，波科克夫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见过她好几次，他们认识的时候我实际上在场。以后我一直注意着她，但我不认为她会对任何人不利。”

“不利？”德·维奥内夫人一点也不放松，“怎么会呢？她是聪明可爱的女人里最聪明最可爱的一个！”

“啊，伯爵夫人，您比她一点不差。”韦马希寸步不让，“不过，她毫无疑问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女士。她对欧洲很熟悉。最重要的是，她毫无疑问的确爱着斯特瑞塞。”

“噢，可是我们全都一样呀 —— 我们全都爱斯特瑞塞，这条优点不算！”那位女宾客笑着继续说下去。斯特瑞塞觉察到自己对她的煞有介事惊诧不已，虽然她表情丰富的美丽眼睛让他相信事后她会解释的。

然而她这种调子的第一个效果 —— 他用一个忧伤讽刺的眼神告诉了她这一点 —— 只能是让他觉得一个女人如果当众对一个男人说这样的话，那她肯定是把他看成90岁的老头了。他知道在她提到玛丽亚·戈斯特利的时候，自己很不合时宜地红了脸。萨拉·波科克的在场 —— 在那种情形下 —— 使他不可避免会这样，而且因为他极不愿意表露出什么，反而脸益发红了。他觉得这一下是当众表演了，他难堪地，几乎是痛苦地把红着的脸转向韦马希，奇怪的是，后者的眼神却像有很多话要

说。就在这微妙的一瞬间，两个人完成了一次深深的交流，那是某种建立在他们多年关系之上的东西。他感觉到了隐藏在所有那些奇怪问题后面的一种忠诚。严肃的韦马希有个干瘪的玩笑要登台，众人免不得要洗耳恭听。“啊，如果您还要谈谈巴拉斯小姐的话，那我也有过机会呢！”他仿佛看到它生硬地对他点头，承认泄露了他的秘密，但又赶快补充说那完全是为了挽救他。他用一本正经的笑容将它直送过来，直到它几乎像是说出声了：“为了救你，老伙计，为了从你自己手里救你。”但不知为什么恰好是这交流使他在自己眼里更加显得像是迷失了方向。它的另一个作用是头一次使他看到在他这位同伴和萨拉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确已经存在一个基础。现在已不容怀疑，韦马希的确背着他和纽瑟姆太太有关系——这一切现在都表现在他的表情里。“不错，你感觉到了我的干预。”——他简直就像是在大声告诉他。“但那仅仅是因为我决意要从这该死的旧世界手里得到这个，在它使你破碎掉以后，我要把碎片拾起来。”一句话，可以说斯特瑞塞在片刻之间不光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信息，而且明白了就这个问题而言，刚才那一瞬便使迷雾散开了。我们的朋友懂得了这一点，并且接受它。他觉得，换成别的情境，他们不会谈起这事的。它就到此为止了，这会作为他的理解和宽宏的一个标记。那么，今早十点，韦马希便开始在同严峻的萨拉——宽宏的然而严峻的萨拉——一起来挽救他。好吧，可怜的一本正经的好心肠的家伙，看他能不能够。这一大堆印象涌进斯特瑞塞的脑子，产生的结果是，在他那方面，他还是不是绝对必须暴露的便绝不暴露。按照暴露越少越好的原则，他很快——比我们方才将他脑子里的画面匆忙看一遍快得多——对波科克夫人说：“他们爱怎么说都可以。除了对我，戈斯特利小姐对任何人都不存在，一点影子都没有。我只把她留给我自己。”

“那么，我要多谢您告诉我，”萨拉看也不看他，她一刻也没有被这

话里的区别弄得迷失方向，这从德·维奥内夫人的眼光可以看得出来，“但我希望我不会太想念她。”

德·维奥内夫人立刻反击。“您知道，也许您不免这样想，但这完全不是因为他为她感到难为情。您可以说她的确非常漂亮。”

“的确！非常漂亮！”斯特瑞塞笑起来，对这强加给他的奇怪角色觉得惊奇。

事情就随着德·维奥内夫人的每一个动作照这样继续下去。“噢，我但愿你能把我也多少留给你自己。你能指定一个日子、一个钟点吗？最好能快一些。什么时候你最方便，我那时就待在家里。你看，我不能说得更好些了。”

斯特瑞塞沉吟一下，而韦马希和波科克夫人的样子都像是注意地听着。“我不久前的确去看你来着。就在上周，查德不在城里的时候。”

“是的，而我刚好也不在。你真会选时间。不过下次不要再等到我外出的时候才来，波科克夫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不会离开的。”她宣布说。

“那个不会给您太长时间的约束，”萨拉又恢复了她和蔼的态度，“我只会在巴黎待很短一段时间。我还计划到别的国家去，我见到了一些非常迷人的朋友。”她的嗓音似乎在把玩那个描绘这几位人物的词儿。

“啊，那么，”她的客人热情地回答，“就更有理由了。比方，明天？或者后天？”她又回头对斯特瑞塞说，“星期二再好不过。”

“那么星期二，我很乐意。”

“五点半？或者六点？”

真是荒唐。但波科克夫人和韦马希显得像是在等他回答。这几乎像事先安排好的演出，一个由他的这些朋友们和他自己表演的叫作“欧洲”的节目。好吧，演出只能继续下去。“五点三刻如何？”

“那就五点三刻。”德·维奥内夫人终于必须告别了，然而她又让这告别使演出再持续了一会儿。“我的确希望能见到波科克小姐的。我还有机会见到她吗？”

萨拉犹豫片刻，然而毫不示弱。“她会和我一道来回访您的。现在她同波科克先生和我兄弟一道出去了。”

“原来这样。纽瑟姆先生一定可以带他们看许多东西。他对我谈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的女儿有机会和她交个朋友。我总是替她注意着这样的机会。我今天没有让她来，只是因为我想事先得得到您同意。”这话说完，这位富有魅力的夫人进而提出了更大胆的要求，“您能不能也确定一个最近的时间，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失掉您？”这回轮到斯特瑞塞等着看了，因为萨拉毕竟同样得表演。这时他忽然由此想到，这是她到巴黎的第一个早上，而她却一人待在旅店，让其他人随查德出去——这事又使他分了一会儿神，噢，她全力以赴忙正事呢，她一人待在旅店，那就是说昨晚他们达成默契，韦马希今早可以单独来见她。真是个不错的开场——作为到巴黎的第一个早上，真是不错，换一个时间地点，或许会很有趣的。但那边德·维奥内夫人的真诚简直令人感动。“您也许会觉得我太冒昧，但我多么希望我的让娜能结识一位真正可爱的美国女孩。您看，我全靠您发慈悲了。”

她的表情使斯特瑞塞感到这番话背后有一种他以前没有领教过的深

沉 —— 她说这些话的方式几乎让他感到害怕，使他隐约猜想到背后的原因。如果说他有时间来表示一点对她这请求的同情的话，那是因为萨拉竟没有及时作答。“为了支持您的请求，亲爱的夫人，我要说，玛米小姐的确是位顶可爱的女孩，她是迷人女孩中的迷人女孩。”

甚至连韦马希也有时间发言，尽管他要说的更多：“是的，伯爵夫人，美国的女孩，您的国家至少必须允许我们告诉你们，他们是我们可以炫耀的。可是她全部的美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欣赏她的人才能领略。”

“那么，”德·维奥内夫人微笑着说，“那正是我想做的。我肯定她可以教给我们许多东西。”

妙不可言。同样妙不可言的是，斯特瑞塞发现由于它的影响，他自己朝另一个方向采取了行动：“也许是那样。但是你也不必贬低自己的女儿，好像她并非完美无缺似的，至少我不会听的，德·维奥内小姐，”他郑重其事地向波科克夫人解释说，“的确称得上完美无缺。德·维奥内小姐的确是非常美丽。”

这或许说得有点过分做作，但是萨拉仅仅给他一个明亮的眼神，“噢？”

韦马希那方面显然承认有关这个问题的事实应当得到更多一点的注意。他微微转向萨拉：“让娜小姐外表确实不错 —— 当然，是纯粹法国式的。”

这话让斯特瑞塞和德·维奥内夫人都不由笑出声来。与此同时，他在萨拉投向那说话的人的一瞥里捕捉到一个模糊然而明白无误的“你也……”使得那一位立即将目光移向她的头顶上方。与此同时，德·维奥内夫人却自顾以她的方式说她要说的话：“我能够把我可怜的孩子作为

一个出色的漂亮人儿展示给你们便好了！那样我的事情便简单了。她当然是个好孩子，可是她当然也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 —— 以现在事情进展的样子 —— 她是不是太不同了，我指的是，她和每个人都认为你们美好的国家所有的那种美妙的类型是不是太不一样。另一方面，当然，纽瑟姆先生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而他作为我们的好朋友 —— 他真是个好心肠的好人 —— 尽了一切力量来帮助我那可爱的害羞的小女儿，我是说，使我们不至于太无知。好吧，”这时波科克夫人已经含糊地小声表示 —— 尽管态度还有些不自然 —— 她可以和她照管的那位青年女子谈谈这个问题，所以她就结束说，“好吧，我们 —— 我的孩子和我 —— 会坐在家里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是她最后的话是对斯特瑞塞说的，“请你谈起我们的时候，务必.....”

“务必好生挑选我的话，使之务必有个下文，对吗？放心，这事情一定会有下文的！我非常有兴趣！”他宣布说。然后，作为这话的证明，他便和她一同下去，上她的马车去了。

1法文，阁下注意。

第二十二章

“困难的是，”几天后，斯特瑞塞对德·维奥内夫人说，“我可以让他们惊奇，却不能使他们哪怕露出一点迹象，表明今天的查德再不是三年来他们一直隔着大洋对他瞪眼睛的那个查德。他们一点都不显露。他们是有意这样，你知道——你们所说的偏执、深沉的游戏——这真是不简单。”

这事在他眼里如此不简单，以至于当他想着这一点时，我们的朋友竟在女主人面前站了起来。这是在不到十分钟里发生的，而且，为了减轻内心的焦虑，他还开始像在玛丽亚面前一样，在她面前踱起步子来。他分秒不差前来赴约，显得急不可耐，虽然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有太多的事要告诉她还是根本没有什么要告诉她。在发生那件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得到了许多的印象——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已经毫不隐瞒地，简直可以说公开地把那件事看成他们共同的事了。如果说德·维奥内夫人在萨拉眼皮底下拉他上了她的船，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他是待在船上了，而且在过去许多个小时里他意识中最清楚的就是那船的运动。此刻他们就一同在船上，这在以前是不曾发生的，而他还还不曾说过哪怕是一句最温和的话来表示不安或者抗议，像他在旅店里差一点说出来的那样。他没有对她讲她使他处于尴尬的处境，因为他有另外的话对她讲，因为这处境很快就变得让他觉得不可避免，不光不可避免，而且令他兴奋、回味无穷。他到来后给她的第一个警告是，虽然盖子揭开了，事情的结局却远不如他预想的那般清楚。她就用溺爱的口吻说他未免太着急了点，安慰他说如果她懂得应当有耐心，当然他也应该懂得。他觉得和她在一起，她的语调，她的一切都帮他使自己耐心一点，这或许也可以证明她对他的影响，他和她谈话的时候已经放松下

来。等他对她解释完为什么他得到许多印象却反而变得迷惑不解，他已经觉得好像两个人在一起亲密地谈了足有几小时了。那些印象让他迷惑是因为萨拉——萨拉实在深沉，她以前还不曾有机会在他面前表现出这般的深沉。他还没有说这部分是因为假如可以把萨拉比作一口井，那么这井是直接同她的母亲相通着，而既然有深不可测的纽瑟姆太太，萨拉的深沉也就在预料之中。但他并不是没有一点儿无可奈何的担心，像萨拉和她母亲这样密切地彼此交流，有的时候他觉得简直就是在同那位母亲直接打交道。而萨拉也必定会察觉这一点，那样一来，她就更加有了折磨他的手段。一旦她知道他可以被折磨——

“可是你为什么可能那样？”他的伙伴对他使用了这个字眼感到吃惊。

“因为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我样样事情都会想到。”

“啊，绝对不可以那样，”她笑着说，“人只需想尽可能少的事。”

“那样的话，”他说，“人就必须学会选择。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我的表达方式很强烈——她有机会观察我。对我这一方面，事情的结果还不得而知，她可以看我焦躁不安的样子。但这也不要紧，”他继续说，“我可以忍受。总会结束的。”

他受苦的景象使她显出感动的样子，他觉得她是真诚的，“我不知道男人对女人能不能比你对我这样更好。”

对她好的确是他想做的，然而，就在那迷人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却依然能够诚实而风趣地坦白说：“你知道，我刚才说结果还不得而知，”他笑笑，“也指我自己。”

“自然是——也指你自己！”他的形象比刚才变矮小了一点，但她看他的目光却更柔和了。

“但我本来不打算对你说这些，”他继续说，“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小事。我刚才只是向你说明波科克太太的有利地位。”不，不，尽管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诱惑，尽管他的确觉得前景未卜，乃至踱一踱步子都让他觉得轻松些，但他还是不打算同她谈纽瑟姆太太，他不想借她来缓解萨拉故意不提那位女士给他造成的焦躁不安。她表明了她代表母亲——事情的不可思议正在于此——却丝毫不曾提起后者。她没有捎来口信，没有暗示过有什么问题，而对斯特瑞塞的询问也只敷衍了事。她设计了一种答问方式，显得他仿佛是个只需礼貌地打发一下的远房穷亲戚，反而使得他的问题都显得荒唐可笑了。加之他既不愿暴露自己最近消息的匮乏，便不宜多问，而她那方面明知如此，也不露声色。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他都不打算向德·维奥内夫人吐露一个字，无论还要踱多少步子。他没有说的话——还有她没有说的话，因为她也有她的高贵和尊严——在十分钟里他更真切地感到自己正以从前不曾有的亲近同她在一起——当然是为了拯救她。最后两人都显然意识到双方有话没有说，这使得他们之间生出了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他内心本想听听她对波科克太太的评价，但他不愿越过自己规定的正派得体的界限半步，甚至连她对她印象如何也几乎没有问。其实那问题的答案他不用为难她也知道，有几件事她不愿开口，其中一件便是她不明白，以萨拉所具有的条件，她居然缺少魅力。斯特瑞塞本有兴趣听她将那些条件讲评一番——她不容否认是有些条件的，本可以一件一件来赏析——但他连这一点乐趣也没有让自己得到。德·维奥内夫人今天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本身就是禀赋的出色运用的一个范例。一位她自己照他的印象通过如此不同的途径获得了魅力的夫人，怎么会认为萨拉具有魅力呢？从另一面说，萨拉自然也无须有魅力，但某种东西似乎告诉他说德·维奥内

夫人却必须有的。这些不谈，重要的当然是查德如何看他姐姐，而这个问题自然又由有关萨拉对她兄弟的见解的问题引起。这个他们可以谈，而且，既然他们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付出了代价，甚至可以不受拘束地谈。然而困难在于对这个问题他们可谈的只有猜想。过去一两天里他并没有比萨拉提供给他们更多的线索，德·维奥内夫人还说，从他姐姐来后，她就没有见到过他。

“这一两天让你觉得这么漫长？”

她老实地回答他：“噢，我不会假装我不想他。有时我每天和他见面，那就是我和他的关系，随你怎么想吧！”她奇怪地笑笑——一种有时会跳动在她嘴角上，使他不止一次自问应当怎么去判断的笑。“但他完全是对的，”她又赶忙补充说，“我无论如何不愿意让他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对，我宁愿三个月见不到他的面。我恳求他们对他们要非常的好，他自己也觉得完全应该那样。”

一个倏然闪现的念头使斯特瑞塞将目光移向一旁。她是多么奇特的单纯和神秘的混合！她有时和他对她最美好的推想完全吻合，而有时又将他的推想碰得粉碎。她有时说话就仿佛她全部处世之道就是纯真无邪，有时又仿佛连纯真无邪到她手里都变成了处世之道。“哦，他现在是全心全意供他们驱使，而且打算一直这样到底。对象近在眼前，他怎么能不想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他的印象，你知道，比你的或者我的都重要得多，不过他这才只沾湿了一点表皮，”斯特瑞塞从刚才的分神中恢复过来，说道，“他是打定主意要浸透的。我愿意说他是非常出色的。”

“啊，”她小声说，“你这话对谁说呢？”然后，又更小声地说，“他什么都不在话下。”

斯特瑞塞不仅仅赞成。“噢，他出色极了。我越来越喜欢，”他用认真的口吻说，“看到他和他们在一起。”然而就在这对话进行着的同时，他也愈发明显地感觉到两人之间这种奇特的调子。它将这青年置于两人面前，她的兴趣的结晶，她的天才的产物，它承认她对于这奇迹的功劳，赞叹这奇迹的稀罕；它于是使他几乎要开口，向她更详细地打听造就这奇迹的经过。他几乎忍不住要问，她是怎么办成这件事情的，从她所独享的近距离去看，这奇迹又是怎样的。然而时机稍纵即逝，话题已经转到更近的事情上，他不得不满足于对眼前的事态表示赞赏。“想想他多么值得信任，使人非常放心。”见她没有马上答话——仿佛她的信任还有某种保留——他又补充道：“我是指他一定会在他们面前好好表现的。”

“是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但假如他们闭眼不看呢？”

斯特瑞塞也思忖片刻。“啊，也许那并不要紧！”

“你是说因为他——不管他们做什么——可能本来就不会喜欢他们？”

“噢，‘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不会做多少事，尤其是假如萨拉没有比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表现的话。”

德·维奥内夫人想了一想。“可是，她有迷人的风度呀！”她这句评语还不至于让两人四目对视时保持不住正经的神色。虽然斯特瑞塞没有抗议，但他的感觉却像是自己把她的话只当玩笑。“她可以努力劝说，可以对他很亲热，她可以对他施加言语所达不到的说服力。她可能抓住他，”她结束道，“像你我都不曾办到的那样。”

“是的，她可能，”斯特瑞塞这时才笑了，“但是他每天从早到晚都

和吉姆在一起。他还在陪吉姆游玩呢。”

她显然还有疑虑。“那么，吉姆的情形呢？”

斯特瑞塞折回脚步，然后说：“他没有对你说起过吉姆？这之前他没有给你‘解决’过他？”他有些不明白，“他难道不对你说点什么吗？”

她踌躇片刻。“不，”两人再次用目光交流，“不像你那样。你可以说使我看见了他们，或者至少让我感觉到他们。而我也没有多问，”她补充道，“最近我不想去打扰他。”

“噢，那个么，我也一样。”他鼓励地说，这样，谈话至少暂时显得顺利一些——仿佛她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这又使他回到心里的另一个问题。他再次转身，然后马上又站住，满面笑容地说：“知道吗，吉姆真是个人物！我想最后做成这事的会是吉姆。”

她有些不明白。“抓住他？”

“不——恰恰相反。抵消萨拉的影响。”他给她解释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吉姆是个十足的怀疑派。”

“噢，可爱的吉姆！”德·维奥内夫人露出一丝笑容。

“是的，一点不错，可爱的吉姆！他真可爱极了！他想要做的——愿上天宽恕他——是帮我们的忙！”

“你是说，”她急切地问，“帮助我？”

“当然，首先是查德和我。但是他把你也算上了，虽然他还没有怎么见过你。只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把你想得很糟。”

“很糟？”她全都想知道。

“一个十足的坏女人。当然，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那种。可怕可爱，不可抗拒。”

“噢，可爱的吉姆！我倒想和他认识。我必须那样做。”

“那自然。不过那样是否行得通呢？你可能，你知道，”斯特瑞塞小心地说，“会令他失望呢。”

她谦逊地面对这个现实。“我可以试试。那么说，我的坏处对于他正是我的好处咯？”

“你的坏处，和你的出色魅力，他认为这两样是分不开的。你知道，他以为查德和我首先是想寻欢作乐，他的想法十分简单明白。他无论如何不相信——以我的所作所为——我这次来不是为了在事情变得太晚以前也像查德那样快活一番。他本来不会认为我会这样，但是人们注意到乌勒特像我这样年纪的男人，特别是那些平时看来最不可能的人，往往会突然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在已经太晚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去追求一些不寻常的理想。据说在乌勒特生活一辈子往往就会对人造成这样的影响。我这是告诉你吉姆的观点，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结论。而他的妻子和岳母，”斯特瑞塞继续解释下去，“出于名誉的原因，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不论它是太早也好，太晚也好。而这样吉姆就和他的家人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再说，”他又说，“我也不认为他真想让查德回去。假如查德不回去……”

“他就更少牵制？”德·维奥内夫人立即便领会了。

“怎么说呢，查德比他强。”

“所以，他现在要暗中活动，让他保持安静？”

“不 —— 他根本不会‘活动’，也不会‘暗中’做什么事情。他称得上是正人君子，内奸的角色他不会扮。不过他私下会觉得我们的口是心非很好玩，他还会从早到晚尽情享受他心目中的巴黎，至于别的，特别是对查德，他就是他。”

她想了一想。“就是说，是个警告？”

他简直想为她叫好。“你果然名不虚传！”接着，他向她解释他的意思，“他到来后的头一个小时里我陪他坐马车逛巴黎。你知道他 —— 完全是无意之中 —— 首先让我明白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事的最终目的就是那样的 —— 作为对他目前情况的一种改进，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种补救，那就是他们觉得现在还不算太晚，还来得及把我们的朋友改造成那个样子。”见她听着这话，又显出担心的样子，好像在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便不再往下说。“但那已经太晚了。这多亏你。”

这话又引来她一句习惯的含糊的“噢，‘我’，原来是”。

他站在她面前，自己被自己的一番表现弄得兴奋异常，他忍不住想开开玩笑：“一切都是比较而言。你这点聪明应当有呀！”

她只勉强应付一句：“哦，你，谁能比得上你的聪明。”但她又想起另一件事，“波科克太太究竟会不会上我这里来呢？”

“哦，她会的。一旦我的朋友韦马希——现在应当说是她的朋友了——给她时间。”

她对这表现出兴趣。“他和她是这么好的朋友？”

“怎么，你在旅店没有看见一切？”

“噢，”她觉得有趣，“‘一切’是不好随便说的。我不能肯定 —— 我忘记了。我只顾去注意她了。”

“你当时表现得出色极了，”斯特瑞塞告诉她，“但是说‘一切’也不是那么严重，事实上那也不多。话说回来，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种很美好的关系。她想有一个属于她的男友。”

“她不是有你么？”

“从她看我的样子 —— 或者从她看你的样子 —— 你觉得是那样吗？”斯特瑞塞很容易地挡过她的揶揄，“你知道，每个人必定都让她觉得有一个人。你有查德 —— 查德有你。”

“哦，”她顺着推下去，“而你有玛丽亚。”

好吧，他权且承认。“我有玛丽亚，玛丽亚有我，等等。”

“可是吉姆先生 —— 他有谁呢？”

“哦，他有 —— 他有整个巴黎 —— 或者说事情仿佛是那样。”

“可是对于韦马希先生 —— ”她想起来了，“难道巴拉斯小姐不是比所有人都重要吗？”

他摇摇头。“巴拉斯小姐是个格调高雅的人。她的乐趣不会因为波科克太太而减少的。相反，它还会增加 —— 特别是，假如萨拉赢了，而她来观赏胜利的场面的话。”

“你对我们了解得真透彻！”德·维奥内夫人叹口气，坦率地承认

道。

“不 —— 依我看我了解的是我们。我了解萨拉 —— 我对一些事情有把握，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查德陪吉姆的时候，韦马希会带她四处去逛。我向你保证，我会为他们两个高兴的。萨拉会得到她要求的 —— 她可以有机会表示一下她对理想的向往，而韦马希也大致相同。巴黎的气氛就是这样，所以谁能够拒绝那样做？如果说萨拉想表明什么的话，那她最想表明的就是她不是到这里来做个狭隘女人的。我们至少会感觉到这个的。”

“噢，”她叹息道，“我们好像会‘感觉’到许多呢！可是，照这样说法，那个女孩又怎么办呢？”

“你是说玛米 —— 如果我们各人都有一个人的话，关于她，”斯特瑞塞说，“你可以信任查德。”

“你的意思是，他会对她不错？”

“他会将她奉若上宾，只要先给他一点时间把吉姆对付完了。他想要吉姆能给他的 —— 还有吉姆不能给的 —— 他全都要，虽然他实际上从我这里已经全部都得到了，还得到更多。但是他想要他自己的印象，而且他会得到的 —— 而且会很强烈。只要他得到那个，玛米就不会受冷落的。”

“噢，玛米一定不能受冷落！”德·维奥内夫人恳切的语气让他觉得宽心。

但斯特瑞塞可以宽慰她。“不用担心。只要他用完吉姆，吉姆就归我了。那时你看吧。”

她好像已经看见了，但她仍然等着。片刻，她又问：“她果真十分迷人吗？”

他说完话，已经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套。“我不知道。我在注意着呢。你可以说，我在研究这个事例。我肯定我能告诉你的。”

她觉得好奇。“她算是个‘事例’？”

“是的，我认为是。至少，我会知道是不是。”

“但你以前不认识她么？”

“认识的，”他笑笑，“不过在家里她不算什么‘事例’。而现在她要算了。”他似乎在告诉自己，“她变成事例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想想，笑着说：“不比我用的更短。”

“你也成了‘事例’？”

“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里，在我到达的当天。”

她聪明的眼睛告诉他她在想什么。“可是，你到达的当天就遇见了玛丽亚。波科克小姐遇见了谁呢？”

他又停下想想，但终于说出来。“她遇见了查德，不是么？”

“当然是的，可是这不是第一次呀。他是她的老朋友。”见斯特瑞塞笑笑，慢慢地、意味深长地摇头，她又说，“你是说至少对她来说他是一个新人——她觉得他变了？”

“她觉得他变了。”

“她对他怎么看？”

斯特瑞塞承认他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一个深沉的女孩怎么看一个深沉的青年男子？”

“每个人都这么深沉？连她也是？”

“我的印象是这样，比我想的深沉。但不用着急，我们两人一起，会弄明白的。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的结论。”

德·维奥内夫人看来很想弄明白。“那么她会和她一起来，对吗？我是说，玛米会和波科克太太一起来吗？”

“一定会的，不谈别的，她的好奇便会使她来。不过，放心让查德去安排吧。”

“唉！”德·维奥内夫人叹息着转过脸去，露出疲倦的神色。“我还有多少事要让查德去安排！”

她的调子使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表明他对她疑虑的理解。但他还是决定退守对查德的信心。“还是相信他吧，彻底地相信他。”然而话才出口，他自己便觉得自己的声音听来十分奇怪和空洞，便干笑一声，但马上又停住。他更关切地帮她出主意，“他们来的时候，尽量多让让娜露面，让玛米好好看看她。”

她显得似乎已经看见两个女孩面对面的情形。“好让玛米恨她？”

他又摇头纠正她。“玛米不会的。你要相信他们。”

她认真地看着他，而后，好像这是她必然的归宿似的：“我相信的人是你，但是，”她又说，“我在旅店说的话是认真的。我当时的确想，现在也想我的孩子……”

“你想——”看她迟疑着该如何表达她的意思，他恭敬地等着。

“我想让她尽可能帮助我。”

斯特瑞塞正视着她的眼睛，然后，他说了一句她也许没有料到的话：“可怜的小鸭！”

而她的随声应答也同样让他没有料到。“可怜的小鸭！可是，”她说，“是她自己很想见见我们朋友的表妹的。”

“她那样想她？”

“是我们那样称呼那位年轻女士的。”

他又想了一想，然后笑着说：“你女儿会对你有帮助的。”

他终于同她道别了，五分钟前他就想道别了。可是，她又起身送他，陪他走出房间，来到另一间房间，再来到另一间。她古老而高贵的住宅有一连三间相通的房间，其中前两间虽稍小，但都透出一种古色古香的高贵气派，它们成了前室的自然延续，使来拜访主人的人在经过它们进入第三间房间的路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斯特瑞塞喜欢这两间房间，它们让他浮想联翩。现在，当他和她一起慢慢穿过它们时，他最初的印象又鲜明地回到脑海里。他又站住回头看去，两间狭长的房间宛如一条长长的通道，使他感到一种忧伤甜蜜的意味，他似乎又隐约看到了历史的影子，隐隐听到了那伟大帝国大炮的吼声。这当然多半是他的想象力的作用，但置身于打蜡的拼花地板、褪色的粉红和淡绿的绸缎、仿古的

枝状烛台的包围中，他便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使他神思恍惚。查德与女主人的奇特、新奇、富有诗意的 —— 他该怎么形容它才恰当？ —— 关系向他证明了它浪漫的一面。“他们应当看看这个，你知道，他们必须看看！”

“你说波科克一家？”她用不满意的眼光环视四周，她似乎看到了他看不到的缺点。

“玛米和萨拉 —— 特别是玛米。”

“来看我这个破旧的地方？可是他们所有的……”

“噢，他们所有的！你刚才不是在说什么可以对你有帮助吗？”

“所以，”她不等他说完，“你觉得我这个破旧的家可能有用？噢，”她悲哀地小声说，“那我真正是山穷水尽了！”

“你知道我希望怎么样吗？我希望纽瑟姆太太自己能来看看。”

她瞧着他，不太明白。“这会有作用？”

她认真的调子使他一面继续四面环顾，一面笑笑。“也许会的。”

“可是你说你告诉过她 —— ”

“关于你的一切？不错，我在她面前极力称赞你。可是，还有许多东西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得到。”

“多谢你了。”她给他一个悲伤的迷人的笑。

“这些就在我的周围，”他只顾继续说下去，“纽瑟姆太太是个感受

力很强的人。”

可是她好像总是归结到怀疑。“没有谁的感受力及得上你，不——没有任何人！”

“那样会对每个人都更糟糕一些。这很简单。”

这时他们已来到前室，仍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她还没有打铃叫仆人。四方形的前室很高，它也有有一种庄重的引人遐想的气质，甚至在夏天也给人一丝凉意。地面有一些滑，墙壁上挂着几张旧版画，斯特瑞塞猜它们一定很贵重。他站在中央，像要走又不走，目光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而她则靠在门柱上，脸轻轻贴着石壁。“你本可以成为一个朋友的。”

“我？”他有些意外。

“由于你说的那些原因，你并不笨。”然后，仿佛这就给了她理由似的，她突然说，“我们要让让娜嫁人了。”

他当时就觉得那好像是一局游戏中的一步似的，而且，即使在那时，他就觉得让娜不该就那样嫁人。但是他马上表现出关心，尽管——他自己随即就注意到了——他犯了一个可笑的糊涂错误。“你们？你和——呃——不会是查德吧？”自然，“我们”的另一半应该是那女孩的父亲，可是他得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想到那一点。但是且慢，接下来的事情不是说明德·维奥内伯爵归根到底并没有被包括在内吗？——既然她自己接下来说她的确是指的查德，而他在整个事情里是再好心不过。

“如果我一定得把什么都告诉你的话，是他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而且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这是我们做梦也难得到的好机会——即令

德·维奥内先生会为女儿的婚事操心也罢！”这是她第一次对他谈起她丈夫，这使他立刻感到与她更加亲近。实际上这算不了什么——她的话里还有别的多得多的东西。但是，好像当他们这么随便地在那些古老冰凉的房间里一起站着，单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她对他的信任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她问，“这么说来，我们的朋友没有告诉你？”

“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哦，事情本来也发生得相当匆忙——都是在很短的几天里发生的。而且，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以任何形式公开的地步。我只是告诉你——绝对只你一个人。我想要你知道这点。”自从在这个大陆登岸第一小时以来便常有的那种越来越深地“陷入”的感觉又一次占有了他。然而，在她这样可爱地将他拉入的方式里却仍然有着一种高雅的冷酷。“德·维奥内伯爵反对也无济于事。他自己提了不下半打的提议，而且一个比一个荒唐，他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而查德却完全不动声色便找到了它。”她信任的脸上微微泛着红光，继续说，“其实应该说是它自己送上门来——因为一切对他都是自己送上门，或者说他都有准备。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做这种事的方式有些奇怪，可是人到了我的年纪，”她笑笑，又说，“就必须知足。我们的年轻朋友家里的人看见了她——他的姊妹中的一个——我们对他们的情况都清楚——在某个地方看见她和我在一起。她对她的兄弟谈到她，使他发生了兴趣。然后我们——可怜的让娜，还有我自己——又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继续被人家观察，那时还是初冬。事情就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离开并没有使它就此完结，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它又重新开始，而且好像一切都幸运得令人满意。我们那位年轻朋友遇见了查德，他请了一位朋友去见查德，对他说他对我们有浓厚的兴趣。纽瑟姆先生对这件事非常小心，他非常美妙地保守着秘密，直到一切都令他满意，才对我们提

起。我们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在忙这事。看起来像是个合适的安排，真正，真正是不能再好了。现在只剩下两三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全都取决于她父亲。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有把握。”

斯特瑞塞唯恐漏掉一个字，他察觉自己都听得有些出神了。“我衷心希望是这样，”片刻，他又大胆地问，“难道没有什么是取决于她的么？”

“噢，自然，一切都取决于她。可是她对这件事完全满意，她有绝对的选择权。说到他——我们的年轻朋友——他真是样样都好。我简直崇拜他。”

斯特瑞塞不想弄错。“你是说你未来的女婿？”

“未来的，假如我们把这件事促成的话。”

“那么，”斯特瑞塞用社交的口吻说，“我衷心希望你能成功。”他觉得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尽管她的这一番交心在他身上产生了十分奇特的效果。他隐约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好像他自己也被牵扯进了一桩深沉却又不十分明白的事情中。他并非不知道有时水会很深，但这般的深度他却的确没有料到。他有一种沉重的、荒唐的感觉，仿佛他要对现在从水底浮到水面上来的东西负责。这里面有种古老的、冷冰冰的东西，这就是他会称之为真正货色的东西。简单地说，女主人向他透露的消息对他是一个明显的震动，虽然他说不出为什么，而他的压迫感则是一个他觉得必须立即设法摆脱的沉重负担。要让他勉强觉得可以采取任何别的行动方式，这里面都还缺少很多环节。为了查德，他准备忍受内心的折磨，他甚至准备为德·维奥内夫人而那样做，可是他还不准备为了那小女孩而受折磨。所以，现在他既然说完了一句得体的话，就想告

辞。可是她又用另一个问题拖住了他。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显得很糟糕？”

“糟糕？为什么？”甚至在说话的同时，他已经在心里把它叫作迄今为止自己最大的不诚实。

“我们的方式和你们的是这样不同。”

“我？”为什么不连这个也抵赖呢？“我没有任何方式。”

“那么，你必须接受我的，特别是因为它们非常出色。它们是建立在古老的智慧之上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还会看见、听见更多，而且，相信我，你都会喜欢的。不要担心，你会满意的。”她就这样向他谈论她内心深处的世界里——因为归根结底事情涉及那个世界——哪些他必须“接受”。她就这样可以以一种十分不寻常的方式说话，好像在这类事情上他是不是满意很重要似的。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而且它使得整个事情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在旅店里，当着萨拉和韦马希的面，他感到自己像是在她的船上。那么，现在他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徘徊不去，直到她的另一个问题代替了它：“你是不是认为他——既然他这么爱她——会做出轻率或者狠心的事情来？”

他不知道自己如何认为。“你是指你们的那个年轻人？”

“我指你们的那个，我指的是纽瑟姆先生。”这话犹如一束亮光一闪，使他在一瞬间看得更真切。当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这闪光还触到了深处。“感谢上帝，他对她有着最真诚、最温柔的情意。”

这的确是更加深入了。“噢，我敢肯定是那样的。”

“你谈到信任他，”她又说，“现在你看到了我是如何信任他的。”

他迟疑片刻——是这样的。“噢——我明白了。”他觉得他的确是明白了。

“他无论如何不会伤害她的，也不会——假如她果真结婚的话——做出任何可能妨害她的幸福的事来。而且，他也决不会伤害我——至少他不会有意那样做。”

有了他这时对事情的领会，她的表情便告诉了他比她话中更多的东西。或许那里面多了些什么，或许他现在看得更分明，反正，她的全部故事——至少，他那时所认为是全部故事的那些——从那里向他伸出手来。还有她所说的查德采取的主动，产生了一种意义，就是它像一道光线、一条通道，突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一次想带着这些印象离开，而这一次终于容易一些，因为一个仆人听见大厅里有声音，便走了过来。当他打开门不带表情地等着的时候，斯特瑞塞把他感受到的一切都总结在一句话里：“你知道，我不认为查德会告诉我任何东西。”

“哦，也许他暂时不会。”

“我也暂时不会同他谈起的。”

“你照你认为最好的方式办。你必须自己决定。”

她终于向他伸出手来。他握住她的手：“有多少东西必须由我自己决定？”

“一切。”德·维奥内夫人说道。她这句话，还有她脸上优美的、半藏半露的、抑制的激情，便是他带走的主要印象。

第二十三章

就正面的交锋而言，萨拉可以说一直冷落着他。一个星期快过了，她始终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使他对她的社交本领刮目相看，让他只得叹息天下的女人全都会出人意料。唯一可以给他一点安慰的是他觉得这段时间她一定也让查德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虽然在他那方面，查德至少可以通过一系列旨在使她快活的活动——他使得这些活动出奇的多——来松弛自己的神经。而可怜的斯特瑞塞当着她的面却不能试一试哪怕一个活动。离开了她，他所能做的也仅限于走到玛丽亚那边去和她谈谈。不用说，这样的走动比平常少得多了。但有一次，在忙碌空洞而昂贵的一天之后，他的几位伙伴似乎有意放过了他，他在半小时的时间里得到了特别的补偿。那天上午他便和波科克们在一起，但下午他又到他们的住处，却发现他们全都分头行动了。如果戈斯特利小姐听说他们是如何分开的，她一定会觉得十分好笑。他再一次感到遗憾——同时又感到欣慰——她竟然完全不能参与其中，要知道最初是她领他进这个圈子的呀。不过，幸而她总是喜欢听他传播新闻。在她藏宝的洞窟里跳动着纯净公允的火苗，就像照亮拜占庭穹顶的灯盏。事情发展到这个关头，正是像她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可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发挥作用的时候。在不多不少三天里，他要向她报告的事态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他刚才到旅店又证实了这平衡状态。如果它能继续下去该多好！萨拉和韦马希一道出去了，玛米和查德一道出去了，吉姆一个人出去了。他和吉姆还约好晚些时候碰头，他好带他去看杂耍。斯特瑞塞用心学吉姆的样子说出那个词。

戈斯特利小姐兴致勃勃地听着。“那么，别的人今晚做什么？”

“哦，都安排好了。韦马希要带萨拉到比尼翁的饭店去。”

她还不满足。“然后他们又做什么呢？他们总不能直接就回旅店去呀。”

“不，他们不能直接回旅店去。至少萨拉不能。那是他们的秘密，但我想我猜得着。”见她等着，他便把话说完，“马戏团。”

她睁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才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再没有像这样的！”

“像我这样？”他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像你们 —— 像我们全体：乌勒特，米洛斯，以及它们的出产！我们全都如此不可救药！ —— 但愿我们永远如此！那么，”她继续道，“纽瑟姆先生陪波科克小姐去 —— ？”

“一点不错，去法兰西剧院，去看你带我和韦马希去看过的，老少皆宜的剧目。”

“噢！那么，但愿查德先生得到和我一样多的乐趣！”可是她还非常善于联想，“你的那两位年轻人，他们总是像这样度过傍晚的时光么 —— 单独在一起？”

“哦，他们虽说是年轻人，却是老朋友呢。”

“噢，是这样。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到布雷邦饭店去 —— 换换口味？”

“他们上哪儿吃东西也是个秘密。不过照我看他们一定是在一个非

常安静的地方，在查德的家里。”

“她会一个人到他那里去？”

他们对视片刻。“他从小就认识她。而且，”斯特瑞塞一字一板地说道，“玛米非常出色，她很了不起。”

她不明白。“你意思是她想把这事做成？”

“你指抓住他？不，我看不会。”

“她不是很想要他？或者她对自己没有信心？”见他没有回答，她又说，“她发现她对他没有兴趣？”

“不，我认为她发现她有兴趣。但那正是我说她出色的原因，我是说假如她发现自己有兴趣的话，那她就很了不起。不过她究竟如何结束，我们会看见的。”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你好像把她如何开始给我描绘得很清楚，”戈斯特利小姐笑着说，“不过，她那位儿时的好友是不是在放任自己肆无忌惮地和她调情呢？”她又问。

“不，那倒也不是。查德也很不错。他们全都了不起，”他突然用一种奇怪的妒忌的声调说，“至少他们很快活。”

“快活？”她显得有些意外，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难处。

“照我看，我在他们中间是唯一不快活的人。”

她不赞成。“不要忘了你是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

他笑一阵自己的追求完美。稍停，他又继续解释他的印象：“我是说他们在生活着，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我，我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只是在等待。”

“可是，你难道不是在和我一起等待么？”她问道，好让他快活起来。

他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她：“不错——要不是那样的话！”

“而且你在帮助我等待，”她补充道，“不过，”她又说，“我有个真正的消息要告诉你，它可以帮助你等待。但首先我还要说一件事，萨拉真叫我开心。”

“我也一样。”他觉得有趣，叹一口气，“要不是那样的话！”

“噢！你从女人那里得到的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多。我们的确像是给了你营养，然而依我看，萨拉一定很了不起。”

“她的确是，”斯特瑞塞完全赞成，“很了不起！无论还要发生什么事，经过了这些难忘的日子，她都不算枉活一生。”

戈斯特利小姐顿了一顿，“你是说，她坠入情网了？”

“我是说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而这恰好完全合她的需要。”

“啊哈，”她笑笑，“这种情形在女人身上的确是有过的。”

“不错——假如她想顺从的话。可是假如她想抗拒，我怀疑这不是也一样有用。那是她追求完美的方式——我们各人都有自己的方式。那是她的浪漫史，而且我觉得它一般而言比我的强。她的这段经历

发生在巴黎，”他解释说，“在这个浪漫之都，在这充满感染力的浪漫气氛中，而且这样突然，这样强烈，超出了她的预料。总之，她不得不正视一次真正的感情的爆发——而且样样具备，使它更有戏剧性。”

戈斯特利小姐紧紧跟上。“例如吉姆？”

“吉姆！吉姆大大地加强了这件事情的戏剧性。吉姆天生就富有戏剧性，再说还有韦马希太太。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部分——它给这件事增加了色彩。他同她是彻底分了手的。”

“而她却不巧，没有同丈夫分手——这也给事情添加了色彩。”戈斯特利小姐完全理解，可是且慢——“他是不是也坠入情网了？”

斯特瑞塞久久地看着她，又朝房间四周看一遍，然后靠近一些。“你保证永远不告诉任何人，一辈子都不告诉么？”

“我保证，绝不告诉。”美妙极了。

“他认为萨拉的确是爱上他了。但，他不担心。”斯特瑞塞急忙补充道。

“不担心她受到影响？”

“不担心他自己。他喜欢她这样，但他知道她能抵抗下去。他也在帮助她，他在用他的善意帮她摆渡过去。”

玛丽亚带着滑稽的模样考虑着这个问题，“将她浸在香槟里？善意地同她脸对脸地一起进餐，在全巴黎都争先恐后地寻求欢作乐的时候，在这个——像人们常说的——寻求欢作乐的殿堂里？”

“那正是关键所在，对两个人都是，”斯特瑞塞坚持他的看法 —— “而且一切是绝对纯洁无瑕。在巴黎这样的场所，在狂欢的时刻，在她面前摆上价值成百法郎的佳肴美酒，而两个人却几乎连刀叉都不去碰一下 —— 这一切都是那位可爱的绅士特有的追求浪漫的方式，一种在金钱和情感两方面都十分大方的方式，这两样他都不缺少。还有饭后到马戏团看表演 —— 这要便宜一些，但他也会想办法弄得它尽可能地多花钱 —— 那同样是他追求完美的方式。那的确也会让他达到目的。他会帮她渡过这一切的，他们顶多谈论一下你和我，不会有再坏的话题了。”

“噢，我们大约够坏的，谢天谢地，”她笑笑说，“足够让他们不安！不过，不管怎么说，韦马希先生都是个卖弄风骚的角色。”说完她突然话题一转，“你好像还不知道让娜已经订婚了。她要 and 年轻的德·蒙布伦先生结婚，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他有些脸红，“这么说 —— 假如你知道了的话 —— 这件事情公开了？”

“我不是常常知道还没有公开的事情么？不过，”她说，“这事明天就会公开。可是我发现我过分轻易地断定你消息不灵通。你比我占了先，我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让你吃一惊。”

他惊叹她的洞察力。“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的确吃惊过，在我头一次听说的时候。”

“既然你知道，你为什么不一进来就告诉我？”

“因为她是把它当一件秘密告诉我的。”

戈斯特利小姐感到好奇。“德·维奥内夫人亲自告诉你的？”

“她只说这事有可能，没有说已经决定。她说这是查德正在促成的一件好事，所以我还在等着。”

“你不用再等下去了，”她回答说，“这事昨天传到我耳朵里 —— 是偶然间传来的，但是告诉我的人是从那年轻人的家人那儿听到的 —— 说这事已经决定了。我只告诉了你一个。”

“你觉得查德不会告诉我？”

她迟疑片刻，“呃，假如他没有的话 —— ”

“他没有。而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他一手办的。你看，事情就是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玛丽亚直率地附和。

“那就是我吃了一惊的原因。我感到吃惊，”他解释说，“因为这样一来，把女儿安置了，这就意味着再没有别的了，只剩下他和那位母亲。”

“不错 —— 但它使事情变得简单了。”

“它是使事情变简单了，”他完全同意，“可是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它代表他的关系里的一步。这个行动是他对纽瑟姆太太的示威的回答。”

“它暴露了最坏的情形？”玛丽亚问。

“不错。”

“可是，这最坏的情形就是他想要萨拉知道的？”

“他在乎的不是萨拉。”

这话让戈斯特利小姐扬起了眉毛，“你是说，她已经败下阵来了？”

斯特瑞塞将自己的思路重新整理一番，他已经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反复想过许多遍，可是每一次它都显得更加复杂。“他想把最好的给他的好朋友看。我指他的感情。她要一点表示，于是他就想到了这个。就这样。”

“这是他对她妒忌的让步？”

他停下来。“是的——你不妨这样说。你不妨还把事情想象得离奇一些——那会使我的问题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让我们来把它想象得离奇一些——我非常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希望我们的问题全都不是平淡无奇的。但是让我们也来把事情弄清楚。在他忙着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后，他会不会对让娜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指的是一个单身的年轻人可能有的那种兴趣？”

这个问题，斯特瑞塞已经解决了。“我想他有可能觉得假如他可以发生兴趣的话，那会非常美妙的。那样会更好。”

“比被德·维奥内夫人束缚住好？”

“是的——这样更好，强过对一个人有了感情，却永远不能企望和她结合——除非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一场灾难——因而感到难过。而且他完全正确，”斯特瑞塞说，“假如他可以，那当然会更好。即使一件事情已经很好，十有八九总还有另一件事情本可以比它更好——或者我

们不禁会想是不是会更好。但是他的问题总之是一场梦，他不允许自己产生那样的兴趣，他的确受与德·维奥内夫人的关系束缚。他们的关系太不一般，而且已经走得太远。他最近这样卖力地帮助让娜找个归宿正是要向德·维奥内夫人一劳永逸地表明他已经安心了。而另一方面，”他继续道，“我怀疑萨拉根本没有对他发起过正面进攻。”

他的同伴思考着。“可是难道他就不想让他的情形在她眼里显得好一些，哪怕仅仅是为了使他自己满意？”

“不，他会把这件事留给我，他会把一切都留给我。我‘有点’觉得——”他一边想，一边说，“整个事情都会落到我头上。是的，一切都会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少。我会是被利用的对象！”他陷入了对这种前景的沉思。接着，他用戏剧般的语言说，“直到我流尽最后一滴血！”

可是玛丽亚立即干脆地抗议。“噢，请你务必给我留下一滴！我也会有用处的！”但她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把话题转向了另一件事情，“波科克太太对她的兄弟，仅仅是一般性地依靠她的魅力？”

“好像是这样。”

“而她的魅力并没有产生影响？”

斯特瑞塞有另外的说法。“她唱的是‘家’的调子——这是她能做到的最好的了。”

“对德·维奥内夫人最好么？”

“对家本身最好。这是自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正确的，”玛丽亚问，“然而失败的？”

斯特瑞塞停顿片刻。“困难在于吉姆，吉姆就是家的调子。”

她不赞成。“噢，那肯定不是纽瑟姆太太的调子。”

他的回答是现成的。“那是纽瑟姆太太之所以需要他的那个家的调子——生意人的家。而吉姆叉开两条短腿正好站在那个帐篷门前。吉姆的确是，老实说，极端地不敢恭维。”

玛丽亚瞪大眼睛，“而你，可怜的人，今晚却要整晚陪着他？”

“噢，在我来说他没有什么！”斯特瑞塞笑着说，“任何人对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不管怎样，萨拉本来不应该带他来。她不懂得他。”

他的朋友听了这话觉得好笑。“你的意思是，她不明白他有多糟糕？”

斯特瑞塞肯定地摇摇头。“她并不真正明白。”

她感到好奇。“那么纽瑟姆太太呢？”

他又肯定地摇头。“噢，既然你问我——也不。”

玛丽亚还不罢休。“她也不真正明白？”

“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对他评价相当高。”说完，他又立即补充道，“呃，他的确也不错，以他的方式，这要看你对他的要求如何而定。”

可是戈斯特利小姐可不愿意“看”什么而定——她不接受这个，她不接受他，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糟糕透顶，”她说，“那才合我的口味，而且事情会更加合我的口味，”她又富于想象地加上一句，“如果纽

瑟姆太太对这个也不知道。”

斯特瑞塞反而要听她说出这点，但他马上补上另外一点，“让我来告诉你谁知道。”

“韦马希先生？不可能！”

“的确不可能。我并不总是想着韦马希先生呀，实际上我发现我现在从不想他。”然后，他像说出一件重大事情一般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玛米。”

“他自己的妹妹？”十分奇怪，她会想不到，“那有什么好处？”

“也许没有。可是——就像我们常说的——事情就是那样！”

第二十四章

两天又过去了。这天斯特瑞塞来到波科克太太的旅馆，被引进那位女士的客厅时，还以为那位替他通报后便退出去的侍者是弄错了。主人们不在房里，房间显得空空的，只有巴黎的房间会给人这种感觉：在某个晴朗的下午，那繁忙都市的喧嚣从外面隐约传来，在室内稀疏的摆设之间游荡，而夏天的气息却在某个冷清的花园里徘徊。我们的朋友犹疑地环视四面，从一个摆放着采购来的东西和其他物品的小桌上注意到萨拉有着 —— 没有依靠他的帮助 —— 最新一期的粉红色封面的《评论》；他还注意到玛米显然从查德那里得到一件礼物，一本弗罗芒坦的《历代艺术大师》，因为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上了她的名字；他还看到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面熟悉的笔体使他停了下来。这封由一位银行家转给波科克太太、在她外出时送来的信，此刻也成了一种证明。它还没有被打开这一事实只是突然赋予了它一种奇怪的魔力，使得那写信的人的影响力显得更加强大。它充分地表明纽瑟姆太太在将他禁闭的同时却在多么大方地写信给她的女儿 —— 这封信毫无疑问是很长的，这件事给他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屏住呼吸，在原地一动不动站了足有几分钟。在他自己的旅馆、自己的房间里，他有几十封同样笔体的厚厚的信。此刻在这里重新看见那久违的字迹不由又实实在在地触动了他现在常常问自己的那个问题，即他是否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剥夺了资格。在这以前，她那有力的下垂笔画还不曾给过他这样明确的印象，但在眼前的危机中，它们不知为什么却代表着那写字的人不可违抗的意志。简单地说，他看着眼前萨拉的姓名和地址，仿佛他瞪眼盯着的是她母亲的面孔。随后他又将目光移开，仿佛那面孔拒绝放松表情。然而既然他的感觉是仿佛纽瑟姆太太更强烈地存在于这个房间里而不是相反，而且仿佛

她也觉察到——鲜明而痛苦地觉察到——他的在场，他就觉得仿佛有个无声的命令要他不要走开，不要作声，要他留下接受惩罚。所以他便接受惩罚，没有离开——他悄然地无目的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等着萨拉回来。只要他等下去，她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受到她让他受焦虑不安的折磨是多么成功。不容否认，她具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从乌勒特的立场而言——本能，懂得如何置他于被动的地位。他满可以说他不在乎——说她爱什么时候打破僵局便什么时候打破，要是她愿意，永远保持这局面也可以，说他没有什么需要向她坦白的。事实是，他日复一日地呼吸着的这令人窒息的空气，迫切地需要澄清，他时时渴望着加速这澄清的来临。他毫不怀疑，如果她能帮个忙，就在现在对他来个突然袭击，那么在冲突过去后就会出现某种澄清的场面。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在房间里小心地兜了一阵圈子，突然又停了下来。房间的两个窗户都向阳台开着，这时他才瞥见一扇窗户的玻璃里有颜色的折光，而且立即认出那是妇人的衣裙。原来阳台上一直有人，只是那人刚好站在两个窗户中间他看不到的地方。而从街上传来的喧闹声又掩盖了他进门和在房里走动的声音。假如她是萨拉，那他马上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只需一两步，他就能引她来解脱他无益的紧张。即使得不到别的，至少他也可以从打破僵局中得到一些快意。幸而旁边没有人看见——因为事关他的勇气——他即使在准备好了这么充足的理由以后，也仍旧保持着沉默。他当然是在等着波科克太太，等着听她对自己命运的宣示。但是在请她开口以前，他必须重新鼓起勇气——他现在在窗户的掩护之下，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便是为了这个目的。表面上他是在等萨拉更多地现身出来，他就好为她效劳，而她的确更多地现身出来了，只不过，非常幸运地，她最后被证明刚好是一位和萨拉相反的人。阳台上那人原来根本不是萨拉，在又一瞥之下，那姣好的背影微微

变动了一下姿势，证明了她是美丽的光明的毫不知觉的玛米 —— 玛米独自在家，玛米在以她自己天真无邪的方式打发时光，总之，玛米在受到不应有的冷落，然而玛米却显得饶有兴味，十分专注，惹人怜爱。她两手搭在栏杆上，正全神注意着下面街上的动静，让斯特瑞塞有机会从旁观察她，同时思考几件事情，而她却不会转过身来。

然而奇怪的却是，当他这样地观察、思考之后，他却并没有利用这有利的时机，而是退回到房间里面。他又在那里踱了几分钟，似乎他需要考虑新的情况，似乎他原先关于萨拉的想法已经失去意义了，因为，坦白地讲，看见这女孩子沉浸在孤独之中，的确是有特殊的意义的。这里面有某种东西以以前不曾有过的方式深深触动了她，仿佛它悄悄地、然而却执着地向他倾诉，而且仿佛每次他停在阳台旁，看见她仍然毫无知觉时，它的声音都变得更加迫切。显然，她的伙伴们分头外出了。萨拉一定是同韦马希到什么地方去了，查德一定同吉姆一道走了。斯特瑞塞丝毫不去怀疑查德是不是和他的“好朋友”在一起。他宁愿向好的方向，设想他是在从事这样的活动。假如他不得不向某个人 —— 例如向玛丽亚 —— 提起的话，他可以用更高雅一些的字眼来形容它们。随即他又想到，在这样的天气把玛米一个人留在这上面，不管她多么会面对鲁第雷沃里路产生灵感，为自己想象一个美好的巴黎作为替代，都是不是高雅得过分了一些。无论如何，我们的朋友现在意识到 —— 而且，仿佛随着他意识到这点，纽瑟姆太太那强烈而执着的意志也突然间如同气泡爆裂一般变成了稀薄的空气—— 其实他一直感觉到这位年轻女子身上有种奇特的捉摸不定的东西，现在他终于可以给它加上一种解释了。他以前至多只是觉得这摸不透的东西是种着迷的状态，哦，可爱的着迷 —— 但现在，仿佛随着一根弹簧的触动，它才刚刚落到了位置上。它表明了他们之间有某种沟通的可能，只是因为耽搁和其他偶然的原因才没有实现 —— 他们之间甚至有可能存在某种尚未得到承认的关

系。

他们的老关系总是存在的，那是乌勒特的年月的结果。但是那种关系——这是最奇特的一点——和眼前室内的气氛毫无共同之处。作为孩子，作为待放的“花蕾”，尔后又作为渐开的花朵，玛米曾经无拘无束地为他开放过，那是在家乡那些几乎总是敞开着的门廊里。他对那时的她的记忆是她起先十分领先，后来十分落后——那时他曾一度在纽瑟姆太太的客厅里举办过英国文学的讲座（噢，想想纽瑟姆太太的和他自己的那些历程！），还有茶点，还要考试——而最后又再次遥遥领先。但是他记忆中同她并没有多少接触，因为在乌勒特的世界里，最鲜嫩的花蕾是不会和冬季最干瘪的苹果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这孩子给他的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光阴多么不留情。他被她玩的铁环绊住脚不过就是昨天天的事，而现在，他对不寻常的妇女的体验——这体验似乎是注定要不寻常地增长起来——在这个下午觉得他要做好准备，打起精神，来迎接她了。总之，她有许多话要对他讲，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引人瞩目的漂亮女子会有这么多话要对他讲。这一点的证明是，看得出来，十分清楚，她不能对任何别的人讲。她有些话不能对兄嫂讲，也不能对查德讲。他可以想象如果她还在乌勒特，出于对后者的年龄、地位、见地的极大尊重，她或许会告诉纽瑟姆太太。而且，这事情一定涉及他们全体。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都十分关注，她才如此小心。所有这些在五分钟内，在斯特瑞塞眼里都显得异常真切，将一个失却一切乐趣、唯有小心翼翼的可怜少女呈现在他面前。他一阵冲动，觉得对一位身在巴黎的漂亮女孩，这种处境实在不应该。在这印象之下，他于是用一种有意假装出的轻快步伐向她走过去，仿佛他才刚进房间里来。听到声音，她惊觉地转过身来。也许她刚才是在想着他，但此刻她表现出的却是轻微的失望。“噢，我还以为是彼尔汉姆先生来了！”

这话一时间使我们的朋友颇觉意外，使得他的内心活动一时间陷入混乱。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他很快又恢复了他内心的秩序，而且，若干新鲜的想象的花朵还可以同时开放。小彼尔汉姆 —— 既然她在等小彼尔汉姆，虽然这有些莫名其妙 —— 看来是迟到了，这情形正好可供斯特瑞塞利用。两人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儿便一起回到房间里。在那用金色和深红色装饰得十分优雅的环境里，在别的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斯特瑞塞度过了40分钟时间。这段时间即使他自己在当时看来，在那十分奇特的环境下，也远远算不得他最悠闲的时光。不错，既然那天他那样衷心地赞成玛丽亚关于离奇情境可以使色彩更丰富的言论，那么这里就有点儿东西 —— 它可以说是在一次突发的洪水中漂到他面前来的 —— 可以加进他的问题去，而且肯定没有使它变得更加简单。不消说，他要到后来细细回想的时候才会知道他当时的印象是由多少成分合成的，但当他和那位迷人的女孩在一起坐着的时候，他仍然感觉到了信心的明显增长。不管怎么说，她的确迷人。她的迷人并不因为她那显而易见的随便举止和滔滔不绝的言谈而减色。他明白，要不是他觉得她很迷人，他对她的印象便有可能要用“滑稽”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认为她很迷人。是的，她是滑稽的、美妙的玛米，而她自己全然没有知觉。她待人亲切友好，她像个新娘 —— 虽然从来不见新郎，至少他没有发现过。她容貌端正，体态丰满，待人随和而且十分健谈。她态度温柔甜蜜，亲切得几乎有些过火。如果可以作这样的区分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她的衣着打扮不像少女，倒更像个老妇人 —— 假如斯特瑞塞能够想象出一个爱打扮的老妇人的话。她那发型也同样过于复杂呆板，缺少一种漫不经心的青春气息。她带着鼓励的神色微微前倾的姿态里透出一种成熟妇人的韵味，而且在这种时候她还会把修剪得异常仔细的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身前。这一切造成了一种感觉，仿佛她总是在“接待”，重又让人觉得仿佛她总是站在两道窗户之间，在盛冰激凌的碟子的叮当声的包围之中，让人甚至可以想象来宾们被逐一通报的情景，那

些布鲁克先生和斯鲁克先生们，成群结队，都是一路货色，而她全都乐意“接见”。

然而，假如所有这些便是她的滑稽之处，假如最滑稽的莫过于她那种美妙的善意和亲切 —— 连这一长串形容词都使人将她想象成将近中年的乏味妇人 —— 和她的嗓音之间的极不协调的对比，因为她的嗓音仍然相当单薄、自然，毫不做作，完全是一个十五岁少女的音色，那么，在十分钟过去以后，斯特瑞塞却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安静的尊严，它使得她身上的特质变得协调起来。如果说这种安静的尊严，这种在宽大的 —— 宽大得过分的 —— 衣裙帮助下造成的几乎超过慈母的形象 —— 如果这就是她希望得到的效果的话，那么，她这种追求理想的方式还是可以让人喜爱的 —— 一旦人找到了关系的话。而今天下午拜访她的这位客人的重要收获，正好是他刚刚找到了关系。它使得他度过的这短短的一小时挤满了各种混杂的印象，变得如此不寻常。他开始很快地发现，她 —— 不错，也许有人会说，居然会是她！ —— 是站在纽瑟姆太太最初的使者一边的，是和他一路的，这正是关系的标志。她是站在他的利益，而不是站在萨拉的利益一边的。过去这些日子里他在那里觉察到、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正是这种关系的迹象。她终于到了巴黎，亲身处于事件中央，直接面对事件的英雄 —— 斯特瑞塞当然指的是这个查德，而不可能指别的人 —— 她最终加入了另一个阵营，而且是以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在她心灵深处早就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而当她本人确切地知道自己内心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斯特瑞塞也已觉察到了这一场无声的戏。换句话说，当她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时，他也看出来了。而现在他看得更加清楚，虽然关于他的尴尬处境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交换一句直接的言语。在他和她一起坐着的时候，起初有一会儿，他还在想她会不会打破沉默问起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通向那个问题的门始终奇怪地半开着，以至于他准备着随时看到她 ——

看到任何人 —— 从那里闯进来。然而，自始至终，她态度友好亲切，谈吐机智，非常识趣地停留在门外。似乎她无论如何要表明她可以和他打交道，而不会被证明是 —— 怎么说呢，是无足轻重的。

于是，他们谈论除查德而外的一切，两个人完全弄明白了玛米和萨拉、吉姆不同，她十分清楚他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完全弄明白了她对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了如指掌，而且她希望斯特瑞塞知道她会多么小心地保守秘密。他们极其自然地谈起乌勒特 —— 仿佛他们还没有机会谈过。这谈话实际上的结果是使他们把这秘密保守得更严。慢慢地，斯特瑞塞觉得这一个小时带上了一种奇特的忧伤而甜蜜的意味。仿佛是由于他对自己早先有失公正的懊悔，现在他对玛米的态度以及他对她的重要性的看法都完全改变了。犹如一阵觉察不到的西风的吹拂，她唤醒了他对家的思念，使他重新产生了一种渴望。一时间他几乎真的竟觉得自己仿佛是与她一同被困在某处遥远而陌生的海岸，在不祥的沉寂笼罩之下，在触礁的船抛撒的奇特的落难人群之中。他们短短的会面就仿佛是在珊瑚礁上举行的野餐，两人面带忧伤的微笑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来回传递、分享着抢救出来的一点点淡水。斯特瑞塞感觉尤其强烈的是他相信他的同伴真的十分清楚——如我们曾经暗示过的那样——她现在的确切位置。她的位置十分特别，只是关于它她决不会透露一个字，那无论如何是他应当自己去思考的事。而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不如此，他对这位女孩的兴趣不会完整。同样，不如此，她理应得到的赞赏也不会完美无缺 —— 他确信他对她观察得越多，他对她的自尊也应当看得越多。她自己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 但她十分明白她不要什么，而正是这一点帮了她的忙。她不要的是什么呢？ —— 暂时不知道答案，这使她这位老友失去了一份乐趣，因为，假如能瞥见哪怕一点，也一定会令他兴奋不已。她温和而有礼貌地将那答案掩藏起来，又仿佛作为补偿般地用其他的事情来安抚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她谈她对德·维奥内夫人

的印象 —— 对那位夫人她曾经“听到过那么多”；她谈她对让娜的印象，她曾经“非常非常”地想见那位小姐一面。她亲切而轻松地谈起下午早些时候的经历，他听了却丝毫不感到轻松：她和萨拉就在那天下午，在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而耽误了许许多多时间 —— 主要是 —— 永远是 —— 为了买衣服，可惜衣服却不能永远不旧 —— 之后，她们去拜访了柏利西路。

听了这些名字，斯特瑞塞不由微微有些脸红，他竟然不能首先提到它们 —— 而他却又不能解释为什么听见它们会不自在。玛米使得它们听来很轻松，这是他不可能办到的，但她一定为此付出了比他无论如何要高的代价。她是在谈到查德的朋友时提到这些名字的，查德的特别的、高贵的、令人艳羡、令人嫉妒的朋友，她用极其优美自然的神态说出，尽管她以前听说过她们 —— 她没有说是在哪里和如何听说的，这是她的一点个人色彩 —— 她还是感到她们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对她们赞不绝口，她用的是乌勒特的方式 —— 这使得乌勒特的方式在斯特瑞塞眼里又显得可爱起来。他还从来没有像当他神采飞扬的伙伴宣称柏利西路的两位女士中年长的那位的魅力不是言语可以形容，当她接着又断言年轻的那位绝对称得上完美无瑕简直就是个迷人的小妖精的时候那样，觉得乌勒特的方式有着这样丰富的内涵。她这样谈论让娜：“她不当有任何事 —— 她现在这样就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只要稍微碰一碰，就会破坏了她的美，所以绝对不可以有人去碰她。”

“唔，可是在这里，在巴黎，”斯特瑞塞说，“小女孩子却偏偏有事。”说完，为了配合当时的玩笑气氛，又说，“难道你自己对这个还没有亲身感受？”

“小女孩子会有事？噢，可我不是小女孩子呀。我是个又胖又粗又笨的大女孩。我不在乎，”她笑笑说，“不管有什么事。”

斯特瑞塞停顿片刻，心里在想自己该不该送给她一点愉快，告诉她他发现她比他想象得到的还要可爱——不过他并没有停顿很久，因为他又告诉自己，即使这个对她有什么意义，她也许自己已经看出来了。于是他大胆地问了另一个问题——但话才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显得像是接着她刚才的话说的。“可是德·维奥内小姐就要结婚了呢——我想，这个你该听说了吧？”

他发现自己刚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噢，当然，那位先生就在那里，德·蒙布伦先生，德·维奥内夫人把他介绍给我们来着。”

“他是不是很可爱？”

玛米红了脸，摆出她最得体的接待客人的神态，做出高深的样子，说：“恋爱中的男人总是可爱的。”

斯特瑞塞不禁笑起来。“难道德·蒙布伦先生已经在恋爱中了——同你？”

“噢，没有必要那样——他同她要好得多，谢天谢地，我自己及时发现了这点。他完全为她神魂颠倒了——如果不是那样，连我也会替她不平的。她太可爱了。”

斯特瑞塞犹豫一下才说：“就算她坠入情网，也照样可爱？”

她笑笑，使他觉得玛米不愧是美妙的玛米，她自有巧妙的回答：“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坠入情网了。”

这话让他又笑出声来。“可是你知道呀！”

她并不反对。“噢，不错，我什么都知道。”她坐在他面前，摩挲着

自己光滑的手，竭力保持着姿势 —— 只是两肘似乎稍稍向外伸得太远，这一瞬间斯特瑞塞的印象是，所有的人，事关他们自己的时候，似乎都很蠢。

“你是说你知道可怜的让娜不明白她自己是怎么了？”

两人的谈话中，这句话便算是离她有可能爱上了查德这个意思最近了，但对斯特瑞塞来说，这也就够了。他毫不怀疑，不管她是不是爱上查德，他都揭开了眼前这位女子性格中宽宏的一面，现在他只要证实这一点。三十岁的玛米可能有些胖，甚至可能显得太胖；但在眼前这样的時候，她总是那个会表现出公平和善意的人。“如果我再多和她见见面，我希望我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她会更喜欢我 —— 她今天就显得喜欢我 —— 会想要我告诉她的。”

“如果那样，你会告诉她吗？”

“肯定会。我会对她讲，她的问题在于她过分地想要做得对。对她来讲，做得对的意思自然是，”玛米说，“要让人满意。”

“让她母亲满意，你是这意思吗？”

“首先是她母亲。”

斯特瑞塞等待着。“然后呢？”

“唔，然后么 —— 纽瑟姆先生。”

提到这位先生的时候她居然这么平静，简直让他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感觉。“最后才是德·蒙布伦先生？”

“最后才是。”她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神色。

斯特瑞塞想了一会儿。“所以，最终大家都会满意的？”

她终于迟疑不答，但只有短暂的一瞬。接着，她说了关于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称得上最坦白的一句话。“我想我可以代表我自己。我会满意的。”

短短的一句话的确表达了丰富的意思，它清楚地叙说了她是如何和多么愿意帮助他。简单说，它将这消息无保留地交给他，任凭他随自己的意思去利用，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与她毫无关系的目的——而她只是做一个耐心的、信任的旁观者。它将这一切传达得如此充分，他觉得自己接下来要用最后一点点坦白对她表示钦佩。表示钦佩几乎有责备她的嫌疑，但除此而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她明白他有多么明白了。他伸手道别，一面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太了不起了！”说完，他离开了她，让她继续了不起地等小彼尔汉姆到来。

第二十五章

与玛米·波科克面谈之后三日的晚上，斯特瑞塞同小彼尔汉姆一起，坐在斯特瑞塞初次会见德·维奥内夫人和她的女儿时所坐的那张深软的长沙发上。他的姿势再次证实其有助于轻松愉快地交换看法。这个夜晚有着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客人来得更多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是，表述的意见也更多。另一方面，尤为明显的是，谈话者们在谈论这样的事情时，总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圈子内。他们至少都知道今晚他们真正关心的话题是什么，而斯特瑞塞已经开始设法使他的同伴们紧紧扣住这个话题，查德的客人中只有少数参加了晚宴——不过十五或二十人，与当晚十一点所见的盈门宾客相比，实在是少数。然而人数和质量、灯光、香气、声音、殷勤款待及其所赢得的客气赞美——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激起斯特瑞塞强烈的意识，使他感觉到他算得上是这一场合的核心成员，而这场合是他有生以来所参与的最富有节日气氛的场合。也许每年七月四日亲爱的母校举行毕业典礼时，他见过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他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大小的空间里竟然容纳了这么多人，也从未见过如此明显混杂的人群，好像他们都经过特意挑选一样。宾客人数众多，可也确实经过挑选。而使斯特瑞塞尤其感到稀奇古怪的是，并非因为他的过错，他却知道挑选宾客的原则这个秘密。他没有询问，而是掉头不管，但是查德却向他提出两个问题，从而为他了解这个秘密铺平了道路。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说这些是年轻人自己的事。不过他看得很清楚，查德的方向已经确定。

查德曾经征求过意见，但只是为了暗示他知道该怎么办。他显然从来不曾像此时向他的姐姐介绍他的整个社交圈子这样有主见，这都体现在那位女士到达时他表达的情调的含义和精神中。他在火车站便采取了

这样一种路线，这路线引导他不断向前，使他能把波科克一家引到他们必然会认为十分愉快的道路的终点，虽然他们很可能会感到有点眼花缭乱，感到提心吊胆和困惑不解。他使他们对此感到愉快至极，充实透顶，然而在斯特瑞塞看来，其结局却是，他们走完了全程，却没有发现这道路其实根本不通。它是一条美丽迷人的死胡同，不可能有任何出口，除非他们停止不前，否则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倒退回去——而这往往令人感到难堪。今晚他们一定会明白底细，这整个场景就代表这条死胡同的终点。因此事情能顺利进展，只要有一只手能给以妥当安排（这只牵线的手动作十分熟练，令这位年长者愈来愈惊叹不已）。他（年长者）感到肩负征途，但也自觉大功告成，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他自己在六周前提出的看法：他们应当等待，看看他们的朋友们究竟会说些什么。他决定让查德等待，决定让查德观望，因此他不打算计较办理此事的时间。由于两周时间已经过去，因而对萨拉所造成的情况（对此他并未表示反对）已变成这样：她使自己适应她的冒险，像适应有些过分听任喧闹和“快节奏”的狂欢晚会一样。如果说她的弟弟最不乐意接受批评，那可能是因为他把酒味调得太浓，往杯中倒得太满。他坦率应付亲戚在场这整个场面，好像这是一次消遣的机会。毫无疑问，他感到没有任何机会可干其他任何事情。他旁敲侧击，随意编造，且一直毫无拘束。在这几周里斯特瑞塞已经感到自己对巴黎有所认识，但他却以全新的感情，以向他的同事传授知识的形式，重新观察巴黎。

在进行观察时，不曾言说的万千思绪一齐涌入脑海之中，其中重复次数最多的一个念头是：萨拉很可能不知道她正漂往何方。处在她的位置上她当然指望查德优待她，然而她给我们的朋友留下的印象却是，每当她失去一次辨别明显的差别的机会时，她就会暗自变得更加固执一些。简而言之，这明显的差别是，她的弟弟当然必须优待她——可是她应当明白他不会这样，然而优待她并非头等重要——优待她并不中

用，而且最终她有时会感到他们那位令人钦佩的母亲，虽然不在场，却在紧紧地盯住她的后背。斯特瑞塞根据自己的习惯，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有时他确实为她感到不安——在这种时候，她使他感到不安，仿佛她坐在一辆失控的车子里，并且正在考虑可否跳下来。她要跳吗？她能跳吗？跳下来的地方安全吗？当她面色苍白，嘴唇紧闭，两眼露出紧张的神色时，这些问题便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但这又回到思考的要点上来了：最终她会调整过来吗？他相信，总的说来，她会往下跳，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改变看法，表明了他焦虑不安的特点。他一直有某种信念——这信念将从今晚获得的印象中得到加强：如果她撩起裙子，紧闭双眼，跳离这奔跑的车辆，那么他立即就会明白。她将飞离她那难以控制的跑道，差不多直接朝他降落下来。毫无疑问，他将不得不支撑她全身的重量。在查德举行的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晚会上，表明他将要遭遇这番经历的种种征兆一直不断增加。这样的前景令他紧张不安。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把几乎所有的人都丢在其他那两个房间里不管，抛下他所认识的客人以及一大群引人注目的、口音各不相同的陌生男女，只渴望同小彼尔汉姆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待上五分钟。他总是觉得小彼尔汉姆能给人以安慰，甚至给人以启发，而且确实把独特和重要的事情讲给他听。

从前（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他发现与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谈话时能从中学到如何使自己心安理得，便感到十分羞耻。然而如今他却习惯于此而变得麻木不仁了——无论是否因为这桩事实与其他可耻之事混杂在一起，已经使其模糊不清，无论是否因为他直接以小彼尔汉姆为榜样——这榜样便是满足于做个默默无闻、聪明敏锐的小彼尔汉姆。斯特瑞塞似乎看出这对他是可行的。一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仍在寻求可行的办法，斯特瑞塞有时不免暗自露出惨淡的笑容。然而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找到一个与他人略为隔开的小角落，对他两人来说都

很合意。造成这个角落与他人略为隔开的情形是，沙龙里的音乐非常精彩，还有两三位歌手，因而静静地聆听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查德的晚会因为有他们参加而显得更加出色。估量他们对萨拉产生的影响真是太有趣了，事实上这兴趣强烈得几乎令人感到痛苦。此时她一定是坐在听众席的最前排，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独自一人，犹如乐曲的主旋律：她身着耀眼的猩红色服装，斯特瑞塞见此惊诧不已，仿佛听见有人从天窗上掉下一样。在那丰盛的晚宴上他和她的目光一次也不曾相遇，因为他公开表明（也许还有一点胆怯），曾与查德一起做出安排：他应当与她坐在餐桌的同一边。然而此时他不必与小彼尔汉姆处于无比亲密的地步。除非他万无一失。“你坐在看得见她的位置上，她对这一切作何感想？我的意思是说，她接受这一切的条件是什么？”

“啊，根据我的判断，她接受这一切，以此证明他家的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合理。”

“那么她不喜欢他展现的东西？”

“恰恰相反，她很喜欢，而且对他干这类事情的能力感到很满意——很久以来她还不曾对任何事情感到如此满意。”

斯特瑞塞感到疑惑不解。“她要他把这一切都搬过去吗？”

“所有一切，不过有一件重要东西是例外。他‘捡到’的每一样东西——以及他所知道的方法。她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困难。她将自己主持表演，而且坦率地承认，总体说来乌勒特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这样的表演。不是说这表演在某些方面就不适合乌勒特。那儿的人们也同样不错。”

“像你和其他这些人一样不错吗？啊，也许如此。”斯特瑞塞说

道，“不过无论如何，像这样的场合，问题不在于人们，而在于是什么使得人们可能参与。”

“你瞧，”他的朋友回答道，“我说对了吧。让我告诉你我的肤浅印象。波科克太太已经明白了，因此今晚上她坐在那儿。如果你看一眼她的脸色，那么你就会懂得我的意思。她已经接受这昂贵的音乐声。”

斯特瑞塞随随便便就相信了。“那么我将会听到她的消息。”

“我并不想吓唬你，不过我认为很可能是那样的。但是，”小彼尔汉姆继续说道，“如果我对你坚持下去有一丁点儿用处……”

“你才不是仅有一丁点儿用处！”斯特瑞塞表示赞赏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身上说道，“仅有一点儿用处的人是不存在的。”为了表示他如何乐于听天由命，他轻轻拍了拍他同伴的膝头。“我必须独自接受命运的挑战，我将……啊，你会看得见的！不过，”他接着说，“你也会帮助我的。你曾经对我说过，”他进一步说道，“你认为查德应该结婚。我当时还不明白，现在我才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他应当与波科克小姐结婚。你仍然认为他应该结婚吗？因为如果你认为他应该，”他继续说道，“那么我要你立即改变你的看法。你能这样做来帮助我吗？”

“认为他不应该结婚就是帮助你吗？”

“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与玛米结婚。”

“那又与谁结婚呢？”

“呀，”斯特瑞塞回答道，“这我可没有必要说出来。不过我认为，在他可能的时候，就与德·维奥内夫人结婚。”

“啊！”小彼尔汉姆的话音有些刺耳。

“呀，正该如此！不过他完全没有必要结婚——反正我不必为此做准备。但是我对你这种情况感到有必要做准备。”

小彼尔汉姆被逗乐了。“有必要为我的婚事做准备？”

“是呀——在我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之后！”

这年轻人略加思索后问道：“你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吗？”

“当然，”斯特瑞塞在听到这样的反问时回答说，“我也必须记住你给我添的麻烦。我们也许可以当作是互不亏欠吧，不过即使是这样，”他接着说道，“我仍然非常希望你同玛米·波科克结婚。”

小彼尔汉姆哈哈大笑起来。“可是那天晚上，就在这同一个地方，你却建议我与另外一个人结婚。”

“与德·维奥内小姐？”斯特瑞塞坦率地承认道，“我承认，那纯粹是空想。但这却是切合实际的策略。我想为你们两人做一件好事——真希望你们两人都好。你很快就会看出，一下子把你打发走后会省去我多少麻烦。你知道她喜欢你，你安慰她，她真好。”

小彼尔汉姆瞪着双眼，就像一个胃口很小的人瞪眼看着一盘堆得过满的食物。“我为什么安慰她呢？”

这句话使得他的朋友很不耐烦。“嗨，得啦，你难道不知道？”

“你用什么证明她喜欢我？”

“用以证明的事实是，我发现三天前她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整个下

午都在盼望你来到她身边。她站在阳台上，想看见你的马车驶过来。真不知道你还想要什么。”

过了一会儿小彼尔汉姆才找到他还想要的东西。“但愿能知道你有什么能证明我喜欢她。”

“啊，如果我刚才说的还不能打动你的话，那么你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小魔王。此外，”斯特瑞塞听任想象力的驰骋，他又说道，“你让她等待，你故意这样做，看她是否对你有意，这就表明你对她倾心。”

他的同伴停顿了片刻，对他的机智和巧妙表示敬佩。“我并没有让她等待。我是准时到达的。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让她等待。”这位年轻人体面地说道。

“那倒更好 —— 原来是这样！”斯特瑞塞甚为欣喜，把他的手握得更紧。“而且即使你对不起她，”他继续说道，“我也会坚持要你立即回心转意。我很想办成此事，”斯特瑞塞说话时，话音中充满了真诚而又强烈的愿望，“我至少要办成此事。”

“打发我结婚 —— 而我却身无分文？”

“好啦，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现在就在这儿对你许下诺言，我要把我所有的钱财都留给你。不过很不幸，我的钱不多，但全都归你所有。我想，波科克小姐还有些钱。”斯特瑞塞接着说，“我至少要给以一定程度的帮助 —— 甚至赎罪。我一直在供奉异教神灵，现在我感到我应当设法把我对他们自己信仰的忠诚记录在案。从根本上来讲，我毕竟仍然忠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仿佛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邪恶的异教神坛和另一种信仰的鲜血。好啦……这事完结了。”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道，“我摆脱不掉这个想法，因为让她远离查德有助于清扫我的场

地。”

听见此话，年轻人一下子跳转身来，于是两人面对面地看着对方，都感到很可笑。“你要我结婚，就是为了方便查德？”

“不，”斯特瑞塞辩解道，“他才不在乎你结婚还是不结婚呢。这只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对查德的安排。”

“‘只是’！”小彼尔汉姆以评论的口气说道，“谢谢你。不过我认为你对他并没有什么安排。”

“那么就叫作对我自己所做的安排吧 —— 也许照你的说法，这也不存在。他现在的情况难道你还不明白？他的情况很简单，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玛米不要他，他也不要玛米，这一点在最近几天更加明朗化了。这事已成了一根线，我们可以绕成团并且收拾起来。”

然而小彼尔汉姆却仍然提出质疑：“你可以去收拾 —— 因为你似乎很想这样做，可我为什么要去收拾呢？”

可怜的斯特瑞塞想了一下，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显得肤浅而且失败了。“严格说来，这毫无道理，那是我的事 —— 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去做。我只是非常需要加重分量。”

小彼尔汉姆感到迷惑不解。“你说的分量是什么东西？”

“我不得不吞下的东西。我要我的健康状况丝毫不变。”

他说话的语气表明他是为说话而说话，不过话音里却隐含着不易明白的真理。这种情形此时难免不对他那年轻的朋友产生影响。小彼尔汉姆朝他定睛注视了片刻，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好像一切都变得十分明

朗。这笑声似乎在说，如果他假装，或者力图，或者希望能喜爱玛米就会变得有用的话，那么他一定这样去做。“为了你，这世上的一切我都愿干！”

“对啦，”斯特瑞塞微笑道，“这世上的一切正是我所要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使我为她感到高兴；当我发现她独自一人在那儿，我在她未察觉时走到她身边，并为她被冷落而万分伤感时，她立即高兴地提及下一个年轻人，从而把我那极不可靠的计划全盘推翻。不知怎的，这却是我所需要的消息——她留在家里等他。”

“那自然是查德要求下一个年轻人去看她，”小彼尔汉姆说道，“我很高兴你把我当作下一个年轻人。”

“我正是这样设想的——谢天谢地，这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而又自然。可是你知道查德了解.....吗？”然后这位对话者似乎有些迷惑不解，“那么她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听见此话后小彼尔汉姆瞪眼望着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仿佛这番暗示比任何一句话都更深刻动人。“你自己知道吗？”

斯特瑞塞轻轻摇了摇头。“我了解不到。啊，尽管你会觉得奇怪，可有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从她身上我仅仅感觉到，她把某种强烈而又十分深沉的东西完全隐藏在自己的心底。那就是说起初我认为，她把这一切全都隐藏在心底。然而在那里与她面对面时，我很快地就发觉她本来很愿意与人分享这秘密。我以为她可能会吐露秘密，但后来我却看出她只对我有一半的信赖。当她转过身来招呼我时（因为她那时在阳台上，并不知道我已经进来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当时是在等待你，因而我的到来使她大失所望。这就使我开始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半小时

之后我完全确信我的看法。后来所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他注视着他那年轻的朋友，然后觉得很有把握。“尽管你那样说，可你却是完全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嘛。”

过了片刻小彼尔汉姆半转过身来。“我向你保证，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讲。”

“她当然没有对你讲。你认为我相信她对你有意是为了什么？可是你每天都与她在一起，你随时都在看望她，你对她喜爱得很（我坚持这个看法），而且你从中获得了好处。你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也知道她今晚参加了宴会——顺便说一句，这很可能会使她有了更多的体验。”

年轻人正面接受了这番连珠炮似的进攻，然后完全转过身来。“我根本没有说过她对我不好。可是她显得高傲。”

“这话倒是恰如其分。不过在这件事上她并不是太高傲。”

“正是她的高傲使她成为这个样子。”小彼尔汉姆继续说道，“查德实在是对她够好的了。对于一个有姑娘爱他的男子来说，此事令人为难。”

“不过她现在不爱了。”

小彼尔汉姆坐在那里，瞪眼望着前方，然后一下子站起身来，仿佛他朋友一再重复的话使他感到十分紧张。“不，她现在不爱了。这一点也不是查德的过错。”他接着说，“他确实不错。我的意思是，她本来是愿意的，但她是带着满脑子的想法来的。她在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成为她随她的哥哥和嫂嫂一道来此的动机和支持力。她打算拯救查德。”

“啊，可怜的家伙，就像我一样？”斯特瑞塞也站起身来。

“是这样，她很不得意。不久她就清楚地看出，他已经获得拯救。这使她停止不前，使她大为颓丧。她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甚至连爱他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吗？”

“依照她最初对他的想法，她本来会更爱他的。”

斯特瑞塞有些迷惑不解。“当然一个人会自问少女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有这种经历和这种地位的年轻男子。”

“毫无疑问，这位少女认为这些难以理解，认为它们几乎都是错误的。在她看来，错误的都是难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最终看来查德是正直、善良，但不易对付的。然而她费尽心思和精力所做的准备，却是把他当成一个情况完全相反的人。”

斯特瑞塞思索后说道：“然而她的观点不是将他改造好，并且能被改造好，被拯救出来吗？”

有片刻小彼尔汉姆纹丝不动，然后他轻轻摇了摇头，态度显得颇为温和地说：“她来得太迟了，太迟了，难以创造奇迹。”

“是的，”他的同伴看得十分清楚，“不过，如果他最糟糕的情况是那样的话，那么对她来说不是仍然有利可图吗？”

“她并不想以那种方式‘图’利。她不愿从另一个女人那里获得好处——她要自己创造奇迹。那就是她太迟了而不能获得的东西。”

斯特瑞塞觉得所有这些都颇有道理，但似乎还有一点不够恰

当。“我想说的是，这你知道，她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在这些方面她要求甚高——你称之为难以讨好。”

小彼尔汉姆把头往后一仰，说道：“当然如此，她在任何方面都难以讨好！我们的玛米们——真正的、正确的玛米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们的朋友连声说道。他对他以含义丰富的推论结尾所表现出的智慧感到非常高兴。“玛米是真正的、正确的人物之一。”

“正是如此。”

“那么这样看来，”斯特瑞塞接着说道，“可怜的、讨厌的查德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啊，做得太好毕竟是他原来的打算。然而正是她自己，而且就是她一人，使他成了这样。”

这话符合逻辑，但结尾不够圆满。“难道他还不符合她的要求，即使他最终……”

“脱离他受到的影响？”对这个问题小彼尔汉姆胸有成竹地做出了最尖锐的答复。“他显然已经被宠坏，无论标准是什么，他怎么能‘符合要求’呢？”

对于这个问题斯特瑞塞只能做出被动、快乐的反应。“谢天谢地，你不是这样！你还能被她拯救。基于如此精彩、圆满的阐释，我现在要重提我刚才的论点：从你身上清楚地表现出她已经开始动手的迹象。”

当他那位年轻的朋友转过身去时，他最多只能对自己说：这番指责暂时没有再遭否认。小彼尔汉姆仅仅扇动了一下他那双柔软的耳朵，就像淋湿了身子的小猎狗一样，与此同时他重新返回了音乐厅。斯特瑞塞则恢复了这几天里最为舒适的感觉：他可以随便相信使他时时处于奔忙之中的任何事情。他这种有意识地时时出现的感觉在流动和起伏，他暂时耽于嘲讽，耽于幻想，又出于本能不断地攫取观察和思索的玫瑰，因为他感到这生长中的玫瑰的香气越来越浓，颜色越来越鲜艳，而他可以埋鼻狂嗅，纵情享受。最后这一种消遣被奉献在他面前时的表现形式是他随即获得的一种清晰的感觉——他看见小彼尔汉姆与漂亮聪明的巴拉斯小姐在房间门口相遇。巴拉斯小姐进来时，小彼尔汉姆正好出去。她显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回答时转过身来，指着刚才与他交谈的人。这位快乐而善良的女士又问了一句，然后借助于她的眼镜（这眼镜就像她身上其他装饰品一样，似乎显得奇特而又古老）朝斯特瑞塞的方向走来，其动机立即引起后者的反响。在斯特瑞塞眼里，这位女士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使人联想起那幅古老的法国画像，历史上有名的肖像画。他预先就知道她开口第一句会说什么，而且懂得她走近时说这话的必要。从未有过任何东西比他二人在目前这个场合下会面更加“美妙”。正如她在大多数地方那样，她要在那儿激起她对这种场合的质量的特殊感觉。这种感觉已经被他们周围的情境完全激发起来了，因此她便离开了那个房间，抛弃了音乐，退出了戏剧表演，简而言之，抛弃了舞台。这样她便能与斯特瑞塞一起在台后同立片刻，就像有名的占卜师那样，立于神龛之后，对另外那个人的眨眼示意做出回答。她坐在小彼尔汉姆刚才坐过的座位上，实际上回答了很多问题。他刚说完“你们所有的女士对我都特别好”（他希望说的话他说得一点也不愚蠢），她就立即开始了。

她转动眼镜的长手柄，以改变观察角度，立即发现周围空无一人，正是他们自由交谈的大好机会。“我们怎能不好呢？可这不正是你的困

境？‘我们女士们’啊，我们和蔼可亲，但你很可能会对我们感到厌烦！作为女士中的一员，你知道，我并不假装我很喜欢我们。可是至少今晚上戈斯特利小姐没有来打扰你，不是吗？”她说这话时又四下张望，仿佛玛丽亚·戈斯特利小姐可能会躲藏在周围。

“啊，是的，”斯特瑞塞说，“她只是坐在家里等我。”因为这句话引得他的同伴高兴地叫道“哈，哈，哈”，所以他只好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指坐在家里为他担心和祈祷。“我们认为总的说来，她今晚不来这儿更好。当然不管她来还是不来，她都会十分担心。”他强烈地感到他能引起女士们的同情，而她们可以随便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出于谦逊或骄傲。“但是她相信我会走出困境。”

“啊，我也相信你会走出来！”巴拉斯小姐笑着说，表示不甘落后。“唯一的问题是从哪儿出来，对不对？”她高兴地接着说，“不过如果能从任何地方出来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很远的地方，是不是？为我们说句公道话，你知道，”她笑道，“我们确实都希望你从很远的地方走出来。是的，是的，”她以滑稽可笑的方式急促地重复道，“我们希望你从很远的地方走出来！”说完之后她很想知道为什么他认为玛丽亚不来更好。

“啊，”他回答说，“那实在是她自己的主意。我应当叫她来，可是她害怕负责。”

“难道这对她不是新鲜事么？”

“害怕？毫无疑问。不过她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

巴拉斯小姐朝他注视了片刻。“她成问题的东西太多了。”然后略微轻松地说道，“可幸的是，我的神经还支持得住。”

“我也幸运，”斯特瑞塞又回到这一点上来，“我的神经不那么坚强，我要求负责的欲望不那么强，因而不至于感觉不到这个场合的原则是‘人越多越热闹’。如果我们这么热闹愉快，那是因为查德懂得很透彻。”

“惊人的透彻。”巴拉斯小姐说。

“好极了！”斯特瑞塞抢先说道。

“好极了！”她加强语气，表示赞同。于是两人面对面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她又补充道：“可是我明白这个原则。如果谁不明白，谁就会不知所措。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

“就觉得它简单得如二乘以二！从他必须有所行动开始……”

“一群人是唯一重要的吗？”她打断他的话问道。“不，宁肯说是喧闹声，”她大笑道，“或者说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波科克太太是挤在人群内或者人群外随便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她被挤得很紧，不能移动。她处于明显的孤立状态。”巴拉斯小姐借题发挥道。

斯特瑞塞接过话头，然而尽量注意说话公正。“不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依次介绍给了她。”

“太好了——不过正因为如此却把她挤出去了。她被堵住，被活埋了！”

斯特瑞塞似乎朝这活埋人的景象看了片刻，但这景象只引起一声叹息。“啊，不过她没有死！仅仅这样是杀不死她的。”

他的同伴停顿了片刻，可能是为了表示怜悯。“不，我不认为她已

经完蛋了，或者说今天一个晚上是不够的。”她仍然显得忧郁，好像感到同样的内疚。“只埋到了她的下巴。”然后又开玩笑道，“她还能呼吸。”

“她能呼吸！”他以同样的语气随声附和道，“你知道这整个晚上美妙的音乐、快乐的声音、我们狂欢的喧嚣以及你机智巧妙的言辞给我带来的真正感受是什么吗？”他接着说道，“在我看来，波科克太太的呼吸声压过别的一切声音。事实上我所听见的只是她的呼吸声。”

她碰响链子，引起他的注意。“咳……”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温和。

“什么？”

“她下巴以上的部分仍然是自由的，”她沉吟道，“对她来说那也足够了。”

“对我也是足够了！”斯特瑞塞惨然大笑道。紧接着他问道：“韦马希确实带她去见过你？”

“是呀——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我无法帮你的忙，但是我尽了很大的努力。”

斯特瑞塞有些迷惑不解。“你是如何尽力的呢？”

“我没有提你。”

“我明白了。那倒更好一些。”

“那么最糟糕的会是什么呢？不管讲或不讲，”她轻声悲叹道，“我只好‘贬损’。这不是为任何人，只是为了你。”

“这表明，”他宽宏大量地说，“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别人。那是我的过错。”

她沉默了片刻。“不，那是韦马希先生的过错。他错在把她带来。”

“那么，”斯特瑞塞温和地说，“他为什么带她呢？”

“他不得不这样做。”

“啊，你是一件战利品，一件胜利纪念品？可是你既然‘贬损’……”

“难道我没有贬损他吗？我确实也贬损过他。”巴拉斯小姐微笑道。“我尽量贬损他。可对于韦马希先生来说，那却不是致命的打击。就他与波科克太太的良好关系来说，那反而对他有利。”她见他似乎仍然有点迷惑不解，于是接着说，“那个赢得我的喜爱的男人，这一点难道你不明白？对她来说，把他从我手里夺过去更刺激。”

斯特瑞塞明白了，然而他前面似乎还摆着很多令他吃惊的东西。“那么她是‘从’你那儿得到他的？”

她对他一时的糊涂感到好笑。“你想象得出我如何搏斗！她相信她获胜了。我以为这是她高兴的原因之一。”

“啊，她感到高兴！”斯特瑞塞略表怀疑地低声说道。

“是呀，她以为她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她今晚得到的只是赞美！她的衣服真漂亮。”

“漂亮得可以穿在身上进天堂？因为真正受到赞美之后，”斯特瑞塞接着说道，“就只有进天堂了。对于萨拉就只有明天了。”

“你的意思是，她将发现明天不会像天堂一样美好？”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今晚对她来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今晚风头出尽，得意至极。这样的机会她不会再有了。我当然不会给她机会，充其量也只有查德能给她。”他继续说道，仿佛是为了他俩共同取乐，“他可能留了一手，但是我确信，如果他.....”

“他本来不愿承担这麻烦事吗？我敢说他不愿。如果我可以大胆地说，那么我希望他再也不要承担任何麻烦事了。当然，”她又说道，“我现在不会假装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问题。”

“啊，很可能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可怜的斯特瑞塞若有所思地承认道，“奇怪而又十分有趣的是，我竟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此时这儿每一个人都知道，并且正在观看和等待。”

“是呀，这不实在有趣吗？”巴拉斯小姐颇为热情地随声附和道。“我们这些在巴黎的人就是这样。”对发生的怪事她总是感到很高兴。“真是太妙了！不过你是知道的，”她严肃地说道，“这都取决于你。我不愿中伤你。我自然是指你刚才所说的我们都压在你的头上。我们把你看成是这一场戏的主角，都聚在一起来看你如何表演。”

斯特瑞塞对她注视了片刻，他的目光有点暗淡。“我想这大概就是这位主角躲在角落里的原因。他害怕充当英雄，因此不敢担任他的角色。”

“可是我们都认为他会扮演下去。因此，”巴拉斯小姐态度温和地接着说，“我们对你非常感兴趣。我们觉得你一定会不负众望。”她见他似乎仍然没有被激发出热情来，于是又说，“别让他那样做。”

“不让查德走？”

“对，抓住他不放。有了这一切，”她意指大众的赞扬，“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喜欢他在这儿，他富有魅力。”

“你们只要愿意的话，都能把问题简化，这真是太美了。”斯特瑞塞说道。

然而她回答道：“当你必须这样做时，你做起来就很容易了。”听见这话时他眉头一皱，仿佛听见了预言一般，于是沉默了一会儿。然而当她打算离开他，把他一人留在他们这番交谈所造成的清冷气氛中时，他却将她挽留下来，并且说道：“今晚根本没有主角露面的丝毫痕迹。主角躲躲闪闪、缩头缩尾，他感到惭愧。因此，你知道，我认为你们真正注意的是女主角。”

巴拉斯小姐考虑了一分钟后问道：“女主角？”

“女主角。我一点也不像主角那样对待她。唉，”他叹息道，“我表演得不好。”

她安慰他道：“你已尽力而为。”她又犹豫了片刻，然后说，“我认为她是满意的。”

然而他仍然感到懊悔。“我没有接近她，也没有朝她看一眼。”

“那么你失去的东西真多！”

他表示知道这一点。“她比以往更绝妙吗？”

“比以往更绝妙。与波科克先生在一起。”

斯特瑞塞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德·维奥内夫人与吉姆？”

“德·维奥内夫人与吉姆。”巴拉斯小姐重复他的话。

“她与他一起干什么呢？”

“你必须问他！”

想到这情景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样做将非常有趣。”然而他仍然感到迷惑。“可是她一定有什么念头。”

“当然她有，她有二十个念头。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巴拉斯小姐说，“尽她的职责。她的职责就是帮助你。”

看来好像什么结果都没有出现，联系中断了，接头方法不明确，但突然之间好像他们就成了话题的中心内容。斯特瑞塞严肃地思考着，他想：“是的，她所做的比我对她的帮助多得多！”仿佛美丽、高雅，如他所说他不愿接触的强烈而又做作的精神全都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她真有勇气。”

“啊，她真有勇气！”巴拉斯小姐表示赞同。仿佛在那一瞬间他们都在对方的脸上看见了这勇气有多大。

然而实际上整个情况都一目了然。“她一定非常关心！”

“啊，是这样。她确实很关心。可是，”巴拉斯小姐表示体谅地补充道，“好像你曾经怀疑这一点，对不对？”

斯特瑞塞似乎突然希望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当然这是问题的全部要点。”

“是呀！”巴拉斯小姐微笑道。

“这正是一个人出来的原因，”斯特瑞塞接着说，“这正是一个人逗留这么久的原因。这也正是一个人回去的原因。”他没完没了地说道，“这正是，这正是——”

“这正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她表示赞同，“这正是今晚上她像是只有二十岁的原因，无论从她的外貌和表现来看，无论从你的朋友吉姆的举动来看，这是她的另一个念头。目的是为了他，为了像年轻小姑娘一样无拘无束、妩媚迷人。”

斯特瑞塞态度冷淡地表示赞同。“为了他？为了查德？”

“为了查德，或多或少，自然，总是为了查德。但是今晚却特别为了波科克先生。”她见她的朋友仍然迷惑不解地圆瞪双眼，于是又说道：“是的，真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正是她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们眼前，这十分明显。“当纽瑟姆先生被他的姐姐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时……”

斯特瑞塞接着话头往下说道：“她夺走他姐姐的丈夫是微不足道的事吗？当然……微不足道。所以她夺走了他。”

“她夺走了他。”这正是巴拉斯小姐的意思。

“这一定很有趣。”

“啊，这一定有趣。”

然而这却使他们回到了原来的话题。“那么她一定很关心！”巴拉斯小姐对此的反应是发出一声含义无穷的感叹：“啊！”可能表示对他花费

这么多时间才习惯于此有些不耐烦。而她自己却早已习惯于此了。

第二十六章

就在这一周之内的一天早晨，当斯特瑞塞发觉这一切最终真的落到他头上时，他立即感到如释重负。这一天早晨他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他是从韦马希到他面前时的举动猜测到的。当时他正在那个小餐厅里一边喝咖啡、吃面包，一边反复思考问题。最近斯特瑞塞常在那里心不在焉地独自用饭，即使是在6月底，他仿佛也感到一股寒意，感到空气像旧日一样地战栗。就在这种气氛中他的印象却一反常情地完全形成了。与此同时这地方也因为他一人独处而向他传出新的信息。此时他坐在那儿，不断地轻轻叹息，同时又茫然地倾倒咖啡瓶，想象着韦马希如何忙得不亦乐乎。根据一般标准，带领他的同伴不断前行，这是他真正成功的地方。他还记得起初几乎没有一个供人闲坐的场所他能哄他穿过而不停留，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场所能阻止他匆忙前行。如斯特瑞塞所想象的那样生动有趣，他继续不断地匆忙前行，全是同萨拉一道，而且还制造了全部谜团——这谜团（无论是好是坏）包含着他自己的原则以及决定斯特瑞塞命运的原则。到头来可能情况只会是这样的：他们联合起来拯救他，而且就韦马希所关心的而言，救助他必须成为行动的起点。关于这件事，斯特瑞塞无论如何也会感到高兴，因为他需要的救助并不少，而又如此难以得到，以至从某些角度来看，仿佛是潜藏在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有时他严肃地思索，不知道韦马希是否会出于老交情以及可以想象得到的迁就，而为他规定较为有利的条件，有如他可能给自己规定的那样好。当然它们不会是相同的条件，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好处：他自己也许可以不用规定任何条件。

早晨他从来不会很晚才起床，但这天早晨他起来时发觉韦马希已经

外出回来了。韦马希往幽暗的餐厅里探望了一眼后，便走了进来，其举止不像平常那样随便。透过通向院子那一边的玻璃窗，他已看清楚室内别无他人。此时他那漂亮的身影似乎充塞了整个房间。他穿着夏装，除了他那白色背心显得多余而且过分肥大之外，整套装束对于衬托他的表情颇为有利。他戴着一顶他的朋友在巴黎还不曾见过的草帽，他的衣服纽扣眼里插着一朵非常新鲜、美丽的玫瑰花。斯特瑞塞一眼就猜出了他早晨的经历，提早一小时就起床了，在细雨淋淋的早晨，巴黎夏季最美妙的时刻里，因浪漫经历而流动不安，一定是同波科克太太一道去花市逛了一趟。在对他的这番想象中，斯特瑞塞确实知道，这是一种容易引起嫉妒的快乐。当他站在那儿时，他们原来的位置似乎正好打了一个颠倒。由于命运突然更迭，此时乌勒特来客的情绪相当消沉。这位乌勒特来客感到纳闷，不知道当初他眼中的韦马希，是否像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韦马希那样精神抖擞，得意扬扬。他记得在切斯特时他的朋友就对他说过，韦马希的神态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疲惫，然而肯定没有任何人比韦马希更不在乎衰老的威胁。无论如何斯特瑞塞绝不像那伟大时代的南方农场主——这些人最生动的形象特征便是他们的黑褐色面孔和宽大的巴拿马草帽。这想法使他感到很有趣，他进一步猜想，在韦马希看来，南方农场主这类人是萨拉喜爱的对象。他相信，她的情趣与购买这种草帽的念头正好一致，与她纤细的手指赐赠那朵玫瑰花一点也不矛盾。好像事情发生得很奇怪，他突然想到他从来不曾闻鸟鸣而早起，同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士一道逛花市。这位女士既不可能是戈斯特利小姐也不可能是德·维奥内夫人。实际上，他绝不可能一早起身去寻求艳遇。他突然想起这才是他的一般情况：他总是坐失良机，只因为他天性如此，而别人却能抓住时机，因为别人的天性与他的恰好相反，但是别人却显得有节制，而他却显得贪婪，别人赴宴大饱口福，而最终却由他来结账付款。他甚至会为他不大认识的人去上断头台。他觉得此时仿佛就像是站在断头台上一样，而且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之所以这样，好像是

因为他急于上断头台，他之所以这样，好像是因为韦马希如此得意扬扬。已经证明获得成功的是他为了健康和改换环境而做的旅行，这正是斯特瑞塞希望看到的，为此他仔细计划，竭尽全力。这一事实经他同伴的口而被吹得天花乱坠，其言辞中洋溢着令人感到温暖的仁爱之情，仿佛是积极锻炼所呼的暖气，而且略带急促、活跃的气息。

“一刻钟前我在波科克太太住的旅馆里同她分手。她要我告诉你，她有话要说，或者以为你可能有话要说。因此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来呢，而她却说她还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地方。于是我便自作主张地对她说，你见到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因此，你最好留在这儿等她到来。”

虽然根据韦马希的习惯这话说得有一点儿严肃，但是也相当客气。不过斯特瑞塞很快就感觉到，这语气轻松的话语中还包含着别的意思。它是理解已被承认的看法的第一条途径：它使他的脉搏跳动加快，它最终不过意味着如果他不知道他的处境，那么他只能责怪自己。他已经吃完早餐，便抛开此事，站起身来。有很多令人吃惊的事，但令人怀疑的事却只有一桩。“你也留在这儿吗？”韦马希的态度先前有些模糊。

然而在这个问题之后，他的态度并不显得模糊。斯特瑞塞的理解力也许从来不曾像此后五分钟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敏锐，看来他的朋友并不愿意帮助接待波科克太太。他知道她来访的情绪，但他与她来访的关系仅限于（可能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对此事略有促进。他认为，而且也让她知道，斯特瑞塞可能以为她也许早就应该来过这儿。不过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她早就等着机会拜访。“我告诉她，”韦马希说，“如果早就实行拜访的计划，那才是真正的好主意。”

“但她为什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呢？她每天都与我见面，只要她提出什么时候来就行了。我一直在等啊等啊。”他说这话的声音非常清脆

嘹亮，令人大为感动。

“是呀，我告诉她你在等待。而她也一直在等待呢。”他这话的奇特方式和语调表明，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热情恳切、花言巧语的新韦马希，这个韦马希接受了一种与他所背叛的任何意识都不相同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是由这种意识不知不觉造成的。他只是没有时间仔细劝说而已，而斯特瑞塞过一会儿才会明白其原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朋友想指出波科克太太采取的颇为宽宏大量的步骤，以便他反驳一个尖锐的问题。事实上，消除尖锐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最高目的。他注视着他的老同道的眼睛，这双眼睛从来不曾以如此默默无言的方式，向他表达如此友好亲切的信赖和充满善意的忠告。他脸上流露出他们彼此都理解的每一种表情，这些表情分别出现，而且最后都完全消失了。“不管怎么说，”他补充道，“她就要来了。”

考虑到有很多事实必须吻合，斯特瑞塞迅速将它们在脑海中分类。他立即看出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这一切十分有趣。也许正是这种观照的自由使他的情绪高涨起来。“她来干什么呢？来杀我吗？”

“她来是为了对你表示非常非常的友好，而我想要说的是，我非常希望你对她也同样友好。”

韦马希说此话时带有严肃告诫的口气。斯特瑞塞站在那儿，知道他必须采取欣然接受礼品的态度。这礼品就是亲爱的老同道韦马希自以为他已预见到的、因不能全部享有而略感心痛的机会，因此他像是把它放在小银餐盘上那样，熟练而灵巧但毫不炫耀地奉献给他，而他则要鞠躬、微笑、接受、使用并表示感谢，但没有人要求他卑躬屈膝而丧失尊严（这正是最好不过的一点）。难怪这老儿童容光焕发、得意扬扬。有

片刻时间斯特瑞塞感到仿佛萨拉就在外边来回走动。难道她是在停车门廊边徘徊而让她的朋友这样轻率地为她开道吗？他将会见她并且容忍这一点，那么一切事情的结果都会是圆满的。与其说他懂得任何人的意思，倒不如说他根据这种表示得知纽瑟姆太太所采取的行动。一切消息都从萨拉传至韦马希，但却从萨拉的母亲传至萨拉，而且毫不间断地传到他那里。“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而使她下定了决心吗？”过了一会儿后他问道，“她听见什么意外的消息从家里传来吗？”

听见这话后韦马希似乎更加严肃地注视着他。“意外？”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却变得很坚定，“我们要离开巴黎。”

“离开？这出乎意料。”

韦马希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并不是那么出乎意料。波科克太太来访的目的就是要向你作解释，事实上这并不出乎意料。”

斯特瑞塞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有什么优势（任何可以算得上是优势的东西），不过此时他生平第一次高兴地感到他获得了优势。他不知道（这很有趣）他是否像那些傲慢无理的人那样有这种感觉。“我向你担保，我将乐于接受任何解释。我将乐于接待萨拉。”

刚才还显得忧郁的眼神在他同道的眼睛里暗淡下去了，但这种眼神渐渐消失的方式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里面混杂着另一种意识——可以说是被花朵掩埋住了。此时他实在为它感到惋惜——可怜的、亲切的、熟悉的、忧郁的眼神啊！某种简单、明白、沉重而又空虚的东西从那眼神里消失了——他借以熟知他朋友的某种东西不复存在了。没有偶尔发作的圣怒，韦马希将不会成为他的朋友，然而爆发圣怒的权利（这在斯特瑞塞看来是不可估量的珍贵）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丧

失在波科克太太的手里了。斯特瑞塞还记得，他们刚在这儿住下不久，就在这同一个地点，他恳切地、预兆不祥地突然叫道：“放弃吧！”他记得如此清楚，以至感到他差一点儿就会同样叫出声来。韦马希玩得很愉快（这事实令他难堪），他当时在那儿享乐，在欧洲享乐，在他一点也不喜欢的环境的庇护下享乐。所有这一切都将他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使他无任何出路可寻——至少根据庄重的举止要求来判断，他无任何出路可寻。几乎任何人（但可怜的斯特瑞塞除外）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只是竭力进行辩解。“我不直接去美国。波科克先生和他的太太以及玛米小姐打算在返回之前做一些旅行。最近几天我们谈起如何结伴同行。我们决定在一起会合，于下月底乘船回国。不过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瑞士。波科克太太想观看风景，她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游览过。”

他很有勇气，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让斯特瑞塞自己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纽瑟姆太太给她女儿的电报是吩咐她立即歇手吗？”

听见这话后他略为庄重地回答道：“我一点也不知道纽瑟姆太太的电报。”

他两人眼光相遇，都注视着对方。就在这几秒钟发生了一件与这短短的时间不相称的事情。斯特瑞塞注视着他的朋友。不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话。而这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的，韦马希确实知道纽瑟姆太太的电报，否则他们为什么一道在比格伦饭店吃饭呢？斯特瑞塞几乎就意识到那餐饭是专门用来款待纽瑟姆太太的，因而觉得她一定知道此事，并且（如他想象的那样）对其严加保密，视为神圣。他依稀瞥见日常往来的电报、问题、答复、符号，并且清楚地预见到家里那位太太如此激动起来时会招致的花费。同样记忆犹新的是，他在对她的长期观察中发现的她为获得唱高调的某些技艺而付出的费用。显然她此时正在唱高调，

而想象自己是一个独立表演者的韦马希，确实是一个过分卖力的伴唱者，正勉强提高他那优美的天然嗓音。关于他的差事的全部情况似乎向斯特瑞塞表明，她此时赞成并且熟悉他的情况，而且至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她给以特别的照顾。他问道：“你不知道萨拉是否得到家里的指示，来打探我是否也要去瑞士？”

“我不知道她的任何私事，”韦马希尽可能果断地说道，“虽然我相信她的行动与我最尊崇的东西完全一致。”这话说得相当果断，但仍掩饰不住其虚假——因为言不由衷，要传达如此令人遗憾的内容。斯特瑞塞愈来愈感到他知道韦马希如此否认的一切，而他所受的小惩罚正是这样注定他撒第二个无关紧要的小谎。报复心最强的人能将别人置于什么样的尴尬境地呢？最终他从三个月前他肯定会被卡住而穿不过的通道里挤出去了。“波科克太太可能已做好准备回答你对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过，”他接着说，“不过……”他结结巴巴地支吾道。

“不过什么？不要向她提太多的问题？”

韦马希显得颇为宽宏大量，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他不禁脸红起来。“别做任何你会感到后悔的事。”

斯特瑞塞猜想他有什么话已到嘴边但没有说出口，然后却急转直下，直截了当，因而话音诚恳。他用的是哀求的语气，这在我们的朋友看来，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使他恢复了原貌。他们像第一天早晨在萨拉的客厅里那样心意相通，当时萨拉和德·维奥内夫人也在场，他们毕竟又意识到相互间的友好情谊。只是韦马希当时视为当然的反应此时却增加了十倍。这表现在他此时所说的话里：“我当然不必对你说我希望你与我们同行。”然而在斯特瑞塞看来，他话中的含义和他的期望却表达得俗不可耐，令人悲哀。

斯特瑞塞一边拍了拍他的肩头，一边向他道谢，却避而不答他被邀请与波科克一家同行的问题。他表示很高兴又看见他如此英勇无畏、无拘无束地一往直前。事实上，他几乎可以说是当场就向他道别：“在你动身前我自然还会见到你，同时我非常感谢你把我告诉我的一切安排得如此周到。我将在那庭院里来回漫步——最近两个月以来，我们常在那可爱的小院里随着我们情绪的波动而徘徊，意气昂扬或萎靡不振，犹豫不决或勇猛向前。请你告诉她，我将在那儿焦躁不安但兴奋异常地等候，直到她到来。别担心把我和她留下，”他笑道，“我向你保证，我不会伤她的感情。我认为她也不会伤我的感情，我的处境早就使我不计较伤害了。而且那也不是你所担心的事——不过别作解释！我们的情况都很好，这表明我们冒险取得成功的程度有多大。我们以前的情况似乎并不好，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很快就取得了进展，我希望你们在阿尔卑斯山玩得愉快。”

韦马希抬头望着他，仿佛是从山脚下向上仰望。“我不知道我是否真应该去。”

这是米洛斯自己的声音在倾诉他的良心，但却软弱无力，模糊不清！斯特瑞塞突然为他感到惭愧。他冒昧地说道：“恰恰相反，你应当去，朝一切令人愉快的方向走去。这些时间都很宝贵，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很可能不复再来。不要到了明年冬天在米洛斯时才自叹没有勇气游览这地方。”见他的同道表情古怪地圆瞪两眼，他又说：“别辜负波科克太太。”

“不辜负她？”

“你对她帮助很大。”

这句话韦马希听起来似乎觉得刺耳，它是真话，但说出来却不无讽刺意味。“那么我对她的帮助比你对她的大。”

“那正是你自己的机会和优势，同样，”斯特瑞塞说道，“我也的确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韦马希一直戴着宽大的巴拿马草帽。由于此时他离门更近，在帽檐的遮掩下他最后投来的目光又变得暗淡起来而且含有警告的意味。“我也知道！听我说，斯特瑞塞。”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放弃吧’？”

“放弃吧！”然而这话的语气没有往日那么强烈，它没有留下一点儿余音，便随着他离开房间而消逝了。

第二十七章

奇怪的是，大约一小时之后，斯特瑞塞发觉自己当着萨拉的面所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朋友丧失了表面上看来十分显著的特点。他自然指的是庄重的举止——好像这可爱的人已将其牺牲以换取别的好处——这当然只能由他自己去衡量。这好处可能就是他的身体比他初来时健康得多。这都平淡无奇，颇令人高兴，但相当庸俗。如果要谈这一点，那么可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的改善确实比可以想见的让他花费了代价的任何行为举止重要得多。“亲爱的萨拉，”斯特瑞塞不揣冒昧地说道，“你一个人在最近三周里给他带来的益处，相当于他在其余所有时间里获得的益处。”

说他不揣冒昧，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涉及的那些事情颇有些“不可思议”，而且由于萨拉的态度，由于她出现后引起的场合明显的转变，而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事实上她的到来确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不平常：她一到达那儿他就感到在场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与她在那小客厅里（在那里他每周大部分时间与韦马希进行的讨论已渐渐不如当初那么活跃了）坐下来，他就觉得模糊不清的阴影已消失得无踪无影。她终于来了，这是一件大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事实自动呈现在他的面前，尽管他自己已经颇为清楚地看见它。他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他向韦马希许下的诺言——在庭院里漫步，等待她的到来。在漫步中他获得了启示，有如看清了明灯照耀下的整个场景。她已经决定采取这个步骤，以便留给他思索和疑惑的余地，以便能对她的母亲说，她已经为他铺平了道路。这疑虑便是，他是否会认为她没有铺平道路，以及这番告诫有可能出自韦马希所持的超然态度。无论如何韦马希已经倾其全力——他指出消除他们的朋友的怨言是十分重要的。她很公正地对

待这个请求。正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她才庄重地坐在那儿。她纹丝不动，可是头脑里却在进行着周密的思考。此时她伸直手臂，紧握阳伞的长手柄，好像在地上插了一根旗杆，挂起了她的旗子。她小心翼翼，避免流露出紧张的情绪，她咄咄逼人但又泰然自若，只是静静地等待他开口。一旦他看出她来此并无任何建议，一旦他看出她所关心的是说明她来接受什么样的东西，疑虑便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她是来接受他的顺从，而且韦马希会明白地告诉他她并不指望别的东西。在这合适的阶段他仿佛看见五十样东西，还有她的主人，但他见得最多的一样东西便是他们那位焦急不安的朋友还没有获得要求掌握他的主动权。然而韦马希已经提出要求：她见到他时，他的态度应当温和。在她到达之前，当他在庭院里徘徊时，他反复考虑表现温和态度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但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如果他很温和，那么他就缺乏洞察力，不符合她的目的。如果她希望他具有洞察力（她做每一件事都要求如此），那么她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在他自己看来，他对太多的事情都洞察得一清二楚。因此她必须选择她所需要了解的那一件。

这件事最终被确定下来了，而且一旦这样，他们便掌握了局面。事情确定被一件一件地做完了。斯特瑞塞提起韦马希要离开巴黎的事，而这又必然联系到波科克一家同样的打算，于是一切都迅速变得明朗起来。这之后光线似乎变得非常明亮，在这炫目的光辉中，斯特瑞塞显然只能依稀看出这问题是由二者之中的哪一件引起的。在他们所处的狭小居室中，他们之间的间隔很大，仿佛曾经有东西突然被哗啦一声撞翻，里面的液体飞溅到了地板上。要求他服从的形式便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一件任务。“如果你吩咐他，他很快就会走。他以他的名誉对我担保他会这样做的。”在东西撞翻之后，有关查德的这句话说得既恰当又不恰当。他又添了一句，告诉她：她的弟弟这样说使他大为吃惊。在说这话时斯特瑞塞反复感到，他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坚定得多。最终看来

她一点也不古怪，而实在是通情达理。他很容易觉察出她在哪一方面强硬——为了她自己而强硬。他还没有认识到她是受到高贵的委派而强行干预的。她代表的利益远比她这可怜的小人物的利益崇高和明确得多，尽管这可怜的人儿表现出巴黎人的泰然自若。她有人支持的证据有助于他理解她的母亲施加的精神压力。她会得到支持，她会变得坚强有力，他一点也用不着为她担心。倘若他有心尝试，他会再次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由于纽瑟姆太太是最根本的精神压力，因而这精神压力的存在几乎完全等同于她本人亲自到场。也许不是他感到他在直接与她打交道，而仿佛是她一直在直接与他打交道。她通过她那伸长了的精神臂膀接触他，因而他必须考虑到她的这种情况，可是他却接触不到她，不能让她理解他。他只能接触萨拉，而她对他却不大理解。“你和查德之间显然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我想我总该多知道一些情况吧。他把这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了吗？”他笑道。

“你打算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吗？”她反问道。

对此他并没有做详细回答，只是在片刻之后说道：“啊，没问题。我的意思是，无论查德对你说什么都行。他推在我身上的一切我都承担。只是在我再次见到你之前我必须先见到他。”

她迟疑了片刻，但还是说出了口：“你再见我是完全必要的吗？”

“当然，如果需要我对任何事表示明确的看法。”

“你想要我继续与你会面，以便再次遭受羞辱？”她回敬道。

他久久注视着她。“你是从纽瑟姆太太那儿得到指示，要与我彻底决裂吗？”

“对不起，我从纽瑟姆太太那儿得到指示是我自己的事。你完全知道你自己得到的指示，而且你自己能够判断你执行指示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我只能这样说：反正你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我不愿受到羞辱，更不愿让她受到羞辱。”她说的话比原来预计的要多。虽然她住口不说了，但是她的脸色告诉他，他或迟或早都会全部听到。此时他确实感到听见这话的重要性。“你的行为，”她开口说道，仿佛是在解释，“你的行为就是羞辱我们这样的妇女吗？我的意思是，你的行为表明，在我们和另外那一个人之间，可以怀疑他的责任？”

他沉思了片刻，需立即对付的东西颇多，不仅有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暴露出来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当然它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责任。”

“你想说，他对另外那一个人有任何责任吗？”

“你是指对德·维奥内夫人吗？”他说出名字并不是要冒犯她，而是要再次赢得时间——他需要这时间来考虑比她刚才的要求更重大的另一件事情。一下子他就看出她的挑衅中所包含的一切。与此同时他尽力抑制自己喉咙里即将发出的近乎咆哮的声音。在他看来，波科克太太没有认识到查德身上的每一个具体变化，导致这一失误的每一件事，此时仿佛聚集成了一个疏松的大包袱，通过她这番话朝他脸上掷来。这打击令他喘不过气来。待他恢复过来后他才说道：“可是这女人既可爱又如此有益……”

“你竟然毫不脸红地把母亲和姊妹牺牲给她，让她们远渡重洋来此加深这样的感受，并且从你这儿获得更直接的了解。你怎么做得出来？”

是的，她就这样尖锐地指责他。但他却尽力挣扎，不落入她的掌握之中。“我认为我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通过精心策划干任何事。每一件事都难以同另一件事截然分开。你出来与我在你之前出来密切相关，而我出来是起因于我们的思想状况。我们的思想状况产生于我们古怪的无知、古怪的误解和糊涂，从那以后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光似乎引导我们获得一种也许可以说是更为古怪的知识。难道你不喜欢你弟弟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接着说，“你没有把所有发生的一切清清楚楚地汇报给你的母亲吗？”

毫无疑问，他的语气也向她传达出太多的含义。如果不是他最后那句质问直接帮助了她，情况至少也会是这样。在他们已经到达的阶段，一切都直接有助于她，因为一切都暴露了他身上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动机。事情发生的方式真奇怪！他看出，如果他更放肆一些，那么他就不会被认为那么荒谬可笑。使他遭受责难的东西正是他那安静、内向的性情；使他遭受责难的东西正是他考虑到这样的冒犯。然而对于萨拉对他的责难他一点也不表示愤怒，最终他只对她那愤怒的观点暂时表示妥协。她怒火冲天，出乎他的意料。如果他知道她和查德出现的情况，他可能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但在此之前，他认为他邪恶透顶的看法，对他拒绝接受她的帮助而表现出的异常惊奇，都必然显得过分。“我让你洋洋自得，”她回敬道，“自以为你所说的都是你干得很漂亮的事情。当一件事情被描述得这样可爱……”但她突然住口不说了，而她批评他的话却仍然响彻耳际。“你认为应该向她道歉——像对一个正派女人道歉？”

真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她说的话比他为了自己各种目的而不得不做的事更粗鲁，不过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同一回事。这事如此严重，但这可怜的女士却看得如此轻巧。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发出一种奇怪的微笑，

而且当时也只能微笑。片刻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巴拉斯小姐那样在说话：“她从一开始就使我觉得非常可爱。而且我一直在想，她甚至可能会使你感到相当新奇和美好。”

然而他说这话却只是给了波科克太太大肆嘲笑的绝好机会。“相当新奇？我衷心希望如此！”

“我的意思是，”他解释道，“她本来就有可能使你感到她非常和蔼可亲——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启示。她高尚、杰出，样样都出色。”

当他说这些话时，他意识到有点儿“矫揉造作”。但他不得不这样——不说这些话他就无法向她揭示事情的真相，而且他现在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了。然而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她对揭示出来的一面大肆攻击。“对我的‘启示’？我到这样一个女人面前来寻求启示？你还对我说什么‘出色’，你这个享有特权的人？可是你我都看见的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女人，却由于你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较而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受辱！”

斯特瑞塞竭力避免分散心思，不过他仍然对四周环视了一下。“是你母亲本人说的她坐在那儿受辱吗？”

可以说萨拉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非常“斩钉截铁”，以至于他立即就感觉出它的来源。“她托付我来决定如何表达她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感觉，并维护她个人的尊严。”

这正是乌勒特的那位夫人所说的话——他准会听见这话被说上一千遍，她在分手时肯定也是这样嘱咐她的孩子的。因此波科克太太一字不差地重复此话，这使他大为感动。“如果她的感觉真如你所说的那样，那就太可怕了。人们会认为我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我对纽瑟

姆太太的无限敬佩之意。”

“请问什么样的证据会被认为是你所谓的充分的证据？认为这儿这个人比她优越得多就是这样的证据吗？”

他又感到迷惑不解，于是等了一会儿才说：“啊，亲爱的萨拉，你不要再提这儿这个人吧！”

为了避免一切言语粗俗的反驳，表明他如何（甚至反常地）坚持他那无用的理性，他几乎以轻声悲叹的语气提出这个恳求。然而他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发出的最积极主动的宣言，而他的客人对它的接受也证明了它的重要性。“那正是我很高兴做的事。上帝知道我们不想要她！”她提高嗓音继续说道，“你要当心，别回答我有关他们生活的问题。如果你确实认为那是值得说的事，那么我真要恭喜你有这样的情趣！”

她所指的生活当然是查德和德·维奥内夫人的生活，她把他们二人这样相提并论，使他感到很不好受，但他别无他法，只好充分理解她的全部用心。然而这却有些不合逻辑，当他那几周之中高兴地观察这杰出的女人的具体行动时，他却为别人谈论这些行动而感到痛苦。“我认为她这人真不错，但同时我却似乎感到她的‘生活’实在与我毫无关系。使查德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的事才与我相关。难道你没有看见，所发生的情况是查德受到了多么美好的影响。这是布丁正被品尝的证据。”他试图以幽默的话语给以帮助，但没有成功，而她却似乎让他继续往下讲。他顺利地坚持下去，没有新的忠告也不碍事。他感到，在他与查德重新交流看法之前，他确实不应该坚定不移。然而他仍然能为这女人说好话，因为他明确地许下诺言要“拯救”她。但对她而言这并不是拯救的气氛，不过由于那冷淡的态度还在加强，其结果不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与她同

归于尽么？但最简单最基本的是，绝不放弃她。“我发现她身上的优点比你能耐心听我一一道来的多得多。你知道你以这样的言语说她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他问道。“她像你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承认她为你弟弟所做的一切，因此你闭眼不看事物的两面，以便在无论哪一面朝上时抛弃另一面。你必须允许我说，我真不知你如何坦率地抛弃离你最近的一面。”

“离我很近 —— 那类东西吗？”萨拉把头往后一仰，仿佛任何接近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这使得她的朋友只能对她敬而远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你能用荣誉担保，说你不喜欢查德幸运的发展吗？”

“幸运？”她重复道。事实上她已准备好了。“我把它叫作可怕。”

几分钟前她就表示要离开。她已经站在通向院子的那道门边，在跨门槛时她做出了这个判断。她的话音非常响亮，一时间其他一切都变得悄然无声。受此影响，斯特瑞塞几乎不敢大胆呼吸，他只能简单地表示承认：“啊，如果你这样认为……”

“那么一切都即将结束？那倒更好。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她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径直穿过院子。那辆把她从她的旅馆载到这儿来的低矮的马车，从院子那边的停车门廊下慢慢驶过来。她毅然奔向马车。她那决裂的方式，她那尖锐的答复，起初使斯特瑞塞却步不前。她像是拉开弓向他猛射了一箭，片刻之后他才从被箭射穿的感觉中恢复过来。这不是因为感到吃惊，而是因为感到更加肯定。等待他应付的情况已经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面前。总之，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她高傲而又轻松地猛力一跳，远远离开了他。在他能赶上她之前，她已经登上了马车。车轮

已经转动，他在半路上停了下来，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离去，而她却没有再看他一眼。对这问题他自己的看法是，可能一切都即将结束了。在毅然决裂时，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再次证实和加强了这个看法。萨拉消失在洒满阳光的街道上，而他却一动不动地站在灰色的院子里，继续凝视着前方，一切都即将结束了！

第二十八章

那天傍晚他去迈榭比大街的时间较晚，因为他有这样的印象：去早了没有用，而且在白天他不止一次询问过看门人，查德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留下任何口信。斯特瑞塞感到，显然在这紧要关头他可能有什么要紧事，使得他长留不归。我们的朋友到鲁第雷沃里路的旅馆去问过一次，但得到的答复是，那儿的客人全都出去了。斯特瑞塞考虑到他总会回去睡觉，于是直接走进了他的房间，可是他仍然不在。过了一会儿斯特瑞塞在阳台上听见时钟敲了十一下。这时查德的仆人进来看他是否又回来了。斯特瑞塞了解到，查德曾回来换晚餐礼服，但很快又出去了。斯特瑞塞等了他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怪的建议、劝解和认识，这是他在这番奇妙的经历结束时回忆得起来的特别重要的几小时之一。最聪明懂事的仆人巴蒂斯特安排好了光线最柔和的灯和最舒适的椅子供他使用。书页半裁的淡黄色封面的小说，有一柄象牙刀横插其中，在柔和的灯光下，就像农妇头上的刀形发饰。巴蒂斯特说，如果先生不需要别的东西了，他就请求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听他说完之后，斯特瑞塞似乎觉得灯光变得更加柔和。这晚相当闷热，因而一盏灯足够了。城市灯火通明，光芒万丈，一直照耀到很远的地方。从大街上发出的光辉，透过一连串的房间，使那排成长列的室内场景及各类物件隐约可见，并使它们显得更加气派。斯特瑞塞产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他曾独自一人在这儿逗留过，在这儿翻阅书籍、图画，而且当查德不在时曾呼唤过此处的精灵，但从来不曾在半夜三更待在这儿，也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近乎痛苦的欢乐。

他在阳台上逗留了很长的时间。他伏在栏杆上，就像第一天他刚来时看见小彼尔汉姆伏在栏杆上，也像那天小彼尔汉姆从下面往上看玛

米伏在她自己的阳台栏杆上。他重新走向房间 —— 有宽大的房门相通的前面那三个房间。他在室内转来转去，不时坐下歇息，同时尽量回忆三个月前这些房间给他留下的印象，想再次听见它们当时向他倾吐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再也听不见了，他以为这是他自己发生了变化的明证。从前他听见的只是他当时能听见的。此时他只好把三个月之前视为遥远过去的一个时刻。一切声音都变得更加混浊，其含义更加丰富，当他走动时，它们一齐朝他袭来 —— 以这种一齐发作的方式不让他得到安宁。奇怪的是，此时他感到悲伤，好像他来此是为了干什么错事；但同时他又感到兴奋，好像他来此是为了获得自由。然而自由是此时此地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这自由使他感觉到很久之前他失去的青春。今天他很难解释为什么他失去了青春，或为什么数年之后他对他失去青春仍然介意。每一件东西都具有魅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件东西都代表着他所丧失的东西的实质 —— 它使这东西能被获得，能被接触到，并在其从来不曾达到过的程度上成为一种感觉。这就是他那久已丧失的青春在这独特的时刻里所变成的东西 —— 一种奇怪的具体的存在，充满神秘，但又具有现实性，因而他能接触、品尝、闻味，并能听见它深深呼吸的声息。它不仅室内，也在户外的空气中。它存在于夏夜里，存在于从阳台上对巴黎夜景的久久观看之中，存在于从下面传来的、明亮的小马车发出的急速而柔和但又连续不断的辘辘声之中。这辘辘声总是使他想起他从前在蒙特卡洛看见的赌客们匆匆奔向赌桌的情形。当这景象浮现在他眼前时，他突然感觉到查德已经出现在他的背后。

“她对我说，你把一切都推到了我的身上。”他很快就谈到这个消息。这表明这年轻人好像愿意暂时让它这样。由于有终夜长谈的有利条件，其他事情便进入他们的话题，而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使得他们这次谈话一点也不匆忙急躁，而成为斯特瑞塞在他这番经历中最长、最散漫、最轻松的一次漫谈。从一早他就开始寻找查德，直到此时才见

到他。不过这耽误终于得到了补偿：他们能如此格外亲切地面对面交谈。当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经常会面。自从第一个晚上在剧院会面以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当面谈过他们的问题。然而他们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真正单独在一起，他们的谈话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只涉及他们自己。如果说许多事情都从他们面前掠过的话，那么可以说没有哪一件事能像那个有关查德的事那样给斯特瑞塞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斯特瑞塞经常为这桩事而万分感动，于是便将它记录下来：他幸福地回忆起每一件表明他知道如何生活的往事。这事实包含在他那愉快的微笑之中——

—— 当他的客人从阳台上转过身来迎接他的到来时，发现那微笑表现的愉快程度恰到好处。他的客人当场就感觉到，他们这次会面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证明这种才能。因此他对这令人赞许的才能心悦诚服。如果有人对这种才能不能心悦诚服，那么这种才能还有什么意思呢？幸运的是，他并不想干扰查德的生活。然而他充分地意识到，即使他要干扰，他也只能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结局。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把自己个人的生活从属于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他才能够坚强而充实地生活下去。然而尤其重要的一点，表明查德如何完全掌握了上述知识的迹象，便是一个人就这样不仅以适当的欢乐的心情，而且以狂热的发自本能的冲动，投入到他的洪流之中。因此他们的谈话还未到三分钟之久，斯特瑞塞便感到异常兴奋，而这种兴奋正是他在等待时就有的心情。当他观察他的朋友身上与此种兴奋之情相关的任何细枝末节时，这股感情的洪流便充沛得四处泛滥。这位朋友快乐之极的情形是这样的：他“放出”兴奋之情，或与此相关的任何感情，就像送走了待洗的衣物（家务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安排了）。简而言之，斯特瑞塞觉得这与洗衣妇把熨平机带回家的喜悦心情有相似之处。

当他详细讲述萨拉来访的情形时，查德十分坦率地回答他的问题。“我主动向她提起你，要她务必见你。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总共只

有十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第一次自由交谈，真正是她第一次与我打交道。她知道我也了解她对你所说的那些话，而且知道你没有做什么使她为难的事。因此我直截了当地为你说好话——让她相信你愿意为她效劳。我也向她保证为她效劳。”这年轻人继续说道，“我还告诉她如何与我随时联系。可她的困难是，她找不到她认为合适的时间。”

“她的困难是，”斯特瑞塞答道，“她发觉她害怕你。可是她一点也不怕我，这个萨拉。正因为她看出我专心思考这情形时如何烦躁不安，她才感到她最好的机会就是尽量弄得我坐立不安。我认为她很高兴看到你尽量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查德不同意这种看法。他问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究竟做了什么事而使萨拉害怕我呢？”

“你‘好极了，好极了’，确实如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在观看那场戏剧时所说的那样。这就十分有效地使得她害怕你。而使她更加害怕的是，她能看出你并不是有意为之——我的意思是，有意使她感到害怕。”

查德高兴地回忆起他当时可能有的动机。“我只想表示善意和友好，表示礼貌和体贴，而且我仍然只想这样。”

斯特瑞塞对他轻松愉快的说明报以微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由我来承担责任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这几乎可以完全消除你们之间的个人摩擦和怨恨。”

可是对友好这一概念的理解更趋完善的查德，却不愿意这样！他们一直都待在阳台上。白天的热气消退后，夜晚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他们轮流背靠着栏杆，一切都与椅子、花盆、香烟和星光和谐一致。“在我们同意一道等待和一道做出判断之后，那责任其实并不是你的。我对

萨拉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道做出判断。”

“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斯特瑞塞解释道，“我来这儿绝不是为了让你来替我承担责任。在我看来，我来这儿就好像负重的骆驼那样屈膝跪腿，以使背部便于接近。我以为你一直在做特殊的、个人的判断——对此我没有打扰你。我只希望从你那里最先得知你做出的结论。我不想要求更多的东西。我正洗耳恭听。”

查德抬头仰望天空，慢慢喷出一口烟气。“好啦，我已经明白了。”

斯特瑞塞等了一会儿才说：“我一点也没有干扰你。可以说自从头一两个小时我劝你耐心以来，我几乎没有对你讲过一句话。”

“啊，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那么我们两人都很好——我们的行动光明正大。我们给他们的条件最为宽大。”

“啊，”查德说道，“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由她们决定吧，由她们决定吧。”他两眼仍然盯着星星，一边吸烟，一边似乎要对此做出结论。他可能一直静静地在用占星术给她们算命。与此同时斯特瑞塞感到疑惑，不知道由她们决定什么，于是查德最终把答案告诉了他：“由她们决定干扰我还是不干扰我。在她们真正了解我的情况下，由她们自行决定，是否让我继续照我的样子生活。”

斯特瑞塞完全明白而且赞成这个看法。他知道他的同伴采用的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她们”，指的是纽瑟姆太太和她的女儿，意思一点也不含糊。显然这个代词不是指玛米和吉姆。这更使斯特瑞塞感到查德有他自己的见解。“可是她们已经做出了与此相反的决定，不让你照你的样子

生活。”

查德像刚才那样接着说道：“她们绝不会同意。”

斯特瑞塞也一边思索一边吸烟。他们位于高处，仿佛是站在道德评价的高位上，从那里可以俯视过去。“你知道，从来不曾有任何微小的机会使她们同意。”

“当然没有任何真正的机会。不过如果她们愿意考虑有……”

“她们绝不愿意。”斯特瑞塞已经得出了结论，“她们出来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她们不是想亲眼看一看你在干什么，而是想看我在干什么。由于我的该遭谴责的拖延，她们感到好奇的第一个方面不可避免地会让位于第二个方面。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而你又不介意我指出这令人反感的事实，那么她们最近特别感到好奇的是第二个方面，换一句话说，萨拉漂洋过海时，她们要追逐的正是我。”

查德专心地听着，并且心领神会。“看来这真是一桩麻烦事——我使你陷入了困境！”

斯特瑞塞又停顿了片刻，然后做出回答，似乎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内疚的因素。无论如何，他们又在一起了，因而查德打算把它当成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你找到我时，我已经‘陷进去了’。”

“哦，可是找到我的人正是你。”这年轻人笑道。

“我只是发现你已经走出去了。正是你发现我陷进去了。反正她们认为她们应该来，这不足为奇。而且她们对此感到很愉快。”斯特瑞塞说道。

“是呀，我设法使她们开心。”查德说。

此时他的同伴也同样为自己说了一句公道话：“我也这样。今天上午波科克太太与我在一起时，我也设法使她开心。例如她几乎像喜欢别的东西那样，对她不用怕我感到喜欢。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对她颇有帮助。”

查德对此非常感兴趣。“她非常非常讨厌吗？”

斯特瑞塞不同意这看法。“她是最重要的人物——她说话很明确。她——最终看来——容易了解。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知道她们肯定会来。”

“啊，我自己想见她们，因此如果是因为那……”查德仍然不怎么后悔。

这差不多全是斯特瑞塞想知道的。“那么她们来这里不正是因为你自己想见她们吗？”

看上去查德好像认为他的老朋友这样说真是太好了。“如果你被挫败了，你把这看成是你的失败吗？我亲爱的朋友，你被挫败了吗？”

他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问他是否受了凉或伤了他的脚。斯特瑞塞不断吸烟，过了片刻才回答道：“我还想再见她。我必须见她。”

“你当然必须见她。”然后查德迟疑不决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见母亲本人？”

“哦，你的母亲——那得看情况。”

仿佛这句话把纽瑟姆太太推到了很远的地方。尽管如此，查德却敢于到这个地方去。“你说那得看情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斯特瑞塞一边回答，一边久久地盯着他。“我说的是萨拉。虽然她同我决裂，可是我必须主动去见她。我不能那样与她分手。”

“那么她非常讨厌，是不是？”

斯特瑞塞又喷了一口烟气。“她不得不那样。我的意思是，自从她们感到不高兴时起，她们就只能……她就只能是我所说的那样。”他接着又说，“我们给了机会让她们高兴，她们走上前来四下打量了一阵，却不肯接受。”

“你可以把马牵去饮水呀！”查德建议道。

“正是这样。今天上午萨拉的心情很不愉快。借用你的比喻来说，她拒绝饮水，使得我们站在一旁深感绝望。”

查德稍停片刻后好像是为了安慰而说道：“当然她们一点儿也不大可能会感到‘高兴’。”

“是呀，我毕竟也不知道，”斯特瑞塞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已经尽量做出让步。但是毫无疑问，我的表演太可笑了。”

“有些时候，”查德说道，“我觉得你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忠实可靠，那似乎正是我所要关心的事。”

“我忠实可靠，但是我令人难以置信。我古怪、可笑——我甚至无法对我自己做出解释。”斯特瑞塞接着问道，“那么她们怎么能理解我呢？所以我同她们争吵。”

“我明白了。她们与我们争吵。”查德怡然自得地说。斯特瑞塞再次注意到这种舒适的心情，然而这年轻人却继续往下说道：“我照样应当感到万分惭愧，如果我不再次对你直说，你毕竟应该好好想一想。我的意思是，在不可挽回地放弃之前……”他好像出于体贴，不再坚持说下去。可是斯特瑞塞却想听：“把话说完，把话说完。”

“好吧，在你这样的年纪，而且……一切已经说了并且做了……母亲会照顾你，为你料理一切。”

查德说了出来，但自然有些迟疑不安，于是斯特瑞塞在停顿了片刻之后自己接过话头说道：“我的前途没有保障。我不得不表明照顾自己的能力微弱。她肯定会关照我，关照得好极了。她的财富，她的仁慈，以及她随时都愿意创造的奇迹。当然，当然，”他总结道，“还有那些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查德仍然在想另一件事。“你真的不介意……”

他的朋友慢慢朝他转过身来。“你要走吗？”

“如果你说你现在认为我应该走。你知道，”他接着说道，“六周前我就准备好了。”

“啊，”斯特瑞塞说道，“那时你并不知道我不这样认为！你现在准备好了，是因为你确实知道了。”

“可能是吧，”查德回答道，“不过我仍然要说实话。你说你全部承担，可是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会让你受罚呢？”当时他们靠着栏杆站在一起，斯特瑞塞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似乎希望能肯定他有足够的资金。然而正是围绕货物和价格的问题，这年轻人关于公平的观念不断加强

了。“请原谅我这样说，实际上你得到的结果是放弃你的钱财，很可能是一大笔钱。”

“啊，”斯特瑞塞笑道，“如果只是足够的数目，那么你仍然有理由这样说。可是我也要提醒你，你放弃的财富，不是‘很可能是’一大笔钱，而是肯定是一大笔钱。”

“相当正确，不过我已有一定数目了，”过了一会儿后查德答道，“但是你，亲爱的朋友，你……”

斯特瑞塞接过他的话头说道：“我一点也说不上有一定或不一定的‘数目’，但我仍然不至于挨饿吧。”

“啊，你绝不能挨饿！”查德冷静地强调道。于是在这愉快的气氛中他们继续交谈，尽管出现过片刻停顿，因为这年轻同伴可能在考虑可否此时此地就对这位年长者许下诺言以表示体贴：为年长者提供资金以避免刚才提到的那种可能性。然而他可能认为最好还是不说，因为又过了一分钟后他们已转到完全不同的话题上去了。斯特瑞塞插话，又提起查德与萨拉的会面，并问他是否在会面过程中出现了“发脾气”的情况。对这个问题查德的回答是，恰恰相反，他们彼此都一直彬彬有礼。他还说，萨拉毕竟不是那种会犯失礼的错误的女人。“你知道，她受到束缚。从一开始我就使她受到束缚。”他颇有远见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她从你那儿得到了那么多？”

“依照一般礼仪我当然不能少给，只是她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给她那么多，她不知不觉就开始接受了。”

斯特瑞塞说：“一旦她开始接受，她就开始喜欢这样！”

“是的，她很喜欢 —— 出乎她意料地喜欢。”然后查德又说道，“可是她不喜欢我，实际上她恨我。”

斯特瑞塞更加感兴趣了。“那么为什么她要你回家呢？”

“因为你恨人时你就想取胜。如果她把我困在那里，她就得胜了。”

斯特瑞塞紧接着说：“当然 ——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样取胜却不值得。如果一旦纠缠起来感到她可恶，并且可能到时候还会多少意识到自己可恶，那么你就会当场使她讨厌你。”

“啊，”查德说道，“她能容忍我，至少在家里能容忍我。我在家里就意味着她的胜利。她恨我留在巴黎。”

“换句话说，她恨.....”

“是呀，正是这样！”查德立即就明白了他要说什么。就这样，两人几乎都快要道出德·维奥内夫人的名字。然而虽然他们都没有把话挑明，但并不妨碍他们领会对方的意思：波科克太太所恨的正是这位夫人。而且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已有的认识：查德与她的关系极其亲密。他描绘自己被淹没她在乌勒特制造的感情纠葛之中，从而掀开了罩住这个现象的最后一道轻柔的帷幕。“我要告诉你还有谁恨我。”他马上接着说。

斯特瑞塞马上就明白了他指的是谁，但是立即表示反对。“啊，不！玛米绝不恨.....”他及时控制住自己，“任何人。玛米很美丽。”

查德摇了摇头。“这正是我为什么介意的原因。她当然不喜欢我。”

“你介意到了什么程度？你对她怎么办？”

“啊，如果她喜欢我，我就喜欢她。真的，真的。”查德说道。

他的同伴停了片刻后说道：“刚才你问我是否如你所说‘关心’某人。你引诱我因此而问你这同样的问题。难道你不关心其他某个人吗？”

查德在从窗口透过来的灯光下定睛注视着他。“不同之处是我不想关心。”

斯特瑞塞感到迷惑不解。“不想关心？”

“我尽量不关心，这就是说我已经尝试过，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你不应该感到吃惊，”这年轻人颇为轻松地说道，“因为你要我这样做，实际上我已经做了一些，可是你使我更加努力。六周之前我认为我已经走了出来。”

斯特瑞塞对这话完全理解。“可是你并没有走出来！”

“我不知道——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查德说，“如果我自己很想返回的话，那么我认为可能已经找到这条路了。”

“有可能，”斯特瑞塞认为，“但是你能做到的只是想干、要干！而且即使这样，”他又说道，“也只是在我们的朋友到来之后，你仍然想干、要干吗？”查德两手掩面，以极为古怪的方式擦脸，试图回避这个问题。然后他以既悲哀又滑稽可笑、既模模糊糊又模棱两可的声音，更为尖锐地问道：“你想吗？”

这种态度他保持了一会儿，最后他抬起头来突然说道：“吉姆真可恶！”

“哦，我并没有叫你辱骂或随便说你的亲戚。我只是再一次问你是

否准备好了。你说你已经‘明白了’，你所明白的就是你不能抗拒吗？”

查德对他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 这是他对感到烦恼的人露出的表情。“难道你不能使我不抗拒吗？”

“结果是，”斯特瑞塞好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继续严肃地说道，“我认为结果是，为你所做的事，多于我所看见的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做的事 —— 这人也许尝试过，但从来不曾做得如此成功。”

“啊，当然做了很多，”查德说得十分公道，“而且你自己也正在贡献力量。”

斯特瑞塞仍然没有注意他说的话，却继续说道：“可是我们那儿的朋友们却不愿意听。”

“对，她们就是不愿意。”

“她们要你回去的理由，可以说是，因为你断然拒绝和忘恩负义。而我的问题是，”他接着说，“我还没有找到与你一起断然拒绝的方法。”

查德对这话很欣赏。“既然你没有找到你的方法，我自然也没有找到我的方法，这就是困难。”说完后他又突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说她不恨我吗？”

斯特瑞塞有些犹豫不决。“她……”

“是的，母亲。我们说是萨拉，但结果是一样的。”

“哦，”斯特瑞塞表示不同意，“与她恨你不一样。”

迟疑了片刻后，查德巧妙地答道：“如果她们恨我的好朋友，那么结果是一样了。”话里透露出显而易见的实情，对此查德十分满意，感到别无他求了。在这里年轻人为他的“好朋友”所说的话比他直接说过的多，而且承认他们之间具有如此完全的一致性，以至于他可能会半真半假地加以否认。不过在一定的时候他会被涡流卷吸一样，摆脱不了他们之间这种一致性的关系。他继续说道：“而且她们也恨你，结果也很严重。”

“啊，”斯特瑞塞说道，“你的母亲并不恨。”

然而查德却忠实地坚持这一点——忠实指的是对斯特瑞塞的忠实。“如果你不警惕的话，她会恨你。”

“是呀，我确实很警惕，我现在仍然很警惕。这正是我要再次见她的原因。”我们的朋友解释道。

这话又引起查德提出同样的问题：“去见母亲？”

“目前只是见萨拉。”

“啊，你瞧！我一点也弄不明白的是，”查德疑惑不解而且无可奈何地说，“你这样做能获得什么呢？”

啊，这使他的同伴觉得真是说来话长，“我认为，这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你有别的特点，但是你一点想象力也没有，难道你看得出来？”

“我想我确实看出来了。”这正是查德感兴趣的想法，“可是你的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呢？”

“啊，相当丰富……”由于受到这样的责备，而且好像为了逃避事实，片刻之后斯特瑞塞起身离去了。

第二十九章

波科克太太来访之后的那个下午，他一直坐立不安。晚饭前他与玛丽亚·戈斯特利共度了一小时的时光。尽管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其他方面的事情上，但是他最近却根本没有怠慢过玛丽亚。这也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得出来：就在第二天同一个时候他又与她在一起，而且同样有意识地使她注意听他讲话。无论他怎样转换话题，他总要回到她忠实等待着倾听的那个话题上。然而总的说来，所有这些插曲都不如他此时要向她讲的那两件事那样生动，这两件事发生在他前次拜访之后不久。前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见过查德·纽瑟姆。因为这次谈话，那天上午他第二次与萨拉会面。“可是最后他们全都要走。”

她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过了一会儿才问道：“全部？纽瑟姆先生与他们一起走？”

“哦，还没有走！只是萨拉和吉姆以及玛米。但是为了萨拉，韦马希与他们一起走。真是太好了，”斯特瑞塞继续说道，“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这真是令人愉快的事。不过还有一件事也令人愉快。”他接着说，“你知道吗？小彼尔汉姆也要走。他当然是为了玛米。”

戈斯特利小姐感到奇怪。“‘为’她？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订婚了？”

“那么就说是为了我吧，”斯特瑞塞说，“为了我他什么事都肯干，正如我为了他任何事都肯干一样。或者说为了玛米，她为了我也肯干任何事。”

戈斯特利小姐颇为理解地叹了一口气。“你真会使人服从你！”

“从一方面看，这当然是好极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是一个平局，因为我不能使任何人都服从我。从昨天起萨拉就不服从我，虽然我很顺利地再次见到她。这事我会告诉你的。其他人确实都不错。依照我们那种好规矩，玛米确实必须要有一个青年男子。”

“可是可怜的彼尔汉姆先生必须有什么呢？你的意思是，他们都为了你而结婚？”

“我的意思是，依照这同样的好规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也无关紧要，我一点也不会担心。”

像以往一样她明白他的意思。“还有吉姆先生呢，谁为他而去呢？”

“哦，”斯特瑞塞不得不承认，“这事我可管不了。他通常是以四海为家。他的奇遇很多，据他说来，这个世界似乎对他不错。如他说，‘在这儿’，他有幸到处见世面，而他最精彩的奇遇自然是最近几天才发生的事。”

戈斯特利小姐已经知道了，于是立即就联想起来。“他又与德·维奥内夫人会过面？”

“他独自一人去的，就在查德举行晚会的第二天。我没有对你讲过吗？他与她一道饮茶。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像你自己那样！”玛丽亚微笑道。

“啊，可是他比我对她好得多！”见他的朋友对此表示相信，他又添枝加叶，与这绝妙女人对旧日的回忆完全吻合，“我很想办成的事就是

让她也去。”

“与这伙人一道去瑞士？”

“为了吉姆，也为了显得对称。如果两周能行的话，她就去了。”紧接着他表达了对她的新看法，“她已做好准备，干什么事都行。”

戈斯特利小姐听信了他的话。“她真是十全十美！”

“我认为她今晚会上到车站去。”他接着说道。

“为他送行？”

“令人难以置信地与查德一起，作为引人注意的一个目标。”仿佛这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她送行时举止从容、优美、无拘无束，但又显得那么愉快，使波科克先生感到有些困惑。”

他让她的形象一直保持在他眼前，以至招来他的同伴友好的评论：“简而言之，就像使一个更理智的人感到困惑一样。你真的与她相爱？”玛丽亚直截了当地问道。

“这事我知道或不知道并不重要，”他答道，“它对我们意义甚微，实际上与我们两个都毫无关系。”

“完全一样，”玛丽亚继续微笑道，“他五个人走，根据我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而你和德·维奥内夫人留下。”

“还有查德，”斯特瑞塞又补充道，“还有你。”

“哦，我！”她有点儿不耐烦地发出一声悲叹，其中包含的某种不平之鸣似乎要突然爆发出来，“我不留下似乎对我大有好处。听到你对我

讲述的这一切，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丧失的东西太多。”

斯特瑞塞迟疑了片刻后说：“可是你丧失东西太多，你将一切拒之门外，却是你自己所做的选择，不是吗？”

“啊，是的。不过这很有必要，就是说对你更有好处。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我似乎再也不能为你效劳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问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大帮助。当你停止……”

“那又怎样？”见他突然住口，她问道。

“唉，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现在别说啦。”

她思考了片刻后问道：“那么你愿意我留下？”

“难道我不是像往常一样待你吗？”

“你当然对我非常好，”玛丽亚说道，“但这是为了我自己。你知道，季节已晚，巴黎变得相当炎热而且多灰尘。人们纷纷离去，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别处，要我也去。可是如果你要我在这儿……”

她说话的口气表示她愿意听从他的吩咐。而他却突然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强烈感觉，不愿失去她。“我要你留在这儿。”

她的反应表明仿佛这些话正是她希望听见的，仿佛这些话给她带来了某种东西，弥补了她的损失。“谢谢你。”她简单地答道。然后她见他更注意地盯着她，于是又重复道：“非常感谢你。”

他们的谈话中断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两个月 —— 或不管

多久 —— 之前，你突然跑掉了，对不对？事后你对我说你为什么在外三周的理由，并不是实情。”

她回忆道：“我从来就不认为你会信以为真。不过，”她继续说道，“如果你没有猜测其中的缘故，那倒正是对你的帮助。”

听了这话后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并在室内空间许可的范围内慢慢走了一圈。“我经常在想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感到我能猜测出来。你能看出我对你很体贴，在此之前从来不曾问过你。”

“那么你为什么现在要问呢？”

“向你表明你不在时我是多么想念你，以及这对我有什么影响。”

她大笑道：“好像并没有产生任何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她又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猜测过实际情况，那么我就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猜测过。”斯特瑞塞严肃地说道。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那么我告诉你，如你所说，我跑掉了，为的是避免难堪，如果德·维奥内夫人向你讲了什么对我有损的话。”

他看上去好像有些怀疑。“即使是那样，你回来时也应该正视它呀。”

“啊，如果我有理由相信我给你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那么，”他继续说道，“你之所以大着胆子回来了，只是因为你猜测她已经手下留情？”

玛丽亚总结道：“我得感谢她。无论她受过什么诱惑，她毕竟没有离开我们。这就是我十分钦佩她的一个原因。”

“这也算是我钦佩她的一个原因吧，”斯特瑞塞说道，“但是她受过什么诱惑呢？”

“女人们会受什么诱惑呢？”

他思索起来，不过自然不用考虑很久便找到答案：“男人？”

“有了这个诱惑，她就可以将你据为己有。不过她后来看出，没有诱惑她也可以将你据为己有。”

“啊，将我‘据为己有’！”斯特瑞塞有点含糊其词地叹息道。“你，”他以优美的语调断言道，“你本来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利用它来将我据为己有。”

“啊，将你‘据为己有’！”她以他那样的语气随声附和道。“可是从你表达一个愿望起我确实已将你据为己有。”她语带讥讽地说道。

他站在她的面前，充满了这种愿望。“我要表达50个。”

这话确实引起她发出轻声叹息，但却有点儿不相关联。“啊，你瞧！”

就这样，在其余时间里，同时也好像为了向她表明她仍然能够帮助他，他回到了与波科克一家分手的话题，对她描述了他那天早晨的经

历。他的描述生动活泼，比本书的记叙精彩百倍。他在萨拉的旅馆里与她面谈了十分钟，这十分钟是通过不可抗拒的压力重新夺回的，来源于他已向戈斯特利小姐描述过的那段时间——他向她描述萨拉在他的住所与他会面结束时已同他永远决裂。那天早晨他未通报就去见她，发现她与一个女装裁缝以及一个女缝工在她的起居室里。她好像与她们颇为坦率地结完账，她们很快就离开了。然后他向她解释他如何在头一天晚上履行了他的诺言去看查德。“我告诉她，我愿意承担一切。”

“你愿意‘承担’？”

“如果他不走。”

玛丽亚等了片刻。“如果他走，那么谁来承担呢？”她高兴得有些令人反感地问道。

斯特瑞塞说道：“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承担一切。”

“我认为你这话的意思是，”过了片刻之后他的同伴说道，“你完全明白你现在丧失了一切。”

他又站在她面前，“也许结果确实是一样的。不过查德确实不要，因为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她能相信这看法，但像她通常那样，她要把它理解透彻。“他到底明白什么呢？”

“她们对他的要求。那已经够了。”

“这不是与德·维奥内夫人的要求完全不同，而且相形见绌吗？”

“对，完全不同，而且各方面都极不相同。”

“因此，可能尤其与你的要求完全不同？”

“啊，”斯特瑞塞说，“我要求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衡量，甚至弄不明白了。”

但是他的朋友却继续问道：“在纽瑟姆太太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待你之后，你还要她吗？”

他们的高尚格调从来不容许他们如此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位太太，但是并非完全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停顿了片刻。“我猜想，这毕竟是她能想象得出来的唯一方式。”

“这使你更想要她吗？”

“我已经使她感到非常失望。”斯特瑞塞认为这值得一提。

“当然，你已经使她失望，这很简单，我们早就明白。但是你还有直接弥补的办法。这不是同样简单明白吗？”玛丽亚继续说道，“真的将他拉走，这我相信你还能做到，不必再担心她失望。”

斯特瑞塞大笑道：“啊，那么我不得不担心你失望！”

然而她对这话几乎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你担心什么呢？我想，你还没有走出现在所处的位置来讨好我。”

“哦，”他坚持他的看法，“你知道，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分开，那是一个整体。这也许是如我所说我弄不明白的原因。”然而他准备重申：这一点也不重要，尤其是如她所断言，他还没有真正“走出

来”。“在紧要关头，她毕竟最后一次宽恕了我，给了我另一个机会。你知道，再过五六周她们才乘船回去。她承认她们没有指望查德与她们同行。最终是否与她们在利物浦会合仍然是查德的自由。”

戈斯特利小姐考虑后说道：“除非你给他自由，这怎么会是‘自由’选择呢？如果他在他这儿的环境中陷得更深，他怎能在利物浦与她们会合呢？”

“正如我对你所说她昨天让我知道的那样，他以荣誉对她担保，一定照我说的去做。”

玛丽亚睁大眼睛问道：“可是如果你什么也不说呢？”

听了这话后他像平常那样来回走动。“今天上午我确实说了话。我告诉了她我的答复——即听了他自己做出的许诺后我对她许诺的那些话。你记得，她昨天对我提出的要求是，就在当时当地做出保证使他立下这个誓言。”

“那么，”戈斯特利小姐问道，“你拜访她的目的就是表示拒绝？”

“不。你似乎会觉得奇怪，是去请求她再等一等。”

“啊，太软弱了！”

“说的完全正确！”他说话的口气有些不耐烦，但是至少在那方面，他却知道他自己的处境。“如果我软弱，那么我要把它找出来。如果我找不出来，那么我会感到安慰和小小的荣耀，自认为坚强。”

“我的判断是，”她回答道，“你将得到的都是安慰！”

“无论如何，”他说，“还有一个星期。如你所说，巴黎一天天变得炎热起来，而且多灰尘。但是还有更热和灰尘更多的东西。我不怕继续留在这儿。这儿的夏季一定有趣，如果不是表现在它温和的一面，那么至少也表现在它狂放的一面。夏天这地方更加美丽如画，没有任何时候能比得上。我想我会喜欢它的，而且，”他对她亲切地微笑道，“你总是在这儿。”

“哦，”她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留在这儿并不会成为这美丽景象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你周围我是最平常的。你知道，”她接着说道，“无论如何你可能不会有别的人了。德·维奥内夫人很可能会走，不是吗？还有纽瑟姆先生也是一样，除非你确实从他们那里得到保证说他们不走。因此如果你的打算为他们而留在这里，”她负责任地指出，“那么你可能会被丢在困境里。当然，如果他们确实留下，”她接着说道，“他们将成为美丽景象的一部分。不然的话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到别处去。”

斯特瑞塞似乎觉得这想法真令人高兴，但是片刻之后他却以谴责的口气问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一起走吗？”

她考虑后答道：“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对你未免太不礼貌了。”她又说，“不过现在很难说礼貌到什么程度才适合你的情况。”

“当然，”斯特瑞塞承认道，“我对他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正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可以自问，自己应采取什么样的举动才能完全与它匹配。毫无疑问，他们仍然需要确定采取哪种不至于相形失色的态度。”然后她直截了当地说道，“对他们来说，真正漂亮的举动便是退入更隔绝的环境，同时也请你加入其中。”听了这话，他注视着她，好像她突然为了他的利益着想而产生了烦恼。她接着说的那些话实际上

提供了部分解释。“真的，请不要害怕告诉我，是否现在吸引住你的是这座空城令人愉快的景象：绿荫下许许多多的座位，各种冷饮，清静静的博物馆，傍晚乘车去郊外的公园，我们那位美妙的女郎专门陪你一个。”她继续往下说道，“我猜想，如果说出来的话，最漂亮的事情便是查德自己要离开巴黎一些时间。从这一点来看，他不去看望他的母亲实在太可惜了。这至少可以占据你不在那儿的这段时间。”这个想法实际上使她停顿了片刻，“他为什么不去看望他的母亲呢？在这大好季节，即使有一周时间也行。”

“我亲爱的女士，”斯特瑞塞已准备好如何回答，对此他自己也颇感惊奇，“我亲爱的女士，他的母亲已经来看过他。纽瑟姆太太本月曾与他在一起，对他亲切至极。我肯定他完全感觉得到。他盛情款待她，而她也对他表示感谢。你认为他还会回去体验更多的亲情吗？”

过了一会儿她抛开了这个想法，“我明白了。这是你不提议做的事，也是你没有提过的事。你自然知道。”

他亲切地说道：“我亲爱的，如果你见过她，你也会知道的。”

“见过纽瑟姆太太？”

“不，见过萨拉。对我和查德来说，这可以帮助实现一切目的。”

她对此思索之后回答道：“这种帮助的方式真是太奇特了！”

“你知道，”他略作解释道，“情况是这样的，她满脑子全是冷冰冰的想法。萨拉冷冰冰地把这些想法丝毫不差地转告我们。因此你们知道她对我们的看法。”

玛丽亚听懂了，但有一点她却感到不清楚。“如果是这样，那么我

一直都没有弄明白的是，你对她有什么看法，我指的是你个人的看法。说到底，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她吗？”

他立即答道：“这正是查德本人昨天晚上问我的问题。他问我是否在乎这个损失——失去一个生活富裕的前途。”他急忙又补充道，“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

“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要请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并没有问你这个问题。我冒昧想问的是，你是否对纽瑟姆太太本人毫不在乎？”

“完全不是，”他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恰恰相反，从一开头我满脑子考虑的就是每件事可能会给她造成的印象，因而感到烦恼不安，忧心忡忡。我只对她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感兴趣。可是我却对她拒绝看而感到失望，正如她觉得我固执己见而对我感到失望一样。”

“你的意思是，她使你感到震惊，如同你使她感到震惊，是不是？”

斯特瑞塞思索了片刻。“我可能不大容易被震惊。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已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去迁就她，但是她寸步不让。”

玛丽亚指出这话的寓意：“因此你最终走到了反过来指责她的可悲阶段。”

“不，我只是对你讲而已。在萨拉面前我就像一头温顺的小羔羊。我已经退到只好把背往墙上靠的地步了。一个人被猛力推向墙边时，自然会站立不稳。”

她注视着他，过了片刻后说道：“被抛弃了？”

“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落到某个地方了，所以我想，我肯定是被

抛弃了。”

她默想了一会儿，但不是为了求得和谐一致，而希望弄得明白透彻。“问题是，我认为你已经令人失望……”

“我想，是从我刚到达之时起吗？我承认，我甚至使我自己感到惊奇。”

玛丽亚接着说道：“当然，我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与我令人惊奇这一点有……”

“可以这么说，”她大笑道，“如果你太敏锐，你就不会称之为‘我’！”她又说，“当然，你来这儿或多或少是为了那些令人惊奇的东西。”

“当然！”他很尊重这看法。

“但这些令人惊奇的东西都是针对你的，”她继续补充道，“没有哪一件是针对她的。”

他再次停下来站在她面前，好像她已接触到问题的要点。“这正是她的困难 —— 她不承认令人惊奇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说明她和表现她的事实，完全符合我告诉你的情况 —— 她脑子里充满了我所谓的冷冰冰的想法。她预先就按照她的想法把一切都规定好了，既为我也为她自己规定好一切。你知道，一经她规定，便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她要掌握的东西，她就把它装满、塞紧，如果你想取出一些或装入更多或不同的东西……”

“你必须把这女人彻底改造过来？”

“其结果便是，”斯特瑞塞说，“你已经从精神和理智上把她抛弃了。”

玛丽亚答道：“这似乎就是你所做的事。”

但是她的朋友却把头往后仰。“我没有碰她。她绝不让人碰。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看得那么清楚。她有她自己的完美气质，使人想到如果她的性格组成有任何变化，那就是一种错误。”他接着说，“无论如何，萨拉带我去接受或拒绝的正是你所谓的这个女人自己，她的整个精神和理智的存在或实体。”

这话引起戈斯特利小姐的深思。“真想不到在刺刀威胁下不得不接受这整个精神和理智的存在或实体！”

“实际上，”斯特瑞塞说道，“这正是我在国内所做的是。但是在那儿我却不知道。”

戈斯特利小姐表示赞同道：“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绝不可能预先就认识到如你所说的这个实体的大小。它隐隐约约地逐渐出现，在你面前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最后你看见了它的整体。”

“我看见了它的整体。”他心不在焉地附和道。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可能正注视着寒冷、碧蓝的北海海水中一座特大的冰山。“太美了！”他表情颇为奇怪地惊叹道。

然而他的朋友已习惯于他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毛病，却紧紧扣住话题。“使别人感到你没有想象力才是太美了。”

这话把他直接带回了原来的话题。“啊，确实如此！这正是我昨晚对查德所说的话。我的意思是，他自己就没有一点想象力。”

“那么看起来好像他毕竟和他的母亲有相似之处。”玛丽亚提示道。

“相似之处是，他使人如你所说‘感觉到’他。”他又补充一句，好像这问题很有趣，“但是一个人也会感觉到别人，即使他们有很多特点。”

戈斯特利小姐继续提示道：“德·维奥内夫人？”

“她有很多特点。”

“当然，她从前有很多。而且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她自己被感觉到。”

“是的，毫无疑问，结果是这样的。你知道……”

他很亲切地继续往下讲，但是她不听。“啊，我就不让自己被感觉到。因此不必确定我的特点。你知道，”她说，“你的特点多极了。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多。”

这话打动了她。“查德也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我说对了吧，尽管他不应当抱怨！”

“啊，他并没有抱怨。”斯特瑞塞说。

“那正是他所缺乏的特点！但是这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当他问我得到什么好处时。”

她停顿了片刻。“那么既然我也问过你，这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她又说，“啊，你有很丰富的想象力。”

然而有片刻时间他的思想却远离了这个话题。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却谈起别的事情。“可是纽瑟姆太太已经想象过，即曾经想象过，而且似乎仍然在想象我发现的东西有多么可怕。根据她特别强烈的感觉，我必定会发现可怕的东西。我没有发现，我不能发现，如她显然感觉到的那样，我不愿发现这一切。这就如她们所说，显然一点也不符合她的规定。这是她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令她失望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你本来应该发现查德可怕？”

“我本来应该发现这女人。”

“可怕？”

“发现她如同她对自己的想象那样。”斯特瑞塞停顿下来，仿佛他自己的表述对刻画那个形象不能增强丝毫效果。

与此同时他的同伴思索了片刻。“她的想象很愚蠢，因此结果一样。”

“愚蠢？啊！”斯特瑞塞说。

然而她却坚持她的看法。“她的想象卑劣。”

但他却说得好听一些。“只不过是无知而已。”

“极端无知，你还能找到比这更糟糕的吗？”

这个问题本来可能会难住他，但他却避而不答。“萨拉现在可不是无知。她坚持那个关于可怕的东西的看法。”

“但是她感情强烈——有时这本身是可行的。无论如何，在这件事

情上，如果否认玛米可爱行不通，那么至少否认她有益是行得通的。”

“我的看法是，她对查德有益。”

她似乎喜欢说得清楚明白。“你不认为她对你有益。”

然而他却毫不理会地继续说道：“这正是我要她们出来的目的——让她们亲眼看一看，是否她对他有害。”

“既然她们已经看了，她们不承认她有任何益处？”

斯特瑞塞此时承认道：“她们确实认为，总的说来她对我差不多同样有害。不过她们的态度自然是前后一致的，因为关于什么对我们两人有益的问题她们有明确的看法。”

玛丽亚十分敏感，此时把问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你来说，首先你要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消除掉，如果可能甚至把我从你的记忆中抹去，因为在她们眼里我肯定是一个十分讨厌而又可怕的怪物，消除我甚至比消除那个更明显因而不那么怪异的恶魔更重要，那个恶魔就是与你狼狈为奸的人。然而这件事相当简单。在最坏的情况下，你毕竟很容易把我放弃。”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毕竟很容易把你放弃。”这显然是反话，不必在乎，“在最坏的情况下，我甚至很容易把你忘却。”

“那么就说那是可行的吧。但是纽瑟姆先生该忘掉的东西更多。他如何做到的呢？”

“啊，又是这样的问题！那正是我要他做的事，正是我和他一起做并且帮助他做的方面。”

她静静地听着，而且完全理解，仿佛是因为对这些事实非常熟悉。她的思绪也连贯起来。“你还记得在切斯特和伦敦我们常谈到我如何帮你渡过难关吗？”她好像是在谈论遥远的事情，好像他们在她提到的那些地方度过了数周的时间。

“这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啊，由于你留下了这样一片空白，可能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你可能会彻底失败。”

“是的，我可能会彻底失败。不过你会帮助我……”

他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她等待着。“帮助你？”

“帮助我支持下去。”

她也在考虑。“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纽瑟姆先生和德·维奥内夫人可能会离开巴黎。你认为没有他们你能支持多久？”

斯特瑞塞的回答起先却是针对另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是，他们是为了离开我吗？”

她的回答却直截了当。“别以为我无知，如果我说我认为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他又注视着她。有片刻时间他好像处于极端强烈的思想活动之中，因而脸色也变了。但他却微笑道：“你的意思是，在他们那样对待我之后？”

“在她那样对待你之后。”

然而他听了这话后却大笑起来，又恢复了常态。“啊，不过她还没有干这事呢！”

第三十章

这之后又过了几天，他随便选了一个车站上火车，又随便选了一个站下车。不管会出现什么情况，反正这样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他是一时兴起而动身的，毫无疑问，动机十分单纯：花一整天时间去游览天气凉爽、四周一片碧绿的法国乡村。到目前为止他只是在长方形的画框中欣赏过法国乡村风光，对他来说，这多半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地方——小说的背景，艺术表现的手段，文学的温床，几乎同希腊一样遥远，差不多受到同样的景仰。根据斯特瑞塞的观念，浪漫传奇能由平淡的素材编织而成。甚至在（像他感觉的那样）有了最近那一番“经历”之后，有机会在某处看见某种东西使他想起朗比内的一幅小型画，他仍能感到兴奋。这幅是他多年前在波士顿的一家书画店里看见的。他一见即为之着迷，而且颇为荒谬地迄今难忘。他记得，他当时被告知这幅画的价格是所有朗比内绘画作品中最低的价格，但这个价却使他不得不承认他竟然这样贫困，根本不可能实现购买这幅画的美梦。他在那儿翻来覆去地盘算了一个小时之久。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与购买艺术作品有关的经历。这经历将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关于它的回忆，却因为和某一件事联系在一起而毫无道理地变得无限甜蜜。他本想购买的这幅朗比内的小型画于是便永远留存在他的记忆之中。这独特的艺术品曾使他一时之间竟违背了他谦卑朴实的天性。他知道，如果他再见到这幅画时，他也许会万分震惊。他从来也不曾希望时间轮盘将会把这幅画再次转到他面前，而且这画与他在波士顿雷蒙特街那个有天窗光线照亮的栗色书画室中所见到的完全一样。然而那将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倘若能看见这记忆中的艺术品分解为它原来的构造成分——重新回复到整个遥远时刻的自然环境之中：波士顿那个灰尘飘扬的日子，作为背景的菲

奇堡车站和那栗色书画室，碧绿的景象，荒谬的价格，白杨，垂柳，灯芯草，河流，阳光普照的银白色天空，覆盖着林木的地平线。

关于他乘坐的火车，他只注意到在离开郊区后它要停几次。在这可爱的日子里他随兴所至来决定在哪儿下车。他对这次旅行的计划是，他可以在任何地方下车，只要与巴黎的距离超过一小时以上的路程，并符合所需的特殊情调。火车行了80分钟之后，天气、空气、光线以及他的情绪全都变得十分有利。火车正好在他满意的地点停下来，他从从容容地下了车，仿佛是赴约会。如果注意到他的约会只具有那种已过时的波士顿风格，那么人们就会感觉到，在他这个年纪，他能以很小的东西自娱自乐。他没有走多远，就很快对守约感到信心百倍。这长方形的镀金画框摆脱了它四周的界限，白杨和垂柳、芦苇和河流（这河流的名字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自行组成了一幅图画，其构思巧妙无比，银白和碧蓝色的天空像涂了一层漆似的极富有光泽，左边是白色的村庄，右边是灰色的教堂，简而言之，他想要的全都在那儿：那就是特雷蒙街，法国，还有朗比内。此外他还能在里面信步漫游。他尽情漫步了一小时，朝覆盖着林木的天际走去。他要深入到他的印象和悠闲之中，再次突破它们的界限，抵达那栗色的墙。毫无疑问，这真是一个奇迹：不需要多少时间他就品尝到悠闲的甜蜜滋味。然而事实上，这却花费了他几天的时间，而且自从波科克一家离开以后这滋味一直都很甜。他走啊走啊，好像要向自己表明他现在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便转入岔路向一个小山坡走去，以便躺在坡上听白杨树发出的沙沙声。他就这样消磨下午的时光，这个下午也由于衣袋里有一本书而显得更加充实。从山坡上他能俯瞰全景，从而挑选出一家合适的乡村小旅店，以品尝真正具有乡村风味的晚饭，九点二十分有一辆火车返回巴黎。他想象自己在白昼将尽时，在有粗糙的白色桌布和铺沙地面增添气氛的环境中，吃煎得恰到好处食物，喝地地道道的葡萄酒，然后，他

可以随他的兴致在黄昏时分步行回到车站，或者乘一辆当地的马车，一路上同车夫闲聊。车夫自然会毫不例外地穿一件浆硬了的干干净净的宽大短外套，头戴一顶编织睡帽，与人交谈应答的天分极高，总之，车夫会坐在车辕上，告诉他法国人的想法，使他想起莫泊桑，正如这次郊游也偶然使他想起莫泊桑一样。与这景象协调一致的是，斯特瑞塞第一次听见他的嘴唇在法国空气中发出表达意图的声音，并且对他的同伴毫无畏惧之感。他害怕查德，害怕玛丽亚，害怕德·维奥内夫人，而最令他害怕的是韦马希——只要他们在城里聚在一起，他在韦马希的面前说话时，多少都会因为他的言词或音调而受罚。他通常受到的惩罚是，一开口就立即招来韦马希的白眼。

这些就是他此时尽情享受的自由，在他转向岔路朝小山坡走去时，正是这无拘无束的自由引起他无限遐想。而那白杨覆盖的小山坡确实非常亲切地等待着他，使他在树叶沙沙响的两三小时里感到他的思想是多么愉快。他感到成功，感到事物更加和谐，一切结果都符合他的计划。当他躺在草地上时，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想到萨拉已经走了，他那紧张的神经终于真正得到松弛。夹杂在这些想法之中的安宁之感可能只是虚幻不实的东西而已，但此时却一直伴随着他，将他送入梦乡约半小时之久。他拉下草帽遮住双眼（这草帽是他前一天才买的，使他联想起韦马希那顶草帽），又陷入遐想，回忆起朗比内的风景画。他好像觉得自己很疲倦——这不是因为步行，而是因为在过去三个月里他的思想差不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几乎不曾松弛过片刻。正因为如此，一旦她们离去，他就松弛下来，而且此时他已经松弛到底。他怡然自得地保持平静，因为在松弛到底时他想起的事使他感到安慰和快乐。这就是他告诉玛丽亚·戈斯特利他愿意继续留下的原因：夏天人口四处疏散后的巴黎，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阴云蔽日，宽阔如林荫道的凉棚在空中撑开，房屋的柱子和飞檐给他带来的压抑感已荡然无存。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一

直伴随着他，一点也没有衰减，就在说了这些话之后的第二天，为了证明他的自由，他在当天下午就去拜访了德·维奥内夫人。这之后隔了一天，他又去看她。这两次拜访所产生的影响，与她共度两小时的感觉，便使他感到充实和想经常去看她。自从他发觉自己受到来自乌勒特的无理猜疑之后，想经常去看她的大胆念头变得十分强烈，但又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未付诸实践。他可以在白杨树下沉思的一件事便是，使他仍然谨小慎微的特殊羞怯究竟来源于何处。此时他肯定已经驱走了这种特殊的羞怯感，如果它这周之内没有被除掉，那么它到哪儿去了呢？

事实上他此时感到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仍然谨小慎微，那么其中必有理由。他真正担心的是在行为上失去别人的信赖。如果太喜欢这样一个女人会有危险，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至少等到有权利喜欢她的时候。鉴于最近几天的情况，这种危险相当明显，但颇为幸运的是，这种权利也同样确立起来了。我们的朋友似乎觉得他在每一个场合都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利：总之他自问他如何能这样做而不立即让她知道——如果这对她无所谓，他不愿对她谈论任何令人厌烦的事。他平生从来不曾像在那句话中那样牺牲如此多的崇高利益，他从来不曾像对聪慧的德·维奥内夫人讲话时那样事前要为无关紧要的闲谈做好准备。直到后来他才回忆说，当他忘掉一切而只记住愉快的事情时，他几乎把他们谈到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后来他才回忆起，由于情调变了，他们连查德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在小山坡上时一直萦绕心中的一件事便是，与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他能愉快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情调，当他躺在山坡上时他想，如果试探她的话，她可能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情调，而且无论如何都可以相信她能使这些情调适合于各种场合。他想要她感觉到，因为他现在无动于衷，所以她自己也应该如此，而她已表明她感到是这样的，于是他表示十分感激，觉得他仿佛是第一次前来拜访。他们还有其他几次会面，但与此无关，好像有许多相当无趣的事情他们都可以略过

不谈，倘若他们早就知道他们确实有多少共同之处。是呀，他们此时确实略过这些不谈了，甚至不必表示感激，甚至不用动听地说“别提啦”！但令人大为惊异的是，不提他们之间发生的事，还有什么话题可谈呢。分析起来，可能只有谈莎士比亚和玻璃杯碗，但这却符合他似乎对她说过的这番话：“如果喜欢我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请别因为她们所谓的我为你‘做’的任何明显而笨拙的事而喜欢我——唉，岂有此理！为你选择的其他任何事而喜欢我吧。所以，根据同样的原则，别把我当成仅仅因为我和查德之间的令人难堪的关系而与你相识的一个人——顺便说一句，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东西吗？以你令人钦佩的眼力和信赖，请把我当作随时乐于想到你的人，无论我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需要满足的巨大要求，但是如果她没有满足这要求，那么她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共度的时光怎么会如此平稳、和缓而又迅速地消逝，而且溶解和化为快乐悠闲的幻觉呢？另一方面，他能认识到，在他先前受限制的情况下，他谨防那种失去信赖的可能性，并非毫无道理。

在这个漫游之日的其余时间里，他确实是继续待在那幅图画里（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情形）。因此，将近6点时，这漫游的魅力继续作用于他，而且变得空前的强烈。此时，他发觉自己在这个最大的村子里的一家小旅馆门前，正与一个头戴白帽、身材粗壮、嗓音低沉的妇女友好地交谈。这村庄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片白色和蓝色，蜿蜒曲折，有着铜绿色的背景，还有一条河流从它前面或背后流过——分不清何方是前，何方是后，尤其是在小旅馆花园的尽头处。在这之前他还有其他有趣的活动。抛掉睡意后他沿着同一高度向前走。他对另一个古老的小教堂赞不绝口，甚至妄想据为己有。这教堂有着陡峭的尖顶，它外面是暗灰蓝色，里面由石灰水涂得雪白，到处是纸花。他迷了路，后来又找到路。他和一些乡下人交谈，觉得他们比他所预料的世故一些。他一下子就变得口齿伶俐起来，毫无畏惧地讲起法语。下午晚些时候，在最远但

不是最大的那个村庄里的一家咖啡馆里，他喝了一杯味道很淡的黑啤酒。这啤酒颜色灰白，具有地道的巴黎风味。同时他却一次也没有越过那个长方形的镀金画框。而画框已经随人所喜为他尽量扩大，但那正是他的运气。最后他又回到了山谷中来，转身朝他原来出发的地点走去，以接近车站和火车。就这样他最终走到白马旅店的老板娘面前。她接待了他。她粗爽、敏捷，有如木屐咔嗒咔嗒地从石板路上走过。他同意吃烧烤小牛肉片，喝尾根汤，然后乘车而去。他已经走了很多里路，却不知道自已已经疲倦。不过他仍然知道他很快乐。虽然他整天一人独行，但他从来不曾获得像在他这一出戏中与别人交谈那样深刻的印象。他这一出戏可以看成是结束了，因为它的结局差不多到了，但是由于他的回忆给了它更充分的机会，它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面前。奇怪的是，他最终只好走出这出戏，才能感到它仍在上演。

因为这就是一整天里这幅图景的魅力的源泉 —— 从本质上来看，它比任何东西都像是一场戏，一个舞台，这出戏的气氛就在于垂柳的沙声和天空的色调。这出戏和戏中人物，在他至此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占据了他的全部空间，这似乎令人高兴，因为他们在如此的环境下，抱着这种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态度主动上场。仿佛这些环境不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出场，而且更使他们近乎自然并且十分得体，以至人们更容易并且更乐于容忍他们。这些环境如此明显地不同于乌勒特的环境，在他看来，当他与白马旅店的女老板安排一个愉快的高潮时，在这旅店的小院子里这些环境就表现出显著的差别。这些环境十分单调、简陋，但是它们是他所谓的“合适”的东西，比德·维奥内夫人那个古老、高大的客厅更合适。在她的客厅里游荡着帝国的幽灵。这“合适”的东西包含了许多他必须对付的其他一类东西：它当然显得古怪，但它的确是这样的 —— 其含义是完全的。他的观察没有哪一项不与实际情况吻合；没有哪一股更为凉爽的晚风不是这戏剧文本的词句。将其概括起来，此文

本只不过说的是：这些东西就在这些地方，如果一个人决定在其中走动，那么他不得不考虑他落脚的地点。同时就村庄方面而言，它们确实使人觉得是白色、蓝色、蜿蜒曲折，并且还有铜绿色的背景，无论如何这也足够了；在这件事情上，白马旅店的一堵外墙涂了一种未必可能有的颜色，从而显得分外突出。这就是令人感到有趣的地方——似乎说明这玩笑毫无危害，而且这图景和这戏剧似乎极其巧妙地融合在这好女人对她能为满足客人的胃口效什么劳的描述之中。简而言之，他感到自信。而这是总体感觉，并且正是他想要的感觉。即使当她说她刚为两个客人摆好餐具时，也不令人感到震惊。这两人和他不同，他们是乘他们自己的船从河上来的，半小时前他们曾经问过她，能为他们准备什么样的饭菜，然后又划船到前面去看什么东西去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如果他喜欢的话，可以去花园里看一看，虽然它不怎么好，那里面有许多桌子和板凳，她还可以为他倒一杯苦啤酒，当作他的餐前饮料。如果他愿意的话，在这儿她还可以告诉他能否找到车子送他去车站，而且不管怎么样，他还可以在这儿观赏这条河流的景色。

还可以随即提到的是，他可以观看任何东西，尤其是在这之后的二十分钟里去看一看花园边上的一个小巧、古朴的亭子。这亭子临河而立，已略有毁损，表明它吸引了许多人常去。亭子不过是一个略高于地面的平台，上面有两三个板凳、一张桌子、一道防护栏，还有一个高耸的亭顶。从亭子上可以俯视整个灰蓝色的河面。这条河流在前面不远处转弯，消逝在视野之外，但又从更远处显露出来。显然这儿是星期日和其他节日里人们常来玩耍的地方。斯特瑞塞在那儿坐下，虽然觉得饥饿，但感到安闲而舒适。眼前的流水、波纹，对岸芦苇的沙沙声，弥漫四周的凉意，系在附近码头边的几只轻轻摇荡的小舟——这一切使他业已获得的自信心陡然大增。山谷的远处是一片绿色的平地和明亮的珍珠色的天空。天空罩在一片经过修整的树林上，这片树林十分平整，就

像树棚一样。虽然村庄的其余部分分散在四周，但看上去却很空旷，令人想起停在河边的小舟。在这样一条河流上，还未拿起桨，船已随波逐流——而且漫不经心地轻轻划桨还能使人获得完整的印象。这种感觉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不知不觉地站起身来，然而这动作却使他重新感到疲倦。当他靠在一根柱子上继续远眺时，他看见一件东西，这东西立即紧紧吸引住他。

第三十一章

他看见的正是极为合适的东西 —— 沿着河弯前行的一条船，里面有一个手里握着桨的男子，船尾坐着一个手拿粉红色阳伞的女士。这出现得太突然了，好像这幅图景中所缺乏的这些人物，或者类似于他们的东西，此时随着缓缓的流水漂入了视野，有意使其达到完美的极点。他们慢慢地顺流而下，显然是朝着附近的码头而来，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面前，就像旅馆的老板娘已着手为其准备饭菜的那两个人出现在他脑海里那样。他立刻就看出这两人十分快乐 —— 这男子穿衬衫，这妇女大方而又美丽，他们高高兴兴从别处而来。由于对附近一带十分熟悉，他们知道这独特、清静之处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享受。随着他们越来越靠近，他们的情况也更加清楚地表露出来：他们是行家，熟悉这一带，而且常来 —— 这绝不是第一次。他依稀觉得他们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使他们更富有诗情画意，尽管就在他获得这印象的时候，他们的船却似乎开始朝远离目标的方向漂去，因为划桨的人让它随波逐流。尽管这样，此时它却越来越近，近到足以使斯特瑞塞想象得出，坐在船尾那位女士出于某种原因已经注意到他在那儿看他们。她已警觉地提到这一点，但是她的同伴却没有转过头来看。事实上好像我们的朋友已经感到她吩咐他不要动。她已经注意到什么现象，这使得他们的船摇摆不定，他们想尽量回避，与此同时小船继续摇摆。这情形产生的效果十分突然和迅速，以至斯特瑞塞看见后大吃一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觉他认识这位女士 —— 由于她移动她的阳伞来遮面，那伞变成了明亮景色中的一个美丽的粉红色小点。这实在是太巧了，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说他认识这位女士的话，那么使这件奇事巧上加巧的是，这位仍然背对着他并且尽量回避的先生，这首田园诗中不穿上装的男主角，这

位对她的惊奇做出反应的绅士，不是别人，正是查德。

查德和德·维奥内夫人像他自己那样，花了一天的时间游览乡村风光——虽然此事离奇古怪，有如小说和闹剧一般，他们游览的乡村与他游览的恰好是同一个地方，而她是隔开河面第一个认识到这奇妙的巧合，第一个感觉到这巧合所引起的惊愕的人。由于这件事，斯特瑞塞意识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她当时的发现甚至使船中两人更觉奇怪，她立即做出反应要控制这局面，于是与查德快速而又激烈地辩论露面的危险。他知道，如果他们能肯定他没有认出他们，那么他们就会不露声色，因此有片刻时间他犹豫不决。这好像是梦中突然出现的荒诞古怪的危机，只需几秒钟时间就会使人感到十分恐怖。于是双方都在揣摩对方，都在寻找理由以便像未经挑衅而发出刺耳尖叫那样打破沉寂。此时他似乎又觉得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以表示又惊又喜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共同遇到的问题。于是他大张声势，激动地挥舞帽子和手杖，并且高声叫喊——这场表演在引起反响后使他感到如释重负。小船在中流行走得快一些，这似乎很自然，与此同时查德半起半坐地转过身来，而他的好朋友起先有一点茫然和惊奇，然后开始高兴地挥动她的阳伞。查德又开始划桨，小船调过头来，空中充满了惊讶和欢乐。与此同时，如斯特瑞塞继续想象的那样，宽慰之感取代了可能出现的无礼行为。我们的朋友走到水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毕竟避免了无礼的行为——这无礼的行为就是他们竟然“伤害”他的感情，以为他不会知道。他等待着他们，但他意识到他的面部表情难以掩饰心里的想法：倘若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那么他们会继续划下去，不见不闻，不去吃晚饭，使他们的女主人感到失望。他们抵达码头后，他帮助他们登上岸。由于这奇迹般的意外相逢，其他一切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双方最终都把这看成是奇异的巧合。整个情形变得富有灵活性，完

全取决于如何对当时的情况做出解释。除了奇异之外，这情形为何这样紧张？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自然不大切合实际。事实上，这个问题只好在后来由斯特瑞塞自己暗自解答。后来他私下认识到，当时主要是他做出解释——因为比较而言由他来解释几乎不会有什么困难。同时无论如何他也会有这样一种担心：也许他们暗自认为这种巧合是他预先设计好的，如此费尽心机使其看起来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他们这样怪罪他的可能性一点儿也经不起推敲。然而不管怎样安排，这整个事件却是显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得不开口解释他为何在那里。否认意图是幼稚的，正如他出现在那里一样不恰当。双方摆脱困境最惊险之处在于，他在这件事情上幸好没有任何一点儿回避。就表面的东西和印象而言，这一类东西都不成问题。表面的东西和印象都是用以表明他们共同的可笑的好运，这情形的不大可能，这美妙的机缘：他们在离开时预订了饭菜，他自己没有吃饭，而且他们的计划、时间、回去的火车都完全一致，便于他们一道返回巴黎。而最美妙可喜的事（它引起德·维奥内夫人发出极其快乐的感叹：“真是太巧了！”）便是，当他们在餐桌边坐下来之后，他们的女主人告诉斯特瑞塞，送他去火车站的马车已经准备好。这也解决了他的朋友们的问题：这马车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这真是太幸运了！而最令人高兴的事则是，他能确定赶哪一趟火车回巴黎。听德·维奥内夫人讲，他们对火车班次（有些异常）不大清楚，这问题尚待解决。但是斯特瑞塞后来回忆起，查德当时却立即插话加以否认，嘲笑他的同伴粗心大意，并且说他早就知道该怎么办，尽管与她郊游了一天有些忘乎所以。

斯特瑞塞后来进一步回忆起，在他的印象中，这是查德唯一的一次插言。在继后的思考中，他还进一步想起，许多事情好像都吻合。例如其中一件事：这可爱的女人全用法语来表达她的惊奇和快乐，并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她对法语俗语的掌握非常娴熟，但是如他所说，却

使他难以听懂，因为她十分巧妙地不时从一个话题突然转换到另一个他难以完全听明白的话题。关于他自己的法语水平，他们从来不曾提及，这是她不允许谈论的事，因为对于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人来说，这话题只能令人厌烦。然而此时产生的结果却很奇特，掩盖了她的本来面目，使她回到了一个只会喋喋不休的阶级或种族，听其谈论使他在此时深受伤害。她讲英语带有外国口音，但很动听，也最为他所熟悉。当她讲英语时，他似乎觉得她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的人，真正由她个人垄断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这语言对她来说极容易掌握，然而其色彩和音调却不可模仿，纯属偶然的东西。他们在小旅馆的客厅里坐下来之后，她又谈到这些事情，好像知道其结果将会怎么样。为他们奇妙绝伦的意外相逢而惊叹的兴奋之情终于消散了，这自然不可避免。但这之后他的印象却更加完整——这注定会加深和趋于完整的印象是：他们有什么东西需要掩饰，需要应付。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关系，可以接受任何解释——如果原来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么经过他与波科克太太之间二十分钟的谈话就应该知道。然而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的看法是：这些事实具体说来与他无关，不过从必须了解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具有一种内在的美。这种看法能帮助他应付一切，而且为他提供了证据以反对蒙蔽。然而那天夜里他回到家里之后，他知道他最终既无准备又无证据。既然我们已经讲了他回家后的情况，那么作为回忆和解释，接着可以说他这几小时的真正体验，他在很晚时（因为他差不多到凌晨时才就寝）才获得的深刻见解，使我们注意到那最符合我们目的的方面。

此时他才基本上知道他如何受到了影响，但当时他只知道一部分。甚至在他们坐下来之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影响他的东西还有很多，因为他的意识虽然受到蒙蔽，但在这次旅行中却不时显得十分敏锐，这是他明显坠入了朴实、友好、放荡不羁的生活之中而获得的结果。然后他们把手肘放在餐桌上，叹息他们那两三道菜去得太快，于是

又添了一瓶酒来弥补。与此同时查德却东拉西扯地与女主人说笑，其结果是，空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虚构的故事和寓言，这样说不是为了简单地借用文学术语，而是指所说的话产生的结果。他们回避当时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们大可不必回避——尽管事实上如果他们不回避的话，斯特瑞塞也不知道此外他们还能做什么。甚至在半夜之后又过了一两个小时，斯特瑞塞仍然不知道，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在他的旅馆中，他不开灯，不脱衣服，坐在寝室里的沙发上凝视着前方苦苦思索，他仍然不知道。处在一个有利的观察点，他镇定自若地要尽量把一切弄明白。他看得很清楚，这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中包含着的仅仅是一个谎言，但是他现在能够客观的、有目的地找出这个谎言。他们是在谎言的伴随下吃饭、喝酒、谈话、嬉笑，颇不耐烦地等待马车，然后上车，平静下来，在愈来愈黑的夏夜里乘车行三四英里的路程。吃饭和喝酒是一种消遣，已经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谈话和嬉笑也是一样。在去车站的略为乏味的行程中，在车站上的等待，又遇上火车晚点，深感疲倦，在逢站便停的火车上静静地坐在光线昏暗的车厢里——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才准备好进行细致的思考。德·维奥内夫人的言谈和举止全是一场表演。虽然这表演在结尾时有一些减色，好像她自己也不再相信它有何意义，仿佛她问过自己，或者查德找了一个机会偷偷摸摸地问过她，这究竟有什么用，但是这仍然是一场相当精彩的表演。其实际情况是，总之继续演下去比半途而废容易一些。

从头脑冷静沉着这一点来看，这表演确实精彩，其精彩之处在于敏捷，在于自信，在于她当场做出决定的方式，尽管她没有时间与查德商量，也没有时间采取任何办法。他们唯一商量的机会可能是在船里，是在承认他们认出岸上的观看者之前的片刻时间，因为从那以后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单独在一起，而且必须默默无声地交流。斯特瑞塞印象最深并且最感兴趣之处是，他们能够这样进行交流——尤其是查德能使她知

道他让她处理一切。正如斯特瑞塞所知道的那样，他总是把事情留给别人去应付。事实上我们的朋友在思索中还在想，找不出任何生动的例子能表明他知道如何生活。好像他听任她说谎而不做任何纠正，好像他真要在第二天早晨来解释这个问题，正如解释斯特瑞塞与他自己之间的课题那样。他当然不会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中，男子必须接受女子的看法，即使是荒诞不经的看法。如果她带着不愿随便流露出的慌张神情，决定表明他们那天早晨离开，没有任何计划，只是打算当天返回——如果她估计有必要（采用乌勒特那儿的说法），那么她知道用什么办法最好。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却不可忽视，因为它们使她的办法显得奇怪——例如这个最明显的事实：她在小船中所穿的衣服和鞋子，所戴的帽子，甚至她手里握的那把阳伞，都不会是她那天出发时的穿戴和装束。为什么随着情绪愈加紧张她的自信心逐渐下降呢？夜幕降临时她连围巾也拿不出一条来添加在自己身上，连她自己也意识到她的外表与她讲述的那番话不相吻合，那么她的聪明伶俐一时到哪儿去了呢？她承认她觉得冷，但是只责备自己考虑不周，而查德也听任按她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她的围巾和查德的大衣，她的其他衣服和查德的其他衣服，他们头一天各自所穿的东西，都在他们自己知道的那个地方（毫无疑问，一个清静隐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二十四小时，并且打算在那天傍晚返回那里去；正是从那里他们才如此奇妙地被斯特瑞塞认出来，默然否认这个地方便是她这出喜剧的精髓。斯特瑞塞看出，她一瞬间就感觉到他们不能在他眼前期望返回那个地方，虽然坦白说来，当他深入思考这事时，他对这种顾忌的出现感到有些惊奇，正如查德同时感到的那样。他甚至猜想，她有这样的顾忌是为查德着想，而不是为她自己，而且由于这年轻人没有机会劝阻她，所以她不得不继续表演，与此同时他却误会了她的动机。

然而他仍然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在白马旅馆分手，他

也不至于祝福他们去河流下游他们小住的隐蔽之处。实际上他只好违背心愿地作假。尽管这样，他却感到，与其他事情的要求相比，这倒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他能正视其他事情吗？他有能力与他们一起妥善处理吗？而这正是他此时努力在做的事。但是由于有时间充分考虑此事，他的感觉（不仅要忍受主要事实本身，还得忍受其他一切）却将大部分努力都抵消干净了。最不合他的精神胃口的东西是，涉及作假的事情很多，而且假装得活灵活现。然而他从考虑作假的多少转而想到这场表演的其他特点：暴露了亲密关系的深刻真相。这就是他枉费心机苦思一夜时经常想起的问题：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亲密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希望它像别的什么样子？他感到可惜的是，这种亲密关系就像撒谎。在黑暗中，他以模糊不清为由来掩饰这种可能性，就像小女孩给她的玩偶穿上一件衣服，为此他几乎感到脸红。这并非他们的过失，是他要他们暂时为他把这可能性和模糊性分开。因此，当他们把这种模糊性（不管它如何轻微地减弱）给他时，他就不能接受么？还可以补充一句：正是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孤独和冷寂。四周处处都是令人难堪的事，但是查德和德·维奥内夫人却能感到安慰，因为至少他们能够一起商谈此事。可是他能与谁一起商谈这些事呢？除非总是（几乎在任何阶段）同玛丽亚商谈。他预见到，戈斯特利小姐明天又会来询问，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他有一点儿害怕她问这样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那么你究竟是怎样推测的呢？”最终他认识到，他确实一直尽量什么也不推测。然而事实上，这努力却完全白费了。他发觉他在推测不计其数妙不可言的事情。

第三十二章

斯特瑞塞不可能说他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确实期望如此，然而后来，就在那天上午，不迟于十点钟，他出门的时候，看见门房在他走时取出了一封特快专递信，这是门房在他的信件已经送上楼之后才收到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结果已经到来的第一个征兆。他一直在想，他很可能会收到来自查德的表明结果到来的初兆，而这肯定是那个初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就在他站立的地点，在大门口那股令人惬意的凉风吹拂下，他打开了这封快信，但只是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这年轻人此时要说什么。然而实际情况却远远超出了他仅满足好奇心的愿望。他开启这封短信的封口时并没有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原来这信根本不是这年轻人寄来的，而是那个他当时就觉得更值得了解的人寄来的。不管值不值得，他立即转身径直朝最近的电报局走去（这也是这条大街上最大的一个电报局），唯恐有什么耽误。他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他不在他有机会思考之前就去，那么他也许根本就不会去了。他把手放在外衣下部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握着那封蓝色信件，轻轻地而不是猛烈地把它弄皱了。他在大街上的电报局里写了一封回信，也是一封特快专递信。鉴于当时的情况，以及德·维奥内夫人来信的表达方式，他很快就写好了一封只有几句话的短信。她在来信中问他能否在那天晚上九点半去看她。他在回信中说：没有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他一定在她指定的时间到达。她在信中加了一句附言，其大意是：她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他，在他指定的时间去，如果他宁肯这样的话。但是他没有理会这句话，因为他觉得，如果他要去看她，那么其中有一半的价值是在过去看她的最佳地点看她。他可能根本不会去看她，这是在他写好信但尚未把它投入信箱之前的一个想法。他可能再也不见任何人了，他可能此

时就结束一切，听任事态自然发展（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使其得到改善），然后起身回家，趁他还有家可回。他考虑了几分钟的时间，很想做出这种选择，但最终还是把信投入了信箱，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情形对他产生了影响。

然而这情形不是别的，正是那普遍而又时刻存在的压迫感——这些机构中的气氛，站在“邮电局”这几个红字下的斯特瑞塞对此相当熟悉。广阔、奇异的城市生活的颤动，电报员拍发电文的打字声的影响，娇小、敏捷的巴黎女人（天知道她们在忙些什么，她们用可怕的、有针状尖头的公用钢笔在可怕的、散布着沙粒的公用桌上疯狂地书写）：这一切在解释问题太单纯的斯特瑞塞看来，象征着生活方式更紧张，道德更邪恶，国民生活更可怕的某种东西。想到他把信投入信箱后，也就是使自己站在可怕、邪恶、紧张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有趣。他在这大城市里与人保持通信联系，完全符合邮电局的一般情调。好像他接受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他的状况与他的邻居的活动是一致的，他与巴黎的典型情况完全融合在一起，他们也是一样，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又怎能不这样呢？总之，他们不比他更倒霉，他也不比他们更倒霉——如果不是更好的话。无论如何他已经办完了他那一团糟的事情，所以他走出去，并从那时起开始了他那一天的等待。他觉得他更喜欢的办法，是在最好的环境中看见她。这是这个典型故事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分。他喜欢她住的地方，整个画面每一次都与她周围那高大、清晰的环境匹配，每一次看见它都使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愉悦。然而此时他要不同程度的愉悦有什么意思呢？他为何不恰当而又合情合理地强迫她接受这情形可能给她带来的害处和惩罚呢？他本来可以像对萨拉那样，在他自己的客厅里冷淡接待。在这客厅里萨拉拜访时的冷淡气氛似乎仍能感觉得到，而那不同程度的愉悦却不存在。他本来可以提议在满是灰尘的杜伊勒里公园的一条石凳上，或者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尽头的

公园里廉价出租的椅子上会面。这些地点会有些令人生畏，不过仅仅令人生畏如今已算不上是邪恶。他本能地意识到他们会面时可能遇到的惩罚——他们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尴尬，他们会招来某种危险，或者至少某些严重的麻烦。这使他产生一种感觉（这感觉是精神所需要的，倘若没有它精神就会痛苦和叹息）：有人在某处以某种方式接受处罚，他们至少不是全都一起漂浮在免受惩罚的银色溪流中。但是如果全然不是这样，晚上去看她，好像——正是这样——好像他也同别人一样在漂流，这就很少与惩罚形式有相同之处。

然而即使他感到这种异议消失了，实际上差别却很小。在他那段很长的间隔时间里，这种态度渐渐得势。如果他就这样与邪恶为伍继续生活，那么事实将证明这比人们预先设想的要容易得多。他回想起他的老传统，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那个传统，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活它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这个传统观念是：罪人的情形，或者至少是罪人的幸福，会遇到某种特殊的困难。但此时他感觉到的却是它的舒坦——因为实际上似乎找不到更加舒坦的事情了。这种舒坦他在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颇有体验：随心所欲；不把这事当成困难而加以掩饰（无论用任何东西加以掩饰）；不去看玛丽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为了进行掩饰，只是无所事事，到处闲逛，吸烟，坐在阴凉处，喝柠檬水，吃冰块。天气变得很热，最后竟有雷鸣。他不时回到他住的旅馆，发现查德没有来过。自从离开乌勒特以来，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游手好闲，虽然有几次例子曾有过类似的感觉。此时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闲散，对于后果不加考虑，也毫不在乎。他几乎感到迷惑，自问是否显得意气消沉，有失体面。当他坐在那儿吸烟时，他产生了种荒诞的幻觉，仿佛看见波科克一家偶然地或有目的地回来了，他们从这条大街上走过，看见他此时这副模样。看见他这个样子，他们显然有各种理由诬蔑中伤他。然而命运并没有施行那样严厉的惩处：波科克一家没有经过那里，查德

也没有露面。斯特瑞塞继续推迟会见戈斯特利小姐的时间，打算一直推迟到明天。当天傍晚，他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泰然自若，闲散舒坦到了极点。

最后到了九点和十点之间，在这高大、清晰的图画里（最近几天他好像一直在画廊里走动，看一幅又一幅巧妙的绘画作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幅画从一开始就这样呈现在他面前，使他感觉他那舒适闲散的气质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他本来就不必负责——事实明摆在那儿：她请他去就是要让他感觉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舒适的心态（舒适的心态已经培养起来了，难道不是吗？），认为他的苦难（萨拉留在这儿的几周以及他们关系紧张的时期他经受的苦难）已经安全度过，并且已经抛在身后。难道她不正是希望能使他确信：她全都理解，他再也不用担心，只是满足现状并且继续慷慨帮助她而已。她那美丽的、布置整洁的房间光线暗淡，但是合适，正如那儿的每一样东西都总是相当合适那样。炎热的夜晚不宜点灯，但是壁炉架上有一对蜡烛发出闪闪烁烁的光辉，就像神坛上的细长蜡烛那样。窗户都是打开的，窗帘轻轻摆，他再次听见从空旷的庭院里传来的喷泉发出的轻微水声。在这水声之外，好像从很远的地方——越过庭院，越过前面的正楼——传来激动而又令人兴奋的、巴黎市区模糊的嘈杂声。斯特瑞塞一直沉湎于突如其来的幻想，这些幻想都与这样一些东西相关：很奇怪地突然产生的历史意识，无根据的大胆设想与预测。如此这般，在这伟大历史日期的前夕，革命的日日夜夜的前夕，有声音传来，这是预兆，是刚爆发的开端。它们是革命的气息，是公众情绪的气息，或者说就是鲜血的气味。

此时竟然会有这样一些联想不断浮现在脑海里，这真是奇怪得难以用言语描绘，他想不揣冒昧地用“微妙”一词来形容。但是毫无疑问，这

是空中雷鸣的影响所造成的。这雷声响彻了一整天却滴雨未下。他的女主人穿的好像是适合雷雨天的衣服，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的想象：她应当穿最朴素、最凉爽的白色衣服，其式样很老，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罗朗夫人上断头台时肯定穿的是这样的衣服。这效果巧妙地被围绕胸部的一条黑色小巧的纱罗巾大大加强，像是点睛的神秘笔触完成了一幅哀婉、高贵的肖像画。这可爱的女人接待他，以巧妙的手腕既亲切又庄重地欢迎他，在她那宽大的房间里转来转去，光滑明亮的地板映照着她的身影。此时可怜的斯特瑞塞事实上几乎不知道他回忆起了何种相似的形象。关于这个地方的那些联想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在柔和的灯光下，玻璃、金漆和木地板闪闪发亮，以她的文静少言为主调，这些东西最初显得那么精美纤巧，仿佛都是幽灵。他很快就确信，无论他认为他为何而来，反正都绝不是为了他以前不曾有过的印象。他从开头就有的这个信念，似乎十分独特地向他简单明了地证明，周围这些东西会帮助他，而且确实会帮助他们两人。不，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他肯定见不到与它们有丝毫相似之处的任何东西了。他很快就会去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地方，在那思想受压抑的环境中，能有一个小小的纪念物以供回忆和想象，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预先就知道他会回忆起最深刻的感受，就像回顾他亲手接触过的古老、古老、最古老的东西。他也知道，甚至当他把她看作特征中的特征时，他也不可能不回忆和想起她。她可能有自己的打算，但是这却超越了她的任何打算，因为遥远时代的东西（历史上的暴政，具有代表性的事实，画家所说的表现的价值）都给了她最难得的机会，无忧无虑并且真正奢侈的少数人的机会，在伟大的场合显得自然而又纯朴的机会。与他在一起时她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美丽动人，如果说这是最巧妙的手腕，那么（结果也会一样）最终却不会证明对她不利。

真正绝妙的东西，是她变化莫测却又无损于她的单纯的方式。他确

信他感觉到她的变化无常 —— 这是比其他一切都更坏的习气，但是对她做出这个判断却有利于安全交谈，比他在过去各种交谈中必须考虑到的东西都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说她目前的样子完全不同于前一天晚上她出现在他面前的样子，那么在这变化中根本没有粗暴无礼的东西，却全是和谐与理智。此时在他面前的人是一个温和而又深沉的人，而在他们首次会面直接提到的那个场合，他所看见的却是一个充满行动、浮于表面的人。但是她表现出的这两种特点都十分显著地与当时的场合相匹配，这也与他所懂得的他将听任她处理事情完全一致。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他将听任她处理一切，那么她为何又请他去呢？对此他预先已有自己的解释，认为她可能希望更正什么，并以某种方式解决她最近以为他轻信而加以欺骗的问题。她是想继续欺骗还是将其完全忘却呢？她想多少加以漂亮的粉饰还是索性置之不理呢？他不久至少会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她多么富有理智，她并没有羞愧得粗俗不堪。因此他觉得他们那个杰出的“谎言”（查德的和她的谎言），毕竟只有一种不得不表现的高雅情趣，而他不可能希望他们不表现。离开他们之后，在深夜里思索时，他似乎对他们那么多弄虚作假的表演有些畏缩。但在此时的情况下他却自问，如果她打算把那些喜剧表演收回，他会感到高兴吗？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高兴，然而他能再一次，而且也许又一次相信她。这就是说，他相信她欺骗得正确，当她表现事物时，老天知道为什么，丑陋之处全都不在了，而且她采用自己的技巧表现它们，只不过触及它们一下而已。总之，她让这事原封不动，仍然保持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的那个位置上；她似乎只是恭敬地、小心地、近乎虔诚地围绕它转圈，与此同时她却谈到另一个问题。

她知道她并没有真正欺骗他。前一天晚上，在他们分手之前，这件事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已经不言而喻。由于她请他去是为了了解这事可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交谈五分钟之后就意识到她在试探他。

在他离开他们之后，她和查德已经商量好，为了使她自己感到满意，她要弄清这影响究竟有多大。查德像通常那样，听任她去处理。查德总是听任别人为所欲为，只要他感到这样做多少对他有利。奇怪的是，在这些事实面前，斯特瑞塞感到自己甘愿顺从。于是他们再次给他造成这样的印象：引他注目的这一对人关系十分亲密，他介入其中完全有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最终他必须接受这事所产生的后果。由于他的直觉和错误，他的让步和保留，他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充满矛盾的怪人。在他们的眼里，他似乎既勇敢又胆小，既有一般的巧妙手段又十分天真单纯，这几乎成了加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条额外的纽带，确实是供他们相聚的、无法估价的基础。当她比较直接地提到有关的事情时，他好像听见他们谈话的语调。“你知道，最近那两次你在这儿时，我从来没有问你。”她突然转换了话题。在这之前他们装模作样地只谈昨天的愉快以及他们对那片乡村景色的兴趣。这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她邀请他来并不是为了谈这些东西。她还提到萨拉走后，他来看她，谈到了一切必须谈的事情。她当时没有问他如何支持她。她的精神支柱是查德对她讲述的他和查德在迈榭比大街夜半交谈的情形。因此，通过回忆这两次的情形（当时她宽厚仁慈，态度客观，没有给他带来烦恼），她引入了此时她想谈的话题。今晚她确实要麻烦他，恳请他让她不揣冒昧地麻烦他一次。如果她使他感到有一点儿厌烦，他是不会在乎的，因为她毕竟行为举止非常非常得当，不是么？

第三十三章

“啊，你很好，你很好。”他几乎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之所以不耐烦，不是因为她施加的压力，而是因为她的顾忌。他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她和查德商谈此事的态度，愈来愈明确地认为她对于他能“容忍”什么问题感到很紧张。是的，他是否“容忍”他在河边看见的那个场面。虽然那年轻人肯定认为他会帮他们掩饰，但她最后表示的意见一定是：她要亲眼看见的确是这祥，才会感到放心。一点儿不错，正是这祥，她确实亲自在看。就这样他能容忍的东西在这些时刻就有利于他自己。当他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他必须振作起来。他想表现出他会尽可能容忍一切的样子，而不显得心慌意乱，他一定要控制住局面。她已做好一切准备，而他也准备得很充分。在某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他们两人中准备得更充分的一个，因为虽然她聪明伶俐，但她不能当场说明她的动机（这真令人惊奇）。对他有利的是，他说她“很好”，这就给了他机会提出询问。“我很高兴来这里，请问你是否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要对我讲？”他说这句话，仿佛因为她已经看出他在等待她开口。他并非感到不安，而是很自然地对此感兴趣。然后他看出她有一点吃惊，甚至对她忽视的这个细节（唯一的一个细节）感到奇怪，因为她以为他知道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略去一些话不说。然而她朝他看了一眼，好像是向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想要知道一切……

“自私而且庸俗 —— 你一定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你已经处处在帮助我，可是我却好像不知足，”她说，“不过这不是因为我害怕，虽然作为一个处在我这种地位的女人，我自然会感到害怕。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生活在恐惧中 —— 不是因为这样才使人变得自私，因为今晚我就要告诉你我并不在乎。不在乎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也不在乎我可能丧失

的一切。我不求你再给我任何帮助，也不想对你说以前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些事，不管是我的危险还是安全，或者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可能会与他结婚的姑娘，他可能得到或丧失的财产，他可能做对或做错的任何事情。如果在得到你的帮助后，一个人仍然不能照顾自己或者干脆缄口不言，那么这个人必须放弃获得关照的要求。正是因为我确实关心这件事，所以我仍然紧紧抓住你不放。”接着她问道，“我怎能不在乎我给你留下的印象呢？”见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又问道，“如果你要走，是因为你必须走吗？你不能留下来以免我们失去你吗？”

“不回家而与你们一起在这儿生活？”

“不是与我们住在一起，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她十分动人地说道，“而是住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当我们感到必要时，便可以看望你。有时我们很想见到你。”她接着又说，“最近这几周我经常都想见到你，可是又不能，我感到你就要永远离开我们了，此时我怎能不想念你呢？”好像他没有料到会听见她说得如此直率和恳切，他明显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因此她继续说道：“你现在的‘家’在哪儿？家里情况怎样呢？我使你生活发生了改变，我知道是这样的。我还搅乱了你头脑里的一切想法，搅乱了——我该怎么说呢？——你关于正派与合适的观念。这使我厌恶……”她突然住口不说了。

然而他还想听下去。“厌恶什么呢？”

“一切，生活。”

“啊，太多了，”他大笑道，“或者太少了！”

“太少了，说的完全正确。”她急切地说道，“我所憎恨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想到，为了快乐，我从别人的生活中拿走了那么多，但是即

使这样我却仍然不快乐。这样做欺骗了自己并堵住了自己的嘴巴，但是得到的却很少。可怜的自己总是在那儿，总是使人多少产生新的忧虑。结果得到的并不是快乐，根本不是快乐，一点儿也不是快乐。唯一可靠的是给予。它最不会欺骗你。”她这番话说得既有趣又动人，而且特别诚恳。然而她却使他感到迷惑和烦恼——她的恬静安详竟然变成了如此强烈的震动。他感觉到他以前与她在一起时所感觉到的东西：在她的外表下面总是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在这些东西后面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在其他东西后面还有更多其他东西。“至少，”她又说，“你知道你的处境！”

“那么你也确实应该知道，因为不正是你所给予的东西把我们这样聚集在一起的吗？正如我让你充分知道我所感觉到的那样，你赠送的是我所见到的最宝贵的礼物。如果你对你的表现仍然感到不满意，那么毫无疑问，你生来就是一个自己折磨自己的人。”他总结道，“你应该轻松一点。”

“而且再也不麻烦你，毫无疑问，甚至不强迫你接受我做出的这么美妙的后果，只是让你把我们的事当成已经完结了的事，彻底完结了的事，眼见你带着我这样的心安理得的心情离去。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她激动不安地连声说道，“尤其是，我相信：为了你自己，你不可能做你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不认为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这显然是你的生活方式，而且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过了片刻她继续说道，“是的，正如你说的那样，我应该轻松一点，对我自己所做的感到心满意足。那么我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我很轻松。你可以把这作为你最后的印象。你说你什么时候动身呢？”她迅速改变话题问道。

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最后的印象愈来愈加混杂。这使他感到有些失望，感到比头一天晚上的低落情绪更加低落。如果说他做了那么多努

力，那么他努力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感到有如获得了理想的欢乐结局似的那样高兴。女人们总是这样无止境地吸收，与她们打交道犹如在水面上行走。虽然她夸夸其谈，虽然她矢口否认，但是她内心深处所关心的只是查德本人。她重新感到害怕的毕竟还是查德。她的激情的奇怪力量正是她的恐惧的力量。她紧靠着他——兰伯特·斯特瑞塞，把他当作经过她考验的安全的保障，虽然她尽量显得大方、优雅、诚实，虽然她敏锐伶俐，但是她害怕他近在身边这样的关系。因为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就像空中朝他吹来了一股刺骨寒风），他对此几乎感到恐惧：一个如此好的人竟然由于那些神秘力量的作用而成为一个如此被人利用的人。因为归根结底它们是十分神秘的：她只是把查德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她怎能认为她已经把他造就成了永远如此的样子呢？她已经使他变得更好，变得最好，变成了她所希望的样子，可是我们的朋友却很奇怪地认为他仍然不过是查德而已。斯特瑞塞觉得他也对他有所造就。他的高度赞扬好像是对她所做的努力表示崇敬。她的努力尽管令人钦佩，却仍然严格属于人类努力的范畴。简而言之，令人惊奇的是，伴随人世的欢乐、安慰、过失（不管怎么将它们分类）并且属于共同经验范围内的东西竟然受到如此玄奥的评价。这可能会使斯特瑞塞气愤或羞愧，正如有时我们知道了别人的这种秘密而产生同样的感觉那样。但此时他却被某种如此严酷的东西控制在那儿，这情形令人大为反感。这不是昨天晚上那种心慌意乱，那已经过去了——那种心慌意乱只是小事一桩。真正令人难受的是看见一个人受到难以言说的崇拜。又是这样，涉及女人，涉及女人，如果与她们打交道是水上行走，那么水面上涨又有什么奇怪呢？而且水的上涨从来不曾高于这个女人周围的水面。此时他发觉她正定睛注视着他，接着他说出了他的全部心思：“你担心你自己的生活！”

这话又引起了她对他的注视，而他不久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她的脸上一阵抽搐，她已抑制不住的眼泪先是静静地涌出来，紧接着便是突

然爆发出的小孩似的哭声，很快又转成急速的啜泣。她坐下来，两手掩住面孔，完全顾不上面子了。“这就是你如何看我的，这就是你如何看我的，”她喘息道，“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她的情绪起初十分矛盾，他只有站在那里发呆，觉得是他引她烦恼不安，不过这是由于他说实话而引起的。他只好默默地听她讲，不打算立即开口，觉得全身微微透出高雅情调的她分外可怜。他同情这情感，正如他同情其余那些情感那样。与此同时在这个欢乐和痛苦如此自由流露的场面中，他依稀意识到某种内在的讥讽。他不能说，这并非不要紧，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他要为她效劳到底——好像他对她的看法与这无关。此外，好像实际上他想的根本不是她，好像他不可能想别的，只想的是她所代表的成熟、深厚、可怜的激情以及她揭示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她今晚比过去略显苍老，明显可见不像过去那样免除了岁月的摧残。然而她与从前一样，仍然是他一生中所遇见的最完美、最敏感的人，最快乐的精灵。不过他却看出此时她烦恼得有一点粗俗，就像一个女仆为她的男朋友而哭泣那样。唯一的区别是，她判断自己，而女仆却不然。这种智慧上的弱点，这种判断上的丢脸，似乎使她的情绪更加低落。毫无疑问，她的精神崩溃是比较短暂的，在他开口答话之前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恢复过来了。“当然我担心我的生活。但是那无关紧要。那并不是原因。”

他沉默的时间更长一些，好像是在思索到底什么是原因。“我想，有一件事我还能做。”

她悲哀地把头猛地一摇，擦干了眼泪，最终还是抛开了他仍然可以做的事。“我对那个不关心。当然，如我所说，你用极好的方式为你自己采取行动。可是为你自己的事再也不是我的事（虽然我可以极其笨拙地伸出我那不圣洁的手去触摸它），就像远在天边的东西一样与我无

关。只是因为这一点你才不冷落我，因为你有50次机会可以这样做，正是你可敬的耐心使我忘记了我的举止。尽管你有耐心，可是仍然一样，”她继续说道，“你不愿留在这儿与我们在一起，即使这样做是可能的。你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只是不愿意与我们混在一起 —— 你这样回答，以便你自己不失礼貌。你可说：‘谈那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有什么用呢？’当然，有什么用呢？这只是我一时的胡闹。如果你感到痛苦，你也会计较的。我现在并不是指那些与他有关的事。啊，为了他.....”在斯特瑞塞看来，似乎她主动地、奇怪地、痛苦地把“他”暂时抛开了。“你不在乎我对你的看法，可是我碰巧在乎你对我的看法，以及你可能有的看法，”她又补充一句，“甚至你过去是如何想的。”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我过去.....”

“过去想过。在这之前。你过去想过.....”

可是他打断了她的话。“我什么也没有想过。超过我必须想的问题我绝不去想。”

“我认为这全是假话，”她反驳道，“除非这种情况：当事情太丑恶时，你无疑会停止考虑。或者事情太美好了 —— 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你反对。无论如何，就这一点来说倒是真的：我们强迫你接受你已经看见的那些表面现象，因此它们使你认为必须思考。丑陋或美丽（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们都不要紧），反正你用不着它们，却继续走你的路，这就是我们令人讨厌的地方。我们使你厌烦 —— 这就是我们的情形。而且我们很可能使你遭受了损失。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根本不去想。而我本来想让你觉得我 —— 非常高贵！”

他只能在片刻之后重复巴拉斯小姐的话：“你真是了不起！”

“我又老又可怜又可怕，”她没有听他讲，继续说道，“尤其是可怜，或者尤其是老了。正因为老了，情况才最糟。我不在乎这结果——顺其自然，就是这样。这是命中注定——我知道这一点。你不可能比我自己看得更清楚。要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她又回到与他面对面时中断了的话题。“即使可能，无论你的情况怎样，你也不会接近我们。可是想想我吧，想想我.....”她向空中呼喊。

为了避免尴尬，他重复他已经说过但她一点也不在意的话：“我相信，有一件事我还能做。”他伸出手来告辞。

她对他的话仍不在意，仍继续坚持她的看法。“那帮不了你的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你。”

“可是这可以帮助你呀。”他说。

她摇摇头。“我的前途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最终还是一个失败者。”

她没有握他的手，但是同他一起走向门口。他大笑道：“这令你的恩人感到高兴！”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你和我，本来可以成为朋友。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如我所说的那样，你现在看见我如何想要一切。我也想要你。”

他站在门口，以结束谈话的强调口气说道：“啊，可是你已经得到我了！”

第三十四章

他打算第二天去看查德。因为到迈榭比大街去拜访一般都不必拘守礼节，所以他预备一早就去。自然经常都是他去那儿，而不是查德到他这个小旅馆，因为这个小旅馆没有什么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此时，十一点钟的时候，斯特瑞塞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现在就去，看看能否碰见这年轻人。他想，查德走的是固定路线，势必就在“附近”，正如韦马希所说的那样（似乎很久未见韦马希了）。他前一天没有去，因为他们已经做出安排：德·维奥内夫人应当先见他们的朋友。但是既然她的拜访已经过去了，那么他就可以去看查德了，而且他们的朋友也不必久等。根据这个道理，斯特瑞塞推测，对这个安排感兴趣的双方一定很早就会面了，而且两人中更感兴趣的那一位（毕竟是她最感兴趣）肯定已经对另一位讲了她恳求他的情况。查德会及时了解到，他的母亲的特使已经与她会过面。此外，虽然不容易看出她如何描述所发生的事，但查德至少会受到充分启发，感觉到他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然而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没有传来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因此斯特瑞塞觉得他们的交往中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判断也许不成熟，或者这意味着（他怎么能肯定呢？）他所庇护的这一对可爱的人又继续进行被他打断的郊游去了。他们可能又到乡下去了，长喘一口气后放心地又去了。查德一定会深深地感到，德·维奥内夫人要求会面并没有受到非难。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也过去了，可是仍然没有消息。于是斯特瑞塞利用这段时间去看戈斯特利小姐，就像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

他提议与她去玩，对于提议玩耍的事他如今感到很在行。于是在好几天的时间里，他带她逛巴黎，乘车在林子里兜风，与她一起坐出租汽船，尽情享受塞纳河上的微风给人带来的欢娱，就像慈祥的叔叔带着一

个从乡下来的聪明侄女游览首都那样，他甚至设法领她去她不知道或者她假装不知道的商店，而她则像一个乡村少女一样十分听话，充满感激之情，甚至还模仿乡下人，偶尔流露出倦意和惊奇的神情。斯特瑞塞对自己（甚至也对她）描述这些娱乐过程的模糊印象，以此作为游乐的插曲。他们暂时没有进一步谈那个已经谈够了的话题。他一开始就声明谈够了，而她则迅速接受了这个暗示。在这方面和其他每一个方面她都像上述那个聪明听话的侄女。他丝毫也没有对她吐露他最近这番奇妙的经历（因为他已把这事当成一番奇妙的经历留存在脑海里了）。他暂时把这整个事情抛开，而且十分有趣地发现，她非常乐意地表示赞同。她留下问题不问——她脑子里满是问题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完全迎合他的想法，对他表示充分理解，表现形式便是温柔和蔼、沉默寡言。她知道他对他的处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此他知道得相当清楚。但是她向他表示，无论他有什么事，此事也应因为她现在的情形而被抛到脑后。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虽然对一个与此无关的旁观者似乎算不得什么），直接引起了她新的反响，她在默然接受之中随时对它加以估量。虽然以前他经常受到她的感动，但此时他又被感动。此外，虽然他知道他自己的情绪的根源，但是他却不可能知道她的情况。这就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上（粗略地、自然地）知道他自己在暗自策划什么，然而他却只能大胆猜测玛丽亚的打算。他所需要的是：她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而很喜欢他，即使他们做得更多，她仍然会喜欢他。这种单纯关系的清新，有如一场凉水浴，能洗掉其他那些关系所引起的疼痛。其他那些关系此刻对他来说复杂得可怕：它们长满了尖刺，事前根本想象不到的尖刺，扎在身上就会出血的尖刺。这个事实使他感到，与他现在的朋友乘塞纳河的游船或者在爱丽舍大街的树荫下纳一个小时凉，所得到的单纯喜悦有如抚摸圆溜溜的象牙。他与查德的个人关系（从他有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曾经是最单纯的，但是在白等了第三天和第四天之后，这关系却使他感到刺人。然而对这种迹象的担心好像最后

减小了。第五天仍然没有消息，于是他不再询问和注意了。

此时他产生一种奇思异想，觉得戈斯特利小姐和他就是《林中孩子》（16世纪民谣）里的形象，只能指望仁慈的自然力让他们继续保持平静的生活。他知道，他已经算是特别擅长拖延了，然而他必须再一次拖延，才能感觉到它的魅力。他颇觉有趣地对自己说，他可能就要死了——听天由命地死去。他感到这场面充满了临终时那种深沉的寂静和忧郁的魅力。这就意味着拖延其他每一件事——让时间静静地流逝，尤其是拖延未来的结算——除非未来的结算与灭绝是一回事。这结算隔着夹在其间的许多经历面对着他，穿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诗歌《忽必烈汗》中所描写的那些无底深穴，一个人无疑会漂浮到那里去。这结算确实位于每一件事之后，它没有与他所做的事融合在一起，他对他所做的事的最后估价（在当地所做的估价）将使他获得他主要的特点——精明。如此引起注意的自然是指乌勒特，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将看见，在他眼里一切都已改变了的乌勒特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启示实际上不就是说他的事业已告结束了吗？唉，夏天结束时就可以看出来。与此同时他的悬而未决却有着白白拖延那样的甜美。我们还应该提及的是，除了玛丽亚的陪伴之外，他还有其他娱乐方式——许多次沉思默想。在沉思默想中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快乐。他已驶入港口，大海已被抛在他背后，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上岸。然而当他靠在船边上时，他不时想起一个问题。而他延长与戈斯特利小姐厮混的时间，正是为了抛开一些萦绕心间的思绪。这是一个有关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只有再见到查德才能使之得到解决。这也是他想见到查德的主要原因。在那以后它就不重要了——而它只需要几句话就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可是这年轻人必须在那儿听见这几句话。一旦这些话被听见，他就一个问题也没有了，就是说，没有与这特殊事情相关的问题了。他因为已经丧失的东西而现在说出来，就可能是一种过失，但是到了那时，这一点甚至对他自

己也不重要了。这就是他的最大顾忌的集中表现 —— 他希望就这样把他所丧失的东西置之度外。他不愿因为他失去的其他什么东西，因为痛苦、遗憾或变穷，因为受虐待或绝望，而做任何事，他愿意因为他头脑清醒和冷静而做一切事，同样在所有重要方面为自己做一切事，就像他过去那样。因此当他徘徊着等待查德时，他默默地说道：“老弟，你已经被抛弃了，不过那件事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想报复的念头一定会使他感到厌恶的。

这些情绪无疑都是由他的闲散而引起的，此时却因玛丽亚的新见解而黯然失色。在这一周结束之前她就有一个新的事实要告诉他。一天晚上她带着这个消息等待他的到来。这天白天他没有见她，但是打算到时候请她一道外出，在某个花园的露台上共进晚餐。巴黎的夏季处处都能看见这样的花园，可是那时候天却下起雨来，他感到失望，只好改变计划。他独自一人在家里闷闷不乐地吃饭，等待着在这之后去见她，以弥补损失。他相信见到她以后很快就会知道有什么情况出现。在她那富丽小室的气氛里他已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用不着明说而已。这地方光线柔和，各种浓淡不同的色调融合在一起，给人以凉爽之感，其效果使这位客人难免不停下来凝视片刻。好像就在凝视时他感觉到新近有人来过这儿，而他的女主人也看出他已感觉到有人来过。她几乎用不着说这句话：“是的，她来过。这一次我接待了她。”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她又补充道，“根据我对你的理解，现在没有理由……。”

“你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没有 —— 如果你做了你不得不做的事。”

“迄今为止我当然已经做了，”斯特瑞塞说道，“因此你不必担心其影响，或者好像是夹在我们之间这种情况。我们之间现在没有任何东

西，除了我们自己放在那儿的東西以外，沒有一寸的空隙可以容纳任何其他東西。因此你只是像往常一樣與我們好好相處，無疑要多和我們在一起，如果她已經對你談過。”他又說，“當然如果她來，那是為了和你交談。”

“那是為了和我交談。”瑪麗亞回答道。聽了這話後他進一步肯定她實際上已經掌握了他尚未告訴她的情况。因為她臉上的神态表明她了解這些情况，而那同時出現的悲哀神情則說明一切疑問已蕩然無存。他更深刻地意識到，她從開頭就知道她認為他所不知道的情况，而充分了解這些情况可能會給他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可以想象得出，這不同的結果可能是制止他的獨立和改變他的态度，換句話說，引起一種支持烏勒特原則的突變。她已經預見到這可能會給他以強烈的沖擊，使他轉向紐瑟姆太太的懷抱。誠然還沒有迹象表明他受到了沖擊，但是却令人感到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瑪麗亞此時不得不認為，這沖擊已經開始，然而他還沒有轉回去。在早就勉強選擇了她自己這一點上，他轉瞬間就看得很清楚，但是結果他却没有重新接近紐瑟姆太太。德·維奧內夫人的拜訪揭示了這些真相，從殘留在瑪麗亞臉上的神情仍能依稀看出發生在她們兩人之間的情形。然而正如我們所暗示的那樣，如果這情形並不令人高興，那麼斯特瑞塞也許仍能看出其原因，雖然他天性樸實，看問題有些模糊。幾個月來她堅定地克制自己，她没有利用任何可能有利於她自己的寶貴機會。她已經丟掉了這樣的幻想：與紐瑟姆太太斷交，她們的朋友遭受損失（婚約和关系本身破裂得無可挽回），可能對她有利。她並沒有推波助瀾，而是暗自艱難地、嚴格地堅守立場，極其公平合理地對待這件事。因此她不禁感到，雖然需要了解的事實最終都已經完全得到証實，但是她仍然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為自己（為可以叫作有利害關係的一切）感到得意揚揚。斯特瑞塞可能已經輕而易舉地看出，在剛才她坐在那兒沉思的那幾個小時里，她一直在問自己，是否還

有或者根本没有她无法确定的情况。然而我们还需要马上补充一句，他在这场合最初弄明白的情况，最初却被他隐藏在自己心里。他只是问德·维奥内夫人究竟是为什来的。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同伴已有准备。

“她想知道有关纽瑟姆先生的消息，似乎她已有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

“那么她没有再次同他外出？”

“她似乎以为他可能已经与你一道外出了。”玛丽亚答道。

“你告诉她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吗？”

她不停地摇头。“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情况。我只好告诉她我得问你。”

“我已经有一周没有看见他了，当然我也觉得奇怪。”此时他的神态表明他更加感到奇怪。“我想，我能找到他。”他又问道，“你觉得她显得焦急吗？”

“她总是显得焦急。”

“尽管我为她尽了一切努力。”他露出了偶尔才能见到的一丝笑容。“想想看，这正是我要出来阻止的事！”

她打断他的话问道：“那么你认为他不安全？”

“我正要问你，在这方面你对德·维奥内夫人有什么看法？”

她看了他一眼。“什么样的女人从来就可靠？”她又说，“她告诉你们在乡下意外相逢。有鉴于此，还有什么可靠的呢？”

“那是一个偶发事件，完全可能发生或者完全不可能发生，”斯特瑞塞承认道，“真是不可思议。可是仍然，可是仍然……”

“可是她仍然不在乎？”

“她为什么也不在乎？”

“那么既然你也不在乎，我们都可以放心休息！”

他似乎同意她的看法，但仍有所保留。“对于查德不露面我确实不放心。”

“啊，你会把他找回来的。可是你知道，”她说道，“我为何去沟通。”他已经使她明白，此时他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弄清楚了。但是她却希望把事情说得更加明白。“我不愿你对我提出问题……”

“对你提出问题？”

“一周前你自己已经看出什么的问题。我不愿为她撒谎。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太过分了。当然一个男子总是应该撒谎 —— 我指的是为了一个女子而撒谎。但是一个女子不会为另一个女子撒谎，除非是基于针锋相对的原则，为了间接保护自己。我不需要保护，所以我‘逃避’你 —— 只是躲避你的考验。这责任对我来说太重了。我赢得了时间，当我回来后，已经不再需要考验了。”

斯特瑞塞平静地思索着她说的这番话。“是的。当你回来以后，小彼尔汉姆已向我表明一个绅士应该怎么做。小彼尔汉姆像一个绅士那样撒谎。”

“而且像你所相信他的那样？”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谎言 —— 但他认为这忠诚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这是一种可以详细讨论的观点，这种德行在我看来也很伟大。当然这样的德行很多，我眼前满是这样的德行。我还没有和它断绝关系，这你知道。”

“我现在见到的和过去见到的是，你甚至对德行大加夸张，”玛丽亚说道，“我以前有幸对你讲：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太好了。可是，如果你真想知道，”她很难过地承认道，“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到底如何。”她解释道，“有时你给我的印象是明显的玩世不恭，有时你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模糊。”

她的朋友考虑了一会儿后说道：“我情绪多变，有时异想天开。”

“是的，可是万事都总得有个基础呀。”

“在我看来，基础就是她的美所提供的东西。”

“她体貌的美？”

“喔，她各方面的美，她给人留下的印象。她变化多端，但又和谐一致。”

听了这番话后她对他仍然十分迁就。这种迁就与其所掩盖的恼怒完全不成比例。“你想得很全面。”

“你总是太偏重个人，”但他却很和蔼地说道，“但那正是我感到奇妙和弄不明白的原因。”

她继续说道：“如果你的意思是，从一开头你就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子，那么就没有更简单的事情了。只是这却是一个很奇怪的基

础。”

“我为什么以此为基础？”

“为了你没有建立起来的东西！”

“喔，那不是固定的。过去和现在我都觉得这事有许多奇怪的地方。她年纪比他大，她的身世、传统和交往也不同；还有她的其他机会、义务、标准。”

他的朋友恭敬地听他列举这些差异，然后却把它们一扫而光。“当一个女人破产了，那些东西都不值一提。那非常可怕。她破产了。”

斯特瑞塞公正地对待她的反驳。“啊，我当然知道她破产了。我们当时忙于应付的正是她破产的事。她破产这件事也是我们的一件大事。但是不知怎的我总不能认为她已经一败涂地。而且好像是我们的小查德弄得一败涂地的！”

“可是难道‘你的’小查德不正是你的奇迹吗？”

斯特瑞塞表示承认。“当然我周围都是奇迹，但完全是幻影。不过最大的事实是，大部分都不关我的事。现在就更不关我的事了。”

听见这话，他的同伴转过头去，可能她又深深地感到害怕，担心他的观念不会给她个人带来什么好处。“但愿她能听见你这番话！”

“纽瑟姆太太？”

“不，不是纽塞姆太太。既然我明白你的看法，纽瑟姆太太现在听见这话也无关紧要了。她听见一切消息了吗？”

“差不多——是的。”他思索了片刻后又说，“你希望德·维奥内夫人听见我说的话？”

她回过头来说：“德·维奥内夫人所想的正好与你所说的相反。她认为你对她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他想象这两个女人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她可能已经知道.....”

由于他住口不说了，戈斯特利小姐便问道：“可能已经知道你却不知道？她起初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见他没有说什么，她继续说道，“至少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任何处在她那种地位的女人都会这样。但是在那之后她却改变了主意。她认为你相信.....”

“什么？”他很想听她说下去。

“相信她很高尚。我猜想，她一直有这个看法，直到那天那个偶发事件使你睁开眼睛看见了真相，”戈斯特利小姐说道，“因为它确实使你睁开了眼睛.....”

他插言道：“她不能不知道。不，”他思索道，“我猜想，她还在想那件事。”

“那么你的眼睛是闭上的？我说对了吧！但是如果你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结果也是一样。如果你愿意让我告诉她，你确实仍然这样看她.....”简而言之，戈斯特利小姐表示愿意效劳到底。

他先是想同意这个提议，但后来却果断地回答道：“她很清楚地知道我对她有何看法。”

“她对我说，希望再见她没有什么好处。她告诉我你已经与她诀别。她还说你与她的关系已经断绝。”

“是这样。”

玛丽亚停顿了片刻，然后似乎出于良心上的考虑，说道：“她本来不愿意与你断绝关系。她感到她失去了你，但是她本来可能对你更好。”

“啊，她已经够好了！”斯特瑞塞大笑道。

“她认为你和她本来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朋友。”

他继续大笑道：“当然可能。那正是我为何要走的原因。”

听了这话后玛丽亚终于感到她为他们两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她还有一个想法。“我应当把这句话告诉她吗？”

“不。什么都不要对她讲。”

“那么很好。”戈斯特利小姐接着说道，“可怜的人啊！”

她的朋友感到迷惑不解，竖眉问道：“我可怜？”

“不。德·维奥内夫人。”

他接受纠正，但仍有些迷惑不解。“你为她那样难过吗？”

这话引得她思索了片刻，甚至使她说话时带着微笑。不过她并未改口。“我为我们大家难过！”

第三十五章

他不愿再拖延尽快与查德重新互通消息的事。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他对戈斯特利小姐讲，他想向她打听这年轻人是否不在巴黎。而促使他立即行动起来的原因不仅在于已经得知查德确实不在巴黎的消息，而且在于需要使他的行动符合另一个目的——他已向她描述过的他极想离去的动机。如果他要离去是因为他留在这儿所牵涉的一些关系，那么从继续逗留这个角度来看，他对这些关系的冷淡态度就显得十分迂腐。他必须两件事都做：必须见查德，但也必须离去，他越是考虑这两项任务中的前者，就越感到要坚持后者。当他坐在一家清静的小咖啡馆里面时，这两件事都引起他深刻的思索。他是在离开玛丽亚的阁楼之后随意走进这家咖啡馆的。使他未能与玛丽亚外出共进晚餐的那一场雨已经停了。但此时他仍然感到这个傍晚的计划好像是被打乱了，尽管不可能完全是被这场雨打乱的。他离开咖啡馆时还不算很晚，无论如何也还不能直接就回去睡觉。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在迈榭比大街周围绕了一个大圈。最初出现但对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件小事，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件事就是，在他第一次拜访此地时，小彼尔汉姆出现在神秘的四楼阳台上，并影响了他当时对前途如何的感觉。他回忆起他当时如何观看、等待，以及那陌生青年男子如何认出他来，促成了当时的气氛，引他随即上去。这些事为他直接向前迈出一步铺平了道路。自那以后他有几次经过这所房屋，但都没有进去。不过每当他从它旁边走过时，他都会感觉到它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今晚当他走近它时，他突然停下来，仿佛他的最后一天十分奇怪地与他第一天的情形一样。查德的公寓房间窗户向阳台开着，其中有两扇正亮着灯光，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他的姿态与小彼尔汉姆一样。他能看见这人的香烟头发出的火光，这人靠在

栏杆上俯视着他。然而这并未表明他年轻的朋友已重新出现。不过在这并不太黑的夜晚，这人却很快显现出查德那壮大的身影。所以当他走到街中招呼时，他很容易地引起了查德的注意，于是从空中立即传来了似乎充满着欢乐的声音——这正是查德招呼他上去的声音。

不知怎的，在斯特瑞塞看来，这个年轻人以这种姿势出现，表明他曾离家外出，而且默不作声，正如戈斯特利小姐所说的那样。此时电梯已经停开，我们的朋友在每一个楼梯间的平台上喘气，思索这事的含义。他已经外出一周，到很远的地方，而且是独自一人；但他比从前更急于回来，斯特瑞塞的到来使他惊奇，这种态度表明，他返回巴黎不仅仅是归来而已，显然是有意识的投降。一小时之前他才从伦敦、卢塞恩、霍姆堡或不管哪一个地方回来（虽然楼梯上这位来访者发挥其想象，很想一一列举出所有那些可能的地名）。他洗了一个澡，与巴蒂斯特交谈了一会儿，吃了一顿精美的法国冷餐（灯光下仍然可见剩下的纯粹巴黎风味的食品），然后又走到阳台上吸烟。当斯特瑞塞走过来时，可以说他正在重新开始他的新生活。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斯特瑞塞在最后一段楼梯上又停了下来，最后一次气喘吁吁地思考：查德的生活与查德母亲的使者有什么关系呢？竟然弄得他在这深更半夜吃力地爬人家的楼梯，在这大热天里迟迟不能上床睡觉，并且把那简单、精妙、方便、始终如一的东西（已经同他一起经历了他自己生命的岁月）改造得面目全非。他为什么应该关心查德要加以巩固的这种令人愉快的习惯和方法：在阳台上吸烟，以凉拌菜为晚饭，感到他的特殊条件已令人满意地自行确立，在比较和对比之中恢复信心？这样一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只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探寻，也许他从来不曾有现在这么多的认识。这使他感到自己的衰老。明天他要去买火车票，无疑他会感到更加衰老。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为了查德的生活，在没有电梯可乘的情况下，半夜里爬了四段楼梯，包括阁楼在内。这年轻人已打发巴蒂斯特歇息去

了，此时他听见斯特瑞塞上楼的声音，于是便站在门口，所以斯特瑞塞能完全清楚地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查德——使他吃力地爬上四楼后仍气喘吁吁的原因。

像通常一样，查德对他表示欢迎，既亲切又恭敬，其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在他表示希望能留他在此住宿之后，斯特瑞塞便完全掌握了（可以说是）弄清楚最近发生的情况的关键。如果说他刚才认为自己衰老，那么一眼看见他时就觉得他更老，他留他在此住宿，正是因为他衰老而又疲乏。绝不能说这房屋的主人对他不好，如果主人确实能把他留住，也许还要做更彻底的准备工作。事实上我们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印象：稍加鼓励，查德就会提议他无限期地住在这里。这印象似乎与他自己觉得的一种可能性相吻合。德·维奥内夫人也希望他留下，这不就是令人欢喜的吻合吗？他可以住在他的年轻主人的客房里，度过余下的日子，而且还可以拖延下去，并由他的年轻主人支付他的花费。为此他感动万分，流露出空前强烈的符合逻辑的面部表情。然而奇怪的是，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想法在头脑里持续了一分钟之久）：他在做戏，但是因为他只能做戏，他必然前后矛盾。他所服从的内在力量真正团结在一起的迹象是，因为总是没有另外的事业，所以他应该加强防守以促进这善良的事业。这些就是在最初几分钟时间里陆续出现在他头脑里的一些想法。然而一旦他提到他来访的目的之后，这些想法几乎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是来道别的，但那只是部分目的，所以从查德接受了他的道别之时起，已经有所肯定的事便让位于其他事。他开始谈到余下待办的事情。“你知道，你如果抛弃她，那么你就是一个畜生，犯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罪行。”

在这安静肃穆的时刻，在充满了她的影响的地方说这番话，就是他余下要办的事。一旦他听见自己说完了这番话，他立即感到他要说的话

过去从未说出口。这就立即使他目前的拜访显得理由充足。而其结果是，他因此能利用我们称之为关键的东西。查德一点也不显得尴尬，自从他们在乡下相遇之后，他却一直为他而感到烦恼。他为他的安适而担心，并且满腹疑虑。他好像只是为了他而感到不安，于是主动外出以减轻他的烦恼，使他尽量放松（如果不是使他振作起来的话）。见他筋疲力尽，他便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他，因此斯特瑞塞立即看出，他一定会始终充满信心。这就是来客在那儿时两人之间的情形。他发现不仅不必重提业已过去的旧事，而且他的主人对一切都热情地表示赞同。看来对他说他会变成一个畜生那句话，不可能太过分。“啊，当然啦！——如果我做出那样的事，我希望你相信我说的是心里话。”

“我希望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斯特瑞塞说道，“你知道，我不能再多说，而且我也不知道，除了我已经做到的以外，我还能再做些什么。”

查德愚笨地以为这是一个直接的暗示。“你已经见过她了？”

“啊，是的——向她道别。如果我怀疑我对你讲的话是否真实……”

“她已经消除了你的疑虑吗？”查德心里“当然”很明白！这甚至使他沉默了片刻，但是他又说，“她一定令人赞叹不已。”

“她是这样。”斯特瑞塞坦率地承认道。所有这些话都指的是上一周那件事所引起的一些情况。他们似乎要对这些进行回顾。这表现在查德接着所说的那番话里。“我一直不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过去根本不知道，因为任何有关你的事似乎都有可能发生。不过当然——当然……不是因为慌乱不安，而是因为充满了感情。”他停顿了片刻，然

后又接着说道，“毕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我当初对你说的话是不得不说的。关于这样一些事情，只有一种办法，不是吗？但是，”他微笑着说出了他最后的看法，“我知道这不要紧。”

斯特瑞塞与他目光相遇，心中思绪万千。是什么使他在旅行归来之后，在这深更半夜，仍显得这样青春焕发呢？斯特瑞塞很快就知道是什么——是这个事实：他又比德·维奥内夫人年轻了。他自己没有立即说出他的想法，却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你确实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到英国去了一趟。”查德立即高兴地说道，但他没有进一步讲他旅行的事，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时一个人应该出去走一走。”

斯特瑞塞并不想了解更多的事，他只想说明他的问题有道理。“当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过我希望这一次你并不是为我而去。”

“不是因为确实太麻烦你而深感惭愧吗？我亲爱的朋友，”查德大笑道，“有什么事我不愿为你做呢？”

斯特瑞塞对这问题的答复是，这正是他来这里所要了解的一种意向。“你知道，即使会妨碍你，我也要有一个明确的理由才来见你。”

查德明白这话的意思。“啊，是的，为了使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造成一个更好的印象。”他站在那里快乐地倾吐他的全部心思，“我很高兴你感觉到我们已经成功了。”

这句话含有愉快的讽刺意味，但是他的客人却毫不理会，因为他心有所思，不愿离开话题。“如果我过去感到需要多余的时间——她们仍

然在这儿的时间，”他继续解释道，“那么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需要。”

他像一个站在黑板前面的教师一样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而查德则继续面对着他，就像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你希望全部事情已经结束。”

然后他又停顿了片刻，什么也不说了。他把视线移开，两眼透过窗户凝视着外面黑暗的夜空。“我将从银行打听到她们现在把她们的信件转往何处，因此我的信她们很快就会收到。到了早晨我就要写下我最后要说的话，她们会把它看成是我的最后通牒。”当他的两眼重新转向他的同伴时，他脸上的表情充分说明，他懂得他所说的“她们”指的是谁。他好像是说给自己听一样继续说道：“当然我必须首先要证明我将要做的事是正当的。”

“你已经证明得很充分了！”

“这并不是劝你不走的问题，”斯特瑞塞说道，“而是绝对阻止你走，如果可能，甚至阻止你考虑这事。因此我要以你奉为神圣的一切来向你恳求。”

查德露出吃惊的神情。“是什么使你认为我能够……”

“你不仅可能成为我所说的畜生，”他的同伴继续说道，“而且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

查德的目光更加锐利，好像在估计他受到怀疑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认为我对她感到厌倦。”

斯特瑞塞也不大知道，因为对于富于想象的头脑来说，这样的印象太精微，太漂浮不定，难以当即说明其理由。然而就在他的主人暗指是一种可以想见的动机时，他感到有一点儿不祥的预兆。“我觉得她还能

为你做很多事，而这些她都还没有做。与她在一起，至少到她做完的时候。”

“然后离开她？”

查德一直微笑不停，然而斯特瑞塞的表情却有些冷漠。“在这之前别离开她。当你已经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时，”他有些严厉地补充道，“我并不是说那就是恰当的时候到了。不过由于从这样一个女子那里，你总是有什么东西需要得到，所以我这番话并不是对不起她。”查德让他继续说下去，对他毕恭毕敬，不过对那尖锐的语气却流露出好奇的神情。“你知道，我还记得你过去的样子。”

“我那时像一个讨厌的傻瓜，不是吗？”

这回答脱口而出，好像他按了一下弹簧。如此迅速的反应甚至使他感到畏缩，所以过了片刻他才能答话。“你那时的样子似乎当然不值得你给我招来这一切麻烦。你改进很大。你的价值已经增大了四倍。”

“喔，难道那还不够吗？”

查德大胆地开玩笑说，但斯特瑞塞却仍然毫无表情。“够了？”

“如果一个人想依靠他的积蓄来生活呢？”然而说完这话后这年轻人见他的朋友对他的笑话反应冷淡，便把它随便抛开了。“我当然昼夜不忘她对我的恩惠。多亏了她，我才有了一切。我以名誉做担保，”他坦率地说道，“我对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厌倦。”听了这话之后斯特瑞塞只是注视着他。青春能表现自己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令人称奇。他没有恶意，虽然他有能力作恶。然而当他说“厌倦”她这句话时，几乎就像是说厌倦烤羊肉当晚餐。“她从来不曾有片刻时间使我感到厌倦，也从来不

像最聪明的女人那样时而缺乏机智。她从来不曾谈到她的机智（而她们有时却要谈这一点），但她总是十分机智。”他宽厚地提出他的看法，“她从来不曾像最近这一次那样表现得那么机智。”然后他又谨慎地补充道，“她从来就不是我可以称为累赘的人。”

有片刻时间斯特瑞塞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带着更加冷漠的表情严肃地说道：“嘿，如果你对不起她……”

“我就是畜生，是吗？”

斯特瑞塞没有花时间说他会是什么，显然那会使他们离开话题太远。然而如果没有其他任何话可说而只有重复说过的话，那么重复就不算是错误。“多亏了她，你才有了一切。你欠她的比她欠你的多得多。换句话说，你对她负有义务，而且是最明确的义务。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义务能比这更重要，虽然别的义务也摆在你面前。”

查德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你当然知道别的义务，是吗？因为正是你把它们指出来的。”

“是的，大部分，而且是我尽最大的能力指出的。但不是全部——从你姐姐取代我之时起。”

“她没有取代，”查德回答道，“萨拉当然已经就位，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看出，她的位置绝不是你那个位置。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会取代你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

“唉，当然，”斯特瑞塞叹息道，“这我也知道。我相信你说的对。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异乎寻常地严肃。而我就是这样，”他又叹了一口气，好像对这样的情况非常厌倦，“我是被造就成这

样的。”

查德似乎在考虑他是如何被造就成这样的，因此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结论是赞成这个观点。“你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改善你。从来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这么做。他们办不到。”这年轻人说道。

他的朋友迟疑了片刻。“请原谅。有人已经这么做了。”

查德表示怀疑，但颇觉有趣。“那么是谁呢？”

斯特瑞塞向他微微一笑。“女人们。”

“两个？”查德睁大眼睛并且高声笑道，“啊，做这样的事，我相信只能有一个人！所以证明你真是太好了。”他又说，“无论如何，最糟糕的是失去你。”

斯特瑞塞已开始打算告辞，但当他听见这话时却停下来说道：“你害怕吗？”

“害怕？”

“害怕做错事。我的意思是在我看不见时。”在查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他又接着说，“当然，”他大笑道，“我这个人有些稀奇古怪。”

“是的，我们干了这一切蠢事，都是因为你把我们宠坏了！”查德的过分强调可能使这句话显得太随便了，但是十分明显，它充满了安慰之意，且表达了反对疑虑和主动执行诺言的愿望。他在门厅口拿起一顶帽子，同他的朋友一道出来，抓住他的手臂，亲切地扶他下楼梯，如果没有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那也像是对待一个应该细心照料的高尚的怪人。他一直陪他走过一个又一个街道拐角。“你不用告诉

我，你不用告诉我！”当他们一道前行时，他又一次表示希望斯特瑞塞放心。而在分手时的友好气氛中，斯特瑞塞最终不必告诉他的，却是有关他想知道的任何东西。查德确实突然感觉到他完全知道，他一一记录下了他的誓言。他们一直想着这件事而慢慢前行，就像他们第一次会面的那个晚上他慢慢走到斯特瑞塞的旅馆那样。此时斯特瑞塞尽量吸收他能得到的一切，因为他已经给出他不得不给予的一切。他已经山穷水尽，好像花光了口袋里最后一枚硬币。然而在他们分手之前，查德觉得有一件事似乎需要商讨一下。正如他说的那样，他的同伴不必告诉他，但是他自己可以提出：他已经得到有关广告艺术的一些消息。他突然提出这事，使斯特瑞塞感到纳闷，不知是否因为他这重新恢复的兴趣他才到英国去了一趟，并且有了奇怪的结果。总之他似乎一直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获得了启示。科学经营的广告业已表明它是一股巨大的新力量。“你知道，它确实有效力。”

他们面对面站在街灯下，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晚上那样。斯特瑞塞看上去毫无表情。“你的意思是，能影响做广告的商品的销售？”

“是的，影响特别大，确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设想。当然我的意思是，必须把它制作成在我们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里它能被制作成的样子。我已经有所了解，虽然与你第一个晚上向我描述的差不多，你当时的描述生动极了。那是一种艺术，就像一切艺术那样永无止境。”好像是为了开玩笑，又好像是因为他的朋友的面部表情使他觉得好笑，他继续说道，“自然必须有一位能手来掌握。必须由恰当的人来负责。有了恰当的人来操作，其前景将不可估量。”斯特瑞塞仔细看着他，仿佛他在人行道上无缘无故地跳起花式舞步来。“你认为根据你的想法你自己就是恰当的人？”

查德已经解开了他的轻便上装，并把两手的拇指插入背心的袖孔，

其余的手指则上下扇动。“嗨，当你初次出来时，除了你自己以外，他们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

斯特瑞塞感到有一点发晕，但他强打起精神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喔，是的，毫无疑问，有你这些天赋，你和你父亲有很多共同之处。当今之时，广告显然是贸易的诀窍。如果你专心致志，完全可能大有作为。你母亲要求你专心致志，这正是她最有力的看法。”

查德继续摆弄他的手指，显出有一点泄气的样子。“唉，我母亲的事我们已经谈过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你为什么要提这事呢？”

“只因为那是我们最初讨论的一部分。那么就在我们刚开始的地方结束吧。我的兴趣是纯理论的。无论如何，事实——关于可能性的事实，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它可以赚钱。”

“哼，让它赚的钱见鬼去吧！”斯特瑞塞说。他见这年轻人脸上的呆笑似乎变得更加奇怪，于是又说，“你有了它赚的钱可以把你的朋友放弃了吧？”

查德继续保持他那怪模怪样的漂亮笑容和其他表情。“你这样严肃，不够友爱吧，我不是已向你充分表示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吗？我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什么？不就是对她忠诚到底，死不变心吗？”他心平气和地解释道，“唯一的问题是，坚守忠诚时，一个人不得不看清楚死神从哪儿进来。不过别为那感到害怕。”他继续发挥道，“用脚踢贿赂物时‘估量’一下它的大小，同伴一定会感到愉快。”

“喔，如果你所要的只是可踢的东西，那么这贿赂物一定大得出

奇。”

“好。那么你看，我开始踢了！”查德猛力一踢，把那假想的目标送入了空中。于是他们好像又一次抛开了这个问题，重新回到真正与他相关的事情上来。“明天我当然要与你见面。”然而斯特瑞塞几乎没有留心听这个打算。他头脑中的印象仍然是那毫不相关的号笛舞或快步舞——并不因为那模拟的踢腿动作而变得淡漠。“你烦躁不安。”

他们分手时查德回答说：“喔，你令人激动。”

第三十六章

然而在两天之内他还要做另外一次道别。他早就给玛丽亚·戈斯特利写了一封短信，问他能否去她那儿吃午饭。因此，正午时分她在她那小巧、阴凉的荷兰式饭厅里等他。饭厅在房屋的背面，从这里可以看见尚未被现代文明摧毁的古老花园的一角。虽然他以前曾不止一次坐在这里面那张特别光滑明亮的小桌旁，接受盛情款待，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深刻感觉到它那些近乎神圣的特点：令人觉得熟悉、愉快、亲切、可爱，内部陈设古旧，整洁得近乎庄严。像他以前对他的女主人所说的那样，坐在那儿可以看见生活反映在一尘不染的锡铅合金器皿上。这样做既是对生活的适应，也是对生活的改善，所以使人目不转睛，感觉格外舒适。没有桌布而更显出光滑平整特色的桌面，小巧古老的陶器和银器，以及与它们相匹配的大件摆设，协调地散置在房间里，产生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效果，使斯特瑞塞此时感到特别舒适（尤其是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置身其间）。最出色的是那几件造型生动的荷兰代尔夫特精陶，它们具有家庭肖像画的高贵气派。正是置身于它们中间，斯特瑞塞表达了他听天由命的想法。他的话说得颇幽默，而且富有哲理。“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我似乎已干完了一整天的工作。我向他们都做了交代。我见了查德。他到伦敦去了一趟，又回来了。他说我‘令人兴奋’，好像我确实把每一个人都搅扰得心绪不宁。无论如何我确实使他异常激动。他明显地烦躁不安。”

“你也使我十分激动，”戈斯特利小姐微笑道，“我很明显地烦躁不安。”

“我当初见到你时，你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似乎是我使你摆脱了

烦躁不安的情绪。这是什么？”他一边朝四周看，一边问道，“不就是古老而又平静的所在？”

她回答道：“我衷心希望我能使你把它当成安息之地。”当她说这句话时，他们两人隔桌对视，仿佛尚未出口的话语在空中传播。

当斯特瑞塞又讲话时，他似乎以自己的方式说出了其中一部分。“毫无疑问，这地方绝不会把它将继续给你的东西给予我，这就是困难的事情。我与周围的环境确实不协调。”他一边解释，一边把身子往后靠住椅背，而他的眼睛却盯着一个熟透了的小圆瓜。“而你却与环境很协调。我太认真。你却不然。因此结果使我成了一个傻瓜，”然后他突然扯到另一个话题上，“他去伦敦干什么呢？”

“哎，一个人想去伦敦，就可以去。”玛丽亚大笑道，“你知道，我也去过。”

是的——他得到了提示。“你使我回忆起来了。”他坐在她对面若有所思，但并不显得忧郁，“查德带谁回来了？他带回了满脑子的想法。今天上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萨拉。”他又说，“我把一切都结清了。我对她们也做好了准备。”

她对他这番话中某些部分颇不在意，但对其他一些部分却很感兴趣。“德·维奥内夫人那天对我说，她觉得他具备成为一个大商人的素质。”

“正是这样。他不愧为他父亲的儿子。”

“但那种父亲！”

“从那种观点来看正合适！”斯特瑞塞又说，“但使我烦恼的倒不是

他具有他父亲的特点。”

“那么又是什么呢？”他将注意力转到他的早餐上，此时正在吃她给他切的一大片可口的西瓜。当他吃完之后他才面对这个问题，但他只是说等一会儿就回答。她等待着，一边注视着他，一边服侍他并使他开心。也许正是为了使他开心，她提醒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告诉她乌勒特出产的东西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伦敦看戏那晚上谈到它。”然而在他还没有回答“记得”之前，她却对他提出了其他问题：他还记得他们最初在一起时的这件事吗？而他则记得每一件事，甚至很幽默地提起一些她说她回忆不起或者极力否认的事。他特别提到他们当初最感兴趣的那件事，即他们都十分好奇的问题——他将从哪儿“走出”困境？他们猜想一定是在某个极好的地方，他们认为那个地方一定非常遥远。毫无疑问，正是与原来一样，因为他就是从那儿出来的。事实上，他从尽可能远的地方出来，而现在他必须考虑重新进去。他当即发现他最近这番经历的意象。他就像一种瑞士古钟上的一个雕刻人物，这些雕刻人物一到时候就从一边出来，沿着它们的固定路线在众人面前上下跳动着前进，然后从另一边进去。他也沿着他的路线跳完了他的路程，也有一个简陋的隐蔽之处在等待着他进去。此时他问她，是否真的想知道乌勒特的重要产品是什么。他的回答将是对每种东西的详尽解说。但她叫他别往下说，因为她不仅不想知道，而且根本就不愿意知道。她不需要乌勒特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她不愿再听到有关这些产品的消息。她说，据她所知，德·维奥内夫人并不知道他准备提供的消息，可是照样生活得很好。她从来就不愿意听取这种消息，虽然会迫于压力而从波科克太太那儿得到它。然而关于这种事波科克太太似乎无话可说，而且也从来没有提起它，当然现在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显然，对于玛丽亚·戈斯特利，此时什么都没有意义，只是除了很突出的一点，而此时正好可以将它提出。“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有这样一种可

能，那就是，如果随他自己决定，查德可能最终会回去。我的判断是，从你刚才谈到他的那些话来看，你对这事或多或少都有所考虑。”

她的客人亲切而又注意地看着她，仿佛预见到这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提出来。“我不认为这是为了钱。”然后他见她似乎未能全然理解，便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他会为这个而将她放弃。”

“那么他将来要放弃她？”

斯特瑞塞等待了片刻。此时他缓慢而又审慎地把最后这个轻松的阶段拖长一点，以各种无言暗示的方式恳请她耐心和理解。“你刚才要问我什么？”

“他能帮忙使你和解吗？”

“与纽瑟姆太太？”

她通过脸上的神情来表示同意，仿佛她对于提这个名字感到太棘手。“或者他能帮忙使她做出努力？”

“与我和解？”他最终以摇头做出决定性的回答，“任何人都无法帮忙。这事已经完结。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完了。”

玛丽亚迷惑不解，似乎还有一点怀疑。“你能肯定她的态度？”

“啊，是的。我现在完全肯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在她看来，我完全变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话她完全理解。“我知道，所以正如她在你的眼里也完全变了……”他打断她的话说道：“哦，不过她没有

变。”因为戈斯特利小姐又感到迷惑不解，所以他又说：“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她永远都是一样。可是我现在所做的是我从前没有做的事——我把她看透了。”

他的语气很严肃，好像他负有责任，因为他不得不说出来。而这句话所引起的气氛也颇为严肃，以至她只发出了一声惊叹：“啊！”然而心满意足且又感激不尽的她，却在下一句话里表示接受他的看法。“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他已经把餐盘推开了一点，心里想着问题的另一面，且凝神思索，大为感动，随即站起身来。他事先就受到他认为可能来自她的影响。他本来想阻止这影响并温和地对付它，然而当它出现时，他却希望自己更富有威慑力，更果断，但尽可能温和。他把她的问题放在一旁，暂时不给以回答，却告诉她更多有关查德的事。“昨天晚上我对查德指出：对她不忠实是最可耻的罪行。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可能有谁比查德回答得更好。”

“那就是你所谓的‘最可耻的罪行’？”

“啊，当然啦！我对他详细描述了他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卑劣无耻之徒，而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样说来你确实像是把他钉牢了？”

“岂止确实好像！我告诉他我还会诅咒他呢。”

“啊，”她微笑道，“这可糟了！”她又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在这之后你就不能向……”她停下来看着他的脸。

“再向纽瑟姆太太求婚？”

她又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出来了。“你知道，我从来就不相信你向她求过婚。我总是认为实际上是她求婚。就这一点而言，我是能够理解的。”她解释道，“我的意思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敢于诅咒的精神，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得不可弥补。她只要知道你对待他的情形，就绝不会再有任何表示了。”

斯特瑞塞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他坚决表示忠诚到底，不做可怕的事情。可是我不能肯定我已经把他拯救出来了。他的誓言太多。他问人们怎能想象他会厌倦呢。不过他面前还有全部生活等待他去享受。”

玛丽亚明白他的意思。“他被造就成了讨人喜欢的人。”

“正是我们的朋友把他造就成这样的。”斯特瑞塞感觉到他的话里含有一种奇怪的讽刺。

“所以这算不上是他的过错！”

“无论如何这却是他的危险。我的意思是，”斯特瑞塞说道，“她的危险。但是她知道这一点。”

“是的，她知道。”戈斯特利小姐问道，“你的想法是，他在伦敦还有别的女人？”

“是的。不是。这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怕她们。我已经与她们断绝关系。”他向她伸出手来，“再见。”

这引起她重新提出那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回去呢？”

“我不知道。总是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吧。”

“去一个大不相同的环境。”她握着他的手说道。

“大不相同，这毫无疑问。也许我将看出我能怎样对付。”

“你能使任何东西变得这么好……”但是她说到这里便住口了，好像想起了纽瑟姆太太所做的事。

他已经完全懂得她的意思。“像此时此地这么好？正如你把你所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那么好？”他过了片刻才说，确实因为她愿奉献给他的东西（为他的余生提供精心服侍和令人轻松愉快的照料）对他颇有诱惑。它使他周围一切都十分舒适而又温暖，而它却坚定地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决定选择的是美丽和了解。似乎不珍视这样一些东西，实在是笨拙而且愚蠢，然而从它们给他的机会来看，它们给的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她也理解。她总是能理解一切。

虽然确实可能是那样，但她却继续说道：“你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我不愿为你做。”

“啊，是的，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我不愿为你做。”她重复道。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走。”他终于想起他该怎么说，“做到为人正直。”

“做到为人正直？”

她重复他说的话，依稀含有轻蔑之意，但他觉得这话对她已经十分

清楚。“你知道，这就是我唯一的理由。不从整个事情中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

她想了一想，然后说道：“但是你有了极好的印象，你将会收获很多。”

“很多，”他表示赞同，“但是没有可与你相比的。如果我得到你，会使我违反公认的准则。”

作为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她不能完全假装她不明白这一点。不过她仍然略装不知地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正直得这样可怕呢？”

“如果我必须走，你自己就是第一个要我这样做的人。我没有别的选择。”

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看法，虽然她仍徒劳无益地表示反对。“你之所以这样，与其说是因为你‘为人正直’，倒不如说是因为你有可怕的锐利眼光。”

“啊，你自己也同样糟。我把那一点指出来时，你不能反对我。”

她终于滑稽而又凄凉地叹了一口气。“我确实不能反对你。”

“那么我们都说对了！”斯特瑞塞说道。

目 录

[导读](#)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部](#)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三部](#)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尾声

译后记

主要人物关系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德茨基进行曲 / (奥) 约瑟夫·罗特著；曹英华

译. —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455-3453-5

I. ①拉... II. ①约...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9312号

出品人：杨政

著者：〔奥〕约瑟夫·罗特

译者：曹英华

责任编辑：张秋红

封面设计：周伟伟

电脑制作：胡凤翼

字数：300千字

书号：ISBN 978-7-5455-3453-5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导读

一本关于社会和人的末日的书

——《拉德茨基进行曲》

1938年，被迫流亡法国的奥地利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写了一篇小随笔《午夜酒馆》，里面提到他遇到了一位年老的巴黎出租车司机。“他的大半辈子，一直都在当马车夫。但是在那之后，人类用马的时代，即马的种族与人的种族紧密联系的时代结束了，他变成了一名司机。”这样一则小故事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相当深远的：欧洲基础技术与社会的变革对巴黎人的职业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马与人的紧密联系因为车的出现而分崩离析，司机终日在午夜的酒馆买醉，这似乎象征着传统生活方式与情感的覆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反映的其实就是人与时代的关系。

与中国人思考历史与时代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上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部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当然指欧洲的古典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期。它终结于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而中世纪指的是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段落，以封建采邑制度和基督教会的一统天下为主要特征。但是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和发现，例如政治上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地理上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掀起宗教改革浪潮的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滕堡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以及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具体时间未确定，很有可能是1514年），人类的世界观与社会现实受到了极大冲击，一种崭新的时代感觉由此产生。所以在德语中，人们把从15世纪中后叶开始

一直延续到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统称为“Neuzeit”（意即“新时代”），而英文中相对应的词则是“modern age”（“现代”）。可以看出，不论是德语还是英语，都表达出现代与过去的断裂。而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并且从那之后成为一直纠缠着现代人的根本问题。

在这样一个“摩登时代”，人们似乎一直生活在矛盾的时代感觉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品物资的极大丰富，地球与自然被人类不断探索与征服，人似乎登上了一列叫作“进步”的历史火车，从此向着前方胜利进军；但另一方面，曾经支配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已经不复存在，共同情感的匮乏，加剧的竞争关系，技术造成的人的“物化”和“异化”，职业分工造成的单子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壑加深，个体没有感受到温暖的包围，反而备感孤独。

事实上，正如人类文明本身一样，“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悖论系统。一方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进程，实验科学与理性判断取代了迷信巫术与无知，以契约和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摧毁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乡土社会中的家庭关系，高度组织化、职能化的科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现代主体哲学与崇尚进步的乐观主义大行其道。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一理性化进程的不满、批判与反思从一开始就附着在理性化的轨道上。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它对技术与手段的迷信及其背后潜藏的自我中心主义遭到了猛烈的轰击。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理性化进程通往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人间天堂，而有很大的可能是无尽的地狱。我们可以将前一种现代性称为“脑的现代性”，其思想界的代表是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茨。而后一种现代性则可以被称作“心的现代性”，其思想代表则是

帕斯卡尔、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维科、哈曼与赫尔德。虽然“脑的现代性”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心的现代性”却作为前者的反动在地下不绝如缕。“脑”与“心”的分裂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

如果说“脑的现代性”代表的是人类群体的宏大叙事与建设的话，那么“心的现代性”体现的则是个体与理性化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经验关系，即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问题。在那里，理性不再是人的全部世界，内心的复杂和不可估量被一再强调，对于人性的探索向着充满奥秘的心灵深度拓展。而集中体现这一路线的就是现代以来所有的经典文学。文学的现代性恰恰就在于对于理性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声音，给出了颇具个性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它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所遭遇的沮丧、忧郁、焦虑、恐惧、呐喊和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米兰·昆德拉才会指出：“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一段话：与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一起，它询问什么是冒险；与萨穆埃尔·理查德森的同时代人一起，它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与巴尔扎克一起，它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与福楼拜一起，它勘察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土地；与托尔斯泰一起，它关注着非理性对人的决定和行为的干预。它也探索时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逝去的时间；与詹姆斯·乔伊斯一起，探索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与托马斯·曼一起，询问来自时间之底的遥控着我们步伐的神话的作用。总而言之，与现代文学的所有经典著作一起，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现代人要“将平庸的理性外壳炸开，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显露出来”（汪民安语）。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性来自它对于“脑的现代性”所采取的批判立场，虽然它也同样参与了后者的世俗化思想。在对待自然、对待人类以及对待社会的态度上，文学的现代性所希冀的都是与“脑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而这也同时使得现代性文学成为某种对于乌托邦的期许，即人类与自然以及自身的和解。文学的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色彩。面对理性化的大势，现代性文学看到的不是前途光明的进步，而是阴影重重的危机。人的认知危机与语言危机因此成为主题。而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现代性也参与了对于传统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解构过程，而其典型的手段就是反讽、戏仿、审丑美学以及断片化处理。文学的现代性对于社会以及政治的理解也有别于16世纪以前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文学的现代性也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维度。

而在约瑟夫·罗特看来，现代化的发展带给人的并不是什么进步与改善，反而是衰亡与没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旧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而历史的螺丝钉越拧越紧，传统的欧洲最终也分崩离析。于是，他选取了能够最典型地代表“老欧洲”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对象，在1932年发表了他的长篇代表作《拉德茨基进行曲》。该书曾经有过一个中文译名，叫作《特罗塔家族》。如果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族兴衰史的话，那么《拉德茨基进行曲》表现的则是奥地利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中，个人的选择、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且哀婉的历史画卷。据说，爱伦堡读到《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时候，马上就被它迷住了。当他三十年后重读此书时，他确信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就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他在自传中评价道：这是一本关于奥匈帝国末日的书，一本关于社会和人的末日的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特堪称现代化进程的“死敌”。

这部书作为整个文学经典系列的开篇，这是非常值得赞扬和钦佩的。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愿望，那就是这部小说其实还有一个续篇，即《皇帝的陵寝》（Die Kapuzinergruft），讲述了特罗塔家族末代子孙从“一战”后到1938年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为止的历史遭遇。如果这本书也能一并翻译成中文，那就更加理想了。

梁锡江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第一部

第一章

特罗塔家族是一个在索尔费里诺战役^a之后被晋封为贵族的新兴家族。

特罗塔出生于斯洛文尼亚一个以德语命名的小村庄——斯波尔耶村，这个村名便成了他的晋封头衔。一个特别的举动使他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不过，他深信时间终会将他遗忘。

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特罗塔是一个步兵少尉，指挥一个排。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士兵们在他前面，离他只有三步远的距离。他们排成两行，第一行蹲着，第二行站着。他们穿着洁白的制服，一个个精神抖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为了鼓舞士气，从前一天起，皇帝就亲临前线。拜皇帝恩赐，他们吃饱喝足了。在战斗中不时有士兵倒下去，特罗塔飞快地冲上前填补到他们的位置上，并抓起死者或是伤者的武器朝敌人射击。他时而命令队伍靠拢些，时而命令队伍散开些。他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竖起耳朵聆听着各方传来的声响。透过嗒嗒嗒的机枪声，他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上尉奇特而响亮的命令；锐利的目光穿透敌人阵地前面灰蒙蒙的雾霭；他瞄准目标射击，可谓弹无虚发。看到他坚毅的眼神和手势，听到他的呐喊，士兵们士气高昂，信心百倍。

双方短暂休战，在望不到尽头的前沿阵地上传递着“停止射击！”的命令。阵地上不时传来退弹壳的声音，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显得孤单

而冷清。敌我阵地间的蒙蒙雾霭渐渐散去，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脸来，人们感受到了正午温暖的气息。

就在此时，皇帝带着总参谋部的两名军官来到特罗塔少尉和士兵中间。他接过一名随从军官递给他的望远镜，准备观察敌方阵地的情况。特罗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敌人正在撤退，但掩护撤退的部队一定还在注视着奥地利阵地的动静。谁举起望远镜，谁就可能成为他们射击的目标。此刻这个目标就是年轻的皇帝啊！

特罗塔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到皇帝正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想到全团、全军、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即将面临的巨大灾难，他感到无比恐惧，身体不停地哆嗦，两腿发软。总参谋部的官员们高高在上，对战斗的残酷性往往认识不足，前线的下级军官常常为此感到无比愤慨。正是这种愤慨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尉做出了载入军队史册的壮举。他双手按住皇帝的肩头，试图将他的身子往下压。由于用力过猛，皇帝立刻跌倒在地。那两名随从军官赶忙向皇帝扑过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少尉的左肩头，而它原本是对着皇帝的心脏射过来的。少尉倒下去了，皇帝则站了起来。整个前沿阵地立刻响起了稀疏的、混乱的、仿佛大梦初醒的枪声。皇帝反感地拒绝了随从要他离开危险之地的劝告，俯身询问少尉的名字。处在昏迷之中的少尉完全听不见皇帝的问话。一个团部军医、一个救护员和另外两个卫生员弯腰低头，抬着担架朝皇帝这边跑过来。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向皇帝射击，两位随从赶紧把皇帝按倒在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扑倒在地。

“这里——少尉在这里！”皇帝抬起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团部军医大声喊叫。

枪声渐渐停息。一位来自军事学院的候补军官站到全排士兵前面，

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说：“现在听我指挥！”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他的两名随从军官站了起来。军医和救护员小心翼翼地把少尉抬上担架，系好带子，朝团指挥部跑去，那里搭了个白色帐篷，是离阵地最近的一个救护站。

特罗塔左肩的锁骨被子弹打碎了，最高统帅亲眼看着军医将子弹从少尉的左肩胛骨中取出，也亲耳听到他痛醒过来时的惨叫。

不到四个星期，特罗塔伤口痊愈，恢复了健康。当他返回到奥匈帝国南部的驻地时，已晋升为上尉，并获得了奥匈帝国的最高荣誉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和贵族封号。从此他的全称是：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b上尉。

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每天晚上睡觉前和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都要熟悉熟悉新军衔和新称号，要站到镜子前照一照，确认这张脸还是原来那张脸。是神奇的命运之手拉开了他和战友们的距离。战友们刻意地同他保持亲密关系以消除隔阂，但这种亲密又显得极不自然；他也试图像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地与战友们相处，但一切枉然。被晋封为贵族的特罗塔上尉在这种蜕变的关系中找不着北。他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梦幻空间里，注定要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高筒皮靴，走在光滑的地面上，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迎接人们敬畏的目光。

他出身普通人家，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亲先在军饷处当一名下士，后来到奥匈帝国南部边界当了一名宪兵卫队长，在与波斯尼亚走私犯交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自那以后他的父亲就作为残疾军人被安置在拉克森堡（皇家猎宫），成了一名公园管理员，负责喂养天

鹅、修剪树篱，春天守护金雀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半夜时分还要到公园幽深处把在长凳上露宿的对对情侣赶走。

对于一个下士之子来说，普普通通的少尉军衔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沐浴着皇恩，被晋封为贵族头衔的上尉如跃入云端，从此不得不身处虚无缥缈的陌生环境，远离父亲的视线和关爱，也无法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

特罗塔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按照惯例，每隔一周，他就会到驻地做一次巡视，检查岗哨，记下他们的换岗时间，在“异常情况”一栏里签上清晰而刚劲的“无”字，接着就会在值班室里借着微弱而摇曳的烛光给父亲写信。这些信件如同军队休假单和公务便条一样，写在黄色的十六开木质纤维纸上。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处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之后，便在信中简单地汇报一下写信人的健康状况，接着就祝愿收信人健康快乐，落款另起一行，在右下方的对角线处，写下与称呼相称的客套语：“永远忠诚和感激您的儿子约瑟夫·特罗塔少尉敬上！”

可是因为有了新的军衔和贵族封号，他不能再沿用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给父亲写信。那么他该怎样去改变过去那种适合整个军旅生涯的通信方式呢？他该怎样用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方式向父亲表情达意呢？

一个寂静的夜晚，特罗塔上尉坐到桌子边，准备在痊愈之后第一次给父亲写信。桌子上那一道道刀刻的痕迹记录了士兵们无数个无聊而寂寞的夜晚。拿起笔，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无法放弃“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把不听使唤的羽毛笔搁在墨水瓶边，将摇曳的烛芯截去一段，似乎是在期待柔和的烛光能激发灵感，以想出一个更合适的称呼。此时那泛黄的纸张、柔和的烛光唤起了心底对童年、对村庄、对母亲以及对军校

生活最柔软的记忆。他注视着值班室里单调物体投射在光秃秃的蓝色石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注视着挂在门旁钩子上的那把略微弯曲的闪亮佩剑，倾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声，倾听着雨点在铁皮窗上有节奏的敲击声……

许久，特罗塔上尉站起身，果断地决定，过几天他去皇宫觐见皇帝表达完例行的感谢之后，就去看望父亲。

一个星期之后，他去觐见皇帝。在不足十分钟的觐见中，皇帝照本宣科地问了十一二个问题。他毕恭毕敬地站立于朝堂，语气恭顺又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道：“是，陛下！”

觐见完毕，他租了一辆马车径直朝拉克森堡公园驶去。

在公园管理处的厨房里他见到了父亲。老人穿着衬衫，坐在桌子边，面前放了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扑鼻。桌旁挂着的栗色多节樱桃木弯柄手杖在轻轻地摇晃，桌上铺了一块镶有红边的藏青色台布，台布上放着一个皱巴巴的皮烟袋，袋口半开着，里面装满了烟丝。鼓鼓的烟袋旁还放着一个长长的烟斗，白色的烟斗现已泛黄，这颜色与老人灰白的大胡子正好相互映衬。

站在这间简陋而寒碜的厨房中央，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看上去恰似一个战神：身佩一条闪闪发光的绶带，头戴一项乌黑发亮的钢盔，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身着镶有鲜艳夺目的两排纽扣的上衣，佩着一枚熠熠生辉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儿子就这样站在父亲面前，老人缓慢地起身，似乎是在有意地衬托儿子那光辉的形象。特罗塔上尉吻了吻父亲的手，同时俯下身去，好让父亲吻自己的额头和面颊。

“坐吧！”老人说道。

上尉解下身上一些夺目的装饰物，然后坐下。

“祝贺你！”父亲用斯洛文尼亚军人特有的生硬德语说道。辅音像雷鸣般沉重而响亮，末尾音节都带了几个重音。早在五年前他就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儿子讲话，但那时儿子很少能听懂他的话，更不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他交谈。现在深受命运眷顾和皇帝恩惠的儿子居然能用母语和他交谈，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刻意表示亲热的一种举动。

“祝贺你！祝贺你！”老卫队长反复大声说道，“要知道在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可能提拔得这么快！那时拉德茨基还在压迫我们哩。”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特罗塔默默思忖着，军衔等级差距像一座大山一样把他和父亲隔开。

“您还有拉卡亚酒c吗，父亲大人？”他用这种正式的称呼询问，期望能做最后一次尝试来修复父子之情。

他们举杯对饮，频频碰杯。父亲喝一口就哼一声，不停地咳嗽吐痰，脸红得发紫，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接着又开始唠叨他的军旅生涯，显然是有意淡化儿子的功勋和军衔。

天色已晚，上尉站起身，吻了吻父亲的手，并让父亲分别在他的额头和面颊做了吻别，然后束好绶带，戴上军帽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这样一个信念：今生决不与父亲再相见！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父亲写信，显然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其他联系；特罗塔上尉已经甩掉了祖先是斯洛文尼亚农民的卑微身份，开创了一个新的家族。

岁月静好，时间流逝，特罗塔娶了一位如今和他门当户对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位富家千金，已不再年轻。她的父亲是西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叔叔是一位上校。婚后他们育有一子。

特罗塔在小小的驻地很惬意地过着有规律的军旅生活，每天早晨骑着马去操场，下午去咖啡馆和律师在棋盘上对弈。他渐渐地适应了他的军衔、他的地位、他的体面和他的荣誉。他的军事才能一般，每年的军事演习能拿一个中等成绩。他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不赌博，不发牢骚。他是一位公正的长官，杜绝任何谎言和怯懦行为，痛恨阿谀逢迎和追名逐利。他的为人就和他的操行评定表上写的一样，简单而无可挑剔。偶尔表现出的怒火让人们觉察到，他心里也有阴暗的地方，那里埋藏着沉睡的风暴，这源于某位不知名的祖先遗传给他的基因。

特罗塔上尉不喜欢阅读，因而打心眼里十分同情正在成长的儿子。儿子小小年纪就得和石板、铅笔、海绵、纸张、直尺以及算术打交道，还得学拉丁文。儿子长大后去从军，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从来没想到从现在起一直到家族消亡为止会有一个家族成员从事其他的职业。他曾经想，即使他将来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去从军。然而遗憾的是，妻子身体虚弱，医生多次警告她怀孕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儿子出生后他们再无所出。如果战争再一次来临，特罗塔随时准备奔赴疆场。他注定会战死沙场。他天真而固执地认为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军人的荣耀。

儿子刚刚满五周岁，虚荣的母亲拔苗助长，为他请来了家庭教师。可怜的儿子不得不过早地品尝读书的苦味。一天，闲来无事，他好奇地拿起儿子的课本，随意翻翻。他先是拿腔拿调地读了课本里的晨祷词。

这篇晨祷词几十年来未曾改变过，依然是那么押韵。接着他又读了《四季》《狐狸和兔子》《百兽之王》等课文。当他回翻到课本目录时，赫然发现有一篇课文的题目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想到这篇课文应该与他有关，便很快翻到那篇课文。出于好奇心，他坐下来认真地读着。“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课文这样开头——“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遇到极大的危险。”特罗塔的名字也出现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课文中的描写与事实大相径庭——

皇帝陛下怀着对战斗的热情，勇敢地奔赴前线。突然他被敌人的骑兵包围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英勇无畏的年轻少尉骑着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飞奔而来，他挥舞着利剑，左杀右砍，直将剑锋刺入敌人的心脏和喉咙……

接着又写道——

突然一根长矛刺入了勇士的胸膛，此时大多数敌人已被勇士砍倒，我们的君主挥舞着亮铮铮的宝剑勇猛地向已经慌乱不堪的敌骑兵砍去。敌人的士气大挫，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敌骑兵全部被俘虏。那位少年英雄——他的名字叫约瑟夫·特罗塔——荣获了祖国颁发给英雄儿女的最高奖励——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

拿着课本，特罗塔上尉去了屋后的小果园。每逢风和日丽的下午，

妻子总会来这里找些活儿干。他两唇发白，声音低沉，问妻子是否读过这篇无耻至极的课文。她点头微笑。

“谎话连篇！”上尉大声喊叫道，很生气地把课本扔到潮湿的地上。

“那是给孩子们读的。”妻子温和地解释道。

上尉转过身，背对着她，身体剧烈地哆嗦，仿佛是在暴风雨中战栗的小树。他气呼呼地冲进屋里。

每日的下棋时间到了。他从挂钩上取下佩剑，急匆匆地系好腰带，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那架势仿佛是要奔赴疆场杀敌。他来到咖啡馆，一声不吭，连输了两盘棋。他眉头紧锁，额头青筋暴起，一拳狠狠地砸向棋盘，可怜的棋子砰砰砰地四处乱跳。

他对律师说：“我有话跟您说！”——顿了顿——“我被胡编了！”他又开口说道，眼睛还直愣愣地盯着律师那亮闪闪的镜片，盯了一会儿，发觉自己词穷了。

“我要是把那本课本带来就好了，拿着那个令人讨厌的怪物，也许我能轻而易举地将整件事说清楚。”特罗塔暗自思忖。

“怎样被胡编了？”律师问道。

“我从没当过骑兵。”特罗塔认为最好这样开头来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意识到对方并没有听懂他的话，“那些无耻之徒在儿童课本里这样写道，我骑着一匹棕色战马，一匹汗淋淋的棕色战马。他们这样写道，飞奔过去拯救最高统帅，他们这样写道。”

律师这下明白了，他曾在儿子的一大堆书里看到过这篇课文。“不

要太计较，那是给孩子们读的！”

特罗塔满脸愕然地注视着律师。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那些编教科书的人、这位律师、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以及家庭教师全都跟他过不去。

“所有的历史事实，”律师继续说道，“在编入教科书时都被改写了。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孩子们需要能理解和仿效的榜样。事实的真相他们长大后自然会去了解！”

“结账！”上尉站起身大声喊道。他离开咖啡馆走进了营房。

值勤官阿梅林中尉大吃一惊。他正在军需处下士会计的办公室和一位姑娘调情。特罗塔上尉亲自查岗，派人叫来中士，并要执勤的下士向他报告情况，命令全连集合，在操场上练习射击。大家不知上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战战兢兢地按他说的做。每一个排都有几个士兵不知去向。特罗塔上尉命令把他们的名字报给他听。

“所有缺勤的人明天必须向我报到！”他对中尉命令道。

士兵们气喘吁吁地进行射击训练，枪栓啪嗒啪嗒地响，枪带飞舞，炙热的手握在凉飕飕的金属枪杆上，沉重的枪托踩在柔软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子弹上膛！”上尉大声命令道。

弹出的空弹壳咔嚓咔嚓地响，震得空气也似在发抖。

“练半个小时！”上尉命令道。

十分钟后他又改变了命令：“统统跪下来祈祷！”

听到士兵的膝盖碰撞到地上的松土、沙子和瓦砾时所发出的声响，他备感舒心。他还是上尉，是整个连队的主宰者。他会给那些胡编乱造的家伙们一点儿颜色瞧瞧。

他没有去军官食堂吃晚饭，压根儿什么也没吃，他倒在床上蒙头就睡，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次日凌晨，军官考勤点名时，他简单明了地向上校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上校立即将他的申诉呈送给上级部门。从此刻起，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上尉——“真理之骑士”——的苦恼开始了。

几个星期之后，军政部才答复说，申诉已经转给了宗教文化教育部门。又过了好几个星期，他终于收到了该部门对申诉的答复。

复函上写道：

尊敬的上尉先生：

兹对阁下有关奥地利官方课本第十五篇读物所提申诉答复如下：

此书系根据奥地利1864年7月2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由维德纳和斯尔德尼两位教授为中小学编写的读物。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注意，按照1840年3月21日法令精神，编写这类读物必须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并尽可能符合教育目标之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还涉及最高君主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本人和最高上议院的其他议员，是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课本。上面所说的，在阁下申诉中所提到的那篇读物曾提

请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自过目，并经他签字批准列入教材。

根据各级教育部门意见，编写这类读物的宗旨是以一种适应中小學生阅读能力和特点的方式宣传奥地利皇朝帝国军人的光辉战斗事迹和崇高的爱国精神。鉴于该篇读物并没有捏造故事、篡改事实，也没有用干巴巴的声调空喊爱国主义口号，这完全符合成长中的儿童的心理、想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本着上述以及其他类似的理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恭请阁下撤回此项申诉。

这封复函是由宗教文化教育大臣亲笔签名的。上校亲手把它转交给了特罗塔上尉，还以父辈的口吻对他说：“到此为止吧！”

特罗塔接过复函，一言不发。一周以后，他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表达了觐见皇帝的请求。三周以后的一个上午，他被引入宫殿，站在最高统帅面前。

“亲爱的特罗塔，听着！”皇帝说，“这件事的确有些糟糕，不过，它对于我们俩毫发无损！别再去管它了！”

“陛下，”特罗塔回答说，“那是个谎言！”

“每个人都会说谎。”皇帝证实道。

“我不会，陛下！”上尉终究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皇帝踱着步走到特罗塔跟前，最高君主并不比他高，两人四目相对。

“我的大臣们，”弗兰茨·约瑟夫开口道，“当然清楚他们所做的是。我得依靠他们。你能理解吗，亲爱的特罗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看着吧，我们会有所行动的！”

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还活着，但特罗塔并没有去拉克森堡看望父亲。他返回驻地，请求退伍。

退伍时他获得了少校军衔。他迁往波希米亚，住在岳父的一座小庄园内，但仍然享受着皇帝的恩宠。过了几个星期，他得到通知说，皇帝从自己的银库中拨出五千古尔盾d赏赐给救命恩人的儿子，作为他日后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此外，皇帝还晋封特罗塔为男爵e。

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将皇帝的恩惠视同侮辱，他心里因此闷闷不乐。与普鲁士人的战争他没有出征，战争的失败让他怒火中烧。渐渐地，他食不甘味，睡不香甜，视力减退，步履缓慢，沉默寡言。虽说还正当年，但看上去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他对皇帝、对真理、对美德、对正义的天真幻想已经破灭，忍耐和沉默将伴他度过余生。他似乎已经明白，是谎言、狡黠和奸诈在维持着世界的秩序、法令的威严和皇帝的荣光。

按照皇帝偶尔表达的意愿，第十五篇读物从帝国的教科书中删除了。从此，特罗塔的名字只能在其曾服役过的部队的秘密史册中才能找到。特罗塔的少校军衔也只是空有其名，如同某些隐蔽的事物向活生生的光亮世界投去的阴影，稍纵即逝。

特罗塔男爵在岳父的庄园干着和他的父亲在拉克森堡公园一样的活儿，手执浇水壶和园艺剪刀，修剪树篱和草坪。春天来了，他守护金雀

花和紫丁香以防贼手偷摘；他修剪树枝，收拾工具，更换门锁，打造马鞍，翻松土壤；他成天待在森林里，捕获一些小动物，和护林员一起在林子里过夜；他管理家禽、肥料、庄稼、水果、藤蔓花、仆人和马车夫；外出采购时小心翼翼，用尖尖的手指从皱巴巴的皮口袋取出钱来，付完钱之后又将它藏回腰间。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斯洛文尼亚农夫。

有时候他也会像过去那样大动肝火，愤怒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暴风雨正在摧残着一棵灌木苗似的。他一发火就会去狠揍仆人，鞭打马背，脚踹自己亲手修过的房门，并扬言要赶尽杀绝庄园的雇工。吃午饭时他气呼呼地一把推开餐桌上的盘子，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个不停。

他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分房住。儿子也只有在进餐时才能见到父亲。儿子每年会两次将学习成绩单呈给他看，从未听到过他任何赞扬或责备的话。他的岳父靠养老金生活，喜欢与女人调情，因为害怕女婿干涉，通常接连几个星期待在城里不回庄园。

他——特罗塔男爵——如今是一个又矮小又苍老的斯洛文尼亚农夫。他还像过去一样每周给父亲写两次信，而且总是在深夜写。借着微弱的烛光，摊开一张淡黄色的十六开信纸，在距纸的上边四指，距左侧边二指的地方写下“亲爱的父亲！”这个称呼。但他很少收到回信。

每每想起可怜的老卫队长住的是简陋房屋，抽的是低劣烟叶，喝的是自个儿酿制的拉卡亚酒，男爵心里阵阵绞痛，不禁产生一种冲动，想立即去看望父亲。可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这种节俭的美德大概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乃至他的曾祖父那儿一直传承下来的。

比起当年，他现在与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那位残疾军人父亲更为相

像了。想想多年以前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厨房里和父亲喝着拉卡亚酒的情形，那时的他满身披着新贵族的戎装显得多么光彩闪耀，如今看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他从未和妻子谈起过自己的父亲。他觉得斯洛文尼亚卫队长这个身份会使一个出身于古老王朝的官宦家庭的千金感到十分难堪。出于这种考虑，他从不邀请父亲来家里做客。

有一次，那是三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男爵迈着沉重的步子，越过板结的硬土块，往农庄管理员那儿去。途中，遇到一个庄园雇工，递给他拉克森堡公园管理处寄来的一封信。那位残疾军人去世了，他平静地走了，享年八十一岁。

没有过多的言语，男爵只是简单地吩咐道：“去叫男爵夫人替我准备好行李，我今晚就去维也纳！”

说完他继续向前走，进了管理员家里，问了问播种问题，讨论了一下天气，并吩咐他再添置三个犁耙，叫他下周一请兽医来一下，还叫他今天就去给要临盆的女佣请个接生婆。

临走时他说：“我父亲走了，我要去维也纳三天！”说完，漫不经心地伸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他的行李箱已准备好，马车也已备好，到火车站大约要一个小时。他匆匆地喝了点汤，吃了点肉，然后对妻子说：“我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你从未见过他！”

这是讣告吗？这是哀悼吗？

“你跟我一起去！”他对生性胆小的儿子说。

妻子站起身开始收拾儿子的行装。当她在楼上忙着收拾行李时，特

罗塔又对儿子说：“你就要见到你的祖父了。”

儿子垂下眼睑，身子瑟瑟发抖。

他们抵达时，卫队长的遗体已经入殓。他躺在那里，身旁点着八根三尺长的蜡烛，两个残疾退役军人在为他守灵。老人身穿藏蓝色制服，胸前戴着三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安详地躺在灵柩里。灵柩就停放在他的起居室里。室内有一扇窗户，挂着窗帘，一个修女就在离窗户不远的角落为死者做祷告。特罗塔进屋时，两位守灵的残疾退役军人立刻将身子挺直。他身穿少校制服，胸前戴着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他双膝跪下，儿子也跟着在死者的脚前跪下，迎面看到的是穿在死者脚上的一双厚底高筒皮靴。有生以来特罗塔男爵第一次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那双小眼睛是干枯的，没滴下一滴眼泪。他咕噜咕噜地叫了两三声父亲，态度既虔诚又迷茫，他站起来向死者俯下身去，在那浓密的胡须上作了最后的吻别。他对儿子说：“你过来！”

“你看到他了吗？”到了外面他问儿子。

“看到了。”儿子回答道。

“他只当过卫队长，”父亲对儿子说，“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这样，我们才得到了男爵的封号。”

儿子沉默不语。

这位残疾退役军人被葬在拉克森堡一个小小的军人公墓里。六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退役老兵抬着棺材从教堂向墓地走去。全身戎装的特罗塔少校一直将手搭在儿子肩上。儿子不停地抽泣着。每当军乐队吹奏的哀乐稍微停顿时，就可以听到牧师们那悲哀而单调的唱经声。空中缭绕

的薄雾使这个男孩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一支小分队向墓地上空鸣枪，枪声在空中久久回响，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鸣枪是在向死者的灵魂致以士兵式的敬礼，祈祷亡灵能永远地离开尘世，上升到天堂。

父子俩乘火车回家。途中男爵一直一言不发。下了火车，在车站院子里等马车来接他们时，他才跟儿子说了声：“不要忘记他，你的祖父！”

男爵又像往常一样埋头于日常工作。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卫队长并不是他送走的最后一位亲人。接下来他先送走了岳父，再后来又埋葬了妻子。妻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撒手人寰。他随后把儿子送进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并一再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当兵。

他孤孤单单地住在庄园一栋宽敞的白房子里，屋里到处弥漫着逝者的气息。他只能和护林员、管理员、仆人和马车夫说说话。虽然很少发脾气，但他那粗壮的拳头仍然很有震慑力，可怕的沉默犹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每个月儿子都会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两封信，他一个月只给儿子回一次信，只有寥寥几笔，而且就写在从儿子来信的便笺上裁下来的空白小纸条上。

八月十八是帝国庆祝皇帝诞辰的日子，每年他都会穿上军服、骑上马，到邻近的驻军地转转。

儿子每年会在暑假和圣诞假期回来看望他。每个圣诞平安夜，儿子都可以得到三个硬邦邦的古尔盾银币，但必须写收据，而且还不能把银币带走。当天晚上老人就会把这些银币放进一个木箱子里，并将儿子的

学习成绩单放在银币旁边。儿子天资不高，但很勤奋，因此成绩也还过得去。他从没给儿子买过任何玩具，也从没给过一丁点儿零花钱、买过一本课外读物。儿子性格冷静沉着，为人善良正直。

特罗塔男爵心思单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点完成学业。在儿子十八岁那年的圣诞夜，父亲对他说：“今年不再给你三个古尔盾银币了，你可以开收据拿走箱子里的九个古尔盾银币。和女人交往要小心，她们大多是祸水！”

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决定让你当一名法官，你还得学习两年。不要急于去部队服役，可以向后推迟一些，等你毕业以后再说。”

儿子按照父亲的意愿，顺从地取走了九个古尔盾银币。在和为数不多的女人交往时他十分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暑假回家时，还剩下六个古尔盾银币。他请求父亲允许他邀请一个朋友来做客。

“好啊！”少校有些吃惊地说。

那个朋友来了，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却拖着一个大画匣子。这让主人感到很不乐意。

“他是画画的？”老人问道。

“是的，画得棒极了。”儿子弗兰茨回答道。

“叫他别在房间里乱涂，带他到外面画风景。”

客人到了外面，但并没有画风景。他在凭记忆替特罗塔男爵画肖像。他每天在餐桌上努力记下主人的面部轮廓和表情。

一天，男爵问客人：“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

两个年轻人羞红了脸，眼睛看着台布。不管怎样，肖像还是画成了，配上镜框，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老人。他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把肖像翻过来，似乎要找出一些正面画像未曾画出的细节。他又把它举到窗前，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望着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仔细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最后他说：

“我该把它挂哪儿呢？”

多少年了，他从没有这么高兴过。

“如果你朋友缺钱，你可以借给他。”他低声对弗兰茨说，“你要好好和他相处！”

这幅肖像是老特罗塔一生中唯一的一幅肖像，后来挂在儿子的书房里，作为给特罗塔家族后人的一个念想.....

自此以后，老人时常盯着这幅画像看。看着，看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时而把它挂在这面墙上，时而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他仔细地端详着画像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苍白的两片薄唇，在两只乌黑的小眼睛下方，像山丘一样耸立的瘦削的面颊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盖着像鬃毛一样坚硬如刺的短发。他觉得直到现在才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有时，他默默地和自己的面容交谈，这触发了难以名状的思绪和回忆。一丝捉摸不定的乡愁涌上心头。他多么需要这幅画像。有了它，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早地衰老，才体会到那无边的孤独。衰老和孤独从画布上无情地向他涌来。难道自己一直是这样吗？他默默地问自己：一直是这样吗？

他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走到公墓地去，走到妻子墓前，仔细地瞧着灰色的墓碑和白色的十字架，看看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屈指算算，悲凉地发现妻子死得太早。他承认怎么也记不清她了，比如说，她的两只手长什么样，他已经忘了。他突然想起有一种药酒，妻子喝了好多年。她的面容呢？他闭上眼睛似乎还能想起来，但很快又消失，脑海中只剩下一团圆圆的、粉红色的模糊影像。

自此以后，无论是在宅子里还是在庄园里，他变得性情温和。他时而去摸摸马，时而对着母鸡笑笑。他不仅学会了喝白酒，而且还经常喝。一天，他提前好几天就给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人们开始笑着和他打招呼，而他也回以微笑。暑假到了，儿子带了朋友回来，他和他们一起进城，下馆子，喝几口斯利洛维茨酒，还给年轻人点了很多菜。

儿子当上了法官，经常回家到庄园里到处转转。有一天他对父亲说想放弃法律仕途回家帮忙管理庄园。

少校说：“太晚了！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农夫和庄园主！你会成为一个能干的法官，绝不会是别的！”

一切已成定局。儿子选择了从政，做了奥地利西里西亚行政区的一个专员。尽管法定的课本里已经看不到特罗塔这个名字，但它并没有从上级政治机关的秘密文件中消失，还有皇帝恩赐的五千古尔盾银币也记录在册。它保证了年轻的特罗塔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就在他晋升为地方官两年前，特罗塔少校去世了。

他留下了一份令人意外的遗嘱。鉴于他深信——他这样写道——他的儿子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农庄主，所以他希望特罗塔家族的人能成为有地位、有荣耀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宠，并希望他的

后代能比他——立遗嘱者——生活得更幸福。为此，他决定将岳父大人几年前遗赠给他的庄园包括其所属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赠给残疾军人基金会，以纪念他已故的父亲。与此同时，他希望残疾军人基金会能将他埋葬在父亲的墓旁。他——遗产赠与者——请求残疾军人基金会本着节俭的原则对他的葬礼一切从简。对于现有的款项——在维也纳威福鲁西银行存的一万五千弗罗林金币及其利息，还有放在家里的所有的金币、银币和铜币以及儿子已故母亲留下的戒指、手表和项链，全部归他的独子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所有。

一支维也纳军乐队，一个步兵连，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骑兵团的一名代表，特罗塔生前所在的匈牙利南部驻军的几名军官代表，所有还能行走的残疾退役军人，两名宫廷内阁官员，军政部的一名军官和一名捧着缀有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的黑软垫的下士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消瘦的儿子弗兰茨身穿黑色孝服，走在最前面。军乐队奏响了与先前祖父葬礼上同样的进行曲。不过，发射的礼炮更加猛烈，声音更响，回音更长。

儿子没有哭，其他人也没有哭。墓地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没有任何的悼词。少校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真理之骑士——就这样长眠在宪兵卫队长的身旁。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朴素的军人墓碑，墓碑上用细细的、长长的黑色字体刻上了他的姓名、军衔和他曾服役过的部队名，还铭刻了该部队引以为豪的称号：“索尔费里诺英雄。”

除了这块墓碑、一个消失的荣誉和那张肖像外，死者什么也没留下。就是说，一个农民曾在春天走遍这片土地，到了夏天，他亲手播种的一大片茂盛的麦浪抹去了他的足迹。就在这个星期，皇朝帝国的地方官——弗兰茨·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男爵——收到了皇帝陛下发来的吊唁函，其中两处提到了已故者的“不能磨灭的功勋”。

第二章

在这个师的全部驻防区域，最负盛名的军乐队是驻扎在摩拉维亚W小城的第十步兵团军乐队。乐队长是奥地利的一个著名军乐家。他记忆力非凡，在改写大量的旧军乐谱的同时，他每月都会谱写一首新的进行曲。所有的进行曲与长着相似面孔的士兵一样单调。大多数进行曲都以模拟军鼓的小鼓乐开始，然后是加快行军节奏的集合号，清脆响亮的铜鼓乐，尾声是雷鸣般的定音鼓乐以及欢快短促的军乐。

军乐队长内希瓦尔的非凡之处不在于他谱写了大量的曲子，也不在于他长期严格地训练他的乐队，而在于他严谨的演奏风格。其他乐队长通常安排乐队的上士指挥演奏第一首进行曲，直到演奏第二首时才亲自指挥。在内希瓦尔看来，这种散漫的作风是奥匈帝国衰败没落的明显迹象。一旦乐队按照规定摆成了圆形，乐谱架灵巧的小脚插入广场上大石块之间的黑土缝里，这位乐队长就已经站在乐队人员中间，静悄悄地举起镶有银手柄的乌檀木指挥棒开始指挥乐队演奏。

每次户外音乐会都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下举行。音乐会的序曲一成不变，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乐队全体成员对这首乐曲十分熟悉，即使是在黑夜或睡梦中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也能演奏自如。尽管如此，内希瓦尔仍然要求他们每次演奏时必须瞅准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每逢星期日，他都站在乐队中央，像首次指挥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怀着对军队和音乐的极大热情，抬起头，举起指挥棒，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听，小鼓猛击，笛声悠扬，钹声清脆，听众的脸上都露出了如痴如醉的笑容，周身热血沸腾；虽然他们都纹丝不动，但觉得仿佛

在大步向前；姑娘们屏住呼吸，张开嘴巴；男子汉们低头沉思，沉浸在对军旅岁月的回忆中；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附近的公园里，头发灰白的小脑袋在微微发抖。夏天到了。

是的，夏天到了。

地方官官邸对面的老栗树散发着香气，早晚随风摇曳的枝叶，白天却纹丝不动，宽大的树荫一直延伸到路中央，给行人送来缕缕清凉。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云雀不知疲倦地在静谧的小城上空鸣叫。偶尔也有那么一辆出租马车驶过颠簸的石子路，把外乡人从火车站送到旅馆；时而也会有一辆双驾马车在宽阔的大道上由北向南驶过，那是把温特希格老爷从庄园的宅院大床上直接送到他那巨大的狩猎区去散步。老爷个子矮小，脸色蜡黄。虽然已是夏日，坐在马车里的老爷身上却裹着一条宽大的黄色毯子，只露出一张阴沉沉的枯瘦的脸。马车富有弹性的橡皮轮缓慢无声地前行；棕色的轮辐g熠熠闪光。黑乎乎的大森林和金发森林管理员早已在恭候主人的到来。镇上的居民纷纷向他问候，他全然不理，表情木然地穿过一片问候的海洋。穿着黑衣服的马车夫斜挺着身子，大礼帽几乎擦到栗子树，柔韧的马鞭轻轻地抚掠着那高头大马的棕色脊背，那紧闭的双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吆喝声，比嘚嘚作响的马蹄声还要响亮。

暑假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地方官十五岁的儿子，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摩拉维亚省霍恩奈斯骑兵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把这座故乡小城视作一个避暑天堂，也视作他的夏日之家。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他都会在舅舅那里度过，只有暑假才回家。按照他的父亲——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大人——的要求，他回家的日子必须选在一个星期日。不管学校是哪

一天放假，家里的假期总是从星期日开始，这是因为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星期日不办公，可以整个上午从九点到十二点都在家陪着儿子。

八点五十分——早晨弥撒过后的一刻钟——穿着星期日制服的年轻人会准时来到地方官官邸门前。

八点五十五分，穿着灰色制服的男仆亚克斯走下楼来说：“小少爷，老爷来了。”

卡尔·约瑟夫最后一次拉拉上衣，整整腰带，摘下军帽，并按规定把它贴在腰臀处。

父亲来了，儿子双脚立正，清脆的碰靴声划破了老宅子的寂静。老人打开门，轻轻地挥了挥手，示意他先进去。儿子没有反应过来，依然站着不动。老人便先走进去，卡尔·约瑟夫跟着他进去，但在门槛旁边停住。

“随便坐吧！”地方官过了一会儿说。

卡尔·约瑟夫这才朝着那张红丝绒大扶手椅走去，面对着父亲坐下，双膝并拢，军帽和白手套放在膝盖上。

缕缕阳光透过绿色的百叶窗格的狭缝照射到深红色的地毯上。一只苍蝇在嗡嗡地叫，金色的壁钟开始当当地响。敲过九下之后，钟声微弱了，地方官开口道：“马雷克上校先生身体可好？”

“谢谢爸爸！他身体很好！”

“你的几何学还是很差吗？”

“哦，谢谢爸爸！比以前好点儿！”

“课外读书了吗？”

“读了一些，爸爸！”

“你的骑术怎么样？去年骑得可不好。”

“今年……”卡尔·约瑟夫正要回答，却很快被打断了。

父亲将半藏在光亮的圆形硬袖口中的细长的手伸出来，袖口上正方形的大纽扣金光闪闪。

“你去年骑术不好，我刚才说过。这是——”地方官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说，“一种耻辱！”

说到这儿，父子俩都沉默了。虽然“耻辱”二字说的声音很小，但它还是在房间里回响着。地方官在做过极为严厉的批评后，会暂停一会儿。儿子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去消化，把它们刻在脑子里和心上。壁钟在嘀嗒地响个不停，苍蝇在嗡嗡地叫个不休。

“今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卡尔·约瑟夫用清脆的声音说，“是中士多次亲口说的。我还受到了科佩尔中尉先生的表扬。”

“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了些。”地方官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靠着桌边把硬袖口塞回到袖子里去，一阵刺耳的响声传来。

“说下去吧！”他边说边点燃一支烟，这表明轻松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卡尔·约瑟夫将帽子和手套放在一张小桌上，站起身来，开始汇报去年的一切情况。老人点点头，突然对他说：“你已经长大了，孩子！”

声音也开始变了，恋爱了吗？”

卡尔·约瑟夫满脸通红，整个脸庞像是一只大灯笼在燃烧，但他勇敢地面对着父亲。

“这么说，你还没有恋爱？”地方官说，“算了，我随便问问，你接着讲吧！”

卡尔·约瑟夫喝了口水，脸上的红晕消退了，他突然感到浑身发冷。他断断续续地向父亲继续汇报。过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书单，递给父亲。

“都是些很好的读物嘛！给我讲讲《茨里尼》[h](#)的故事梗概吧！”

卡尔·约瑟夫于是将剧本的内容一幕一幕地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整个人已是疲惫不堪，脸色发白，口干舌燥。

他偷偷地瞄了一眼壁钟，才十点半，还要接受一个半小时的考问。老人想起应该检查一下儿子的古代历史或者日耳曼神话知识。他右手拿着点燃的烟，左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踱着步。右臂上的硬袖口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照在红色地毯上的缕缕阳光更加强烈，越来越向窗户靠近，说明太阳一定升得很高了。教堂的钟声响了，一直传到房间里，听上去好像就在百叶窗外敲着。

老人今天只是考了文学知识。他详细地阐述了格里尔帕策作品的意义。他推荐阿德尔伯特·斯蒂福特和费迪南德·冯·萨尔的作品作为“假日轻松读物”给儿子阅读。接着，老人又跳回到军事话题：站岗值勤、军规第二部分、部队的组成、各个团的军事兵力等等。

突然，他出其不意地问道：“什么是隶属关系？”

“隶属关系就是无条件服从的职责。”卡尔·约瑟夫侃侃而谈，“每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和下属……”

“停！”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并纠正道，“以及每一个下属……”

卡尔·约瑟夫又继续回答：“——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如果……”

“一旦，”老人纠正道，“一旦上级下达了命令。”

壁钟敲响了十二下，卡尔·约瑟夫终于松了一口气。直到这时卡尔·约瑟夫的暑假才算真正开始。

又过了一刻钟，他听见从营房传来的咚咚咚的急骤的小鼓乐声。每个星期日的正午时分，军乐队都要走出营房来到地方官的官邸阳台下演奏。在这个小城，地方官的地位不亚于皇帝陛下。卡尔·约瑟夫默默地站在阳台上那茂密的葡萄藤后面，十分虔诚地聆听着军乐队的演奏。他觉得自己与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有点儿亲缘关系。他父亲在这里代表并维护着它的势力。有朝一日他也要为它出征，为它战斗，为它献身。他知道所有皇室成员的名字，并以一个孩童般的真诚热爱他们所有人，当然他最爱戴的是皇帝陛下。在他心目中，皇帝善良、伟大、崇高、正义、高高在上却又平易近人，对部队的军官们宠爱有加。

一听到军乐声，特别是一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卡尔·约瑟夫就精神抖擞，周身热血沸腾。听着听着，卡尔·约瑟夫仿佛觉得那音符已化成密集的子弹正有节奏地在他的耳朵周围呼啸而过；他那锃亮的佩剑正随着那急速的旋律在闪电般地飞舞。在醉人的鼓乐声中，他慢慢地倒了下去；他的鲜血从一道暗红色的狭口里正一滴滴地往外渗，滴落在金光闪闪的军号上，滴落在深黑色的定音鼓上，滴落在奏响胜利的铙钹

上。

男仆亚克斯站在他身后，清了清嗓子，午餐要开始了。每当乐声稍停时，从餐厅里便会传来餐盘发出的叮当声，十分好听。餐厅与阳台隔了三个大房间，在二楼的正中间。用餐时，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屋外传来的军乐演奏声。它给午餐带来了一种温和而宽容的庄严气氛，父亲也不会像平常那样在短暂的进餐时间还要同他进行令人尴尬又生硬的谈话。他们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惬意地享用美食。遗憾的是军乐队并不是天天来演奏。餐盘上有浅蓝色和淡金色相间的细长条纹，卡尔·约瑟夫喜欢这些条纹，在军校学习期间时常会想念它们。这些条纹、《拉德茨基进行曲》、墙上挂的已故母亲的肖像（他已记不清她的容颜）、重重的长柄银汤勺、盛鱼汤的大盖碗、带齿的水果刀、小巧而精致的咖啡杯、薄如银币的小汤勺，所有这一切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夏天、自由和故乡。

他把披风、军帽和手套递给了亚克斯，走进餐厅。地方官也走了进来，对着儿子微微一笑。女管家希尔施维茨小姐来得稍微迟了点儿，她穿的是星期日才穿的灰色丝绸服，后脑勺打了个很大的发髻，胸前戴了一个弯月形的大别针，看来她已经装扮整齐了。卡尔·约瑟夫轻轻地吻了吻她那纤细的手。亚克斯把椅子挪了挪，地方官作了一个入座的手势。亚克斯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进来，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整个人立刻换了个模样。他本来就苍白的面容、本来就白花花的连鬓胡子、本来就灰白的头发此时显得更白，发出一种奇特而耀眼的白光。他戴着这副手套，托着一个深色托盘，上面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他快速而稳当地把汤碗放在桌子中央，悄无声息。按照老习惯，希尔施维茨小姐负责分汤。他们亲切地端起盘子向她伸过去，眼眸里含着感激的笑意。她也回以莞尔一笑，并将热乎乎、黄澄澄的汤放进了他们的食盘。汤清澈透明，里面有细长、缠连、滑溜的金黄色面条。

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吃得很快，有时快得惊人。看他那狼吞虎咽的劲儿，好像是有满腔的贵族式怒火要发泄在餐盘里，那架势似乎是恨不能立刻将盘里的汤和面条一扫而光。希尔施维茨小姐用餐时吃得很少，等进餐结束后她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道道地慢慢品尝。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卡尔·约瑟夫只得囫圇吞枣地吃着。于是所有人几乎同时吃完。只要老爷子不吭声，谁也不说话。

喝完汤之后，仆人们端上来一道拌有配菜的牛肉冷盘，这是多年以来地方官家里必备的星期日菜肴。他笑眯眯地盯着这道菜，足足盯了有半顿饭的工夫。他的眼睛欣赏着边缘又脆又嫩的烤肉，接着又挨个儿瞧瞧盛在碟子里的蔬菜：鲜嫩欲滴的紫甜菜、碧绿的菠菜、光亮的莴苣、呛人的白色辣根，以及泡在奶油里的椭圆形的土豆——它会使人想起那些精致而小巧的饰品。男爵对这道菜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情，他似乎是用眼睛去品尝美味的佳肴。他首先用视觉上的审美能力吃掉了菜肴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是吃掉了它们的灵魂；然后用嘴吃余下的部分时则味同嚼蜡，只得狼吞虎咽地吃完。美美地观赏这些菜肴和简单地食用它们都会使老人家深感愉悦，因为他重视这样一种所谓的“贵族式”进餐方式，它不仅仅是胃口的满足，还是一种思想的熏陶。他把这种思想称为斯巴达式的思想。他十分巧妙地把兴趣的满足和职责的要求结合起来。他是一个斯巴达人，但也是一个奥地利人。

现在由他来切割牛肉，每个星期日这道菜都是由他来分。他把硬袖口往袖子里一塞，抬起双手，用刀开始切割牛肉，并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您看，尊敬的小姐，只顾向卖肉的人要嫩肉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切肉的方式，是横向切还是纵向切。现在卖肉的不懂得这些诀窍。就因为刀功不好，最好的肉都给他们弄糟了。尊敬的小姐，您看！我几乎无法弥补损失，刀一切下去，肉就散成一条一条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整块

肉是‘烂’的，但切下来的每一小块却很硬，这一点您自己很快就可以看到。至于这些德国人叫Beilage的配菜，下次我会选这种德国人称作Meerrettich的辣根。要干一些，不能把它的香料掉进牛奶；烹调时间不能过长，烧好了马上端上桌，不然水分就会多。这是你犯的错误！”

希尔施维茨小姐在德国生活多年，说一口标准的德语。当冯·特罗塔老爷用德文来表达“配菜”和“辣根”时，她吃力地点了点头。看得出来，她后脑勺的发髻太重，要低下头表示同意得费好大劲。于是，她努力想做得适度友好，让人觉得她的赞许有些勉强。

地方官接着又补充道：“我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尊敬的小姐！”他讲的是高级官员和低等贵族讲的那种带鼻音的奥地利德语，让人听了感觉像是深夜里从远方传来的吉他声，又像是钟敲过后那微微震荡的回声。那是一种平缓而又精确的语言，既亲切又严厉，它与说话人那瘦骨嶙峋的脸、细长而弯曲的鼻子——从这个鼻子发出来的低沉的辅音听上去似乎带有一点儿哀伤的情调——很相称。每当地方官讲话时，他的鼻子和嘴，与其说是面部器官，不如说是吹奏乐器。除了嘴唇在动，面部其他的器官都不动。冯·特罗塔老爷把他黑亮的络腮胡子视为军人制服的一部分，视为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之臣仆的象征，视为王朝思想的一种证据。冯·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讲话时，他的络腮胡子也是纹丝不动的。他笔直地坐在桌旁，好似一个骑兵正手握缰绳。他坐着时看上去像是站着，他站着时，像枪杆一样挺直的身躯常使人惊叹不已。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不管是星期日还是平时，他总是穿深蓝色的上衣和带条纹的灰色裤子，这裤子紧贴着两条长腿，吊带系在光亮的马靴上，把裤筒拉得笔挺。

在第二道和第三道菜的间隙他总是习惯性地站起身说“起来活动活动”。不过，看那神情，与其说是起来活动活动，不如说是在给室内的

人演示应该怎样在起身、站立和踱步时，保持上身不动。亚克斯进来撤走冷肉，希尔施维茨小姐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意思是提醒他叫人把剩下的肉给她热一下。

冯·特罗塔老爷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到窗边，把窗帷稍微撩开一些，转身又回到桌边。此刻，一大盘樱桃丸子端上来了。地方官只舀了一个，并用勺子把它切开。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尊敬的小姐，这是一个标准的樱桃丸子，它被切开时有一定的稠度，但一入嘴里就化了。”

他转身对卡尔·约瑟夫说：“吃两个丸子吧！”

卡尔·约瑟夫舀了两个，一转眼就把它们吞下去了，比他父亲还早一秒。他又喝了一杯水——晚餐时才有酒喝——以便把粘在食道里的丸子冲到胃里去。用餐完毕，他和父亲同时将餐巾叠好。

大家都站了起来。外面乐队正在演奏《塔恩霍伊泽序曲》。在嘹亮的乐曲声中，他们跟着希尔施维茨小姐走进了老爷的书房。亚克斯已经把咖啡端了进来。他们在这里等候乐队长内希瓦尔先生。当乐队人员在楼下整队离去时，内希瓦尔先生走了进来。他身穿深蓝色的阅兵制服，腰佩锃亮的军剑，衣领上缀着两个亮闪闪的小竖琴。

“你们的演奏棒极了！”冯·特罗塔老爷说道，当然他每个星期日都这样说，“今天的演奏尤其出色！”

内希瓦尔先生对他鞠躬。一个小时以前他已经在军官食堂用过餐，嘴里还留有菜肴的余味。这个时候他更想抽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而不是喝浓咖啡。亚克斯给他拿来了烟，卡尔·约瑟夫给他点着了火，他凑过来吸了好久，火焰差点把卡尔的手烧着。

大家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内希瓦尔谈起了最近在维也纳上演的雷哈尔轻歌剧。这位乐队长阅历丰富，每个月都要去维也纳两次。卡尔·约瑟夫猜测这位音乐家内心深处一定藏着许多夜生活的秘密。他的妻子是普通人家出身，夫妻俩育有三个孩子。他已成功地跻身上层社会，与家人长期分居。他一边悠闲地吸着烟，一边乐滋滋地讲着犹太人的笑话。地方官听不懂，也没有笑，却说：“很好听，很好听！”

“你的太太还好吗？”冯·特罗塔老爷经常会这么问，多年以来他一直这么问。他从未见过他太太，当然他也不想和这位出身平凡的女人见面。告别时，他总是对内希瓦尔说：“请代我向你太太问好，虽然我们从未谋面！”内希瓦尔答应转达他的问候，并且说他太太肯定会非常感激。

“你的孩子们好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他总是忘记那些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大儿子学习成绩优异！”乐队长说。

“长大后当音乐家吧？”冯·特罗塔老爷略带鄙视地问。

“啊，不！”内希瓦尔先生回答说，“再过一年他就要上军官学校了。”

“哦，当军官啊！”地方官说，“这很好啊，当步兵吧？”

内希瓦尔先生微微一笑：“自然喽！他挺能干，说不定有朝一日会进总参谋部任职。”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地方官说，“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过！”一周以后，他会把这一切全都忘了，根本记不住乐队长的孩子。

内希瓦尔先生喝了两小杯咖啡，不多也不少。他遗憾地熄灭了没有吸完的弗吉尼亚雪茄。他得走了，不能拿着没有熄灭的烟和主人告别。

“今天我感到特别愉快。请代我向您太太问好，很可惜我不曾有幸见过她！”特罗塔·斯波尔耶老爷说。

卡尔·约瑟夫两脚并拢，“啪”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送军乐队长下到一楼。接着再返回书房，走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想出去散一下步！”

“好的，好的，好好放松放松！”冯·特罗塔老爷边说边挥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

卡尔·约瑟夫出了门，慢慢地逛着，好向他的双脚证明，它们开始休假了。遇到士兵时，他立即像在军队里一样，打起精神，挺直腰杆，大步前进。他来到城郊，黄色的税务大楼悠闲地沐浴在阳光下，田野的芬芳迎面扑来，云雀在欢歌。放眼西望，蓝色的天际下是连绵的灰蓝色山丘。一排排木板屋和茅草屋的村舍映入眼帘，家禽的啼叫声在夏日的寂静中听起来像是军号的声响。这是一幅夏日的乡村恬然景象。

铁路路基后面是宪兵队的指挥部，由一位卫队长指挥。卡尔·约瑟夫认识他，他叫斯拉曼。他决定去敲敲门。他走上闷热的平台，又是敲门又是按铃，没人回应。

一扇窗户开了，斯拉曼太太探身窗外，越过窗台的天竺葵喊道：“谁呀？”看见是小特罗塔，连忙说：“我就来了！”

她打开前厅门，屋里有一丝凉意和微微的清香。斯拉曼太太在连衣裙上洒了几滴香水，这种香味使他想起了维也纳的夜总会。

卡尔·约瑟夫问：“卫队长不在家吗？”

“他值勤去了，冯·特罗塔先生！”斯拉曼太太说，“进来吧！”

卡尔·约瑟夫便坐进了斯拉曼家的客厅。这是一个低矮的、红色的房间，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冰盒子里一样，非常凉快；软垫座椅的靠背很高，褐色的木条上面雕刻有片状藤蔓图案，靠在上面背有点儿疼。斯拉曼太太取了一些冰凉柠檬汽水，她小指翘起，姿态优美地抿了一小口。她坐在卡尔·约瑟夫旁边，身子转向他，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一只套着红丝绒拖鞋的光脚不停地晃动着。卡尔·约瑟夫看看她的脚，又看看汽水，但不敢抬头看斯拉曼太太的脸。他的军帽放在膝盖上，膝盖一动不动。身子坐得笔直，面前放着汽水，仿佛喝汽水也是执行公务似的。

“冯·特罗塔先生，你好久没来了吧？”卫队长太太说，“你都长这么高了！过十四岁了吧？”

“过了，早过了！”他回答道。

坐在沙发上的卡尔·约瑟夫局促不安，他想快点儿离开这里。他想把柠檬汽水一饮而光，鞠躬致谢，并转达对她丈夫的问候，然后走开。他困惑地看着汽水，怎么喝也喝不完。斯拉曼太太一个劲地往他杯子里倒汽水，还拿来了香烟。他婉拒了香烟。她便给自己点了一支，毫不在意地吸起来，只见她吞云吐雾，脚不停地晃动。突然，她不声不响地从他的膝上取下军帽，将它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自己手中的香烟塞到他嘴里。她的手上散发着烟味和科隆香水味。她穿着夏季印花连衣裙，宽松的袖子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淡淡的体香从袖口飘出。他殷勤地吸着烟，烟嘴上还留有她的口红。他的眼睛盯着汽水。斯拉曼太太又把香烟

塞到她的唇齿间，站到他身后。他不敢转身。突然她香喷喷的两只手缠住了他的颈脖，她的脸贴住他的头发。他的身子一动不动，但他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一场巨大的风暴在他内心迸发，坚实的身躯和制服上牢固的纽扣在拼命地遏制它。

“来吧！”斯拉曼太太轻声地说。

她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飞快地吻他，目光迷离地看着他。突然一缕金发从前额垂了下来，她向上斜了斜眼，掀起嘴唇想把头发吹开。他的腿开始感觉到她的分量，同时有一股暖流袭来，令他的小腹和双臂上的肌肉紧胀。他搂住这个女人，透过坚硬的制服感受到了她柔软的胸脯。她的喉咙里轻轻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有点儿像抽噎，又有点儿像颤音。她眼含泪水。过了一会儿，她抽回身，温情脉脉、十分娴熟地一颗颗解开他的纽扣，将一只软绵绵的凉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对着他的嘴贪婪地吮吸着，长久地享受蜜吻。她蓦地站起身，就像受到某种刺激。他立刻跳了起来。她色眯眯地牵着他的手慢慢地朝后面的卧房退去。她容光焕发，退到门口时，用脚踢开身后的房门。他们轻手轻脚地进了卧房。

他像一个束手无策的俘虏，眯着眼睛看着她帮他脱衣服，动作如此轻柔，像是母亲在替孩子更衣。他略感诧异地望着自己的制服正一件件地散落到地上。他听到鞋子落地的声响，随即感觉到斯拉曼太太的手在轻抚他的双脚，一股清新的暖流从下往上蹿，直达胸口。他听任她的摆布，欣然接受这个杂糅着欢快、热烈和温柔的魔一样的女人。

他醒了。斯拉曼太太站在他面前，把衣服一件件地递给他。他匆忙地把衣服穿好。她飞快地跑到客厅替他把手套和军帽取来。她轻柔地帮他整理上衣，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的脸。他躲避着她炙热的目光。他咔嚓

一声，双脚立正，握了握这个女人的手——不过眼睛还是固执地看着她的右肩——走了。

远处的钟楼敲了七下，太阳已经移到西边的山丘上，此刻它们和天上的云彩一样披上了晚霞。路旁的树木清香扑鼻。晚风习习，大路两旁斜坡草地上的小草正在微微摇动，绿波荡漾，远处沼泽地里传来了欢快的蛙声。

市郊一栋明黄色的农舍里，一位少妇正探身窗外，凝视着空荡荡的大路。尽管素不相识，卡尔·约瑟夫还是和她打了招呼，他身子站得笔直，显得十分恭敬。她不自在地点点头，表示感谢。与其说他是在问候那位少妇，不如说他是在向斯拉曼太太告别。依窗而立的那位少妇好似站在爱情和生活之间的哨兵，陌生而亲切。

现在，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生活的世界。于是，他加快了脚步，七点四十五分回到了家，向父亲报告了他的归来。他脸色苍白，但话语简洁明了，态度沉着坚定，像一位真正的男子汉。

卫队长每隔一天就要外出巡视，巡视完之后就要夹着一卷公文来向地方官汇报工作。他从没在官邸遇见过地方官的儿子。卡尔·约瑟夫每隔一天会到宪兵指挥部去一次，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离开。从斯拉曼太太那里带出来的芳香夹杂着夏日黄昏的干燥气味，附着在卡尔·约瑟夫的两只手上，久久不散。用餐时，他刻意与父亲保持足够的距离，其实不必离得那么远。

“这里有一股秋天的气味。”一天晚上，父亲说道。

事实上，那是斯拉曼太太使用的木樨草香水的气味。

第三章

祖父j的画像高高地挂在地方官书房窗户对面的墙上。画像里祖父的前额和头发因隐藏在旧木镜框深棕色的阴影里而显得模糊不清。祖父那模糊的形象和被抹去的荣誉不断激起孙子卡尔·约瑟夫的好奇心。

有时，在寂静的午后，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市立公园里栗子树的绿荫给这个房间送来了一种阴凉、柔和的安宁气氛。

地方官带领他的委员会成员去城外了。

远处楼梯上传来了亚克斯老头啪嗒啪嗒的拖鞋声，令人惊悚。他穿着毛毡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鞋子、衣服、烟灰缸、烛台和台灯收集在一起擦洗。

卡尔·约瑟夫爬到一张椅子上，凑上前去仔细端详祖父的画像。只见画面被分割成无数深深的阴影和明亮的光斑，众多的线条和墨点在这块亚麻布上划割出上千道折痕，硬邦邦的干油彩毫无生气。

卡尔·约瑟夫从椅子上走了下来。绿色的树荫在祖父褐色的上衣上晃来晃去。画中的线条和墨点聚合成祖父既模糊而又神秘莫测的面容，有些陌生的眼光，正远远地凝望着昏暗的天花板。

每年暑假，孙子要多次和这位祖父作无声的交谈，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因为逝者始终缄默不语。年复一年，夹在黑镜框里的肖像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空洞，仿佛无情的岁月要再一次一点一点地吞噬这位索

尔费里诺英雄的生命，直到某一天，只剩下一块空白的亚麻画布更加苍白、更加空洞地俯视着他的孙子。

楼下院子里，在木板阳台的阴影中，亚克斯坐在一张小凳上，面前放着一溜儿擦拭过的军用皮靴。每次从斯拉曼太太那里回来，卡尔·约瑟夫就会来到院子里，坐在亚克斯边上。

“亚克斯，给我讲讲祖父的事吧！”

亚克斯随即放下手中的刷子、鞋油和擦布。每次在讲故事之前，他都要搓搓手，仿佛是要抹去干活的劳累和手上的污垢。

“他对我可好哩！”他会千篇一律地这样开头，这样的开场白他已经足足用了二十多次。而后，亚克斯继续讲道：

“我刚来庄园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但我是单身，老爷不喜欢雇用结过婚的人。除了夫人，他从不与其他女人交往，但不久肺炎夺去了夫人的性命。谁都知道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但他对此事不吭一声。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索尔费里诺英雄’几个字。他去世时年纪并不是很大，那是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大约九点。当天下雪了，下午他还站在院子里问我：‘亚克斯，你把我的毛皮长筒靴放哪儿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但我还是说，‘我去给您取来，老爷！’‘还来得及，明天再取吧！’他说……可是‘明天’他再也不需要毛皮靴了，而我也一直单身。”

情况就是这样。

有一次——那是最后一个暑假了，因为一年后卡尔·约瑟夫就要离开军校去入伍了——地方官说了这样一段告别话：“祝你万事如意！你

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记住这一点，你会一帆风顺的！”

上校、全体教官以及所有军官都记得这一点，卡尔·约瑟夫也因此一帆风顺。虽然他骑术不好，地理学也差，几何学也不及格，但毕业时还是获得“优异”成绩，被任命为少尉，分配到第十重骑兵团。

展现在卡尔·约瑟夫眼前的是最后一次庄严的弥撒和即将开启的荣耀。耳畔回响的是上校那震耳欲聋的告别辞。上身穿着天蓝色的军服，上面配有金黄色纽扣；背上挎的是银色的子弹带，上面嵌有一个威风凛凛的猫头鹰饰物；左手拿着骑兵帽；下身穿着鲜红色骑马裤；脚蹬闪闪发光的高筒皮靴，马刺发出的声音悦耳动听；腰佩一把带有大护罩的亮闪闪的军剑。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就这样出现在父亲面前。这次不是星期天。有了少尉身份，他星期三也可以回来。

地方官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卡尔·约瑟夫说：“随便坐吧！”

他摘下夹鼻眼镜，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仔细打量了儿子一番，觉得一切都无可挑剔。他拥抱了儿子，俩人互吻了一下脸颊。

“坐吧！”地方官说着，把少尉按在椅子上。他自己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在考虑一个合适的开场白。指责，这次肯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能一开始就赞扬他。

他终于开口道：“现在你应该先了解你所在部队的历史，也要了解你祖父曾服役过的部队历史。我有公务要去维也纳一趟，总共待两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地方官摇了摇铃，亚克斯进来了。

“叫希尔施维茨小姐，”地方官吩咐道，“今天准备一些酒，如有可

能再准备一些牛肉和樱桃丸子。今天用餐时间要推迟二十分钟。”

“是，男爵老爷！”亚克斯一边说，一边朝卡尔·约瑟夫看了看，并小声地对他说：“祝贺您，少爷！”

地方官走到窗边，这个场面令人激动。他听到自己的儿子在他身后正和男仆握手。亚克斯双脚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口中喃喃地说着已故老爷的什么事。亚克斯走出房间后，他才转过身跟儿子说道：“天气很热，是吗？”

“是的，爸爸。”儿子回答道。

“我们出去走走吧！”

“好的，爸爸！”

地方官取过镶有银把手的乌木手杖，戴上手套。平日里，他喜欢用那根黄色的管状手杖，把手套拿在左手上。他随即又戴上那顶丝质礼帽，走出书房，儿子跟在他身后。

父子俩在夏日宁静的公园里安静地散步。小城的警察向他们敬礼，男人们从长凳上站起来向他们问候。同父亲黑色的装扮相比，儿子一身崭新的戎装，显得额外光彩照人。在公园长廊一顶大红太阳伞下，一位金发女郎正在调制草莓味的苏打水。

老人停下来，说：“喝杯清凉饮料挺不错！”他要了两杯苏打水，略带威严地端详着这位金发女郎，而她却痴痴地盯着卡尔·约瑟夫那光彩夺目的戎装，似乎被迷住了。

喝完苏打水，他们继续在公园里散步。有时，地方官会晃动一下他

的手杖，似乎是要提醒自己该克制一下兴奋情绪。尽管他今天和往常一样十分严肃、沉默不语，但儿子仍然感受到了父亲难得的愉快心情。他不时发出的咳嗽声带有一丝惬意，让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愉悦。如果有人向他问好，他会迅速脱帽还礼，有时甚至会一反常态地发表一些议论，诸如“礼貌有时也是一种负担！”等。他说出这种出格的话无非是想表露自己对路人惊羡的目光感到十分高兴。

快回到自家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将脸转过来对儿子说：“我从小就想当兵，但是你祖父明令禁止我去当兵。现在你没有成为地方官，我感到很高兴！”

“是，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今天的午餐准备了酒、牛肉和樱桃丸子。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了，穿着一件只在星期日才穿的那件灰色绸服。她一见到卡尔·约瑟夫，便立刻收起了严肃的表情。

“我很高兴，”她说，“衷心地祝福您！”“祝福”她用的是德语词“beglückwünschen”。

“‘beglückwünschen’就是‘祝贺’的意思。”地方官为儿子翻译道。

大家开始用餐。

“你不必吃得那么快！”地方官说，“如果我先吃完，我可以等一会儿。”

卡尔·约瑟夫抬头看了父亲一眼。是啊，父亲一定知道要跟上他的用餐速度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暗自思忖。此刻他仿佛第一次透过老人的盔甲感知到了他那颗跳动的心，窥探到了他脑海深处那神秘莫测

的思想。

卡尔·约瑟夫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谢谢，爸爸！”他说。

地方官似乎没听见，继续埋头大口地喝汤。

几天后他们登上了去维也纳的火车。在车上，父子俩各干各的事，儿子读报，父亲看公文。有一次，地方官抬起头说：“我们要在维也纳定做一条正装裤子，你只有两条。”

“谢谢，爸爸！”他们继续埋头于各自的读物。

离维也纳还有不到一刻钟车程的时候，父亲收起公文，儿子立刻把报纸放在一边。地方官看着车窗的玻璃，而后又转过头朝儿子看了几秒钟。他突然说：“你认识斯拉曼卫队长吧！”

这个名字砰的一声敲响了他的记忆，这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呼喊。他眼前立即浮现出那条通往宪兵指挥部的道路，低矮的房间，印花连衣裙，宽大而舒适的床；他好像又嗅到了草地的芬芳，也嗅到了斯拉曼太太身上的木樨草香水味。他认真地听着。

“他妻子不在了，非常可怜！”地方官继续说道，“太可怜了，是死于难产。你应该去看看他。”

车厢里突然闷热得难受。卡尔·约瑟夫松开衣领。他绞尽脑汁，想说一句得体的话，但终未开口。他多么希望像个傻孩子一样痛快地哭一场，但喉咙哽住了。嘴唇又干又裂，好像几天都没喝水似的。

他感受到父亲向他投过来的目光，于是赶忙朝窗外看去。维也纳就要到了，而他的痛苦在不断地加剧。他想走到车厢的过道去，以减缓这

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但他同时意识到无法躲避老人的目光，也无法摆脱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强打精神，说：“我一定去看他！”

“你好像不适应坐火车。”父亲关切地说道。

“是的，爸爸！”

带着一种难以名状、难以理解的痛苦，卡尔·约瑟夫驱车去了旅馆。这种痛苦好似一条毒蛇一样正在吞噬着他。他吃力地说了一声：“对不起，爸爸！”然后便锁上房门打开行李箱，取出书包，里面放着几封斯拉曼太太的来信。这些信还完好无损地装在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是：霍恩奈斯-摩拉维亚，邮局候领。如天空般湛蓝的信纸还散发着几缕木樨草香水的气味，秀丽的黑字母好似一排整齐的燕子在秩序井然地飞翔。啊，这是死去的斯拉曼太太用那双纤细的手写给他的信啊！对于卡尔·约瑟夫来说，它们似乎是预告她突然死亡的信差，是来自天堂的预期问候。

最后那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回。体检、谈话、告别、宴会、任命、新军衔和新制服，这一切在蓝色信笺上飞舞的那些娟秀的黑字面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皮肤上还留存着那个死去的女人用双手抚爱过的印痕，他温暖的手心还能感受到她胸脯上的丝丝凉意。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做爱后那既疲倦又满足的面容：张开的红嘴唇，洁白的牙齿，娇慵无力的手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恰似一个个琴键弹奏出对性爱的渴求。而此刻蛆虫正在她的胸脯和大腿上肆意地爬着，腐烂也在一点点毁掉她姣好的面容。这种毁灭的景象越是清晰，他的痛苦越是强烈，这种痛苦已经从维也纳飞越到斯拉曼太太所在的区域。她永远地从那儿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少尉这么想，我要把她忘掉。她的话是多么温存悦耳，她是一个母亲，她爱我，可是她死了！很明显，他要为她的死

负责任，她—— 一个已经死去的肉体——就这样横卧在他生命的门槛上。

这是卡尔·约瑟夫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他对母亲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除了坟墓、花圈和两张照片以外，他对母亲一无所知。而现在，死亡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摧毁了他纯真的快乐，烤焦了他无邪的青春，把他推向无边的痛苦之中。等待他的是无尽的哀伤，但他已做好准备要像男子汉一样坚强地承受无法逃脱的命运。

卡尔·约瑟夫把信件扎好，锁上箱子，穿过走廊，敲了敲父亲的房门，走了进去。他听到老人好似从一块玻璃后面传出来的声音：“看来你心肠很软啊！”地方官正对着镜子，忙着打领带。他要到总督府、警察总局和最高地方法院办事。“你陪我一起去吧！”他说。

他们坐的是橡胶轮双驾马车。卡尔·约瑟夫觉得这些街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热闹喜庆。夏日午后金色的阳光普照房屋、树木、有轨电车、行人、警察、绿色长凳、纪念碑和公园，马蹄踏在石子路面上发出一阵阵嗒嗒声，年轻女子好似明媚的亮光一闪而过。士兵们举手敬礼，商店橱窗闪闪发亮，和煦的夏风正吹拂着这座大都市。

这幅美丽的夏景在无精打采的卡尔·约瑟夫眼中荡不起一丝涟漪，父亲的那句话一直在耳边萦绕。老人对此似无察觉，正饶有兴致地给他介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迁走的烟草店、新设的电话亭、延伸的公共汽车线路和新增的停车站。现在的城市面貌与他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无论是已经消失的，还是保留下来的，他对它们有着深深的眷恋。

他以异常温情的语气，历数着昔日岁月的珍宝，用一只干枯的手一一指着那些留下他美好青春记忆的地方。卡尔·约瑟夫则保持缄默。他

的青春才刚刚逝去，他的爱情也已经死亡，可是他的心门再一次被父亲忧伤的怀旧情绪给打开了。

他—— 一个地方官，一个特罗塔，一位传奇的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后裔—— 那坚硬的身体里一定藏着一个十分神秘又非常亲密的人。老人的评语越来越热烈，惊呼越来越频繁，而儿子由习惯养成的顺应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低沉。

“是的，爸爸！”这句既干巴巴又不失分寸的附和语，多年以来已经在卡尔·约瑟夫的舌尖上练得十分自如，但现在听上去显得既亲切又自信。他的父亲似乎变年轻了，而他却变老了。

他们在地方机关大楼前面下了马车。地方官要进去寻访他的旧日同僚——他的青春见证人。布兰德尔当上了高级警司，司梅卡尔当上了部门首脑，蒙特希茨当上了上校，哈塞尔鲁内当上了公使馆参赞。父子俩逛了一些商店。他们在图赫鲁本街瑞特梅尔商店定制了一双半高筒皮靴，这种靴子色泽不光亮，是山羊皮制的，用于宫廷舞会和官方接见。而后去了维登街，在宫廷及军官缝纫师埃特林格那里定制了一条正装裤子。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方官还在宫廷珠宝商沙弗兰斯基那里选购了一支银鼻烟盒，它坚固耐用，背面有凹槽，是一件奢侈品，他让人在上面雕刻了一句：“一生平安。你的父亲。”

他们在人民公园前下了马车，准备喝咖啡。平台上的圆桌在深绿的树荫下光洁发亮，台布上放着蓝色的咖啡杯。音乐一停，就能听见鸟儿欢快的歌声。地方官抬起头，陷入了对往昔的回忆。

他开口说：“我曾在这儿认识过一个姑娘。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他默默地算着，似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卡尔·约瑟夫觉得

坐在他身边的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位远古的祖先。

“她叫米齐·施拉格尔。”老人说。他在浓密的栗子树冠下寻觅施拉格尔小姐的身影，仿佛她是树上歌唱的小鸟。

“她还活着吗？”卡尔·约瑟夫很有礼貌地问道，似乎是要为父亲失去的岁月寻找一个寄托。

“但愿她还活着！在我那个年代，你要知道，人们不兴多愁善感。我告别了那个姑娘，也告别了许多朋友……”

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陌生人站到他们的桌旁。这个人戴着一顶软毡帽，打着很松的领带，穿着一件宽大的旧灰色西装，浓密的长发一直披到后颈上，满是灰尘的宽脸上胡子拉碴，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画家，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艺术家的典型形象，显得很真实，好像是从旧画报上走出来的人物。这个陌生人把皮包往桌上一放，看样子是想兜售他的画作，但态度有些傲慢，是贫穷和理想使他游离在现实与超然之间。

“啊，是莫泽吗？”冯·特罗塔老爷说。

画家慢慢撑开那沉重的眼睑，露出明亮的大眼睛，盯了地方官几秒钟，然后伸出一只手说：“特罗塔！”

他随即装模作样地将皮包一摔，摔得桌上的酒杯叮当响，连着大叫三声：“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他得意扬扬地瞟向邻桌，似乎在期待人们的喝彩。他坐下来，摘下软毡帽，扔到椅子附近的沙堆上，而后一边说“都是一些脏东西”，一边抬起肘把皮包从桌子上推开。接着凑到少尉跟前，皱皱眉，又将身子靠

回去，说：“这位，地方官大人，想必是令公子吧？”

“这位是我年轻时的朋友，莫泽教授！”地方官介绍说。

“该死的，真想不到是您啊，地方官大人！”莫泽重复道。这时，他抓住一个侍应生的燕尾服，站起来，很神秘地耳语了一声叫他拿酒来，又坐下去，眼睛盯着侍应生送酒来的方向。终于，侍应生给他端来了半杯斯里洛维茨清酒。他把酒杯凑到鼻子前晃了几下，手臂猛一使劲，好像准备要一口吞下这半杯酒似的。实际上他只呷了一小口酒，而后伸出舌尖把沾在唇上的酒舔掉。

“你来这儿都已经两个星期了，居然没来看我！”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严厉架势开口说道。

“亲爱的莫泽先生，”冯·特罗塔老爷说，“我是昨天来的，明天就要回去了。”

画家盯着地方官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又举起杯子，像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地把酒喝完了。他想把杯子放回去，但怎么也不能把杯子放进杯碟中，不得不叫卡尔·特罗塔从他手里拿过去把杯子放好。

“谢谢！”画家说。他伸出食指指着少尉说：“跟索尔费里诺英雄简直太像了！只是文静了些，鼻梁没那么高，嘴唇也薄一些！不过，日后可能会有变化……”

“莫泽教授为你祖父画过肖像！”冯·特罗塔老爷解释说。

卡尔·约瑟夫看看父亲，又看看画家，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书房天花板下那幅模糊的肖像画。他祖父和这位教授的关系简直不可思议，父亲与莫泽的亲近使他感到愕然。这个陌生人把脏兮兮的大手亲密地放在

地方官的条纹裤子上，父亲将大腿缓缓地往后移，以防裤子被弄脏。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端坐在这里，把身子往后微微一靠，以躲避朝他胸前和面部袭来的酒味。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他只是笑笑，听之任之。

“你该好好打扮打扮，”画家说，“你怎么弄得这么寒碜！令尊大人可不是这个模样。”

地方官捋捋自己的连鬓胡子，笑笑不语。

“是的，老特罗塔多了不起啊！”画家又开口说。

“结账！”地方官突然低声说，“请你原谅，莫泽，我们有个约会。”

画家坐着没动。父子俩走了。

地方官挽起儿子的手臂。卡尔·约瑟夫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手臂是这么干瘦。父亲的一只戴着深灰色羔羊皮手套的手正微微蜷缩着，亲切地放在他蓝色制服的袖子上。这只干瘪的手经常被硬邦邦的袖口擦得沙沙响；这只愤怒的手只要随便翻翻文件，就能给人以劝解和警告；这只果断的手只要把抽屉往里一推，把钥匙一转，人们就会以为抽屉永远地被锁上了。如果有什么事不合它主人的意，这只不耐烦的手就会在桌子边上击鼓似的敲打个不停；如果屋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这只生气的手就会去敲打窗玻璃；如果有人把东西忘在家里，这只手就会伸出干瘦的食指；这只冷峻的手会握成拳头，但这只拳头从来都没有伸向其他人；这只轻柔的手会碰碰前额，小心地摘下夹鼻眼镜，再轻轻地握住酒杯；这只悠闲的手会打开烟盒，把弗吉尼亚黑雪茄准确地送到嘴边。这就是父亲的左手，他早已熟悉的左手。可是他仿佛直到现在才认识这只手，一只父辈的手啊！卡尔·约瑟夫真想把这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

“你看，这个莫泽！”地方官刚一开口却又沉默了，似乎是在寻思一句恰当的评语。最后他说：“他本来可以很有出息的！”

“是的，爸爸！”

“他给你祖父画肖像时才十六岁。我们俩是同龄人！他是我在学校唯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去画院工作了。是酒害了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地方官停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在我今天所见的人当中，他算得上是我的朋友！”

“是，——父亲！”

这是约瑟夫第一次喊出“父亲”这个词。“是的，爸爸！”他又迅速地改了口。

天黑了，夜幕笼罩着大街。

“你冷吗，爸爸？”

“一点儿都不冷！”

地方官加快了步伐。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旅馆附近。

“地方官大人！”他们身后突然有人喊道，显然是画家莫泽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转过身，看见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态度十分谦恭。

“请大人原谅！”他说，“我的烟匣子空了，你们走了我才发现的。”他把一只开着的空铁皮烟匣子给他们看。

地方官取出他的雪茄盒。

“我不抽雪茄。”画家说。

卡尔·约瑟夫递给他一个香烟盒。莫泽尴尬地把皮包放在脚前的人行路上，把自己的烟盒装满，并请卡尔·约瑟夫给他点支烟。他用两只手遮着蓝色的火焰。这两只手红红的，黏糊糊的，与其腕关节相比显然太大了些。两只手微微地颤抖着，令人想起那些毫无意义的工具。他的指甲好似刚刚在泥土、粪堆、颜料和烟油里倒腾过的小黑铲一样。

“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他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去拿皮包，再站起来时面颊上挂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永远不能再相见了！”他抽噎着说。

“我到房间去一下。”卡尔·约瑟夫说。说完，他三步并成两步奔上楼去，进了房间，探身窗外，焦急地注视着他的父亲。看到老人在掏皮夹子，莫泽立即用那只可怕的手使劲地抓住老人的肩，并大声喊道：“好吧，弗兰茨，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三排！”

卡尔·约瑟夫又赶忙奔下楼去，他仿佛觉得父亲需要他的保护。教授一边敬礼一边往后退，向地方官作了最后一次问候，昂着头走了。他像一个夜游神似的熟练地越过快车道，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又转过身来，挥了挥手，然后拐进了一个小巷。而后，他又走了出来，大声喊道：“请等一等！”喊声划破了寂静的街道。

他敏捷地跳过快车道，神态自若地来到旅馆前面，看上去似是初来乍到，完全不像是几分钟前才跟他们告别离去的样子。他好像是才见到年轻时的好友似的对特罗塔父子俩抱怨道：“这样的重逢多么令人心酸啊！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并肩坐在第三排凳子上的情景吗？你的希腊语很差，你总是要抄我的作业。假若你是诚实的，那你就当着你儿子面说

吧！我不是都给你抄了吗？”他转身对卡尔·约瑟夫说：“令尊大人当年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可他是个胆小鬼，他直到很晚才去妓院找妓女玩，是我一直给他打气，他才敢去的。坦白呀，特罗塔！说实话呀，是我带你去的吧！”

地方官只是笑笑，不开口。画家莫泽摆出一副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架势。他把皮包往人行道上一放，摘下帽子，向前伸出一只脚，唠叨起来：“我第一次见你家老爷子是在暑假，你可记得……”

他突然停了下来，两只手连忙去摸口袋，前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我的钱包不见了！”他一边喊一边抖，身子也晃了起来，“我的钱丢了！”

这时，门房先生从旅馆大门里走出来。他挥了挥镶着金边的便帽，向地方官和少尉请安，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他怒视着画家似乎是要制止他的大喊大叫，制止他在旅馆前面侮辱客人。地方官把手伸进胸前口袋，画家默不作声。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父亲问儿子。

少尉说：“我陪教授走走。再见，爸爸！”

地方官摘下绸帽，走进旅馆。少尉递给莫泽教授一张钞票，便跟着父亲走了。画家莫泽提起皮包，迈着蹒跚的步子离去了。

夜幕早已笼罩着大街小巷，旅馆大厅也是黑漆漆的。地方官坐在一张皮革座椅上，手里拿着房间钥匙，身旁放着大礼帽和手杖，黑乎乎的一堆。儿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他前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是要报告莫

泽的事情已经解决。大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从寂静的黑暗中传来老人的声音：“我们明天坐下午两点十五分的火车回去。”

“是，爸爸！”

“我在听音乐时，突然想起你还得去拜访军乐队长内希瓦尔，当然还得先去探望一下斯拉曼卫队长。你在维也纳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要派人去取裤子和鼻烟盒。”

“还有呢？”

“没有了，爸爸！”

“明天上午你还得去拜访你舅舅，看来你把这事儿忘了。你多久去他那里一次？”

“一年两次，爸爸！”

“好吧！代我向他问好！顺便跟他说一声抱歉！他现在什么样子了，我可怜的斯特兰斯基啊？”

“我上次见他时，他看起来很好。”

地方官抓起他的银手杖，伸出手撑着银弯柄，这通常是他站立的姿势，而现在因为提到了斯特兰斯基的名字，即使坐着也要撑着手杖。

“我还是十九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个少尉，迷恋上了科佩尔曼小姐，真是无可救药！他偏偏爱上一个姓科佩尔曼的，简直荒唐至极。”他把科佩尔曼这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他们当然攒不够结婚的钱，你母亲说服我拿出了一半的费用。”

“他离开部队了吗？”

“是的，他离开了部队，去了北方铁路局。他现在是什么职务？我想是个铁路官员吧，是吗？”

“是的，爸爸！”

“那我猜对了。他没有让儿子当药剂师吧？”

“是的，爸爸，亚历山大还在读高中。”

“我还听说他腿有点儿跛，对吗？”

“他有一条腿短一些。”

“哦，就是嘛！”老人满意地结束了父子俩的这段对话，仿佛早在十九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亚历山大会跛腿。

他站起身，大厅里所有的灯一下子全亮了，显出他脸上苍白的神色。

“我去取些钱！”他说着就向楼梯走出去。

“我去取，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谢谢！”地方官说。

吃糕点时，地方官说：“我建议你到巴卡斯大厅去看看！好像是最近发生的事，你在那里也许会碰到斯梅卡尔。”

第二天上午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卡尔·约瑟夫去舅舅斯特兰斯基家拜访。舅舅还在铁路局办公室没有下班，他的妻子——娘家姓科佩尔曼——请卡尔·约瑟夫代她向地方官问好。

卡尔·约瑟夫经过环形大道慢慢地走回旅馆。他拐进图赫劳本大街k，叫人把裤子送到旅馆去，又去取了鼻烟盒，鼻烟盒冰冰凉凉的，放在薄薄的上衣口袋里，连皮肤都是凉飕飕的。他想到要去卫队长家吊唁的事，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要进屋。真诚的哀悼，斯拉曼先生！他准备这样说，而且就站在屋前的平台上说。在那里可以听见在蔚蓝天空下飞翔的云雀的欢歌声，可以听见蟋蟀的鸣叫声，可以嗅到干草的气味，可以嗅到宪兵卫队指挥部小花园里合欢树花蕾的芳香。可斯拉曼太太去世了。那个洗礼证上名叫凯蒂·凯塔琳娜·路易丝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们乘火车回家。地方官放下公文包，把头靠在车厢窗户边上那块红丝绒软垫之间，闭目养神。

卡尔·约瑟夫第一次看到地方官仰着头，刮须时扑过粉的下颚上有细小的凹纹，连鬓胡子有条不紊地叉开来，像两片宽宽的、小小的黑翅，已经冒出了一些银丝，连同两鬓上的白发，证明岁月不饶人。有朝一日他也会死去！卡尔·约瑟夫这样想，他会死去，会被埋葬，而我将活着。

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父亲的面容在浅睡中显得那么平静，埋在红色软垫中的头在轻轻地晃动，黑连鬓胡子下方苍白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长的线。竖领整洁的折角之间，光秃秃的喉结微微隆起在消瘦的脖子上。在紧闭的眼睑之上，细密的皱纹在不停地轻轻收缩，紫红色的阔领带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两只手在睡眠中交叉着越过胸前，塞进腋

窝里。父亲安详地睡着了！他那严厉的神情也安详地睡着了，就睡在鼻子和前额之间那安静而垂直的皱褶里，如同风暴隐藏在群山之间的沟壑中。对这些皱皱褶褶，卡尔·约瑟夫感到熟悉而亲切。书房里那幅肖像画对祖父的面容上的这些皱褶进行了刻意的修饰，这是特罗塔家族愤怒的标志，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局部特征。

父亲睁开了眼：“还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爸爸！”

下起雨来了。今天是星期三，他定于星期四下午去斯拉曼家吊唁。

星期四上午还在下雨。

午餐过后一刻钟，他们还是坐在书房里喝咖啡。

卡尔·约瑟夫说：“我要到斯拉曼家去了，爸爸！”

“可惜只剩下他孤独一个人了！”地方官回答说，“你最好四点钟去看他。”

此刻，他们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地方官举起食指，指着窗外钟响的方向。

卡尔·约瑟夫一脸绯红。他觉得他的父亲、雨、钟、人、时光以及大自然本身全都阻挡在他去斯拉曼家的路上。

过去斯拉曼太太还活着的那些下午时光里，他也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地倾听着教堂的敲钟声。不过，那是为了避免在她家碰到卫队长。那些个下午好像被埋葬了几十年，是死神埋葬了它们，让它们失去了生

机。死神就横亘在往昔和今朝之间，把它全部永恒的黑暗塞进过去和现在之间。

然而，时钟仍然敲响，而他们依然坐在书房喝咖啡，和那时完全一样。

“下雨了，”父亲说，仿佛他这时才发觉在下雨，“你要不要坐马车去？”

“我喜欢在雨中步行，爸爸！”

他心中是想说，我希望路很长、很长。当她活着时，那时也许我应该坐马车去。

房间里很安静，雨点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地方官站了起来：“我得到那边去！”他指的是到机关去。

“等会儿见吧！”他轻轻地关上门。

卡尔·约瑟夫觉得父亲似乎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离开。

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两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他走到过道里，取了大衣，按规定把背后的折缝整理了很久，再沿着口袋的细缝把剑柄拉了拉，最后对着镜子机械地戴上军帽，出门而去。

第四章

穿过敞开的铁路栅门，走过死气沉沉的税务局黄色大楼，这是他往日走惯的那条路。这条路上看得见孤零零的宪兵卫队指挥部。他继续往前走。小小的公墓用木栅栏围着，就在指挥部后面，再走十分钟就到了。

到了，少尉按下了湿漉漉的铁门把手，走了进去。绵绵细雨似乎更密地向死者飘洒过去。一只不知名的鸟正在孤独地哀鸣，它藏在哪儿呢？该不会在坟墓里哀鸣吧？他推开守墓人的门，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在削土豆皮。她把削下的皮连同削好的土豆一起倒进桶里，站起来。

“我想看看斯拉曼太太的墓！”

“倒数第二排，顺数第十四排，七号墓！”老太太不假思索地说，好像她早就已经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似的。

这是座新坟：一个小小的土丘，一个临时性的木头十字架和一个被雨水淋湿的绢纸紫罗兰花圈——就像人们在糖果店所看到的那种紫罗兰。

“凯塔琳娜·路易丝·斯拉曼出生了，去世了。”她就躺在地下，肥胖的蛆虫正爬在她那洁白浑圆的乳房上肆意地啃噬。少尉闭上眼睛，摘下军帽，多情的雨水沿着头发密集地往下流淌。他没有去看坟墓，就在这土丘下面，正在溃烂的躯体与斯拉曼太太毫不相干；她是死了，死亡意

味着即使他站在她墓前也触摸不到她了。此刻，他更愿意去思念那记忆中的身躯而不是土丘下那冰冷的尸体。

卡尔·约瑟夫戴上军帽，掏出表，看了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离开了墓地。

他来到宪兵队指挥部，按了按门铃，没人来开门，卫队长还没有回家。雨水从遮在阳台上茂密的葡萄架上哗哗往下淌。卡尔·约瑟夫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又走过来，点燃了一支香烟，随即扔掉。他觉得自己像个哨兵。每当他的目光触及右面那扇窗户时——凯塔琳娜生前总是从那里往外看——就立刻掉过头，看看表，再去按一下门铃，他就这样等着。

教堂的钟楼上传来了四下若有若无的钟声。这时卫队长出现了。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他就机械地敬了个礼，仿佛那不是为了表示敬意，而是慑于一个宪兵的威胁才不得已而为之。

卡尔·约瑟夫惊呼道，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大：“您好，斯拉曼先生！”他把一只手伸过去，急匆匆地向对方问好；如临大敌而又急不可耐地看着卫队长那笨拙的准备动作，看着他全神贯注地、费力地脱下湿透的棉手套，看着他低垂的目光。那只裸露的手终于伸开湿漉漉的五指，轻轻地放到少尉手里。

“感谢您的垂临，男爵先生！”卫队长说，听口气好像不是在欢迎少尉的到来而是在送别少尉。

卫队长取出钥匙，开了门。突然刮来一阵风，大颗大颗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阳台。少尉仿佛是被这阵风和雨推进门去的。过道里十分昏暗，似乎伸手不见五指，似乎悄无声息。

卫队长打开了厨房的门，死者生前的丝丝印迹还历历在目。

“请把大衣脱下！”斯拉曼说。他自己却还穿着大衣，系着皮腰带。

真诚的哀悼！少尉暗自思忖着，我最好赶紧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就离开。但是斯拉曼已经张开双臂，去帮少尉脱大衣。出于礼貌，卡尔·约瑟夫没有拒绝卫队长的好意。斯拉曼的一只手在少尉后颈头发披过衣领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这儿恰恰是斯拉曼太太用两只手勾惯的地方，那是爱情锁链温柔的搭扣。

什么时候，确切地说，在什么样的时刻我可以表达哀思呢？是一进到客厅就说，还是坐下来之后再说，那时还得重新站起来吗？看样子，在说出那句笨拙的话之前是不能说一个字的。那句话好似一直含在嘴里，一直在舌头上纠缠，淡而无味，毫无用处又令人生厌。

卫队长按了按门把手，客厅的门锁着。

他说了一声：“对不起！”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他伸手去摸已经脱下的大衣的口袋——好像大衣已经脱下很久似的——有一串钥匙在响。

斯拉曼太太生前从来不锁这道门。这么说她真的不在了！少尉突然想到她已经不在了，好像并不是因为她不在了他才来这里的。在这之前他一直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希望她可能还在，而且还在她的卧房等他。现在已经很肯定了，她不在了！她确实确实躺在外面他刚才见过的坟墓里。

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味。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挂了窗帘，外面阴沉沉灰蒙蒙的光线则从另一扇窗户透了进来。

“请进！”卫队长又开口说道。他就站在少尉身后。

“谢谢！”卡尔·约瑟夫说。

他进了门，朝那张圆桌走去，他十分熟悉罩在圆桌上那块台布的条纹图案——中间有一个锯齿状的褐色小污点——和卷曲花纹。客厅里还有一个带玻璃门的餐具柜，里面放着镍银高脚酒杯，小瓷人，一个猪形的储钱罐，猪背上有一个投放零钱的缝口。

“请坐！”卫队长啜嚅着。他站在一张椅子后面，双手握着椅背，好似在握着一块盾牌。

卡尔·约瑟夫在四年前见到过他。那时他还是一名现役军人，头戴一顶黑头盔，上面有鲜艳的羽毛装饰，胸前斜挂着绶带，全副武装地站在地方官公署前等人。卫队长斯拉曼，这就是他的军衔和名字。军帽上的羽饰和那金黄色的连鬓胡子都是属于他的标志。此刻的卫队长头上没有军帽，身上没佩军刀，也没有斜挂绶带，你只能看到在椅背上方微微隆起的腹部，条纹制服上有块油迹在闪光。这已不是当年的卫队长斯拉曼，而是斯拉曼先生，现职宪兵队卫队长；从前是斯拉曼太太的丈夫，现在成了鳏夫和这所房子的主人。金黄的短发，中分发型，看上去像下巴上顶着两排板刷。由于长期戴军帽的缘故，鬓角被压出一道道淡红色的印纹。没有军帽，没有头盔，他的脑袋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没有了帽檐阴影的遮挡，他的脸呈好看的椭圆形，脸颊、鼻子、胡须长得很匀称。一双蓝色的小眼睛里透着执拗和诚实的目光。等到卡尔·约瑟夫坐下后，他才挪过一张椅子坐下，拿出了鼻烟盒，把它放在自己和少尉中间的那张圆桌中央。鼻烟盒有一个斑驳的搪瓷盖子。

“想来一支吗？”卫队长说。

到了表示哀悼的时候了，卡尔·约瑟夫想。他站起身来说：“向你致

以诚挚的哀悼，斯拉曼先生！”

卫队长坐在那里，两只手搁在面前的桌子边上，只是勉强地笑了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当卡尔·约瑟夫又要落座时，他匆忙起身，把手从桌子边上撤回来，放在裤腿上，微微地低下头，然后又抬起头，瞧着卡尔·约瑟夫，仿佛是想问他有什么事。

他们又都坐了下来。一阵难堪的沉默。

“斯拉曼太太是个很好的女人，愿她的灵魂得以安息！”少尉说。

卫队长用手摸了摸小胡子，手指间夹住了一小绺胡子，说：“她是个美丽的女人，男爵先生认识她，对吧？”

“我认识您太太。她怎么去世的？”

“才两天的时间，我们没有及时去请医生，否则她也不会死。那天夜里我在值勤，等我回到家时，她已经死了。临终时，是那边税务局局长的太太守在她身边的。”他接着又说，“喝杯草莓汁，好吗？”

“好的，谢谢！”卡尔·约瑟夫用响亮的声音说，仿佛草莓汁能够缓解令人难堪的气氛。

卫队长站起身来向餐具柜走去。少尉注视着卫队长，心里清楚那里并没有草莓汁，而是在厨房那个白色的柜子里，就放在玻璃杯子后面。斯拉曼太太总是到那里去取草莓汁。只见卫队长将紧身衣袖里又短又粗的两只手臂伸到柜子的顶层去抓瓶子，却又两手空空地垂了下来，踮起的脚跟也落了地。斯拉曼像是做了一次无用功，回来时，眼睛里掠过失

望，他简单地说了声：“请原谅，什么也没找到！”

“没关系，斯拉曼先生！”少尉安慰他说。

可是卫队长好像没有听到这句话，又好像要去执行一道由上级发布的刻不容缓的重要命令，走出了这个房间。厨房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没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瓶子，他从餐具柜里取出磨砂的杯子，把一个装了水的宽颈玻璃瓶放在桌子上，接着从那个深绿色的瓶子里倒出一种色若红宝石的黏稠汁液，说道：“请吧，男爵先生！”

少尉把玻璃瓶的水倒进草莓汁中，谁也没说话。玻璃瓶的弓形瓶口流出一摊清水，淅淅沥沥洒了一些在外面，似乎是在回应室外淅淅沥沥的雨水。

雨还在不知疲倦地下个不停。此刻，被雨水笼罩的这所孤独的房子坐着两个更为孤独的人。两个孤独的人此时同时举起杯子。少尉品着又甜又黏的液汁，斯拉曼则一饮而尽。他觉得口渴，在这个阴凉的下午居然会口渴，简直不可思议。

“加入了第十重骑兵团？”斯拉曼问道。

“是的，我还不熟悉这个团。”

“我认识那个团的一个军需中士，叫泽诺威尔。他和我曾一起在步兵团服役过，后来被调走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很有文化，前途无量。我们这号人永远只能原地踏步，在宪兵队是没什么出息的。”

雨下得更大，风也刮得更猛，雨水不停地敲打着窗户。

卡尔·约瑟夫说：“我们这种职业本来就很难，我是指军队！”

卫队长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仿佛他对自己和少尉所从事的这个很艰难的职业感到很高兴似的。他本意并不想笑得那么响亮，这可以从他的口形看出来，它张得很夸张，而且时间比笑声持续得更长。单单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卫队长此刻已经不那么严肃了。难道他真的为自己和少尉所从事的这个艰难的职业感到高兴吗？

“男爵先生，”他开口说，“谢谢您出于一片好心谈到‘我们’的职业！也请您不要见怪，我说的‘我们’并不包括您，我们这号人真的只能另当别论。”

卡尔·约瑟夫一时无言以对。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卫队长对他，也许对宪兵队乃至整个军队的现状怀有一种憎恨的情绪。一个军官该如何应对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呢？这一点军校的教官从没教过他。

尽管如此，卡尔·约瑟夫还是挤出了一丝笑容，笑的时候像有一把铁夹子把双唇夹得紧紧的，看上去像是为卫队长转瞬即逝的愉快表情而感到惋惜。草莓汁刚刚在舌头上还是甜丝丝的，可它的余味却是苦涩的。多么想喝一口白兰地啊！浅红色的客厅今天比往常显得矮小，也许是被雨挤压的。

桌子上放着那本熟悉的照相簿，相簿上的黄铜支架坚硬而光亮。里面所有的照片他都看过。卫队长斯拉曼说：“我给你打开看看吧！”说着打开相簿，把它举到少尉面前。

照片上的卫队长穿着便服，作为新郎站在新娘的旁边。“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下士！”声音里带着一丝怨气，似乎是想说其实他早就应该被提拔到更高的军阶职位上。斯拉曼太太坐在他身旁，穿着一件夏款

浅色紧身细腰连衣裙，犹如一件薄薄的铠甲，一项宽檐的大白帽斜戴在头上。

这是什么？卡尔·约瑟夫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吗？为什么他觉得这张照片这么新？这么旧？这么陌生？或者说这么荒诞可笑？是的，他笑了，仿佛他端详的是一张年代久远的滑稽照片，仿佛斯拉曼太太从来没有和自己相爱过、亲热过，仿佛她不是几个月前死去的，而是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她长得真美！谁见了都会这样说的！”卡尔·约瑟夫说。他这样说是出于一种诚恳的赞扬而不是先前那种尴尬的恭维。不管怎样，前来吊唁，总得在鰥夫面前说几句赞扬死者的话。

他立刻觉得自己已经从死者那里获得了解脱，仿佛一切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过去的一切都是一种幻觉！喝完了一杯草莓汁，他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斯拉曼先生！”没等对方回话，他就已经转过身子。卫队长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看见他走进了过道，披上大衣，慢悠悠地戴上左手套。他居然还从容不迫地说了些诸如“好吧，再见，斯拉曼先生！”之类的话。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点生疏的傲慢语气，他对此感到极为满意。

斯拉曼站在那里，眼睛低垂着，一双手茫然无措，就好像手里握着的什么东西在不知不觉间一下子就丢掉了，永远地丢掉了。

他们相互握手告别。

斯拉曼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少尉先生！”他终究还是这么说了。不，也

许这不是他的本意。而卡尔·约瑟夫早就忘记了斯拉曼的面容，他只看到衣领上金黄色的镶边和宪兵上衣黑袖口上那三颗金星。

“再见了，卫队长！”

雨，还在下，细细地下，密密地下，不知疲倦地下，不时刮来一阵热风。看上去似乎到了夜晚，而事实上还没到傍晚时分。灰蒙蒙的雨使天色变得阴暗。卡尔·约瑟夫自从穿上军装以来，是的，自从他学会思考以来，第一次感到需要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他甚至还把两只手举起来停留了片刻，当他想起自己穿的是军服时，又把手放下去，一瞬间他仿佛忘了自己的军人身份。他步子缓慢，脚踩在前面院子里潮湿的沙砾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喜欢这样缓慢地步行，没必要那么匆忙。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只是一场梦而已！现在几点了？怀表放在裤子的一个小口袋里。放得太深，没有必要解开大衣。不久之后，钟楼上的钟终究是要敲响的。

他打开院子的栅门，走到大路上。

“男爵先生！”卫队长突然从身后喊道。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一直默默跟在他后面。是的，卡尔·约瑟夫吃了一惊。他停住了脚步，但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转过身去。也许一支手枪的枪口正对着他的后脑勺，正对着大衣后面的折缝之间。多么可怕而幼稚的念头啊！又要重新再来一遍吗？

“嗯？”他说着，仍然是那种傲慢而漫不经心的语气，没完没了的告别让他感到心烦。他转过身。

卫队长站在雨中，没有穿大衣，也没戴帽子，发际两边板刷似的头发湿淋淋的，大滴大滴的水珠顺着光滑的前额淌下去。他拿着一个用细

银带捆了个十字形的蓝色小包裹。

“这个给您，男爵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垂下眼睑，“请原谅，是地方官大人吩咐的。当时我立即给大人送了过去，他草草看了一遍后叫我把它亲手交给您！”

沉默片刻，只有雨水滴答地落在浅蓝色的小包裹上，把它染成了一片深色。不能再等了，这个小包裹！卡尔·约瑟夫接过来，满脸通红地把它放进大衣口袋里。他一度想摘下手套去接，思索了片刻，还是向卫队长伸出戴着皮手套的手，说了声“衷心感谢”，就逃也似的离开了。

他感觉到了口袋里的信件。突然，一股无名的燥热从口袋里蹿出，沿着他的手和手臂往上蹿，一直蹿到他的脸上。他的脸变得更红了。他觉得应该把领口解开，就像先前觉得应该把领子竖起来一样。嘴里又泛起草莓水的苦涩味。卡尔·约瑟夫把小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是的，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信件。

夜晚终于降临了，雨也停了。世界一定会发生一些改变的，夕阳也许会送来最后一束光亮，雨后的草地散发着熟悉的芬芳。一只无名的鸟儿正在孤独地哀鸣，这哀鸣声像是从遥远的陌生国度传来的。

钟敲了五下，就是说才过去一个小时——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是应该走快点儿还是走慢点儿？时间的脚步令人难以捉摸，刚刚过去的一小时度时如年。还没走几步，钟又响了，是五点过一刻。卡尔·约瑟夫开始加快步伐。他越过铁轨。小城的第一批房屋依稀可见。他经过一家咖啡馆，它是这座小城里唯一装有现代化转门的饮食店。进去喝一杯白兰地也许不错，站着喝，喝完就走。卡尔·约瑟夫走了进去。

“快，来一杯白兰地。”他站在柜台旁边说。他仍然戴着军帽，穿着

大衣，有几个客人站了起来。可以听到弹子球和棋子啪嗒的响声，驻军部队的军官们坐在壁龛的阴影里。卡尔·约瑟夫看不见他们，也没有向他们打招呼。此刻有什么比白兰地更要紧的呢？他面如死灰。淡黄色头发的女收款员在那高高的座位上朝他亲切地笑了笑，用一只手好心地把一块方糖放进他的酒杯里。

卡尔·约瑟夫一饮而尽，立即又要第二杯。他只看见女收款员脸上不时闪出淡黄色的光和嘴角间露出的两颗金牙。他觉得自己在触犯禁忌，可是为什么喝两杯白兰地就触犯了禁忌呢？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不是军校的学生了。为什么女收款员要露出那么怪异的笑容呢？为什么她的目光让他很不自在呢？为什么她那湛蓝色的眼睛、两道乌黑的眉毛那么令人生厌呢？他转过身去，朝大厅里看看，他父亲正坐在窗户边上的那个角落里。

是的，没错，正是地方官——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他都会坐在这里看《外地新闻》和《地方新闻》报纸，抽一支弗吉尼亚雪茄。这全城的人都知道，三十年了，天天如此。此刻，地方官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儿子，脸上似有笑意。卡尔·约瑟夫摘下军帽，朝父亲走去。冯·特罗塔老爷没有放下报纸，只是抬起头对儿子说：“你是从斯拉曼那儿来的吗？”

“是的，爸爸！”

“他把信还给你了？”

“是的，爸爸！”

“坐下吧！”

“好的，爸爸！”

地方官终于放下手中的报纸，把肘撑在桌子上，转过身来对儿子说：“女收款员给了你一杯廉价的白兰地，而我总是喝轩尼诗酒¹。”

“我会记住的，爸爸！”

“但我很少喝酒。”

“是的，爸爸！”

“你脸色看起来还很苍白，把大衣脱掉吧！克雷德尔少校坐在那边，他正朝我们这边瞧哩！”

卡尔·约瑟夫站起身，向少校鞠躬。

“斯拉曼为难你了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

“那就好！”

卡尔·约瑟夫脱了大衣。

“你把那些信放哪儿了？”地方官问道。

儿子把那个小包裹从大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冯·特罗塔老爷抓起包裹，放在右手上掂了掂分量，而后又放下，说：“信不少嘛！”

“是的，爸爸！”

大厅里很安静，可以听见弹子和棋子啪嗒啪嗒的响声，以及店外雨

水的滴落声。

“准备后天到骑兵团报到！”地方官眼睛看着窗外说。

卡尔·约瑟夫突然感到父亲将一只手放到自己的右手上，凉丝丝的，骨瘦如柴。

卡尔·约瑟夫低下头，眼睛看着桌面，红着脸说：“是，爸爸！”

“结账！”地方官喊道，抽回了他那只手。

“请您告诉那位收款小姐，”他对侍者说，“我们只喝轩尼诗酒！”

他们径直穿过厅堂向门口走去，父亲在前，儿子在后。

他们经过湿漉漉的公园慢慢走回家，雨水还从树上轻轻地滴落。卫队长斯拉曼从地方官官邸的大门里走出来，头戴钢盔，手握钢枪，腋下夹着一本值勤簿。

“晚上好，亲爱的斯拉曼！”冯·特罗塔老爷说。

“有情况吗？嗯？”

“一切正常！”卫队长回答道。

第五章

军营位于城北，在一条宽阔而整洁的乡村大道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蓝色原野。一排排整齐的红瓦房后面，生活别开生面。皇家军队设立在斯拉夫省的这些营房似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种权力象征。

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乡村古道变得越来越宽阔。现在就连它也被这些营房给堵住了，因而不得不让路，沿着营房绕了个大弯子。天气晴朗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小城的北端，也就是这条大道的一端，极目远眺，越往北去，房屋会越矮小，最后净是些乡村的小茅舍；你还可以远眺到气派的暗黄色拱形军营大门，它就像哈布斯堡王朝一块巨大的盾牌，与这座小城对峙。对于这座小城，它好像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又像是一种现实的保护，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团部就设在摩拉维亚，但它的士兵并不是捷克人而是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一点倒是出乎人们的想象。

每个星期第十重骑兵团都要在南部地区举行两次军事操练。操练时全团的人要骑着马在这个小城的马路上跑两趟。响亮的军号有规律地穿插在马蹄的嘚嘚声中。一匹匹战马炯炯有神、气宇轩昂。骑兵们穿的红裤子似乎是这个小城最亮丽的风景。每当他们骑着马经过时，路两旁的行人都驻足观望；店主们离开了店铺；咖啡馆悠闲的客人们离开了餐桌；城里的警察们离开了岗位；从乡村到城镇集市来卖新鲜蔬菜的农夫们离开了马和车；只有市立公园附近停车场上的少数马车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车板子上。他们从那儿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骑兵队伍，比站在大街两旁的人看得更加清楚。当那些年轻、健壮的马驹精神抖擞地奔跑

时，这些老马表现得平静而木讷。十五年来，这些老马只是无精打采地拉着出租车往返于乡村与火车站之间。骑兵们骑的这些骏马对它们而言几乎是异类。

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并不关心这些牲口，他坚信自己的身体里流的还是祖先的血液。他们都不是骑手，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弯曲着双膝跟在两头公牛后面，用长满老茧的手推着犁耙耕耘；他们不是用鞭子和马刺而是用柳枝驱赶牲口；他们挥舞的不是军刀，而是锋利的镰刀，他们只会飞快地收割庄稼；与其说他们收割的是丰收的庄稼，不如说收割的是自己播种的幸福和喜悦。他们出生在斯洛文尼亚一个古老的村庄——斯波尔耶村。卡尔·约瑟夫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祖父的故乡，但他相信他了解这个村庄。只要想起高挂在父亲书房墙上那已经褪了色的祖父肖像，他就会看见它。村庄被不知名的群山环抱，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有一排排泥土和干草搭成的简陋房屋。一个美丽的村庄，一个可爱的村庄！他真想为了这个村庄而放弃自己的戎马仕途！

啊，他不是农民，他是男爵，是一名重骑兵部队的少尉！和其他军官不同的是，他在城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住在军营里。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操场，对面是士兵们的房间。每当下午回到营房，随手关上那两扇大门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永远被囚禁在这大门之内。他的马刺在光秃秃的石阶上发出单调的叮当声。靴子踩在走廊里的棕色地板上发出一阵阵咚咚声。白色的石灰墙上残留着一点白昼的余光，从墙上反射出来的微弱光亮证明着夜晚还没有完全降临，因此不必过早地点亮放在角落里的煤油灯。

卡尔·约瑟夫没有点灯。他把前额靠到窗口，这扇窗表面上是他和黑暗的分界线，而实际上它自己就是黑暗本身冰冷的外墙。他朝着对面士兵房间里亲切昏暗的灯光看去，他多么乐意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啊！

他们坐在那里，脱去了外衣，穿着粗糙的淡黄色军人衬衫，把一双赤脚搁在自己的床边，唱歌、聊天、吹口琴。

已是深秋季节。在解散令下达后的一个小时，晚熄灯号吹响前的一个半小时，整个军营像一艘巨大的军舰。卡尔·约瑟夫似乎觉得这艘军舰正在微微地摇晃，昏暗的煤油灯连同这白色的大灯罩在一片不知名的海洋里，随着波涛的起伏正有节奏地摇晃。

士兵们正用一种陌生的语言——斯拉夫语——唱歌。斯波尔耶的那些农民祖先大概懂得这些语言！说不定自己的祖父也懂得这种语言哩！书房里的那幅肖像正在慢慢地褪色，那越来越模糊的面容好似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幅肖像一直留在卡尔·约瑟夫的记忆中，被视作不知是从哪一辈开始的历代祖先传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标记。他们是他们的后裔。自从进入这个团，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祖父的孙子，而不是父亲的儿子；的确，他好像成了那个奇特的祖父的儿子。

对面，士兵们的口琴声不绝于耳。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用粗糙的手不停地在红红的唇边移动着金属乐器，金属还不时地反射出丝丝光亮。口琴发出的悲伤音调穿透半开的窗户，传到院子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使黑夜充满了对家乡、对妻子、对儿女、对家园的浓浓的思念。在家乡，他们住在低矮的茅舍，夜晚和妻子生儿育女，白天在田地里辛勤耕耘！冬天，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整个村庄，到处都是白雪皑皑！夏天，金黄的谷穗在他们的腰际摇曳，鸟儿在他们的头顶歌唱！他们是农民，他们是农民呀！特罗塔家族曾经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啊！

在深秋时分的早晨，当 they 从床上坐起时，太阳像一个血红的橙子从东边天际冉冉升起。当他们沐浴着浅绿色的晨曦，在黑色冷杉树怀抱的湿漉漉的草地上进行操练时，银雾袅袅升起。身穿深蓝色制服的骑兵

们激越铿锵的动作划破了寂静，撕开了晨雾。太阳升高了，它那苍白而凄凉的微光从密密的乌黑的枝丫间洒下来，显得那么冷清落寞；阵阵寒意像一把梳子抚掠着战马的赤褐色毛皮；邻近的林间空地上发出一阵阵嘶鸣声，那是渴望家乡的呼声。

骑兵们进行的是“骑射”练习。十点开始他们会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卡尔·约瑟夫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营房。他害怕“休息”时间，害怕和军官伙伴们聊天。他们有时候会聚集在附近的酒吧里，一边喝啤酒一边等候科瓦奇上校。他更害怕晚上军官俱乐部的聚会。天一黑，就得去，是强制性的。

晚点名的时间就要到了，士兵们匆匆归来，深蓝色的阴影七零八落散向营房的各个角落。卫队长雷茨尼策克已经从门口出来了，手里提着一盏黄色光亮的灯。号兵都集中在黑暗处，黄色的铜器在深暗的蓝色军服前闪闪发光。从马厩里传来马匹困倦欲睡的嘶鸣声，夜空中星光闪烁。

有人敲门。卡尔·约瑟夫一动不动。那是他的勤务兵，他会自己进来的。他马上会进来的。他叫奥努弗里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记住这个名字啊！奥努弗里耶？祖父也许很熟悉这个名字吧！

奥努弗里耶走了进来。卡尔·约瑟夫把前额靠在窗口，他听见勤务兵在他身后立正敬礼。今天是星期三，奥努弗里耶要请假。得把灯打开，卡尔·约瑟夫得给他签假条。

“把灯打开！”卡尔·约瑟夫头也不回地命令道。对面士兵们还在吹口哨。奥努弗里耶忙着去开灯。卡尔·约瑟夫听见门框边上的开关啪嗒一声，身后顿时一片通明。窗外仍然是漆黑一片，对面士兵房间里黄色

灯光摇曳不定（用电灯是军官的一种特权）。

“今晚你想到哪儿去？”卡尔·约瑟夫问道，眼睛仍然望着对面的士兵房间。

“泡妞去！”奥努弗里耶说，这是少尉第一次对他称“你”。

“找哪个小妞？”卡尔·约瑟夫问。

“凯塔琳娜！”奥努弗里耶说。他的声调显示出他还处于“立正”的姿势。

“稍息！”少尉命令道。

奥努弗里耶啪的一声把右腿伸到左腿前面。卡尔·约瑟夫转过身来，看见奥努弗里耶就站在他前面，两颗洁白的大门牙在宽厚的红嘴唇间微微发亮。他必须带着微笑“稍息”。

“你的那个凯塔琳娜长得怎么样？”卡尔·约瑟夫问道。

“报告少尉先生，乳房又白又大！”

“乳房又白又大！”少尉松开了握着的手，痛苦地回忆起斯拉曼太太的乳房。她死了，死了。

“假条！”卡尔·约瑟夫命令道。

奥努弗里耶把假条递过去。

“凯塔琳娜住在哪儿？”卡尔·约瑟夫问。

“在富人家做女仆！”奥努弗里耶回答。

“乳房又白又大！”他又兴奋地补充了一句。

“给我！”卡尔·约瑟夫说。他接过假条，抹抹平，签了名。

“找凯塔琳娜去吧！”卡尔·约瑟夫说。

奥努弗里耶再次立正敬礼。

“走吧！”卡尔·约瑟夫说。

他关掉灯，在黑暗中摸索他的大衣。他走到过道里。正当他在楼下锁门时，号兵吹响了晚点名号的最后一曲。星星在夜空闪烁，门口的岗哨向他敬了个礼，他随手关上了大门。

月亮向大道洒下一片银光，城里黄色的灯火像从天上坠落的星星在——地地向他问候，脚踩在秋夜寒冷的地面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背后传来奥努弗里耶的皮靴声。为了不让勤务兵超到他前面去，少尉加快了步伐。但奥努弗里耶也加快了速度。他们就这样在坚硬、冷清的道路上一前一后地跑起步来，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在夜空中回响着。很明显，奥努弗里耶很想赶上少尉。卡尔·约瑟夫停下了脚步，等着他。他清楚地看见奥努弗里耶在月光下伸展四肢，仿佛他正在不断地长高。他仰面对着星空，仿佛要从那里汲取新的力量，去和他的上级相逢。他使劲地甩动着手臂，其节奏和腿一样，看上去像是在用两只手在追赶空气。他在离卡尔·约瑟夫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胸脯向前一挺，咔嚓一个立正，五指并拢敬了个礼。卡尔·约瑟夫不知所措地笑了笑。他寻思，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说些好听的话。奥努弗里耶这么跟着他，确实令人感动。说实在的，他还没有仔细地瞧瞧他。在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之前，他是不可能去关注他的面容的。他觉得自己的勤务兵每天都换了一个人似的。其他的军官们一谈起自己的勤务兵，就好像谈论心爱的姑娘、衣服、美食和马匹一样，十分在行，十分认真。但是只要一谈到仆人，卡尔·约瑟夫就会想起家里侍候过祖父的亚克斯老头。好像世界上除了亚克斯老头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仆人。此刻，奥努弗里耶出现在他面前，站在洒满月光的乡村大道上，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纽扣闪闪发光，皮靴擦得锃亮，宽大的脸庞上露出与少尉相逢的喜悦。

“稍息吧！”卡尔·约瑟夫说。

他本想说些更亲切的话，当年祖父对亚克斯说话一定很亲切。奥努弗里耶噤声的一声，把右脚放到左脚前面。胸脯还在起伏不停，命令并没有产生作用。

“轻松点儿！”约瑟夫带着一丝怜悯又有点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报告少校，我站得很是随便！”奥努弗里耶回答说。

“你的那个妞离这儿很远吗？”卡尔·约瑟夫问。

“报告少校，不远，一个小时就到了！”

不，这不行！卡尔·约瑟夫无言以对。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使他喉咙哽咽，他不知道该如何和勤务兵打交道！他到底善于和谁打交道呢？即使是和军官同伴们一起，他也无话可说。不管他是离开他们之后或是向他们走去之前，他们为什么总是要窃窃私语呢？为什么他的骑术那么差劲呢？啊，他有自知之明！他能像照镜子似的看见自己的身影，谁也瞒不过他。他知道军官伙伴们总是在背后偷偷议论他。他听不懂他们的幽默，除非他们给他解释一番，即使这样他也笑不出来，以后则更不会

笑！尽管如此，科瓦奇上校仍然很喜欢他。他肯定有一份很了不起的秘密档案。一定是祖父的福荫在庇护着他啊！没错，就是这样！他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唯一的孙子。他能感觉到祖父那深邃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他！他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啊！

卡尔·约瑟夫和他的勤务兵在月光如水的乡村大道上面对面地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时间仿佛被此刻的寂静和月光给凝固了。奥努弗里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纪念碑，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

蓦地，卡尔·约瑟夫转过身去，迈开了步子。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一直与他保持三步远的距离。卡尔·约瑟夫能听见大皮靴有节奏的咚咚声和马刺叩击地面的叮当声，这一声声仿佛就是勤务兵一次又一次掷地有声的效忠誓言。卡尔·约瑟夫不敢转过身去。他多么希望这条大道上会意外地出现一条陌生的岔道，一条小路，这样他就能避开奥努弗里耶这股子执拗的侍从热情。勤务兵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少尉也尽力和他保持同样的节奏。他生怕稍有疏忽乱了节奏，会让奥努弗里耶感到失望。奥努弗里耶的忠诚回响在这噤噤的皮靴声里，每一声都激起卡尔·约瑟夫新的情愫。是的，身后这个小伙子在用沉重的脚踵连续地敲击着主人的心房，恰似一头穿着皮靴和马刺的笨熊在执拗地表达它的温情。

他们终于来到了城郊。卡尔·约瑟夫想到了一句极为恰当的告别语。他转过身去说：“多谢了，奥努弗里耶！”说完迅速地拐进了一条小路，空中传来勤务兵的答谢声。

他不得不绕了一个大弯，因而晚了十分钟才来到军官俱乐部。俱乐部设在旧环城路上一栋最豪华大楼的二层。每天晚上这里灯火通明，灯光从各个窗户洒向楼前的广场和居民散步的林荫大道。天色已晚，他不

得不灵活地穿行于拥挤的人群之中，绕过摩肩接踵的男男女女。身着戎装，脚带马刺，腰挎佩剑，走在穿深色衣服的平民中间，难免会看到好奇、恶意和贪婪等各种复杂的神情。当他像个上帝似的大踏步地进入灯火通明的军官俱乐部大门时，他感到说不出的难受，一天比一天难受。今晚，他匆匆地在散步的人群中拐来拐去，在长长的林荫道上足足走了两分钟，令人恶心的两分钟。他两步并作一步奔上楼去，一个人也没遇见！千万不要在楼梯上碰到任何人，那是一个不祥之兆！过道里，热气、灯光和声音向他迎面扑来。

进去时，他不停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在常坐的那个角落里用目光搜寻着科瓦奇上校的身影。每天晚上上校总是极有兴致地和不同的人玩多米诺骨牌，这也许是因为他怕玩纸牌的缘故。“我的手从没摸过纸牌。”他总会这样说。人们能看出他是有意说出“纸牌”二字，因为他一边说，一边示意人们朝他两只手的方向看。“我建议你们玩玩多米诺，先生们！”有时他会接着说，“它不但干净而且还能陶冶性情。”他偶尔也会高高举起一块多米诺骨牌，仿佛那是一副魔具，能够把那些沾染上纸牌恶习的人从魔鬼那里解救出来。

今天轮到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和上校玩多米诺骨牌。上校看了一眼脸色蜡黄的骑兵上尉。卡尔·约瑟夫在上校面前站了一会儿，马刺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您好！”上校说，眼睛却没有离开多米诺骨牌。上校是一个温和的人，多年来他习惯于以父亲般的态度待人。每个月才故意发一次火，而他自己比全团的人更怕这样发火。他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大吼大叫，把营房的墙壁和湿草地周围的古树震得发抖。他那紫红色的面容变得一片苍白，连嘴唇都发白。他不停地用马鞭噼噼啪啪地抽打皮靴。他大叫大嚷，尽嚷些不着边际的话，只有说到“在我团”这几个字时语气才会变得

温和些。最后他会莫名其妙地停止发火，一声不吭地离开办公室，离开军官俱乐部，离开操场，离开所有这些被他选来发火的场所。是的，他们都了解他，科瓦奇上校—— 一个好人！大家像了解月亮的阴晴圆缺规律一样了解他发怒的规律。已经两次迁调的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十分熟悉这位上司的脾气，他对每个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全军再也找不到这么好脾气的团长官了。

科瓦奇上校的眼睛终于离开了多米诺骨牌。他抬起头来，和特罗塔握了手。“吃过了吗？”他问道。“真可惜，”他接着说，目光捉摸不透地看着远处，“今天的炸猪排味道美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一遍：“美极了！”他为特罗塔错过了炸猪排感到惋惜不已。他真想当着少尉的面再吃一次，至少在边上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也是一件乐事。“好吧，玩得高兴点儿！”他最后说了一句，便又埋头玩他的多米诺骨牌了。

此时，俱乐部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很难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长久以来，骑兵上尉泰特格尔负责管理军官食堂。糕点甜食是他唯一爱好的美食，镇上的一家糕饼糖果店是他每天度过下午时光的地方。一直以来，他以那家糕饼糖果店为蓝本来布置军官俱乐部。人们可以看到他板着一张脸，一动不动地坐在玻璃门后，就像一个奇特的穿军衣的模特儿。他是糕饼糖果店最贪吃的顾客。他吞食着一盘又一盘的甜食，不时地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木然地看着玻璃门外的大街；他那忧心忡忡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过路的士兵向他敬礼时，他表情严肃地点点头。他的大脑壳上长着稀疏的头发，显得贫瘠而荒凉，似乎除了点头之外再也做不出其他的动作。他是一个温和而慵懒的军官。对他来说，一切公务职责中唯一的乐事就是管理军官食堂、厨师、传令兵、酒窖。他与酒商、酿酒商的交情颇深，两个文书成天忙忙碌碌。经过多年的经营，他将俱

乐部打造得与他最喜爱的糕饼糖果店一样精美；角落里放着精致的小桌，桌上有台灯，还配有粉红色罩子。

卡尔·约瑟夫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相比较而言，坐在金德曼少尉和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冯·佐拉加之间是最稳妥的。脸色红润的金德曼少尉来自德国，而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已届中年，是一个新晋封贵族的富裕律师。他肚子微微隆起，由于没戴夹鼻眼镜，他那长着小黑胡子的脸煞是难看。候补军官这样一个年轻的军阶与他的年龄、外貌极不相称，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穿军装的老百姓，但是却给人一种可靠的信任感，他使卡尔·约瑟夫想起了某种家庭医生或舅舅。在这两个大厅里，他觉得只有自己是规规矩矩坐着的，其他人似乎都在座位上跳来跳去。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在服役期间不得不穿上军装并戴上单边眼镜，而不是他戴惯的夹鼻眼镜。

毫无疑问，金德曼少尉是最令人放心的。人们几乎可以透视他那由金黄和猩红构成的躯体，就好像穿透晚霞照射的雾霭一样。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轻飘飘的，但真实可信。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他坐在小桌旁，快乐而不显眼。“您好！”他用标志性的高嗓门说道。上校把他这种高嗓门称为普鲁士军队的喇叭。

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站了起来，态度庄重而又恰到好处，说道：“向您致敬，少尉！”

卡尔·约瑟夫本来想回敬一句：“晚上好，博士先生！”不过，他只是问了一声：“我可以坐这儿吗？”便坐了下来。

“德曼特大夫今天晚上会回来的，”贝伦斯泰因开口说，“我今天下午碰巧遇见他了。”

“一个很有魅力的小伙子！”金德曼不紧不慢地说。不同于贝伦斯泰因律师那浑厚的男中音，他的语调平缓、声音柔和，听上去像一阵微风轻拂竖琴。金德曼少尉对女人不感兴趣，却故意显露出对她们的关心，他高声叫道：“他的妻子——你们认识吗？——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尤物！”说到“可爱漂亮”这几个字时他举起了一只手，叉开的手指在空中乱舞。

“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候补军官说。

“妙极了！”金德曼说，他显然是在装腔作势。

“她的父亲以前是一个很有钱的帽子厂老板。”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继续说道。看那副神情，好像他是在揭别人的隐私。他似乎被自己的这句话吓着了，于是就不说了。他觉得“帽子厂老板”这种说法过于平民化。说到底，他毕竟不是和律师们在一起交谈。他暗自发誓，从现在起，每一个句子都要仔细斟酌。他想看看特罗塔的反应，但他坐在左首，贝伦斯泰因的单边眼镜此时戴在右眼上，因此他只能看清坐在他右首的金德曼少尉。为了弄清他刚才提及帽子厂老板的家世是否让特罗塔感到不快，他取出香烟向左边递过去，但同时又想到金德曼的军衔比他高，便赶忙掉头对着右边的金德曼说了声：“对不起！”

三个人闷声不响地抽起烟来。卡尔·约瑟夫的目光凝视着对面墙上皇帝的肖像画。弗兰茨·约瑟夫穿着一身洁白的元帅服，鲜红的绶带斜挂胸前，脖子上戴着一颗金羊毛勋章[m](#)。孔雀绿鹭鸶羽毛装饰的陆军元帅帽就放在皇帝身旁的一张小桌子上，小桌子看起来有些摇摇晃晃的。这幅肖像似乎是挂在很幽深的地方，比那堵墙壁还要幽深。卡尔·约瑟夫记得刚入伍时，这幅画像曾经给他一种自豪的慰藉。那时，他仿佛觉得皇帝随时会从那狭长的黑镜框里走出来。但是后来这位最高统帅经常

在帝国的邮票和钱币上露出冷漠的面容。这副面容平平常常，因而也无法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他的画像挂在这家军官俱乐部的墙上，像是某个褪去光环的上帝。在过去，他的眼睛让人们想起假日的夏夜，宁静美好，而现在只是一个蓝色的硬瓷器，呆滞无神。这还是原来的那个皇帝呀！在家里，在地方官的书房里也挂着这样一幅画像。在军校，它挂在大礼堂里；在军营，它挂在上校办公室里。在整个辽阔的帝国境内到处都有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画像，成千上万，无处不在，就好像上帝降落到了凡间。索尔费里诺英雄曾经救过他的命，英雄却老了，死了，蛀虫正在吞食他的尸体。英雄的儿子——地方官，卡尔·约瑟夫的父亲——也已经变老了，他不久也会被蛀虫吞食。而皇帝，不知在哪一天，哪一时刻，好像也变老了。从那一刻起，他就像被封闭在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水晶盔甲里，永远停滞在那如冰的、如银的可怕年轮上。岁月不敢从他身边流逝。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蓝，越来越硬。他赐予特罗塔家族的恩惠本身也像一块刺骨的冰。在皇帝湛蓝如冰的目光下，卡尔·约瑟夫感到不寒而栗。

他回忆起以前在家度假时，一到星期天，即在午餐以前，军乐队长内希瓦尔就要在他家楼下指挥乐队演奏。那时卡尔·约瑟夫就已经发誓要为这个皇帝献身，哪怕死去也是温暖、甜蜜而又快乐的。祖父关于誓死效忠皇帝的誓言永远烙印在特罗塔家族中，只要你是特罗塔家族的一分子，你就要时时刻刻为捍卫皇帝而献身。

现在，他来这个重骑兵团才四个月，突然发觉皇帝深藏在他那水晶盔甲里，十分安全又难以接近，似乎再也不需要特罗塔家族的人为他英勇献身了。和平的生活已经持续得太久，死亡对于一个年轻的骑兵少尉来说太遥远，就像要按部就班地晋级到最后一个军衔那样地遥远。终有那么一天他会晋升为上校，然后死去。在此之前，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军

官俱乐部来，都会看到皇帝的画像。特罗塔少尉凝视的时间越长，就觉得皇帝越是遥远。

“看呀！”金德曼少尉似笑非笑地说，“特罗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老头看呢！”

卡尔·约瑟夫朝金德曼笑笑。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早就玩起了多米诺骨牌，看起来这盘牌他又要输了。和现役军官玩牌，他以为输牌是一种体面。和平民玩牌时他却总是赢，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当他入伍进行年度操练时，他就会收起他的敏锐，竭力装得愚钝。

“他总是输。”金德曼对特罗塔说。金德曼少尉深信，“平民”就是没多大本事，他们连玩多米诺骨牌也不会赢。

上校还在和上尉泰特格尔一起坐在角落里，几位军官则无聊地在桌子间串来串去。只要上校还在玩牌，他们就不敢离开俱乐部。温和的摆钟每隔一刻钟就会哀鸣一次，声音响亮而缓慢，忧伤的音调打断了骨牌和棋子的啪嗒声。时而某个传令兵双脚咔嚓一个立正，奔进厨房，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回来，上面放了一小杯白兰地；时而有人哈哈大笑，假如你朝发出笑声的那个方向看去，那你准会看见四个脑袋凑在一块，他们是在讲笑话。笑话！其他所有人一听到这些笑话，马上就能判断出，哪些人是出于礼貌地笑，哪些人是真心地笑。他们借此来区分本地人和外乡人。谁要是没听懂这些笑话，那他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卡尔·约瑟夫就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他正准备建议三个人重玩一局，门被打开了。传令兵立正敬礼，皮靴蹬得特别响。室内顿时一片寂静。科瓦奇上校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眼睛看着门口。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团部军医德曼特。自己的出

现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使德曼特感到大为吃惊。他在门口停下来，微微一笑。旁边的传令兵仍然笔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使他感到不快。他挥了挥手，但传令兵没有看见。德曼特大夫厚厚的眼镜片被外面秋夜的雾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每当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温暖的室内时，他总会摘下眼镜擦一擦。但在这里他却不敢，过了一会儿他才离开门口朝屋里走去。

“哟，大家看看，大夫来了！”上校大声喊道，用尽全身力气叫喊，仿佛是要人们在乡村集市的喧闹声中听见他的话。他认为近视的人听力也弱。如果听力好了，视力也会好。上校的声音为德曼特大夫开辟出了一条窄道，军官们纷纷向后退，少数几个还坐在桌边的军官也站了起来。团部军医如履薄冰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渐渐地，他的镜片似乎也变得清晰了。军官们从四面八方向他问候，他很费力地去辨认他们。他弯腰俯身像读书似的一张脸、一张脸地仔细瞧。他终于在科瓦奇上校面前停下来，胸脯向前倾着。他把细脖子上永远前倾的脑袋往后一甩，再把那狭窄的斜肩往上一提，这些动作显得特别夸张。在他因病休长假期间，人们几乎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把他以及他那非军人气质忘得一干二净。此刻，人们无不惊讶地看着他。

上校匆忙结束了寒暄，他一声呼叫，震得玻璃杯也抖了起来。“我们的大夫气色看起来很不错啊！”他仿佛是在通告全团。他拍了一下德曼特的肩膀，好像是要帮助它回到正常位置。说真的，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团部军医。但是该死的，这家伙缺乏军人气质！他只要具备一丁点儿军人粗犷的气质，大家就不用如此拘谨地和他相处了。真是见鬼，再不然，上面也会派另一个大夫，就派到他的团部来！为了这个可恨又可亲的家伙，上校不得不无休止地与自己的军人嗜好作斗争，要不然早就可以找一个老军医来的。说不定我还要死在这个大夫手上！上校每次看

到骑在马上军医就会产生这种想法。有一天，他建议军医最好不要骑马去城里。

要对他说些好听的话，他寻思着。今天的炸猪排真棒！匆忙中他突然想到了这句话。他说出来了，大夫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平民式的，这个家伙！上校想。他突然想起这里有一人他还不认识，这个人当然是特罗塔了！他入伍时，他还在休病假。上校大声嚷嚷道：“这是我们最年轻的军官特罗塔！你还不认识他呢！”于是，卡尔·约瑟夫走到军医面前。

“是说索尔费里诺的孙子吗？”军医德曼特问道。

人们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熟悉军队的历史。

“他什么都知道，我们的大夫！”上校大声说，“他是个书呆子！”

他平生第一次对“书呆子”这个可疑的词产生了好感，于是用一种十分亲昵的语气重复一遍说：“一个书呆子！”这种语气以往只会用来：“一个重骑兵！”

大家又坐下了，聚会继续正常进行。

“您的祖父，”军医开始说，“是全军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您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他本人。”卡尔·约瑟夫回答，“他的画像挂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我小时候经常看，他的仆人亚克斯还在我们家。”

“什么样的画像？”军医问道。

“是我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朋友画的！”卡尔·约瑟夫说，“一幅奇特的画像，挂在很高的地方。我小时候要爬到一张椅子上才能看得清。”

短暂的沉默之后，大夫说：“我祖父是卖酒的，在加利西亚经营一家小酒馆。加利西亚，你去过那地方吗？”德曼特大夫是一个犹太人。犹太军医常常是大家取笑的对象。军校里曾经也有两个犹太人，他们都转到步兵团了。

“去蕾西嬷嬷那儿，去蕾西嬷嬷那儿！”突然有人叫喊道。

大家也跟着喊道：“去蕾西嬷嬷那儿！我们都去蕾西嬷嬷那儿！”

“去蕾西嬷嬷那儿！”

没有什么比这呼声更使卡尔·约瑟夫感到惊恐。几个星期以来，他十分恐惧地等待着这个呼声。上次去蕾西·霍瓦特嬷嬷妓院所看到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掺有樟脑和果汁汽水的香槟，软绵绵、胖乎乎面团似的姑娘，刺目的红色墙纸和令人发狂的黄色墙纸，走廊里混合着猫、老鼠和百合花的气味，之后持续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胃灼痛。那时他入伍还不到一个星期，也是他第一次去妓院。

“爱情演习！”泰特格尔说。他是带头人。作为一个长期负责后勤管理的军官来说，这也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脸色苍白，面容枯槁，手挽佩剑，迈着碎步，伴着轻轻的马刺声，在妓院的大厅从一张桌子边晃到另一张桌子边，看上去像一个令人扫兴的幽灵在地狱里游荡。金德曼只要闻到裸体女人的气味就会晕倒，女人使他恶心。少校普罗哈斯卡站在盥洗室里，尽量把他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塞进金德曼的口腔。蕾西·霍瓦特嬷嬷的身影出现在大厅的各个角落，丝质裙子窸窣作响。她那黑黑的大眼珠在宽大的牛奶似的脸庞上毫无方向、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像钢

琴上大琴键一样的假牙在阔嘴巴里闪闪发光。特劳特曼斯多夫坐在一个角落里，用他那绿色瞳孔中狡黠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终于站起身，将一只手伸进霍瓦特嬷嬷的胸脯，顷刻他的手好像一只白老鼠掉进了一个白色的山谷。钢琴演奏员波拉克，一位音乐的奴隶，正佝偻着后背，坐在深灰色的钢琴旁边弹奏着，硬撅撅的袖口随按键的两只手移来移去，发出啪嗒啪嗒的金属片的响声，就像一对沙哑的钹在为琴声伴奏。

到蕾西嬷嬷那里去吧！大家朝蕾西嬷嬷那里走去。

上校到了楼下转过身来，说：“祝你们愉快，诸位！”

寂静的大街上响起了二十个人的声音：“向您致敬，上校先生！”

四十只马刺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团部军医马克斯·德曼特怯生生地也想走。

“你非去不可吗？”他轻声细语地问特罗塔。

“去看看吧！”卡尔·约瑟夫悄悄地说。

军医一言不发地跟在他们后面走。军官们乱哄哄地走在洒满月光的大街上，寂静的小城里回响着马刺声。他们俩走在最后，谁也不说话。他俩游离于全团之外，而他们相识还不到半小时。

突然，卡尔·约瑟夫没头没脑说了句：“我爱过一个叫凯塔琳娜的女人。她死了！”

军医停了下来，整个身子都转向了少尉。“您还会爱上别的女人的！”他说。

他们继续走着。

远处的火车站传来夜班车的汽笛声。军医说：“我想离开这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这时他们来到了蕾西嬷嬷的挂着蓝色灯笼的妓院门前。骑兵上尉泰特格尔前去敲门。有人开了门，里面立刻奏起了钢琴版《拉德茨基进行曲》。军官们迈步走进客厅。

“解散！”泰特格尔命令道。

赤身裸体的姑娘们挤挤攘攘地朝他们奔来，就像一群白净的母鸡。

“愿上帝保佑你们！”普罗哈斯卡说。

这次特劳特曼斯多夫动作迅速，还没坐下来就已经把手伸到蕾西·霍瓦特嬷嬷的胸脯里。尽管霍瓦特嬷嬷要去照料厨房、酒窖的事情，还要安排侍者的工作，但特劳特曼斯多夫还不想放她走。看得出来，中尉的亲昵使她很难受，但好客的盛情不允许她做出任何反抗，只得听任他的摆布。金德曼少尉脸色苍白，比姑娘们肩上的香粉还要白。

普罗哈斯卡少校要了苏打水。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今晚肯定会喝得酩酊大醉，在此之前他会多喝水来清洗肠胃，就像欢迎来客必须先清扫街道一样。“大夫来了吗？”他大声喊道。

“他必须在病源地研究疾病！”苍白、消瘦的骑兵上尉泰特格尔摆出一副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说。

候补军官贝伦斯泰因的单边眼镜此刻聚焦到了一个白净的金发姑娘的眼睛上。他坐在那里，眯缝着一对小黑眼睛，两只毛茸茸的棕色大手

就像奇怪的动物似的在那个姑娘身上乱摸。大家很快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在一张红色沙发上，军医德曼特和卡尔·约瑟夫之间坐着两个姑娘，身子直挺挺的，双膝弯曲。两个男人似乎对她们很失望，这使她们感到吃惊。香槟酒送上来了，是身穿黑色塔夫绸衣服的女管家端上来的。女管家表情严肃，举止端庄。

霍瓦特嬷嬷果断地把中尉特劳特曼斯多夫的双手从衣服里拖出来，把它们放回到他的黑色裤子上，就像在归还一件借来的物品。她站起身来，显得高大而威严。她关掉了枝状吊灯，只有壁龛里的小灯还亮着。

在昏暗的粉红色灯光里，只看见扑了香粉的白色肉体，闪闪发光的金星，银光习习的佩剑。人们一对接一对地消失了。早已喝完白兰地的普罗哈斯卡走到军医面前说：“你们不需要她们，我带她们走！”他拉起两个女人，夹在她们中间踉踉跄跄地朝楼梯走去。

顷刻之间，大厅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卡尔·约瑟夫和军医。钢琴演奏员波拉克坐在他们对面的角落里，轻轻地抚摸着琴键，优雅的华尔兹舞曲缓缓地、袅袅地在大厅里回响。壁炉上的钟嘀嗒嘀嗒地响。此外，大厅里再无其他声息，宁静而舒适。

“我们俩在这里没事了吧？”大夫问道。

他站了起来。卡尔·约瑟夫朝壁炉上的钟看了看，也站了起来。光线很暗，他看不清楚。他走近钟，又猛地后退了一步。最高统帅站在一个被苍蝇弄得斑斑点点的铜镜框里，还是那幅众所周知的无处不在的陛下肖像，只是这张画像是缩小版，还是那件洁白的元帅服，鲜红的绶带和金羊毛勋章。一定得采取行动，少尉幼稚地思忖着。一定得采取行

动！他脸色苍白，心跳得厉害。他一把抓起镜框，撕开背面的黑纸，把画像取了出来。他把画像一下两下地折起来，塞到口袋里。他转过身来，军医就站在他身后。他用手指指着他藏画像的口袋。他的祖父曾救过皇帝的命，德曼特大夫想。卡尔·约瑟夫满脸通红。

“见鬼！”他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夫回答说，“我只是想起了您的祖父！”

“我是他的孙子！”卡尔·约瑟夫说，“我没有机会救他的命。真可惜！”

他们在桌上留了四个银币，便离开了蕾西·霍瓦特嬷嬷的妓院。

第六章

军医马克斯·德曼特在这个骑兵团已经服役了三年。

他住在城外的南郊，那里有一条乡村大道通向两座公墓，一座旧墓和一座新墓。军医和这两座公墓的管理员很熟。他每个星期都要去几次，去祭拜死者，那些早已远去的和那些还未被遗忘的死者。他有时会在墓地逗留很久，并不时地用佩剑敲打墓碑，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是一个怪人，一个好大夫，人们常这样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医。他和团部军官们没有任何私交，只有公务交往时，他才会出现在伙伴们中间。现在，公务上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更多地与同伴们相处。论年龄和服役年限，他早就应该升为司令部的上尉军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高升，他自己也不明就里。

“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上尉泰特格尔的口头禅。

“不如意事常八九！”大夫也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生活道路上总会有一些不顺！”他对特罗塔说，“我一生都不顺。要是命运眷顾我的话，我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维也纳外科医生助理，也许还会成为教授。”

在他灰色的童年时代，维也纳外科医生这个伟大的名称像金色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他幼小的心灵。当一名维也纳外科医生是他从小的志向。他的家乡是位于皇朝帝国东部的一个边境小镇，祖父经营一家小酒馆，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父亲在地方后备部队服役了十二年，退役后到边

境附近的一个小城邮局当了一名中级职员。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祖父白天一直坐在边境小镇小酒馆的大门口，他那长长的银灰色的大胡须盖住了他整个胸脯，一直拖到他的膝盖处；周围到处都弥漫着粪肥、牛奶、干草和马的气味。他坐在小酒馆前面，俨然是酒店王国的国王。小镇的农民会每周一次到镇上赶集，当他们赶着马车从集市返回时都会光顾他的酒馆。老人家站起来，杵在那儿像一座大山似的。他耳朵有点聋，那些矮个子农民不得不仰起身子，将两只手凑在嘴边，大声吆喝着点酒。他一个劲地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把满足顾客的愿望当作是施恩于他们，好像农民们不是在用硬币支付这些恩惠似的。

他亲自用有力的大手解下马具，把马牵进马厩。几个女儿在低矮宽敞的店堂里给客人们端送烧酒和又干又咸的豌豆，他则在马厩帮着喂马，一边喂马一边不停地唠叨。星期六，他虔诚地钻进犹太经书里，银须几乎盖住了半页白纸黑字。如果他能预料他的孙子将来会全身戎装地周游世界，或身穿制服坐在办公室里，那他一定会诅咒自己的老迈，痛骂不肖子孙。他的儿子，即德曼特大夫的父亲，也就是那个邮局中级职员，只是出于孝心才忍住了憎恶之情。从祖辈手上传下来的小酒馆不得不移交给女儿和女婿去经营，男性后辈直到最遥远的将来注定要当公务员、知识分子、职员和傻瓜。直到最遥远的将来？其实这不符合事实！军医就没有孩子。他也不想孩子，因为他妻子.....

每每想到这里，德曼特大夫的思绪就会停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一生忙忙碌碌，希望能挣些额外收入。父亲下班后常常到小咖啡馆玩塔罗牌，每次都输，赌债缠身。他打算让儿子读完四年中学就去邮局谋一个职员的位置。虽然他的平民生活乱糟糟的，但他从部队带回来的所有物品都出人意料地保存得井井有条。他的制服，一个“满期服役军需下士”的制服，连同制服袖口上的金角、黑裤子和步兵帽一起挂在

衣橱里，就像一个活人躯体被硬生生地分成了三段。他每个星期都要把制服上的纽扣擦拭得锃亮，也会把黑色弯佩剑上的波纹把手擦拭得光亮。佩剑就斜挂在墙上的第二颗钉子上，就在那张从来没用过的办公桌上方，金黄色的缨子一晃一晃的，看到它，人们就会想起那些沾满灰尘的含苞待放的向日葵。“如果你那时不来找我，”父亲常对母亲说，“我准会参加考试，也许现在当上军需上尉了。”

每逢庆祝皇帝的诞辰，邮局职员德曼特就穿上他的制服，戴上一顶红帽子，佩上一把军刀。这一天他不会去玩塔罗牌。每年的这一天，他总要发誓戒掉赌瘾，不再欠债。他总会喝得酩酊大醉，深夜才回家。他在厨房里抽出军刀，指挥着整整一个团的士兵。盆钵是排，菜碟是士兵，食盘是连，西蒙·德曼特是上校，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现役上校。母亲不得不戴上尖顶软帽，穿上多褶睡裙和宽松的小上衣，走下床去安慰一下丈夫。

有一天，也就是庆祝皇帝诞辰的第二天，死神降临到他的床上。他死得平静，没有痛苦，葬礼也很隆重。所有的邮局职员都为他送葬。死者曾经为皇帝尽忠，他作为一个丈夫的楷模永远留在遗孀的记忆里。已故德曼特的军服和邮局制服依然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橱里，母亲用樟脑、毛刷和桐油将它们保存得完好无损，看上去就像两具木乃伊。每当打开衣橱，儿子都以为他看到的是已故父亲的两具尸体并列在一起。

他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出去上课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六个克朗^u，皮靴都穿破了。碰上阴雨天，镇上富人家里就会留下他匆忙的足印。皮靴的后跟断了，足印也变大了。后来，他终于毕业了，成了医务人员，贫困却仍然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投入了军队的怀抱。七年，这是吃的七年，喝的七年，穿的七年，避难的七年，七年，漫长的七年！他成了一名军医，至今还是一名普通的军医。

光阴似箭，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人生的再一次决断，就已经成了一个老头。他娶了伊娃·克诺夫马赫小姐为妻。

这时，团部医生德曼特又一次中断了他的思绪，起身回家了。

夜幕已经降临，各个房间里射出清冷的灯光。

“老爷子来了。”勤务兵向他报告说。

老爷子，那是他的岳父，克诺夫马赫先生。

此刻，他正从盥洗室出来，穿着柔软的长印花睡衣，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刚刚刮过的面颊红通通地散发出一股香水味。他面带笑容，给人以亲切感，灰白的山羊胡子几乎把他的脸分成了两个部分。

“亲爱的马克斯！”克诺夫马赫说。他小心地把剃须刀放到一张小桌子上，伸出双臂，敞开睡衣，他们互相拥抱，很随意地相互礼节性地吻了吻，随后一起走进书房。

“来杯酒吧！”克诺夫马赫说。

德曼特打开柜子，看了看柜子里面的几个酒瓶，转过身来说：“我对酒不在行，我不清楚你喜欢哪种酒。”他不会喝酒，但却弄回了各种各样的酒，正如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家里置办图书馆。

“你到现在还不会喝酒吗？”克诺夫马赫先生说，“你有梅子烧酒、亚力酒、朗姆酒、白兰地、龙胆甘露酒和伏特加吗？”他连珠炮似的问道，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他站起身来，迅速地朝柜子那边走去，睡衣的下摆左右晃动。他非常有把握地从一排酒中取出了一瓶。

“我本想对伊娃来个突然袭击，给她一个惊喜！”克诺夫马赫先生说，“我得说说你，亲爱的马克斯，你整个下午都不在家，而我……”说到这里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说，“而我在这里却碰到了一个小尉，一个混蛋！”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马克斯·德曼特回答说，“是我入伍以来交上的唯一朋友，他是特罗塔少尉，一个挺好的人。”

“一个挺好的人！”岳父重复了一遍，“比如说，我也是个挺好的人！说真的，假如是我的话，我决不会让你和一个漂亮女人单独待上一个小时，即使你对她并不那么好。”克诺夫马赫把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合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声：“并不那么好！”

军医脸色苍白。他摘下眼镜，擦了好久，想借此把周围的世界模糊掉，在这层雾霭中穿着睡衣的岳父成了一个硕大模糊的白影。擦完眼镜后，他并没有立即戴上，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对着雾霭说：“亲爱的爸爸，我根本没有理由怀疑伊娃或者我的朋友。”

军医迟疑地说出这句话，听上去连他自己也觉得十分陌生，仿佛是从哪本古书中引用的套语，或者是某个早已被遗忘的剧本里的台词。

他戴上眼镜，老克诺夫马赫的身影立刻清晰地呈现在大夫面前。此时，他刚才说的那句套话似乎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句话肯定是违心的，对此，他的岳父一定和他一样清楚。

“根本没有理由！”克诺夫马赫把女婿的话重复了一遍，“可我有理由！我了解我的女儿！你并不了解你的妻子！我也了解少尉一类的老爷们！总而言之，我了解这些男人！我这么说不是想说部队的坏话，只是就事论事。我妻子，也就是你的岳母，当她还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机

会认识那些年轻的男人，包括穿便服的和穿制服的军官们。是的，都是些可笑的人，你们，你们，你们这些.....”

他要找一个能够把他的女婿和那些笨蛋都囊括进去的名称。他想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他聪明、富有、有名望，但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确，近几天，有人准备给他弄个商业顾问的头衔。他为未来编织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了捐款，一笔巨额的捐款，其直接好处就是得到一个贵族头衔。如果取得了匈牙利国籍，那么他很快就能成为一个贵族。在布达佩斯生活并不会很艰难，倒是那些知识分子会给他制造麻烦，都是些说空话的人，地地道道的笨蛋！他自己的女婿就让他很不痛快，如果他和女儿这时候闹出什么丑闻，那他的商业顾问头衔就会泡汤。他不得不自己亲自出马，看看情况是否正常。

“亲爱的马克斯，我不得不及时地把真相告诉你！”

军医不喜欢这句话，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听到事实真相。是啊，他对妻子就和岳父对女儿一样了如指掌！可是他爱她，无可救药地爱她！在奥洛莫乌茨有个地方官赫尔达尔，在格拉茨有个地方法官莱德勒，都曾和自己的妻子有过暧昧的关系，不过他们都不是他的军官伙伴，这得感谢上帝，也得感谢他的妻子。他要是能离开军队就好了！他的生活总是危机四伏，他有好几次打算向岳父建议.....现在他又想这么做了。

“我知道，”他说，“伊娃的处境有危险，一直这样，好几年了。她很轻浮，令人惋惜，但她毕竟没有出格，”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没有出格！”他说这句话时强压住了多年来的困扰。他宁愿排除自己的困扰，而选择相信自己妻子的忠诚。“绝对没有！”他非常自信地大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伊娃是个正派的女子！”

“是这么回事！”岳父证实道。

军医继续说道：“可是我俩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你知道的，我对现在的职业不太满意。如果我离开军队，我会在哪儿呢？也许我会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很体面的差事，伊娃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满足，因为她爱慕虚荣，真可惜！”

“这继承了我的基因！”克诺夫马赫颇为得意地说。

“她不满意，”军医接下去说，岳父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她不满意，想找一些乐子。我不能生她的气。”

“你应该亲自陪她！”岳父打断他的话说。

“我——”德曼特大夫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默默地盯着酒杯。

“嗯，喝一杯吧！”克诺夫马赫鼓励道。他站起身，取了一个杯子，斟满了酒。他的睡衣又敞开了，可以看见他那毛茸茸的胸脯和隆起的大肚子，肚皮和他的脸颊一样红润。他把酒杯凑近女婿的唇边，马克斯·德曼特终于喝了一口酒。

“还有些其他原因，逼得我不得不放弃这里的差使。我刚入伍时，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很好，现在一年比一年糟糕。如果不戴眼镜，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早该打报告离开军队。”

“是吗？”克诺夫马赫问。

“靠什么……”

“靠什么生活呢？”岳父跷着二郎腿，他突然冷得直打哆嗦，赶忙把

睡衣裹好，两只手紧紧抓住脖子旁边的衣领。

“是的，”他说，“你认为我还要管你们的生活吗？你们结了婚，我给你们补助费——我还记得——每月有三百克朗。不过，我懂的，我懂的！伊娃需要很多钱，她以后还会需要很多钱。你也要花钱，我的孩子！”他变得善解人意，“是的，我亲爱的、亲爱的马克斯！现在光景不比从前了！”

马克斯沉默不语。克诺夫马赫觉得已经占了上风，于是又把睡衣敞开了一些。又喝了一杯，但他的头脑依然清醒。他清楚他的酒量，这些笨蛋！他这个女婿比另一个女婿（也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毕竟要好些，两个女儿每个月要花他六百克朗。这个数字他可记得清清楚楚。万一军医日后成了瞎子——他端详了一会儿那副闪光的镜片——也应该能看好他的妻子！这对于眼睛近视的人来说也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几点了？”他问道，语气很亲切，很和善。

“马上七点！”大夫说。

“我进去取衣服了！”岳父利索地站起身，点点头，踱着稳重而缓慢的步伐走了出去。

军医坐着没有动。他深谙墓地上的孤独，也饱尝了家里的孤独，这异乎寻常、充满敌意的孤独充斥着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斟了一杯酒，那神情好像这不是他第一次喝酒似的。得把事情处理好，他思忖着。

他决定和妻子好好谈谈。他走进了过道。

“我太太在哪里？”

“在起居室！”勤务兵说。

敲门吗？大夫迟疑着。不，他心硬如铁。他按下门把手，把门打开了。妻子正在穿衣镜前，只穿了一条蓝色的短裤，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粉扑。“啊呀！”她叫了起来，赶忙把一只手放到胸脯上。军医在门口停下来。

“是你？”妻子问道。这是一句询问，听上去却像是一声呵斥。

“是我！”军医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他觉得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说话。此刻，他戴着眼镜，但却像是对着雾霭说话。

“你父亲，”他开口道，“告诉我，特罗塔少尉下午来过！”

她转过身子，穿着蓝色的短裤，把拿在手上的粉扑当作武器似的对着丈夫说：“你的朋友，特罗塔是来过这里！爸爸来了，你见过他了？”

“刚才见过！”军医说。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认输了。

两个人沉默不语。

“你为什么不开门？”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我想让你高兴高兴！”

“你可吓了我一跳！”

“我——”军医没有说下去。他本想说，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但是他说出来的却是：“我爱你！”

他确实爱她。她站在那里，穿着蓝色的小短裤，手里拿着粉红色的粉扑。他多么爱她。我一定是吃醋了，他想着。他说：“我从不喜欢别人到我家里来，何况我还不知情。”

“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妻子说，然后又站到镜子前去，慢慢地扑起粉来，扑了一层很厚的粉。

军医走近他的妻子，抓住她的双肩。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两只毛茸茸的褐色的手搁在她白嫩的肩头上。她笑笑，他从镜子里看得很清楚，那是麻木的笑。

“要诚恳。”他哀求道，仿佛他是以两只手跪在她的肩上。他立刻意识到此时的她是不诚恳的。

“要诚恳，求求你！”他又说了一句。

他看到她用两只苍白而灵巧的手松开太阳穴边上的金发，这是一个多余的动作。妻子这种毫不在意的态度使他更为激动。她瞟了他一眼，那是一种空洞、冰冷、呆滞、转瞬即逝的目光。我多么爱她，军医还在想。我为她痛苦，而我还是深深地爱着她。

他问道：“我整个下午都没在家，你惦记我吗？”

她转过半个身子，整个人看上去像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是个由蜡和绸衣制成的模特。黑长睫毛下有一对晶莹的明眸，一道道寒光从那儿反射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她那纤细的手贴在短裤上，就像绣在蓝底绸布上的白色小鸟。

她拉长了声调说：“我从来没有惦记过你！”声音低沉，他记得她从不曾用这样的声调说话，而此刻似乎有一块冰从她胸腔里迸了出来。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也不看妻子一眼。他把两张椅子推开，似乎有许多东西挡在他前面，必须把它们全部推开，也许连同这四堵墙都应该推倒，用脑袋顶破天花板，用脚踩穿地板。叮叮当当的马刺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仿佛从另外一个人身上传来的。

他满脑子只装着一个词。这个词在脑海中来回地呼啸着，不停地盘旋着——“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词，它敏捷、轻如鸿毛，但又沉重如泰山，它就这样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打转。他的步子越来越快，思绪也越来越快。

突然，他停止了走动。“这么说，你不爱我喽？”他问道。他确信，她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她一定会保持沉默的。

可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爱！”她把头稍稍抬起，冷漠无情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又说了一句：“你喝醉了吧？”

喝醉了吗？也许吧，我唯愿自己是醉了！他像是在履行义务似的装成一副醉酒的样子说：“噢，哈哈！我明白了！”按照他模糊不清的想象，一个醉汉在这种时刻都得用这种词和这种声调唱着说。于是，他唱起来了。他还补充一句：“我——要——杀——死——你！”他说，一字一顿地说。

“你杀了我吧！”她喊道，声音清脆响亮，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她倏地站了起来，右手拿着扑粉。她摆动着两条细长而滑溜的大腿，这使他突然想起摆在时装展览馆玻璃橱窗里那些女模特儿的虚假肢体。他不再爱她了，他不再爱她了。此刻，他心里顿生出一股恨意，一股敌意，一

股愤怒。它们瞬间就已经深深地驻扎在他心里。他把一个小时以前思索的话大声说出来了：“要把事情处理好，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

她放肆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响亮，也很夸张。他从来没听到她这样笑过。一股不可压抑的欲望使他全身的肌肉膨胀起来，高度近视的眼睛也变得明亮起来。一定要让她瞧瞧，他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他说：“我叫岳父陪着你！我去找特罗塔！”

“去吧，只管去吧！”妻子说。

他走了，出门前他破天荒地再次回到书房喝酒，就好似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他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连喝了三杯，然后迈着大步离开了家，皮靴上的马刺依然发出叮当的响声。他走进军官俱乐部。问传令兵：

“特罗塔少尉先生在哪儿？”

特罗塔少尉不在俱乐部。

军医踏上了那条通向营房的笔直的乡村大道。今夜残月，但月光依然皎洁，犹如皓月当空。大道上毫无声息。大道两旁的栗子树已是光秃秃的。它们投下的阴影细长而干枯，在凸起的大道中央投射出一张乱糟糟的网。德曼特的脚步声听起来让人感到又硬又冷。他现在是要去找特罗塔少尉。循着月光，远远地看见偌大的营房围墙。他径直朝它走去，朝那个“敌堡”走去。空中传来冰冷而枯燥的晚点名号声。德曼特大夫迎着号声大步走去，仿佛要踩碎这无边的冰冷和枯燥。

过不了一会儿，特罗塔少尉就会出现。少尉乌黑的身影离开了营房的白色围墙，向着大夫一步一步地走近。还有三分钟，他们就可以碰面

了。

此刻，他们已是面对面地站着。少尉向他敬礼。

德曼特大夫说：“您今天下午在我家和我妻子待在一起吗，特罗塔少尉？”声音听起来生疏又冷淡。

这句问话在碧蓝透明的天空下回响。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相互用更亲昵的称呼“你”，是的，相互称“你”。而现在他们就像仇敌似的面对面地站着。

“今天下午我去看过您妻子，军医德曼特先生！”少尉说。

德曼特大夫向少尉靠近一些：“您和我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少尉先生？”

卡尔·约瑟夫沉默不语。在这个大千世界似乎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花上几十年的时间也无济于事，仿佛人类的语言已经枯竭，永远地枯竭。心脏在急速地跳动，无情而沉重地敲打着肋骨。口腔里的舌头也似乎麻木了，干涩而坚硬，无法动弹。一股巨大的可怕的空虚感侵袭着他的大脑。一股莫名的危机感就像无边的黑暗一样正在吞噬他。他正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黑洞，周遭是无底的深渊。

从冰冷明亮的远方传来了德曼特大夫严厉而冷酷的声音：“请您回答我，少尉先生！”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群星闪烁，皓月当空。

“请您回答，少尉先生！”

是的，卡尔·约瑟夫必须回答。他极力鼓起身上仅存的那么一丁点儿勇气。一个苍白无力的句子从他那轰鸣的大脑空洞里蜿蜒而出。少尉一个立正，两只脚跟啪地碰在一起——一半是出于军人的本能，一半是为了听见某种声响——叮当的马刺声，稍稍平复了一下他的情绪。他用极为低沉的声音说：“军医先生，我和你太太之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寂静，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群星闪烁，皓月当空。德曼特大夫没有再说什么。透过冰冷的镜片，他紧盯着卡尔·约瑟夫。少尉将声音压得更低说：“什么也没发生，军医先生！”

他一定是疯了，少尉想。要不就是什么东西破裂了，是的，已经破裂了。他仿佛听到了一阵干枯的裂成碎片的声音。“背信弃义”这几个字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曾经读过这个词语。“友谊破裂”，不错，这就是友谊破裂！

少尉突然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军医一直是他的朋友！他们天天见面。有一次，他随军医去了公墓地。在坟墓之间散步时，军医对他说：“有这么多死人。你没感觉到我们离不开死人吗？”

“我是倚仗祖父的光环生活。”特罗塔说。一提起祖父，他脑子里就出现了挂在父亲书房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它就挂在墙壁上那个昏暗的地方。

是的，和少尉在一起时，德曼特大夫萌生了某种兄弟情谊。这种兄弟情谊像一小团火焰从德曼特大夫心里迸出来。

“我的祖父，”军医说，“是个犹太老头，大高个儿，一脸银须。”

卡尔·约瑟夫好似看见了那个长着银须的高个犹太老头。他们是孙

子，他们都是孙子。军医一跨上马背，他那又矮又瘦的身材就显得特别滑稽可笑，比步行时显得更加矮小。马把他驮在背上如同驮了一小袋燕麦。卡尔·约瑟夫骑在马上也是这样寒碜。他如同一面镜子一样了解自己。全团只有两个军官经常遭到别人的背后议论：德曼特大夫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全团就他们两个人，一对挚友。

“你敢发誓吗，少尉先生？”大夫问道。

特罗塔没有回答，他伸出一只手。

大夫说了声：“谢谢！”便握住了他的手。

他们一同从乡村大道往回走，十步，二十步，谁都不吭一声。

军医突然开口说：“请你不要见怪，我喝醉了。今天我岳父来了，他看见了你。她不爱我，她不爱我。你明白吗？”

“你很年轻！”过了一会儿，军医说道，仿佛是在讲毫无意义的话，“你很年轻！”

“我理解！”卡尔·约瑟夫说。

他们并肩而行。马刺叮叮当当，佩剑在身上擦来擦去，镇上淡黄色的灯光在亲切地召唤着他们。他俩都希望能够这样肩并肩地走下去。俩人都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谁也没开口。一句话，一句话很容易说出来的，但谁都没有开口。这是最后一次，少尉想，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并肩走路吧！

他们来到了小城门口。进城之前，军医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我说这事并不是为了我妻子，”他说，“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她已经了结

了，这是为了你！”

他等待对方回答，但心里清楚这种等待是徒劳的。

“行了，谢谢你！”说得很匆忙，“我还要到俱乐部去，你去吗？”

不，特罗塔少尉今天不打算去俱乐部。

“晚安！”说完他便转过身，朝营房走去。

第七章

冬天来了。

每天凌晨，天还没亮，部队就开始出营操练。马蹄把大道上的薄冰踩得粉碎，马鼻孔和骑兵嘴里呼出灰蒙蒙的热气。冰冷的薄雾在沉重的剑鞘和轻型卡宾枪上结成了冰珠。这座小城似乎变得更小了。凄凉而低沉的号声已经无法吸引路人驻足倾听。只有旧停车场的马车夫每天早晨还会仰起他们满是胡须的脸庞。如果积雪厚了，他们就套好雪橇，马匹冻得瑟瑟发抖，马脖上的小铃铛不停地发出轻轻的叮当声。日子单调得像冰冷的雪花飘飘洒洒，天天如此。重骑兵团的军官们期待着某个异常事件的发生，以打破这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今年冬天显得与往年有些不一样，似乎在它蠢蠢欲动的怀抱里隐藏着惊天的秘密。有朝一日，它终究会迸发出来，恰似从皑皑白雪里会迸射出一道红色闪电。

这天，骑兵上尉泰特格尔没有像往常那样孤零零地坐在糖果糕点店门旁那块巨大的玻璃后面。午后不久，他被一群年轻的军官伙伴围坐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的脸色如此苍白，身材如此消瘦，这令在场的军官伙伴们感到大为诧异。他们没有吃午饭，喝了好多酒，脸色却和他一样苍白，没有泛出一丝红晕。上尉面前放着一大堆甜食。事实上，他今天比以往更加贪吃甜食，因为苦涩正吞噬着他的内心，几乎要把他的心掏空。他得活下去呀！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把甜食一个接一个地塞进张得大大的嘴巴，又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起了故事，这是第五遍了。一群好事之徒围着他仔细地聆听着，生怕漏掉任何细节。

“好吧，诸位，关键是，对老百姓要严守秘密！我在第九骑兵团时遇到过一个嘴巴不牢的家伙，当然喽，他是个预备役的新兵蛋子，附带说一句，他满身铜臭味。自然喽，我们安葬可怜的塞德尔男爵时，他的事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我希望，诸位，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严格保密——”他想说“葬礼”，但又突然收住了，斟酌了好久，还是没有想到一个词。他抬头看了看，可怕的寂静包围着他的脑袋以及那些好事之徒的脑袋。终于，骑兵上尉打破了寂静：“——严格保密这件事情。”他暂时松了一口气，吞了一小块糕饼，把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大家都感觉到他似乎已经把死神召唤进了屋里，此刻正在头顶上盘旋，死神对于他们来说神秘而陌生。他们在和平的环境里降生，在和平的演习和操练中成了军官。他们还没想过，若干年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一例外地都会和死神见面。他们谁也没有听见在那些看不见的大磨坊里有巨大的轮子在转动，就是这些磨坊早已开始酝酿一场世界大战。白色的冬季和平景象依然笼罩着这个小小的驻军城市。但是隐藏在糖果店后面这间小房子里的死神却在他们上空飘荡，放射出黑色和红色的光芒。

“这事我无法理解！”有个年轻军官说。这话大家说过好多次了。

“可我已经讲过无数遍了！”泰特格尔回答说，“流动剧团，故事就是从它开始的！我鬼使神差地去了那儿，去戏院，去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听着，叫什么来着？”

“《补锅流浪汉》！”有个人说。

“对了，故事就是从那个《补锅流浪汉》开始的！”

“我从戏院出来时，特罗塔正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雪地里。我

是在演出结束前离开戏院的，我经常这样，诸位！我从没有耐心看完，戏的结果很容易猜到的，第三幕一开始，我就能猜到后面的故事结局，我便离开了戏院，尽可能不动声色地离开戏院。何况，这出戏我已经看了三遍！啊！这时我看见那个可怜的特罗塔正孤零零地站在雪地里。我说了句：‘这出戏好看极了。’接着我给他讲了德曼特不同寻常的举动。看戏时他瞧都没瞧我一眼，才看到第二幕就丢下他的妻子一声不响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本来可以托我照顾他妻子嘛，但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走了，简直太不像话了。我把这一切对特罗塔说了。‘噢，’特罗塔说，‘我和德曼特早就不说话了。’”

“可他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一起呀！”有人大声喊道。

“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德曼特奇怪的举动给特罗塔讲了。不过我并不打算过多地干涉他人的事情，便问特罗塔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他说，‘不了，我还有个约会’，于是我就走了。糖果糕饼店偏偏在那个时候关门了。命该如此啊，诸位！随即我自然就去了俱乐部。我把德曼特的事告诉塔滕巴赫了，当然也把那个特罗塔在戏院旁边有个约会的事情告诉了他。诸位！我可是毫无恶意的！听完我的讲述，塔滕巴赫竟然吹起了口哨。‘你干吗吹口哨？’我问他。‘吹着玩呗。’他说。‘请注意，我不说别的，只说：请注意！特罗塔和伊娃！特罗塔和伊娃！’他一连唱了两遍，好似在哼唱歌舞场的小调。我不知道谁是伊娃，还以为是伊甸园的伊娃呢！就是说，只是象征性的名字，一般而言的名字，诸位！明白了吗？”

有的叫喊，有的点头，大家都明白了。他们不仅明白了骑兵上尉讲述的故事，而且还弄清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们还是想反复温习这个故事，在他们愚蠢的心灵深处深藏着一个秘密，希望骑兵上尉讲述的故事有朝一日会峰回路转，希望故事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他们一

再追问泰特格尔，但他的叙述还是同一个调子，悲伤的故事连一丁儿细节都没发生改变。

“后来呢？”有个人问道。

“其他情况你们也知道了！”骑兵上尉回答说，“就在我们——我、塔滕巴赫和金德曼——离开俱乐部时，正碰上特罗塔挽着德曼特太太向我们走来。

“塔滕巴赫说：‘特罗塔不是说有约会吗？’

“‘也可能是碰巧吧。’我对塔滕巴赫说。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德曼特太太独自从戏院里出来，特罗塔感到有责任送她回家，便放弃与别人的约会。如果德曼特大夫在离开剧院时将太太托给我照顾，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什么事也不会有！”

“什么事也不会有！”大家齐声说道。

“次日晚上，塔滕巴赫和往常一样在俱乐部喝醉了。德曼特进来时，他立即站了起来，说了声：‘嗨，可怜的家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真卑鄙！”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插了一句。

“对，是卑鄙，不过那时他喝醉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很正式地和他打了一个招呼：‘晚上好，军医先生！’这时德曼特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对塔滕巴赫说：‘骑兵上尉先生，您知道的，我是团部军医！’

“‘要是我的话，我宁愿待在家里，好好看着！’塔滕巴赫说，身子紧

靠在座椅上。巧的是，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讲过吗？”

“没有。”大家叫喊道。

“好吧，那你们现在知道了，那天是他的生日！”泰特格尔重复了一遍。

大家贪婪地咀嚼着这则新闻，仿佛这起可悲的事件会因为塔滕巴赫的生日而出现一个转机。每个人都在思索着塔滕巴赫的生日会给这件不幸的事带来什么转机。矮个子斯滕伯格伯爵脑子转得最快，一个一个想法从他的脑海里掠过，像飞鸟飞过空荡荡的云层一样不留一丝痕迹。他立刻第一个欢叫起来：“这么说，一切都好了！情况完全改变了！只是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

大家朝矮个子斯滕伯格看去，既迷惑不解又蔫头耷脑。这似乎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斯滕伯格的想法虽然荒谬，但细细想来，似乎有些道理，难道就不能有一丝转机？难道就不能有一点慰藉？可是，泰特格尔发出的阵阵干笑使他们产生了新的错愕。不管是目瞪口呆的，还是不知所措的，他们都以为刚才听到了一种令人慰藉的声音，看到一束令人愉快的微光，现在却张口结舌，圆睁着失神的大眼，全都陷入了沉默。麻木和黑暗包围着他们。在这个巨大的无声的冰雪覆盖的冬日世界里，除了泰特格尔已经讲过了五遍的一成不变的故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他接着说道：

“‘就是说，您应该待在家里看好您的妻子。’塔滕巴赫说了这么一句。

“至于大夫嘛，你们是知道的，像给伤员看病似的把头伸到塔滕巴

赫面前说：‘塔滕巴赫先生，您喝醉了！’

“‘您应该待在家里看好您的妻子！’塔滕巴赫口齿不清地重复道。‘我们这号人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太太深更半夜和强盗一起在外面散步的！’

“‘您喝醉了，简直是个流氓！’德曼特说。

“我正想站起来，可没来得及起身，塔滕巴赫发疯似的大声喊叫道：‘犹太鬼，犹太鬼，犹太鬼！’他连喊了八遍，那时我还神志清醒，数得一点不错。”

“了不起！”矮个子斯滕伯格说，泰特格尔朝他点了点头。

骑兵上尉接着说：“不过，我也……我神志清醒地命令道：‘传令兵全部出去！’让这些小伙子在场干什么呢？”

“了不起！”矮个子斯滕伯格又大声喊道。大家点头表示赞许。

他们又安静下来。从附近糖果糕饼店的厨房里传来餐具的碰撞声，从大街上传来雪橇清脆的铃铛声。泰特格尔又把一块糕饼送到嘴里。

“这下可麻烦了！”矮个子斯滕伯格大声说。

泰特格尔吃完了面前的最后一块糕饼，只说了一句：“明天，七点二十分！”

明天，七点二十分！规则他们都熟悉：同时开枪，距离十步。之所以是用枪决斗，是因为佩剑对德曼特大夫来说是不顶用的，他不会击剑。明天早晨七点钟，全团人马要到湿草地进行操练。决斗场就定在古

堡后面所谓的“绿地”上，离湿草地不过两百步。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在他们操练时会听到两声枪响。现在似乎都已经能够听到那两声枪响。死神正展开它那黑色和红色的翅膀，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飞过。

“结账！”泰特格尔大声喊道。

大家惴惴不安地走出了糖果糕饼店。

又下雪了。深蓝色的人群鸦雀无声地行走在静悄悄的、洁白的雪地上，稀稀落落、三三两两或孤零零一个人。尽管他们都害怕独行，但也无法拢到一块儿。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这座小城的各个小巷里，过一会儿弯弯曲曲的小巷又会把他们引到一处。他们被困在这座小城里，但又一筹莫展。当他们相遇时，彼此都会被对方吓着。他们在等待晚餐时间，同时又害怕夜幕降临到俱乐部。今晚，就是今晚，军官们不会都到俱乐部去。

的的确确，军官们没有全部到齐。塔滕巴赫没有来，少校普罗哈斯卡、大夫、中尉赞德和少尉克里斯特，还有那些副官都没有来。泰特格尔没有吃东西，他面前放着一个棋盘，他自顾自地展开了对弈。谁都不吭声。传令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各个门口，只有巨大的壁钟缓慢地发出嘀嗒嘀嗒的无情的响声。最高统帅的画像就挂在壁钟的左边，画像里的他正用湛蓝的眼睛冰冷地俯视着这些沉默不语的军官们。谁也不敢单独离去或者带走自己的邻座。就是说，他们谁也没走，都留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谁也难得从唇间掉下一句话，或一个词，一问一答之间仿佛压着铅一样沉重的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他们思念着那些没有来的人，仿佛这些缺席的人已经变成了尸体。德曼特大夫在长期病假之后归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们仿佛看见了

他那迟疑的步伐和闪闪发光的镜片；他们仿佛看见塔滕巴赫伯爵那短圆的身躯架在两条罗圈腿上，红红的脑袋以及上面竖着的干柴似的浅黄色短发，中间还分了个发路，一对明亮的眼睛，红红的眼圈；他们仿佛听见了大夫的轻声细语和骑兵上尉粗哑的吵嚷声。自从入伍的那一天起，“荣誉”和“死亡”，“打枪”和“格斗”，“死神”和“坟墓”等字眼已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骨髓，融入了他们的灵魂，但今天这些字眼显得陌生而遥远。他们也许要与骑兵上尉粗哑的吵嚷声和大夫的轻声细语永别了。每当巨大的壁钟敲起它那忧郁的钟声，他们便认为那是为他们敲响的丧钟。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个都带着怀疑的目光朝墙上的壁钟看去，毫无疑问，时间永远不会停止。

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它在不停地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就在先后离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对方，因此面露愧色。他们走得几乎没发出一点声音，马刺不响，佩剑不碰。他们的皮靴麻木地踩在毫无知觉的地板上，悄然无声。还没到半夜，俱乐部里就已经空无一人。

中尉施莱格尔和少尉金德曼在午夜前一刻钟就回到了营房二楼上——那里全部是军官的房间——只有一扇窗户有灯，黄色的灯光透过窗户投向黑暗的院子，形成了方形的光束。两人同时向那里看去。

“那是特罗塔！”金德曼说。

“那是特罗塔！”施莱格尔重复一遍。

“我们再去瞧瞧！”

“他也许会不高兴的！”

他们拖着叮当的马刺声向过道里走去，在特罗塔少尉门前收住脚步，侧耳倾听，毫无动静。中尉施莱格尔一把抓住门把手，却没有按下去。他又把手缩了回来。两个人悄然离去。他们相互会意地点点头，走进了各自的房间。

事实上特罗塔少尉并没有听见他们上楼的声音。在刚刚过去的四个小时里，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给父亲写一封长信详细地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他才写了两行就写不下去了。

“亲爱的父亲！”他这样开头，“我无意中成了一个有损荣誉的肇事者，但我是无辜的。”他的手好似一个没有生命的工具，拿着颤抖的笔在信笺上无力地晃动。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难写的一封信。少尉觉得必须在事情了结之前把信写完发出去。从塔滕巴赫和德曼特发生不幸的争吵以来，他就把这件事一拖再拖，迟迟没写信向父亲汇报。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信写完，要赶在明天决斗之前发出去。

如果索尔费里诺英雄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卡尔·约瑟夫感觉祖父严厉的目光在脑后盯着他，英雄的目光给了胆怯的孙子以勇气，他做出了决断。

他必须写，立刻写，当场就写！

是呀，本来他应该坐车回去，当面向父亲报告这件事。他的父亲——那个地方官——就站在死去的索尔费里诺英雄和迟疑不决的孙子之间，捍卫着家族的荣誉，保护着家族的传承。地方官的血管里还流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血液，鲜红鲜红的。如果不及时向地方官报告这一切，仿佛就等于对祖父隐瞒了什么。不过，要写这样一封信，也许应该具备祖父那

样的品质，那么坚强，那么朴质，那么果断。可特罗塔却是个孙子呀！这种每周一封的家信一直以来传递的是幸福的消息，这也是家族里儿子对父亲应尽的义务。眼前这封信却要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打破往日的惯例，这是一封充满血腥味的信。然而，无论多么残酷，他必须要写！立刻就写！

少尉继续写道：

我在午夜时分和我们团部军医的太太有过一次并无暧昧的散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团部的一些军官伙伴们看见了我们。骑兵上尉塔滕巴赫——一位不幸的酗酒者——和军医开了一个嘲讽的玩笑。明天早晨，七点二十分，他们两人要开枪决斗。如果活着的人是塔滕巴赫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向他挑战。条件将是苛刻的，结果也会是残酷的。

忠诚于您的儿子

卡尔·约瑟夫·特罗塔少尉

附：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部队。

写完信，少尉觉得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当他的目光扫过昏暗的天花板时，他突然看见祖父面容上似乎有责备的神情。除了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外，他深信他还看到了那个小酒馆白胡子老板的面容。军医德曼特大夫是他的孙子。他感到两位死者正在呼唤活着的人。明天早

晨七点二十分他就要向他们报告决斗的情形，决斗的结果自然是倒下，倒下的结果就是死亡！

记得在那些早已远去的星期日，卡尔·约瑟夫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长内希瓦尔指挥他的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觉得倒下和死亡是区区小事而已。皇家骑兵军官学校的这位学生对死神是十分熟悉的，但又觉得死神在遥远的天际，无限遥远。

明天清晨七点二十分死神就要来接走他的朋友德曼特大夫。后天，或是几天之后，它就要把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少尉接走。

啊，恐惧和黑暗！啊，黑暗正在向他迎面扑来，他终将被无边的黑暗吞噬！难道我就要像躺在路边的那许许多多的尸体一样成为黑暗的牺牲品吗？特罗塔的道路上排列着一个一个墓碑，宛如公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再也不会见到这位朋友了，就像再也见不到凯塔琳娜一样，永远见不到了！这句话好似无边的死亡之海在他的眼前无声无息地不断延伸。

这位小小的少尉向那巨大黑暗的法则攥起了拳头，因为它正在把那些墓碑不停地向他推来，而不去制止这个无情的“永别”，不去照亮那永恒的黑暗。他朝窗口走去，试图把那苍白无力的拳头举向天空。但他只抬起了他的双眼，仰望着冬夜那闪烁的寒星。他想起了最后一次和德曼特大夫一起从营房向城里走去的那个夜晚，当时他就预感到那是他们并肩一起走的最后一夜。

他心中蓦地产生一种渴望友谊长存的情愫，他希望还有机会拯救德曼特大夫的生命！

一点二十分，德曼特大夫肯定还能活六个小时，伟大的六个小时

啊！对少尉来说，这六个小时几乎和先前那个无边的永恒的黑暗一样巨大。他一步跨到挂衣钩前，束好佩剑，披上大衣，匆匆走过过道，飞也似的奔下楼梯，穿过夜色朦胧的长方形操场，出了营房大门，从哨兵身旁一闪而过，冲向寂静的乡村大道，十分钟就到了小城。不一会儿就碰到了一辆马车，在孤独的深夜里只有它仍在小城营运。

伴随着欢快的铃铛声，马车来到了小城的南郊，大夫家的房子就在这里。他飞奔过去。这座小屋正静静地睡在那道栅栏后面，窗户黑乎乎的。特罗塔按了按门铃，毫无动静。他呼喊着重曼特大夫的名字，仍然毫无回应。他等待着，并叫马车夫把马鞭摔得噼里啪啦响，还是没人回应。

如果他要找的人是塔滕巴赫伯爵，那倒不是很难。决斗的前夜他很有可能待在蕾西嬷嬷那里，自斟自饮。但是要找到重曼特大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他正走街串巷，也许他在常去的墓地那里散步，寻找着即将埋葬自己的坟墓。

“到公墓去！”少尉命令道，把马车夫吓了一跳。

离这儿不远，有几处公墓紧挨着。马车在古墙和紧闭的栅栏前停下。特罗塔跳下马车，向那道栅门走去。在这样一个深夜来到这片公墓，在旁人看来他一定是个疯子。他将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喇叭形，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像是发自心底的嚎叫——对着那些坟墓，大声地喊叫着重曼特大夫的名字。他觉得自己是在呼唤死人而不是活人。他悚然一惊，全身颤抖，就像在坟墓间丛生的灌木，在冬夜的狂风中不停地战栗。佩剑在少尉的腰间发出咔嚓的响声。

这阴森的景象使坐在驾驶座上的马车夫感到惶惶不安。他的想法就

和他本人一样简单，这位军官不是一个鬼魂就是一个疯子，但他也不敢扬鞭而去。他抖得牙齿咯咯响，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那厚厚的猫皮外衣。

“上车吧，军官先生！”他请求道。

少尉上了车，对车夫简单地说了声：“回城！”

他在城里下了车，一路小跑地穿过一个个小巷，仔细地寻觅着每一个角落。寂静的夜晚不知从何处传来轻柔的钢琴乐曲声，他循着琴声疾步走去。原来乐曲是从一家光线暗淡的小酒馆的玻璃门里传出来的。该酒店就在蕾西嬷嬷的妓院附近，平时只有士兵才会光顾那里，军官是从不踏入的。少尉走到一个有灯光的窗户前，透过浅红色的窗帘向里面看去。他看见卖酒柜台旁的瘦个子老板，他穿着短袖衬衫，神情憔悴。

在一张桌子旁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穿的也是短袖衬衫；一个下士坐在另一张桌旁，身边有一个陪酒的姑娘。角落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铅笔，伏在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这时正停下来，呷了一口酒，仰望空中。他突然将目光转向窗口。卡尔·约瑟夫认出了他，那正是穿着便服的德曼特大夫。

卡尔·约瑟夫敲了敲玻璃门，酒馆老板前来开门；少尉请他招呼那位孤独的先出来一下。军医走到大街上。

“是我，特罗塔！”少尉说着，同时向他伸过手去。

“你居然找得到我！”大夫说。他的声音如往常一样低沉，但比过去要更加清晰。他那低沉的话音竟奇迹般地盖过了钢琴的演奏声。这是他第一次穿着便服站在特罗塔面前。换上便装后，他那熟悉的声音就如乡

音般亲切。

是的，德曼特的外貌越生疏，声音听上去越亲切。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朋友的声音更使人宽慰，它消除了少尉的一切不安和恐惧。卡尔·约瑟夫几乎有几个星期都没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他非常想念这个声音。是的，他明白了，他的确非常想念这个声音。

少尉正暗自思忖着，钢琴的乐曲声戛然而止。夜风呼呼地响，被它刮起的雪花直往人脸上打。

少尉向大夫又走近了一步——无法再靠近了。你不该死啊！他想这么说。他突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德曼特没有穿大衣，就这样站在雪地里，站在风口。他很快想到，因为他穿的是便装，所以没有立刻看出来。他动情地说：“你这样会着凉的！”

德曼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过去那种熟悉的的笑容，笑得嘴唇微微撅起，小黑胡子微微翘起。卡尔·约瑟夫满脸绯红，他想今夜大夫是不会着凉的。

德曼特大夫亲切地说：“我没有时间生病了，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声音仍然夹杂着笑意，但寂寥又回到脸上；他苍白的嘴唇上挂着一丝淡淡的悲哀。

“我们进去吧！”大夫继续说道。他像一尊黑色的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灯光昏暗的门前，在积雪的大街上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苍白。乌黑的头发上此时积了一些银色的雪花，在小酒馆微弱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头顶上的苍穹已经露出一丝晨曦。特罗塔几乎又想回去了。他想到一声晚安，就迅速离去。

“我们进去吧！”大夫又说了一遍，“我去问一下你是否可以悄悄地进去！”

他走了进去，把特罗塔留在外面。不一会儿，他和老板一同走出来。穿过一条过道和一个院子，他们来到这家酒馆的厨房。

“这里的人和你很熟吗？”特罗塔问。

“我有时来这里，”大夫回答说，“就是说我过去常常来这儿。”

卡尔·约瑟夫注视着大夫。

“你很奇怪吗？对的，我的确有过一些十分特别的习惯。”军医说。

为什么他要说“有过”呢？少尉琢磨着。他记起上学时，老师把这个称为“过去时态”。“有过”，那么军医为什么说“有过”呢？

老板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点亮了一盏淡绿色的煤气灯。酒馆里又响起了钢琴乐曲声，其中有《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那阵有节奏的鼓点声，在其他音响的干扰下有点走调，但还能听出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响一阵。灯罩在厨房白色的墙壁上投下一片微绿的阴影，阴影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一幅人们所熟知的、身穿洁白戎装的最高统帅画像，就挂在两只浅红色的大铜锅之间。皇帝洁白的外衣上尽是苍蝇留下的痕迹，像是布满了细细的铁锈。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两只眼睛——在这幅画像上当然也是用透明绿画成的——在灯罩的阴影里显得黯淡无光。大夫伸出一根手指指着皇帝的肖像。

“一年前它是挂在酒馆里的，”他说，“现在老板已经没有任何意愿表明效忠皇帝之心了。”

钢琴声又戛然而止。这时，壁钟重重地敲了两下。

“已经两点了！”少尉说。

“还有五个小时！”军医回答说。

老板送来了斯里沃维茨酒。七点二十分！它不停地猛击着少尉的心房。

他一把抓住酒杯，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发布命令似的声音大声说道：“为你的健康干杯！你必须活下去！”

“为没有痛苦的死亡干杯！”军医说完就喝，一饮而尽。

“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大夫接着说道，“同我的生命一样毫无意义！”

“我不想看到你死去！”少尉大声喊道，脚踩在厨房地板上蹬得咚咚响，“我也不想死！我的生命也是毫无意义的！”

“打住！”德曼特大夫说，“你可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尽管他的死亡也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里还是存在着一点差别的：或是像他那样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向死亡，或是像我们俩这样懦弱地死去。”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说道：“像我们俩，我们俩的祖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只有那么一点，仅仅够支撑到我们毫无意义地死去。哈哈！”大夫把他的酒杯往旁边一推，那神情似乎是要把他的整个世界推得远远的，包括他的朋友在内。

“哈！”他重复了一声，“我累了，累了好几年了！明天我就要像一个英雄一样死去，像一个所谓的英雄那样，一反自己的常态，一反祖父的意志，去拥抱死亡！记得我曾读过的那些又大又厚的书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谁向自己的同胞举枪，那他就是在谋杀。’明天，有人将向我举起一支手枪，而我也会向他举起一支手枪。我将成为一个凶手。不过，我是个近视眼，我瞄不准。我会小小地报复一下自己。如果摘下眼镜，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我会选择毫无目标地射击！瞎打！那样死亡就显得更为自然，更诚实，非常恰当！”

特罗塔少尉并没有完全理解军医的话。在渐渐习惯了这位朋友的便装，进而熟悉了他的身躯和面容之后，也熟悉了他的声音。但是德曼特大夫的这些想法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来自德曼特大夫的祖父——那个犹太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生活过的地方。特罗塔极力地开动脑筋，就像他在军校学习几何学那样开动脑筋，可还是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理解。他只感到要挽救这一切可能的信念正在动摇，希望在逐渐褪成灰白色，就如同嘎吱作响的煤气火焰即将熄灭的灯芯。他能听见怦怦跳动的心声，就像那不断敲击的壁钟声，低沉而空洞。他不理解他的朋友。也许他来得太迟了。他还有好多话要说。但他的舌头搁在口腔里无法动弹，像是压着千斤重。他张开嘴巴，苍白的嘴唇不停地颤抖。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又闭合起来。

“你一定发烧了！”军医用的是平时跟病人说话的口吻。他敲了敲桌子。

老板又端来两杯酒，还不忘提醒特罗塔一句：“你一杯还没喝完哩！”

特罗塔顺从地喝完先前的那杯酒。

“我学会喝酒太迟了——真遗憾！”大夫说，“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常常为自己从不喝酒而感到非常遗憾。”

少尉使出全身力气，抬起头，呆呆地看了大夫几秒钟。他举起第二杯酒，但酒杯太重了。手在发抖，溅出几滴酒。他一饮而尽。内心的怒火一直在上蹿，直冲到脑门。他满脸通红。

“这么说我要走了！”他说，“我无法忍受你开的玩笑！我是多么高兴能找到你！我去过你家，按了门铃。我也去过公墓找你，我像个疯子似的在墓地叫喊着你的名字，我还——”他突然不说了。两片抖动的嘴唇间蠕动着无声的词语，像是一些无声的影子。他的双眼突然噙满了热乎乎的泪水。他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想起身离去，因为他感到十分羞愧。怎么，我哭了吗？他想。我是哭了。他感到全身虚弱，极度虚弱，根本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他很想逃避这种心态。他听命于虚弱的极乐，他听见了自己的叹息，却为这声叹息而欢欣；他感到羞愧，却为这种羞愧而喜悦。他正在拥抱这种甜蜜的痛苦。他一边不停地哭泣，一边像个小孩似的喃喃说着：“我不想你死！我不想你死！我不想！我不想！”

德曼特大夫站起身来，在厨房里来回地走着。他走到最高统帅的肖像面前停了下来，开始数皇帝外衣上苍蝇留下的污迹，可又突然停止了这个荒唐的行为。他走到卡尔·约瑟夫面前，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抽搐的肩上，闪闪发光的眼镜凑到少尉浅褐色的头发上。他——聪明的德曼特大夫——已经与这个世界做了了结：他把妻子送到维也纳她父亲那儿了，放了他的勤务兵的假，锁好了自己家的门。从发生不幸争吵的那一天起，他就住进了“金熊”旅馆。他已经万事了结，了无牵挂。自从他一反常态学会喝这种烈性酒以来，他觉得自己甚至还在这场荒唐的决斗中找到某种意义，把死亡作为他荒诞可笑的生命旅程的一个合情合理的终

结。是的，他已经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的一束微光，他过去就一直相信它的存在。事实上在死亡的危险来临之前，他就熟悉了那许许多多的坟墓，并和那些躺在坟墓里的死者成了朋友。对妻子的天真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周以前，忌妒之火在他心里熊熊燃烧，而现在已经熄灭成一堆死灰。他的口袋里放着他刚刚写好的寄给上校的遗嘱。他没有多少东西要遗赠他人，也没有多少人需要他挂念，因而也没有什么要被遗忘的。酒，使他放松，而等待却让他难耐。“七点二十分”，几天以来这个时刻一直敲打着伙伴们的大脑，而在自己的大脑里则像一个挂铃似的晃来晃去。从穿上军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轻松愉快，如此勇敢坚强。一个康复者会为重获生命而欢欣鼓舞，而他却为死亡的临近而喜悦。他对一切都做了安排，他就要了结了，一了百了！

现在，他又站在年轻的朋友面前，还是那样茫然而无助。是的，他有过青春、有过友谊，并为之洒下过热泪。猛然间，他对生活又萌生了一丝眷念之情。令人作呕的营地，可憎可恶的军服，单调乏味的巡诊，赤裸裸聚在一起的士兵，无聊的针剂注射，野战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道，妻子喜怒无常的脾气，舒适安逸的小房屋，死气沉沉的工作，精神不振的周末，苦不堪言的骑术课，愚蠢的军事演习以及空虚的军旅生涯，这一切都让他的心里萌生了一丝思念，一丝不舍。心底里对生活世界的强烈呼喊却被少尉的抽泣和叹息给粗暴地打断了。在他试图用话语安慰特罗塔时，无限的同情在他心里泛滥，深深的爱在他心底燃烧，那种冷漠——这几天一直陪伴他的冷漠——被远远地抛在脑后。

壁钟重重地敲了三下，特罗塔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

三记钟声在厨房里慢慢地回响着，逐渐地消失在煤气灯的呼呼声

中。少尉开始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你该明白这件事是多么愚蠢！我和大家都认为泰特格尔这个人无聊透顶，我已经告诉他了，那天晚上我在剧院门前有个约会，后来，你太太从剧院走出来了，就她一个人，我不得不送她回家。正当我们经过俱乐部时，他们大家从俱乐部走出来了。”

大夫把双手从特罗塔肩上抽回去，又在厨房里踱来踱去，脚步十分平缓，毫无声息。

“我得对你说，”少尉继续说道，“我当时就料到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我根本没跟你太太说上话。当我走到你家院子时，路灯都亮了。我记得，那时我还能在院门到房屋大门之间的雪路上看到你清晰的脚印，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一个疯狂的念头……”

“是吗？”大夫说道，随即站停下来。

“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我在一刹那间想过，你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就好像某种守卫者，我无法表达，不管怎样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觉得它们正从雪地上抬起头注视着你的太太和我。”

德曼特大夫又坐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特罗塔，缓慢地说道：“也许你爱上了我的太太，而你自己没有察觉？”

“我对这整件事没有任何责任！”特罗塔说。

“是的，你是没有任何责任！”军医赞同道。

“但大家似乎都在责怪我啊！”卡尔·约瑟夫说，“你了解，我曾经告诉过你我和斯拉曼太太的事情！”他又停下来，然后接着说：“我害怕，走到哪里都害怕！”

军医展开双臂，耸耸肩，然后说：“你也是一个孙子呀！”

此刻，他想的并不是少尉的恐惧，而是想现在还来得及避开这一切危险。是的，逃离这儿！他思忖着。背弃誓言，损坏名誉，逃离这儿，当三年二等兵，或者干脆逃到国外去，千万不要被枪打死！

特罗塔少尉——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对于他而言，简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大声地讥讽道：“蠢货！不折不扣的蠢货啊，怎么可以陪同别人的太太回家呢？难道你没看出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吗？你不是出于荣誉而拯救过上面——他手指着皇帝的肖像——那个人的生命吗？真是愚蠢！”

他突然大声喊道：“十足的蠢货！”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老板，他送来了满满的两小杯酒。军医端起酒杯就喝。

“喝呀！”他说。

卡尔·约瑟夫喝了。虽然他还不明白大夫的话，但已感觉到德曼特不再想死了。时钟嘀嗒嘀嗒，时间并没有停止，它在一秒秒地流逝。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除非奇迹出现，德曼特才不会死，可少尉知道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除非他——多么了不起的想法——明天七点二十分准时到达现场，说：“诸位，德曼特已经疯了，就在昨天夜里，我来替他参加决斗！”多么荒诞，多么妄想啊！他又无助地抬头看着大夫。时间仍然没有停止，时钟依然一秒一秒地跳动着。很快就要到四点了，只剩下三个小时。

“就这样吧！”军医最后说道。听声音，他似乎心里已经做出了决

断，好像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其实他一片茫然！他的思绪像一团乱麻茫然无措地在漫漫雾气中飘来飘去。是的，他一无所知！一个不光彩的、卑鄙的、愚蠢的、铁一般强有力的法则捆住了他，要把他送给一个愚蠢的死神。他听见酒馆里传来深夜时分特有的声响。显然客人都已经走了。老板正把啤酒杯丢进水里，水花四溅。他在收拾桌椅，身上的一串钥匙响个不停。

该走了！街道、冬天、夜空、群星和白雪也许能给人良策和慰藉。军医走到老板跟前，付了账，穿上大衣，戴上黑色宽边礼帽，他站在那里，再次转身对着少尉。卡尔·约瑟夫觉得他已经全副武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远胜于平常一身戎装的状态。

他们穿过院子，穿过过道，走进了黑夜。大夫抬头仰望天空。静谧的星斗没能赐给他良策，它们比四周的皑皑白雪还要寒冷。一栋栋房屋浸泡在一片黑暗之中，一条条街巷悄然无声、死气沉沉，白雪被夜风吹得纷纷扬扬。特罗塔的马刺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和着大夫的皮靴踏踩声。他们脚步匆匆，似乎是急着要赶往某个地方。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一些支离破碎的主意、想法和意象。他们的心房咚咚地跳个不停，好似正被无数把榔头急速而沉重地敲击着。军医一言不发地在前面带着路，少尉则默默地紧跟着他。

他们来到“金熊”旅馆，站在旅馆的拱形大门前面。德曼特的祖父——犹太酒店的那个白胡子大王——突然出现在卡尔·约瑟夫的幻觉中，他一辈子就是坐在这样一个大门前，也许比这个门还要大。当那些农民出现在酒店门前时，他才站起身。因为他耳朵不灵，那些矮个子农民不得不踮起脚，将两只手凑在嘴边大声向他点酒。七点二十分，七点二十分，又响起了这个声音。七点二十分，这位祖父的孙子就要死去了。

“死亡！”少尉大声说。

啊，他——聪明的德曼特大夫——已经不再聪明了。他自由而勇敢地度过了这几天，却发现只不过是虚度而已。现在事实已经表明他并没有了结，一个人是不可能那么一了百了的。无论是少尉从淳朴乡村继承的简单脑袋，还是他从先辈身上继承的聪明脑袋瓜，此时都毫无主意，谁也难逃这牢固无情的法则。

“我是个笨蛋，我亲爱的朋友！”大夫说，“我应该早点和伊娃分手。我无力逃脱这场愚蠢的决斗，是荣誉习俗和勤务条例将我打成一个英雄，一个愚蠢的英雄！”

他大声地笑起来，笑声刺破了夜晚的寂静。

“英雄！”他又说了一遍，同时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旅馆门前踱来踱去。

一个天真的希望闪电般地掠过少尉年轻的脑袋，它急切地想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也许不会开枪，他们也许会和解！一切都会好转的！他们会被调到其他兵团！我也是！傻瓜，真可笑，这是不可能的！他很快又意识到这一点。

大夫在他面前不停地踱着步，他则呆呆地站着，垂头丧气，伤心绝望，脑袋空白，双唇干渴，四肢僵硬。

几点了？

他不敢看自己的表。

想必钟楼上不久就会响起钟声。他想再等一会儿。

“万一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大夫说着又停了下来，过了几秒，又接着说，“我建议你离开这个军队！”说完，他伸出一只手，“再见了！祝你一路平安！我会独自了结的！再见！”

他按了按门铃，里面响起沉闷的铃声，也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

少尉抓住大夫的手，用一种连自己都很惊奇的平平常常的声音说了一句普普通通的告别话：“再见！”他连手套都没来得及脱掉。

门已经关上了。德曼特大夫已经没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似的，他沿着那熟悉的大道走回营房。他没有看到在他的上方，即在三楼，一扇窗户打开了。大夫探首窗外，朝楼下看去，目送着他的朋友拐过角落，直到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才关上窗户，然后点亮了室内所有的灯。他走到盥洗架前，把刮须刀磨锋利，在大拇指上试试，往脸上擦了点肥皂，一切动作就和每天早晨一样平静。洗过脸后，从衣橱里取出军服。穿上军服，束好佩剑，坐下来等着，等着等着就打起盹来了。他就坐在窗前那张大扶手椅上睡着了，睡得很安详，无梦。

醒来时，屋顶上方的天已经亮了。一缕微蓝的晨光照在雪地上。马上就会有人来敲门了。他听见远处一辆雪橇的铃铛声。它正在向这里靠近，它停下来了。门铃响了，楼梯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马刺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有人敲门了。

驻地步兵团的中尉克里斯特和上尉万格尔特已经站在房间里。他们站在门旁边，中尉站在上尉身后，距离半步。

军医朝天空瞥了一眼，耳畔响起遥远的童年时代祖父那早已消逝的回音。“听着，以色列人，”这个声音说，“主，即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

“我已经准备好了！”军医说。

他们坐在一辆小小的马拉雪橇里，略微有点挤。小铃铛无畏地响着，两匹褐色马翘起短短的尾巴，把一颗颗又大又圆的黄色粪球抛到雪地上。一辈子也不关心牲口的军医突然想念起他那匹马来，它要比我活得久！他想。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悸动，他的陪同者也沉默不语。

在离林间空地大约几百步的地方马拉雪橇停了下来。他们步行到了那个“绿色广场”。太阳还未升起。冷杉静静地挺立着，秀丽而挺拔，自豪地用树枝托着积雪。远处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塔滕巴赫大声地和他的同伴说着话。主治医生曼格尔大夫在决斗者双方之间走来走去。

“诸位！”一个声音说道。

就在此时，德曼特大夫和往常一样迂腐地摘下眼镜，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个宽阔的树墩上。尽管如此，他却不可思议地看清了他前面的路、指定的目标以及他和塔滕巴赫应保持的距离。他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等待着晨雾。但是一切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军医从来没有近视过。

一个声音在数数：“一！”

军医举起了手枪。他又觉得轻松而勇敢，简直是目空一切，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目空一切。他开始瞄准了，就像当年做志愿兵时练习打靶那样瞄准，虽然那时他的射击水平就已经很糟糕。为什么我不近视了呢？他问自己。我将再也不需要眼镜了，从医学角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军医决定去查查眼科学的资料。

正当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眼科专家的名字时，耳边又响起了报数的

声音：“二！”

大夫的眼睛仍然看得清清楚楚。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怯生生地啼叫起来。远处传来军号声。此刻重骑兵团已经上了操场。

特罗塔像往日一样骑马加入第二骑兵连的行列。呵出来的气雾在沉重的佩剑套和轻型卡宾枪上凝结成一颗颗冰珠。喇叭声唤醒了冰雪中沉睡的小城。穿得像狗熊的马车夫昂首坐在他们熟悉的停车场上。

全团人马来到湿草地，跨下马来，像往常一样排成两列横队，做起每天早晨惯常的操练动作。金德曼少尉走到卡尔·约瑟夫跟前，说：“你不舒服吗？你脸色很难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面漂亮的小镜子，举到特罗塔眼前。在闪闪发亮的四方形小镜子里，特罗塔看到一张十分熟悉的苍老的脸：一对乌黑闪亮的小眼睛，有着高高鼻梁的大鼻子，呈青灰色的消瘦的面颊；嘴唇闭合成一条长线，没有一丝血色，它像一道早已愈合的剑痕横亘在下巴和小胡子之间。卡尔·约瑟夫觉得只有那褐色的小胡子是陌生的。从父亲书房挂着的那幅肖像上看，祖父那灰暗的脸上是光秃秃的。

“谢谢你的关心！”少尉说，“我一夜没睡。”说完就离开了操场。

他在树丛中间向左拐去，那里有一条小路直通往宽阔的乡村大道。已是七点四十分，却没有听到任何枪声。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了！他自言自语道。真是一个奇迹！至多再过十分钟，普罗哈斯卡少尉就会骑马奔来，那时我就会获悉详情。

他能听见小城苏醒后高高低低的嘈杂声，也能听到火车站传来的汽笛嘶鸣。当他走到林间小径与乡村大道的连接处时，少校正骑着他的栗色马飞奔而来。少尉特罗塔向他敬礼。少校说了声：“早晨好！”就没有

再说什么。小径太狭窄，无法让骑马人和步行者并排而行。少尉只得跟在骑马而行的少校后面。在距离湿草地约两分钟路程的地方，这里已经可以听到下士的口令声。

少校停下来，坐在马鞍上，半转过身，只说了声：“两个人！”又继续骑行，然后补充说明。好像是对特罗塔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真的是没办法！”

这一天，全团比以往要提早一个小时收操回营。军号手和往常一样吹着营号。下午，值勤的下士向士兵们宣读了上校的通告：骑兵上尉塔滕巴赫和团部军医德曼特大夫为了捍卫本团的荣誉而光荣献身。

第八章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也就是本文故事发生那个时候，人们把个人生死看得很重。要是哪个人离开了人世，人们并不急于填补他的位子，而是让它长久地空着，好让人们永远地记住逝去的人。事实上，凡是这个死亡事件的见证人，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一见到这个空缺就都会默默地思念起它的主人。假如大街上一排房屋中有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毁了，那么这个失火的地方就会长久地空着。泥瓦匠们总是不慌不忙地干着活，因此重建房屋的工作进展缓慢。附近的居民和偶尔路过的行人一见到这块空地，就会想起被烧掉房子的外貌和墙壁！这是那个时代在历史的无尽走廊中留下的印迹。

一切生物需要时间生长，一切消失的生命需要时间才能被遗忘。然而，一切存在过的生命物体都会留下它们的印迹。那时，人们是靠回忆生活，就如同今天人们是靠迅速彻底的忘却来生活一样。

第十重骑兵团的军官们对团部军医和塔滕巴赫伯爵之死久久不能释怀，就连小城老百姓的心情也难以平复。人们按照军队的规矩和宗教习俗安葬了两位死者。虽然部队没有对外透露他们的死因，但他们是为自己的地位和荣耀而牺牲的消息在这个小小驻军城市传遍了。从这个时候起，每一个活着的军官的脸上似乎都标上了行将暴亡的记号。对于小城的商人和手艺人来说，这些本就神秘的老爷们变得更加神秘。

这些军官们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装饰得五彩缤纷，看上去好像是神像的膜拜者，又像奉献给神像的祭品。人们在后面注视着他们，

不停地摇头，甚至为他们惋惜。人们相互奔告，这些军官拥有许多特权：佩带宝剑四处溜达，公然挑逗女人，享受皇帝恩宠。然而，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抬眼的工夫，他们之间有可能互相辱骂，而相互冒犯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可见，那些享有特权的军官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就连骑兵上尉泰特格尔——谣传说他在别的骑兵团曾经进行过几次生死决斗——也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举止。当那些喜欢大声喧闹和粗鲁无礼的人变得沉静而温顺时，这位一直细声细语、贪吃甜食的消瘦的骑兵上尉反而感到特别不安起来。他再也不会独自一人在甜食店的玻璃门后面坐上几个小时，大口大口吃甜点了；再也不会自顾自地对弈或是和上校一起不声不响地玩多米诺骨牌了。他开始恐惧孤独，他渴望与人在一起。如果身边没有同伴，他就会到商店去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他可以在那里待上很久很久，和老板东拉西扯地聊一些无用的和傻乎乎的话，就是不愿离开商店。要是看到街上正好有人哪怕是无关紧要的人经过，他就会立即奔过去和他们搭讪几句。

世界就这样发生了改变。

军官俱乐部变得空荡荡的，人们都跑到蕾西嬷嬷那儿寻欢作乐去了。传令兵们几乎无事可干。谁要是叫了一杯酒，谁就会浮想联翩：也许塔滕巴赫几天前就是用这个酒杯喝酒的。尽管人们还在讲那些旧的奇闻趣事，但再也不会放声大笑，最多只是微微一笑而已。特罗塔少尉除了值勤以外几乎不露面了。

卡尔·约瑟夫的脸上似乎被一只无情的魔手抹去了青春的颜色。在整个皇朝帝国军队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特罗塔。他想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事与愿违。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将离开这个骑兵团，

调到另一个团去。但他还在四处寻找一项艰巨的任务，确切地说他是在寻找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当然，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他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工具而已，对此他有口难言。

满怀苦闷，他提笔给父亲写信，向他报告这次决斗的结果，并告知他的调动已成定局。但他在信中隐瞒了调走之前会有一次短暂的休假，因为他不敢面对父亲。事实上他低估了父亲的能力，因为地方官作为帝国地方官员之表率，十分熟悉军队的运作。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似乎十分了解儿子的内心痛苦和迷惘心情。从他给儿子回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一点。地方官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

感谢你在来信中所做的详细报告以及你对我的信任！你那两位伙伴的遭遇让我深感痛心。他们的死表明他们无愧帝国军人的荣誉。

在我那个时代，决斗比现在更为常见，与生命相比，荣誉更为珍贵。在我那个时代，军官必须具备更为坚强之性格。你是军官，孩子，你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你一定要明白，你是无意也是无辜地参与了这起不幸的事件。自然，要离开这个骑兵团，你一定感到难过。但不管在哪个团，在帝国的哪个地方服役，你都是在为我们的皇帝陛下效劳。

你的父亲

弗兰茨·冯·特罗塔

附：在调遣期间你应该会有两周的休假。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我

这儿度假，或者到新驻地去，以便尽快熟悉那个地方的情况，这个更为妥当。

同上

特罗塔少尉满怀羞愧地读着这封信。他的父亲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地方官的形象在少尉的眼中显得越来越高，几乎到了可怕的程度。是的，它很快就要和祖父的形象一样高大。他过去就很害怕面对这位老人，现在他更害怕回去休假。以后，还是以后吧，少尉自言自语地说，还是等我正规休假时再回去吧！现在的特罗塔少尉与地方官青年时代的少尉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自然，要离开这个骑兵团，你一定感到难过。”父亲这么写是因为他推测事实是相反的吗？卡尔·约瑟夫有什么舍不得呢？难道是这里的窗户？是对面士兵们住的房间？是坐在床上的士兵？是他们用口琴吹奏的忧伤音调？是歌声？是那些古老的歌曲？是那些听上去极像斯波尔耶农民唱的那些让人听不懂的歌曲的回声？

也许应该到斯波尔耶去，少尉思忖着。他走到军用地图前面，那是房间唯一的墙饰。他在睡梦中都能准确地找到地图中所标的斯波尔耶的位置。它在帝国的最南端，是个美丽安静的村庄。就在一块浅棕色的地方，印着又细又小的黑字：斯波尔耶。村子附近有：一口水井，一座水磨坊，一个单轨铁路线上的小车站，一座教堂，一座清真寺，一片茂密的嫩绿阔叶林，几条狭窄的林间小径，布满灰尘的田间小道和散落的茅舍。此刻斯波尔耶已经披上了晚霞，一群村妇站在井边，扎在头上的花

头巾在火红的夕阳下闪着金光。穆斯林信徒们在清真寺祈祷。行驶在单轨铁路上的小火车哐哐哐地穿过浓密的嫩绿色冷杉林。水磨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溪水潺潺。

在军校学习时他常常玩这些游戏。熟悉的图景立即浮现在眼前，尤其是祖父那深邃的目光，最为突兀。斯波尔耶附近可能没有骑兵部队驻扎。这样一来，他就得调到步兵部队去。过去，骑在马上的小伙伴们无不同情地看着那些徒步行军的步兵。将来他们也会无不同情地看着被调到步兵团的特罗塔。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祖父从前也不过是步兵上尉罢了。迈步在家乡的土地上，就意味着回到了终日务农的祖先身边。他们曾经步履沉重地行走在坚硬的土块上，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喜悦地播下幸福的种子。

不！少尉丝毫不会因为调离这个骑兵团乃至调离整个骑兵部队而感到难过！父亲一定会同意的，步兵教程也许有点麻烦，但还是可以修完的。

辞行的时刻到了。在军官俱乐部里举行了小型的告别聚餐。

一大杯烈酒喝下去，上校作了简单的即席发言。

一瓶红酒喝下去，和伙伴们热诚地握手。他们已经在他的背后窃窃私语。

一瓶香槟酒喝下去；哎，也许——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去蕾西嬷嬷的妓院彻夜狂欢。

又是一大杯烈酒灌下去；天啊，但愿这个告别会快点结束！

记得要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带走，他不想再费劲地去记住一个陌生

人的名字。千万别去见父亲，调动过程中一定要设法避免所有令人难堪而棘手的事情。当然，他还有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去拜访德曼特大夫的遗孀。

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特罗塔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伊娃·德曼特已在丈夫的葬礼之后就回到维也纳她父亲那儿去了。这样想着，他可能会在那栋小屋前站很久很久，门铃会按了又按，却不会有人来开门。那么，他就要去设法打听到她在维也纳的地址，给她写一封简短而热情的信。如果只需要写一封信，那再好不过了。少尉明白，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缺乏这个勇气。如果不是祖父那深邃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那他艰难的一生该是多么可怜啊！索尔费里诺英雄是他力量的源泉。此时，他不得不一再地思念祖父，以此来给自己增添力量和勇气。

少尉终于迈着缓慢的步伐行走在那条艰难的路上。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小商店的老板们站在店门外，挨着冻，可怜兮兮地等着寥寥无几的顾客；手工作坊里传来熟悉的嘈杂声：铁匠铺里铁锤敲击的回音铿锵；白铁匠人的敲击咣当作响，宛如雷鸣般震耳欲聋；地下室里，鞋匠敲得叮叮响，轻快而清脆；木匠的锯子拉得呼呼响……

少尉熟悉手工作坊里的各种面孔和声音。他每天都要骑马从这里走两趟。坐在马鞍上他可以看到那些浅蓝色的旧招牌，挂得还没有他的头高。他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店铺二楼室内的景象：床、煮咖啡的壶、穿着衬衫的男人、头发蓬乱的女人、窗台上的花盆、挂在饰花栅栏后面的腌菜和干果。

此刻，少尉已经来到德曼特大夫的房屋前。大门嘎吱嘎吱地响，少尉走了进去。勤务兵开了前门。少尉等着，德曼特太太出来了。他的身

体微微颤抖。他回想起那次在斯拉曼卫队长家吊唁的情景：卫队长那只笨拙、潮湿、冰冷而又无力的手，那个黑乎乎的走廊和粉红色的小客厅，杯口上残留的草莓汁的余味。

这么说她没有去维也纳，少尉看到德曼特太太时，不禁这样想道。她身着黑色丧服，这使他陡然一惊，仿佛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德曼特太太是团部军医的遗孀。他即将走进的房间好像也并非他朋友活着时他曾待过的房间。墙上挂着镶着黑框的巨幅死者遗像。它好像不停地在移动，越移越远，就像军官俱乐部挂着的皇帝肖像一样，好似它不是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而是隔着一个窗户，模糊而神秘。

“谢谢您来看我！”德曼特太太说。

“我是来辞行的。”特罗塔回答道。

德曼特太太抬起苍白的面庞，少尉看着她那双美丽、明亮的灰色大眼睛。它们正好盯着他的脸，目光如冰光洁。德曼特太太的这对明眸照亮了冬日午后昏暗的房间。少尉的目光怯生生地移到她那狭长而白嫩的前额上，又移到墙上，移到远处死者的肖像上。这种问候拖得时间太长了，德曼特太太该请他坐下了。但她什么也没说。他觉得夜色正从窗户里慢慢地钻进来，他愚笨地臆想这个房间再也不会点亮一盏灯。少尉茫然无措，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语。他听见德曼特太太轻轻的呼吸声。

“我们老是站着，”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坐吧！”

他们在桌旁面对面地坐下。卡尔·约瑟夫的位置和过去在斯拉曼太太家一样，背对着门。他的感觉也和那时一样，那道门是一种不祥之兆，它毫无理由地一会儿悄无声息地开，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关。

夜色越来越浓，伊娃·德曼特太太的黑衣服已经渐渐地融合在浓浓夜色中。此刻，她全然被暮色包裹起来了，只露出一张洁白的脸庞在孤零零地晃来晃去。对面墙上死者的遗像已经被黑暗吞噬，完全看不见了。

“我丈夫……”德曼特太太在黑暗中说道。

少尉能看见她那闪闪发亮的牙齿，比她的脸庞还要白。渐渐地，他又能看清她那明亮的双眸。

“您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经常这样说！他多次谈起您！您要是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他就那样死了，这简直难以理解，而且——”她压低声音，“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少尉说。他的声音很大，很硬，又很生疏，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听出来了。它并不能安慰德曼特太太。“是我的错！”他重复了一遍，“我本该十分小心地陪你回家，不该从军官俱乐部门前经过。”

德曼特太太开始抽泣起来，少尉看到她苍白的脸庞更深地埋在桌子上，好似一大朵椭圆形的白花慢慢地下坠凋谢。突然间，左右两边出现了两只白嫩的手，将正在下沉的脸庞托在两个手掌上。一分钟，又一分钟，也不知过了多少分钟，除了德曼特太太的抽泣声以外，什么声响也没有。对少尉来说，它是一个永恒，是一种无法忘却的永恒。站起身，不理她，让她去哭，自己离开这里就是了，他这么想着。他果真站了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她的两只手迅速地落到桌子上。她用一种平静的声音问：“您要到哪里去？”这个声音听上去不同于她的抽泣声，好似从另一个喉咙发出来的。

“开灯吧！”特罗塔说。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擦着他的身子走过去。他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水味。她走过去了，这香味也飘然而去。灯光很刺眼，特罗塔强迫自己直视那盏灯，德曼特太太举起一只手，遮住眼睛。

“请您把支架上的灯点着。”她命令道。

少尉顺从地去点灯。她站在门边等着，一只手仍然遮着眼睛。当淡黄色灯罩下的那盏小灯点亮时，她随即关掉天花板下面的吊灯。她把遮在眼睛上的手拿下来，好像人们拿下眼罩似的。她身穿丧服，那苍白的脸正对着特罗塔，看上去既愤怒又勇敢。特罗塔看到留在她面颊上的几道小小的、已经干了的泪痕，双眸依然是那么晶莹明亮。

“请您坐到沙发上去！”德曼特太太又一次命令道。

卡尔·约瑟夫顺从地往沙发上一坐，顿时感到那些软垫正诡秘而悄悄地舒适从靠背上、从各个角落、从四面八方向他送来。他感到危险即将来临，于是赶忙把身子挪到沙发边上，两只手按着竖立在身前的佩剑护手罩。他看见伊娃·德曼特太太正向他走来。她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这些软垫和靠枕的指挥官。沙发右边的墙上还挂着已故朋友的遗像。德曼特太太坐了下来。两人之间隔着一个小小的软坐垫。特罗塔一动不动，和以往一样，每当碰上十分尴尬又无法自拔的处境时，他就安慰自己，一定有办法脱身的。

“这么说，你要调离这里？”德曼特太太问道。

“是我申请调离的！”他说，目光盯着地毯，下颚靠在按着佩剑护手罩的两只手上。

“非走不可吗？”

“是的，非走不可！”

“我感到真遗憾，太遗憾了！”

德曼特太太的坐姿和他的一样，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颚，两只眼睛盯着地毯。她似乎在等一句安慰的话，等一种施舍。他沉默着，他把这种无情的沉默当作是自己在为已故的朋友复仇，并为此感到欣慰。他突然想到伙伴们经常讲起的那些娇艳而又危险的女人谋杀亲夫的故事。她很可能就属于这些温柔而又危险的凶手。

他必须立即逃离她的温柔陷阱。他准备动身离去。就在这个时刻，德曼特太太改变了她的坐姿。她把手从下颚底下拿开，她的左手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沙发边上的丝绸镶边。她的手指沿着她与特罗塔中间的狭窄而发光的小径一上一下地慢慢地有规律地移动着。它们悄悄地进入他的视野。他多么希望有个眼罩把眼睛罩起来啊！洁白的手指把他卷进了一场无声的又无法中断的谈话中。吸支烟吧，妙极了！他掏出烟盒和火柴。

“给我一支！”德曼特太太说。

他给她点烟时不得不看着她的脸。他认为她现在抽烟是不妥的，仿佛服丧期间是不允许享受尼古丁的刺激。她吸了一口，随即把嘴唇拢合成一个圆形，好似一枚红色的指环，而后轻柔地喷出淡淡的蓝色烟雾，那模样看起来高傲而放荡。

“您知道您会调到哪里去吗？”

“不知道，”少尉说，“不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调到很远很远的

地方去！”

“很远？什么地方，说说看？”

“也许到波斯尼亚去！”

“您确信您在那里会幸福吗？”

“我相信我在哪儿都不会有幸福的！”

“我希望您能得到幸福！”她脱口而出。

特罗塔觉得她这句话说得太快了。

她站起身，拿来一只烟灰缸，把它放在地上，就在她和少尉之间，然后说：“如此说来，我们俩也许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永远不能再相见了！”这句话，如无边无际、无声无息、亘古不变的死海！他再也见不到凯塔琳娜了，再也见不到德曼特大夫了，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了！

卡尔·约瑟夫说：“恐怕是真的，很不幸！”

他真想再补充一句：我还将永远见不到德曼特大夫了！少尉同时还想到了泰特格尔那句大胆的口头禅：“寡妇活该烧死！”

他们听见了门铃声和过道的脚步声。

“是我父亲！”德曼特太太说。

克诺夫马赫先生走进屋来。

“啊，是你呀，原来是你呀！”他说。他把一阵苦涩的雪茄气味带进了屋里。他打开一块白得发亮的大手帕，呼里哈啦地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像是收藏一件宝物似的。他的一只手伸到门框边上，打开了天花板下的那只大吊灯，就朝特罗塔跟前走去。在克诺夫马赫先生进门时，特罗塔就已经站了起来。他在那里站着等了好一会儿。老人和他握了握手。这个握手无声地表达出了克诺夫马赫先生对死去的德曼特大夫的一切悲痛。克诺夫马赫先生随即用手指着天花板下的大吊灯对他的女儿说：“请原谅，我不喜欢这种令人忧伤的灯光！”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向死者的遗像扔去的一块石子。

“您的脸色很难看！”过了一会儿，克诺夫马赫先生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说道，“这个不幸的事件使您很难过，是吗？”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您瞧，”克诺夫马赫先生微笑着边说边在桌子旁坐下，“不要站着啊！”

当少尉又在沙发上坐定之后，他接着说：“他生前也是这么说的。真是不幸啊！”他摇了摇头，绯红的面颊也微微颤动。

德曼特太太从袖口里抽出一块小手帕，掩住双眼，起身走出了房间。

“也不知她什么时候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克诺夫马赫说，“我已经劝过她很多次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您也知道，亲爱的少尉先生！嫁给哪个职业的人都有风险。不过，嫁给一个军官尤其如此！一个军官——请您原谅——是不应该结婚的。这事我只对您说，他生前一定也对您说过。他本来想从部队退役，专心从事他的医学工作。您无法想象我是多

么高兴。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多么可爱善良的马克斯！”

克诺夫马赫先生抬头朝遗像看看，目光在那里停留了片刻，然后以一种悲伤的语调结束了他的谈话：“一个权威！”

德曼特太太取来了她父亲最爱喝的斯里维茨酒。

“您喝酒吧？”克诺夫马赫一边问一边斟酒。他亲自端着斟满的酒杯小心地朝沙发这边走来，少尉站起身，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嘴里有一股像是喝过草莓汁后的苦涩味。

“您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克诺夫马赫问。

“出事前一天！”少尉说。

“他叫伊娃回维也纳，却没有说明原因。她什么也不知道，就去了。接着就收到他的遗书。我那时立即就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是的，无法挽回了！”

“这种荣誉观念是迂腐、陈旧的，请原谅我这么说！现在已经是20世纪了，想象一下吧！我们已经有了留声机，我们可以和几百里之外的人打电话，布莱里奥特和其他一些人都已经开着飞机在空中飞行了！还有，我不知道您是否也看报纸，是否也关心政治？我听说要对宪法进行彻底修改。自从实行普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来，我们这里和全世界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的皇帝——愿上帝保佑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化。自然喽，那些所谓的保守阶层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必须考虑成熟、谨慎从事、逐步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特罗塔说。

克诺夫马赫感到很恼火。他诅咒这个愚蠢的军队，诅咒它那神经错乱的机构。现在他的女婿死了，得再找一个——这次得找个平民——商业顾问头衔可能要推迟。现在是摆脱蠢货的时候了。在20世纪像少尉这样的废物可不能再胡来了。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公民有公民的义务，不能再给贵族特权。社会民主党虽然有些危险，但它是一股平衡的力量。人们一直在谈论战争，但战争肯定是不发生的。事实将会证明这一点。现在是明智的时代，在英国，国王就没有实际的权力。

“自然喽！”他说，“政治在军队是无立足之地的。他——”克诺夫马赫指着德曼特的遗像说，“他倒是略懂一二。”

“他很聪明！”特罗塔低声说。

“已经无可挽救了！”克诺夫马赫又说一遍。

“他也许是一——”少尉说，他觉得自己似乎要说出一句十分生疏的名言，这句名言出自酒店老板中的银须大王曾经读过的那本又大又旧的书，“他也许很聪明，又很独特！”

他面色苍白，他感觉到德曼特太太晶莹的双眸正注视着他。他该走了。屋内已变得很安静，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特罗塔男爵，爸爸！他要调走了！”德曼特太太说。

“您会写信联系吗？”克诺夫马赫问道。

“您要给我写信啊！”德曼特太太说。

少尉站起身。

“祝您好运！”克诺夫马赫说。他的手又大又软，握上去就像是块热乎乎的海绵。德曼特太太在前面走。勤务兵跟了过来，手里拿着大衣。德曼特太太站在一旁。特罗塔双脚立正。

她赶忙说：“您要给我写信啊！我想知道您调到哪里？”她的话语使空中飘浮着一股热气，但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勤务兵把门打开，门口有几级台阶。他很快就走到栅门旁边。栅门开了，他离去了，就像当年离开卫队长家一样。

他迅速地向城里走去，走进路边的第一家咖啡馆，站在柜台边上，喝了一杯白兰地，接着又喝了一杯。“我们只喝轩尼诗酒！”他仿佛听见地方官在说话。接着便匆忙奔向营房。

奥努弗里耶在他的房间门口等他。勤务兵站得直直的，看上去就像是在白墙之间画了一条直直的蓝线。团部上等兵奉上校之命给少尉送来一个包裹，那是一个纸质的棕色包裹，就放在墙角。桌上有一封信。

少尉拆开一看：

亲爱的朋友，我把我的佩剑和怀表留给你。

马克斯·德曼特

特罗塔打开佩剑的包裹，护手罩上挂着德曼特大夫光溜溜的银怀

表。表停了，时钟指着十一点五十分。少尉给怀表上了发条，把它放在耳边听听。怀表发出灵巧而动人的嘀嗒声，听上去令人感到安慰。他用小刀打开表盖，像一个男孩似的好奇地看着，爱不释手。表内有两个大写字母M.D。他从剑匣里取出佩剑。德曼特大夫在剑把下面用刀划了几个笨拙而难看的字，刻得很深。这几个字是：“祝你自由安康！”少尉把剑挂在衣橱里。他握着佩剑上的缨带，包裹金属的绸丝从手指上慢慢滑下来，好似在下冰凉的金色雨。特罗塔关上剑匣，仿佛盖上一口棺材。

他熄了灯，和衣躺在床上，摊开四肢。从士兵房间投射过来的黄色灯光在白漆的房门上晃动着。对面传来忧伤而嘶哑的口琴声，好似在叹息，男人们用粗犷的歌声唱着乌克兰歌曲，歌名叫《皇帝和皇后》：

吾皇善良又正直，

皇后高贵又美丽，

吾皇驰骋率铁骑，

皇后独守深宫里，

望眼欲穿多深情，

吾皇吾后好伉俪。

虽然皇后早已过世，可罗塞尼亚的农民们却笃信她永远活着……

a 索尔费里诺战役是奥意法战争中最后一次战役，发生于1859年。——编者注

b 按当时的封建习俗，凡晋封为贵族者，便在姓后加一个“冯”（von）字，最后面是贵族称号，特罗塔是以出生地的村名为称号的。——译者注

c 拉卡亚酒：盛产于东欧的一种水果白兰地。——译者注

d 古尔盾：奥地利的一种古银币。——译者注

e 男爵属于爵位中的一种，而少校属于军衔中的一种，此处特罗塔的军衔为少校，爵位为男爵。——编者注

f 弗罗林金币：奥地利一种古金币。——译者注

g 轮辐：车轮上连接轮辋和轮毂的部分。——编者注

h 《茨里尼》是德国诗人、戏剧家克尔纳创作的悲剧。——译者注

i 雷哈尔：匈牙利血统的奥地利音乐家。——译者注

j 此处指约瑟夫·特罗塔·冯·斯波尔耶，索尔费里诺英雄。——编者注

k 图赫劳本大街：维也纳历史古街，如今是以卖奢侈品为主的著名购物街。——译者注

l 轩尼诗酒：法国的高品质白兰地名酒。——译者注

[m](#) 金羊毛勋章：1429年至1879年期间奥地利颁发的一种骑士勋章。——译者注

[n](#) 克朗：奥地利旧时货币。——译者注

[o](#) 罗塞尼亚人：曾经臣属波兰、奥地利或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
——译者注

第二部

第九章

哈布斯堡王朝的阳光不断地向东照射，一直照到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的边境地区。在皇帝的荣光照耀下特罗塔家族被晋封为贵族，获得了显赫的地位。

隆恩浩荡，弗兰茨·约瑟夫获得的赏赐和馈赠源远流长。要是他的宠儿干蠢事，皇上的臣仆便会一起出面制止，让傻小子变得聪明和理智。

卡尔·约瑟夫是新晋封为贵族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的唯一后代。如果把他调到索尔费里诺英雄——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孙子、一个宪兵队长的儿子——的家乡——斯洛文尼亚的斯波尔耶村——附近驻地去服役，是根本不合适的。现在这位英雄的后代乐意从优越的骑兵团调到普通的步兵部队，这说明他仍然忠于祖父的遗志。当年祖父在为皇帝救驾时，就是步兵部队的一个普通少尉。但卡尔·约瑟夫——贵族头衔的唯一继承者——申请调到祖父的家乡附近的步兵营去服役的想法既幼稚又愚蠢，皇朝帝国国防部拒绝了他的申请。

地方官——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和国防部的想法完全相同。他勉强同意儿子调到步兵部队，但丝毫不赞同他调到斯洛文尼亚的想法。地方官本人从没有想过要去看看父亲的家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奴仆和官员，维也纳的皇家宫殿才是他的家乡。他有一个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宫殿能延伸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希望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成为哈布斯堡的忠实奴仆。他是一位

地方行政长官，在他所管辖的区域他是皇帝陛下的全权代表。他佩戴金领章，头戴大顶帽，腰挂佩剑。他从没想过要去斯洛文尼亚富饶的土地上干像犁田这样的农活。在给儿子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命运使我们这个边区的农民家庭成了奥地利人。我们要永远地做奥地利人。”

这样一来，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要去帝国南疆的路被堵死了。他只剩下两个选择：到帝国内地去或到帝国的东部边界地区去。他选择了驻扎在离俄罗斯只有几英里a的狙击营。奥努弗里耶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就在那附近。那地方和那些乌克兰农民，和他们吹奏的那些悲恸感伤的口琴曲以及他们歌唱的那些萦绕于心的歌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斯洛文尼亚的北方姐妹。

特罗塔少尉连续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到了第十八个小时，才抵达了奥地利帝国最东边的火车站。他下了车，勤务兵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狙击营的营房就在小城中心，奥努弗里耶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才跟在少尉身后跨进了营房。

此时，帝国的腹地已是春意盎然，而这里则是一派早春的景象。灿烂的金雀花开满了小山丘，紫罗兰在潮湿的树林里争奇斗艳，青蛙在广袤的沼泽地里呱呱欢叫，鸛群在低矮的茅草农舍上空盘旋，寻觅着往昔的窝巢，那是它们夏日的栖息地。

位于帝国东北部的这块奥地利与俄罗斯的交界地是最奇特的地区之一。卡尔·约瑟夫新调入的这个狙击营驻扎在一个拥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小城有一个大的圆形广场，有两条大路在广场中央相交，一条由东向西，另一条从北往南；一条从火车站直达公墓，另一条从宫殿遗址通向蒸汽磨坊。全城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另有

三分之一的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其余的人则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买卖。

我们称它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是因为无论是交易的货物还是交易的方式，都与我们这个文明世界关于“买卖”的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仅靠运气和天意，也靠商业眼光和头脑。每个商人随时准备购进命运提供的货物；如果上帝没赐给他任何货物，那他也要发明一种货物。事实上，这些商人的生计是一个谜。他们没有商店，没有招牌，没有货款，但他们的商业天赋极高。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清苦。他们不停地奔波，常年外出，能说会道，大脑精明，如果能够认知世界，他们定能征服世界。但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远离世界，处在东西方之间，夹在黑夜与白昼之间，他们本身就是生于黑夜而行于白昼的精灵。

我们能说他们是生活在“夹缝”中吗？故乡的大自然并没有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大自然为边疆人民提供了辽阔无边的地平线，又赐给他们绿色的森林和蓝色的丘壑，仿佛一个高贵的圆圈把他们环抱其中。穿行于昏暗的冷杉林时，他们甚至会感激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为妻子儿女弄到面包时，他们会感激上帝的恩赐。不过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他们就要走遍冷杉林，为城里的买主采购木材。此外，他们也向边塞村庄的农妇兜售珊瑚装饰品，连生活在边界那边的俄国农妇也买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买卖涉及羽绒被、马鬃、烟草、银杖、珠宝首饰、中国茶叶、南方的水果、马和牛、家禽和鸡蛋、鱼和蔬菜、苧麻和羊毛、奶酪和黄油、森林和土地、意大利的大理石、用于制作发套的中国人的头发、中国的蚕桑和丝绸、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布匹、布鲁塞尔的别针和莫斯科的雨鞋、维也纳的亚麻布和波西米亚的铅，等等。

这个世界物资丰美，无论贵贱，这儿的商人对其了如指掌。只要是

买卖，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都干。合法的买卖他们干得顺顺当当、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非法的买卖他们干得机灵狡猾、诡计多端、胆大妄为。有些人甚至还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贩卖活生生的人。他们把俄国军队的逃兵贩卖到美国，把年轻的村姑贩卖到巴西和阿根廷。他们有远洋轮代理处和外国妓院中介机构。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他们对优渥而阔绰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概念和感知。他们的精明可以找到金钱，他们的双手可以从碎石里掘出金子，像人们从石头里凿出火花一样，但是他们却并不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

这个地区的人们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块沼泽地，因为整个土地的表面都布满了大量的沼泽，大路两边尽是青蛙、发热病菌和危险的草丛。这种沼泽地对于毫无戒备或不熟悉地形的行路人来说简直是把他们引向死亡的最甜蜜的诱惑。许多人的生命连同他们绝望的呼叫声永远地消失在这可怕的沼泽地里。然而，所有土生土长的人都熟悉沼泽的陷阱，自然也掌握了对付这种陷阱的独特办法。春夏之际，沼泽地里传来青蛙不眠不休的叫声，云雀也在高空中永不停歇地欢唱，这是沼泽与天空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对话。

我们这里讲到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也许是大自然的奇妙，也许是可萨**b**这个传奇部落的某种神秘法则，造就了犹太人红色的头发、红色的胡须和红色的汗毛。他们的头上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红色的丛林，他们灵巧的手臂上立着一根根小尖矛似的又红又硬的汗毛，耳朵里也长着浅红色的浓密而柔软的细毛，就好像是他们脑袋迸发出来的烈火冒起的红烟。

外乡人一旦来到这个地方，就会一步步地走向毁灭。谁也无法战胜沼泽地，谁也无法挺过去。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高层已经准备大动干

戈。边界上的人首先嗅到了战争的火药味。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能见到末日的先兆。他们甚至能从战备活动中捞到好处。有些人以做间谍和反间谍为生，他们从奥地利警察当局领取奥地利古尔盾，从俄国警察当局得到俄国卢布。在这个遍地沼泽、极目荒凉的边陲之地常常会有军官陷入绝望，毁于赌博、负债或落入坏人之手。许多意志薄弱的年轻军官，纷纷将他们冰冷的躯体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永久沉睡在这个边境小城的公墓里。

正如帝国其他地方的驻军一样，这里的士兵也要进行操练。狙击营每天返回营房时，衣服上溅满了粪便，长筒靴上沾满了褐色的污泥。楚克劳尔少校骑马走在最前面。特罗塔少尉带领着第一连第二排，步调一致地踏着嘹亮而悠长的号音行进，不像过去重骑兵部队听命于高傲响亮的军号。

卡尔·约瑟夫是步行，他自欺欺人地认为步行更舒服。狙击兵走在他的周围，带钉的长筒靴踩在满是棱角的碎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春天，按照军事当局的要求，每个星期都要在沼泽地的路面上铺上大量的碎石，所有的石块、数百万的石块都被那些永远填不饱的大路路基给吞没了。新的、趾高气扬的、银灰色的、闪闪发光的污泥从地下深处冒出，吞食石块。灰浆拍打在士兵们污迹斑斑的长筒皮靴上，发出噼啪的响声。

营房就在小城公园的后面，营房左首是地方法院，右首是高中的一栋教学大楼，对面是地方行政公署。摇摇欲坠的营房围墙后面有两座教堂，一座罗马教堂和一座希腊教堂。这个城市太小了，二十分钟就能走遍全城，那些重要的建筑物互相毗邻，拥挤不堪。傍晚出来散步的人就像监狱里的囚犯绕着公园打转转。步行到火车站大概要半个多小时。

狙击营的军官食堂设在一所民房的两个小房内，大部分军官在车站饭店用餐，卡尔·约瑟夫也不例外。有时仅仅为了去看车站，他也乐意去把污泥踩得噼啪响。这是帝国最偏远的的一个火车站。尽管如此，这个车站也有锃亮的双轨铁道延伸到帝国腹地；也有响亮、明快的信号，这些信号回响着来自故乡温情的呼唤；有一台摩尔斯电报机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不辞辛劳地传出远方世界优美动听而又模糊不清的声音，如同一台勤勉的旧缝纫机不辞辛劳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站也有一位管理员，他负责摇铃，叮当的铃声不时提醒人们：发车啦，发车啦，上车！他每天在正午时分为一趟要开往西部的列车摇一次铃，它驶向克拉科夫、波胡明和维也纳。多么可爱的列车啊！它正好停在军官们用膳的头等餐厅的窗前，足足停一顿饭的时间。咖啡端上来时，火车头才鸣响汽笛，灰蒙蒙的蒸汽直往窗户扑来，待到它在窗玻璃上凝聚成水珠而向下流淌的时候，列车已经开走了。军官们喝完咖啡，踩着银灰色的泥浆，无精打采地漫步返回营房。就连在帝国做巡回视察的将军们都极力回避这个驻军地。他们不来，也就没人来了。

狙击营的大部分军官并不住在营房，而是长期租住在小城唯一的一家旅馆里。来自纽伦堡、布拉格和扎特茨的那些有钱的商人每年只到这里来下榻两次。在做成了那些肮脏龌龊的地下生意之后，他们便叫人来演奏音乐，或者去设在该旅馆的自家咖啡馆玩牌。

站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三楼，卡尔·约瑟夫能俯瞰整个小城。地方法院三角形屋顶，地方行政公署的白色小钟楼，军营上空飘扬的黑黄条纹旗帜，希腊教堂的双十字架，市政会议厅上空的风信子，以及一座座小平房深灰色的木瓦屋顶，所有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布洛德尼茨旅馆是小城最高的建筑物。它和教堂、市政会议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都是这个小城的标志。这里的小街小巷都没有名字，

房屋都没有门牌号码。如果有人要问路或者打听什么人，那么只能打听到一个大概的信息，如某人住在教堂后面，某人住在市监狱对面，某人住在地方法院的右首。住在这里的人们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自己住在一个小村庄。

小城居民生活在低矮的平房里，住在暗灰色的瓦屋顶下，住在四方玻璃窗和木门后面，他们的秘密就通过缝隙和椽子渗漏出来，传入肮脏的小街小巷，也传入与世隔绝的营房大院。某某女人瞒着丈夫偷汉子；某某父亲把女儿卖给俄国船长；某某在这里卖臭鸡蛋，某某在那里走私；某某曾蹲过监狱，某某则成功逃狱；某某借钱给军官；某某的邻居索取了他三分之一的盈利。

狙击营的军官大多是德意志血统的平民出身，在这里服役多年，慢慢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渐渐地融入了这个小城。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故乡习俗以及德意志母语。困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凉沼泽地周围，他们只得沉溺于赌博和酗酒。酒就是当地酿制、出售的、名叫“180度”的烈性酒。军校的生活和传统的操练把他们造就成了愚昧平庸之徒。走出营房，他们又陷入了这块腐朽之地，似乎还能嗅到敌方沙皇帝国粗重的呼吸。

这里离俄国边界领土不到九英里。俄国边防部队的军官们常常越境过来，身披土黄色和浅灰色军大衣，宽肩上戴着银色或金色的大肩章，无论晴天还是雨天，脚上总是穿着闪闪发亮的羊皮长筒靴。两国的边防驻军甚至还保持着友好交往。奥匈帝国的边防军官有时会坐着带篷的辎重车越境去观看哥萨克骑兵表演骑术，喝俄国烧酒。在俄国边防驻军那边，烧酒桶放在木板人行道两旁，由士兵持枪看守，枪上插着长长的三棱刺刀。入夜，哥萨克士兵用长筒皮靴踢酒桶，轰隆隆的响声越过崎岖不平的街道，传到俄国军官俱乐部。咕噜咕噜的声音从木桶里传出，

附近的居民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桶里装的是什么酒。沙皇军官以俄国式的热情好客招待奥地利军官。那时，没有一个俄罗斯沙皇军官，也没有一个奥地利皇家军官会预料到，死神已经用它那无形的枯手，在他们的高脚玻璃酒杯上画了十字图形。

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的边境森林间有一块辽阔的平原，哥萨克的骑兵排好队形，骑着家乡的骏马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系着小彩旗的长矛挥过高高的皮毛帽，长长的木头柄闪电般在空中飞舞。马蹄飞也似的踩在柔软的弹簧似的沼泽地上，几乎毫无声息。除了轻轻的叹息以外，潮湿的土地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深绿色的小草也难逃被马蹄蹂躏的命运，纷纷屈服。哥萨克人仿佛是在羽毛上飞腾。当他们踏上满是黄色沙土的乡村大道时，就会扬起一阵阵明亮的金色小颗粒状的尘埃，这些尘埃在阳光下闪烁，飞向四面八方，最后又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犹如千万朵小小的云彩。

应邀前来的客人坐在粗木搭成的看台上。骑兵们动作迅捷，一闪而过。哥萨克人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在马鞍上用坚硬的牙齿叼起地上的红手帕或蓝手帕。他们将身子一直倾斜到马肚子底下，两条绑着锃亮的长筒皮靴的腿紧紧夹住马身的两侧。另一些骑手把长矛抛向空中，让它尽情地旋转一阵子，然后又敏捷地把它抓回高高举起的手中，那动作就像猎人抓回他们的猎鹰似的。还有一些骑手弯着身子，上半身平平地贴在马背上，将嘴亲热地靠在马嘴旁，纵身一跳，从小小的铁环中跳过去，那铁环大概只够箍住一个小木桶。骏马伸直四肢，鬃毛根根直立如羽翼，马尾巴翘立如舵，消瘦的脑袋就像一只疾驶着的又细又长的船头。还有一些骑手要跳过一排排横卧在地上的二十只啤酒桶。那些马一跑到这里，先长鸣一声，然后起跳。骑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奔过来，一开始只看到一个小灰点，而后便以飞快的速度扩大成一条线，一个人影，一

个骑手，最后仿佛变成了一只由人和马融合成的巨大的神鸟。如果成功地跳过去了，它们就站停在离啤酒桶一百步远的地方，恰似一座立式雕像，一座原生态的纪念碑。还有一些骑手，他们一边箭似的向前飞奔，一边朝飞行着的目标射击——这些骑手们本身看上去像枪弹——他们举着白色大圆盘飞似的冲在前面，在前面的是他们射击的靶子。射手们一边奔驰，一边射击，百发百中。偶尔有骑手从马鞍上滚下来，紧随他身后的伙伴就在他身上呼的一声跃过去，没有一只马蹄碰到他的身子。还有一些骑手，他们骑在一匹马上，让另一匹马和自己并排奔跑，在飞奔的过程中，敏捷地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上，而后再跳回到原来骑行的马匹上，突然又倒在同行的马背上，最后两只手分别撑在两匹马的鞍上，两条腿在两匹马的身子之间悠闲地晃动。突然间，在指定地点停下来，同时稳住两匹马。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两匹用铜浇铸的马。

哥萨克人这种骑术表演盛会在这块奥俄边境土地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里还驻扎着一个龙骑兵团。本地一位最富有的波兰地主科伊尼基伯爵在狙击营的军官、龙骑兵团的军官和俄国边防军的军官之间牵线搭桥，使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沃伊切赫·科伊尼基伯爵是莱多休夫斯基家和波多基家的亲戚，斯滕伯格家的表亲，图恩斯家的朋友。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年过四十，但不显年纪。他是预备役骑兵上尉，单身男子，生活放荡不羁，却又多愁善感，喜爱骑马，嗜酒，好广交朋友，既轻率又庄重。冬天，他常常待在大城市，去里维埃拉^d的赌场消磨时光；待到铁路路基的斜坡上开满了灿烂的金雀花时，他就像候鸟似的返回故乡。伴随他一起回来的是上流社会的脂粉味和惊艳猎奇的故事。他是这样一种人，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同伴、同志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熟人。他的一双眼睛明亮狡黠，略为外凸，圆圆的秃头光亮光亮的，小胡子呈金黄色，肩膀很窄，两条腿特别长。科伊尼基以这副模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些人有偶然相识的，也有专门结交

的。

他有两座房子，轮流住。它们被当地老百姓冠名为“旧堡”和“新堡”。前者实际上是一所大的、破烂不堪的狩猎房，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缘故，伯爵不想对它进行维修；后者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别墅，二楼经常住着一些奇怪的人，有时甚至还住着一些可怕的外乡人。据说他们都是伯爵的“穷亲戚”。伯爵也偶尔翻一翻家谱，仔细地研究一番，但仍然很难找出他们是哪一辈上的亲戚。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们以科伊尼基的亲戚身份来“新堡”消夏。久而久之，竟也成为了一种习惯。客人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有时还会添上几件新衣服。只要在夜里听到第一群鸟飞过的声音，收获玉米的季节一过去，他们就返回不知名的地方，可能是返回他们的家乡。主人既不留意他们何时来到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他们何时离开这里，他只是叫那个犹太人出身的农庄管理员检查一下来人的家庭关系，安排他们的生活，约定他们在冬季来临之前离开。这栋别墅有两个门进出，伯爵本人和非家庭成员的客人都从前大门进出，家庭成员的客人则必须绕个大弯子，走过果园，从果园院墙中的一个小门出入。非请自来者可以随意走哪个门。

科伊尼基伯爵每周一和周四在家里举行两次“小型晚宴”，每个月举行一次所谓的“大宴会”。举办“小型晚宴”时只点亮六个房间的灯，是专为留宿的客人安排的；举办“大宴会”时，十二个房间灯火通明。“小型宴会”上仆人们身穿深黄色的制服，但不戴手套；“大型宴会”上他们则都要戴上白手套，穿有黑丝绒领和银纽扣的灰色外套。大家先喝的是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然后过渡到法国的勃艮第红葡萄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接着就上香槟，再接着是法国的上等白兰地。最后，也是为了对家乡表示应有的尊敬，享用当地产的酒——“180度”。

在这里，特别保守的龙骑兵团的军官以及狙击营的大多数平民出身

的军官和科伊尼基伯爵结下了感人至深的友谊。

夏日的晨光透过宽大的拱形窗户照射进“新堡”，此起彼伏的鼾声从仍在酣睡的步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中传来。凌晨五点左右，一伙怏怏不乐的勤务兵急急忙忙地赶来“新堡”唤醒他们的主人，六点钟就要出操了。

酒后仍然清醒的宴会主人早已去了他的狩猎房。在那里摆弄着那些神秘的小玻璃管、小灯和各种实验器具。当地传出一个谣言，说这位伯爵想炼金。他貌似是在进行愚蠢的炼金术实验。虽然炼不出金子，但他精于在转盘赌博中赢得金子。有时候他也故意露一手，让别人以为他从哪位神秘的高人那儿偷来了什么“妙招”。

他已当了多年的帝国议会的议员。金钱、暴力和背后袭击等手段是他在每届选举中获胜的法宝。他是政府的宠儿。他藐视他所属的那个议会团队。他在议会会议上不曾发过言，也不曾插过话。科伊尼基藐视皇权、胆大妄为，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皇帝是个没有思想的糟老头，政府是个傻瓜集团，议员全都是毫无主见、无端亢奋的白痴，政府官员刻板僵化、怯懦慵懒，德意志血统的奥地利人尽是一些醉醺醺的华尔兹舞者和流行歌手，匈牙利人已经发臭，捷克人天生就是擦皮鞋的命，小俄罗斯人装聋作哑，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把他们叫作“克罗沃特人”和“斯拉文”人——就会做毛刷、炒栗子，波兰人——他自己也是波兰人——是阿谀奉承者、理发师和时装摄影师。每当他从维也纳或其他他经常出没的上流社会归来，他总要发表演说，调子极为灰暗。他常常这样说：

“这个帝国注定要灭亡。一旦皇帝闭上了眼睛，我们就会立即分崩离析。巴尔干半岛比我们更强大。所有的民族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肮脏的小国家，就连犹太人也会在巴勒斯坦拥出一个国王来。在维也纳，社会

民主党人的汗水早已发臭，环城大道上的情形让人无法忍受；工人们举起红旗参加罢工游行；维也纳市长是个虔诚的管理者；牧师们跟着人民走，在教堂里用捷克语布道；皇家剧院上演不成体统的犹太剧；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匈牙利厕所建筑商成为男爵。我告诉你们，诸位，如果现在不下手，那我们就要完蛋。等着瞧吧！”

伯爵的听众不以为然，哈哈大笑一阵后，又干上一杯。人们偶尔会开开枪，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那是为了保住科伊尼基伯爵在议会中的席位，这表明世界会在枪声中继续前行，它是不会那么容易灭亡的。皇帝还活着，他去世之后还有皇帝继承人嘛。军队还在进行操练，各种肤色的军人都在操练。各民族的人也热爱这个王朝，他们穿着各式的民族服装向它顶礼膜拜。科伊尼基真会开玩笑。

不过，特罗塔少尉比他的伙伴们更为敏感，也比他们更加悲哀。他已经两次遇见死神，他的耳边萦回着死神扑打着黑色翅膀时发出的簌簌声响。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科伊尼基伯爵黑暗预言的强大威力。

第十章

特罗塔少尉每周都要趁在营房值勤时给他的父亲——那位地方官——写一封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书信。

营房里没有电灯。就像索尔费里诺英雄当兵时一样，在值班室里按规定可以点值勤蜡烛。现在点的是洁白的“阿波罗烛”，这种蜡烛由牢固的硬脂精制成，烛芯是优质织带，火苗稳定。少尉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边境上的异常情况。地方官总是每隔四个星期——并且是在星期日——给儿子回信。在信里他也只字不问儿子的近况，事实上，他的回信和少尉的来信一样单调乏味、千篇一律。

亚克斯老人每天早晨都会把邮件送进地方官长久以来用早餐的房间。它的位置有些偏僻，白天成天空着。房间的窗户朝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温暖的日子还是凉爽的日子，晨曦会毫不吝嗇地从窗户爬进房间。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用早餐时窗户总是开着的。冬天，地方官把两条腿裹在一条暖和的披巾里，餐桌被移到大壁炉附近，炉中的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响声，亚克斯老人半小时前就把火生好了。每年到了四月十五日，老人就会停止生炉火；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不管天气如何，地方官便开始夏日晨步。

早晨六点钟，助理理发师睡眠惺忪地——他自己还没来得及漱洗——准时走进地方官的卧室。六点十五分，地方官的下巴已是光溜溜的，略染银霜的羽翼似的颊须空白处还扑了粉。光秃秃的脑袋已经按摩过了。因为洒了一点科隆香水，头皮有点发红，所有多余的毛发——鼻毛、耳毛、

后颈毛——都已打理干净。待一切妥当，地方官就抓起浅色的手杖，戴上灰色的礼帽，动身去市内公园散步。他穿一件小领口的白背心，上面有灰色的纽扣，披一件浅灰色的薄外套，下身穿一件窄筒裤。裤子还没来得及熨烫，被两根深灰色的扎带分别绑缚在长筒尖口皮靴上，皮靴是用小山羊皮做成的。

大街上空荡荡的。由两匹褐色大马拉着的市区洒水车，正从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咔嗒咔嗒地迎面驶来，速度十分缓慢。坐在驾驶座上的马车夫一看到地方官，便立刻垂下马鞭，把缰绳绕在刹车把上，脱帽向他致敬。在这个小城，也可以说在整个地方官所管辖的区域内，这位马车夫是唯一受到冯·特罗塔老爷热情洋溢地挥手问候的人。

在公园门口，市区警察向他敬礼，地方官亲切地向他说声“早上好！”但并不和他握手。接着走到一个金发女郎的冷饮亭前，摘下大礼帽，喝一杯苏打水，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枚钱币，灰色手套还戴在手上。然后继续他的漫步。路上他还遇到扫烟囱的、卖蔬菜的、卖肉的，他们都向他问好。地方官用食指轻轻地碰下帽檐，以示还礼。只有遇到同样喜欢在早晨出来散步的药剂师克罗瑙尔和偶尔出来散步的市府参议时，冯·特罗塔老爷才会脱帽还礼。有时会对克罗瑙尔说上一句：“早上好，药剂师先生！”然后停下来，问一声：“最近好吗？”

“很好！”药剂师回答说。

“真为您高兴！”地方官补充一句，继续向前漫步。

八点他才回家。有时在过道里或楼梯间碰见邮差，他便到办公室坐上片刻，因为他喜欢看到信件放在早餐的食盘边上。用早餐时，他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也不接见任何人，只有亚克斯老人例外。冬天老人会进

来生炉火，夏天外面雨下得太大时会进来关窗户。他严令禁止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中午一点之前她要是在地方官面前露面，就会招来无情的诅咒。

五月的一天早晨，冯·特罗塔老爷八点零五分散步回家。邮差一定早已来过了。冯·特罗塔老爷坐到早餐桌旁。今天，银盘里的鸡蛋和往常一样是溏心蛋，蜂蜜闪着金光，新鲜的皇家条形面包一如既往地散发出酵母的香味。黄油放在一只深绿色的大碟子里。金边瓷碗里的咖啡冒着热气，什么也不缺了，至少冯·特罗塔老爷一眼扫过去并没有发现缺了什么。可是他随即站了起来，重新放下餐巾，再把桌上的东西审视了一遍。老位置上没有信件。在地方官的记忆中，每天都会有公务信函。冯·特罗塔老爷先朝开着的窗户走去，仿佛要证实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否还存在。没错，公园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依然绿荫如盖，每天早晨都如此，不知名的鸟儿正躲在里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有，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停在地方官公署门前的牛奶车今天也停在那里。不用担心，今天一如往昔。地方官断定，外面的世界毫无变化。会不会信件还没到呢？会不会亚克斯把这件事忘了呢？冯·特罗塔老爷拿起桌上的铃，摇了一摇，清脆的铃声立即传遍整个屋子。没有人进来。地方官没有动桌上的食物。他又摇了摇铃，终于听见敲门声。但进来的却是他的女管家希尔施维茨小姐。他大为诧异，简直是一种侮辱。

她穿着一件他从未见她穿过的晨衣：深蓝色油布大围裙从颈脖一直拖到脚上，把整个身子都围住了，一顶白色帽子戴在头上，露出两个特别大的耳朵，吊着一副柔软的、宽大的肉耳垂。这副尊容使冯·特罗塔老爷感到厌恶极了，那油布气味令他难受。

“讨厌极了！”他说道，根本不去理会她的问候，“亚克斯哪儿去了？”

“亚克斯今天身体不舒服，老爷！”

“不舒服？”地方官重复了一声，一时之间还没领会这句话的意思。

“他病了？”他继续问道。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知道了，谢谢！”冯·特罗塔老爷说着，挥了挥手示意她退出房间。

在餐桌旁坐下后，他只喝了咖啡，没有动食盘里的鸡蛋、蜂蜜、黄油和皇家条形面包。他已经明白了，亚克斯因为生病才没有送信进来。可是亚克斯怎么会生病呢？打个比方，他一直和邮局一样健康，万一邮局哪天没有送信来，那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地方官本人从来没有生过病。人要是患了病，一定会死。疾病只不过是大自然让人们习惯死亡的来临而已。有些流行病——冯·特罗塔老爷年轻时，人们对霍乱十分恐惧——现在被一些人给治好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疾病，诸如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这个病、那个病——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人们还是束手无策。那些大夫——地方官把他们叫作“医生”——总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骗取钱财好养家糊口。当然，生了一场病之后还能活下去，这样的例外大概也是有的。不过，据冯·特罗塔老爷所知，无论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他听说过的人，没有一个有这样的例外。

他又摇了摇铃。

“我要看信件，”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不过，请您叫别人送来。还有，亚克斯哪里不舒服？”

“他在发烧！”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他一定是着凉了！”

“着凉？五月份还会着凉？”

“他已经不年轻了！”

“您派人把斯里布尼大夫请来！”

这位大夫是区里的专职医生，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他都在地方行政公署值班。他很快就会来的。地方官认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大夫”。

这期间，地方官的私人秘书送来了信函。地方官只是瞄了一眼信封，便又还给秘书，并命令他把它们放到办公室去。站在窗前，他心里难以释怀，家里即将发生变化，而外面的世界却依然故我。早晨他既没有进餐，也没有看信函。亚克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躺下了。生活却仍然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

心如乱麻的冯·特罗塔老爷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了行政公署，比平常晚到了二十分钟。助理进来汇报工作：昨天捷克工人又举行了聚会；科索沃的庆祝聚会已出了布告；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团——这里指塞尔维亚和俄国，不过，官方从来不这样称呼——定于明天到达；德语社会民主党表现越来越活跃；纱厂有个工人遭到同事的殴打，据说——但后来被密探证实——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赤色组织。这一切都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怒火中烧、痛心疾首。那些老百姓不安守本分，损害国家利益，谩骂侮辱陛下，藐视法律的权威，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要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政府的规矩，践踏官员的尊严，建立捷克人学说，选举反对派议员，他们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地方官本人。他开始只是藐视那些要求自治的民族和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民”。后来，他渐渐地憎恨

他们，憎恨那些大声疾呼的人、煽风点火的人和发表选举演说的人。

他给助理发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即解散那些胆敢做出“决议”的聚会。在所有流行的词语中，他最痛恨“决议”这个词，也许是因为只要换一个字母，那么就能变成一个最厉害的词“革命”**g**。他要把“革命”这个词从词库中彻底剔除。在他的词汇里，即使是在公务词汇中也不能出现这个词。一旦他在下级写给他的报告中读到把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标榜为“革命宣传家”时，他就要把这个词划掉，用红墨水笔写上“可疑分子”几个字。也许在帝国的某些地方是有革命家，但在冯·特罗塔老爷管辖的区域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

“请你通知卫队长斯拉曼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冯·特罗塔老爷对助理说，“你要加强宪兵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科索沃人。给总督写个简要的报告，明天交给我。我们也许还得和军事当局取得联系。从明天起，宪兵队无论如何要随时准备出动。我很想看看最近部队里下发的有关备战命令的摘要。”

“是，地方官大人！”

“好吧，斯里布尼大夫来了吗？”

“他一来就通知他到亚克斯那里去了。”

“我想和他谈谈。”

地方官没有再去批阅任何文件。他就职地方官之初，时局还很稳定，还没有要求民族自治权的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有“可疑分子”。在岁月的流逝中，他几乎没有察觉出他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发展、蔓延，并一步一步地威胁到他对辖区的治理。现在亚克斯的患病使

他警醒，原来世界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仿佛此刻在老人病榻前徘徊的死神不仅仅只是威胁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地方官突然意识到，一旦亚克斯死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索尔费里诺英雄又死了一次，也许—想到这里，冯·特罗塔老爷的心脏停跳了一秒钟—还意味着被索尔费里诺英雄救过的那个人也死了。哎！原来今天不只是亚克斯一个人得了病！

那些信函原封不动地躺在地方官面前的写字台上，谁知道它们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帝国腹地的科索沃人竟敢在政府当局和宪兵队的眼皮底下举行集会。地方官私下里把这些科索沃人称为“科索沃分子”，好像要把他们——斯拉夫民族中的极其重要的分支——定位成小的政治党派。他们伪装成从事体育锻炼的运动员，实际上都是被沙皇收买的间谍和叛国者。昨天的《外乡人消息》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德国的大学生在布拉格唱起了《守卫在莱茵河畔》，这是一首歌颂普鲁士的赞歌，而普鲁士则是奥地利和奥地利同盟的头号敌人。现在还有谁可以信任呢？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自从在这里办公以来，他破天荒地竟然在一个温暖的春日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

这时，地区专职医生走了进来。冯·特罗塔老爷向他询问亚克斯老人的病情。

斯里布尼大夫说：“老人家高烧到了四十度，似乎是患了肺炎，年纪又这么大，可能挺不过去了。他一直请求唤神父来。”

地方官将身子斜靠在桌上，生怕斯里布尼大夫觉察到他脸上的某些变化。他拉开抽屉，取出雪茄，递给了大夫。他默默地指指扶手椅，请大夫坐下。两个人抽着烟。

“这么说，他没多大希望？”冯·特罗塔老爷终于开口问道。

“说实在话，希望很渺茫！”大夫回答说，“这么大岁数……”

他没有再说下去，注视着地方官，仿佛想辨认一下地方官是否比他的仆人要年轻得多。

“他从没生过病！”地方官说，仿佛这是一个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大夫就是决定生死的最高法官。

“是的，是的。”大夫搪塞地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多大年纪了？”

地方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道：“大约七十八或者八十岁，我记得不大清楚。”

“是的，”斯里布尼大夫说，“我也是这么估计的。这就叫今日方知眼前事。一个人，当他成天东奔西忙，别人就以为他能长命百岁！”大夫说完就站起身，忙自己的事去了。

冯·特罗塔老爷写了一张条子：“我在亚克斯的屋里。”随即把它压在一堆文件下面，向院子里走去。

他还从未到亚克斯的屋里来过。这是一所小房子，小小的屋顶上有个大烟囱。房屋是依院子后面的那道院墙而建的。房子的其他三面墙是淡黄色的砖砌成的，中间是一道褐色的门，进门就是厨房，穿过一道玻璃门就是卧室。温顺的金丝雀站在圆形鸟笼里的横杆上，鸟笼挂在窗前。白色的窗帘罩着窗户，由于长度不够，倒显得窗玻璃格外的大。靠墙放着一张刨得十分光滑的桌子，桌子上方挂着一盏蓝色的煤油灯，外面有一个圆形玻璃灯罩。圣母玛利亚的像放在桌上靠墙的一个镜框里，

看起来有点像家族亲人的肖像。

亚克斯躺在床上，头靠在对着窗户的那面墙上，身上堆满了白布和枕垫。他以为是神父来了，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释然了些，仿佛他已经获得了宽恕。

“啊，是男爵老爷！”他随后说。

当年，地方官的祖父——一个宪兵队长——的灵柩就停在这样一个房间，在拉克森堡的残疾军人住所里。地方官仿佛还能看见在挂有布幔的昏暗房间里那些大白烛发出的黄色烛光，遗体穿戴整齐，那双特大长筒靴的厚实皮靴跟立在他面前。难道马上要轮到亚克斯老人吗？老人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戴了一顶深蓝色的绣花毛线睡帽，银发不时从密密的针缝里钻出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十分瘦削，因为高烧满脸通红，仿佛是染了色的象牙。

地方官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安慰他说：“喏，大夫刚才告诉我，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准是着凉了！”

“是，男爵老爷！”亚克斯回答说。他坐直身子，还试图在被子里把两只无力的脚跟靠在一起。

“请您原谅！”他补充说道，“我想，明天将是我的大限日！”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的，我肯定！”

“我在等神父，男爵老爷！”

“是的，是的，”冯·特罗塔老爷说，“他会来的，还早着哩！”

“他已经在路上了！”亚克斯回答说，听口气仿佛正眼看着神父向他走来。“他就要来了。”他接着说。突然间他似乎忘了地方官正坐在他床前。

“老男爵老爷是怎么死的，”他继续说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天早晨，也许是在前一天，他走到我院子里说：‘亚克斯，那双长筒靴哪里去了？’是的，那是前一天的事，因为那天早晨他再不需要它了。不久冬天就来了，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我相信我能熬到冬天，冬天就快要来了。我只是需要一点耐心罢了！现在已经是七月，不错，是七月，六月，五月，四月，八月，十一月，然后是圣诞节，我想我还能出门。行军，连队，前进！”

突然他停了下来，熠熠闪光的蓝色大眼睛像隔着一层玻璃窗似的看着地方官。

冯·特罗塔老爷尽量帮老人轻轻地靠在软垫上，亚克斯的上半身却挺得笔直，硬邦邦的。只有他的头在抖动，深蓝色的睡帽也抖个不停，又高又黄又瘦的前额上沁出了闪闪发亮的小汗珠。地方官不时地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汗，但是新的汗珠不断地往外渗。他握着亚克斯老人的一只手，仔细地看他那宽大的手臂，手臂皮肤微呈红色，斑驳老皮已经开裂；他仔细瞧了瞧老人的大拇指，大拇指很突出，也很有力。然后，他把老人的手小心地放到被子上，回到办公室。他命令行政公署的侍从去请神父和一个看护的修女来，吩咐希尔施维茨小姐去亚克斯床边守着。然后叫人取来帽子、手杖和手套，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去公园散步，这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很快又从栗子树的浓荫下折回家。走到家门口时，他听到神父银铃般的祷告声。他摘下帽子，低着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一些过路人

也停了下来。神父来了。地方官走过过道，有几个过路人还好奇地跟在他身后进去，向侍从打听到，原来是亚克斯老人快要死去。小城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们静默了几分钟，向这位即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表示敬意。

地方官径直走过院子，进了弥留者的房间。他小心翼翼地在昏暗的房间里寻找放礼帽、手杖和手套的地方，最后把这些东西放在分层次的格子里，放在盘碟和瓦罐之间。他先叫希尔施维茨小姐出去，然后在床前坐下。

此刻，太阳高悬空中，阳光在地方官官邸的大院子里洒下一片金黄，并透过窗户照进了亚克斯的小房间。白色的短窗帘挂在那里好似一块小围裙系在窗玻璃前，沐浴着阳光，充满生机。金丝雀在不停地欢唱。光滑的地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明亮的光泽。一缕阳光照在床尾，白被子的下半截这时一片金光，显得十分圣洁。阳光从床尾一直爬到床边的那堵墙上。阵阵微风不时地吹过院子里的几棵老树，它们的年纪可能和亚克斯的年纪相仿，或者比他还老。它们日复一日地把亚克斯保护在它们的浓荫里。微风吹过，树冠沙沙作响，亚克斯似乎听到了这些声响。

他坐起身，说：“对不起，男爵老爷，窗户！”

地方官打开窗户，院子里五月的欢快气息立即钻进了这个小房间。树叶沙沙地响，微风轻轻地吹，西班牙黑苍蝇在肆无忌惮地嗡嗡地叫，云雀在蓝色的碧空中欢唱，金丝雀也飞出去了。不过，它似乎只是想证明自己还能飞，因为它不久又回来了，飞落在窗台上，使劲地啼鸣起来。此刻，室内室外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亚克斯从床上俯下身子，一动不动地侧耳聆听。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在他苍老的前额上闪着晶莹的光亮。薄薄的嘴唇慢慢地张开。起先他只是默默地微笑，然后眯上了眼睛。他瘦削的红面颊起了很多皱纹，看上去像一个调皮的老头儿，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细细的咯咯声。他笑着，笑个不停，笑得软靠枕都微微地抖动，连床垫也发出了轻轻的喘息声，地方官也不禁微微地发笑。是啊，死神像快乐的春姑娘一样来到亚克斯老人跟前。

亚克斯张开干枯的嘴唇，露出稀疏的黄牙。他抬起手，指着窗户，继续咯咯地笑，还晃着脑袋。

“今天天气真好！”地方官说了一句。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亚克斯说，“穿着一身洁白，骑在白马
上。他为什么骑得那么慢呢？看啊，看啊，他骑得多慢呀！多好的天气呀！多好的天气呀！你不想更近一些吗？过来呀，快过来呀！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他把手抽了回去，目光转向地方官，说道：“他骑得多慢呀！哦，他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在那里待得太久、太久了，他已经不习惯在这石子路上骑马了！是的，过去能骑！您还记得他的样子吗？我想看他的画像，看看他是否真的变了样。请您把画像取来，劳驾您把画像取来！劳您大驾，男爵老爷！”

地方官立即明白了他是想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他顺从老人的意愿走了出去，两步并作一步地上了楼，迅速地走进自己的书房，爬到一张椅子上，从墙钩上取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画像蒙上了一些灰尘，他先吹了一下，过后又用自己的手帕替它擦拭，这条手帕他刚刚还

用来替弥留者擦拭汗珠。地方官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他很高兴，他已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他把那幅大画像夹在腋下，心急火燎地穿过院子，来到亚克斯床前。

亚克斯盯着画像看了很久，然后伸出食指，在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脸上摸来摸去，过了很久才说：“劳驾把它举到太阳光下！”

地方官依了他。他把画像举到床的另一头太阳光照到的地方。

亚克斯坐直身子，说：“没错，他就是这副模样！”说完又躺下去。

地方官把画像放到桌上，放在圣母玛利亚画像旁边，再回到床前。

“不久就要进天国了！”亚克斯微笑着说，指指那个镜框。

“你还会活很久！”地方官回答说。

“不，不！”亚克斯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活得够长了。现在就要升天了。你去查查看，我多大年纪了。我记不清楚。”

“我到哪里去查呢？”

“就在这下面！”亚克斯指着床架说。

床下面有一只抽屉。地方官把它抽了出来。他看到一个用绳子扎得整整齐齐的小包，外面裹着褐色包装纸。旁边放了一个圆铁皮匣。铁皮匣的盖子上贴了一张褪了色的彩色画像，那是一个戴着白头套的牧羊姑娘。他想起这是一个糖果盒子，孩提时代他总喜欢把这种糖果盒放在伙伴们的圣诞树下。

“这里面有一本小书。”亚克斯说。那是亚克斯的军人记事册。

地方官戴上夹鼻眼镜，读道：“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

“这是你的军人记事册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是的！”亚克斯说。

“你叫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又叫亚克斯呢？”

“是他的命令！”

“哦，是这么回事。”冯·特罗塔老爷说着便去看出生年月。

“如此说来，你到八月就是八十二岁了！”

“到八月就是八十二了！今天是几月几日？”

“五月十九日。”

“到八月还差多长时间？”

“还差三个月！”

“噢！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亚克斯十分平静地说道，又把身子靠了回去。

“请把那个盒子打开！”亚克斯说。

地方官随即打开盒子。

“里面是圣安东尼**h**和圣乔治**i**的圣像，”亚克斯继续说道，“请你收下它们。还有这块树根，有退烧效用，是送给你儿子卡尔·约瑟夫的。代我向他问好！他会用得着这个的，那里尽是沼泽地！现在请你把窗户关上，我想睡觉了！”

已到正午时分，整张床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西班牙大苍蝇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窗户玻璃上，金丝雀也不再欢叫了，正忙着啄食糖块。市政大厅的钟楼上传来十二响嗡嗡的钟声。亚克斯呼吸平静。地方官回到官邸，走进了餐厅。

“我不想吃！”他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

他环顾四周。这里，就在这里，亚克斯总是端着盘子站着，他就这么走到桌子边，把盘子递过来。冯·特罗塔老爷不想吃饭。他走到楼下一院子里，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就在木质阳台的褐色横梁木下面——等着修道院的修女。

修女来了，他告诉她说：“他正在睡觉！”

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横梁木在院子里投下了又宽又长的阴影。苍蝇在地方官的络腮胡子周围嗡嗡地飞来飞去。他不时地用手去拍它们，把袖口拍得窸窣作响。从他效职皇帝以来，这是他破天荒地在大白天不工作。他从未想到要休假。这是他第一次休假。他一直想着亚克斯老人，但心情还是快乐的。亚克斯老人要死了，但他仿佛是在欢庆一次伟大的事件。他似乎是在庆祝他的第一个休假日。

突然，修道院的修女从亚克斯的小屋里走了出来。她说，亚克斯神

智似乎清醒了，烧也退了。他从床上起来了，还准备穿衣服。地方官随即看见老人站在窗前，真是太好了。他把刷子、肥皂和刮须刀放在窗台上。平时，他每天早晨都这么做。他把一面小镜子挂在窗户的拉手上，准备刮胡子。

亚克斯打开窗户，用平常那种熟悉的健康的声音喊道：“我很好，男爵老爷，我完全恢复健康了。请您原谅，别再为我操心了！”

“噢，那真是太好了！我真高兴，我高兴极了！从今天起你要以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

“我更乐意叫亚克斯呢！”

冯·特罗塔老爷既为这件奇妙的事而感到兴奋不已，又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他重新回到凳子上坐下，请求修女留下来，以防万一；并问她是否见过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病好得如此之快。修女低下头，目光盯着念珠，手指拨弄着珠子，回答说，痊愈和生病，快和慢，全都掌握在上帝手里。上帝的意愿时常会怜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并重新赐予他们健康。地方官多么希望能听到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他决定明天请教本区的专职医生。

他去了办公室。虽然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一股难以言状的不安再次席卷而来。他没法再安心工作了。卫队长斯拉曼已经等了他很久。他就科索沃人的庆祝活动一事向卫队长做了些指示，既不严厉，也没有特别强调。冯·特罗塔老爷突然觉得，W区和帝国所面临的威胁似乎比上午要小一些。

他和卫队长才告别，又马上把他叫了回来，对他说：“听着，斯拉曼，您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亚克斯老人今天上午看上去是一个快要死的

人，现在居然又没事一样，非常健康，非常快活！”

不，卫队长斯拉曼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地方官问他是否想去见见这个老头，斯拉曼说他当然想去。于是，两人一起走进了院子。

亚克斯坐在他的小凳子上，面前放了一长排皮靴，一双双地放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刷子，使劲地把装在木匣子里的鞋油挤在刷子上。地方官走到他面前时，他想站起来，但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冯·特罗塔老爷就已经将两只手按在他的肩上了。他拿着刷子，快活地向卫队长敬了个礼。地方官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卫队长把枪靠在墙上，也坐了下去，但与地方官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亚克斯仍然在小凳子上刷长筒皮靴，动作比平常要更加平和而缓慢。修道院的修女则坐在小房里作祷告。

“我想起来了，”亚克斯说，“今天我对男爵老爷称‘你’了！我突然记起来了！”

“没关系，亚克斯！”冯·特罗塔老爷说，“那时你在发高烧嘛！”

“是的，当时是一个死人在说话，我说了假话，您得关我的禁闭，卫队长先生，因为我的真实姓名是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不过，我更乐意人们在我的墓碑上刻上亚克斯这个名字，我的银行存折放在军人记事册的下面，这是为葬礼和做弥撒准备的，存折上用的也是亚克斯这个名字。”

“时间还够久的！”地方官说，“我们还可以等嘛！”

卫队长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擦了擦前额。

亚克斯把所有的长筒皮靴擦得亮亮的。他感到有点寒意，便走进

屋。再走出来时，他身上裹了一件冬天穿的毛皮大衣。夏天下雨时，他也会穿它。他坐到凳子上。金丝雀跟着他，在他银灰色的头顶上方扑扑地飞着，寻找了一会儿栖息的地方，而后蹲到挂着几条毛毯的横杆上，叽叽喳喳地唱了起来。它的歌声唤醒了躲在几棵树冠里的千百只麻雀。短短几分钟时间，空气中响起欢快而有趣的鸟语交响乐。亚克斯抬起头，无不自豪地倾听着他的金丝雀那骄傲的王者之歌。的确，此刻，金丝雀的声音最为响亮。

地方官微微地笑了。卫队长拿着手帕捂着脸，哈哈大笑。亚克斯咯咯地笑着。连修女也停止了祈祷，对着窗外笑。下午金色的阳光照在横梁木上，照在高高的树上，树冠上呈现出斑驳的光影。蚊子也开始成群地飞舞着，显得十分疲倦。有时也会有一只金龟子嗡嗡地从坐着的人身旁飞过去，径直飞进树丛，或者飞向灭亡，也许飞到某个麻雀的嘴里。风越刮越大。鸟儿安静了。天空变成深蓝色，一朵朵白云也染成了玫瑰色。

“你上床休息吧！”冯·特罗塔老爷对亚克斯说。

“我还要把画像送到楼上去！”老头喃喃地说着走进去，捧起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消失在昏暗的楼梯上。

卫队长目送着他，说了声：“奇怪！”

“是的，的确很奇怪！”冯·特罗塔老爷说。

亚克斯又从楼梯上走下来，走到凳子跟前，令人意外地坐在了地方官和卫队长之间，一声不吭。他张开嘴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将身子转向他，他已经把苍老的后脑勺仰在了靠背上，两只手放在座位上，皮毛大衣敞了开来。两条腿伸得僵直。拖鞋尖朝上翘

着。

风一阵阵地刮过院子。天空中玫瑰色的云彩掠过，太阳消失在院墙后。地方官用左手托着老人银色的脑袋，用右手抚摸病人的心脏部位。卫队长站在那里，一脸愕然，他的黑便帽还在地上。修女急匆匆地大步赶来。她抓起老人的手，放在手掌间握了一会儿，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皮大衣上，画了个十字。她静静地瞧着卫队长。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抱着亚克斯的腋窝，她则抓住老人的两条腿。他们把老人抬进了小房间，把他放在床上，将他的两只手交叉放着，用念珠缠着它们，把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放在床头边。他们在床前跪下，地方官在祈祷。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作祈祷了。他又想起了掩埋在记忆深处孩提时代的一次祈祷。那次祈祷是为了安慰亲人的亡灵。他细细地念叨着这段祷告词。他站起身来，瞥了一眼裤子，掸掉膝盖上的灰尘，大步地走了出去，卫队长跟着他也走了出去。

地方官没有和往常那样说“再见！”而是说了一句“将来我也希望这么死去，亲爱的斯拉曼！”就走进了书房。

他在一大张纸上写下了关于他的仆人停尸和葬礼的指示。一点点、一段段，写得十分详细。

次日早晨，他驱车去了公墓，买了一块墓碑，碑文是：“这里卧在上帝怀中的是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又名亚克斯，一位老仆人，一位真正的朋友。”

地方官命令按一级葬礼下葬，有四匹黑马和八个穿黑色丧服的仆人。

三天后，地方官作为唯一的服丧者走在灵柩后面。卫队长斯拉曼按

照规定的距离跟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人也加入了送葬的行列。他们都认识亚克斯。这一来，有相当可观的人把弗兰茨·萨维尔·约瑟夫·克罗米希尔，又名亚克斯，送到了墓地。

从此以后，地方官觉得他的家里变得空荡荡、冷清清。他再也看不到信件放在他的早餐食盘旁边。他连给长官公署的听差发新指示时也显得犹豫不决。他再也不摇放在桌上的小摇铃。偶尔他会下意识地把手向它们伸过去，但只是摸摸它们而已。有时，在下午，他侧耳细听，以为听到了亚克斯的鬼魂上楼梯的声音。有时，他也走进亚克斯老人生前住过的小房子，往金丝雀鸟笼里的横杆上放块糖。

有一天，正好是科索沃族节日庆祝的前一天，他在行政公署做了一个意外而重大的决定。

第十一章

地方官决定亲自到遥远的边防驻地去探望他的儿子。

对于冯·特罗塔这样的老爷来说，这绝非易事。这一定是因为他对皇朝帝国的东部边界有着异乎寻常的想象。他的两个中学同学就曾因为工作的失误而被调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一定可以听到西伯利亚的朔风怒号，在那里文明的奥地利人一定会随时受到熊、狼以及更可怕的怪物诸如虱子和臭虫的侵袭和骚扰，那里的农民供奉的是异教神灵，那里的犹太人则会残暴掠夺异教徒的财产。怀着这样的想象，冯·特罗塔老爷带上了他的旧左轮手枪。他绝不害怕冒险，相反，早已沉睡的少年时代那醉人的猎奇感又在他心头复活。在这种猎奇感的驱使下，他和他的老朋友莫泽一起到父亲庄园神秘的丛林深处狩猎；还在半夜里跑到墓地去探险。

他和希尔施维茨小姐作了一个短暂而愉快的告别，希望再也不要和她见面。他独自一人驱车去了火车站。

坐在售票窗口的售票员说：“哦，要出远门啦，祝您旅途愉快！”

车站站长赶紧走到站台上。“您要出公差吗？”他问道。

地方官带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愉快神情回答说：“可以这么说，站长先生，可以说是‘出差’！”

“时间挺长的吧？”

“还说不定。”

“看来您会顺便去看望一下您儿子啦？”

“但愿能去看看他！”

地方官站在车窗边，挥着手，高高兴兴地向他的管辖区告别。他没想过要回来。他又把列车时刻表上所有的站名看了看。“到波胡明转车！”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每到一站，他都要将进站和离站的规定时间与实际进站和离站的时间进行对比，并掏出怀表和车站的时钟对一下。奇怪的是，任何不按时的情况都会使他兴奋不已。

到达波胡明后，他错过了一趟车。他带着好奇的目光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越过一个个站台，穿过一个个候车厅，并在进城的路走了一会儿。回到车站，他装出无意迟到的样子对守门人说：“我误车了！”守门人对此并不以为意，这使他大为失望。他不得不在克拉科夫再转一次车。如果不是他已经告诉卡尔·约瑟夫抵达的时间，如果不是每天只有两班车开往那个“危险之地”，他倒是很乐意在这里稍作小憩，到处观光一下，美丽的风光会在车窗外掠过。

满目春色一路陪伴着冯·特罗塔老爷。

下午，车到站了。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迈着“具有弹性的步子”——报纸上常常赞誉年迈的皇帝走路用这种步子，因而许多较为年长的官员也都效仿这种步子走路——从踏脚板上走下来。那时在皇朝帝国里，人们下火车，下马车，进饭馆，上站台，进屋，走近家人和朋友时，都是用的这种特别的步子。这也许是因为年长者穿的裤子太紧，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总爱用橡皮筋把裤子紧紧地和靴子绑在一起的缘故。这种步子后来被彻底遗忘了，就好像皇朝帝国注定要被灭亡、被

遗忘一样。

冯·特罗塔老爷就是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步子走出车厢的。儿子站在车门踏板前面迎接他。他走下车就和儿子拥抱。那天从一二等车厢出来的旅客只有冯·特罗塔老爷一个人。从三等车厢走出来的是一些度假归来的士兵、铁路工人和穿着黑色披肩长衣的犹太人，衣服随风飘动。

大家看着这对父子。地方官赶紧走进候车室，他在候车室里吻了吻卡尔·约瑟夫的前额。他在卖酒的柜台边要了两杯白兰地。酒瓶货架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他们父子俩一面饮酒，一面相互透过镜子观察对方。

“是这面镜子太糟糕，”冯·特老塔老爷问道，“还是你的脸色真的这么难看？”

“你真的变得这么苍老了？”卡尔·约瑟夫本想这么问。他看见他父亲的连鬓胡须和太阳穴旁长出了许多银丝，闪闪发亮。

“让我仔细瞧瞧！”地方官接着说，“这显然不是镜子的问题！这里太艰苦了，是不是？你身体不太好吗？”

地方官断定，一个年轻少尉的脸色绝不会像他儿子这样苍白。他也许病了，父亲思忖着。世界上除了致命的疾病以外，还有其他可怕的疾病，听说不少军官染上了这种疾病。

“准许你喝白兰地吗？”他故意岔开话题问道，想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情况弄清楚。

“准许，当然准许，爸爸！”少尉说。

几年前，在那些个宁静的星期天上午，父亲常常用这种声音考问他。现在那种声音还在他耳边萦回。从这位政府要员鼻孔里哼出来的声音，既严厉而又带有点惊异的探寻。只要听到这种考问的声音，就是已经溜到舌尖的谎话也不敢说出口了。

“你喜欢当步兵吗？”

“很喜欢，爸爸！”

“你的马呢？”

“我把它带到这里来了，爸爸！”

“常常骑马吗？”

“很少骑，爸爸！”

“你不喜欢骑吗？”

“是的，我一直不喜欢骑马，爸爸！”

“别再喊我爸爸了。”冯·特罗塔老爷突然说，“你已经不小了！我是来度假的！”

父子俩驱车进城。

“啊，这里并不是那么荒凉嘛！”地方官说，“这里的人过得快乐吗？”

“十分快乐！”卡尔·约瑟夫说，“我住在科伊尼基伯爵那儿，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你会见到他的，我很喜欢他。”

“看来他是你在这儿交的第一个朋友喽？”

“团部军医马克斯·德曼特曾经也是我的朋友。”卡尔·约瑟夫回答说。

“这是你住的房间，爸爸！”少尉说，“伙伴们都住在这里。夜里有时吵一点儿，这里没有别的旅馆，你在这里只能将就点儿！”

“没关系，没关系！”地方官说。

他打开箱子拿出一个圆铁皮盒子，打开盒盖给约瑟夫看。“这是一种植物的根——据说是退烧的良药——是亚克斯送给你的。”

“他好吗？”

“他已经升天了！”地方官指着房间的天花板说。

“他已经升天了！”少尉重复了一声，声音听上去有些老气横秋。

儿子一定对父亲隐藏了很多秘密。

人们常说：父子俩。可是若干年岁月横亘在父子之间就如同隔了几座大山！他对于卡尔·约瑟夫的了解并不比对其他少尉了解得多。他只知道，儿子原先加入了骑兵部队，后来调到了步兵部队。他现在戴的是狙击手戴的绿色领章，而不是龙骑兵戴的红色领章。他知道的仅此而已，别的他就知道了！他显然已经老了。他再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他属于亚克斯，属于卡尔·约瑟夫！他把这块坚硬如石、饱经风霜的植物根，从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

地方官张着嘴，身子一直趴在旅行箱上，嘴巴一直对着箱子说话，

好像在对着一个敞口墓穴说话。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心里的话：“我喜欢你，我的儿子！”而只是说：“他死得很安详！那是在一个真正的五月之夜，各种鸟儿都在鸣叫歌唱，你还记得那只金丝雀吗？它唱得最响亮。亚克斯把所有的靴子都擦得锃亮，然后才死去的，死在院子里，就死在那条长凳上！卫队长斯拉曼也在场。那天上午他只是发烧。他还叫我转达他对你的诚挚的问候！”

地方官抬头，对儿子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那样死去！”

少尉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柜子，把那根治发烧的小树根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就放在凯塔琳娜的信札和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旁边。他取出大夫的怀表。他看见那根细小的秒针在小圆圈上转得比其他任何一根针都要敏捷，它的嘀嗒声听起来比其他任何针都要清脆响亮。不久，我也会听到爸爸的怀表发出的嘀嗒声，它会作为爸爸的遗产留给我。那时，我的房间将会挂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和爸爸的一件遗物。这一切终将和我一起埋入坟墓。我是特罗塔家族的末代子孙。我肯定是特罗塔家族的末代子孙，这是多么可怕的地位啊！

然而，卡尔·约瑟夫还很年轻，还能从这种悲哀的情绪中感受甜蜜和快乐。附近的沼泽地传来蛙声一片，欢快而响亮。房间的墙壁和家具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一辆轻便马车正朝这边驶来，马蹄踏在满是灰尘的道路上发出柔和的嗒嗒声。不一会儿，马车停了下来。这是一辆草黄色的轻便马车，是科伊尼基伯爵的夏日用车。他那清脆的鞭子声三次打断了青蛙的大合唱。

科伊尼基伯爵有强烈的好奇心。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驱使他去游历远方的世界；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把他拴在大赌场的赌博台上；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把他锁在那年久失修的狩猎屋

的门后；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使他安坐在议会议员的板凳上；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驱使他每年春天返回家乡；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使他定期举行宴会活动；除了好奇心，没有什么激情能阻止他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只有好奇心，也唯有好奇心，才能维系他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抑制他的好奇心。

他从特罗塔那儿得知地方官要来。虽说科伊尼基伯爵认识一大堆的奥地利地方官和无数个少尉的父亲，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迫不及待地要见见这位地方官特罗塔。

“我是您儿子的朋友，”科伊尼基说，“您是我的客人。您儿子想必已经跟您说过！巧的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认识商业部的斯沃博达博士？”

“我们曾经是同学！”

“噢，我就说嘛！”科伊尼基大声叫喊起来，“斯沃博达是我的好朋友。他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不过，他是一个好人！恕我直言——您让我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

地方官沉默不语。在记忆中他还从来没有对皇帝直呼其名。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他总是称“陛下”；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称“皇帝”。可是，眼前的这位科伊尼基竟然对皇帝直呼其名，把他称为“弗兰茨·约瑟夫”，就和他称“斯沃博达”一样。

“真的，您使我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科伊尼基又说了一遍。

他们驱车而行。道路两旁有无数的青蛙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大合唱。青绿色的沼泽地一望无边。已是黄昏时分，他们身披紫金色的晚

霞，听到的是车轮在柔软的沙尘土路上发出的轻缓的滚动声，以及轮轴发出的清脆的嘎吱声。

科伊尼基将马车停在小狩猎屋的前面。

狩猎屋的后墙紧挨着阴森森的冷杉林。一个小花园和石头栅栏把它与那条狭窄的小路隔了开来。从花园的栅栏到狩猎屋的门口有一条很短的小路，小路两侧的树篱好久没有修剪了。它们也因此肆意疯长，有的伸到了路中央；到处枝丫交错，藤蔓缠绕。要想两个人并排走这条小路是不可能的。他们三个人只好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那匹马拉着小马车顺从地跟在他们后面，似乎很熟悉这条小径，简直就像定居在这里的居民。

在树篱的后面有一片开阔的平地，零星地点缀着蓟花，一片片宽大的墨绿色的款冬叶像卫士一样看护着它们。右边立着一根断石柱，也许是一座塔的遗址。狩猎屋前面园子里的那块石头宛如一颗断裂的巨牙朝天而长，上面布满了深绿色的青苔和一道道细长的裂缝。

在沉重的木头大门上可以见到科伊尼基伯爵封号的大图徽。那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蓝色盾形图徽，上面画着三只金鹿，它们的鹿角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科伊尼基点亮一盏灯。他们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宽大低矮的房间内。白昼最后一点光亮从绿色百叶窗的狭缝中透射进来。灯的下方是一张台布桌，桌上放着盘子、酒瓶、大水壶、银制餐具和有盖的大汤盆。

“我冒昧地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点心！”科伊尼基说道。

他把清澈如水的“180度”烧酒斟在三只小玻璃杯里，端起两杯递给客人，自己举起第三杯。大家开始喝酒。

地方官喝完酒把酒杯放回桌上时，心里不禁有些迷惑。在这座神秘的狩猎屋里怎么会放着这么多食物呢？不过，心里的迷惑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褐色的肝酱馅饼涂满了乌黑的松露，看上去犹如晶莹剔透的水晶制成的花环，熠熠闪光。嫩嫩的野鸡胸脯肉孤孤单单地躺在洁白的盘子里，周围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配菜，鲜嫩欲滴。每一种菜都装在一只有蓝、金镶边的，饰有图纹的碟子里。一个宽颈水晶瓶里满满地浸泡着鱼子酱，乍一看去，像数百万颗珍珠，镶嵌在周围那一片片金色的柠檬上。粉红色的肥火腿肉一块挨一块地堆放在椭圆形的碗里，碗边还靠着一把三个齿的大银叉，碗里还放了一些小红萝卜，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些清新的小村姑。又肥又大的鲫鱼块和细长的梭子鱼放在玻璃盘、银盘和瓷盘里，有煮的，有烤的，有用糖醋和洋葱腌渍的。一块块大圆面包——有棕色的、有白色的——分别放在那些富有乡村风味的草编小篮子里，如同躺在摇篮里的婴儿。面包被如此巧妙地切割，几乎觉察不出它们是被切开后拼放在一起的，看上去完好如初。菜肴之间立着一些矮胖的玻璃瓶以及一些细长的四菱形和六菱形的水晶玻璃瓶，光滑滑、圆溜溜的。这些玻璃瓶，有的颈子长，有的颈子短；有的有标签，有的没有标签。每一个玻璃瓶都有一套大小大小、形式各异的玻璃杯与之配套。

他们开始吃起来。

在地方官看来，在特殊时刻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享用“小吃”，乃是边疆风俗中追求极致舒适生活的标志。在古老的皇朝帝国里，就连一些崇尚斯巴达式简朴生活的人也奉行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冯·特罗塔老爷也不例外。

地方官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丰盛的小吃。他记起很久以前在为总督M侯爵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吃了好多特殊风味的小吃。总督因为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和所谓的“驯服野蛮民族”的本领而被调到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的新占领区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使命。是的，那一次，地方官吃的、喝的都非同一般！除了其他一些盛大的宴会之外，那一天就和他领受总督颁奖和被委任为地方官的那些特殊日子一样，让他难以忘怀。

今天，他和往常一样用眼睛去享受那些美味佳肴而不是像别人那样用嘴去品尝。他的眼睛在丰盛的餐桌上扫来扫去，并不时地将目光一会儿停留在这儿，一会儿停留在那儿，尽情地“饱餐”桌上那一盘盘的秀色。周围那令人恐怖的神秘世界已被他抛之脑后。他们酣畅地饮酒，痛快地享用美食。地方官一边品尝一道道菜肴，一边连连赞道：“味道真美！”“味道好极了！”……他的脸慢慢地变红了。他的连鬓胡子不停地微微动着。

“我邀请诸位到这儿来，”科伊尼基说，“是因为我们在‘新堡’里总会受到打扰。在那里，我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可以这么说，凡是我的朋友随时都可以进去，所以我平常在这儿工作。”

“你还工作？”地方官问道。

“是的，”科伊尼基说，“我工作，可以说，我工作是为了寻找乐趣。我只是在继承我们家族的传统手艺。坦白说，我对工作不像我爷爷那么认真了。这里的农民把他看成是一个卓越的魔术师。也许，他的确是。他们也这样看我，不过，我不是。直到现在我连一个颗粒都没炼成功过！”

“颗粒？”地方官问道，“变成什么颗粒？”

“当然是金子颗粒呀！”科伊尼基说道，好像他说的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懂一点儿化学，”他接着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手艺。如您所见，我拥有最古老和最现代的仪器。”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墙壁。

地方官看见每面墙壁都靠着有六排木架，架子上放着研钵、大大小小的纸袋、玻璃容器，就像在老式的药房里一样，有奇特的玻璃球，里面装有各种颜色的液体，还有小照明灯、煤气灯和试管。

“奇妙，奇妙，太奇妙了！”冯·特罗塔老爷说。

“我也说不准我对此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科伊基尼接着说，“是的，有时候，一大早来到这里，我激情满怀，先看看我祖父留下的配方，再去做做试验，然后自我嘲笑一番，就走开了。我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断地进行试验。”

“奇妙，奇妙！”地方官连声说道。

“不，”伯爵说，“并不比我可能做的其他事更奇妙。我能当文化部长吗？有人提议过让我干。我能去内政部当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吗？也有人提议让我干。我能进宫廷，在皇室当官吗？这我也能，弗兰茨·约瑟夫认识我……”

地方官把椅子向后挪了两英寸k。科伊基尼如此亲昵地直呼皇帝的名字，让他感觉皇帝好像是实行平等和不记名投票普选后产生的那帮荒唐可笑的议会议员之一，就好像——从最好的方面想——皇帝已经死了，已经成了祖国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每每想到这里，他的心头仿佛被人刺了一针疼痛难忍。

科伊尼基马上改口说：“皇帝陛下认识我！”

地方官又把椅子朝桌子跟前挪了挪，问道：“对不起！为什么说，为祖国效劳和炼金子一样是没有必要的呢？”

“因为这个祖国已经不存在。”

“我不明白！”冯·特罗塔老爷说。

“我猜到了，您是不会明白我的意思的！”科伊尼基说，“我们所有人全都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遂沉默不语，室内变得异常安静。

最后一丝白昼的光亮早已消逝。透过绿色百叶窗的缝隙可以看到夜空中那稀疏的星星，田野蟋蟀的低沉夜吟取代了青蛙响亮而欢快的歌唱。布谷鸟不时地发出尖厉的叫声。

美酒、诡异的气氛和伯爵的语出惊人，将地方官带入了一种全然陌生的、简直像中了魔法一样的境地。他偷偷地瞥了儿子一眼，仅仅只是想从熟悉而亲近的人那里寻得一丝慰藉和安宁。然而，卡尔·约瑟夫并没有给他所期盼的熟悉而亲近的感觉。也许科伊尼基是对的，他们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了：祖国不存在了，地方官不存在了，儿子也不存在了！

地方官费了好大劲才缓过神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明白！这个皇朝帝国怎么会不存在了呢？”

“当然不存在了！”科伊尼基回答说，“名义上，它还存在着。我们还有一支军队……”——伯爵说着指了指少尉——“和一帮政府官员……”——伯爵又朝地方官指了指——“但是它活生生的肌体正在腐烂，一个注定要毁灭的躯体！弗兰茨·约瑟夫——一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老人，每一

次伤风感冒都会有生命危险的老人——仍然戴着古老的皇冠，坐在腐朽的皇位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是他还能在皇位上坐多久呢？多久呢？时代不再需要我们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创造者，他们会为自己的民族创造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人们不再信奉上帝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人们不再去教堂了，而是进入各种民族组织。这个皇朝，我们的皇朝是建立在虔信主义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上的：上帝选定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许许多多的基督教民族。我们的皇帝是罗马教皇的世俗兄弟，他是皇朝的圣徒陛下，他和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他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圣徒，在欧洲，没有哪个皇帝陛下像他这样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依赖于人民对仁慈上帝的信仰。德国皇帝在上帝遗弃了他之后依然统治着他的国家，可能是依赖于民族的恩宠。奥匈帝国的皇帝是不该被上帝遗弃的。可是，现在上帝遗弃了他！”

蓦地，地方官站起来。他从来都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说上帝离弃了皇帝。在宗教事务上他一生都听信神职人员的忠告，还把教堂、弥撒、圣餐日仪式、神职人员和亲爱的上帝当作是皇朝帝国的机构。可伯爵的这一席话似乎一下子解开了他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老亚克斯去世以来所体验的纷乱与困惑。是的，就是这样的：上帝离弃了老皇帝！

地方官来回踱了几步，脚踩在旧地板上发出嘎吱的响声。他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条条窄缝看着窗外一线深蓝色的夜空。大自然的一切变迁，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刹那间都萌生了一丝无法理解的不祥预兆。无法理解的是那蟋蟀的低声合唱，无法理解的是那星辰的闪烁，无法理解的是那深蓝色的夜空，无法理解的还有他这次边陲之行和他在伯爵家的逗留。

他又回到桌旁，用手撑着他的头颅，这是他在感到有点儿茫然无措时的习惯性动作。有点儿茫然无措？噢，他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茫然

无措！

他面前还放着满满一杯酒。他咕咚一声把它喝完了。

“那么，”他说，“您认为，您认为我们都……”

“都完蛋了，”科伊尼基接口说道，“您和您的儿子，还有我，我们全完蛋了。我告诉你们，尽管上帝依然眷顾陛下，但我们全都是穷途末路之人，全是疯子。你看我就成了一个炼金狂。您听！您看！”

科伊尼基说着站起身，走到门口，扭动一个开关，那偌大的枝形架上吊灯齐亮。

“您看！”科伊尼基又说道，“这是电的时代，不是炼金术的时代。也是化学时代，您懂吗？您知道这玩意叫什么吗？硝化甘油！”

伯爵一字一顿把它读出来：“硝—化—甘—油！”

他接着说：“不是炼金时代了！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宫殿还常常点蜡烛！您理解吗？正是由于硝化甘油和电的出现，我们将会走向灭亡！时间不会太久，不会太久！”

电灯射出来的光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墙壁前面的架子，唤醒了满架的化学实验仪器。玻璃试管反射出来的光闪烁不定，有绿的、红的，也有蓝的；有的窄，有的宽。

脸色苍白的卡尔·约瑟夫坐在那里闷声不响地喝着酒。地方官看着少尉，心里想起了他的朋友——画家莫泽。此时，冯·特罗塔老爷已经喝醉了，所以他好像是从一面离得很远的镜子里端详着儿子喝醉之后那惨白虚弱的画像；画像里儿子坐在公园的绿荫树下，头上戴着宽边软

帽，腋下夹着一只大皮包，仿佛这位伯爵将预言未来的天赋传给了他，使他能看清儿子的未来。桌上的菜盘、汤盆、酒瓶和酒杯要么被无情地横扫一空，要么可怜兮兮地被扫去大半。灯光照射在靠墙壁的支架上的玻璃管上，反射出奇异的光彩。

两位长着连鬓胡子的老仆人——就像皇帝和地方官长得像亲兄弟一般，他们俩长得也像亲兄弟一般——开始收拾餐桌。屋外，蟋蟀齐鸣，不时夹着布谷鸟尖厉的呼叫，犹如一把重锤敲击着蟋蟀的啾啾声。

科伊尼基举起一个酒瓶。“您们得喝一点儿本地的烧酒……”——他直呼这种酒为烧酒——“您们得喝完，只剩一点点了！”

于是，他们喝光了剩下的本地酒。

地方官掏出怀表，可是怎么也看不清指针的位置。只觉得它们在白色的圆形表面上旋转得特别快，仿佛那里有上百根指针而不是通常的三根针；仿佛表面上刻的不是十二个数字，而是十二个十二！往常一条线纹表示一分钟，此刻这些数字全都挤在一起，一个紧挨一个，此刻可能是晚上九点钟，也可能是午夜时分了。

“十点！”科伊尼基说。

长着连鬓胡子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挽着客人的胳膊，把他们搀扶出去。科伊尼基的四轮大马车在外等候着。

天穹很低很低，就像用蓝色玻璃制成的一只完好无缺的大碗扣在地面上，触手可及。那些星星仿佛地球人用别针镶嵌到天幕上去的，如同将许多小旗插在地图上一般。有时，整个蓝色的夜空环绕着地方官旋转起来，轻轻地摇晃一下后又停下来了。青蛙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呱呱

地叫着，湿润的空气里可以嗅到雨水和青草的味道。穿着黑色外套的赶车人高踞在黑色马车前面的那几匹白马之上，显得阴森恐怖。白马一边嘶鸣，一边用它们的马蹄轻若猫爪似的在湿润的沙土中蹭来划去。

赶车人舔舔嘴唇，他们便驱车启程了。

他们按原路返回，拐进了那条宽阔的、铺了碎石的桦树林荫大道，来到了那些标明“新堡”字样的路灯下。银白色的桦树干闪闪发光，显得比路灯还要亮。四轮马车厚实的橡皮轮子在石子路面上平滑地滚动着，发出阵阵低吟。不过人们只听见敏捷的马蹄发出的坚实的踢踏响声。这辆马车宽敞而舒适，他们坐在车里，背靠着车身，就好像坐在沙发上。

特罗塔少尉坐在父亲身边睡着了。他那苍白的脸几乎是平枕在软垫靠背上。风从敞开着的车窗外吹进来，轻抚他的面庞。路灯不时照亮这张面孔。这时，坐在对面的科伊尼基看着少尉那两片半闭半合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和他那坚硬而干瘪的高鼻子。

“他睡得很熟！”他对地方官说。科伊尼基似乎是少尉的另一个父亲。

在夜风的吹拂下，地方官酒醒了。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仍然揪着他的心。他看见那个世界在毁灭，那是他的世界呀！科伊尼基坐在他的对面，他显然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的膝盖有时甚至会碰到地方官的胫骨。尽管如此，地方官还是感到害怕。他随身携带的那支旧左轮手枪就揣在后裤袋里。有什么必要带枪呢？他在这个边陲地区并没有看见什么熊和狼之类的野兽！他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沉沦和毁灭。

马车停在那个拱形木头门前面。赶车人甩了个响鞭。两扇门都打开了。白马稳重而徐缓地走上了那个小斜坡。黄色的灯光从所有的窗口倾

泻出来，照在路面的石子和两边的草坪上。歌声婉转，琴声悠扬。毫无疑问，这里正在举行“盛宴”。

晚餐已经用过了。仆人们拿着各种颜色的大烧酒瓶串来串去。客人们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喝酒；有的在玩牌；还有一个人在发表演说，但没有听众。有几个人踉踉跄跄地走过大厅，还有一些人躲在角落里睡觉，身着黑制服的龙骑兵军官正搂着身着蓝制服的狙击营军官跳舞。科伊尼基让仆人在“新堡”的各个房间里都点上了蜡烛。一支支雪白的和蜡黄的粗蜡烛立在硕大的银烛台上。这些银烛台，有的放在墙上的石头搁板上；有的放在墙壁凸出来的地方；有的举在仆人们的手上，这些仆人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有时，夜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烛尖上的火焰便晃动起来。每当钢琴稍作停息时，就可以听见夜莺啼啭，蟋蟀低吟，如果侧耳细听，还能听到烛泪缓缓地滴落在银烛台上的声音。

地方官在焦急地寻找儿子。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感驱使这位老人穿过一个个房间。他的儿子——他在哪里？他既不在跳舞的人群中，也不在那些踉踉跄跄的醉汉中间；既不在玩牌的赌徒中间，也不在那些循规蹈矩的、三三两两聚在角落里聊天的中年男子中间。

少尉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一个宽颈酒瓶立在他脚跟前，瓶里的酒已经足足喝了一半。在这位烂醉如泥的酗酒者旁边，这个酒瓶显得十分突兀，几乎要把他吞没。

地方官站到少尉跟前，狭长的皮靴尖头碰到了那个酒瓶。儿子好像看见两个乃至更多的父亲站在他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每秒钟都在增多。他感到他们正在威胁着他。他觉得要在众多的父亲面前站起来并向他们表示尊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只应该向他们中的一位表示尊敬。是的，这毫无意义，因此他并没有站起来，而是依然保持着那种奇怪的

姿势。这就是说：他坐不像坐，躺不像躺，蹲不像蹲。

地方官的身子没有动，但他的大脑却在飞快地运转着，上千件往事一下子涌进了他的脑海。比如说，他看见这位军校学生卡尔·约瑟夫在那些夏日的星期天坐在他的书房里，洁白的手套和黑色的便帽放在他的膝盖上，用响亮的声音和顺从天真的目光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地方官还看见这位新任命的骑兵少尉走进同一间书房，蓝色的制服，金色的头发，红扑扑的脸。可是，这位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却与冯·特罗塔老爷疏远了呢？为什么眼前这个与他疏远隔阂、喝得烂醉如泥的狙击兵少尉会让他感到如此痛心呢？为什么他会如此痛心呢？

特罗塔少尉纹丝不动。虽然他还能想起他的父亲刚刚才来到这里，虽然他还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个父亲，而是多个父亲，可是，他就是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刚好今天到这里来，也不明白他的父亲为什么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更不明白他本人为什么就是站不起身。

几个星期以前，特罗塔少尉就已经习惯了喝“180度”。这种酒不会往脑袋里蹿，如内行人所常说的那样，它“只往脚下跑”。首先，它会在胸腔里产生一种令人舒心的温热，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地流动起来，恶心、呕吐的感觉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食欲。不管早晨是多么冷森森、阴沉沉，只要喝上一杯“180度”，那么你就会像在暖洋洋、乐呵呵的早晨那样，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投入这一天的生活。

狙击兵经常在边界森林附近操练。操练的小憩之际，你常常会走进这儿的一家酒馆，和伙伴们吃点儿小吃，再喝上一杯“180度”。它滴溜溜地从喉咙里跑进去，犹如一团很快就会熄灭的火。这时，你食欲大增。回到军营后，换身衣服，马上又去车站餐厅吃中饭。尽管你走了很远的路，但你并没有觉得饿。这时，再喝上一杯“180度”，吃完饭，马

上睡意朦胧。于是，就喝一杯黑咖啡，而后再喝一杯“180度”。总而言之，在这样极端无聊的日子里他们没有一天不喝“180度”。它随点随到。

酒，多么神奇啊，它使生活变得轻松，日子过得奇快！这就是边界的奇迹！对于清醒者，生活艰难，日子难熬。是啊，谁愿意保持清醒呢？特罗塔喝过酒之后就会把所有的伙伴、上级和下级看成很好的老朋友。这个小城使他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乡。他会走进那些很小的杂货店。这些杂货店又窄又暗、弯弯曲曲，塞满了各种小商品，看上去像打洞的土拨鼠埋在集市的后墙里一样，但他乐于在这里为一些并非急用的东西讨价还价，诸如假珊瑚、便宜的镜子、肥皂、白杨木梳、编织的狗带等，这仅仅是因为他太喜欢听那些红头发商人的叫卖声。在这里不管遇到谁，他都笑嘻嘻的。无论是扎着花头巾、胳膊下夹着韧皮大篮子的农妇，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犹太女郎，或者是行政公署的官员，抑或是当地中学的教师，他都会笑脸相迎。一条宽广的、亲和的、友善的激流流遍了这座小城。所有的人看到这位少尉都热情地表示问候。什么为难的事也没有。在军务上，里里外外都没有什么为难的事。一切都处理得很顺手、很利索。

他们懂奥努弗里耶的语言。他偶尔走到附近的某个村庄向农民们问路时，他们说的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他懂他们的话。他从不骑马，常常把马借给这个或那个同伴军官：借给那些能珍惜、欣赏这匹马的好骑手。

一句话，他很满意这里的生活。

然而，特罗塔却没有觉察到他的步子已经不稳了，他的上衣有污迹，他的裤子上没有熨痕，他的衬衣上的纽扣掉了。他的肤色在晚上是

蜡黄的，在早晨是灰白色。他的目光空洞、四处游离。他不赌博，只有这一点使楚克劳尔少校感到安慰。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一段必须喝酒的时间。这个倒不必担心，因为这段时间会过去的！烧酒并不贵，大多数人是毁在负债上。特罗塔工作干得并不比别人差。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干任何丑事。恰恰相反，他越是喝酒，脾气越好。有朝一日，他会结婚的，会清醒过来，也会变得明智的！少校暗自思忖道。他在军部高层有朋友，他将会平步青云，只要他愿意，他肯定会进入总参谋部的。

冯·特罗塔老爷小心翼翼地走到儿子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在寻思一句恰当的话。他不习惯与醉酒的人说话。

“你应该小心，”考虑了很久之后他说道，“别喝太多烧酒。比如我吧，只是在应酬时才喝酒，而且总是适可而止。”

少尉费了好大的劲，想改变半坐半蹲的无礼姿势，将身子坐正，但无济于事。他盯着身旁的这位老人：谢天谢地，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此人就坐在沙发狭窄的边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他问道：“你刚才说什么，爸爸？”

“你应该小心，别喝太多烧酒！”地方官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少尉问道。

“你在问什么？”冯·特罗塔老爷说。

他的心稍稍宽慰了一些，因为儿子此时头脑清醒了，至少可以听懂他的话。“这烧酒会毁了你的，你还记得莫泽吗？”

“莫泽，莫泽，”卡尔·约瑟夫说，“当然记得！不过，他做得非常对，我记得他，他给祖父画过像！”

“你忘了？”冯·特罗塔老爷低声地说。

“我没有忘，”少尉回答道，“我一直想着那幅画。我无法忘怀那幅画。那些死者呀！那些死者呀，我怎么可能忘记呢？父亲，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父亲！”

儿子的话让冯·特罗塔老爷感到一头雾水：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呢？他能感觉到他说出来的不全是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他感觉到儿子是在向他呼救，而他却束手无策。他来到这个边陲地区是想为自己找到一点心里的慰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感到十分孤独。而这个世界自己也正在走向毁灭！亚克斯已经躺在坟墓里。冯·特罗塔老爷感到极为孤独，他想再看看儿子。他的儿子同样很孤独。也许因为他年轻，所以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衰落。过去，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简单，地方官思忖道。过去你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儿子回家度假，你就考考他；儿子当了少尉，你就向他表示祝贺；儿子写来了表达孝心的信——总是那么寥寥几笔——你便也寥寥几笔回了信。但是，当儿子喝醉酒时，当儿子喊“父亲”时，当儿子嘴里喊出“父亲”时，你该怎么办呢？

冯·特罗塔老爷就这样沉浸在悲哀而迷惘的思绪中。

科伊尼基走了进来，地方官出乎意料地急切地站起身来。

“这儿有你的一份电报！”科伊尼基说，“是旅馆的侍应生送来的。”这是一份公务电报，意思是召冯·特罗塔老爷回去。

“真可惜，他们叫您回去！”科伊尼基说，“是有关科索沃人的事。”

“不错，是有这个可能。”冯·特罗塔老爷说，“说不定要出乱子啦！”

地方官现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无法对付那些乱子。他很累，离退休还有几年，此刻他却突然想要赶快退休。他可以更多地关心卡尔·约瑟夫，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差事。

科伊尼基说：“这个该死的皇朝帝国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要想采取点什么行动对付骚乱是挺不容易的。要是您叫人把那几个为首的捣乱分子抓起来，那么共济会会员、议会议员、民族领袖、新闻界人士一起向您袭来，最后您还得把他们统统释放出来。如果您要解散那个科索沃组织，那么就会遭到您的上级地方总督的指责。自治！耶，等着吧！这里，在这个行政区里，我每次都是以武力来解决骚乱的。是的，只要我生活在这里，我就是政府的候选人，而且一定会当选的。幸好，这里地处边陲，在肮脏的编辑室里策划出来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现代思想在这里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他走到卡尔·约瑟夫面前，用一个惯于和醉汉打交道的行家口气说道：“您爸爸要回去了！”

卡尔·约瑟夫立刻理解了他的话。他甚至费力地站了起来，用呆滞的目光寻找着父亲。“我真抱歉，父亲！”

“我有点儿担心他！”地方官对科伊尼基说。

“的确如此！”科伊尼基回答道，“他得离开这个地方。等他休假时，我会设法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走了就不想再回来了。也许他会恋爱的。”

“我不会谈恋爱！”卡尔·约瑟夫缓缓地说道。

他们驱车返回旅馆。

一路上卡尔·约瑟夫就喊了一声，仅仅一声：“父亲！”就这么一声，再无其他。

次日，地方官醒得很晚。起床时，已经听见狙击兵操练回营的号声。

两个小时后，火车就要开了。

卡尔·约瑟夫来了。楼下响起了科伊尼基的马鞭声。

地方官坐在车站餐厅里狙击军官餐桌上吃早餐。此刻，他好似觉得离开W行政区已经好久好久了。他几乎已经忘了他是两天前才登上火车离开那儿的。在这个餐厅，除了科伊尼基外，他是唯一穿便服的人。他坐在长长的马蹄形军官餐桌旁，显得黝黑而憔悴。墙上挂着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肖像画，就是众所周知的，到处可以见到的那幅最高统帅的肖像画。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元帅服，佩戴着鲜红的绶带。就在皇帝那白色连鬓胡子正下方大约二十英寸之处，正好可以看见几乎与它平行的特罗塔式略带银丝的黑色连鬓胡子。坐在马蹄形餐桌末端的那些最年轻的军官们能看到皇帝陛下与他的臣仆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连特罗塔也可以从他的座位上将皇帝的脸庞与父亲的脸庞进行比较。比较了几秒钟之后，少尉似乎觉得挂在墙上的是他年迈的父亲肖像，坐在餐桌旁的则是穿便服的皇帝，他活生生地坐在桌旁，而且显得更年轻了。他觉得父亲和皇帝一样遥远而陌生。

与此同时，地方官则以茫然而探究的目光环视着餐桌周围的情景。他目光扫过那些几乎没有胡须的只长着茸毛的年轻军官的脸蛋，再看看留着小胡子的年长军官的脸。楚克劳尔少校就坐在他旁边。哎，冯·特

罗塔老爷多么急切地想和他说几句话，托他多多关照卡尔·约瑟夫！可惜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窗外，火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地方官情绪低落，心情沮丧。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敬酒，祝福他身体健康，旅途愉快，工作顺利！他回以微笑，并站起身，和他们碰杯。然而，他忧心忡忡、黯然神伤。

他离开他的W行政区的确已经好久好久了。是的，地方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赶到这个奇特的地方探望他亲爱的儿子。现在他又得回去了，孤孤单单地离开，离开孤独的儿子，离开这个边防驻地。在这里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衰落，就如同站在城郊早已见到暴风雨的即将来袭，而城内的大街小巷还一无所知地、欢天喜地地躺在蓝天之下。

车站管理员敲响了愉快的钟声，火车鸣响了汽笛，火车头上喷出的蒸汽在餐厅的窗户上凝聚成小水珠。用餐完毕，大家都站起身。狙击营全体军官伴送冯·特罗塔老爷走上站台。冯·特罗塔老爷本想说几句特别的话，但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他只是以温存的目光再看看他的儿子。可是他又害怕别人会注意到他这种目光，于是低下头，将目光收回。

地方官和楚克劳尔少校握了握手。他向科伊尼基表示了谢意。他摘下常在旅途中戴的那顶体面的灰色丝绸礼帽，把它抓在左手，用右手搂着卡尔·约瑟夫的后背，吻了吻儿子的面颊。他总是想对他说：“别辜负我的期望！我爱你，我的儿子！”结果他只是说了句：“好好坚持下去！”这是因为特罗塔家族的人都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上了车，他站在窗边，那只戴着深灰色细羊皮手套的手搁在敞开的

窗户上。秃头闪闪发亮。他那忧虑的目光又一次寻找卡尔·约瑟夫的脸庞。

“您下次来的时候，地方官先生，”情绪一直不错的上尉瓦格纳说道，“您准会看到一个小小的‘蒙特卡洛’[1](#)！”

“你的意思是？”地方官问道。

“这里要开一家赌馆！”瓦格纳回答说。

冯·特罗塔老爷本想把儿子叫来，急切地叮嘱他不要去瓦格纳所说的那家“蒙特卡洛”赌馆，可是来不及了。

列车员在吹口哨，缓冲器在相互撞击。列车在铁轨上徐徐地滑动。地方官挥着那只深灰色手套。所有的军官都向他敬礼，只有卡尔·约瑟夫一动不动。

回去的路上卡尔·约瑟夫与瓦格纳上尉并肩而行。

“那简直妙极了，”上尉说，“一家真正的赌馆啊！啊，上帝！我已经好久没看见赌盘了！你知道，我多么喜欢听那赌盘转动的声音啊！我多么高兴啊！”

期盼赌馆开场的不只是瓦格纳一个人。大家都在期盼。多少年了，这个边防驻地一直在期盼着这样一家赌馆。据说是卡普图拉克来开这家赌馆。

地方官走后一个星期，卡普图拉克就来了。要不是那位女士碰巧也同时到达，他的到来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可是，人们却都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位女士身上去了。

第十二章

那个年代，在奥匈皇朝帝国的各个边界上像卡普图拉克这类的男人并不少见。他们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周围到处转悠晃荡，如同怯懦的黑鸟从遥远的地方飞来注视着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它们迫不及待地拍打着乌黑的翅膀期待着它的末日。它们侧着头，用嘴啄食它们捕获的猎物。谁也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也不知它们会飞往何处。它们是神秘死神的长着翅膀的兄弟，是死亡的预言者、送葬者和继承者。

卡普图拉克是个相貌平平的小矮个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伴随着他坎坷不平的道路，追随着他难以窥见的踪迹。他住在边境那家小酒馆里，周旋于南美航运公司的代理人之间。这些船运公司的汽船一年又一年地将数千名俄罗斯逃兵送往一个新的严酷的国度。他好赌但不嗜酒。任何一次肮脏的交易都少不了他的参与。传说他常年干着偷渡边界那边的俄罗斯逃兵的勾当。那边还有他的一栋房子，老婆和孩子住在那里。夜半时分他时常被噩梦惊醒，梦见自己被遣送到荒无人烟、寒冷刺骨的西伯利亚。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事实上，他的确见过许许多多的官员和军官被抓后流放到那儿去了。

有人问他打算在这儿做什么，卡普图拉克只是笑笑，简单地回答一句：“做生意。”

狙击营的军官所住的这家旅馆是赫尔·布洛德尼茨开的。他出生于西里西亚。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边防驻地。赌馆就是他开的。一大早，布洛德尼茨就在咖啡厅的窗户上张贴了一张通告。通告上说

在这里准备了各种游戏。他还准备了乐队，每天晚上乐队都会“演奏”到凌晨。他甚至雇来了“著名歌星”为大家助兴。为了庆祝开业，先是一支由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八名乐师组成的乐队演奏，接着是一个被称为“玛利亚希尔夫夜莺”的歌女——一位来自波胡明的金发女郎——出场演出。她唱的是雷哈尔的华尔兹，配上那挑逗的歌词：“当我在这爱的夜晚游荡到黎明……”此外作为“加演节目”，她还要唱一首：“在我可爱的外衣里面还穿着粉红色的褶皱内衣……”

显然，他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布洛德尼茨不仅放置了许多长短不一的牌桌，还在一个有遮阴的角落摆下了一张小小的轮盘赌台。瓦格纳上尉逢人就饶有兴致地大谈轮盘赌的妙趣，唤起大家的赌性。在这些常年驻守边关的人中有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轮盘赌。对于他们而言，一颗小小的弹珠简直就是大千世界的一件魔物。有了它，人们就有机会在顷刻之间赢得漂亮的女孩、昂贵的马匹和金碧辉煌的宫殿。谁不想用这颗小小的弹珠试试自己的运气呢？大家在教会学校里度过了凄惨的孩提时代，在军事学校里度过了艰难的青年时代，而后又来到这边防驻地经历严酷的从军岁月。他们期盼着战争，但没有盼到一场战争，盼来的只是对塞尔维亚的局部动员。他们只好默默无闻地期待着常规性的晋级。演习，值勤，去餐厅，去军官俱乐部，接着还是去军官俱乐部，演习，值勤！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颗小小的弹珠滚得嘎啦作响，便预感到命运之神正在他们中间转动，今天碰上这个，明天撞上那个。一个个陌生的、脸色苍白的、有钱的和默默不语的先生们傻兮兮地坐在那里，人们从来没见过他们这副模样。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赢了五百克朗。次日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个月他终于领到了全额的军饷，一个子儿都没扣，好久都没这么美的事儿。当然，施纳贝尔少尉和格林德勒少尉各输掉了一百克朗。那又有什

么关系呢？明天他们也许能赢回一千克朗哩！

那颗白色的弹珠飞快地滚动起来，看上去就像一个奶白色的圆圈，在黑红相间的轮盘上飞速地打转。当那黑红分明的轮盘融合成一个不确定的颜色时，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圆圈，军官们的心便会抖个不停。脑袋也会不由自主地轰鸣起来，仿佛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特别的弹珠在滚动。他们的眼里尽是黑色和红色，黑色和红色。他们都坐着，膝盖不停地晃动，不断地往下沉。一双双眼睛绝望而快速地跟着他们无法捕捉的弹珠转动。不久，小弹珠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摇晃起来，像喝醉了酒似的在跑道上踉踉跄跄地往前滚动，最后精疲力竭地在一个标了号码的槽子里躺倒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连输掉的人也解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相互津津乐道头天晚上的情形，个个都像着了迷似的，兴奋不已。于是，越来越多的军官涌进赌馆。一些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也钻进了这家赌馆。他们的到来使这里变得更加热闹。他们往杯子里倒满咖啡，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张大额钞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杜卡特^m、怀表和金链，从手指上取下戒指。

旅馆的房间住满了客人。停车场里，一辆辆出租马车睡意浓浓，车夫坐在驾驶座上呵欠连连，面前瘦弱的驽马宛如陈列在蜡像馆的兵马俑。不过，这些昏昏欲睡的马车会振作起来的。看吧！那些车轮在滚动。那些瘦马拖着它从车站跑到旅馆，从旅馆跑到边境，而后又返回到这座小城，响起阵阵嘚嘚的马蹄声。快快不乐的店主们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黑暗的店铺似乎见到了光明。空闲的柜台也迎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那只“玛利亚希尔夫夜莺”夜复一夜地歌唱。她的歌声唤醒了其他的

一些姐妹。那些以前从未露过面的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走进了咖啡馆。人们把桌子往边上一挪，就跳起了雷哈尔的华尔兹。世界变了……

是的，世界变了！

许多地方挂出了奇怪的广告牌，这种广告牌在这里还从未见过。他们用各种语言鼓动鬃毛厂的工人放下手中的活。鬃毛加工业是这个可怜的地区兴办的唯一的工业产业。在厂里做工的大部分是农村来的穷苦农民。他们冬天靠伐木为生，秋天忙于收割，夏天就来鬃毛厂干活。在厂里干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会算账，不会做买卖，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在方圆二十英里以内，这是唯一的一家工厂。从事鬃毛加工制造挺费事，得花大本钱。若按章办事，厂主必须为工人购置防尘、防细菌的面具；建造宽大、明亮的厂房；每天得燃烧两次垃圾；发现有咳嗽的工人得及时换下来，这是因为从事鬃毛清洗工作的人干不了多久就会吐血。这些规定对于吝啬的工厂主而言等于一纸空文。

厂房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窗户很小，石板瓦盖屋顶破败不堪，篱笆是用野生的柳枝胡乱搭成的。四周是荒凉的空地，空地上堆积了不知是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牲畜粪便，死猫、死老鼠腐烂发臭，铁皮碗生了锈，破陶铎和破鞋子胡乱堆在一起。空地的外围是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蟋蟀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深绿色的沼泽地传来蛙声一片。

工人们坐在那堆满灰尘的小窗边，用大铁耙不厌其烦地梳理一捆捆扎得紧紧的鬃毛，每梳一捆就会有大量干燥的灰尘飞出来，钻进工人的口、鼻和眼。成群的夏日苍蝇在窗前飞舞，白蝴蝶和花蝴蝶在翩翩起舞，云雀的欢叫声从屋顶的大天窗飘进来。

几个月前才从自由自在的村庄来到厂里的工人如今透过飞扬的灰尘看见燕子、蝴蝶和蚊子，不禁怀念起他们的家乡来。他们是在干草的芳香、冰雪的严寒、粪堆的臭味、百鸟的欢叫声以及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

每当云雀婉转鸣叫，心里的不满便越来越深。他们以前并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皇朝帝国里还有一个议会的存在，议会里还坐着本身也是工人的议员。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跑来张贴传单，举行集会，讲解宪法，指出宪法的缺陷，读报，用各种语言发表演讲。他们的声音比云雀和青蛙还要响亮。

工人们开始罢工了。

罢工在这个地区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当局感到惊恐万分。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不紧不慢地进行人口统计工作；庆祝皇帝的诞辰；参与一年一度的新兵招募工作；向总督府呈送千篇一律的报告；时不时地抓捕一些亲俄的乌克兰分子、东正教的牧师、走私烟草的犹太人和一些间谍。工厂老板一直雇用本地人清洗鬃毛，然后把它运往摩拉维亚、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毛刷厂，再从那里运回毛刷成品。多少年以来，工人们积劳成疾，咳嗽，吐血，生病，最后死在医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罢工。现在当局得从很远的地方调宪兵来，得向总督递交报告。总督府再和军队司令部联系，司令部便通知边防驻军指挥部。

较为年轻的军官认为这是“人民”，即最底层的老百姓要求与政府官员、贵族和企业家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一定要避免发生革命。他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必须开枪，否则就太迟了。楚克劳尔少校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把这一切讲得清楚明白：

“当然，如果来一场战争就更痛快了。我们毕竟不是宪兵也不是警察局的官员。但是目前没有战争。命令就是命令。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举起明晃晃的刺刀冲上前去，发出‘开火’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

命令还没有下达，人们依然若无其事地每天去布洛德尼茨的赌馆试试自己的赌运。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输了好多钱，一位陌生的先生——此人从前当过重骑兵——名气不小，现在是西里西亚的一位庄园主——连续两个晚上都赢了。他借钱给瓦格纳上尉赌。第三天他收到一份电报，叫他立即回去。瓦格纳上尉得还他的钱，总共是两千克朗。这个数目对于一个骑兵上尉来说是区区小数，但对于一个步兵上尉来说则不然。如果不是已经欠了科伊尼基三百克朗的话，倒是可以找他帮帮忙。

布洛德尼茨说：“上尉先生，要是您愿意，可以用我的名义去借钱！”

“好的，”上尉说，“谁会凭您的担保借我那么多呢？”

布洛德尼茨想了片刻，说：“卡普图拉克先生！”

卡普图拉克来了。

“两千克朗，什么时候能还？”他对上尉说，“很大一笔钱呀，上尉先生！”

“我会还的！”瓦格纳很肯定地说。

“怎么还？分几期还？您知道的，军饷中只能扣除三分之一来偿还债务。而且，各位军官自顾不暇，都有契约在身。我看您没有偿还能

力！”

“布洛德尼茨先生……”上尉开口道。

“布洛德尼茨先生，”卡普图拉克满不在乎地接口说，仿佛布洛德尼茨压根儿不在场似的，“也欠我好多钱。要是哪位手头不紧张的伙伴，比如特罗塔少尉先生，愿意为您担保，我就可以借您这笔钱。他是从骑兵队来的，他有一匹马！”

“好，”上尉说，“我去和他谈谈。”

瓦格纳上尉把特罗塔叫醒了。他们站在旅馆又长、又暗、又窄的走廊里。

“快签字吧！”上尉悄声地说，“他们在那里等着，他们以为您不愿出面担保！”

特罗塔签了字。

“快一点下来！”瓦格纳说，“我等你！”

卡尔·约瑟夫站在小后门边，本旅馆的常客常从这道小门去咖啡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布洛德尼茨新开的这家赌馆，也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赌馆。轮盘赌台周围拉起了一道深蓝色的棱纹布帷帘。瓦格纳上尉稍稍掀起帷帘，迅速地滑了进去，滑入了另一个世界。卡尔·约瑟夫听见弹珠滚动时发出的天鹅绒般的柔和声响。他不敢去掀起那道帷帘。

在咖啡馆的另一端，就在那个街道的入口处旁边有一个舞台。那只“玛利亚希尔夫夜莺”在舞台上不知疲倦地旋转。

张张桌子都有人在玩牌。纸牌在人造大理石桌上甩得噼里啪啦响。阵阵出其不意的叫喊声从牌桌上方响起。玩牌的人看起来像是行军作战的军人，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衬衫，恰似一支坐着作战的赌博部队。一件件上衣披在座椅的靠背上。他们每扭动一下身子，那些空袖管就在靠背两侧着魔似的轻轻地摇晃，头顶上方聚集着一层密集的香烟云雾。小小的香烟头在灰蒙蒙的烟雾中闪着微弱的红光和银光，不断地把淡青色的雾霭输送到上方那密集的云雾之中。烟云下面还聚集着另一层由各种嘈杂声组成的云雾，一种由咆哮声、咕哝声、嘘嘘声组成的云雾交响乐。倘若你闭上眼睛，你会以为那是一大群蝗虫在那帮赌徒头顶上大合唱。

瓦格纳上尉掀开那道帷帘，回到咖啡馆。此刻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眼睛深陷在紫色的眼窝里。褐色的小胡子散乱地挂在他的嘴上，有一半的胡子好似短得出奇。下颚上立着略带红色的胡子茬，好似一块插满了小梭镖的小场地。

“你在哪里，特罗塔？”上尉大声喊道，尽管他几乎是胸脯贴着胸脯地站在少尉面前。

“我输了两百！”他喊道，“这该死的红心！我在轮盘上的运气这下子算是完了，得换个花样试试！”

他说完就拖着特罗塔朝牌桌跟前走去。

卡图普拉克和布洛德尼茨站了起来。

“赢了吗？”卡普图拉克问道，因为他看见上尉输了。

“输了，输了！”上尉吼叫道。

“太可惜，太可惜！”卡普图拉克说，“您看看我吧，我经常赢，也经常输！听着，我有时都输光了！我又都赢回来了。不要老是玩一个花样！最主要的是，千万不要总是玩同一个花样！”

瓦格纳上尉解开上衣领子。平常见到的那种略带褐色的红晕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小胡子似乎也自动地排列整齐。他拍拍特罗塔的后背，对他说：“您还从来没有摸过牌哩！”

特罗塔看见卡普图拉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光闪闪的崭新纸牌，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生怕会把最底下的那张牌的彩色牌面弄坏似的。他用灵巧的手指轻抚那个小纸牌盒。天花板下方的电灯在呈拱形的纸牌堆背面摇晃着。纸牌的背面光溜溜的，像一面面深绿色的小镜子，闪闪发亮。几张纸牌好像都自动地直起身来，直立在其尖利的窄边上，然后又平躺下去，一会儿背面朝下，一会儿正面朝下，集成一小堆，又随着一阵连续的轻柔的响声像落叶似的一张张剥去。此时，黑面牌和红面牌暴风骤雨般地呼啦啦地落在桌上，而后纸牌重新组合，被分成几小堆。这些小堆上的牌再被一张张挪开，一张套一张地排列好，每一张牌都用半个背面盖着另外一张牌，围成一个圆圈，使人想起一种罕见的翻过来的平整的洋蓍花冠。而后，这些排列在一起的纸牌又一张张地飞回去，集中到小盒子那儿。所有的纸牌温顺地听从手指无声地拨弄。

瓦格纳用那种如饥似渴的眼神盯着这场纸牌表演。啊，他是多么痴迷这些纸牌呀！有时候，他一喊，他想要的纸牌全到他这儿来；有时候，那些纸牌并不顺从他的心意而选择逃离他。他最爱看见那些逃跑的纸牌被他疯狂的愿望吞没，最后加倍地回到他身边。当然，有时候他们逃得更快，上尉的愿望就会落空，心也会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多年以来，瓦格纳上尉设计了一套阴暗的、极为杂乱的作战计划。计划中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求取赌运的方法，诸如发誓、诉诸暴力、突然袭击、苦苦哀求、爱的疯狂召唤等等。有一次，可怜的上尉想要一个红桃牌，它偏偏不来，他不得不绝望地直起身子，暗暗地向那个不来的红桃牌发誓，要是还不来，他今天就去自杀；还有一次，他坚信只要他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态，装出对自己渴望的那张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更有赢的希望；第三次，他为了赢钱，不得不亲自洗牌，而且是用左手，这是他用铁一般的意志经过长期练习才掌握的一种技巧；第四次，他认为坐在庄家的右侧会更有利。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把一切方法综合起来利用或者迅速地交替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要做得不动声色，以免被其他玩家看出破绽。这一点十分关键。比如，瓦格纳上尉有时会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一声：“我们换换位置吧！”如果他觉察出牌友的脸上有一丝诡异的微笑，他便会笑着补充说：“您误会了！我可不是迷信！是这里的光线影响我看牌！”这自然是不能让牌友们对他的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绝招有所知晓，否则的话，他们的手就会把他的用意泄露给他们的纸牌，那些纸牌就会因获悉他的计谋而抓紧时间逃走。

每当瓦格纳上尉在牌桌旁边坐下，他就会抓紧行动，就像整个参谋部都投入了战斗似的。当他的的大脑想出了绝妙的作战方法时，心里就洋溢着热情和冷漠，希望与悲哀，欢乐与痛苦。他斗争，他拼搏，他忍受痛苦。这里的轮盘赌开张以来的这些天，他就在思索着这些狡猾的作战方案，用以对付弹珠的阴谋。但是，他显然已经领教了小弹珠的厉害，它比纸牌难对付得多。

他几乎总是玩巴卡拉纸牌，即使这种赌博方式是被禁止的，也是为人们所唾弃的。可是，既然他的作战计谋是要去触动那些无法计算和解

释不清的东西，是要去揭穿甚至去征服这些东西，那么他怎么可能去玩那些必须依靠反应和计谋——必须沉着冷静地反应和计谋——的牌法呢？不！他要直接和这些命运之谜作斗争，他要亲手解开这些谜！

在石桌边坐下后，他开始玩巴卡拉特牌。他果然赢了。他一连抓到三个“9”和三个“8”，特罗塔抓的全是“J”和“K”，卡普图拉克抓到两次“4”和“5”。这下，瓦格纳上尉忘乎所以了。虽然他的基本原则是不暴露自己稳操胜券的迹象，他还出人意料地下了三倍赌注。他太想在今天就把局面全扭转过来。然而，不幸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降临了。瓦格纳上尉输了，特罗塔也输个不停。最后卡普图拉克赢了五百克朗。瓦格纳上尉不得不又签了一张借据。

瓦格纳和特罗塔站了起来。他们动手将法国白兰地酒掺和上“180度”，然后再加上一些啤酒。瓦格纳上尉对自己的失败感到十分羞愧，此刻的他犹如一个本想拉着朋友去分享他胜利的成果却吃了个大败仗的将军。特罗塔少尉分享的是上尉的羞耻。他们俩都清楚，没有酒他们便不能彼此相视。他们有节奏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

“祝您健康！”瓦格纳上尉说。

“祝您健康！”特罗塔回应道。

每当他们彼此祝福时，他们便大胆地抬起头，彼此打量一番，相互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失利并不在乎。突然之间，特罗塔少尉觉得他最好的朋友瓦格纳上尉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幸的人。想到这里，他不禁恸哭起来。

“您为什么要哭呢？”瓦格纳上尉问道，他自己的嘴唇也在颤抖。

“为了你，为了你呀！”特罗塔说，“我可怜的朋友！”

他们沉默不语，长吁短叹。

瓦格纳上尉又想起了一个老的计谋。他打起了特罗塔那匹马的主意。那匹马他天天骑，渐渐地喜欢上它。他先是打算自己买下它，后来，脑子一转，又想出一个新主意：假如他有了买那匹马的钱，还不如拿去玩巴卡拉特牌，准会赢一大笔钱，足够买好几匹马。他考虑把特罗塔少尉的马借过来，不是拿去卖掉，而是拿去典押，把押来的钱拿去赌博，赢到钱后再去把马赎回来。这不公平吗？谁会吃亏呢？要多长时间呢？赌上两个小时，什么都有了！你只要毫无畏惧地在牌桌边坐下，不用去做任何计算，就肯定会赢。哎。如果能像一个富人那样没有任何负担地轻松地赌上一次，那该多美妙啊！就一次呀！瓦格纳上尉诅咒自己微薄的军饷，它简直少得可怜，少得他不能像一个“体面的人”那样痛痛快快地赌博。

此刻，他们感情深厚地并肩坐在一起，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可事实上他们是被周围的一切所遗忘。瓦格纳觉得终于可以开口了：“把你的马卖给我吧！”

“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特罗塔深情地说。

礼品是不可以卖的，甚至暂时都不能卖，瓦格纳上尉想了想，说：“不，你把它卖给我！”

“你拿去吧！”特罗塔恳求道。

“我付钱！”上尉坚持说。

他们就这样争执了几分钟。最后上尉站起身来，打了几个踉跄，大

声喊叫道：“我命令您，把马卖给我！”

“好，上尉先生！”特罗塔机械地回答道。

“不过，我现在没钱！”上尉口齿不清地说着，重新坐下，态度和缓起来。

“没关系！我会把它送给你的！”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再买它了。如果我有钱该多好啊！”

“我可以把它卖给别人！”特罗塔说。他为有这个奇妙的主意而高兴得满脸发光。

“妙极了！”上尉喊道，“可是卖给谁呢？”

“比如科伊尼基！”

“妙极了！”上尉又说了一遍，“我欠他五百克朗！”

“我帮你还！”特罗塔说。

也许是喝了些酒的缘故，少尉心里对上尉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一定要救救这个可怜的伙伴！他的处境岌岌可危。他觉得上尉特别可亲可近，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上尉啊！除此之外，特罗塔多么渴望说上几句善意的、宽慰的、高尚的话，做出一些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义举。友情、义气以及豪气，如同三股暖流一齐涌上心头。

天已经破晓。虽然还有几盏灯亮着，但黎明之光已经从百叶窗缝透射进来，使灯光显得惨淡微弱。赌馆里除了布洛德尼茨先生和几个侍应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

桌子、椅子和舞台——夜间，“玛利亚希尔夫夜莺”还在上面跳来跳去——光秃秃地、可怜巴巴地立在那里，周遭的一切显得乱七八糟。赌馆里这可怕的景象简直使人怀疑，在这里是不是突发过什么事变，吓得客人一窝蜂地离开了这个咖啡馆。地上丢了一堆堆的香烟头和短短的雪茄头，这是俄罗斯烟和奥地利雪茄的残余物。这些烟头表明，来自异国的客人曾在这里和本地人聚赌和酗酒。

“付账！”上尉喊道。

他拥抱少尉，感激地把他紧贴在自己胸前许久。

“就这样吧，愿上帝保佑你！”他热泪盈眶地说着。

天已破晓，这个东方小城呈现出它独特的清晨景象。

街道沐浴在晨曦之中。空气中弥漫着栗色蜡烛的香味、怒放的紫丁香芬芳和刚出炉的略带酵酸味的黑面包的香味。面包师们正把这些面包装在大篮子里提出去。鸟儿们在此起彼伏地鸣叫，就好像是广阔无垠的啁啾声的海洋，又恰似飘浮在空中的喧闹的海洋。淡蓝透明的天空平整地横卧在一座座小屋的褐色的木板斜屋顶上方。农家小车在布满灰尘的乡村道路上徐徐滚动，发出轻柔而平和的声音，仿佛还睡意朦胧。农民们正向四面八方撒车上的麦秆、切细的干草和上年积陈的肥料。

太阳从东方辽阔的天际冉冉升起。特罗塔少尉迎着太阳走去，心里满怀着拯救朋友于危难的豪情仗义。在清晨的微风吹拂下，他的脑子略为清醒。噢，要把马卖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要征求地方官的意见，得到他的许可。但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朋友啊！其次，要成功地把马卖给科伊尼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特罗塔少尉这辈子哪件事是容易的呢？越是难以办到的事，他越是要果断地、坚决地去办。

教堂钟楼上的钟声响了。特罗塔就在这时来到了科伊尼基的“新堡”门口。科伊尼基穿着长筒皮靴，手执马鞭，正要登上他的夏日马车。他发现少尉瘦削的、未修面的脸上有一道虚假的红润，显得精神饱满，这正是饮酒之后的红晕。它浮现在那本就苍白的面容上，好像是一盏红灯照在白色桌面上反射出的回光。糟了，他已经毁了，科伊尼基思忖道。

“我想问您一声！”特罗塔说，“您要我的马吗？”

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感到震惊。突然他语塞了。

“我听说过，您不喜欢骑马。”伯爵说，“您已经离开了骑兵部队。现在还要您养着那牲口，您会不自在。不过，如果您真的把它卖了，您会后悔的！”

“不会的！”特罗塔说。

“我需要钱！”他想向科伊尼基坦白。

少尉感到羞怯。虽然向科伊尼基借钱并不是什么可疑的、可耻的、下流的行为，但是，卡尔·约瑟夫觉得第一次向别人借钱似乎意味着生活中的一个转折。他恍惚觉得应该先得到父亲的许可。他胆怯了。

过了好一会儿，少尉壮着胆接着说：“坦白说，我是为一个伙伴做了担保，需要一大笔钱。他昨天夜里又小输了一笔。我不希望他老欠着咖啡馆老板的钱。我自己没钱借给他。是的。”他重复一遍，“是的，我自己没钱借给他。他还欠您的钱。”

“不过，这与您无关呀！”科伊尼基说，“人家欠我的钱，这不关您的事。这钱他不久就会还给我的，一小笔数目而已！您看，我有的是

钱，人们把这叫作富有。我对钱毫不在乎。区区小数就等于是您向我讨杯酒喝而已。您看，这有什么为难的！您看。”

科伊尼基把手伸到空中，用手指画了一个半圆：“这里所有的森林都是我的。这事不值一提，只是想减轻您内心的不安。一句话，我对任何一个有求于我的人都十分感慨。不，真可笑，这不足挂齿。算了，我们何必在这多费口舌。我向你提个建议：我买下您的马，但您还可以保留它一年。一年以后归我所有。”科伊尼基显然不耐烦了，况且狙击部队马上就要出操。

天已大白。特罗塔匆匆忙忙地向营房走去。半小时后，部队就要集合。他来不及修面。楚克劳尔少校大概十一点钟来，他可不喜未刮胡子的指挥官。他在驻守边界的这些年月里学到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值勤时要“干干净净，衣冠整齐”。噢，现在去修面已经太迟！少尉跑进营房。至少他现在已经清醒了。他在已经集合好的连队前面碰见了瓦格纳上尉，匆匆忙忙地说了声：“喂，已经搞定了！”便站到自己的队伍前面，发出口令：“两路纵队，向右转，齐步走！”马刀闪闪，军号声声，步兵大队出发了。

瓦格纳上尉今天在边界小酒馆喝的是所谓的“冷饮”。他花了半小时的工夫，喝了两三杯“180度”。他心里明白自己开始走好运了。他一定要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今天下午有两千五百克朗！他先会立刻去还掉一千五百克朗。接着他还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无忧无虑地、完全像个富翁似的玩巴卡拉特牌！他要坐庄！他要亲自洗牌！而且是用左手洗牌！也许他可以先还掉一千克朗，这样他就有整整一千五百克朗，就更能心平气和地、无忧无虑地、完全像个富翁似的去赌博，甚至可以拿五百克朗去玩轮盘赌，拿一千克朗去玩巴卡拉特牌！这样岂不更好！

“记在瓦格纳上尉的账上！”他朝小酒馆柜台喊道。

他们站起身，休息时间已经结束。“野外操练”要开始了。瓦格纳上尉在连队操练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匆匆离开。他把指挥权交给了赞德中尉。他骑上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布洛德尼茨的旅馆。他问能否在今天下午四点钟来参与赌博。当然可以，毫无疑问！一切都奇迹般地朝好的方向发展。就连瓦格纳上尉在每间赌博的屋里所能感觉到的“房屋的精灵”，那些看不见的精灵——他时常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和它们谈话，用多年想象出来的一种混乱的无法理解的语言和它们交谈——就连这些精灵今天对瓦格纳也充满了真诚的好感。为了更好地调节它们的情绪，或者说至少为了不让它们改变看法，瓦格纳决定破个例，就在布洛德尼茨咖啡馆吃午饭，在特罗塔到来之前不能离开这个位子。他一直在这儿等着没有走。

下午三点左右，第一批赌徒来了。瓦格纳上尉开始害怕起来。假如特罗塔今天不理他，比方说他明天才把钱拿来，那么他的运气就会白白溜走。他再也不可能遇上这么美妙的一天！今天上帝会大发慈悲，今天是礼拜四，明天礼拜五可就不行了！祈求礼拜五好运就和祈求一个军医去指挥部队训练一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上尉对特罗塔少尉的憎恨之情就越强烈。他还不来，这个小无赖！他费了那么大的神，提前离开了操场，没有回车站餐厅吃饭，而是守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和那些屋里的精灵谈判，所以才保留住了这个有利的礼拜四！现在，他却被人耍了。壁钟的指针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特罗塔还是没来，没来，没来啊！

错了，他来了！门开了，瓦格纳的两眼放光！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特罗塔握手！他的手指直发抖！他的十个手指就如同十个焦躁不安的强

盗，一眨眼就抓到了一个漂亮信封。

“坐！”上尉命令道，“你最迟在半个小时之后就会看见我出来！”

话音刚落，他便消失在那道绿色的帷帘后面。

半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灯都亮了。瓦格纳上尉缓慢地走过来。他完全变了样，人们最多只能从军服上认出他来。就连这身军服也变了样。上衣的纽扣全开了，黑色的橡胶领口伸到衣领外面，军刀把手插在外衣里面，口袋已经裂开，衬衣上烟灰点点。上尉头上那棕色的头发都卷成了环状。凌乱不堪的小胡子下面两片嘴唇张开着。

瓦格纳喘着粗气说：“全输光了！”随即坐了下来。

他们彼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有好几次，特罗塔想问一声，瓦格纳伸出一只手，张大眼睛，示意他安静。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理了理制服。他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他要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他庄重地说了声：“再见！”——走了。

到了外面，温和的夏日晚风吹拂着他。繁星闪烁，芳香扑鼻。不管怎样，戒掉赌博比结束生命要容易些。他发誓再也不赌！宁死也不去摸牌！永远不去摸牌！永不，这时间太长。他得把时间缩短些。他自言自语地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坚决不摸牌！至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后，那就到时再看！对，就发这个誓言，瓦格纳上尉！

瓦格纳怀着刚刚清洗过的良心和对自己坚定决心的自豪感，以及对刚刚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生命的喜悦之情去找科伊尼基。

科伊尼基站在门口。他早就认识瓦格纳上尉。他一眼就看出瓦格纳准是输掉了很多钱，又一次下决心不摸牌。

他喊道：“您把特罗塔丢哪儿了？”

“没看见！”

“全输光了？”

上尉垂下脑袋，看着自己的长筒皮靴尖，说：“我已经发誓……”

“好极了！”科伊尼基说，“现在是时候了！”

他决定把特罗塔少尉从这位毫无理性的瓦格纳的友谊中解脱出来。让他走吧！科伊尼基思忖着。就让他暂时去度几天假，和艾莉一起去！叫他进城去！

“好的！”特罗塔毫不犹豫地说。

他害怕去维也纳，更害怕和一个女人一起去！但又不得不去。他感到了那种实实在在的痛苦，每次，在他的生活发生变化之前，这种痛苦就会向他袭来。他感到自己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危险，一个他曾盼望过的那种危险。

他不敢打听即将和他同行的那个女人是谁。许多陌生女人的面孔，蓝眼睛的，褐色眼睛的，黑眼睛的，金发，乌发，臀部，胸脯和大腿，总之，也许是他曾经在孩提时代，在青年时代接触过的女人，此刻全都一股脑地浮现在他眼前。突然之间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女人温情风暴向他袭来。他似乎嗅到陌生女人的脂粉香气；他感觉到了她们凉爽而带着迫

切柔情的膝盖；他似乎觉得她们裸露的玉臂正甜蜜地搂着他，相互交叉的纤纤玉手正扣着他的颈背。

一种对肉欲快感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就是耽于淫欲的，正如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就是致命的。此刻，特罗塔少尉的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恐惧。

第十三章

冯·陶希格太太已青春不再，但风韵犹存。

她是一位车站站长的女儿，是一位名叫艾希贝格的骑士的遗孀，几年前改嫁给新晋封为贵族的陶希格先生——一个有钱但有病的工厂主。他患的是轻微的所谓周期性的精神病，这种病很有规律地每半年发作一次。在发病的前几个星期，他预感到要发病，于是就会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那家医院。在那里，养尊处优的有钱人家的病患可以得到精心而周到的治疗，那里的护士就像助产士一样温柔而耐心地照料病人。有一次，那是在他发病前不久，在一个轻浮的、衣着漂亮的女医生的劝告下——这种医生可以像古代的家庭医生在处方上写下大黄和蓖麻油那样，在给病人开的处方上漫不经心地写下“内心的激情”——冯·陶希格先生就娶了他的朋友艾希贝格的遗孀。陶希格先生的确经历了一次“内心的激情”，但他的病发作得更频繁、更严重。

他的妻子当初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丈夫去世之后，她拒绝了几个感情热烈的求婚者。只是出于礼貌之故，人们才闭口不谈她与其他男人私通的事。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种事不仅发生了，当事人还乐此不疲。

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难得有那么几条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普通市民属于二等公民，不过也有市民阶层出身的军官成了皇帝的侍从官；犹太人不能苛求更高的封号，但也有个别犹太人照样被晋封为贵族，照样可以成为大公爵的朋友；女人只能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生活，但也有一

些女人可以像骑兵军官那样风流快活。今天的人们毫不留情地给这些准则贴上了“虚伪”的标签，对此我们的态度一向是：铁面无私，正直无畏，直言坦白。

在这位寡妇交往过的所有亲密的异性朋友中，只有科伊尼基没有向她求过婚。这个世界，还值得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注定要走向它的末日。在这个应继续任她摆布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以说，什么永恒的爱呀，什么结婚呀，什么生儿育女呀，都是毫无意义的。科伊尼基用他那忧伤的、淡蓝色的、略为外凸的眼睛打量着这位寡妇，说：“对不起，我不想娶你！”然后结束了他的吊唁。

于是，这个寡妇就嫁给了那位轻度精神病患者冯·陶希格先生。她需要钱，而他比一个孩子还听话，可以任她支使。一旦他的疾病发作期过了，他就叫她来。她来了，让他亲吻一下，然后把他领回家。

“再见！”冯·陶希格先生对一直将他送到医院栅栏前面的那位教授告别。

“不久就会再见的！”他的妻子说。此刻，她多么怀念丈夫发病的那些时光啊！

她最后一次拜访科伊尼基是在十年以前，那时的她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年轻寡妇。那一次，她也并非独自一人回家的。有一个少尉——一个和眼前这位一样年轻而忧伤的少尉——陪伴她回家。他叫埃瓦尔德，是一位重骑兵军官，那时边界地区还驻有重骑兵团。如果没人陪她回家，那将是生活中最痛苦的事；可是，如果陪她回家的是一位中尉，那才真令她失望啊！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一个年纪较长、军阶较高的人陪同。十年以后也许可以。

但是，年纪正以一种残酷无声的步履，有时还带着一丝狡猾的伪装向她逼近。她数算着一个个从她身边逝去的日子。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仔细地数数那些细密的皱纹，这是夜晚不知不觉间在她酣睡中为她编织的岁月之网。但是，她有一颗少女般的心，她祈求青春永远停留在那个逐渐衰老的躯体中，宛如藏诸深宫的美好秘密。

冯·陶希格太太的人生是用来等待的。对于每一个她长久等待的年轻人，她都会用热情的拥抱来迎接他的到来。不幸的是，他只是在火车的连廊徘徊。她以忧伤、饥渴而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她而去。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来去匆匆。他们是幼稚的巨人族，像一群大昆虫，笨拙而匆忙；他们是一支傻瓜部队，像一群大笨鸟，妄想展开沉重的翅膀；他们是这样的勇士，当人家蔑视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当人家嘲笑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占有者；当人家稍稍给点甜头，他们自以为是享受者；他们是一帮粗鲁野蛮的家伙。尽管如此，只要她还活着，就总要等着他们。

也许，有朝一日，这群昏聩杂乱的人群中会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白马王子。

他没有出现！她等啊，等啊，可他一直没有出现！她老了，他还是没有出现！

冯·陶希格太太日益增长的年岁犹如在年轻人面前筑起的堤坝。正是由于害怕他们那挑剔的目光，她总是不加选择地满足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冒险。她随心所欲地去迷惑那些呆头呆脑的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一丁点儿变化都没发生。

她打量着特罗塔少尉。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她揣度着，

也许他经历过一些伤心的事情，但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聪明。他的感情不会强烈澎湃，但也不会轻浮随便。他是如此不幸，她能做的最多的只是使他再高兴起来罢了。

今天早晨，特罗塔获准了三天假期回去处理“家务事”。下午一点钟他在军官餐厅向伙伴们辞行。在一片羡慕和欢呼声中他带着冯·陶希格太太走进了头等车厢，当然，他为此也多付了一笔费用。

夜幕降临，他感到害怕，就如同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子一样。他走出车厢来到过道抽烟，其实抽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站在过道里，他思绪混乱。透过车窗他看见夜色中的火车头上不停地冒出炽热的火星，迅速地集聚在一起，又迅速地消失。他还窥见那黑乎乎的森林和静谧的星空。他又回来轻轻地推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车厢。

“也许我们应该坐卧铺车！”那女人突然说道，她在黑暗中发出的声音令他害怕，“您得不停地抽烟！您可以在这儿抽嘛！”

显然，她还没有睡觉。火柴光照亮了她的脸。它枕在那深红色的软垫上，围在乱蓬蓬的黑发中间，显得很苍白。是的，坐卧铺车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小小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红红的光。火车驶过一座桥，车轮发出隆隆巨响。

“这些桥呀！”她又说，“我担心它们会坍塌！”

是的，少尉心里想，让它们坍塌吧！

灾难终将来临，他只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姗姗而至的灾难之间加以选择就行。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火车快速地经过一个个

车站，车站上的灯光不时地照进车厢，陶希格太太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一声不吭，他想着他更应该去吻她而不是和她说话。对于陶希格太太所期待的吻，他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过了下一个站再吻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突然，那个女人伸手去摸车厢的门闩，摸到后，随即又插上了。特罗塔俯身拉住她的手。

此时此刻，和埃瓦尔德少尉在十年前曾经历过的那一场爱情体验又回到冯·陶希格太太身上，而且也是在这条铁路线上，也是在这个时间。天晓得，说不定也是在这个车厢。但是那个骑兵少尉早已消失，就和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那些人一样从她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肉体的欢愉像汹涌的波涛冲刷她的记忆，把一切爱的记忆冲刷得无影无踪。

冯·陶希格太太的名字叫艾莱莉，人们通常叫她艾莉。在每个温情的时刻这个名字常常被温柔地喊出，听起来有那么一丝暧昧之情，也有一股新鲜之感。这个年轻人让她得到了重生，她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命名，她成了一个孩子，而且像她的名字一样新鲜。尽管如此，她还是忧郁地——出于习惯吧——意识到她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她在年轻人面前总是敢于坦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一种大胆的谨慎吧！此外，这句话还会给她带来一连串的亲昵举动。她又把那些谙熟于心的柔情蜜意的话语一股脑地倒了出来，这些话她曾倒背如流地对这个年轻人或那个年轻人讲过。此刻又该轮到——她是多么熟悉这类爱情游戏的先后次序——男方用那套陈词滥调请求她不要谈年纪和时间。她心里清楚，这种请求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她等待着。可是，特罗塔少尉却不吭声。他真是个固执的年轻人。她担心他的沉默是宣判爱的死刑。

她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我比你大几岁呢？”

他茫然不知所措，人们一般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

题与他也毫不相干。他感到她的皮肤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变化很快。这是突然的气候变化，这是神奇的爱情表现，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就把各种季节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这个女人的肩上。时间的法则失灵了。

“我能做你的母亲了！”那女人细声细气地说，“猜猜看我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忧伤的年轻人回答道。

“四十一岁！”艾莉小姐说。

她一个月前才过了四十二岁生日。但是女人天性不愿讲真话。她们受着大自然的保护，不会轻易老去。假如瞒了三岁，那也许太过自负。不过，仅仅从岁月那儿偷走微不足道的一岁，那还不算是对真相的掩盖。

“你撒谎！”出于礼貌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很粗暴。

她心里重新升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感激之情，于是她紧紧地拥抱着他。车站的白色灯光飞快地从窗前掠过，照亮了车厢，也照亮了她那苍白的脸蛋，暴露出她那赤裸的肩膀。少尉低下头，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的怀中。她感到了一种善良的、快乐的、母亲般的痛苦。一种母爱流向她的双肩，给它们注入了新的力量。她要亲亲热热地对待她的情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觉得窝在她怀里的情人仿佛就是一个新生儿。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她不再担心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反而为之祝福。

当初夏的曙光破窗而入，她毫不畏惧地向年轻的少尉展露那尚未上妆的脸。她当然估计到会有一线曙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她靠坐着的那个车窗此刻恰巧正对着东方。

特罗塔少尉感到了世界的不同。这才是爱情，这才是他梦想的爱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像个孩子——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似的向母亲表示感谢。

“到了维也纳，我们住在一起，好吗？”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她不停地思忖。她满怀母亲的自豪感打量着他，仿佛为了弥补他身上的某种缺陷，仿佛为硬塞给他某种道德准则而庆幸。

她想象着一系列的、没完没了的小型庆祝活动。他们很幸运地刚好在庆祝基督教圣体节的时候到达维也纳。她要在看台上准备两个位子。她要和他一起观赏那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那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当时奥地利各阶层的妇女都喜欢观赏的活动。

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华丽壮观的色彩使坐在看台上的她焕发出一种久违的青春活力。从少女时代起她就热衷于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庆祝活动。她对游行活动共有哪些阶段、分几个部分、有哪些规则早就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大概并不亚于皇室的统治者，就如戏院世袭包厢里的老戏迷熟悉他们喜爱的剧目的每一场戏差不多。然而，这不同寻常的熟稔丝毫没有消弭她观赏游行的热情，反而增加了新的激情。

卡尔·约瑟夫的心里不禁又燃起了一些幼稚可笑而又富有英雄气概的梦想。当初暑假回家时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他曾产生过这样的梦想。这些梦想给他带来过幸福

和满足感。古老帝国整个威严的军队从他眼前整齐走过。少尉想起了他的祖父，那位索尔费里诺英雄，想起了父亲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父亲就像高高耸立的哈布斯堡权势群山中的一块小小的但又坚固的岩石。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海上，在陆地上，或是在空中，一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随时随刻为皇帝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曾经几次立下誓言。此刻，那些誓词被激活了。它们都站了起来，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立起来，一个字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统帅那淡蓝色的眼睛——在皇朝帝国的许多墙壁上挂着的画像上变得越来越冷淡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慈父般的关爱和恩惠，像整个蓝天似的注视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照亮了浅蓝色的步兵裤。

穿着咖啡色军装的炮兵队伍正从他眼前经过，他们庄严的气势体现了弹道科学的严肃性。穿天蓝色衣服的波斯尼亚人头上戴着血红色的军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艳红。在豪华的漆黑马车里坐着的是戴着金羊毛勋章的骑士和满面红光身着黑衣的地方专员们。

继他们之后是气势威武的戴着高高的马毛皮帽的步兵卫队，到了皇帝跟前时也不得不压抑一下他们的激情。最后是尘世的然而又总是圣徒般的小天使在嘹亮的军乐声伴奏下演唱国王之歌：《愿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歌声在站立的人群、行进的士兵、碎步慢行的战马和默默滚动的马车上空回响，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方飘荡，形成了一个回荡着乐曲的天空，一个黑黄色曲调的华盖。

少尉的心既平静安宁，同时又蠢蠢欲动，这种奇异的症状足以挑战医学的权威。节奏缓慢的圣歌中不时腾起一阵欢呼，就像大军旗中偶尔夹杂着一面小白旗。那匹灰白色的马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它具有皇家牧场驯养出来的那种名马的威严风采。跟在这匹领头马后面的是龙骑兵中队急骤的马蹄声，宛如在检阅场上奏出的优雅雷鸣。乌金色的头盔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响亮的军号送来了欢快的号令：请让开！请让开！皇帝陛下驾到！

皇帝真的来了！

八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着他的圣车。身穿镶金边的黑色上衣，头戴白色假发的侍从官骑在马背上。他们看上去像天神，其实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奴仆。圣车两旁各站着两名匈牙利卫兵，肩上披着黄黑相间的豹皮。他们使人想起了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卫士。弗兰茨·约瑟夫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国王。皇帝穿的是人们在所有画像上常见到的那种雪白的上衣，宽大的帽子上饰有一束绿色的鸚鵡羽毛，在微风中轻轻飘拂。皇帝向四面八方微笑。那微笑就像他自创的一个小太阳一样安放在他那苍老的脸庞上。

圣·斯蒂芬大教堂传来了雄浑的钟声，这是罗马大教堂送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的问候。老皇帝以受到过报纸广泛赞誉的富有弹性的步伐下了马车，像个普通人那样徒步走进教堂；他，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正受到四周隆隆的钟声的迎候。

没有哪一位帝国皇家军队的少尉会无动于衷地观看这个庆典仪式的。卡尔·约瑟夫是内心最敏感的少尉之一。看着这金光闪闪的游行队伍走过，他并没有听见秃鹰阴郁的扑翅声。这群秃鹰已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上空盘旋。秃鹰是它们的手足双头鹰的敌人。

不，这个世界并没有像科伊尼基所说的那样，已经走向毁灭，特罗塔亲眼看见它还活着！这个城市的居民，圣徒陛下的快乐臣民，他宫中的奴仆正从那宽广的环形大道上走过。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宫廷外院。穿着制服的门卫拿着手杖雄赳赳地站在古老宫殿的拱形大门口。他

们是侍从中的天神。漆黑的马车架在带有细轮辐的高大橡皮轮胎上，停放在大门前面。那些高头大马用悉心保护的铁蹄在石子路面上拨来掠去。

戴着黑色三角帽，身穿金领衣，佩带细长宝剑的政府官员们庄重而又汗淋淋地从行进队伍中走来。

身穿白衣、头戴鲜花、手持蜡烛的女学生，被挤在她们的父母亲之间一起兴高采烈地走回家，好像成了父母亲的有躯体的、略带茫然的、也许是被殴打过的灵魂。

太太们身着盛装，头戴艳色礼帽，撑着华盖似的精致的太阳伞。她们像拿着绳子牵着她们的宠物狗一样正拉着她们的情人在散步。

身着蓝色制服、棕色制服、黑色制服并佩有金银饰带的各兵种的军人，在慢慢地向前移动，远远看去就像刚从南方花园中采摘来的、此刻又要送还遥远故乡去的、稀有的小树和植物。黑火焰般的大礼帽在那热情洋溢的红扑扑的面孔上方闪闪发光。

花花绿绿的饰带像彩虹一样挂在市民宽阔的胸脯前、马甲上和小腹上。

披着饰有红翻边、白羽毛的白天使披肩的御林军握着明晃晃的长戟排成宽宽的两行，森严壁垒般地从环形大道上压了过去。有轨电车、营业马车，甚至汽车见到他们也像见到童话故事里的魔鬼似的停了下来。

围着大围裙的胖胖的卖花女——仙女的城市姐妹——在十字路口和拐角处把深绿壶中的水往鲜艳的花束上泼洒。她们用含笑的目光祝福从她们身前走过的情人，一边把铃兰花扎在一起，一边信口开河地唠叨起来。

消防人员头戴金光闪闪的安全帽，哪里骚乱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大声嚷嚷着提醒人们小心火烛，防止火灾。

紫丁香和山楂的芳香扑鼻而来。城市的喧嚣声不足以淹没花园里黑鹇的欢叫和空中云雀的啼啭。世界将它的这一切美好都倾泻到少尉身上。他坐在车子里，身旁是他的情人，他爱她，他觉得他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天。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的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开始学着喝葡萄酒，就像他在边防驻地学着喝“180度”一样。他和那个女人一起坐在那家大名鼎鼎的餐馆里。餐馆的老板娘威严得像个女皇。餐馆的气氛像庙宇一样庄严，像城堡一样高贵，像农舍一样安静。在这里，高级官员们坐在世袭的席位上，那些招待他们的侍者看上去和他们一个样，要是调换一下位置，就可能分不清谁是客人谁是侍者。来这里的人相互都非常熟悉，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名字，就像哥哥熟悉弟弟一样，可他们却以王子般的礼遇相互打招呼。谁是年轻人，谁是年长者；谁是优秀的骑手，谁是糟糕的骑手；谁是勇士，谁是赌徒；谁是华而不实的人，谁是贪图功名的人，谁是宠儿，谁是愚蠢的继承人——这种愚蠢经过长期流传而变得神圣不衰，像格言一般处处为人称道，受人尊敬——谁是明天就会执掌大权的智慧者：他们心里都一清二楚。人们只要听到轻微的叉子和勺子的声音，就知道使用这些叉子和勺子的均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在餐桌上，就餐者发出那种带有微笑的耳语，只有谈话对方才能听得见。经验丰富的邻座还是可以揣摸其中的意思。一束静谧的日光从那高高的、挂着帷帘的窗子外透射进来，照在白色的台布上放射出一种平静的光泽。葡萄酒带着轻柔的咕咕声从瓶子里流出来。谁想叫侍者，只要稍微扬起眉毛就行了。在这种极具教养的静谧气氛中，一个眼睑的微动就和别处的叫喊声一样是一回事。

是的，少尉称之为“生活”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候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的：坐在平滑的马车里。马车行驶在浓浓的成熟的春天气息里，身边还坐着一个爱他的女人，她投来的每一个温存的目光都使他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信念：他是一个品格优秀的杰出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军官”，当然这是军队内部的称谓。他回想起他的生活几乎总是悲伤的、懦弱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尽管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过去会如此悲伤、懦弱和痛苦。死亡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但是他还是在追忆凯塔琳娜和马克斯·德曼特的那些悲伤的情绪中获得了一些甜蜜。按照他此刻的理解，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他理应得到一个漂亮女人的这种温情脉脉的目光。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要带着一点恐惧不安的神情看她。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像带个孩子似的把他带出来，让他过几天美好的日子？如果是这样，他可不答应。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谁要爱他，就得全心全意地爱他，死心塌地地爱他，至死不渝地爱他，就像可怜的凯塔琳娜那样爱他。谁知道，就在这个女人相信或者假称自己只爱他一个的同时，她脑子里究竟想着多少个男人呢？他是忌妒吗？没错，他是忌妒！而且，他一想到这里就会晕倒。一旦他忌妒起来，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留在这里，或者和这个女人一起走。另一方面，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留住她、考察她和赢得她。不错，他是个小小的穷少尉，每个月还要从父亲那里拿五十克朗，他还欠债……

“你们在部队经常赌钱吗？”冯·陶希格太太突然问道。

“我的伙伴们经常去赌！”他回答说，“比如瓦格纳上尉，他输了很多钱！”

“你呢？”

“根本不去赌！”少尉说，他知道此时此刻只有这样回答才显得有威力。他要起来反抗自己平庸的命运。他盼望能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假如他成了政府官员的话，也许他就有机会展现出他所具备的优秀品德，然后往上爬。一个军官在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里会有什么出息呢？索尔费里诺英雄在战争中以自己的行动究竟为自己赢得了什么呢？

“不要参与赌博！”冯·陶希格太太说，“你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有赌运的人！”

这话惹恼了他。于是，他急不可待地想证明自己是幸运的，他处处幸运！他开始考虑他的秘密计划，今天的，现在的，今天夜里的。他的拥抱似乎很短暂，是他将在明天抛出去的爱情考验。作为一个男子汉，他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是有威力的。

他想到了时间，看了看表，想出了一个及早离去的托词。

艾莉小姐主动叫他走了。“不早了，你得走了！”

“明天上午见！”

“明天上午见！”

旅馆门房告诉他附近有一家赌馆。少尉去了，那里的人热情而有礼貌地向他表示欢迎。他见到了几个职位较高的军官。按照军事条例规定，他毕恭毕敬地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他们懒洋洋地向他挥了挥手，莫名其妙地凝视着他，好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人家是按照军队的规矩这样做的；好像他们早就不是军队的成员了，只是还穿着军服而已；好像这个一无所知的新来者使他们想起了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那时他们曾经也当过军官。他们正处在生活中一个不同的、也许是一个比

较秘密的阶段，只是他们的制服和星衔还能使人想起明天天一亮他们又要重新开始的那种日常生活。

少尉清点了一下他的现款，共有一百五十克朗。就像他在瓦格纳上尉那里看到的那样，他把五十克朗往口袋里一揣，其余的放在烟盒里。赌室里有两个轮盘赌。他在其中的一个边上坐了一会儿，没有下赌注。至于牌，他认识得太少，他不敢去玩牌。他非常冷静，出奇的冷静。他看着一堆堆红的、白的、蓝的筹码一会儿变小了，一会儿变大了，一会儿移到这里，一会儿移到那里。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到这里来就是要看见他们都移到他的位置上来。他决定下赌注了，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义务，现在必须去完成罢了。他赢了。他把赢得的钱拿出一半压上去，他又赢了。他不去看颜色，也不去看数字。他沉着冷静地往任何一个位置上下赌注。他赢了。他把赢来的钱全部压上去。这是第四把，他又赢了。

一个少校向他挥了挥手。特罗塔便站起身。

少校说：“这是您第一次到这儿来，您已经赢了一千多克朗。您还是马上走的好！”

“是，少校先生！”特罗塔少尉听了他的话就走了。他感到遗憾的是，正当他交换筹码时，少校叫他走。他怨恨自己居然会听从随便哪个人的旨意，为什么要被人支走呢？为什么没有勇气再返回去呢？他走了，带着对自己的不满和对自己首次赢钱的不快之感走了。

已经很晚了，街上静悄悄的，他甚至可以听到远处马路上行人的脚步声。高高的房屋挡住了他的视线，在狭窄的街巷里他只看到一线夜空，几颗星星在眨眼，显得陌生而宁静。

一个黑影拐过街角，迎面向少尉走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毫无疑问，准是个醉汉。少尉马上认出他：画家莫泽。他通常在夜间夹着皮包，戴着宽边软帽在城内的街道上转几圈。他伸出一个手指敬礼，然后开始兜售他的画：“姑娘，姑娘，各种姿态的姑娘！”

卡尔·约瑟夫停下脚步。他想，是命运之神把画家莫泽派到这儿来的。他并不知道，如果他也住在这个城市，而且晚上也出来转悠的话，那么几年以来他也许每晚会在这同一时刻在城里的某个街巷碰见这位画家教授。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存放起来的五十克朗，递给了这个老人，仿佛有人悄悄地命令他这么做，仿佛他是在执行一项命令。就像他这个样子，就像他这个样子！他思忖着。他真幸福，他做得非常对！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他想说服自己画家莫泽这样做是对的，可是说服不了。于是，他更加惊慌了。他多么想喝口酒，就像一个灵魂和躯体都很饥渴的酒鬼那样渴望喝酒。突然间，他觉得视力模糊，听力减退。他得立即、就地喝上一杯。

少尉转过身去，叫住了画家莫泽，问道：“哪里有酒喝？”

这是一家彻夜营业的咖啡馆，离沃泽勒大街不远。在这里可以喝到斯里沃维茨酒，可惜这种酒比“180度”度数低。少尉和画家一起坐下来喝酒。渐渐地，少尉心里明白了，他早就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早就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出色男子汉。确切地说，他很可怜，很不幸。他不得不听从一个阻止他去赢得数千克朗的少校的话，他对自己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感到十分痛苦。不！他生来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陶希格太太和赌馆里的那个少校乃至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拿他寻开心。唯有这一位，只有这个莫泽，才是他可以真心称之为朋友的人。画家是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可靠的人。他应该让他知道这一点！这个出色的人是他父亲最老也是唯一的一位朋友。为什么

卡尔·约瑟夫要对他感到羞愧呢？他画过他祖父的画像啊！

特罗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力图从空气中汲取勇气。他说：“您知道，我们早就认识？”

画家莫泽伸伸脑袋，他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闪来闪去，然后问道：“早——就——认识？亲眼见过？您当然认识我，因为我是个画家，是远近闻名的画家。抱歉，真抱歉，恐怕您弄错了！或者……”——莫泽担心起来了——“可能是您认错人了？”

“我姓特罗塔！”少尉说。

画家戴着眼镜，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少尉，伸出一只手，然后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他抓着少尉的手，把它从桌面上拉过来一半，向他欠下身去。两个人就这样在桌子中间像兄弟般长时间亲吻。

“您父亲还好吗？”画家问道，“他还在做官吗？他已经当了总督了吧？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段时间，我曾在这里碰见过他。在人民公园，他给了我一些钱。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他的儿子，一个小男孩——哦，等一下，大概是你吧。”

“没错，那是我，”少尉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很早很早以前的事！”

他还记得，当时他一看见搭在父亲大腿上的那只黏糊糊的手就感到害怕。

“我要请您原谅，真心话，请多多原谅！”少尉说，“我当时对您态度很差，我对您态度很差！原谅我吧，亲爱的朋友！”

“没错，态度是很差！”画家证实道，“我原谅你！别再提它了！你住在哪儿？我想陪你回去！”

咖啡馆关门了。他们手挽手，跌跌撞撞地走过僻静的小巷。

“我们得在这儿分别了，”画家喃喃地说，“这是我的住址！明天来看看我吧，亲爱的小伙子！”

他递给少尉一张业务名片。他常常在咖啡馆里分发这种名片。

第十四章

特罗塔少尉归队的那天是个暗淡的日子，也是一个忧伤的日子。

他再次来到两天前游行队伍走过的这些马路上走了走。那天，他曾一度对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豪感。可是今天，回归的念头一路陪伴着他走到这儿，就像一个看护人员牢牢地守护着一个俘虏似的。

平生第一次，特罗塔希望奋起反抗控制他生活的军规。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很听话，现在他不愿再顺从下去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但他清楚度假并不是自由，就像演习不是战争一样。他能想到去打这样的比方，是因为他在当兵——因为战争就是士兵的自由。他意识到自由所需要的弹药就是钱。他随身带着的这笔钱，就某种意义来说，宛如他们军事演习时所射出的空包弹。他可曾拥有过什么？他有足够的钱享受自由吗？他的祖父——索尔费里诺英雄——留下什么财产了吗？他将来还会从父亲那里继承什么呢？他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呢？现在它们像一群陌生的鸟雀似的纷纷向他飞来，在他脑子里筑巢，而且还烦躁不安地飞来飞去。此刻，他听到了这个大千世界模糊不清的呼喊声。

他昨天获悉，科伊尼基今年要比往年提前离开他的故乡，而且要在一个星期带着他的情人一起去南方。他尝到了忌妒的滋味，对朋友的忌妒；而这种忌妒使他备感羞愧。

他即将回东部边境。但那个女人和那个朋友准备结伴去南方。直到

这一刻，“南方”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闪烁出各种迷幻的色彩，而这些色彩只会出现在一个未知的王国。这个南方位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你瞧，就有那么一些国家，它们不受皇帝约瑟夫·弗兰茨一世的统治；它们有自己的军队，有数千名少尉驻扎在它们那些大大小小的驻军部队里。在那些国家，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名字毫无意义。他们也有王朝，他们的君主也有自己的救命恩人。对于专制国度的一个少尉来说，耽于这些想法简直糊涂透顶。考虑这些问题就和我们这号人去思考什么地球只是亿万天体之一啦，在银河系里有无数个太阳啦，每个太阳都有自己的行星啦，人本身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个体，说的粗野一些，只是一小堆粪土啦，等等之类的问题一样糊涂至极。

少尉赢得的钱花掉一些还剩七百克朗。再去找个赌馆吧，他已经不敢了。他害怕那位陌生少校，也许他是城里司令部派来监视年轻军官的哩。噢，谁说不是呢？他更害怕会想起那次可耻的逃跑。啊！他心里清楚，不管在哪个赌馆，只要有个比他职位高的军官向他招手叫他走，那他还会照样立刻离开赌馆，一百次都不会变。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已经无力追求幸福的患儿。他为此感到特别惋惜，但对他不无益处。他喝了几杯烧酒，刚才还困扰他的无力感此刻似乎得到了释怀。就像一个被关进监牢或是被送进修道院的人那样，少尉觉得自己身上的钱是沉重的负担，是多余的。他决定一下子把钱都花掉。

他走进父亲曾为他买过银烟盒的那家礼品店，为女友买了一条珍珠项链。他手里拿着鲜花，裤袋里揣着珍珠项链，愁眉苦脸地走到冯·陶希格太太跟前。

“我给你带了点儿东西！”他向她坦白，就好像是说我给你偷来了点儿东西。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扮演一个陌生的角色，一个精通世故的角色。当他把礼物举在手的那一刻，他才想到这样说似乎太夸张，既

贬低了自己，也许还侮辱了这位有钱的太太。

“请原谅！”于是他说道，“我本想买个小玩意儿——但是……”

他舌头僵硬了，脸也红了。他垂下了双眼。

哎！他不了解这些女人，这些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的女人啊！这个特罗塔少尉啊！他不知道，她们会欣然接受每一件礼物，就好像它们是能帮自己恢复青春的魔棒一样；他不知道，她们那聪明而饥渴的眼睛会有着全然不同的评估标准！况且冯·陶希格太太就是喜欢他这种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越是表现得年轻，那她本人也就变得越年轻！于是她机敏而又迅猛地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像亲吻孩子似的一个劲地吻他。她哭了，因为她马上就要离开他；她笑了，因为她此刻还搂着他，也因为珍珠是那样的美丽。

她泪流满面，动情地说：“你真可爱，非常可爱！我的孩子！”

话一说出口，她马上又感到后悔了，特别后悔说出“我的孩子”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使她一下子变老了几岁。庆幸的是她马上又觉察到，他此时很得意，像得到最高元帅亲自授予他奖章似的。太年轻了，她心里想，他居然不知道我的年纪！

然而，为了抹去她的真实年龄，为了把它淹没在她的激情海洋中，她紧紧搂住少尉的肩膀，柔弱温暖的肩胛骨使她的手变得慌乱起来。她把他拉到沙发上。她怀着对重回青春的强烈渴念对少尉进行了突然袭击，激情犹如一道强烈的电流从她身上爆发出来，击中了少尉，缚住了他，也御使着他。

她的眼睛向悬在她脸部上方的那张年轻的面孔闪射出感激和快乐的

光亮。仅仅看见他就又使她变得年轻。她想保持青春的渴望和强烈的激情。就在那一瞬间，她还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少尉。但是过了不久，她又说：“可惜你今天就要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他问道。

如此真心诚意，真是年轻的情人。

“等着我吧，我还会回来的！”说完这句话，她又担心年轻情人背叛爱情，赶紧补充一句，“可别欺骗我啊！”

“我只爱你一个人！”他干脆地回答，这种坚毅是对爱情忠诚的宣誓。

他们就这样分别了。

特罗塔少尉驱车去了火车站。他到得太早，不得不久久地等着。不过，他觉得好像已经在路上了。他不愿意想他还待在城里，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每一分钟都是痛苦的，甚至是可耻的。他想早点儿离开这伤心之地，竭力地缓和情绪。

终于上了车，他沉浸在一种幸福而又安然的睡眠中，一直睡到快到边防驻地时才醒来。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来接他，并告诉他，城里发生了暴乱，鬃毛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示威游行，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特罗塔少尉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科伊尼基这么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怪不得他要带着冯·陶希格太太一起到“南方”去！特罗塔是个怯懦的俘虏，他没有勇气立即转过身，登上列车返回去。

今天火车站前面没有停出租马车，特罗塔少尉只好步行回营，身后

跟着奥努弗里耶，他手上提着行李。小杂货店都关了门。铁梁柱顶住了低矮房屋的木头门和百叶窗。宪兵们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巡逻。

除了从沼泽地里传来的那熟悉的蛙声以外，什么也听不到。沙地不知疲倦地卷扬沙土，风则十分慷慨地把尘土刮到屋顶、墙上、警戒围栏、木板路和零星的杨柳树上，看上去就像有几个世纪的灰尘积压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街巷里空无一人，难道人们已经预感到死神将至，遂全都躲在上了锁的门窗后面？少尉在心里嘀咕。营房前面设了双岗，所有的军官从昨天起就住在这里，布洛德尼茨的旅馆都空了。

特罗塔少尉向楚克劳尔少校报告他的归来。这位上司告诉他，这次旅行对他是大有裨益的。少校已经在边关服役了十几年，根据他的经验判断，旅行总归是有益无害的。少校以一种极为平常的语调对少尉说：“明天早晨，就派一个排，开到鬃毛厂对面的那条公路上去，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对罢工工人的‘煽动暴乱’行为采取武装镇压。”这个排就由特罗塔去指挥。“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少校补充道，“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派宪兵队去就足以对付那些罢工工人，我们只需要保持冷静，不要过早地采取行动。”归根结底，要由行政当局决定狙击部队是否要采取行动；这种事对一个军官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试想他怎么能听任一个地方官对他指手画脚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项棘手的任务对于狙击营中最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种嘉奖；而且其他军官还没有休假呢，再说，服从上级是军人的天职……

“遵命，少校先生！”少尉说完便退了出去。

楚克劳尔少校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少校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请求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去执行这项任务。再说，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也确实度过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美好假期。

特罗塔穿过庭院，走进食堂。命运为他安排了这场政治示威游行。他就是为了这个使命来到这个边防驻地的。他确信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命运之神先赐给他几天美妙的假期，等他归来后再来摧毁他。军官们坐在食堂里。他们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迎接他，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位归队者的热忱，不如说是出于想“打听消息”的好奇心。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了声：“那件事怎么样？”

唯有瓦格纳上尉说：“等麻烦过去了，明天他就会跟我们讲的！”他这么一说，大家顿时沉默了。

“如果我明天被打死了呢？”少尉特罗塔对上尉瓦格纳说。

“嘘，活见鬼！”上尉回答说，“一个令人讨厌的死神！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他们都是些穷鬼。不过，说不定他们最终是对的！”

特罗塔少尉还没有想到过那些工人都是穷鬼，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对的。上尉的话一下子点醒了他，是的，那些人都是穷鬼。

于是，他喝了两杯“180度”后说：“那我干脆不让开枪！也不让动刺刀！让宪兵队去对付他们吧！”

“你一定得做你必须做的事！你自己明白！”

不明白！此刻，卡尔·约瑟夫心里确实不明白。他喝着喝着很快就兴奋起来，进入了一种敢作敢为的精神状态：拒绝服从命令，离开部队，赢一大笔钱。不能再让死尸躺在他人生的道路上！

“离开这支军队吧！”马克斯·德曼特曾经对他这样说过。少尉扮演一个怯懦者的角色已经太久了！他没有离开军队，却被调到这个边防驻

地来了。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他明天不是就要被降格成为一名高级卫兵吗？后天，特罗塔也许还得到街头去值勤，回答陌生人的问路呢！荒唐啊，和平时期士兵所扮演的角色！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他们将会在这些军官食堂腐烂下去！但是他，特罗塔少尉，谁知道呢？说不定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南方”的某个咖啡馆了！

他急切地、大声地对瓦格纳上尉讲了这一切。有几个伙伴围着他，听他讲。有几个根本没心思去打仗。他们觉得，如果有较多的军饷，比较舒适的驻地，比较快的晋升，那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几个对特罗塔少尉感到陌生，还有点儿困惑。他是个宠儿，刚刚经历了一个美好的旅行，才回来呀，怎么明天就派他去执行任务呢？他能乐意吗？

特罗塔少尉感到自己被一种敌意的静谧包围着。自入伍以来，他头一次决定要激怒这些军官伙伴。他了解什么最能刺痛他们，于是说：“我有可能去军事学院呢！”

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不呢？军官都这么说。他是从骑兵部队来的，为什么不能去军事学院呢？他肯定会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甚至会破格当上将军，可以功成名就。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最多才当上个上尉，才刚刚被允许穿系马刺的长筒皮靴，所以，叫他明天去制止暴乱，对他是没有坏处的。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路了。因为部队调整了作息时间，所以得抓紧时间，赶快上路，赶到那个有利于军事行动的位置去。虽然那场“煽动暴乱”的游行要到正午时分才会发生，但特罗塔早上八点就踏上了那条宽阔的尘土飞扬的公路。在那些看上去既宁静又危险的干净整齐的步枪架后面有许多士兵，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有的在溜达。云雀喳喳，蟋蟀唧唧，蚊子嗡嗡。他们可以看见远处田野上农妇的花头巾在闪耀。她

他们在欢快地歌唱。有时候，那些本地出生的士兵还和她们对歌。他们当然知道她们是在那边田野里干活！但是要在这里等候什么呢？他们可就知道了。要打仗了吗？他们今天下午就得去送命吗？

附近有一家乡村小酒馆。特罗塔少尉打算去那儿喝一杯“180度”。低矮的酒馆里挤满了人。少尉意识到，坐在这里的人全都是今天正午时分要去工厂外面集合的工人。他一身戎装跨进店门，铿锵有力，令人害怕，在座的人都闭上了嘴。他在柜台旁边站了下来。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店主摆弄着酒瓶和杯子。特罗塔背后的沉默好似一座寂静的大山。店主给他倒了一杯酒，他一饮而尽。他感觉到大家都在等他离开这个店。他多么想对他们说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他既不能对他们这样说，也不能离开这里。他不想表现出胆怯的样子，于是又接连喝了几杯烧酒。店里的人们仍然沉默不语。也许他们正在他背后手语交流，但他并没有转过身去。他终于离开了这家小酒馆。他感到他是从那些死一般的寂静中逃出来的。数百道目光宛如一支支乌黑的长矛直往他后脖上戳。

回到队伍中间时，他觉得似乎有必要下令“集合”，虽然现在还只是上午十点钟。他感到无聊。他深知无聊会使部队纪律松散，而操练则可以提高部队的士气。一转瞬间，全排站成两排横队，整整齐齐地站在他面前。突然，也许是军旅生涯的第一次，他感觉到这些男人身上那动作精准的四肢就好似冰冷机器上的死零件一样，毫无生机。全排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屏住呼吸。特罗塔刚刚在那家小酒馆感受过工人咄咄逼人的沉默，此刻，他突然意识到，世界上一定有两种沉默。也许，他继而想到，正如有许多响声一样，会不会有许多种沉默呢？当他踏进那家酒店时，谁也没有向那些工人下集合令，但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瞬间沉默了。一股逼人的仇恨从他们的沉默中涌流出来，就像暴风雨前的闪电从阴沉的云层中涌流出来一样。

特罗塔少尉侧耳聆听。可是从这一动不动的队伍那死一般的沉默中什么也没流出来。他看到的是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的面孔，一张挨着一张。大多数面孔让他想起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他们嘴巴大，嘴唇肥厚，厚得几乎合不拢。眼睛细长，明亮，但目光空洞无神。他，可怜的特罗塔少尉，就这样站在他的队伍前面。尽管头顶是初夏明媚的蓝天，四周是云雀的欢唱、蟋蟀的唧唧和蚊子的嗡嗡，但他仍然相信士兵们死一般的沉默要比这白天所有的声音还要强烈。

他坚信他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么究竟哪儿是我的归属呢？他困惑地问自己。队伍还在等待他的下一道命令。那么哪儿才是我的归属呢？不归属于小酒馆的那些工人当中！或许，斯波尔耶才是我的归属？回归故里？我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犁耙而不是剑吗？少尉仍然让他的队伍僵硬地站着！

“稍息！”他终于下命令了，“枪放下！全排解散！”

队伍又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士兵们躺在步枪架后面，农妇的歌声从远处的田野传来，士兵们又和她们对起歌来。

宪兵队从城里开来了。地方专员霍拉克带来了三个加强排的卫兵。特罗塔少尉认识他。他的舞跳得很好，是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生性风流却又老实巴交。虽然他的父亲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常常提到他曾经当过邮递员的父亲。今天按照值勤条例规定，他穿上了带有紫色翻边的深绿色制服，佩带宝剑。他那短短的小胡子像麦浪一样闪着金灿灿的光。老远就能嗅到他那肥胖、红润的面颊上飘来的脂粉香味。他仿佛在过礼拜天或看阅兵表演一般快活、兴奋。

他对特罗塔少尉说：“我的任务是立刻解散这里的聚会，剩下的就

是您的事，少尉先生！”

他命令他的宪兵占领工厂前面那个荒凉的场地。据情报说工人们要在那里集合。

特罗塔少尉说了声：“是！”便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他等着。他多么想再喝一杯“180度”啊，可他不能再进那家小酒馆了。他看见中士、下士以及一等兵纷纷钻进了小酒馆，然后又看着他们回来。他舒展四肢躺在路边的草地上等候着。

快到正午了，太阳升得老高。远处田野农妇的歌声已经停歇。从维也纳回来后，特罗塔少尉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从逝去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唯一想到的只是那个女人。现在她大概已经在南方，她丢下了他，不，是背弃了他。此刻，他在边防驻地，躺在路边上等候着——不是向敌人进攻，而是去对付那些游行示威的工人。

他们来了，是从小酒馆那个方向走来的。首先传来的是激昂的歌声。这首歌不仅少尉从未听过，这个边境地区其他的人也从未听过。这是《国际歌》，是用三种语言演唱的。地方专员霍拉克因为职务上的关系熟悉这首歌。特罗塔少尉则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似乎觉得，他曾从小酒馆感觉到的那种沉默现在转化成了这首歌的旋律。风流的地方专员既庄严又兴奋，他从一个宪兵身边走到另一个宪兵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特罗塔再一次发出了“集合”的命令。密集的示威人群像飘落在地上的乌云从两列横队的步兵旁边走过去。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他想起了那个五彩缤纷的基督教圣体节庆祝游行。刹那间他好似觉得这股反叛者的乌云正向皇帝的游行队伍席卷而去。一股崇高的力量从他身体喷涌而出，驱使他去观看那些景象。他好

像看见两个时代，犹如两块巨大的岩石在碰撞，而他，少尉本人正夹在这两块巨石之间，被撞得粉碎。

士兵们把枪放到肩上。他们对面，一些看不见的手把一个男人举了起来。他的头和上半个身子正露在黑压压的一群人的头顶上。这群密密层层的人正在不停地向前移动着。过一会儿，这个被举起的身躯差不多成了那群人的中心。他的手高举着，嘴里发出一种听不懂的声音。人群在高声叫喊。

地方专员霍拉克站在少尉身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他猛地将笔记本一合，迎着人群向马路对面走去。他走得很慢，夹在两个引人注目的宪兵中间。

“我以法律的名义！”他叫喊道。

他那响亮的声音掩盖了那个演讲者的声音。集会被命令解散。

短暂的沉默过后，是异口同声的叫喊。一张张面孔旁边还出现了一双双男人的白色的拳头。每一张面孔都夹在两个拳头之间。宪兵们手挽着手，像根链条似的紧紧连接在一起。示威人群马上连成一个半圆形队伍，他们边跑边喊地向宪兵们冲过来。

“上刺刀！”特罗塔命令道。

他抽出指挥刀。他不愿意看见他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耀，不愿意看见指挥刀闪烁的残酷反光投射到马路那边示威者集聚的地方。宪兵们的头盔和刺刀突然淹没在示威的人群中。

“面向工厂！”特罗塔命令道，“全排出发！”

狙击手们开始向前进。顿时，一个个黑乎乎的铁家伙、一根根褐色的木条和块块白色石头朝他们飞过来，发出阵阵呼啸声、嗡嗡声、呼呼声和喘息声。

霍拉克像个黄鼠狼似的跑过来，悄悄地对少尉说：“下令开枪，少尉先生，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下令开枪啊！”

“停止前进！”特罗塔命令道，“打！”

按照少校楚克劳尔的指示，狙击兵们对空打了第一枪，顿时一片寂静。这时可以听见夏日午后祥和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和煦的阳光，它融合在被士兵和示威人群扬起的尘土之中，融合在子弹打出去后随风飘散的淡淡的火药味之中。突然一个女人响亮的嚎叫声划破了这短暂的平静。示威人群中有些人显然以为这个女人是被子弹击中了，于是他们又随便抓起一个东西就往狙击兵身上砸去。先是几个人动手，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第一排的狙击兵有几个已经倒下去了。特罗塔少尉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右手握着指挥刀，左手正向放手枪的口袋摸去。

耳边响起的是霍拉克的悄悄的说话声：“开枪！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下令开枪吧！”片刻之间，足有数百个奇奇怪怪而又毫不相干的念头和设想在他脑海里滚动着。有时一下子涌来好几种想法，杂乱无章的声音在他的心头轰响着，一会儿命令他要有同情心；一会儿又叫他不要心软；一会儿提醒他说，他祖父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一会儿又恐吓他说，他已经死到临头了，同时又暗示他只有自己牺牲才可能是这场战斗最理想的结局。他举起了手，他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从他嘴里连续地发出“打”的命令。他还能看到这一回枪头是对准示威人群的。一秒钟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一部分示威者看起来好像要逃跑，或者

说只是假装要逃跑，实际上只是拐了个弯，跑到狙击手的背后，特罗塔的队伍也因此而处于示威者的前后夹击之中。

射手们打出第二批子弹时，石头和有钉子的木板条直往他们的后背上和后脖子上扔过来。有个什么东西也正好砸在特罗塔少尉的头上，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接着，示威者还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他身上扔。士兵们失去了指挥，只好拿着枪朝示威者乱扫，迫使他们逃跑。整个战斗持续不到三分钟，当士兵们按照上士的命令集成两列横队时，公路上的尘土中躺着许多受伤的士兵和工人。医院的救护车过了好长时间才到达。

特罗塔少尉被送进了小小的驻军医院。医生诊断他为颅骨骨折和左锁骨骨折，还有患上脑膜炎的风险。这个显然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赐给了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一次锁骨骨折——再说，活着的人（也许皇帝是例外），谁也不知道，特罗塔家族的兴起正是归功于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一次锁骨骨折。

三天以后，特罗塔少尉果然患了脑膜炎。要不是少尉在被送进驻军医院的那天苏醒过后急切地请求少校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那么部队肯定会通知地方官的。少尉昏迷不醒，足以令人担忧，但少校决定稍后再定。因此，直到两个星期以后地方官才得知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暴乱事件和儿子在这次事件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他最先是从反对派政治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才知道这件事的。反对派认为军队，认为狙击营，尤其是下令开枪的那位特罗塔少尉必须对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负责。特罗塔少尉确实面临受审查的危险。那是由军事当局进行的一种安抚反对派政治家的表面文章，实际上是为被告恢复名誉找理由，甚至有可能受到某种嘉奖。话虽这么说，地方官还是无法心安。他给儿子发了两个电报，又给少校发了一个电报。当时，少尉还躺在床上不能

动，但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给父亲写了简单的报告，再说，他并不担心他的健康。

他思忖着，又有尸体躺在他的路上。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军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去见父亲，也不能对父亲讲，上帝一定知道，他该有多想念他的父亲。他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想回到父亲身边，但他也清楚父亲那里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从军也不再是他的职业。虽然将他送进医院的事让他感到恐惧，但他还是那样庆幸自己的状况，因为生病在床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用立即将决定转化为行动。他安然地置身于令人不快的消毒水气味之中，置身于光秃秃的白墙和病床之间，忍受着疼痛让人给他换绷带，接受护理人员严厉而又慈母般的照料，接受伙伴们不厌其烦的来访。他还读了几本父亲从前送给他的业余读物——从军校毕业后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些书——现在每读一行他就会想起他的父亲，想起那些静谧的夏日礼拜天的上午，想起亚克斯，想起乐队指挥内希瓦尔，想起《拉德茨基进行曲》。

有一天，瓦格纳上尉来看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话。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最后唉声叹气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期票，请特罗塔签字。特罗塔签了，是一千五百克朗。卡普图拉克一定要特罗塔担保。瓦格纳上尉立马高兴起来。他详细地讲到他打算买一匹划算的赛马，让它参加巴登举行的赛马比赛。他还讲了一些趣闻逸事，便急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主治医生脸色苍白，黯然神伤地站在特罗塔的床边说：瓦格纳上尉死了。他是在边界的森林里用枪自尽的。他给伙伴们留下了一封遗书，并给特罗塔少尉留下了衷心的问候。

少尉没有去想那张期票和他签字的后果。他发烧了，他梦见那些死

者在喊他，对他说，现在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亚克斯老人、马克斯·德曼特军医、瓦格纳上尉和那些被打死的素不相识的工人站成了一排，齐声呼喊他。在他和这些死者之间放着一张废弃的轮盘赌台。谁也没有去动赌台上的那粒弹珠，它却在不停地滚动。

他的高烧持续了两个星期。军事当局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推迟对特罗塔的调查，并向有关的政治部门提出，军队同样是可悲的牺牲者：边境上的政府当局要为此承担责任，必须及时加强宪兵队伍建设。一时间，一大堆关于特罗塔少尉事件的案卷相继出现。案卷很长，每个部门的有关单位还在上面喷洒墨水，像浇灌花卉似的，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最后，整个案卷被呈送给了皇帝的军人内阁。有个特别细心的高级会审官发现，这位少尉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这位英雄虽然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他和最高统帅无疑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少尉一定会受到高层的关注，所以说，最好还是等一等，不要急于审查他。

皇帝刚刚从巴德伊舍回来，但他不得不在一大早七点钟就开始研究这个叫卡尔·约瑟夫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问题。皇帝已经老了，尽管在巴德伊舍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起索尔费里诺战役。他离开了写字台，以老人的步态在简陋的书房踱步，连老侍从都感到惊讶，他不安地敲了门。

“进来！”皇帝说。

他看到进来的是老侍从，便问：“蒙诺沃什么时候到？”

“八点，陛下！”

到八点还有半个小时。皇帝再也忍受不了。为什么偏偏是特罗塔这

个姓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为什么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呢？他真的已经老了吗？从巴德伊舍回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到底多大年纪了，因为他突然感到有些奇怪：必须用今年减去出生年月。每个年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的，而他的生日却偏偏是八月十八日：是的，假如每个年头都是以八月开头的话，那该多好啊！比方说，假如他出生于一月十八日，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现在，他确实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八十二岁，还是八十三岁，到底是八十三岁还是已经到了八十四岁！他又不想去问别人，他是皇帝啊！大家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多一岁或少一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算是年轻一岁，也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特罗塔会使他想起索尔费里诺。皇室审计官肯定知道，但他八点钟才会来！哎，说不定，这个老侍从也知道呢。

皇帝停住了急促的短步询问老侍从：“您说说，您知道特罗塔这个姓吗？”

皇帝本来想和平常一样用“你”称呼老侍从，但是这次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十分尊重了解历史事件的人，所以就改用更尊敬的称呼“您”。

“特罗塔！”皇帝的侍从说，“特罗塔！”

他，这位侍从，也老了，他恍惚地想起了一个读本上写的那篇题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文章。突然，这个回忆犹如一轮太阳照在他的脸庞上，使他的脸庞放出耀眼的光彩。

“特罗塔！”他喊道，“特罗塔！他救过陛下的命啊！”

皇帝走到写字台前。清晨，美泉宫内鸟雀的欢叫从书房敞开的窗户

飞进来。皇帝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他听见了吧嗒、吧嗒的枪声，他感到有子弹擦过了他的肩膀，有人冲过来按住了他的双肩，他倒在了地上。突然间，他觉得特罗塔的姓氏很耳熟，就和索尔费里诺这个名字一样熟。

“对了，对了！”皇帝一边说，一边挥手，并在特罗塔的案卷边上写道：“妥善处理！”

随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鸟儿在欢呼；老人朝它们笑笑，仿佛看见了这些鸟儿似的。

第十五章

皇帝已经衰老了。

他是世界上最老的皇帝。死神围着他转悠，转了一圈又一圈，年复一年销蚀他的岁月。整个田野的庄稼都已经一扫而空了，唯有这位皇帝像一株被遗忘的银色禾秆，依然兀立在那儿等候着死神的再次收割。

多年来，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总是十分茫然地看着远方。他的脑壳已经秃了，像一块圆弧形的荒地。他的连鬓胡子全白了，像一对雪白的羽翼。他脸上的皱纹像一片乱糟糟的灌木丛，镌刻着几十年的光阴。他的身躯很消瘦，背也有点儿驼。在室内他常常迈着急促的碎步转来转去。可是，一旦走到室外，他就竭力让双腿硬朗起来，膝盖灵活起来，脚步轻快起来，脊背挺直起来。

他的双眸透出一种刻板的仁慈神色，似乎是要证明这是一双属于皇帝的眼眸。表面上看，它们好像在注视着前来觐见的人，在向他们每一个人致意，实际上那些面孔只不过是两只眼睛边上一闪而过。它们只是直勾勾地注视着那条细柔的生死界线。即使有房屋、森林或高山阻隔，皇帝的眼睛也能看见那条地平线上的生与死。

人们常以为弗兰茨·约瑟夫老糊涂了。可是，也许事实相反呢？他预见到帝国的太阳即将落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一定会在这个太阳下山之前死去。有时候，他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倾听别人的絮絮叨叨，可谁知道他的无知是装出来的呢？因为他喜欢用孩童的天真和老人

的机智迷惑别人。有时候，他们自命不凡地想显示比他更聪明，他也会假装很高兴。为什么不呢？

他把聪明智慧隐于天真质朴之中，因为一个皇帝不宜表现得像谋士一样聪明。他宁愿装得愚笨一些，也不愿表现出聪明的样子。出去打猎时，他心里明白有人会把猎物送到他的猎枪口上。虽然他还可以打到别的猎物，但他仍然只打送到他猎枪口的那些猎物。对于一个老皇帝来说，他不宜去拆穿别人的诡计，告诉他们其实他的枪法比一个森林管理员还要好。如果人家给他讲童话故事，他便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因为一个皇帝不宜指责别人善意的谎言。如果人家在背后嘲笑他，他便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因为一个皇帝不宜洞察出别人的嘲笑。只要他不计较，那么这种嘲笑也是愚蠢的。如果他发烧了，周围的人吓得直发抖，御医却谎称他身体无恙。尽管皇帝知道自己在发烧，他仍然会说：“感谢上帝！”这是因为一个皇帝不会惩罚一个撒谎的医生。再说他对自己的死期十分清楚。许多个晚上他明知自己在发烧，而他的御医却毫不知情。他依然还活着。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时候他病了，却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他身体很好，他们却说他病了，他便装出有病的样子。哪里有人认为自己仁慈和蔼，他就表现出很和善的样子；哪里有人说他冷漠，他的心就会流血。他活了很长时间，完全知道讲真话是愚蠢的。他允许他们撒谎犯错。他并不相信那些多事者在他的帝国疆土传颂的有关他的传奇，更不相信他的世界会千秋万代。但是，一个皇帝不宜和多事者以及老滑头计较，所以他干脆一声不吭。

虽然他休养得很好，御医对他的脉搏、他的肺、他的呼吸都很满意，但从昨天起他就开始流鼻涕。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件事，否则就会阻止他去观看东部边境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他想再看一次军事演

习，至少要去一天。是那位救命恩人的案卷——他又忘记了这个名字——唤起了他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回忆。他不喜欢战争——因为他知道他肯定会打败仗——但他爱军队，爱演习，爱军服，爱练武，爱阅兵，爱列队行进和连队操练。有时，看见那些军官戴的帽子比他的帽子还高，看见他们制服裤子上的熨迹，黑漆皮靴和制服上衣的高领子，不免有些生气。许多军官还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不久前，他在街上偶然遇见了这样一个国防军军官，他整天闷闷不乐。可是，当他走到他们中间去时，他们会把规矩和炫耀区分开来。他在这里可以毫无顾忌地呵斥这个人或那个人。可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军队里的一切行为都是恰如其分的。皇帝自己在军队里甚至也只是个士兵。他喜欢听军号，虽然他表面上装出对行军计划不感兴趣的样子。他知道是上帝亲自把他安排在皇位上的，但是他也会在某些虚弱的时刻因为自己不是前线军官而感到沮丧。他心里对参谋部的军官总是有些不满。他还记得，在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归途上他像一个中士似的对那些不守纪律的部队大发雷霆，命令他们重新整队。他深信，十个好的中士比二十个总参谋部的参谋还要管用，可是这事他又能对谁讲呢？

他渴望观看军事演习！

他将感冒隐藏得很好，流鼻涕时尽量不去掏手帕。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观看军事演习的决定。他要让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和他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他很想看到地方当局由于没有预先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而露出的绝望神情。他不害怕，他很清楚死神暂时还不会收走他。所有人为他的计划感到吃惊，并试图劝阻他。他坚决要去。

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了宫廷列车，径直向帝国东部边境驶去。

在离俄国边界不到十英里的Z村，人们在一座旧宫里为他准备了住

所。其实皇帝本人更青睐给军官们安排的某间茅草屋。多年来，他从没有享受真正的部队生活。有一次，仅仅一次，也就是在那次不幸的远征意大利途中，他在床上看到了一只真正的活跳蚤，但他对谁都没有说过这件事。他是一个皇帝，皇帝的金口是不能提虫子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这么认为。

人们关上了他卧室的窗户。夜里，值勤的卫兵都睡着了，皇帝则辗转反侧，无法安眠。为了不惊醒别人，他静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推开那扇又高又窄的窗户。他伫立窗前，呼吸着秋夜凉爽的空气，凝望着深蓝色夜空闪烁的星星，还有地上士兵们点燃的红色篝火。

他曾经读过人们为他写的传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弗兰茨·约瑟夫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写的是我，老皇帝思忖着，说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可是我喜欢篝火呀！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少尉，永远那么年轻。也许我的确不那么浪漫，他心里想，但是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年轻人啊！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继续想到，我是十八岁登上皇位的。“登上皇位”——这个说法太大胆。此时此刻，他很难相信自己是一个皇帝。一点儿没错！人家满怀敬意进献给他的那本书里就是这样写的。毋庸置疑，他就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窗外是拱形的蔚蓝色夜空，繁星点点。无边无际的苍穹下是平坦而辽阔的田野。有人告诉他窗户是朝向东北的。这么说他正在眺望俄国。边界线，不用说，当然是看不到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此刻当然很想看到帝国的边界线。噢，这是他的帝国！他微微一笑。

蔚蓝色的夜空，广阔无垠，繁星闪烁。皇帝穿着皱巴巴的白色睡袍伫立窗前，看上去是那么的消瘦而苍老。凝望着这深邃莫测的夜空，他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在他帐篷前面巡逻的卫兵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都要

比他强壮多了。他，军队中最瘦弱的一个！他，军队的最高统帅啊！每个士兵都向万能的上帝宣誓：效忠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他是上帝恩宠的皇帝陛下！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上帝，万能的上帝，就藏在那星光璀璨的蓝天后面——真是不可思议啊！夜空中那闪烁的繁星就是他的星斗，顶盖在大地之上的是他的苍穹。慷慨仁慈的他将这大地的一部分，即奥匈皇朝帝国，赏赐给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则是个消瘦的老头，他正站在敞开的窗前，每时每刻都害怕受到卫兵的惊吓。

蟋蟀在唧唧叫。它们的歌唱，像夜空一样无止境的歌唱，犹如天上的星斗一般唤起了皇帝心底的敬畏感。有时，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是天上的星星在歌唱。他感到一丝寒意，但又怕关上窗户，也许不会像刚才开窗那么顺利。他的手在颤抖。他想起来了，很久以前他应该观看过在这里举行的军事演习。是的，就连这个卧室也从那个被遗忘的记忆中呼唤出来了。但他不清楚那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事：十年？二十年？还是更长一些？他觉得自己好像漂浮在时间的海洋上，漫无目的地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时常会冲回到看起来十分熟悉的礁石上。有朝一日，他也许会在某个地方毁灭。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是的，他感冒了！前厅里没有什么动静。他小心翼翼地关好窗户，光着消瘦的双脚摸索着回到床上。他把那圆圆的布满星辰的蓝色夜空一起带到了床上，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他入睡了，在拱形的夜空下入睡了，仿佛他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野外那蓝色的天穹下面。

每当到了“战场”——他总是这样称呼军事演习——他都是在凌晨四点钟准时醒来。他的侍从已经站在他的房间里。他知道他的贴身副官们已经站在门后等候着。一天的生活又得开始了。一整天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才会在夜里瞒着所有人独自在窗前站了

足足一刻钟。一想到这个靠他的狡黠而偷来的快乐，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他对着那个老侍从和刚刚进来的勤务兵狡黠地一笑，勤务兵吓得直发抖，像个死人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他为皇帝狡黠的一笑而惊惧，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皇帝的吊裤带而惊惧，为皇帝那乱蓬蓬的、有点像线团似的连鬓胡子惊惧——那狡黠的一笑像一只安静、疲倦而又苍老的小鸟在胡须间跳来跳去，为皇帝蜡黄的面色惊惧，为皇帝那不停地掉落头皮屑的秃头顶而惊惧。他不知道是应该陪着这个老人笑，还是该默默地等候着。

皇帝突然吹起了口哨。他故意把嘴唇撅得尖尖的，羽翼似的胡须也在微微地相互碰撞。皇帝吹的是一首名曲，不过有点走调，听上去像是在吹一支小牧笛。皇帝接着说：“霍德思老爱吹这首歌，我想知道这是首什么歌！”可是，老侍从和勤务兵谁也回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皇帝洗脸时已经把这首歌忘光了。

这是难熬的一天。弗兰茨·约瑟夫看了看日程安排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安排得满满的。在这个小村庄只有一个希腊东正教教堂。弥撒首先由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做，然后才轮到希腊东正教神父做。宗教仪式活动最容易使他感到疲倦。他觉得他在上帝面前必须像一位士兵在上司面前一样聚精会神。他已经老了！上帝要是能给我免除这些仪式就好了！他思忖道。可是上帝比我还老。我必须服从他的决定，正如军队的战士对我的决定一样不容更改。如果每个下级都想批评他的上司，那世界不就乱套了？

透过那高高的拱形窗户，皇帝看见上帝的太阳在冉冉升起。他跪下，并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很久很久以来，他每天早晨都要看日

出。在他的长长的一生中，他几乎总是在日出之前起床，就像一个士兵总是比他的上司起得早一样。他熟悉日出的全过程。夏日的朝阳似火，给人以热烈、愉快之感；冬阳迟缓，常常是雾霭笼罩，显得暗淡浑浊。虽然他已记不清他曾遭受劫难或受命运眷顾的日期、星期、月份或年份，但是他清晰地记得他生活中每个重要日子的早晨。他记得，这个早晨阴沉沉，那个早晨明亮亮；这个早晨红彤彤，那个早晨雾蒙蒙；这个早晨雨丝丝，那个早晨风徐徐。他每天早晨都要下跪祈祷，在胸前画十字，就像有些树木那样，无论是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斧头的砍伐，或是春天霜冻的摧残，抑或是温暖和煦的阳光照射，它们每天都要向晨曦舒展它们的叶片。

皇帝站起身。他的理发师来了。他每天早晨都要把下颚伸过去，让理发师把他的连鬓胡子修好，刷刷干净，这已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冰凉的剪刀在他的鼻孔前和耳垂下移来移去，弄得他痒痒的，有时候还不得不打喷嚏。今天，他坐在一面椭圆形的小镜子前，安宁而热切地注视着理发师那瘦削的双手。理发师每剪下一小撮头发，每摆动一下剃须刀，每拉一下梳子或刷子都要往后退一步，用战战兢兢的双唇嘘气似的呼出一声：“陛下！”皇帝根本听不清他嘘气似的耳语，他只看见理发师的双唇在不停地翕动，却不敢发问，所以他只好想，这人有点儿神经质。

“您叫什么？”皇帝问。

理发师一步跳到门口，彬彬有礼，但又不失军人的风度。他的军衔是下士，在国防军只当了半年的兵，因为把他的上校侍候得无可挑剔，所以赢得了上校的好感。这种跳，既是鞠躬之态也是坚毅之姿，皇帝满意地点点头。

“哈滕斯坦！”理发师大声说道。

“你为什么要那样跳啊？”弗兰茨·约瑟夫问道，但没有得到回答。

下士理发师又战战兢兢地来到皇帝跟前，慌手慌脚地完成他的工作。他希望远远离去，快快回到营房去。

“您等等！”皇帝说，“啊，您是下士了！您入伍很久了吗？”

“半年，陛下！”理发师支支吾吾地说。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是下士了？我那个时候，”皇帝说，口气有点儿像个老前辈，“从来没有那么快！不过，您看起来的确是个很出色的士兵。您愿意一直留在部队吗？”

理发师哈滕斯坦有老婆有孩子，在奥洛莫乌茨还有一个生意不错的店铺。他曾经几次假装患风湿病以便尽快退伍，但他不能对皇帝说个“不”字。

“愿意，陛下！”他说。他知道这样的回答无疑是搅乱了他的全部生活。

“哦，那好吧。现在提升您为中士！不过，可别那么紧张呀！”

就这样，皇帝赐给了一个人幸福。他真高兴，他真高兴，他真高兴呀！他为这位哈滕斯坦做了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白天的行程可以开始了。他的车子已经在等候。他们缓缓地爬上山坡，向小山丘顶的希腊东正教教堂驶去。它那金色的十字架在初升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军乐队在演奏帝国国歌：“上帝保佑……”

皇帝下了马车，走进教堂。他跪在圣坛前面，翕动嘴唇，不过他并不是在祈祷。他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位理发师。万能的上帝不可能像他赐

福下士一样垂青于他，多么无情啊！耶路撒冷之王，这便是上帝所能赐予一个陛下的最高职衔。而弗兰茨·约瑟夫早已经是耶路撒冷之王了！太无情了！皇帝暗自思忖。

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他，外面村子里还有犹太人在等候他。他们已经把那些犹太人给忘了。哦，还有犹太人！皇帝闷闷不乐地想着。好，叫他们进来吧！不过得抓紧，否则去看军事演习就太迟了。东正教神父匆匆结束了弥撒。乐队又一次奏响了帝国国歌。

皇帝走出教堂时是上午九点整。军事演习是上午九点二十分开始。弗兰茨·约瑟夫决定不坐马车去而改为骑马去。他叫人把车赶了回去，自己则骑着马去接见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村头出口处——那里有一条宽广的马路，它既通向他的住所，又通向军事演习场地——像乌云似的向皇帝涌来，黑压压一片。全村的犹太人向皇帝鞠躬，宛如田野里一根根奇异的黑色秸秆在风中摇曳。他从马鞍上只能看见他们俯下去的后背。他又骑马向他们靠近了一些，才看清他们在和煦的秋风中飘拂的长胡须，有银白色的，有漆黑色的，有火红色的；还看清了他们那高鼻梁朝着地面，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皇帝穿着蓝色的大衣，坐在白马上。他的连鬓胡子在秋日银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缕缕薄雾从四周田野缓缓升起。

犹太人的首领穿着黑白条纹相间的祈祷服，拖着随风飘动的胡须向皇帝迎面走来。皇帝骑着马一步一步前行。犹太老人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他仿佛在一个地方停住，但身子仍然在动。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一股寒意袭来。他突然停止了前行，他的白马因受惊也驻足而立。皇帝跨马下来，他的随从们也跟着下了马。他朝前走去，擦得锃亮发光的皮靴沾满了公路上的灰尘，狭窄的靴边粘上了厚厚的灰色的泥巴。黑压压的一群犹太人向他涌来。他们的背一会儿直起来，一会儿又弯下去。他们漆黑色的、火红色的和银白色的胡须在风中摇曳。那个犹太首领在距

皇帝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怀里抱着《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即《摩西五经》的紫红色大羊皮纸卷，饰有金色的皇冠，上面的小钟发出轻轻的响声。犹太首领把《摩西五经》敬献给皇帝。他张开那掉光了牙、周围胡须丛生的嘴，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祝福词，这些祝福词是犹太人参见皇帝时非念不可的。

弗兰茨·约瑟夫低下头。晴朗的银色秋日在他黑色的皇冠上空飘浮着。空气中回荡着野鸭的尖叫声，远处农舍传来公鸡高昂的歌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犹太人群中响起一阵低沉的咕咕啾啾的声音。他们的后背弯得更低了。蔚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没有一丝云彩。

“衷心祝福您！”犹太首领对皇帝说道，“祝福您的世界千秋万代，永远流传！”

这我知道！弗兰茨·约瑟夫想。他和这位犹太首领老人握了握手，随即转过身去，又跨上了他的大白马。

他策马向左，从满是硬泥块的秋日田野上急匆匆地奔跑过去，身后跟着他的随从。风送来了骑兵上尉考尼茨对身旁的朋友说的话：“那个犹太人讲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皇帝从马鞍上回过头来说了声：“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亲爱的考尼茨！”便继续策马朝演习场奔去。

弗兰茨·约瑟夫根本不了解军事演习有何意义。他只知道“蓝军”与“红军”在交战。他一切都得听人家给他解释。

他不停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别人都以为他想弄明白但却弄不明白，他对此感到特别高兴。

“白痴！”他这么想。他摇摇头，别人还以为他的头在摇晃是因为他是个老人。

“我明白，我明白！”他还在不停地说。

军事演习场上两军激战正酣。蓝军部队驻扎在Z村外大约两英里的地方。两天来，他的左翼部队在红军骑兵部队的进攻下不断地往后撤。它的中心部队占领着P地，此处多山丘，因而易守难攻。但是红军部队此刻正集中火力攻打它的中心部队与其左右两侧部队的结合部，试图切断中心部队与两侧部队的联系。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中心部队就有被包围的危险。它的左翼部队正在撤退，而它的右翼部队非但没有往后退，反而还在慢慢地向前推进，同时还显现出有拉长战线的意图，看情形，它们是想包围敌军的侧翼。按照皇帝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陈旧的排兵布阵。如果由他来指挥红军部队的话，他就会通过不断地后撤，来吸引蓝军部队最精锐的另一翼部队，把它尽可能拖得精疲力竭，最后就可以在它和中心部队之间找到一个暴露的空地。

皇帝什么也没说。他正为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实而苦恼：上校卢加蒂，一个特别爱慕虚荣的里雅斯特人，把他的大衣领子翻得高高的。弗兰茨·约瑟夫坚信只有意大利人才会这样。噢，就是制服上衣的领子也不可能弄得那么高，而且上校为了让人看见他的军阶，还把这个高得可怕的大衣领子故意敞开。

“告诉我，上校先生，”皇帝问道，“您这大衣在哪儿做的？在米兰？可惜我已经把那儿的裁缝的名字全都忘了。”

卢加蒂上校赶紧双脚并拢，将大衣领子扣好。

“这下人家会错把您当成少尉，”弗兰茨·约瑟夫说，“您看上去很年

轻！”

说完，他用马刺踢了踢他的白马，朝一座山丘飞奔而去。按照惯例，司令部肯定驻扎在那个山丘上。他决定，如果演习时间持续过长，他就要中断这场“战斗”，因为他更愿意看到列队行进的演习。弗兰茨·斐迪南肯定会别具一格。他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干脆站到某一边，发号施令。获胜的当然总是他，谁会去战胜作为皇储的将军呢？皇帝用那双苍老的淡蓝色的眼睛扫过一张张面孔，全都是一些爱慕虚荣的小伙子！他暗想。要是在几年以前，他准会对此大动肝火，可是再也不会生气了，再也不会生气了！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年纪，但当别人围着他的时候，他感觉自己一定很老了。有时，他仿佛觉得自己正从人们中间和大地上飘走。他越久地注视他们，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他们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撞到他的耳朵上立刻又消失了。要是有人惨遭不幸，他们就会谨小慎微地把这件不幸的事讲给他听。哎，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能忍受！巨大的痛苦已经在他的心里安下了家，而新的痛苦又如久违的兄弟一般前来拜访这些旧日的痛苦。他再也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欣喜若狂，当然也不会艰难地忍受痛苦。此刻，他真的要叫他们中断“战斗”，叫他们开始列队行军演习。

他们站在广袤的田野上，各个兵种的部队都来了。可惜他们穿的都是土灰色制服，这又是一件不讨皇帝喜欢的新奇改革。不管怎样，好在骑兵部队的裤子还是血红色的，它们犹如一团团火在那满是枯黄麦茬儿的田地上燃烧。它们像火苗冲出了陆军制服那土灰色的云层。一柄柄长佩剑在行进的纵列和横列队伍前面闪动。白色衬底的红十字在机枪部队后面闪闪发光。载着炮兵的沉重马车过来了，那些炮兵看上去像古代的战神。那些漂亮的褐色和栗色战马顺从而又威武自豪地突然竖起了前蹄，以后蹄而立。弗兰茨·约瑟夫从他的双筒望远镜里能看见每一个排

的动作，他一会儿为他的军队感到自豪，一会儿又为要失去它而感到惋惜。这是因为他看见他的军队有的被消灭了，有的被打散了，有的被分散在辽阔帝国的许多民族中间。哈布斯堡王朝那巨大的金色太阳落下去了，掉落在宇宙无底的深渊里，摔得粉碎，变成了一个一个小太阳。这些小太阳作为独立的星球照耀着一个个独立的民族。他们再也不会接受我的统治！老皇帝思忖道。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又想来想去，因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

皇帝从山坡上走下来，开始检阅一动不动的部队，几乎是一个排、一个排地看过去，这令所有的指挥官感到沮丧。他偶尔也从队伍的行列中穿过去，看看士兵的新背囊和面包袋，不时地把他们的食品罐头抽出来看看，问一声里面装的是什么。看到有些士兵面孔呆板，他就问一下他们的故乡、家人和职业，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听到他们的回答就走开了。有时，他也伸出一只苍老的手，拍拍某个少尉的后背。就这样，他来到特罗塔所在的狙击营。

特罗塔痊愈回到狙击营已经有四个星期。他站在他所在排的队伍前面，脸色苍白，精神憔悴，神情落寞。当皇帝向他走近时，他为自己的落寞而感到惋惜。他觉得自己这是在玩忽职守。军队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最高统帅对他来说也很陌生。此刻的特罗塔就和一个既失去了故乡、又失去了思乡之情的人一样。他很同情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的这位白胡子老人，他那么好奇地触摸着士兵的背囊、面包袋和食品罐头。他多么希望能再一次产生那种飘飘然的陶醉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每逢庆典之际他都会产生那种陶醉感；在家里，在那些夏日的星期天，在父亲的阳台上，在每次举行阅兵庆典的时候，在他得到任命的时候以及几个月前在维也纳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的时候，他都曾产生过那种陶醉感。此刻，他就站在距离皇帝才五步远的地方，可他的心一点

儿也激动不起来。在他那挺立的胸膛里充满了对这位老人的同情。

楚克劳尔少校絮絮叨叨地说了些程式化的套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弗兰茨·约瑟夫不太喜欢他。他甚至有些怀疑这位少校指挥的狙击营是否毫无瑕疵。他决定仔细地看看。他认真地注视着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

他指着卡尔·约瑟夫，问道：“他病了吗？”

楚克劳尔少校向皇帝禀告了发生在特罗塔身上的事。这个名字像个钟铃一样不断在耳边敲响，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恼人。他又回想起那堆案卷里描述的事情，而且，那沉睡已久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经历又在他的记忆里苏醒过来。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上尉的身影。他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滑稽可笑的召见中那个上尉坚决要求取消那篇爱国主义的读物。那是第十五号读本。皇帝此时连编号都想起来了。他真高兴，因为这微微地证明了他具有“良好的记忆力”。他的心情显然好多了。楚克劳尔少校似乎也不是那么不讨人喜欢。

“我还清楚地记得您的父亲！”皇帝对特罗塔说，“他很谦虚，索尔费里诺英雄！”

“陛下，”特罗塔少尉回答说，“那是我的祖父！”

皇帝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像是受到时间巨浪的冲击，使他突然和这位少尉隔离开来。是的，是的！他虽然能够记起这本读物的编号，却记不起他已经度过的那些无数个岁月。

“哦！”他说，“那是祖父！哦，哦！您父亲是上校是吗？”

“W地区的地方官。”

“哦，哦！”弗兰茨·约瑟夫又重复了一遍。“我会记起的！”他补充了一句，这句话是对刚才所犯的错误表达的一种模糊的歉意。

他还在特罗塔少尉面前站了一会儿，但是他既不看特罗塔，也不看其他人。他已经没有兴致去检阅队伍，但又不得不装模作样地继续下去，要不然他们会发现他已经被自己的年岁吓倒了。

和平常一样，他的眼睛又在眺望远方，永恒之端已在那儿露出端倪。他只顾盯着远方，却没有觉察到一颗清澈的水珠出现在他的鼻子上。周围的人出神地凝视着这颗水珠。它终于，终于落在那浓密的银白色的短胡须里，深深地躲在里面，谁也无法窥见。

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分列式演习终于可以开始了。

a 一英里约合一点六公里。——编者注

b 可萨：大约公元6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古老民族。——译者注

c 辎重车：行军时运输部队用于携带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的车。——编者注

d 里维埃拉：意大利热那亚沿海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e 这是对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略带鄙视的称呼。——译者注

f 硬脂精：由脂肪经高压蒸煮、盐析和分离而制得，常用于制肥皂、蜡烛和化妆品。——编者注

g 将resolution（决议）中的字母s换成v，就变成revolution（革命）。——译者注

h 圣安东尼（约251—356）：修道士之父，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译者注

i 圣乔治：天主教的著名烈士、圣人，经常以屠龙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和绘画等领域。——译者注

j 按照西方习俗，下人、下属对主人、上级只能称“您”，如果称“你”，有不尊敬之意。——译者注

k 1英寸约合2.5厘米。——编者注

l 蒙特卡洛：摩纳哥的著名赌场。——译者注

m 杜卡特：13世纪到14世纪在欧洲通用的一种金币。——译者注

n 双头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象征，其形象常见于徽章和旗帜上。——编者注

第三部

第十六章

地方官家里和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变故。他觉察到了这些变化，并为此感到惊恐不安。有一些小小的迹象——当然这些迹象在他看来却意义非凡——让他明显感到周围世界的变化。他想起了科伊尼基的预言，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

他要找一个新的侍从。有人给他推荐了许多更年轻、更体面的男子。这些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证明材料，当过三年兵，有的甚至还是中士。地方官有时带一两个回来“试用”一下。然而，他谁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叫卡尔、弗兰茨、亚历山大、约瑟夫、阿洛伊斯、克里斯多夫等等，地方官却试图把每个人都唤作“亚克斯”。其实那个真正的亚克斯原先并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是以这个名字自豪地度过了他长长的一生，如同某个著名诗人以他的笔名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诗歌。

过不了几天，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叫阿洛伊斯、亚历山大、约瑟夫的人都不愿意听到“亚克斯”这个伟大的名字。地方官觉得他们的这种野蛮任性不仅是对他的权威和对世界秩序的违抗，而且是对那位仙逝者的侮辱。怎么？他们还介意被唤作“亚克斯”？这帮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没有纪律的无用的家伙！

已故的亚克斯一直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侍从，乃至一个人类的楷模活在地方官的思念里。冯·特罗塔老爷对这帮后来者的忤逆行为感到不解，同时，他对轻率举荐这帮废物的主管人和主管机构感到惊讶。

举一个例子：有个人名叫亚历山大·卡克，这个名字他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总是会和某种仇恨连在一起。地方官发这个名字的音时，听上去他好像在枪毙这个人似的a。卡克很有可能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也很有可能在他服役的兵团当上了中士，这便会使人们对这个团乃至整个军队感到失望。在地方官看来，在这个皇朝帝国里，军队仍然是人们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地方官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是由捷克人组成的，由一个忤逆、顽固而愚蠢的民族组成的。噢，“民族”这个概念就是由他们编造出来的。在地方官的思想里，世界上可以有“人民”这个概念，但不能有“民族”这个概念。此外，总督府还颁发了各种各样令人费解的公告和命令，意思是要温和地对待“少数民族”。

冯·特罗塔老爷最痛恨“少数民族”这个词语，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少数民族”不是别的，而是由“革命党人”组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是的，他已经完完全全被这帮乌合之众包围了。他确信，他们正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在成倍地增长，显得与大众格格不入。而那些“忠诚的爱国者”的生育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少，这一点从他偶尔翻阅的人口统计册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个可怕的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上帝对这个帝国王朝感到不满。尽管他不是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确信上帝在亲自惩罚皇帝。

事实上，他渐渐地产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念头。自荣升为W地区的地方官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迅速地衰老。即使在他的连鬓胡子还是乌黑乌黑的时候，这个小城里也没有人会把冯·特罗塔老爷看成是一个年轻人。然而，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说，地方官老了。

他不得不改掉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自从他从儿子驻守的边境地区回来以后，他再也不在早餐前出去散步了。他总是怀疑那些在他身边值勤的、经常轮换的侍从会忘记把信件放到餐桌上或者忘记开窗户。他讨厌他的女管家，他一直很讨厌她，但又时不时地要和她说上句话。自从老亚克斯不再侍奉他以后，地方官在用餐时变得沉默不语了。过去他那些不怀好意的言辞似乎是专门为亚克斯准备的，为的是得到那位老侍从的喝彩。那位老人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原来那些话是专门对亚克斯说的，就如一个演员在演播厅里为一个仰慕他演技已久的人表演一样。过去，地方官总是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餐，现在干脆随便吃几口就离开餐桌。

当蛀虫正在墓穴里蚕食着老亚克斯的尸骨时，他觉得享受美味佳肴乃是对已故者的一种亵渎。有时地方官也怀着虔诚之心抬起头，凝望着上方，祈祷那位死者已经升入天堂，正在那儿注视着他。可是地方官看到的只是熟悉的天花板，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最简单的信仰，他的感官也不再受心灵的驱使。哎，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忘记去上班。在一些日子的早晨，比如说在某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他居然穿上礼拜天才穿的那件黑衣去教堂。到了外面，各种迹象表明今天毋庸置疑是工作日，而不是礼拜天。于是，他转身回家，换上平常穿的西服。相反，有几个礼拜天他忘了去教堂，躺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日里更长，直到乐队指挥内希瓦尔带着他的乐队出现在楼下时，他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准备了烤肉和新鲜的蔬菜。

内希瓦尔先生也进来喝喝咖啡。他们坐在书房里，抽着弗吉尼亚烟。内希瓦尔先生也老了。他很快就该退休，也不再那么勤地去维也纳。他讲的那些笑话，就连地方官也觉得都是老调重弹。他仍然不明白

它们的含意，但它们已经在他的耳朵里磨起了茧，就和他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人一样，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很面熟。

“家里人好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谢谢，他们都很好！”乐队指挥回答道。

“太太身体还好吗？”

“她挺好的！”

“孩子们都好吗？”因为地方官一直不知道内希瓦尔先生有儿子还是女儿，所以二十多年来总是十分小心地问“孩子们”情况怎样。

“大儿子已经当上了少尉！”内希瓦尔回答。

“自然是步兵吧？”冯·特罗塔老爷习惯性地问道，顿时想起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是在步兵部队而不是骑兵部队。

“对，是步兵！”内希瓦尔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探亲，请允许我带他来见您！”

“当然可以，请带他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地方官回答道。

有一天，小内希瓦尔来拜访他。他曾在德国步兵团服过役，一年前退役了。按照冯·特罗塔老爷的看法，他长得“像个乐师”。

“你长得像你父亲，”地方官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实际上，小内希瓦尔更像他的母亲。

“像个乐师！”地方官这样说是指这位少尉脸上呈现出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一小撮金黄色的微微向上卷起的短胡须，就像一个卷曲的夹子，平放在那个又短又宽的鼻子下面；一对匀称的小耳朵，形状很美，像是瓷娃娃的耳朵；满头金发，从中间分开，干净整洁。

“一个快乐的小伙子！”冯·特罗塔老爷对内希瓦尔先生说。

“您满意吗？”他又问小内希瓦尔。

“说实话，地方官先生，”乐队指挥的儿子回答道，“还真有点儿无聊！”

“无聊？”冯·特罗塔老爷问，“在维也纳？”

“是的，”小内希瓦尔说，“无聊！您知道的，地方官先生，假如您在一个小小的驻地服役，那么您永远不会意识到您没有钱！”

地方官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冒失，在这里谈钱显然是不合适的。小内希瓦尔似乎在含沙射影地讽刺卡尔·约瑟夫的良好经济状况。

“我儿子虽然在边境服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他一直生活得不错，在骑兵部队时也是这样。”他特别强调了后一句话。他第一次为卡尔·约瑟夫离开骑兵部队而感到羞耻。内希瓦尔这号人肯定不能当骑兵！只要一想到这个乐队长的儿子自命不凡地以某种方式将自己与小特罗塔相提并论，地方官的心就会一阵绞痛。他决定试探一下这个“乐师”，从这个长着捷克式鼻子的年轻人身上他嗅到了一股明显的叛国气味。

“您喜欢当兵吗？”地方官问道。

“说实话，”内希瓦尔少尉说，“我更愿意找一个更好的职业！”

“您说什么？一个更好的职业？”

“一个更为实在的职业！”小内希瓦尔说。

“为祖国而战，不实在吗？”冯·特罗塔老爷问道。

“当然，先决条件是得有实实在在的才干。”很明显，“实实在在”这几个字地方官是以讽刺口吻强调的。

“可我们实际上并不在战斗啊！”少尉反驳道，“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去参加战斗，我们可能根本不会那么实在。”

“为什么不呢？”地方官问道。

“因为我们肯定要打败仗。”内希瓦尔少尉说。

“现在时代变了。”他补充道。

冯·特罗塔老爷觉得小内希瓦尔的话听起来不无恶意。少尉眯起了那双小眼，好像它们完全消失了似的。他的上唇向上翻，露出了牙龈；嘴唇上方的小胡须触到了鼻子，这在冯·特罗塔老爷看来，简直就和某种动物的大鼻孔差不多。一个令人极为厌恶的小伙子，地方官思忖着。

“一个新的时代，”小内希瓦尔又说了一遍，“许多民族联合起来的时代不会太久！”

“哦，”地方官说，“这一切您是怎么知道的，少尉先生？”

地方官立刻意识到他的嘲弄苍白无力，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老兵，向

敌人拔出的剑软弱无力，毫无威胁。

“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内希瓦尔说，“大家都这么说呀！”

“都这么说？”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您的军官伙伴们也都这么说？”

“是的，都这么说。”

地方官不再开口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一座高山上，而内希瓦尔少尉则在对面的一个很深的山谷里，显得非常的渺小！尽管在很深的山谷里，尽管显得很渺小，但内希瓦尔少尉是对的。这个世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旧的世界。它正在走向灭亡。在它走向灭亡之前，它的秩序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山谷要证明高山是错误的，年轻人要证明老年人是错误的，傻瓜要证明智者是错误的。地方官沉默了。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天午后，金色的阳光透过黄色的百叶窗照射进了书房。时钟嘀嗒嘀嗒响，苍蝇嗡嗡而鸣。地方官想起儿子卡尔·约瑟夫穿着一身骑兵少尉制服回来的那个夏日。从那天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多少时日？几年了吧！在地方官看来，这些年真是多事之年。太阳仿佛每天升两次落两次，每个星期似乎有两个礼拜天，每个月好像有六十天，一年好似变成了两年。尽管时间已经翻了一倍，但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时间欺骗了自己。他仿佛觉得永恒赐给他的不是实打实的真正时光，而是空对空的虚假年华。当他在鄙视那个站在对面痛苦之谷的少尉时，他也对自己脚下的山冈产生了不信任感。啊！这世界对他太不公正了！太不公正！太不公正了！地方官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公正的受害者。

他急切地盼望着斯科罗内克大夫的到来。几个月以来，地方官每天

下午都要和他下棋。就连这种定时的棋盘上的对弈也是地方官生活中的变化之一。他早就认识斯科罗内克大夫，就和他认识咖啡馆的其他客人一样，关系不远不近。一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着，他们的脸都被各自拿着的报纸遮掩了一半。突然，像听到号令似的，两个人同时放下报纸，四目对望。他们几乎是同时发觉他们看的是同一篇报道。那是一篇关于席津区的夏令庆宴报道。在这个庆宴上，一个名叫阿洛伊斯·希纳格尔的屠夫由于具有超凡的食欲而在吃肋排比赛中获胜。为此，他获得了“席津食肉竞赛协会的金质奖章”。两个男人的目光交流着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喜欢吃肋排，可是为这种事而设立一个金质奖章实在是一个新奇而疯狂的想法！世界上是否有一见钟情的爱情，专家对此有所保留。世界上是否有那种一见如故的友情，特别是那种老年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专家倒不曾质疑过。斯科罗内克大夫越过他的椭圆形无框镜片瞧着地方官。与此同时，地方官也取下他的夹鼻眼镜。斯科罗内克大夫走到地方官的桌子跟前。

“下棋吗？”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

“乐意！”地方官说。

他们不用事先约定。他们每天下午准时来到咖啡馆。他们每天步调一致。下棋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也没有交谈的必要。有时，他们枯瘦的手指在小小的棋盘上相触，就像人们在狭窄的空间会撞到一起似的，便赶紧让开，然后再返回去。不管这些相触是多么不经意，但那些手指上好像长了眼睛和耳朵似的，能看透对方的心思，听到对方的心声。就在他们的手指在棋盘上碰触了几次之后，两个人仿佛觉得他们已相识多年，彼此间已不再有任何秘密。于是，有一天他们围着棋盘亲切地交谈起来，他们超越彼此熟识的手，渐渐地谈到了对天气、对世界、对政治和人民的看法。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是地方官心里对斯科罗内克大夫

的评价。一个非凡卓越的人！这是斯科罗内克大夫心里对地方官的评价。

斯科罗内克大夫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根本无事可做。他在弗朗季谢克温泉小镇当医生，一年只工作四个月。他对世界的全部知识大多来源于他的女性病人，因为那些女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对他讲。自然，在这个世上，女人们几乎不会称心如意的。丈夫所从事的职业，丈夫对自己的漠不关心，丈夫订阅的报纸，世道的艰难，物价的上涨，政治的危机，战争的威胁，无聊的日子，情夫的不忠，男人的冷漠，自己的忌妒心，所有这一切无不一点点地损害着她们的健康。斯科罗内克大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以及她们的家庭生活，比如她们的厨房和卧室，她们的激情、习性和愚蠢。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妇道人家给他讲述的那些家长里短，最多只相信其中的一多半，他由此对这个世界有了非凡的认识。这比他的医学知识更有价值。即使在和男人们交谈时，他的嘴角都要习惯性地露出那种不置可否的微笑。他起皱纹的小脸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有所保留的善意表情。事实上，他对一个人既冷漠又亲热。

冯·特罗塔老爷心思单纯，他会觉察出斯科罗内克大夫这种狡黠的热诚吗？不管怎样，冯·特罗塔老爷觉得斯科罗内克大夫是继年轻时候的朋友莫泽之后第一个值得他尊敬和信任的人。

“您在这个城里住了很久吧，大夫先生？”他问道。

“出生以来一直住在这里！”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太遗憾，太遗憾了！我们这么晚才相识！”

“我早就认识您，地方官先生！”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我偶尔见过您！”冯·特罗塔老爷说。

“您少爷也到这里来过一次！”斯科罗内克大夫说，“那是几年前的事！”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地方官说。他想起了那天下午，卡尔·约瑟夫带着已故的斯拉曼太太的信回来，那是夏日的一个下雨天。小伙子在卖酒柜台旁边喝了一杯劣质白兰地。

“他申请调走了。”冯·特罗塔老爷说，“现在他在狙击兵部队服役，在靠近东部边境的B区。”

“您为他感到骄傲吗？”斯科罗内克大夫问道。他本来是想问：“您为他感到担忧吗？”

“是的，他的确是我的骄傲！当然是！”地方官回答道。

他迅速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斯科罗内克大夫。

他早就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的一切担忧告诉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老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倾诉对象。每天下午地方官都会再一次拿定主意和斯科罗内克大夫说说心里话，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开始那种亲密的交谈。斯科罗内克大夫每天都在期待。他预感到地方官打开心扉的时候到了。

几个星期以来，地方官一直把儿子的一封信揣在胸前的口袋里。这封信他必须回，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一天天地拖下来，这封信变得越来越沉，几乎成了一个装在口袋里的沉重负担。不久，地方官觉得这封信就好像是压在他衰老的心脏上。卡尔·约瑟夫在信中提到他想离开军队。是的，信的第一句话就赫然写道：“我打算离开军队。”地方官一读

到这个句子就马上停下来，赶紧看看签名处，确认了这封信不是别人写的而是卡尔·约瑟夫写的。接着，他放下看书时戴的夹鼻眼镜以及那封信，坐在靠背椅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桌上还放着没有拆开的政府公函，里面也许有重要的消息和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公务。地方官这是第一次把他的公务放在一边，而专心考虑个人的私事。不管他是这个帝国王朝多么谦卑、忠诚的公仆，儿子要离开部队的念头给冯·特罗塔老爷带来的震惊，宛如他听到了整个皇家军队即将解散的通知。一切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世界似乎已经在开始没落！尽管如此，地方官还是决定批阅一下那些公函。他仿佛是一条沉船上的报务员，正在莫名其妙地履行一种徒劳无益的义务。过了足足一个小时，他才继续看儿子的信。卡尔·约瑟夫请求他的同意，地方官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儿子：

你的来信使我大感震惊。我要过些时候才能告诉你我的决定。

你的父亲

卡尔·约瑟夫没有回这封信。事实上，他中断了平常那种定期写信的惯例，地方官也因此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消息。每天早晨这位老人都要等儿子的回信，尽管他知道这种等待是徒劳的。每天早晨他等来的不是儿子的信件，而是那可怕的沉默。儿子沉默了，但父亲听到了他的沉默。他仿佛听到儿子每天都在宣告他再也不会顺从父亲的旨意。卡尔·约瑟夫的回信越是迟迟不来，地方官就越觉得难以下笔写信告诉儿子自

己的决定。如果说冯·特罗塔老爷开始还觉得断然禁止儿子离开军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他已经越来越相信他没有任何权力禁止任何事。

地方官意志消沉。他的连鬓胡子出现了更多的银丝。他的双鬓已经全白。他的头有时垂到胸前，他的下颚和两翼连鬓胡子贴在那件上过浆的衬衣上。有时他突然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过了几分钟又惊醒过来，还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自从他改掉这些旧习惯以后，他的生物钟也发生了改变。正是那些习惯使他对每个小时、每一天都有精确的安排，而现在它们和那些空置的容器差不多，再不需要为它们担忧了。现在只有每天下午和斯科罗内克大夫下棋是需要准时去做的。

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时他正埋头批阅文件，外面传来了他的故友莫泽那十分熟悉的嗡嗡声，还有公务员竭力阻拦教授的声音。地方官摇了摇铃，通知教授进来。

“您好！地方官先生！”莫泽说。

他手里拿着宽边软帽和手提包，没有穿大衣，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远道而来、刚刚下火车的人，倒像是从对面屋子走过来的。地方官心里极为害怕，担心他这次来是打算在W城长期居住下去。

教授先退到门口，锁上了门，然后说：“这样人家就不会打扰我们，我的朋友！这件事可能会对您的前途有影响！”说完，他又走向写字台前，拥抱地方官，并在他的秃头上给了一个响吻，接着就在写字台边上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把帽子和手提包搁在脚前的地板上，不吭声了。

冯·特罗塔老爷沉默不语。他明白莫泽为什么会来，他已经三个月没寄钱给他了。

“请原谅！”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会马上把钱补给你！请您多多原谅！我最近烦心事太多！”

“可以想象！”莫泽说，“你家少爷很阔绰！我看见他每隔一个星期就去一趟维也纳。少尉先生的生活似乎过得挺快活！”

地方官站起身，把手放到胸前的口袋，他感觉到卡尔·约瑟夫的信还在那儿。他走到窗前，背对着莫泽，眼睛盯着院子里那些古老的栗子树。他问道：“你和他聊过？”

“我们每次见面都要喝上一杯，”莫泽说，“你家少爷还真是慷慨！”

“哦！他是很慷慨！”冯·特罗塔老爷重复了一遍。

他迅速回到写字台前，拉出一个抽屉，点点里面的钞票，抽出几张，递给了莫泽。莫泽把钱塞进帽子被撕破的内衬和帽布之间，起身准备离去。

“等一下！”地方官说。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锁，对公务员说：“把教授先生送到车站去。他去维也纳。列车一个小时以后开出。”

“您忠诚的仆人向您告辞！”莫泽说着鞠了个躬。

地方官等了几分钟，便拿起帽子和手杖去咖啡馆。他今天稍稍晚到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已经坐在桌边，棋盘上已经布好了棋子。特罗塔老爷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长官先生！”斯科罗内克大夫问。

“我今天不想下棋！”地方官说道。

他要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然后开口道：“我有件事想和您谈谈，大夫先生！”

“请吧！”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是有关我儿子的事。”地方官接着说。他用那种慢条斯理的略带鼻音的官腔讲述着他心中的忧虑，那神情仿佛是在和政府委员会汇报公务似的。他颇有条理地把问题分成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他一点点、一段段地讲述着他父亲的过去、他本人的过往以及他儿子的经历。等他讲完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屋子里点起了绿莹莹的煤气灯，它那单调的滋滋声在空荡荡的桌面上徘徊着。

两个男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地方官不敢朝斯科罗内克大夫看。斯科罗内克大夫也不敢看地方官。他们都闭上了眼睛，仿佛他们在一个尴尬的时刻被对方抓了个正着似的。最后，斯科罗内克大夫终于开口说：

“是不是和女人有关？您儿子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去维也纳呢？”

事实上，地方官从来没有想过这事和女人有关。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他居然没想到。于是，他以前听到的有关女人勾搭青年男子的所有传言——虽然不是很多——此刻都猛地涌进了他的脑海，同时也使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唆使，卡尔·约瑟夫决定离开军队，那么事情可能无法挽回。不过，人们至少看到了造成这个不幸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衰落不再是因为几股黑暗的、神秘的、无法识别的秘密势力。一个女人！他思忖着。不！他对女人一无所知！

他用官腔说道：“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女孩的事！”

“女孩！”斯科罗内克大夫重复道。他微笑着说：“说不定是个太太呢！”

“您是说，”冯·特罗塔老爷说，“我儿子真的打算结婚？”

“这个说不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不一定要和有夫之妇结婚。”

他意识到地方官头脑简单，心思单纯，属于那种需要再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的人，他决定像对待一个小学生那样和地方官谈谈。“我们别谈女人的事，地方官先生！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您儿子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想留在军队，这我能理解。”

“您能理解？”

“当然理解，地方官先生！我们军队的年轻军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他渴望的想必是战争，可是他清楚战争将会终结这个皇朝帝国。”

“终结皇朝帝国？”

“是的，终结，地方官先生！我为此感到遗憾！让您儿子做他想做的事吧。也许他更适合某个其他的职业。”

“其他的职业！”冯·特罗塔老爷重复道，“其他的职业！”他又说了一遍，他们又沉默良久。而后，地方官第三遍说：“其他的职业！”

他努力使自己对这几个字熟悉起来，但是它们总是像“革命”或“少数民族”之类的字眼一样使他感到陌生。地方官觉得自己似乎等不及这

个世界的终结。他用干瘪的拳头敲打着桌子，圆圆的硬袖口碰得嗒嗒响。小桌子上方那盏浅绿色的灯在微微地摇晃着。地方官问道：

“什么样的职业，大夫先生？”

“他也许，”斯科罗内克大夫说，“会在铁路部门找到工作！”

地方官似乎看到了儿子穿着一身乘务员制服，手里拿着给车票打孔的锥子。“工作”这个词仿佛冰雹似的打在他那衰老的心上，他打了个寒战。

“哦，您真的这么想？”

“别的我就不清楚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站起身，斯科罗内克大夫也跟着站起来，说：“我送您回去！”

他们穿过公园，下着雨，地方官没有撑开他的雨伞。不时有一些大雨点从浓密的树冠上落在他的肩膀和硬邦邦的帽子上。四周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稀疏的几盏路灯将银白的灯头隐藏在黑暗的树叶之间。从路灯下面经过时，他们就会低下头。走到公园大门口时，他们还犹豫了一会儿。斯科罗内克大夫突然用德语说：

“再见，地方官先生！”

于是，冯·特罗塔老爷独自一人穿过马路，向地方官公署那宽阔的拱形大门走去。在楼梯上他碰见了女管家，说了声：“我今天不吃晚饭，小姐！”便继续快步上楼。他本想一步跨两个台阶，但又觉尴尬，只得仍然以平时那种庄严的步子径直走向办公室。自从他被任命为地方

官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晚上坐在办公室里。他点燃了那盏绿色的台灯。往日，这盏灯只在冬日的下午才点着。窗户敞开着，雨水一个劲地抽打着铁皮制的白色窗台。冯·特罗塔老爷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办公用笺，写道：

亲爱的儿子：

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由你自己选择你的前途。我只希望你能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你的父亲

写完信，冯·特罗塔老爷坐了很久。他又把这两句话读了好几遍。他觉得读这封信就仿佛是在读他的遗嘱一般。他过去从来没有把父亲的责任看得比他的地方官的责任要重。但是，他既然在这封信中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威，那么他的整个生命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应该终止他的从政生涯。尽管没干什么不光彩的事，但他觉得这是在自取其辱。他离开办公室，手里拿着信，走进了书房。在这儿，他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了，角落里的落地灯、屋顶的吊灯都亮了。

他伫立在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前面，但已经看不清父亲的面容。这幅油画分成了上百个发光的小油迹和小污点，嘴成了一条浅红色的线条，眼睛成了两块乌黑的碎煤块。地方官从孩提时代起就没在椅子上站过，可是此刻他却爬到一张椅子上，伸直脖子，踮起脚尖，把夹鼻眼镜举在眼前，正好看到画像右下角处莫泽的签名。他又吃力地从椅子上爬下来，忍住了叹息，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后退，一直退到对面的墙边，激烈而痛楚地将身子紧紧贴在桌子边上，开始从远处仔细端详那幅画像。

他熄掉了天花板下面的那盏吊灯。他寻思着在暮霭中他父亲的面容会闪烁出更具活力的光彩。他仿佛觉得那幅画一会儿向他靠近，一会儿往后退，一会儿又躲到墙壁后面，好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透过一个敞开的窗户往屋里瞧。冯·特罗塔老爷疲倦极了。他坐到那张靠背椅上，把它移动到正好对着那幅画像的位置。他解开了马甲。外面的雨渐渐地稀疏了，零零落落地敲打着窗玻璃。从对面古老的栗子树丛中不时地传来阵阵呼啸的风声。他闭上眼睛，低下头睡着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搁在安乐椅的靠背上。

醒来时，天已大亮，晨光从三个拱形大窗户照进来。地方官先看了看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然后又触碰到捏在手里的那封信，看了看信上的地址，读了读儿子的名字，一边叹息，一边站起身，衬衣的胸前部分被压得起了皱，那条带有白圆点的深红色宽领带被移到了左边。冯·特罗塔老爷的裤子上第一次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横折痕。他照了一会儿镜子，看见自己的连鬓胡子乱糟糟的，少得可怜的几根灰白色的细头发在他的秃顶上卷成了一个圆圈。针刺般的睫毛横七竖八地立在眼脸上，好像是刚被一阵暴风侵袭过似的。地方官看了看钟，理发师马上就要来了。他赶忙脱去外衣，迅速钻进被窝，好给理发师制造一个正常早晨的假象。那封信还拿在手上。理发师给他擦肥皂和刮胡子时，他还抓着它。洗脸时，他才把那封信搁在那张放洗脸盆的小桌子边上。直到冯·特罗塔老爷吃早餐时才把这封信递给了公务员，吩咐他把这封信和下一份公函一起发出去。

和往常一样，冯·特罗塔老爷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和往常一样，他细心地处理事务。然而，谁也没有发觉他今天的细心异乎寻常。特罗塔老爷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信念已经丢掉，他像一个热情已经泯灭、灵魂已经麻木、眼神已经空洞的音乐家，只是在凭着多年养成的尽职

心、按其可怕的记忆力用冷漠的手指弹奏出正确的音符。只是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罢了。

下午，和往日一样，卫队长斯拉曼来了。

冯·特罗塔老爷问他：“告诉我，亲爱的斯拉曼，您再婚了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起这个宪兵卫队长的私生活来了。

“没有，男爵先生！”斯拉曼回答说，“我再也不想结婚！”

“您做得很对！”冯·特罗塔老爷说。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卫队长决定不再结婚就是对的。

去咖啡馆的时间到了，于是他就去了咖啡馆。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棋盘。斯科罗内克大夫与他同一个时间到达，他们坐了下来。

“您要黑棋还是白棋，地方官先生？”大夫像往常一样问道。

“随便！”地方官说。

他们开始下棋。冯·特罗塔老爷今天下得很认真，简直可以说是全神贯注，十分投入。他赢了。

“您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棋王！”斯科罗内克大夫说。

地方官听了这句话，确实挺得意的。“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棋王的！”他应声说。他思忖道，也许情况会好转的，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顺便说一声，我已经给儿子写信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

道，“他可以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就对了！”斯科罗内克大夫说，“您不能为您儿子做决定！一个人不能为他人做任何决定！”

“我父亲就替我做了决定，”地方官说，“我爷爷就替我父亲做了决定。”

“那是过去的事，”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道，“现如今连皇帝都不能为他的皇朝帝国承担责任了。是的，看样子，连上帝都不愿意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了。在过去那是比较容易的，那时一切都很安定。每一块石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生活的道路已经铺设得平平坦坦。严严实实的屋顶稳稳当当地架在房屋的墙壁之上。可是，今天呢，地方官先生，今天，那些石块都是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路上，很危险。屋顶尽是漏洞，雨水直往屋里打。每个人都得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路，要搬进去的是哪一座房屋。假如已故的令尊大人对您说过：您将来不会从事农业，而是要从政，那么他说的是对的，您成了一个模范官员。但是，当您对您儿子说，他应该去从军，您却没有说对，他不是是一个模范士兵！”

“是的，是的！”冯·特罗塔老爷肯定了他的说法。

“所以说嘛，一切顺其自然，各走各的路！当我的儿子不顺从我时，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尊严。人们所能做的就这些。有时候我会看看熟睡的他们。这时，我会觉得他们的面孔很陌生，几乎认不出来了。我意识到，他们属于未来的世界，而我属于过去的世界。我的孩子都还是少年啊！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熟睡时他们圆圆的脸庞呈玫瑰色。有时候即使在他们的睡眠中我也能感觉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是残酷的。我可不想活得那么久。”

“对，对！”地方官说。

他们又下了一盘棋，不过，这一盘棋，冯·特罗塔老爷输了。“我成不了棋王！”他温和地说道，他几乎原谅了自己的缺点。天色已经晚了，煤气灯泛出绿色的光亮，咖啡馆变得空荡荡、静悄悄。

今夜，他们仍然一起穿过公园回家。天气很好，路上遇到一些快乐的散步者。有两个人在交谈，他们谈到今年夏天老是下雨，谈到了去年夏天的干旱，预计今年冬天会很寒冷。斯科罗内克大夫一直陪着地方官走到他家门口。

“您给您儿子写那封信是对的，地方官先生！”他说。

他走到餐桌旁，囫囵吞枣地吃了半只色拉拌鸡。女管家偷偷地向他投来忧虑的目光。自从亚克斯去世以来，她就亲自来当侍从。她像三十年前还是小姑娘时在校长面前所做的那样，在地方官面前行了个不成功的屈膝礼，便离开餐桌。地方官像赶苍蝇似的向她挥了挥手。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去睡觉。他非常疲倦，好像病了。过去的一夜像记忆中一个遥远的梦，但身体的疲累却近在眼前。

他安静地睡着了，相信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冯·特罗塔老爷，这位老人啊，他不知道在他安睡之时，命运已经给他编织了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他老了，他累了，死神已经在等待着他，但是生命还没有放开他，就像有个残酷的主人把他牢牢地拴在餐桌上，因为他还未尝尽为他准备的一切苦味。

第十七章

是的，地方官还未尝尽一切苦味！

卡尔·约瑟夫收到父亲的来信太迟了，这是因为早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不再拆阅任何信件，也不再写任何信件。冯·陶希格太太找他约会时，就会发电报给他。呼唤他的电报像一只只灵巧的小燕子似的每隔一个星期来一次。卡尔·约瑟夫冲到衣柜跟前，取出那件灰色便服，换装之后，他顿时感觉自己所要去的那个世界十分自在舒适，他忘却了军队生活。

从第一狙击营来的耶德里策克上尉接替了瓦格纳上尉的工作，此人是一个体格超常的“好小伙子”。性格开朗、和善亲切，多么优秀的一个男子汉啊！他一来到这里，大家便知道他能对付这片沼泽地，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人们可以信赖他，依靠他！他违反一切军事戒律，似乎要将其全盘推翻！他好像能够制定、推行和贯彻一套全新的军务规章，他看上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很多钱，确实也有很多钱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伙伴们借钱给他，签期票给他，为他典当自己的戒指和手表，为他写信给父亲和姑母要钱。这倒不是因为人们真的喜爱他！喜爱会拉近他们与他的距离，这似乎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他块头大，腰身粗壮，性格强势，每个人都想与他亲近，而他也是一如既往的好脾气。

“你放心去吧！”他对特罗塔少尉说，“一切由我负责！”他主动担起责任，他也确实能担起这个责任。他每个星期都要钱。特罗塔少尉的钱是从卡普图拉克那儿借来的。特罗塔少尉自己也要用钱。他觉得不带钱

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是可鄙的。那就等于是手无寸铁地投奔到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地去。那是多么轻率啊！他的需求越来越多，随身带的钱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他每次去都会把钱花得精光，于是决定下次多带一些钱。偶尔，他想对开支做一番明细账目，但怎么也想不起具体的一笔一笔的开支，常常连最简单的合计都算不出来。他不会算账。他本来可以通过他的小笔记本理出头绪，但也无济于事。每一页上都记下了没完没了的纵行数目，它们混杂在一起，随即就在他的笔尖下流失。这些数字自动叠加，但错误的统计总在欺骗他。它们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转眼间它们又变了个样子回来，叫他再也无法辨认。他甚至都无法算出他欠下的总债。利息他也搞不清楚。他借出去的钱和他欠下的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不明白卡普图拉克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他怀疑卡普图拉克的诚实，但更怀疑自己的计算能力。最后，他干脆把这些乏味的数字丢在一边，置之不理，以免陷入绝望。

他欠卡普图拉克和布洛德尼茨六千克朗。这个数目和他的月薪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即使是对数字没有任何概念的特罗塔也明白这一情况，何况他每个月的薪水还要被扣去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这六千克朗的数目就像一个强大而衰老的敌人一样，让他习以为常了。是的，在美好的时刻，他甚至觉得这些数字会变小、变弱。但在悲伤的时刻，这些数字又会变大、变强。

他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几个星期以来，他经常进行这种短暂的秘密旅行，就好像是进行邪恶的朝圣之旅。和那些天真的朝圣者一样，特罗塔少尉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一种消遣，有时甚至当作一种刺激。在特罗塔少尉心中，朝圣的目的与他所生活的环境、他对自由生活的永久渴望、身上的便服以及那种偷情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喜欢这样的旅行；他喜欢坐在封闭的马车里到火车站去的那段旅程——在十分钟的旅

程中他享受着潜行的自由；他喜欢揣在胸前口袋里的那几张借来的一百克朗的钞票——这些钱今天和明天属于他一个人所有，别人不会注意到这些钱是借来的，也不会注意到它们已经开始在卡普图拉克的账本里生长和膨胀；他喜欢这身便服，穿着它走过维也纳北站时，不会被人认出来。军官们和士兵们从他身旁经过，他不用向他们敬礼，而他们也不用向他敬礼。有时候他会习惯性地举起手臂，但很快想到自己穿的是便服，于是又把它放下来。比如说，那件马甲就给特罗塔少尉带来了一种童趣。他把手伸到马甲的各个口袋里，却不知道这些口袋有什么用处。他得意地用手指去抚摸马甲上方领带上的领结，这是他唯一的一条领带，也是冯·陶希格太太送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试了无数次，可就是不知道这领结的打法。其实，连最笨的警官都能一眼看出特罗塔先生是一个穿便服的军官。

冯·陶希格太太站在北站的站台上。二十年前——她想象那应该是十五年前，因为她不愿相信时间会有那么长，她更愿相信在生命结束以前她的年岁不会再增长——她也是站在北站等候一个少尉，当然那是一个骑兵少尉。她登上站台犹如获得了重返青春的源泉。她被刺鼻的煤烟味，火车头调转的咝咝蒸汽和密集的信号铃声包裹着。她披着一条短短的旅行纱巾。她想象这是十五年前的时髦。但是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甚至都不是二十年前的事啊！她喜欢在站台上等候，她喜欢列车隆隆进站的那个时刻，她喜欢看见依在车窗门口的特罗塔那个滑稽可笑的深绿色的小帽子以及他那张可爱、茫然、年轻的面孔。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年轻，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年轻一样；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天真而茫然，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天真而茫然一样。在少尉离开最低一层脚踏板时，她便像二十年前或者更愿意说是十五年前一样张开双臂。她脸上又浮现出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前那种没有皱纹的玫瑰色的容颜，那是一张甜蜜的、激动得有点儿发烫的面孔。她把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

前戴过的唯一首饰，即那条像孩子戴的细细的金项链套在她脖子上，那上面如今已有两道平行皱褶。和二十年前或者是十五年前一样她带着少尉驱车去了一家小旅馆。在这些小旅馆里，隐秘的爱情之花盛开在那些按时计费、脏兮兮、嘎吱作响而又甜蜜温馨的床上乐园里。

散步开始了。在维也纳森林清新的绿荫中走上可爱的几刻钟，期间还遭遇了几阵小小的狂风暴雨。然后，在挂有帷帘的灯光昏暗的剧院包厢里消磨晚间的时光。曾经沧海而又如饥似渴的肌肤等待着情人熟稔亲密的爱抚。听着那些熟悉的音乐，冯·陶希格太太却只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表演，因为她坐在包厢里时总是把帷帘拉下或者把眼睛闭上。乐队演奏出的美妙音乐将柔情赋予这男人之手，摸在她的肌肤上既冷又热。对于早已熟悉而又永远年轻的姐妹们来说，这是常常得到又常常忘记的，只是在梦幻中渴望重新得到的礼物。静悄悄的餐馆开门营业了，安静的晚餐开始了。在那些角落里，他们喝的葡萄酒似乎也在发酵，被黑暗角落里熠熠闪光的爱情烘熟了。告别的时刻到了。下午，床头柜上的怀表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无情地催促他们做最后一次伤感而甜蜜的拥抱。还未分离，他们的心里已经充满了对下次再见的喜悦。他们匆匆地挤到列车前，在脚踏板上做最后一吻，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与他同行回去的念头。

疲倦的特罗塔满载着生活和爱情的甜蜜回到了驻地。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军服。特罗塔在餐馆的后室换好装，然后驱车直往营房。他走进连队办公室，一切正常，没出什么事。耶德里策克上尉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快乐、活跃、庞大而健康。特罗塔少尉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发生一场灾难，使他不能再继续留在军队，那样他就可以直接返回维也纳，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不得不再等上十二天，关在营房四面院墙之

内，锁在本城凄凉的小巷里。他看了一眼营房院墙前面的那排枪靶，那是一些蓝色的小人像，被子弹打乱了，然后再又修好。它们就像是营房里的家神、家鬼，它们以击中自己的武器警示营房，它们不再是射击对象，反而成了危险的神枪手。他每次来到布洛德尼茨的旅店，进入那冰冷的房间，爬到那张铁床上，就下定决心下次去维也纳就再也不返回营房。

然而，他无法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这一点他心里也明白。他的确在等待命运女神有朝一日会眷顾他，把他从军队里永远地解脱出来，从困扰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给父亲写信，并把父亲写给他的几封信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以便日后一次性打开；日后……

又一个十二天过去了。他打开衣柜，看看他的便服，等待着电报的到来。电报像个归巢的小鸟似的总是在这个时刻，刚好在夜幕降临前的黄昏之际到来。可是今天它没有来，甚至在夜晚已经来临之时，还没有来。

少尉没有点灯，他抗拒夜晚的降临。他睁着眼睛和衣躺在床上。一切熟悉的春天声息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青蛙低沉的吵闹声，蟋蟀温柔而响亮的歌声，穿插着夜间松鸦从远处传来的呼叫声，以及从边界乡村传来的少男少女的歌声。

电报终于来了。冯·陶希格太太通知他这次不要去维也纳，她要回到丈夫那儿去。她想很快就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电文结束语是“吻你一千次”。这个数字使少尉十分生气，她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吝啬，他思忖着，她完全可以写上“吻你十万次”嘛！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他欠下的六千克朗债务。与这个数字相比，那一千个吻简直是区区小数

目。

他站起来去关衣柜的门，看到里面挂着一个衣冠整齐的躯体，一个干干净净、笔直笔直、穿着深灰色便服的特罗塔，门把他给关上了。一具棺材：埋葬吧！埋葬吧！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奥努弗里耶总是坐在过道里，一声不吭或是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为的是不让琴声太响。奥努弗里耶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蹲在门槛上。他本来一年前就该离开军队，他是自愿留下的。他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子就在附近。每当少尉出门去了，他就会回村子。他总要带上一根樱桃木棍，一块白底蓝花布，并把一些神秘的物件包进这块布里。把这块布包好之后，就把它挂在木棍的一头。他扛着木棍，挑着包袱，陪着少尉去火车站，一直等到列车开出。即使特罗塔少尉不往车窗外看，他也要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向少尉行军礼。然后，开始徒步去布尔德拉斯基村。他在沼泽间穿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两边生长着杨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安全的小路，走在上面不会有下沉的危险。奥努弗里耶总是准时回来等着少尉。他坐在特罗塔的门外，一声不吭，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今天你不能回布尔德拉斯基村！我不出门！”

“是，少尉先生！”奥努弗里耶像一条深蓝色的线条笔直地站在白色的过道里，向他行军礼。

“你留在这儿！”特罗塔重复道，他以为奥努弗里耶没听懂他的话。但是，奥努弗里耶只是重复一遍：“是，少尉先生！”似乎是为了证明已经完全听懂了少尉的话，他走下楼，拿上来一瓶“180度”。

特罗塔沉醉酒中。光秃秃的房间变得亲切了一些。一只光溜溜的灯泡吊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上，灯光洒在光滑的褐色桌面上，散发出柔和的光亮。夜蛾绕着灯泡乱舞，灯泡在夜风中飘来荡去。特罗塔的失望也渐渐地变成了甜蜜的痛苦。他内心愁肠百结。今天是个极度悲伤的日子，而少尉则是一切悲伤的焦点。今夜，青蛙是为他而哀鸣，连痛苦的蟋蟀也在为他悲号。也是为了他，这春之夜才会充满了如此甜蜜而温柔的痛苦，星星也才会如此高高地挂在天空，遥不可及；仅仅只是为了他，那闪烁的星星才会空怀渴望。人世间无涯的痛苦完全是特罗塔无限的悲哀。他忍受的痛苦即是宇宙的苦难。在深蓝色的天际后面，上帝正以同情的目光俯视着他。

特罗塔又一次打开衣柜，那里吊着已经永远死去的自由的特罗塔。旁边是已故的朋友马克斯·德曼特大夫那闪闪发光的马刀。箱子里放着老亚克斯的纪念品，是坚硬如石的树根。它的旁边放着已故斯拉曼太太的信件。窗台上搁着三四封尚未拆阅的父亲的来信，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死了。啊！特罗塔不仅是个悲伤的人，不幸的人，还是一个邪恶的人，一个邪恶透顶的人！他回到桌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门外的过道里，奥努弗里耶用口琴吹起了一首新的曲子，那是大家熟悉的那支歌：《噢，我们的皇帝……》。他只知道开头的几句乌克兰语。他没能学会当地语言。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人，而且还是个十足的傻瓜、笨蛋。总而言之，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失败！他的胸腔收缩起来，泪水已经涌到喉咙口，马上就要冲到眼睛里去。为了疏通泪腺，他又喝了一杯酒。它们终于冲出了他的眼眶。他把手臂放在桌上，把头搁在臂膊上，伤心地抽泣起来。他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他没有听见奥努弗里耶的口琴声停了，也没有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直到门被打开，他才抬起头。来人是卡普图拉克。

他抑制住泪水，厉声问道：“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卡普图拉克手上拿着帽子，站在门边，他只高出门把手一丁点儿，土黄色的脸上挂着微笑。他身穿灰色衣服，脚穿灰色的亚麻布鞋，鞋帮上沾满了春天乡村公路上灰亮的污泥。在他极小的脑壳上清清楚楚地围着一圈卷发。“晚上好！”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鞠躬。映在那道白门上的影子也同时迅速地往上一蹿，马上又消逝了。

“我的勤务兵在哪里？”特罗塔问，“您来这里干什么？”

“你今天没去维也纳嘛！”卡普图拉克说。

“我永远不会再去维也纳！”特罗塔说。

“这个星期不需要钱咯！”卡普图拉克说，“今天我一直在等您。我想了解一下情况。我刚刚到耶德里策克先生那里去过，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特罗塔淡然地重复了一遍。

“对，”卡普图拉克说，“他不在家，他出事了！”

特罗塔清楚地听见对方说耶德里策克上尉出了事，但他没有去追问原因。首先，他并不好奇，他今天没有好奇心；其次，他好似遇到了一大堆伤心事，太多了，他没有心情去关心他人的事；再次，他根本没有兴致去听卡普图拉克的唠叨。卡普图拉克的到来让他感到十分恼火，但他没有力气去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这个小矮个子男人。一个非常模糊的记忆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打转：他欠这位来访者六千克朗，一个苦涩的记忆。他竭力想把这个记忆给挤出脑海，试图暗暗地说服自己相信这笔钱与这位来访者毫不相干。那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我欠了他的债，他不在这儿；另一个，他正在这个房子里，他只不过是讲一点有关耶德

里策克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少尉凝视着卡普图拉克。有一会儿，他似乎觉得他的客人融化成一些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特罗塔等啊等啊，一直等到这些模糊不清的斑点组合成了清晰的图像。特罗塔费尽气力去辨认这个清晰的图像，因为稍有疏忽，这个灰色的小矮人马上又会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最后彻底化为无形，在他的眼前消失。卡普图拉克好像知道少尉没看清他的面孔，于是向他走近了一步，并大声重复了一遍：“上尉出事了！”

“噢，他到底出什么事了？”特罗塔迷迷糊糊地问道，好像在睡梦中没醒过来似的。

卡普图拉克又朝桌子旁走近一步，和少尉低声喃语起来，还把双手捂在嘴前，低声喃语变成了一种沙沙声。“他被抓起来，送走了。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

听到这句话，少尉突然直起身子。他站起身，双手按在桌子上。他的两条腿几乎已经失去知觉。他觉得他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双手上。他几乎要把双手按进桌子里面。

“我不想从你这里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少尉说，“你给我出去！”

“啊哈，啊哈，不可能，不可能！”卡普图拉克说。他现在就站在特罗塔身旁，离桌子很近。像是要做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他低下头，说：“您得付一笔期款给我！”

“明天！”特罗塔说。

“明天！”卡普图拉克重复道，“明天说不定都拿不到了！每天都会

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我在上尉身上已经损失了一笔钱。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您是他的朋友！”

“您说什么？”特罗塔问道。他把按在桌上的手举了起来。突然间他的两条腿恢复了知觉，站得稳稳当当的。他猛然意识到卡普图拉克讲了一件非常可怕但又非常真实的事。这件事之所以那么可怕恰恰在于它的真实性。少尉又想起了这一生中唯一让他人产生恐惧的时刻。他希望能像那回一样，带着马刀、手枪，全副武装地站在全排队伍前面。此刻，这个灰色的小矮个子比上次那几百个罢工工人要危险得多。特罗塔努力地用莫名的愤怒来掩盖他的束手无策。他攥起了拳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不认为自己有震慑力，充其量只不过是装出能震慑他人的样子。他的前额凸出了一条青筋，满脸通红，眼睛充血，放出一团怒火，他的样子让人看了害怕。

卡普图拉克直往后退。

“您说什么？”少尉又问了一遍。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说。

“把您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特罗塔命令道。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回答说。

转眼间，小矮个子又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少尉非常恐惧，害怕这个小矮个子有一种魔力，能一会儿变成碎块，一会儿又将这些碎块组成一个完整的身躯。一种欲念，一种难以抵抗的欲念在少尉心中生根、发芽：了解一下卡普图拉克这个人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这种欲念和一个科学家不可抑制的激情相似。在他背后那张床的侧柱上挂着一把

马刀，那是他的武器，是维护他的军队和他个人荣誉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刻它变成了一种神器，可以用来揭露这个恶魔的本质。他感觉到了身后闪闪发光的马刀释放出的磁石般的吸引力。就是在它的吸引之下，少尉往后跳了一大步，眼睛注视着一会儿融化成无形，一会儿又组合成人形的卡普图拉克，左手抓过那件武器，右手以闪电般的速度拔刀。卡普图拉克吓得一步跳到门口，帽子从手上脱落，掉在他的灰色亚麻布鞋前面。特罗塔握着明晃晃的马刀，追到卡普图拉克跟前。少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把刀尖对着这个灰色幽灵的胸脯，他比画钢刀的长度，揣测来自对方衣服和身体的阻力。少尉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确定卡普图拉克是个人——不过，少尉还是不能放下刀。

那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然而就在这一眨眼，特罗塔少尉听到了、看到了、闻到了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夜间的声息、天上的星星、摇曳的烛光、房间的物件、他自己的躯体——他仿佛觉得他的躯体并不附在他身上，而是站在他面前——围着灯火乱舞的蚊子、沼泽地飘过来的潮湿雾气以及冰凉的夜风。卡普图拉克突然张开双臂，两只瘦小的手死死地抓住左右两边门框。他那个围了一圈灰色卷发的秃脑袋垂到了肩膀上。同时，他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将两只可笑的灰色布鞋扭成了一个结。在他身后，也就是那道白门上，突然显出一个十字架的黑影，它在特罗塔鼓出的眼睛前不停地晃动着。

特罗塔的手开始发抖，松开了马刀的把柄。它轻轻地晃了几下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时，卡普图拉克的双臂也垂下来了，他的头从肩上滑到胸前。他眼睛闭着，他的嘴唇乃至整个身躯都直打战。屋里很静，只能听见蚊子围着灯光飞鸣的嗡嗡声，近处一只狗的吠叫声，还有远处沼泽地传来的蛙声和蟋蟀的鸣叫。

特罗塔少尉晃动着身子，并转过脸来。“您坐！”他指着房间里唯一

的一张椅子。

“好的，”卡普图拉克说，“我还真想坐一会儿！”

他轻快地朝桌子边走去，如此轻快——这神情使特罗塔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卡普图拉克的脚尖触到了地上的那把刀。他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仿佛有责任维持室内的整洁似的，他举起一只手，用其中的两个手指夹着那把光溜溜的马刀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刀鞘。他没朝少尉看一眼，只顾把刀放入刀鞘，再把它挂到床柱上。接着，他绕过桌子，在特罗塔对面坐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抬眼望着还站着的特罗塔。“我只待一会儿，”他说，“我得平复一下心情。”

少尉没吭声。

“我请您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间，还清您所有的借款。”卡普图拉克继续说道，“我不想和你来往了。总共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此外我还要告诉您，布洛德尼茨先生就站在门外，他什么都听见了。如您所知，科伊尼基伯爵先生今年要晚些时候才会回来，说不定根本就不会回来。我要走了，少尉先生！”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弯腰捡起他的帽子，又朝周围扫视了一遍，关上了门。

此刻，少尉已经完全清醒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他打开门。奥努弗里耶仍然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椅子上，即使时间已经很晚了。特罗塔看了看表，正好九点半。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他问道。

“因为您有客人！”奥努弗里耶回答道。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奥努弗里耶说。

“布洛德尼茨到这儿来过吗？”

“来过！”奥努弗里耶证实道。

现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里确实发生过如特罗塔少尉刚刚经历的事情。看来，明天早晨就得把整件事情向上级汇报。军官伙伴们还没有回来。他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房间里都是空空的。他们现在都坐在军官食堂里谈论耶德里策克上尉的事件，是一件令人恐惧的耶德里策克上尉事件。他一定会被移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会被罢职，会被枪毙。特罗塔系好马刀，抓起帽子，走下楼去。他得在楼下等候他的伙伴们。他在旅馆前走来走去。他觉得上尉事件比他刚才和卡普图拉克所经历的纠纷还要重要，这也太奇怪了。他相信他能够识破黑暗势力背后的险恶阴谋。陶希格太太不早不晚恰恰是今天要去她丈夫那儿，这让他觉得太蹊跷了。他逐渐意识到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灰暗的事情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都是受制于一个强大的、险恶的幕后隐身操纵者，目的就是要将他给毁掉。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是明摆着的事。特罗塔少尉，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他一方面在毁灭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又被那些走向毁灭的人牵制着。无论怎么说，那些恶势力一直在用邪恶的眼光盯着这个不幸的少尉。

他在静悄悄的小巷里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声从对面的街道，从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遮有帷帘的窗户前面回响。咖啡馆里有人在演奏音乐，还有纸牌摔在桌面上发出的噼啪声。现在这里唱歌跳舞的不再是昔日的那个夜莺，夜莺虽然换了一只新的，但歌还是老歌，舞还是旧舞。今晚，

里面肯定没有他的伙伴们，特罗塔也不想去查看。尽管他早就不想在军队待下去了，但上尉的丑事还是压在他的心头。它使整个狙击营蒙羞。特罗塔在军校所受的教育使他很难理解在耶德里策克事件发生之后军官们居然还敢穿着军服在街上晃来晃去。是的，这个耶德里策克啊！他高大、壮实、快乐，是个好伙伴儿。他需要许许多多钱。他把一切都担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楚克劳尔少校喜欢他。狙击营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大家都觉得他比沼泽地和边境更强而有力。他居然会是一个间谍！

从咖啡馆里传来了音乐声、嘈杂的说话声和叮当的杯盘碰撞声。这些声音不停地淹没在青蛙不知疲倦的夜间大合唱之中。春天已经到了！但是科伊尼基不会回来了。他是唯一有钱能拯救他的人。他的欠债远远不止六千克朗，而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得还清所有的欠债呀！如果他不还钱，那么人们就会把他和耶德里策克上尉扯上某种关联。他曾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说到底，大家都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尽管如此，对于不幸的特罗塔少尉来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命运，这就是他的命运啊！而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便服的自由而快乐的年轻人，正和画家莫泽喝酒聊天。可是，今天，他多么羡慕嫉妒莫泽教授啊！

他听见拐角处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军官伙伴们回来了。住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军官们全都回来了。他们成群结队、默默无语地走了过来。他迎着他们走过去。

“啊，你没有出门！”温特说，“那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可怕，太可怕了！”

他们一个一个顺着楼梯往上走，一声不吭，脚步很轻，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溜上楼梯。

“所有人到九号房去！”中尉赫鲁巴命令道。他住的就是九号房，是整个旅馆最大的房间。他们耷拉着脑袋走进了中尉赫鲁巴的九号房间。

“我们得采取行动！”赫鲁巴说，“你们看见楚克劳尔了吧！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会开枪自杀的！我们得采取行动！”

“胡说，中尉先生！”利波韦茨少尉说。他学了两个学期的法律之后才参军的。他永远也脱不掉“平民”的气息。人们像对待后备军官那样，既畏惧他又时时讥讽他。

“我们不能在这儿采取任何行动，”利波韦茨少尉说，“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继续服役！这种事在军队里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没人应声。他们也许都意识到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本来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此刻，却突然明白了他们只是被恐惧驱赶到这儿来的，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这种恐惧。可是，即使聚拢在一起，也无济于事，每一个人仍然感到十分孤单和恐惧。他们抬起头，面面相觑，而后又低下头去。在瓦格纳上尉自杀之后，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人都想起了耶德里策克上尉的前任，瓦格纳上尉。现在，他们都盼望耶德里策克也去自杀算了。他们不禁怀疑：已故的瓦格纳上尉就是因为害怕被捕才会选择自杀的。

“我要去，我可忍不住了，”哈贝曼少尉说，“我要揍扁他。”

“首先，你可要忍住！”利波韦茨回答说，“其次，他会自杀的。人们一旦摸清了他的底细，就会给他一把手枪，把他关起来。”

“耶，不错，还是这样好！”有几个人喊道。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上尉此时已经自杀了。他们仿佛觉得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军事审判找到了这样一个明智的惯例。

“我今晚差一点儿就干掉了一个人！”特罗塔少尉说。

“谁？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卡普图拉克，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特罗塔开始斟字酌句地将整件事情娓娓道来。讲着讲着，脸色也变了。讲到最后，也没有讲清楚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将马刀刺入卡普图拉克的胸膛。他感到大家都没听懂他的话。是的，他们都不理解他。

“假如是我的话，准会把他给干掉！”有一个人喊道。

“我也会的！”第二个人也跟着喊道。

“我也会的！”第三个人又喊道。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利波韦茨又插嘴喊道。

“这个犹太人，该死的吸血鬼！”有人说了一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记起利波韦茨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

“是的，我突然，”特罗塔又开口说道——他感到极为惊讶的是此时他想起了已故的马克斯·德曼特和他的祖父，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我突然看见在他身后有一个十字架！”

有人笑了。还有一个人冷哼道：“你肯定是喝醉了！”

“好了，别说了！”赫鲁巴最后命令道，“明天，我们要把这一切汇

报给楚克劳尔少校！”

特罗塔打量着这张面孔：死气沉沉而又疲倦不安。然而在疲倦不安的面孔上又露出快活的神情。假如德曼特还活着就好了，他想，那我可以和他——酒店老板白胡子大王的那位孙子——谈谈！他尽力不动声色地悄悄地走出去，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向楚克劳尔少校汇报了这件事。汇报时他用的是一种军队的语言，从孩童时代起他就习惯于用这种语言作报告和讲述事情。这种军队语言可以说就是他的母语。不过，他觉得他并没有把整件事情讲清楚，关键的地方还没有讲出来。他似乎觉得他所经历的与他所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而又捉摸不定的鸿沟，几乎可以说是隔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也没有忘记报告他相信他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正如特罗塔所预料到的那样，少校笑了，并问道：“您喝了多少？”

“半瓶！”特罗塔说。

“噢，难怪！”楚克劳尔说道。

他，苦恼的楚克劳尔少校只笑了一会儿。这个事情很严重。倒霉的是严重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得向上级报告。但是，也可以等等。

“您有钱吗？”少校问道。

“没有！”少尉说。

他们不知所措地望着对方，目光茫然而呆滞，人们只有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怜的目光。不是一切都写在规章里。人们可以把那

些规章制度条例本子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仔细地查遍也不是什么都找得到。少尉做得对吗？是他拿刀拿得太冒失了吗？那个借钱给人家又要把钱要回去的人做得对吗？如果少校把军官们都叫到一起，和他们商量：谁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呢？谁又能比狙击营的这位指挥官更聪明呢？这个不幸的少尉究竟出了什么事？平息那次罢工事件就已经大费周折。灾难，一个接一个地笼罩在楚克劳尔少校的头上，灾难笼罩在特罗塔的头上，灾难笼罩着狙击营。他急得直搓手，他，楚克劳尔少校只要有可能，就会在处理军务时搓起手来。即使所有的军官愿意帮特罗塔的忙，也凑不齐那么大一笔钱呀！如果不能还清这笔欠债，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楚克劳尔少校问道，但他马上又想到他心里清楚这件事。他挥了挥手，表示不用回答他的问题。“您给令尊大人写封信！”楚克劳尔少校说。他觉得他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报告结束了。

特罗塔少尉回到房里，坐下来，开始给父亲大人写信。没有酒这信是写不下去的。于是他下楼去了咖啡馆，要来了一杯“180度”，还有墨水、纸和笔。他开始写了。一封艰难的信，一封无法写的信。特罗塔少尉写了一个开头又把信给揉皱，接着又写，又揉皱，揉皱了又写。对于一个少尉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要写下与自己有关的甚至对自己又危险的事情了。这一点在少尉特罗塔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早就厌恶军队的生活，但还保存着一个军人的虚荣心，所以还留在军队里。当他试图向自己的父亲描述这件复杂的事情时，他出乎意料地又变回了那个军校学生特罗塔，那时他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就决心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献身。人的心灵是多么奇特，多么变化无常，多么复杂啊！

特罗塔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件事写完。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人已经聚集在咖啡馆。店老板布洛德尼茨先生也出来了。他那种恭敬的态度显得很寻常，又十分可怕。他在少尉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这使少尉觉得这是在故意提醒他与卡普图拉克的纠纷，提醒那亲眼看到的见证。特罗塔站起来去找奥努弗里耶，他走到过道里，朝楼梯那里喊了几遍奥努弗里耶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回应。布洛德尼茨走过来说：“您的勤务兵今天早晨走了！”

特罗塔只得自己去车站寄信。半路上他想起奥努弗里耶没请假就走了。他所受的军人教育使他对勤务兵大为恼火。少尉自己也经常穿着便服不请假偷偷地溜到维也纳。也许，勤务兵只是上行下效而已，说不定有个姑娘在等着他。我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把他关起来。少尉寻思着。但同时又觉得他并不是有意的，也不是真的要这么做。这只是一句机械的习语，只是无数机械性习语的一句，他们早就深藏在军官的脑袋里，代替了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不假思索地做出盲目的决定。

不，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在村子里并没有心爱的姑娘。他有四个半公顷的土地，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现在由他姐夫管理着。他曾把二十个十克朗的金币埋在地里，埋在小屋左边第三棵柳树旁，也就是通向邻居尼卡弗家去的那条小路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今天一大早就起床，先替少尉刷好制服，擦好靴子，把靴子搁在门前，把制服挂在椅上，然后就拿起樱桃木棍直奔布尔德拉斯基村。

他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小道两边生长着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干路，因为柳树吸干了路基上的水分。小道的两边升起灰蒙蒙的、变化多端的、幽灵般的晨雾，一个劲地向他袭来，吓得他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还不停地用颤抖的嘴唇念诵祈祷文。尽管如此，他的情绪高昂，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路左边的有着石板瓦屋顶的铁路大仓库。它还是在它

原来的地方，这给了他某种安慰，于是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不过，这次是感激上帝的善心，让这些铁路仓库还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太阳升起后的一个小时，他来到了布尔德拉斯基村。他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到田里干活去了。他进了他们居住的小屋，那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们还在摇篮里熟睡。摇篮用一条系在天花板上的粗绳吊起来，绳头系在一个弯弯曲曲的铁钩子上。他从屋后的小菜园里拿了一把铁锹和一个耙子，出去寻找小屋左边的第三棵柳树。他站在门口，背对着门，眼睛望着地平线。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确认自己的右手臂朝着右边，左手臂朝着左边，于是他向左边走去，对着邻居尼卡弗家走去，走到第三棵柳树前便开始挖起来。他不时地朝四周看看，以便确认没有人在偷看他。没有，没有人在看他干什么。他挖呀挖。太阳升得很快，他以为已经到中午了，其实才上午九点钟。

他终于听到铁锹碰到了什么坚硬的、叮当响的东西。他放下铁锹，拿起耙子，把松动的土轻轻地翻起来，而后，他把耙子也放下，索性趴在地上用十个手指把松软又潮湿的泥土块扒开来。他先摸到一个亚麻布口袋，摸索着绳结，把绳结解开，拿出一块布，里面包着的就是他的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

他没有时间数了。他把这笔宝贝藏在裤子口袋里，去找布尔德拉斯基村的犹太酒店老板，即一个叫希尔施·贝尼福尔的人。这个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唯一的银行家。

“我认识你！”希尔施·贝尼福尔说，“我也认识你父亲！你需要糖、面粉、俄罗斯烟草还是钱？”

“钱！”奥努弗里耶说。

“你需要多少钱？”贝尼福尔问。

“很多！”奥努弗里耶说——他把手臂伸得开开的以示自己需要很多钱。

“好的，”贝尼福尔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打开一个大账本，账本上记着：奥努弗里耶·克罗兴拥有四个半公顷土地。贝尼福尔根据这个情况准备借给他三百克朗。

“我们去找村长吧！”贝尼福尔说。他把妻子喊过来，嘱咐她看好店，自己则和奥努弗里耶一起去找村长。

在村长办公室，他把三百克朗交给了奥努弗里耶。奥努弗里耶坐在一被蛀虫咬过的桌子边，把他的名字签在字据的下面。他摘下帽子。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透过小窗户将炙热的光线射进来。奥努弗里耶出汗了。在他窄小的额角上沁出了如水晶一般透明的汗珠。奥努弗里耶每写一个字母，额角上就会冒出一滴汗珠。这些汗珠就像是奥努弗里耶脑袋里哭出来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啊，往下流。他的名字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字据下方。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藏在裤子口袋里，三百克朗的纸币放在制服上衣口袋里。奥努弗里耶·克罗兴开始往回走。

下午，他回到了旅馆。他走进咖啡馆，打听少尉的去处。他在那些玩牌的人中间看见了特罗塔。奥努弗里耶就像站在营房的院子里那样无忧无虑，他的宽脸像太阳一样金灿灿的。特罗塔将柔情藏在心间，用愤怒的目光久久地瞪着他。

“我要把你关起来！”少尉不假思索地说，“到房间里去！”特罗塔说

着站了起来。

少尉走上楼去，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始终与他保持三步的距离。他们进了房间。

奥努弗里耶脸上仍然是金灿灿的。他报告道：“少尉先生，这里有钱！”说着，把裤子口袋和上衣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并走上前，把钱放在桌上。那个装着二十个十克朗金杜卡特的深红色口袋布在地下埋了很久，所以现在还沾着银灰色的泥土。口袋旁边放着蓝色的钞票。特罗塔把钞票数了数。然后他打开那个口袋，数了数口袋里的金币。随后把纸币和金币一起装进口袋里，把口袋扎起来，递还给奥努弗里耶。

“可惜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懂吗？”特罗塔说，“这是违反军规条例的，你懂吗？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我就会被降级，就会被开除，你懂吗？”奥努弗里耶点点头。少尉站在那里，把那扎钱举在手上。奥努弗里耶不停地点头。他伸出手，抓住那扎钱，还在空中摇了一会儿。

“下去吧！”特罗塔说。

奥努弗里耶拿着那扎钱走了。

少尉想起了在骑兵营的那个秋夜，他听见身后传来了奥努弗里耶那重重的脚步声。他也想起在军队医院里读过的那些绿色封面小薄册子里的一些军界幽默小故事。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勤务兵的故事，那些勤务兵全是高大粗笨却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农家小伙子。特罗塔少尉没什么文学品味。每当他听到“文学”这个词时，他能想到的只有赛多尔·科勒尔的戏剧《茨里尼》。但是他对那些小薄册子里描写的忧郁而温柔的情调，那些金子般的人物形象有些许反感。特罗塔少尉的经验不足

以让他知道真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高大粗笨而心灵高贵的农家小伙子。在那些坏书里居然也会重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事情，噢，原来坏书只是写得不好而已。

总之，特罗塔的经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第十八章

在一个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春日早晨，地方官收到了少尉那封不祥的来信。

冯·特罗塔老爷在拆开这封信之前，先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分量。它好像比他收到过的所有来信都要沉。它一定有两页纸，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冯·特罗塔衰老的心里有悲伤，有作为父亲的愤怒，有喜悦也有不安。拆开信封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抖得硬袖口都有点儿晃动。他用左手紧紧地抓住夹鼻眼镜，这几个月以来，这夹鼻眼镜似乎也变得有些颤抖。他用右手把信举到眼前，信纸都碰到了他的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明显的仓促的笔迹和不同寻常的内容都使他感到极为恐惧。

地方官在字里行间寻找着隐藏的惊恐，因为他觉得信里显露的惊恐似乎没有预料的那么多，仿佛长久以来，特别是儿子停止给他写信以来，他就日复一日地等着最可怕的消息。因此，当他把这封信放下时，他显得很冷静。毕竟他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位老人。从大战前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也许比今天的年轻人要笨。冯·特罗塔老爷所感受的这些惊恐按照我们所处时代的观念应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位爱好荣誉和尊严的老人却依然保持着一种英雄气质的冷静。冯·特罗塔老爷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这些荣誉包括职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荣誉。现在，这些似曾相识的迂腐观念还残留在特罗塔老爷身上。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像冯·特罗塔老爷之类的地方官听到亲生独子突然死去的消息，似乎不会比听到独子不正派的消息——哪怕只是表面上

的不正派—更伤心。那个旧时代的迂腐观念认为，如果一个军官没有去杀死一个损害自己荣誉的人—看来是因为他欠了这个人的债—那么这便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甚至比不幸还糟糕，因为这是他作为教导者的耻辱，是军队的耻辱，甚至是整个皇朝帝国的耻辱。

这件不幸的事首先触动的不是冯·特罗塔老爷那颗做父亲的心，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那颗做官的心。

他自言自语道：“立刻辞去你的职务！提前退休，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在官场上再为皇帝效劳了！”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那颗做父亲的心又喊道：“这是时代的错误！这是边防驻地的错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你的儿子是诚实而高贵的！不幸的是他太软弱了，你得帮他一把！”

得帮帮他！得防止特罗塔的名声遭受玷污。冯·特罗塔老爷的两种心态—做父亲的心和做官的心—在这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么，当务之急是去弄钱，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他，作为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曾经得到了皇帝五千弗罗林的馈赠，还曾经得到过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现在，它们全都被地方官花掉了，花在家用开支上，花在军事学校上，花在画家莫泽身上，花在购买马上，花在慈善捐款上。

冯·特罗塔老爷总是要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表面光。他有着一个真正老爷的天性。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许仍然如此—这种天性花费巨大。喜欢受这种天性折腾的人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他花掉了多少钱。他从一个看不见的源泉取钱，他不算账，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钱不会因为挥霍而减少。

现在，冯·特罗塔老爷在自己漫长的人生中第一次面临这样一个无

法想象的任务，立刻去筹集一大笔款项。他一个朋友也没有，除了在中学和大学结识的同学，如今，他们和他一样都当了官，他和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他们大多都是穷鬼。这个区里他认识的最有钱的人是冯·温特尔希格先生。

他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要去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明天，后天，或者今天就去，向他借钱。冯·特罗塔老爷并没有什么丰富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能够想象到，可怕的借贷之路每一步都是极其痛苦煎熬的。在漫长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无助的人要保持尊严是何等的艰难！这个体会犹如一道闪电向他袭来，顷刻间击碎了他苦心经营、从父亲那儿继承并将传承给后代的自豪感。他像一个多年来备受挫折的人一样备感耻辱。从前，这种自豪感是他青年时代坚强的伙伴，是他中年时代的支柱，而现在这个自豪感被击碎了，从他这位可怜的地方官老爷身上被击碎了。

他决定立即给冯·温特尔希格先生写信。可是，刚拿起笔他就明白与其说是拜访人家不如说是去登门求救。老特罗塔认为如果不说清楚自己登门的目的，那就是在进行一种欺骗。但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意图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把笔握在手上，坐了很久很久，仔细斟酌，写了又划，划了又写。当然，他也可以打电话给冯·温特尔希格先生。但是，在地方官公署装上电话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冯·特罗塔老爷只用它谈工作上的事情。现在假如叫他走到那个褐色的、让人有点儿害怕的大电话机前，转动电话摇铃，听到电话筒里那声可怕的“喂”，便和冯·温特尔希格先生通起话来，那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地方官看来，电话里的一声“喂”是严肃的人在谈正事时所传达的一本正经，既幼稚而又傲慢，这会使他感到备受侮辱。

这时，他突然想到儿子也许在等他的回信，或者是电报哩。地方官

能在信中写什么呢，或者能在电报里说什么呢？也许这么说：我将尽一切努力。详情再叙！或者这么说：请耐心等待我的消息。或者还可以这么说：试试其他办法，我这儿无能为力。——无能为力！这几个可怕的字在耳边久久地回响着。无能为力的含义是什么？是指挽救特罗塔家族的荣誉吗？不，这得是可能的，绝不能让它成为不可能。

就像当年那些星期日的上午考问小卡尔·约瑟夫的情景一样，地方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一只手放在后背上，另一只手把袖口甩得啪啪响。过了一会儿，他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已故的亚克斯老人还坐在院子屋梁的阴影里，于是他走下楼，到了院子里。可是，院子里空荡荡的。亚克斯曾经住过的那所小屋的窗户敞开着，那只金丝鸟还活着，正栖息在窗框上唱着歌儿。地方官返回去拿起帽子和手杖，出门了。

他决定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去登门拜访斯科罗内克大夫。他穿过小集市，拐进内拉各斯街，顺着一道道门去寻找一个门牌号。因为不知道斯科罗内克大夫的具体门牌号，所以他不得不向一个陌生人打听斯科罗内克大夫家的住址。尽管觉得为此去打扰一个陌生人是不光彩的行为，但他还是凭着坚定的信心挺过了这个难关。按照别人指给他的住址，他进了那所房屋，见到了斯科罗内克大夫。他在后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一顶巨大的太阳伞底下。

“天啊！天啊！”斯科罗内克喊道。他十分清楚地方官亲自上门，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冯·特罗塔老爷在表明来意之前先说了一大堆抱歉的话。接着他坐在小花园的长凳上，低垂着脑袋，一边讲，一边用手杖的尖头戳小径上的花石子，然后把儿子的信递到了斯科罗内克大夫手里，便沉默不语，

本来想叹息，却又忍住了，只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存款总共有两千克朗，” 斯科罗内克说，“如果允许的话，长官先生，我就把它给你用！”这句话，他说得很快，就好像害怕地方官会打断他的话似的。说完，他便困窘地抓起冯·特罗塔老爷的手杖，自个儿在石面上乱戳，因为在讲完这句话后，他觉得两手空空，无所适从。

冯·特罗塔老爷说：“谢谢您，先生！我接受您的好意。我会给您写个借据。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分期付款给您！”

“完全没问题！” 斯科罗内克说。

“好！”地方官说。他突然觉得不可能像平时对陌生人那样讲一大堆无用的客气话。时间太紧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

“至于不够的部分，” 斯科罗内克接着说，“那您只能去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想办法喽。您认识他吗？”

“不是很熟。”

“没有别的办法了，地方官先生！但是，我自认为还是很了解这个人的。我曾经给他的儿媳看过病。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个怪人。地方官先生，他很有可能会拒绝您的请求！” 斯科罗内克没有再说下去了。

地方官从大夫手里拿回他的手杖。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手杖尖头戳在石子上的声响。

“拒绝！”地方官低声说道，“这我倒不怕，”他抬高了嗓门

说，“不过，如果他不借钱给我，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斯科罗内克说，“只有一个办法，一个非常奇怪的办法。我脑子里想到的这个办法，对于我来说并不只是奇怪，而是神奇。对于你而言，则并非天方夜谭。如果我是您，我会直接去找他老人家，我是指皇帝。这件事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恕我直言——您儿子很有可能——” 斯科罗内克本来想说“被抛弃”——但他改说，“离去。”说完这些话，斯科罗内克又觉得羞愧难当。他补充道：“也许这个想法很天真。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我觉得我们是两个异想天开的学生娃。是的，我们都变老了，我们忧心忡忡。我的想法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请您原谅！”

但是心思单纯的冯·特罗塔老爷一点儿也不觉得斯科罗内克的想法很天真。在他草拟或签署每一份文件的时候，在他向他的助手或者那位宪兵队长斯拉曼下达每一道微不足道的命令时，这位男爵倚仗的就是皇帝的权威。皇帝曾经和卡尔·约瑟夫说过话，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索尔费里诺英雄曾经为皇帝流过血，卡尔·约瑟夫曾经镇压过那帮可疑的骚乱“分子”和“坏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为皇帝流过血。按照冯·特罗塔老爷简单的理解，假如他这位皇帝的臣仆像在危险中向父亲求救的孩童一样，虔诚地去向皇帝陛下求助，那么他不是滥用皇帝的恩宠。

斯科罗内克大夫颇感惊讶，他甚至怀疑地方官的心智有问题，因为这老头语出惊人：“好主意，大夫先生，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好办法！”

“这可不那么简单啊！” 斯科罗内克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两天内不可能私下召见您。”

地方官承认他说的是对的。他们一致认为，首先得去找温特尔希格先生。

“哪怕是吃闭门羹也得去！”地方官说。

“哪怕是吃闭门羹也得去！”斯科罗内克大夫重复道。

地方官立刻出发去找温特尔希格先生。他乘坐的是一辆出租马车，已是正午时分，他没有吃东西。于是，他叫马车在咖啡馆前面停下来。他下了车，走进咖啡馆喝了一杯白兰地。他觉得在老温特尔希格用餐时去打搅他是一件非常冒昧的举动。但是时间所剩无几，今天下午就得定下来。后天他就要去觐见皇帝。

他在邮局前面再次叫马车停下来。他下了车，果断地给卡尔·约瑟夫发了一份电报：“已办妥，父亲。”他自信有把握把这件事情办妥。也许不一定会弄到足够的钱，但特罗塔家族的荣誉是不会被损害的。是的，地方官深信不疑，他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灵魂在守卫着他，保佑着他。白兰地温暖了他那颗苍老的心，但只是让它跳得稍稍快点而已，他内心还是很冷静的。他在温特尔希格别墅前付了车钱，并用一个手指友好地敬了个礼。他总是以这种方式向小人物打招呼。他还和善地向门房仆人笑了笑，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等候着。

冯·温特尔希格先生来了，个子矮小，脸色蜡黄。他向地方官伸出一只干瘪的小手，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整个身子几乎都陷进了绿色的软垫里。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窗户。他的眼睛没有一点神采。它们是两面陈旧的黯淡无光的小镜子，地方官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小小的图像。他用一套比自己预料中还要流畅的口气说了一大堆早已熟稔于心的道歉话。他解释说自己是无法预告他的来访。然后说：“冯·

温特尔希格先生，我是个老人。”他本来不准备这样说的。温特尔希格那黄黄的满是皱纹的眼睑眨了几下。地方官觉得自己在跟一只不懂人类语言的又苍老又干枯的鸟在说话。

“非常遗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终于开口说道。他说得很低，有声无音，就和他有眼无神一样。他一边说话一边嘘气，而且要露出那全副坚固的牙齿，发黄的大牙，好像是守卫话语的牢固的栅栏。

“非常遗憾！”冯·温特尔希格先生又一次说道，“我没有那么多现款！”

地方官立刻站起身。温特尔希格也跟着站起来。个子矮小，脸色蜡黄，须面干净的温特尔希格，就站在胡子拉碴的地方官面前。特罗塔老爷觉得自己似乎在不断地往上长。他的自尊受到损害了吗？不，完全没有！他受到羞辱了吗？不，绝对没有！他得拯救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荣誉，就像当年索尔费里诺英雄拯救皇帝的生命那样义无反顾。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如此容易地开口借钱！

蔑视，冯·特罗塔老爷的心里第一次充满了真正的蔑视，这个蔑视几乎和他的自豪感一样强大。他要告辞了。他用那种苍老的、带着鼻音的傲慢的官腔说道：“告辞了，温特尔希格先生！”

他徒步走过从温特尔希格别墅到城里的那条长长的林荫大道，腰杆笔直、步履缓慢、银质勋章闪闪发光。林荫道上空无一人，麻雀在树林间轻快地跳跃，黑鹇啼声婉转，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古老的栗子树。

回到家，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摇响了钟铃。清脆的铃声传遍了整个屋子。

“尊敬的小姐！”冯·特罗塔老爷对希尔施维茨小姐说，“请在半小时内把我的行李收拾好。准备好我的制服、我的三角帽、佩剑、燕尾服和我的白领带。”

他掏出怀表，打开表盖，确认表的声音。接着，他坐到扶手椅上，闭上了双眼。

他的阅兵制服挂在柜子里。他的燕尾服、马甲、裤子、三角帽和佩剑分别挂在五个钩子上。这些服饰好像不是女管家小心谨慎地取出来，而像是一件一件地从柜子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似的。地方官那只用褐色亚麻布包好的大旅行箱张开了它的大口——衬里是沙沙作响的绸布——把一件一件衣服收进去。佩剑乖顺地钻入了它的皮鞘里。白领带用一种柔软的纸纱巾包了起来。白手套放在马甲的附衬里。随后，箱子合上了它的大口。希尔施维茨小姐过来报告，一切都已收拾妥当。

随即，地方官坐火车去了维也纳。

到达维也纳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他知道到哪儿去找他要找的人，他知道他们的住所和他们常去的餐馆。政府参议斯梅卡尔、内廷参议帕拉克、帝国首席审计参议帕里策尔、市政首席参议布什、行政区参议内希礼格、警察参议弗希斯，所有人看到冯·特罗塔老爷这天晚上会赶过来都非常惊讶。虽然他的年纪和他们一般大，但他们每一个人见到他都在困惑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因为他看起来比他们老得多。是的，他们都很敬畏他，几乎不敢用“你”来称呼他。

这天晚上人们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了他，看到他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他看起来像一个幽灵，一个旧时代的幽灵，一个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幽灵：一个历史的阴影。他的话听起来那么奇怪：他要在两天

之内觐见皇帝陛下。他们更奇怪的是冯·特罗塔本人，明显有些早衰，或者说一生下来就显得老态。渐渐地，他们觉得他的想法是正当和合理的。

宠臣古斯特尔坐在宫廷侍卫官蒙特诺沃的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羡慕他、忌妒他，尽管他们清楚他将会随着老皇帝的死去和新皇帝弗兰茨·斐迪南的登基而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们已经在等着看他的下场。

还得说一下，他已经结婚了，娶的是富格尔家族的一位千金。他，一介平民，他们全都知道他的底细。他总是坐在左边角上的第三排长凳上。每当他被质询时，他们都会添油加醋。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尖酸刻薄的语言陪伴着他的“红运”。古斯特尔被晋封为贵族，并获得了宫廷侍卫队长的职位。他已经不再姓哈塞尔布鲁纳，而是姓冯·哈塞尔布鲁纳。他的工作简单清闲，报酬优厚，可是他却要处理那些令人无法忍受而又特别复杂的事情。哈塞尔布鲁纳！他是唯一可以帮到特罗塔的人啊！

第二天上午，已经到了九点钟，地方官还站在宫廷侍卫官的办公室门外等着哈塞尔布鲁纳。他得知，哈塞尔布鲁纳出城去了，下午也许会回来。这时斯梅塔纳刚好从他身边经过。昨天晚上特罗塔没能找到他。斯梅塔纳这个人消息灵通、思维敏捷，主意非常多。即使哈塞尔布鲁纳出城去了，但还有朗格在隔壁呀。朗格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于是，地方官开始不知疲倦地瞎撞，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他根本不了解维也纳皇家官场上的潜规则。现在他可是见识到了。依据这些潜规则，在地方官没有掏出名片前，公务接待员们总要唠叨一番。一旦知道了他的官衔，就会对他毕恭毕敬。比他官衔高的官员们客客气气地向他表示欢迎。他们见到地方官的头一刻钟，都会无一例外地

表现出似乎愿意为他甘冒舍弃前途乃至生命的风险。再过一刻钟，他们的目光暗淡，脸色阴沉，无尽的忧郁侵入了他们的心头，那股勤劲儿不见了。他们每个人都这么说：“啊，但愿情况会有所好转！我乐意为您效劳！不过，亲爱的，亲爱的特罗塔男爵，像我们这号人，哎，我不必跟您说吧。”他们就这般地对意志坚定的特罗塔老爷讲些千篇一律的废话。他穿过十字回廊和玻璃天井，登上四楼，又爬上五楼，然后回到二楼，接着又下到一楼。他决定等哈塞尔布鲁纳回来。他一直等到下午，打听到塞尔布鲁纳根本就没有出城，而是一直待在家里。

为了维护特罗塔家族的荣誉，地方官英勇无畏地径直赶到哈塞尔布鲁纳住宅处。他终于见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哈塞尔布鲁纳和特罗塔老爷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驱车去找蒙特诺沃。傍晚六点钟，他们终于在那个赫赫有名的甜食店里——帝国的那些爱好甜食的快乐达官显贵们偶尔在下午光顾这里——找到了蒙特诺沃的一个朋友。地方官今天已是第十五次听到对方说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但是这并不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他那长者身份的尊严，他谈起儿子以及儿子的名誉遭受威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奇特而荒唐的执拗劲，他称他那已故的父亲为“索尔费里诺英雄”和称皇帝为“皇帝陛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庄严的神情，所有这些使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们渐渐地感到冯·特罗塔老爷的想法名正言顺。来自W行政区的这个地方官说，如若不然，他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皇帝陛下的老臣仆，就将撞死在皇帝每天上午从美泉宫到皇宫所乘坐的马车上，就像市场上的一个普通帮工所做的那样。他，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不得不把整件事处理好。现在他如此热衷于依靠皇帝的帮助去挽救特罗塔家族的荣誉，以至于他觉得他儿子的这一不幸——他私下里是这样称呼整件事的——赋予他长长的生命以真正的意义。是的，他的生命就是通过这一事件才获得了它的意义。

人们向他说了十五遍，这种皇家礼仪是难以打破的。他回答了十五遍，他的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就打破过这种礼仪。“喏，他用一只手抓住陛下的肩膀，把他摁倒在地！”地方官这样说道。当他发现别人听到他的话竟会有一些激烈的或者说是多余的动作时，他有点儿受宠若惊。他不禁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听者的肩膀，试图把历史上的这个救命壮举重新演绎一遍。在场的人谁都没有笑。人们在寻找一个回避这种礼仪的方法。

他走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一张官方公文纸、一瓶墨水和一支艾德勒牌的钢笔，他写字只能用这种笔。他的手虽然在飞，但他写下的字体仍然字迹工整。他以这种字体写成了那份给皇帝陛下的请求书。他丝毫不怀疑，也就是说，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怀疑，事情会顺利解决的。他多么想在半夜把蒙特诺沃叫醒。经过这一天的奔波，特罗塔老爷已经相信他儿子的事也就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事，因而也是皇帝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祖国的事。他离开W地区以来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看上去比平时瘦了，他使他的朋友哈塞尔布鲁纳想起了美泉宫动物园里一种来自异国的鸟，这种鸟试图在动物界再现哈布斯堡的面貌。是的，地方官使所有见过皇帝的人想起了弗兰茨·约瑟夫本人。他们对地方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定态度感到很不习惯。维也纳的这些老爷们啊！他们习惯于用帝都咖啡馆里那种诙谐方式草率地处理帝国的一些艰难复杂的事物。在他们眼中，冯·特罗塔老爷与他们相差的不是地理距离，而是历史距离，简直就是一个祖国历史上的幽灵。爱国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直以来他们竭力以轻松诙谐来迎接时代的没落，那种纯粹的殷勤转瞬即逝。“索尔费里诺”这个名字唤起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和敬畏。这场战役是帝国走向衰亡的最初的征兆。的确是这样，他们一见到这个奇特

的地方官，一听到他的谈话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也许他们已经闻到了死神的呼吸，几个月后，死神就要来捉拿他们所有人，掐住他们的喉咙！他们的脖颈已经感觉到了死神冰冷的气息。

冯·特罗塔老爷总共还有三天的时间。尽管他一夜没睡、没吃、没喝，但他却成功地在一夜之间冲破了坚固而又高贵的宫廷礼仪法规。正如在史书里或是在奥地利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里找不到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名字一样，在蒙特诺沃的文书里也找不到索尔费里诺英雄之子的名字。除了蒙特诺沃本人和最近去世的弗兰茨·约瑟夫的侍从外，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地方官弗兰茨·冯·特罗塔男爵在一天早晨受到了皇帝的接见，而且是在皇帝要启程去巴德伊舍之前不久。

那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头天晚上，地方官把那套阅兵制服穿在身上试了整整一个晚上。那是个明亮的初夏之夜，窗户敞开着。他不时地走到窗前，听到了这个酣睡之城的声响和远处田野里传来的公鸡的啼叫声；他嗅到了夏日的气息；他看到了皓月当空，繁星闪烁；他甚至听到了警察的脚步声。他盼望着黎明的到来。他走到——这是第十次——镜子前面，把系在竖领角上的白色领带的蝴蝶结再次调整好，用细麻布的白手帕在燕尾服的金纽扣上再次抹了一下，擦擦佩剑的金把柄，刷刷他的鞋子，梳梳连鬓胡子，接着又用梳子把秃顶上老是要竖起来或卷起来的稀疏头发理顺，再刷刷燕尾服的下摆。他把三角帽拿在手上，站在穿衣镜面前，反反复复练习着说：“请陛下赐恩吾儿！”他看见镜中自己的连鬓胡子在跳动，他认为这不得体，于是他尽量练习在说话时，胡子保持不动，每一个字又能听得清清楚楚。他毫无倦意，他又一次走到窗前，如同等候远航归来的亲人。他渴望天明，像思念故乡似的渴念皇帝。

他伫立窗前，直至灰色的晨曦照亮了整个天空，拂晓的晨星已退

场，众鸟齐鸣，宣告着太阳的登场。而后，他关掉了房里的灯，按了按门铃，叫理发师来。他脱下燕尾服，坐了下来，叫理发师给他修面。“刮两遍！”他对那位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说，“要刮得整齐！”他那蓄着翅膀似的银白色胡须的下颚上闪着淡蓝色的光。明矾使他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扑粉使他的脖子感到凉飕飕的。他被安排在八点半觐见皇帝。他又把那件深绿色的燕尾服刷了刷，再一次在镜子前复习道：“请陛下赐恩吾儿！”而后，他锁好房门，顺着楼梯走下去。

旅馆里的其他人还在酣睡。他拉了拉白手套，抚了抚手指头，摸了摸手套上的小山羊皮革，还在二楼与三楼之间楼梯上的一面大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的侧面形象。然后，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走下铺了红毡毯的楼梯。长者的尊严、扑粉的香味、科隆香水味以及刺鼻的鞋油味弥漫在四周。门房向他深深地鞠躬。双辕马车停在旅馆旋转门的前面。地方官用手帕掸了掸车上的软垫座位，然后坐了下去。

“美泉宫！”他命令道。在整个行程中他一直直挺挺地坐在马车里。马蹄欢快地踩踏在新铺的石子路面上。身穿白衣赶着去送面包的小伙子们停下他们急匆匆的步履，目送着这辆马车驶过，像是在看检阅似的。冯·特罗塔老爷的马车犹如置身于一支华丽的检阅队伍中，向皇帝驶去。

到了美泉宫前面，他让马车在距离宫殿恰当的位置停下来。他沿着笔直的大道往美泉宫高处走去，戴着洁白的手套的手悬在燕尾服的两侧。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跨过去，以免他闪亮的皮靴会粘上林荫大道的灰尘。清晨的鸟雀在头顶上空欢叫。紫丁花香和茉莉花香沁人心脾。栗子树上偶尔会有一小片叶子掉落在他的肩上。他用两个手指把它捻去。他缓慢地登上那平整光滑的台阶，台阶在旭日的照耀下光洁发亮。哨兵行了个军礼。地方官冯·特罗塔步入了皇宫大殿。

他等候着。一个内廷侍从官对他进行了例行的礼仪检查。他的燕尾服、他的手套、他的裤子、他的靴子都是无可指责的，要想在冯·特罗塔老爷身上挑出点毛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等候着，在御书房外面那间大厅里等候着。这个大厅有六扇拱形大窗户，窗户前还挂着帷帘以遮挡外面的阳光，但美泉宫初夏的美景、甜蜜的花香和动听的鸟语已从开着的窗户钻了进来。地方官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那位侍从官。此人的实际职责就是检查每一个前来觐见皇帝的人，告诉他们一些觐见时要注意的一些举止规范。但他见到地方官那不可接近的长者尊严时，便哑口无言，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两个身材魁梧的卫士像两个僵尸一样分别站在两扇高高的金边白色大门旁。

冯·特罗塔老爷的下半个身子：那条黑色的裤子、镀金的剑鞘以及燕尾服飘动着的下摆都朦朦胧胧地倒映在黄褐色的镶木地板上，地板中央铺了一块红地毯。冯·特罗塔老爷直起身子，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走过那块红地毯。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但并不慌乱。此刻，即在觐见皇帝之前的五分钟，冯·特罗塔老爷仿佛觉得自己多年以来就出入于此。他仿佛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天早晨向弗兰茨一世皇帝陛下汇报前一天在摩拉维亚的W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地方官在皇帝的宫殿里感到非常自在。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就是他觉得应该用手指再把连鬓胡子理顺一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摘下白手套了。

皇帝身边没有一位大臣，就连宫廷侍从在这里也不会像冯·特罗塔老爷那样感到舒适自在。风不时掀动着挂在高高的拱形窗户前面的金黄色帷帘，一抹夏日的绿荫悄悄地爬到地方官的脸庞上。鸟鸣声越来越喧闹。几只笨拙的苍蝇已经开始嗡嗡地叫，它们傻乎乎地认为已经到了中午时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夏日的气温越来越高。

地方官依然站在大厅中央，他的三角帽靠在右臀部上，白得刺眼的

左手握在金色剑柄上，他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皇帝书房的那个门。他就这样站了大概两分钟。远处钟楼上的金钟声从敞开的窗户传了进来。突然，两扇门开了。地方官伸着脖子，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跨去。他深深地鞠了个躬，脸朝下对着橡木地板，不带任何杂念地保持了几秒钟这样的姿势。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身后的门已经关上了。他的前面，就在那张写字台后面站着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地方官仿佛觉得站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是他的兄长似的。是的，弗兰茨·约瑟夫的连鬓胡子有点儿发黄，嘴巴周围的胡子尤其如此。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和冯·特罗塔老爷的连鬓胡子一样白。

皇帝穿的是将军制服，冯·特罗塔老爷穿的是地方官制服。他们就像兄弟俩，一个当了皇帝，另一个则当了地方官。此刻，以及余下的整个会见过程——这次会见从来没有写入官方文件——皇帝都显得很有人情味。因为害怕有泪珠会从鼻子上落下来，所以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手帕，用它在小胡子上面擦擦。他看了看那份案卷。啊，特罗塔！他想。昨天他让人给他讲了这次突然会见的必要性，但他没有听得很仔细。几个月以来，特罗塔家族的事一直纠缠着他。他回想起上次视察军事演习时曾和特罗塔家族最年轻的后裔谈过话。他是个少尉，一个脸色苍白得异常的少尉。站在这儿的一定是他的父亲喽！皇帝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少尉的祖父还是少尉的父亲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他的性命。索尔费里诺英雄突然成了一位地方官了吗？或者说这位地方官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他把手撑在写字台上。

“噢，亲爱的特罗塔？”他问道，因为令人吃惊地呼喊来访者的名字是他当皇帝的职责。

“尊敬的陛下！”地方官说着，又深深地鞠躬。

“请陛下赐恩吾儿！”

“您有个什么样的儿子？”皇帝这样问，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掩盖他不熟悉特罗塔的家族史。

“我儿子是B区狙击营的一名少尉。”冯·特罗塔老爷说。

“啊，我知道了！”皇帝说，“就是我在观看最近的一次军事演习时见到的那个年轻人！一个好小伙子！”因为他的思维有点儿混乱，所以他补充说道：“他大概救过我的命，或者是您救的？”

“陛下，那是我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地方官说着，又鞠了个躬。

“他现在多大年纪？”皇帝问道，“索尔费里诺战役，与教科书的事有关的那个人吧？”

“是的，陛下！”地方官说。

皇帝突然清楚地记起当年接见那位奇怪的上尉的情景。此刻，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就和当年会见那个奇怪的上尉时所做的一样，离开写字台后面的座位，朝着来访者走了几步，说：“靠近点儿！”

地方官走近前去。皇帝伸出那瘦削的颤抖的手，一只露出青筋和小指节骨的老人之手。地方官抓住这只手，弯下身子，准备去亲吻它。他不知道他是应该大胆地握住它还是把自己的手放在里面，好在任何时候抽出这只手。

“陛下！”地方官再说一遍，“请陛下赐恩吾儿！”

他们就像兄弟俩一样。要是有个陌生人在这个时候见到他们俩一定会把他们错认为是兄弟俩。那白色的连鬓胡子、那瘦削的溜肩和那同样大小的身躯使他们俩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站在对面的是自己镜子里的影子。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地方官，另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皇帝。在皇帝的左边或者说冯·特罗塔的右边两个巨大的窗户是开着的，但是仍然被金黄色的帷帘遮着。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弗兰茨·约瑟夫突然说。

“今天天气美极了！”地方官回应说。

皇帝用左手指着窗户，地方官也用右手指着同一个方向。皇帝仿佛觉得地方官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突然，皇帝想起他在启程去巴德伊舍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好的！一切会处理妥当的！他出了什么事？欠债？这个问题会解决的！向您爸爸问好！”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陛下！”地方官说。

“哦，去世了！”皇帝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陷入了对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回忆。他回到他的写字台前坐下，按了按铃，没有再去看地方官是怎样低着头，左手握着剑柄，三角帽靠在右臀部退出去的。

鸟雀的晨鸣回荡在整个房间。皇帝特别敬重鸟雀，把它们当作是上帝赐给世界的特别礼物，但在他心灵深处对它们就像对艺术家那样仍然怀有某种不信任感。根据他最近几年的经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往往会引发他小小的健忘症。于是，他赶快在案卷上写下这样五个字：“特罗塔事件。”

而后，他便等待着宫廷侍从长每天例行的召见。

钟响了九下。他来了。

第十九章

特罗塔少尉的烦恼在一种悄无声息的关怀中烟消云散了。

楚克劳尔少校只说了声：“您的事情皇帝已经下令处理妥当。令尊大人把钱寄来了。这件事没有必要再提。”

特罗塔少尉随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告诉父亲说，威胁到荣誉的危险已经被皇帝解除了，并请求父亲原谅自己这么久没有给他回信。他既感动，又激动。他多么想把这种心情写下来。可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能够用来表达他懊悔、痛苦和思念之情的词语。这件事实在是让他伤透脑筋。当他签好了自己的名字，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我打算不久请假回去一趟，以便当面向您谢罪！”就写信的格式而言，这个句子不应该作为附言放在信的下方。于是，少尉又把整封信重写一遍。一个小时之后，信写好了。重新写的这封信从外表格式上看是正确的。这样，他觉得一切都已了结。

“出乎意料的幸运”让特罗塔少尉惊叹不已。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仗老皇帝。另外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是自己的父亲有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在逃过这一劫之后，他便可以自愿地离开军队，到维也纳去和冯·陶希格太太一起生活，也许穿上便服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他已经好久没有去维也纳，好久没有听到冯·陶希格太太的任何消息。他十分想念她。喝了一杯“180度”之后，思念之情更浓。这种甜蜜的思念之情甚至放纵他哭泣了一会儿。最近一段时间，他眼睛总是挂着泪水。此刻，特罗塔满心欢喜地看了看那封信，而后将它装入信

封，高高兴兴地写上地址。为了犒劳自己，他又要了一大杯“180度”。

布洛德尼茨先生亲自端来烧酒，说：“卡普图拉克离开这儿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那个令少尉特罗塔终生难忘的可恶的矮个子家伙被除掉了。

“为什么？”特罗塔问。

“他被直接赶走了！”布洛德尼茨回答道。

是的，弗兰茨·约瑟夫——那个和特罗塔少尉交谈过的老人，那个鼻子上挂着闪光泪珠的老人——的手臂伸得这么长，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影响会有这么长久。

皇帝接见地方官才一个星期，卡普图拉克就被赶走了。政府机关得到上面的暗示，将布洛德尼茨的赌馆查封了，有关耶德里策克上尉的事也得以封锁。他早已被人们淡忘，就像一个地狱的鬼魂永远不能返回地面那样。耶德里策克上尉被关进了古老的皇朝帝国的军人监狱，关进了奥地利的牢房。虽然他的名字偶尔会钻进某个军官的脑海里，但立即又被赶走。军官们大多能忘却一切，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

新调来一个上尉，叫洛伦茨。此人矮墩墩的，有一副好心肠；衣着随便，举止随意；即使被禁止，他也要随时准备脱掉外衣，玩一局弹珠游戏，露出他那短短的、打过补丁带有汗渍的衬衫袖子。他的妻子面容憔悴，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们育有三个孩子。洛伦茨上尉很快就适应了这儿的环境，大伙儿也很快适应了他。三个孩子长相相似，看起来像三胞胎似的，他们会一起来到咖啡馆喊他回家。

从奥洛莫乌茨、赫纳斯、玛利亚希尔夫来表演歌舞的“夜莺”也先后

离开了这里。咖啡馆里每个星期会演奏两次音乐，但音乐缺乏激情和活力。因为没有“夜莺”的表演，所以演奏的尽是古典乐，它听起来与其说是对逝去的时代的颂扬，不如说是对那个时代的悼念。如果没有酒喝，军官们就会觉得无聊透顶；喝了酒，又变得悲伤忧郁，自怨自艾。

这里的夏天湿热难耐。上午操练时得休息两次。士兵们和武器都浸泡在汗水里。军号手对着沉闷的空气吹号，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毫无生气。整个天空都被均匀地抹上了一层薄雾，宛如一层银灰色的纱幕；连那沼泽地也被它笼罩了。一直欢快而响亮的蛙声也被压得瓮声瓮气。柳树纹丝不动。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风的到来，但风还在酣睡。

科伊尼基今年没有回来，大伙儿对此怨声载道，仿佛部队曾经和他签约，委托他举办夏日娱乐活动，而他却撕毁了这个协议似的。为了给死气沉沉的驻军生活带来一点儿生机，龙骑兵部队的上尉楚奇赫伯爵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举行一次盛大的夏日庆祝活动。这次庆祝活动可以看作是该骑兵团一百周年大庆的预演。虽说还有一年才是一百周年纪念庆典，但也不能在九十九年里什么活动都没有，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奇妙的主意。上校菲斯特迪斯也是这么认为的，还夸耀说是他首先记住了这个光荣的日子。毕竟几个星期以来是他一直在为这个百年大庆做准备。每天空闲时他就在团部办公室口授那封谦恭的邀请信，这封信要在半年以后寄给本团荣誉指挥官，他是一个小小的德国君侯，可惜出生于受轻视的旁系。仅仅为了这封宫廷信件的措辞就让菲斯特迪斯上校和楚奇赫上尉大伤脑筋。有时候他们还要为措辞进行激烈的争论。例如上校认为“在此请允许本团最恭顺地”这个套语是可行的，楚奇赫上尉则认为“在此”用错了，“最恭顺地”几个字也用得不完全恰当。他们决定每天写两个句子，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分别口授给别人写。上尉口授给一个下士写，上校则口授给一个中士写。然后把他们的句子拿出来

比较，两个人再相互吹捧一番。接着，上校就把这些底稿锁在团部办公室的大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钥匙由他专门保管。他把草稿和其他一些已经做过的有关大型阅兵和官兵比武计划放在一起。全部计划都放在那些大信封附近，大信封已经封了口，让人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信封里藏的是用于进行军事动员的命令。

在楚奇赫上尉宣告了这一奇妙的主意之后，他们便不再为致君侯的书信措辞问题而烦恼，而是开始向四面八方寄发内容相同的邀请信。这种简单的邀请函不需要多少文学修辞，所以几日之内就写好了。他们只是在给邀请来宾的寄信顺序上有分歧。楚奇赫伯爵认为要按顺序寄信，首先应寄给那些地位最高贵的人，然后寄给那些地位低一些的人。

“所有的邀请信同时发出！”上校说，“我命令您这样做！”

虽然菲斯特迪斯家族属于最高贵的匈牙利族系，楚奇赫伯爵相信这道命令显示出上校匈牙利血统的民主倾向。他耸了耸肩膀，把邀请信一起发出去了。

军籍管理员得到命令，要把后备军官和退役军官的通讯地址找出来，他们全都在受邀请之列。被邀请的还有龙骑兵团军官们的亲属和朋友。信中说是邀请他们前来参加百年大庆的预演，也就是告诉他们有机会亲眼见到本骑兵团的荣誉指挥官，即那位出身于一个不太尊贵的旁系德国小君侯。有一些被邀请的人的家族历史比这个荣誉指挥官的还要久，但在和他接触时仍然要向他表示敬意。

因为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所以看中了科伊尼基伯爵的小树林。这个“小树林”和科伊尼基的其他树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似乎是大自然和它的主人指定用于举行庆典活动的。它年轻，长着幼小而茂盛的云

杉，清爽而阴凉，道路平坦，还有可以用来做跳舞场地的小空地。他们为此租下了这片小树林。

他们再一次为科伊尼基不在场而感到惋惜。他们给他发出了邀请信，希望他不要拒绝前来参加龙骑兵团的庆祝活动，甚至希望他——如菲斯特迪斯所表达的那样——能够“带几个艳丽的人儿来”。他们邀请了胡林夫妇、金斯基夫妇、博德斯达茨基夫妇、许恩波尔恩夫妇、阿尔伯特·泰罗一家、基尔贝茨格夫妇、文森霍斯夫妇、塞尼夫妇、本基宇夫妇、基舍尔施夫妇和迪特里希银泰夫妇。他们和龙骑兵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楚奇赫上尉又把被邀请人的名单看了一遍。他说：“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啊！”他把这个独特的惊叹语又重复了几遍。举行一次这么盛大的庆典再怎么不情愿也得邀请狙击营那些寒碜的军官。他们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菲斯特迪斯心里想。楚奇赫上尉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一边口授致狙击部队军官的邀请信——一个口授给下士写，一个口授给中士写——一边交换着讥讽的眼神。当他们写到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的名字时，脸上突然放出光彩。

“索尔费里诺战役。”菲斯特迪斯脱口说出这句话。

“啊！”楚奇赫上尉喊道。他一直以为索尔费里诺战役发生在16世纪。

团部办公室的全体文员都在搓捻红红绿绿的纸彩带。勤务兵们爬到“小树林”里稀疏的云杉上，把彩带从一棵树拉到另一棵树上。龙骑兵团的士兵们在那个星期缺了三次操练。他们被关在营房里“上课”，学习款待贵宾的礼仪。有半个骑兵连被临时性地分配到伙房里。他们在这里

学习刷锅、托盘子、端酒杯、翻餐叉。菲斯特迪斯上校每天早晨都要到厨房、地下室和餐厅里进行严格的检查。他们为所有可能接触来宾的士兵配备了白手套。每天早晨这些士兵都得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叉开十指，送到上校面前，让他检查手套是否干净、整洁、扎实。他欢欣鼓舞、神采奕奕，心里充满了阳光。他佩服和欣赏自己旺盛的精力，也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赏。他的想象力超乎寻常，每天至少能想出十个点子，过去每个星期能想出一个点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他既能想出关于庆祝活动的点子，还能想出关于军训方面的点子，如操练规程问题、装备问题乃至战术问题。这些日子里，菲斯特迪斯上校觉得自己简直能轻松胜任将军的职位。

彩带已经拉好了。接下来就是把那些花饰吊在彩带上。于是，人们就把这些花饰挂上去试了试，上校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不可否认，有必要把灯笼也挂上去。空气潮湿而闷热，好长时间没下雨了，他们每天都在提防着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于是，上校决定派个固定岗哨，任务是，一旦出现一丁点儿暴风雨的征兆，就赶快取下花饰及灯笼。

“彩带也要取下来吗？”他认真地问了问上尉。他明白一个好的上司应该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

“彩带不会出问题的！”上尉说。

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绳子不用取下来。

暴风雨倒是没来。空气仍然是那样闷热和潮湿。不过，他们从一些被邀请人的谢绝信中了解到：龙骑兵团准备举行庆祝的那个星期天，维也纳一个赫赫有名的贵族俱乐部也要举行庆祝活动。还有些被邀请者则受着两难选择的折磨。他们既想听到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

只有在俱乐部的舞会上才能听到——又想到具有传奇色彩的边境地区看看。异域风情就像那些小道消息一样诱人，就像能使人洞晓人性优缺点一样诱人；仿佛能有求必应；好像能如愿以偿。有几个人承诺庆祝活动临近的日子会发一份电报来。

这些回信和对电报的承诺几乎彻底毁掉了菲斯特迪斯上校近日来所获得的信心。

“真是不幸！”上校说道。

“真是不幸！”上尉重复了一遍。

他们垂头丧气、唉声叹气。

该准备多少房间呢？一百个，或者只要五十个？安排在哪里？旅馆吗？还是科伊尼基家里？可惜他不在家，而且连封回信都没有！

“科伊尼基这家伙真阴险。我从来没有信任过他！”上尉说。

“你说得很对！”上校附和道。

有人敲门，传令兵报告科伊尼基伯爵到。

“好小子！”两人齐声喊道。

他们热烈地欢迎他的回归。上校觉得自己已经才思枯竭，迫切需要他人的帮助。他们轮番拥抱客人。各自迫切地等着另一个人的拥抱赶快结束。随后，他们要了酒。

一切焦灼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美好而愉快的遐想。科伊尼基漫不经心地说：“那我们就订一百个房间，即使空下五十间又有什么

关系呢？”

他这么一说，上校和上尉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妙啊！”

他们又一次上前与客人热烈拥抱。

在庆典到来之前的那个星期，雨还是没下。所有的花饰和灯笼都还吊在小树林里树与树之间的彩带上。有几回，负责看守小树林的那个下士和四个士兵被吓得不轻，因为他们听见西方天际传来隆隆的声响，这是远处天雷的回声。薄暮时分，一道白色的闪电划破西方天际密集的云雾，雾霭给火红的落日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但愿这场暴风雨降落在遥远的天际，就像是降落在另一个世界。在沉闷的小树林里，云杉干枯的针叶和剥落的树皮不时发出折裂的响声。鸟儿的啼叫也单调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树干之间松软的沙地热得发烫。

雨还是没下，花饰和灯笼还吊在小树林树与树之间的彩带上。

星期五，来了几位客人。他们预先都发来了电报，值勤官去把他们接来了。两个军营的气氛逐渐热闹起来。骑兵和步兵在布洛德尼茨的咖啡馆议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议的，只不过是给这里的纷乱气氛再加一把火而已。没有人愿意单独待着，是焦虑不安的心情把他们凑在了一起。他们窃窃私语，多年隐藏的秘密突然间被暴露了。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互信任，简直到了相爱的程度。他们欢聚一堂，沉浸在共同的期待中。

庆典的氛围犹如一座喜气洋洋的大山遮住了他们的视线。所有的人都深信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消遣，而且也意味着他们生活的巨大变化。到了最后时刻，他们竟然变得烦躁不安。庆典既给人美好的向往，又给人致命的威胁；它使天空黑暗，又将天空点亮。人们把阅兵服拿出来刷净

烫平。这些日子里连洛伦茨上尉也不敢去玩牌。他曾经下定决心在宁静的安逸中度过他余下的军旅生涯，可是现在这种静谧安宁被打破了。他冷眼打量自己的阅兵服上装。如同一匹肥胖而迟钝的老马多年来一直站在马厩凉爽的阴影里，现在却突然被逼出来赛跑。

星期天终于到了。一共来了五十四位客人。

“哎呀，我真该死，真该死呀！”楚奇赫伯爵一连说了好几声。他终于知道自己是在怎样一个部队服役的。浏览来宾名单上那五十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部队欠缺足够的自豪感。

下午一点，庆祝活动开始了。

他们先是在操场上举行了一个小时的阅兵仪式。两支军乐队是从比较大的驻军部队请来的。他们在小树林里用木头搭成的两个圆亭子里演奏。女士们坐在有帐篷的行李车上，硬挺的胸衣外面穿着夏日连衣裙，圆圆的阔帽子顶上插满了各种羽翼。天气炎热，但她们仍然微笑着，就像阵阵清凉欢快的微风。她们的嘴唇在微笑，眼睛在微笑；束缚在紧身胸衣里的胸脯也在微笑，散发出幽幽的体香；那一直戴到肘部的精致的花边手套也在微笑；那一直抓在手上的小手帕也在微笑。她们有时也会拿起手帕擦鼻子，但动作很轻柔，似乎是害怕把鼻子擦破似的。

小商小贩出售糖果、香槟，命运之轮出售彩票，这个命运之轮由军籍管理员亲自操作。所有人的身上洒满了彩纸屑。人们快活地撅起嘴巴，试图吹掉身上的彩纸屑。也有不少彩纸带轻悠悠地飘落到人们的脖子上和大腿上，或是从树上垂下来。一棵棵天然的云杉树顿时成了一件件人造的艺术品，因为它们比大自然的绿色更浓、更逼真。

就在这时，乌云聚集在这片树林的上空。雷声越来越近，却被淹没

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中。当夜色突然降临到帐篷、马车、彩纸屑和舞场上的时候，人们开始点亮了灯笼，却没有注意到这些灯笼被突如其来的风吹得东摇西摆，简直不能算是节日灯笼。闪电越来越强烈，照亮了整个夜空，但无法与小树林后面燃放的爆竹、焰火相提并论。人们误以为偶尔掠过的闪电是焰火的余光。

“暴风雨！”有人突然叫起来。

关于暴风雨来临的信息迅速在小树林里扩散开来。

人们纷纷离开小树林，动身去科伊尼基家，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摇曳闪烁的蜡烛将金色的光芒毫无顾忌地射向宽阔的林荫道，给地面和树木镀上了一层金色。时间尚早，但已经漆黑一片，这是因为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压过来，聚拢在一起。这时，马匹、马车和客人——服饰艳丽的女人和服饰更艳丽的军官们——都涌到了林荫大道深处那座宫殿的门前，聚集在那个椭圆形的铺有细石子的广场上。

那些被士兵们套上笼头的坐骑以及被车夫们使劲勒着缰绳的马匹都变得焦躁不安；风，犹如电流般掠过它们发光的毛皮。它们惊恐地向着马厩嘶鸣，用颤抖的马蹄把地上的小石子扒得沙沙响。大自然和动物的不安似乎也传给了人。几分钟之前随着命运之轮的弹珠不停滚动而发出的喊叫声现在也戛然而止。大家提心吊胆地朝门和窗户看去。

两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朝大门走去。也许是因为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或者是因为此刻两个军乐队乱糟糟的调音声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谁也没有听见传令兵急速奔驰的马蹄声。此刻，他已经来到广场，猛地勒住缰绳。他身穿值勤制服，头戴闪光的钢

盔，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一会儿被苍白的闪电照得雪亮，一会儿被乌云遮得昏暗不明，和舞台上传达战令的使者没有什么两样。

这位传令兵跨马下来，询问菲斯特迪斯上校在哪里。有人告诉他上校在屋里。不一会儿，菲斯特迪斯走出来，从传令兵手里接过一封信，又转身进屋。他在圆形前厅停了下来，这个厅没有安吊灯，一个侍者手持烛台，走到他背后。上校撕开信封。虽然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接受训练，但此刻侍从仍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突然颤抖的手。他拿在手上的蜡烛开始激烈地晃动。他本无意越过上校的肩膀去看那封信，但信里的文字却自动跳进了那训练有素的视力范围。仅仅写了一句话，字特别大，特别清楚，是用蓝色墨水的钢笔写的。天空中的电弧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各个方向闪烁着，因此他无法闭上眼睛，同时他也不能将自己的目光从那可怕的蓝色大字上移开。

“据悉，皇储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这就是那些大写字母表达的内容。

这句话就如同没有休止符的句子钻进了上校的意识 and 身后侍从的眼睛。信封从上校的手上滑落，左手握着烛台的侍从，俯身用右手捡起信封。当他直起身时，他的目光正好对着菲斯特迪斯上校的脸。上校已经转过身面对着侍从，侍从往后退了一步。他左手握着灯，右手拿着信封，两只手都在颤抖。摇曳的烛光照在上校的脸上，映得它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上校的脸平常总是通红的，而此刻则紫一阵，白一阵，嘴唇微微地抖动，金褐色的小胡须也抽搐起来。

前厅里除了上校和侍从外，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听见里屋传出的华尔兹舞曲的低声演奏、酒杯的碰撞和人们含糊不清的交谈声。他们朝通向广场的那道门外看去，看得见远处闪电的回光，听得见远处雷鸣微弱

的回声。

上校看着侍从，问了一声：“这信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上校先生！”

“绝对保密！”菲斯特迪斯说着把食指搁在嘴唇上。他离去了。他的身子有点儿摇晃，也许是跳动的蜡烛光才使他的步履显得有些不稳。

就像刚才得知这个残酷的消息一样，好奇的侍从对上校的保密令感到紧张不安。他希望有个同事能把这盏灯接过去。他多么想走到那些房间去，也许能打听到一些更详细的消息。他虽然是个开明而理智的中年男子，但也越来越害怕。烛光微弱，每一次一道苍白闪电掠过前厅后，整个前厅就陷入一种更阴沉的黑暗。沉重的带电空气滞留在室内。

暴风雨迟疑着。侍从异想天开地将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与那个可怕的消息联系在一起。他感觉到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世界上那种超自然力量正在宣告着那令人恐怖的威力。他左手拿着灯，右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正在这时，科伊尼基进来了，诧异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很害怕这场暴风雨。

“不只是因为暴风雨。”侍从回答道。虽然答应过上校要保密，但作为一个绝密消息的知情人，他无法承担这种巨大的压力。

“还有什么呢？”科伊尼基问。

“菲斯特迪斯上校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侍从说着，嘴唇在不停地颤抖。

由于暴风雨的缘故，科伊尼基首先下令把所有窗户都关上，接着又下令把帷帘拉下来，最后叫人给他准备马车。他要进城去。当人们在外面套马车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门前，车篷上还有雨水在滚动，看得出来，这车是从一个雷雨交加的地方驶来的。车上下来一个人，就是曾经去驱散鬃毛厂罢工工人政治集会的那个地方专员。他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他首先报告说城里下雨了，仿佛他是专程为报告这个消息而来似的。接着，他告诉科伊尼基，听说皇帝的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人给暗杀了。三个小时前来了一批旅客，他们首先传出了这个消息；后来，总督府发来了一份残缺不全的密码电报，显然是暴风雨影响了电报通讯。人们发电询问此事，但到现在还没有回复。再说，今天是星期天，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机关里。但是，城里以及乡村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尽管外面下着雷雨，但人们仍然站在巷子里，议论纷纷。

正当专员急促而低声地讲这些话的时候，从各个房间里传来一阵阵的舞步声，叮当的碰杯声，还不时传来男人们低沉的笑声。科伊尼基把几个他认为谨慎、冷静而又有影响力的客人集中到一个被隔离开的房间里。他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才把他们一个个弄到预定的房间里，将专员介绍给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了专员带来的信息。这些人当中包括龙骑兵团的上校，狙击部队的少校和他的副官，还有特罗塔少尉。由于房间座位不够，许多人不得不靠在四周的墙壁上，有几个人并不清楚他们进来的目的，因此便不拘小节地坐到地毯上，交叉着两条腿。然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姿势。有些人也许是被这个可怕的消息吓瘫了，另一些人可能是喝醉了。还有一些人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向都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仅仅因为一场灾难而要移动他们的身躯，简直不可思议。有些人还没有把披挂在他们肩膀、脖子和头上的彩纸带和圆纸片取掉。这些滑稽可笑的场面更增添了这个消息的可怕性。

几分钟之后，这个小房间热起来了。

“我们开个窗户吧！”有人说。

另一个人便打开了又高又窄的窗户，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但又立刻缩了回来。一道异常强烈的闪电猛地打到这个窗前的院子里。虽然分辨不出它击中的位置，但他们听见了树被劈倒的断裂声。黑乎乎的树冠带着沙沙的声响轰然倒地。就连那些肆无忌惮地坐在地毯上的人和对周围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也跳将起来，那些喝得微醉的人也开始摇摇晃晃，所有的人脸都发白。每一个人都很惊讶自己居然还活着。

他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相互看看，等着雷声。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雷声便传来了。在闪电和雷鸣之间，生命的尊贵得以显现。大家尽量相互靠近一点儿。他们的身躯和脑袋绕着桌子围成一团。顷刻间，虽然表情各异，但他们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兄弟般的深情。看那神情，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经历暴风雨。他们怀着恐惧和敬畏的心情静候着这个短促的霹雷结束。雷声过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窗前，劈开浓重乌云的闪电一闪而过，人们便开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得中断这场庆祝活动！”楚克劳尔少校说。

骑兵上尉楚奇赫跳了起来，他的头发里还有些彩色纸屑，后脖颈上披着一截玫瑰色的纸带。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作为伯爵，作为上尉，特别是作为龙骑兵，尤其是作为他本人，作为一个特殊人物，一句话，作为楚奇赫其人，他感到这是一种侮辱。他那短而浓密的眉毛根根直立，恰似两道硬刺阴森森地对着楚克劳尔少校。那傻呵呵的明亮大眼睛习惯于他几年以前所看到的一切，却对目前的事视而不见。现在这双眼睛似乎透露出楚奇赫家族的傲慢，一种产生于15世纪的傲慢。他几乎忘

记了闪电和惊雷，几乎忘记了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过去几分钟里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记忆里仅仅只保存着他为这次庆典、为他的天才所做的努力。他无法忍受那么多的事情，他喝了香槟酒，他的马鞍形小鼻子上沁出了汗水。

“消息不是真的，”他说，“这不是真的。谁能向我证实这消息是真的，一个愚蠢的谎言而已。‘据说’‘可能’，尽些些官话，就凭这些就可以推断这消息是一个愚蠢的谎言。”

“谣言也已经足够了！”楚克劳尔说。

这时，预备役上尉冯·巴本豪森先生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他喝得微醉，在用手帕扇风，他把手帕一会儿揣在衣袖里，一会儿又抽出来。他走到桌子跟前，眯缝着眼睛说：

“先生们，波斯尼亚离我们远着呢，我们不能轻信该死的谣言。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字也不相信！如果它确实属实，我们总会知道的！”

“说得好！”骠骑兵部队的奈吉·杰诺男爵喊道。不可否认他出身于波胡明一个犹太家庭，男爵的封号是他父亲买下的。他认为匈牙利人是皇朝帝国乃至全世界最高贵的家族之一。他接受了匈牙利贵族的一切缺陷，全然忘却了他所出身的犹太种族。

“说得好！”他又喊了一遍。一切有利于匈牙利民族的政策他都爱，一切不利于匈牙利民族的政策他都恨。他心里对皇朝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早就充满了仇恨，因为大家都说他对斯拉夫人好，对匈牙利人不好。奈吉男爵专程来到这个荒凉的边关，不想被这起突然事件破坏了兴致。他认为，如果家族成员当中有人因为谣传而去破坏科萨达斯舞蹈，那他就

是对整个马扎尔民族的背叛。出于种族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对这种舞蹈负有责任和义务。他像个一迈步就要牢牢地抓住拐杖的老人那样，把那个单片眼镜夹得更紧。每当有了民族感时，他总会这样。他操一口粗俗的匈牙利德语说：“冯·巴本豪森说得对！太对了！如果王位继承人真的被暗杀了，那么还有别的继承人嘛！”

就血统而言，比冯·奈吉先生更像马扎尔人的冯·森尼先生担惊受怕起来，因为这个犹太人后裔的匈牙利民族意识表现得比他强。他立刻站起身说：“首先，我们无法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其次，即使是真的，也与我们毫不相干！”

“与我们还是有关系的，”本柯佑伯爵说，“不过，他并没有被暗杀。这只是一个谣言而已！”

外面，雨哗哗地下个不停，蓝得发白的闪电渐渐地稀少了。雷声也消失了。在摩尔达亚岸边长大的金索基中尉声称，不管怎么说，皇位继承人曾经是皇朝帝国一个不确定的选择。中尉甚至用到“曾经是”这几个字。

中尉本人与前面几个人的意见一致：皇位继承人被暗杀的消息得把它当作一个谣传。出事地点离这儿这么远，人们无法做任何查证。说到底，全部真相要到活动结束后才会弄清楚。

接着，喝醉酒的巴蒂安尼伯爵开始用匈牙利语和他的同乡闲聊起来。其他人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挨个地打量着说话的人，默默地等候着，神情有点儿诧异。那些匈牙利人却谈得起劲，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可能是他们民族的一个习惯吧！其他人尽管一个音节也听不懂，但看表情就可以猜到他们渐渐地忘记了还有其他人在场。有

时他们一起大笑起来，这让在场的人感到难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此时大笑不合适，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大笑。

斯洛文尼亚人耶拉奇克气坏了。他既轻视塞尔维亚人，也讨厌匈牙利人。他是个十足的爱国者，热爱皇朝帝国。但是，他站在那儿，爱国之情倾注在两只摊开的茫然无措的手上，就好像人们要插一面旗帜，却找不到地方插一样。他的同胞斯洛文尼亚人及其堂兄弟克罗地亚人就有一部分生活在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完全是匈牙利把骑兵上尉耶拉奇克和奥地利、和维也纳、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隔开了。皇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那里几乎就是他的故乡，说不定就是一个像他这样的骑兵上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给暗杀的。倘若这会儿他挺身而出反驳这帮匈牙利人对被暗杀者的诽谤——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听懂他们讲的匈牙利语——那么他们就会反驳他，说他就是凶手的同胞兄弟。他也确实有点儿犯罪感，他也不知道这种犯罪感从何而来。大约一百五十年来，他的家族就一直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地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力。但是他那两个还未成年的儿子已经开始谈论所有南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立问题了。他们把传单藏起来，不让他发现，这些传单很可能是从敌方贝尔格莱德传来的。不过，他爱他的儿子呀！每天下午一点，骑兵部队从他们就读的中学门前经过时，他的两个儿子就向他跑过来，像两只鸟儿似的从学校的那个褐色大门扑过来，头发蓬乱，张开嘴巴，放声大笑。这时，他心里涌起一股父爱之情，于是他就会跳下马，去拥抱他的儿子。看到他们读那些可疑的报纸，他就会闭上眼睛；听见他们谈论可疑之事，他就会捂起耳朵。他有自知之明，他只能是他的祖先和他的后裔之间的一个无能平庸的纽带。他的这些后裔注定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家族。他们继承了他的面孔、他的发色、他的眼睛，但他们的心脏却以一种全新的节奏跳动着，脑子里装的是陌生的思想，喉咙里唱出的是他不熟悉的陌生的歌谣。四十岁的骑兵上尉居然觉得自己像个老人，而儿子则像是他无法理

解的曾孙之辈。

不管那么多了，他思忖着，走到桌子边，用扁平的手拍着桌子。“先生们，”他说，“请你们用德语交谈！”

正在说话的本基厄停了下来，回答说：“我会用德语说：我们——我的老乡们和我——共同庆祝，那个杂种死了，我们可乐坏了！”

大家全都跳起来，科伊尼基和快乐的地方专员离开了这个房间，只有客人们留下来。有人告诉他们军队内部发生争吵时，外人不得在场。特罗塔少尉站在门边，他喝了好多酒，脸色惨白，四肢僵硬，口舌干燥，心底空空。他感觉到自己醉得不轻。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眼前没有出现他熟悉的可爱的雾气，而是一层光洁而清晰的冰，使得他能透过它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尽管以前从来没见过屋子里的这些面孔，但好似早就认识他们，而眼前所发生的情景他似乎早就熟悉，仿佛是梦境变成了现实。特罗塔的祖国分裂了，崩溃了。

在家里，摩拉维亚的W城也许仍然是奥地利的。每个星期天，内希瓦尔的乐队都会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每个星期一次，在星期天，那也是奥地利的。皇帝，那个鼻子上总是挂着晶亮水珠的忘性大的白胡子老人和冯·特罗塔老头也是奥地利的，他们还活着。老亚克斯死了，索尔费里诺英雄死了，军医德曼特大夫死了。

“离开这个军队吧！”德曼特曾说过。我一定要离开军队，少尉思忖着。连我的祖父都曾离开它了呀！这话我一定要对他们说，他继续思忖着。正像几年前在蕾西嬷嬷的妓院一样，他觉得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这里没有什么画像来拯救他吗？他感觉祖父阴沉的目光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他。他朝房子中间跨了一步。不过，他还不清楚他要干什么。有几个

人看着他。

“我知道。”他开口了，其实他一无所知。

“我知道，”他重说了一遍，并又向前跨了一步，“殿下，皇位继承人，大公爵先生，真的被暗杀了。”

他不说了。他紧闭的双唇形成了一条淡红色的细缝。乌黑的小眼睛闪过一道明亮的几乎是白色的光。乱蓬蓬的黑头发盖在额头上，它们的阴影把鼻梁上的皱纹和遗传自特罗塔家族的那种愤怒的眼窝全遮住了。他低着头。他松弛的胳膊攥紧双拳。大家看着他的手。假如在场有人熟悉索尔费里诺英雄的那幅肖像的话，他们准以为是老特罗塔复活了。

“我祖父，”特罗塔少尉又开口说，仍然觉得老人家的目光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他，“我祖父救过皇帝的命。我，作为他的孙子，绝不允许有人辱骂我们最高统帅的任何一个家族成员！诸位的作为太可耻！”

他提高了嗓门吼道：“太可耻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自己在吼叫。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他从来没在士兵们面前吼过。

“太可耻了！”他又吼了一遍。吼声在他耳边回响。

醉醺醺的本基厄上尉踉踉跄跄地向特罗塔少尉跨近一步。

“太可耻了！”少尉第三次吼道。

“太可耻了！”骑兵上尉耶拉奇克也跟着喊了一声。

“谁要再骂一句死者的话，”特罗塔少尉接着说，“我就毙了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伸入口袋。

这时喝醉的本基厄咕咕噜噜地想说些什么。

特罗塔吼道：“住口！”吼声如雷。他觉得这声音是索尔费里诺英雄遗传给他的。他仿佛觉得自己和祖父融为一体。他自己就是索尔费里诺英雄，挂在父亲书房墙壁上的那幅画像成了他自己的画像。

菲斯特迪斯上校和楚克劳尔少校站了起来。这是奥地利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见一个少尉命令骑兵上尉、少校乃至上校住口。在座的人谁也不相信皇位继承人被杀事件只是一个谣传而已。他们仿佛看见皇位继承人鲜红的血还在血泊里冒着热气。他们害怕这里，害怕就在这个房间里马上也会看到流血。

“您命令他住口！”菲斯特迪斯上校低声说。

“少尉先生，”楚克劳尔少校说，“您走吧！”

特罗塔转过身朝门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刻，门被冲开了。数不清的客人拥了进来，头上和肩膀上还沾着彩纸屑和彩带。门开着。人们可以听见从其他房间传来的女人的笑声、音乐声和舞步声。有个人大声喊道：

“皇储被暗杀了！”

“奏哀乐！”本基厄喊道。

“奏哀乐！”好几个人跟着喊。

他们冲出房间。在两个大厅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这儿跳舞——两支军乐队在两个笑嘻嘻的穿着鲜红衣服的乐队指挥的指挥下奏起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有几个客人围成一个小圈圈，随着哀乐的节奏慢慢地走动着。彩色的纸带和纸屑还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和头发上。男

人们——不管是身着军服还是身着便服——用胳膊挽着女人，他们的脚顺着音乐那阴森恐怖的节奏上下晃动着。乐队因为没有乐谱，所以只好随着乐队指挥的小黑棍在空中比画的缓慢符号演奏。有时一个乐音掉在后面，为了匆匆赶上去不得不省掉几个节拍。

客人们围成一圈，绕着空荡荡的、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圆形大厅移动着脚步。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服丧者一样，站在他前面的就像是一具具尸体。大厅中央躺着的是皇位继承人和皇朝帝国两具无形的尸体。所有的人都醉了。即使有人没喝醉，那他的头也会被这不断的转圈给转晕了。乐队的节奏开始加快了，人们的脚步也开始加快了。如同行军一般，擂鼓者不停地击鼓，重重地鼓槌像活蹦乱跳的小鸡腿似的开始在黄铜鼓上快速地敲击着。

那个喝醉的鼓手突然敲起了银三角铁，本基厄伯爵顿时欢快地跳了起来。

“那个杂种死了！”伯爵用匈牙利语喊道。

但是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的话，好像他说的是德语似的。有几个人也突然欢快地跳起来。军乐队演奏哀乐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三角铁敲出的清脆的、微带醉意的滑稽声不时穿插其中。

最后，科伊尼基的仆人们开始把这些乐器撤走，乐师们微笑着任由他们去拿。小提琴手们瞪大眼睛吃惊地盯着他们的小提琴，大提琴手们盯着大提琴，号手们盯着号角。有几个人还在把琴弓往衣袖上拉，并附和着听不见的旋律摇头晃脑，旋律也许还在他们陶醉的脑袋里轰鸣。当擂鼓者的鼓被人拖走后，他还拿着鼓槌在空中挥舞。最后，酒醉得最厉害的两个乐队指挥也分别被两个仆人像拖乐器似的拖走了。客人们哄堂

大笑，接着是一片寂静。谁都不出声。全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仆人们把乐器撤走之后，又把酒瓶撤走了。有人拿在手里的半杯酒也都被拿走了。

特罗塔少尉离开了这间房子。他看见菲斯特迪斯上校、楚克劳尔少校和骑兵上尉楚奇赫坐在通向大门的台阶上。雨已经停了，只是还不时地从已经变得稀薄的云层和屋檐上滴下零星的雨点。仆人们为这三个男人在石阶上铺了几块大白布，他们坐在上面就好像坐在他们自己的裹尸布上。大雨点在他们藏青色的后背上留下了锯齿形的水斑。一条彩纸带断成的碎片湿漉漉地沾在骑兵上尉的后脖颈上，已经无法给弄掉了。

特罗塔少尉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的身子没有动，低着头，使人想起蜡像展览馆里的一组军人蜡像。

“少校先生！”特罗塔向楚克劳尔说，“我请求明天辞职！”

楚克劳尔少校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天渐渐地亮了，一阵微风驱散了云层，在微弱的银色夜光里可以清楚看到这几张面孔。少校那张消瘦的脸一直都在动，细细的皱纹在相互牵扯，皮肤在抽搐，下巴在来回移动，看上去像是在直线摆动，颧骨周围有一些细小的肌肉在跳动，眼皮不停地在跳呀跳，面颊也在颤抖。一切都在动，大概是含在嘴里想说又没说出口，或者好似无法说出口的话所引起的激动所致。一丝疯狂在脸上闪烁着。楚克劳尔少校紧紧抓住特罗塔的手，几秒钟之久，或者说是永恒。菲斯特迪斯和楚奇赫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坐在台阶上。他们可以听到轻柔的雨滴声和湿淋淋的树木那细柔的沙沙声。在暴风雨前陷入沉默的动物们又开始发出胆怯的叫声。屋里的音乐声渐渐地消失了，只有人们的谈话声从拉上帷帘的关着的窗户

里钻出来。

“也许您是对的，您还很年轻！”楚克劳尔终于开口说道。这句话是在这几秒钟里他想到的最荒唐最可怜的一句话。他把余下的一大堆纷乱不清的话给咽了回去。

午夜早就过去了，但在这个小城里还有人站在自家门口、站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聊天。当少尉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便缄口不语。

回到旅馆已是破晓时分。他打开衣柜，把两套军服、一套便服、内衣和马克斯·德曼特的佩剑放进旅行箱。为了消磨时间，他动作特别慢。他计算着每一个动作的时间，故意拖延这些动作，他生怕在去狙击营办公室报告之前还会有空余的时间。

天亮了，奥努弗里耶拿来了军官服和擦得发光的靴子。

“奥努弗里耶，”特罗塔少尉说，“我要离开军队了！”

“是，少尉先生！”奥努弗里耶说。他沿着过道走出去，下了楼，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把东西收拾在一个花布包里，绑在他那根木棍更粗的那一头上，然后把它放在床上。他决定回家去，回到布尔德拉斯基村去，收割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皇家军队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他了。人们把这种行为叫“开小差”，抓回去是要被枪毙的。不过，宪兵队每个星期只去布尔德拉斯基村一次，可以躲起来嘛！许多人都曾这么干过！伊万的儿子潘特雷蒙，尼克莱的儿子格莱格里，大麻子帕威尔，红头发尼克福尔。只有一个被抓到后判了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至于特罗塔少尉，他把请求辞退军职的报告交上去之后，便立即得到了一次休假。他在操场和军官同伴们告别。他们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

么，只是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圆圈。

少校楚克劳尔终于想出了一句告别词，非常简单的告别词，只有六个字：“祝您一切顺利！”于是每个人都跟着说这句话。

少尉向科伊尼基辞行。

“我的大门为您敞开着！”科伊尼基说，“顺便告诉您一声，我随时可能去接您回来！”

一秒钟的工夫，特罗塔想到了陶希格太太，科伊尼基猜到了他的心思，便说：“她现在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他这次发病时间挺长的。他做得对，我羡慕他。不过，我去看望过她。她变老了，我亲爱的朋友，她变老了！”

次日上午十点，特罗塔少尉跨进了地方官公署。少尉一打开办公室的门，就看到了父亲。他坐在门对面，靠着那个窗子。太阳透过绿色的百叶窗在深红的地毯上映下了许多狭长的光带。一只苍蝇嗡嗡地叫，壁钟嘀嗒作响。室内阴凉，一片夏日的宁静，和过去回家度假时一模一样。不过，今天房间里所有的物件上都增添了新的光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地方官站起身来，是他本人发出的这种光泽。他胡须的银白，让白昼的绿意和地毯的红光产生了变化。来自彼岸世界的和煦之光，悄然渗透到了冯·特罗塔老爷的俗世生活中，就好比繁星满天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开始破晓了。许多年前，他从摩拉维亚军校休假回来时，看见父亲的连鬓胡子只是像一小块被分成两片的黑云。

地方官仍然站在写字台旁。儿子向他走过去，他把夹鼻眼镜放在文件上，伸出了双臂。他们匆匆地吻了一下。

“坐下吧！”老人指着一张靠背椅说道。

卡尔·约瑟夫还是军校学生的时候曾在这张椅子上坐过。那是星期天，从九点到十二点，帽子搁在膝盖上，白得发光的手套放在帽子上。

“父亲！”卡尔·约瑟夫开口道，“我要离开部队。”

他等待着。他马上又感觉到，只要坐着，他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于是，他站起身来，站在父亲对面，即写字台的另一端，看着父亲那银白色的连鬓胡子。

“在发生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父亲说，“那才是前天的事，这样的辞职就等于是一次开小差。”

“整个军队都开了小差。”卡尔·约瑟夫回答说。

他从桌子边走开，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把左手放在背后，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比画着。许多年前是老人d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一只苍蝇嗡嗡地叫，壁钟在嘀嗒嘀嗒地响。太阳照在地毯上的一束束光亮越来越强烈。太阳升得很快，想必已经升得很高了。卡尔·约瑟夫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向地方官瞥了一眼。老人坐在那里，两只手无力地挂在扶手上，被两个上了浆的、闪闪发亮的圆袖口盖掉了一半。他的头一直垂到胸前，羽翼似的两扇胡须紧贴着上衣的前襟。他既年轻又愚蠢，儿子想。他是个长着白发的年轻可爱的傻瓜。我也许是他的父亲，索尔费里诺英雄。我变老了，而他只是上了点年纪而已。

他一边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解释道：“皇朝帝国已经死了，它死了！”他喊道，接着又不开口了。

“也许吧！”地方官咕哝了一句。

他摇了摇铃，命令他的助手：“你跟希尔施维茨小姐说一下，我们今天推迟二十分钟吃饭。”

“来！”他说道，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杖。他们来到了市立公园。

“多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有益！”地方官说道。他们绕过了那个金发女郎零售树莓味苏打水的售货亭。

“我累了！”地方官说，“我们坐一会儿吧！”

冯·特罗塔老爷自从在本城就职以来，这是第一次坐在公园里一条普普通通的长凳上。他用手杖漫无目的地在地上画着线条和人像，一边画，一边说：“我去觐见过皇帝，这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皇帝亲自处理了你的事件，一切都已了结！”

卡尔·约瑟夫把手滑落到父亲的肩膀下面。此刻，他感觉到老人瘦小的胳膊，几年前在维也纳和父亲一起晚间散步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他没再把手移开。他们一起站起身，手挽着手回家。

希尔施维茨小姐来了，穿着星期日常穿的那件灰色丝绸连衣裙。在她的额头上方，那高高的发饰上有一条细长的饰带，它的颜色和她华丽的连衣裙一致。她匆匆忙忙地准备一顿星期日的午餐：汤面、烤牛肉和樱桃丸子。

但是，地方官缄默不语，仿佛他吃的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煎牛肉。

第二十章

一个星期后，离别的时刻到了。

冯·特罗塔老爷觉得在站台上当众拥抱亲热不合适。于是，他们就在过道里和往常一样匆匆地拥抱了一下，周围是过道里潮湿的阴风和石子地面上的凉气。

希尔施维茨小姐已经在阳台上等候着，异常沉重冷静。冯·特罗塔老爷反复劝告不用挥手告别，但她就是不听，显然她把这看成是一种义务。尽管没有下雨，冯·特罗塔老爷还是撑开了雨伞。天上飘浮的云朵给了他撑开雨伞的借口。在雨伞的遮阴下，他登上了出租马车。希尔施维茨小姐因此无法看到他的脸。他在马车上一言不发。直到儿子登上了火车，他才举起一只手，伸出食指说道：“假如，你能因病退伍，也许会好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离开军队！”

“是，爸爸！”少尉说。

火车快要出发时，他离开了站台。卡尔·约瑟夫目送着他离去，看见了他挺直的后背。腋窝里夹着那把收起的雨伞，伞尖向前，像是夹着一把出了鞘的马刀。他，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再回转身。

卡尔·约瑟夫被批准退伍。

“你现在究竟想干什么？”军官同伴们问他。

“我有事情干！”特罗塔回答说，他们便没有再追问下去。

他想找奥努弗里耶，但营部办公室的人告诉他勤务兵开小差了。特罗塔少尉走进旅馆房间，慢慢地换装。他先放下那把指挥刀，这是他的武器，他的荣誉的象征。他曾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奇怪的是此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悲伤。桌上放着一瓶“180度”，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喝。

科伊尼基来接他了，楼下响起了他的马鞭声。进屋后，他坐下来，四处瞧瞧。教堂钟楼的钟敲了三下。夏日午后各种熟悉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这是夏天对特罗塔的呼唤。科伊尼基穿着一件有黄色条纹的浅灰色西服，手上拿着黄色的马鞭，宛如一位夏天的使者。

少尉用衣袖抹了抹黯淡无光的剑鞘，拔出那把剑，朝剑刃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用手帕把剑擦擦，然后将它插入剑鞘。他的神情好像是在擦拭一具即将下葬的尸体。在放进旅行箱之前，他又把剑鞘放在手上掂了掂重量。接着，他把马克斯·德曼特的马刀也放了进去。他还读了读刻在刀把上的字：“离开这个军队吧！”德曼特曾经这样说过。现在，他真的要离开这个军队了。

青蛙呱呱叫，蟋蟀唧唧鸣。科伊尼基的栗色骏马在楼下窗前嘶鸣，他很轻柔地把轻便马车朝前拉了一点儿，车轮发出嘎吱的响声。少尉站在那里，上衣敞开着，绿色衬衫的翻领之间是黑色橡皮做的装饰物。他转过身说：

“一段军旅生涯结束了！”

“军旅生涯结束了！”科伊尼基说，“军旅生涯本身已经走到了终点！”

这时，特罗塔脱下上衣，那是皇家的上衣。他把上衣摊开放在桌子

上，这是他当年在军校学会的。他先把硬领翻好，接着把袖子叠好，把它包进布里。然后把上衣的下半部分叠好，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小包裹，灰色的云纹丝衬里闪闪发亮。随后他把裤子摊放在桌上，折了两叠。特罗塔穿上了那套灰色的便服，军用皮带仍然系在裤腰上，这是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纪念品。

“我爷爷，”他说，“当年的那一天一定也是这样收拾他的军用物品的！”

“可能吧！”科伊尼基说。

箱子仍然开着，特罗塔的军用物品放在里面宛如一具按照规范折叠起来的尸体。现在该把箱子关上了。

这时，特罗塔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绞痛。他喉咙哽噎，眼含泪水，转身对着科伊尼基，想说些什么。他七岁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十岁开始就读军事学校，他当了一辈子兵现在却要埋葬作为士兵的特罗塔，得为他哀悼，不能把一具尸体埋在坟墓里而不为他哭泣。幸好有科伊尼基坐在身旁。

“我们喝点儿吧，”科伊尼基说，“您变得有些伤感！”

他们喝了酒，科伊尼基站起身，把少尉的箱子关上了。

布洛德尼茨亲自把箱子提到马车上。

“您是一个可爱的房客，男爵先生！”布洛德尼茨说。

他站在马车边上，手里拿着帽子。科伊尼基已经拉住了缰绳。特罗塔突然产生一种温柔的情愫。他本想说声：“再见！”但是，科伊尼基已

经挥起了马鞭，吹了一个响舌，马儿同时昂起头，竖起尾巴，又高又轻便的小马车车轮嘎吱嘎吱地在沙土路面上滚动着，犹如在松软的床上滚动着。他们在沼泽地之间穿行，青蛙的叫声响彻四周的田野。

“您就住在这里！”科伊尼基说。

这是一座小房子，位于小树林边，有绿色的百叶窗，和地方官公署的百叶窗一样。让·斯特帕里乌克，一个级别很低的森林管理员，住在这里。他是个老人，毫无光泽的长银须向下垂着。他当过十二年兵，现在重新操起了军队用语，称呼特罗塔“少尉先生”。他穿一件粗亚麻的衬衫，狭窄的衣领上绣有蓝、红色花纹，风把两只宽大的袖子吹得鼓了起来，两条肩膀像两条翅膀似的。

特罗塔少尉在这里住了下来。

他不打算再和以前那些军官伙伴见面。在摇曳的烛光下他给父亲写信，写在一张发黄的公文用纸上。称呼写在距离纸的上边四指的地方，正文写在距离左右两边各两指宽的地方，所有的信都要按这个规格写。

他的工作不多，主要任务是在墨绿色封面的大簿子上记下雇工的名字、工资以及住在科伊尼基家的客人提出的要求。他认真仔细地侍弄着这些数字，但还是会犯错。他要负责汇报家禽饲养情况，生猪饲养数，卖掉的水果数和剩下的水果数，汇报几处小面积的黄麻的长势，汇报那台每年出租给中介的谷物烘干器的使用情况。

他已经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也基本能懂当地农民说的话。他和那些为越冬购买木材的红头发犹太商人打交道。他还弄明白了桦树、云杉、枞树、橡树、菩提树和槭树等树种的不同价值。他十分节俭。他和他的祖父——“真理之骑士”索尔费里诺英雄——完全一样，每个星期四他进

城到猪市去购买马鞍、马颈圈、轭、长柄镰刀、磨石、小镰刀、耙和种子时，他总要用那消瘦、坚硬的手指把硬银币数了又数。如果有军官走过他身旁，他就会低下头。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他的小胡须已经长出来了，那黑乎乎的硬撅撅的胡子密密麻麻地矗立在他的面颊上，人家根本认不出他来。

农民们都在忙着准备收割庄稼。他们站在小茅屋前，在砖红色的磨石上磨镰刀。乡村里到处都可以听见刀在磨石上磨砺的沙沙声，蟋蟀的歌声也淹没其中。夜里，少尉有时也能听见从科伊尼基新城堡里传来的音乐声和喧闹声。这些声音，连同公鸡的啼鸣和满月下的犬吠，组成了夜间的交响曲，伴随着特罗塔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他终于体会到了满足、孤独和清静。他好像全然忘记了他曾经历过的军旅生活。失眠时，他便会走下床，拿起棍子，到田野里去走走，在夜间大自然交响乐曲的伴奏下，等待黎明的到来，迎接初升的太阳，吮吸清新的露珠，倾听风儿轻柔的歌声，仿佛是一夜酣睡之后那样神清气爽。

他每天上午都会到附近的村子转转。

“愿耶稣基督赐福给您！”农民们说。

“祝您永远健康，阿门！”特罗塔回应他们说。他也学着他们屈膝走路。斯波尔耶的农民们从前也是这样走路的。

有一天，他路过布尔德拉斯基村。村子里有一个小教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尖塔，尖塔就如同从村子里伸出的一个手指头一样直指蓝天。那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公鸡在有气无力地啼叫，蚊子沿着乡村的马路嗡嗡地飞舞着。突然一个长着黑色络腮胡子的农民从自己的茅舍走出来，站在路中间，问候道：“愿耶稣基督赐福给您！”

“祝您永远健康，阿门！”特罗塔说着继续往前走。

“少尉先生，我是奥努弗里耶！”络腮胡子农民说。浓密的胡子把他的脸遮住了，像一把展开的黑羽毛扇覆在他的脸上。

“你为什么要开小差？”特罗塔问。

“我只是回家而已。”奥努弗里耶说。

现在问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他理解奥努弗里耶，他曾经侍候少尉就如同少尉曾为皇帝效劳一样。祖国已经瓦解了，崩溃了，没了。

“难道你不害怕吗？”特罗塔问。

奥努弗里耶心里并不害怕。他住在姐姐家，宪兵每个星期才来村子一趟，从不搜查。更何况他们和奥努弗里耶一样也是乌克兰人，也是农民。只要没人向宪兵队长检举，那他就没必要发愁，而布尔德拉斯基村是不会有人去检举的。

“再见，奥努弗里耶！祝您好运！”特罗塔说。

他朝着那条拐进广阔田野的马路上走去。奥努弗里耶一直跟着他走到那个拐弯口。特罗塔听见打了钉子的战靴踩在碎石路面上的声音。奥努弗里耶把他的军靴带回来了。

特罗塔走进犹太人阿姆斯特科开的乡村小酒馆，在这里可以买到香皂、烧酒、香烟、烟草和邮票。那个犹太人长着火红的胡须，他坐在拱形的店门前面，可以照亮方圆一英里的地方。要是他将来老了，少尉思忖着，一定会变成一个白胡子犹太人，就像马克斯·德曼特的祖父那样。

特罗塔喝了一杯烧酒，买了些烟草和邮票便走了。这条路从布尔德拉斯基村出来，经过奥莱克斯科村，通往索斯洛夫村，再延伸到贝托克村、莱斯尼茨村和多姆布洛瓦村。这条路他天天走。他每天都要沿着那条铁路线走两趟，经过两道黑黄相间的已经褪了色的铁路护栏。值班室里不停地传出清脆的信号铃声。这是伟大世界的欢快声，这声音已经无法引起特罗塔男爵的关注，因为这个伟大的世界已经消亡了。他在军队里度过的那些岁月也已经消失了，他仿佛一生就是走在这田野乡村的公路上，手里抓着一根手杖，腰间从未挂过佩剑。

他过着和祖父——索尔费里诺英雄——一样的生活，也和他的曾祖父——那个看守拉克森堡猎宫公园的退役伤兵——一样，说不定也和那些不知名的祖先、那些斯波尔耶的农民一样的生活。他的一生总是走在同一条路，经过奥莱克斯科村到索斯洛夫村去，再到贝托克村、莱斯尼茨村和多姆布洛瓦村去。这些村庄坐落在科伊尼基新堡周围，全部属于他。有一条长着柳树的小径从多姆布洛瓦村通到科伊尼基的新堡。时间还早，如果他加快步伐，赶在六点钟之前到科伊尼基那里，就不会遇见从前的军官伙伴们。特罗塔放慢了步子，现在他已经站在那些窗户下面，吹了个口哨，科伊尼基出现在窗口，点点头，便从屋里走出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科伊尼基说，“战争开始了。尽管我们已经等了它很久，但它的到来还是让我们感到吃惊。我想你享受自由的日子不会太久的。我的军服已经准备好了。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可能会入伍。”

特罗塔觉得，大自然似乎从来没有像此刻那么宁静。你能够目视西边匆匆落下的太阳。为了迎接夕阳，一阵晚风吹过，轻抚罍粟红红的脸蛋，天际卷起了白色的云朵，田野上麦浪翻滚。一个蓝色的阴影飘悬在绿色草地的上空。东面的那片小树林淹没在暗紫色的紫罗兰里。特罗塔

所住的斯特帕里乌克的小白屋在树林边上闪闪发光，窗户里映射着火辣辣的太阳光。蟋蟀叫得更欢了，一阵风吹来，把它们的声音刮到了远方。这片刻的宁静，使得人们甚至可以听到大地的呼吸。

突然，头顶上，天穹之下，响起了一阵微弱而沙哑的叫声。科伊尼基举起一只手臂，说：“您知道那是什么吗？大雁！它们比往常离开的时间早些，夏天才过一半嘛！它们一定是听见枪声了。它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呀！”

今天是星期四，是“小宴”之日。科伊尼基转身走了。特罗塔慢慢地朝着自己的小屋那闪闪发光的窗户走去。

一夜无眠。子夜时分他听见大雁沙哑的叫声。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外。斯特帕里乌克穿着衬衫，躺在门槛前面，烟斗闪着红光。他平躺在地上，不动声色地说：“今晚睡不着了！”

“大雁！”特罗塔说。

“是的，就是大雁！”斯特帕里乌克证实道。

特罗塔看着夜空，今晚无月，繁星闪烁。大雁在星光下不停地发出沙哑的叫声。

斯特帕里乌克说：“我在这儿躺了很久，有时候我能看见它们。它们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瞧！”斯特帕里乌克将还在闪光的烟斗指向夜空。就在这一刹那，他们看见了极小的大雁身影出现在深蓝色的夜空下，像一块透明的纱巾从星辰间飘过。

“还不止这些，”斯特帕里乌克说，“今天早晨我看见几百只大乌鸦，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它们是从外地飞来的野乌鸦，一定是从俄

国飞过来的。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乌鸦是鸟类中的先知。”

东北的天边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银白色带子。它越来越明亮。这时刮起一阵风，科伊尼基的新堡里飘来一些杂乱的声音。特罗塔在斯特帕里乌克身边躺下，他睡眼蒙眬地看着星星，听着大雁的叫声，进入了梦乡。

日出时他醒了。他感觉只睡了半个小时，而实际上至少过去了四个小时。今天，迎接晨曦的不是他熟悉的叽叽喳喳的鸟鸣，而是好几百只乌鸦的哑哑的叫声。躺在特罗塔身旁的斯特帕里乌克爬起来。他的烟斗在他睡着了后已然熄灭，于是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用烟斗柄指着周围的树。树上的果子纷纷掉落在地上。那些黑色的鸟儿一动不动栖息在树上，哑哑地乱叫。斯特帕里乌克朝它们扔石头，但它们只是扑闪几下翅膀。它们像长出来的果实一般，牢牢地蹲在树枝上。

“我要用枪把它们打下来！”斯特帕里乌克说。

他走进屋，拿出一把猎枪。他开枪了。有几只乌鸦掉了下来，而其余的则好像没听见枪响似的，仍然一动不动地蹲在树枝上。斯特帕里乌克把这些黑色尸体捡起来，足有一打。他双手提着战利品往屋里走，血滴在青草上。

“奇怪的乌鸦，”他说，“它们居然不动。它们是鸟类中的先知。”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特罗塔和往常一样去附近的村子转转。蟋蟀不叫了，青蛙也不叫了，只有乌鸦在叫。它们到处都是，有的趴在菩提树上，有的在橡树上，有的在桦树上，有的在柳树上。特罗塔想，也许它们每年都会在收割之前来到这儿。它们听见了农民们磨镰刀的声音，于是就往这里聚集。他走到布尔德拉斯基村，心里希望能再见到奥努弗里

耶，可事与愿违，没能见着他。农民们站在茅屋前面，在红色的磨石上磨刀。他们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因为乌鸦的叫声叫得他们心烦气躁，于是他们把这群黑乌鸦痛骂了一顿。

特罗塔经过阿姆斯特科的小酒馆时，看到那个红头发的犹太人坐在店门口，胡须闪亮闪亮的。阿姆斯特科站起来，顶着他的黑色丝绒帽，指着空中说：

“乌鸦来了！它们成天叫个不停！聪明的乌鸦！我们最好当心点儿！”

“也许，是的，也许您说的是对的！”特罗塔说着，继续往前走。他沿着那条他熟悉的两旁长着柳树的小径向科伊尼基别墅走去。不多会儿，他站在窗户下，吹了个口哨，没有人出来。

科伊尼基肯定是进城去了。特罗塔又往城里走去。因为担心会碰到熟人，他走的是沼泽地里的那条路。只有农民们才会走这条路进城。有几个人向他迎面走来，路很窄，他们几乎无法给对方让路，必须一个人站着不动，让另一个人先过去。所有向特罗塔迎面走过来的人比平时走得快，打招呼也比平时匆忙，步子也迈得比平常大，他们走路时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特罗塔来到城乡交界处的海关关卡时，走路的人突然多了起来。这群人有二十多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了这条小径。他很肯定这些人是工人，是鬃毛厂的工人，他们正回村子去。说不定他们中间有人曾经挨过他的子弹。他停下脚步让他们先过去。他们匆匆忙忙地、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言不发。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挑着一个小包裹。夜幕似乎降临得更快，黑暗伴随人群匆忙的脚步迅速来临。天上出现了薄薄的云彩，夕阳西下，沼泽地上开始升起银灰色的雾，宛如地上的兄弟姐妹朝着云姐姐的

方向飞升。突然，小城里所有的钟都敲响了。走路的人都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而后继续赶路。特罗塔拦住最后的一个人，询问为什么要敲钟。

“因为战争！”那个人回答说，连头也没抬起来。

“因为战争！”特罗塔重复道。

显然是发生战争了。那神情好像他从今天早晨，从昨天晚上，从前天，从几个星期之前，从他离开军队，从龙骑兵部队那次不幸的庆典起就知道要发生战争似的。这是他从七岁起就为之做准备的战争。这是他的战争，孙子的战争。那些日子和索尔费里诺英雄又回来了。钟在不知疲倦地敲着，现在到了海关关卡处。一个装着木制假腿的值班人员站在小屋前，许多人围着他。门上挂着一个发亮的黄底黑字布告。开头几个黄底黑字老远就能看得见。它们像沉重的横梁似的架在聚集的人群上方：“致我的臣民！”

海关值班室的小屋子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有穿着味道刺鼻的羊皮短上衣的农民，有穿着宽松的墨绿色长袍的犹太人，有来自德国殖民地施瓦本地区身穿粗绒布衣的农夫，波兰的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和政府官员。四堵光秃秃的墙上全都贴上了大布告，每一份布告用的都是不同的语言，但内容却相同，并且都以皇帝的话开头：“致我的臣民！”

识字的人在高声朗读布告。他们的朗读声与嗡嗡的钟声混杂一起。有的人从一堵墙前走向另一堵墙前，宣读各种语言的布告。钟声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人们从小城里涌出来，涌到通向火车站的宽阔马路上。特罗塔迎着他们，向城里走去。

夜幕已经降临。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犹太人的小房子里点着蜡

烛，烛光照亮了人行道。每一个小屋如同一座小坟墓，是死神自己点亮了蜡烛。犹太人正在屋子里祈祷，今晚他们的诵经声比其他圣节日的唱经声更响亮。他们在为一个非同一般的血腥的安息日祈祷。他们成群结队地匆忙冲出家门，聚集到十字路口，为明天就要开赴战场的犹太士兵恸哭。他们相互握手，亲吻面颊。若是两个男人紧紧拥抱，他们的红胡须就会交结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告别仪式，最后他们不得不用手把胡须分开。钟声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回响。钟声和犹太人的呼喊声夹杂着从营房里传来的刺耳的军号声。吹的是归营号，最后一次归营号。夜色已经降临，漆黑一团，浑浊的天穹压得很低，笼罩着这座小城。

特罗塔四处张望着，想找一辆马车，一辆都没有。他迈着又大又快的步子向科伊尼基的别墅走去。大门敞开着，所有的窗户都有光，像举行盛大宴会似的。科伊尼基在前厅里朝他迎面走来，他一身戎装，头戴钢盔，腰系子弹袋。他叫人给他套马车。他要到十二英里外的军营去，他想当天夜里就去。

“你稍等一会儿！”他说道。他第一次对特罗塔称“你”，也许是因为疏忽，也许是因为他也穿上了军装。“我会把你送回去，然后进城！”

他们驱车来到斯特帕里乌克小屋前。走进屋后，科伊尼基坐下来，他看着特罗塔脱去便装，穿上军装，一件一件地穿。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不过，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布洛德尼茨的旅馆里曾这样看过特罗塔脱去他的军装。现在，特罗塔又穿回了他的军装，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他从箱子里拿出那把剑，系好黑黄两色绶带，那些色彩艳丽的大绒球温柔地抚慰着闪闪发光的宝剑。而后，特罗塔关上了箱子。

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话别了。他们在狙击营房前面停了下来。

“再见！”特罗塔说。

在车夫宽阔的脊背后面他们久久地握手，几乎听得见时光流逝的声音。仅仅握手似乎是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表示。

“我们这里习惯于吻别。”科伊尼基说。

于是他们相互拥抱，并匆匆地吻别。特罗塔下了马车。营房门口的岗哨向他行军礼。营房的大门在特罗塔身后关上了。他稍稍站了一会儿，听着科伊尼基的马车远去。

第二十一章

就在这天夜里，狙击营向东北方向的沃洛奇斯卡边界地区进发。

天开始下着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公路上的白色灰尘渐渐地变成了银灰色的泥浆。泥浆扑哧扑哧地粘在士兵们的靴子上，溅到正走向死亡的军官们整洁的军服上。长长的指挥刀妨碍着他们的行军，黑黄两色绶带上色彩鲜艳的大绒球一直垂挂到他们的臀部，绒毛缠结在一起，浸透了雨水，还溅上了无数污泥斑点。破晓时分，部队到达目的地，与另外两个步兵团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几条稀稀拉拉的队列。

等了整整两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战争的迹象。有时，他们听到远处，在他们的右侧方向传来了几颗流弹声。边界地区两支骑兵部队发生了小小的摩擦战。他们有时看见受伤的边界海关官员，偶尔也会看到个把丧命的边界宪兵。救护员把伤员和尸体抬走，从等候着的士兵旁边经过。战争似乎还不愿意开始，它还在迟疑着，仿佛暴风雨正在酝酿到来。

第三天，传来了撤退的命令。部队列队后撤。官兵们感到很失望。部队里谣传着这样一个消息，说是在往东边九英里的地方，整整一个龙骑兵团被歼灭了。据说哥萨克人已经侵入到了帝国的领土。奥地利人只得向西行军，满腔的怨愤无处宣泄。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撤退。他们在公路的十字路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到处都碰见乱糟糟的人群，各个兵种都有。

司令部发来了无数道命令。绝大多数命令是有关如何撤出乡村和城市的事，如何对待有亲俄思想的乌克兰人，如何对待神职人员，以及如何对待间谍，等等。

临时法庭匆忙在村里宣布草率的判决。密探提供了有关农民、东正教牧师、教师、摄影师和官员们的情报，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去核实真伪。部队必须尽快撤退，但对叛徒也得尽快惩处。

当救护车、辎重部队、野战炮兵、龙骑兵、骠骑兵和步兵冒着漫天的毛毛细雨，在浸透了雨水的公路上突然无助地聚集成一簇簇、一团团的时候，当急件使者策马来回飞驰的时候，当小城的居民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成群结队地背着红色和白色的羽毛床垫、灰袋子、褐色家具和蓝色煤油灯向西边逃命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听见从各个村庄的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传来的枪声，那是执法人员在匆忙地执行草率的判决。低沉而急促的鼓声为军事法官单调的宣判声伴奏，要被处决的女人们又哭又叫地倒在军官们沾满泥浆的皮靴前苦苦哀求。

茅屋、谷仓、马厩和草堆燃烧起来，喷吐出熊熊烈火。奥地利军队的战争是从军事法庭开始的。那些真的和被误判的叛徒被拖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吊在树上好几天，以吓唬活着的人。然而，这一带活着的人已经逃得远远的。树上的尸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树叶被烧得噼啪响。火势比血腥之秋那漫天的毛毛细雨要强烈得多。古老的树皮慢慢地烧焦了，银灰色的小火星在凹槽之间往上蹿。火苗像条条小虫吞噬着树叶，绿叶卷起，变成红的，再变成黑的，最后变成灰的，吊尸体的绳子被烧断了，尸体摔落地上，脸被烧焦了，躯体还是完好的。

有一天，部队在克鲁提尼村小憩，他们是下午到达那儿的，第二天

日出之前他们得继续向西撤。这时，连绵不断的细雨停了。九月下旬的太阳将柔和的银色光芒洒向广阔的田野，田野里长着庄稼。这是新鲜面包啊！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吃上它了。丝丝云彩在空中缓缓地飘拂。连乌鸦和公鸡也不叫了，它们被和平的假象所迷惑，也不再指望能找到腐肉。

军官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皮靴里灌满了水，脚肿了，膝盖僵硬，小腿肚酸胀，腰也不能弯。他们被安排在那些小茅舍留宿。他们从箱子里取出干衣服，到仅有的几口井边去洗把脸。

在这样一个清澈而寂静的夜晚，只有几只狗——有的是被遗忘的，有的是被遗弃的——散落在农家庭院里汪汪地吠叫，它们有的是因为饿，有的是出于害怕。少尉无法入睡，他走出寄宿的那间茅屋，沿着长长的乡间小路朝教堂尖塔方向走去。尖塔上那希腊式的双层十字架直指星斗。这座细木薄板盖顶的教堂立在一个小公墓的中央，周围尽是用木头钉成的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它们似乎在微弱的夜光下晃动。在敞开着灰色公墓大门前面吊着三具尸体。吊在中间的是个有胡须的神父，左右两边各吊着一个农民，他们身着土黄上衣，僵硬脚上穿的是粗麻鞋。神父身上的黑长袍一直拖到他的鞋子上。神父的脚时不时地被夜风吹得直晃动，肥大的长袍摩擦着神父的脚，宛如在敲一口哑钟，发不出一丝声响。

特罗塔少尉走到被吊者的身旁，看到他们那肿胀的脸。在这三个受害者的面孔中似乎可以见到他的某个士兵的面孔。这是军人的面孔啊！他曾经每天和他们一起操练。神父那羽毛扇般伸展开的黑胡须使他想起了奥努弗里耶的胡须。少尉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谁知道呢？也许奥努弗里耶就是这个被吊的神父的兄弟。

特罗塔少尉环顾四周，侧耳细听，听不见一丁点儿人的声音。田鼠在教堂的钟楼里呼呼地乱窜。被遗弃的狗在毫无人烟的农家小院里吠叫。少尉抽出佩剑，把吊死者的绞索一根一根地割断了，再把他们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扛到肩上，统统送进了教堂公墓。

接着，他开始用光亮的剑在坟墓之间的小路径上掘土，一直掘到能够放进三具尸体为止。他把三具尸体都放了进去，用佩剑和剑鞘把泥土铲到他们身上，再用脚在那泥土上来回地踩踩，把土压实，然后画了个十字标记。自从他在摩拉维亚军校参加最后一次弥撒以来他再也没有画过十字。他本来还想念一段祷告文，但是，他的嘴唇虽然在动，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不知哪里有几只鸟在啾啾鸣叫，田鼠在四处乱窜，狗在汪汪吠叫。

翌日清晨，日出之前，他们又出发了。灰蒙蒙的秋日晨雾笼罩着这个世界。但是不一会儿，太阳就从雾霭中探出头来，炽热得像盛夏的烈日一般。穿行在一个荒凉的沙土地带，他们感到口渴难忍。有时，他们似乎听见什么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几个士兵朝着流水声方向跑去，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这一带没有小溪、没有池塘，也没有水井。他们经过几个村落，村里的水井塞满了被枪杀者的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在木头井架上，有的在井中间堆成一团。士兵们不再往深处看，立即折回去，继续行军。

口越来越渴。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听见了枪声，便赶紧卧倒在地。敌人一定是赶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匍匐在地面上蜿蜒前进。不久，他们注意到路面变宽了，能看见一个荒凉的铁路站的灯光。铁轨就从那里延伸出去。狙击部队跑步前进，占领了这个站，这里安全。

他们分散开来隐蔽在铁路路基两侧几公里宽的地方。敌人——也许是

一支飞速奔驰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很有可能就在路基的那一边。他们情绪低落、悄无声息地在铁路路基之间前行。

突然有个人喊道：“水！”

大家立刻看见了铁道路基脊背上的那口井，就在那个很小的信号值班室旁边。

“原地不动！”楚克劳尔少校命令道。

“原地不动！”军官们重复道。

但是那些口渴难忍的人，听不进去长官的命令。他们先是几个人，后来是成群结队地向斜坡上跑去。枪响了，那些人倒下了。铁道路基那边敌方的骑兵在朝口渴的士兵开枪，越来越多的口渴的人向那个死亡之井跑去。当二连二排的人跑到水井边时，那个绿色的斜坡上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

“全排，停止前进！别动！”特罗塔少尉命令道。

他走出队伍，说：“我去给你们弄水！谁也不要动！在这里等着！拿桶来！”

人们从机枪连里拿了两只不漏水的亚麻布提桶递给他。他拿起两只桶，一手提一只，向斜坡上的那口水井跑去。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地响，有的击中他脚边的土壤，有的从他耳旁呼呼飞过，有的从他的大腿或从他的头顶上擦过去。他在井边弯下身子，并朝斜坡那边瞥了一眼，有两排哥萨克骑兵在瞄准射击，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子弹打中。

他听到了那些尚未开火的子弹，也听到了《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几小节急骤的小鼓声乐曲。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父亲官邸的阳台上，军乐队在阳台下演奏。内希瓦尔正举起那根镶有银把手的乌檀木指挥棒。特罗塔少尉将第二只桶放入水井，他仿佛听见了乐队演奏出的那一段猛烈的击钹乐声。在这激昂的音乐声中，特罗塔把桶提起来，两只手各提一桶水，水满得向外溢。子弹在他周围呼啸着。

为了下坡，他先探出左脚，正要迈开右脚，头部还露在斜坡的平面线上。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脑袋。他还朝前跨了一步，然后倒下了。两只桶晃了晃也翻倒在地上，水泼在他身上。热血从他的头部涌出来，流在斜坡冰凉的泥土上。斜坡下他所在的那个排的乌克兰农民出身的士兵齐声喊道：“愿耶稣基督保佑您！”

他想说一声：“愿你们永远健康，阿门！”这是他会讲的唯一的一句鲁提尼语。但是，他的嘴唇已经动不起来了。他的嘴张开着，牙齿正对着深秋蔚蓝色的天空。舌头慢慢地也变成了蓝色。他感到自己的身躯在渐渐地变冷。

他死了。

这是少尉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的结局。

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的结局如此普通，以至于不宜写进奥地利皇家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特罗塔少尉死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握着武器，而是提着两只水桶。

楚克劳尔少校给地方官写了封信。老特罗塔将这封信看了好几遍，

然后垂下了双手。信从他手里滑下去，轻轻地飘落到红地毯上。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取下夹鼻眼镜。他的头在颤抖，夹鼻眼镜的椭圆形镜片在不停地晃动，犹如一只透明的蝴蝶在老人的鼻梁上飞舞。两颗清澈透明的大泪珠同时从冯·特罗塔老爷的双眼流出，模糊了镜片，接着又流到他的胡须里。冯·特罗塔老爷整个身躯保持镇定，唯有他的头在摇晃，前后左右不停地晃动，夹鼻眼镜上的两块镜片也在不断地跳动。

地方官就这样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了一个小时。

过后，他站起身，以平常的步态走进他的住所。他从柜子里取出那套黑色西服、黑领带和黑绉纱服丧带。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曾将这些服丧带扎在帽子和手臂上。他换了衣服。换装的时候他没有照镜子。他的头一直在摇晃。虽然他试图控制住这不安的脑袋，但越控制，头就摇晃得越厉害。最后，地方长官干脆放弃克制，任它去摇晃。

他身穿黑色西服，臂戴黑纱，向希尔施维茨小姐的房间走去，站在门旁边说：

“我的儿子死了，尊敬的小姐！”

他迅速关上门，走进行政公署，然后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仅仅把摇晃着的头伸到门里去，到处宣告：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然后，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出了门。所有的人都向他问好，并惊异地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脑袋。地方官时不时地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说：“我的儿子死了！”

对方大为吃惊，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句哀悼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走，去找斯科罗内克大夫。斯科罗内克大夫穿着制服，他是个上校衔军医，上午在驻地医院，下午在咖啡馆。地方官进来时，他站起身，看到老人摇摇晃晃的脑袋和臂上的黑纱，全都明白了。他握住地方官的手，盯着他不停晃动的头和那副摇摇欲坠的夹鼻眼镜。

“我的儿子死了！”特罗塔老爷说道。

斯科罗内克久久地握住朋友的手，足足握了几分钟。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手握着手。地方官坐了下来，斯科罗内克把棋盘搬到另一张桌子上。侍应生走过来时，地方官对他说：

“我的儿子死了！”

侍应生深深地鞠躬，递上一杯白兰地。

“再来一杯！”地方官说道。

他终于摘下夹鼻眼镜。他想起那封带来儿子噩耗的信还落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便赶紧站起身，回地方官公署去。斯科罗内克大夫跟在他身后。冯·特罗塔老爷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不过，当斯科罗内克大夫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站到办公室内时，他也没感到惊讶。

“信就在这里！”地方官说。

从那一夜开始，冯·特罗塔老爷经常失眠。他的头在枕头上不停地抖啊摇啊。有时，地方官梦见了儿子。特罗塔少尉就站在父亲面前，捧着装满水的军官帽，说：“喝吧，爸爸，你渴了！”

这个情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渐渐地，地方官每天夜里都要呼唤儿子。有时候，他一晚上能梦见卡尔·约瑟夫好几次。于是，冯·特罗塔老爷每天都在盼望着天黑，盼望着上床，白天使他厌烦。当春天到来，白昼延长，他便在早晨设法把房间弄得暗一些，人为地延长夜晚的时间。他的头不停地颤抖，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对他这不停摇头的习惯也习以为常了。

冯·特罗塔老爷似乎并不怎么为战争烦心。他把报纸拿在手上，只不过是用了它来遮掩他那不停地颤抖的脑袋。他和斯科罗内克之间从来不谈什么胜利与失败的话题。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下棋，一言不发。不过，偶尔，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您还记得吗？两年前的那盘棋？那时，您也和今天一样心不在焉。”听上去，他们好像是在谈论几十年前的事情。

自从得到那个噩耗，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季节在按着它古老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进行更替，但战争让人们变得迟钝，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其中尤以地方官的感觉最为迟钝麻木。他的头还是不停地摇晃，就像一颗长在细茎上的硕大果实。

特罗塔少尉的尸体早就腐烂了或者被当初那个该死的铁道路基上空盘旋的乌鸦啄食了。但是，冯·特罗塔觉得自己仿佛是昨天才得到了这个噩耗似的。楚克劳尔少校的来信还揣在地方官的胸前口袋里。现在，楚克劳尔少校说不定也已经死了。地方官每天都要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读一遍。他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那封信，犹如精心保护一座坟山一样，完好无损。

他的儿子死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这与冯·特罗塔老爷有何相干呢？

他的上级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给他下达匆忙而混乱的命令和指示，这与他有何相干呢？

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现在他对这一点比科伊尼基当初的预言看得还清楚——与他又有何相干呢？

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仕途结束了，他的世界毁灭了。

尾声

现在唯一要讲的是地方官冯·特罗塔老爷的最后几天。

那些日子过得很快，仿佛转瞬即逝。

时间就像一条宽广匀速的河流，单调乏味、悄无声息地从他身边流过。来自总督府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和指示难得引起地方官的关注。反正他早就应该退休。他之所以仍然留在办公室仅仅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而他先前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似乎早就结束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匆匆地赶向坟墓。地方官好像变成了自己的墓碑一样，立在时光河流的岸边。冯·特罗塔老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如此相似。他有时甚至敢拿自己与皇帝相比。他想起了在美泉宫觐见皇帝时的情景。他是一个惨遭不幸的老人，在心里向弗兰茨·约瑟夫报告：“什么？当时如果有人把这事告诉我们就好了！告诉我们这两个老头……”

冯·特罗塔老爷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签署文件时，也不先仔细过目。有些下午他会比斯科罗内克大夫先到咖啡馆。这时，他便会随手抓起一份三天前的报纸，把那些早已熟悉的内容再读一遍；但是假如斯科罗内克大夫谈起最近的新闻时，他也只是点点头，就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新闻似的。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位陌生人的来信，写信的人是施坦因霍夫精神

病院的志愿者护士冯·陶希格太太。她在信中告诉冯·特罗塔老爷，科伊尼基伯爵几个月前从前线回来了，患了精神病。他常常提起地方官。在胡言乱语中，他一再声称，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冯·特罗塔老爷说。倘若地方官打算来维也纳一趟，并愿意顺道来看望病人，那么也许会出乎意料地对病人的病情治疗有益，类似的病例以前也出现过。地方官向斯科罗内克大夫提起了这事，想听听他的意见。

“一切都是可能的！”斯科罗内克大夫说，“假如你能忍受，可以忍受，我认为.....”

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什么都能忍受。”

他决定立即动身。说不定那位病人知道少尉的某些重要的事情，说不定他要把卡尔·约瑟夫的某些遗物给自己。

冯·特罗塔老爷乘火车去了维也纳。人们把他领进了精神病院的军人住院部。

这是晚秋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细雨蒙蒙。连日来，连绵的细雨不住地往这个世界飘洒下来。冯·特罗塔老爷坐在光洁明亮的走廊里，透过格栅的窗户看着那密密的细柔的雨丝，想着儿子的丧生之地——那个铁路路基的斜坡。现在它一定浸透了雨水，地方官思忖着，仿佛少尉是今天或是昨天才死的，尸体还是新鲜的。时间在煎熬中缓缓流逝。一个个带着疯子面容，拖着伤残四肢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尽管这是地方官第一次来精神病院，但他觉得精神错乱并不是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只有死亡才是令人恐惧的，才是最糟糕的结局！可惜啊！冯·特罗塔老爷想，如果卡尔·约瑟夫只是疯了，而不是死了，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恢复理智。即使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可以每天来探望他嘛！即使

他的手臂伤得很厉害，就像刚才被人们带过去的那位少尉一样，那也不要紧呀，毕竟他的手臂还在呀！我还是可以抚摸到一只受伤的手臂呀！我还可以看着那双迷离错乱的眼睛啊！重要的是那毕竟是我儿子的眼睛呀！即使儿子疯了，父亲也会感到幸运，感到欣慰啊！

冯·陶希格太太终于来了，一个护士，一个和其他护士没有什么两样的护士。他只是看着她的护士服。她的脸与他有何相干呢？

不过，她却打量了他很久，然后说道：“我认识您的儿子！”

这时，地方官才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

这是一张上了年纪但仍然漂亮的脸。护士帽使她变得年轻，因为善良和怜悯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同情心也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这是女人的天性之所在。她来自上流社会，冯·特罗塔老爷这样想。

“您认识我的儿子？”他问道，“有多久了？”

“那是在战前！”冯·陶希格太太说。

而后，她挽着地方官的手臂，像平常领着病人那样，领着他沿着走廊走去，一边低声说：“我们曾经相爱过，我和卡尔·约瑟夫！”

地方官问：“请原谅，他干的那件蠢事是因为您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吧！”冯·陶希格太太说。

“哦，哦，”冯·特罗塔老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您。”

这时他轻轻地捏了一下护士的臂膀，继续说道：“我真希望卡尔·约瑟夫还能为了您干点儿什么蠢事！”

“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吧！”冯·陶希格太太说。

她觉得她的眼泪在不断地往上涌，但她不能哭。

科伊尼基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因为他有时会发狂。他坐在一张四只脚都被钉死在地板上的安乐椅上。

地方官一进门，伯爵就站起来，向客人走去，并且对冯·陶希格太太说：“您出去，艾莉！我们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门上有个窥视孔。科伊尼基走到门边，用自己的后背挡着那个窥视孔，说：

“欢迎您来到我家！”

科伊尼基的脑袋变得光秃秃的。那双微凸的蓝眼睛闪过一缕冰凉，仿佛他蜡黄、憔悴而又肿胀的脸上刮过一丝严寒。科伊尼基的右嘴角不时抽搐，仿佛想用右嘴角微笑，事实上，只有右嘴角还留着微笑的功能，其他部分已永远丧失了微笑的功能。

“您坐吧！”科伊尼基说，“我让人把您叫来是要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您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除了您和我，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要驾崩了！”

“您怎么知道的？”冯·特罗塔老爷问。

一直把身子靠在门上的科伊尼基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天花板，然后又把它收回按在嘴唇上说：“上面的人透露的！”

说完就转过身去，打开门喊道：“艾莉护士！”

他对随叫随到的冯·陶希格太太说：“会见结束了！”

他鞠了个躬。冯·特罗塔老爷走了出去。他在冯·陶希格太太的陪同下，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下宽阔的楼梯。

“也许会有作用！”她说道。

冯·特罗塔老爷告别了冯·陶希格太太，坐车去看望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看他。斯特兰斯基娶了个娘家姓科佩尔曼的女人。斯特兰斯基夫妇都在家。他们并没有立刻认出地方官。后来，他们向他表示了欢迎，但他感觉他们的神情既尴尬，又伤感，又冷淡。他们递给他咖啡和白兰地。

“卡尔·约瑟夫，”娘家姓科佩尔曼的斯特兰斯基太太说，“他刚当上少尉时，来过我们家！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地方官理理自己的连鬓胡子，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斯特兰斯基夫妇的儿子回来了。他是个瘸子，模样挺难看。他的腿瘸得很厉害。卡尔·约瑟夫可不是个瘸子啊！地方官思忖着。

“听说他老人家要驾崩了！”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突然说道。

地方官听了这话，立刻站起身，走了。毕竟，他已经知道老人家要驾崩了。这是科伊尼基告诉他的。科伊尼基一向什么都知道。地方官坐车去了宫廷侍从室，找他的老朋友斯梅塔纳。

“他老人家要驾崩了！”斯梅塔纳说。

“我想去美泉宫！”冯·特罗塔老爷说。

说完，他就坐车去了美泉宫。和施坦因霍夫精神病院一样，美泉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毛毛细雨之中。冯·特罗塔老爷顺着花园的林荫道走上去。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儿子的事去秘密觐见皇帝时，他走的也是这条林荫大道。现在儿子死了，皇帝也要驾崩了。自从冯·特罗塔老爷得到这个噩耗以来，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的死不是偶然的。皇帝不会比特罗塔家的人活得更久！地方官想。他也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特罗塔家的人救过他的命，他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

他站在外面，就站在那些下等仆人中间。美泉宫花园里的一个园丁，腰间系着半截绿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铁锹走过来。他向围观的人问道：“他现在怎么样？”

围观者——有森林管理员、马车夫、下级职员、门房以及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父亲一样的退役军人——回答园丁说：“没有什么新消息！他要驾崩了！”

园丁走开了，他拿着那把铁锹到花圃里翻土去了，翻那永恒的土。

雨，下得很轻，很密，越来越密。冯·特罗塔老爷脱下帽子。周围的低级宫廷官员把他当成了和他们差不多的人，有的还把他当成了美泉宫邮局的邮递员。还有那么一两个人问地方官：“您认识他吗，您见过他老人家吗？”

“见过，”冯·特罗塔老爷回答说，“他还和我说过话。”

“现在他要驾崩了！”一个森林管理员说道。

这时，神父带着最庄严神圣的神情走进了皇帝的卧室。

弗兰茨·约瑟夫高烧三十九度三，御医刚刚量过他的体温。

“哦，哦，”他对神父说，“这就是所谓的死亡吧！”

他从软垫上坐起来。他听见窗外无休无止的雨声和路过窗前者不时踩踏石子路的沙沙声。皇帝一会儿觉得这些声音很遥远，一会儿又觉得这些声音很近。有时他还能辨认出窗外的蒙蒙细雨发出的簌簌声。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忘记了这是在下雨。

有几次他问御医：“为什么老是有这种噤噤的声音？”

他之所以说“噤噤”声，是因为他已经发不出“簌簌”这个音了，尽管这个词已经到了嘴边。不过，在他询问了“噤噤”声的来由之后，他相信他听到的实际上就是“噤噤”声。

雨在“噤噤”地下，走路人的脚步也在“噤噤”地响。皇帝越来越喜欢“噤噤”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声音。再说，他问的是什么呢，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因为人们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人们只是知道他的嘴唇在动而已。但是他相信他是在说话，即使声音小了一点儿，大家还是能够听得见的。

这几天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他感到极为惊讶，因为竟无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又忘记了，既忘记了他提的问题，也忘记了对没人回答他问题所感到的惊讶。然后，他又一次沉湎于这个世界轻柔的“噤噤”声之中。他周围是活生生的世界，而他却只能躺在这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就像一个放弃了挣扎、在催眠曲中入睡的孩子。

他闭上了眼睛，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把眼睛睁开，看到桌上那个朴素的银十字架和耀眼的蜡烛，它们在等待神父。这时，他明白神父就要

来了。

他蠕动双唇，背诵着孩提时就学过的那些话：“我诚惶诚恐地忏悔我的罪恶……”

但是，这些话别人同样听不见。再说，他随即看见神父早已经在那儿了。

“我一定等了很久了！”他说。

过后，他便开始回顾他的罪恶。

“狂妄自大！”他突然想到，“我确实狂妄自大！”他说。

他忏悔自己一个接一个的罪恶，就是列在宗教手册上的那一些。

“我当皇帝的时间太长了！”他想着，不过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大声地。

“人都难逃一死，皇帝也不例外。”他同时觉得，在远离这里的某个地方，帝国的一部分疆域已经死去了。

“战争也是一个罪恶！”他大声地说。

但是神父听不清他的话。弗兰茨·约瑟夫又一次感到惊讶。每一天都有死难者的名单送上来。这场战争从1914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结束吧！”弗兰茨·约瑟夫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如果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就死去了该多好啊！”他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我现在是作为一个死人在和活人说话，所以他听不见我说的话。”他这样想着。

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外面，在那些下等奴仆中，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冯·特罗塔老爷——手里抓着帽子站在绵绵的细雨中等待着。

美泉宫花园里的树发出阵阵叹息，雨轻轻地、耐心地、尽情地敲打着它们。夜幕降临了。跑来了许多打探消息的好奇者，把花园挤得满满的。雨在不停地下，打探消息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也走了一拨又一拨，来来去去，不断地更换。

冯·特罗塔老爷一直没有走。

已经深夜了，台阶都空了，人们纷纷回家睡觉。冯·特罗塔老爷将身子紧靠在大门上。有马车从他面前驶过。有时候，在他头顶上方，有人推开一个窗户，传出几声叫喊。有人打开大门，立即又把它关上。没有人看见他。细雨霏霏，连绵不绝，轻柔而静谧，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钟，终于嗡嗡地响起。

地方官离去了。他走下平滑的台阶，沿着林荫道一直走到铁门前。这天夜里铁门一直敞开着。他向城里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他光着脑袋，帽子抓在手里，没有碰见任何人。他走得很慢很慢，如同走在

一辆灵柩车后面。黎明时分，他回到了旅馆。

他坐车回到了家。地方官公署所在地W城也在下雨。冯·特罗塔老爷叫来了希尔施维茨小姐，对她说：“我要去睡觉，尊敬的小姐！我很累！”

他居然破天荒地在大白天躺到床上去睡觉。

他睡不着，于是派人把斯科罗内克大夫叫来了。

“亲爱的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说，“请您叫人把那只金丝雀给我取来，好吗？”

不一会儿，有人从已故的亚克斯的小屋里取来了那只金丝雀。

“请您给它一块糖吃！”地方官说。

于是金丝雀得到了一块糖。

“一只可爱的小鸟！”地方官说。

斯科罗内克大夫附和着说：“一只可爱的小鸟！”

“它会活得比我们长久！”特罗塔说，“感谢上帝！”

过了一会儿，地方官说：“请您去叫神父来！不过，您得回来！”

斯科罗内克大夫叫人去请神父来，然后又返回来。冯·特罗塔老爷很安静地躺在床垫上，眼睛半闭着。他说：“劳驾，亲爱的朋友！您能把那幅画像给我吗？”

斯科罗内克大夫走进书房，爬上椅子，取下了那幅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当他双手捧着那幅画像回来时，冯·特罗塔再也看不见它了。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斯科罗内克大夫把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放在膝盖上等候着。几分钟之后，他站起来，抓住冯·特罗塔老爷的手，俯下身去贴着地方官的胸脯听听，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合上了死者的眼睛。

这一天，人们把皇帝葬入了卡普齐纳教堂的地下皇家墓穴。三天之后，冯·特罗塔老爷的尸体也被埋入了坟墓。

W城的市长致悼词。他的悼词——和那个时代的一切演讲词一样——也是从战争开始谈起的。市长接下去说，地方官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给了皇帝。尽管如此，他坚强挺立，仍然坚持工作。

在致悼词时，不知疲倦的雨水不停地敲打所有聚集坟墓周围的人。雨点落在周围的灌木、花环和鲜花上，发出沙沙的、簌簌的声音。穿着战时后备军上校军医的制服，斯科罗内克大夫觉得很很不习惯。他努力摆出军人肃立的姿态，尽管他认为这种姿态不标准。他是平民，归根结底，死者毕竟不是司令部的医生！斯科罗内克大夫思忖着。

过了一会儿，他和其他几个人首先走到墓前。他没有去接掘墓人递给他的铁锹，而是弯下身子，抓起一把潮湿的泥土，用左手把它捏碎，再用右手把碎泥屑撒在棺材上。接着，他便退回原地。他突然想起，现在是下午，下棋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没有人陪他下棋了，但他还是决定去咖啡馆。

他们离开墓地时，市长邀请他上车。斯科罗内克大夫上了车。

“我本来还想提一句，”市长说，“冯·特罗塔老爷不会比皇帝活得更久。您不信，大夫先生？”

“我不知道，”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说，“我相信，他们俩都不可能比奥地利活的时间长久。”

到了咖啡馆门前，斯科罗内克大夫下了车。和往常一样，他走到过去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棋盘仍然搁在桌子上，好像还在等待着地方官，好像地方官还没有死。侍应生过来想把棋盘撤走。斯科罗内克大夫对他说：“放着吧！”

他独自对弈，一边下一边咕咕噜噜地不知说些什么，还不时地朝对面空着的椅子上看看，耳边回响着沙沙的秋雨声。雨点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玻璃窗。

a 卡克的英文为Cak，其发音与Crack（发出爆裂声）相似。——编者注

b 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译者注

c 三角铁：打击乐器，是一根弯成三角形的细金属条，用金属槌敲打发音。——编者注

d 老人：即指索尔费里诺英雄。——编者注

译后记

翻译：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拉德茨基进行曲》

写点什么好呢？事实上，什么也写不出来。此时，我的脑海里被作者以及作品里的人物填得满满的，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愉悦和满足，仿佛一个刚刚分娩的年轻母亲，而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中译本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在翻译过程中，我恰似一个穿越时空的少女，深深地迷恋上了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物。在家里，在单位，在路上，我常常如醉如痴，自己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人问我：翻译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翻译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作为一个译者来说，翻译工作是如此之复杂，有时甚至感觉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翻译？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喜欢，纯粹的喜悦。《拉德茨基进行曲》作为一部文学名著，被誉为20世纪德语文学十佳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文学性和思想性极强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作者所描写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被特罗塔家族的兴衰故事深深打动。这种心动的感觉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将它译成中文，希望爱好文学的中文读者也能体会到它的文学魅力，希望在浩瀚如烟的文学翻译库中也能有它的一席之地。

在翻译的这场“恋爱”中，作者和译者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拉德茨基进行曲》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全身发出诱人的光芒，召唤阅读，召唤翻译。我听从了她的召唤，对原文经过一番细读后便着手翻译。然而，这位美丽的少女一方面风情万种，一方面又矫情羞涩。她一面热情地召唤我的翻译，一面顽固地抵抗我的翻译。我深知无条件地“崇拜”和“服从”并不能掩盖我自身语言和文学能力的局限，并不能消解原作的抵抗。

翻译过程中可以用“勤能补拙”和“金石为开”这两个成语来概括我翻译时的状态。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我的生活重新穿越到学生时代的三点一线：学校、路上、家里。在家中的书房里，一个人，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对着窗外一排高大浓密的梧桐树。我的思绪却穿越了高高的梧桐树进入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奥匈帝国，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体验帝国的风土人情，见证庞大帝国的行将没落，感受特罗塔家族四代人的悲欢离合。偶尔一只小鸟不经意地飞到书房的窗台，对着我欢快地鸣叫舞蹈，似乎是有意调节我高度紧张的劳作。简单地放松一下身心，便又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傍晚在湖边散步，仰看深蓝天空，一弯新月渐渐盈成满月一轮……月光如乳，夜色温柔，花香袭人。漫步林间小径，凝望蓝色夜空，有时看满天繁星仿佛一个个音符像要跌落人间，奏响起《拉德茨基进行曲》那雄浑的鼓声和清脆的铙钹声……

也有许多个夜半时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汪汪”的狗吠，像粗鲁的壮汉，打破了夜的沉寂……万籁俱寂夜如水，灯如红豆最相思。那一个个细如蝌蚪的英文字母，那方寸之间的英文段落似乎在我面前幻化成万仞高山，字典、资料、记忆库都无法帮助我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在这难耐的时刻窗外月色朦胧，柔和的月光轻摸着树枝，也抚慰着我焦灼的心情。这时点点繁星就像一盏盏亮晶晶的迷你灯，又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我孤独的心房里绽放着。在这样静谧而美好的夜晚，翻

译的无解也变成了一种甜蜜的折磨，我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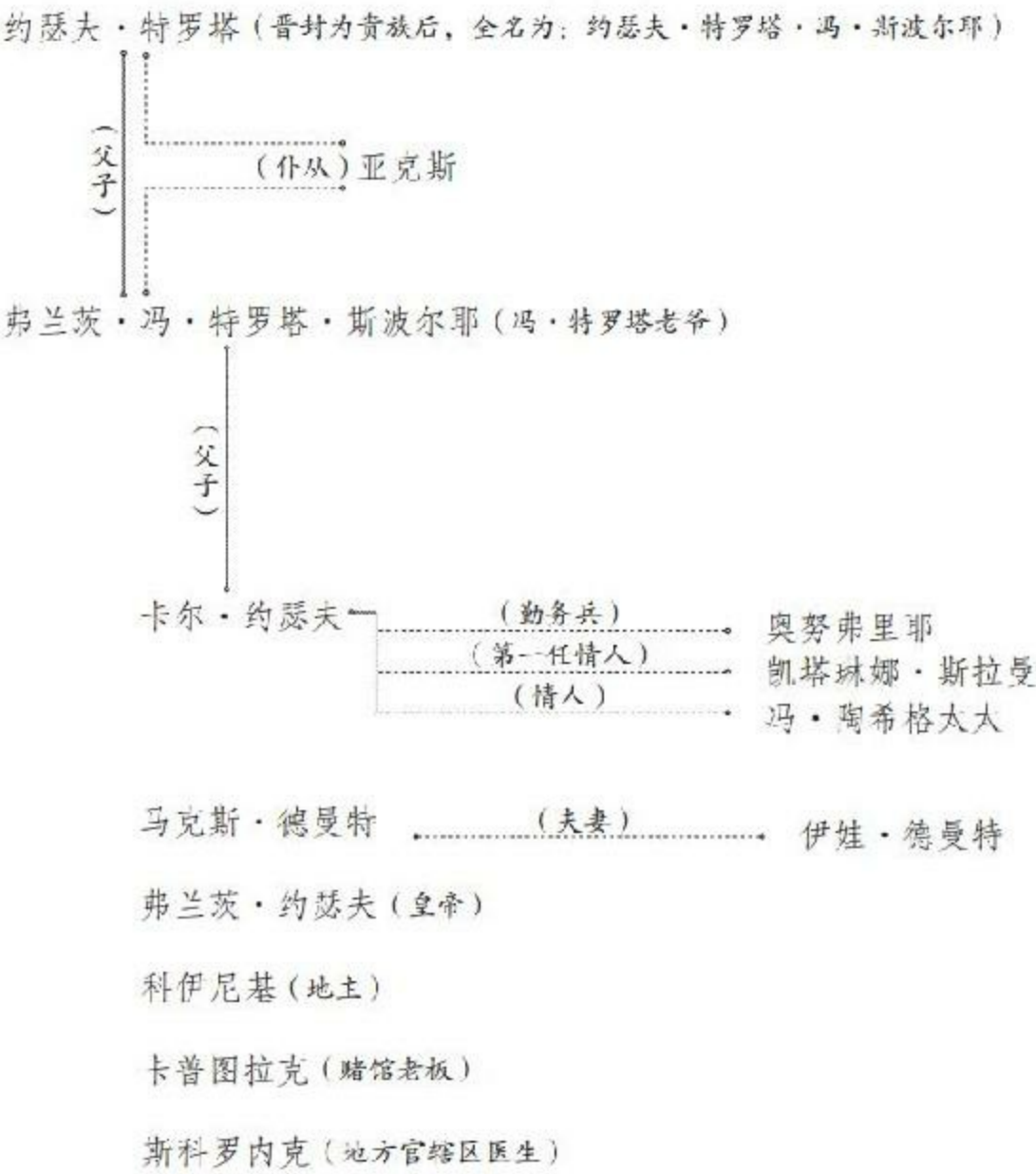
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都过着这样一种双重生活：白天，在滚滚红尘中追逐世俗的幸福和快乐；晚上，在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感召下，在痛苦和愉悦里熬灯夜战，辛勤笔耕。经历了一轮春夏秋冬，初稿终于完成。

反复研读着那些长长的欧式句子，时间久了，我的心像是掉进了冰窟。就在不甘和懊恼中，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认识了华中师大校友梅守福先生。人的情谊有时是如此奇妙，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梅先生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商讨译稿，斟词酌句，完善译文。如此循环反复，二十四万字的译稿终于大功告成，算是对自己和出版社以及所有一路陪我走来的朋友有个交代。

不管翻译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感谢自己对翻译的激情。翻译的爱与恨，翻译的苦与乐，翻译的欲望与抵抗，都是我品味的人生情怀。这就是翻译人的人生，无悔的人生！

曹英华

主要人物关系图



版权信息

书名：杀局

作者：[美]肯尼思·菲林

译者：周丹丹

书号：9787545537376

本书纸版由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东方巴别塔文化（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目 录

[乔治·斯特劳德 1](#)

[乔治·斯特劳德 2](#)

[乔治·斯特劳德 3](#)

[厄尔·贾诺斯 1](#)

[厄尔·贾诺斯 2](#)

[史蒂夫·哈根](#)

[乔治·斯特劳德 6](#)

[乔治·斯特劳德 7](#)

[爱德华·奥林](#)

[乔治·斯特劳德 8](#)

[厄尔·贾诺斯 3](#)

[乔吉特·斯特劳德](#)

[埃默里·马斐逊](#)

[乔治·斯特劳德 9](#)

[路易斯·帕特森](#)

[乔治·斯特劳德 10](#)

[乔治·斯特劳德 11](#)

“那个看见你和保琳进入大楼的家伙。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人看见你进去了。他是谁？”

“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

“他认出你了吗？”

“我不知道。”

“世界上唯一一个看见你进入保琳公寓的人，而你却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你或者认识你？”

“是的，是的，是的。怎么了？这很重要吗？”

史蒂夫不可思议地瞟了我一眼。他慢慢地找出一根烟，慢慢地拿出火柴，点上烟。他吸了两口，仍然动作缓慢且若有所思地把火柴吹灭并扔掉。然后，在故意吐出第三大口烟后，他转向我说：“你说对了！我想听发生在那儿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知道那个家伙。”他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所有的事情。你或许不知道，但他是我们整个计划的关键。事实上，厄尔，他会引起不同的结果，恰好是颠覆整个计划的结果。”

乔治·斯特劳德 1

我第一次见到保琳·德洛斯是在厄尔·贾诺斯举办的一次大型宴会上。贾诺斯喜欢每两三个月就举办一次这样的宴会，参加的人都是些公司的职员、他私交的朋友和达官显贵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些人可以随意参加宴会，不一定每次都出席。那次宴会在贾诺斯东六十街的家中举行。尽管没有完全对外公开，但宴会期间的两三个小时内仍有上百人进进出出。

乔吉特和我在一起。我们当即被介绍给了《未来资讯》的爱德华·奥林及其同部门的人。对于保琳·德洛斯，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尽管公司里所有人都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位女士的事，但实际上鲜有人见过她，而在厄尔·贾诺斯出席的场合上也见过她的人就少之又少了。德洛斯身材高挑，皮肤雪白，金发碧眼，美丽照人。天真无邪的眼神让人本能地觉得她是不容亵渎的纯洁天使，同时却又不禁使人联想到让人堕落的完美魔鬼。

“厄尔刚才问起你，”奥林告诉我，“想让你见些重要人物。”

“我有事耽搁了。事实上，我刚结束对麦金莱总统二十分钟的访谈。”

德洛斯小姐似乎略感兴趣，她问：“你刚说的是谁？”

“威廉·麦金莱。我们的第二十四任总统。”

“明白了，”她略带微笑地说，“你大概听了很多抱怨的话。”

一个黑瘦的小个男人一直在楼下徘徊，我认出他是埃默里·马斐逊，估计他也为《未来资讯》工作。此时，他大声说道：“审计部也有个像麦金莱一样冷酷的家伙。如果他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我敢说，你一定听了不少的牢骚。”

“不。我确实是因为麦金莱先生的采访而耽搁了。就在银边酒吧。”

“确实如此，”乔吉特说，“当时我也在。”

“是的。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牢骚。恰恰相反，他似乎混得很是如鱼得水。”侍者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便顺手从他的托盘里又拿了一杯曼哈顿鸡尾酒。“当然，他没有签约，但仍然继续工作着。除了做好扮演麦金莱的本职工作，有时候，他还扮演着福尔摩斯法官、托马斯·爱迪生、安德鲁·卡内基、亨利·沃德·比奇或者其他重要且尊贵的角色。他扮演华盛顿、林肯和克里斯多弗·哥伦布的次数比他自己记得的要多得多。”

“我觉得他是个很随和的朋友，”德洛斯说，“他是谁？”

“由于工作的缘故，他在民间的别名是克莱德·罗伯特·波尔希默斯。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曾答应让我做他的替角呢！”

“他是干什么的啊？”奥林问，语气里透着厌恶之情。“听起来像是他使一群鬼魂复苏了，现在却无法把它们弄回去了。”

“广播台，”我说，“而且他还能在任何地方扮演任何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琳·德洛斯。之后的傍晚以及晚上的早些时候我们则一如往常地就在这个舒适的小王宫里度过。它周边

环绕着大大小小的豪宅，它们的主人拥有比贾诺斯集团或大或小的产业王国。新瓶装旧酒，还是老话题，只是谈话对象成了新面孔。我和乔吉特遇见了一个百货公司老板的侄女，并与其交谈起来。这位侄女显然想要开辟新领域。但不管怎么样，她都将继承几英亩的旧百货公司。我还遇到了一位数学界的泰斗，他曾将许多加法器组成一个超级计算器装备，而这个装备堪称世界之最，它能解决连其发明者都不明白甚至超出其发明者能力的方程式。我说：“拥有自己的设备在手，你就比爱因斯坦更突出了。”

他不安地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醉了。

“恐怕不会。它纯粹就是个机械设备，仅仅是为特殊目的而研发的。”

我告诉他，他可能确实不是最好的数学家，但绝对是计算速度最快的数学家。然后，我又见了一名在重要政府机构工作的名不见经传的法律人士，接着便是贾诺斯的新宠社会评论员，还有其他人；这些人全是重要人物，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其中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绅士和学者，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明日法网之下出名的亡命之徒。一大群疯子看起来如此道貌岸然，以至于从未被人所疑，也将永不为人所疑。他们可能是未来人们茶余饭后常谈的破产者，可能是十年或二十年后死因不明的自杀者，也可能是潜在的神秘谋杀犯，还可能是我将永不可得知的真正伟人之父或母。

总之，大钟一如既往地转动着，是时候回家了。有时候，大钟的指针竟赛跑似的飞快转动着，而其他时候却几乎静止不动。然而，对于大钟而言，这毫无区别。指针可以向后转动，而它显示的时间同样正确。大钟将继续如往常一样转动，因为其他所有手表都以它为准进行校正，

它甚至比日历更具影响力，人们会自动调整整个生活来适应它的步伐。

不管怎样，是时候找乔吉特一起回家了。我总在回家，一直如此。有时候我会绕弯路，但最终还是会回到家。根据铁路时刻表，家就在37.4英里之外，但也可能是3740英里之外，不管怎样，我总会回家的。厄尔·贾诺斯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和我们道别。

他肥大而不修边幅的淡粉色的脸上露出了已经被遗忘了许久的浅笑。在这个笑容中，我总能看见或者说我觉得我总能看见一样东西：他那眼前如无物的坦诚而无辜的眼神。贾诺斯并没有调整自己来适应大钟的步伐。他甚至不知道大钟的存在。在那如孩童般天真的凝视背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灰白巨物，它正吸收着平凡世界所不知的东西。这个拥有长腿的巨物与某个结论几乎密切相关，完全不同于外部的真实表现，这个结论被遗忘了，被抛弃了。总有一天，结论会重新到来，巨物会发起攻击。或许它之前这么做过，今后也肯定还会这么做。

贾诺斯夸赞乔吉特长得漂亮——这是实话，他说她总能让他想起狂欢节和万圣节，以及历史上投出的最狂野的棒球。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透着一股真诚而独特的温暖，仿佛不是他本人的，然而实际上这是第三种人格。

“很抱歉，我的一位老朋友——康克林市长不得不早走了，”他对我说，“他很欣赏我们《犯罪资讯》最近所做的报道。我告诉他，你就是那个通灵侦探，引导着我们对案件进行全新的推理，他很感兴趣。”

“很遗憾，我没能见到他。”

“呃，拉里最近接办了一些墓园杂志，他想要写这方面的东西。但像你这样拥有实战经验和缜密思维的人，我不认为能给他多少建议。他

需要的是风水先生。”

“今天晚上过得真愉快，厄尔！”

“是吧？晚安！”

“晚安！”

“晚安！”

我们穿过长长的房间，经过一群正在争论有较浓政治色彩话题的人群，径直走过一群堕落的醉酒之人，并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对怒不可遏却突然不语并对我们微笑的人。

“我们去哪儿？”乔吉特问道。

“先稍微绕绕，去吃个晚餐。然后当然是回家啦。”

在拿好我们的东西，等乔吉特的时候，我看到了保琳·德洛斯。她和其他一行四人消失在夜色中。就这样如此随意地抛弃了整个世界。但我的思绪飘向她，告诉她再回来。随时回来。

在出租车上，乔吉特问：“乔治，什么是风水先生？”

“我不知道，乔吉特。厄尔从一本厚厚的印刷版字典中查到的，并把它写在了自己的袖口上，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为什么他能当老板了。提醒我查查这个！”

乔治·斯特劳德 2

宴会之后又过了五个星期。那是一个一月的清晨，我醒了过来，满脑子都是鲍勃·阿斯彭威尔从海地写来的信。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睡觉，这封信的内容就涌入我的脑海。我在许多天前就收到了它，里面讲的全是那儿的温暖、舒适，还有最重要的——简朴的生活。

他说那是一个“黑人共和国”。于是，在梦里，当看到我自己和鲍勃正在为《犯罪资讯》策划一个反抗情节——白人决心不被沿河卖掉而发起暴动，我笑了起来。然后，就醒了。

星期一早上。大理石路。一个重要的星期一。

罗伊·科尔戴特和我计划召集所有人员开会讨论四月份杂志的主题，这一激发创意的工作有利于满足每个人的自我与想象。大钟迈着悠闲的步伐行进着，而我正好与它并肩前行。

但是那天早晨，在浴室的镜子前，我很确定我右边头顶上的一撮白发又至少偷偷地增长了四分之一英寸。这更新了一个相似观点：生命以死亡开始，并以对衰老的无可奈何结束。

在那边桌子旁整理文件的可怜白发老头是谁？一个清脆的年轻声音问道。但我很快将这一说法换成了另一种版本：那个走进董事房间，高贵中带着学者气质的白发绅士是谁？

你不认识他吗？他是乔治·斯特劳德。

乔治·斯特劳德是谁？

好吧，说来话长。他曾经是整个铁路公司的总经理。铁路？为什么不是有更好前途的行业？航空公司。他见证了它最开始的探索阶段。他本可能成为当今航空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但却出了点事。除了那桩糟糕的丑闻，我想不出还会是因为什么事情。斯特劳德必须接受大陪审团审讯，但是事情太严重了，必须要掩盖过去，最后他免受追究了。事情过后，他挺过来了。现在，有会议时，他们会让他到董事会会议室分发文件和香烟。其他时间就让他给办公室里的墨水瓶续续墨水和重新整理旅游传单。

那究竟为什么还要继续雇他呢？

呃，一些董事觉得这个老人很可怜，而且，他还有妻子和一个女儿需要抚养。换个版本，老兄。这都过去好多年了。三个孩子，不，我想是四个。一群聪明的小孩，都极其勇敢地维护着斯特劳德，不能容忍任何诋毁他的言语。他们仍然觉得他掌管着整个公司。你见过他妻子吗？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忠诚的夫妻。

我擦干脸，盯着玻璃。我让那些黑暗、冷漠、略带好奇的面孔突然静止不动了。我说：“看这儿，罗伊，我们真应该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

“挣更多的钱。”罗伊·科尔戴特轻轻地摆了摆手，他的手指纤细修长，我察觉出他也立即退入那些侏儒、妖魔鬼怪、嘴里念念叨叨的人当中。

我想，乔治，你三个月前就和哈根谈过这些了。毫无疑问，你我都正处于这种层级之中。而且之后还有别的。

“这种层级是什么？你可知道？”

我想，是整个公司普遍适用的级别，你觉得呢？

“不适用我。我并不完全迫切需要我的工作、我的合同保障，或者这个关满了被阉割了的鸟儿的镀金牢笼。我觉得是时候真正摊牌了。”

你去做吧，祝你好运。

“我说的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你我的合同都有关。”

我知道。你听我说，乔治，为何我们三个不私下里谈谈这个话题呢，我、你，还有哈根？

“好主意。”我拿起电话，“你什么时候有空？”

你是说今天吗？

“有何不可？”

呃，我今天下午会相当忙。但是，没问题。五点左右，如果史蒂夫那时不太忙的话。

“五点四十五，银边见。第三轮谈判之后。你知道吗？詹妮特-多诺霍正计划再加五六本新书呢。我们可得记着这事。”

我听说了，但他们质量很次——如果你问我意见的话。而且，自那个谣言流传开来已经一年了。

一个真实的声音响起，打破了这虚幻的景象。

“乔治，你下来了吗？乔治娅还要坐校车，你知道的。”

我回应乔吉特说马上就来，然后回到卧室。当我们和史蒂夫·哈根商谈时，然后呢？我前额的血管开始剧烈地跳动。因为生意的缘故，他和贾诺斯好得如同一人，不同的是，哈根的身材修长性感，他的血液却躁动不安地流淌着一股陌生的、奇异的、炽热的邪恶。

我在卧室的梳妆台前梳理头发，重新将那一撮白发恢复常态。让哈根见鬼去吧。何不去找贾诺斯？当然可以。

我把梳子和发刷放在梳妆台的上面，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向前倾，对着镜子呼了口气：“裁员吧，厄尔。让那些小人物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镇，让尊贵的人掌管公司。”

我系上领带，穿好外套，然后下楼了。乔治娅若有所思地抬起头，她坐在餐桌旁，脚边一如往常地撒满了玉米片。餐桌底下的小脚正温柔而匀速地撞击着地上的横木，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记录着时间。一大束阳光倾泻在餐桌上，缓慢地移近窗户，照亮了镀银餐具、咖啡渗滤壶以及乔治娅和乔吉特的脸庞。阳光还照在了墙上的餐具柜上，被餐盘反射出更多的光线。柜子顶上挂着路易斯·帕特森的画，这是我第二喜欢的画。它裱在胡桃木框里，却又似乎悬挂于柜上、房间以及整幢房子上空的云彩里。帕特森的另一幅画挂在对面的墙上，楼上还有两幅。

乔吉特将她那闪着野性光芒的大脸庞转过来，用那双海洋般的蓝色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眼神中带着审视的意味，但透着友善。我对她们说了早安，并亲吻了她们。乔吉特打电话给内莉说她可以带些鸡蛋和华夫饼干。

“橙汁，”我边喝边说，“这些橙子刚告诉我，它们来自佛罗里达。”

我女儿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透着崇拜之情。“我什么也没听到啊。”她说。

“你没听到吗？它们其中一个说它们都来自杰克逊维尔附近的大农场呢。”

乔治娅思忖着我说的话，然后摇了摇她的勺子，断然将整件事抛诸脑后。在沉默了足足二十秒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然后问道：“你刚和谁说话呢？”

“我？谁？什么时候？在哪儿？”

“刚刚在楼上。妈妈说你在和别人说话。我们都听到了。”

“哦。”

乔吉特的声音不带任何偏袒之情，却暗涌着一股热切，就似无知的局外人等着看酒吧争执之后的大打出手。

“我想你最好解释解释。”她说。

“好吧。那个人，乔治娅，就是我，我在练习。音乐家在演奏前都会进行大量的练习，运动员在比赛前都得训练，演员在演戏前都得排练。”乔吉特并未说话，却明显流露出赞同的神情，我快速略过它。“而我也会在早晨开口说话前练习几句。我可以吃这些饼干吗？”

乔治娅仔细地想了想我的话，然后就忘了这事。她说：“妈妈说你会给我讲个故事，爸爸。”

“好吧，我给你讲个故事，是关于孤独的玉米片的。”她现在全神贯

注地听着我说话。“曾经，有个小女孩。”

“多大了？”

“我猜大概五岁吧。或者，也可能七岁。”

“不，六岁。”

“对，她六岁。有这么一袋玉米片——”

“她叫什么名字？”

“辛西娅。这些玉米片，有数百片，它们在同一个袋子里一起成长，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它们都是可靠的朋友。有一天，袋子被打开了，整袋的玉米片都被倒入了辛西娅的碗里。辛西娅还把牛奶、乳酪和糖倒进碗里，然后吃起了其中一片玉米片。一会儿工夫，这片玉米片就来到了辛西娅的肚子里，并开始寻思它的其他伙伴什么时候来。但是，它们始终没来。它越等越孤单。你知道吗？剩下的玉米片仅仅走到了桌布上，其中大部分都落在了地上，还有一部分黏在了辛西娅的额头上和耳朵后面。”

“然后怎么样了？”

“呃，就这样了。过了一会儿，这片玉米片太孤单了，它坐下来，哭了起来。”

“那它该怎么办呢？”

“它能怎么办啊？辛西娅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好地吃玉米片，或者她压根就没有试着好好吃，所以，天天早上都是如此。一片玉米片被孤

独地留在了辛西娅的肚子里。”

“然后呢？”

“呃，它哭啊哭，哭得很厉害啊，所以辛西娅每天早上都肚子疼。她也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毕竟她真的是什么也没吃啊。”

“那然后她怎么办呢？”

“她不喜欢这样，这就是她的做法。”

乔治娅开始吃她那些半熟的鸡蛋，她答应就着麦片粥一起吃。没过一会儿，她将勺柄放在桌子上，将下巴抵在柄尖上，思考着什么，脚还踹着横木。我杯中的咖啡也随着她脚的每一次撞击而泛起些许涟漪。

“你总是讲这个故事，”她记起来了，“讲个新的吧。”

“有个关于小女孩的故事——辛西娅，六岁——同一个女孩，她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习惯用脚踢桌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她一直踢啊踢。然后，有一天，桌子说话了：‘我很讨厌这样。’然后，它收起脚，一声尖厉的声音响起，它一脚把辛西娅踢到了窗外。她惊讶极了！”

这个故事十分成功。乔治娅的脚以双倍速度快速踢打着，还弄翻了碗里剩下的牛奶。

“把你的饮料拿起来，了不起的家伙。”乔吉特一边说，一边擦去桌上的牛奶。屋外，汽车喇叭嘟嘟地响着。她用围裙的一角熟练地把乔治娅的脸擦干净了。“车来了，亲爱的。拿上你的东西。”

有那么一会儿，屋里像是钻进来一颗流星，在楼梯下面的房间周围窜上窜下，之后嗖的一声便消失了，屋子安静了下来。没过多久，乔吉特回来了，一边抽起今天的第一根烟，一边喝着第二杯咖啡。过了一会儿，她透过薄薄的一片烟雾看着我说：“你想回报社工作吗，乔治？”

“一点也不。我可不想活着的时候再看到消防车救火了。除非是我坐在消防车上，自己操纵云梯消防车的后端。我总觉得车后端的家伙与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完全是反向操作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的意思是——”

“你不喜欢《犯罪资讯》，你甚至一点也不喜欢贾诺斯集团。你想要反其道而行之。”

“你错了，大错特错。我喜欢那匹旧的旋转木马。”

乔吉特踌躇不定，变得犹豫不决了。我能感觉到她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说出这个试探性的结论。“我认为那里不适合你。这个代价太大了。是吧，乔治？”我努力表现出很困惑的样子。“我的意思是，呃，在我看来，当我想起我们开酒馆的时候，有时候，你确实更开心些，我也是，不是吗？就此而言，你当马路侦探时，生活更有趣些。做‘天堂’节目，甚至通宵播音的工作时，虽然疯狂，但我喜欢。”

我吃完了华夫饼干，并回忆了一圈往事，我知道乔吉特也和我一起回忆着。犯罪团伙的计时员、马路侦探、酒馆老板、新闻采访助手，然后是改写员、广告顾问，最后——是什么？现在这样？

回顾往事，我不知道这些经历中哪个能带给我更大的快乐或更多的

烦恼。但我知道，哪怕随意问及此类问题也是浪费时间。

时间。

人向前奔跑时就像老鼠爬上大钟古老且缓慢摆动的钟摆一样，时间绕着大指针，急速旋转，老鼠迷失在它内部机械装置中的那些复杂的齿轮、摆轮和弹簧之间，在如混乱迷宫般的机器里搜索着——里面到处是错误的出口、危险的死胡同和险峻的跑道，自然天成的陷阱和人为设置的诱饵——寻找真正的出口和真实的奖赏。

时钟敲打了一下，是时候开始走起来，是时候跑下钟摆，是时候再次变为囚犯重复同样的逃跑了。

当然，因为能够测量出理性、一切得与失、乔治娅呼吸的空气、乔吉特的力量、我内心仪表板刻度盘上颤抖着的数字，这个庞然巨钟维持着秩序并亲自为混乱建立秩序，它从未改变过，也将永不改变或被改变。

我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便说：“是的，我是你见过的最圆滑的人。”

乔吉特掐灭烟，问道：“你开车吗？”

我想到要和罗伊、哈根在银边酒吧见面。

“不。而且，我可能会晚回家。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好吧，我载你到车站。午饭后，我自己去逛一会儿。”

我边喝咖啡，边快速浏览了早报前三页的标题，没发现什么新鲜事。圣保罗发生了一起史无前例的银行抢劫案，对我们来说，这却算不

上什么新鲜事。当乔吉特吩咐内莉事情时，我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把车开出车库，然后按响了车喇叭。乔吉特出来后，我挪到旁边的座位上，让她开车。

今天早上，大理石路上阳光明媚，清爽怡人，但却不冷。最近刚下过一场暴风雪，棕色草坪上还残留着片片雪迹。透过弯弯曲曲的深色树带，也能看到远处山上还有些许白雪未融化。汽车驶离了大理石路，我们的小区——居住着冉冉兴起的领导新秀、破产失意的创业者、意志坚定的推销员——渐渐远去，我们接着穿过了一大块居住着本土居民的方形区域，里面的建筑庄严却略经风霜。大理石路后面紧挨着城镇的边缘，那儿有许多大庄园，散落在群山之间。庄园里面也有许多金子可挖。大概再过三年，我们也将圈出自己的几英亩庄园。

“我希望今天下午能找到合适的布帘，”乔吉特漫不经心地说，“上周都没有时间。我在多尔森医生的办公室里足足待了两小时。”

“是吗？”我知道她有话要说，“你和多尔森医生谈得怎么样了？”

她一边看着前方的路一边说：“他说他觉得我会没事的。”

“他觉得？这话什么意思？”

“他确定。十分确定。下一次再去时，我就好了。”

“那太好了！”我握住她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说道，“你为什么一直保密呢？”

“呃，你也这样觉得吗？”

“你说呢？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一直给多尔森医生钱呢？是的，

我也这样觉得。”

“我只是想知道。”

“好吧，不用这样。什么时候，他说了吗？”

“随时。”

车站到了。9：08的火车刚刚进站。我一只胳膊搂过她的肩，亲吻她，另一只手摸向车门把。

“随时联系。人行道上结着冰呢，小心，别摔倒了。”

“给我打电话。”她嘱咐道。

我点点头，关上车门，然后向车站走去。在车站里面的报刊亭，我又买了一份报纸继续浏览起来。时间很充裕。一个街区之外，一个运动员还在跑着步呢。

对我而言，这趟火车之旅总是从浏览报纸上的《商机》开始——这是所有报纸上我最为喜欢的版块，接着是读一下拍卖行新闻，再瞟一眼体育新闻、保险统计和娱乐新闻。最后，当火车钻进地道，我翻到索引页，读起当天的新闻要点，开始新的一天。如果有重要信息，我会将其记下。此时，成千上万的我们正心无旁骛地横穿车站那蚁丘状的人海。尽管穿梭在这复杂的路线中，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要去哪儿，要去做什么。

五分钟之后，我到达了两个街区外的贾诺斯大楼，它就像永恒的神石于它众多的同类中若隐若现。比起其他任何形式的奉献，它似乎更偏好人类用自己的肉体与灵性所做的奉献。而我们心甘情愿为其献身，日

复一日。

我转身走进这座会发出回音的大厅，开始我的献身。

乔治·斯特劳德 3

贾诺斯集团整整占据了贾诺斯大楼顶上的九层楼，但它绝不是美国同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詹妮特-多诺霍有一家更大的杂志财团，培根出版社和德弗斯&布莱尔也是大的杂志财团。但是，我们的公司拥有特殊地位，并且在那些靠出版小说和报道政治、商业和技术事件之类新闻的许多公司中，我们也绝非是规模最小的。

《新闻资讯》是我们集团规模最大、名气最大的杂志，也是广受关注的周刊，发行量近两百万。它在第三十一层楼。它之上的一层，即这座大楼的顶层，是办公区域——广告部、审计部和发行部，还有厄尔和史蒂夫·哈根的私人办公室。

《商界》也是每周出版的杂志，其发行量大约是二十五万册，公众实际阅读量及其影响范围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和它一起发行的还有一份四页纸的每日简报《贸易》以及实时网上服务《商界索引》。它们在第三十层楼。

第二十九层是有关各类技术的报纸和杂志，从《运动天地》到《冰冻世纪》（食品）、《精算师》（重要统计）、《频率》（电台与电视）以及《塑料的明天》，它们多半是每月发行一次。这一层还有十一二种诸如预知未来和方法指导类的杂志，发行量都不大，有些是因厄尔·贾诺斯灵感突发想出的点子创办的，现在仍然延续着，但可能他自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接着依次往下的两层楼里有一个资料室、一个图书馆、普通查阅室、艺术和照片处理部、一个功能齐备的常用小型急救室、一个休息

室、配电室和一个接待公众咨询的招待室。

然而，公司的精英都在第二十六层楼。这层楼有《犯罪资讯》，罗伊·科尔戴特为副主编（2618室），我为执行主编（2619室），西德尼·基斯拉克和亨利·威科夫为助理编辑（2617室），还有其他六个负责写作的职员在旁边的隔间工作。理论上，我们是国家警察的记事本，是国家经济和良知的看护狗，有时候，也负责维护道德、餐桌礼仪或者能被我们想起的其他事情。我们是罪行的诊断专家；如果联邦调查局每月要付印刊物，那将会由我们来做。如果内布拉斯加州双橡园的治安官不得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评论，新教圣公会大主教国家委员会不得不干些跑腿活儿，那也必定是由我们出马。总之，我们是国家社会健康的“晴雨表”，是它过往及现在犯罪事件的记录员，是未来犯罪活动的预言者。或许，我们曾经共同说过此类的话。

和我们一起在二十六层楼的还有其他四个刊物：《家庭资讯》（不仅仅是一份有关家务的期刊）、《名人》（不只是每月推出杰出的成功故事）、《风尚》（关注人而非服饰）以及《两性》（恋爱、婚姻和离异），它们与我们有着类似的组织模式。

最后，我们下面的两层楼是远程研究所、法务部、公关部、办公室后勤部、人事部以及一个叫作《未来资讯》的新杂志组。它主要致力于社会改革规划，可能在某个晚餐演说完毕之后便变成一个独立专栏、一份新杂志，亦或者可能不着痕迹地就消失了。爱德华·奥林和埃默里·马斐逊都是它的工作组的成员。

这便是贾诺斯集团的总部。国内21个大城市和国外25个大城市的办事处都在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支撑着这个中心枢纽的运转。来自世界各地的临时记者、优秀科学家、学者、技术人员都在为其工作着。它就

是一个“情报帝国”。

如果有必要，公司里任何杂志都可以要求内部任何渠道，甚至所有渠道给予帮助与建议。《犯罪资讯》就经常这样做。

我们曾追查过失踪了的金融家保尔·艾斯勒曼，并找到了他。这应归功于我。我们动用了法务部、审计部、我们自己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破解了与艾斯勒曼有关的诈骗谜案，而我们最好的写手之一伯特·芬奇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整个复杂的案件通俗易懂地陈述给公众。

我们也找出了杀害弗兰克·桑德勒的凶手，他曾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击败了众多警察。这一案件的成功破解也应该归功于我——乔治·斯特劳德。我通过查阅内部资料室的信息锁定了这个家伙——一个临时加入调查这个事件的职员也帮了不少忙。

我摘下帽子，脱掉外套，径直穿过我的办公室来到2618室——罗伊的办公室。所有人都在，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却仍打起精神，而且似乎若有所思。纳特·斯伯林——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笨手笨脚的男人，一边看着笔记一边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着：“在距离雷丁三十英里外的一个农场里，一个家伙使用了一把猎枪、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斧头。”

罗伊那高冷而具窥探性的眼神掠过我转向斯伯林。他耐心地问：“然后呢？”

“这又是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凶残谋杀案，就像那些经常发生在边远地区的案件一样。”

“我们在雷丁有个话题可写，”罗伊沉思，然后大声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关键点呢？”

“这个家伙所杀害的人数，”纳特说，“四个人，一家子。不管发生在哪儿，都无疑是宗特大杀人案。”

罗伊叹了口气，然后评说了几句。“数字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

“但却不是一次四个人被杀，而且是被同一个人所杀。”

西德尼·基斯拉克趴在艾略特后面的宽窗台上，简短地补充道：“凶器的选择。三种不同的凶器。”

“呃，那整个案件的动机呢？”罗伊平静地追问。

“嫉妒。那名女性曾答应同凶手私奔——至少凶手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她却抛弃了他，他便拿枪射杀了她和她丈夫，然后又拿起猎枪和斧头朝向了他们的两个——”

罗伊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像这类案子，要考虑的关键是作案动机。它和我们的杂志有关吗？是犯罪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这个家伙坠入了爱河。他确实做了错事，但主要还是被爱驱使的。现在，除非你能证明在求偶天性中存在某种东西，其本身带有犯罪甚至反社会的基因——”罗伊将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张合着手指。“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推荐给惠勒的《两性》，或者《名人》也未尝不可。”

“《风尚》。”西德尼低声道。

罗伊继续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纳特，而纳特在其坦率的面容上勉强挤

出一丝崇拜神情。他再次看向自己的笔记本，显然决定跳过两三条内容，然后继续。

“圣保罗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银行抢劫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万美元，是史上最大的抢劫金额。”

“是未经官方证实的最大金额，”亨利·威科夫纠正道，接着问道，“昨天晚上发生的吧？”

“昨天下午。我拿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关于此案的资料，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至少是一个三人的团伙，或许还有更多人参与，他们为此辛苦了三年的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这伙人按计划组建公司，支付所得税，给自己支付工资达17.5万美元；同时还制订计划并为此次抢劫做筹备。他们将钱存入欲抢劫的银行。据说，他们昨天之前还完整真实地实地演练了好几次。两名保安甚至都很无辜地给他们当了临时演员，其中一个腿上还不幸中了一弹呢。”

纳特停了下来，而罗伊望着他，眉头紧锁，微妙地映衬了他宽容的蓝色眼睛中流露出的好奇。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谨慎地评判道，“五十万美元、五百美元或者仅仅五十美分有什么区别？三年、三个月或者三分钟有什么区别？三个罪犯还是三百个罪犯又有什么区别？有何重大之处使得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特别报道？”

“技术层面，你不觉得吗？”威科夫建议道，“他们在合法的情况下完成了准备工作。还有那些演练，每次都能在银行完成。你想过吗？罗伊，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银行或公司能免遭一个拥有足够耐心、资源和智慧的团伙的抢劫？这是犯罪技术的一个定论：用商业的手法对抗商

业的手法。见鬼，给足够的人数、时间、金钱和智慧，他们最终也能占领美国北部军事用地诺克斯堡。”

“没错，”罗伊说，“那么，这就是新颖之处？攻击遭遇防御，防御战胜攻击，这就是整个犯罪史。我们已经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报道了这类事件的本质特征——太多次了，我再也找不出任何对我们来说有报道价值的东西了。我们会在《犯罪微报道》中用两三段来描述它：‘一群头脑冷静且辛苦劳作的暴徒用其三年辛苦所得的17.5万美元投资，自导自演了一出银行抢劫，竟赚了32.5万美元，还是纯利润。’三个人工作了三年，”他算了算，“也就是每人每年3.6万美元多点。没错，就是这些。‘这微薄的收入，与他们所付出的胆量和技能不成比例，再次证明了犯罪不是一桩好生意——获益不够多。’类似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不能谈些更有水准的内容吗？还缺三篇重要文章呢。”

纳特·斯伯林已经黔驴技穷了。我看了看表，已经10：45了，可我们还什么也没干成，这么看来，早点吃午饭的想法要泡汤了。而且我还得打消今天和罗伊及哈根会面的念头。托尼·沃森接过话题，结结巴巴，紧张地想说出话来，偶尔还会因发音困难而停顿一会儿。这在我看来，花四五千美元看过精神科医生后，他的神经衰弱症即使没有完全治愈，也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考虑到我们这职业的危险系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托尼今天恐怕已经完全失声了。

“有个福利委员会的公报，”我们等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会在下个月发布。但我们可以拿到副本。我已经看过了。是有关非法堕胎行业的。内容非常翔实。委员会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这一调查。调查涉及方方面面：从小诊所到昂贵的私人大疗养院；谁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以及怎么样保护他们；预测的每年堕胎总数量、该行业的盈利额、死亡人数和诉讼人数；医药效果、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

原因、后果。这是一个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详尽研究，是此类研究的首例。当然，我指的是此类官方研究。”

早在托尼说完之前，罗伊就垂下了头，但在快结束时，他却飞快地记起了笔记。

“他们有得出什么结论吗？有做出任何评论吗？”他问。

“呃，报告给出了一系列原因。其中，经济原因是已婚妇女终止妊娠的主要原因，而其他——”

“没关系。我们将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怎么看待老年救助？”

“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据我回忆，他们什么也没提。”

“无所谓，我想我们有东西可写了。我们要拿到那份公报并说明它的真正意义所在。首先，我们要给出社保遗属抚恤金的数额，尤其是安葬补助费；然后，进行显著对比：一边是政府每年安葬死者的花费，而另一边，生命历程的另一端则是人们用以防止新生儿出生的花费。联系医学科学院和内科医师学会，获取堕胎手术的简史，带上摄影师。他们那或许有一批早期的和现代的堕胎设备。附上照片应该会起到非常醒目的效果。对古代堕胎方法的简短讨论甚至更能博人眼球。”

“巫术也是方法之一。”伯特·芬奇告诉托尼。

“很好，”罗伊说，“别忘了把这个也写进去。接下来，你应该和美国殡葬师协会联系，以获取国家在安葬死者方面所花费用的其他有关数据，用来与阻止新生命诞生的花费进行对比。给几个百货商店打电话，咨询普通准妈妈们在孩子出生前为孩子购买衣物和用品的平均花费。不要忘了引用几句乔纳森·斯威夫特对爱尔兰婴儿的评论。”

他看着托尼，而托尼那带有雀斑的消瘦脸庞上似乎显露出一不自然的神色。

“这和我想的不太一样，罗伊。我以为我们只是渲染下结论——委员会的结论。”

罗伊在其便笺簿上的笔记处画了条线。

“那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一个有关堕胎行业的简报。一个完整的针对继承与私生主题的综合报道。但我们将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它，这便是我们需要做的全部工作。继续跟踪这个新闻，当公报成文后，我们将校阅它，并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件事情背后真正蕴含的深意，同时，还要指出这个调查的疏忽之处。但千万不要等到调查公布之后。你能在，呃，两三周内打好草稿吗？”

托尼·沃森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只好沉默，这表明大约两千美元的治疗费打水漂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我试试。”

会议继续开着，就如往常那些会议一样，除非被某些大宗谜案所阻断——如那些关注人数达数百人的事件。

下个月，纳特·斯伯林那版在偏僻农场里四人遭谋杀的案件将变成芝加哥阁楼枪杀案，托尼对社会学研究的偏好将会催生新的假释裁决委员会报告、新颖的保险统计数据以及最高法院意义深远的决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和集体对事件的巧妙处理。

穿过走廊就是西德尼的办公室，那儿有扇窗户。很久以前，有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副主编就从那扇窗户跳了下去。有时候，我会想知道，在开完某个诸如此类的会议后，西德尼是否也会从那扇窗跳下去。他只需

拿起他的笔记本，穿过走廊，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窗户，然后抬脚踏下去。

但我们并没有疯。

我们不再是小孩了，不会在设备先进的“托儿所”里严肃地讨论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况且，我们正做的事也并非完全没用。

我们在这间办公室里所决定的内容，从现在算起的三个月内会被百余万市民读到，而他们读到的将被他们作为结论所接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即使有那么片刻时间会对我们的结论提出质疑，但他们仍能理解我们的推论，并记住一些词语及官方的口吻，最终他们形成的判断将与我们的如出一辙。

当然，我们的逻辑从何而来，就该另当别论了。前行的推动力就这样来了，表面上巨钟转向的是公众，而我们只是记录下了标准时间的正确时刻。

但有时，塑造并指引众人的方法却使我们产生奇怪的错觉。

11：55了，即使是四月份杂志的大致内容都还远未敲定。利昂·汤普勒和罗伊正漫无目的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一个广播节目。利昂觉得它是一个违背理性的密谋策划，因而根本就是一种犯罪；罗伊却反对说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且令人生厌的小节目罢了。

“它的品味那么低，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免费刊登广告？”他质问道，“就像那些低级趣味的电影、书籍和戏剧，它简直就和我们的品味格格不入。”

“也像那些骗局和假币。”利昂继续揶揄道。

“我明白，利昂，但是毕竟——”

“但是毕竟，”我插嘴说，“现在是正午时刻，我们最终要讨论到最有价值的新闻，不早也不晚。”

罗伊回过头，笑了起来。“好吧，你要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我想我有，”我说，“一个可能对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有些许好处的点子。是有关楼下《未来资讯》的。我们都对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些炼丹术士，”罗伊说，“他们了解他们自己？”

“我有强烈的感觉，他们的‘受资助人’项目找不到头绪了，”我开始说道，“我们可以提供一项双重服务，一方面我们自己以它作为特写，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他们试测下舆论反应。”

我详细地阐述着我的想法。理论上，“受资助人”是个相当大的话题。本质上，它是一群人才的资本化，这些人才在年轻的时候因被资助足够的金钱而在受控的环境里成长、受教育，之后被输送到某些盈利企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以此来偿还最初因受资助而欠下的债务。这种原始借款如普通股票和证券一样浮动，同时也支付人寿保险保费以保证全额本金以及正常的年股息。

当然，这些被吸纳进来的每个人——“受资助人”是我们给这项事业取的名字——并不是一律都能成功，当然，他起初可能很幸运，也很有天赋。但是，“受资助人”是作为一个人才库来运作的，只有一个董事，我们的数据已表明这样的企业最终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总利润。

毫无疑问，这个项目对那些入选人才库的人来说意义非凡。入选的每个人都会在十七岁时获得大概一百万美金的资助。

我告诉同事，从其逻辑结论来看，这个项目暗含的社会意义不仅是终结贫穷、愚昧、疾病和对社会的不适应，更是必然消除犯罪。

“我们能为解决整个的犯罪问题提供新的办法，”我总结道，“犯罪和白喉病、轨道马车或巫术一样不是社会本质所固有的东西。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在那久远的乌托邦社会里犯罪才会终止。然而，革除它的时机就在当下——现在。”

这个观点是为《犯罪资讯》提出的，同事们都明白。罗伊谨慎地说：“嗯，确实有消除犯罪的一面。”他那消瘦的脸上满是仔细思考的神情。“我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着手报道。但是该怎么应付楼下那些人？以及三十二层楼的人？这是他们的素材，他们有自己的处理这个项目的想法，是吧？”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马斐逊、奥林以及楼下《未来资讯》研究室的其他六人断断续续地调查“受资助人”项目快一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仅得出少许不确定的结论。我说：“关键是他们不知道是否要放弃调查‘受资助人’，或者如果不放弃它，他们该怎么做。我们可以为它做个简短的概述。”

“无罪恶的明天，”罗伊即兴创作起来，“研究彰显原因，金融指明途径，”他想了一会儿，“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画面，乔治。”

“图表。”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那天下午，我和哈根通了三分钟电话，解释了

我们即将要写的这篇报道。稍后，我又和爱德华·奥林谈了谈，他赞同埃默里·马斐逊将是与我们合作的最佳人选。不一会儿，埃默里就来我办公室了。

我只是很偶然地知道了他。他五英尺刚出头，但给人的印象是坐着的时候要比站着的时候个头高。他一直流露出一丝迷惑不解的表情。

在我们核对完他的新任务后，他提出了一个私人问题。

“我说，乔治。”

“怎么了？”

“你如何选定《犯罪资讯》组的成员？在我们妥当处理‘受资助人’项目之后？”

“怎么这么问？你想加入我们？”

“呃，我他妈的似乎不得不这样。爱德华·奥林在得知我被借调到这来后，看起来似乎很高兴。”

“你和爱德华相处得不好？”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些时候。但是，我开始觉得他一直认为我不符合《未来资讯》的风格。我觉察到了这些讯号。曾经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明白吧。”

“你写短篇小说，是吗？”

埃默里似乎在探求真相：“嗯。”

“我明白了，如果你想来这儿，和我一起干也不错，埃默里。顺便问一句，《未来资讯》的风格究竟是什么鬼样？”

埃默里那两双棕色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来回转动着，仿佛两条迷路且孤独的金鱼，但其内心十分专注。“首先，你要相信你在塑造某种东西，比如说，命运。然后，你最好不要做任何别的事情引起他人的关注。比如说，提出新主意，这就十分要命，但你什么主意也没有也是件要命的事情。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最重要的是，提出答案已彰显于世的观点，就好比上交一张用过的复印纸，是极其危险的。每件事情都必须严肃对待，而且都不要立马做出决定。理解了吗？”

“不理解。但是小心别让自己形成了《犯罪资讯》的风格，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我们将埃默里和伯特·芬奇编为一组，开展“无罪恶的明天”专题工作。五点钟的时候，我给乔吉特打电话想告诉她我会回家，但是内莉告诉我，乔吉特去了她妹妹家，安的孩子出了紧急情况。她可能晚回家，也可能不回家了。我告诉内莉，我会在城里吃晚饭。

当我独自走进银边酒吧时，已经是五点半了。我喝了一杯，并回想了一下我将要跟罗伊和史蒂夫·哈根说的话，可惜他们未能如约而至。这些话听起来已经没有我早上说的时候那么有说服力了。但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有个办法。我可以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也将做点什么。

银边的吧台离最近的桌子只有二十英尺远。我身后的一张桌子处传来了说话声。我听到一个女人说她真的得走了，然后另一个声音说他们将很快再见面。我半转过身，看到第一个说话的人已经离开了，然后看

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是保琳·迪诺斯。这面容、这声音、这身材立刻唤起了我对保琳的所有印象。

我们隔着半个酒吧对视着，尽管我还没确定她具体在哪个位置，我朝她微笑着点点头。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和我打了招呼。

我端起酒杯朝她走去。为什么不呢？

我说她当然不记得我了，她说她当然记得。

我问能否请她喝一杯。她同意了。

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衣着主打黑色。

“你是麦金莱总统的朋友。”她说。

我承认了。

“这就是你和他交谈的地方。他今晚在这吗？”

我环顾四周。

我猜她说的是克莱德·波尔希默斯，但他不在这里。

“今晚不在，”我说，“那不知你可否愿意和我共进晚餐呢？”

“乐意之极。”

我记得我们开始喝的是苹果味赛德卡鸡尾酒。这似乎不像是我们才第二次见面的情景。一瞬间，所有的事情都移动、交织起来，仿佛它们以前一直都存在着。

乔治·斯特劳德 4

我们在银边酒吧待了大概一个小时。保琳打了个电话重新调整了她之前的计划，然后我们在那儿一起吃了晚餐。

之后，我们现场点了一个《空中突击队》的广播节目，就节目本身而言，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但这还不是吸引我的主要原因。这节目我们在别的地方、任何背景下都能听到。除了节目本身的感染力之外，这儿一个新来的音响效果师的技艺也让我痴迷。我觉得他为全新的广播技术奠定了基础。这个小伙子能够在没有演唱或乐曲的情况下摆弄出一串长达五分钟的神奇乐声。既保留悬念，又赋予其清晰的意义。保琳看起来迷惑不解却很感兴趣，我解释说这个家伙有一天会完成整整十五分钟或是三十分钟的纯乐声节目，只有乐声——自然是没有演唱或乐曲，就像一首无词的戏剧，那时广播业也随之繁荣起来。

保琳又打了几个电话，重新调整了其他安排。我想起了第三大道上的吉尔家酒吧。严格意义上，那算不上一个酒吧，也算不上一个夜总会，或许它曾被称为一个小科尼岛，或者仅仅就只是个低档次的酒馆。吉尔称之为博物馆，也许这才是与它相符的名字和描述。

我已经有一两年没去了，但以前我去的时候，吉尔和他的朋友及顾客都会玩一种游戏。在我看来，这游戏一直都是十分值得一玩的。

尽管吉尔家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张张涂着油脂的普通邮票，能够以任何娱乐形式迎合形形色色的客户，但它还是有一点不同之处。室内有一个三十英尺的吧台，吧台后面有一个很深的架子，收集并陈列着吉尔那数不胜数的垃圾——没有别的更能恰当地形容它们的词了，吉尔称那

个架子为“个人博物馆”。吉尔口出狂言道，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能在那儿的某个地方找到；那儿的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有一段与他的生活和事业紧密相连的历史。这个游戏就是要说出某个他那儿找不出来的东西来难倒他。

虽然所有人都觉得，在努力难倒他时，我肯定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并花费了大把金钱，但我从未如此。而且，吉尔的逻辑有时候很牵强，故事也不是极富想象力。经常有传言说，每次吉尔被他藏品中所没有的物什难住时，他就会努力去找个等值品，以跟上游戏中那些警觉的学客们的步伐。而且，他在午前和刚过午后的清醒时刻做出的敏捷回答远不及他晚些时候喝醉后说出的答案。

“任何东西？”保琳一边研究着这些收藏物，一边问。

“任何东西。”我向她保证。

我们坐在吧台边，人并不多，保琳有些惊讶地看着对面那一大片带有迷惑色彩的小古玩。那堆小玩意儿的后面甚至还立着一面镜子，就像其他酒吧一样——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缩小版的头颅、法郎钞票、马克钞票、联邦钞票、各款刺刀、各种旗帜、一个图腾柱、一个飞机螺旋桨、一些裱好的鸟儿和蝴蝶标本、石头、贝壳、手术工具、邮票、旧报纸——无论望向哪儿，都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同时目光滑过之处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直让人眼花缭乱。

吉尔笑嘻嘻地走过来，我能看出他已进入游戏状态。我和他只是面熟。他朝我点点头，然后我说：“吉尔，这位女士想玩游戏。”

“欢迎！”他说。吉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我曾猜测他五十岁，亦或许五十五岁了。“想让我给您展示什么，小姐？”

“在她拿定主意前，你能给我们两杯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吗？”我说。

他应下我们的单，转身准备去了。

“任何东西？”保琳问我，“无论多滑稽都行？”

“这位女士，这些都承载了吉尔的个人回忆。您不应该把别人的生活称之为滑稽，对吧？”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遭暗杀有什么关系？”

她看着一张泛黄的、放在玻璃框里的报纸，其头版标题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遭暗杀。当然，我曾经想过同样的问题，我告诉她，这份报纸是他家的传家宝。吉尔的祖父拟的这个标题，他当时正为赫赫有名的记者贺拉斯·格里利工作呢。

“很简单的，”我提示道，“而且别要求女士的帽子。他已经得到了埃及艳后的头巾式女帽，就放在那后面。还有可以冒充任何东西的六个过时的遗物。”

吉尔步伐轻快地将酒送到我们面前，并且给了保琳一个最职业的微笑。

“我想看看蒸汽压路机。”她说。

吉尔的微笑更加深邃了，他走下吧台，回来时手里便拿着一个有缺口的黑色金属滚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某个狂欢夜，它还被当作是克里斯多夫·哥伦比亚的望远镜——一个已被加勒比当地人证实了的遗物，吉尔亲自从他们那儿得来的。

“我无法给您展示整个压路机，女士，”吉尔告诉保琳，“事实是这儿空间不够。等哪天换个大点的地方，我就能扩建我的个人博物馆了。但这个东西是压路机上的安全阀门，就是它。给！”他把它推给她。“这是个非常精巧的装置。您看看！”

保琳接过那个玩意儿，却懒得看它。

“这是你个人博物馆的一部分？”

“上次他们给第三大道铺路，”吉尔向保琳保证，“这个压路机正好在前边那儿爆炸了。这个安全阀门——就是你手里拿着的——像子弹一样嗖地从窗户射了进来，擦伤了我。事实上，我因此落下个疤。看，就在这儿。”我以前就知道那个疤，而他现在又秀起那个疤来了。那个疤是吉尔最大的财富。“这个阀门从压路机脱落下来，有了缺口，您看看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它还在这儿，咳，我就会把它放在吧台后面它当时击中的地方。它是我死里逃生最险的经历之一。”

“我也是，”我说，“当时我就在这儿。你来点什么吗，吉尔？”

“呃，都可以。”

吉尔转过身，欣然地给自己倒了杯酒来真诚地奖励自己。我们举起酒杯，吉尔将他满是白发的大头猛地往后一仰，一干而尽。然后，他又走下吧台招待另一位顾客去了，那位顾客是个外行，大声地要求看一头粉红色大象。

吉尔耐心地给他看，并礼貌地解释着它对自己的意义。

“我喜欢这个博物馆，”保琳说，“但对于吉尔来说，有时一定会感觉糟透了吧。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哪儿都去过、谁都认识，那

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低声说：“历史有如今天，其意义都在于创造明天。”想到这点，我们又再喝了一杯。吉尔回来了，保琳又试验了一把他的回忆。我们三人又喝了一轮，接着又是一轮。

一点钟了，我们都听烦了吉尔的经历，我开始想到自己的人生。

我总能创造更多回忆，我自己创造。有何不可呢？

许多理由牵绊着我。我又一次斟酌了它们，并且莫名其妙地试图再次解释自己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但这些理由都离我而去了。

除了这个简单的解释，我又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但不管是普通的还是古怪的都不够充分；我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去做愚蠢甚至危险的事。

或许我厌倦了总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更加厌倦了没有做那些我不应该做的事。

这个名叫德洛斯的女人对我的诱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望着彼此，身体犹如形成了一个闭合电路，按下开关，亮起白光，电流随即无形地流入另一具身体，欲望瞬间燃烧起来。

为何不可？我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与代价。但是，为何不可？或许这些风险与代价至少本身就是理由之一。代价也许很大，它可能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谎言和高超精湛的演技，但是如果我愿意付出那种代价，那又有何不可？当然，危险也将更大。我甚至都不敢去想。

但是，与这个谜一般的尤物待上一晚将会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啊，这个谜理应被解开。如果我现在不解开它，我将永远也解不开了。也没人能够解开了。它将会被错失掉。

“嗯？”她开口。

她微笑着，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想象着和自己的影子争辩，这个影子正站在她幻化成的耀眼光环之后。太不可思议了！影子斯特劳德似乎想说的是：为何不可？不管他是什么意思，我都无法想象。什么为何不可？

我手中握着的杯里似乎有酒，喝完它，我便说：“我得去打个电话。”

“好的。我也要打。”

我是给附近的一个半家庭型旅馆打电话。这个旅馆经理从未让我失望过——我正帮他儿子和女儿顺利完成学业呢，不是吗？——这次也一样。我从电话亭回来后，便说：“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吧。远吗？”

“不远，”我说，“但是比较简陋。”

当然，在那个糟糕且不甚体面的公寓式旅馆里，我不知我们是怎样找到了自我。很显然，保琳认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我三思了一下，但当我们水乳交融在一起时，我的思虑便被抛诸脑后了。那时我只希望她除了我们自己，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提。

我想多了。她没有提任何人、任何事。

当时间开始运转，便飞速运转，且秒秒珍贵；当时间停止运转，便消失不见。

伯特·桑德斯——莱克星顿广场旅馆的经理——给了我第五层楼一个房间的钥匙，同时还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必须明天中午之前收回房间，因为已经有人预定了。房间本身还不错，我进城时携带的手提包也在这儿，宽敞的家庭式的圆拱形屋顶使我想起我曾经在这住过一两次。

已经三点了，我有点吃惊和沮丧。我从包里拿出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件晨衣、一双拖鞋、一本过期的《犯罪资讯》——怎么会在这儿呢？——三卷故事和诗歌、一叠手帕、睡衣和阿司匹林，包里装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我提议：“喝点苏格兰怎么样？”

我们都想喝酒。莱克星顿广场旅馆的客房服务到十点结束，因此，我们往我们的酒里直接兑水，然后喝了。味道不错。此时此刻，时间似乎明显加快了步伐。

保琳躺在地板上，头下枕着枕头。她穿着我的睡衣，愈发美丽动人。我不忘告诉她，过了中午，这个家就不再属于我们了。她迷迷糊糊地劝我不要担心，没关系的。她还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解说路易斯·帕特森以及现代绘画中较为重要的艺术流派。我有些惊讶地发现我腿上的书翻开着，而我却一直在谈论其他毫无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拿开书，我挨着她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别再谈画了，”我说，“让我们来解谜。”

“什么谜？”

“你。”

“我就是个普通人，乔治。没有任何谜可言。”

我记得我说过：“你是最难解的、美丽的、漂亮的、极品的谜。或许压根就解不开。”

我想我当时是看着我们的豪华大床的，它是那么的柔软、厚实且宽大。但它却似乎离我们万分遥远。我就是觉得它太远了。但没关系了。太没关系了。很完美。十分完美。

我想，我再次领悟了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了。

等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了那张宽大的床上，独自一人。周围不断充斥着电话铃声、敲门声和嘈杂的说话声。电话离我最近，于是我拿起了它，里面的声音响起：“抱歉，先生，桑德斯先生说您今天没有预定。”

我看向手表，13：30。

“好吧，已经这个点了。”

我想我是呻吟着又躺回了床上，并吞下床边桌上的一片阿司匹林，这是有人体贴地放在那儿的。过了一会，我走向门口，敲门声和嘈杂的说话声依然响着。门外是伯特·桑德斯。

“您还好吧？”他问道，神色看起来十分担忧。“你知道的，我告诉过你我预留给这间套房。”

“哦，天啊！”

“呃，我讨厌吵醒您，但我们不得不——”

“知道了。”

“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

“天啊！”

“如果我曾想——”

“知道了。她在哪儿？”

“谁？噢，今天早上大概六点——”

“天啊，算了。”

“我想您应该还想再睡上几小时，但是——”

“知道了。”我找到裤子，掏出钱包，稀里糊涂地把钱付给了伯特。“我三分钟内会离开这儿。顺便问一句，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斯特劳德先生。只是这间房——”

“没问题。帮我把包拿出去，可以吗？”

他答应了我。我随即边匆忙穿戴着，边环视房间，查找可能遗留的东西，结果发现了一件干净的衬衣。我洗漱了却没有刮脸，还不小心将残留在苏格兰威士忌酒瓶里的酒洒了些在手上。

她是谁？

保琳·德洛斯。贾诺斯的女朋友。噢，天啊！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乔吉特会认为我在哪儿过夜？在城里，工作缠身，但是回家有点晚了。好吧，然后呢？

我今天应该在办公室里干什么？

我什么重要的事情也记不起来了，但感觉却也不是那么糟糕。

但主要的问题呢？唉，我现在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我以前也如此这般愚蠢，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唉，算了。

我梳完头，刷完牙，系上领带。

我可以告诉在特伦顿妹妹家的乔吉特说，我得工作到凌晨三点，所以不想打电话，怕吵醒家人。理由很简单。以前一直很管用，这次也会管用。必须管用！

我整理好手提包，把它放在房间的中央，好让伯特拿走，然后下楼走到大厅的理发店里。我在那儿快速地刮了脸，又匆匆地吃了早饭，然后又迅速地喝了一杯酒。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是下午三点，除了罗伊和我的共同秘书露西尔之外，其他人都不在。她正在我们两人办公室之间的小屋里没精打采地打着字。看见我，她并没有感到惊奇，而我办公桌上也没有任何留言条，只有公司内部的许多备忘录和名单。

“有人给我打电话吗，露西尔？”我问。

“都记在你的便签纸上了。”

“我家里没有来电话？我妻子没给我打过电话？”

“没有。”

所以，一切正常。目前为止，一切正常。谢天谢地。

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又吃了三片阿司匹林。这个下午和以往并无两样，除了那些紧张情绪，但它们也确实微不足道。我开始查阅起露西尔罗列的日常事务。所有事情一如往常。一切正常。我没做过什么。谁也没做过什么。

乔治·斯特劳德 5

一切相安无事地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我和马斐逊为“受资助人”项目整理了数据并做了些基础工作。我们还为五月份的杂志整理出一份有关破产的简报，为六月份的杂志撰写了一个有关买卖孤儿的翔实故事。

这之后，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情绪低落。我从保密电话服务处要来了想打的电话号码，然后拨过去。当电话那头接通时，我说：“你好，保琳。我是你的律师。”

“噢，是你，”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回答，“哪个律师？”

时值春天。就像以前一样，我说：“第一个。”我们约了个时间去凡·巴特喝几杯鸡尾酒。

乔吉特和乔治娅去佛罗里达了，两天后才回来。厄尔·贾诺斯在华盛顿，至少要待上几个小时，也可能一星期。今天是星期五。

那天晚上下班前，我走进罗伊的办公室，他与埃默里·马斐逊及伯特·芬奇正讨论着。据我了解，埃默里对“无罪恶的明天、科学彰显原

因、金融指明途径”满是疑虑。

埃默里说：“理论上，我能明白‘受资助人’完全行得通。从保险费用和商业统计数据来看，我能理解对于少数碰巧受到资助的人来说，它很有效。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公司的人才库，那将会怎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此时的罗伊最自信、耐心和善解人意。“这应该是最终结果，”他说，“我认为相当不错。你觉得呢？”

“这么说吧，罗伊。如果一个人被投资了百万美元，实际上也偿还了最初的投资本钱及利润，那么这将会掀起一股吸纳更多受资助人以赚取更大利润的狂潮。很快，除了资助人，每个人都将过上优裕的生活。那这些资助人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罗伊的耐心很明显被消耗了些。“利润。”他说。

“当然，但是他们能用利润干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仅仅是一些金钱回报。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过上十分富足的生活，大量的钱又都投入了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中。在我看来，似乎深受此项目所害的只有那些推动整个项目运转的资助人。”

“你忘记了一件事：在这个项目实施几年后，那些受资助的人自己便首先将钱投资到原始人才库，因此双方总是这同一运作过程的利益相关方。”罗伊说。

我想，没有我的介入他们也会做得相当出色，于是便离开了。

在凡·巴特酒吧里，我见到了这个漂亮女人，她身着灰黑相间的套装，极其朴素，看起来像是量身定做的，但实际不是。我等了不到十分

钟而已。当我们坐下等酒上来时，保琳一脸严肃地说：“我根本不该来这儿，你知道的。直觉告诉我，认识你是件危险的事。”

“我？危险？一个月的小猫见到我靠近都会变得好斗。它们第一次睁开眼睛，将爪子磨得锋利，提前喵喵地叫着。”

她毫无幽默感地笑了笑，又严肃地重复道：“你是个危险的人物，乔治。”

我觉得谈论这个不太合适，于是换了个话题。很快，气氛就缓和了，我们又喝了一杯，过了一会儿便起身去勒莫因餐馆吃晚饭。

过去的三个星期，乔吉特和乔治娅去了佛罗里达，我十分寂寞，因此我觉得自己此刻有说不完的话。我一直说啊说，给保琳讲关于鲸鱼与潜艇对话的故事，讲无声电影时期为何是电影的黄金时代，讲朗尼·特劳特为何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我还提议开车去奥尔巴尼。

最后，我们真的开车去了。沿着世界上唯一完美的河流边的高原行驶，我再次体验了这种驾车的乐趣。这条河从未发过洪水，也从未干涸过，但我每次见到的它都不一样。我们途经了数站，行驶了大约三小时，便到达了奥尔巴尼。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座城市，对于随意旅游的人而言，它毫无特别之处，但于我而言，它却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在立法部门开会期间。曼哈顿缺少的东西，一定能在这儿找到。

经过一番思考和想象，我凭空造了个安德鲁·菲尔普斯-盖恩夫妇的名号登记酒店。然后，我们外出来到一个贵得要命的夜总会，花了点时间吃饭和喝酒、消遣，之后在环境不错而且不太拥挤的舞池里跳了几支

舞。但这绝对是一个带着一丝丝春意的夜晚，是经过内心挣扎偷抢而来的夜晚，是值得一度的春宵。

我们中午才吃早餐，随后不久便开始慢悠悠地开车往回返，这次的路线与来时走的不一样。当然，这次我们是沿着另外一条河行驶。当然，我又彻底爱上了它。当然，这是因为保琳的缘故。

我们到达保琳公寓所在的东58号时，已经是星期六的傍晚了。时间还算早，保琳坦言她还有空闲时间，而且是大把的时间。我们便去了吉尔家。保琳大概玩了三轮游戏。我相信，当她要求见爱德华加·爱伦·坡笔下的乌鸦时，吉尔语塞了。但他还是拿出了一只毛绒蓝鸟之类的玩具——这只鸟最后一次换羽相当成功。他解释说这是坡创作的灵感源泉，坡曾私下向他亲密的朋友——吉尔的曾祖父展示过。然后，我想起我开始古玩街探奇已有三个月之久了。

古玩街在第三大道上，从第六十街一直延伸到第四十二街附近。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可能散布着更大、更好、更贵且更正宗的古玩店铺，但它们却不怎么能体现出探险与再发现的精神。在一个风清月高的夜晚，我曾问过第三大道某个店铺是否有哈姆林镇穿彩衣吹笛人的那种笛子，他家恰巧就有。花了十美元买下之后，我忘了该拿它做什么了，于是先把它带到办公室，结果它看起来似乎发挥不了丁点作用；我又把它拿回家，结果不知谁把它弄坏了，然后就不见了。然而，这不是第三大道卖家的错，要是我早知道如何妥善保管它就好了。

这天下午，保琳和我在一些不甚有趣的店里闲逛。这些店里有卖新英格兰早期暖床器的，有卖能变成地板和台灯的纺车的，有卖能兼作摇椅、书柜和茶点车的日常柜橱的，都是些精美实用的东西。与独具匠心的手工艺者的想象力相比，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人们的聪明才

智。有些东西很有趣，但还不足以让人为之兴奋。

七点半左右，一些商铺已经关门了，我们来到第五十街上一家堆满物品的普通小店。或许我曾来过，但我记不清了，而且老板似乎也不记得我了。

没有老板的帮助，我自己翻寻了几分钟，都是些之前看过的东西，没有新鲜物什。但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回答保琳的问题。不大一会儿，有人进来了，我开始对店铺前面进行着的对话越来越感兴趣。

“是的，我有。”我听到老板略带惊讶地说，“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当然，几乎没有人来这问过画。我只是因为它碰巧被裱上了，就把它放在橱窗里了。它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但你还有别的画，对吧？没有裱过的。我的一个朋友几周前来过，他说你有。”

这位顾客是一位体型庞大的黑发女人，穿着邋遢，脸上表情丰富夸张，毫不掩饰。

“是的，我有。但它们有些许瑕疵。”

“我不介意，”她说，“能让我看看吗？”

老板从头顶的架子上找出一卷油画，用力地拉了下来。我已经慢慢地移步到了店铺前面，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老板把整卷画都递给了那个女人，我凑过去，下巴几乎都要靠上老板的左肩了。

“你仔细看看。”他对女人说。

他皱着眉转过头来，瞬间，他的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极其可怖的神情，并凝视着我的一只眼睛。我则礼貌性地以好奇的眼神来回应。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画？”这位顾客问道。

她展开那卷油画布，画大小约是4×5英尺，也有尺寸大点的和小点的。女人倒着研究最上面的一幅画。那是一幅十九世纪格洛斯特满帆快船画，和其他所有以快船为主题的画没有区别，不同之处仅在于上面多了一圈脏脏的痕迹，像扩大版的咖啡圈，圈印的周围是那只船和几英里海洋。所谓的些许瑕疵简直就是说谎。我觉得，那个圈大概有桶盖那么大，或许就是桶盖放在上面留下的印子。

“它们只是一小部分。”老板小心翼翼地对她说。这个高个女人放肆地大笑起来，声音十分刺耳。“什么的一部分？”她问，“纵火材料？或者是用来包装廉价瓦罐所用的WPA材料的一部分？”

“我不清楚它的来源。我告诉过你，它并非完美。”

她把第一幅画插到了最后，一大瓶雏菊便跃入视线。这次谁也没有说话。我一眨眼的工夫，第二幅画就被翻过去了。

第三幅画画的是位于住宅区和垃圾场之间的一所学校。我猜它大致画于15年前，我不认识在上面署名的画家。五六百名优秀专业画家画过同样的景色，有好有坏，这个画家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人。

“真美，”店铺老板说，“色彩鲜艳。这是真品。”

这个高大直爽的黑发女人继续专心看下一幅画。这又是一幅快船主题的画，画风不同，但也有一个一模一样明显的咖啡圈印子。接下来的一幅画里是一篮子小猫咪。《我的宠物》——我想画这幅画的和蔼老妇

人一定是如此给它命名的。不管怎样，这卷画主题各式各样。快船画家画了无数的快船，庭院画家画了数英里的庭院，和蔼老妇人也一定画了数百只猫。我们的画卷里各类画应有尽有。

“恐怕你这儿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这个女人说。

老板沉默着以示认同，而女人重又看回画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又看了两幅画，画已所剩无几了。

她又有条不紊地翻开另一幅画，我突然便停止了呼吸。这是路易斯·帕特森的画。主题、处理手段、效果无疑都证明了它出自帕特森之手。它的“兄弟姐妹”正挂在我位于大理石路的家里。其中一幅曾花了我九百美元，其他的也不比这个价位便宜多少，所有的画都是我从第五十七街上定期举办的帕特森画展上买到的。

这位女顾客已经将手指滑到这幅画的背面，试图将它与接下来的那幅画分开，好将它抽出来。就在这时，我清了清喉咙，漫不经心地评价道：“我挺喜欢这幅。”

她看着我，表情并不十分友好，然后把画一转，伸直双臂，将其举到眼前。画有些卷边了，但却没有磨损，除了超大尺寸的咖啡圈印子外，上面还有一些小污点。画的情况依旧很糟糕。

“我也喜欢，”她语气平淡地说道，“但实在是太破了。你要多少钱？”

她无视我的存在，直接冲老板问道。

“呃——”

“天啊，太糟糕了。”

又看了眼画后，她无疑要在老板的要价基础上减半。

“我确实不知该如何给它定价，”老板承认道，“不过，你给十美元就把它拿走，怎么样？”

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今天帕特森的画在正规市场上的价值。我知道，它们并非价值不菲；另一方面，尽管帕特森很多年未开画展，而且据我所知她已经去世了，但要说她的作品已完全没有气候了，这似乎不太可能。我花了几百美元买的那些作品，在当时还是相当划算的，之后，这个画家的画价格又上涨了些，虽然只是昙花一现。

我对这个女人微微笑了笑。“我先开口的，”我对她说，然后转向老板，“我给你五十美元。”

老板本该更关注重新修整过的玄关家具的卖价，这时显然也被弄糊涂了，感到十分困惑。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瞬间被伟大的电光照亮了：他有个宝贝，有可能是荷兰画家伦伯朗的画。

“呃，我不知道，”他说，“这显然是一幅构思巧妙的画。非常漂亮。我正打算等有空了把整卷画拿去鉴定。这还是我自己第一次认真看这堆画。我想——”

“它不是拉斐尔、鲁宾斯或者柯罗的画。”我向他保证。

他倾身向前，更仔细地看起了这幅画。画上有两只手，一只手递出一枚硬币，另一只手则接过硬币，仅此而已。它完整地表达了金钱的情感、意义和艺术。但是老板却正在将画上右角下的褶皱弄平，那儿清晰地留着画家字迹潦草的署名。我开始全身冒汗了。

“怕什么，”他读道，并仔细研究起来，很快，他的声音里便透着失望，“噢，帕特森，32年作。我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可惜忘了。”

我很自然地忽略掉这赤裸裸的谎言。这个大块头黑发女人——长得就像老派的橱柜，也没说什么，她也不需要说什么。显然，她没有五十美元，而我必须要得到那幅画。

“这是一幅非常优秀的画，”老板又开口了，“如果把它清理一下，一定很漂亮。”

“我喜欢它，”我说，“我出五十美元。”

他想要拖住我们，便说：“我猜画这幅画的人为它取名为《劳苦》，或者诸如此类的。”

“我会叫它《犹大》，”保琳开口说，“不，叫《犹大的诱惑》。”

“这儿就一枚硬币，”老板认真地说，“那样的话，就应该有三十枚。”¹他拿起其余没看过的油画开始浏览起来，依然想留住我们对画的兴趣。一幅画的是一个贮仓，前面站着一头奶牛；一幅画的是一群孩子在街上玩耍；一幅画的是科尼岛沙滩。他发现这些画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便有些沮丧地说：“全在这儿了。”

我平静地冲黑发女人笑着说：“为什么不花五美元买下《格兰街的孩童》呢？我要买下《犹大》。”

她毫无拘束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既不含友善也不含恶意，仅仅就是分贝高。至少我是笑不成这样。

“不了，谢谢。我自己就有一堆孩子。”

“我给你买个画框，一起在这儿给它裱上，然后你就拿回家。”

这又引起了一阵尖叫声，随后变成了狂笑。

“留着给你那五十美元的巨作吧。”她的话里带着嘲笑。

我便尖刻地问她：“难道你不觉得它值那个价吗？”

“任何有价值的画都肯定比那个价高，”她突然怒视着我，“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要么，它值十美元；要么，它值一千万美元。”我内心赞同这相当合理的观点，而店铺老板看起来似乎也认同。但我必须要得到那幅画。出这个价不能怪我，因为在经历了我人生最奢华的一周之后，我身上仅剩下六十美元而非一千万美元。“但是，我懂画吗？一窍不通。别把我扯进来。或许某天，”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我会买合适的壁纸，并留出适当的地方来配《格兰街的孩童》。给我留着。”

她走了。小店里又恢复了安静。我坚持只付我说的数额，一分不多给。最终，我们也离开了，带着我的战利品。

保琳还有时间，于是我们在凡·巴特鸡尾酒廊前停下，我把画放在了车上。当我们点完酒后，保琳却问我究竟为什么要买它，我再次向她描述了这幅画并努力解释买它的缘由。最后，她说她很喜欢，但却还是看不出它的独特魅力所在。

显然，她是个画盲，这不能怪她。许多人生来便是如此，就像色盲和音盲一样。但我还是努力从简化了的抽象艺术派和新色彩强化手法的角度来解释路易斯·帕特森的这幅作品的意义。我说服她说，她一定对

这幅画有感觉，不然给它起的名字不会这么恰当。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很恰当？”她问。

“我了解它，我感受它。那正是我自己在画中看到的。”

冲动之下，我决定告诉她，犹大一定生来是个因循守旧之人，一个天生随大流、不多加思考的家伙，当他与一群小人——更别提有利可图的事——搅在一起之后，他才彻底丧失了自我。

“天啊，你把他说得像个圣人。”保琳皱着眉微笑着。

我告诉她犹大很可能真是如此。

“像他那样的人，生来注定要顺应大流却发现自己步调不一致，因而必定要经受相当于别人两倍的痛苦。而最终，诱惑力实在太大。像其他圣人一样，当他被诱惑迷住了，便堕落了。但没持续多久。”

“会不会复杂了点？”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这幅画的名字，”我说，“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举杯庆祝，结果保琳打翻了酒杯。

我慌忙地用手帕给她擦了擦，然后她独自接着清理，我则叫来服务员再点了些酒，他把湿了的桌面也清理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吃了点东西，喝了更多，也聊了更多。

我们从酒廊出来时，天已经很黑了，我开车经过几个街区便到了东58号。保琳的公寓就在第六十街上那些简朴的印第安永久居民的公寓之中，而我从未进去过。她要求我停到远离大门的地方，并且冷漠地解释

道：“我可不觉得带着一个奇怪的旅行袋进去是个好主意，而且还有人陪着。”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思，但却提醒了我，我们正在进行着危险游戏，虽小却真实存在，这让我有那么一小会儿感到不舒服。我摆脱了这个想法，什么也没有说，开车驶过这幢楼，在离那个有天篷的、亮着灯的门口半个街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下车将她带去奥尔巴尼的轻便旅行袋递给她，又一起站了一会儿。

“我能打电话给你吗？”我问。

“当然，请一定给我电话。但我们必须——呃——”

“当然。我很开心，保琳。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美妙。”

她笑起来，然后转身离开。

透过她转过去的双肩，我隐约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到楼门口对面的路边。我熟悉从车里出来的那个身影以及那辆车。他扭头伸向车里跟司机交代了几句，然后转向我这边停留了片刻。我认出他是厄尔·贾诺斯。

他看见保琳正朝他走去，而我确定他透过她也看到了我。但我想他可能没有认出我，因为离我最近的街灯也还在我的后边。

但是如果他认出我了呢？他并没有拥有这个女人。

他也没有拥有我。

我钻进车里，发动引擎，然后看到他们一起消失在亮着灯的大门里。

因为这不幸会面的场景，我驾车离开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但另一方面，我也没觉得造成了什么无法弥补的损害。

我开车回到吉尔家。如以往任何星期六晚上一样，这儿喧闹无比。我没怎么说话，但喝了很多酒，然后把车开回车库，坐上1：45的车回家。时候尚早，但我希望下午见到从佛罗里达回来的乔吉特和乔治娅时，我是清醒的。我将坐火车返回到这里，开车接上她们，然后回家。

我把自己的手提包拿回了位于大理石路的家，当然，也没忘了《犹大的诱惑》。我只是把画放在起居室的桌上。它必须被清理、修复和裱框。

睡觉前，我又看了看挂在楼下房间及楼上书房里的帕特森作品。《犹大的诱惑》比它们中任何一幅都好。

突然，我觉得，或许我将成为美国抑或是世界上杰出的帕特森作品收藏者之一。

但上床前，我又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放好，然后把包也收起来了。

[1据圣经记载，犹大为了三十块银钱出卖了耶稣。——译者注](#)

厄尔·贾诺斯 1

老天做证，我从未度过如此不堪的夜晚。我安慰自己说我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冲动而变得粗鲁，但是这些人，我所谓的朋友们，却触碰着我的极限，而我本可以将他们一个一个整死的。

拉尔夫·比曼给我当律师有十五年了。当《商界索引》的网络更新问题被讨论或被故意提起时，拉尔夫他妈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也没有多少安慰。他们这群人公然地讨论着这件事，仿佛我本人就如看不见的真空似的完全不存在，仿佛我的确可能丢了管理权一样。事实上，他们在权衡着当我真的失去权力后谁有可能接任。

“关于这点，我和拉尔夫有话要说。”我诚心地说，但这个无能的混蛋不动声色，他只是保持中立。

“哦，当然。不管同谁竞争，我们都要更新。”

在我听来，他觉得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却假装不明白。要是史蒂夫在的话，事情就会好多了。他能如我一般敏锐地觉察出这些明峰暗涌，然而，他却不能估量出我身边每一处的风起云涌。

我们十人在约翰·韦恩家里吃晚餐。自从他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领导人后，如果我们要谈论什么的话，它应与政治有关。但是，老天做证，自打进到他家——一个少说也有百年历史的腐化着的“魔窟”——大家却一直讨论着贾诺斯集团以及我们面临的困难。但我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任何此类的困难。

当哈密尔顿·卡尔问我在华盛顿的进展如何时，气氛变得有点尴尬。我才回来，却觉得他清楚地知道我在那儿见的每个人和在那儿做的每件事，这使我涌起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确实没什么。我想拓展贾诺斯集团的基业，去华盛顿也仅仅是为了快速获得有关实现这一目的所应遵循的程序及全部证监会法律条文的可靠信息。

拉尔夫·比曼和我一起走着，我们却没怎么说话，我再次给他时间思考。但行不通。或许，实际上，他们在共同密谋反对我吗？航行者在驶向新的理性之地时都是毫不设防的。

但是，哈密尔顿·卡尔并不是敌人，至少我从未想过他是敌人，他只是我的金融顾问。一直以来，他都清楚地知道贾诺斯集团发行物的价值，精确到分，而且知道发行物的持有人。今晚，他说：“你知道，詹妮特·多诺霍一直想收购或者兼并贾诺斯集团。”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

“是的，”我说，“我也想这么做。他们要出售什么？”

卡尔笑了，冷冷地表示出自己的异议。该死的！怎么回事？

一个该死的外国女人，叫皮尔索尔或者类似这样不起眼的名字，操着一口口音极重的英语，一一细述我的杂志所存在的问题。在她看来，方方面面都不对。但她并没想过我曾特地请来最好的作家和编辑，并拥有胸怀最宽阔和才思最广博的人才。我曾搜罗了各类报刊和最好的大学，开出行业里最高薪水聘来我所知道的顶尖记者，使他们齐聚一堂。她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喉头上下移动着，像极了骨瘦如柴的火鸡的喉头。但从她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我的作家们都进了医院、精神病院或监狱。

我可以微笑地应对她说的每件事，却对卡尔、比曼以及最后那个叫塞缪尔·莱登说的事情笑不出来。

“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不像过去，现在对优秀报道的需求并不总是一样的。我一直是从经销商那儿获取报道。”任何人都能得到。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我想您希望我跟您说实话，贾诺斯先生。”

“当然。”

“呃，您的一些主要杂志的收益显现出异乎寻常的波动。我指的是，和其他杂志的收益不相称。”我想起他是谁了——当地一家分销机构的执行副总裁。“我想知道您是否已明确知道原因了？”

这要不就是极愚昧无知，要不就是极厚颜无耻。我是否已明确知道原因。我看着他，却不做任何回答。

“或许是因为你的占星术杂志，”说话的是杰弗里·巴拉克——一个无能、邪恶、残暴、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也是某类专栏作家。我曾雇过他，但他的工作却总不令人满意，所以他跳槽走后，我曾认为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不错的人事变动。现在看到他，我想不起来当初是他自己辞职不干了还是史蒂夫把他给辞了，亦或者可能是我辞了他。此时，他伸手向后拨弄着自己稀疏的头发，动作让人十分生厌。“那是一本我完全读不懂的杂志。为什么？”

我仍然微笑着，但却十分勉强。

“仅仅是因为书名，我买了那本叫《星空》的小书。今天，它已经和占星术完全无关，几乎是天体物理学的唯一权威之书。”

“很流行吗？”

同样不值得一答。这是我们曾经判断一个有远见的正直作家时所参考的东西。优秀的作家费用高，但我十分乐意支付。

然而，他们的费用一直呈上涨趋势。其他出版公司，即使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主题领域，却总是喜欢挖走我们的员工，而他们之间却很少这么做。我们真正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到广告业、电影业、广播业等其他行业，因为它们出的价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自己发现人才并对其进行栽培，而就在我们找到将其内在最佳潜质发挥出来的合理方式时，他可能不负责任地离开我们，去为某香水节目写些废话或为政治广播写些演讲词。不管签不签合同，只要想物尽其用，高额的费用都几乎会对整个公司造成毁灭性影响。

他们或者要高额回报，或者想写书，亦或者变得疯狂。老天明白，虽然他们多数生来注定如此，他们与我们的联系也只是暂时减慢或延缓这不可避免的进程。

好吧。我们仍然会有最优秀的作家，竞争只会让我们保持警觉。

如果詹妮特-多诺霍或者德弗斯&布莱尔出资二万五千美元雇佣一个值一万五千美元的编辑，那么我们将出资三万美元。如果广播台出资五万美元去争取一个我们确实必不可少的人才，那我们将给到六万美元。如果好莱坞要花一百万美元挖走我们的勤务工和小助手——好吧，没关系。这样病态的举措毫无意义，然而有时候却又很难不变得如此病态。

等我可以离开时，已经是十点了——我可能是最早离开的。除了忍受这一特殊人群更多的无稽之谈以外，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担忧。

这全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秉性有关。无论这个人多么理性，他要么

就像这些人一样对待每个人每件事都采取沉闷无趣的消极态度，这完全就是腺体在起作用；要么就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我不具备这种态度，但他们也不具备。

在车里，我让比利送我回家，但半路上我改变主意了。我让他开到保琳家。该死的，她甚至可能已经在家了。在同一群虚伪的愤世嫉俗之人、失落的多愁善感之人和沮丧的阴谋家周旋了一晚上后，就不该再回家了。

比利一句话未说，转动方向盘，然后拐过街角。这是他执行我命令的一贯作风。三十年前，在与韦斯特打发行战最激烈时以及后来的北边印刷工罢工时，他都是默默地执行着我的命令。这就是他能跟着我到现在的缘故。如果三十几年来他都不曾跟我说话，那也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

车到了公寓门口后，我下车了。然后我将头伸进车窗对他说：“你回去吧，比利。我会自己打车的。明天晚上之前我想我都不会用到车的。”

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然后缓慢启动汽车离开了。

厄尔·贾诺斯 2

我从路边转身准备向里走，可就在转身的时候看见了保琳。她正在下个街角与某人告别。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认出了她的侧影、她的站姿与动作，而且我认得她那米黄色的外套以及她的帽子，帽子正是她最近帮忙设计的那款。当我站定时，她开始向我走来。而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来，但我还是看着他转身坐进车里，他的脸始终都在暗处。

保琳来到我身边，平静地微笑着，给人一丝既温暖又疏远的感觉，一如往常般刻意为之。我说：“你好，亲爱的。真巧啊！”

她拂了拂一丝不乱的头发，在我身旁站住。

“我还以为你昨晚会回来呢，”她说，“旅途愉快吗，厄尔？”

“不错。你周末也过得不错吧？”

“非常棒！骑马，游泳，读到一本好书，还见了一群最有趣的新朋友。”

我们已经走进了大楼。我眼睛往下一瞟便看到她手里提着一个旅行袋。

虽然我没有看到有人在隔开公寓电话总机的高位挡板后面走动，但我听到了声音。然而，就如往常一样，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后面有人。或许这种隔离感就是保琳一开始便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吧。

大楼里有部自动电梯，现在正停在底楼。我把门打开让她先进，然后我也跟了进来并按下五楼的键。我朝街那边扬扬头。

“他是其中一个吗？”

“谁中一个？哦，你是指新朋友。是的。”

我们停在了五楼。电梯的内门自动无声地开了，保琳自己将外门推开。我跟在她后面沿着地毯大概走了十几步便到了5A房间。这个四室的小公寓里一片沉寂，闭塞的空气似乎表明屋里有些天没有人进出了。

“你们都做什么了？”我问。

“呃，我们先去了第三大道上一个叫吉尔家的地方，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你一定会喜欢它的。而我个人却觉得那是个无聊的地方。它类似一种考古基地和酒吧的结合体——最怪异的混合。然后我们就来来回回在街上逛古玩店。”

“哪种古玩？”

“任何我们觉得有趣的古玩。最后，我们买了幅画，确切地说，是他买的，就在大概离这儿三个街区远的店里。一件刚从垃圾箱里掏出的糟糕的旧东西——看起来就像如此，实际上是他从另一位女顾客手里诱抢过来的，那个女的也出价要买。画上除了一双手便什么也没了，是个叫帕特森的艺术家的画。”

“一双什么？”

“手，亲爱的。只是手而已。根据我的理解，它是一幅关于犹大的画。我们又去了凡·巴特喝了几杯，然后他就送我回来了，也就是你进

来的地方。满意了吗？”

我看着她打开门厅的小衣橱，把旅行袋放了进去再关上，然后转向我。她的头发光彩明亮，眼睛深邃，脸庞完美而容光焕发。

“听起来是个有趣的下午，”我说，“你这个新朋友叫什么？”

“哦，只是个男的。你不认识他。他叫乔治·切斯特，做广告工作的。”

也许吧。她还说我是乔治·艾格洛波鲁斯呢。但是，我过来这边公寓的时间比她要得多得多，就这点而言，或许比她男朋友还多。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而她也回望着我，有点太过刻意。我几乎要为刚刚离开的那个新的追随者感到难过了，不管他是谁。

她拿起沙发边上的玻璃酒瓶给我们倒了些白兰地，同时透过玻璃杯向我亲密地眨着眼睛，这种亲密的方式在任何场合都适用。我啜了口酒杯里的酒，再次明白世上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冷酷无情，让人筋疲力尽却毫不值当。这是一种史蒂夫不曾有过的情绪，一种只专属于我自己的情绪。我的脑中闪过一个问题：别人是否也可能有过同样的感觉，至少偶尔有过，但那几乎不会有。我说：“至少，这次是个男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她尖酸地问。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又要翻旧账了是吗？用爱丽丝的事糗我，是吗？”她的声音如蜜蜂般嗡嗡地响起。保琳就快要火山爆发了。“你总忘不了爱丽丝，是吗？”

我喝尽杯中的白兰地，伸手拿起玻璃酒瓶又倒了一杯，并故意放慢了语调，礼貌地说：“是的，你呢？”

“为什么，你这个该死的虚伪的小矮子，你究竟什么意思？”

我满意地将杯中的白兰地一口气喝掉。

“而且你也忘不了乔安娜吧？”我静静地说，“以及那个叫贝尔莱斯的女人，简，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女难民。鬼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你一个都忘不了，包括下一个。”

她似乎被我的话噎着了，有那么一会儿一声不吭，然后便像个攻击性动物一般跳了起来。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个烟灰缸——从我头上扫过，撞在墙上，溅了我一身玻璃碎渣。

“你个婊子养的，”她咆哮着，“你说！你，所有人！你们！那真是荒唐！”

我机械地伸手拿玻璃酒瓶倒酒，白兰地飞溅着进入我的杯中。我摸索着想要拿瓶塞盖上，但却似乎不能将它对上瓶口。

“什么？”我说。

她站在矮桌的另一边，一脸狂怒。

“那你和史蒂夫·哈根呢？”

我忘记了瓶塞的事情，只是凝视着她。

“什么？我什么？和史蒂夫？”

“你以为我瞎了吗？你们没去露营就以为我没看到你俩在一起吗？”

我的内心因聚集了某种又大又黑的东西而极不舒服，同时也感到震惊。我下意识地回应她：“露营？和史蒂夫？”

“别以为你一辈子不会和那个家伙结婚，别以为我不知道。继续装啊，你个婊子养的，努力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不再是我自己。某个百英尺高的大怪物摆弄着我，使我团团转，它操纵着我的双手双臂甚至是我的声音。它伸直了我的腿，我便发现自己站了起来。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发出拉锯般的飒飒声。

“你说这与史蒂夫有关？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和我？”

“怎么？你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像极了故事里的大猩猩。你怎么笨到活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然后她突然尖叫起来，“别！厄尔，别！”

我用玻璃酒瓶砸向她的头，她摔倒了，跌跌撞撞地向后爬向房间的另一头。我的声音响起：“你不能这样说话。你不能这样说我们。”

“不要！哦，天啊，厄尔，不要！厄尔！厄尔！厄尔！”

我踢翻了横在我们间的桌子，向她追过去，又砸向她。她一直用可怕的声音叫着，我便又砸了两下。

然后，她躺在了地上，一动不动，身体有点扭曲。我说：“事情总得有个限度。人也就能忍受至此。”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动。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站在她边上。屋里没有任何动静，除了楼下街道传来的遥远而模糊的汽车嗡嗡声。玻璃酒瓶依然握在我手里。我举起它，看到它的底部边缘有些污迹，还有几缕头发。

“保琳？”

她平躺着，两眼看着远处某个静止不动的东西。她正假装失去知觉呢。

当看到她那美丽、光亮的头部慢慢地渗出血来，我的恐惧感不断地加深，加深，加深。她的表情一片茫然。

“哦，天啊，保琳！起来！”

我扔下玻璃酒瓶，将手伸进她的衬衣，放在心脏的位置。没有动静。她的面容毫无变化，却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她的温度和淡淡的香水味还残留着。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她已经死了。

我的一生造就了这个奇怪的梦。

从未有过的黑暗感和阵阵恶心翻江倒海般向我涌来。这，这具会变为腐肉的尸体突然变成了一切，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所做过的一切。这个意外！

它是场意外。天啊，一场疯狂的意外！

我发现我的手上有些血迹，衬衣前面也有。裤子上、鞋上也有血点子。我环顾房间，发现我最开始在沙发上坐着的那块地方的墙上也有血点。

我需要点什么？迫切需要帮助和建议。

我走进卫生间，洗干净双手，并擦拭掉衬衣上的血迹。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谨慎，谨慎对待任何东西！我用手帕垫着关上水龙头。如果她男朋友来过这里，那么上面就会留有他的指纹。如果别人来过，其他任何人来过，就会有他们的指纹了。

我回到房间，保琳仍然躺在地毯上，没有动过。我想起了玻璃酒瓶和瓶塞，便仔细地擦拭了它们，包括酒杯。然后，我伸手去拿手机，同时想起了楼下的电话总机，然后起身离开。

我再次将手帕裹在手上，像戴着手套一样，开门出去。保琳开门领我进来的。留在门把、钥匙和门框上的最后的指纹应该是她自己的。

我站在5A公寓门外仔细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动静。整个走廊没有任何声响，紧闭的门里也未发出任何声音。在一阵因悲伤和恐惧而起的眩晕中，我明白了，在这个公寓里将不再有生命存在。于我而言，不再会有。

然而，这儿曾经生机勃勃。现在，一切都在顷刻间崩塌，转变成一种致命的、虚妄的威胁。

我悄悄地踩着走廊的地毯走下楼梯。从一楼顶上的楼梯平台，我刚好能看见电话总机处有个男人，头发灰白，有些秃顶。他没有动，如果他与平常无异，就不会动。

我悄悄地走下最后一段楼梯，跨过大厅地毯走向大门。当打开门时，我向后看了看。没有人盯着我，而且我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我沿着大街走过几个街区，然后在某个拐角处的出租车候客处搭上

了一辆出租车。我给了司机师傅一个地址，它距离我本能想去的地方有两个街区，离市郊大概一英里。

下车后，走了不一会儿便到了。这幢楼和保琳住的那幢楼一样安静。

与保琳住的地方不同的是，这儿没有自动电梯。而我也不想被人看到，不想在这种情形下被看见。走了四段楼梯后，我来到了公寓门前。按响门铃后，我突然确定没人会应门。

然而，有人应门了。

当门打开时，史蒂夫友善、睿智、略显粗糙却也紧致的脸出现在我眼前。他穿着拖鞋和长袍。看到是我后，他把门开大了些让我进去了。

“你看起来很糟糕。怎么了？”他问。

我走过他身边，来到客厅，在一把宽椅上坐下。

“我没有权利到这儿来，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跟着我走进客厅，冷淡地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天啊，我不知道。给我杯酒。”

史蒂夫倒了杯酒给我。当他说要打电话叫点冰时，我阻止了他。

“不要让其他任何人来，”我说，“我刚杀人了。”

“什么？”他等待着，“谁？”

“保琳。”

史蒂夫吃惊地看着我，然后给自己倒了杯酒，小啜了一口，仍又盯着我看。

“你确定？”

这太荒唐了！我忍住了一阵狂笑，相反，简短地告诉他：“我确定。”

“好吧，”他缓慢地开口说道，“她自找的。你三年前就该杀了她。”

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他也在浮想联翩，紧绷的脸上明显露出冷酷的嘲笑之容。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就是个荡妇，你为何因她而苦恼？而我也明白我在想什么：我将是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

“我来这儿，史蒂夫，”我说，“是因为这恰好是我最后一站。我会面对，呃，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想——见鬼，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呃。我想或许就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她罪有应得，”史蒂夫静静地重复道，“她就是个滑稽十足的小丑。”

“史蒂夫，别那样说保琳。她曾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宽容的女人。”

他喝完杯中的酒，漫不经心地放下酒杯。

“是吗？那你为什么杀了她？”

“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从这里出去后，我会去找拉尔夫·比

曼，然后去警察局自首，最后我想我会坐牢，甚至会被判坐电椅的死刑，”我喝完了酒并把酒杯放下，“很抱歉打扰你了。”

史蒂夫摆摆手。“别犯傻了，”他说，“别想着坐牢的事。公司怎么办？你知道当你再次卷进麻烦的那一刻公司将会发生什么吗？”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很干净，却已毁了我。我也知道我一离开或者卷入此类麻烦，公司将会发生什么。

“是的，”我说，“我知道。但我能怎么办？”

“你想抗争，还是想退出？你不是这世上第一个陷入困境的人。想好怎么办了吗？是要奋起抗争，还是要宣告失败？”

“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奋力一搏的。”

“我想也是，否则我就太不了解你了。”

“当然，不仅是因为公司，如此庞大的公司。还有我的项上人头。我自然想保住它。”

史蒂夫一脸淡然。“当然啦。那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无法描述。我几乎不清楚怎么了。”

“试着说。”

“那个贱货！哦，天啊，不，保琳！”

“怎么了？”

“她说我，实际上她指控我们俩，但那绝对是子虚乌有。我喝了点酒，她一定也喝了些。她说了些关于我们俩的事。你能明白吗？”

史蒂夫不为所动。“我知道她说了什么，她会那么说的。然后呢？”

“没了。我用东西砸了她的头。一个玻璃酒瓶。可能砸了两三下，也可能十下吧。是的，一个玻璃酒瓶。我已经把上面的我的指纹擦掉了。她一定是疯了，你说是吧？竟然说那样的话！她有时候就是个脾气暴躁且口无遮拦的粗俗之人。史蒂夫，我以前跟你说过吗？”

“没那个必要。”

“所以，我杀了她。我之前从未动过这念头。老天啊，就在杀她的三十秒前我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真搞不懂！而且公司也陷入了麻烦，真正的麻烦。我跟你说过吗？”

“说过了。”

“我不是指这件事。我指的是卡尔、韦恩，还有——”

“你跟我说过了。”

“呃，今天的晚餐让我确定公司真的有麻烦了。再加上现在这事。哦，天啊！”

“如果你想保住整个公司，你就得先保住自己的人头以及你的胆量。尤其是胆量。”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头一次眼里突然噙满了泪水。这是件很丢脸的事情。我几乎看不清史蒂夫了。我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失去胆量

的。”

“那就好！”史蒂夫语气平静地说，“现在我想听听细节。谁看到你进了那个地方——保琳的公寓？门卫在哪儿？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哪儿？谁送你到那儿的？谁接你离开的？我想知道发生的所有的该死的事情：她对你说了什么以及你对她说了什么，她做了什么事情以及你做了什么事情，今晚去保琳那儿之前你人在哪儿。还有，我得去弄些干净的衣服给你换上。你衬衣和裤子上有血迹。然后我来处理它们，而你继续说。”

“好吧，”我说，“我在韦恩家吃晚餐。他们似乎除了谈论贾诺斯集团一团糟之外便无话可说。天啊，他们是有多么喜欢看到我深陷困境啊，就不曾想过谈谈除此之外的事情。”

“跳过这段，”史蒂夫说，“直奔主题。”

我告诉了他我离开韦恩家后，比利是如何送我到保琳公寓的。

“我们无须担心比利。”史蒂夫说。

“天啊，”我打断他，“你真的认为我可以侥幸逃脱吗？”

“你告诉我说你已经擦掉了玻璃酒瓶上的指纹了，不是吗？你以为自己当时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下意识擦的。”

史蒂夫摆摆手以示这个争论到此为止。

“继续说。”

我把余下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他。我怎么看见那个陌生人离开保琳的，我们怎么在她公寓里发生争吵的，她对我说了什么，我对她说了什么，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地回忆起来并将其描述出来。

最后，史蒂夫对我说：“呃，一切看起来都没事，除了一个。”

“什么？”

“那个看见你和保琳进入大楼的家伙。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人看见你进去了。他是谁？”

“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

“他认出你了吗？”

“我不知道。”

“世界上唯一一个看见你进入保琳公寓的人，而你却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你或者认识你？”

“是的，是的，是的。怎么了？这很重要吗？”

史蒂夫不可思议地瞟了我一眼。他慢慢地找出一根烟，慢慢地拿出火柴，点上烟。他吸了两口，仍然动作缓慢且若有所思地把火柴吹灭并扔掉。然后，在故意吐出第三大口烟后，他转向我说：“你说对了！我想听发生在那儿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得知那个家伙。”他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所有的事情。你或许不知道，但他是我们整个计划的关键。事实上，厄尔，他会引起不同的结果，恰好是颠覆整个计划的结果。”

史蒂夫·哈根

这天晚上，我们反反复复仔细推敲着，将每一瞬间的细节都似放在高性能的显微镜下一样放大研究。当研究结束时，我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就如亲临其境一般清楚，以及更多厄尔没有做过的事。这种麻烦发生在厄尔身上也是稀松平常的事，除了他先动手，整件事情都没有真正让我吃惊的地方。

他那简单的脑子也总是无法完全明白会有多少危险，会带来多少危害。他也总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局面，不知道我们该要多快速地行动起来，也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保琳的女佣得到明天晚上才回去。在此之前，尸体不会被发现，这是个好时机。厄尔与她的关系众所周知，因而他将首先被警察仔细调查。

我得宣称在那个危险期间他一直和我待在一起，但这必须要有证据支撑。然而，比利会为我们做证。

离开韦恩家后，厄尔直接来到我这儿，由比利开车送过来的。然后比利就整晚休息了。这就没错了，非常可靠！

各个证据都会表明厄尔曾频繁出入保琳的公寓，但最后一次却没有任何证据。我甚至都去过她家一两回。有很多访客进进出出她家，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但我从厄尔可怕的描述中可知，那些伤将排除女性作案的可能。

我为厄尔打的掩护会被彻底调查。我也会因此被调查。没办法。那

不仅仅是厄尔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既然无法依靠他来保护我们的利益，那我就自己来。

显然，他毫不在乎它，不在乎再回到从前那样的光景——在一个靠打借条租来的办公室编写些垃圾杂志，然后靠口头承诺、威胁、空头支票或运气来偿还债务。他甚至都从未想过这样的结果。我却想了。厄尔能够捕捉大众读者的想法，这种天赋远比读者们存入银行的东西有价值。但是，与此天赋相伴而来的还有异想天开、猜疑顾忌、盲目豁达，还有有时甚至会用在我身上的幽默诙谐。这在一些商业会议或社交场合很受用，但现在却毫无意义。

如果有必要，如果情况变得太棘手，如果厄尔承受不住，我可能会引火上身。但我能够自圆其说。当厄尔正在发泄那代价昂贵的该死的怒火时，我们的一个职员埃默里·马斐逊正好给我家打电话了。那么，不在场的证据就板上钉钉了。

但无论我怎么颠倒事实，当前的问題总只归结为一个大问号：那个陌生人。厄尔离开晚宴后，没有其他人见过他，并知道他是厄尔。我问：“你就一丁点儿都不熟悉你看到的那个人？”这个问题我问了不下十遍。

“一无所知。他站在街道上没有亮光的阴暗处，路灯在他后面。”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你？”

“嗯。但是我站在大门的灯光下。如果他知道我，就能认出我。”

我又从各个角度想了一遍。“或许他可能在某一刻就会认出你，”我总结道，“当看到你在报纸上的照片，他可能会认出你是嫌疑人之一。

有可能。我们或许可以小心处理照片，使它看起来不那么清晰。但我希望能立刻打听明白这个令人头痛的家伙。新闻报道后，我们得继续行动，以便总能快人一步，包括警察。”

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保琳曾告诉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乔治·切斯特。尽管了解保琳的为人，这名字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可信，而且在五个区的电话簿以及附近郊区的任何电话簿中也找不到这个名字，但它很可能就是他的真名。她说他是做广告工作的。这范围非常广，几乎每个人的工作都与之有关。

他们去了第三大道上一个叫吉尔家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因，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些像考古基地。这听起来像是真的。应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它。

他们曾在第三大道的古玩店里驻足，那个男人还买了幅画，为此还与一个显然像他们一样刚从街上走进店里的女人竞买。找到店铺并从店铺老板那得到更多信息应该不难。这幅画上画着一双手。它的标题或者主题与犹大有关。画家的名字叫帕特森。画看起来就像是从垃圾箱里捡出来的一样破败不堪。然后他们去了凡·巴特鸡尾酒廊。那儿也应该能很容易地获得有关我们目标人物的线索。他一定带着画，甚至可能在那儿验过画。

然而，这个古玩店似乎是值得一博的赌注。他们或许交谈了许久，漫无目的地随意谈论着这幅画。即使老板不认识那个男顾客或者女顾客，他也必定听到了许多东西，能为我们找到那个家伙提供些新线索。实际情况就是，他去过那个店而且什么也没买，除了那样东西——犹如垃圾焚烧炉里的破旧东西。这已经给我们旁观者提供了一个人物写照。我说：“什么样的人会那样做——在一个简陋的店里买了如此糟糕的东

西？”

“我不知道。该死的，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自己就会买下。”

“呃，我不会想要。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我们一定能从那个画家身上获得提示。或许能在我们的资料室里找到一些信息。不管我们找的男人是谁，他很可能是这个画家忠实的崇拜者。我们可以锁定帕特森并掌握这幅特殊画的历史。两只手。小菜一碟。这个城市或许有成千上万幅这样的画，但如果你仔细去查，每幅画除了画它的天才之外都被人见过，而且经过详细描述，一定能被人认出。那样，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现在的主人。”

现在，厄尔已经从他最初的惊慌失措中缓过来了。他更像是出于本能地观察着，行动着，说话着，思考着。他的神情、动作、声音以及想法都恢复常态了。“我们如何在警察之前找出那个人？”他问。

“我们那两千人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啊，当然啦。但是那不就意味着——最终——不就让更多人猜疑了吗？”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既能让整个公司行动起来，又能保证公司与保琳的死毫无干系。

“不，我知道该如何避免。”

他又思考了片刻，然后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这件事很严重。”

我一直都对他了如指掌，甚至连他要说的话，我都能猜到。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对吧？而且做得更多。”

“是的，我知道。但我有很多方式可以回报这样的友情！我仅仅是看起来回报过了头——回报了更多的危险和更多的牺牲。”

“别担心我。你才是处于危险中的人。”

“我不希望你有危险。但是帮我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为了我这无知的当事人去带头搜索工作，你的处境也会变得危险。”

“我不会亲自带头这个搜索工作。我们找别人来做，而我在幕后操作。”我知道，厄尔本人将会成为最大的麻烦。我想现在还是最先解决这个麻烦比较好。“首先，我想让你尽可能地脱离与这件事的干系。你不觉得这很明智吗？”他点点头，我又不假思索地慢慢补充道，“然后，当找到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就让完全不同道的人来处理他。”

厄尔似乎正在研究着自己粗粗的、汗毛浓密的手指的指关节，听到我的话，他抬起头来。即使遇到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一副愉悦的表情。我在想，他在动手杀那个女人的时候，是否也看似面带微笑。显然，他确实如此。

他那迟钝怪异的头脑中冒出的问题终于击中要点：“对了，我们找到那个人以后该怎么办？”

“这不好说。当新闻报道后，他可能会直接去警察局报案。如果那样，我们有不在场的证据，而我们的辩词是：他说他在出事地点看见你了。那他自己在干什么？这会把他也推到如你一样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会让他更受关注。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他和保琳待了大半个晚上。”

厄尔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一时没有明白过来，然后才恍然大悟：“天啊，史蒂夫。我想——不，你那样说自然是为了吓唬住他。”

我说：“这么说吧。如果这个案件上了法庭，他坚持当目击证人，那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辩词。你的行踪也能得到解释，你是和我待在一块。那他在那儿做什么呢？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一切关于他的事情我们都要提前查明白。你的案件也就不成立了。”

厄尔知道我忽略了某个重要事情，开始费力地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他仔细思考时，我等待着，知道他不会漏掉。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但是如果新闻报道后，他没有去报案呢？那该怎么办？”

我不想他情绪变得更加激动，如果真激动起来，我也不希望他变得更暴躁。我冷静地说：“如果我们先找到他，就得谨慎行事了。”

“哦。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详细地解释道：“当然得监视他。但他究竟察觉到多少，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对吧？而且也一定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哦？这个我明白。”

“嗯。那该如何对付这种人呢？他一直威胁着你的安全，你在生活中的位置，你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会无休止地威胁着你的生活。你能忍受这如坐针毡般的境况吗？”

厄尔长时间近乎恐惧地注视着我，满眼的彷徨与害怕。

“我不喜欢那样，”他粗暴地说，“这已经发生一个事故了。我不想再来一个。不！如果是我理解的那样，我不要。”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不。我还是个人。”

“是吗？我们要摊上上百万钞票，全都因为你那难以驾驭的脾气和老天都鄙弃的愚蠢。你的！你的！不是我的！你除了是个白痴，难道还是个懦夫？”

他慌乱地四处找烟，找到一根后，在我的帮助下，终于点燃了。最后，他用沙哑的声音痛苦地说：“我不能看着一个人被残忍地杀害。”仿佛读懂了我的想法，他补充道：“我也不会参与其中。”

我理性地说：“我无法理解你。你知道这是怎样的世界，你一直都是它的一部分。你知道德弗斯&布莱尔、詹妮特-多诺霍、培根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这些公司中任何一个居于总裁位置之上的人必定会对你做些什么，如果他们能在夜晚外出并安全地按下按钮——”

“不。我自己不会，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会。”

显然，他错了。但是，与一个已近中年却极其幼稚的天才争辩，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知道他明天就能明白这件事情的本质了。

“好吧，不至于到那种地步。只是个建议而已。但你为何如此担忧？你我都见过此类事情，我们曾为了挣很少的钱而相互协助做任何事情。但你现在为何如此敏感？”

他似乎无言以对了。

“我们曾经做过如此过火的事吗？”

“你也从未处于这样的境地，不是吗？”他此时的脸色看起来十分惨白，甚至都说不出来话了。天啊，他将不得不像鹰一样每时每刻都得被看管和照料。“我问你，厄尔，你是否打算为了你的道德感而退却，然后去坐牢写回忆录？还是你准备好在这人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并接受所有的奖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母亲，我喜欢厄尔远甚于任何人，我真心喜欢他，因此我必须不惜代价使我们都摆脱这麻烦。“不，我们从未做过如此过火的事。如果动动脑子，我们也将永不需要再做这么过火的事。”

厄尔心不在焉地抽着雪茄。“我觉得，因贫困、饥饿、疾病、战争而引起的死亡，规模如此之大，人人皆有责，而我也一直通过许多杂志与所有这些原因做斗争。这些杂志都各自致力于消除它们中的每一个；在有些情况中，我还利用一些媒介将它们联合起来一起抗击。但是，个体的死亡，一个明确的个体的死亡，这就截然不同了。”

他已经将自己的智力水平降到我们公司的作家的级别了，我曾见识过这奇怪的智力认知。我冒险说：“我们可以采用更简单的方法来碰碰运气，或许可行。但是，比起你的个人道德、个人哲学或个人生活，会有更多的东西处于危险当中。整个该死的公司都岌岌可危。如果你被灭掉了，那么它也会消失。当你离开时，整个公司也就完蛋了。由乡野村夫虚构的大量荒谬思想会充斥着市场。”

厄尔起身慢慢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回应我。

“我可以被取代的，史蒂夫。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不错的无名小卒。我明白，但仍然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不错，更有道理。我明白他，便说：“是的，但是你

垮掉了，很多人也会随之垮掉。无论何时，如果像这样的大人物垮掉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许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梦想和抱负、他们孩子的未来，所有的一切都会随之灰飞烟灭。比如说，我本人。”

他迅速地瞟了我一眼。但我打赌，他是个能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的傻瓜。又过了极漫长的时间，他才开口说话，我知道他内心已经平复了。

“呃，好吧，”他说，“我明白，史蒂夫。我想，该怎样就怎样吧。”

乔治·斯特劳德 6

星期一的早晨是全世界公认的可怕时刻。无论是对百万富翁来说，还是对劳苦大众来说，都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时候了。

当我坐下吃早餐，评论着昨天蛋糕上的小葡萄已经飞快地长成今早的李子干时，也仅仅是比大钟晚了十五分钟而已。乔吉娅持续踢着脚，桌子也随之有规律地颤动和摇摆着。我突然又想到，喝牛奶的孩子和提供牛初乳的胖牛都流露着茫然而满足的表情，两者在精神上是真正的投契。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就像真正的春天，万物生长的春天来临了一样。我开始喝第二杯咖啡，并计划着今年种点什么花草，这时，乔吉特说：“乔治，你看报纸了吗？有则可怕的新闻，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我想我们在贾诺斯家见过她。”

我拿起报纸，她等待着。我无须浏览整张报纸查找这则新闻。保琳·德洛斯被发现死于谋杀。这是报纸第一页的头条新闻。

我不明白，也不相信，便连读了两遍新闻。但是照片上的人的确的确是保琳。

新闻说她的尸体是在星期天中午被发现的，而死亡时间锁定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晚上十点左右。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刻离开她的。

“是同一个人吗？”乔吉特问。

“嗯，”我说，“是的。”

她是被一个玻璃酒瓶敲打致死的。凶手还没被抓到。她的亲密朋友正在接受审查，厄尔·贾诺斯也是其中一人；但新闻提到，这位出版商已有一段时日没见到她。那天晚上他和一些熟识的朋友参加了一个晚宴，晚宴过后他又和同事谈了几小时生意上的事。

“可怕的新闻，是吧？”乔吉特说。

“嗯。”

“你还没喝完咖啡吗，乔治？”

“啊？”

“你赶紧喝完咖啡，然后我捎你去车站。”

“哦，好。”

“怎么了？”

“没事，当然没事。”

“哦，天啊。别露出那么严肃的表情。”

我笑了笑。

“对了，”她继续说，“我忘告诉你了，我很喜欢你带回来的那幅新画，就是画着两只手的那幅。但是太破了，你觉得呢？”

“嗯，是。”

“又是一幅帕特森的画，是吧？”

无数警铃持续在我的内心响起。

“嗯，也许吧。”

“哎呀，乔治，你不用这么言简意赅吧？除了‘是’‘不’‘也许’，你还不能说点别的啊？出什么事了吗？”

“没，没事。”

“你从哪儿弄来的那幅新画？”

“呃，我恰巧淘到的。”

我很清楚我看到厄尔星期六晚上进入了那幢大楼。他们进去的时候她还好好的，现在他却说有些时日没见到她了。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

但是他认出我了吗？

不管他是否认出我，我当时可是站在那儿的啊！牵扯其中将会使我立即完全暴露在最残酷的聚光灯下。首先，这会毁了乔吉特、乔治娅、我的家庭，还有我的生活。

这还会将我暴露于谋杀案的现场。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掩护贾诺斯的了。

然而，他几乎可以肯定地知道有人至少看到他出现在那里。又或许他觉得没有人看见？

“乔治？”

“啊？”

“我问你是否很了解这个保琳·德洛斯？”

“不甚了解。”

“天啊，你今早太沉默寡言了！”

我又笑了笑，一口喝完剩下的咖啡，然后说：“真令人毛骨悚然，是吧？”

浑浑噩噩中，乔吉娅被匆匆送去了学校；浑浑噩噩中，我走下了车站。在去城里的车上我读了每份报纸，真真切切地记得这个死亡事件的新闻内容，但却没获得更多的真实信息。

到了公司，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而秘书随即跟过来告诉我史蒂夫·哈根打来电话，让我一来就去找他。

我立即去了第三十二层楼。

哈根是一个冷酷无情、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男人。他的灵魂似乎被闪电给劈过般扭曲，但他很喜欢这样。他的母亲十分富有，他的父亲在国际商用计算机公司上班。我知道他对贾诺斯几乎就像对他自己一样忠诚。

我们互道早安并闲聊了几句，然后他说他想要我承担一项特别的任务。

“无论此时你们楼下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他说，“都先放下。”

这件事关系更重大。你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现在？”

“没有。”因为无法逃避，所以我煞有介事地说，“对了，我刚看了报纸上关于保琳·德洛斯的事。真他妈太可怕了。你怎么看——”

史蒂夫简短而冷漠地回应我：“嗯，是很可怕。我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厄尔是，呃——”

“是的。但我确实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他环视了一下桌面，找到了一些便条，把它们收拢，一一查看了一番，然后再次转向我。他停顿了一下，这种方式暗示我们就要切入正题了。

“我们手头上有份工作，不太困难但需要小心处理，而你似乎是我们职员中最适合领导它的人了。”我看着他，等待着，然后他继续说道，“这个工作大致是这样的：我们想要找一个我们也不了解的人。事实上，这是个寻人工作。”又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什么也没说，便问：“你介意吗？”

“当然不。是谁呢？”

“不知道。”

“呃？”

他翻弄着便条。

“我们要找的这个人曾在上星期六下午去过第三大道某个叫吉尔家的酒吧兼烧烤店。和他同去的是个相当迷人的金发美女，身份也不详。

随后他们又去了第三大道的一个古玩店。事实上，是一些古玩店。但在其中的一个店里，他买了一幅叫作《犹大》或有类似效果的画。他从老板那买下了那幅画，价格高出当时另外一个也想买那幅画的顾客出的价。画是出自一个名叫帕特森的画家之手。根据资料室的资料显示，”史蒂夫·哈根说着，将我们档案里一个薄薄的厚纸皮信封推给我，“这个路易斯·帕特森在十年前或十二年前相当有名气。你自己可以仔细研究一下里面的内容。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买的那幅画上有两只手，画也很破旧。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买的。然后，他和那个女人去了凡·巴特鸡尾酒廊喝了几杯。他可能在那里验过画，也或许只是带在身边。”

不，我没有。我把它放在了车上。史蒂夫停下来，看着我。我的舌头似乎有点打颤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史蒂夫双手环扣后颈，透过第三十二楼宽大透亮的窗户凝视着远方。从坐着的位置向外望去，我们可以看到百英尺范围的纽约和纽泽西郊野。

当再次转向我时，他表现得十分坦率。甚至他的声调都恰到好处地表明他是个值得些许信赖的朋友。

“坦白地说，我们都不了解我们自己。”

这句话仿佛一阵冷风吹过我。

“你一定有些想法。不然，你也不会问了。”

“是的，我有个猜测，但不清晰。我想我们的当事人在某个商政阴谋中是个重要角色，事实上，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个阴谋相当巨

大。我们要找的人自己本身并非一定是个大人物，但有理由相信他是某企业财团和政府机构的中间贿赂人，是真正了解整个阴谋的人。相信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能破解整个局势。”

由此可见，厄尔直接去找哈根了。然后哈根便成了报纸上说的那个公司同事，为其提供不在场的证据。但他们找乔治·斯特劳德做什么呢？

很显然，厄尔知道自己被人看到了，担心已经被认出来了。我能想象出他的感受。

“挺模糊的，史蒂夫，”我说，“能提供多点信息吗？”

“没有了。你说对了，挺模糊的。我们的信息完全是基于谣言、建议以及某些，呃，明显的巧合。等找到这个人后，我们便能清楚一些事情。”

“有什么目的吗？《犯罪资讯》的新闻吗？”

哈根似乎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最后，他说道，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情愿：“我不这么想。我现在还不清楚拿到它后将从什么角度来写。或许最终我们让它成为其中一本杂志的压轴戏，或许我们可能决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这还是个未知数呢。”

我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我要验证它。

“这件事还有谁牵扯进来了？我们需要和谁合作吗？比如说，警察？”

史蒂夫谨慎地告诉我，语气里带着一丝遗憾：“当然不。这是我们

的新闻，独一无二的新闻。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你自然得去别的机构查找信息，但只能获取信息，不要泄露信息。完全明白了吗？”

想法开始变得清晰了。“非常明白。”

“现在，你认为你能拼组一队成员——想要多少人手就配多少人手——来找到这个人吗？我知道的唯一额外信息就是他可能叫乔治·切斯特，中等个头，中等体格，体重在140到180磅，有可能就职于广告行业。但是最佳线索就是一个叫吉尔家的地方——那个他买画的店铺——以及凡·巴特酒廊。还有那幅画，也许那个画家也能有所帮助。我有预感，单那幅画可能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也不是没有可能。”我说。

“我们急于要找到这个人。你能做到吗？”

如果我不能，其他人也能。所以必须得是我！

“我曾做过此类工作。”

“是的，这就是你被选中的原因。”

“如果找到这个人，我要怎么做？”

“什么也不用做。”史蒂夫的声音很舒缓，但却带着强调的语气，“只要让我知道他的名字，在哪儿可以找到他，这就可以了。”

这就像倚靠在第三十二层楼的一扇窗户沿看楼下的街道，我总是得小心地多看一眼。

“当我们找到他之后要干什么呢？下一步呢？”

“剩下的就交给我。”哈根冷酷而漠然地看着我，而我也回看着他。在那对眼睛里，我看不到任何商量的余地。贾诺斯明白他所处的危险境地，哈根也知道，而对于哈根来说，这实际上没有极限，丝毫没有。而且，这个有着潜在危险的瘦小人物很聪明，他有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手段。

“现在，这项任务优先于其他一切事情，乔治。你可以搜查任何杂志，调用任何机构、编辑或记者，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为你所用。由你全权负责这项任务。”

我站起来，把史蒂夫给的便条整理归拢好。这种压力就如被虎钳夹住般真实。如果我去报警，我的人生就毁了；如果哈根和他的挚友找到我，我必死无疑。

“好吧，史蒂夫，”我说，“我能理解成我完全有权自由处理这件事吧？”

“是的。财力，人力，一切的一切。”他朝那可以俯视千万人的窗户指去，说道，“我们要找的人就在外面的某处。这是份简单的工作——找到他！”

我自己朝窗外望去。外面疆域无边，民族相互融合。如果我选对了组员，尽我所能扭曲调查结果，全力以赴干扰调查，在安全的范畴内将其推向棘手，那么他们要找到乔治·斯特劳德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乔治·斯特劳德 7

我讨厌中断我们杂志即将进行的主题工作，所以我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尽可能公平地调用其他所有人员。

但我决定额外安排罗伊入组。伯特·芬奇、托尼、纳特、西德尼及剩下的人继续做自己手头上的事。尽管我个人非常喜欢罗伊，但我也会利用他在这最简单的程序中投入最复杂的破坏性因子。利昂·汤普勒看起来也很安全可靠。而《未来资讯》的爱德华·奥林，一个工作勤苦、做事呆板的唯美主义者，百分百不适合他现在的工作。他将为乔治·斯特劳德做事，这是最完美的。

我告诉罗伊这个新任务，解释了它的紧急性，然后全部说给他听。我只是需要能有个人一直在办公室里坐镇指挥。这可能，十分可能，是个连轴转的工作。这意味着得有另外一个人共同负责。

罗伊似乎有兴趣，甚至印象深刻。“它优先于其他任何工作？”

我点点头。

“那好，我加入。我们从哪着手？”

“我们先安排人手，然后再讨论。”

十五分钟后，我将核心组员召集到我办公室。除了罗伊和利昂，还有从其他杂志组和部门调遣来的七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爱德华·奥林，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且身体肥胖；《新闻资讯》的菲利普·贝斯特，个头矮小，体毛硬，尖酸刻薄却通晓百科。两位女性露艾拉·梅特卡尔夫

和珍妮特·克拉克也被编入进来，以防我们需要女性帮助。露艾拉，来自《两性》杂志组，身材小巧，待人诚恳，颇具诱惑力，是我见过的最执着、最坦率的尤物。珍妮特是个头脑简单、热情洋溢的大块头黑发女人，上一次是跟着《家庭资讯》杂志组；她每次任务都得做四遍，最终做得很好。《名人》的唐·克劳斯梅尔和《风尚》的迈克·费尔克也被借调过来，还有《商界》《运动天地》和审计部各一人。

从现在开始，每件事都必须得看起来完美，越完美越好，天衣无缝最佳。我干脆利落地向他们解释了一番。

“你们被要求承担一项独特且相当奇怪的差事，”我说，“要速战速决，而且要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我知道你们能做到的。”

“我们拥有自主调用整个公司资源的权力。如果你的特殊任务需要帮助——任何类型的帮助，你都能得到。如果是常规资料，你可以直接去相应部门提取；如果是特殊材料，你可以直接来这儿找我或者罗伊，在我因某些原因必须离开时，罗伊将负责这儿的工作。”

“我们要找个人。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人，他是谁，他住在哪里，我们什么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能是乔治·切斯特，但也不确定。他可能在广告行业工作。这将是你要进行的工作，哈利。”我对《商界》杂志组的哈利·斯莱特说，“你要彻底搜索广告公司和会所。如有必要，还有大城市的报刊的广告部门，以及那些边远地方的。如果不得不涉及那么广的范围，你可能会再需要十几个人。你来全权负责调查这条线索。”哈利的调查很安全，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补充说：“带足你所需要的人手。定期与我们交互核对，因为更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会通过即将同时展开的其他渠道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信息将能为你们所有人利用。”

“我们既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名，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将是你的工作，阿尔文。”他是审计部的阿尔文·迪利。“核查该地区所有不动产记录、所有税收记录、公用事业以及三四百英里内所有的城市电话簿，来寻找一个叫乔治·切斯特以及我给的其他名字的人。带足你需要的调查人手。”

“现在，就如我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住处，也没有这个人的任何体征特点。只知道他中等个头，大约5.9到5.11英尺高；不胖不瘦，大概140到180磅吧。”

“但是，我们还得依据一些事实。他是第三大道上一个叫吉尔家的常客。这是它的介绍。”我严格遵照史蒂夫·哈根便条上的内容描述了一番。“无论这个地方在哪儿，这个男人上星期六下午就在那儿。同去的还有一个女人，我们只知道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或许他经常去那儿。这将是你的工作，爱德华。你去找这家餐馆、夜总会、沙龙或此类性质的地方。找到后就待在那儿等着我们的目标人物出现。”爱德华·奥林松弛而黝黑的脸上流露出惊讶与少许的厌恶，但转瞬即逝。

“同一天晚上，我们要找的人还走进了一家古玩店，也在第三大道上。实际上他进了好几家店，但只有一家是我们要找的，应该也不难找到。你来找，菲利普。因为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家店买了幅画，没有镶框，当时他能得到那幅画，是因为出价高于另一位顾客，一位女顾客。”我一板一眼地、丝毫不差地按照史蒂夫给的备忘录说明情况。“那幅画是一个叫路易斯·帕特森的画家所画，画上是两只手，而且画已经十分破旧了，它的名字或者说它的主题和犹大相关。店铺老板一定记得这笔买卖。你们能从他那获得这个人的精确特征。或许老板认识他，那么就能告诉我们他的真实身份了。”

“唐，这是关于那个路易斯·帕特森的文件。有可能从这个画家追踪到那幅画，再追踪到店铺老板，然后从店铺老板追踪到我们要找的人。认真查查帕特森，如果她已经去世，就查查她的朋友。肯定有人会记得那幅画，知道它的下落，甚至可能知道现在是谁拥有它。查出来。”我突然恐怖地意识到我必须得毁了那幅画。“或许我们寻找的那个人是个艺术收藏家，甚至是帕特森的画迷。”

“利昂，我想要你和珍妮特去凡·巴特酒廊一趟，在同一天晚上，他们两人还去了那儿。同时，他带着那幅画，或许还验过它。查出来。问问酒保、衣帽寄存处的服务员，看他们能否提供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而且我想你们最好在那儿蹲点等着他出现，或许他也像去吉尔家一样常去那儿。你们可能得在那儿活动好几天，如果这样的话，就由露艾拉和迪克·英格伦来换班。”

利昂和珍妮特似乎并不介意是否有人换班，倒是露艾拉和迪克明显精神一振。分配这样的美差几乎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希望他们在等待我出现的过程中也能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

“这就是我目前给你们的所有工作，”我总结道，“你们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吗？”显然，负责搜查乔治·斯特劳德的“警员”们都已明白，因为谁都没有吭声。“那好，还有任何问题吗？”

爱德华·奥林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据我所知，”我说，“他是史上最大政商欺诈贸易之一的中间人，也就是说，他在中间牵线，我们需要他来证实这个阴谋。我们要找的人是个中间贿赂人。”

爱德华·奥林听到这个讯息后，似乎陷入了思考，好接受并消化

它。阿尔文·迪利认真地问：“我们能多大程度依靠警察来获取信息？”

“你们可以依靠警察，但不能向他们透露任何信息，”我直截了当地说，“首先，这是我们的新闻，而我们有意独霸它；其次，我告诉过你们，这件事有政治背景。政府机构可以控制我们这端，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控制另一端的机构。明白了吗？”

阿尔文点点头。而后精明的菲利普·贝斯特娘声娘气地插进来。“你给我们的所有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上星期六，”他说，“正是保琳·德洛斯被杀的那晚。每个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两者间有关系吗？”

“没有，据我所知，菲利普，”我说，“这纯粹是一个重大的商业丑闻，哈根他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过去也曾挖掘过一段时间。现在，是时候报道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好让这个不具说服力的逻辑为大家所消化。“根据我的理解，不管有没有上星期六晚上那骇人听闻的事情，厄尔都想要做完这个新闻。”

菲利普那双灰溜溜的小眼睛透过无框的眼镜望着我。“我只是在想，这也太过巧合了。”他说。我只是听着，并没有接话。他又补充说：“我要去调查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女人吗？”

“你们都不得不这么做。”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发现些什么。虽然我希望调查能够往后拖延，但我还是强烈地提醒他们：“但是我们不是在寻找那个女人或者其他局外人。我们要找的是这个男人，只是这个男人而已。”

我缓缓地环视着他们，判断着他们的反应。依我所见，他们已经认可了这个新闻。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相信了我伪装出来的肯定与决心。

“好吧，”我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们这群聪明的家伙应该离开这里，开始干活去了。”他们站起来，回顾了下自己写的笔记，之后将它们塞进了口袋里。这时我又补充说：“别忘了汇报，当面或电话汇报都可以。一有消息就汇报，而且要经常汇报。向罗伊或我报告都可以。”

除了罗伊，大家都出去了。他从我桌子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在它前面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了对面的墙那儿，两手插兜。他背靠着墙，注视着地毯。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太疯狂了。我不由自主地觉得菲利普在某种程度上说到重点了。我敢肯定，这其中有种奇怪的联系，而且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发生在上星期六。”

我等着他继续说，假装一脸茫然的样子。

“我不是说它和保琳·德洛斯那个可怕事件有任何联系，”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它们没有关系。那有点太显而易见了。但我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一些事情，想起上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或者贾诺斯在华盛顿时，或者几天前，甚至或者是昨天晚上——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些事情确实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此刻要寻找这个神秘而陌生的艺术收藏家，而且是如此的迅速。你不觉得吗？”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我说。

“当然有道理。我觉得我们得好好查查前两周，尤其是前五六天的重要新闻，看看是否有与贾诺斯相关的信息，比如说，那个詹妮特-多诺霍公司。或许他们实际上正计划增加和我们主题相关的杂志。那将会严重困扰厄尔，你说是吧？”

罗伊说对了。他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你有可能是对的。不过，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更深奥且不那么明显的原因。那么你跟进这条总线？但同时，我只能根据提供给我的事实开展工作，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实际上，我正酝酿着一个计划，它可能成为我的第二道防线，以备防御之需。它等同于反击。如果情况确实变得极其糟糕的话，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第三个独立的目击者或者和我没有关系的证据指认贾诺斯在凶杀现场。在那条致命道路上，他的车在某处被记录了，他本人也被看到并标记了。如果我不得不以毒攻毒，不管怎么样，他都必定会被牵连到。

但事情将永远不会发展到那一步。在搜寻我的这条路上，车已换挡，车轮已开始转动。虽然车轮很大、轮面圆滑而且动力十足，但它们却是盲目行驶，盲目、笨拙、冲动。“嗯，你必须根据你获取的那些资料进行调查。”罗伊表示认同，之后他说道：“但我觉得如果根据我的直觉来追踪调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要看看近期政治发展中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

我沉默着以示鼓励，同时也注意到他头上的那幅画，挂在他靠着的那面墙上的画。它似乎突然尖叫起来。

显然，我忘了两年前是我将这幅帕特森的画挂在那里的。它是我从路易斯美术展上买来的。上面画着两张脸，都仅仅只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和下巴。他们相互对望着，是典型的帕特森风格。其中一张脸上恶狠狠地露出贪婪的眼神，另一张脸上则不怀好意地露出怀疑的眼神。我猜画家曾给这幅画取名为《愤怒的研究》吧。

这是我办公室如此熟悉的标志性摆设，如果现在将它拿走，那将会

招致毁灭性的后果。我看了看它，然后又移开了目光，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危险之中。虽然随时有人会联想到它，但它必须挂在那儿，而且必须不被联想到，一丁点联想都不能有，不管多细微的联想都不能有。

我感到一阵后怕，全身毛孔似乎都在冒汗。“是啊，”我机械地回应着罗伊，“为什么不呢？我们或许在商业变化和政治更迭中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呢。”

“我觉得它会使事情简单化，”他说，同时离开了挂着那幅画的墙。“记住，贾诺斯上个周末在华盛顿。我个人觉得，这个和我们接到的紧急命令有关。”

罗伊一边思忖着，一边离开那堵墙，踏着厚厚的地毯走向他的办公室，消失在门后。

他走后，我坐在那儿，良久地盯着墙上那个东西。我之前一直都非常喜欢它。

但是，不行！它得挂在那儿！

爱德华·奥林

吉尔家不管从外观看还是从内饰看都像是一家下等粗俗的酒馆。我没有被分配去凡·巴特真是糟透了！好吧，抱怨也无济于事。吉尔家在电话簿中有记录，而且不是特别远，所以这部分信息应该是真实的。我步行二十分钟后到了那儿。

我随身带着《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正在重温这本书。路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创作季刊》，便买了一本。

到酒馆时，大概一点刚过，正是午饭时间，所以我正好在这吃了。饭菜太难吃了！但这能公费报销。吃完后，我拿出笔记本，将这顿饭钱记下来。午饭：1.5美元。出租车：1美元。我想了一会儿，猜测着如果斯特劳德来到这么粗俗的酒吧会怎么做，然后加上一笔——四杯威士忌：2美元。

喝完咖啡，吃完一份至少是三天前做的馅饼，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吧，它就如一处考古探险发现的地方。墙角处有些锯屑，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花环，是最近一次庆祝宴会上留下的，我猜是：祝贺我们的伙伴。

长条形房间尽头有个吧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它整个儿就像是被翻转鼓捣后的垃圾场。有轮子、刀剑、铲子、瓶瓶罐罐、碎纸片、旗帜、图画，实际上就是一堆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已。

我付了85美分的午餐钱——一个贪污公款的骗局，而这已经让我吃得难以消化了。于是，我拿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创作季

刊》走向吧台。

我越走近它，看到的東西越多，簡直有數千件物什。我坐了下來。吧台後面有一位高大的伙計，五十歲左右，一雙眼睛全神貫注地盯著什麼。他走到吧台邊，我发现他是在看我，但却并非那么专注。他的一双眼睛就如一间空屋子里昏暗的电灯，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一杯啤酒。”我说。他把酒端到我面前放下时还洒出了些酒。他的脸看起来着实凶恶。这十分奇怪，但与我无关，我有任务在身。“我说，你的吧台后面都是些什么东西？怎么好像某个杂货店铺里发生了爆炸一样？”

有那么一会儿，他光看着我，一言不发。而现在，他似乎真的生气了。

“我的个人博物馆。”他简短地回答我。

这正是便条中提到的。毫无疑问，我找对地方了。

“收集了不少东西啊，”我说，“请你喝一杯？”

我一说完，他就拿起吧台上的一瓶酒——苏格兰威士忌，也是最好的酒之一。好吧，这是任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于我毫无影响，都记在公家账上了。

他拿起一个小酒杯，第一杯没倒进去反而全洒了，他没有理会，最后终于倒上了第二杯。他看起来并没有喝醉，只是紧张。

“很幸运。”他说。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酒瞬间消失了，几乎快如闪电。放下酒杯，他拿起我放在吧台上的钱，咂巴着嘴。“今天的第一

杯，”他说，“总是最好的一杯，除了刚刚那杯。”

我小抿了一口啤酒，他放下找零的钱，从中抽走了自己那杯酒的75美分。我开口道：“这么说，这是你的个人博物馆。都有些什么呢？”

他转过身，看着它，说话声音要比刚刚清楚些了。“应有尽有。只要求你说出来，我就能拿出来。而且，它还承载着我或者我家人的经历。”

“类似于一种令人惊叹的自传形式，是吗？”

“不，只是我的个人博物馆。我曾六次环游世界，我的先辈们也曾游遍全世界。不止这些。你说出一样东西，如果我的博物馆没有，那么你这杯酒就算我的。”

太荒谬了！我不知道该如何从这个家伙口中得到任何信息。他就是个傻子。

“好吧，”我迎合着他说，“让我看个火车吧。”

他口中嘟嘟囔囔地似乎在说：“火车？那个火车跑哪儿去了？”说着，他伸手越过一顶足球帽、一只毛绒小鸟、一个盛满外币的碗和其他一些我甚至看不到的零碎东西，翻找着，然后转过身来，把一个火车引擎玩具放在了吧台上。“看！这个火车，”他说着，一边爱怜地轻拍它，一边倚身过来，“是我五十五年前从车库旁那场著名的第三大道火灾中救出来的唯一一个玩具，是我自己救出来的，当时我六岁。那场大火吞噬了九幢房子。”

我喝尽杯中的啤酒，注视着他，不确定他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处于半醉半醒甚至完全疯癫的状态。如果这是个幽默故事，也就是个糊弄

小孩的低俗过时的笑话，但它还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我没能去成凡·巴特？在那儿我至少还能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看书，而不需要同一个精神分裂、可能有杀人倾向的家伙交谈。

“不错！”我说。

“它还能跑呢。”他肯定地对我说，并把玩具上了发条，然后放到吧台上，让它跑了一会儿。玩具碰到《创作季刊》后便停了下来。他十分自豪地说：“看到了吗？它还能跑的。”

天啊，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我还不如回办公室待着呢！

这个疯子很庄重地将玩具放回吧台后面，我听到了它的弹簧动力耗尽的声音。他转过身来，默默地将我们的酒杯都填满了，我的添上了啤酒，他的添上了苏格兰威士忌。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一饮而尽，然后转向我，心不在焉地停在我前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的天啊，这个家伙是不是期望每一轮都能喝到免费的酒啊？这还不打紧。我猜，他还得让人迎合他。在我付完费后，他也似乎友善起来了，说道：“看吧，先生，这是纽约最好的私人博物馆。你还有想要看的吗？”

“你没有水晶球吧？”

“哦，现在，似乎，我有。”他从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个萎缩头颅间的一堆垃圾里掏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大理石球。“有趣的是，每个人都想看看火车，或者想看看飞机啊，压路机啊，通常他们也要求看看水晶球。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小球是在加尔各答得到的。当时，我去找了一位能算命的印度吉普赛人，他在这个球上看到我会有溺水的危险。于是我跳下乘的那条船，在岸上待了一段时间。两天后，那条船沉水了，船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所以，我对自己说，老天啊，太准了！

还会发生什么啊？我此前可从来不太信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吗？所以，我回去找到那个人，对他说我想要那个小东西。但他说——当然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的祖传之物，他不能与它分开。”

他不停地叨叨着既幼稚又无聊的话。天啊，我感觉这唠叨要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而我还要装作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最后，我实在是无法忍受这份无聊了，便说：“呃，我想让你看看那个球，看能否帮我找到我的一位朋友。”

“有趣的是，在我最终花了两千卢比买下它，把它带到旅馆时，该死的，我竟然无法让它动起来。而且自那以来，它从没有起过作用。”

“没关系，”我说，“再来一杯。”他把球收起来，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无法理解像这样的人怎么能维持生意超过一个星期。

在他喝光酒之前，我继续说：“我有一个数年未见的朋友有时候会来你这儿，你可能认识他。我想要再见他。或许你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在这儿找到他。”

这个人露出迷茫的眼神。

“他叫什么名字？”

“乔治·切斯特。”

“乔治·切斯特。”他凝视着房间的远处，显然是在思考，疯癫的表情在他脸上褪去了一点。“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事实上，我几乎不知道顾客们的名字。他长什么样？”

“哦，中等个头，中等身材。”我说，“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他上星期六下午有来过，而且是和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一起来的。”

他把威士忌倒入口中，我甚至都怀疑杯子是否碰到过他的嘴唇。难道这个家伙把它当酒后饮料喝？他皱了皱眉，停顿了一会儿。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一个面容清秀、有着棕色头发的人？”

“我想，是的。”

“我记得那个金发女郎。她来找书上的某些东西。她想看看那个人笔下提到的乌鸦，别再提他了。所以我让她看了眼。是的，他们数天前的晚上来过，但他不经常来。四五年前他倒是来得很勤快，几乎每晚都来。他也很聪明。很多次，我整晚向他展示我的博物馆，直到我和一些出租车司机将他架起抬了出去。有一天晚上，他甚至不愿意回家，想直接睡在这个博物馆里。‘在你的远洋轮船上给我定一间豪华套房，吉尔！’他一直说啊说啊，最后我们将他平安地送回了家。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啦。”他兴趣盎然地看着我说道，“是你的朋友？”

我点点头。“我们曾在同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他更困惑了。“我不觉得他以前做过广告工作，”他坚定地说，“他在某家杂志社工作，在那之前，他和他妻子在北部经营一家像我这样的酒馆。当然，没有博物馆。而且，在我看来，他的名字似乎就是乔治·切斯特。他喝多了的时候，我还帮他把车停到车库里一两次呢。但后来，他慢慢地就不来了。我想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他最多来过两次，但可能随时会来，谁知道呢。非常聪明的家伙，人们眼中的怪人。”

“或许我能通过那个金发女郎联系到他。”

“也许吧。”

“她是谁？你知道吗？”

这次他脸上一片茫然。“不知道，先生。”

他走到吧台别处去招待一些刚进来的顾客，我便打开《创作季刊》。里面有一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评论文章，很有价值，值得一读，虽然我了解文章作者惯有的缺点。这是一篇关于藏族舞蹈仪式的长篇文章，看起来相当不错。

喝完杯中啤酒后，我走到电话亭，给办公室打电话找斯特劳德，但却是科尔戴特接的电话。

“斯特劳德在哪儿？”我问。

“出去了，你是哪位？”

“爱德华·奥林。我在吉尔家酒馆。”

“找到啦？是我们要找的那家吗？”

“是的，百分百肯定。这个地方档次太低了！”

“查到什么了吗？”

“我们要找的人上星期六确实在这儿，而且是和一个金发女郎一起。”

“不错。说来听听。”

“也没有太多。酒保不确定他的名字，因为他不再来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以便这个信息被吸收。我真心不希望再来这个单调乏味的地方，不希望再见到吧台后面那个无聊的蠢货。“但他觉得这个人的名字确实是乔治·切斯特。他被酒保说成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怪人，而这个酒保自己不是个笨蛋就是个十足的疯子。相信我，切斯特绝不像他描述的那样。”

“为什么？”

“就那种地方！怪人，哼，只有白痴才会到这种垃圾之地，花数小时与一个经营动物园的家伙聊天。”

“继续。”

“外貌描述似乎相差无几，除了他拥有一头棕色头发、面容清秀之外，没有额外的相貌特征描述。”

“好的。还有什么吗？金发女郎有线索吗？”

“什么也没有。”

“确实没有多少线索，是吧？”

“嗯，等等看吧。我们要找的人毫无疑问是个嗜酒狂。四五年前，他曾每夜都来这儿，喝得酩酊大醉，被出租车送回家。那时他还是个新闻记者，酒保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从没听说过他干过与广告相关的工作。在成为新闻记者前，他曾和他妻子一起在北方某地经营一家酒馆。”

“一个酒鬼。之前，和他妻子一起，是个酒馆老板。可能是个新闻

记者、怪人，外貌清秀。线索不多，但还是有收获的。就这些吗？”

“就这些。另外，我们要找的人在过去八到十个月里来这儿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办公室吗？”

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我内心瞬间燃起了希望。

“我不这么想，爱德华。他两天前到过那儿，可能隔不多久便会再去的。而且，你可以继续和酒保套话。利用精神分析法从他那儿获取更多细节信息。和他喝几杯。”

哦，天啊！

“你听我说，这家伙就是个大酒鬼。”

“好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和他一起醉酒。但不要醉得太厉害。试试让别的顾客蛊惑他喝。不管怎样，在那儿盯着，直到我们给你打电话或者找个替班。地址和电话？”

我把地址和电话告诉了他。

“好的，爱德华。如果获得任何新线索，立即给我们打电话。记住，这是个紧急任务。”

希望如此。我走回吧台，喝过几杯啤酒后已经有些晕晕乎乎了，集中精力看杂志是不太可能了，那需要绝对清醒的头脑。有个顾客正对着酒保咆哮：“来吧，承认你没有。喂，给我看看你那著名的博物馆里是否有所谓的莫塔狄帕？”

“不要说些令人不知所云的鬼话。你要是想看什么，就用通用语言

问。”

“这就是通用语言。常用的、普通的法语。承认吧，你就是没有，请我们喝啤酒吧。”

“好吧，好吧，我请你喝杯啤酒。但你说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写？不要再用法语问任何东西了，在这不行，知道了吗？”

呃，在吧台的一端有一份报纸，谢天谢地。是今天早上的，但也能用来打发点时间了。

乔治·斯特劳德 8

他们都离开我办公室去执行各自的任務后，我打电话把埃默里·马斐逊叫了进来。他那圆胖的脸上总是挂着悲伤的表情，脑袋瓜里想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棕色的眼睛似乎总企图摆脱那副厚重的眼镜，而我觉得他也只能看清十英尺以内的东西。然而，在埃默里身上，我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他本质上是一个坚定的新闻记者和感情丰富的侦察员。

“你们的‘受资助人’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了？”我问他。

“挺好的。我已经向伯特说明了一切，我们正一起撰写文章呢。”

“你确定伯特理解了？”

埃默里的脸色立马变得更差了。

“和我一样，”他最终开口道，“或许理解得更好。你知道吗？我总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个点子背后还有更棒的东西，是社保领域中一个崭新而富有革命性的视角。”

“哦？那你烦恼什么呢？”

“没有革命又如何掀起革命呢？”

“让伯特·芬奇想去吧。他有你的《未来资讯》的笔记，而且，只要你完成了这些数据，他就能分析它们了。让伯特就此独立进行，怎么样？”

埃默里叹了口气。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本应该是花了许多个下午泡在图书馆研读学术资料或者访问保险业专家，然而，事实上他却在贝尔蒙特赛马场、扬基球场里潇洒或是在家里的床上舒服地躺着。

“一切好事总得有结束的时候，埃默里。”

“我想，是吧。”

然后，我突然切入正题。“现在，我不得不去执行一个特殊的户外任务。而与此同时，不久前发生的那起谋杀案是今年最轰动的案件之一。日后，《犯罪资讯》也会做一个关于它的大篇幅新闻报道。”

“德洛斯的那个案子？”

我点了点头。

“我不想看到《犯罪资讯》远远落后于别的杂志。你想成为我们的正式组员。这便能助你一臂之力。要我说，你去中心大街的警察局重案组打探消息，尽可能地搜集所有线索。一有发现，就立即给我打电话。我还要忙别的任务，但我仍想知道德洛斯案件的最新进展，每一阶段的进展。”

埃默里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惊恐与憔悴，那双棕色的眼睛如金鱼般在那碗似的镜片里转了三圈。

“天啊，你不会是想让我一个人报道这件事吧？”

“当然不是！如果我想报道它，我就会投入大量人力——三四十人去搜集材料。我只是想在案件被警察侦破时，能够得到所有事实证据，好准备妥当。你所要做的就是紧紧跟进案件的进展，然后向我汇报，只

对我一人定期汇报。明白了吗？”

埃默里看起来如释重负，并表示明白了。他起身要走。我的这位私家侦探站着和坐着没有太大区别，站着似乎更不怎么起眼。

“你能提供什么信息以便我展开工作吗？”他问。

“什么也没有。就是你知道的那些，没有别的了。”

“伯特那儿没关系吧？”

我允诺会安排妥当，然后送他离开了。他走了之后，我坐在那儿，看着对面墙上正对着我的帕特森的画——《愤怒的研究》，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思考着。

画上的签名清晰可见，即使把画向下移到镜框较低处仍然遮不住它。我虽然不太相信，但贾诺斯公司里也可能有人能够仅从画的风格就认出帕特森的作品。

我不能把画搬走。甚至是换一幅画，这种变化也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许罗伊、作家们或者记者们没有留意到，但总有人会的：露西尔或者其他女孩、某人的秘书、某个调查人员。

要是这幅画不在就好了！最主要的是，我要是没把《犹大的诱惑》带回家就好了！

因为乔吉特已经见过那幅新画了。

哈根确信能够通过它追踪到它的买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会坚持实施更细致彻底的调查。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我派唐·克劳斯梅尔去

调查。我知道从画家到卖家，唐都永远不可能查清楚的，更不用说查到我这了。但是，哈根随时可能独自采取行动，我自己都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我最好还是毁掉《犹大的诱惑》。

如果有人做事的确靠谱，如果哈根自己采取行动，如果一些真实信息在被我拦截之前落到他手里，那幅画便很有可能暴露我。必须要毁掉它！

我戴上帽子，走进罗伊的办公室，脑子里有两个初具雏形的想法：一是马上毁掉那幅画，二是想办法通过别的目击者证明厄尔·贾诺斯出现在东58号。除了我自己，我不放心任何人去做这两项工作。

“罗伊，我要出去找找另一条线索，”我告诉他，“一会儿你接管一下。哦，对了，我已经派人去跟进德洛斯的谋杀案了。我们应该处理这个新闻以尽早发表，你觉得呢？”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已经派马斐逊去了。”

他再次冷淡地微微点点头。“至少，我相信贾诺斯也希望跟进这个案子，”他说，“对了，我找来了常见失踪人口索引以备查找。”

这些纵横交错的数据一有新内容便会立即更新。为了方便查阅，它们已被简化了。我自己曾经有那么一两次还帮忙简化过这些数据呢。

我回过头简洁地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离开办公室，坐电梯到楼下，然后穿过街道来到车库。我决定开车去大理石路的家，立即烧毁那幅画。

在车库里，我看到厄尔·贾诺斯的司机比利正从车里出来。他刚把贾诺斯的车开进来。这辆车我也曾开过很多次。此时，他面无表情，只是礼貌性地朝我点头打招呼。

“您好，斯特劳德先生。”

“你好，比利。”

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就打了一阵寒战，意识顿时清醒。贾诺斯毫无条件地信任着两个人：史蒂夫·哈根和比利，他们就是他的庇佑。一旦那个失踪的未知之人被找到，比利必定会是派去执行最后决议的人。他必定是那个执行决议的人。他不知道，但我知道。

车库里，一个服务员正在给贾诺斯的凯迪拉克轿车抛光，这辆车已经够锃亮耀眼了。我走向他，记下车牌号。希望那天晚上还有别人在某个地方见过这辆车和厄尔，看见他们出现在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您要用车吗，斯特劳德先生？”

我跟他打过招呼并告诉他说我要用车。我曾经常常会停步一小会儿，和这个特别的服务员聊聊棒球、马赛、威士忌或者女人。

“下午有点破差事，”我说，并对他苦笑了一下，“我猜这辆大车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

他咧着嘴朝我会心一笑。

“也还好吧，”他说，“但是警察已经认真检查过它了，我们也被仔细盘问过了：自星期六晚上起有没有洗过这车？星期六晚上它开出去多长时间？是否注意到用油量、里程数或者其他方面的异常之处？见鬼，

我们从来不会注意这类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它没有被清洗过，也没有加过油。”

他叫另外一个服务员帮我把车开过来。在等车的间隙，我问他：“我想警察反复审问过司机了吧？”

“当然。刚才还有一群警察又拦住他问了起来。但是司机无须担心，贾诺斯先生也是。他们开往某处吃晚餐然后直接开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你朋友哈根先生那儿。这已经跟我们核实了。他们晚上或者周末从不把车停到车库来，所以我们能知道什么啊？但我不介意警察来问。只是，我不喜欢那个司机。我也说不上来具体是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他看着我，我不着痕迹地回视了他，然后车就过来了。

我坐进车里，开往大理石路。但是开了不到三个街区，我便在脑子里把整件事情重新梳理了一遍，而这次的心态完全不同。

为什么我要销毁那幅画？我喜欢它，它是我的。

谁更好，贾诺斯还是我？我投自己一票。为什么仅仅因为他，我就要牺牲自己的财产？他是谁啊？只不过是钟上另一个中等大小的齿轮而已。

大钟并不喜欢画，不甚喜欢，但我喜欢。这幅特别的画曾被它扔进了垃圾箱。是我将它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挽救出来的。为什么我要把它扔回去？

许多好画已完全被禁了。如果它们没有中途夭折或遗失，那么如我这般的人会被派去销毁它们。

正如比利会被派来毁掉我一样。那么，我为什么要在那样一个致命的公司里做事呢？

我该如何去适应呢？

《新闻资讯》《商界》《犯罪资讯》《名人》《两性》《风尚》《未来资讯》，整个公司充斥着失意的过气艺术家、科学家、农民、作家、探险家、诗人、律师、医生、音乐家，而他们穷尽一生都在适应。然而，到底适应什么呢？一种毫无目标、杂乱无章却过度发展的模式化机构，任其使自己不得不接受精神分析专家治疗，被送进疯人院，让自己血压升高，得胃溃疡，甚至致使自己死于脑出血、心力衰竭或是自杀。我为何要对这致命的机器心存敬意呢？既然帮它或是拆卸它的齿轮都会是被压扁、压碎的结局，那显然拆卸更简单容易些。

让这个庞然大物见鬼去吧！就职业来说，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还不错的业余爱好者。我决定继续留在这个行业。

我顺着路的一边转弯，然后驶向东58号。我可以做出让步。那幅画可以暂时不出现，但毁掉它绝对是浪费时间。也就是说，暂且缓缓是最好的选择——为了销毁它而浪费精力实在是不值得。

我可以打败这个机器。大钟会永远继续运转下去，它太过笨重了，根本停不下来。而它没有脑子，我却有。我可以逃离它。就让贾诺斯、哈根和比利消失在它的齿轮中吧！他们爱它，他们喜欢受折磨。我可不喜欢！

我开车经过东58号，开始沿着那辆车可能离开的路线开着。贾诺斯到了这儿之后，要么让比利先走，然后自己坐出租车回去，要么让比利

再回来接他。不管是哪种情况，根据所有的描述，贾诺斯肯定是在韦恩家吃了晚饭；接着，据我所知，他来到了东58号；然后，他当然一定是直接去了哈根家。

我沿着根据逻辑推理出的路线来到哈根家，看到附近有两个出租车候车站。如果贾诺斯是坐出租车来的，那么他一定会用到其中一个站口，除非他坐的是流动式出租车，停在了两个候车站之间。他肯定不会蠢到在东58号附近打车的。

离得最远的那个出租车候车站是最有可能的。我可以拿着贾诺斯的照片从那儿开始询问，然后，再试试近一点的站点。如果有必要，我甚至可以向较大规模的流动式出租车运营商查查那天晚上在邻近地区接过客的出租车的收费单。但是一个人来完成这些是有一定困难的。

我开始计时，从哈根家出发，开车到韦恩家，然后掉头再慢慢开回东58号。厄尔必走的这条路开车大概需要三十分钟。再假设打斗的过程花了三十分钟，那就表明厄尔正在掩饰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与我所知的事实是吻合的。

或许在这条路上他还在某处停留过，但如果真是那样，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这使我联想到仅有的两个可能：要么厄尔是坐出租车逃走的，要么他在保琳或哈根家有帮手。

证据很不充足，但其中一定有蹊跷。

我开车回到公司，把车重又停回车库，然后来到2619室。没有人在，也没有便条。我直接进了2618室。

罗伊、利昂·汤普勒和珍妮特·克拉克都在。

“有好消息吗？”罗伊问我。

“不知道。”我说。

“好吧，我们要开始汇报了啊。”罗伊看着占了半面墙的大黑板上的对照检索表，饶有兴趣地点点头。“爱德华·奥林刚打来电话。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吉尔家，并证实了那个男人和女人去过那儿。有点意思。我想事情有些眉目了。”

“不错！”我说。

我走向那块黑板，黑板顶端写着标题：X。

“姓名/别名”那栏写着：乔治·切斯特？

“外貌”栏写着：棕色头发、面容清秀、中等个头、中等身材。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了，爱德华。

“常去之处”栏写着：古玩店、凡·巴特、吉尔家。曾经一段时间几乎每夜都光顾吉尔家。

这是事实，我曾经确实如此。

“背景”：广告业？新闻业？曾在北部经营一家度假酒馆。

太接近了。

“习惯”：收集画。

“性格”：怪人、不切实际。明显是个酒鬼。

最后这个称号曾在调查艾斯勒曼和桑德勒事件中被罗伊加上去的。他自认为是自己创造的，因此将其视如珍宝。

我站在描述我自己的文字旁，开口说道：“我们似乎有些眉目了。”

“不止这些，”罗伊告诉我，“利昂和珍妮特从凡·巴特带来了更多信息。我们正讨论着呢，还没写到黑板上。”

他望向利昂，然后利昂用第三人称简洁精练地转述了他得到的信息。

“是的，”他说，“首先，可以确定切斯特星期六晚上就在鸡尾酒廊。他没有验他买的那幅《犹大》，但有人听到他和身边的女人谈论它，而那个女人就是保琳·德洛斯。”

我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确定？”

“百分百确定，乔治。那儿的服务员、酒保和衣帽寄存处女服务员从今天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认出了她。德洛斯星期六晚上在那儿，和黑板上描述的这个男人一起。他们当时谈论着一幅叫《犹大》之类的画。这绝对错不了。”他一直盯着我看，而我一言不发，最后他说，“我觉得事态严重，你说呢？这是不是改变了我们整个任务的性质了？我个人觉得是。今天早上恰好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似乎是对的。”

“有道理。警察知道德洛斯星期六晚上在那儿吗？”我说。

“当然，酒廊的每个人都立即告诉了他们。”

“那警察知道我们正在找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吗？”

“不知道，但他们现在肯定也在找他。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觉得这是我们的独家新闻。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正在找乔治·切斯特，而我觉得这个德洛斯案件又不同寻常。”

我点了点头，拿起罗伊的电话。

“好的。”我说。在打通了史蒂夫·哈根的电话后，我对着话筒咆哮道：“斯蒂夫吗？听着，和我们想找的那个人在一起的女人是保琳·德洛斯！”

电话那头死寂般地沉默着，五秒、十秒、十五秒、二十秒。

“喂，史蒂夫？你在听吗？我是乔治·斯特劳德。我们发现那个和我们想要找的人在一起的女人是保琳·德洛斯。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看着罗伊、珍妮特和利昂。他们似乎只是静待着，脸上明显没露出一丝思考的表情。而电话的那头，我听到了些微的声响，我想那是史蒂夫·哈根的叹息声。

“没什么特别的，”他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她见了这个中间人。或许我早该告诉你。但事实上，她那晚与他在一起，这与我们手头上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想要的以及我们应该得到的是这个人本人的姓名和住址。就我们的调查而言，德洛斯只不过是个死线索。谋杀案是另一回事，是完全不同且毫无关联的事情。清楚了吗？”

我回答说 I 完全明白了。挂断电话后，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向房间

里的其他三个人重复史蒂夫的解释。

罗伊扬扬得意起来。

“是吧，”他说，“但我一直认为这件事一定和最近发生的某个危机有关，而现在我们都清楚了。”

他起身走到黑板旁，拿起粉笔，在“关系”栏写下：保琳·德洛斯，又在画过“古玩店”“吉尔家”“凡·巴特”的线上重复写上了这个名字。接着，他又新添了一栏。

“同时，利昂和珍妮特还带来了更确凿的证据，”他接着说道，“告诉乔治吧！”

利昂低声而谨慎地重新汇报了一遍。“他们离开凡·巴特鸡尾酒廊后，我们要找的人忘记了什么东西，落在了那儿。”

我全身上下都僵住了，只有嘴唇张合着。

“是吗？”

利昂朝罗伊所在的位置点头，并用眼睛示意桌上的一个信封。我似乎是朝那个信封飞奔过去的，猜测着这是不是他们和哈根合编的一出夸张而无情的闹剧，我是不是真的错放或者遗漏了会暴露我身份的东西。但信封上一片空白，什么也没写。

“一块手帕，”我听到罗伊说，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有可能被追踪到，因为它明显价格不菲，而且上面还有个旧标签，我觉得那是洗衣店留下的。”

没错，她确实向我借过手帕。在她把鸡尾酒洒了后，我用过，然后递给了她，想必后来落在那儿了。

我翻开信封，从未封口那端抖出了手帕。是的，我甚至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旧标签。

“要是我，我就不会碰它，乔治。”利昂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上面提取一些指纹。这块手帕做工精巧、质地光滑。”

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拿起手帕，打开它，然后小心谨慎地把它放下，平铺开。

“我想上面已经有很多人的指纹了，”我说，“目击者的、收银员的、你们的，再多我一个也无关紧要啦。”我全神贯注地检查了一番这熟悉的亚麻织品。大约一年前，我在布兰顿&丹特家买了许多手帕，这是其中的一块。在它的缝边处有一个模糊不清但仍可复原的洗衣店标签，像是数月前留下的。上次在市里待了一个礼拜，我把一些东西送到市中心的某个洗衣店清洗，一定是那个时候弄上去的。“是的，我想这个能被追踪到。”

我折起手帕，把它重新塞进了信封。现在我能解释为什么上面会有我的指纹了，但我明白这条手帕已经作为证据存在了，无法改变了。

我把信封递给利昂。

“你想把它送去萨克&罗伯茨实验室吗？”那是我们用以做类似检测工作的大型商业实验室。“无论他们找到什么，我们将增派人手调查。是迪克和露艾拉去凡·巴特替的你们的班吧？”

“哦，是的。据他们说，我们要找的人每周要去那儿一两次。”

“我们已经派人在吉尔家和凡·巴特盯着了，”罗伊指出，“他会再回来的，那时我们就能找到他了。”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肯定的。他会再去吉尔家或凡·巴特的。然后就如我们所想的，被找到了。”

我不知道会议是如何结束的。利昂肯定是去了萨克&罗伯茨实验室。我让罗伊留下来，在那块显示进展的黑板上填上额外的信息。我告诉他写完后就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会儿，而我则会在七点左右离开。

如果他们真的要从手帕上提取指纹，那所有人都得主动提供自己的指纹：我的和其他人的。我已经处理好了。然而，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坐了很长、很长时间，努力回想着我的指纹是否会在保琳的旅行袋上被发现。一模一样的指纹完全无法解释，几乎不能解释得通。

我强迫自己再回忆一遍和保琳待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的情景。没有。除了旅行袋的拉手，我没触碰到其他地方，而且保琳最后的触碰也一定会使我的指纹变得模糊不清。

下午的时候，我接到了唐·克劳斯梅尔的电话。

“哦，是我，唐，”我说，“帕特森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唐用怨恨的、学究式的语调缓慢地告诉我：“遇到了点麻烦，但还是找到她了。和她大概谈了一个小时，重温了她以前展览的目录，看了她三流的作品，还努力让她那四个孩子不扯我的头发。”

“不错！很成功！”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路易斯·帕特森就是那晚在古玩店出价购买自己的画却没成功的顾客。一个朋友在那家店看到她的画，告诉了她。是帕特森本人希望能够为自己买回那幅画。天晓得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信息吗？”

“你明白了吗？那天晚上是帕特森本人出现在那个店铺。”

“我明白了。然后呢？”

“然后她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买画的那个男人。你准备好记下了吗？”

“说吧！”

“这是帕特森的原话。此处为引用。‘他是一个自命不凡、自大狂妄、自作聪明的混蛋，就如其他数百万未获正规任命一样的副总。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对称而消瘦的脸庞；脸光滑得仿佛一天擦洗和刮剃了五次；体重在160到165磅；穿灰色的花呢套装，戴深蓝色帽子，系深蓝色领带。’她说，他懂画，而且一定对路易斯·帕特森的作品相当熟悉。帕特森的画他多半会搜集，但仅仅只是为了给自己撑面子。我个人认为她有些高估自己了。她承认自己在过去十年被大家遗忘了，但会重新火起来的。我们要找的人爱出风头。他把自己想象成超人，而且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如果你喜欢标准的公园大街上那种华丽时髦类型的女同性恋，那么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就可以称得上漂亮了。’引用结束。清楚了吗？”

“嗯。”

“这些信息有帮助吗？”

“有些用。”我答道。

“我一直在她的工作室里，也就是她住着的阁楼里翻找查看——天啊，那儿就是老鼠与白蚁的天堂。我一幅画接着一幅画地看。她压根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唐又怎么知道？“但是这些画让我想到了什么。我确定，就在最近我还在哪儿见过类似的画呢。要是我能想起来就好了，或许就会有另一条线索了。”

他笑了起来，我也附和着笑了，但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对面墙上那幅《愤怒的研究》。

“或许你会想起来的，不过不用太担心了。那明天见。”

他挂断电话后，我盯着那幅画足足看了五分钟，但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看它。过了一会儿，我拿起书写潦草的笔记走进罗伊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及时把唐汇报的内容填在了黑板上的对照索引表里。现在，关于我的描述实际上已经清晰具体化了，这让我很不自在。填完信息之后，我从资料室里拿出了三张厄尔·贾诺斯的清晰近照。

七点刚过，罗伊回来了。我们安排了一下第二天换班的情况，之后我就离开了，感觉此刻已经受够了。但我还有事情要做。

我把那天下午找到的出租车候车站选为最有可能的地点，开始调查，随后便有了第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非常好的突破！一个司机认出贾诺斯就是他在上星期六晚上十点刚过时载过的一个客人，而且非常肯定。他还记得贾诺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的车，也记得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离哈根家一个街区远的地方。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绝地反击，能够救我一命，但却未必能拯

救我的家庭。

回到大理石路的家里时，已经大约是午夜了。乔吉娅和乔吉特都睡下了。

我找到了《犹大的诱惑》，之前它被放在了楼下的储物间里。二十分钟后，它便被我藏到了另一幅油画的后面。

如果他们真的跟上了我的步伐，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幅画。但如果真有人能调查到这份上，那我也就玩完了。

厄尔·贾诺斯 3

斯蒂夫开始组织调查五天后，我们手上关于那个该死的幽灵的信息多得足够为其写一篇长长的传记。我们知道他的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背景信息、关于他外貌的完整口头描述，并仔细地研究了他曾经有过的每一个想法、情感和冲动。对于这个浮躁懦弱的笨蛋，我比他亲妈还要了解他。我闭上眼睛也能清楚地想象出他站在我面前的样子：那张太过精致的脸上挂着一抹愚笨的笑容，甚至能听到他那刻意的、使人解除戒备的嗓音平静地说着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很显然他喜欢这种异想天开；我几乎能够伸手触摸到他！这个可怕的幽灵，无意中不知从何处跌撞进我的生活，导致了保琳的死亡，也可能毁掉我。

然而，我们却没有找到他本人。我们什么信息也没得到。

“坦白说，我觉得你在隐瞒一些事情。”乔治·斯特劳德对斯蒂夫说。我们再次检查任务瘫痪的原因，它似乎阻碍了我们的计划。而此时，我坚持要在场，但不直接参与。“而且，我认为你隐瞒的——不管是什么——正是我们成功完成整个任务所必需的一个事实。”

“立足于已知事实，”史蒂夫说，“你的想象力已如脱缰之马啦。”

“我不觉得。”

我们在史蒂夫的办公室，史蒂夫坐在办公桌后，我坐在桌子的一侧。斯特劳德面对着史蒂夫。整间办公室洒满了阳光，但在我眼里，它看起来是那么阴暗，犹如水池的底部。我想我上星期每晚睡眠时间都没有超过两个小时吧。

这群该死的狼步步紧逼。我每天都要被那些侦探和地方检察官审问三四次，甚至有时候五次，每天每天！刚开始他们还比较有礼貌，现在才不会白费力气跟我讲什么礼节了呢！

而且，韦恩知道了，卡尔知道了，他们全都知道这件事了，只有公众还不知情。在市区和第四十二街，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些天，明显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或者靠近我。那帮警察恶棍把我逼得越紧，我的朋友就越疏远我。他们越孤立我，就越便于警察调查。我能对付一拨饿狼，却无法应对两拨。

没有实质的证据指向我，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但也不能期望警察会放松获取证据的工作。

我能够承受，但必须找到那个该死的幽灵，而且要在其他人之前找到他。对我来说，他就是个重要的威胁。警察随时可能先找到他，而且最终也一定会找到他，我完全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这说不通！我们掌握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实际上却仍然停在原地打转，毫无进展。

“好吧，那我们立足那些事实吧，”斯特劳德对斯蒂夫说，“你说这个人是政商贸易的关键人物。但我们却还未发现一丝政治联系，而任何商业联系也不值一提。为什么？依我看，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联系！”

史蒂夫严厉地告诉他：“当然有。只不过是挖掘得还不够深入，所以没有发现罢了。我毫无隐瞒，除了那些谣言和猜疑。它们对你一点儿帮助也没有。事实上，它们只会让你迷失方向。”

斯特劳德的嗓音听起来很温和，而且相当舒服，但是传递的重点信息颇多。

“我再怎么也不可能迷失方向。你知道德洛斯牵扯其中，但你却不知为何忘了告诉我。”

这毫无意义的争吵不会让事情有任何的进展，我不得不出面干预。

“那你有什么想法，乔治？”我问他，“我们似乎一直在兜圈子，你又怎么解释呢？在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上耽误了这么久，这不像是你的风格啊！你对整件事情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斯特劳德转过身来，目光敏锐且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他一直被我看作是拥有超强洞察力的一类人，行动力虽有欠缺，但却有着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打桥牌时，他自始至终都能扫一眼便赢牌，但一项简单的工作却可能让他手足无措。他完全缺少史蒂夫身上那种斗士和赌徒的胆量，而如果他真的意识到这点，也会认为那只是一种异质或非人性的东西。

当前的工作在进行了五天之后，斯特劳德变得紧张。这是好事，因为他明白这不单单是条常规新闻。

“是的，我有个想法，”他告诉我，“我觉得谋害德洛斯的凶手和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关系密切，他们甚至是同一个人。我完全不赞同史蒂夫关于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偶然关联的那个观点。”

我点点头。显而易见，这是必然的。我们选斯特劳德来领导这次调查，并不是因为他好看的外表、奇特的想象力或者巨大的虚荣心。

我盯着史蒂夫，相信他能更明智地从这儿入手。

“我明白你的推理，乔治，”他说，“而且我觉得你是对的。但你还忽略了一些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的东西。我们知道保琳对这个政商大联合是有了解的。她帮助提供了些背景信息，虽然只是整件事情的零碎片段。如果可以，她自然会继续那么做。如果她真那样做了呢？如果有人发现她参与其中，先收买了她呢？你想过这些吗？”

斯特劳德静默着，表情冷淡而从容。他只是对这件事太过敏锐了。

“如果这桩贸易是为了如此高的利益，而且另一方已经越界了，”他说，然后停顿了更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便处于不利的境地了。我们找的人要么在墨西哥，并且还在继续南行，要么已经被一并解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永远也不可能被找到了。”

“不可能，”史蒂夫严厉地告诉他，“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像他这样的人——性格古怪，人脉圈广而多变，已经结婚而且可能至少有一个孩子，在某公司身居要职——突然消失了，一定会引起巨大反响的。但是，你一直与失踪人口事务处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并没有像我们目标人物那样的人被报失踪。他失踪的信息一定会在某地以某种方式泄露出来的。但是没有，这就意味着他还活着。”斯特劳德谨慎地点点头，而史蒂夫迅速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现在，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其他一些线索吧。你现在还在同酒牌局核查那些卖酒执照中止或没有更新的酒馆吗？”

斯特劳德用手帕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是的，但这是个很难办的差事。上百家酒馆呢！”斯特劳德低头心不在焉地看了会儿手帕，又十分谨慎地将它叠起，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推开它。“酒馆清单已经直接给我了。如果有任何发现，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样说有些奇怪。我们当然会的。

“你看了《新闻资讯》上关于那个叫帕特森的女人的报道了吧？”史蒂夫问道，斯特劳德回答说看过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的宣传会让那个女人出名。有人必定会认出她并通过我们的描述记起《犹大》那幅画。我们将其评价为‘无价之宝’，这肯定会有助于找到它。我有预感，仅凭这幅画就能揪出我们要找的人。”

斯特劳德只是微微一笑，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又继续讨论关于税收清单、广告公司、报纸行业、手帕上的指纹等其他调查线索，但这些线索也都笼上了厚厚的谜团。最后，我听到史蒂夫说：“现在说说那些酒吧、画廊，等等。”

“我们已全面撒网了。”

“不错。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要找的人还没有出现呢？在我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没有人会突然摒弃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已经说过，他要么离开这个国家了，要么就被杀了，”斯特劳德说，“还有一些其他版本，但都大同小异。他可能独自杀了德洛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自然不想被人注意到。又或许他知道自己处境危险，知道危险的程度，然后隐身匿迹，就躲在此时藏身的地方，以至于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我诚惶诚恐地避开史蒂夫的眼睛，也小心翼翼地不去看斯特劳德。斯特劳德的总结很奇怪，但近乎完美。办公室瞬间变得异常安静。

“你认为他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中？”过了一会儿，史蒂夫问道。

“他知道有人来真格的了。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他自己掩藏得很不错。”史蒂夫似乎在探寻什么，心不在焉地望着斯特劳德。“至少，他不再去以前总去的所有地方。”史蒂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乔治，公司里有多少人知道这项特殊任务？”

斯特劳德似乎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我们自己公司里吗？”

“就是贾诺斯集团。估计一下，有多少人？”

斯特劳德淡淡一笑。“呃，现在有五十三人参与了这项任务，我应该说，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两千人。”

“嗯，”史蒂夫承认道，“我猜也是这样。”

“怎么了？”

“没什么。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我想到了什么。”史蒂夫回过神来，用力地向前倾斜。“好吧，我以为那能揭示一切，却仍然是一无所获。”

“你觉得我是否在哪个地方漏了什么？”斯特劳德询问道。

“只要全力以赴就好！”

“我会的。既然我们已经认定这起谋杀案和我们的特殊任务如同卵双胞胎，那我们便有更多的线索可以追踪。”

“什么线索？”

斯特劳德起身准备离开，嘴里叼着烟，并未点燃。他分析道：“首先，我会派一些人去盯防保琳·德洛斯公寓附近街区的所有出租车候车站。她被害的那晚，有人若在案发后不久从那附近搭乘出租车离开，那么他必然相当引人瞩目。”他点燃烟，深吸了一口，然后随意地吐出。“司机会记得，并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切。”

我的眼睛转向史蒂夫，并一直看着他。我知道他感觉到了，因为他没有向我这边瞟过一眼，哪怕一秒钟都不曾有过。

“我不明白，乔治。”他说，声音单调冰冷。

“非常简单！我们要找的人带保琳去了吉尔家，逛了古玩店，去了凡·巴特。为什么不送她回家呢？显然他送她回了家。我们掌握的时间与警察掌握的时间吻合。他把她送回家，然后不得不离开。不管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不管是谁杀了她，不管他看到了什么或者知道了什么，他都必须离开。首先要追踪的线索也是最明显的线索，那就是他是坐出租车离开的。”

我不得不说：“或许他有自己的车。”

“也许吧。”

“他也可能走路，”史蒂夫说，“或者坐公交车。”

“也对。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种情况：他并没有选择这些方式，而可

能搭上出租车。我们就赌他坐的出租车，希望有好结果。”斯特劳德从来都对自己信心满满，此刻，他也是信心百倍的样子。他走向门口，最后站在那儿，又补充道：“我有预感，我们会发现他的确是坐了出租车，我们会找到那个司机，了解他去了哪里，任务便能圆满结束。”

斯特劳德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完全陷入了沉默。史蒂夫一直盯着他离开时关上的门。我想我明白他在想什么。“是的，你是对的。”

“什么是对的？”

“我们要停止这个任务。我们将取消整项工作。”

“不，不取消。为什么要这样？我正在想别的事情，关于斯特劳德的。我不喜欢这个混蛋。”

“我也一样。我不想斯特劳德去查那辆出租车。”

史蒂夫体内有股暗火正在肆意蔓延，而且明显能让人感觉到那股火气正越烧越大。

“没事。你不会被它牵连的。我们的员工是很不错，但还没那么优秀。让我担忧的是：究竟是什么在阻挡着我们？为什么斯特劳德唯一高明的想法恰恰是我们不喜欢的那个？他肯定在什么地方另辟蹊径了。但是在哪儿呢？”

“把他从现在这个工作上撤下来！立刻！在他派出另一队人寻找那个司机之前撤下他。我讨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史蒂夫眼里闪烁着兽性般凶狠无情的目光。“我们不能放弃调查，

而且换掉斯特劳德也毫无意义。我们要继续进行到底，而斯特劳德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他得更快速地进行，仅此而已。我们利用自己的内部门道开始，但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逐渐失去优势，每分每秒都在失去。”

我想到了猎人追踪大猎物的情景。当他们追逐大猎物时，这只大猎物也在逼近自己的猎物，当这一食物链最终形成时，未知的灾难也便靠近了猎人。这是必然之事。我说：“你不了解整个情况。最近，董事们非正式地召开了许多次相当隐秘的会议，而且上星期六的晚餐——”

史蒂夫打断我，但仍然看着我。“是的，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呃，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或者一直拖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公开采取某种措施。我敢确定他们过去四五天一直讨论来着。如果真要发生了——呃，后果远比这要严重。”

史蒂夫似乎并没有在听。他看着我，如一尊没有人情味的深沉稳重的铜像俯视着众生。他惊讶地问我：“你一直没怎么睡过觉，是吗？”

“自那事情发生后，就没有。”

他点点头，最终客观地对我说了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话：“你应该去医院看看。你得了脓毒性咽喉炎。忘了所有的事情。赖纳医生会安排你好好卧床休息的。除了我以外，不要让任何人探视。”

乔吉特·斯特劳德

乔治昨晚回家时，我没见到他。即便这是个周末，他也工作到很晚。说到这一点，过去一周的每个晚上我都没有见到他。熬夜工作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办公室。有几个晚上他甚至都没有回来。

但是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同了。不像他之前所言，这不只是又一个耗时而棘手的任务。

当他下楼吃早饭的时候，我有了这种感觉，但却不知道是什么。此刻，我知道有些事情超乎寻常，并迫使自己去探寻。

他吻了我和乔吉娅，然后坐了下来。按照习惯，平时开始吃早饭时，他总会评价碰巧看到的第一道菜。今天，他先吃起了西柚，却一言不发。

“给我讲个故事，爸爸。”乔吉娅随即要求道，仿佛这是突然冒出的一个新奇想法。

“故事？故事？什么样的故事？从没听过的。”

尽管有些迟钝，但还算正常。

“讲嘛。妈妈说你会给我讲故事的。她保证过的。”

“好吧，我给你讲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索菲娅的小女孩的。”

“她几岁了？”

“六岁。”

又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每次她都得引导他，他才会说出正确的年龄。

“她干什么了？”

“呃，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索菲娅和她最好的朋友——另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那她叫什么名字？”

“很凑巧，她叫索尼娅。”

“她几岁了？”

“六岁。”

“她们做什么了？”

我头一次发现他肯定是瘦了不少。和我说话时，他完全魂不守舍。通常，他会用一层又一层五彩花纸将自己包裹起来，假装高深莫测，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并能跟上他的思路。但是现在，他真的，真的是魂不守舍。他那不着痕迹的逃避并非不露痕迹，而是实实在在的。五彩的花纸就是铜墙铁壁。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他和伊丽莎白·斯特尔兹有染时也曾这样过。那件事我也知情，而且十分肯定。在那之前他和别的女人也有过一些风流韵事，那时候我就很确定，而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

一股完全不真实的巨浪席卷了我。我太清楚这种情绪了，就如一种

反复发作的疾病引起的第一阵刺痛，可怕得让人难以置信。那，那正是最终让刺痛变得如此可怕的东西。

“呃，除了某些特定的场合，索菲娅都看不见她的朋友索尼娅。只有当索菲娅从椅子上爬起来，看着镜子洗脸或梳头的时候才能看见。每次做这些的时候，她总能在她前面看见索尼娅。”

“然后她们做什么了？”

“然后她们说了很久很久话。‘你总妨碍我是什么意思？’索菲娅会问，‘你走开，索尼娅，让我一个人待着。’”

“那索尼娅说什么啦？”

“呃，这就是最奇怪的事了。索尼娅从没说过话，一个字也没有。但是不管索菲娅在镜子前做什么，索尼娅总跟着她学。甚至当索菲娅吐着舌头嘲笑她鹦鹉学舌时，她也照着做。”

“然后呢？”

“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相信我，索菲娅真的非常生气。”是的，乔治，索菲娅相当生气。乔治，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少年呢？“但是她仔细地想了想，然后有一天她告诉索尼娅：‘索尼娅，如果每次我照镜子的时候你都妨碍我，那我也会妨碍你的。’”

“所以接下来呢？”

“索菲娅说到做到。每次索尼娅——这个从不说话的小女孩——来到镜子前梳头，索菲娅也梳。索尼娅做什么，索菲娅都立刻跟着学。”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做了别的事情。他们无非是离开了彼此。

不可以！我不能再经历一次那种恐怖的事情了。

他怎么了？疯了吗？我不能再掉下那可怕的悬崖了。

他能否改变并成熟起来？自斯特尔兹那件事以后，他就完全变好了。我以为她将是最后一个了，因为她不得不是最后一个。人的神经不可能在被毫无限制地打击和撕裂后仍然保持无恙。如果这次是真的，我不会再忍受。

他还有理智吗？他不能，不能如此盲目。

“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乔吉娅宣布。

“这正是我希望的。”

“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你和你最好的朋友都做什么呢？”

“我们玩游戏。但有时候她偷我的蜡笔。她叫保琳。”

“我知道了。然后怎么样了昵？”

太不自然了，就像从机器、收音机或留声机里复诵出来的一样。

校车喇叭响了，乔吉娅一下子跳了起来。我用我的餐巾轻轻地擦了擦她的脸，然后和她一起走进客厅。她急忙去取书包，里面装着一册画本、一本图画书和我上次看到的一把零零散散的珠子、一些被遗忘了的

坚果以及一只笔端破了的钢笔。

在和她吻别并看她沿人行道跑去后，我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或许是我错了。

我一定是错了。我可能是错了。除非我被迫承认错了！

在回餐厅吃早饭时，我看到了上一期的《新闻资讯》，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便拿起了它。

“乔治，”我说，“你忘记带一本《新闻资讯》回家了。”

他一边继续吃鸡蛋、喝咖啡，一边心不在焉地说：“我忘了。今晚一定拿一本回家。还有《名人》，刚刚才发行的。”

“不用拿《新闻资讯》了，我昨天买了本。”他看着我，同时也看见了那本杂志，脸上立即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奇怪而疲惫的表情，但转瞬即逝，快得让我无法确定这个表情是否出现过。“里面写的一些东西，我正想要问问你呢。你看了那篇关于路易斯·帕特森的文章吗？”

“嗯，看了。”

“写得很好，是吧？正是你多年来一直说的东西。”我引用了文章中的一句话。“‘小矮人长成了庞然大物，集聚了所有能量，以其无人能及的魅力，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像流星一样掠过当代过于浮夸的艺术界的天空。路易斯·帕特森可能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她的模特儿，但是她使用的画笔却硕大无比。’”

“是的，很好。但却不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他们认可了她的天赋。不要仅仅因为他们与你用词不同而如此吹毛求疵。至少他们承认她是个伟大的画家，不是吗？”

“他们是承认了。”

有些偏离正题了。这些话理应稍带些怀疑，但他的语调却很平淡。

“天啊，乔治，不要假装不高兴了。你一定有七八幅帕特森的画了，现在它们可都价值不菲呢。”

“无价之宝。我想这是《新闻资讯》形容它们的措辞。”他放下餐巾，站了起来。“时间有点赶了。我想我得像平时一样直接开车去，除非你需要用车。”

“不，当然不需要。但是，等等，乔治，还有一件事。”我在同一篇文章里找出另一段读了起来。“‘本周艺术界的焦点是帕特森遗失的巨著《犹大》的下落。这幅画令其名声大噪。无可否认，它是出自这位画家工作室的所有宝贵作品中价值最高的一幅。上面画着两只正在交换一枚硬币的巨手，完美地演绎了明黄、大红以及灰褐色的色彩搭配。这幅作品数年前就已广为人知，但随后便销声匿迹了。’后面还有。”

我从杂志中抬起头来。乔治说：“简洁却不俗丽。他们把它描述得如午夜的彩虹一般。”

“这不是我想说的。你对那幅画知道多少？”

“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呢？”

“大概一星期前，我看到你带回家一幅未裱框的画，就像描述的那幅一样，难道我看错了吗？”

“你当然没看错，乔吉特宝贝，但那只是它的仿制品。”

“哦，好吧。它现在在哪儿呢？”

乔治对我眨了眨眼，然而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什么也没有，有的仅是空洞无神。

“当然是拿到办公室去啦。要不你认为那些门外汉如何能这么准确无误地描写真品的？”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快速地吻了我一下。“我得赶紧走了。下午给你打电话。”

他离开后，汽车沿着车道开走的声音如此清晰。我放下杂志，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向正在厨房里干活的内莉，内心深感自己老了，真的要老了。

埃默里·马斐逊

直到最近，我才与斯特劳德熟识，而就此而言，我现在还不了解他。因此，我无法猜出他如何或者是否已经适应贾诺斯的做派。

当他说我不适合《犯罪资讯》时，并没有实质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出版物的公认的建议。而就我所知，我们公司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野心勃勃的精明人，他们从一个办公室换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个团队转到另一个团队，从一个道德或政治领域跳到另一个道德或政治领域；生活中，他们除了对赚钱有兴趣外，没有其他的爱好，总希望比上一年赚更多钱，而且也的确总是比其他同事赚得更多。斯特劳德仅仅只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斯特劳德并不只是这么简单。事实上，我对他的所有了解便是：他自认为处事圆滑，似乎很欣赏自己的才华，却对我们制造的东西从不买账。

直到现在，我也是如此。

那个星期一上午的早些时候，我去了斯特劳德办公室，利昂·汤普勒也在那儿。他正向斯特劳德申请一项拨款，并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得用这钱开展那疯狂可笑的新任务。除了我，每个人似乎都参与其中。根据我收集的信息，汤普勒除了与一个名叫珍妮特·克拉克的娇小可人儿流连于凡·巴特鸡尾酒廊，什么也不用干。我却在办公室缓慢地踱着步，绞尽脑汁为斯特劳德出谋划策，这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圈外人。他们享受着经久不散的欢乐宴会，而我却成天在那老旧的警察局重案组或是废墟般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周旋。

斯特劳德签下了那笔现金拨款，利昂·汤普勒便走了。我走过去，坐上了他办公桌后的窗台。他把椅子转过来，在这光影交错间，我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脸，轮廓分明，表情坚毅，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有什么新发现吗，埃默里？”他问。

“嗯，有。大部分都是些日常事务。但我想谈谈别的事情。”

“正合我意！”

“你知道一星期前的星期六晚上发生的怪事吗？”

“谋杀案那晚？”

“对。但是是关于‘受资助人’的。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弗雷德·斯泰赫尔，詹妮特-多诺霍的总裁。你认识他吗？”

“我曾见过他。但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呃，我和弗雷德非常熟。他妻子和我妻子是同学，现在仍然经常见面。那晚，我们在晚餐上遇见了彼此，晚餐之后是一个大型的宴会。弗雷德喝醉了，开始跟我讲‘受资助人’的所有事情。事实上，他和我知道的一样多。”

斯特劳德并没有太在意。“他没理由不清楚啊。这又不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像这样的事情传开是很正常的。”

“当然，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件事非比寻常。弗雷德清醒的时候人品还行，一旦喝醉就变得令人厌恶。那天晚上，他故意把自己搞得烦人透顶。他一一列举我们的计算，引用我们已经达成的结论，甚至重

复我们曾经尝试过但后来放弃的一些观点，以此作为消遣娱乐。关键是，他知道精准的数据以及我们精心运作的每一步，还有，比如说，我个人用在报告中的许多措辞。不是大致相同，而是一字不差。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泄密了，他已经看过了实际的调查、报告和结论。”

“所以呢？”

“呃，我非常恼火。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詹妮特-多诺霍听到谣传是一回事，如果他们能够获取那些应该保密的记录，那就得另当别论了。我的意思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不喜欢弗雷德谈论‘受资助人’的方式，就好像它火不起来一样。在他看来，我是在浪费时间。整个计划被束之高阁也只是时间问题，或许数天或数周后就会被叫停。因此，我越想越不喜欢。他不是偶然得到资料的，他也并非完全是喝了区区几杯酒就变得狂妄自大的。”

斯特劳德点点头。

“我明白。你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是的，我之前这么认为，现在依然这么认为。我不是假装很懂它，但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为它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比起我们堆砌在此的普通‘海市蜃楼’，它意味着更多。它让我着迷。这里面有几近真实的东西。”即使不同意，斯特劳德至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而我奋力争辩。“它不仅仅是另一支射向空中的灵感之剑，还是个赚钱的买卖。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个体都市值百万美元，而且还会带来股息，与此同时，你也知道没有人会打击、扼制或毁掉这一回报丰厚的投资。”

斯特劳德对我浅笑以示理解，但却透着冷淡。

“我明白，”他说，“好吧，我会告诉哈根或厄尔我们的机密资料泄露了这一特殊情况。”

“然而，这才是关键，我那天就这样做了。这也就是上星期六晚上发生的怪事儿。我先给你打电话，但打不通，然后我就打给哈根了。他在家，他也和我一样认为事关紧要。他说会向厄尔反映的，而且把和我见面排在星期一首先要做的事情。之后，我就再没有收到他任何消息了。”

斯特劳德向后靠到椅子上，打量着我，明显很困惑。“你那天晚上给哈根打电话了？”

“我得让人知道啊。”

“当然。那你是什么时候打的呢？”

“当时我几乎立刻就打了。我告诉过斯泰赫尔，我会告诉别人的，那混蛋就只是笑。”

“嗯，你几点打的？”

“呃，大概十点半。怎么啦？”

“你只跟哈根说了话？你没跟厄尔说话？”

“我没跟他说话，没有。但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一定也在那儿。那晚他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斯特劳德转过眼不再看我，眉头紧皱。

“是的，我知道，”他说，语气冷漠，透着疲倦，“但哈根具体说什

么了，你还记得吗？”

“记不太清了。他告诉我他会向厄尔反映的。这再次证实了厄尔当时在那儿，对吧？然后，哈根说他想在星期一早上见我。但是星期一早上他却没有给我消息，自那以后再也没给我消息，我开始猜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我想他可能已经把整件事转交给你处理了。”

“不，很抱歉，他并没有。但我当然会跟进这件事的。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和哈根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这事关重大。”他再次冷漠地朝我笑了笑，这次的笑容更是冷若冰霜。“价值百万美元的生命就应该经历一些事情的，是吧？别担心，埃默里，你的梦想不会落空。”

他就是个魅力十足的混蛋之一，我一直崇拜和喜欢他，当然也一直嫉妒和憎恨他。但我却发现自己居然愚蠢地相信着他。我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但实际上我却相信他真的有兴趣保护‘受资助人’，而且不管怎样，也会有办法让大家完全理解它，最后为它设计一个大规模的真实试验。我笑了笑，从衣兜里掏出一些便条，然后说：“嗯，这就是我想谈的事情。给，这些是警察调查德洛斯谋杀案所得的最新内幕消息。我之前告诉过你，他们知道她从上个星期五晚些时候到隔天的星期六下午之间在城外。”斯特劳德稍稍点头，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继续说：“昨天他们查出了那段时间她去了哪里。她在奥尔巴尼，和一个男人一起。他们在她公寓里发现了一盒火柴，是奥尔巴尼一家夜总会的，全国各地都没有销售，只有那家有。在对奥尔巴尼各个酒店进行常规核查时，他们发现她确实是在那儿。明白了吗？”

他稍稍点了点头，表情疏远，继而又恢复了坚毅，等着我继续。我说：“警察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对了，他们确信你找的这个人 and 上星期五、星期六在奥尔巴尼与德洛斯一起的男人是同一个人。这对你

有利还是不利啊？”

“接着说。”他说。

“就这些了。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他们会派人去那儿，带着一堆照片去那个夜总会、酒店及其他地方核实。我跟你说，他们有德洛斯那个女人的通信簿。呃，今天早上他们让我看了看。他们正在收集通信簿上那长长清单中提及的每个男人的照片，和她一起去奥尔巴尼的那个家伙很可能就在其中。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他们打电话找到那儿酒店和夜总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描述了这个人的基本特征，他们由此断定，这个人很可能不是贾诺斯。德洛斯和那个男人在酒店以安德鲁·菲尔普斯-盖恩夫妇的名义登记的——即使真有其人，那也是伪造的名字。这个名字对你有用吗？”

“没有用。”

“对了，你的名字也在那个女人的通信簿里。”

“嗯，”他说，“我认识保琳·德洛斯。”

“哦，就这些了。”

斯特劳德似乎在思考我给他传递的这些信息。

“很好，埃默里。”他说，脸上迅速闪现一丝毫无温度的笑容。“对了，重案组也在找我的照片吗？”

“不，他们已经有一张了。你办驾照或护照时曾交过一张。他们派

去北部的那个人手里也拿着不少照片，有五六十张呢。”

“我知道了。”

“我可以和那个人一起去奥尔巴尼，如果你希望的话，”我说，“即使没完成别的事，我想他也能够辨认出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

“我相信他会的，”他说，“但别担心。我认为在这里可以做得更好。”



微信号: Booker527



公众号搜索: 布克小姐 (ID: MsBooker)

还有什么想要读的书？

加小编私人微信Booker527或搜索订阅号微信“布克小姐”

按照订阅号书单提示下载

乔治·斯特劳德 9

调查展开的两条线——公司的和警察局的——就像一把无形的钳子正在持续地收拢。我感觉它们就要碰上了。

我告诉自己，它只是个工具，一个庞大的机器，而且这机器还看不见。但是，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毁灭力量。真疯狂！机器是不能被挑战的。它既能创造也能毁灭，而且做这两件事都是冷漠的、不带任何情感的。它衡量人的方式就如它衡量金钱、树的成长、蚊虫的生命周期、道德以及时代发展的方式一样。当大钟的时针指到整点，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小时、一整天，完全正确的时间。它说你对，你就是对的；它说你错，那你就玩完了，没有任何机会反驳。它看不见，也听不见。

当然，我对此有过要求。

吃完食不知味的午餐，我便回到了公司。就像是计划中的小插曲，我预测了新的可能发生的事并计划了新的逃离路径。

占据半个街区面积的贾诺斯大楼仿佛用五百只看不见的眼睛仰望苍穹，直到我重拾自由意志，并将自己又一次送进它的铁石心肠里。这座巨神内部整洁、安全、明亮，不断回响着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而拜访者也会认为它是个十分舒适的地方。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名单，上面列着六年前城外未更新执照的酒馆。我知道上面会有我的名字。这随后得认真处理。可是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把它塞到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

我走进罗伊的办公室，问他：“饿吗？”

“非常非常饿。”

“圣伯纳兹刚来了。”他慢慢地站起来，并把卷起的衬衣袖子放下来。“很抱歉让你等久了。有什么进展吗？”

“据我所知，没有。但哈根想要见你。或许等你和他谈完了，我再去吃午饭比较好。”

“好吧。但是我想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我上楼去了。这些会议开得一日比一日长，一日比一日频繁，一日比一日痛苦。即使我清楚地知道哈根和贾诺斯，尤其是贾诺斯，所面临的深渊，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厄尔要这么做？那天晚上在那间公寓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天啊，这代价！但它已经发生了。我意识到我真心不是为贾诺斯着想，我想到的是我自己。

当我走进哈根的办公室时，他递给我一张便条、一个信封和一张照片。

“这是刚送来的，”他说，“我们要在《新闻资讯》上用半个版面刊登这张照片，并附上一则后续报道。”

便条和信封都出自第五十七街上的一个美术展览馆。照片拍得挺好，挺清晰，4英寸×6英寸，呈现的是路易斯·帕特森画展的一面墙，上面她的五幅画被清晰地复制了出来。便条来自展览馆老板，只声称照片是在九年前的一次画展上拍的，并且据知，照片上的那幅画是《新闻资讯》登出的那幅丢失的画的唯一真正的摹本。

没错，照片上有我那幅画着两只手的《犹大》。它就位于照片的正中间。然而，老板正好指出画的原名其实很普通，叫《基础的研究》。

尽管我没认出其他的画，但最右边的那幅画正是挂在楼下我办公室墙上的《愤怒的研究》。

“这似乎很符合描述。”我说。

“毫无疑问。如果刊登这张照片，并附上老板的原话，我确定我们能找到那幅画的真品。”也许吧。它仍藏在大理石路那里另一幅油画的后面。但我知道，如果乔吉特看到这则报道，她就会发现真相，而我编的那是一幅仿制品的谎言也会不攻自破了。因为照片上的那幅画是被复制出来的唯一已知的真正的摹本。“老天保佑，希望一切都能早早地水落石出。”当他再次看着照片时，我的神经紧绷起来，觉得他一定会认出《愤怒的研究》来。但没有。他放下照片，用尖刻的眼神看着我。“乔治，到底哪儿出错了？都一个多星期了，这件事还拖着悬而未决。”

“我们当时花了三周才找到艾斯勒曼的。”我说。

“我们不是在找一个失踪了数月的人。我们找的是一个仅消失一周且留下众多痕迹的人！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是什么呢？”然而，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抛开了这个问题，转而开始核对我们现有的线索。“那些失效的执照查得怎么样了？”

我说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我一收到它们就尽快反复核对。然后，我们有条不紊地核查了之前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是一团糟。对此，我干得还是很漂亮的！

离开前，我向哈根询问了厄尔的近况，得知他在医院住了两天便出院了。这就是我得到的全部信息。

我在楼上待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罗伊、利昂·汤普勒和菲利普·贝斯特也在。很明显，我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他们停顿了一下。

“我们找到他了。”利昂说。

他那瘦小的脸平常都是暗淡无光，此刻却神采奕奕！而我却感觉快要窒息了！

“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不久前刚进来这座大楼。”

“他是谁？”

“还不清楚，但我们找到他了。”我一边看着他，一边等着他继续。他解释道：“我塞了些钱给凡·巴特的员工，告诉他们，之后还有更多的好处，他们就利用空闲时间在这片区域四处寻找。其中一个服务员认出他并追随他到这儿了。”

我点点头，却感觉心窝被扎了一刀。

“干得漂亮，”我说，“这个服务员现在在哪儿？”

“楼下。他打电话给我时，我告诉他盯着电梯，如果那家伙出来了就跟着他。不过他还没有出现。现在，菲利普正把古玩店老板带来，爱德华正从吉尔家带一个女服务员过来，然后我们会完全监视这六部电

梯。我已经告诉特警在我们的目标人物试图离开时该怎么做了。他们会抓住他，让他对自己的身份供认不讳。”

“嗯，”我说，“就这么定吧。”这情景就像是将一只动物逼得走投无路，而事实正是如此。我就是那只动物。我说：“聪明之举，利昂。动脑筋了啊！”

“迪克和迈克就在一楼，协助凡·巴特的伙计盯着呢。两分钟内，我们将监视每一扇门和每一个出口。”

我突然伸手去取我的外套，但最终还是没拿。我现在不能离开，已经太迟了。于是，我转而掏出一些烟，走到办公桌后，坐了下来。

“你确定就是那个人？”我问。

然而，确实毫无疑问。我从吃饭回来的路上就被看到，然后一路被跟踪了。

“服务员十分肯定。”

“好吧。”我说。电话铃声响起，我机械地接起。是迪克，他汇报说所有的电梯都被监视了。除了那个服务员，在凡·巴特上晚班的酒保、吉尔家的女服务员以及古玩店老板也都到了。“好吧，”我再次开口，“保持现状。你知道该怎么做。”

菲利普有条不紊地用他那刻薄的声音解释道。毫无疑问，他的声音冷漠无情。

“如果他下午都没有出现，我们就一定能在五点半的时候找到他，因为到时候其他人都走光了。”我点点头，但却感到极度惊慌失措，大

脑也一片凌乱。“虽然那时会如往常一样拥挤，但我们还是会死死地监视一楼的每一个角落。”

“他已经插翅难飞了，”我说，“我们不会失手的。在抓到他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儿。我会叫人买晚饭，如果有必要，我会在第二十七楼层的休息室过夜。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我本人不打算离开公司。你们几个呢？”

我并没有听他们是如何答复的。

甚至连罗伊都明白，如果一个人进了大楼却没有出去，按道理他就一定还在里面。而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最终必定会招致一个行动，唯一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

迟早我的手下一定会检查整栋大楼，一层楼一层楼，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查找那个唯一没有回家的人。

如果他们那样做的话，也用不了多久时间。现在唯一的问题便是：谁会第一个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路易斯·帕特森

过去四天，一直有人按门铃。这次我应声开门时，看到的是高高瘦瘦而充满浪漫情怀的小年轻——克劳斯梅尔先生，他为那家讨厌的杂志社工作。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访了，但我并不介意。他是如此谦谦有礼、气派高贵，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古板保守。他的到来让我的公寓蓬荜生辉。

“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帕特森夫人。”他说。和以往一样，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帕特森小姐，”我尖声大笑道，“打扰我啦，不过，进来吧。还没有抓到那个凶手吗？”

“我们没有在找什么凶手，帕特森小姐。我告诉过您——”

“省省吧，把这套说辞留给《闲话事实》的那些常规订阅者吧，”我说，“坐吧。”

他小心地绕过四个孩子，两个小一点的分别是皮特家和麦克家的孩子，正在给拉尔夫家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做帮手。他们一边锯，一边不停地捶打一些模板、盒子和车轮，仔细地研究着如何将它们组装成货车或者某种新型的踏板车。克劳斯梅尔先生小心翼翼地提起裤腿，他总这样，然后在一张大皮椅上坐下，那儿原先摆放的是一把摇椅。

“您把我们和《真相》搞混了，”他坚定地纠正我，“那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出版物，和我们所有杂志关注的都不是同一领域。我是在贾诺斯集团工作的。最近我才加入《名人》工作组。”他用巧妙的反语补充

道：“我想您听说过这本杂志。可能您曾经甚至还读过。但是现在，我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

“我知道，克劳斯梅尔先生。你在鬼话连篇的《新闻资讯》里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他看起来是如此生气，以至于我都确定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缘故，他一定会站起来飞也似地离开。“没关系，”我说，简直是吼出来的，“我喜欢那篇文章，克劳斯梅尔先生。真的。我也很欣赏它，尽管它完全扭曲了事实，而且我明白你用这些美好的辞藻赞美我，也并非真心实意，你只是在寻找那个凶手。来点麝香葡萄酒吗？我只有这个。”

我搜出家里仅剩的一加仑麝香葡萄酒，找出一只我仅存不多的还完好无损的平脚玻璃杯。它还算干净。

“不了，谢谢，”他说，“关于那篇文章，帕特森小姐——”

“一点也不喝？”

“不了，真的不用。不过，至于那篇文章——”

“不是特别好，”我承认，“我说的是酒。”我解释道，这才发现自己确实在发火，因而感觉很惊恐。克劳斯梅尔先生还没有对我做什么呢，他看起来就像那种做什么事都很自我，而且内心十分敏感的人，而我做的就是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冒犯他。我下定决心让自己表现得完全像个艺术家。我给自己倒了杯麝香葡萄酒，并极尽温柔地劝他也喝点：“我真希望您能和我一起享用它。”

“不了，谢谢。帕特森小姐，那篇《新闻资讯》里的文章不是我写的。”

“哦？不是你吗？”

“不是。”

“哦，我觉得它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报道呢。”我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而且我简直就是在咆哮。“我的意思是，在某些方面。克劳斯梅尔先生，请不要介意。我不习惯把我的画标榜为‘价值不菲’，或是‘无价之宝’——这是你们定义的吧？就是凶手花五十美元买的那幅。”

克劳斯梅尔先生生气了，我能看出来，或许我也让他感到厌烦了。我发誓，不管他说什么，也不管我有什么意见，我都会闭嘴，表现得通情达理，至少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是这样。十五分钟而已，时间并不太长。

“我只提供了一些信息，”克劳斯梅尔先生小心翼翼地解释着，“比如说，我给《新闻资讯》的作者描述了《犹大》那幅画，完全照着您跟我说的那样描述的。”

婊子养的！

“该死的，”我尖叫，“你从哪儿听来的犹大啊什么的名称？我告诉过你，那幅画的名字是《基础的研究》。你给我自己的画取了个我从未想过的花哨名号，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敢这样做，你这个可怕的弱小的寄生虫，你怎么敢用你的愚昧玷污我的画？”

我满腔怒火地看着他。他又是一个画作销毁者！看着他那惨白古板的脸，我就知道。那些正派体面的疯子最喜欢拿屠夫的刀子乱划油画，用颜料乱泼它们，用火烧毁它们，而他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天啊，他像极了彼特。不，彼特也不过是把画拿去遮挡坏了的窗玻璃，堵住漏风

的地方和糊上屋顶漏雨的地方。他却做得更官方。他会将画抛弃在某个经授权的仓库，销毁记录，然后永远让它们尘封在那里。

我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又给自己倒了更多，然后试着听他说。

“我确实是用您起的画名，我向您保证，一定是在书写和编辑的过程中出了岔子。这会在即将发行的《新闻资讯》中的一篇报道中得到纠正，并附上《基础的研究》的照片。”

“我了解你，你这个该死的纵火犯。”他那双灰白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与当初拉尔夫让我看那些碎纸、灰烬和烧焦了的碎片时的表情如出一辙。那些碎屑便是我五年心血所剩之物——全堆在壁炉里了。当时的拉尔夫是多么自豪啊！我想，如果你知道如何毁掉具有创造性的新事物，那么你确实卓有成就。“你现在想干什么？”我问他，“你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我看到克劳斯梅尔先生脸色异常苍白。我想，如果他不是一个服服帖帖一心只为《新闻资讯》卖命的小喽啰，他一定会拿起埃尔罗伊侦察兵的战斧向我挥砍过来。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买您画的人了，帕特森小姐，”他说，极力地控制着自己，“我们确定知道他所在的范围，可能随时会找到他。希望您去公司，以便您能认出他。您花费的时间以及给您带来的麻烦，我们会给予金钱上的补偿。如果您能帮助我们，我们将给您一百美元作为报酬。您能帮我们吗？”

“这么说，你们找到凶手啦？”我说。

克劳斯梅尔先生再次纠正道：“我们没有在寻找凶手，帕特森小

姐。我向您保证，我们找的这个人凶手完全没有关系。”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厌倦。

“胡说。”我说。

“什么？”

“胡说。警察来过这里，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们在找同一个人——买了我画的人和杀了那个叫德洛斯的女人的。你当我是谁？显然，你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笨蛋。”

“没有，”克劳斯梅尔先生语气强烈地告诉我，“我从没那样想过。您愿意和我一起回公司吗？”

一百美元也是钱啊。

“这个人喜欢我的《基础的研究》，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帮你们抓一个如此有眼光的人。我从未有过许多崇拜者，我可不想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送去坐电椅受刑。”

克劳斯梅尔先生的表情表明他完全赞同我的说法，但痛苦的是他却不能如此说。

“但是，或许我们能够帮您重新拿回那幅画。您想把它买回来，不是吗？”

“不，我一点儿都不想买回来，我只是不想它烂在加尔各答的某个黑窟窿里。”

我知道没有人能再见到那幅画了，它现在已经躺在了东河的河底

了。凶手不得不处理了它以保住自己的命。与那个死了的女人有联系的一切东西，他都会统统处理掉。

又是一个高贵的毁灭天使。

我意识到这点，感觉气极了，心也凉了半截。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不去在乎。那幅画不是我最好的画之一，但我却很在意。完成画作异常艰辛，之后还要努力保护它们不被自封的审查者、嫉妒的爱好者和微小的神灵——比如克劳斯梅尔先生所毁掉。

“好吧，”我说，“我去，但仅仅是看在一百美元的份上。”

克劳斯梅尔先生像是从盒子里弹出来一样，蹭的一下站起来。天啊，他的动作真优雅！当他死了，也不用给他进行防腐处理了，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种优雅。

“当然！”他温和地说。

我环顾四周，在书架最上面一格找到了我最好的帽子。四岁的伊迪丝——迈克的女儿——责骂我把她的鸟巢拿走了。我解释说傍晚前我一定会物归原处的。临走前，我委托小拉尔夫临时照看整个家，直到我另行通知。他抬起头来，我想他听到我的话了。不管怎样，他懂我的意思。

在去他公司的出租车里，克劳斯梅尔先生努力表现出友善。

“很好的孩子，”他告诉我，“很阳光，很健康。我好像没听您说起过您的丈夫。”

“我从没结过婚。”我再次违心地尖声笑道。天啊，从明天开始，我

要学习如何表现得举止优雅，即使这是我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他们都是爱的结晶，克劳斯梅尔先生。”他坐得如此笔直，表情如此真诚，看起来如此高雅。相比之下，我看起来却像个幼儿园没毕业的孩子。然后，我涌起了一股糟糕的受挫感，很清楚自己就像个十足的傻子。我确实就是个傻子。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这点。然而，克劳斯梅尔先生是如此的完美，我猜想他是否知道呢？或许并不知道吧。完美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了解太多。

“克劳斯梅尔先生，如果我向你透露了什么秘密，你也别介意啊。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你们《实情》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乐于了解所有的秘密。”

我想这个谎撒得太赤裸裸了，因为他一言未发。过了一会儿，我们便下车了。克劳斯梅尔先生看起来非常高兴，并且全神贯注听我说，因为他马上可以摆脱我了。天杀的！如果他来之前，我梳妆打扮了一番，如果我真想给他留个好印象，我肯定能在五秒之内搞定他。但是，谁想俘获一个坐办公室的恶心家伙？

我喝醉了，在我们进入大楼并坐电梯往上走的三分钟里，我表现得十分安静。高贵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玩的游戏。在耗尽了我的高贵后，我们走出了电梯。我问：“我应该做什么呢，克劳斯梅尔先生？除了拿我的一百美元。”

当然，无意中，我又放纵地尖声笑起来。

“别担心您的一百美元，”他简短地说，“买您那幅画的人就在这栋楼的某个地方。我们找到他也只是时间问题。您要做的就是当我们找到他时辨认他。”

我突然间极端厌恶起克劳斯梅尔先生和一直问我问题的警察，以及整件疯狂的事情。这些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与我何干？我一生中就只有的一件事，那就是画画。如果其他人以毁掉画为乐，那就随他们的便吧！或许那是他们表达自己创作天性的方式。或许他们将他们压制或毁坏的佳作看作是他们的杰作。

这是一种邪恶的想法，我知道这种思考的角度不对。当克劳斯梅尔先生将手放到办公室的门把上把门推开时，我说：“你一定是个极度冷漠自私、久经世故的人，克劳斯梅尔先生。你难道从未渴望过呼吸一口健康、清新、卫生、自然、新鲜的空气吗？”

他礼貌地看了我一眼，带着丰富的感情。

“我一直努力克制不那么冷漠自私，”他说，“一直如此。”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里面满是坐办公室的恶心之人。

“你有几个孩子，克劳斯梅尔先生？”我问。我本意想要轻声询问，但很显然我是在大声喊叫，因为许多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两个。”他低声道，但更像是在咒骂。然后，他装出一副笑脸，把我带到了前面。然而，当我边走过办公室，边四处打量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墙上的画吸引了。那是我的画！《愤怒的研究》！真是不可思议！我几乎无法相信。“乔治，”克劳斯梅尔先生介绍道，“这是帕特森小姐，那个画家。”画被裱起来了，很漂亮。“帕特森小姐，这是乔治·斯特劳德，他负责我们的调查。她同意待在这儿一直到我们找到那个人。我相信，她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一个长相英俊的家伙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走上前同我握手。

“帕特森小姐，”他说，“真是意外惊喜啊！”

我看着他，想要大叫，但却喘不过气来。太疯狂了！他就是凶手，就是在第三大道的旧货店里买我画的人。

“你好！”我说。我转向克劳斯梅尔先生，但他看起来相当疲惫，与此同时又如释重负。我又看向斯特劳德。“呃，”我不太确定地说，“我能做些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心照不宣地看着对方。我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我知道。但我无法理解，我犹豫着。

这个平庸无奇、温文尔雅的普通人杀了那个叫德洛斯的女人？看起来不太可能。他哪来的胆量？他对生活中可怕紧张的时刻都有何了解？我一定是弄错了。我肯定是误会了整件事情。但确实是同一个人。毫无疑问啊！

尽管他露出了自在的笑容，但他的双眼就像火山口一样深邃，眼神冰冷坚定。我明白个中缘由，我也知道整个办公室里再没有人能像我一样明白，因为他们都像可怜的克劳斯梅尔先生一样，完美无缺。

“您能帮助我们，真是太好了！”他说，“我想唐已经跟您解释了我們正在进行的工作。”

“是的。”我的双膝突然打起颤来。对于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无法承受。“我知道一切，斯特劳德先生，真的。”

“我毫不怀疑，”他说，“我确信您知道。”

为什么没有人做点什么来打破这个下午的噩梦？它就是个噩梦！为

什么没有人承认这彻头彻尾都只是个愚蠢的玩笑？如果我选择此时此刻指认他，这个叫斯特劳德的将会撒个怎样的弥天大谎，却又能让人相信呢？

我不自主地尖笑起来，猛地从他手里抽回手来。“不管怎样，我还是很高兴有人喜欢我的《愤怒的研究》。”

“是的，我很喜欢这幅画。”凶手说。

“这是你的吗？”我短促地尖叫道。

“当然。我喜欢您所有的作品。”

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五十人，但办公室里却大概只有五个人。他们现在全都转过去看着《愤怒的研究》。克劳斯梅尔先生说：“该死！这真是帕特森小姐的画。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们，乔治？”

他耸耸肩。

“告诉你们什么？有什么好说的？我喜欢它就买了下来，然后就挂在那儿。这都已经好几年了。”

克劳斯梅尔先生重新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叫斯特劳德的人。其他人却张大嘴巴看着我，似乎第一次相信我是个艺术家。

“您想喝点儿什么吗，帕特森小姐？”这个凶手邀请道。他似笑非笑。但我看出来那不是笑，而只是内心绝望的一种伪装。

我立即吞了吞口水，嘴里又涩又干，我无法控制那虚弱无力的吼声从我身体里爆发出来。即使我笑着，我也知道那并不是真笑，只是再简

单不过的歇斯底里。

“我的《基础的研究》到底在哪儿？”我质询道，“就是被你们可恶的杂志称作《犹大》的那幅。”

斯特劳德十分沉默，脸色异常苍白。其他人只是面无表情。克劳斯梅尔先生对斯特劳德说：“我对她说过我们会尽力帮她找回那幅画的。”他又耐心地向我解释：“我并没有说我们已经拿到画了，帕特森小姐。我的意思是一旦找到那个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幅画。”

“会吗？”我冷冷地盯着斯特劳德说，“我想更有可能它已经被毁了。”

他那僵硬的脸上有了波涛暗涌，却仍然保持着随意而虚伪的笑容。

“不，”他最后开口说，“我不这样认为，帕特森小姐。我有理由相信您的画还完好无损。”他转到办公桌后拿起来电话。拿着话筒，他投给我一记冷酷而强硬的眼神，让我确定我不可能误解。“它会失而复得的，”他告诉我，“只要其他一切事情进展顺利。您能完全明白吗？”

“嗯。”我说。天杀的！他居然在威胁我。应该是我威胁他吧！事实上，我会的。“他妈的，最好是完好无损。我可知道它价值不菲呢！”

他点点头。

“我们也这样想。现在，您想喝点什么？”

“她喜欢麝香葡萄酒。”克劳斯梅尔先生说。

“黑麦威士忌。”我喊道。

我干吗要关心他杀她的原因呢？如果《愤怒的研究》很安全，那么《基础的研究》也很可能是安全的，而且它实际上能值许多钱呢——现在。如果它被毁了，我完全可以再揭穿他的。此外，他确实收藏了我的画。“不只要一杯，多来点。来一打吧。”

和凶手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得承受点什么。同时，记得要保持尊严，至少在公共场合。

乔治·斯特劳德 10

有时我会在沙发上（很久前搬进办公室的）醒来得特别早，穿上鞋，系上领带——我唯一脱下的两件衣物，然后满脸愁云地走向办公桌。

我的手表指向八点多。今天是时候让一切结束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但我知道就是今天了。警察会完成在奥尔巴尼的调查。有人会想到彻底搜楼。

昨天本应该水落石出的，但为什么没有，我永远不得而知。当那个叫帕特森的女人走进来时，我就该玩完了。我知道为什么她不指认我，因为我还没有毁掉她的画，而我的筹码就是如果她开口告发我，我便会毁掉它。艺术家都很古怪。我一想到差点真的毁掉那幅画就全身战栗。她仍然会制造麻烦，任何时候只要她想，她便可能会。她的性情阴晴不定。晚上八点左右，她便匆匆离开，但也可能再回来。任何时候，出于任何理由，她都可能改变主意。

我按呼叫钮找公司的勤务工，结果没有人应。最后我给楼下的杂货店打了个电话，最终吃到了三明治，喝到了一夸脱黑咖啡。罗伊的办公室里，哈利·斯莱特和阿尔文·迪利仍然死盯着监视屏。

快到九点的时候，剩下的成员开始陆续进来。利昂·汤普勒先到，然后是罗伊、英格伦，唐和爱德华几乎同时到我的办公室。

“你怎么不回家？”罗伊问我，“你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不是吗？”

我摇摇头。“我要待在这儿。”

“事情结束前，你想一直待在这儿吗？”

“对。楼下情况怎么样了？”

利昂·汤普勒说：“正紧锣密鼓进行着。菲利普·贝斯特刚跟迈克换了班。我们整晚盯守着从这儿到凡·巴特的一条线，还有更多的特警加入进来了。我就搞不懂了。”

就是这样。我感觉该来的终究是要来了。“你搞不懂什么？”我问。

“为什么这个家伙还没出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确在这里，但具体在哪儿呢？”

“或许在我们在这儿撒网之前，他就已经离开了。”我说。

“不可能。”

“他或许只是从这扇门进来，然后又从那扇门出去了，”我辩驳道，“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被跟踪了呢。”

“不，”利昂说，“那个服务员一直跟他到电梯口。他坐的是直达电梯。他可能在第十八层楼以上的任何角落。据我们所知，他就在我们自己公司的某个地方。”

“我们该怎么做？”英格伦问。

“他会露面的。”我说。

“我觉得时间紧急，乔治。”罗伊提醒我。

“是的。”

“我突然想到，”利昂说，“如果他没有出来——”所以，是利昂·汤普勒提出的建议。我看着他，等着他继续。“我们可以让那些目击者，加上楼里的保安和我们自己的一些人，从上向下搜查一遍，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地搜。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虽然会花上数小时，但我们最终会找到那个人的。”

我必须装作在思考。这个建议不是出自我口，似乎已经相当糟糕了。我点点头说：“主意不错。”

“那我们这么做吗？”

如果我知道那些目击者在哪儿，如果我能够掌握他们在每层楼、每套房的搜索进度，那么还是有办法的。哨子吹响前，游戏便没有结束。

“开始吧，”我说，“你来负责，利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每一步的进展。让我知道你们从哪层楼开始，从哪个方向展开，接着要检查哪儿。”

“好，”他说，“首先，我们将目击者和保安安排在十八楼以上的每层。他们将搜查楼梯间、电梯，而且我让他们密切关注进出办公室的人，还有邮件滑送槽、卫生间、储藏室——所有地方。”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你说呢？”

天啊，代价真大啊！欠下的债总归是要还的。这当然是抱怨的话，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看着自己的整个人生分崩离析，且连带着亲近他的人也灰飞烟灭，却连无声的抗议都没有。真正接受自己命运的人会真正毫不颤抖地向他自造的巨大赌局鞠躬认输，这是说谎，是瞎编。不存在这样的人，以前不曾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

“不错，”我说，“随时告知我。”

“我想带上迪克、爱德华和唐。还有其他更多人，他们一来办公室，我们就走。”

“带上吧。”

“而且，我觉得要鼓励鼓励那些目击者。”

“给他们报酬。我给你开张票。”我在一张出纳员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数额处空着未填，然后将它扔给了利昂。“好好搜查。”我说，自认为挤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很快，办公室就空了。不久，利昂打电话来说他们正在搜查第十八层楼，并且关闭了所有的出入口，停止了所有向下运行的电梯以便检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上楼。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在敌人的中心腹地——三十二层楼的史蒂夫或厄尔的办公室——一定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我正努力地想办法找到它，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史蒂夫本人。他让我立即上去，声音听着含混不清且紧张不安，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在哈根的办公室里，除了他自己，我还看到了其他几个人：厄尔·贾诺斯，我们的首席律师拉尔夫·毕曼，公司最大的股东约翰·韦恩以及其他四位主编。我还看到了弗雷德·斯泰赫尔——詹妮特·多诺霍的总裁。除了斯泰赫尔和厄尔，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惊愕，并露出一丝尴尬之情。斯泰赫尔看似有些愧疚，厄尔则流露出一种比平时更自信的神情。厄尔走向我，真诚地和我握手，我才发现他的自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神经紧张到近乎歇斯底里。

“乔治，”他说，“这让我十分高兴。”尽管他看着我，我却不觉得他真的是在看我；当他转过身继续说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他真正在看办公室里的任何人。“我不明白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等着。我现在要说的会被写下，并在随后公布给所有的员工。由于我不能亲自逐一地对所有人说，所以借此表达我的遗憾。”我坐下来，看着周围那些露出专注表情的脸庞。和我一样，他们也感觉到了唯一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如你们所知，就贾诺斯发行物的编辑政策来说，我们的控权董事会有些与众不同。我一直在为实现自由、灵活和创新的新闻业这一理念努力着、奋斗着，这个理念不仅是我对新闻事业的理解，也是每个公司职员的理解。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我对我们过去的成就感到自豪，对赢得这么多人才的支持感到自豪。”他停下来，看着哈根。哈根却谁也没看，只冷冷地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笔记本，在上面胡乱画着圈圈线条。“但是，控权董事会不认同我的政策是最符合公司利益的，而最近发生的不幸事情——你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使得反对者更加质疑我的领导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责怪他们。与其危及整个集团的未来，不如我同意做出让步，与詹妮特-多诺霍公司合并。我希望你们在新公司里依然保持住为旧公司服务时的那种精神。我希望你们忠于斯泰赫尔先生——你们的新主编，就像忠于我和史蒂夫一样。”

律师毕曼就这件事情又发表了一通演说；然后韦恩开始说厄尔的这一举措只是暂时的，每个人都期望他早日回归。他还在继续说着，这时候门开了，利昂·汤普勒走了进来。我走向他。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一无所获，”他告诉我，“但以防万一，我觉得有必要也搜查一下贾诺斯和哈根的办公室。”

门在一关一合之际，我看到走廊里站着一堆人，其中就有吉尔家和

凡·巴特的服务员。

“就此作罢，”我说，“任务终止了。”

利昂缓慢地扫视了一圈办公室，露出了置身历史博物馆似的庄严神色。他的眼睛又转过来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你是说，将他们都送走？”

“都送走。我们将遭遇重大变故，就如庞贝城被火山湮灭的事件一样重大。”

回到房间，我听到韦恩对哈根说：“——要么巴黎办事处，要么维也纳办事处。我想你可以挑一个，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再想想。”哈根告诉他。

“公司大于一切！”厄尔过于愉悦而自信地重申。这既可怕却又带着英雄主义色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得继续向前发展。它远比我重要，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我不想看到它受伤害，甚至陷于危险当中。”

我们的新主编斯泰赫尔似乎是唯一一个旁观者。我走向他。

“呃？”我说。

“我知道你想要更多的钱，”他告诉我，“但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我能看出他根本没有任何长进。我说：“埃默里·马斐逊。”

我想这会让他措手不及，而事实的确如此。

“什么？你真的想要埃默里·马斐逊？”

“我们想以连环画的形式推出‘受资助人’，用图画来叙述它。”斯泰赫尔眼睛里流露出怀疑与顾虑的眼神，但他的兴趣之火也被点燃。

“没有人会再阅读文字了，”我继续说道，“形象化的演示是整个未来的趋势。让埃默里继续负责‘受资助人’，在杂志上印上彩色画页吧。”

他极不情愿地说：“我会考虑的。再说吧。”

乔治·斯特劳德 11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就如一部失控的电影，时而过得太快，时而又太慢。

我给乔吉特打电话，约她晚上到凡·巴特吃晚餐。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高兴，但我猜不出原因。我是这个家里唯一明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意义。

我解释说上个任务完成了，然后她便让乔吉娅接电话。我们就是这样通话的：

“喂？喂？是你吗，爸爸？我是乔吉娅。”

“喂，乔吉娅。我是爸爸。”

“喂。”

“喂。”

“喂？喂？”

“好吧，我们已经打过招呼啦。”

“喂，爸爸，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她叫什么名字？”

“克劳迪娅。她至少十五岁了。”

“六岁。”

“十六岁。”

“六岁。喂？喂？”

“喂，好吧，她六岁。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她开始拉扯手帕上一个松掉的线头，手帕开始脱线。很快，她扯起手帕来，她扯啊扯啊，最后整个手帕都扯没了。她又扯起毛衣上的一些线，然后是裙子上的，而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就这样扯啊扯啊，不一会儿头发就和线缠在了一起。她还继续扯啊扯啊，可怜的克劳迪娅很快就变成一团线球躺在了地上。”

“然后她怎么办了？喂？”

“然后她就躺在地上，抬头看着她刚刚坐着的那把椅子。椅子现在当然是空的啦。她说：‘我这是在哪儿呀？’”

成功了！我听到乔吉娅因为不相信而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我做什么了？喂？喂？”

“你什么也没有做，”我说，“只是从那以后总是很小心，尽量不去扯任何松了的线头。不会扯得太远。”

“喂？讲完了吗？”

“讲完了。”

“拜拜。喂？”

“我们已经打过招呼啦。现在我们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我给代理打了个电话，定了两张晚上演出的票。然后，我又冲动地打电话给当时寄给我们路易斯·帕特森画展照片的那个老板。告诉他身份之后，我便问：“帕特森的作品实际值多少钱？”

“不好说，”他说，“您是想买呢，还是有画要卖？”

“都有。我想要个大致的报价。”

“呃，老实说，没人知道。我想您指的是你们《新闻资讯》最近刊登的那篇文章里提到的价格吧？”

“差不多。”

“嗯。那当然是夸张了。像帕特森这类画家的市场总是时好时坏。但我想她任何一幅画的价格都应该平均要两三千吧。我碰巧有她的一些画，相当不错，您大概能以这个价钱买下来。”

“那幅《犹大》值多少钱？我指的是画着一双手的那幅。你给我们寄了张它的照片。”

“呃，那幅就不同了。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想它的价格会更高点吧。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没有那幅画。显然，它是真的流失了。”

“它没有流失，”我说，“在我这儿。它值多少钱？”

电话那头很明显地停顿了一会儿。

“真的在您那？”

“是的。”

“您知道的，那个什么先生？”

“斯特劳德。乔治·斯特劳德。”

“您懂的，斯特劳德先生，我自己不买画的。我只是展览画作，然后从那些经由我馆里卖出去的画中抽取一定的佣金。但是如果您真的有那幅《犹大》，我想您可以随随便便就能卖到五千到一万美元。”

我谢过他，然后挂了电话。

大钟运转于各处，不忽略任何人，也不遗漏任何人；不忘记任何事，不记住任何事，也不知道任何事。它即是虚无，我本欲补充点什么，但却理解更深。它就是一切。一切就在那儿。

这天下午，路易斯·帕特森咆哮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喝得酩酊大醉。我一直在等她。她想和我谈谈，我便和她一起离开去了吉尔家。

我们坐在吉尔家的吧台边上，她问：“我的那幅画呢？你把它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我把它放在家里了。为什么我非得要处理它呢？”

“你明知故问，”她大喊道，“因为它能证明你杀了保琳·德洛斯。”

三个顾客饶有兴趣地回头看我们。所以，我只好谨慎地向她解释我没有杀人，其中保留了大部分的细节。我简略地描述了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等我说完后，她失望地说：“所以，你真的不是凶手？”

“很抱歉，不是。”

她狂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都以为她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呢。

“我也很抱歉，斯特劳德先生。昨天下午在你办公室的时候我太过鲁莽了。天啊，你不知道，为了救我的画，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越看你越觉得你邪恶。现在想想，你的确如此，不是吗？”

她可真是个好女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昨天她看起来似乎不太正常，今天显然煞费苦心地将自己整装了起来。她个头高大，皮肤黝黑，活力四射。

吉尔顺着我们面前的吧台走了过来。

“晚上好啊！”他对我们说，然后又转向我，“呃，你的一个朋友大约上周一直在这儿转悠，想要找你。他肯定想见你，急切地想见你。但是他现在不在这儿。一大堆人都在找你呢。”

“我知道，”我说，“我已经见过他们了。请给我们来两杯黑麦威士忌高杯酒，让这位女士玩玩那个游戏。”

有那么一会儿，吉尔和那个帕特森女人一直玩着游戏。她先要求看气球，这很简单，就是吉尔在车库旁的大火中救下来的唯一玩具。最后，她又要求看拉斐尔的画，这同样很简单，就是他在一次长途旅行中从意大利给他妻子寄的一张明信片上的图画。

大概喝了八杯酒以后，帕特森想起了什么——我知道她迟早会想起来的。

“乔治，我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想让我指认你呢？怎么回事啊？”

她已经醉得十分厉害了。我严肃地告诉她：“他们想找到拥有你那幅画的人。大家都认为它已经丢失了。想起来了么？而且它是无价之宝。想起来了么？我们公司自然想找到它。”

她半信半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狂笑起来。

“骗人的鬼话。我想知道真相。我的画在哪儿？我想把它要回来。克劳斯梅尔先生说过的，你们一找到画就拿给我。”想起唐，她似乎触动了另一股躁动的情绪。“那个讨厌的家伙。去死吧，他！呃，画在哪儿？”

“路易斯。”我说。

“它很值钱，它是我的，我想拿回它。你什么时候把它给我？”

“路易斯。”

“你是个骗子。百里开外我都能辨认出你这种人。你有妻子，没有孩子，你有套贷了款的房子。今晚你过着穷苦的生活，转天你就同上班路上聊八卦的人吹嘘，说自己认识一个真正的画家——著名的路易斯·帕特森。”她一拳打在吧台面上。吉尔回到我们旁边，慵懒地给我们又添了杯酒。“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只要我的《基础的研究》。你们承诺我的，而且它很值钱。它在哪儿？”

“你得不到它，”我直言不讳地说，“它是我的。”

她瞪大眼睛，咆哮着。

“你个混蛋，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当然是成心的。毕竟，它是我的。我买下了它，不是吗？而且它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喜欢它，我想要它，我需要它。”

突然间，她变得温柔起来。

“为什么？”

“因为那幅特殊的画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它还会继续教育我。或许，在某个时刻，它会让我觉得又上了次大学。”我看了看表。如果能在十分钟内赶到凡·巴特，那我大概能准时赴约了。“但我会和你做笔交易。《愤怒的研究》已经挂在了我办公室，你的其他四幅画挂在我家里。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基础的研究》那幅画不管多少钱都不卖。不卖给任何人。”

她惆怅地问我：“你真的就那么喜欢它吗？”

我没有时间解释了，所以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的。”

这个回答让她无话可说了，然后我想办法把她弄出了酒馆。在吉尔家门口，我把她塞进了出租车，付了车费，然后把她家地址给了司机。

我拦下下一辆经过这儿的出租车。我想我大概会迟到凡·巴特一会儿，但这似乎并不打紧。

这只无声无息、无形无影的大钟如往常一样转动着，但它已经完全将我遗忘。今晚，它又在寻找别人。它的臂杆、手把和钢簧紧绷着，泰然自若地找寻着另一个人，就如前天晚上它伸手抓我时一样的盲目与无情。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它没有抓到我。但我深信它还会再次转回来找我。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

我确定我将笔记本收好放进了内兜里。上面有路易斯的地址以及她的电话。当然，我将永远不会给她打电话。遭受一场严重得近乎灾难性的重创已经足够了。即便这样，这也是一串不错且有趣的号码，值得拥有。

红灯亮了，出租车慢慢地减速停了下来。我转向车窗向外看去，便看到了街角报刊亭上一份报纸的标题。

厄尔·贾诺斯——被撤职的出版商——

跳楼身亡！

目 录

[代序](#)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版权信息

书名：当你老去

作者：〔意〕伊塔洛·斯韦沃

译者：张智中

书号：9787545537673

本书纸版由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巴别塔文化（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作者生平

伊塔洛·斯韦沃（1861—1928），原名埃托雷·施米茨，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的里雅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有着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的笔名正是这个意思。19世纪90年代，斯韦沃出版了两部小说：《一生》和《当你老去》。然而，这两部小说遭到了评论家的忽视和读者的冷遇。随之，他放弃了文学，到岳父的油漆厂工作。后来，他聘用了一个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年轻人来教他英语，乔伊斯读了他的小说后，赞叹不已，这样一来，斯韦沃才重拾笔杆。在乔伊斯的帮助下，他于1923年出版了《泽诺的意识》，在国际文坛产生反响。1928年，斯韦沃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当时他正在创作另一部小说。

代序

“我觉得非常可惜，你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主題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一辈子碌碌无为、没有任何精神信仰的年轻人。”这是德国评论家保罗·海泽在写给伊塔洛·斯韦沃的信里，对其第二部小说《当你老去》的评价——这个评价难免令人尴尬。

五年前，斯韦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生》，但没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他本来希望第二部小说能让他从维也纳联合银行的里雅斯特分部函授部的工作中脱身，然而，这一切都被海泽的来信和意大利出版商一如既往的冷遇给搅没了。正如西塞罗所言：艺术，需要荣誉。然而，斯韦沃并不这么认为。他正式否认了自己以前的说法（当然，也是文学史上最长的愤慨之一）：“所谓文学，不过是一种荒唐而该死的东西。”他退隐到的里雅斯特的商业圈，过着一种舒适、隐居的生活。他和一位船舶油漆商人的女儿结婚后，开始自己经商。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

但是，克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斯韦沃而言，他开始是个具有混合动机的鉴赏家，后来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这不是一般的丰富与复杂。从他妻子的回忆录里，我们得知，他不仅仅习惯了搁笔，还习惯于戒酒，放弃了拉小提琴，还有——例行的——戒烟（四点零七分——也就是他妈妈去世的时间，是他喜欢抽“最后”一支烟的时候）。我们越仔细看，越会觉得他的这种姿态的重要性——无论对他的生活，还是对他的写作。同时，也会觉得这种姿态似乎变成了与其相反相成的工具：占有。

在克制的掩蔽下，斯韦沃继续写作——便条、零星的日志、自传的片段，都由他的妻子精心保管。“写作是必须的，”他说，“但是，出版就没必要了。”于是，写作在暗中进行着，逐渐从早期两部小说中紧凑又无情的完全情绪化的现实主义，转变为后期作品里相对宽松、诙谐的语言风格。这种转变在私下继续，也就避免了更多的负面评价。

不言而喻，像斯韦沃这种天才作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而是代表增加赌注：一种引诱、激怒、对抗他的宿命的方式，让他的作品得到应有的地位。然而，鉴于他的名气不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位20世纪的文学巨匠的赞赏，这地位该去哪儿寻得——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当斯韦沃默认了自己商人的命运的时候，他却重生了——作为一个作家。岳父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到伦敦出差。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他在的里雅斯特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教他英语。詹姆斯·乔伊斯当时二十五岁，还不怎么有名，但是，当信心不足的斯韦沃给他看自己早被遗忘的两部小说的时候，乔伊斯对已进中年的学生的赞赏，足以重新唤起斯韦沃的文学梦。多年以后，当《泽诺的意识》完稿后，也是乔伊斯——现在已是大名鼎鼎——帮他在法国出版并获得成功，斯韦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在一个结局精彩又俗套的故事里，少不了这两个不屈不挠的现代主义者。

泽诺，和其作者一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弃者——最滑稽的部分是关于香烟。不过，他也有其他爱好。他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获得的快乐的秘诀，就是他不断地为了一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至少在他思想里是这样的）。在他迷人又曲折的精神的小道上，关于幸福的短暂这个问题，他通过将其破坏性的理念吸纳入快乐本身的体验来解决。如此这般，享受和破灭，便奇迹般地在那儿暂停——至少在某个阶段是这样。

在斯韦沃的早期小说里，非常真诚（也不那么自欺欺人）的主角，从来都没有掌握泽诺淡定放弃的艺术，虽然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努力着。在《一生》中，阿方索·尼蒂，作为一个年轻人，被银行工作、文学梦想以及对爱情的追求这三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折磨，渐渐陷入一种缓慢的歇斯底里式的自我牺牲。在他所供职的老板的女儿终于委身于他时，他却抛弃了她，并在一时冲动下，把继承的大部分财产分发了出去。最终——在这部阴冷的杰作中，不断地失去成为主题——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不同的时刻，他对自己的欲望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为对抗拒绝而做的先发制人的防护，一种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的方法，甚至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形式。

确实，他觉得，他非常接近在书里出现的理想状态——克制和安静的状态。他甚至不再感到任何的激动，缺乏精力来克制更多了……

不管他怎么解释，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一种尝试——愈演愈烈——控制一种不可想象的极为不利的环境，一种利用自己的无力来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在《一个饥饿的艺术家》里，卡夫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所以，这也就不奇怪了——为何利维娅·斯韦沃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丈夫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发现，就是卡夫卡。¹有时候，他的现实主义，在显微镜的聚焦之下，凭其绝对的陌生和原始，与卡夫卡朴素的寓言主义之间，似乎只隔着一根头发的距离。

阿方索·尼蒂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彻头彻尾的牺牲，而《当你老去》（这是乔伊斯起的英文名字，原名是《暮年》）里的主角，似乎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已经做到了这点。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不禁又让人想起卡夫卡），他的环境“使他在生活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冒半点风险。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很多世俗的快乐”。艾米利奥·布莱塔尼对他和安吉丽娜的爱情，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旦他获得了渴望已久的、

在他生命里干涸的土地上残存的“尘世的幸福”，他就和她分手。早在激情还没有真正达到巅峰之时，他就幻想着了结的那一刻，然后，在安全的回忆里，他尽情享受这一切。

他对幻像的热衷，让他把生活看成一条穿过平静山谷的笔直而平坦的道路。在他第一次遇到安吉丽娜的地方，这条路就分岔了，他开始穿过各种景物：树木、花朵、小山，但也只是那么一会儿，在那之后又掉入山谷，又成了那条笔直的道路，平坦而安全。但因为之前那段迷人、生动、富有活力，也略带疲惫的回忆，现在的路途也不那么乏味。

在他有些可笑的充满道德和自尊的内心，艾米利奥把自己想象成安吉丽娜的老师，就像比哥马利恩对加拉提亚那样。但是，他刚“陷入这个年轻姑娘的美妙生活里”，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他变成了那个什么都需要学习的人——最让人无奈的是抛弃她的力量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为了把她赶出自己的世界所做的尝试，都是白费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她那些精心设计的浅薄又精明（如果对艾米利奥而言不是这样的，至少对读者而言是这样）的堕落——她的虚荣、她的轻佻、她的其他情人；还有，一个隐藏得不那么深的、还在继续的、很多人的放荡的狂欢，只要艾米利奥一转身，她就忘情于此。最后，他骂她一声“妓女”，然而，这个词似乎显得飘忽而且不够分量。

“有时候，只有精准描述才可以表达事实。”斯韦沃在一篇关于乔伊斯的文章里无拘无束地写道。《当你老去》的其中一个亮点，在于故事展现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以及反映这些事实的相应的各种精准描述。有最精炼的分析性描述，不断补充、完善我们对每个角色怪癖的动机以及心理的理解。“我知道，你爱我，对吧？但你从来没说过可能娶我。”安吉丽娜一度兴奋地说。由此我们可以对艾米利奥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的可爱和自知，还有他的愚昧和自负——从看似简单实则难解的描述他反

应的句子来看：“听到她暗示他的自私自利，却又没有一点儿怨恨，他非常感动。”在叙述方面，每当需要更为纯粹的分析性描述时，就会有关于形象和比喻的惊人描述。想想那独特的温柔和孤寂——来自艾米利奥孤独的妹妹艾米莉亚这一形象，当她为朋友巴利而经历第一次重大的情绪波动：“那次对话的余音在她心里回荡，正如沙漠里铃铛的声音……”然后是关于测绘和建造的大段精确描述：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痛苦渎职的双重奏，回响在不同的配对之间；公园里相互牵制对手的四重奏——莫扎特般强劲和轻快的结合。此外，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复杂状况——让每个人都对这些事件给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并且都有效力，即使他们都像艾米利奥那样，陷入一种命中注定的病态的恋情。

这种相对论，因为核心关系中特定的闪光点而得以存在。作为一个逾越道德的女性，安吉丽娜的个性早就在其他不计其数的作品里被发掘过，从《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到《嘉莉妹妹》。斯韦沃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贡献，就在于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是混乱的男性想象的产物。精心设计的双重视角，让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她既是被艾米利奥在痴情中理想化的人物，同时又是简单、世俗、讲求实际的她，一个真正的她。她是一个比起鲜花和礼物，更需要奶酪和香肠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部小说中独特的语气——抒情与讽刺的巧妙结合，让我们得到切身的感受。比如，在艾米利奥离开她的那一刻她发出的“痛苦的呐喊”，艾米利奥觉得它所象征的是那种令人满足的情感依赖，同时，也是对之前提到的奶酪和香肠的一种嘲讽：这也是一个处于饥饿边缘的女人的呐喊。任何一个版本都不能抵消另一个版本。其精妙之处在于艾米利奥时不时地意识到，他所爱的那个清新脱俗的“天使”，和现实中的女性形象毫无干系，然而，这也没能阻拦我们继续接受他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她。“夜晚的休憩，恢复了她青春无瑕的气质”，在这样的描写里，

我们感受到了一丝讽刺，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是真的，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当艾米利奥在海边遇到安吉丽娜时，我们也和他一样感同身受，把她神化成从海浪里升起的异教徒女神，“正午的太阳嬉戏于她金黄色的卷发之上，一切都被照亮了”，甚至，她普通的人性，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就是这部小说中人性的来源。按照保罗·海泽对于小说的价值观——他的观念在当时也非常陈旧——艾米利奥可以是“无足轻重”的。按照《纽约时报》的观点，他也不是能引起当代“共鸣”的英雄人物（你无法给他准确“定位”，他对自己不幸的妹妹和朋友巴利表现出的不诚实，比之安吉丽娜的不诚实，更加阴险，更加具有破坏性）。不过，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些不同而经常相互矛盾的细枝末节——知觉、思想、感情，构成了小说中的每个事件——这本身便是一种宽容大度：可能比传统的小说更加安静，然而却更加接近现实的人生。因此，小说更具说服力，也更能让人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詹姆斯·拉斯登](#)

[1选自《伊塔洛·斯韦沃回忆录》，万宝路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2詹姆斯·拉斯登于1958年生于伦敦，现居纽约州北部地区。他出版了三部诗集——《一个跳跃性的开始》《电梯里的女警官》和《破碎的风景》，以及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是《围困》（短篇小说选集），同名短篇小说由贝纳多·贝托鲁奇改编成电影。](#)

话刚一出口，他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绝不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调情。因此，他或多或少地对她这样说过：“我非常爱你，但我们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这都是为你好。”确实，他的话听起来一板一眼，很难让人相信他真的没有动情。要是再干脆点儿，他大概会这样说：“我的确很爱你，但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玩物。在我的生命里，还有其他的事情——我的事业和我的家庭。”

说起他的家庭，他仅有的一个妹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妹妹身材娇小，面色苍白。虽然比他小几岁，性格上却成熟得多——这或许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两人当中，哥哥更自私一些。一直以来，她都像母亲那样，对他无私奉献。但他说起来，似乎自己的肩膀被另一个与他息息相关的宝贵生命给压垮了，似乎这种责任的重负，使他在生活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冒半点风险。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很多世俗的快乐，放弃了对尘世幸福的希冀。三十五岁时，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涌起了一种渴望——对他从未品尝过的快乐和从未经历过的爱情。然而，想到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的快乐和爱情，这种渴望便夹杂着一丝苦涩和失落。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也有些怀疑——他清楚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是怀疑这些弱点，还没有机会去证实。

至于艾米利奥·布莱塔尼的职业，这就更加复杂了。他有两份毫不相关的工作，工作目的也截然不同。他的正式身份是保险公司的小职员，工资刚好维持他那个小家庭的花销。另一份工作与文学相关。除了

给他带来不温不火、刚好满足其虚荣心的名声，这份工作并没有成就他的远大抱负——虽说一无所获，但也一无所失。实际上，自从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并获得当地媒体的广泛好评之后，这么多年来，他就再也没写过什么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只是懒惰而已。他的小说用的是劣质纸，摆放在书店里，已经泛黄。小说出版之初，艾米利奥被誉为文学界的未来新星；而现在，他逐渐被视为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人物，尤其在本市的艺术圈里，他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人们对他最初的评价并未改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展的方向稍有调整，仅此而已。

他深知自己的作品价值不大，所以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但在艺术方面，他觉得和自己的生活一样，尚处于准备阶段——他的才华，就像一台正在建造的强大的机器，只是尚未启动而已。他永远处于一种焦急等待的状态：等待着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演进变化，这东西其实就是艺术；也等待着身外之物的眷顾——好运与成功——似乎他仍处于精力充沛的年龄。

安吉丽娜走到他身旁。她是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姑娘，有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她体态轻盈、优雅，面部表情丰富，白皙的肌肤散发出健康的光泽。走路时，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仿佛是由于梳在那边的金黄色辫子的缘故。她低着头，每走一步，就用手中精致的阳伞敲一下地面，好像这样就能听到对刚才所说的话的评论。当她终于确信自己没听错时，自言自语道：“太奇怪了！”她抬起眼睛看着他：“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她不理解他，但看到他为自己承担着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为她规避风险，她又暗自得意。这一切，都让他对她的感情，好像是一种兄长之爱。

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艾米利奥总算松了口气，而后他改变了自己的

语气，以应和当时的情景。面对着那张美丽的面孔，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年来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是如何成熟又如何发酵。在安吉丽娜那双蓝色眼睛所激发的灵感之下，他的渴望仿佛又在那一瞬间得到重生。一直以来，他创作的灵感都源自他内心的思想——这么想来，他真正尝试写作似乎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这个发现似乎给他单调、乏味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增添了少有而又难忘的平和旋律。他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的青春，她的美貌，似乎产生了某种魔力，令他心醉神迷。他忘记了自己孤独、悲伤、充满挫折感的过去。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充满幸福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绝不会被她破坏。

他接近她，不过是想有个短暂的一夜情之类的经历——他常听人说起，却从来没经历过，至少没以这种实实在在的方式。她及时收拢了阳伞，好给他一个搭讪的借口。现在，他巧妙地纠缠在由这位年轻姑娘的生活编织而成的美丽的网里，不想从中解脱出来，直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是，她让人惊叹的纯洁外表和无与伦比的健康——在修辞学家的笔下，健康和堕落难道不总是相反相对的吗——克制了他的初次激情。突然间，他不想和她进一步发展下去了。欣赏着她脸上的神秘——那清晰、精致的轮廓和表情里的无限甜蜜，他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他的幸福已达极致，他不再需要什么了。

她很少对他提起自己，而他常常陶醉在自己的感受里——即使她偶尔给他讲点什么，他也没听进去。显然，她很穷，甚至可以说非常穷，但是现在，她不无骄傲地对他说，她无须自食其力。这就给这段奇遇增添了些许魅力——调情的双方，若有一方食不果腹，未免会扫了恋爱的雅兴。对此，艾米利奥还没有太多切身感受，但总体而言，他目前得出的结论还算让人安心。如果这姑娘实诚，就像她清澈明亮的目光一样，

他当然不会把她带坏。但是，如果她清秀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神与其真实的性格并不相符的话，对他而言，就再好不过了。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尽情享受这段感情，事情无论怎么发展，似乎都不会带来任何危险。

安吉丽娜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但通过诸多暗示，她多少猜到了一些——即便是最难懂的词汇，也可以从艾米利奥说话的语气猜出一二。她脸色绯红，当艾米利奥试图亲吻她那双纤长的手时，她并没有把手缩回来。

他们在圣安德烈的露台上站了很久，晴朗的夜空中繁星点点，平静的海面上闪着一丝落日的余晖。虽然没有月亮，夜空却不太暗淡。夜色沉沉，周围一片寂静，一辆马车驶过露台下方的马路，虽已久远，车轮碾过崎岖路面的声音，仍清晰可闻。马车渐行渐远，他们竖耳倾听，直到车轮声终于融入无所不在的寂静里。两人在同一时刻开始听不到车轮声，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俩的耳朵很默契啦！”艾米利奥笑着说。

该说的他都说完了，便不想再说话。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打破了沉默：“不知道这次见面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他是认真的，他觉得有必要说出自己对未来幸福的担心。

“我觉得……”她回答，试着让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和他一样的情感。艾米利奥又笑了，但觉得应该藏起自己的笑容。如果他当初的假设成立，那么，和他相识一场，安吉丽娜又会得到什么好运呢？

最后，到了分别的时候。她不想被人看见他和自己一起在城里，他也就跟在她身后慢慢走着，保持了一段距离——他无法真真正正地和她分开。她正值青春年华，自信、淡定，看起来那么迷人！虽然人行道上是一层泥泞的泥土，她却步态坚定，不曾左摇右晃。她举止笃定，外表

优雅，内心却充盈着一种野性之美。

幸运的是，第二天他就了解了更多关于安吉丽娜的事——远远多出了她告诉他的。

正午时分，他偶然在科尔索碰到了她，他万分惊喜地冲她打招呼，他鞠躬的动作非常夸张——帽子几乎碰到了地面。她只是微微点头。然而，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过的一瞥，又令人心醉神迷。

那个名叫索尼阿尼的人，长得瘦小、干瘪，据说是一位贵妇的情人，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他拍拍艾米利奥的肩膀，问他究竟是怎么认识那位姑娘的。虽然他们从小就认识，但已经很多年没说过话了。唯有这位漂亮女性的出现，才让索尼阿尼觉得有重温两人友谊的必要。“通过我朋友认识的。”艾米利奥答。

“她现在做什么？”索尼阿尼问。听语气，他似乎了解安吉丽娜过去的全部，又因为自己对安吉丽娜的现在一无所知而感到难过。

“不知道，”艾米利奥答道，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接着说，“我倒觉得她是个好姑娘。”

“话别说得这么肯定。”索尼阿尼大声强调，仿佛他的看法完全相反。然而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换了一种口吻：“我对她现在的情况不太清楚。我认识她那会儿，大家都觉得她很正派，尽管有段时间她常和别人处于暧昧状态。”

不用艾米利奥问，索尼阿尼就向他讲述了那个可怜的姑娘的遭遇——她曾经如何拥有好运中的好运，但最后的结果却很糟糕，而她也没做错什么。在她还不过是个孩子时，一个叫梅里吉的人疯狂地爱上了

她。他长得很帅——这一点索尼阿尼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一直不太喜欢他。而且，他还是个很有前途的商人。他对她的感情很认真。他让她从家里搬了出来——他对她的家庭没什么好感，并坚持要他的母亲收留这个姑娘。“那可是他的母亲呀！”索尼阿尼大声说，“那个白痴就不会换个地方和那姑娘谈情说爱，非要在他妈妈的眼皮底下。”他一心要证明那男人有多愚蠢，女人有多狡猾。没过几个月，安吉丽娜就回自己家了——她应该再也不会跑出去了，而梅里吉和他的母亲也离开了那座城市，听说他们运气不好，有一桩生意赔了很大一笔钱。但是，有的人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有这样的传言：梅里吉的母亲发现安吉丽娜背地里和别人有私情，就把她赶出去了。对此，索尼阿尼主动做了几次解释，虽细节有变，但主题相同。

很明显，谈论这种不雅的话题让他觉得很开心。艾米利奥只相信有可信度的话和众所周知的事情。他见过梅里吉，清楚地记得他的身材高大、健壮。显然，他和安吉丽娜很是般配。他曾听人说过，他是一个理想主义商人，敢想敢干，甚至他相信仅凭一己之力，便可征服整个世界。他也从和梅里吉有生意往来的人那儿听说，梅里吉为自己的远大理想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后，跌入谷底的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念头。然而，索尼阿尼的话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艾米利奥确信他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名利全无的梅里吉，缺乏走进婚姻的勇气，而安吉丽娜，本可以成为体面的富商之妻，最后却成了他手里的玩物。他对她深为惋惜。

索尼阿尼见证了很多梅里吉谈情说爱的时刻。他经常在星期天看到梅里吉在圣安托尼奥殿，安吉丽娜跪在神坛前祷告时，梅里吉痴痴地站在门口，在教堂的暮色中凝望着那一头美丽的闪光的秀发。

“这是双重爱慕。”艾米利奥深为触动。梅里吉在教堂门口着魔似的

痴情，他觉得不难理解。

“蠢货！”索尼阿尼激动地说道。

这次交谈过后，在艾米利奥看来，索尼阿尼自己的经历更为重要。他激动不安地期盼着星期四的到来——他就可以再次见到她。这种激动不安，让他变得健谈起来。

第二天，他就把他和安吉丽娜的事情告诉了他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叫巴利的雕刻家。“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生活呢？况且这又没什么代价。”艾米利奥问他。

听了他的故事，巴利惊讶极了。和艾米利奥成为朋友的十多年来，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为女人如此兴奋。他马上察觉到其中的危险，并不看好这次经历。

艾米利奥并不这么觉得。“以我的年纪、我的阅历，我还能有什么损失？”他很乐意谈自己的阅历。而他称为阅历的，不过是他从书上读到的道理：对同类的极度不信任和鄙夷。

巴利四十好几的人了，他的岁月没有虚度，凭着丰富的阅历，足以帮朋友做出判断。虽然他不像艾米利奥那么有学识，却总有一种父辈的权威。艾米利奥对此欣然接受——因为尽管他的人生单调、平庸，生活里也没什么惊喜，但他还是需要别人指教他，这样才觉得安全。

斯蒂凡诺·巴利长得高大、健壮。他皮肤光滑，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双蓝色的眼睛充满朝气，那张古铜色的脸庞似乎永不会老。他相貌端正，神情里总透露着一股倔强。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他稍微显白的栗色头发。

每当他感到好奇或产生怜悯之心，他严肃的表情就会变得柔和。然而，一旦有了对立情绪，即使是鸡毛蒜皮的闲扯，他也会一脸的严肃。

命运也不太眷顾他。虽然他作品的一些细节也得到了评委的认可，却经常被总体否定。因此，在意大利数以百计的广场上，没有一处容得下他的作品。虽不成功，他却从不沮丧。能得到几个艺术家的赞赏，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坚信正是自己的作品太有独创性，才让它们失去了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可能性。他的理想追求，是自然天成、淳朴任性，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敏锐的思想。源于此，他的艺术“自我”纯粹而干净，完全脱离了思想或形式上的平庸。他不承认作品的成败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但是，在他四处碰壁、陷入低谷而没能获得人生的辉煌之时，如果不是这种安慰，他真的可以走出那种失落的心境吗？他还能抬头挺胸、自信满满吗？女人对他的痴迷，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尽管征服是他的第一本能，他却缺乏坠入爱河的能力。在男欢女爱中，他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或者类似成功的东西。因为爱他，那些女人也爱上了艺术，虽然艺术本身对她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对自己天分的自信，以及别人对他的爱慕和崇拜，这一切都使他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优越者的角色。在艺术评判上，他苛刻而挑剔；在社交上，他不去刻意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总的来说，他一点也不受男人的欢迎，他也不屑和他们来往——除非他知道对方对自己有羡慕崇拜之意。

大约十年前，那时的艾米利奥·布莱塔尼还是个年轻人，他对巴利崇拜有加。巴利发现艾米利奥也是个利己主义者，还不如自己走运。由此，他对艾米利奥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喜爱。刚开始他和艾米利奥往来，不过是因为艾米利奥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人仰慕的对象。渐渐地，他和艾米利奥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他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了。两人的友谊，见证了巴利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像所有雕刻家少有的友谊那样，两人的关

系远比个性谨慎的艾米利奥所预期的要亲密得多。知识方面，他们的讨论局限于表现派艺术，在这方面，他们意见完全一致。巴利的观点很有趣，处于支配地位——即挖掘所谓的古典学者从艺术中剥离出去的单纯和朴素。二者欲达和谐，也很简单：巴利负责教，艾米利奥负责学，仅此而已。两人从没谈过艾米利奥的那些复杂的文学理论，因为巴利讨厌所有他不懂的东西。艾米利奥深受巴利的影响，连走路、说话和手势，都越来越像巴利了。巴利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他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和艾米利奥的相处，正如和那些完全受他掌控的女人相处一样。

“是的，”他说，在仔细听完了艾米利奥故事的每个细节之后，“我觉得你不该冒险。她不早不晚掉在地上的太阳伞和她立马答应你的约会，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件事情的性质。”

“这倒是真的。”艾米利奥表示同意。虽然他没告诉巴利其实自己一直没注意这两个细节，但现在既然巴利提起了，这两个细节就像刚发生的新鲜事，让他心头一震。“那么，你觉得索尼阿尼说的那些关于她的事，都是真的吗？”听索尼阿尼讲话时，他当然没把这两件事放在心上。

“你得让我见见她，”巴利慎重地说，“那样我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对自己的妹妹，艾米利奥也没隐瞒这个秘密。艾米莉亚长得不算好看。她又高又瘦，面无血色——巴利常说她一生下来就显得苍白。她身上唯一具备年轻人特质的，就是她那双修长、洁白、精致的手，那双她格外在意、精心呵护的手。

这是他第一次跟她提起别的女人，艾米莉亚一脸惊讶地听着。当发

现他话语间满是热切的渴望时，她突然变了脸色，而艾米利奥还以为自己的语气平淡而得体。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对她说。然而，她已经开始像巴利一样，小声嘀咕着：“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做傻事。”

后来，她让他把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她。艾米利奥放心地向她讲述了他们头一晚的快乐和幸福。然而，他本能地隐瞒了他对安吉丽娜的求婚，以及他对婚姻寄予的所有期望。他没料到的是，他给她讲的那些话才是最危险的部分。那时他正在吃晚饭，她静静地坐在桌边，一直周到地服侍他，以保证他不会讲到一半就停下来找东西。从家里那个用作书架的旧壁橱架子上，她读过上百本小说——她就是带着这种表情来倾听的。但是，让她惊讶的是，艾米利奥的故事有所不同——这正是它的迷人之处。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听者，让她着迷的，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爱神已经溜进这栋房子，陪她左右，昼夜不息。她深吸一口气，似乎这足以驱散她生活中一直以来的死气沉沉的氛围。她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悲无喜、无欲无求的混沌之中，而让她惊讶的是，她居然一直满足于这种状态。

兄妹一道，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二

虽然天色已晚，但一走进马尔兹广场，艾米利奥就认出了安吉丽娜。现在，只要看见那独属于她的轻快而稳健的步伐，他就知道一定是她。他匆忙跑过去，一看见她那容光焕发、朝气蓬勃、神采奕奕又完美无瑕的脸庞，他就高兴得简直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她朝他走过来，当她靠在他胳膊上时，他觉得她把自己整个人都交给他了。

大路上仍不时有人经过，他带她走向海边，远离大路。到了海滩，便是两人世界了。他恨不得马上吻她，但又不敢。虽然一言不发，她脸上的微笑却仿佛在鼓励着他。如果他再大胆点，就可以用嘴唇去触碰她的眼睛和嘴唇。光这么想想，他就已经激动得快无法呼吸了。

“哎，你怎么来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早就一丝怨气也没有了。像所有恋爱中的动物一样，他只是觉得应该抱怨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开心地说：“难以相信，此刻我真的会拥有你。”那一瞬间，他感到自己所有的不满都释怀了。这个想法让他对自己的幸福有了更完整的认识。“上周我们度过的夜晚，太美好了。”他开心极了——就好像他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战利品一样。

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吻了。如果一开始他就直接把她抱到怀里，他会满足于深情凝视她，然后幻想。然而，她并不理解艾米利奥的感受，艾米利奥对她的了解倒是多一点。他小心翼翼地抚摸她的头发，觉得她的头发简直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她的皮肤也像金子一样好看。他说，她整个人都是金子做的。对他而言，动作已经代替了语言。但安吉丽娜却不这么认为。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抱怨牙疼。“就是这颗。”她说，她

张开那张小巧的嘴，给他看那红色的牙床和洁白而坚固的牙齿——仿佛那是由“健康”这个技艺精湛的巧匠精心挑选并摆放的奇珍异宝。他没有笑，而是深深地吻上了她张开的嘴。

他一点儿也不为她的轻浮担心——他可以因此而占点儿便宜。其实，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和所有那些没有在生活中碰壁的人一样，他自信比那些广受颂扬的人更加强大，比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更加超脱世事。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亲历这个如此重要夜晚的事物。

月亮还没升起，远处的海面闪着彩色的光。似乎是因为太阳刚刚落下，海水还反射着它的光线。海湾的两侧，远处蓝色的海岬藏在最深处的暗影里。天海相连，无边无际。浩渺的孤独里，似乎只剩下了大海的颜色。那一刻，在整个宇宙里，他感到他是唯一被激活的力量，唯有他陷入爱河。

他告诉她索尼阿尼讲的那些事，并质问她的过去。她立马严肃起来，激动地讲起了她和梅里吉的那段往事。她被甩了吗？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是她最后说出了那两个意味深长的字，才让梅里吉一家得以从对她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的确，他们曾经担心她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把她看成家里的负担。梅里吉的母亲像一只爱抱怨、好嫉妒、遭人嫌的老猫，说话向来不客气。她毫不客气地对安吉丽娜说：“你简直是一场瘟疫。”她还说：“要不是你，我儿子完全可以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就是因为这句话，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家，回到了自己母亲那里（说到“母亲”两个字，她的语气顿时变得柔和）。她情绪低落，不久便生病了。说起来，她的病也是一种解脱——高烧会让人忘掉所有的烦恼。

然后她问是谁告诉他这些事的。

“索尼阿尼。”

刚开始她似乎不太记得这个名字，突然间她冷笑了几声，然后大喊：“哦，就是那个可恨又丑陋的东西！总和莱亚尔迪一起的那个！”

这么说，她也认识莱亚尔迪，那个虽然乳臭未干，却因放荡不羁而在镇上臭名昭著的毛头小子。很多年前，梅里吉把他介绍给她，那时候他们仨还是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我很喜欢他。”她激动地说，脸上真挚的表情，让人愿意相信她说的每句话。艾米利奥一听到莱亚尔迪这个可恨的名字，就气得浑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居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时，他所有的疑虑都消除了。傻孩子啊！真是够诚实，够公正。

告诉她别这么诚实、多点儿心眼是不是更好？然而他马上想到自己应该亲自指导这个姑娘。他期待从她那儿获得爱，而作为回报，他只能给她一样东西——关于人生的道理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充分的运用。这对她也是无价的礼物——像她这样美丽、优雅的姑娘，一旦得到他这样经验丰富的人的教导，一定会从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接着，在他的帮助下，她会为自己赢得他所不能给予的财富。他恨不得立马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他不再亲吻她，不再奉承她，而是摆出一副最严肃的道德教授的面孔，打算好好谈谈她的缺点。

他用那种自我打趣般的嘲讽语调，充满同情地说，她怎么会爱上他那样的人——那种既没钱，又没勇气和能力的人。如果他有勇气，在他第一次声音颤抖着正式向她表白时，他就会把她拉过来，紧紧抱在怀里，这辈子再也不让她离开。然而，他不是那么有勇气。独身而没钱，已经很糟了，两个人一起受穷，就太可怕了，这简直是最残酷的奴役。他替自己感到害怕。然而，他更担心她。

她突然插话说：“我不害怕。我很乐意和我爱的人一起生活，不管他多穷。”他觉得她像是要抓住他的脖子，然后把他抛入他最害怕的那种境况。

“但我不行，”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中间的停顿似乎说明了他做这个决定的犹豫，“我太了解自己了。”他又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严肃而深沉的语调，说出了两个字：“从不！”她把下巴靠在太阳伞的伞柄上，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话都说清楚以后，他觉得现在有必要好好给她上一课，告诉她，如果那天和她搭讪的，是另外五六个年轻人中的某一个——他们和他一样仰慕她的美貌，情况会对她更有利。比如理查德·卡利尼，或是轻率的巴尔迪——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财富来自我打趣，或是那个日进斗金的金融家奈力。

他们每个人，在很多方面都比他值得交往。

她很快调整好自己的语气。她生气了。然而，一看便知其中的做作和夸张，艾米利奥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他并不责备而已。她扭动着身体，似乎是要挣脱他的怀抱，然而，既然他正抱着她，她便有意让自己的胳膊使不上劲儿。于是，她继续躺在他的怀里，直到后来，他慢慢松开了对她的拥抱。最后，他一边抚摸着她的胳膊，一边亲吻着。

他请求她的原谅，但语言表述得很是糟糕。然后，他大着胆子把刚刚的话换了一种表达，又说了一遍。对于这次新的侮辱，她没有做出评价，但语气还是显得很受伤。“我不想让你觉得，不管那些男人中的随便哪个和我搭话，情况都一样。我是不会和他们说话的。”她提醒他，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都隐约记得一年前在路上见过对方。所以，就像她

所说的，他不是随便任意的一个人。艾米利奥严肃地说，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自己该有的。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教她在他看来她的教育所缺失的东西。他说她不会算计，并因此责怪她。像她这样的姑娘，应该更多地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诚实，在这个世上算得上什么呢？利己才是王道！诚实的女人，应该找到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并当心不要陷入爱河——除非能从中获利。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高等生物，一个道德家，能够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并满足于现状。他突然觉得，自己那久已停用的思考机器，又开始重新运转起来，而且状况良好。重拾了男人的自信，他的内心充满了骄傲。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难免有一些困惑。她明显感觉到，他想让她相信，诚实的女人和富有的女人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那些贵妇人都是这样的吗？”看到他有些惊讶，她马上解释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他的观察力真的像他自己以为的那么敏锐的话，他会发现，她根本就不理解几分钟前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虽然那争论让她惊讶无比。

他重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诚实的女人知道自己的价值——这是她的秘密所在。如果你不诚实，至少要做出诚实的样子。说起她时，索尼阿尼不屑一顾，这本就糟糕，而她居然还宣布自己喜欢莱亚尔迪——那个所有正经女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唐璜——想到这儿，他简直怒火中烧。宁愿自己犯错，他也不愿看她步入歧途。

她话锋一转，瞬间忘了他一直认真解释的观点，激动地对他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索尼阿尼根本不知道她的负面消息，他也无权评价她。至于莱亚尔迪，他的确是个好人，任何女人都不会介意和他在一起。

上完了那晚的课，他想，这剂药太强了，最好分几次给她。况且，把本该谈情说爱的时间，用来给她讲道理，他已经做出很大牺牲了。

对“安吉丽娜”这个名字，他有些文学上的偏见。于是，他叫她丽娜。有时候，这个昵称也让他不太开心，他就用法语喊她安吉拉。要是他想再温柔点，他就叫她安吉。他教她用法语说爱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后，她拒绝再说第二遍。但他们下次见面时，她却主动用法语说“我爱你”。

他们进展得如此之快，他却一点儿也不惊讶。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他觉得他很可靠，她愿意无条件相信他。而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也没有给过她任何拒绝自己的机会。

他们总是在户外见面。他们在的里雅斯特的所有偏僻道路上谈情说爱。几次约会后，他们发现圣安德烈不是最佳的约会场所——在那儿太容易被人撞见。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爱上了斯特拉达路，这条路有缓缓的坡度，宽阔而孤独，两侧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马栗花。每次走到那堵低矮、突出的围墙时，他们就停下了。这堵墙好比他们行走的标记——第一次走这条路时他们曾坐在围墙上休息。他们拥抱着，久久地。脚下的城市安静而沉闷，正如从那个高度望下去的大海，漫无边际的色彩，神秘而难以名状。一切都静止了：城市、大海、山丘，都合为一体，仿佛是某个艺术家根据自己怪异的幻想，成形并上色，然后用几点黄光点缀纵横交错的线条——其实就是街灯。

渐升渐起的月光，没能改变大地的颜色。一些物体的轮廓越发清晰，与其说是被月光照亮了，不如说是被掩映在了月光里。如雪般的光芒，覆盖着大地，静默。海水似乎在静谧中酣睡，唯有大海表面波光粼粼，显示出一丝动静。所有的颜色，在睡眠中迷失。山丘的绿色、房子

的彩色，都变暗了，外部的光线，似乎在一种纯粹的白色里静止，与我们视野里的物体隔绝了关系。

月光似乎化身成为女孩的脸庞，并偷走了那年轻脸庞的红晕，留下未经触碰的金色光芒，这脸庞离他的脸庞如此之近，艾米利奥忍不住想亲一口。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甚至有点严厉。亲她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个亵渎者。因为他亲吻的，是皎洁无瑕的月光。

后来，他们越来越渴望单独相处，随之，通往猎人山的那片灌木丛也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去处。他们坐在树下，肩并着肩，吃东西、喝水、接吻。

现在，他已经不太给她送花了。他给她买糖吃，但很快她也拒绝了，因为吃糖对牙不好。他们旁边放满了奶酪、香肠、啤酒，还有利口酒——这些都让囊中羞涩的艾米利奥破费不少。

在多年平淡无奇的单身生活里，虽然他只攒下了一点积蓄，但他甘心为她花光所有。他想，大不了等自己的积蓄用完时，重新开始节衣缩食。此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另外一个问题：谁教会了安吉丽娜接吻？他现在记不起她第一次吻他的任何情形。他吻得太投入了，以至于她给他的吻，似乎不过是某种回应。但是，他又忍不住想，如果她的回吻如此热情，他一定会觉得惊讶。那么，难道是他教会了她接吻的艺术？——虽然他自己是个新手。

她总算坦白了。是梅里吉教给她如何接吻。谈起他从前吻过她多少次时，她笑了起来。如果艾米利奥不确定梅里吉作为她的未婚夫，是不是真的曾经随心所欲地亲吻她，那他一定是在开玩笑。

艾米利奥一点儿也不嫉妒梅里吉，毕竟他比自己更加名正言顺。但是，看她提起他的语气如此轻蔑，他也有些沮丧。他觉得每提起他一次，她就该掉几滴眼泪。有时候，她感到他因她的冷漠难过，她就在自己可爱的脸庞上，强装凄凉的表情。知道自己受到责怪，她就替自己辩护，提醒他自己因为梅里吉的抛弃而大病了一场。“哎，如果那时我死了，现在也不用在意什么了。”过不了几分钟，他就张开双臂拥抱她、安抚她，她则在他怀里大笑。

她似乎一点儿都不后悔，他对此很惊讶，就跟他发现自己居然那么同情她、可怜她时一样。他真的爱她吗？还是说，他只是感激，这么一个美丽姑娘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取悦于他？她是个理想的情人——满足他的一切，却不图任何回报。

他到家时，天色已晚。他仍处于愉快、兴奋的状态，他无法对他那个面色苍白的妹妹讲任何事——那个只要他在吃晚饭，就放下手头所有的活计来陪他的人。他甚至无法装出对琐碎家事的一点儿兴趣——这些是艾米莉亚生活的全部，而她已经习惯了跟他讲这些事。最后，她会继续自己手头的工作，而他则继续安静地吃晚饭。虽在同一间屋里，但他们却各有所思。

有天晚上，她坐在那儿看了他好久，他却浑然不知。后来，她苦笑着问：“这段时间你一直和她在一起吗？”

“‘她’是谁？”他突然大笑起来。后来，他觉得自己必须和别人聊聊，就坦白了这件事。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那温暖的夜晚，在月光下，他爱上了她，他们的面前，是无限延伸的美丽风景，似乎这风景是为他们而生，为他们的爱而生。他说不清当时的感觉。如果不提及安吉丽娜的吻，他怎么能让妹妹明白那夜晚究竟有多美。

但是，当他反复说着“那月光多美！那空气多美！”，她就推断出了那些印在他唇上、记在他心里的吻。她讨厌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那个偷走她的伴侣和唯一慰藉的女人。看到他和周围其他人一样陷入爱河，她无法接受曾经和自己一样的人突然摆脱了单身的悲惨命运。这简直让人痛不欲生！她忍不住哭了，开始只是悄悄地掉眼泪，并尽量借工作来掩藏自己的泪水。后来，当他看见她滴落的泪水时，她也就变成了号啕大哭，再也克制不住了。

她努力给自己的眼泪找个说辞，说自己一整天都感觉不太好，昨晚一夜没有合眼，什么也没吃，她感觉非常虚弱。

他没有怀疑，相信她的话都是真的。

“如果你明天还没好转，我就带你去看医生。”艾米莉亚由悲转怒——在她落泪的原因上，他居然这么轻易就被蒙蔽了。由此可见，他对她实在是太不上心了。她顿时失控，大喊着，不用麻烦他给自己找医生。病好了，又有什么用？反正她也是过这种生活。她到底为什么而活着？活着，又有什么意义？看他还是一窍不通，她说出了自己难过的真正原因：“就算是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

他还是不明白，并没有和她感同身受，相反，现在轮到 he 生气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一直孤独而悲伤，他当然需要时不时转移注意力。在他的生命里，安吉丽娜无足轻重，这不过是一段几个月长的探险，仅此而已。“为这件事怪我，你未免太刻薄。”看到她在孤立无援的绝望中悄悄抹着眼泪，他开始怜悯她。他安慰她说，自己以后会多回家陪她，他们会像以前一样，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但她必须振作起来，他不喜欢和一脸愁苦的人在一起。他立马想到了安吉！她知道怎么笑！她的笑声真是好听，那么欢快，那么有感染力。如果她的笑声回荡在这充满悲伤

的房子里，该多奇怪，想到这儿，他不禁笑了。

三

一天晚上，他计划好了八点钟和安吉丽娜碰面，然而，就在约定时间的半个小时前，他却得到巴利的消息，说有要紧事相告，八点在罗马涅等他。类似的邀请，他拒绝过多次，觉得这只是让他远离安吉丽娜的托辞，但这次，他决定抓住机会，以推迟约会为借口拜访她家。他想观察她周遭的事和人，以此继续了解这个在他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人。虽然只要是和她相关的事，他都觉得是好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保有自己的判断力。

安吉丽娜的家在小镇边上，距法比奥·赛维渥几码地。房子很高，有点像军营，独自坐落在田野里。门卫的房门紧闭，艾米利奥直接上了二楼，因为不确定门卫会怎样接待自己，他心里多少有点忐忑。“看起来也不豪华。”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来给自己添点儿自信。楼梯似乎仓促建成，石工的完成，也有敷衍的迹象，楼梯的扶栏，用粗糙劣质的铁做成，墙上刷着白色颜料。脏倒是谈不上，但的确比较卑劣，处处透着贫穷的气息。

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儿开了门，她穿着长长的网状衣服，不甚合体。她和安吉丽娜一样好看，但眼睛没有生气，面色发黄，看起来死气沉沉。见到新的面孔，她一点儿也不惊讶，只是把手举到胸前，抓紧那件又旧又小、扣子掉光的夹克。“晚上好，”她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她接待他的礼节极为正式，和她外表的孩子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安吉丽娜小姐在家吗？”

“安吉丽娜！”刚好从走廊尽头走过来的女人喊道，“有位先生找

你。”她一定是个好母亲，安吉丽娜被梅里吉抛弃后，一直渴望投奔的好母亲。她上了年纪，穿得像个仆人——曾经颜色鲜亮的衣服，如今已褪了色。她戴着宽松的蓝色围裙，系在头上的手绢也是蓝色的，颇具农民时尚。她风韵犹存，脸型让他想起了安吉丽娜。但她脸型偏长，面无表情，黑小的眼睛透着一丝怯意，就像动物在警惕地躲避着棍棒的击打。“安吉丽娜！”她又喊了一次，然后用极其礼貌的口吻说，“她马上就来。”又重复了好几遍。但她说话时，从来不看她：“请到里面等她。”她说话时鼻音太重，很难给人留下好的印象。每说一句话，她就要犹豫一下，就像口吃患者刚开始演讲那样。而一旦开口，所有的话都一气从她嘴里喷涌而出，不带丝毫的温情。

安吉丽娜出来了，她从走廊的另一头跑了过来。看她的穿着，是打算出门。看到他，她立马笑了起来，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哦，是艾米利奥先生。真是惊喜！”她不太正式地向他介绍，“我妈妈，我妹妹。”

所以，那真的是她以前提起的好母亲！艾米利奥很高兴他们这么友好地接待自己。他立马伸出了手，而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一点儿也没料到他会这么屈尊俯就，伸出手时，动作不免有些缓慢。她不知道他想从自己这儿得到什么，她那双不安如狼的眼睛盯着他，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她母亲和他握手之后，小妹妹也伸出了手，同时还在用左手小心地拽紧胸部以上的裙子。接着，从他那儿得到极大的恩惠之后，她郑重地说：“谢谢你。”

“来这边。”安吉丽娜说。她匆忙跑到走廊尽头的门口，打开房门。

当发现自己和安吉丽娜单独相处时，艾米利奥喜出望外，因为她母亲和妹妹客气地请他进屋后，就一直待在门的另一边。门一关上，他就把自己只想做个旁观者的决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把将她拽到怀里。

“不，”她抗议道，“我爸爸就在隔壁睡觉，他身体不太好。”

“我亲你，不出声就行了。”他解释道，接着把嘴唇压向她，她的嘴唇成了阶下囚，而她还在不停地反抗。这样一来，他的吻便化成上千个碎片，甜蜜地分散在她温暖的呼吸里。

最后，她还是挣脱了，筋疲力尽地跑去开门。

“你乖乖坐着，他们能从厨房看见我们。”她还在笑着，后来再回想，他觉得那神情像个调皮又快乐的孩子，刚刚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耍了把戏。像往常一样，他摩挲着她的脑袋，她额前的头发全被弄乱了。他一边用胳膊摩挲着她美丽的秀发，一边睁大眼睛看着。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始打量这个屋子。墙纸有些陈旧，但和楼梯、走廊以及她妈妈和妹妹穿的衣服相比，这屋家具倒是异常华丽。一整套卧室家具都是核桃木做的；床上铺着宽阔、带流苏的床单，屋内一角放着一个很大的花瓶，插着好看的假花；花瓶上方的墙上，挂着精心排列的照片。事实上，这个房间相当奢华。

他开始看这些照片。有个年龄稍大的男人，颇具政治家风范，胳膊放在一堆文件之上。艾米利奥忍不住笑了。“那是我的教父。”安吉丽娜解释道。还有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度假的工人，带着渴望的表情，脸上写满了个性。“那是我妹妹的教父，这个是我弟弟的教父。”她指着另一个年轻人的画像，他体格较小，长相却更为精致。

“还有别的教父吗？”艾米利奥轻声问道。然而，笑话还没出口，便已僵硬。因为在其他照片里，他突然看到了两个认识的面孔：莱亚尔迪和索尼阿尼！索尼阿尼即使在照片里也显得冷酷，面目狰狞。即便挂在墙上，他似乎也还在说着安吉丽娜的坏话。莱亚尔迪的照片最好看。照

相机充分实现了它的功能——完美地复制了每一束光、每一个影。莱亚尔迪帅气的照片，似乎源于生活的自然色彩。他站得自然而然，没有依靠桌子，戴着手套的手微微伸向前，像是要去小姐的闺房密会。他以自我防卫的姿态俯视着艾米利奥，这与他年轻、帅气的脸庞正相匹配。艾米利奥不得不转移视线，以掩盖他的嫉妒和怒气。

安吉丽娜没反应过来，她不明白艾米利奥为何突然眉头紧锁。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笨拙地将自己的嫉妒之心暴露出来。“我不喜欢在你房里看到这些男人的照片。”然而，看到她那无辜的脸上，因自己的责怪而露出的困惑神情，他的语气便立马缓和下来。“这就是前几天晚上我跟你说过的，让人看见你和那些人一起不好，甚至会对你造成伤害。你认识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了。”

她脸上突然闪出一丝快乐，她说很高兴自己能让他嫉妒。“你嫉妒那些人！”她大喊。接着，她又一脸严肃，用责备的口气说：“我倒是想知道，你怎么看我！”——这句话她说得不是时候，因为他正打算向她保证。“听着，我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不，是两张。”她跑到五斗柜前取照片。这么看来，他们早就有安吉丽娜的照片了。她刚刚亲口告诉他时，语气天真而直率，他也不好责怪她。但糟糕的还在后面。

他勉强笑着，半开玩笑地看着她递过来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个侧脸，是镇上最好的摄影师给照的。另一张是快照，也很美。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带花边的裙子，第一次见到他时，她穿的就是这条裙子。在刺眼的阳光下，她努力睁开双眼，脸有些变形了。“谁给你照的？”艾米利奥问，“莱亚尔迪吗？”他想起一天看见莱亚尔迪走在街上，胳膊下夹着个相机。

“不是，不是！”她说，“你这个醋坛子！这是那个画家，达特给照

的，人家都结婚了，他可是个正经人。”

婚是结了，正不正经就难说了！“我没吃醋，”艾米利奥说，他低沉着声音，“但是难过，真的难过。”他看到了达特本人的照片——在很多照片当中——那个留着红色大胡子的男人，镇上的画家都喜欢给他画像。一看到他，艾米利奥就想起他曾说过的话，心里隐隐作痛：“我勾搭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我老婆吃醋。”

他不需要费心搜寻证据，证据铺天盖地，令他措手不及。因为安吉丽娜弄巧成拙地把这些证据摆到他眼前，他不得不看。她很受伤，觉得受到了侮辱，低声为自己辩解：“我是通过梅里吉认识他们的。”显然，她在撒谎。像梅里吉这样日理万机的商人，根本不可能跟这些放荡的年轻人和画家成为朋友。就算他们真的认识，他也不应该跟未来的妻子介绍他们。

他盯着她，久久地，那种找寻的目光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她知道这眼神的含义。她脸色发白，盯着地面，静静等待着一切。但艾米利奥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没有吃醋的权利。不！他自言自语，他不能羞辱她，不能让她受苦，他永远不会这么做。为了向她表明他依然爱她，这次，他非常温柔地试图再次吻她。同时想起，就在几分钟前，他的态度还完全不是这样。

她的态度说明她当时就原谅他了，但她从他身旁走开，求他不要再试图吻她。她竟然会拒绝这个对自己意义重大的吻，他没想到，最后，他比以前都更加生气。“我罪过太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她认真地说，“要想今天免罪，太难了。都怪你，让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就开始忏悔。”

艾米利奥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宗教多么神圣啊！他已经把宗教从自己家里排除，剥夺了艾米莉亚从中受益的权利，但现在，他在安吉丽娜身上发现了宗教，并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喜爱欢迎着宗教。面对着这个诚实女人的宗教信仰，墙上的那些男人似乎不那么可恨了。他离开时，尊敬地吻了安吉丽娜的手，她把这视为对她美德的赞美，并欣然接受了这种敬意。

所以，他这次拜访的唯一结果，就是找到了去她家的路。他养成了每天早上去她家的习惯，给她带一些配咖啡吃的零食。那时，他多么享受和她共处的那一个小时啊！她刚刚起床，美妙的身躯还带着被窝里的温度，他把她拥在怀里，紧紧拥抱着。隔着她薄薄的睡衣，他感受着她的体温，那感觉就像和她的身体有了直接的接触。宗教的魔力很快消失了，因为仅凭安吉丽娜的宗教信仰，并不足以让任何人一直为她辩护，但艾米利奥的怀疑再也没像从前那样强烈过。当他在其间屋里时，他根本没时间左顾右看。

安吉丽娜又试图在另一件事上营造宗教的氛围——毕竟这曾给她带来了好的结果，但这次却没奏效，她很快就发现这是自取其辱。当她受够了他的吻，她就一边说着“会众散去”，一边把他推开，以此让艾米利奥为自己在和她分别时多次严肃表达过的那个神秘想法感到丢脸。就算她只想让他帮一点小忙，也会说着“承神之佑”；看到他很吃力就嚷嚷着“深表歉意”；要是他说了她不想听的话，她就会说“主啊，请给我们自由”。

虽然他从未完全拥有她，但他不完整的占有却已经让他非常满足。如果他想要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那也是因为他没有自信，他怕自己成为那些在墙上看着他的男人的笑柄。她急切地为自己辩护。她说她哥哥会杀了她。一次，他比往常更进一步，她突然大哭起来。她说，如果他

不想让她高兴，他就不是真的爱她。然后，他愉快而平静地放弃了他的攻势。她不曾属于过任何人，他十分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她认真地承诺会把自己给他，前提是这让她陷入麻烦，也不让他感到困扰。她说话的语气让人感觉这仿佛是最简单的事情。一天，她突然有了灵感：他们必须找到第三个人，这个人可以平衡他们关系里任何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骗这个人很有趣。他出神地听着她的话，他把这些话理解为对他的爱的告白。虽然找到安吉丽娜所希望的第三方希望渺茫，但他现在终于对她对待自己的感觉放心了。她千真万确就是他所渴望的那样，她爱他，却不以爱的名义束缚他，也不限制他的独立。

的确，那一刻，他的全部生活都被他的爱占据了。他无法做任何思考，他无法工作，甚至无法履行他的工作职责。但这样也好。他开启了短暂的人生的新篇章，在这之后，他发现自己很难回到从前那个未被扰乱的状态。他对幻像的热衷，让他把生活看成一条穿过平静山谷的笔直而平坦的道路。在他第一次遇到安吉丽娜的地方，这条路就分岔了，他开始穿过各种景物：树木、花朵、小山，但也只是那么一会儿，在那之后又掉入山谷，又成了那条笔直的道路，平坦而安全。但因为之前那段迷人、生动、富有活力，也略带疲惫的回忆，现在的路途也不那么乏味。

一天，她告诉他，她不得不去她们家的熟人——德路易吉家里工作。德路易吉女士待人友善，是安吉丽娜的朋友，她丈夫年龄偏大，他们家有个女儿，没有男孩。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她。安吉丽娜说：“我很喜欢去那儿，因为在那儿比在自己家高兴。”艾米利奥说不出反对的话，只好委屈自己，只有晚上才能见她。从那以后，他们见面的次数比

之前少了，因为她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不能再出来一趟。

这么一来，他发现自己晚上又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他可以多和朋友还有妹妹相处。他还在试图骗他们——关于这次冒险的重要性——就像他骗自己一样，他甚至想让巴利相信：他很高兴安吉丽娜有时晚上有事，这样他就不用每天陪她，但当巴利用那平静而洞察一切的眼神看他时，他一下就脸红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隐藏自己的感情，只好开始打趣安吉丽娜，给巴利讲他观察到的关于安吉丽娜的那些事，但事实上，这一点儿也没减弱他言语间对她的那种温柔。他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妙语大笑，而巴利，因为对他太了解，一眼就看穿了他话语里的伪装，由他自己笑去了。

她以前曾试着说托斯卡纳方言，但在这种做作的态度下，她的发音更偏向于英语，而非托斯卡纳语。“总有一天，”艾米利奥说，“我必须改掉她的习惯，这让我很烦。”她一直习惯脑袋往左肩膀倾。“据高尔所说，这是自大的表现，”艾米利奥评价道，然后又带着科学家做实验时的那种严肃，补充道，“谁知道高尔的观察是不是真的比大家通常以为的更准确？”他说，她贪心，她喜欢有很多吃的、很多喝的，她必须吃好。他同情任何要养活她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简直是在恬不知耻地撒谎，因为他喜欢看她吃东西，就像他喜欢听她的笑声一样。他刻意嘲笑了她身上那些他格外喜欢的小缺点。有次聊天时，说起一些很丑又很有钱的女人，安吉丽娜激动地大喊：“有钱！那她就不丑！”这让他深为感慨。她的美貌自是无须多提，然而她却让美貌拜倒在了其他东西的脚下。“粗俗的女人！”现在 he 可以和巴利一起大笑了。

渐渐地，艾米利奥同巴利讲话和同安吉丽娜讲话时，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他们肩并肩地静静生活在一起，他也从没试过让两者合而为一。最起码他对巴利和安吉丽娜都没撒谎。他永远也无法对自己承

认，他喜欢说话只是因为喜欢说话本身，这带给他的安全感，就好比鸵鸟以为只要不看猎人就可以避免被捕。但是，每当和安吉丽娜独处时，他就完全释放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为什么他要压抑自己强烈而愉悦的爱呢？爱上她又会有什么危险呢？为什么他要阻止自己的爱？他对她不仅仅是渴望，更多的是爱。一想到她那么弱小，又那么没有依靠，像那些娇弱的小动物一样，他甚至产生了父爱般的感情。缺乏智慧，是她的一大致命缺点，也正是如此，他才对她格外温柔、格外保护。

他赶到马尔兹广场见她时，她正恼火于没看到他在那儿等她，打算离开。这是他第一次让她等他，但是他凭借自己手腕上的手表向她证明，他一点儿都没来晚。等她气消了，她承认那晚她比以往都急着想见他，所以去得比较早。以前也有过这样奇怪的经历，她恨不得一口气全告诉他。她温柔地靠着他的肩膀。“我今天哭了好多次了。”她擦着泪，然而，黑暗中他什么也看不见。她说等到了露台，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黑暗里，他们手拉着手爬着那条通往露台的长长的大道。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她要讲的消息不会太坏，因为这个消息让安吉丽娜比以往更温柔。他停下好几次，冷不防地亲她一口。

到达顶端后他让她坐在矮墙上，她一只胳膊杵着膝盖。外面的倾盆大雨一连下了好几个小时都没停，他撑着仅有的伞给她避雨。

“我订婚了。”她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带些伤感。然而，她很快就忍不住，突然大笑了起来。

“订婚！”艾米利奥重复着。开始他不敢相信，他马上去想她到底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他凝视着她的脸，虽然在黑暗里，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她声音里一闪而过的感伤。那么这就是真的了，要不然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所以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第三个人！

“你现在高兴了吧？”她用那种哄骗的语气说。

她根本猜不到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他，虽然话在嘴边，却羞于开口。但无论如何他也装不出她想要的那种高兴。他太痛苦了，整个人几乎石化了。她提醒他说，之前听她说起他们之间的计划时，他从不介意。虽说只是个计划，但安吉丽娜的话语却似乎把整件事变成了爱抚，而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想法。他梦想着整件事变为现实，并期待所有能随之而来的快乐，但哪次他心里的想法在现实中留下过痕迹呢？一生中，他曾想过行窃、谋杀和强奸。他幻想过罪犯的勇气、力量和不正当的欲望，他甚至幻想过自己犯罪的后果，不管怎样，他总能避免惩罚。但后来，他在沉醉于自己的梦中和发现他想毁坏的东西依然完好无损中，得到了一种双重满足，这么一来，他的感官得到了满足，而良心无恙。他实施了犯罪，却没造成任何有害的结果。但现在，他一直梦想的和一直希望的，真的都实现了，他却万分惊讶，仿佛这个梦从来不属于他，他甚至不能承认这是自己的，这和他所了解的太不一样了。

“你难道不打算问问我和谁订婚了吗？”

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很快让自己振作起来：“你爱他吗？”

“你怎么能这么问？”她生气地大喊。她唯一的回答是亲吻那双为她撑伞的手。

“那么就别嫁给他！”他命令道。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很明白。她已经是他的了，他没想着她会属于别人。难道只是为了完全拥有她，他就要把她让给别人？看到她越来越生气，他试图和她争辩。“和你不爱的人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快乐。”

她完全不懂他的顾虑。这是她第一次跟他抱怨自己的家庭。她的哥

哥们没有工作，她父亲病着，他们家的开支从哪儿来呢？他们家的气氛也不快乐。他看见的那次是很不错的时候了，因为哥哥们都出去了。他们只要一回家就开始吵架，还故意挑母亲和妹妹的毛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她当然不会选那个叫沃尔皮尼的裁缝做丈夫。虽然他已经四十了，但他依然是个体面的男人，善良而温柔，她觉得自己早晚会慢慢喜欢上他的。她还能奢望自己遇见更好的人吗？“我知道，你爱我，对吧？但你从来没说过可能娶我。”听到她暗示他的自私自利，却又没有一点儿怨恨，他非常感动。

也对，可能她这么做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他一向不喜欢过多抵抗，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说服她时，他最后选择了说服自己。

她告诉他，她是在德路易吉家认识沃尔皮尼的。他长得又瘦又小。“他只到我这儿。”她指着他的肩膀大笑着说，“这个小个子男人很好玩。他说他虽然个子小，但他的爱很博大。”她担心艾米利奥可能会嫉妒——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得毫无理由，便赶紧补充道：“他丑得吓人。他的头发像稻草的颜色，长得挡住了脸。他的胡子长到了眼睛，都快到眉毛了。”沃尔皮尼在阜姆港做生意，但他告诉她，等他们结婚后，他允许她每周在的里雅斯特待一天。等到那时，反正他大部分时间也不在，他们可以继续悄悄地见面，就像从前那样。

“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强调说，“格外小心。”他重复着。如果这对她真的是件好事，那么立马和她彻底断绝往来不是更好吗？这么一来，就绝对不会影响到她了。他觉得只要能让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可以做出任何牺牲。他握着她的手，放在他的前额，在这样充满爱意的动作里，跟她说了自己心里的全部想法：“与其让你因我受到伤害，我宁愿彻底放弃你。”

她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不管怎样，她没再提起他们一起密谋的那场背叛，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今晚成为他们一起度过的夜晚里最美的一晚。也就这么一次，也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她似乎达到了艾米利奥对她的感情深度。她没做任何错事，她甚至一次也没对他说过“我爱你”。他静静地抚慰自己的悲伤。他所爱的那个女人，不光可爱、无依无靠，她迷失了自己。她到处出卖自己，葬送自己。噢——他不会忘记在他们对话的一开始，她是怎样突然间开始大笑。如果那就是她对人生最重要的决定的态度，那当她和自己不爱的男人一起生活时，她又会如何表现呢？

她迷失了！他用左手把她抱向自己，越抱越紧，他的头靠在她的腿上，内心是对她最深切的怜悯，而不是爱。他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他们就这样待了好久，然后她朝他低下头，在他毫无准备时，轻轻地吻了他的头发。这是认识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对他做过的最温柔的事情。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周遭残酷而可怕。那稀疏而单调的毛毛细雨伴随着艾米利奥的悲痛，让人愁苦，似乎前一秒它还在低声诉说着同情，而后一秒又变得漠不关心了。这毛毛雨毫无预兆地变成了倾盆大雨。海上刮起的一阵冷风，打碎了被雨水浸泡的气氛。风刮在他们脸上，把他们从那个拥有甜美时刻的梦里拽了出来。她怕打湿自己的衣服，挣脱了艾米利奥的胳膊，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她需要用两只手一起撑伞去对抗强风。风雨里的挣扎让她很不耐烦，她甚至没约好他们的下一次见面：“等我安全到家了再好好考虑这件事吧。”他看着她上了电车，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黄色灯光下她美丽而瘦削的脸庞，那双动人的眼睛仔细检查着雨水给她的衣服带来的破坏。

四

在他们的关系里，总会出现类似的暴风骤雨，把他从让人迷醉的极致喜悦中强行拽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安吉丽娜了。他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说一些讽刺的话，为昨天的自己雪耻——因为昨晚她竟以那样的方式离开。或者，当他看到她那张睡眠惺忪的脸时，他就会找回昨晚被痛苦的回忆差点毁掉的那种温柔。但是，当他意识到一路走来寻找安吉丽娜的那种焦虑时，他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

安吉丽娜的母亲给他开了门，说了一些欢迎他的客套话，这和她羊皮纸般的面孔和尖刻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吉丽娜正在穿衣服，她马上就出来。”

“你怎么看这件事？”老妇人突然问。她指的是沃尔皮尼的求婚。这位母亲居然会在意他对安吉丽娜婚事的看法，这让他感到惊讶，他犹豫着没有回答，而她，则误读了他脸上的迟疑，开始劝他：“你看，这是安吉丽娜的运气啊！不是吗？就算她不太喜欢他也没关系。她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会给她快乐，这一点我肯定，因为他真的爱她。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她大笑了一声，声音刺耳而短暂，她很快收敛了笑容。显然，她非常满意。

仔细回想一下，他很高兴安吉丽娜让她母亲明白：他的赞成对她有多重要，而他却表示无条件地赞同。他说，安吉丽娜要嫁给别人了，他很难过，但想想这都是为她好……老妇人又笑了，但这次她的快乐更多体现在脸上，而不是声音，这更加让他觉得有些嘲讽的意味。那么，她

母亲知道他和她女儿之间的约定吗？就算她知道，他也不太介意。如果那笑声针对的是诚实的沃尔皮尼，他也没理由把这笑声放在心上。这么看来，这当然也不是针对他的。

安吉丽娜穿戴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她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她得九点钟赶到德路易吉女士那儿。他不能接受这么快就和她分别，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白天一起走在街上。

“我们像一对模范夫妻。”看到路上经过的所有人都回头看他们，她笑着说。的确，没有谁能从她身边经过而不回头看她。

艾米利奥也扭头去看她。她穿着白色的掐腰裙子（裙子合乎当时的潮流，显得身材略胖），袖子宽宽的，活像个充了气的气球，招摇着，非常引人注目，似乎她存在的目的也正是为此。她玫瑰色的脸庞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衣服的白色而逊色。鲜红的嘴唇和白得发亮的牙齿，形成鲜明对比，她嘴边浮现出的欢快而甜美的微笑，似乎要散发到空气里，好让路人捕捉。阳光落在她金色的卷发里，照出金色的灰尘。

艾米利奥脸红了。他觉得好像每个路人都冒犯地瞥了她一眼。他自己又看了她一眼。很明显，她的眼睛在和路上每个长得帅气的男人打招呼。她没有真的在看他，但她眼睛里却突然闪过一丝光亮。她瞳孔里那种流动的光在不停地动，不停变换光线的强度和方向。她眼睛里的光，真的是生机勃勃！艾米利奥念着这个词，他觉得这个词很好地描述了那种永不停止的活动。在微小、快速而又看不见的光的移动里，仿佛可以听到微弱的声音。

“你怎么一直给别人抛媚眼？”他问道，嘴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她大笑着，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回答：“我？我长眼睛就是用来东看

西看的！”这么说来，她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眼睛在干什么。她所谓的“东看西看”，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

随后，他们碰到了一个叫格斯提尼的小雇员，艾米利奥以前见过这个帅气的年轻男人。安吉丽娜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艾米利奥回头去看刚刚经过的幸运儿是谁。而他，也停在那里，回头看着他们。“他停在那儿看我，对吧？”她问道，开心地笑着。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他难过地问。她显然不懂他的意思。她狡猾地想让他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让他嫉妒。最后，为了安抚他，她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羞耻地嘟起嘴，很明显是想要吻他。不，她撒不了谎。他爱的那个名叫安吉的女人，不过是他的幻想，他根据自己的想法虚构了这个人物。安吉丽娜和他的虚构毫不相关。甚至，因为她的抗拒，她阻止了故事的完成。他的梦想，破灭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里的光太强了，”他嘟囔道，他有些头晕，“我们去阴凉处走吧。”

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她好奇地看着他。“阳光太刺眼了吗？真想不到！但我记得听人说过，有的人就是受不了阳光。”

分别之时，他说：“要是沃尔皮尼听说我们一起在镇上散步，会怎么样？”

“谁会告诉他呢？”她格外平静地说，“我就说你是我哥哥，或者德路易吉的表哥。他在的里雅斯特谁也不认识，我们说什么他都会信的。”

离开她时，他感到有必要再次分析一下自己的印象，他一个人走

着，却不知道要走向哪儿。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推动并坚定了他的想法，让他很快解决了之前陷入的问题。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马上离开她，再也不见她。他不能再欺骗自己真实的感情。他刚刚经历的痛苦、他替她感到的惭愧、为自己感到的羞辱，全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一清二楚。

他去找斯蒂凡诺·巴利，想跟他承诺自己将履行的诺言，由此可见他的决心。但一看到他的朋友，他就把自己的想法抛在脑后了。为什么他不能像巴利那样，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呢？他马上想到，如果生活没有爱，一切将多么枯燥。一方面是巴利对他永远的引导，另一方面则是艾米莉亚无尽的悲伤——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此刻感受到的活力一点也不比之前少，但现在，他想要生活，想要快乐，哪怕他要为之付出。他会像他对待安吉丽娜那样，去展现自己的活力，而不是懦弱地从她身边逃走。

雕刻家用那种粗俗的语气跟他打招呼。“你还活着呀？我警告过你早点来找我帮忙，而不是让我看到你这张后悔的脸，真是白费劲，你简直是在浪费口舌。无赖！”

他继续冲他的耳朵大喊着可笑的威胁的话，但艾米利奥已经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而他的朋友，因为暗示艾米利奥需要自己的帮助，已无意间给了他有用的建议。毕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没人可以像巴利这样帮他。“听我说，”他说，“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巴利突然大笑起来。“当然，是关于安吉丽娜，对吧？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事。她曾经插足在我们中间，我忍了，但现在我再也不想被她烦了。”

虽然巴利做了两次野蛮人，可一旦艾米利奥下定决心要问他建议，他还是没法摆脱他。正因如此，艾米利奥觉得自己可以依靠他。巴利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可以告诉他，他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才能享受人生而避免痛苦。那一瞬间，他从刚开始充满男子气概的果断，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沮丧：他看清了自己的缺点，也陷入了一种绝对顺从的境地。他哭着寻求帮助！但他至少应该这样表现：好像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听别人的意见才去询问的。但巴利冲他大喊的无意识的结果，就是让他的声音里带着恳求。他极度渴望能被人温柔对待。

巴利可怜他。他随意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德拉木广场，他的画室在那儿。“现在，跟我讲讲那件事。如果我能帮你，我肯定会的。”

他的同情，让艾米利奥深为感动，他一五一十地全说了。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他描述了他的爱，他想见她、想和她说话的那种渴望，他的嫉妒，他的怀疑，他一直承受的折磨，还有他对所有与安吉丽娜和他自己的感受无关的事情表现出的漠不关心。他继续讲安吉丽娜，他看到了她在街上的行为，她挂在卧室墙上的照片，还有她将委屈自己嫁给那个裁缝；他还讲了他们之间的约定。讲这些事时他不时地微笑，脑里浮现出她的形象，还有她欢快而率直的倔强，他冲她笑着，没有一点憎恨。可怜的孩子！她对那些照片那么引以为豪，她必须把它们一直挂在墙上；她那么享受走在路上时别人的仰慕，她甚至想让他看到多少男人冲她挤眉弄眼。他继续说着，突然觉得不该生谁的气，他早就说过他不过是把她当个玩物。的确，他还有很多观察到的事和经历过的事没告诉巴利，因为时间不够。他时不时胆怯地看着巴利，希望看到他突然大笑，其实只是他的逻辑感使他继续讲下去。他说过他想寻求建议，他必须寻求建议。他自己的话不断在耳朵里回响，他试图从那些话里得出结论，就好像那些话是别人说的。他非常平静，仿

佛是想让巴利忘记他刚刚讲话时的温柔。他问道：“你觉得我应该断绝和她的联系吗？我无法把握这中间的界限。”他再次隐藏了自己的笑容。如果巴利一脸认真地劝他不再见安吉丽娜，这当然非常好笑。

但聪明过人的巴利，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智慧——他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建议。“我相信你会理解，我不能给出让你和你本身完全不一样的建议，”他亲切地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冒险不适合你。”艾米利奥争辩说，既然巴利可以这么说话，那不久前他的感受肯定很是寻常，这让他感到了一种新的慰藉。

就在这时，巴利的仆人米歇尔进来了，他是个老兵，服役好多年了。他一边低声和主人说话，一边集中注意力。出门时，他脱下帽子，行鞠躬礼，而他的身体却保持笔直。

“有人在画室等我，”巴利笑着说，“是个女人，这次会面你不能亲临，太遗憾了。这对你很有教育意义。”然后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你愿意有空时我们四个人晚上聚一下吗？”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帮助朋友的方式，艾米利奥兴奋地同意了。当然！讨教巴利的唯一方式就是看他怎么处理事情。

那天晚上，艾米利奥和安吉丽娜约好在马尔兹广场见面。白天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怎么责怪安吉丽娜，但她至少要和他单独相处一个小时。那时她的精力全在他身上，没有路人来分散她的注意力。为什么他要和她争吵，减少他们之间的快乐呢？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好地效仿巴利，去好好地享受她甜蜜的爱，而不只是放弃那天早上他脑子里突然冒出的疯狂想法。他之前恼怒的唯一迹象，变成了一种兴奋，这种兴奋给他话语和那晚的氛围增添了活力，至少在晚上刚开始的时候让人非常开心。他们决定在一起待两个小时，头一个小时他们一起去镇外走走，第

二个小时再走回来。这个建议是他提的，他想走在她旁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到阿森纳。初秋洗涤过的夜晚格外清澈，平静的夜空下，他们享受着纯粹快乐的时光。

她坐在沿马路延伸着的矮墙上，他站在那儿，低头看她。他看到她的脑袋一侧被街灯照亮，和黑色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看到阿森纳沿着海岸延伸，整座城市似乎静止在那一刻。“劳动的城市！”他说。他惊讶于自己选择了那个地方和她谈情说爱。

大海从视野里消失了，他们被面前的半岛挡住了视线。海岸上分散着几栋房子，就像象棋盘上的棋，更远处是一艘正在修建的轮船。“劳动”的城市看起来比真实的它还要大。往左看去，远处一些灯光似乎把城市拉向了更远的地方。他记起来，那些灯光来自坐落在穆贾山谷对面的河岸上的一家大型工厂。是的，在那里，劳动还在继续。的确，用肉眼看来，那里像是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延续。

她也在看那里，一瞬间，艾米利奥不再满脑子都是爱情了。过去，他曾沉醉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他不曾动过一根手指，去考虑实现这个愿望。现在看来，那些想法离他多么遥远啊！

他突然因为背叛自己从前的理想和志向感到悔恨，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目前的所有生活都像是一种背叛。

但这种良心上的微弱刺痛感，很快就消失了。她问他一些有关特定话题的问题，特别是挂在半空中的大怪物。他给她解释起重机的原理。从前，在他还是个不合群的学生的时候，他从来就没能完整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语成功地传达给那些他想要传达的人。几年前，他也试着从自己的小窝里出来，和大家打成一片，然而都是徒劳，根本没有用，他不

得不从那种不公平的竞争中满是挫败感地退出。他看起来荒唐而可笑。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可以避开那些晦涩的词语和想法，让自己被人理解，这一切多么甜蜜。现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一边说话一边把自己的想法分成片段表达出来，把他一开始构想的晦涩难懂的词释放出来。当他看到她蓝色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时，他多么开心！

但是，在那晚的旋律里，也夹杂着不和谐的音符。几天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深为感动的故事。一个德国的天文学家，在阿尔卑斯山最高山峰上的一个天文台上住了将近十年。那里长年下雪，最近的村庄离那里也有三千英尺，他每天的食物都由一个女孩儿给他送去。他刚到那儿的时候，那个女孩儿才十二岁。十年来，这个女孩儿每天在这三千英尺中爬上爬下，逐渐长成了一个健壮而美丽的女人。于是，这个天文学家娶她为妻。不久前，他们在村里举办了婚礼，度蜜月时，这对夫妇回了自己家。躺在安吉丽娜怀里时，他就想到了这个故事。这就是他想要拥有她的方式：距离所有人类三千英尺之远。所以，如果他也有可能和那个天文学家一样，把自己的生活定位为同一个目的，他就可以和她一起，无论甘苦，都毫无保留。“你呢？”看到她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奇闻，他有些着急，“你愿意和我单独在那儿待着吗？”

她犹豫了——显然，她犹豫了。故事的那一部分，就是山上的那一部分，她立马就抓住了要点。他从中只看到了爱，而她，则马上感到了其中的无聊和寒冷。她看着他，想知道他期待怎样的回答，为了取悦他，她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哦，这听上去很不错！”

但她已经太让他伤心了。他一直以为，如果哪天他下定决心娶她，不管是怎样的条件，她都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但不是这样！在那样的海拔之上，她不可能开心，就算是和他一起。虽然天色已黑，但他还是从她脸上读到了诧异，她没想到他居然会向她求婚，让她去那样一个下着

雪又极度孤独的地方度过她的青春，消磨掉 那些造就她美丽的事物，她的秀发，她的肤色，她的牙齿，以及每一件她渴望被人仰慕的事物。

现在，他们的角色颠倒了。他向她求婚了，虽然只是讲了个故事打个比喻，但的确是求婚了。而她却没有接受，他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当然了，”他苦涩地嘲讽，“在那里，没人能给你他们的照片，你也不会看到任何人站在路上盯着你看。”

她感到他话里的苦涩，但也不为这种嘲讽生气。她同意他的说法，并立马开始和他讨论这个问题。那儿太冷了，她说，而她不喜欢冷，就算在镇上，每到冬天她都会觉得受不了。况且，人来世上只能活一次，而在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活得更短，而且不快乐。因为她永远也不会觉得，看到云朵在自己脚下流动是件很有趣的事。

的确，她说得很对。但是，她又多么冷漠、多么愚蠢啊！他不想继续聊下去了，他怎么能奢望自己说服她呢？他看向别处，试图找到别的争论点。他可以说些侮辱性的话为自己雪耻，让自己平静，但他没有说话。他踌躇不定，出神地望着夜空，他看着对面的半岛上洒落的灯光，他看着突出的那座塔，还有阿森纳入口处的树上那静止的、暗淡的蓝色影子，那是机遇在空中成形漂浮的样子。

“我也不是说不可能，”安吉丽娜补充道，希望以此安慰他，“当然，这很棒，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她想，反正他们俩谁也见不到那座山，而他又这么急着想让她对那座山表现出热情，要是不迎合他自己就太蠢了。“那一定很棒！”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话语里的热情越来越强烈，但他却继续出神地看着外面的夜晚，没有看她。她嘲讽般的热情让他比以往更加受伤，那热情太不真实了，似乎她只是在笑话他，尤其是她根本无心拉近和他的距离。“如果你想要证据，”她

说，“我明天就和你走，或者现在就走，然后和你永远单独在一起。”

此刻，他内心的想法和前天早上的想法一模一样，一念之间，他想到了巴利。“巴利，那个雕刻家，他想认识你。”

“真的吗？”她高兴地喊道，“我也很乐意认识他。”她听起来像是准备马上跑去找巴利：“我从一个和他相爱的女孩那儿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一直很想见他。他在哪儿见过我吗？为什么想见我呀？”

这不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显示出对其他男人的兴趣，但这每次都让他觉得心痛。“他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他尖锐地说，“他只知道我跟他讲的那些关于你的事。”他本想着激怒她，但恰好相反，她很感激他曾经提起过她。“我现在倒是想知道你跟他说了我什么。”她声音里带着羞怯的欢乐。“我跟他说你是个叛徒。”他大笑着说。话一出口，他们两个都突然大笑起来，这让他们两人一起陷入了一种快乐。她顺从地让他亲了又亲，还温柔地在他耳边低语：“我爱你。”“叛徒。”他重复着，但话里带着悲伤。她大笑着，声音有些难听，但她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她用那种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优雅的姿势，把嘴伸到他嘴里，一边吻他一边用她那甜美而带着恳求、更为深情的声音对他说：“这不是真的，对吧？我不是你说的那样？”所以，直到那天晚上的最后，他们都过得非常甜蜜。安吉丽娜发明的这个举动，足以消除他所有的怀疑和伤痛。

回去的路上，他想起巴利也要带一个女人，他赶快告诉了她。她似乎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她用一种漠不关心的语气问——这种语气显然不是假装的——巴利是不是很爱这个女人。“我不觉得，”他认真地说，看到她似乎并不在意，他很高兴，“巴利爱上女人的方式很奇怪。他很爱那些女人，爱的程度都一样，就好像他们取悦他的程度是一样

的。”

“他一定有很多女人吧？我猜。”她若有所思地问。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撒谎，他答道：“我不这么觉得。”

第二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公园见面。艾米利奥和安吉丽娜先到。虽然没有下雨，地面却因为热风缘故而有些潮湿，在户外等人不太舒服。安吉丽娜试图用自己的坏脾气掩盖自己的不耐烦，但她没能骗得过艾米利奥。艾米利奥满脑子都被他强烈的愿望占据着：赢回这个他觉得已经失去了的女人。结果，他却让她感到厌烦，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而她还刻意地让他感受得更加明显。他紧紧把她抱在怀里，问道：“你爱我，至少像昨晚那样爱我吗？”“是的，”她尖声地回答，“但这种事没必要时时刻刻挂在嘴边。”

最后，巴利终于来了。他从雅佳德那个方向走来，和一个与他一样高的女人手挽着手。“简直是豆芽菜！”安吉丽娜马上给出了在她那个距离可能给出的唯一评价。

走近了一点之后，巴利互相介绍了他们：“玛格丽特！安吉！”他想在黑暗中看清安吉丽娜，他的脸离她很近，近到一张嘴就可以亲到她。“你真的是安吉吗？”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就点了根火柴，照亮她玫瑰红的面孔，整个过程他都带着严肃的神情。于是，黑暗里的光，似乎闪烁着迷人的光亮：小小的黄色火焰像一池清澈的湖水，穿过她空洞的眼睛，反射给他一种甜美、狂野又让人沉迷的光泽。巴利并未受到扰乱，他又用光线照亮玛格丽特的脸，那是一张苍白的脸，带着干净的轮廓；充满活力的蓝色大眼睛，一下子就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鼻子是鹰钩状；小小的脑袋上，栗色的头发格外茂密。最让人惊讶的，是她眼神中的那种大胆和挑战，这与她那精致轮廓中圣母般的感觉，在脸上形成

了鲜明对照。借着微弱的光线，她好好看了看艾米利奥，而没有展现自己的魅力。后来，火柴还没有燃尽，她便把它吹灭了。

“现在你们彼此都认识了，还有那个家伙，”巴利指着艾米利奥说，“你们马上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他了。”

玛格丽特挽着他，他们两人一起带路。玛格丽特太高，又太瘦，身材并不好看，但他们都被玛格丽特表情里那种活力和痛苦的结合所震撼。她走得摇摇晃晃，就她的体格而言，她迈的步伐很小。她略微有点驼背，从背后看过去，给人以谦逊而没有自信的感觉，所以，火红色的短夹克在她身上，一点也没穿出时髦的感觉，反而有点像男孩子穿的那种军队制服。而安吉丽娜，虽然穿的是颜色最暗淡的衣服，倒是显得色彩鲜艳而富有生气。“太遗憾了！”安吉丽娜小声说，语气里透着真诚的惋惜，“这么美的脸，却长在这种瘦高个身上。”

艾米利奥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他赶上巴利，对他说：“我觉得你的年轻女孩的眼睛很好看，但我想知道，你觉得我的女孩的眼睛怎么样？”

“她的眼睛也不赖，”巴利声明，“但她鼻子的立体感不够，下半部分线条太粗糙了，还需要润色。”

“真的吗？”安吉丽娜失望地大喊。

“当然，我可能说错了，”巴利用非常认真的口吻说，“等过会儿光线好点，我就能看得清楚点儿。”

当安吉丽娜离那个不留情面的批评者足够远时，她愤恨地说：“说得就像他的那个傻子很完美一样！”

到达“新世界”后，他们走进一间很长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木头，另一端的那扇玻璃门通往一间大的露天咖啡馆。服务员是个年轻人，马上跑了过来，从他的穿衣打扮和说话方式来看，像是个农民。他踩在凳子上，点了两盏煤气灯，然而，这么大的一个房间，这么点照明根本没用。他一点也不急着下来，还在上面揉着那双睡眼惺忪的眼睛。后来巴利跑过去，大喊着，他见不得有人站在那么高的地方打盹，把他拽了下来。这个家伙靠着雕刻家的肩膀，被抬了下来，然后心情大好、十分清醒地跑开了。

玛格丽特因为脚酸了，马上坐了下来。巴利一直围着她转，满是关怀。巴利还告诉她不用客套地站在那儿，她可以脱掉她的靴子，但她拒绝了。她说：“这双鞋或多或少总让我脚疼，今晚我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了。”

那个女人和安吉丽娜是多么不同啊！她生性纯洁而深情，她对爱的表达也那么安静，让人几乎感觉不到，而安吉丽娜要是想表达爱意，她的情感马上就来了，她会做出上千个预备动作，好像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的机器。

但巴利还不满足。他说了要她脱掉靴子，就一定要她听从自己。最后她说如果他非要自己脱掉靴子，她马上就脱，但其实这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她的疼痛和靴子没有任何关系。整个晚上，他一直在强迫她顺从自己，因为他想表现自己和女人打交道的方式。玛格丽特很顺从地扮演了那个角色；她不停地嘲笑他，但还是顺从他。她说话的方式，似乎表明她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力，而这也让她的顺从更有说服力。

刚开始她想和安吉丽娜聊天，那时安吉丽娜踮着脚尖站在一边，使劲儿看着远处镜子里的自己，好把卷发理顺。她跟安吉丽娜讲她的胸口

疼和腿疼，她说她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身上不疼。安吉丽娜还专注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她评论道：“真的？好可怜啊！”然后非常愚蠢地补充道：“我身体一向很好。”艾米利奥太了解她了，忍不住笑了，从她的话里，他感受到了她对玛格丽特疾病的毫不在意，以及随之而来的她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满意。他人的不幸，只能让她对自己的幸运倍感快乐。

玛格丽特坐在巴利和艾米利奥中间。安吉丽娜最后入座，她坐在玛格丽特对面，坐下前，她奇怪地看了巴利一眼。艾米利奥以为这是一种蔑视，但是雕刻家更明白怎么解释这个眼神。“亲爱的安吉丽娜，”他毫不客气地说，“她那样看我，是希望我能仰慕她的鼻子，但这没用。她的鼻子，应该是这样的形状。”他把手指蘸到啤酒里，在桌上画出了他想要的曲线。那线条很夸张，很难想象有谁的鼻子会是那样。

安吉丽娜看着那条线，仿佛是想把那条线牢牢记下，然后，她摸着自己的鼻子，“还是这样比较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似乎她也不在意去说服别人。

“品位太差了！”巴利喊道，他忍不住大笑起来。显然，从那时起，他发现安吉丽娜非常有趣。他继续对她说着贬损的话，但他这么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她为自己辩护。很明显，她也乐于这样做。当她看着巴利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和玛格丽特的一样：深情款款，情意绵绵。她似乎在模仿玛格丽特。而艾米利奥尽管尝试了多次，在整个对话里，依然得不到任何人的注意。他不禁开始反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自己鬼迷心窍地组织了这次聚会。

但巴利没有忘记他。他只是在遵循自己的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有些无情，就连那个服务生也不能幸免。一开始，他冲服务生大喊，是因

为他推荐的所有菜肴似乎都有小牛肉。后来他点了一道菜。但是，就在服务生要离开房间时，他在后面大喊：“你这条狗！你这个恶人！”声音里带着无缘无故的气愤，还有些滑稽。服务员似乎很享受这种大喊，还以超乎寻常的敏捷听从了他的指令。在他这样征服了每个人之后，巴利觉得已经给艾米利奥上了他想要上的那一课。

然而，艾米利奥却不会利用这个规矩，甚至在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玛格丽特说她什么都不想吃。“小心点儿！”巴利对她说，“否则，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带你出来吃饭。我最受不了别人装腔作势！”她马上让他给自己点了份饭。她这么快就有胃口吃饭了，艾米利奥马上想到，自己从没在安吉丽娜那儿得到这种爱的示意。同时，安吉丽娜犹豫了很久，最后也表示自己吃不下牛肉了。

“听到了吗？”艾米利奥说，“巴利受不了别人装腔作势。”她耸了耸肩，说她不在乎自己迎合谁或者不迎合谁，而在艾米利奥看来，她的蔑视似乎只是直接针对他，而不是巴利。

巴利嘴里塞得满满的，对着其他三个人。“这次的牛肉大餐，”他说，“不是很协调。你们两个不太搭调。你像煤一样黑，而她白得像六月底的玉米穗——就像是学院的画家给安排的。而我们，他们应该给我们这个称呼：‘手榴弹兵和受伤的妻子’。”

对于这点儿，玛格丽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们一起出去，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作为奖励，巴利亲了亲她的额头，但即使是这种爱的表达，也带着习以为常的无礼和假装的严肃。

安吉丽娜突然害羞起来，她看着天花板。“别装得这么纯洁，”巴利毫不客气地说，“好像你俩不做比那更过分的事一样。”

“谁跟你说的？”安吉丽娜问，她威严地看着艾米利奥。

“我没说。”艾米利奥弱弱地抗议道。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做什么？我现在都见不到他了，所以他每天晚上肯定是和你在一起。以他这个年纪，又怎么会坠入爱河？再见了，桌球；再见了，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我还在那儿等他，或者说不得不忍受让遇到的第一个蠢货和我做伴。我们过去关系那么好。我是镇上最聪明的人，他名列第五，在我之后空了三个位置，然后就是他了。”

那个吻让玛格丽特恢复了平静，她柔情地瞥了艾米利奥一眼。“的确是这样。他总是提起你。他很喜欢你。”

然而，安吉丽娜却觉得镇上名列第五的聪明人配不上自己，她把自己的仰慕都留给了第一聪明的人。“艾米利奥跟我说你唱歌好听。你一定要唱几句。我很想听你唱歌。”

“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但我一般吃完饭都要休息。我消化的时间和蛇消化的时间一样长。”

玛格丽特猜到了艾米利奥的想法。她严肃地看看安吉丽娜，然后转向艾米利奥，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身上，然后继续和他聊巴利。“当然，他有时候挺粗鲁的，但也不是一直这样，就算他在那儿，也没什么好怕的。”然后，她又用那种低低的、甜蜜的声音补充道，“为自己考虑的男人和那些不考虑自己的男人，太不一样了。”显然，“其他人”指的是那些她曾交往过的人。那一刻，他从自己的愁苦境况中挣脱出来，同情地看着她。她的确应该爱那些自己身上缺少的品质，像她这样甜美温柔的人，是无法独立生活的。

但巴利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你怎么这么安静！”他转向安吉丽娜问道，“你们俩一起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也是这样吗？”

她显然忘了他对她唱过的爱的圣歌，她故意唱反调：“他是个严肃的人。”

巴利心平气和地想提高艾米利奥的地位，他开始半开玩笑地嘲讽他。“就善良而言，他属第一，我只能算老五。他是我唯一能够认可的人。他是我的至交，另一个我，他想的和我一样，就算我没有当即认可他的意见，他也会马上接受我的意见。”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一开始说话时的好意，半开玩笑地把艾米利奥压在了自己的优势之下。艾米利奥不得不勉强笑着。

然后，艾米利奥觉得别人很容易猜出自己微笑背后的含义，便决定再说点什么，好让自己显得更加自在。他也记不起他们是怎么聊到了这个话题，他们说起了让安吉丽娜摆一个造型——在巴利头脑里所想象的那样。艾米利奥没什么可反对的。巴利告诉安吉丽娜，这不过是模仿她的形象，只是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乐意付出更多。在艾米利奥和玛格丽特聊天的时候，她没问他的意见就答应了。现在，她又突然大喊着打断他冗长而呆板的演讲：“但我已经同意了。”

巴利谢过她，还说肯定会拜访她。不过要等几个月以后了，因为他现在手头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他盯着她看了很久，想象着为她画像时要她摆的动作，安吉丽娜高兴得脸都红了。别人可能觉得，在艾米利奥的痛苦中，至少有人和他做伴。但没有！玛格丽特根本就不嫉妒。而且，她也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安吉丽娜。巴利肯定会充分展现她的美，她说话的语气里，充满了艺术带给她的惊喜的热情，仿佛是看见了用塑性极好的黏土捏的一张脸，饱含着对生命的表达。

巴利马上恢复了他的粗鲁。“你真的叫安吉丽娜吗？你这么高大的姑娘应该有个小名。我应该叫你安吉罗娜，或者只叫吉罗娜。”从那以后，他一直叫她这个名字，还特意强调那个开口度大的元音，因此，这声音也最大程度地表达了一种蔑视。让艾米利奥惊讶的是，安吉丽娜好像并没有对这个名字感到丝毫的厌恶。她从不因此而生气，当巴利冲着她的耳朵大喊这个名字时，她只是笑着，好像他在给她挠痒。

回去的路上，巴利唱着歌。他声音很大，但声调平和，极富韵味和情感，虽然他喜欢唱的这首流行歌曲根本就用不着这样细腻的感情。那晚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当着两个年轻女人的面，不得不省去了一些歌词，但是，他用暗示性的眼神，还有声音里特定的性感，弥补了这种缺失。安吉丽娜对此非常着迷。

分别之时，艾米利奥和安吉丽娜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目送另外两人离开。“他肯定是瞎了！”她说，“他怎么会爱上这种连站都站不稳的枯瘦棍子？”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虽然艾米利奥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天他要说的责备的话，但她却没给他机会。她有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他。那个裁缝给她写信了——她忘了带上这封信——说他这一年都无法和她结婚。是因为他一个合作伙伴的阻拦，这个合作伙伴还威胁说否则就停止合作关系，收回资本。“他的合作伙伴好像是想让他娶他的女儿，那个驼背的女人——她当然和我的未婚夫很配。但沃尔皮尼发誓说，一年之内他就可以自力更生，从此不再受控于那个合作伙伴和他的钱，到那时他就会娶我。你懂吗？”他表示不懂。“另外，”她声音温柔地说，没有一丝胆怯，“沃尔皮尼说，这一年他必须满足欲望。”

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他坚决地说，她不能奢望他同意这样的事。

但他能提出怎样的异议呢？“你能确保他的诚实吗？”

“不管我做什么选择。他已经准备好找公证人签个合同。”

过了一会儿，他问：“什么时候？”

她大笑起来。“他下周日来不了了。他想准备好签合同的手续，要在两周内签合同，然后……”她停止大笑，开始吻他。

所以，到了最后，她还是他的！他所梦想的拥有，并不是这样的。但他还是激情澎湃地抱着她，他试图说服自己他很开心。毫无疑问，他应该对她充满感激。她爱过沃尔皮尼，也爱过他。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也许，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一种治愈方式。被那个裁缝玷污、被他占有之后，安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他，则会继续以吉罗娜来自娱自乐。他会表现得很开心，像她期待的所有的男人那样，像巴利那样，漠不关心又玩世不恭。

五

巴利说得没错。就是因为安吉丽娜的缘故，两个朋友的关系才变得如此冷淡。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艾米利奥已经很久没怎么见过他的朋友了。但他一直没意识到，他忽略了自己的朋友，直到最后巴利生气了，停止了与他的交流。但巴利依然珍惜他们的友谊，这一直是他的习惯。这顿晚餐打破了巴利的固执——艾米利奥的失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冒犯了朋友。当那种同时被两个女人爱慕的强烈愉悦感消散后——其实，这种愉悦感也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巴利就开始良心不安了。为了平复自己，他第二天正午急急忙忙地赶到了艾米利奥家，假装是要给他建议。他知道在治愈艾米利奥方面，有说服力的争论比举例更加有效。就算这种争论不完全奏效，至少也可以让自己重新以朋友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他因为自身的弱点和偶尔的分心而扮演竞争对手的角色。

过来开门的是艾米莉亚。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总是能激起巴利更为深切的同情。在巴利看来，人活着，无非是为了享受名望、享受美好、享受健康，否则，人就成了让他人厌恶的累赘，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这么想来，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她的存在，显然是自然的一个失误。有时候，巴利去找艾米利奥，却发现他不在家。这时候，他就马上找借口赶紧离开。因为艾米莉亚那苍白的面孔、嘶哑的声音，总会让他产生一种深刻的绝望，而艾米莉亚却一直渴望分享艾米利奥的生活，还一直把自己当作巴利的朋友。

“艾米利奥在家吗？”他开门见山地问。

“斯蒂凡诺先生，快请进。”艾米莉亚欢快地说。“艾米利奥！”她喊道，“斯蒂凡诺先生来了。”然后她略带指责地说：“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大概是没那个福气。我担心你像别人一样把我们忘了。”

巴利大笑起来。“可不是我不理艾米利奥。现在是他不找我。”

她带他走向餐厅那边的门，微笑着小声说：“是的，是的，我理解。”她觉得好像他们已经讨论过安吉丽娜的事情了。

他们的小公寓只有三个房间，都不直接通向走廊，只能通过这扇门进出。每当艾米利奥的屋里来了客人，艾米莉亚就像犯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屋里，因为她的房间是三间房里的最后一间。她从没想过未经介绍就唐突地出现在别人面前，她和男人在一起要比艾米利奥和女人在一起还要害羞。但是，就在巴利踏进他们家门的第一天起，她就觉得他是个例外。她从前常听人说巴利说话像头熊，而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她父亲的葬礼上。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常常惊讶于他的温柔。他是她最为体贴的安慰者，他知道何时沉默，何时说话。他小心翼翼地安慰着她，成功地遏制了这个姑娘强烈而难以自控的悲伤；有时，他帮她分析心情，教她怎么理智地看待她的悲伤。她渐渐习惯了他的陪伴，可以在他面前随意流泪；他也习惯了经常到她家，他很高兴自己能扮演安慰者的角色，他知道该怎么扮演安慰者。在他扮演安慰者的热情冷却后，他也就退出了那个场景。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他爱的只是大胆又好看的姑娘，而这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只能带给他一种姐妹般的感情，这让他感到无聊。这的确是她第一次因为他的抛弃而责怪他，不过她也觉得，他要是把时间花在别处，生活肯定有趣多了。

小小的餐厅里，能见证这个家庭曾经富足的，只有那张稍显华丽的暗色镶嵌木桌。剩下的家具，是一张比较破旧的沙发，四把有些类似但

形状不一的椅子，一把大扶手椅和一个旧橱柜。屋里只有这几件家具，却又被格外小心地保存着，这更加彰显了这间屋子的寒酸。

一走进这个房间，巴利就想起了自己曾经那么真心实意地在这里扮演过的安慰者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曾经受苦的地方，尽管那些苦难让他觉得很甜蜜。回想起自己的善良，他觉得心满意足。他突然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不该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躲避这个可以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地方。

出于礼貌，艾米利奥对他强装欢迎，他努力隐藏着自己暗中滋长的怨恨，他不想让巴利看见自己到底有多受伤。的确，他既想狠狠地责骂巴利的行为，同时，又希望掩盖自己的伤口。他对待他的态度，就像对待敌人。“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刚好经过这儿，我觉得应该看看你妹妹，我好久没见她了。她看起来好多了。”巴利说，他看到艾米莉亚脸色绯红，而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似乎在跳舞。

艾米利奥看了她一眼，但什么都没注意到。当他看到巴利在他面前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乎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时，他心里的怨恨达到了极点。他夹带讽刺地说：“昨天一整晚你都很享受吧，把我当成你的垫脚石。”

巴利没想到艾米利奥会这么说话。他居然当着艾米莉亚的面说这些话，这么不合时宜的话。甚至回家以后，他还觉得自己被深深地冒犯了。他真的没想要做任何冒犯艾米利奥的事，至少他的本意是想要帮忙。为了对付这样的攻击，他马上把自己那些罪行抛诸脑后，他觉得自己每个污点里都是纯洁无瑕的。

“我们待会儿再谈那件事。”他完全没考虑艾米莉亚。然而，尽管巴利尽力挽留，艾米莉亚还是马上离开了房间。巴利一点儿也不着急向艾米利奥解释。

“我不明白你责怪我什么。”

“哦，没有，没什么。”艾米利奥答，在正面冲突下，没有比讽刺更好的回答。

现在，巴利十分确定自己是无辜的，他决定好好解释一下。他说，他的行为并没有背离自己的初衷——他刚开始想的，就是好好给艾米利奥上一课，说说他的经验教训。他觉得他要是一开始就胡扯些关于爱情的抒情诗，这样治疗大概也会顺利进行。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以前是怎么对待吉罗娜的，现在也必须那样对待她。他希望到时候艾米利奥模仿他。他不相信，他也无法相信，像安吉丽娜这样的女人会被认真对待，他对她的评价和之前艾米利奥对她的描述一模一样。他发现她本人和那幅他画给她的画像一模一样，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更轻而易举地一眼看穿她。

听到自己的话以这样的方式被人重复，艾米利奥却一点感动也没有。他说这就是他恋爱的方式，他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对他而言，温柔是他享受爱情的基本要素。当然，这也不代表他对待这个女人有多认真。比如说，他也没承诺会娶她。

巴利发自内心地笑着。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艾米利奥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变化。仅仅在几天前，艾米利奥还沉浸在自己的感情里无法自拔，还需要所有人的帮助——他应该还记得吧？ “我不反对你找点乐子，但我觉得，你并未享受其中。”

的确，艾米利奥看起来很累。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快乐过。但是，自从父亲去世后，他的内心就安于一种完全的平静。因为家里的变故，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

艾米莉亚像影子一般不引人注目，她本想悄悄地走过这个房间，但艾米利奥喊住了她，希望她的出现能让巴利安静下来。然而，这两个男人无法立刻停止他们的对话，巴利开玩笑地说，应该把她叫过来做裁判，虽然他明知她在这方面肯定没有任何经历。他跟艾米莉亚说，虽然他俩是老朋友了，但现在他们之间有点争执。现在，他们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让艾米莉亚依靠神的旨意，闭着眼做出选择。神的旨意就是为他们这样的情况而设定的，去引导她做出正确选择。

但是，这绝对不是盲目的决定，因为艾米莉亚已经抓住了他们争论的本质。她感激地看了巴利一眼，眼神里散发的那种强烈感情，很难让人相信那是从她那双灰色的小眼睛里散发出来的。她总算找到了盟友，她总算解除了一直以来压抑她的那种苦涩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希望。她淡淡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你说得很对，你应该看看他平常多魂不守舍、多悲伤，他整张脸上都写满了逃离这间屋子的渴望，他经常让我一个人待着。”她说话的声音，像是在哭着求助，而不是在替巴利说话。

艾米利奥担心地听着，每一刻都担心她言语上的抱怨会变成眼泪和啜泣，就像以往那样。但现在，当她真正和巴利讲起她巨大的痛苦时，她却保持着平静和微笑。

在巴利看来，艾米莉亚只是自己和艾米利奥争吵中的一个战友。他随着她的言语，做出反对艾米利奥的动作。但是，艾米莉亚突然话锋一转。她开心地笑着，说起几天前，她和艾米利奥一起散步时，她发现不

管什么时候，只要艾米利奥远远地看到特定身高和特定肤色的女人，他立马就会变得心神不安，那些女人真的很高、很白。“我说得对吗？”巴利点了点头，她满意地笑了。“真的有那么高，那么白吗？”她的嘲弄带着特定的温柔，因此艾米利奥也不怎么生气。她走向艾米利奥，斜靠着，洁白的手温柔地放在他头上。

巴利证实了她所说的话。“就像普鲁士国王的守卫那么高，白得简直毫无血色。”

艾米利奥大笑着，同时也没忘记嫉妒。

“如果她让你不开心，尽管告诉我。”

“想象一下，他嫉妒我——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巴利生气地大喊。

“我非常理解。”艾米莉亚轻轻地说，好像是在请求巴利纵容艾米利奥的嫉妒。

“你不该这样说！”巴利反对道，“你怎么能说自己理解如此荒谬的事情？”

她没说话，但她的想法和之前一样，她清楚他在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对这件事的考虑非常认真，凭直觉，她可以猜想到她那个不幸的哥哥的心理活动。但是，她也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猜想。她的脸突然红了。那次对话的一些声音在她心里回响，犹如沙漠里回响的钟声。这些声音用了很长的时间，穿越巨大而空旷的空间，从这头到那头，找寻他们，衡量他们的空虚，把他们叫醒到生活和情感中，给予他们足够的欢笑和痛苦。她沉默了很久。她忘了他们一直在讨论她哥哥的事情，她现

在满脑子都是自己。在她身上，似乎发生了一件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以前也提起过爱情，但那时的方式多么不同啊！从前她对于爱情，总是带着某种排斥和不宽容。一直以来，她都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婴儿时期就喋喋不休地听到的那些关于爱情的禁令！她憎恨，也鄙视所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她亲手扼杀了自己内心深处哪怕一丁点的反叛。但是她被骗了！巴利所代表的，才是美德和力量。巴利那么平静地讲述着爱情，对他而言，爱情从来不是罪过。他爱过多少人啊！他有着甜美的声音和蓝色的眼睛，他一定爱这世上的每件事，爱所有活着的事物，包括她自己。

巴利留下来吃晚饭。艾米莉亚不安地说，家里没什么吃的了，所以巴利更加惊讶于他在那儿还可以吃得不错。在过去的几年里，艾米莉亚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厨房里，她把自己历练成了优秀的厨师，她做的饭完全迎合艾米利奥那挑剔的味觉。

巴利很高兴地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在和艾米利奥的对话里很是糟糕，他期待给自己争回颜面。他相信艾米莉亚会同意他的观点，原谅他、支持他，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掌控她。

吃晚饭时，他和艾米莉亚一直格外开心。他讲了很多自己从前的事。他讲了自己年轻时那些冒险的经历。他经常为贫穷所困，只能采取一些可疑又可笑的手段来应急。而且，因为他给人的感觉不过是想要有口饭吃，别人也就乐意帮他。他详细讲述了他一度差点儿饿死，后来得到本来是给流浪狗的奖赏，才免得一死。

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学业结束后，他搬到了米兰，在一家企业里做检查员。如果从一开始就做雕刻家，必定是困难重重，可能还没开始，他就已经饿死了。一天，他刚好经过一间展示艺术作品的宫殿。那位艺

术家刚刚去世，他走进去和雕刻家做最后的告别。他在那儿遇见一位朋友，他们一起毫不客气地批评着展览的作品。当时的巴利处境绝望，内心苦涩，他说每件作品都很平庸，全都无足轻重。他生气地说着，声音很大。那次批评本该是他最后一次参与艺术活动。然而，当他们走进最后一间屋子时，巴利惊讶地站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之前的批评。那间屋里放满了死去的雕刻家未完成的作品，因为他后来患上了致命的疾病。那儿放了一个女人头部的石膏模型——那粗略描绘的轮廓格外坚韧，模型中每个重要的线条都带着强烈的悲剧的本质。巴利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他说，如果这个粗略的模型永不完工，那么，这个死去的雕刻家还是艺术家。但是，在那时候，雕刻家所受过的学术方面的培训，一直在干预他的创作，破坏了他艺术里个人创作的成分——他的第一印象和第一感觉。因此，雕刻家的作品里只剩下了客观的教条和古老的偏见。“是的，的确是这样！”站在他旁边的那个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老先生说，老先生使劲儿地看着那个模型，鼻子都快贴上去了。巴利表达着自己的仰慕，越说越动情，他发表着关于这个艺术家的极具感染力的演说。要不是这次死亡的阻拦（这个艺术家死于暮年），他可能就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老先生不再看石膏模型了，他开始思考巴利的评论。这是巴利仅有的以雕刻家的身份介绍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商人。这位老先生很富有，也很怪异，他给巴利下的第一个订单是他自己的半身像，后来是一个纪念碑雕像。最后，他把遗产留给了巴利。所以，巴利虽然只工作了两年，但他的钱却足够支撑他生活十年。

艾米莉亚说：“能认识那样善良又聪明的人可真棒啊！”

但巴利却不这么认为。他活灵活现地讲述了这位老先生如何令人讨厌。他像个自命不凡的米西纳斯，从来不让他一刻得闲，还逼迫他每天

完成一定数量的作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图享乐者，实际上却一点品位也没有。只有当一件作品解释给他时，他才能明白这件作品好在哪儿，他才懂得欣赏这件作品。每天晚上，巴利都被这些作品和对话弄得筋疲力尽。有时候，他觉得虽然看似机会让他摆脱了以前的职业，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经营商业。老人过世后，他去参加哀悼，为了哀悼时保持精神，他一连好几个月都没碰过雕塑的黏土。

巴利的命运看起来多好啊，他甚至懒得感激从天而降的好处。上天注定，财富和幸福是属于他的，所以，当命运安排财富和幸福从天而降，落在他头上时，他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他为什么要感激那个被上天安排来给他送礼物的人呢？艾米莉亚出神地听着他自言自语，她更加明白了，在这世上，还有种生活和她所了解的非常不同。当然，她和她哥哥很难理解这样的事。同样，在巴利看来，这次对话也像是一次胜利的游行。艾米莉亚羡慕巴利的幸福，也喜欢他身上的那种力量和平静——这是命运赠送给他的最好的两个礼物。

艾米利奥坐在那里听着，却越发觉得苦涩，越发嫉妒。在他看来，巴利似乎在炫耀自己的运气，仿佛这样好的运气是因为他的美德才得到的。艾米利奥从没遇上过什么高兴的事，甚至连出乎意料的事都没有。他那倒霉的运气，还没有真正到来，就已经让人远远地嗅到其中的气息。随着坏运气的到来，它的具体表现也越发明显。等到坏运气真正降临——贫穷，还有父母的去世——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尽管他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承受痛苦，他的痛苦却没有多么剧烈。在他身上降临了太多不幸，然而，这些不幸却没能把他从那单调无趣的命运里拽出来。他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强烈的情绪，或爱或恨，都随遇而安，而他的生命里，从没出现过像巴利生命里出现的那么不公正得令人厌恶的老先生。嫉妒充满了他的内心，他甚至嫉妒艾米莉亚对巴利的那种显而易

见的仰慕。这顿晚饭的氛围很活跃，主要是因为艾米利奥也参与了其中的讨论，而艾米利奥不过是想努力把艾米莉亚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但他没能成功。他能说什么来和巴利传奇性的自传抗衡呢？除了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次激情冒险，他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但他又不能讲这次冒险，因为他注定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这是命运对他的惩罚。所有艾米利奥尝试转移艾米莉亚注意力的努力，都被巴利用来装饰自己的故事。然而，巴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他没有感受到暗含的冲突，继续用他的幻想，编造、渲染、装饰着他的故事。艾米莉亚从来没得到过这么多注意力。她入迷地听着雕刻家的故事，当然，她没有骗自己，说他们俩那样是故意想赢得她的心。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属于艾米利奥，但这个可怜的姑娘，她谦卑的心让她不敢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她只是活在现在，享受着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还有男人对她的渴望。

他们一块儿走了出去。艾米利奥想和巴利单独走走，但她提醒说，他昨天刚保证过，不管去哪儿都带上她。她不想这么快就结束她快乐的日子。巴利也支持她。他觉得艾米莉亚的陪伴能和安吉丽娜对艾米利奥的影响相抗衡，全然忘了几分钟前，他还把自己和艾米莉亚的关系界定在兄妹之间。

转眼间，她一切就绪，但觉得还有时间，就开始打理前额的卷发。她头发柔顺，颜色较暗，但又很难说清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一边戴手套，一边冲巴利笑着。她邀请他出发时的眼神，就像是在他眼前蒙恩的祷告者。

在街上，她比以往还要不引人注目。她一身黑色的穿着，帽子上带

一点白色的羽毛。巴利嘲笑她的羽毛，但是他又说他喜欢它。他尽力掩饰着自己的不情愿：不得不和这个奇怪的小个子女人一起走过整个小镇。她的品位太奇怪了，她的着装打扮真的一无是处。

空气很暖。而那浓密的白雾背后的天空，看起来却似乎很冷。圣安德烈亚看起来像一幅雪景山水画。树木的枝干很长，并且干枯，却也还没被剪掉。白色的光线散落在各处，似乎是某位画家想描绘这幅景色，然而又画不出空气的温暖，只是传递了下雪的错觉。

“我们仨似乎认识整座小镇。”巴利说。他们不断地放慢脚步。漫延的海水旁是无边无际的萧瑟风景。一群喧喧嚷嚷的官员出现在这一景象里，像一群突然受扰的蚂蚁。

“你认识他们，我们可不认识。”艾米莉亚说，她想起以前也走过这条路，那时却没遇见这么多要鞠躬的人。路过的每个人都友好而尊敬地跟巴利打招呼，即使是马车里的人也给他鞠躬。她很高兴能走在他旁边，她享受着他得到的尊敬，好像别人对雕像家的尊敬有一部分是给她的。

“我要是没来这儿，可真是悲哀！”巴利说，马车里的一个老妇人为了看清他，探出半个身子和他打招呼，他体面地向她回礼。“大家都会失望而归。”他说，他们确定会在这儿碰到他，因为他每周日都像其他劳动者一样，在这里散步，和艾米利奥一起玩耍。平常工作日时，艾米利奥总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安吉！”艾米莉亚突然小声说，努力掩藏着自己的笑容。通过以前听到的关于安吉丽娜的描述，还有艾米利奥的激动，她一眼就认出了她。

“别笑。”艾米利奥认真地说，同时也认可了她的发现。而他也有了自己的发现：那个裁缝，沃尔皮尼，身材瘦小得简直可笑。他走在那个年轻女人的华丽马车旁，笨拙地模仿着那个年轻女人优雅而平和的步伐，这让他显得更加可笑。巴利和艾米利奥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沃尔皮尼的回复礼貌而做作。“他和安吉丽娜的头发颜色一样。”巴利笑着说。艾米利奥激动地反对着，怎么能有人把沃尔皮尼那稻草般颜色的头发和安吉丽娜的金色头发相提并论？他转过身，看到安吉丽娜弯着腰和旁边的人说话，那个同伴挺直了脊背，微微往后靠着，好听清她在说什么。显然，他们在讨论其他三个人。

下午晚些的时候，他们回到了镇上。就在他们快要分开的时候，艾米莉亚突然打破了沉默，因为她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了她常常经历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几乎将她淹没。她问和安吉丽娜说话的那个男人是谁。“是她叔叔。”艾米利奥犹豫了一会儿，略带严肃地说。巴利嘲讽地看着他，他的脸红自然没能逃过巴利的眼睛。而他妹妹那纯洁的眼神，让他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惭愧。如果艾米莉亚知道他的哥哥，为了保护自己的爱情——那种他已经为之承受太多痛苦的爱情，居然可以如此卑贱，她将会多么惊讶！

“谢谢你！”艾米莉亚说，她向巴利告别。噢，本来，这段时光留给她的记忆多么美好啊！但是，分别之时，她看到了巴利嘴边打了一半的哈欠，虽然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但那哈欠还是让他的嘴巴变了形，因而没法说话。

“可能你一直觉得很无聊。这样一来，我就更该谢你了。”她如此谦卑，如此善良，巴利深为感动。他突然觉得，他几乎爱上了她。他解释说，他打哈欠，通常是因为紧张。他想向她证明，和他们在一起，他一点儿也不无聊。其实应该是他们抱怨他去得太频繁了，他说。

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他每天都去他家，在楼梯上来回上下，就为了和艾米利奥喝杯咖啡，很难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是出于嫉妒，他努力挽留和艾米利奥之间的友谊，但艾米莉亚猜不出这些。在她看来，巴利是因为和他哥哥之间的友情，才频繁地来看他们。而她，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才能获利其中。她享受着其中的温暖，接受着阳光的照耀。

哥哥和妹妹之间没有再进一步的谈话。艾米利奥太粗心了，他对这一切都不感到丝毫惊讶。他只是觉得妹妹更理解他、更宽容他了。他甚至觉得这种慈爱的氛围蔓延到了他的爱情里面。现在，不管他什么时候提起和安吉丽娜之间的事，艾米莉亚的脸都会突然充满光芒。她甚至试着让他讲讲爱情，却从来不跟他说要保持警惕，或者是他应该放弃安吉丽娜。既然她象征着幸福，为什么他要放弃安吉丽娜？有一天，她说她想认识安吉丽娜，后来又说了好几次，但艾米利奥小心翼翼，不去满足她的期待。她对那个年轻女人的全部了解，不过是安吉丽娜和她完全不同，她更健壮，也更有活力。艾米利奥暗自庆幸，他在艾米莉亚的心里，塑造了一个和真正的安吉丽娜完全不同的形象。和妹妹独处时，安吉丽娜的这个形象让他很开心。他开始渲染这个角色，把所有他想要在安吉丽娜身上看到的品质都赋予在这个形象之上。后来，当他发现艾米莉亚也在帮他创造这个虚假的形象时，他简直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后来，她每次听到别人说某个女人不顾身世和金钱方面的偏见，一心只为跟随她爱的那个男人时，她就伏在艾米利奥耳边小声说：“她就像安吉丽娜。”

“哎，她要是真的这样，就好了！”艾米利奥心里想着。表面上，他还要假装表示同意。后来，他说服自己，她的确有点像这个女人，或者说，如果她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下，至少会这样。这么想着，他发自内心

地笑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觉得安吉丽娜无法摒除世俗的偏见？透过艾米莉亚的理想主义，那一刻，他对安吉丽娜的爱似乎只是一场幻想。

但事实上，那个克服重重困难的女人，和艾米莉亚更为相像。她的双手洁白而修长，其中的力量足以分开最为牢固的枷锁。她感到似乎所有的枷锁都落到了她的生活里，然而她却像空气一样自由。但是，却没人问她：她的决心、她的力量、她的爱情。她如何释放自己瘦弱的身体里那股强大的力量？以逃离的方式？

巴利坐在那把年代久远的扶手椅里，伸了个懒腰。他小口地喝着咖啡，对现在无比满意。想起过去，每天的这个时候，他总是习惯坐在咖啡厅里与人讨论艺术。这个习惯多么糟糕啊！在这儿多好，可以和这两个仰慕他的人在一起。

然而，他在两个爱人之间的干涉却非常失败。虽然他和安吉丽娜认识还没多久，但他却自以为拥有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而她，也总是微笑地听着，一点也不介意。刚开始，他习惯和他们说托斯卡纳语，他们说话的语气轻和柔软，她觉得那像一种爱抚。但是，就算他们一股脑儿地说的里雅斯特的方言，甚至夹带些粗言秽语，她也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她觉得，他们的话里没有任何恶意，这不过是他们平常说话的方式，不过是舌头上的一种小把戏罢了。甚至连艾米利奥也这样觉得，这是其中最糟糕的部分。有天晚上，艾米利奥再也受不了了，他请巴利让他自己静静。“我真的受不了你那样侮辱她。”

“是吗？”巴利问，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为了治愈艾米利奥，他说服自己像往常那样健忘，他说服自己那样

表现。他很长一段时间没去打扰他们，他说服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和那种女人相处。”但后来，艾米利奥又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他觉得他还不如说出自己的真实情感，然后容忍巴利的行为。

“有时间带玛格丽特过来坐坐吧。”

他们经常一起吃“牛肉晚餐”，那场景和第一次非常相像：艾米利奥不得不保持沉默，而玛格丽特和安吉丽娜则臣服于巴利的智慧中。

然而，有天晚上，巴利却很安静，他既没大喊也没命令别人。这是艾米利奥第一次觉得巴利是自己内心的同伴。“有玛格丽特那么爱你，你肯定幸福死了！”为了表现得友好些，他在回去的路上对巴利说。两个女人走在前面，聊着天。

“可惜的是，”巴利惋惜地说，“我觉得她也这样爱着其他男人。她是个善良的人。”艾米利奥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现在别说了。”巴利恳求他，因为他看见两个女人停了下来，在等他们。

第二天，在艾米莉亚去厨房的那几分钟里，巴利告诉艾米利奥，因为邮递员的失误，他发现玛格丽特也在和别人约会——对方也是个艺术家，他绝望地补充：“我真的很难过。被人这样对待，真的很丢脸。我打听了一下，就在我以为发现了谁是情敌时，突然情敌又变成了两个，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那个时候，我低三下四地打听玛格丽特的家庭，发现她家里有位母亲，还有好几个妹妹，年龄都很小。你明白了吗？她要抚养那些孩子。”巴利深为触动地补充说：“想想吧，她在我这儿一分钱都不肯要。我要让她坦白，我要让她告诉我每件事。我要给她

最后一个吻，告诉她我不恨她，然后我就离开她。但是，我会一直保留对她最甜蜜的回忆。”然后，他突然恢复到原本的状态，继续抽着烟。艾米莉亚进来时，他小声哼唱着：“死去之前，请承认犯罪事实！”

那天晚上，艾米利奥跟安吉丽娜讲了这件事。一开始，她觉得这很好笑，她无法隐藏这种情感。然后，她意识到在这种声名狼藉的故事里，她必须赢得艾米利奥的原谅。她的任务并不简单。就算他承受再多，他也无法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个雕刻家，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得不到的，这让他无比难过。

那个时候，他正在经历对安吉丽娜奇怪的幻想。他经常做的那个梦，让他觉得是他第一个玷污了那个姑娘，就算在他醒着的时候，他也这么觉得。事实上，在他刚认识她的那些晚上，他就给她讲过做一个诚实女人的好处，以及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自己的机会。他不知道在对她进行教育之前，她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会不明白，有道德的安吉丽娜就是他自己的安吉丽娜？他继续着自己之前被打断的说教，但换了一种基调。他很快意识到，复杂的理论，在安吉丽娜身上不太适用。关于再次对安吉丽娜进行教育的最佳方式，他考虑了很久。在他的梦里，他抚爱着她，就好像他已经把她调教得可以配上他了。他在现实里也试着这么做。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让她感到被尊重的甜蜜，让她有为自己赢得这种尊重的渴望。正因如此，他宁愿一直跪在她面前，以最臣服的姿态，好让安吉丽娜随时可以踢他一脚。

六

一月初的一天晚上，巴利的心情糟透了，他独自沿着雅佳德散步。他想念艾米利奥，但艾米利奥和他妹妹一起去别处拜访别人了。而他还没找到可以替代玛格丽特的人。

虽然从一大早起，镇上就刮着热风，天空却还是很晴朗。那天晚上，镇上要举办狂欢节，这是这个季节举办的第一次化装舞会——在那个寒冷而潮湿的环境里，难得举办一次狂欢节。“哎，要是我有只狗就好了，就可以从她们身上叼点骨头！”巴利看到两个光着腿的女人经过时，心里想道。狂欢节的那种艳俗的氛围激起了他道德上的愤怒，然而，再晚一些，他肯定也要参与其中，他也会沉醉在那华丽的服饰和耀眼的颜色里，完全忘记现在的愤怒。但现在，他很清楚自己将要参与一部悲喜剧的序曲。周围正在形成一个旋涡，这个旋涡会吞没工人、裁缝，还有可怜的资本家，把他们从平淡生活里的那种乏味中拽出来。然而，却又只是把他们扔进更大的苦难。有的人会继续重操旧业，却也是伤痕累累，而且负担比之前还重；而有的人，则永远找不到他们的出路。

他打了个哈欠，这些想法让他觉得有些无聊。“现在还有热风。”他想道。他看了一眼明亮的月亮，月亮似乎在山间休息，就像倚靠着座椅。突然，他的视线被三个从雅佳德那边走来的身影吸引了。他一眼就看到了他们，因为他们三个人手拉着手。中间的，是个体型矮小而结实的男人，他的两侧是两位身材高挑而优雅的女人。这个组合让他既嘲讽又惊讶，他决定把这个画面刻画出来。他暗自构想，他刻画的两个女人会穿着希腊的装束，而那个男人，则穿着现代服饰。他会让两个女人像

喝醉了酒一般地大笑，而男人则是一脸的疲倦和无聊。

然而，当三个人走近时，他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幻想。三个人中，其中一个安吉丽娜。另一个女人名叫茱莉娅，长得其貌不扬，安吉丽娜以前跟他和艾米利奥提起过。那个男人他并不认识。从旁边经过时，那个男人离他很近，脸上带着微笑，头却高高扬起，那棕色的胡子给人一种器宇轩昂的感觉。他长得很帅气，肯定不是沃尔皮尼。

安吉丽娜大声笑着，那笑声甜蜜而响亮，是她最常发出的那种。很明显，那个男人是来和她约会的。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地拍拍茱莉娅的手，作为某种补偿。巴利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虽然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他很确信这一点，虽然他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他沉醉于自己的观察之中，全然忘了那一晚他的无聊。“这是我的新职业，像个间谍！”他心里想。他把自己藏在树影之下，在后面悄悄地跟踪他们。安吉丽娜一直在笑，几乎没停，她和那个男人沉醉在他们的两人世界里，好像忘了茱莉娅的存在。而茱莉娅则不得不使劲儿往前倾着身体，努力参与着他们的对话。

然而，巴利这种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很快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他们三人在离水域咖啡厅不远处停了下来。那个男人松开茱莉娅的手，紧紧握着安吉丽娜的手。茱莉娅警觉地站到了旁边。他似乎是想让安吉丽娜保证什么事，不停把他那茂密的胡须往安吉丽娜脸上扎。接着，他们一起走进了咖啡厅。

他们坐在离门口很近的外间，但巴利只能看到那个男人的脑袋。上面的灯光照下来，刚好照到男人的脑袋。然而他的脸很暗，几乎是黑的，被长到他眼部的浓密胡须框住；他那秃顶的脑袋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发着黄色的光。“是雨伞店的那个男的！”巴利笑了。这么说来，艾

米利奥现在有了个伞匠情敌！这再好不过了，这肯定能让艾米利奥从他的恋爱中解脱。巴利想，他会让这整个冒险经历听起来非常荒唐可笑，让艾米利奥自己都忍不住发笑，从而忘记了他一直以来的痛苦。巴利对自己的想法非常自信。

那个伞匠在专心地关注着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巴利着急地想要确定旁边那个人是不是安吉丽娜。他走了进去。是的，那肯定是安吉丽娜。她背对着墙坐着，而茱莉娅就坐在对面，离他们俩很远，小口饮着一小杯不知名的半透明饮料。虽然茱莉娅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杯饮料上，但她还是挤出时间来环顾四周。很快她就看到了巴利，并向那两位发出警示。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看到了在桌下那紧紧拉在一起的双手和安吉丽娜看那个伞匠时的一脸柔情，他不禁呆住了。艾米利奥说得对，安吉丽娜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那里燃烧着爱情的火焰。巴利多么嫉妒那个伞匠！这一刻，他多么希望是他坐在那个男人的位置上！

茱莉娅冲他点点头，说了句：“晚上好。”很明显，她期待他走上前去，和她说话，这让他有些反感。是因为艾米利奥和安吉丽娜的缘故，他才愿意忍受她。他慢慢地走了出去，微微向安吉丽娜点头。而她，为了和那个伞匠保持距离，已经坐回了那个角落。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巴利，似乎在随时准备着给他微笑——只要他先对她笑。但他没笑，他离开了咖啡厅，没有理会那个伞匠的问候。

“我们的表情交流太到位了！”他想。她恳求我不要跟艾米利奥提起任何关于这次见面的事，而我则回复她，我一见到他，便会把整件事和盘托出。

站在外面，他又瞥了一眼安吉丽娜的朋友——他那张容光焕发的脸，那如丛林般茂密的胡子，还有那秃顶的脑袋。如果艾米利奥能见见

他就好了。

“晚上好，巴利先生。”有人在他身后说，语气很尊敬。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仆人米歇尔。他来得正是时候。

巴利很快下定决心，他让米歇尔马上去找艾米利奥·布莱塔尼。如果艾米利奥在家，就马上带他过来；如果不在，就在家里等他，直到他回家为止。巴利还没说完话，米歇尔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了。

巴利斜靠在咖啡厅对面的那棵树上，不耐烦地等着。他觉得他有能力阻止艾米利奥与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可以让艾米利奥平静下来，让他从安吉丽娜的束缚中永远解放出来。

就在这时，茱莉娅也走到了门口，她站在那里，专心地看着周围，但是，她也没看到巴利，因为她站在光下，而巴利则在阴影中。巴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再也没有隐藏自己的必要了。茱莉娅走了进去，很快就和安吉丽娜，还有伞匠，一起走了出来。而这个伞匠，再也不敢拉情人的手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那儿，走向基奥扎咖啡厅那边。他们逃走了！但至于基奥扎咖啡厅，巴利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因为艾米利奥会从这个方向赶来。接着，他们三个转向右边，朝着车站那边走去。这样一来，他就站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不耐烦了，发起脾气来。

“要是艾米利奥没及时赶到，我就赶快通知米歇尔。”

因为视力好，在他们走了很远之后，巴利还在远远地看着他们。“唉，这个无赖！”在他们走出安全距离后，巴利生气地嘟哝着，因为他看到伞匠又拉起了安吉丽娜的手。很快，他们就消失在他的视野里了。那些房顶突起的老房子的阴影挡住了他们的身影，当艾米利奥赶到那儿时，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了。巴利对此很郁闷，他一见到艾米利奥

就说：“错过了这个场面太遗憾了！”然后他开始哼着：“是的，可怕的报复，报复。”巴利似乎还抱着他们可能停下等他的希望，他拽着艾米利奥往车站的方向狂奔。

艾米利奥很快意识到这件事和安吉丽娜有关，但他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走在巴利旁边，不停地问他到底怎么了。他觉得喉咙里似乎有个肿块，逐渐压抑着他，他知道，这是他虚荣的报应。首先，他必须让自己摆脱这一切。他静静地站在马路中间，拒绝往前走。他说，除非巴利告诉他到底是什么事，否则，他一步路都不会多走。他让巴利把事情摊开来说，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他说，他大概知道这件事和安吉丽娜有关。“不管你跟我说什么，都不会让我知道更多，”他笑着说，“所以，别再遮遮掩掩了。”

艾米利奥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尤其是当他马上从巴利那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巴利马上变得很严肃，给他讲了他是怎样遇上安吉丽娜，又是怎样发现了她的罪行。“要是他们已经上过床了，那真是不能更糟了。那个男人去那儿，就是为了见到安吉丽娜，而不是茱莉娅，而且，安吉丽娜也在那儿等他。你应该看看她是怎么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还有她看他的那种眼神！不是，亲爱的，那个男人不是沃尔皮尼。”他突然停了下来，看了一眼艾米利奥，想知道他如此平静，是不是因为觉得那个男人是沃尔皮尼。

艾米利奥继续听着，假装对这个消息很是惊讶。“你确定吗？”他认真地问。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那个男人是沃尔皮尼，因为他知道沃尔皮尼那时不在的里雅斯特。

“哦，当然！我认识沃尔皮尼，我也知道另外一个。他就是帕维亚的那个伞匠。你知道吧，他卖的伞颜色都很普通。”紧接着，他详细讲

述了那个伞匠，他被那盏黄色的煤油灯照着，安吉丽娜的眼睛是如何深情地看着他，“他是个秃头，长得要多黑有多黑！他就是个怪胎，在灯光下，他看着还是一片黑。”巴利终于讲完了这个故事，又说：“我对你也没什么好同情的，我倒是很可怜那个茱莉娅。那个伞匠没有我这样的朋友，他外出寻欢作乐时没人给他建议。他们对茱莉娅很不好。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有一小杯酒她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而安吉丽娜，她一边吃着巧克力和蛋糕，一边还要装腔作势。”

艾米利奥似乎对他朋友的这些敏锐的观察饶有兴趣。他无须再去努力假装冷漠，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早就因为他刚开始的伪装而凝固，脸上带着那格式化而平静的微笑，好像他随时都会酣然入睡。他的伪装有点过分，以至于他的冷漠似乎深入骨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怎样表现。最后，他搞得自己一身疲惫。什么都不是！他觉得可能是他对自己，也对巴利和安吉丽娜，产生了厌倦感。他暗暗想道：“我要是一个人待着，就不会这样。”

巴利说：“现在先睡觉吧。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明天去哪儿找安吉丽娜。你可以最后跟她说几句告别的话。然后，你们之间的一切就结束了，就像我和玛格丽特那样。”

这个建议很好。当然，如果不说出来，应该会更好。“是的，这就是我要做的。”艾米利奥说。他又实诚地补充说：“但可能不是明天。”他感觉自己明天可能要睡得很晚。

“哎呀，你现在真配得上做我的朋友，”巴利说，言语中含着深深的敬意，“你再次赢得了属于单身之夜的尊重，过去的几个月里，你犯的那些错误让你失去了这些尊重。一道回家吗？”

“我们顺路走会儿吧，”艾米利奥打着哈欠说，“现在已经很晚了，米歇尔去叫我时，我刚好准备睡觉。”显然，他对于之前的突然打扰，还耿耿于怀。

然而，即便是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也没能平复自己的心情。但是，这么晚了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朝家走去，打算回去睡觉。

但是，当他走到基奥扎咖啡厅时，他停了下来。在车站那边，安吉丽娜和伞匠谈情说爱的地方。他大声说着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说：“如果她这时经过这里也挺好，我就可以马上告诉她，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那时，一切就真的都结束了，我就可以上床睡个安稳觉。她一定会经过这条路！”

他斜靠着路边的一个棚子，他等得越久，就越发强烈地想要当晚就见到她。

他脑中反复想着应该跟她说什么，等她来的时候，他就可以一股脑儿地说给她听。他应该很温柔吗？为什么不呢？“再见了，安吉丽娜。我曾试着拯救你，而你，却让我成了一个笑话。”是的，他被她嘲笑，也被巴利嘲笑！突然间，困意让他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愤怒，对于这种愤怒，他又无能为力。在他看来，与现在的激动和愤怒相比，几分钟前他的那种毫不在意，更让他痛苦，那是巴利带给他的一种被囚禁的状态。应该对安吉丽娜轻言细语吗？不，不。他应该说得简短、尖锐而冷漠。“我早就知道你是谁人了。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去问巴利吧。再见。”

那些冷言冷语似乎让他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他来回走动，好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些话还不够侮辱人！那些话只够侮辱他自己！他有些头

晕。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杀人才能泄愤。他这样想着，并没有说出口。内心的恐惧让他平静了下来。他对自己说：如果真的杀了她，那他就太可笑了，好像他真的考虑过杀她。当然，他没想过。让自己安心后，他开始幻想借安吉丽娜的死亡来为自己复仇。这样的复仇会让他忘记她做过的所有对不起他的事。然后，他会真心地为她哭泣。这么想着，他居然真的流下了眼泪。

他突然想到，他应该用对待巴利的方法去对待安吉丽娜。这两个人都是他的敌人，他们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他会告诉她，他抛弃她不是因为她的背叛——他早就料到了她会背叛，而是因为她选择了这么恶心的人做他的对手。他无法亲吻那个伞匠曾经吻过的地方。如果她的出轨对象是巴利、莱亚尔迪，甚至是索尼阿尼，他都可以视而不见，但偏偏是这个伞匠！在黑暗中，他练习着说这些话时的轻蔑微笑。

无论他想象自己怎样跟她说话，他总是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他一整个晚上都要这样和她对话吗？如果是这样，他就有必要立马见她。他想起来，安吉丽娜可能走罗马涅那条路回家。如果他走快点，还有可能赶上她。一想到这儿，他马上跑了起来。他很开心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这样一来，既可以消除他的怀疑，又可以麻痹他的思想。刚开始，这样的快动作让他轻松了一些。后来，他慢了下来，因为他有了新的主意。如果他们的确是沿那条路回家，那么，如果他走到法比奥，经过公园，然后再沿着罗马涅走，不是更可以保证找到他们吗？他不怕走远路，他很乐意绕来绕去。但那一刻，他好像看到安吉丽娜和茱莉娅一起经过了法布里斯咖啡厅，旁边还有一个男人——肯定是那个伞匠。即使离得那么远，看到她走路时的一蹦一跳，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安吉丽娜——他很喜欢她那样走路。他停下奔跑的脚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抓他们。现在，他可以静静地考虑一下，内心不带任何波澜地想想，他

到底要对她说什么。到时候，他就可以话如泉涌，一气呵成。他为什么要给这次冒险增添这么多奇怪的细节和幻想呢？这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冒险，几分钟以后，它将以最简单的方式结束。

当他到达罗马涅那座山的底部时，他却再也看不见他找的那三个人了。他们肯定已经走过去了。他越走越快，一阵怀疑突然涌上心头，这种怀疑比真实的爬山更让他觉得疲惫。假如那不是安吉丽娜呢？他难道一整晚都要和自己的愤怒抗争吗？他才刚平静一点儿，就又要开始折磨自己吗？

现在，他离他们只有几步远，他坚信前面那三个人就是他要找的。一个体形魁梧的男人走在两个女人中间，和其中一个女人挽着手，他觉得那是安吉丽娜。他走得更近一点以后，他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和安吉丽娜一点都不一样。他使劲儿做出平静而嘲讽的表情，他看着她的脸。然而，他惊讶地发现，那是一张他不认识的脸，那老妇人的脸干枯且布满皱纹。

他突然清醒了过来，然而，这清醒异常痛苦。他不想马上离开自己寄托了全部希望的这三个人，他突然想问问他们，有没有碰巧看到了安吉丽娜。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向他们描述安吉丽娜。但是，他羞愧得说不出口！他只要一开口，他们就马上可以猜到每件事。他越走越快，最后干脆跑了起来。他看到面前延伸的白色马路，那长长的一条路，转过一个弯，还有一个，然后另一个。没完没了！但现在，他必须把他的怀疑放在一边，目前的问题是，安吉丽娜到底在不在那条路上，还是在其他地方？

他反复想着他盘算好对她说的话——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对她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尊严——他越是生气，就越是把自己想象得很平静

——他要带着极大的尊严对她说，如果她想摆脱他，一句话就够了，她说一句就够了。她根本没必要嘲笑他。“我会立马退出。用不着找个伞匠来把我赶走。”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不时修改着用词，试着让自己的语气恰到好处。于是，这句话变得越来越犀利，越来越嘲讽。后来，当他发现在一次次的重复中，他已经开始大喊大叫时，他立马停了下来。

为了躲避路中央厚厚的泥土，他走在旁边的碎石路上。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他难免失足，为了不让自己掉下去，他赶紧抓着粗糙的墙壁——就这样擦伤了手。身体上的疼痛，激起了他的报复欲。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受到的嘲笑比以往更多，仿佛他的跌倒是安吉丽娜对他的又一次打击。他再次觉得，她在他前面走着。周围的一个反射、一个影子、一个微小的活动，每件事都像是他所追寻的那个幻影。他跑了起来，要去追上她，他的内心再也不像爬罗马涅的那座山时那样平静而充满嘲讽，相反，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残忍地报复她。他那备受折磨的灵魂，觉得所有的暴力都一股脑儿地冲向他，他无法呼吸，无法平静下来。他像疯子一样使劲儿咬着自己的手。

他到了那条路的中间。安吉丽娜家的院子，孤单而阔大，月光照出了一片白色，四周的寂静包围着它，好像一栋被废弃的房子。

他坐在矮墙上，强迫着让自己平静下来。看到他这样，别人肯定以为他是被他一直以来觉得很忠诚的女人背叛了。看着受伤的双手，他想：这些伤以前可是没有的。她以前从没这样对待过他。或许，现在他所经历的痛苦和烦恼，正是他挣脱痛苦爱情的前奏。然而，他又难过地想到：如果我曾经占有她，也就不用承受这么多了。如果他曾渴望过她，并积极地采取行动，那她就是他的了。然而，他让这段关系变成充满理想主义的恋爱的意图，最后却以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很荒唐的方式

结束了。

从墙上站起来时，他比刚坐下时平静多了，也更加绝望了。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异于常人，心理不正常，这一切都和安吉丽娜无关。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想着这个让人沮丧的结论。

后来，他忍不住又停下一次，去核实那个和安吉丽娜身材很像的女人。最后，他终于死心关上了身后的门。那天晚上的一切都结束了。他所期待的那种情形，到那一刻为止，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他点了根蜡烛，慢慢走回房间，好尽量推迟自己上床的时间，反正他躺在床上也是无所事事，他也没指望自己能入睡。

恍惚中，他好像听到艾米莉亚的屋里有人说话。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对话里，没有情绪激动的大喊大叫，似乎只是两个人在悄悄交谈。他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所有怀疑都迎刃而解了。艾米莉亚好像在和谁对话：“是的，是的，这也正是我想要的。”她平静而清楚地说着。

他举着蜡烛赶快回去。只有艾米莉亚一个人在那儿。她在做梦。她背朝下躺着，一只瘦弱的胳膊绕在脑后，另一只放在灰色的被单上。光线一照到她脸上，她就安静了下来，而她的呼吸却不怎么安静。她反复变换着动作，好像那样睡很不舒服。

他把蜡烛拿回自己的房间，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有了新的看法。可怜的艾米莉亚！生活对她而言，也没有多少快乐。听她说话的声音，她的那个梦也应该是个快乐的梦，那是她对她压抑的现实生活的自然反应。

不久，她又说了一样的话，一字一句，发音清晰而平静。那些话从隔壁屋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些词语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毫无疑问，她在和她深爱的人说话。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既甜蜜又谦卑。她再次说话时，另一个人——她想象正在说话的那个人，猜出了她的愿望：“这是我们该做的吗？我想都不敢想！”然后停顿了一会儿，她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显然，这个梦还在继续。接着，她又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他站在那儿，听了很久。正当他打算离开时，又听到一句完整的话：“蜜月时，做什么都可以的。”

可怜的姑娘！她梦想着结婚。他为自己那样偷听妹妹的秘密而感到羞愧，他关上了门。听到的这些话，他会尽量忘记。但他妹妹肯定会怀疑：他是否知道了她梦里的那些事情。

躺在床上，他的思绪再也没集中到安吉丽娜身上。他躺在那儿，听着隔壁传来的那些话，那声音传到他耳朵里，低沉、平静、温和，他听了很久。他太累了，心里再也无法承受任何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他大体上觉得自己是快乐的。一旦结束他和安吉丽娜的关系，他就可以全心全意只为自己的妹妹而活，只为责任而活。

七

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天已大亮。他很快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立马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并且自我安慰：令他苦恼的，不是有人背叛了他，而是他不能对他的背叛者马上进行报复。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体验到他的愤怒，并发现自己被人抛弃。一旦他发泄出自己的怒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到此终结了。

他什么都没跟妹妹说，就出去了。他会很快回来，去治愈她的那个他无意间偷听到的梦。

微风吹着，他顺着市民公园前行。他不仅迎风而行，而且路还是上坡，于是他不久便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疲劳感，但这种疲劳感与昨晚那种痛苦的疲劳感不太一样。在这个清新可爱的早晨，做些户外锻炼，他很开心。

他从没想过自己要对安吉丽娜说什么。他太自信了，不需要任何准备，他相信他最终可以把她打倒，然后抛弃她。

安吉丽娜的母亲过来开门。她带着他去她女儿的房间，安吉丽娜还在旁边的房间穿衣打扮，他便像往常一样陪着她。

哪怕是几分钟的延迟，都让他感到痛苦。“安吉丽娜昨晚回家很晚吗？”他问道，脑子里隐约有着几个问题。

“她一直和沃尔皮尼在咖啡厅，待到了差不多半夜。”老妇人一口气回答道，她的鼻音让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每个词语都粘连在了一起。

“但沃尔皮尼昨天不是出远门了吗？”艾米利奥说，很惊讶地发现母女一致。

“他本来应该去的，但他误了火车，他现在应该在路上。”

他不想让老妇人看到他不相信她，就保持了沉默。每件事都相当清晰，没有骗他的可能，也没有让他对事实起疑的可能。他们肯定是要编造谎言的，巴利早已预见到了。

他发现在她母亲面前，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和安吉丽娜打招呼——像个心满意足的恋人，一脸的平静。这甚至给他带来了真正的满足感。他最终抓住了她，这次他不会在惯常的冲动之下，立马把事情一笔勾销。他会让她先说。他会让她说遍她所有的谎言，以便彻底揭穿她的卑鄙。

他们独处时，她站在镜子前，整理她的卷发，她甚至不回头看他，告诉他昨晚在咖啡厅的事情，还有巴利如何监视他们。她一直开心地笑着，看起来生气勃勃、面色红润，这让艾米利奥更生气了，甚至比听到她的谎言更加生气。

她告诉他，沃尔皮尼突然回来，让她很烦。据她所说，她接待沃尔皮尼时，说了下面这些话：“你这么担心我，不觉得累吗？”

她继续说，显然是想取悦于他。而他则相反，想着两人当中，沃尔皮尼的形象更加可笑。要骗他，她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要挖空心思，才能让他尽量不起疑心。要骗沃尔皮尼，就容易多了。如果——似乎可能性很大——安吉丽娜的把戏，对她和她母亲而言一样有趣，那很可能她们嘲笑最多的，该是他了。同时，她们还是有点儿害怕沃尔皮尼。

这一阵阵的愤怒袭上心头，他颤抖着，脸色苍白。

但她继续不停地说着，似乎她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变得麻木，好像她在给他时间，让他恢复。

为什么这么悲惨？为什么要反抗自然法则？安吉丽娜是个迷失的女人，即便当她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她和母亲之间的这种共谋，正是他最厌恶的。

惩罚她也没什么用：她根本配不上，她只不过是普遍规律的受害者。隐藏在他体内的自然主义元素，复活了，但他还不能立马放弃复仇的欲望。

安吉丽娜最后意识到，他的举止有些怪异。她走到他旁边，用责备的语气说：“你还没吻我呢！”

“我再也不会吻你了。”他平静地说，眼睛盯着那双红唇，他再也不会去亲吻了。他不知该说什么，就站了起来。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会马上离开。那么短短的一句，肯定还没完。他忍受了这么多，怎么能够补偿的啊？但是，他希望说了那句话，就会让她觉得他要永远离开她了。结束那种齟齬的关系，这的确是个体面的方式。

她马上猜到了一切，想到他不给她时间为自己辩护，她语气平淡地补充道：“告诉你那个男人是沃尔皮尼，是我不对。其实他不是！是茱莉娅求我这么说的。因为她的缘故，他才来这儿陪我们。她陪过我们好多次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应该至少陪她一次。说起来好笑，他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甚至比你爱我更疯狂。”

她停了下来。她看他脸上的表情，觉得他一刻也不曾相信她。告诉

他这么两个明显的谎言，这让她很是痛心。她双手放在身旁的椅背上，显然，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抓得住椅子。她面无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那个灰色的斑点。她受苦受难时，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向她展示自己无所不知之后，他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在他眼里，她完全被毁了。不久之前，简单几句话就让他很满足了，但是现在，安吉丽娜悲伤的尴尬处境，让他变得健谈起来。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极大的快乐。在情感方面，这是安吉丽娜第一次让他充分满意。静静地站在那儿，她是可爱的情妇的化身，但却担上了不忠的罪名。

然而，不久之后，有那么一刻，对话开始变得具有了喜剧的味道。为了伤害她，他列举了她在咖啡馆花那个伞匠的钱所拿的东西。“茱莉娅要了一小杯透明的饮料，你要了一杯巧克力，还有一些蛋糕。”

于是她，唉！开始竭力为自己辩护，她脸红了，无疑是一副具有美德的人被冒犯的样子。似乎是她受到了无端的指责。艾米利奥意识到，在那点上，巴利肯定错了。

“巧克力！我自己都受不了！说我喝巧克力！我点了一小杯东西，我记不清是什么了，我甚至什么都没喝。”她很投入地说着，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来说明自己是无辜的。但她声音里含着恼怒，好像在后悔没有多吃点儿——虽然她很节制，却也没能改变自己在艾米利奥眼中的形象。她做出那样的牺牲，真的只是为了他。

他竭力消除那走调之音，否则会破坏了他最后的告别。

“够了，够了，”他不屑一顾地说，“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深爱过你，仅凭这一点，我就有权要求特殊的待遇。如果一个姑娘允许一个

年轻男性告诉她‘他爱她’，那么，她就属于他了，也就没有权利随心所欲了。”话语虽然微弱，但确切地表达了他内心想说的话，也就是爱人之间责备的语气。实际上，他没有其他的请求，只是告诉她：他爱她。

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感到那样说话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因为他对每件事都有分条缕析的习惯，所以很快找到了另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将她抛弃。早些时候，他对安吉丽娜的痛苦幸灾乐祸，他曾想过，他可以和她多待一会儿。他曾经希望事情的发展有所不同。但现在，他感觉危险无处不在。他曾提到，他自己没有权利，而当她再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时候，她很有可能就会接受他的建议，然后问他：“你为我做了什么，居然要求我遵从你的愿望？”面临危险，他决定逃离。“我们有缘再见吧，”他严肃地说，“等我平静下来，我们有可能再见面。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最好不要见面。”

他走开了，但还是带着羡慕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大睁——一半由于恐惧，一半可能由于不知自己是否应该跟他再撒个谎，试图让他留下。他离开那房子，目的很明确。冲动之下，他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当他以这种坚毅不变的神态走路时，他痛苦地悲叹着：他不能继续看她痛苦的样子了。看见他渐走渐远，她发出痛苦的叫声，这声音还回响在他耳畔。他继续听着这声音，以便更好地将之铭刻于心。他觉得自己必须一直保留着它。这是她给过他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他再也不是别人的笑柄了，至少不在安吉丽娜的事情上成为别人的笑柄。无论她的未来生活如何，她肯定多年都忘不了这个深爱过她的男人——他并没有把她当成欲望的对象，而是用整个灵魂来爱她。所以，她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伤他如此之深，让他彻底放弃了她。这样的记忆，或许也不足以拯救她，谁知道呢？安吉丽娜声音里的痛苦，整个儿

消除了他想从这件事中得出的科学性结论。

噢，不！他觉得关在办公室里无法消除自己的烦躁。他回到家，想立马上床睡觉。在他自己安静的房间里，他的身体得以休息，他因此持续回忆着他和安吉丽娜的快乐场景，好像一切还在继续。那天，他内心激动，本来可能会向妹妹吐露心事，但是，想起前天晚上的意外发现，他便决定什么也不对她说了。他觉得妹妹离他很遥远，她的内心，充满着自己的欲望。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对妹妹关怀备至，但他觉得，他首先得淡定下来，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把自己关在家里，让艾米莉亚随便提问，在他看来简直是忍无可忍的事情，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告诉妹妹，他感觉不太舒服，但还要出去，因为他觉得户外的空气对身体有好处。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她一点儿也不相信。艾米利奥的恋情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她总能猜对。今天是她第一次犯错：她相信他离开，是为了和安吉丽娜待上一整天，因为他一脸的满意，她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满意的表情了。她什么也没问：她一直努力让他对她吐露心声。现在，她对他唯一的怨恨，就是他一直不说。

当艾米利奥发现自己再次一个人走在路上时，安吉丽娜痛苦的喊声还在他耳朵里回响，他所能做的，就是不立马回去找她。一整天自己一个人，心里烦乱不安，他能干什么呢？其实，他内心怀着极度的渴望，急不可待地等着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希望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尤其是安吉丽娜从来没有说过的。

他不可能去找巴利，心里很不情愿见到他。他害怕他，事实上，这种恐惧是他能意识到的唯一痛苦的感觉。

他对自己说，当他知道他学不来巴利不得不离开玛格丽特时的淡定时，这种恐惧就产生了。

他的脚步迈向科尔索。安吉丽娜去德路易吉上班时，可能就走那条路。他没时间问她要去哪儿，但他确信她不会待在家里。如果他遇见了她，他会远远地向她鞠躬，而不失礼貌。他不是对她说过吗？等他气消了，他很乐意再次和她成为朋友的。噢，他多希望那一刻快点儿到来，以便再次和她在一起。他四下看着，以便能及时看到她——如果他能与她相遇的话。

“喂，布莱塔尼！最近怎么样？你还活着啊，最近都看不到你了。”说话的是索尼阿尼，他还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尽管仍然面色发黄。他的脸色，看起来总是不太健康的样子，相比之下，他的眼睛却很有活力——是因为精力充沛，还是因为焦躁不安，就很难说清楚了。

当艾米利奥转向他时，索尼阿尼有些惊讶地盯着他。“你还好吗？你看起来不太正常啊。”

说他看起来像生病，这在索尼阿尼不是第一次了。毫无疑问，在跟他说话的人看来，他是一副面如菜色的形象。

被告知看起来生病了，这让艾米利奥很高兴——这让他有别的事情可以抱怨，而不必提及自己不幸的爱情，因为他不能说。“我好像胃不大舒服，”他沮丧地说，“其实，我的胃也没那么疼，但因为胃痛，我的情绪很是低落。”他想起来曾听人说过：胃疼令人沮丧。然后，他开始详述自己为什么情绪低落。他发现，出声分析，更容易一些。

“说起来也怪。身体的紊乱，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成情感与知觉，这个我是绝不会相信的。让我沮丧的是，我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我

相信，就算科尔索的所有房子都突然开始跳舞了，我也不会看上一眼的。如果这些房子快要砸到我、压扁我，我也不会躲避，不会后退一步。”看到一个跟安吉丽娜有点像的年轻女人走过来，他突然停了下来，“今天天气不错，是吧？我想天空是蔚蓝的，阳光照耀，一片温暖。我可以用心捕捉画面，但却感觉不到。对我来说，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一切都是灰色的。”

“我从没病成这样过，”索尼阿尼说，语气里透着藏不住的满意，“现在我觉得完全康复了。”他继续说着各种药，从中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艾米利奥突然很想摆脱这个烦人的家伙，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伸出了手，做出好像是要离开索尼阿尼的手势。索尼阿尼握住他的手，但没有马上松开。同时，他问道：

“你的恋爱谈得怎么样了？”

艾米利奥假装没听懂。“哪次恋爱？”

“哎呀，那个金发女郎，安吉丽娜。”

“哦，是的，”艾米利奥漫不经心地说，“我早就和她分手了。”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索尼阿尼很激动地说着，更加靠近了他，“她不适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尤其你这么娇弱。她把可怜的梅里吉搞得云里来雾里去的，从那时起，大半个城镇的人都拿她开玩笑。”

这样说话，让艾米利奥很受伤。那个讨厌的面色发黄的男人，如果他没有暗示安吉丽娜的多情，他就不会注意听他喋喋不休。但是，突然之间，每件事情都有了惊人的真实性。但是，他表示抗议，说就他对她

仅有的一点儿了解，他觉得她是个相当正经的年轻女人，另外，他成功地刺激了索尼阿尼，让他讲出自己的故事。他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毫无疑问，这跟他的胃病相关——接着，索尼阿尼把自己听到的流言蜚语，一股脑儿地灌进这个激怒了他的鲁莽的年轻人耳朵里。

不会吧？安吉丽娜？哎呀，即便在梅里吉之前，她就已经开始拿异性做实验了。她还是个小孩子时，你就可以看见她在老城区的街上快速地走来走去，总有一些男孩追在她后面——她喜欢他们没有胡子的样子——早该回家了，可她还要在外面疯玩很久。幸亏梅里吉看出了事情的苗头，就把她带到了新城区，她未来的活动，就在这片地儿了。但她走到哪里都很惹眼，总是和当地最富有的年轻人手挽着手，带着深信不疑又爱倾诉的新婚女子的神情。他列数艾米利奥已经知道的名字，从格斯提尼到莱亚尔迪，这些人的照片，都挂在安吉丽娜卧室的墙上，在显眼的位置。

他们中间，没有新名字。索尼阿尼不大可能编造得这么精确。痛苦的怀疑，让艾米利奥的脸颊有了颜色。当然，索尼阿尼最后会把自己列入安吉丽娜情人的名单里。他继续听他说，心里怀着极大的焦虑，一边右手攥紧了拳头，如果他听到讨厌的名字，就随时准备将他打倒。

但索尼阿尼突然提问：“你感到不舒服吗？”

“没有，”艾米利奥说，“我很好。”他停了下来，想着是否值得让他继续喋喋不休下去。

“但我确信你感觉不好。你的脸色，都变了两三次了。”

艾米利奥松开了紧握的拳头，这不是打架的场合。“我向你保证，我很好的。”把索尼阿尼打一顿？这样复仇，挺好的！他最好先打自

己。噢，他曾经那么爱她！他对自己坦白，心里带着以前不曾知道的痛苦。出于胆怯，他对自己说，他要回到她身边，并且要马上行动。那天早上，他离开时，满脑子都是复仇的念头。他痛骂了她，然后才离开。他做得多么明智！但他只是惩罚了自己而已。他们都曾拥有她，就他除外。所以，他们当中真正荒唐可笑的，就是他了。他想起来，几天以后，沃尔皮尼就会过来，和她一起盼望着婚期的到来，他们约定好了。而他自己只能在那个时候发泄自己的怒气，对那些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把自己交给那个裁缝后，安吉丽娜会做什么呢？显然，她把自己交付给他，是为了更好地背叛他。她会与别人一起去背叛他，既然艾米利奥就在那时抛弃了她。她在他身上迷失了。他看到，她的整个未来呈现在他的眼前，好像事情就发生在离他几步远的科尔索。他看见她厌恶地挣脱沃尔皮尼的胳膊，立马飞跑开来，去寻找逃离这令人不齿的拥抱的避难所。她肯定会对他不忠，这次的决定权，在她手里了。

但是，折磨着他的，不是他从未拥有过她这件事。直到那一刻，从他引起的她的痛苦喊叫声里，他得到了安慰。但是，对于在别人的怀里经历了大喜大悲的女人而言，那样的喊叫，又有什么意义呢？不，他不可能收回他曾做过的那些事。他只能在脑子里想象巴利会说的那些话，并拒绝任何那样的诱惑。

他想，如果不是那个严厉的法官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那么介意自己的自尊了。他意识到，为了维持这点儿尊严，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安吉丽娜身上，他因此而不太自爱了。

他和索尼阿尼的谈话，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索尼阿尼的话在他心里激起的骚乱，却久久没有平息。

她尝试再次和他接触，这是有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尊严不

会阻止他张开双臂去接纳她。但也和之前有所不同了，他想要立马回到现实——也就是说，去拥有她。让所有的借口，都见鬼去吧！“我知道你曾当过他们的情妇——”他会冲她大喊那些名字——“但我仍然爱你。也做我的情妇吧，告诉我真相，我就没什么怀疑了。”真相？即使他在想象着最为原始的坦率，他也仍然会把安吉丽娜理想化。真相，她会说吗？她知道怎么说吗？假定索尼阿尼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撒谎构成她天性的一部分，她脱不了干系。他忘记了，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观察得如此明白。也就是说，他一直努力着，想搞清楚安吉丽娜到底撒了什么谎，结果编造谎言的，正是他自己。

因为我没识破，他继续对自己说，那个谎言是唯一让我感到荒唐的事。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可以和她一点一点地去面对这些事，他也就不再害怕自己出丑。每个人都有爱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自由。他想象着，自己正把这些话重复给巴利听。

风停了，天气有些像春天的感觉。如果他的心情不是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日子里，空闲会让他觉得快乐。但是，如果他不能去跟安吉丽娜见面，他的自由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他可以找到各种借口，好马上去见她。如果不是为了别的，他可以去再次指责她。因为直到那一刻，他从未怀疑过在梅里吉之前，那些脸颊柔软的男孩的存在，而他今天第一次从索尼阿尼那儿听说他们。“不！”他大声说，“这样的软弱，会让我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下。我必须耐心等上十天或两星期。她不会等着我去找她的！”耐心！但同时，他又怎么度过第一个早上呢？

莱亚尔迪！那个高大、健壮、帅气的年轻人，脸色白皙、充满稚气、身材强健，他正在沿着科尔索散步，带着他惯有的严肃表情，身上

的大衣，材质轻薄，非常适合在冬天温和的日子里穿。一般来说，艾米利奥和莱亚尔迪很少互相鞠躬，两人都非常高傲，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艾米利奥和优雅的年轻人面对面，不能忘记他是个有一定声望的作家；而另一个则认为，他应该从上到下打量他一番，因为他的穿着不太得体，他也没有在镇上任何时尚的场所见过他，而他本人却总是受到别人的热情招待。然而，他希望他的优越感可以被艾米利奥感觉到，也就优雅地向他行礼。当他看见艾米利奥向他走来、伸出双手时，他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惊讶。他热情地接待了他。

艾米莉亚心中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因为他不能去找安吉丽娜，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自己和在他印象里跟她有长期关联的人联系起来。“这么说来，你也觉得天气不错了。我明白，该出去散散步。”

“我只是午餐前散个步。”莱亚尔迪说，同意艾米利奥做伴。

艾米利奥说起天气真好，说起自己有点不舒服，也说起索尼阿尼的病。他接着说，他不太喜欢索尼阿尼，因为他总是吹嘘他在女人方面获得的成功。他说得非常流畅，因为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他觉得他正在靠近在他生命里非常重要的那个人，所以希望他说出的每个字，都有助于赢得他的友谊。当他说起索尼阿尼在女人方面的成功这个话题时，他惴惴不安地看着他。莱亚尔迪面无表情，尽管艾米利奥希望能看到他灿烂的微笑。如果他那样笑了，艾米利奥就会马上把这看成是他的坦白：他承认自己是安吉丽娜的情人。

不过，莱亚尔迪也很健谈。显然，他急于向艾米利奥展示自己的天赋。他抱怨说，在科尔索总是遇见相同的脸，说到这点儿，他得到的里雅斯特富有生气和艺术感的活动太少了，这实在是可悲。他说，这个城

镇根本不适合他。

同时，艾米利奥内心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让他说说安吉丽娜。他没怎么听莱亚尔迪说话，东一言西一句、机械般呆板的声音让他想起安吉丽娜的名字，他想找个借口，把她引入话题中。而不幸的是，他竟然没有找到借口，突然间，他觉得听这些自命不凡的废话，还有那么多的鼻音和重音，简直是忍无可忍，就很不礼貌地打断了他。他假装惊讶，指着一个优雅的女人，实际上，这女人和安吉丽娜一点儿都不像。“看，看，”他说，“那是安吉丽娜小姐。”

“胡说八道，”莱亚尔迪回答，对这干扰很是反感，“我看见她的脸了，一点也不像她。”

莱亚尔迪再次谈起几乎没人去的剧院，还有那些喋喋不休的喜欢社交的女性，但艾米利奥下定决心，不再听这样的训话。他突然问道：“你认识查莉小姐吗？”

“怎么啦，你也认识她吗？”对方惊讶地问。

对艾米利奥而言，这一刻是痛苦的怀疑。他很清楚，不管他多么机智，他都不可能让莱亚尔迪这样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讲话。对他而言，破解所有可能妨碍他看清安吉丽娜的真实面目的谎言，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他对莱亚尔迪敞开心扉，恳求他讲出实情，不是更好吗？他对莱亚尔迪有着本能的反感，所以才没有这么做。“是的，一个朋友几天前把她介绍给我。”

“我是梅里吉的朋友。多年前，我和她相交甚密。”

“嗯，非常亲密吗？”艾米利奥暗示着，声音格外平静，很好地控制

着自己脸上的表情。

“噢，不，”莱亚尔迪说，一脸的严肃，“你怎么能想象这样的事！”他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只让自己显示出惊讶的表情。

艾米利奥立马明白了莱亚尔迪选择的角色，也就没再说什么。他表现得好像忘记了几分钟前鲁莽的问题，一脸严肃地说：“告诉我，梅里吉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放弃了她？”

“是财务问题所导致的结果。他写信告诉我，他不得不给安吉丽娜自由。这让我想起：几天前我听说她又订婚了，和一个裁缝。我想是这样的。”

他曾经相信，不是吗？噢，没人能比他演戏演得更好了。为了那样表演，为了强迫自己扮演一个经过痛苦思考的角色，这显然是违心的——否则，让他说一下安吉丽娜，怎么会这么困难呢？——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他要保密，他一定有很好的理由。显然，最近他重新建立了和她的联系。

莱亚尔迪已经说到了别的事，不久之后，艾米利奥离开了他。为了逃离，他再次借口自己不太舒服。看他这么憔悴，莱亚尔迪相信了，并对艾米利奥表示同情，这让艾米利奥不得不对他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多么恨他啊！他渴望至少一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对他监视，因为他确信，最后能追踪他直到安吉丽娜的家里。狂怒中，他咬牙切齿，但很快他就开始自嘲，责备自己不该有怒气。今天，安吉丽娜肯定在背叛他，这一点他很确定——可能和他从没听说过的人在一起。莱亚尔迪那个没脑子的白痴，太自以为是了！保持冷静！这是生活真正的艺术。“是的。”艾米利奥想，他觉得他的话应该激起惭愧之感——不仅在自己的

心里，而且也在各个阶层的人的心里——“我脑中涌现的大量画面，让我觉得低人一等。”如果，莱亚尔迪以前也觉得安吉丽娜在背叛他，他就无法把她展现给自己——以一种充满颜色、生气和活力的形象，就像他想象她和莱亚尔迪在一起时的样子。他梦想的，是一丝不挂的裸体，而最普通的门卫也会立马感到满意，内心充满和平。这是短暂而粗暴的行为，是对他所有的梦想、所有欲望的嘲笑。但是，当愤怒使梦者的视线暗淡下来，视野消失了，他耳朵里回响着高声的嘲笑之音。

晚饭时，艾米莉亚不禁注意到，不知是什么让艾米利奥心神不宁，肯定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他冲她大喊，因为饭没做好，而他很饿，吃完饭后还要马上出去。在做出妥协性的陈述后，吃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了。饭后，他继续坐在空盘子前，不知该干什么。最后，他做了决定：他那天不去找安吉丽娜。事实上，他不会再靠近她了。那一刻，他内心最强烈的情感，就是他伤害了妹妹的感情所带来的悲伤。她走来走去，脸色苍白，内心不悦。他想请她原谅，但他不敢。他觉得，只要他和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受不了，就会哭得像个孩子。最后，他突然说道：“你应该出去走走，今天天气不错。”他显然是为了修和，她没有回答，但走出了房间。他又生气了。“我还不够可怜吗？她应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对她提出友好的建议，让她出去走走，这应该足够让她对我态度好转一点儿，不该再恨我而让我苦恼了。”

他觉得累了。他和衣躺下，立马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然而，这种麻木却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也没有让他忘情。一旦抬起头来擦拭眼里的泪水，他便痛苦地想：艾米莉亚应该对他的泪水负责。然后，他又忘记了一切。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夜色正在降临，并看到可爱冬日里的一场忧郁的日落。他从床上坐了起来，还没决定该做什么。这个时候通常是他学

习的时间，但现在，他的书徒然地在书架上俯视着他。那些书名，无一不在诉说着一些死去的、以往的事情，使他一刻也不能忘记生活里痛苦的斗争，这仍在他心中汹涌着。

他向自己房间隔壁的餐厅看去，只见艾米莉亚坐在窗边，俯身在她的绣花架上。他强装欢颜，亲切地问她：“我今天那样发脾气，你原谅我了吗？”

她只是抬起眼睛看了一下。“那件事我们不要再提了。”她甜甜地说，然后继续干活。

他本以为她会责怪他，但发现她这么平静，便有些失望。这么说来，除了他，周围每个人都很平静吗？他在她旁边坐下，待了很久，欣赏着她的针法：在丝绸的图案之上，她在灵巧地穿针引线。他想继续说话，但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她没有提问。他的爱，在她的生活里掀起了大的波澜。开始的时候，她那么抗拒他的爱，现在这已不再给她带来痛苦了。艾米利奥再次问自己这个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啊，我竟然抛弃了安吉丽娜？”

八

巴利下定了决心要帮他朋友治愈爱情的伤痛。那天晚上，他和艾米利奥共进晚餐。刚开始，他似乎并不急着打听发生了什么。但是，艾米莉亚一离开房间，他就心不在焉地问：“你教会她谁是她需要应付的对象了吗？”他一边看着天花板，一边抽着烟。

艾米利奥的肯定回答，未免带着自我吹嘘的语气。然而，在其他事上，他也实在没有这样自大的资格。

艾米莉亚很快就回来了。她跟巴利讲了中午那会儿她和哥哥之间小小的争吵。她觉得因为饭还没做好就去指责一个女人很不公平——这取决于烤箱的温度，而她家厨房里目前还没有温度计。“但是，”她一边说，一边温柔地冲她哥哥笑着，“他不用为那些话负责。他回家时心情不好，要是不发泄出来，他会憋坏的。”

巴利根本没想到，艾米利奥的心情不好，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今天心情也很糟糕。”为了配合他们的对话，巴利只好这样说。

艾米利奥马上反对，说他今天心情很好。“你不记得我今天早上有多高兴吗？”

艾米莉亚讲了他们之间吵架的事情，似乎那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很明显，她提这件事只是为了让巴利开心。她忘了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争吵中受伤，她甚至忘了艾米利奥还求她原谅。对于她的这种健忘，艾米利奥很是恼火。

当两个男人独自走在街上时，巴利说：“看我们现在多自由，这样不是更好吗？”他挽着朋友的手臂，亲切地拍打着。

但是，艾米利奥却不这样想。他意识到，自己应该上演一场关于感情的不同寻常的表演。他说：“当然，这样更好，但要我适应新的变化，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即便和你在一起，我也常常觉得非常孤独。”巴利还没问，他就讲起了那天早上他去法比奥的事情。但他没说，其实他昨天夜里也去了那里。他说起安吉丽娜声音里所带着的痛苦。“那声音让我很感动。那一刻，我觉得她还是爱我的，因而也很难下定决心离开她。”

巴利突然严肃起来。“把记忆留在心里，”他说，“但是，再也不要见她。记住你因她而产生的那种嫉妒，这样，你就再也没有想见她的欲望了。”

看到巴利替自己着想，艾米利奥深为感动。“还有，”他说，“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因为嫉妒而如此痛苦。”当着巴利的面，他声音低沉地说：“答应我，不管你听到关于她的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但是，永远不要见她——永远不要，永远不要——如果你在外面碰到了她，马上告诉我。答应我，一定要这样。”

巴利犹豫了一下。对他而言，要他做出这样的承诺，真是奇怪。

“我受够了嫉妒，除了嫉妒，还是嫉妒。别人我也嫉妒，但我更嫉妒你。我已经接受了那个伞匠的存在，但我永远也无法接受你。”他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他想激发巴利的同情心，好让他立马答应自己的要求。如果巴利拒绝自己——艾米利奥已经下定决心，他就马上飞奔过去找安吉丽娜。他不想看到朋友在她身上占便宜。他一直盯着巴

利，眼神里带着威胁。

巴利很快就猜到了艾米利奥的想法，并对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他郑重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为了转移艾米利奥的思绪，他说他也同样后悔不能再去见见安吉丽娜。“我一直想给她画幅素描，因为我觉得你肯定想要。”那一刻，他的眼神里有种梦幻，似乎他正在心里勾勒她的轮廓。

艾米利奥忽然变得非常警觉。他像小孩子一样急着提醒巴利，让他别忘了他几分钟前的承诺。“你已经答应我了，就不能反悔。要找灵感，去别的地方找吧。”

巴利发自内心地笑了。但是，他惊讶于艾米利奥如此炽热的感情。他说：“谁能料想到，这次冒险会在你生命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当然，如果你对此没有感到痛苦的话，这次冒险也很荒唐可笑。”

接着，巴利开始自嘲般地自我分析，哀叹他悲惨的命运。他说，他想让所有朋友都知道，他是怎么看待生活的。从理论上讲，他从不觉得生活有多严肃，而实际上，他也从不相信生活给予了他任何形式的快乐。他从不相信那些，也可以说，他的确从未追寻过快乐。然而，想要逃离痛苦又多么不易！在他玩世不恭的一生里，连安吉丽娜都算得上是重要而严肃的一部分。

头一个晚上，巴利的友谊对艾米利奥起了很大的作用。巴利的同情，让艾米利奥基本恢复了平静。首先，至少在那一刻，他相信巴利没有和安吉丽娜在一起；其次，他那脆弱的心灵，总是需要别人的温柔对待，而他之前又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或许，正是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他绝望地受控于自己的情绪。如果他有机会给自己一个解释，分

析自己的感受，再听听别人的意见，他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愤怒。

回家时，艾米利奥的心情比出门时平静了许多。有时候，他自豪地认为，自己的固执是力量的源泉，现在，他再也不这样想了。他不会主动去找安吉丽娜，除非她先来找他。他可以等待，他们的关系不能够——也不可能——在他单方面让步的基础上得以恢复。

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无论怎么努力，他依然全无睡意。这让他更加烦躁了，就像在以前的那些夜里一样。他躁动不安地幻想着梦的轮廓。在梦里，他被巴利背叛了。是的，巴利背叛了他。不久前，他承认了想给安吉丽娜画幅素描的想法。而现在，艾米利奥却在他的画室里看到他在给安吉丽娜画半裸的画像。巴利没有料到艾米利奥会出现，惊讶地看着他。巴利想起自己之前的坦白，他请求艾米利奥的原谅。艾米利奥想好了怎么表达自己的愤怒，怎么侮辱他、惩罚他。这些话跟他说给安吉丽娜的那些话很不一样，因为这次是他占理：首先，他和巴利是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其次，巴利之前对他郑重承诺过。他的话，说得多么委婉又巧妙！因为这些话是要说给能听懂、能理解他的人。

然而，他的幻想被艾米莉亚的声音打破，声音从隔壁传来，平静而清晰。这场噩梦般的幻想结束了，让他如释重负。他从床上跳下来，耳朵靠在锁眼上听着。他听了很久，却也不知道艾米莉亚在说什么，他只能听到，那些话说得含情脉脉。艾米莉亚似乎在期待什么，而对方也渴望这样做。在艾米利奥看来，艾米莉亚似乎是想付出更多：她让对方一定要这样。这个梦，明显是关于屈服的梦。这和前几晚的梦一样吗？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给自己创造了第二次生命，白天给不了的快乐，黑夜赠予她。

斯蒂凡诺！她说出了巴利的教名。“她也是！”艾米利奥苦涩地想。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只有巴利在时，艾米莉亚才会变得有活力。突然之间，他意识到她一直以来对那个雕刻家的那种屈服，就像她在梦里的这种屈服。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只有停在巴利身上时，才会闪烁着焕然一新的光芒。不用说，艾米莉亚也陷入爱河了，她爱着巴利。

艾米利奥回到了他的床上，然而，他却无法入睡。他苦涩地记起，巴利是如何吹嘘他总能激起女人的爱，他又是如何自我满足地笑着说，他生活里唯一缺少的，就是艺术上的成功。最后，艾米利奥不知该继续睡觉，还是从那场荒谬的梦里清醒过来，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沉迷着。艾米莉亚甘心臣服于巴利，巴利尽情享受这种优越感，拒绝做任何补偿。当艾米利奥完全清醒过来时，他没有嘲笑自己的梦。在巴利这种品行低劣的男人和艾米莉亚那样单纯的女人之间，什么事都会发生。他决定帮艾米莉亚脱离这场苦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雕刻家赶出他家。虽然巴利没有错，但是，他过去在他家的那些时光，已经成了不幸的预兆。如果不是因为巴利，他和安吉丽娜之间的关系就会缓和很多，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因为痛苦的嫉妒变得那么复杂。而如今的分别，也会容易得多。

在工作上，艾米利奥越来越感到费力。他费了很大劲儿，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找各种理由离开办公室，花更多的时间来自我疗伤。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只要有从其他事中脱身，他的思绪就立马转移到这些让人生气的事上。他像一艘空空的船只，连最边缘的地方，都被这些令人气恼的事情包围着。这种感觉就好像肩膀上那种不可承受的重量突然被抬了起来。他的肌肉先是放松，然后扩张，然后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唯有下班的时候，他的快乐才是纯粹的，不过，这种快乐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刚开始，他的悲伤和渴望全部被那种狂喜所取代，然而，一旦嫉妒的念头占据了内心，他的痛苦几乎让他颤

抖。

巴利在路上等他。“嗨，最近如何？”

“哦，还好，”艾米利奥耸耸肩膀，“我觉得今天早上真是难熬。”

巴利看到艾米利奥那苍白又绝望的神情，明白他正遭受着怎样的痛苦。他决定对他的朋友温柔点儿。他提议他们一起吃饭，下午的时候，一起散散步。

艾米利奥有些犹豫地答应了，但巴利根本没注意到他的犹豫。有那么一刻，艾米利奥幻想着拒绝巴利的提议，并立马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他。或早或晚，他担心失去朋友的懦弱，会影响他拯救自己的妹妹。对他而言，能考虑采取这种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如果迟迟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艾米莉亚的真实感受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是的，当然，一定要来。”他最后说。看到艾米利奥这么热情地邀请自己，巴利以为他是出于感激。实际上，艾米利奥很是高兴：可以利用吃饭的机会，来消除自己心里的疑虑。

吃饭的时候，艾米利奥正好可以打听一下他想知道的事，比如巴利是如何看待艾米莉亚的。恍惚之中，他好像觉得自己在和安吉丽娜吃晚饭。她太想取悦巴利了，以至于她的表现尴尬而做作。他甚至看到她已经张开了嘴想说话，又一句话都没说就闭上了。她完全是看着巴利的脸色说话！然而，她好像根本没听到他在说什么。她大笑，或者沉默，似乎只是她的本能反应。

艾米利奥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然而，她根本不看他。巴利也没听他说话。虽然巴利不知道他在这个年轻女人心里激起的涟漪，但这种微妙的关系让他为之着迷——每当他觉得自己完全征服了别人的时候，他

心里总会产生一种愉悦和激动之情。艾米利奥看着他的朋友，冷静地分析他这个人。巴利完全忘了他过来的目的。他讲的那些故事，艾米利奥早就知道了。很明显，这些故事是说给艾米莉亚的。他早就在那些不快乐的年轻女人身上试验过这些故事了。他给她讲自由自在又无忧无虑的波希米亚生活，那种生活让人笑得疯狂，也痛得彻底。艾米莉亚很喜欢这个故事。

后来，两个男人一起走了出去。艾米利奥再也按捺不住一直憋在心里的怒火，而巴利无意间的一句话，终于让他爆发了出来——巴利说：“你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多么快乐啊。”

艾米利奥只想狠狠地羞辱他。愉快的时光！确实！但和他无关。对他而言，那段时光是他最不快乐的记忆之一，就像他和巴利还有安吉丽娜在一起的时候。此刻的嫉妒，同样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他先是责怪巴利作为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一直没说话，巴利根本不理解他的感受，还以为他很高兴。其次，他责怪巴利怎么没发现：只要一看到他，艾米莉亚就变得极不自然，她有时甚至激动得结巴。在那一刻，艾米利奥完全明白了自己到底为什么难过——他提起艾米莉亚，不过是为了报复巴利对安吉丽娜的那种暧昧。但是，他怕巴利看穿自己。无论怎样，他都不能表现出怨恨的情绪。他必须表现得像个有责任的家长——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亲人。

他跟巴利撒了个谎，那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说，那天早上，他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问他，巴利是不是真的和艾米莉亚订婚了。这件事是艾米利奥凭空编造的，但这样说，却让他感到一种解脱。他毫不客气地拆穿巴利，说他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高人一等，也算不上他最交心的朋友。

“不会吧！真的吗？”巴利惊讶地大喊，一脸无辜地笑着。

“是的，是真的，”艾米利奥想勉强一笑，却做了一脸怪相，“那些人心肠太坏了，除了嘲笑他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希望这样能暗示巴利，让巴利知道他已经看穿了他的伎俩，“但是，你肯定也觉得我们应该谨慎点，我们无法容忍有人这么诋毁可怜的艾米莉亚。”那个复数“我们”，意味着艾米利奥想让巴利一同为他接下来说的那些话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他提高了声音，语气里饱含深情——他不允许巴利轻视他如此看重的一番劝说。

巴利不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在他的生活里，从没被人这样诬陷过。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无辜。一直以来，他对艾米利奥一家都很尊敬，虽然艾米莉亚那么丑陋。光凭这一点，他就不该遭到怀疑。他了解艾米利奥，不相信他有能力编造什么上了年纪的亲戚那种鬼话，但是，从艾米利奥的眼神里，他看出了某种躁动，甚至是某种憎恨，这让他非常震惊。他马上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想起那么长时间以来，艾米利奥的思绪，甚至是他的整个人生，都一直集中在安吉丽娜身上。表面上，他好像在讲艾米莉亚。然而，难道他声音里的那种烦躁和憎恨，不应该追溯到他因安吉丽娜而产生的嫉妒吗？“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和你妹妹不应该被人误以为干这种蠢事。”他有些尴尬地说。那个暗示让他多少有些受伤。

“哎，还能期待什么呢？这世界……”

但是，巴利对艾米利奥的世界充满了怀疑，他不耐烦地喊道：“哦，够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谈谈其他事吧。”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艾米利奥什么都不敢说，怕破坏自己的名誉。

巴利明白了什么？艾米利奥的秘密吗？也就是说他对他的憎恨？还是艾米莉亚的秘密？他看了一眼巴利，他的表情比他的言辞更为激动。他满脸通红，直直地看着前面，那蓝色的眼睛流露着忧郁的神情。他似乎突然觉得太热，把帽子往后挪了挪，露出高高的前额。显然，他在生艾米利奥的气。艾米利奥本想借家庭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怨恨，但显然没能奏效。

接着，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害怕失去他的朋友。他不可能一直监视安吉丽娜和巴利，所以，他们早晚都会再见面的。他很快做了决定，他亲切地用胳膊挽着巴利，说：“听着，斯蒂凡诺。你肯定能明白我那样和你说话，有很重要的原因。让你不再出入我家，对我而言，是很大的牺牲。”他生怕自己无法感动他的朋友。

巴利马上就让步了。“我相信你，”他说，“但请不要再提那个上了年纪的亲戚了。你要说的事情这么重要，还要费尽心思去撒谎，真是太没必要了。开门见山直接说就行了。”巴利的怒气消了，他满心同情地谈起了艾米利奥的事情。他可怜的朋友又遇上了什么倒霉事？

艾米利奥感到非常羞愧——他居然会质疑巴利和他的友谊。他多么不公平啊！现在，他只想消除他的话给朋友带来的所有阴影。他已经说出了艾米莉亚的秘密，这已无法挽回。“我很不幸。”他说，希望以自我同情的方式进一步增加巴利已经在言语间流露的同情。他没跟巴利说他无意中听到妹妹在梦中大声喊着“斯蒂凡诺”，他只是说，每次巴利一跨进他们家的门槛，艾米莉亚就有些变化。而他不在时，她整个人则病恹恹的，看着疲惫又魂不守舍。他们俩必须想想怎么帮她。

听到艾米利奥亲口说出这些话，巴利完全相信了这些事实。他甚至怀疑艾米莉亚已经对哥哥坦白了一切。那一刻，艾米莉亚在他心里丑陋

无比。她那张面如死灰的脸上，因善良而散发的魅力也荡然无存了。虽然她年龄小，也长得丑，但现在却对他极具攻击性。爱情，在那张脸上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啊！她像是另一个安吉丽娜——扰乱着他的心绪，但是，这个安吉丽娜简直让他不寒而栗。正如艾米利奥期待的那样，巴利对他的同情更加深切了。可怜的人啊！他还要照顾他那个歇斯底里的妹妹。

他请求艾米利奥原谅他刚刚发了火。他像往常那样真诚地说：“这样的事，我真的没有料到，当然，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们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面了。设想一下：你对安吉丽娜的感情如此之深，你无法原谅我曾被她喜欢。所以，你找了个借口和我吵架。”

艾米利奥深感不安。巴利说出了他那邪恶行为的动机。他激动地反驳着，巴利不得不请他原谅自己的怀疑。然而，艾米利奥心里清楚，自己并没有资格反驳什么。那一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艾米莉亚。太奇怪了！对于妹妹的命运，安吉丽娜也有份儿。他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他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做自己能做的，他会让巴利明白艾米莉亚人有多好，他会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奉献给艾米莉亚。

但是，从他目前的状况看，他怎么向她证明他的爱呢？那天晚上，他在桌前站了很久，他希望能在那儿看到安吉丽娜的来信。他使劲儿盯着那张桌子，似乎这样盯着，桌子上就会冒出一封信。他对安吉丽娜的思念越来越深切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种思念，甚至比之前故意疏远她时产生的那种空虚和忧郁更为强烈。噢，快乐的安吉丽娜！她从不让任何人懊悔。

当他听到隔壁传来艾米莉亚那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时，一阵悔意袭上心头。就让艾米莉亚一生都沉醉在那天真的梦里吧，这又有什么伤害

呢？最后，他的懊悔，变成了深切的自我同情，他在自己的泪水里寻求解脱。但至少那天晚上，因为懊悔，他才得以入眠。

九

和艾米利奥相比，艾米莉亚简直高明太多！第二天，巴利没有露面，她多少有些惊讶。但表面上，她却努力不让人看出她内心的介意。“他不舒服吗？”她问艾米利奥。这让艾米利奥想起来，每次提起巴利，她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尽管如此，他却一刻都不曾怀疑自己对她的判断。对于她的问题，他只回答“不”，便没有勇气再多说一句话。他曾受过的相同的苦难正悬在这个不堪一击的人的头上，而她却没有丝毫预感——因此，他的内心便生出一股不可阻挡的怜悯之情。更何况，给她带来致命打击的，正是他本人。的确，他已经做了出击的动作，只是那剑仍然悬在半空之中，随时都会落在她毫无防御的头部，将其砍落在地。那张温顺的脸庞，因她英雄般壮烈的努力才稍显平静，而如今，这平静也很快就要从她脸上消失。他多想将妹妹揽入怀中，在悲伤到来之前，给她安慰，但他不能这样。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会脸红，就像当着她的面，说出自己朋友的名字一样。自此，兄妹之间，便有了隔阂，这是因为艾米利奥对她的不公。然而，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仍然以为，等艾米莉亚感到无助、到处寻找依靠时，他就可以随时出现在妹妹身边。这时，他就可以向她敞开怀抱。对此，他确信不疑。艾米莉亚天生性格像他：遇到困难时，她倾向于求助那时刚好在自己身边的人，不管他是谁。因此，他就任由她继续期待巴利的到来。

然而，艾米利奥自己却无法忍受这样的等待。艾米莉亚除了那个常问的问题：“巴利不来了吗？”别的什么也不问，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过去，他们总是在饭桌上给巴利留着座位，而现在，他的杯子却被艾米

莉亚再次小心翼翼地放入碗橱——艾米莉亚把这个碗橱当作餐具柜。这个杯子后面放的，是巴利过去用来喝咖啡的杯子。放好之后，艾米莉亚锁上了柜门。她动作平静且缓慢。她转过身时，他小心翼翼、聚精会神地看着她，他想象自己可以在她身上每一处虚弱的迹象里，找到她痛苦的依据。她的肩膀一直是那样低垂吗？她本就瘦弱的脖子，是不是在过去的几天里变得更加瘦弱了？

她回到桌旁，挨着他坐下。他心里想：“看！她脸上那淡定的表情，说明她已经决定了再耐心等上二十四个小时。”他不禁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换作是他，他连一个晚上也等不了。

“巴利先生为什么不来了？”第二天放杯子的时候，她问道。“可能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太无聊了吧。”艾米利奥犹豫了一会儿。他决定委婉地暗示艾米莉亚，让她明白巴利的想法。然而，艾米莉亚似乎并没有留意到他的暗示，她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原来的角落。

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消除艾米莉亚内心深处那缥缈的希望。看到盘子上放了三个杯子，而不是两个的时候，他说：“不要再麻烦给斯蒂凡诺准备咖啡了，我觉得他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来了。”

“为什么？”她手里拿着杯子，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他居然没有勇气说出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话。“因为他不想来。”他简短地回答。为什么要让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惊慌失措地暴露自己的内心呢？让她继续相信那些幻想，给她时间慢慢消化悲伤，不是更好吗？于是，他说巴利那个时间段来不了他家，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工作太忙？”她重复着，转向碗橱。杯子从她手里滑落，却没有打碎。她捡起杯子，小心翼翼地擦干净，又放回原处。然后，她坐到艾米

利奥旁边。“又要等二十四个小时。”她自言自语道。

第二天，巴利和艾米利奥一起走到他家房门口。虽然不愿这样，但艾米利奥也不好阻拦巴利。巴利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一楼的窗户，又很快低下头来。他一定是在某个窗户那儿看到了艾米莉亚，但他却连个招呼都不打！艾米利奥也马上抬头看了一眼，但是，就算她刚刚在窗口那儿，现在也已经回屋了。他本想责怪巴利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但又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看见她。

他心情沉重地上了楼。她肯定已经明白了一切。

她没有在餐厅。但她很快就进来了，她走得很快。一看到他，她就停下了脚步，使劲儿关着那扇根本关不上的门。显然，她刚才在哭。她的眼睑红红的，头发湿湿的。很明显，她刚刚洗了把脸，为了洗掉脸上的泪痕。吃饭期间，他一直担心她会问他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她什么都没问。她焦虑不安，甚至没有勇气说话。对于自己的焦虑，她解释说，是因为自己没睡好觉。桌上没有摆放巴利的玻璃杯和咖啡杯——艾米莉亚已经放弃等他了。

但是，艾米利奥还在等待。他在等待她的哭泣，她悲痛的声音——对他而言，这将是极大的解脱。然而，这样的解脱他还要等很久。过去他每晚回家的时候，内心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担心。他怕看见她流泪的样子，怕她讲述自己的失落，然而，他却发现她安静而沮丧，那缓慢的动作，透露了她的疲惫。她像往常那样，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她还是那样尽心尽力。她又开始跟艾米利奥唠叨这些家务，就像他们父母刚去世时那样。那时他们兄妹二人，独自活在这世上，虽然家里贫穷，但他们二人却努力把家里装扮得更好看一些。

他被这种不容言说的悲伤围绕着，真像一场噩梦。而伴随着各种疑虑，她的痛苦也在不断增加。艾米利奥有时甚至怀疑，她会不会已经猜出了事情的真相，然而，一想到要给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就浑身战栗，因为现在他自己都难以理解自己的行为。有时候，他觉得她那双灰色的眼睛，用充满疑问的眼神看着他。噢，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一丝闪动的亮光！她的眼神严肃而坚定，似乎一定要搞清楚这巨大痛苦背后的原因。终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一天晚上，巴利要去赴约——大概是和某个女人。于是，艾米利奥决定和妹妹待在一起。然而，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言不发——这也是一种痛苦。尽管他们都满怀心事，但谁也不敢开口。于是，他拿起帽子，准备出去。

“你要去哪儿？”她问道。她一边把头靠在胳膊上，一边用叉子慢悠悠地敲打着手里的盘子，以此解闷。仅这一句话，他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了——她需要他。如果说两个人的夜晚已经沉闷无聊的话，那艾米莉亚一个人待着，岂不是更加如此？

他扔下帽子，说：“我想到外面走走，散散心。”突然间，那种噩梦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他不能跟她谈论她的困难，至少他可以跟她谈谈自己的事，好分散她的注意力。她马上停止敲打盘子，转身看着他，想知道“绝望”这种东西在别人脸上是什么样子。

“可怜的孩子！”她低语着。她看着他那苍白的脸色和困惑的表情。然而，她还是猜不到他焦虑的原因。她想让他对自己敞开心扉，于是问道：“从那天以后，你再也没见过她吗？”

他终于向她敞开了心扉，这无疑是种解脱。他说他再也没见过她。

他在外面一刻也不停地寻找她。但是，他一直小心地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动机，他从不在那些他知道她可能会在特定时间经过的地方停留。但是，他从没见过她，从没见过。好像自从他离开了她，她就再也不想街上被人看见了。

“是的，很有可能。”艾米莉亚说，她一心一意地想知道哥哥的痛苦的存在，想帮他治愈。

艾米利奥不禁笑了。他说，艾米莉亚不可能彻底弄懂安吉丽娜这个人。他已经离开她一个星期了，现在他确信，她已经完全把他忘了。“请不要笑我，”他说，虽然他看得出来，她丝毫没有嘲笑他的意思，“她就是这样的人。”他开始讲述安吉丽娜的故事。他说起她的轻浮，她的虚荣，还有其他对他至关重要的品质。艾米莉亚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听着，没有半点惊讶。艾米利奥觉得她在研究他的爱情，好找到和她自己爱情的相似之处。

就这样，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半个小时。看起来，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原因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这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们两人再次团结起来。在此之前，他几乎从不提起安吉丽娜，除非是为了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和渴望，而他现在这样，也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妹妹带来快乐。对于艾米莉亚，他心怀柔情，他觉得她这么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就是在向他发出原谅的信号。

正是他话里的温柔，让那天晚上的结束不同寻常。他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又马上问道：“你呢？”他想都没想，话就直接说出了口。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压抑着那份想让妹妹对自己坦白的欲望，而现在，片刻的软弱就让他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既然对她的倾诉让他如释重负，那么，试着让艾米莉亚敞开心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艾米莉亚却不这么想。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使劲儿盯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我不明白。”如果说她以前不明白，那现在看到他因她的困惑而陷入的尴尬，她肯定什么都懂了，“你疯了吧！”她已经明白了，但很明显，她想不明白艾米利奥是怎么猜到了她如此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的。

“我想问你有没有——”艾米利奥有点结巴，好像和她一样不安。他努力寻找着谎言的迹象，但艾米莉亚却找到了最为明显的理由，她脱口而出：“巴利先生跟你提起过我。”她自信满满地冲他喊道。她的痛苦已经找到了发泄的方式。血液瞬间涌上她的脸颊，她撇着嘴唇，带着最轻蔑的神情。她突然间变得强大起来。这正是她和艾米利奥一模一样的地方。当痛苦转化成愤怒时，她就瞬间复活了。她再也不是那个在心里默默地承受绝望的柔弱女人：她成了一团火。但愤怒让她消耗了太多体力，因此，她的愤怒也不长久。艾米利奥跟她发誓说，巴利从没跟他这样提起过她，让他以为巴利猜到了她的真情实感。她不相信他的话。但艾米利奥的话，让她得到了微弱的希望，她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她大喊道：“他为什么再也不来看我们了？”

“这只是偶尔罢了，”艾米利奥说，“再过几天他肯定会来的。”

“他再也不会来了。”艾米莉亚哭了。由于争论，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他假装没看见我。”她哭得说不下去了。艾米利奥跑到她身边，抱着她。但她受不了他的同情，她很不耐烦地挣脱他的胳膊，跑回自己的房间，好让自己平静下来。而她的啜泣，已变成了号啕大哭。很快，她停止了哭泣，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像之前那样继续谈话。偶尔的战栗，让她的谈话暂时中断。她一直站在门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她说，“我很少这样，我肯定是病了。那个男人没有权利这样对我，我什么都没做。你相信我吧，对吗？嗯，这才是我真正在意的事

情。再说了，你想想，我说什么、做什么能让他那样想我呢？”她走了过去，坐在椅子上，又开始哭泣，但没出声。

显然，艾米利奥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他的朋友开脱责任。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没有成功。那种对立的情绪只是让艾米莉亚更加激动。

“让他来吧！”她喊道，“就算他想见我，他也见不到，我不会让他看见我的。”

艾米利奥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知道吗，”他说，“到底巴利为什么改变了对你的态度？有人当着我的面，问他是否想和你订婚。”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好像在试图搞清楚他是否值得信任。她似乎没弄懂，她重复着他刚才的话，似乎这样可以帮她分析。“有人说他要和我订婚吗？”她大笑着，但只是她的声音干笑着。这么说来，他是怕自己会妥协，不得不和她结婚。但是，谁能把这种观念灌输到他的头脑中呢？他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蠢。难道他觉得她只是一个轻佻的女子吗？随便哪个男人看她一眼，或者跟她说句话，她就会疯狂地爱上他？“我承认，”她继续说道，她令人羡慕的意志力，使她终于能够用真正超脱的口气说话，“我承认，巴利的陪伴让我觉得很快乐，但我从没想到还会这样危险。”她试图再次大笑，但这次，她的声音颤抖着，她大哭了起来。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哭的？”艾米利奥怯生生地说。刚刚是他引发了他们之间的知心话，而现在，他只想让这一切结束。这些话不但没能安抚艾米莉亚，反而让她痛上加痛。在这方面，她和艾米利奥完全不同。

“他那样对我，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吗？他那样急着躲避我，好像我在追着他跑一样。”她又开始大喊，但这耗尽了她的力气。艾米利奥的话让她很惊讶，因为即便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她再次试着让艾米利奥尽可能忘记刚刚发生的一切。“我内心不够强大，很容易感到难过，”说话时，她的脑袋靠在两只手上，“你肯定经常看到我为了一些小事哭泣，对吧？”

虽然谁也没有明说，但两人的思绪一起飞回了从前的那个晚上——只是因为安吉丽娜把她的哥哥从她的身边带走了，她便号啕大哭。他们坐在那儿，严肃地看着对方。她回想那次，其实她哭得也没什么原因，那不过是她没经历过像现在的这种绝望。而他，却想着那天晚上和今晚的场景，简直如出一辙，他的良心上又感到了更加深重的不安。这个场景，简直是上次场景的延续。

但是，艾米莉亚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觉得你有责任保护我，对吧？那个人无缘无故地侮辱我，你怎么还能继续和他做朋友？”

“他没有侮辱你。”艾米利奥辩解道。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但他必须再次来我们这儿，要不，你必须和他反目。对我而言，我可以保证，我对他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会尽力好好对他，虽然我觉得他不值得。”

艾米利奥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他说，虽然他不觉得这件事重要到让他和巴利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会让巴利明白，他们期待他来他们家，像之前那样。

但即便是这样的承诺，也没能让性情温和的艾米莉亚心满意足。“所以，他对你妹妹的侮辱，不过是小事一桩，是吗？你愿意怎么

办就怎么办吧，但我会采取对我最有利的行动。”她的态度冷淡而轻蔑，语气里满是威胁，“明天我会向政府提出申请：作为管家或者仆人，该如何行事。”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淡，他觉得她是认真的。

“但我也没说不按你说的来啊，”艾米利奥惊慌地问道，“我明天就去跟巴利说，他要是当天不来看我们，我以后就尽量不去看他。”

“尽量不去看他”，这话又激起了艾米莉亚的怒火。“不去看他？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站了起来，连晚安都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里的蜡烛还在燃烧，那是她第一次回屋里躲避时拿进去的。

艾米利奥想，她继续表现出生气的样子，大概是因为这样她比较好把握自己。一旦她情绪稍稍好转，比如可以说声谢谢，或者表达认可，她就会再次被感动的情绪所征服。他本想跟她进入房间，但听到她在脱衣服，便跟她隔门道了晚安。她低声回应，语气非常冷淡。

但是，他承认艾米莉亚是对的。巴利应该时不时到他家看看。现在他突然不来了，未免给人被羞辱之感。为了让艾米莉亚摆脱痛苦，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她的愤怒。他离开房子，希望能找到巴利。

然而，就在他的房门外，他遇到了最让他分心的事。虽然完全是个偶然，但他居然和安吉丽娜撞了个正着。他马上忘记了他的妹妹、他的懊悔，还有巴利。这对他而言，完全是个惊喜。其实，在那短短的几天里，他已经完全忘了她头发的颜色——那种颜色和她的脸庞正好相搭，散发着美丽的光晕，而那双蓝色的眼睛，则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的问候很简短，他努力让自己显得冷漠一点，几乎有些粗暴。他看着她，那目光如此尖锐而又有穿透力，如果不是因为她自己的惊讶和焦虑，她肯定会被吓到。是的！她焦虑不安。她红着脸，慌乱地向他问好。她和她妈

妈一起，她们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她使劲儿靠向妈妈，以便往身后看去。从她的眼神里，他看出了她的期待：希望他跟她说话。仅这一点，就让他有了足够的勇气跟随过去。

他继续走了一段时间，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只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许艾米莉亚是对的，他的离开是对安吉丽娜最好的教育。或许她仍然爱他！他走着走着，突然陷入了一个甜美的梦境。她爱他，她跟着他，她想和他形影不离；而他，却一直在远离她，厌倦她。然而，在情感上，他却心满意足！

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想起他的妹妹，他的心头便沉甸甸的。这些天来，他的处境越发难堪。曾经一想到安吉丽娜，他就心如刀绞；而现在，关于安吉丽娜的回忆却成了一种安慰，虽然这也常让他心里不安——因为他让自己妹妹的命运更加艰难了。

那天晚上，他没能找到巴利。很晚的时候，在他从剧院回来的路上，索尼阿尼拦住了他。寒暄之后，他突然说，他在影院看见了安吉丽娜和她妈妈，在二楼那边。她看起来很漂亮，他说，戴着一条黄丝带，还有一顶小帽子，在她金色头发的衬托下，只能看见两三朵较大的玫瑰。影院上演的是《瓦尔基里》，索尼阿尼很惊讶，艾米利奥居然没去看这个话剧——在各种活动中，他被大家公认为颇具眼光的音乐批评家。

这么说，她还是去了影院——虽然看见他时，她那么困惑又焦虑，而且她还买了比较贵的座位。他倒是想知道是谁给她付的钱。他的又一个痴心妄想，破灭了！

他告诉索尼阿尼，他本来打算第二天晚上过去的，但后来想想又不

想去了。他已经错过了那个可以在剧院得到快乐的夜晚。安吉丽娜绝对不会连续两个晚上去剧院的，不管别人为她破费多少。瓦格纳和安吉丽娜！他们两人哪怕只见一面，也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

他一夜无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找不到舒服的位置。他从床上爬了起来，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去妹妹的房间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艾米莉亚已经停止了做梦。现在，即便是她快乐的梦想，也已经被偷走了。他听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好像她也找不到舒服的睡姿。

早上的时候，她听见他在她的门口，就问他想要什么。

他走到这儿，是为了听她说话，他想确定她找到了一些乐趣，哪怕是二十四小时中短暂的片刻。“没什么，”他答道，发现她醒了，他深感失望，“我听见你有动静，来看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

“不，我什么也不需要。谢谢你，艾米利奥。”她轻声答道。

他觉得自己被原谅了，他感到一种强烈而甜蜜的满足感，他满眼泪水。“但是，你怎么没睡？”他想延长这幸福的时刻，他想加剧这种感觉——他想让妹妹知道，正是他对她的感情，才让他如此深深地感动。

“我刚醒，你呢？”

“最近我睡得很少。”他答道。他仍然觉得，如果艾米莉亚知道他也过得如此痛苦，对她肯定是种安慰。然后，他突然想起他和索尼阿尼的谈话，便告诉她，他决定去看《瓦尔基里》，让自己放松一下，“你想来吗？”

“确实想来，”她回答，“如果对你来说不太贵的话。”

“一张票的钱我还是付得起的。”艾米利奥说。他的牙齿因为寒冷而颤抖，但他又享受此刻站在那儿的感觉，不愿离开。

“你只穿着睡衣吗？”她问道。他说是的，她便吩咐他赶紧回到床上。

虽然不太情愿，但他还是照做了。一躺在床上，他立马就找到了他翻来覆去一晚上都找不到的舒适位置，他一连睡了好几个小时，中间一次也没醒。

他和巴利很容易相互理解。第二天早上，艾米利奥看见他走在车后，车子拉着将被宰杀的狗，他对可怜的动物满怀怜悯之心。毫无疑问，他的感动是真实的，但是，他也承认，他沉醉于这种情感，是因为这可以提高他的艺术敏感性。他没怎么听艾米利奥说话，因为他满耳朵都是狗吠声——这应该是所有生物中最为悲惨的叫声了，尤其是当狗的脖子被什么东西突然紧紧地箍住而疼痛难忍之时。“它们天生怕死，”巴利说，“它们愤怒无比，却又无可奈何。”

艾米利奥突然想起来，同样的惊讶、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无可奈何，都那样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艾米莉亚的痛苦中。因为那个屠夫的缘故，艾米利奥的任务变得简单很多——巴利心不在焉地听他说话，说他并不在意哪天去他家看看。

然而，那天中午去办公室找艾米利奥的时候，巴利却起了疑心。他确信，艾米莉亚已经跟她哥哥坦白了自己的心事。一开始，艾米利奥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巴利远离他家，但现在，艾米利奥又想让他回去，因为艾米莉亚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再也不去他家了。“我觉得他们让我去，不过是出于面子！”巴利想，他一向善于解释各种事情。

他们正在路上走着，巴利却又产生了新的怀疑。“希望那姑娘对我没什么敌意。”

艾米利奥跟他做了保证，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艾米莉亚的承诺。“她会像往常那样对你。”

巴利不再说话了。他觉得至少他自己应该小心点，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表现。因为他不想鼓励她，让她再次爱上他、纠缠他。

对于他的到来，艾米莉亚一点准备都没有。她已经决定了要礼貌待他，但态度要冷淡。而现在看来，两人关系的发展，似乎由他来决定。除了接受他的领导，被动地跟随他，她什么也做不了，她甚至不能流露出任何怨言。他对她的态度，好像是两人刚刚认识——礼貌有加，谦恭不狎。巴利再也不敢忘乎所以地开玩笑，熟人之间，巴利的名誉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而他那种戏谑的表现，大概只有他最为亲近的朋友才能欣赏。彼时，任何讥言讽语，都会破坏他正在兴头上的演讲，甚至让他一言不发。但是，今天他对自己闭口不谈，他只是用往常的语气，讲着艾米莉亚不愿费神去听的事情。他的冷漠，让她目瞪口呆。他说，《瓦尔基里》让他感到厌倦——这部歌剧不过是一半观众想让另一半相信，他们正享受其中。接着，他又提起另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那还要持续一个月的狂欢节，简直令人苦不堪言。对于这种打发时间的无聊方式，除了打哈欠也没什么好做的。噢，然而，当他自己进入这样心境的时候，也是无聊至极。艾米莉亚最爱的那些甜美的快乐哪儿去了？她一直以为那些快乐的存在是为了取悦自己。

艾米利奥觉得自己的妹妹现在肯定很痛苦，他试着让巴利对她表现出兴趣。他说，艾米莉亚的脸色看起来是那么苍白，他还威胁说，如果她的脸色没有好转，就去请卡里尼医生来看看。卡里尼医生是巴利的朋

友，他希望借此能让巴利也关心一下艾米莉亚的健康问题。但巴利却像孩子那样固执，他拒绝参与他们的谈话。对于哥哥热情洋溢的话，艾米莉亚的回答简短而傲慢。她想对人粗鲁，但她不允许自己对巴利无礼。饭后不久，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他们撇在那儿。

他们一起在街上的时候，艾米利奥又提起了这个让人难过的话题，他想把话说开，想让巴利释怀艾米莉亚的责备。他说，他讲话的语气太轻蔑了，他肯定误会了艾米莉亚的感情。他郑重地发誓说，她从没跟他提起过这个话题。巴利假装相信了他。他说，没必要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就他而言，他早把这事给忘了。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相当满意。他的行为非常慎重，既可以让艾米莉亚安心，又可以免去他朋友的担忧。艾米利奥觉得自己只是在白费口舌，便不再说话了。

那天晚上，哥哥和妹妹一起去了剧院。两人之前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艾米利奥希望这对艾米莉亚更有好处。

但完全不是！在观看过程中，她的眼神一直黯淡。甚至，她几乎没有注意到观众席里都有谁。她的思绪，完全集中在自己经受的不公正待遇上，对于那些比她幸运、比她优雅的女人，她提不起一点兴趣。而曾经，她非常喜欢欣赏她们的美貌，事后也乐于评头论足。从前，只要是谈论时尚，她绝不会错过任何倾听的机会；而现在，她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们。

有个名叫贝丽妮的阔绰女士，曾是艾米莉亚母亲的朋友。她坐在离艾米莉亚不远的地方，向她挥手打了招呼。从前，要是像她这样的富有女人跟自己打招呼，艾米莉亚会感到无比荣幸。但现在，她要勉强打起精神，才能回应她的问候。她对这位体型微胖、金发碧眼的可爱女士似乎也没什么兴趣，而这位女士则显然很高兴在剧院看到了她。

艾米莉亚的心并不在剧院。虽然没看懂那些细节，那奇怪的音乐，却让她的思想趋于宁静。那音乐声强大而富有节奏，如潮水般将她包围。艾米利奥问她是否喜欢管弦乐中反复出现同一个主题——从而把她从幻想中拉回现实里。“我不明白。”她回答。其实，她根本没听。她的痛苦融入了音乐声中，她的痛苦被赋予了新的颜色、新的意义。但与此同时，那痛苦也变得更加简单和纯粹。她身材瘦小，被人欺负了，她怎么还能奢望自己活下去呢？她从来没有这样顺从，从来没有这样不带丝毫的怒气。她想继续悄悄地哭泣，不发出任何声音。当然，在电影院，泪水已经不足以安慰她了，但她说自己听不懂音乐，这就错了。那宏伟壮丽的声音之流，象征着整个人类的未来。她看见那声音从斜面上倾泻而下，经过凹凸不平的地面，形成了水流的路径。现在，水流呈现出瀑布的形态，然后又形成千万个更小的瀑布，那变幻莫测的光线，以及物体的倒影，都让水流着上了不同的色彩。声音和颜色在其中达到了和谐，这就是齐格琳德的史诗命运。然而，与此同时，她那无足轻重的命运，却在生命另一部分的末端，在那枝条上枯萎。她的命运并不比别人的命运更值得同情，她的命运同样值得哭泣，但不会更多。而给她带来沉重压抑感的笑柄，在如此完整的画面中，却找不到任何位置。

艾米利奥对这音乐相当熟悉，他知道那些声音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拼凑在一起的。但是，他却没能像艾米莉亚那样如此靠近这音乐。他觉得自己的激情和痛苦，会很快呈现在作曲家的想象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他而言，歌剧表演中的人物都是神和英雄，是他们让他从痛苦中解脱。表演间歇，他努力搜索着记忆中的经验，以便与这样的转化相匹配，但他没能找到。或者，他已经在艺术里找到了慰藉？

歌剧结束后，他离开了剧院。他心里满怀着这样的希望，都没注意到他妹妹比以往更沮丧。夜晚的冷空气钻进他的肺部，他说夜晚给他带

来了太多的好处。然而，当他继续像往常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弥漫在他身上的那种奇怪的淡定的时候，他心里突然充满了巨大的悲伤。艺术只给了他短暂的一段平和，不可能再给第二次。因为现在，那些残留在他头脑中的音乐片段，已经完美地与他的感觉、他的自怜以及他对安吉丽娜或艾米莉亚的同情相协调。

现在，他情绪激动，他想通过与艾米莉亚的进一步倾诉，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解释，是徒劳的。她继续默默地忍受，甚至不愿承认她曾向他做过任何的坦白。他们的痛苦，起因是那样相似，而最后却没能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有天，他在科尔索偶然碰到了艾米莉亚，她独自一人在正午散步。她身上那条裙子平常肯定不怎么穿，因为艾米利奥从没见过她这件衣服。那条裙子是用厚厚的布料做成的，边缘是淡蓝色，穿在她瘦小的身体上，显得不伦不类。

一看到他，她立马有点慌乱，她准备马上和他一起回家。是什么样的悲伤让她来这儿散心呢？然而，他一想起自己也曾被欲望所驱，不得不离开房间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了。但是，到底是什么让她鬼使神差地穿上了那件衣服？他坚信，她这样穿是为了取悦巴利。艾米莉亚居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多么不可思议！但不管怎样，不管她是否曾经也这样穿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散完步后，她马上换回了自己常穿的那件衣服，那件衣服像她本人一样黯淡，也正如她的命运。

十

现在，他的痛苦和懊悔缓和了许多。组成他生活的元素还是老样子，只是被弱化了一些，好像通过漆黑的镜头来观看，没有了光线和暴力。巨大的淡定、无边的倦怠像铅一样压在他身上。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感情经历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大起大落。他真诚地对巴利说“我康复了”，而巴利正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他觉得自己真的被治愈了——反正他也记不起自己认识安吉丽娜之前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其实，前后也没多大的变化！大概是他从前不像现在这样爱打哈欠，那时他也没经历过和艾米莉亚独处时的那种尴尬。

这个季节总是阴沉沉的。他们已经连着好几个星期没见过阳光了。而每当他想起安吉丽娜，他总会想起她那甜美的脸庞，那金色秀发散发的温暖的颜色，还有阳光和蓝天。然而，现在看来，似乎这些东西都一起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离开安吉丽娜，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自由了更好。”他肯定地说。

他决定充分利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变得怠惰，这种想法让他难过。他记起多年前，艺术是如何给他的生活带来色彩，又是如何把他从父亲去世的沉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他写了自己的小说，讲述了那个才华和健康都被女人毁掉了的年轻艺术家。他赋予了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比如自己性格里的单纯和温柔。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紧随时代潮流，兼具女人和老虎的特性，她有着野兽般的动作、眼睛以及血性。他从没和女人打过交道，只能把女人想象成那样：自这世界诞生以来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动物。但是，刻画她的形象的时

候，他又是多么自信啊！他和她一起痛苦，一起快乐。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里就藏着这么一个老虎和女人的结合体。

有一天晚上，他再次拿起钢笔，写了新小说的第一章。他发现了一种新的艺术法则，希望自己能遵守，便如实写了。他写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安吉丽娜的场景，还有自己当时的感受。但紧接着，他就写了自己过去几天里那种剧烈的愤怒的情感。在书里，他描写了安吉丽娜的美貌；然而，这种美貌很快就淹没在她卑下而任性的灵魂中；最后，又淹没在他们一开始就想要的那种田园生活的壮丽景象中。终于，他觉得有些累了，放下手中的笔，很开心自己一个晚上就写了整整一章。

第二天晚上，他继续写作，他设想了好几条关于接下来的章节如何发展的路径。他先是读了一遍自己之前写的那些内容。“难以置信。”他低声说。那个男人一点儿也不像他，而那个女人，倒是真的保留了第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那种女人和老虎的特性，但没有表现出她真实的生活和境况。他发现自己想表达的事实，要比他多年前自以为真实的梦境更加让人难以置信。他发现自己的思想缓慢得可怕，这让他觉得异常痛苦。他放下钢笔，把所写的东西都放到抽屉里，自言自语地说：他要把这些再重新写一遍，等到第二天再写吧。这个想法足以让他平静下来，但他再也没能重拾他的写作。他想避免自己所有的痛苦，却又没有强大到直面自己的不足，并将其克服。手里握着钢笔，他再也无法好好思考了。每当他想下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大脑好像生锈了。面对着那张白纸，他保持着亢奋的状态，而钢笔里的墨水却干枯了。

他想最后见安吉丽娜一面，但他却下不了决心去找她。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见她，应该没什么危险。”如果他真的能像他当初离开她时所说的那样，他就应该立马去找她。然而，他现在真的已经非常平静，可以向她伸出友谊之手吗？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巴利，他说：“我就是想看看，等我再次见到她时，我能不能表现得充满智慧。”

巴利经常嘲笑艾米利奥的爱情，他不相信艾米利奥现在已经完全治愈了。况且，几天前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想见到安吉丽娜的强烈愿望。他曾想象过雕刻她那样的身材和衣着的雕像。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米利奥，艾米利奥承诺说一见到她，就让她摆好姿势让巴利画像。不管怎样，他被治愈了，这点毫无疑问。甚至，他都不嫉妒巴利了。

很快，事实就证明，巴利集中在安吉丽娜身上的注意力，一点也不比艾米利奥少。他不得不销毁了他花了好几个月才做成的那个模型。在雕像方面，他正在经历疲惫期，除了艾米利奥第一次把安吉丽娜介绍给他时他产生的那个灵感，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主意。

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快要分开时，巴利问：“你再也没见过她吗？”他不想成为那个促使他们俩和好的人，但他的确想知道艾米利奥是否已经跟安吉丽娜和好如初了，而他却蒙在鼓里。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这就是一种背叛！

艾米利奥更加冷静了。现在，每个人都允许他做他想做的，但他其实什么都不想要。他之所以想再次见到安吉丽娜，只是想获得思想和言语上的温暖——这正是他内心所缺失的，必须借助外力来供给。他想活成自己写不出的那本小说的样子。

他没去找她，只是因为懒惰。他希望有人帮忙，把他们两人重新撮合到一起，而他希望这个人就是巴利。其实，如果巴利能把她作为自己的模特，事情就简单多了——巴利可以让她成为他的情人。他想过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后来又犹豫了，因为他不想让巴利在自己的命运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重要？是的，毫无疑问，对他而言，安吉丽娜仍然是个重要的人物，至少和其他事相比。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她才是全部，她主宰着一切。他一刻不停地思念她，犹如老人怀念他的青春。他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而几乎想杀了她的那个晚上，他多么年轻啊！如果那时他选择写作，而不是像头发怒的狮子般在大街上狂奔，然后又疲倦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他肯定会找到一条新的艺术之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苦苦追寻而无果。但是，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安吉丽娜还活着，但她永远也不能把他失去的青春找回来了。

一天晚上，在公园附近，他看见她走在他前面。通过那熟悉的步伐，他立马认出了她。她怕弄脏裙子，双手托着裙摆。暗淡的街灯下，他看到安吉丽娜那双黑色的鞋子上闪着亮光。他有些困惑。他想起曾经在他感情最为深厚的时刻，他是如何觉得拥有这个女人可以治愈他内心的伤口的。而现在，他只是觉得：“她将给予我生命！”

“晚上好，女士！”他用最平静的口吻说。他的欲望如此强烈而直接，他看着她那张孩子般的玫瑰色脸庞，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如此清晰，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才安放在她脸上的。

她停了下来，拉住他伸过来的手。她热情洋溢地回应着他的问候：“你最近好吗？我们好久不见了。”

虽然他口中回应着，但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在他的欲望上。或许他不该这么一脸严肃，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立马得到自己想要的，确切地说——就是身体上的占有。他走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他们像所有高兴再次见到对方的人那样，简单交谈了几句。但是，他突然

有点犹豫：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于是他也就不说话了。他在其他场合的那种悲伤语调，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而如果他太过冷漠，他可能就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艾米利奥先生，你原谅我了吗？”她终于说话了。她停在他面前，伸出另一只手，让他来握。她难得能对他做出这样的动作。

他努力把话说出了口：“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你根本就不急着见我。你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儿在乎我？”他真诚地说，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必要装腔作势，这对他根本没用。或许，真诚，比其他任何的借口，都更能说明他的目的。

她有点儿慌乱，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他没有跟她说话，她本来打算第二天给他写信的。“说到底，我到底做了什么？”她质问道，忘记了刚刚她还在请求他的原谅。

艾米利奥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疑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他用责备的口吻说，“和那个伞匠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你这个醋坛子，”她大声喊，还顺手捏了一下还握在手里的他的那只手，“居然吃那个林中野人的醋！”不管在和安吉丽娜断绝关系这方面他做的决定有多正确，但用那愚蠢的故事做借口，他肯定是大错特错了。那个伞匠并不是他最可怕的对手。这种反思给了他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管自从抛弃安吉丽娜以来他身上产生了怎样的罪恶感，现在，他都应该将之抛在自己的脑后。

她沉默了很久。这种沉默肯定不是有意的——对安吉丽娜而言，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微妙。她之所以不说话，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为自己开脱。他们俩肩并着肩，静静地走在这黑暗而神秘的夜晚。天空

中布满了黑魑魑的云，只在有月亮的地方透出一丝光亮。

他们走到安吉丽娜的房前，她停了下来，可能是暗示他离开。但他请她往前再走。“我们继续走走吧，一直走，一直走，一句话也不用说。”为了让他高兴，她继续走在他的身边，一句话也没说。在那一刻，他又重新爱上了她，或者说，至少他在那一刻，意识到了自己对她的爱意。现在走在他身边的，正是他失而复得的女人，这个不断出现在他梦里的女人，这个曾因他的离去而痛哭不止的女人。而这一切，都让这个女人变得更加高贵，让这个女人在他眼里具有完美的人性。同时，这个女人也因艺术而变得高贵，艾米利奥觉得，现在走在自己身边的，是承载了崇高梦境和高尚情感的女神。

走过安吉丽娜的房子，他们到了那条黑暗而孤独的小路，路的一边被山挡住，而另一边被一堵低矮的田野围墙挡住。她坐在墙上，他靠着她，就像他们刚开始恋爱时那样。他想念那时的大海。在这潮湿而灰暗的风景里，闪闪发亮的只有安吉丽娜的美丽。她是那个温暖而靓丽的音符。

她吻着他，吻了很久，他激动不已。“噢，我的心肝，亲爱的！”他低语着，他吻着她的眼睛，她的喉咙，她的手，她的衣服。不管他想做什么，她都答应。他没想到她居然如此温顺、如此温柔。他不禁感动地哭了，开始只是静静地哭，后来变成了低声啜泣。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让这幸福的时刻变成永恒。现在，什么都解释开了，一切疑虑都消除了。从今往后，他的生活里，就只有爱了。

“你真的这么爱我吗？”她低声问道，声音里充满感动，又充满疑惑。她眼睛里满含泪水。她告诉他，她是如何在大街上看见他，他面色苍白而憔悴，满脸愁苦，她多么为他心痛。“你以前怎么不来找我？”她

问他，带着责备的口气。

她扶着他从墙上跳了下来。他不明白她怎么突然停止了那甜蜜的解释，他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永远继续下去。“跟我回家。”她果断地说。

他高兴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这儿离安吉丽娜家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一边走着，艾米利奥的内心又充满了之前的疑虑和担心。难道此时此刻，他就要一辈子抓紧她再也不放手吗？他在前面慢慢地上着楼梯，突然转身问了她一个问题：“那沃尔皮尼怎么办？”

她愣住了，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沃尔皮尼？”然后，她脚步坚定地上了几层台阶，和艾米利奥站到了一起。她靠着，假装害羞地把脸藏在他的肩膀里，这让他想到了从前的安吉丽娜，和她那假装的一脸严肃。接着，安吉丽娜说：“没有人知道，连我妈妈都不知道。”

一个接一个，从前的那些老话题又都回来了，现在是她亲爱的妈妈。她已经把自己奉献给沃尔皮尼了，沃尔皮尼一定要这样，他甚至把这作为他们关系继续的必要条件。“他觉得我不爱他，”安吉丽娜低声说，“他要我证明我爱他。”而她得到的唯一保证，就是婚姻的承诺。像往常那样，她丝毫不考虑艾米利奥的感受。她说是一个律师建议她这样做的，因为这种情况属于诱奸，沃尔皮尼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们手挽着手，一起爬着那个似乎永远也爬不完的楼梯。每新上一层楼梯，他就越发觉得安吉丽娜还是他从前逃离的那个安吉丽娜。作为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他的第一步——安吉丽娜又开始喋喋不休了。现在，她终于是他的女人了——是因为他的缘故，她才把自己献给了那个裁缝——她不停地重复这一点。就算他彻底放弃了她，他也无法摆脱这个责

任。

她打开门，在黑暗的走廊里，走向自己的房间。另一间房里，她母亲用充满鼻音的声音喊：“安吉丽娜，是你吗？”

“是的，”安吉丽娜答，使劲儿忍着不笑出声，“我要上床睡觉了。晚安，妈妈。”

她点了根蜡烛，摘下帽子，脱掉外衣。然后，她把自己埋在他怀里，或者说是他把她紧紧拥在怀里。

那天晚上，艾米利奥明白了拥有一个长期渴望的女人的重要性。在那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夜晚，他最隐秘的灵魂经历了两次转变。那再次驱使他去追寻安吉丽娜的可悲惯性已经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还有混合着喜悦和悲伤的那种热情。这个男人心满意足，但满足之外，他什么也没有感受到。他所拥有的，是他憎恨的女人，而不是他深爱的女人。哦，这个骗子！虽然她尽力掩饰，但他还是感受到了，这不是她第一次或第二次和男人睡在一起。但这并不值得他生气，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但是，对她的占有也同时意味着，他再也没有权利评论这个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的女人。“我再也不用做梦了。”离开她家时他想到。他回头看她，苍白的月光照亮她的脸庞，他静静地想：“或许我不应该再来了。”但是，他没做决定。他为什么要做决定呢？整件事儿，根本就无足轻重。

她和他一起走到临街大门处。他不好意思表现出很冷的样子，她也就没发现他很冷。他想赶快和她约定第二天晚上的见面，但她不得不拒绝了，因为她一整天都很忙，她要在德路易吉女士家工作到晚上。最后，他们还是约定了第二天见面，但有个条件——“不能在我家，”安吉

丽娜说，她的脸因为愤怒突然变红了，“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要是被我爸爸看到了，我会死的。”艾米利奥承诺下次约会时，他来找房间。他明天会给她便条，告诉她地址。

拥有她的身体，就真的拥有了一切吗？她还是像之前那样恬不知耻地撒谎，他找不到让自己从中解脱的方式。她给了他最后一个吻，让他们对他们的关系格外小心点，尤其是不要跟巴利乱说。她重视自己的名声。

那天晚上，艾米利奥马上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巴利。他是故意的，这是他对付安吉丽娜谎言的最好方式。他根本不在乎她所谓的秘密，他觉得那些所谓的秘密不过是为了骗他，而不是骗别人。但他还是很得意自己知道了这些秘密，他紧锁的眉头一下都松开了。

巴利像个给人看病的医生，坐在那儿静静听着。“你真的被治愈了，这还得归功于我。”

艾米利奥突然有了进一步吐露秘密的渴望，他说安吉丽娜的行为如何让他生气，她居然还想让他以为，她把自己奉献给沃尔皮尼，是因为他的缘故。然而，他的语气里又立马充满了温暖。“甚至到现在她还在想着骗我。她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我真是太心痛了。以后还能不能见她都无所谓了。”

巴利一眼看穿了他，他说：“你也和以前一样。你说的话里，没有一个字带着冷漠。”艾米利奥竭力否认这种说法，但巴利并不相信，“你犯了个大错，很严重的错误，你不该再次见她。”

那天晚上，艾米利奥有很多机会向自己证明巴利是对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愤怒，他知道自己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来应对自己的愤怒。他

无法再欺骗自己，他也无法告诉自己，这种愤怒产生于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对可憎的事物的震惊。他太了解那种心情了。在伞匠事件和他拥有安吉丽娜之前，他就是那种心境。现在，他又处于这种状态了。他的青春又回来了！而这次，他不再想谋杀，他乐意在羞愧和痛苦中毁灭自己。

现在，他所承受的痛苦更多，因为他良心上的负担又增加了，再次和那个女人纠缠在一起的悔恨，以及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再次被她破坏的担心。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她死皮赖脸地缠着他，折磨他，吸干他血管里仅有的血液，又怎么能解释她把自己和沃尔皮尼的事全都怪罪在他身上的那种残酷呢？在内心深处，他对安吉丽娜的挂念一直被两种矛盾牵绊着：一种是他的官能（光是在床上，他对她的渴望被再次激起），另一种是因怨恨而产生的愤怒。

而那种愤怒，却让他做了最愉快的梦。早上醒来，他那种情感上的不安，已经平复了下来，剩下的，只是他对自己命运的焦虑。他没有睡着，他躺在自己的身体里，清醒着，这种状态让他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他觉得自己生病了，病得很重，病得没有希望，安吉丽娜过去照料他。在她的脸上，他看到了医院护士的脸上才有的那种庄严而甜蜜的自我奉献。他知道她在屋里来回走动，每次她走近，他就会感到一种新鲜感，她用那双凉爽的手抚摸他发热的眉毛，或是轻轻地亲吻他的眼睛和额头，轻得几乎察觉不到。安吉丽娜会那样亲吻他吗？他重重地在床上翻了个身，一下子醒了过来。如果那梦是真的，他会觉得自己真的拥有她了。几个小时前，他还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做梦的能力。噢，他的朝气当然是回来了！那朝气像过去那样强而有力地跃过他的血管，磨灭了他老年的心智做出的任何决定。

他早早地起床出门了。他不能等，他必须马上见到安吉丽娜。他要赶快见到安吉丽娜，他迫不及待想要拥抱她，但他不会说太多话。他不

会再次屈尊于她，他不会让他们的关系再次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他不可能因为对安吉丽娜的占有，就明白所有真相。但是那没有被美梦和甜言蜜语所美化的占有，本身就是纯洁又残忍的真相。

安吉丽娜的个性非常固执，她不愿听这些话。她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她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她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名誉受损。

而且，他也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他觉得自己应该改变原有的计划。他注意到她那好奇又审视的眼神，她在审视他的爱是不是因为占有而减少或增加。她暴露了自己最坦率的那一面，毫无疑问，她认识那种反感和自己上过床的男人。但是，他可以向她证明自己不是那种男人。他对自己实行禁欲，满足于她给的吻——靠那些吻他就可以活得很久。但是，那些吻很快就不能满足他了，他再次在她耳边低语着他深爱她时学到的温柔话语：安吉！安吉！

巴利给了艾米利奥一个地址，那儿的房子出租，用于某种特殊用途。艾米利奥告诉安吉丽娜怎么找那所房子。她让他详细地描述一下那座房子和房间的具体位置，这样她就不会找错。这让艾米利奥有点尴尬，因为他自己都没见过那座房子。他一直忙着吻她，都没空看看周围。现在，他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惊讶地发现，唯有现在他有机会去找那座房子。是的，唯有现在！一直以来，他都被安吉丽娜掌控着方向。

他马上就出发了。房东叫巴腊喜，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看着就令人厌恶。在她那脏兮兮的衣服下，隐约可见突出的胸部轮廓，那是她松弛衰老的年纪里唯一残存的青春的痕迹；头上几根稀疏的卷发，头发的空隙之间可以看到她红色而油腻的皮肤。她礼貌地接待了他，立马同意租给他一个房间。她还说她的房子只租给她熟悉的人——所以当然要

租给他。

他想看看房间，就走了进去。老妇人跟在后面，他们一起穿过楼梯旁的房门。那扇一直关着的门（巴腊喜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发誓），直接和大街相连。与其说房间被装饰着，不如说是被堵塞着——屋里有一张大床，看起来很干净，还有两个大橱柜，中间是一张桌子、一张沙发和四把椅子。房间里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家具了。

那个寡妇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她的胳膊放在她高高翘起的臀部上，那脸上的微笑，像是丑陋的怪相，她那没牙的嘴，像是在等待掌声。显然，她的确费心装饰过这个房间。床的上方，挂着一把打开的中国雨伞，墙上挂着一些相片——就像安吉丽娜的房间。

他看到半裸女人的照片旁，挂着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儿的照片，他不禁有些惊讶——那是艾米莉亚的朋友，几年前去世了。他问老妇人，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她说是她买来装饰墙壁的。他盯着那可怜的姑娘，她有着甜美的面孔，在镜头前摆着姿势，穿着她最好的衣服——可能一生中仅有那一次——却只为了成为那个肮脏的小房间的装饰品。然而，站在那间肮脏的小房间里，他还在梦想爱情。那个令人厌恶的老妇人满意地看着他，很开心自己又拉到了客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激动地幻想着安吉丽娜带给他的那种令人神往的爱情。他快乐地想：明天，我就能拥有我的爱！

然而，等她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那天爱她并不比以往多。长期的分离让他难过，他觉得那好像剥夺了他所有享受快乐的力量。在他赴约前的一个小时，他已经想好了：要是他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快乐，他就告诉安吉丽娜，他再也不想见她了。他会这样告诉她：“你是如此淫荡的女人，你让我恶心。”想这些话时，他和艾米莉亚坐在一起。他嫉

妒艾米莉亚的平静——虽然她看起来很悲伤。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对他而言，她的爱依然是一种纯洁的、精神上的渴求，而这种爱的实现，却玷污并贬低了我们可怜的人性。

但那天晚上，他过得很快乐。安吉丽娜晚来了半个多小时，他觉得自己好像等了一个世纪。他觉得生气是他唯一的情绪，而某种愤怒又加重了他对她的憎恨。他觉得等她真的来了，他一定要打她。她没有什么借口可找——她自己说了她那天不用工作，她肯定可以准时到达。会不会是她不想让他等待，所以她拒绝昨天晚上约会？而现在，她却让他等了一整天，这一天他苍老了多少啊！

本来，他已经绝望地以为见不到她了，然而，等她真的出现的时候，他又惊叹于自己的好运气。他一边吻她，一边低声责怪她。他吻着她的嘴唇，她的脖子，而她，根本没打算回答。那些责怪听着更像是恳求，像爱慕的低语。昏暗的灯光下，那个寡妇的房间似乎变成了寺庙。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言语打碎他的美梦。安吉丽娜是如此美丽。她解开她那金子般的头发，他的脑袋躺在那金色的枕头上。他像小孩子那样把脸埋在里面，喝着这金色的香水。她是个自满的情妇，凭借她异乎寻常的智慧，预见了他所有的渴求。至少在那张床上，他不会抱怨她那敏锐的直觉。在那里，快乐和喜悦都是最纯粹的。

然而，之后对那个场景的回忆却让他气得咬牙。激情让他暂时忘记了敏锐的观察，却没能阻止那个场景的每个细节都印在他的记忆里。现在，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资格说他认识安吉丽娜。激情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通过这些记忆，他可以明白安吉丽娜没有表达出来、甚至小心翼翼隐藏的那些感觉。如果他对安吉丽娜毫无感情，他不可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但现在他知道了，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安吉丽娜曾有过太多让她更加快乐的男人。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够了。我再也受不了

了。”她本来想用赞赏的语气说，却没成功。他觉得那个晚上可以分成两半：前半她还爱着他，而后一半，她只能勉强装作不讨厌他。他们起床时，她说她在那儿待烦了。在那种时候，不需要费心他就可以明白她的真实感受——看到他犹豫着，她把他拉下床，开玩笑地说：“快呀，我的美人。”我的美人！她一定是半个小时前才想到这种嘲讽的词语。在她脸上，他读懂了一切。

和往常一样，他希望自己独处一会儿，好有时间整理一下自己观察到的细节。那一刻，他黯然地觉得，她再也不属于他了。这种感觉，他以前就曾经历过——那晚他和安吉丽娜一起，在等待巴利和玛格丽特。他承受着这残酷的一切——那受伤的虚荣心和苦涩的嫉妒。他想让自己完全解脱，完全忘记安吉丽娜，但他又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她——除非他再次得到了她。

他陪她走到那条大路。虽然她急着回家，但他还是劝她走那条远路——就是那天晚上她和那个伞匠在一起时，他走的那条路。那条路，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是如此相似。那光秃秃的树木映衬在晴朗的天空下，脚下不平的地面上覆盖着稠密的泥土。但是，现在和当时，又是多么不同啊！现在，安吉丽娜就在他身边。虽然在他旁边，可是又多么遥远！这是他第二次沿着这条路寻她。

他向她讲述他之前的散步。他告诉她，他是如何渴望见她，又是如何幻想看见她在他前面，以及他跌倒的伤口如何让他疼得哭泣——那简直是他最后一滴泪水。她很乐意听这个故事，她很开心，自己居然能激发出如此伟大的爱情。最后，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就抱怨说，他所承受的这些根本没有为他换来他应该得到的爱。她激动地反对道：“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开始吻他，好证明事实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后来，她又一如既往地说了不该说的：“我把自己给沃尔皮尼不是为了

你吗？”艾米利奥低下了头。最后，他选择了相信她。

沃尔皮尼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安吉丽娜告诉他，他给艾米利奥带来了快乐，他便信以为真了。但艾米利奥并不因安吉丽娜的冷漠而痛苦，他听到她提起沃尔皮尼时，就又开始害怕她和她的计划。他们再次见面时，艾米利奥一上来就问安吉丽娜，沃尔皮尼到底给了她什么承诺，她那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他。

“哦，沃尔皮尼现在离不开我了。”她笑着说。那一刻，艾米利奥的所有担心都消失了。他觉得这个承诺很可靠，虽然他比沃尔皮尼年轻很多，但他现在也离不开安吉丽娜了。

第二次约会时，从头到尾他一直在敏锐地观察安吉丽娜。而他得到的回报，却是最为痛苦的发现。他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才能忽视这个事实：有人已经取代了他。而这个男人，和他知道并畏惧的那些男人，显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男人肯定不是莱亚尔迪，也不是格斯提尼或者达特。肯定是这个人教会了安吉丽娜那些尖锐又机智的话语，还有那些下流的双关话。这人可能是个学生，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扩充拉丁词汇，而且带着粗俗的意思。她不愿意承认这个人的存在，被逼得没办法，她只好提起了可怜的梅里吉——他肯定惊讶，自己居然还在奉献着，她说是他教给她那些拉丁词语。她说得好像是她一直以来都具备这些拉丁知识，但因为特殊的原因，她一直以来都无法展示。艾米利奥觉得教她拉丁语和教她粗俗的威尼斯歌曲的，是同一个人。唱那些歌时，她犯了些错，但就凭她对那些歌曲的了解，她肯定听了多遍——很多歌巴利都唱过好多遍，可她还是常常连一个音符都记不住。这个人也可能是个维也纳人，因为她经常因为好玩而模仿维也纳发音，而她之前根本不会。艾米利奥觉得自己夹在他们中间，像个快乐的笨蛋。他可以根据那些蛛丝马迹猜到他的形象，但后来他放弃了，也懒得去追究他的名

字。安吉丽娜收集的那些照片里，没有新面孔。他的新情敌可能没有给人照片的习惯，或者安吉丽娜觉得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的照片，不应该被展示——就连艾米利奥的照片，也没在她的墙上，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确信，只要他见到那个人，他就肯定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认出他，因为她肯定会模仿他。然而，最糟的情况，就是他还要问她，这些动作和表达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其实他经常这样。他只要一问，她就会猜到他嫉妒，然后责备他：“你又嫉妒！”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看到他表情沉重，情绪低落，她就会哭。是的，他嫉妒了。那些回忆让他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他和自己的情敌面对面时来得少。更让他难过的是，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在安吉丽娜的声音里听出某种特定的语调，那是从莱亚尔迪严肃而稍显自大的语气里学来的。索尼阿尼大概也教了她一些事，甚至连巴利也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小心翼翼地模仿着他表达惊讶或赞赏时那种做作的方式。然而，艾米利奥却没在她身上看到任何自己的话语或动作。他为此苦涩地嫉妒着：“也许那儿没有我的空间了。”

他最憎恨的情敌，是那个神秘者。她从来不曾提起这个最近才走进她生活中的男人，这太奇怪了。她总是那么喜欢吹嘘她的成功，即便是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只要满眼爱慕地看了她一眼，她就会念念不忘。据她所说，那些男人都疯狂地爱着她。“你应该更加信任我，”她说，“你那样抛弃了我，离开了我，我还一直待在家里。”是的，她一心想让他以为，在他缺席的那段时间，她心里想的只有他。每天晚上，她都在家里待着，她都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写信。她的父亲非常看重家庭的名誉，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当她听到艾米利奥嘲笑那个家庭委员时，她大喊道：“问问妈妈，看这是不是真的。”

她固执地撒着谎，虽然她还没有真正掌握撒谎的艺术。随便多问几句，她就会自相矛盾。然而，当她的谎言被揭穿时，她就会恢复之前下结论时的平静表情。在她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逻辑。一定是她的这种天真，挽救了她在艾米利奥眼中的形象。

然而，就连艾米利奥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让他对安吉丽娜如此难分难舍。只要一想到安吉丽娜，那来自家庭或是办公室琐碎日常生活里的任何担忧，就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通常，只要一逃离妹妹那张悲伤的脸，他就立马飞奔到扎里斯去。其实他也知道安吉丽娜不喜欢他总是去她家，在内心深处，安吉丽娜很重视自己家庭的名声。她很少在家，但她母亲总是很礼貌地请他等安吉丽娜回来——她随时可能回来。她母亲说，五分钟前，住在街角的那几个姑娘来喊她去试裙子——她模糊地指着一个方向。

等待的痛苦，对他是不可言说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会在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因为他知道，要是见不到他的情人，就算回家了，他心里也不平静。等待的时候，他就盯着老妇人那张冷酷的脸，似乎他对那张脸着了迷。一天晚上，他失去了耐心，不想再等了。尽管那位母亲像往常一样有礼貌，还试着挽留他。他在楼梯上碰到一个女人，看起来像是仆人，她的头上包着手绢，那手绢挡了她半边脸。他站到一旁，等她先过，然而，正当她要跑起来时，他认出了她——她显然想要躲避他，这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仔细看了她的动作和体型，没错，那就是安吉丽娜。他很高兴见到了她，却根本没注意到，她所指的邻居家的方向和她母亲指的完全不一样；也没注意到，她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他到她家来，会破坏她家的名誉。那晚，他对他的态度格外友好而甜蜜，仿佛她有些罪行需要他原谅。而他则完全沉醉在这份甜蜜里，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一切为什么。

后来，和他约会的时候，她还是同样的打扮，他终于有了疑心。她解释说，这是因为昨晚她和他约会之后，她在回家的路上被熟人撞见了，她怕离开那间房子的时候刚好被人看见——毕竟大家都知道那间房子是干什么的。这就是她乔装打扮的原因。唉，太聪明了！但她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创性的故事也是一种坦白——他在她家楼梯遇见她的那个晚上，她肯定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去伪装自己。

一天晚上，他们约会的时候，她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避免她敲门，从而吸引其他房客的注意力，他就跑到那脏兮兮的、弯弯曲曲的楼梯上，靠在楼梯平台的阳台上等她。他尽可能地往她来的方向伸着脑袋，好等她一过来，就一眼看见她。但是，每当他看到有陌生人上楼时，他就立马退回自己的房间，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他越发不耐烦。不管怎样，他都无法让自己保持镇静。那天晚上，当他又一次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里，等待别人经过楼梯时，他扑到了床上，又立马站起来。他想了好几种让自己的动作复杂点的方式，这样好浪费点时间。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他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处于这样的状态。他痛苦得几乎哭了出来。

等到最后，她终于来了。然而，她的身影也不足以平复他的内心，他激动地责怪她。她没意识到这一点，以为自己还可以给他几个拥抱，来安慰他。她扔掉手绢，胳膊环绕着他的脖子，她宽松的袖子滑到后面，露出了她的胳膊，他注意到她的胳膊滚烫发热。他更近地看着她。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脸颊发红。他心里产生了可怕的疑问。“你刚从别人那儿过来。”他吼道。她放开他，微弱地抗议道：“你疯了！”然后，她开始解释她迟到的原因，也不怎么生气。德路易吉女士不让她走，然后她不得不跑回家去换上她的“伪装”。接着，她母亲又让她做了些家务，最后她才得以再次出门。这些理由，足以解释她为什么迟到了

十个小时。

但是，艾米利奥心里的疑团却完全消失了。她刚从别人的怀抱里过来，他心里涌出一个念头——这是唯一能让他从这种污秽的事情中脱身的办法。他不能和她上床，他必须立马赶她走。而且，她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但是，他已饱尝“永不”的滋味了：那种长时间的痛苦、持续的后悔、无尽的烦乱、备受折磨的梦和随之而来的毫无希望的疲倦，接着是空虚的幻想和渴望的破灭，那是比任何时候都要痛苦的状态。他感到一阵恐惧。他把她拉向自己，为了替自己出气，他只是说：“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然而，现在却轮到她反抗了。她挣脱他的怀抱，断然地说：“我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我。我要走了。”她打算戴上手绢，但被他阻止了。他吻着她，抱着她，求她留下来，但他还没懦弱到把之前的话再说一遍，来表达他的爱意。他看到她那么坚定，他不禁开始仰慕她。他对自己的意见产生了犹豫，好像他的决定不过是一念之间。她感觉到了他态度的改变，才开始一点点让步。她说，如果她留下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分别的时候，她才同意约定他们下次见面的日期和时间。她满脑子都是自己的胜利，甚至忘了他们争吵的原因，也无心再回想那个问题。

他希望对她的完全占有，最终可以减轻他内心的愤怒。他继续赴他们的约会，带着同样难以控制的渴望，他无法摆脱重新塑造正在逐渐消失的安吉的倾向。他的不满让他在最甜美的梦里找寻庇护。这样想来，安吉丽娜真的满足了他两件事：对她身体的占有和诗人般的梦。

在他的梦里，她常常是个护士。所以，当她真的在他身边时，他还想继续这个梦。他把她拥在怀里，带着梦中人的那种激情和渴求，

说：“我宁愿生病，为了让你照料我。”

“哦，这很好。”她说，有那么一刻，她愿意和他一起胡思乱想。而那些话，的确足够泯灭任何梦想。

一天晚上，和安吉丽娜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极大地缓解了他那晚的情绪。他希望和安吉丽娜一起延续那场梦，不管她在场与否。在梦里，因为他们所生活的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他们非常不开心。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甚至希望自己做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以此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他们的所有不幸，都是因为他们的贫穷。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基于这个假设：她在出卖自己，是她家庭的贫穷驱使她这么做。但她没有明白这个暗示，她还以为这些话是充满爱意的情话，而他只是责怪自己。

换作是其他社会秩序，他会马上公开承认她的身份，根本不需要她先自我牺牲给那个裁缝。他相信了安吉丽娜的谎言，这样她会对他更友好，愿意和他一起思考，他们就可以一起做梦。她让他给她解释那个梦，他很高兴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梦境。他给她讲富人和穷人、伟大的人和卑微的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他们的挣扎。毫无疑问，一场关于自由的斗争即将发生，而这场斗争，将给他们带来自由。他给她讲废除资本、缩短工时，以及女性应该和男性平等，互相喜爱、互相赠予。

她还想让他进一步解释，但这扰乱了他的梦，他最后总结道：“如果每件事都要分开，个体得到的就没多少了。劳动阶级是只会嫉妒的废物，永远也不会成功，不管你为他们做多少事。”他本想谈谈这个问题，但最后放弃了。人民的孩子，都站在有钱人那边。

印象里，她从没找他要过钱。他无法否认，甚至对自己他都无法否

认，她家居然那么贫穷。她已经习惯了接受钱而不是甜食和其他礼物，她每次都假装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但最后总是格外感激地接受。他每送她一份新的礼物，她的感激就会被重新点燃，所以，每当他想让她比往常表现得更甜蜜、更忠诚时，他就知道该怎么办。然而，他时常有这种需要，所以，他的钱包几乎空了。每次从他那儿接受礼物时，她都不忘装作拒绝一下，因为这不过是最为简单的一种表演：她只需要一边伸出手，一边嘴上使劲儿说着不要。艾米利奥比安吉丽娜更生动地记得这些事，他一直相信：他们的关系会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就算没有礼物。

显然，安吉丽娜家里很穷。所以，她尽全力阻止他突然拜访她家。突然拜访根本不适合她。但是，不管是告诉他说她不在家，还是威胁说他会被她母亲、父亲或哥哥赶下楼梯，什么都不能阻拦他。不管多晚，只要晚上有空，他就会起身去找她——即便这常常只意味着他和那位老母亲的相处。是他的梦境驱使他去那儿。他总希望看到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安吉丽娜，他迫切地想抹去他们之前见面时那一成不变的悲伤故事。

终于，她做了最后的努力。她告诉他，她的父亲从不给她片刻安宁，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阻止他让艾米利奥难堪。他父亲已经跟她保证，说绝对不会使用暴力，但是，这个老男人决定让艾米利奥亲自了解他的想法。五分钟后，老查莉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长得高高瘦瘦，有些站不稳，一进房间，他就直接坐了下来。艾米利奥以为，这个老男人很清楚，他的到来是被人许可的。显然，他想让自己的第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得很慢，有些费劲，但带着命令的语气。他说，他有能力为他的女儿提供任何保护，如果没有他，他的女儿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她的哥哥们根本就不关心家里的事——他不是故意要说他们的坏话。安吉丽娜似乎对这个长长的开场白非常满意。她突然说，她要

去隔壁房间换件衣服，然后走了出去。

老男人突然没有了他之前所有的骄傲。他转过身去，看他的女儿，同时还吸了一撮鼻烟。艾米利奥想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马上就要向他袭来的指责。安吉丽娜的父亲直直地盯着前方，盯着他自己脚上的靴子。突然，他再次抬起眼睛，看着艾米利奥：“哎，是的。”他说话的语气，像是一个刚找到他丢失的东西的男人。他重复着那段开场白，但语气缓和了很多；他的神情有些恍惚。接着，他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继续自己的演讲。他看着艾米利奥，却从不和他眼神对视，只有看着他拿在手上的那个空空的鼻烟盒时，他才能下定决心说话。

他说，有几个坏人一直在骚扰查莉一家。安吉丽娜没跟他说过这些人吗？要是没说过，那就是安吉丽娜的错了。这么说来，有人一直在暗中监视查莉一家，试图发现他们家的污点。他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布莱塔尼先生认识蒂克吗？如果他知道蒂克这个人的话，大概就不会这么频繁地来安吉丽娜家了。

现在，这个说教变成了对艾米利奥的警告——他还这么年轻，不要让自己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老男人再次抬起眼睛的时候，艾米利奥猜到了真相——银色眉毛下的那双蓝色眼睛，闪烁着奇怪而疯狂的光芒。

这次，老男人似乎可以接受艾米利奥的注视了。蒂克的确住在奥皮斯那边，但即使在那边，他也可以向他的敌人发起疯狂的进攻。他难过地补充道：“他连小女孩儿都打。”他们家还有个敌人叫托克，他住在镇中心。他不打他们，但是他做的事更可怕——他剥夺了这个家庭里所有人的工作，他偷走了他们的钱和他们的资产。

老男人越说越愤怒，他开始大喊。安吉丽娜冲了进来，她马上明白

发生了什么。“我跟你走。”她生气地对父亲说，把他推出了房间。

老查莉犹豫地站在门口，指着艾米利奥说：“他不知道关于蒂克和托克的任何事。”

“我会告诉他的。”安吉丽娜说，她突然开始大笑。然后她隔着门，大声喊道：“妈妈，过来把爸爸带走。”接着关上了门。

艾米利奥被那双一直盯着他看的疯狂眼睛吓到了，问道：“他病了吗？”

“哦，”安吉丽娜轻蔑地说，“他就像个没用的废品，他什么事都不做。家这边有个蒂克，那边有个托克，他一直不肯出门，所有工作都让我们女人做。”她突然开始一阵大笑，她告诉他为了让这个老男人开心，整个家庭是如何假装感受到了蒂克对这整座房子的击打。好多年前，这个老男人的狂热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住在拉扎雷托一栋五层楼高的公寓。那时蒂克住在马尔兹广场，托克住在科尔索。后来，他们搬了家，希望老男人有勇气再次上街，但是你看！蒂克搬到了奥皮斯，而托克搬到了体育场。

她一边说着，他一边开始吻她：“这次逃过了，算你幸运。如果那时他记不起他的敌人，你不会这么轻易逃脱。”

由此，他们的关系越发亲密。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这座房子里的所有秘密。即使是她自己都觉得，她再也没有有什么不堪的事情需要瞒着艾米利奥了。她说：“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你了，我把你当成我的哥哥。”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了他。她并非生性强横，她只是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让自己尽可能过得愉快，以后和他相处时，她再也不用考虑他的感受了。约会时她经常迟到，她常常看到他瞪着眼睛等她等得望眼欲穿。

他对他的态度更恶劣了。当她厌烦了他的爱抚，她就粗暴地把他推开。他开玩笑地说，他怕她迟早会拿鞭子抽他。

虽然不是非常确定，但他总觉得安吉丽娜和这间屋子的房东——巴腊喜，她们之间早就认识。那个老妇人看着安吉丽娜，如慈母一般，她用欣赏的眼神看着安吉丽娜那金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眼睛。安吉丽娜否认她们之前认识，但她对这个房间却格外了解，哪怕是最偏僻的角落。有一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来晚了，听到他们吵架，老巴腊喜非常坚决地站在了安吉丽娜那边。“难以想象，谁会责怪那张天使般的面孔。”安吉丽娜从不拒绝别人的尊敬，不管是谁对她的尊敬，她得意地笑着，说：“你听到她说的了。这应该给你上了一课。”他的确听到了，但也被他情人的粗俗吓到了。

现在他总算看清了，她根本不可能达到他的层次。有时候，他甚至强烈地渴望自己能屈尊到她的层次，甚至比她还低。一天晚上，她拒绝和他做爱，说她那天已经忏悔过了，她不想再让自己的内心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她的渴望倒不是占有，他只是想证明，他也可以比她还下贱。他粗暴地强奸了她，直到用尽最后的力气。最后，他筋疲力尽地躺在那儿，开始后悔他的暴行。让他欣慰的是，这样的行为，却换来了安吉丽娜对他崇拜的一瞥。那一整晚，她是完全属于他的，她崇拜这个完全掌控了她的男人。他本想以后的所有场合里，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安吉丽娜，但他做不到。想找到第二个可以残忍对待安吉丽娜的借口，没那么容易。

十一

似乎是命中注定，但凡和安吉丽娜有关的事情，巴利总要干涉，这让艾米利奥的处境更加痛苦。一直以来，两人之间都有个约定——艾米利奥的情人要为雕刻家的雕像做模特。现在，履行这个约定的唯一方式，就是艾米利奥应该记得对安吉丽娜提起此事。

艾米利奥总是忘记对安吉丽娜提起此事。对此，巴利表示完全理解，他决定不再提了。然而，他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忘记安吉丽娜的形象，除了安吉丽娜，他没有雕塑其他形象的灵感。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让自己的想象付诸实践——他开始创建人像框架，又用泥土覆盖它。他用湿的破布把它包起来，在心里想道：“亡者之衣。”他每天都要打开那个裸体，看一眼，想象它穿上衣服的样子，然后再给它盖上破布，并留心不把它们弄湿。

关于这个话题，两个朋友谁也没再提过。但是，巴利仍然希望自己用不着去求艾米利奥，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一天晚上，他对艾米利奥说：“我无法工作。如果不能雕刻我心里的那个形象，我会非常绝望。”

“我是真的忘了跟安吉丽娜说这事儿了。”艾米利奥说。然而，他都懒得装出真的忘记某件事情的惊讶，“这样吧。等你见到她时，你自己跟她说这件事。她肯定会迫不及待地答应你。”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怨恨。巴利对他很同情，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巴利知道，自己并没有在这对情人之间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他也不想再和他们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他不能让自己强行介入到

他们的关系中——就像几个月前他想治愈艾米利奥时那样。显而易见，艾米利奥摆脱痛苦是早晚的事。而他梦想已久的美丽雕像，他此刻唯一渴望完成的雕像，却被艾米利奥无法治愈的欲望给破坏了。

他试着换个模特完成他的计划，但那些模特无一不让他感到厌烦。试了几次之后，他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从事雕刻家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放弃自己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的想法。但这次，不管到底怪谁，他都把错怪在艾米利奥头上。他在内心深处坚信，要是能拥有梦寐以求的模特，他肯定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就算几个星期以后就要销毁那些作品，也没有关系。

然而，关于这些话，他一句也没跟朋友提起。这是他对艾米利奥最后的照顾。无论怎么跟艾米利奥解释安吉丽娜对他的重要性，都是徒劳，这一切都只会让那个可怜的人更加难过。艾米利奥不可能明白，艺术家之所以对某个特定的物体感兴趣，只是因为他在物件上发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纯净的线条。这听起来毫不相关，像是一种不可定义的关于粗俗、鄙薄的表达，有的艺术家可能会压制这种表达，而他却恰恰相反，他只想模仿并突出这种表达。

他们一起走在街上，关于他内心的渴望，他只字未提。而艾米利奥丝毫没有明白巴利给他的暗示，巴利害怕表达自身的渴望，而艾米利奥误解这种惧怕，他承受着嫉妒的折磨。现在，巴利对安吉丽娜的渴望，一点儿也不比艾米利奥少。有这样的情敌，他怎么能避免自己受伤？

他无法保护自己！他已经承认了他的嫉妒，他不想再次提起，他已经原谅了那个伞匠情敌，如果此刻再表现出对巴利的嫉妒，他就太傻了。他的羞愧让他手足无措。一天，巴利把他从办公室里拽了出来，正如他经常做的那样，他们一起回家。在海边，他们看到安吉丽娜朝他们

走来，中午太阳照耀在她身上，阳光在她金色的卷发中闪烁。太阳光太过刺眼，安吉丽娜有些睁不开眼睛，她使劲儿眯缝着眼。巴利发现，自己突然间就和这个朝思暮想的杰作面对面了。他来不及考虑轮廓，一眼看过去，他看到的全是细节。她迈着坚定的步伐，朝他们走近了几步，她的身材还是那样笔直而优雅。她浑身散发着年轻的气息：她的衣着，还有她走在阳光下的步伐。

“看这儿！”巴利喊道，他突然下定了决心，“别让你愚蠢的嫉妒阻止我创造杰作。”安吉丽娜向他们问好，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气——她最喜欢假装成这样。然而，她也只有在这样的问候里才有正经的样子，而这种一本正经的神气也是她最近才学会的。

巴利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在等艾米利奥的同意。“很好。”艾米利奥犹豫了一会儿，机械地说。他希望巴利明白，他同意这件事有多么痛苦。但此时，巴利眼里只能看见他的模特，而安吉丽娜却正在努力逃离，艾米利奥的话还没说出口，巴利就已经追随她而去。

所以，最后巴利和安吉丽娜还是见面了。艾米利奥重新加入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达成了共识。巴利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安吉丽娜高兴得脸都红了，问巴利她什么时候来合适。巴利说明天九点。她同意了，说幸好明天她不用去德路易吉家。“我会准时到的。”她在分手时说。话到嘴边，她想都不想就说了出来。然而，她不知道她的这个承诺会让艾米利奥生气，这区别于她和巴利还有艾米利奥的约会。

和安吉丽娜约好之后，巴利的注意力又回到朋友身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对不起艾米利奥，他亲切地请他原谅：“我是真的没忍住，我知道你不高兴这样。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因为你假装的不在意就为所欲为。我知道这让你很痛苦。但是你错了，你知道吧，你错得很离谱，但

我也不是完全正确，我们都是是一样的。”

艾米利奥勉强一笑：“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巴利觉得艾米利奥对他非常严肃，其实他并不值得这样。

“我只能想到一件事，我想要获得你的原谅，唯一的选择就是告诉安吉丽娜不要去我的画室？好吧，你要是想让我说，我就会说的。”

艾米利奥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因为那个可怜的女人——艾米利奥太了解她了，就像他是她的创造者——拒绝她的人总是对她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他不想让她因此再次爱上巴利。“不用。”他友好地说，“就像现在这样吧。我相信你，也只信你。”他微笑着补充。

巴利向艾米利奥保证，他肯定对得起他的信任。他承诺说，在他给安吉丽娜画像的时候，他只要有一次忘记了艺术，哪怕只有一秒，他就立马让她出去。艾米利奥勉强接受了这个保证，他还让巴利重复他保证的话。

第二天，巴利去找艾米利奥，向他汇报第一次画像的事情。他着了魔似的工作，对于安吉丽娜，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她尽可能地保持着那个很不舒服的姿势。现在，她不太明白该怎么摆造型，但巴利有信心教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自己的灵感。他给安吉丽娜画了九次或者十次画像，却几乎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如果我需要休息一会儿，我向你保证，我只跟她说你的事。相信我，到最后，她会全心全意地爱着你。”

“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件坏事。但是，你总跟她讲我的事会让她很烦，她会开始讨厌你的！”

那两天，他没有见到安吉丽娜。他和她约定周日下午在巴利的画室见面。他发现她工作很卖力。

巴利的画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仓库。巴利不想让这个地方给人高雅的感觉，刻意保留了它以前艰苦的环境，这里的每个迹象，都表明它以前曾经被用过。石头的路面还像当时刚动工时那样不规则，冬天时，雕刻家会在地面中间铺上一块很大的地毯，防止脚挨到地板。墙上粗糙地刷着白漆，小的泥土的人形或石膏模型靠着支架放着，明显只是随意放在那儿，并不是为了给人欣赏——只是堆积在一起，而不是按组排放。然而，这里也有让人欣慰的地方。金字塔形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屋里放着很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椅子和安乐椅，大部分都很高雅，这让画室少了些许仓库的感觉。巴利说，他的椅子形状都不一样，因为他需要坐在和自己当时所沉醉的梦境相匹配的椅子上。然而，他说他有时也觉得，还有些椅子的形状，他目前还没有找到。他让安吉丽娜站在一个台子上，奢华的白色靠垫支撑着她，而巴利则站在椅子上，旁边是另一个旋转的台子。他正在画像，刚勾勒出轮廓。

看到艾米利奥，巴利跳了下来，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安吉丽娜也停止她的造型，坐到了白色的靠垫中间，像是躺在一个小窝里。她格外友好地欢迎艾米利奥的到来。他们已经好久没见了。她觉得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他不好吗？艾米利奥对她的这种温柔，丝毫不觉得感激。她可能想让他知道，她多么感激能单独和巴利相处这么长的时间。

巴利站在自己作品的前面。“你喜欢吗？”艾米利奥看着那个雕像。这是个半人形的造型，它跪在粗糙、没有形状的地面上，那肩膀的线条，还有姿势都很像安吉丽娜。现在看来，那个画像似乎带着悲剧的感觉。它好像是被埋在土里，挣扎着想要解脱。而那个脑袋，太阳穴处被挖空了，眉毛也被雕刻家抹去，看起来像是仔细用土埋起来的头骨，再

怎么也发不了声。“你来看看，这是怎么一点点完成的，”雕刻家说，他充满爱意地看了一眼整个作品，“我的想法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这儿还欠缺形式。”然而，想法这种微妙的事情，也只有他自己可以看到。似乎有人在那堆泥土中祈祷，但那个祈祷的人对上帝的相信，可能只有那么一刻，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巴利大概解释着他的主要想法。雕像的底部较为粗糙，但从下往上，做工越来越精致，直到头发。头发由当时最懂得时尚的理发师完成。雕像的头发和脸上所表达的那种祈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安吉丽娜摆好了造型，巴利又开始工作了。她的那个造型已经保持了半个小时，她非常认真，她想象着自己在祈祷，就像雕刻家告诉她的那样，脸上带着一副虔诚的表情。然而，巴利还是不满意这个表情，他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但是只有艾米利奥看见了这个手势。站在台子上的修女不懂得如何祷告。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显得虔诚。于是，她上下翻动着眼睛，但这只表达了一种无礼，她在和圣父打情骂俏。

安吉丽娜沉重的呼吸暴露了她的倦意，但是巴利根本就没注意到，他的创作到达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作品里。他让她低下那可怜的脑袋，并要求她要低过她的右肩膀。“你很累了吧？”艾米利奥问她。因为巴利看不见他，他便摸着她的下巴，好给她支撑。她挪动她的嘴唇，亲吻他的手，但没改变她的动作。“我还能再撑一会儿。”她多么令人敬佩啊，为了艺术品那样牺牲自己！如果他是巴利，他会把她的牺牲视为爱情的证据。

不久，巴利允许她短暂休息一会儿。他自己当然不需要休息，他用那段时间去做雕像的底部。他穿着长长的亚麻大衣，给人感觉像个僧侣。安吉丽娜站在艾米利奥旁边，毫不掩饰自己对雕刻家的崇拜。巴利是个杰出的男人，他敏捷而强壮，胡子的形状很是美观，微微带着灰

色，还有些金色。他轻轻地从台子上一跃而起，又跳了回去，甚至都没有摇动雕像。他像是智慧工作者的完美化身。他粗糙的大衣袖口处，露出精致的衬衫袖口。甚至连艾米利奥都忍不住崇拜他，尽管这让他痛苦。

巴利很快继续他的工作。他接着在脑袋上开洞，似乎并不在意这样会让原本就不太有形状的脑袋更加松弛。他在某个地方多加一点土，就会移开其他地方的一点土。他时不时看一眼安吉丽娜，似乎是在模仿她的模样，但在艾米利奥看来，那泥土却没有复制出一丝安吉丽娜脸庞的特点。巴利结束工作之后，艾米利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雕刻家告诉他具体应该怎么看这个雕像，有时，这个雕像的确和安吉丽娜没有任何相像之处。但是，如果换个视角，就会有些相像。安吉丽娜也没有认出自己，她有些生气：巴利用那堆没有形状的泥土描摹她的脸，但艾米利奥看出了明显的相像之处。那张雕刻的脸似乎在睡觉，它固定在那儿。而那双眼睛，因为目前还没有雕刻，似乎是闭着的。然而，雕像里似乎有种呼吸的力量，就要激活这没有生命的泥土。

巴利用潮湿的破布包住那个雕像。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并为之激动。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巴利的艺术是两个朋友之间唯一的联系，他们再次谈起雕刻家的灵感。那个下午，他们的关系恢复了长期以来少有的亲密。但也正因如此，安吉丽娜不太高兴，她觉得自己有点多余。巴利并不介意被人看见她和他们在一起，坚持让她走在他们前面，安吉丽娜照做了，她高傲地抬起头，鼻子都要顶到半空中了。巴利继续谈论着他的雕像，艾米利奥则紧紧盯着那个姑娘的一举一动。他没有嫉妒的时间。巴利似乎在幻想，而每当他想起安吉丽娜时，他也是远远地看着她，既不和她开玩笑，也不欺负她。

天气很冷，雕刻家提议去酒馆喝点暖酒。酒馆里人很多，还有很浓的食物和烟草的味道。他们决定坐在外面的院子里。一开始安吉丽娜不太愿意，说她会感冒，但巴利说这做法很有新意，她马上就同意了。她穿着他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享受着那些因为屋里太热而出来透气的人的羡慕目光，也享受着赶忙跑来的服务员的殷勤。巴利一点儿都不觉得冷，他一直盯着自己的眼镜，好像在那上面找寻自己的灵感。艾米利奥忙着给安吉丽娜暖手，安吉丽娜也很乐意把自己的手给他握着。这是她第一次允许他当着巴利的面爱抚自己，这让他格外快乐。“甜蜜的小东西。”他小声说。然后凑近了去吻她的脸颊，她把脸凑到他的嘴唇上。

那个夜晚晴朗而安谧，风在高高的房子上吹口哨。他们喝了很多酒，那些酒温暖而芳香，足以抵御一个小时的寒冷。对艾米利奥而言，这是他爱情故事里另一个难以忘记的插曲：深蓝的夜空下，黑黑的庭院，长长的木桌一头，他们三个人坐在那儿。毫无疑问，是因为巴利的缘故，安吉丽娜才把自己交给了他，她才努力做出温顺的样子，甚至是比温顺还温顺——多么温柔的情人。

回家的路上，巴利说他那天晚上还得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他觉得这个舞会无聊至极，但是，他已经计划好去见他那个医生朋友。朋友说，除非他的伙伴是像雕刻家这样受尊敬的人，他才会去参加那个舞会，这样，他的顾客才会更加容易原谅他出现在这种地方。

巴利本来想早点上床睡觉，这样第二天早上才可以更精神地去工作，但一想到那些时间都要用来狂欢作乐，他不禁一阵颤抖。

安吉丽娜问他有没有座位，让他把具体位置告诉她。“我希望，”巴利笑着说，“你要是戴着面具的话，过来找我，跟我说说话。”

“我从没去过化妆舞会。”安吉丽娜断然拒绝道。然后想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的确存在，她补充道：“我很乐意去一次。”他们当场约好了，他们要一起参加下周为慈善活动举办的化妆舞会。安吉丽娜高兴得蹦蹦跳跳，她的快乐看起来如此纯粹，连巴利都和蔼地冲她微笑着，她好像变成了小孩儿，因为一点小事就很开心。

当两个男人单独相处时，艾米利奥坦白说，关于让安吉丽娜做模特的事情，他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然而，他们分别时，巴利却说了一句足以破坏他那天所有快乐的话：“所以你对我们满意了？你别忘了，为了让你满意，我尽了全力。”

这么说来，安吉丽娜之所以对他那么温顺，都是因为巴利的建议！一想到这儿，他不禁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侮辱。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嫉妒。他告诉巴利，他并不在乎安吉丽娜对他的温柔是因为受了他人的影响。虽然安吉丽娜最近的柔情，让他高兴得达到了极乐世界的巅峰，但他依然觉得，对于这种柔情，不能表现得过于感激。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安吉丽娜这么愿意当着巴利的面和他亲近。她对这个雕刻家倒是顺从！因为他的缘故，她情愿牺牲自己感情上的美德，还有艾米利奥永远也逃不掉的谎言。她对巴利太不一样了。为了巴利，这个从未拥有她的人，她可以卸掉自己的面具，但对艾米利奥，她又愿意做什么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急忙跑到安吉丽娜那儿，着急地想知道当巴利不在时，她对他的态度。完美！在确定是他以后，她亲自为他开了门。早上的她，也是那么可爱。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她又重新恢复了那种盛开并且无瑕的感觉。她白色的睡衣有些褪色，上面画着蓝色的条纹，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身体结实的线条，露出她雪白的脖子。

“我是不是不该来？”他情绪低落地问。他努力克制住自己先不要吻

她。他想等和她争论过后再去吻她。

然而，她一点儿都没注意到他在生气。她把他带回房间，“我得赶快换衣服，”她说，“九点前我得赶到德路易吉女士家。趁我换衣服的时候，你看看这封信。”她紧张地从篮子里拿出一封信，“你仔细看看，给我点建议。”她的脸上乌云密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会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我也告诉了妈妈，可她，可怜的人，她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她走出房间，但又马上转身回来，说：“如果妈妈和你提起这件事，记得她什么都知道，除了我已经把自己交给沃尔皮尼了。”说完这些，她给他一个吻，又出去了。

那封信是沃尔皮尼写的，那是一封正式的告别信。信的一开始，他就说自己一直对她坦诚相待。而她，他现在知道了，从一开始就没跟他说实话。艾米利奥开始更认真地看这封字迹模糊的信，他怕沃尔皮尼提起自己的名字——作为他抛弃安吉丽娜的原因。沃尔皮尼从别人那儿听说，她从来都不是梅里吉的未婚妻，她不过是个情妇，但他一直不肯相信，直到前几天他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她参加过很多次化装舞会，每次都和不同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然后，沃尔皮尼又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他把那些词语乱七八糟地拼凑在一起，让人觉得这个可怜的男人又认真又好笑——信中那些复杂的词语，肯定是他费了很大的劲儿从词典里查到的。

老母亲查莉进来了。她的手像往常那样放在围裙下，她靠在床上，耐心地等他读完这封信。“你怎么看？”她用鼻音问，“安吉丽娜不愿意承认，但我觉得，她和沃尔皮尼之间玩完了。”

对于沃尔皮尼的种种指责，只有一处结论让艾米利奥感到惊

讶。“是真的吗？”他问道，“安吉丽娜经常去化装舞会？”其余的指责，比如她做过梅里吉和其他很多男人的情妇，这些事他都不是第一次听到。他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而其他人也这样被安吉丽娜欺骗着，或者说，安吉丽娜对他们的欺骗更多。想到这里，艾米利奥很是生气。但对他而言，他也从信里知道了一些事。她比他想象的更会伪装。前几天，她还假装自己是第一次去参加化装舞会，她用那种欢快的表情骗了巴利。

“那都是胡说八道。”老妇人说，她的语气很平静，似乎觉得自己说出的话，一定会被人相信，“安吉丽娜每晚做完工作就直接回家，然后立马上床睡觉。我亲眼看着她上床的。”聪明的老妇人！安吉丽娜当然没骗她，她也不会承认任何人被她女儿骗了。

接着，这位母亲马上出去了。紧接着，她的女儿进来了。

“你看完了吗？”安吉丽娜问，她坐在他旁边，“你怎么看？”

艾米利奥冷冷地说，他觉得沃尔皮尼说得很对，因为已经订婚的姑娘不应该去化装舞会。

安吉丽娜情绪激动地否定这一切。她去化装舞会了吗？他难道没看见前几天晚上她多么兴奋吗？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去化装舞会。

她这么一说，更使得她所有的争论都失去了说服力。她所提起的快乐，是她纯洁的象征，但是既然她记得这么清楚，就更说明了她肯定花了很多心思，才伪装出那种快乐。但是，她还提到了很多其他的证据。只要她不去德路易吉女士家，她每天晚上都和他在一起，她甚至没有一块儿破布可以让她穿着去参加化装舞会，对于那个她已经计划好要参加的化装舞会，她还指望他帮忙呢！对此，艾米利奥并不相信。现在，他

非常确定在狂欢节期间，她经常参加化装舞会。但是，听着她那滔滔不绝的争辩，他不禁渐渐相信了她。她又提出了很多证据。她丝毫没有因为他的侮辱、怀疑而生气。她紧紧靠着他，试着说服他，软化他的心——尽管巴利不在那儿！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因为她需要他的帮助。她不想让沃尔皮尼那么轻易地离开，她指望着艾米利奥的建议，她指望艾米利奥教他怎么抓紧他——她对他总有种无条件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对作家的信任。虽然明知这一事实，艾米利奥依然对她的温柔感到心满意足。不管怎么说，这总比把这些事想成巴利的功劳好。他想显示自己的价值，便开始仔细研究她摆在他面前的问题。

他不得不承认，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他更深刻。她很清楚，如果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第一步，她要弄明白沃尔皮尼是否真的相信他信里写的那些事，还是说他写那封信只是一种对她的试探，让她澄清他听到的那些模糊的流言。还有，他写这封信时，是不是已经非常坚定地想好了要和她分手，还是他只是试探性地威胁——一旦安吉丽娜做好道歉的准备，他就马上原谅她。艾米利奥又看了一遍这封信，他不得不承认，沃尔皮尼在里面混杂了太多的证据，他无法挑出有用的证据。除了梅里吉的名字，他谁的名字都没提。“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好主意，”安吉丽娜生气地说，“他不能否认我把第一次给了他。”

一旦把所有事情都说开了，艾米利奥就明白了该如何根据安吉丽娜的想法来应对这封信。信的结尾写得很夸张，沃尔皮尼声称他要离开她，这不光是因为她骗了他，更重要的是她对他很冷漠，他十分确定她根本就不爱他。这是不是抱怨她性格上的缺陷的最佳时机呢？因为他对她的指责，和沃尔皮尼想表达的指责一样严重。她对此非常感激，她说艾米利奥指出了事情的真相，而她根本没想到，是她自己让他想到了这

一点。噢，她知道她不像他那样有学问，她也不想因此得到表扬！她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庆幸周围有左膀右臂可以帮助自己，但她并不在意是谁帮了她这些忙。

她没法马上给沃尔皮尼回信。她得马上到德路易吉女士家去，她正在等她。但是她中午会回家，她请求艾米利奥那时去她家。她会在家等他，她请求艾米利奥利用从现在到中午的这段时间，好好帮她想想这个问题。她让他把那封信带到办公室，空闲时好好研究一下。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她说他们必须在进城前分开。她现在非常确定，沃尔皮尼雇了人监视她。“那个无赖！”她狠狠地大喊，“他毁了我。”她说，她恨他曾经承诺要娶她，正是这个承诺毁了她。“当然，他现在肯定很乐意兑现他的诺言，但他会发现他还要处理我的问题！”她承认她厌恶他。他让她觉得恶心，他是个肮脏的野兽。“都是因为你，我才把自己给了他。”然而，她发现艾米利奥对于这个指责表现得非常惊讶——她以前说话的语气从没这么激烈过。她便马上换了种说法，“好吧，就算这不是你的错，我也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说了这些温柔的话，她离开了他。他依然觉得，她把这些责任都怪罪在他头上，只有一个目的——引诱他尽全力，帮她摆脱她和沃尔皮尼之间的麻烦。

他跟在她后面，走了一小段路。他看到她依然以那种肆无忌惮的方式享受着路人爱慕的眼神，突然间，他又回到了从前的心境，他又开始心疼她的处境。他完全忘了自己害怕她会再次纠缠他，对于刚刚发生的事，他感到极度快乐。沃尔皮尼抛弃了她，她现在需要他。中午的时候，他可以再次拥有她，那一整个小时里，她都完全属于他，真正属于他。

他们经过镇上的商业区，在那个时间段里，没人是为了休闲而在那儿散步。安吉丽娜的身材婀娜多姿，她的步伐坚定而平稳，她的眼睛看着街上的事物，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他觉得街上所有男人，只要看到她那富有魅力的身体，都会想要和她上床。整个早上，他都无法摆脱那个场景带给他的兴奋感。

他想象中午的时候，安吉丽娜会对他的帮助感激不尽，而他，则可以充分享受她的感激之情。来开门的是老查莉女士，她十分热情地请他进屋，把他带到了她女儿的房间。他气喘吁吁地爬到了二楼，很开心地坐了下来，每时每刻都期待着安吉丽娜的出现。“她还没回来。”老妇人说，她看着走廊，好像在等待女儿的到来。

“她不在？”艾米利奥喊道，他感到一种悲痛的失望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也不知道她今天怎么这么晚，”老妇人继续说，她依然看着门外，“肯定是德路易吉女士有事，让她留下了。”

“你觉得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问。

“我不知道，”她用最无辜的语气回答，“她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但是，如果她留下和德路易吉女士一起吃晚饭的话，可能要到晚上才回来。”她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什么。接着，她更加自信地补充道：“我觉得她不可能在外面吃晚饭，家里都准备好了。”

艾米利奥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他马上看穿了她，她所有的疑虑都是假装的，这个老妇人知道安吉丽娜不可能马上回来。但像往常一样，他的观察力对他并没有什么用。他的渴望把他牵绊在这个地方，安吉丽娜的母亲静静地陪着他，脸上的表情非常沉重。事后回想一下，艾米利奥觉

得那种表情是一种嘲讽。他们家最小的女儿走了过来，她站在母亲的椅子旁，后背上下摩擦着椅子背，像猫在摩擦门框。

最后，他满心失落地走了。老妇人和小女孩友好地跟他再见。他轻轻地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她的头发颜色和安吉丽娜的一样。其实她长得和安吉丽娜很像，只是她的肤色不如安吉丽娜那样健康。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找安吉丽娜，除非她来找他，这是报复安吉丽娜最为明智的方式。现在她需要他的帮助，她很快就会来找他。但到了晚上，一走出办公室，他又不自觉地踏上了那条通往她家的路。他对自己说，他只是想知道她为什么无故缺席，连个解释都没有。她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不可抗拒的原因。

他见到了安吉丽娜，她穿的衣服还是早上和他分别时穿的那件。他刚到她家，她就回来了。她任由他吻她、拥抱她，这种温顺是她想要他原谅时独有的。她面色绯红，身上散发着酒的气味。

“我喝多了。”她说，她突然开始大笑，“德路易吉先生上了年纪，他五十多了，他想把我灌醉，但他没成功，他不可能灌醉我！”然而，德路易吉先生显然成功了，否则她不会这么情不自禁地大笑。她大笑着，摇晃着。她脸颊上那难得一见的红晕和她发亮的眼睛，都让她更加可爱。他吻着她那张开的嘴，她那亮红色的牙床。她任由他为所欲为，她是如此顺从，好像她不知道他在亲吻自己。她断断续续地告诉他，她断断续续地笑着，不只是那个老男人，他们一家人，都想把她灌醉。虽然他们那么多人，但还是没成功。他想让她清醒一下，就说起了沃尔皮尼。“噢，让我静静吧！”安吉丽娜大喊。看他非要提起沃尔皮尼，她便不再说话。她开始亲他，就像他亲吻她那样，她放肆而主动地吻着他的嘴和脖子。最后，他们上了床，但她依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门半开

着，他们挣扎的声音不可能传不到厨房，她父亲、母亲，还有那个小妹妹，都在那边。

他们完全把她灌醉了。德路易吉一家肯定是古怪的一家！他内心深处对安吉丽娜没有任何憎恨。毕竟，那天晚上，他享受到了极度的快乐。

第二天，他们中午时见了面，彼此都很开心。安吉丽娜向他保证，她母亲什么都没注意到。然后，她说她真的很抱歉：让他看到了她那个样子。那不是她的错，都怪那个可恨的老德路易吉！

他让她不要在意这种小事，他说，如果换了他，他会让她一天醉一次。然后，他们开始给沃尔皮尼写信，他们格外严肃，格外认真。

安吉丽娜对沃尔皮尼那封信的理解，简直有着超乎寻常的智慧。她一边说着，艾米利奥一边替她下笔。

她想给他写一封侮辱的信，毕竟她被冤枉了，她要用这封信，表达自己这样一个诚实的姑娘被冤枉之后的愤怒。“如果沃尔皮尼在，”她又高傲又生气，“我要好好扇他一耳光。这样他就会反省到底是谁做错了。”

她的想法完全正确，但艾米利奥想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更加谨慎。他丝毫不觉得她会被冒犯，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计划，他问了自己以下几个问题：如果换作诚实的姑娘，会如何处理安吉丽娜面对的这种情况呢？虽然他没说，但他把这个诚实的姑娘想象成了艾米莉亚。他问自己，如果换作他妹妹，她会怎样回复沃尔皮尼的来信——他没告诉安吉丽娜自己的这些想法，他只把自己最后的想法告诉了她。换作是诚实的女人，她首先会非常惊讶，然后她会怀疑这是

不是误解，最后，是最可怕的一种猜想：她会怀疑这封信是对方为了逃避责任而胡编乱造的。安吉丽娜深深沉醉于这样的心理过程，于是，他马上开始提笔回信。

她坐在他旁边，像老鼠那样安静。她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而她的头，几乎就要贴到他的头上，这样，她才能看清他在写什么。然而，她丝毫没有妨碍艾米利奥写字。她离他太近了，他实在无法静心好好写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失去了它该有的效果，艾米利奥无法赋予这封信本来应有的那种尊贵。安吉丽娜的想法流露在这封信里。一些粗俗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溢出，他允许它们溢出。他很高兴看到她那种着迷般的崇拜，这种表情和几天前她看巴利的表情一模一样。

艾米利奥写完后，她看都没看就开始直接抄写，她很享受在信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她分析自己具体该怎么表现的时候，要比现在这种不加批判地认可更为理智。她无法真正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封信的内容上，她还要分散一部分注意力到她的书法上。

她盯着信封的外面，突然问巴利有没有提起带她参加化装舞会的事情。虽然艾米利奥身体里沉睡的道德家还没有醒来，但他极力劝阻她去那个化装舞会，他怕沃尔皮尼会听到这事。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反对他的观点。“噢，对，我现在当然可以去化装舞会了。直到现在我都没去过，全是因为那个卑鄙的人，但是现在，他知道就知道吧，我不在乎！”

那天，艾米利奥等到了很晚才见到她。那天下午，她在巴利的画室里为他当模特。结束后，她还得去德路易吉家一趟，到很晚才能回来。她之所以同意和他见面，就像她说的那样，是因为她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他。但她不想在巴腊喜的房子那边见面，因为她想早点回家。他们

要一起散步，就像他们刚认识时那些快乐的日子。然后，他送她回家。她昨天喝了太多酒，现在还是很累，需要好好休息。听到这个提议，他很开心。他习惯于在追寻往日的情感中获得快乐。那天晚上，他要像从前那样，再好好地看看海的颜色、天的颜色，还有安吉丽娜头发的颜色。

最后，她说了再见。她请他把那封信寄给沃尔皮尼。他站在马路中间，手里拿着那封信——这大概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为卑贱的事情。也正是通过这件事，他明白安吉丽娜再也不会属于他了。

十二

他关上身后公寓的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餐厅里，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忍受和妹妹单独相处的那无聊的一小时。突然，艾米莉亚的屋里传来两三个莫名其妙的词语，最后是一个完整的短语：“滚开，你这个丑陋的畜生！”他不禁有些颤抖。她的声音，因为疲劳或情绪的原因变化很大，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她好像在模仿谁说话。她这个点儿就已经睡着了吗？大白天的，她在做梦吗？

他轻轻推开门，眼前出现的景象，他到死都不会忘记。那天以后，那个场景的某处细节似乎一直在敲打他的神经，他不断回想起整个画面，再次感到那种令人惊悚的恐惧。那时候，几个农民正经过附近的那条路，他们唱着歌，周围的氛围似乎从来没有变化。从那以后，每次想起那种氛围，艾米利奥总是满含泪水。远处传来的那些歌声没有起伏，没有温暖，也没有感情。附近的公寓里，那些根本不懂乐器的人在弹奏着粗俗的华尔兹舞曲。他们弹得如此糟糕，在他听来，那华尔兹舞曲简直像葬礼进行曲——在那之后，这声音又那么频繁地再次重现！甚至连外面快乐的日子，在他看来，也是悲伤的。正午刚过不久，耀眼的阳光从对面房子的窗户反射到这孤独的房间。然而，他关于那一刻的回忆，却一直和黑暗与寒冷的感觉相关。

一打开门，他就看见艾米莉亚的衣服扔了一地，扔在门边的那条短裙让他无法把门完全打开。还有一些衣服扔在床下，而她的胸衣，则被夹在玻璃窗上，她的靴子却被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中间。

艾米莉亚坐在床边，她只穿着一件短衬衫。她没注意到哥哥进来了，她的手还在继续轻轻地沿着腿从上到下移动，她的腿像锤子一样细。艾米利奥看到她赤身裸体，她简直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他非常惊讶。

一开始，他没意识到她的精神错乱。他没注意到她身体上的那种疲惫不堪，他听到她的呼吸很大声，她的呼吸也有些困难，然而，他以为这是因为那个坐姿让她很疲惫。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他还没从安吉丽娜的纠缠中完全解脱，就又摊上一个随时可能给他带来烦恼的女人。“艾米莉亚！你在干什么？”他斥责地说。

她好像没听见他说话，尽管她似乎听到了华尔兹舞曲的声音——她的双手随着节奏，来来回回地在腿上移动。

“艾米莉亚！”他被她疯狂的举动吓到了，声音微弱地重复着她的名字。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转了过来。她先是感到了手的触摸，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脸，但她没认出他，她眼神里闪烁着某种狂热，她使劲儿盯着他。她的脸颊火红，嘴唇发紫、发干，不成样子，像是一个不肯愈合的旧伤口。她的目光转移到窗户上，那目光被阳光淹没。但是，可能是阳光太刺眼，她的目光又马上转移到她赤裸的腿上，她充满好奇又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的腿。

“噢，艾米莉亚！”他大喊，他所有的恐惧都在那一声大喊中发泄了出来。他希望这声大喊能让她想起他是谁。他只是一个脆弱的男人，他害怕胡言乱语和精神错乱，好像它们是传染病。艾米利奥对这一切厌恶至极，他极力克制着自己，才忍住没从房间里飞奔出去。他努力压抑着自己强烈的反感情绪，拍着妹妹的肩膀，大喊：“艾米莉亚！艾米莉亚！”——这是求助的呐喊。

她终于听到他说话了，这让他感到了一丝安慰。她再次看着他，若有所思，好像她在试图理解那些呼喊的意义，还有他反复在她肩膀上施加的压力。她摸着自己的胸口，好像她突然明白了那折磨她的负担。然后，她忘记了艾米利奥，也忘记了自己的筋疲力尽，她再次大喊：“噢，还是那些烦人的东西！”然后，她的声音突然变了，她好像要开始哭了。她双手暴躁地擦着自己的腿，然后又轻轻弯下腰，好像要用逃跑的方式去吓地上的小动物。她用右手抓着一根脚趾，左手盖在上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她那两只合着的手，好像她手里握着什么。当她发现手里是空着的时候，又检查了好多次。然后她又回到脚上，准备再次弯腰，重新开始她奇怪的追逐。

艾米利奥不禁有些瑟瑟发抖，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应该哄她上床。他慢慢靠近她，被自己可能采取暴力的想法吓到了。不管怎么说，他的任务很简单，她已经服从了他对她施加的第一个命令。她抬起一条腿，又抬起一条腿，就这样上了床，她毫不羞耻地让他给自己盖上了被子。但是，她的表现让人无法理解：她不愿意完全躺下，她靠在自己的胳膊肘上。然而，她很快就撑不住这个姿势了，她躺到了枕头上。于是，她悲伤的话第一次变得可以让人理解：“噢，上帝啊！上帝啊！”

“发生了什​​么？”艾米利奥听到了她那声合乎情理的大喊，他觉得终于可以把她当个清醒人来对待了。但她没说话，她依然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痛苦。她躲在被子里，把手和腿蜷缩在一起。她在内心深处，使劲儿地回想着到底是什么让她饱受折磨，她甚至尽力让自己的呼吸不那么大声。然后，当她再次靠近她的双手，发现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她变得更加惊讶。她在被子里躺了一会儿，这种痛苦甚至让她几乎忘记了身体上的疲倦。

“你好点了吗？”艾米利奥问，带着乞求的语气。他想用自己的声音

安慰自己，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好让自己忘记眼前的恐惧。他怕自己对她有暴力行为。他冲她低下头，以便更好地听到她说话。

她躺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很久，她的呼吸急促而微弱。她认出了他——床的温暖似乎恢复了她的理智。不管她之后又变得多么精神错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她认出了他。她的状态明显在好转。“我们现在出去吧。”她说，小心翼翼地发出每个音节。她伸出一条腿，似乎是想下床，但他阻止了她，她便立马缩了回去，她也忘了是什么让她想要下床。

不久，她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却没有之前的那种力量。她似乎记得自己被命令躺下，而不是下床。她又开始说话了。她以为他们搬了家，她要做很多事，她得拼命干活，整理家里的东西。“我的天啊！这儿太脏了。”“我知道这儿脏，但是你应该收拾一下。现在呢？我们应该走吗？”他试着让她平静下来，他配合着她的幻想。他温柔地抚慰她，说他不觉得这儿脏，既然他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就应该好好收拾，在这儿好好生活。

艾米莉亚听着他说的每句话，但是她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有人在说话。她说：“如果你坚持的话，我肯定会做。那么，我们就待在这儿，但是……这么脏……”两年的时光在她脸上流逝，在那一刻，她整个人都被榨干了。她的泪水像珍珠般，在她火红的脸颊上滚动。

很快，她忘记了自己的委屈，但她依然神志不清，这让她陷入了另外一种痛苦。她想象自己外出钓鱼，却抓不到鱼：“我不明白！如果没有鱼，外出钓鱼有什么意义？我们还得走这么长的路，天还这么冷。”其他人把鱼都钓走了，没给他们剩下鱼。现在看来，她所有的悲伤和疲劳似乎都是这个缘故。她发热时讲的胡话，被她的虚弱和无力赋

予了一种疲惫的节奏——不断被痛苦的声音打断。

他已不再注意她。他必须帮她找到摆脱这种状态的方法，他必须想办法请医生。绝望中，他能想到的所有主意，就是再仔细检查一下——好像这样的疯癫是可以表演的。他看看周围，看能不能找到绳子，好把这个生病的女人绑到床上，让她自己待着。他走向窗户，想请窗外远处的人帮他。最后，他忘了艾米莉亚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说的话，他开始跟她说话，他试着让她保证，他不在的时候她会安静地待着。他轻轻地拍着滑落到她肩膀的被子，嘱咐她待在床上，他说：“艾米莉亚，你会就这样待着吗？告诉我你会的！”

但现在，她开始谈论衣服了。他们的衣服足够穿一年，所以他们一整年都不会在衣服上花一分钱。“我们不富有，但我们有我们需要的每样东西——每一样东西。”贝丽妮女士可能瞧不起他们，因为她比他们有钱。艾米莉亚很乐意她有钱，因为她喜欢她。她用这样孩子气的、心满意足的方式胡言乱语着。虽然这一切如此痛苦，她还勉强假装自己很快乐，这让他心里很难过。

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艾米莉亚虽然精神错乱，但她却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手势上。艾米利奥终于从慌张的状态恢复到了他进屋时的那一刻，也就是他发现艾米莉亚精神失常的时候。他离开房间，冲到前门。他想请门房帮忙去请医生，要不他就要自己去，或者他去找巴利，询问他的建议。他还没想好他该怎么做，但是他必须快点，他必须马上为他不幸的妹妹寻求帮助。他不禁想起她赤身裸体的可怜样儿。

他站在平台上，有些犹豫。他有种强烈的冲动，他想回去看看，艾米莉亚是不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又做了疯狂的事情。他靠在栏杆上，看有

没有人来。他向前探着身子，好看得更远一些。他只这样看了一会儿，仅仅一秒钟的时间，他的思绪就飞走了。他把他的妹妹抛在脑后，满脑子都是他过去曾这样等待安吉丽娜时的情景。尽管这悲伤只是一闪念，但安吉丽娜的形象却如此清晰。他使劲儿看向更远处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寻找的，不光是别人的帮助，还有情人的生活方式。他又站直了，对这个想法不太满意。

楼上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有人从楼上下来了——那是他们的救命人。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刚好和一个体型高大、身材强壮的女人撞了个满怀。那个女人站在黑暗里，高大而强壮——这就是他看见的全部。他马上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噢，女士，”他恳求道，“帮帮我吧！如果你肯帮我，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

“是布莱塔尼先生吗？”那个甜美的声音问。那皮肤黝黑的女士往后退了一步，静静地站在那儿。

他告诉她，他刚才回到家，发现他的妹妹精神失常。他要去请医生，但不敢让她一个人待着。

那女士走下楼梯，“是艾米莉亚小姐吗？噢，可怜的人！我这就跟你过去，我很乐意帮忙。”她穿着祈祷的衣服。艾米利奥想，也许她信教。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上帝保佑你所做的一切！”

这位女士跟着他走进了艾米莉亚的房间。虽然只是几步路的距离，但艾米利奥却经受着难以描述的痛苦。谁知道艾米莉亚现在又处于怎样的状态呢？隔壁的房间没有任何声音，但艾米利奥总觉得艾米莉亚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子。

艾米莉亚脸朝着墙壁躺着。现在，她在谈论火，她看见了火苗。火

苗没有烧到她，却让她热得难受。他弯下腰，亲吻她滚烫的脸颊，好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离开之前，她又看了他一眼，他很想知道自己的陪伴给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艾米莉亚看了一会儿新来的女士，满脸淡漠。

“我把她交给你了。”艾米利奥对那位女士说。他对她非常放心——她的脸庞甜美而具有母性，那双小眼睛停留在艾米莉亚身上，饱含着无限柔情。“艾米莉亚小姐认识我，”她一边说着，一边坐在床沿，“我是艾琳娜·基耶利奇，住在三楼。你还记得那天吗？你借给我温度计，让我给儿子量体温。”

艾米莉亚看了她一眼，然后说：“是的，但是太烫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不总是这样的。”艾琳娜夫人说，她弯下腰，带着善意而鼓励性的微笑。她自己的眼睛，也因同情而湿润了。她让艾米利奥离开之前，给她一罐水和一个玻璃杯。他虽然住在这所房子里，却对这里的细节毫不关注，好像这里只是他的宾馆。因此，让他找到这些东西，也着实不易。

一开始，艾米莉亚不知道杯子里的东西可以提神醒脑，后来她明白了，便迫不及待地小口喝着。然后，她终于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靠在枕头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支撑点——艾琳娜柔软的胳膊在那儿，她小小的脑袋枕在上面，舒适而惬意。艾米利奥内心涌起一阵感激。离开房间前，他握了握艾琳娜的手。

他匆忙跑向巴利的画室，巴利也刚好要出门。他本来以为会在那儿看见安吉丽娜，但当他发现只有巴利一个人的时候，他瞬间放松了很

多。对于那天他的行为，他从来没有过一丝后悔。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挽救艾米莉亚。那段时间里，他心里只有他的妹妹。如果他碰见了安吉丽娜的话，那也只会增加他的痛苦——一看见她，他就会想起自己的罪恶。

“噢，斯蒂凡诺！我居然碰到了这么糟糕的事。”他走进画室，坐在门旁边的那把椅子上，双手遮面，绝望地抽泣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哭泣，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他现在正在恢复，他的悲痛汇集，需要用哭泣来发泄。也可能是因为巴利本身要对艾米莉亚的病负责，从而导致了情感的突然爆发。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情感很快就得到了满足：他沉湎于这种表达悲痛的方式——为他自己，也为巴利。最终，他的哭泣终于给了他安慰，让他平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终于又恢复了道德感。他决定把自己的余生献给艾米莉亚，即使她疯掉了——像他担心的那样，他也会陪伴着她——不是把她作为自己的妹妹，而是自己的孩子。他在哭泣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甚至忘了请医生是当前最急迫的事。他觉得这才是属于他的地方：只有在这儿，他才能为艾米莉亚做点好事。在目前的亢奋状态中，所有的英勇行为对他而言都轻而易举。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通过这种痛苦的发泄，来消除自己的过去和所有的记忆，为他自己，也为巴利。他会让巴利认识真正的艾米莉亚：温柔、善良，但却不幸。

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刚刚发生的情景，她的精神错乱和精疲力竭，以及他如何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让她一个人待着，直到最后基耶利奇夫人突然出现，给他帮助。

巴利非常惊讶，这种惊讶像是听到了什么坏消息一样，完全不是艾米利奥觉得他该有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巴利很快做出决定，他建议把卡里尼医生请来。他听人说卡里尼是个好医生，也是他的朋友，他希

望他能对艾米莉亚的情况感兴趣。

艾米利奥还在哭着，他丝毫没有要离开这里的迹象。他觉得他还没说完自己想说的，他不想就这样结束。他努力寻思着词句，想打动他的朋友。他想到了一个词语，但他自己都感到恐惧和战栗。“疯了，或者要死了！”死亡！这是他第一次想象艾米莉亚要死了。在他努力放弃安吉丽娜的时候，艾米莉亚却即将要消失了，这世上从此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一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就是一个人，他内心便满是懊悔，他后悔自己从前拥有幸福时从未好好珍惜，也不懂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真正需要他关心和奉献的人。没有了艾米莉亚，从此他就别再想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了。他低声说：“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我的悲伤，还是我的懊悔？”

他瞥了一眼巴利，想知道他的朋友是否明白他的意思。巴利的脸上满是惊讶。懊悔吗？他一直把艾米利奥当作模范哥哥，他也这样跟他说过。他忽然想起来，因为安吉丽娜的缘故，艾米利奥一直忽视了他妹妹的感受。他说：“安吉丽娜这样的女人，并不值得你浪费时间，但这种不幸也是我们难以避免的。”

巴利不知道艾米利奥在说什么，他说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他必须赶快去请卡里尼，只要医生没给出确切的诊断，艾米莉亚就还有希望。艾米莉亚的病症很有可能只是他们这些外行的大惊小怪，医生看了，说不定会觉得只是小事一桩。

虽然希望渺茫，艾米利奥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在街上分开了。巴利觉得，让艾米莉亚单独和陌生人在一起待太久不好。他让艾米利奥直接回家，而他自己则马上出门去请医生。

他们都是一路小跑。艾米利奥之所以如此匆忙，是因为他内心刚刚涌现的希望。他觉得，说不定他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艾米莉亚已经恢复正常了，她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就像他向她问好一样。他敏捷的步伐加速了他梦想的发酵。就连安吉丽娜也从没让他产生过欲望如此强烈的梦想。

他丝毫没注意到最近刮起的冷风，冷风让人忘记了春日的所有温暖，那种温暖和他的悲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街道已经暗了下去，天空被浓密的云彩覆盖着。这些云彩被一股强烈的气流追逐着，但是，只有当气温突然降低的时候，人们才能在大地上察觉到这种变化。黑暗中，艾米利奥看到远处天边的那座山峰，在即将消失的光线里，呈现出一片金黄色。

艾米莉亚仍然神志不清。他听出了她声音里的疲惫，那声音还是那样柔和，那样孩子气，有时候因为艾米莉亚的疲惫而断断续续。他意识到，当他在外面沉湎于狂热的希望中的时候，病床上的病人却根本没有丝毫好转。

艾米莉亚的脑袋还靠在艾琳娜夫人的胳膊上，艾琳娜夫人动弹不得。她说，艾米利奥刚出去，艾米莉亚就变得坐卧不安，她拒绝她的所有帮助。现在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

到现在为止，这位好心人已经帮了他很大的忙了。艾米利奥让艾琳娜夫人回家休息一下，他还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艾琳娜抬起头，那双善良而小巧的眼睛看着他。她没有移开她胳膊的意思，因为艾米莉亚的脑袋还枕在上面，不安地从这头移到那头。她说：“我要是走了，谁来替我呢？”艾米利奥说他想花钱去雇一个护士，

听到这儿，她更加真诚地请求留下来帮忙。艾米利奥解释说，他从来没想到要打发她走，只是怕她在他家待得厌烦。她马上向艾米利奥表达了谢意。他问她用不用通知她家人，告诉他们她不在家，她简单地回答：“在我家里，没有人在意我到底在不在家。我昨天刚雇了一个仆人。”

不久之后，艾米莉亚的脑袋移到了枕头上，这位女士的胳膊终于得以解脱。她摘下了帽子，艾米利奥再次向她表示感谢，因为他知道这位女士还会继续在他家帮忙。她有点儿惊讶地看着他，似乎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艾米莉亚又开始说话了，她保持着和以前一样的姿势，也没喊任何人。在她心里，她好像正在大声讲述自己的梦想。有些句子她只说了开头，而有些句子她只说了结尾，有些词语她含糊不清而快速地咕噜着，而另外一些词语，她的发音却非常清晰。她有时大声喊叫，有时问一些问题。她焦急不安地询问，虽然有时她没有完全明白，但她对于回答却总是很满意。刚才，艾琳娜夫人跪在地上，以便离她更近一点，听明白她在说什么。艾米莉亚问艾琳娜：“你不就是维特多利亚吗？”“不，我不是。”这位女士有点惊讶地回答。艾米莉亚好像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她安静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咳嗽了。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咳嗽，脸上带着孩子般绝望的表情，好像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艾琳娜夫人让艾米利奥看看这种表情，他不在的时候，艾米莉亚也是这种表情。“我们必须跟医生讲讲这种情况，咳嗽说明你妹妹的前胸有问题。”艾米莉亚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呼吸很费劲。“我受不了了。”她抱怨着，开始哭了。

但是，脸上的泪水还没干，她就忘记了刚刚的痛苦。她开始有气无

力地谈论这座房子。她说她发现了怎么做咖啡更省钱。“现在的人，什么都能发明出来。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分钱不花，照样可以生活下去。把那种咖啡给我尝尝，我要带一点回去。我热爱正义。我也这样告诉了艾米利奥。”“是的，我记得你说过的，”艾米利奥应和道，好让她平静下来，“你总是热爱正义。”他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她精神失常的那一刻。“是的，我们俩，”她说，她直直地看着他，她说话的方式和那些精神失常的人一模一样——人们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在哭诉还是在问问题，“我们俩，就我们俩，我们好好过。”她脸上的表情焦急而认真，她的口吻严肃而执着，似乎她的焦虑是极度痛苦的表达。但是很快，她就开始低声说：如果只有他们两人住在这房子里，他们的花费就更少了。

门铃响了——是巴利和卡里尼医生。艾米利奥早就认识卡里尼了——他四十岁左右，皮肤黝黑，又高又瘦。据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娱乐，很少学习。而现在，他不缺钱花，对待病人便也不太上心。他宁愿自己在医生当中保持低下的地位，这样他就有时间来弥补从前疏忽的学业。他虽热爱医学，却像个业余爱好者——他一边认真学习，一边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因此，他艺术界的朋友反倒比医学界的朋友多得多。

走到餐厅时，卡里尼停了下来。巴利只告诉他艾米莉亚发过高烧。现在，他需要通过艾米利奥，来了解更多细节。

艾米利奥跟他讲了他几个小时前见到妹妹时的情况——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整个早上的表现都很怪异。他详细描述了她的精神错乱的状态：一开始，她只是很不安，她不停地在腿上找虫子，接着，她就开始喋喋不休。他描述并分析她那天所遭受的痛苦，好像他自己也经受了这

些痛苦。而她，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的咳嗽声听起来虚弱而又单薄，好像那声音是从破裂的容器里发出。这个生病的女人每发出一阵咳嗽声，都会让她无比痛苦——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忍不住哭了。

卡里尼用词非常小心，以免给艾米利奥带来打击。不过，他一直追问艾米利奥一个让他颇为苦恼的问题：“她只是今天早上才这样吗？”

“我妹妹身体一直虚弱，但她精神方面没什么问题。”艾米利奥毫不犹豫地答。但话一出口，他心里却起了疑虑。她以前在梦中大声说的那些渴望，难道不是她精神错乱的表现吗？他是不是应该提一下这些？但是，当着巴利的面，他怎么说啊？

“你妹妹是从今天才开始有些不对劲儿吗？”卡里尼满脸怀疑地问，“昨天呢？昨天怎么样？”

艾米利奥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过去的几天里，他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见过妹妹。他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呢？好像是几个月前了吧。可能就是他在街上撞见她穿着奇装异服的那天。“我觉得她这段时间身体一直挺好的。她要是身体不舒服，肯定会告诉我的。”他说。

医生和艾米利奥一起来到病房。巴利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待在餐厅。

艾琳娜夫人本来坐在枕边，后来她站了起来，走向床尾。艾米莉亚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但她还是像刚刚那样说着胡话。她似乎想保持一种连续的谈话，所以她不得不回答一些问题，或者对刚才的话补充几句。“半个小时就够了，但肯定不是以前。”她睁开眼睛，认出了卡里尼医生。她嘴里说着什么，好像是在打招呼。

“你好，小姐！”医生大声回答。显然，他在努力让自己适应她精神错乱的状态，“我以前就想来看你，但一直没来。”卡里尼以前只来过他家一次，艾米利奥很高兴她还能认出他。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她恢复了不少——中午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哥哥都认不出。跟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艾米利奥把声音压得很低。

卡里尼认真地给艾米莉亚检查脉搏。接着，他让她露出胸部，用耳朵在各个地方听着。艾米莉亚一动也不动，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然后，在艾琳娜夫人的帮助下，卡里尼把她从床上扶了起来，用同样的方法检查了她的背部。开始艾米莉亚有些抵触，但后来她意识到了他们让她这么做的意图，便努力让自己坐了起来。

她朝窗户那边看去，那儿的光线现在很暗了。门开着，巴利就站在门口，刚好被艾米莉亚看到。“斯蒂凡诺先生。”她说，她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势。她知道，他们不想让她动。艾米利奥担心的一刻还是到来了，他给巴利做了个手势，让他赶快离开。单是他的手势，就说明了这次见面的重要性。

但是，巴利现在已经走不掉了，他只能往前走。而艾米莉亚则一直冲巴利点头，鼓励他过来。她甚至还冲他喊：“这么长的时间……”她结巴了。显然，她是想说他们好久没见了。

他们让她躺回了床上，她还在继续看着巴利。显然，在她精神失常的时候，她把巴利看成房间里最重要的人。他们让她坐了起来，这让她非常劳累，甚至有些筋疲力尽。突然，她轻轻地咳嗽了一阵，她的脸痛苦地收缩着，但她还继续看着巴利。甚至，当她津津有味地喝着医生递过来的水的时候，她的眼睛也没离开巴利。然后，她闭上眼睛，似乎想睡上一觉。“现在，一切都好了。”她大声说，然后安静了一会儿。

他们三个人一起离开了艾米莉亚的房间，聚到隔壁屋里。艾米利奥不耐烦地问：“好了吗，医生？”

卡里尼缺少跟病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只是简单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艾米莉亚患的是肺炎，情况相当严重。

“没有希望了吗？”艾米利奥问，他焦急地想要知道答案。

卡里尼一脸慈悲地看着他。他说，希望总是有的。他也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病人会突然好转，然后完全恢复——连最有经验的医生也十分惊讶。

艾米利奥的感情，立刻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噢，那令人惊讶的现象，为什么不在这里出现呢？这就足以保证他余生的幸福了。这难道不是出乎意料的快乐、他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天慷慨的赠予吗？突然之间，希望再生了。如果他能看到艾米莉亚起床走动，如果他能听见她理智地讲话，这将是她毕生最大的快乐。

但是，卡里尼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说，她的病不可能是在一天的时间里突然爆发的。现在，艾米莉亚已经病得很重了，她肯定一两天前就有生病的迹象。

艾米利奥不得不再次承担起过去的责任，虽然已经很遥远了。“也有可能，”他承认道，“但很难说清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如果她是昨天开始犯病的话，肯定很轻微，连我都看不出来。”但是，巴利责备的目光让他不悦，他补充说：“我还是觉得她不可能昨天就开始犯病了。”

巴利终于忍不住插话了，他说话的语气不允许有人质疑他的想法：“医生，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几个都不懂医学。这种发烧是持续性

的吗？是不是只要病不好，烧就不退？还是说会间歇性地发烧？”

卡里尼说，病情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他也说不上来。“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个未知数。我对病情的所有了解，就是当前所看到的。至于是否会有危险，什么时候发生，今天晚上，明天，还是三四天之后，我也说不好。”

艾米利奥想，他完全有理由对艾米莉亚抱以最大的希望。他任由巴利继续咨询医生。他想象着，自己马上就可以站在艾米莉亚身边，她的病完全好了，她恢复了理智，并能再次体会到他对她的爱。

卡里尼说，他见过的最糟糕的症状，不是发烧，也不是咳嗽，而是连续不断的喋喋不休。他低声补充道：“至于高烧，她的身体好像也抵挡不住。”

开处方前，卡里尼要了一些写字的东西，然后说：“我应该给她喝点酒，还有塞尔查矿泉水，好让她解渴。每隔两三个小时，我就让她喝一杯好酒。这位年轻的女士——”他稍微犹豫了一下，“显然，这位年轻的女士有喝酒的习惯。”接着，他飞快几笔，就开好了处方。

“艾米莉亚没有喝酒的习惯，”艾米利奥抗议道，“其实，她根本不能喝酒，我从来没能劝她喝过一滴酒。”

医生非常惊讶地看了一眼艾米利奥，显然，他无法相信他说的话。巴利也仔细地看了一眼艾米利奥。他看出来，根据艾米莉亚的症状，医生已经看出来她是个酗酒者。他也想起来，自己以前就留意过，艾米利奥有颠倒是非的习惯。他决心让他说出真相，因为跟医生隐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艾米利奥看懂了巴利的表情。“你怎么能相信这种事？艾米莉亚喝酒？得了吧，她连一杯水也喝不了。我告诉你，如果要她喝完一杯水，需要整整一个小时。”

“有你跟我的保证，”医生说，“这就好多了。如果身体不因酒精而虚弱，即使是最脆弱的身体也可以承受高温。”医生有些怀疑地看了一眼处方，也就那样随它去了。艾米利奥看得出来，卡里尼不相信他的话。“把这拿到药房去，他们会给你那种药，你必须让她每隔一小时喝一勺。现在，我想跟那位照顾她的女士说说话。”

艾米利奥和巴利跟着医生来到另一个房间，把他介绍给艾琳娜夫人。卡里尼解释说，他想让她劝说艾米莉亚，让艾米莉亚在自己的胸脯敷上带冰的敷布，因为这对病人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

“噢，她会敷上的！”艾琳娜热心地说，巴利和艾米利奥都对她的热情感到惊讶。

“慢慢来！”医生微笑着说，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病人遇上了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不要勉强她，要是她觉得这太冷的话，就算了。”

最后，卡里尼离开了，他答应第二天及早过来。“医生，这就可以了吗？”艾米利奥再次用恳求的语气问道。医生没有回答，只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并答应第二天给他更加全面的意见。巴利跟卡里尼一起出去了，答应很快回来。他想单独和医生谈谈，想知道他是否跟艾米利奥讲了真话。

艾米利奥用自己所有的信心，坚守着一线希望。医生错误地认为艾米莉亚是个酒鬼，因此，说不定他的整个诊断都是错的。就像他的梦想一直无边无际一样，艾米利奥甚至觉得，妹妹是否能够恢复健康，都得

指望他。艾米莉亚病倒的原因，是他作为保护者的失职，但现在，既然他在她身旁，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她恢复健康。对于这一切，那个医生一无所知。他来到艾米莉亚的床边，仿佛这样就会给她带来舒适和满意，但是，他突然有种无助之感。他吻着她的前额，久久地站在那儿，看着她，而她已经在挣扎中耗尽了力气，只是微弱地呼吸着空气。

不久，巴利回来了。他坐在角落里，尽量远离艾米莉亚。医生只是向他复述他跟艾米利奥所说的话。艾琳娜夫人问她是否可以到她的寓所待上一会儿，以便吩咐一下她的仆人——她会让她去药房取药。她离开房间的时候，巴利用钦佩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没必要给她钱了，因为布莱塔尼一家早已习惯了在药房结账。

巴利低声说：“那种淳朴的善良，比最大的智慧更让我感动。”

艾琳娜刚走，艾米利奥就坐到了她刚刚坐的地方。很长时间以前，艾米莉亚说了一个可以听懂的话语。然后，她就一直发音不清地咕嘟着，似乎在锻炼有难度的词语的发音。艾米利奥的头靠在手上，听着速度极快而令人厌倦的音流。从早上起他就开始听这个声音了，现在这声音似乎变成了他耳朵必听的一部分了。这个声音，他是再也无法逃避了。他记得，有天晚上他穿着睡衣爬起来，不顾寒冷地等着在隔壁房间承受痛苦的妹妹，他主动提出来，要在第二天晚上带她去剧院。在那种情况下，艾米莉亚声音里的感激，对他是一种安慰。然后，他忘记了这件事，也没有再提起过。噢，如果他知道他的生命中有这样宝贵的使命——保护并珍惜这个托付给他的生命——他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再次接近安吉丽娜了。而现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已经从他不开心的爱情里恢复。他坐在阴影里，悄悄地痛哭着。

“斯蒂凡诺。”艾米莉亚低声叫道。艾米利奥吃了一惊，他看了一眼

巴利，巴利坐在那里，微弱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刚好照在他身上。显然，巴利没有听见，因为他一动没动。

“如果你想这样的话，我也想。”艾米莉亚说。这些相同的话语在生活里产生了同样的梦想。然而，这一切却因巴利的突然放弃而窒息。艾米莉亚睁开眼睛，盯着对面的墙。“我准备好了，”她说，“好吧，快点儿。”她突然咳嗽了起来，她的脸痛苦地收缩着。但她很快又说：“噢，多好的一天啊！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接着，她又闭上了眼睛。

艾米利奥觉得他应该把巴利从房子里打发走，但他没有这个勇气。他一直干涉巴利和艾米莉亚之间的关系，而后又给他们俩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艾米莉亚又开始含糊不清地喋喋不休了。艾米利奥刚觉得情况有些好转的时候，她又咳嗽了一阵，然后大声而清晰地说：“噢，斯蒂凡诺，我感觉很糟。”

“她在叫我吗？”巴利问，起身走到床边。

“我听不见。”艾米利奥艰难地说。

“我不明白，医生，”艾米莉亚说，脸转向巴利，“我静静地躺着，我好好地照顾自己，我的病却还是没有好转。”

虽然艾米莉亚叫了他的名字，却没认出巴利，这让巴利很是惊讶。他假装以医生的语气跟她说话，他建议她继续注意身体，她的病很快就好了。

她继续说话：“我需要这些干什么——这——这——这？”她碰了碰她的胸部和侧面。当她静下来的时候，她好像更加筋疲力尽了。但她停

下来却不是因为疲倦，只是因为她找不到合适的用词。

“这种痛苦。”巴利示意道，说出她一直说不出的词语。

“这种痛苦。”她感激地重复着。但不久她又生了疑虑：她这样表达是否很糟糕。她痛苦地继续说道：“我需要这种……为了，今天？我们该怎么对付这种……这种……在这样一个日子？”

只有艾米利奥懂她——她在梦想自己的婚姻。

但是，艾米莉亚从来没把这种思想给表述出来。她重复说，她不需要，任何人都不需要，特别是现在……特别是现在。但是，这里的副词，从来没有被描述得这么清晰，巴利不明白她的意思。当她躺下、枕在枕头上看着自己前面的时候，双目闭上的时候，她就马上可以掌握自己梦想的目标。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她没有看见那个血肉之躯站在她的床边。唯一能够解读这个梦想的人，就是艾米利奥，因为就他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事实，以及导致精神错乱的所有的梦想。他感到他出现在床边，比以往显得更加无用。在她的精神错乱中，艾米莉亚不属于他；当她神志清醒的时候，还算比较容易被他所掌控。

艾琳娜夫人回来了，带着湿漉漉的破布，以及所有将它们隔离以防止它们把床弄湿的东西。她掀开艾米莉亚的胸部，自己站在床前，以挡住两个男人的目光。

突然感到寒冷之后，艾米莉亚发出了微弱的恐惧的叫声。“这对你有好处的。”艾琳娜夫人说，一边俯身向她。

艾米莉亚明白了，但带着疑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真的对我有好处吗？”她试图逃离这痛苦的感觉，恳求着：“不是今天，求你了，不

是今天。”

“我恳求你，小妹妹，”艾米利奥热情洋溢地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请尽量把泥敷剂保持在你的前胸，这有助于治好你的病。”

艾米莉亚似乎显得更加筋疲力尽，她的眼睛再度溢满了泪水。“这里太黑了，”她说，“太黑了。”现在是真的黑了，但是，当艾琳娜夫人忙着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艾米莉亚似乎没有看见，继续抱怨着黑暗。真的，她正在试图表达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沉甸甸地压在她身上。

借着蜡烛的光亮，艾琳娜夫人注意到艾米莉亚的脸上都是汗水，即便是她的睡衣，也一直湿透到了脖子。“让我们希望这是个好的迹象吧。”她高兴地喊道。

同时，艾米莉亚在精神错乱期间，简直就是顺从的化身，她试图摆脱她胸前的压力，同时，她不拒绝回响在她耳畔的命令——把胸前的泥敷剂转移到后背。但即便在那儿，寒冷也会给她带来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她以惊人的敏捷，把它藏在枕头下面，终于，她心满意足：把它藏在这儿，而不至于遭罪。然后，她用焦急的眼光看着她侍从的脸，她知道她需要他们的帮助。当艾琳娜夫人把泥敷剂从床上拿走的时候，她发出惊讶的声音。整个晚上，在这一间隔期，她显得最为清醒。即便这时，她的智力也只相当于一只温柔而顺从的动物的智力。

巴利让米歇尔去取来几瓶白酒和红酒。碰巧他们打开的第一瓶酒是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随着一声响亮的爆炸声，瓶塞飞了出去，碰到天花板，然后落在艾米莉亚的床上。她甚至没注意到，而其他的人则带着恐惧，看着这发射体一样的飞行。

病人喝了艾琳娜夫人为她倒的酒，但做出各种厌恶的手势。艾米利奥看到了，深感满意。

巴利递给艾琳娜夫人一杯，她接住了，条件是他和艾米利奥应该陪她一起喝。巴利在举杯祝艾米莉亚健康之后，一饮而尽。

但是，健康尚远。“噢，噢，我看见了什么啊？”不久，她用清晰的声音喊道，直直地看着她的前方，“维特多利亚和他在一起？不，不可能，如果那样，他就告诉我了。”这是她第二次提到维特多利亚了，但艾米利奥现在明白了，因为他猜了出来，艾米莉亚说起“他”时总是加强语气，那个“他”到底指的是谁。她显示出了嫉妒的迹象。她继续说话，但已不太清晰了。然而，艾米利奥可以从她含糊其词的嘟囔中追随她的梦想，并意识到，这次的持续时间比以前的更长。她在精神错乱时所创造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可怜的艾米莉亚假装很高兴看到他们在一起。“谁说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啊。”然后，在更长的时间里，她只是说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或许梦想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艾米利奥仍在寻找嫉妒的痕迹——从那些微弱的痛苦的哭声中。

艾琳娜夫人又坐在自己惯坐的枕头边。艾米利奥过去，和巴利在一起。当时巴利把胳膊放在窗沿上，正看着下面的街道。酝酿了几个小时的风暴，越来越近了。街上还没有一滴雨点。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在浑浊的空气中染上了黄色，投射到人行道和房顶上，似乎是大火的火光。巴利看着，眼睛半闭，陶醉于这奇怪的颜色。

艾米利奥再次努力亲近艾米莉亚，以便保护她，虽然她在精神错乱时曾拒绝他。他对巴利说：“你注意到她喝酒时，脸上是怎样厌恶的表情吗？你认为那是一张惯于喝酒的脸吗？”

巴利同意了，但因急于保护卡里尼，回答时就难免沾上了一贯的坦白：“但是，或许她的病情破坏了她的味觉。”

艾米利奥非常生气，感到喉咙里生了一个硬块儿。“你仍然相信那个傻子所说的话吗？”

当巴利听出他朋友口气中含着同情的语调的时候，他打退堂鼓了：“这个我一点儿也不理解，只是卡里尼的坚信，才让我起了一点儿疑心。”

艾米利奥又哭了。他说，不是艾米莉亚的病情，或者甚至她的死亡让他感到绝望，而是想到她总是被误解、被诽谤。现在，她遭受着残酷的命运，她温柔而善良的脸因此而痛苦地扭曲着，这被看作是堕落生活的结果。巴利努力让他安静下来，他说当他思考再三，在他看来，似乎艾米莉亚不可能沉醉于那样的恶习之中。但是，无论如何，他做梦也没有想过要侮辱那个可怜的女孩。他转向床的方向，用深为同情的语调说：“即便卡里尼的假设是正确的，我对你的妹妹也不会有丝毫的怠慢。”

他们长久地站在窗边，一言不发。大街上闪烁的黄光，被迅速扩大的黑暗所遮蔽。只有头顶云彩飘飞的天空，仍然是黄色而且清亮。

艾米利奥不知道安吉丽娜是否去约会了，突然之间，忘记了那天早上的决定，他说：“我将最后一次与安吉丽娜约会。”真的，为什么呢？无论生死，艾米莉亚将永远把他跟他的情人分开，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告诉安吉丽娜，他最终决定和她断绝一切关系？想起这次会面，他的心就因喜悦而膨胀起来。他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而如果他去找到安吉丽娜，便可以带回祭品放在艾米莉亚的

脚下。听到他的话，巴利感到非常震惊，试图劝说他放弃自己的计划，但他回答说：他要赴这个约会，因为他想趁着这种思想状态，把自己从安吉丽娜那儿摆脱出来。

巴利不相信他的话，他想他听到了熟悉的那个衰老而虚弱的艾米利奥发出的音调，便希望能坚定他的决心——告诉他，他当天被迫把安吉丽娜从他的画室赶了出来。他这样说，对于事情的原因，便不再让人生疑。

艾米利奥脸色苍白，但他的冒险之心不死。坐在妹妹的床边，他的野心又复活了。安吉丽娜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再次背叛了他，他感到他好像突然经历了痛苦，与艾米莉亚遭受的痛苦一模一样。当他意识到他为了安吉丽娜而放弃了自己所有责任的时候，她与巴利一起背叛了他。他以前经常感受到的愤怒与现在让他上气不接下气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现在他为自己复仇的唯一方法——抛弃那个女人。他思想混乱，连复仇的主意都抓不住了。如果巴利什么也没告诉他，事情就会一如既往地正常。他掩藏不住自己的痛苦和惊讶。“我恳求你，”他说，他没有掩藏自己的激动，“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

巴利抗议道：“除了在生活中曾被迫扮演纯洁的约瑟夫的耻辱之外，我不想把我经历的所有细节，都在历史中流传。但是，在像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你继续让你的思想被那女人所占据，那么我告诉你，你就迷失了，没有任何希望了。”

艾米利奥为自己辩护。他说他那天早上下定决心要放弃安吉丽娜，因此，巴利的话目前只能使他痛苦。因为现在他越来越感到后悔，他竟然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女人身上了。他不能让巴利相信，他赴约的目的，是为了让安吉丽娜出丑。他轻微地笑了一下。噢，真

的，他远不是那样！事实上，巴利的话对他几乎没起作用，他也就几乎不认为他的决心比以前更加坚定——与安吉丽娜断绝一切关系。“这一切的事情都让我感动，因为它们让我的思想回到了过去。”

他在撒谎。正是现在，他才再次变得鲜活而热烈。在那长长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一直坐在那儿，试图帮助艾米莉亚。而现在他内心的沮丧消失了，他突然感到兴奋，没有一丝不愉快。他想当场逃脱，为了让那一时刻来得更快，让他可以告诉安吉丽娜：他从未想过再次看到她。但是，他感到有必要首先取得巴利的同意。这不太困难，因为巴利那天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也就没有勇气来拒绝他的任何希求了。

犹豫片刻之后，他让巴利留下跟艾琳娜夫人做伴。他说过，如果不是那样，他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巴利和艾米莉亚被撮合到一起，安吉丽娜再次起到了作用。

巴利建议艾米利奥不要停止行动，要让安吉丽娜出丑。艾米利奥脸上带着高尚人士才有的淡定的笑容。即便巴利没有向他问起这件事，他也会向他保证，他不应该跟安吉丽娜谈论她不忠的最后一个例子。真的，他是故意不这么做的。他想象着自己与安吉丽娜最后的对话：气氛友好，甚至热情洋溢。他需要这样的对话。他将告诉她，艾米莉亚要死了，他打算放弃她，而对她没有任何的责备。他不爱她，不过，这世界上的东西，他什么也不爱。

他手里拿着帽子，来到艾米莉亚的床边。她久久地看着他。“你来吃晚饭吗？”她问。她似乎在努力看着他的身后，再次问他：“你们两个人都来吃晚饭吗？”她还在找巴利。

她向艾琳娜夫人说晚上好。他最后一次感到犹豫。命运似乎总是喜

欢把艾米莉亚的不幸与他对安吉丽娜的爱，奇怪地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当他最后一次跟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妹妹就不会轻易死去了。他回到床边，那可怜的人，对他来说，似乎就是痛苦的化身。她不舒服地侧躺着，脑袋离开了枕头，甚至悬空在床的边沿上。她的头——挂着稀少的、潮湿的、凌乱的头发，徒劳地想找个休憩的地方。显然，这种状况将发生在她痛苦的死亡之前。尽管如此，艾米利奥还是离开了她。

对于巴利的新建议，他再次笑了一下，作为回应。对他来说，夜晚寒冷的空气刺骨，冻彻他的灵魂。他对安吉丽娜使用暴力？因为她，才导致了艾米莉亚的死亡？但是，那种罪过当然不能归因于她。不，罪恶自行发生了，而不是人为的。一个理智的人，是不可能有暴力行为的，因为没有仇恨的空间。他的老习惯，是把心思放在心里并自我分析，这使他怀疑：他的思想状态，是他需要自我解脱并证明自己纯洁的结果。他笑了，似乎这是非常滑稽的事儿。他和艾米莉亚对待生活如此认真，真是大错特错了！

他看了一下表，在面朝大海的地方站了一会儿。这里的气候，似乎比城里的还要糟糕。大海巨大的喧闹声，加入了狂风的肆虐，合成一个巨大的咆哮声——由很多大大小小的声音组成。夜晚黑乎乎的，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到处涌起的白色浪花。在没有抵达岸边之前，这些浪花已经四散开去了。他们观察着停泊在码头的船只，随处可见在黑暗中工作的水手的影子，伴随着在船桅上迎着四面来风来回晃动的危险。

艾米利奥感到，这恶劣天气所带来的混沌，正好与他的悲伤吻合，这有助于他保持更大程度的淡定。他具象思维的习惯，使他对眼前的景象和自己生活的前景进行比较。在波涛汹涌之中，动力从一个波浪传到另一个波浪，原本的惰性消失了，每个波浪都从原地升起，最后又跌落成平面状态。从中，他读出了面对命运的泰然自若。虽然破坏力巨大，

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责备。

在他旁边，是个魁梧的水手，穿着海靴，双腿粗壮有力地站在那儿，朝着大海喊着一个名字。不久，另外一个声音喊了回来。然后，他飞跑到附近的一个石柱子上，解开系在上面的缆绳，然后又给系紧了。其中最大的一艘渔船，慢慢地，几乎看不见地，从岸边离开了。艾米利奥看见那船正快速地向附近的一个浮标驶去，以免碰撞到码头。

现在，那高大的水手改变了姿势。他点着自己的烟斗，靠在柱子上，在风暴中，他表现得悠然自得。

艾米利奥想，正是他命运中的迟钝，才招致他的不幸。在他的生活中，如果他不得不解开一根绳子，并在一个既定的时间重新系上；如果一只渔船的命运，无论如何渺小，交付给他，让他凭着自己的勇气来守护的话；如果他被迫用自己的声音压过海风的咆哮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弱小、那么快快不乐了。

他去赴约了。当前他心里充满着爱，他的悲伤很快就会回返，尽管艾米莉亚还在。有一段时间，当他能够真正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痛苦便感觉不到了。他品尝着顺从和宽容的平淡感觉，而且乐此不疲。他想不出合适的词语，来把自己的思想状态表达给安吉丽娜，因此，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对她来说，是绝对难以解释的。因为他的行为，应该像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来对他和她两人做出判断。

变天了。现在，冷风持续不断地吹着。空中不再有任何较量。

沿着圣林荫大道，安吉丽娜来见他。一见面，她就表现出极大的烦恼——这与艾米利奥目前的思想状态极不和谐。“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正准备要走呢。”

他温柔地带她来到路灯柱下，让她看了看他的手表，指针精确地指向他们的约会时间。

“我一定是搞错了。”她说，不太高兴的样子。他脑子里想着如何告诉她：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约会。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说：“真的，今天晚上你最好宽恕了我。我们明天再见面吧。太冷了，另外.....”

头脑里正这么盘算着，他突然被打断了，开始认真地看着她。他马上意识到，并不是因为寒冷她才想离开的。看到她的穿着打扮比往常更加精心，他又吃了一惊。一件潇洒的棕色上衣，以前他从来没见过的，似乎是为了某个重大场合才穿出来的；她的帽子似乎也是新的；他甚至注意到，她穿着一双单薄的小鞋，这样的天气，根本不适合在圣林荫大道上走来走去。“另外呢？”他重复道，在她身边停下来，直直地看着她的脸。

“你给我听着，我什么都告诉你。”她说，自信的神态似乎不太协调。她没有注意到艾米利奥的神情正变得越来越严肃，继续说道：“我收到了沃尔皮尼的电报，说他已经到了。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了那所房子了。”

她在撒谎，这点没有疑问。那个早上，他们才给沃尔皮尼写了那封信。现在，他没有收到信就来了，满含歉意，急于求得她的原谅。他心里不爽，却惨笑着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昨天刚刚给你写信的那个人，今天就亲自来拿回了。他还给你发电报，说他要来。他电报的内容，就是这等事儿。假如你正好犯了一个错，你在那儿看到的不是沃尔皮尼，而是别人呢？”

她继续笑着，依然自信。“啊，我想索尼阿尼该告诉你，他前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在大街上碰见了我和一个绅士在一起，是吗？我刚从德路易吉夫妇那儿出来，晚上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害怕，所以，有他的陪伴，我很高兴。”她说的话，他并没有听。但是，她最后的一句话却让他感到惊讶：“那真是托天之福了。”然后她继续说道：“真遗憾，我没有带电报来。但如果你不相信我，那就更糟糕了。所有的约会，难道我不都是准时的吗？今天，我为什么偏要编造一个谎言呢？”

“很难说为什么！”艾米利奥说，大笑着，“今天你又有一个约会，马上去吧！有人等着你了。”

“好吧，如果你那样看我，我当然就去了！”她决绝地说，却一动不动。

她的话对他有着同样的效果：好像话语伴随着立马的行动。她要离开他了！“等会儿，我有事跟你说。”即便是浑身充满着怒气，他仍犹豫片刻：他是否可能回到以前温柔顺从的状态？但是，如果他把她打倒并踩上一脚，难道他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他抓住她的胳膊，以防她跑掉，同时靠在身后的灯柱上，把自己扭曲的脸靠近她宁静的红脸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喊道。

“好的，好的。”她说，全身心专注于从他紧抓的手里挣脱出来，她的胳膊都疼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一个……”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把话扔给了她，即便他生着气，也觉得话的语气有点儿生硬。他喊着，带着胜利的语气，战胜了自己的疑虑。

“让我走，”她尖叫道，战栗着，因为愤怒和恐惧，“让我走，不然

我喊人了。”

“你这个妓女.....”他重复着，准备放弃跟她握手，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唤醒了她，“但你能想象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要跟谁打交道？当我碰见你穿着像个仆人，在你家房子的台阶上（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你头上系着一条普通的方巾，因为刚起床，你的胳膊还是暖暖的。我刚才叫你的名字，这些景象突然就闪现在我的脑子里。我决定不说出来，继续跟你逗乐，像其他人一样——莱亚尔迪，格斯提尼，索尼阿尼，以及巴利。”

“巴利！”她轻蔑地笑道。她提高自己的声音，直到尖叫，以便让自己的声音压过风声和艾米利奥的声音，“巴利在吹牛，没一句真话。”

“因为他不会的，那个傻瓜，他不会为我考虑，你多睡了一个人或者少睡了一个人，好像跟我有多大关系似的。你.....”他已经第三次叫她的名字了。她加倍努力，要挣脱他抓住她的手，但是，艾米利奥现在全身心地抓着她，他的手指掐着她柔软的皮肉，他享受着这种肉感。

他知道，一旦放开她，她就会离他而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以这样与众不同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我这么爱你，”他说，努力让自己的心软下来，但马上补充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早知道。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噢，他终于得到了一些补偿，他必须逼着她，让她坦白自己是什么样的女人，“说，就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人！”

显然，现在她已是筋疲力尽，她开始害怕他了。她的脸颊没了颜色，她盯着他看，祈求他的怜悯。她任由他摇晃着她，没有一丝的反抗。他想，她就要倒在地上了。他放开了她，扶着她。突然，她挣脱

了，开始拼命地跑。她又在撒谎了。他甚至没有试图去追上她，他弯腰找石头，但没找到，就拾起一些小石子，向她扔去。扔出去的石子是顺风的，其中一个一定打着她了，因为她发出了惊恐的叫声。其他的石子打在干枯的树枝上，发出的声音，与他举起愤怒的胳膊抛掷的动作相比，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现在，他该怎么办？他所渴望的最后一次满足也被拒绝了。跟他的逆来顺受相比，他周围的每一件事情，都似乎冷酷而令人不适，他自己也表现得非常粗暴。由于过分激动，血液流入他的静脉。现在血虽冷却了，他却发着烧，内心满是愤怒，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在他内心，那平静的观察者又复活了，并对他所扮演的角色判了死刑。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他说，似乎是对别人责备的回应。永不！永不！当他能够再次行走的时候，这个词语在他的脚步声——也呼啸在荒凉田野上的风中——不停地回荡着。当他沿着来时的路返回的时候，他对自己笑了，他想起了陪伴他赴约的那些主意。现实多么令人惊讶！

他没有直接回家。在他当前的思想状态下，他不能扮演护理病人的护士角色。他仍然被自己的梦想完全占据，所以他到底走的哪条路回家，他也说不上来。噢！如果他与安吉丽娜的会面正是他所期望的，他就能够直接来到艾米莉亚的床边，甚至没有必要改变他脸上的表情。

在他与安吉丽娜的关系跟他与艾米莉亚的关系之间，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相似点。他被迫从这两个人身边脱离开来，而没有说出最后的那个词语，好歹可以软化他对那两个女人的记忆。艾米莉亚听不见他说的话，而对安吉丽娜，他又说不出口。

十三

那天，整整一个晚上，他在艾米莉亚的床边度过，一梦未扰。并非他总在想着安吉丽娜，而是在他与他的周围，隔着一层面纱，让他雾里看花。极度的厌倦，让他不能沉湎于那些希望之中。这些希望，整个下午不停地在他脑子里出现，甚至比那一阵阵的绝望还要来得频繁——绝望中，他靠泪水来寻找安慰。

家里的一切，看起来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巴利放弃了那个角落，坐在床头，在艾琳娜夫人的身边。艾米利奥长久地看着艾米莉亚，希望能够再次哭泣。他仔细看着她，他分析着她，以便感受她的悲伤，和她一起受苦。然后，他的目光又移开了，感到不好意思。他意识到，在他情感的世界里，他寻找着意象和暗喻。他再次感到，有必要为她做些事，就告诉巴利，他现在就给他自由，热情洋溢地感谢他，因为他所提供的帮助。

但是，巴利甚至都没有想过问一下他跟安吉丽娜的会面怎么样了，就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他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好像既悲伤又尴尬，他有话要说，但对他来说，事情太微妙了，如果没有一个预热的开场白，他是不敢说的。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发生在艾米利奥身上的任何不幸，他都感觉多多少少也是自己的不幸。然后，他断然说道：“那可怜的女孩总提我的名字，所以我必须留下。”艾米利奥握着他的手，没觉得有任何感激。现在，他确信——他非常确信，这给了他一种内心平静的感觉。对于艾米莉亚而言，希望是没有了。

他们告诉他，在过去的几分钟里，艾米莉亚一直在谈论着她的病

情。或许，这就是退烧的迹象吗？当他坐着听她说话，他确信：他们错了。其实，她精神错乱了。“我生病了，是我的错吗？明天再来吧，医生，我这会儿好多了。”她看起来没有受罪，她的脸因收缩而变小，正好与她的身体相匹配。看着她，他想：“她要死了！”他想象着她死了，休息了，从痛苦和精神错乱中解脱出来。竟然生出这么一个不近人情的念头——他开始自责。他从床边走开一小段距离，坐在桌旁，巴利也坐在这儿。

艾琳娜一直待在床边。借助暗淡的烛光，艾米利奥注意到，她正在哭。“我感到自己好像正在我儿子的床边。”她说，觉察到自己的眼泪被人看见了。

艾米莉亚突然说，她感觉很好，真的感觉很好，便要东西吃。对于那些坐在床边随着她的精神错乱而情绪变化的人而言，时间的流逝，不是正常的状态。每时每刻，她似乎都在经历着新的思想状态，或者有着新的冒险，她让她的侍从和她一起度过很多个阶段，而这些阶段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很多天甚至很多月才能形成。

艾琳娜夫人想起了医生的一个处方，就泡了茶给她，她贪婪地喝了。突然，她的精神错乱让她想起巴利。但是，对于一个肤浅的观察者而言，那和精神错乱没有什么关系。观念都混杂了，一个被卷入另一个里面，当这一观念再次出现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与她所放弃的观念是相同的。她为自己想象了一个对手——维特多利亚。她优雅大度地接受了。但是，在巴利看来，两个女人之间开始争吵。在这过程中，巴利意识到，他是病人的主导动机。现在，维特多利亚要回来了，艾米莉亚却不太情愿。“我什么也不会跟她说的！我会像个老鼠一样待在这儿，好像她不在这儿似的。我什么也不想要，所以，让我安静会儿吧。”然后，她高声冲着艾米利奥喊道：“你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这

些都是她招惹来的。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她。”

巴利跟她说话，努力想让她安静下来。“听着，艾米莉亚！我在这儿，如果有人说你的坏话，我不会相信的。”

她听见了他说的话，就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他。“你，斯蒂凡诺？”但她没有认出他，“好了，告诉她吧！”她的脑袋筋疲力尽地靠在枕头上，凭以往的经验，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艾琳娜夫人把自己的椅子挪到两个男人落座的桌旁，然后让在她看来非常疲倦的艾米利奥过去躺下。他拒绝了，但是，他们之间的简短交流，让三人重新开始了一场对话，使他们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出于过度的好奇，巴利向艾琳娜夫人问了一些问题。艾琳娜夫人说，当她在台阶上碰见艾米利奥的时候，她正在赶往做弥撒的途中。她说，自从那天早晨以来，她觉得自己做礼拜，就像一个刚刚真诚祈祷过的人一样，感到良心上的轻松。她说话毫不犹豫，口气就像一个不怕别人怀疑的信徒。

然后，她跟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个奇怪的故事。她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直到四十岁，她在感情上都没有任何的牵挂。她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孤独而平静。后来，她碰见了一个鳏夫，他正打算再婚，为了给他与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和女儿找一个后妈。刚开始，两个孩子对她有着敌对的情绪。但是，她非常爱他们，很自信能够赢得孩子的心，但她错了。他们总是把她看作继母，并因此恨她。孩子母亲的家人在孩子和继母之间斡旋，对孩子编造一些关于她的故事，让孩子们跟她作对，让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对继母有感情的话，自己母亲的在

天之灵会妒忌的。“但是，我就是越来越喜欢他们，甚至我开始喜欢把他们当成遗留给我的对手。或许，”她带着敏锐的观察，补充道，“正是他们稚嫩脸上所带着的不屑的表情，才让我更加喜欢他们。”

孩子父亲去世后不久，小女孩被伯母带走了，她相信孩子肯定遭到了虐待。

男孩儿还跟着她，但即便孩子妈妈的家人不再直接影响到他，他仍然对她心怀敌意——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固执而令人惊讶的行为了——他的行为不友好，语言也粗鲁。他患上了恶性猩红热，但即便在发烧中，他也继续抗拒她。最后他筋疲力尽了，在死去的前几个小时，他伸开胳膊抱着她的脖子，叫她“妈妈”，求她救救他。艾琳娜夫人津津有味地描述着让她遭受这么多痛苦的男孩儿。他勇敢、活泼、聪慧，他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别人对他的爱。现在，艾琳娜夫人的时间，就花在她空荡荡的房子里，那是她为曾爱过她片刻的孩子祈祷的教堂，以及她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坟墓。是的，明天她一定要去看看，那棵长不直的小树是如何顺利成长的——她用了一些支撑物。

“如果维特多利亞在这儿，我就走了！”艾米莉亚喊道，从床上坐了起来。艾米利奥吓了一跳，拿着蜡烛，看她是否好多了。艾米莉亚死一般的苍白，她的脸色正是形成背景的枕头的颜色。巴利看着她，明显带着爱慕的神情。黄色的烛光照着艾米莉亚湿润的脸颊，那光线便似乎来自她的体内。好像那哭声来自她明亮而苦难的裸体。哭声好像是剧烈痛哭的不自然的呈现。她小小的脸蛋，似乎片刻印上了坚定的决心，表情威严。这只是昙花一现，她马上仰面躺在枕头上，听到一些话后，便安静下来，虽然话的意思她不明白。然后，她又开始一个人低语，那是伴随着她梦中的模糊混乱的话语。

巴利说：“她看起来像那些有点儿愤怒的人，我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他坐了下来，一直看着天空，一脸幻想的表情，就像他认真思考时的表情。这让艾米利奥很高兴，他感到，处于死亡边缘的艾米莉亚，成为巴利能够提供最高贵的爱的对象。

艾琳娜夫人继续她刚才打住的话题。可能在使艾米莉亚安静下来的时候，她都从来没有片刻抛弃对她来说非常宝贵的思想。她怀有的对她丈夫亲戚的憎恨，构成她生活中的另一个要素。她说，他们看不起她，因为她是个五金店商人的女儿。“无论如何，”她补充说，“德路易吉这个名字是值得尊敬的。”

艾米利奥对这奇怪的机缘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听到了安吉丽娜经常提起的一个家庭。他马上问艾琳娜是否还有别的亲戚。她说没有，并否定城里有那个姓氏。她否定的态度非常坚定，使他不得不相信她。

因此，那个晚上，他的思想也被吸引到安吉丽娜身上。在那段时间里——现在看起来很是遥远了——在艾米莉亚生病之前，他只是把她看作令人讨厌的人，能躲就躲。他再次恨不得马上来到安吉丽娜身边，斥责她的又一次背叛——他刚刚听说，对他来说，这也是最糟糕的。在他们关系的起始阶段，德路易吉女士刚刚结婚，她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安排每个家庭成员。开始的时候，德路易吉老太太还在，她像一个母亲一样爱安吉丽娜；然后是她的女儿，她也是安吉丽娜最好的朋友；最后是老父亲，他试图让她喝醉。每次见面，这个谎话总是被一再提起。一想起这个，他记忆中的安吉丽娜便不再甜美。甚至那些罕见的爱的迹象——她聪明地伪装出来的——也都有了明显的证据，这些其实都只不过是谎言而已。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这最新的背叛行为，是他们之间新的联系纽带。艾米莉亚痛苦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很长时间，他都已经

忘记了她。当他稍稍恢复平静之后，他被迫痛苦地意识到，艾米莉亚的病应该已经消失了，他会马上再次投奔安吉丽娜。为了给自己施加点儿压力，他长时间僵硬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并发誓，他绝不会再次陷入她的圈套。“绝不，绝不。”

甚至那无止境的夜晚，他经历过的最为痛苦的夜晚，现在变成了充满懊悔的回忆。这个夜晚正在慢慢过去。时钟敲响了两下。

艾琳娜夫人要艾米利奥给她一条软点儿的毛巾，来给艾米莉亚擦脸。为了不离开房间，他找来妹妹的钥匙，打开她的衣橱。立马，一股奇怪的药味扑鼻而来。有些亚麻布被叠起来放在大箱子里，里面装满了大小不一的瓶子。起初他搞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就点了根蜡烛来细看。几个箱子都装满了瓶子，瓶子透着神秘的金光，似乎里面装着什么财宝。其他一些箱子还有空间。瓶子的摆放，让人不再怀疑：收藏者的目的，就是尽快完成她这一奇怪的收藏。只有一个小玻璃瓶没有入位，里面仍然盛着透明液体的残汁。闻到液体的味道，艾米利奥的脑子里不再有任何疑问：这是加了香味的乙醚。卡里尼医生是对的：艾米莉亚吸毒，以便忘掉一切烦恼。即便发现了这点，他对自己的妹妹也没有任何怨恨，甚至一刻也没有。他的思想马上跳到了唯一可能的结论：艾米莉亚迷失了。发现了这点，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他关上衣橱的门，小心翼翼地锁上。过去，他没有能够看护好自己的妹妹，现在，他想努力保护好她的声誉。

黎明正在到来：黑暗、犹豫、悲伤。窗玻璃外变白了，可屋子里还是漆黑一片。不过，一丝光线似乎透了进来，日光照在桌子的玻璃上，呈现出淡淡的、微弱的蓝色和绿色。风还在大街上吹着，声音均匀而得意——就像艾米利奥离开安吉丽娜时一样。

但屋子里却是一片宁静。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艾米莉亚的精神错乱又发作了，不时地发出只言片语。她在右侧躺着，静静地，脸紧靠着墙，眼睛大睁。

巴利来到艾米利奥的房间准备休息一会儿。他要求他们不要让他睡觉超过一个小时。

艾米利奥过来了，在桌旁坐下。他突然吓了一跳：艾米莉亚都不再呼吸了。艾琳娜夫人也注意到了这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艾米莉亚仍然睁大眼睛看着墙壁，几分钟后，她又开始呼吸了。起先的四五次呼吸像一个健康人的呼吸，艾米利奥和艾琳娜互相对视，笑着，满怀希望。但是，笑容很快就在他们的唇边凝固了，因为艾米莉亚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然后越来越慢，最后停止了。这次，间隔的时间太长了，艾米利奥恐惧地大哭起来。呼吸又开始了，短时间内是缓慢的，突然之间，加快到了令人眩晕的速度。对于艾米利奥来说，这段时间充满了令人痛苦的焦虑。虽然经过一个小时的密切关注之后，他能够亲自确认，呼吸的短暂停止，不是死亡，随后的正常呼吸，不是健康的序曲。当艾米莉亚停止呼吸的时候，他焦虑地屏息；当他听见她再次开始沉静而有节奏地呼吸的时候，他开始疯狂地祈祷；甚至，每次当她又开始痛苦呼吸的时候，他就流下失望的泪水。

现在，晨光照在她的床上。艾琳娜夫人一头白发，像个优秀的护士，她只是靠在箱子上，偷空儿浅浅地休息一下，从后面看来，倒是一头的银发了。对于艾米莉亚来说，夜晚永不止息。她的脑袋轮廓清晰，现在离开了枕头。她黑色的头发，似乎从来没有像在病中这样，如此完美地覆盖在她的头上。她的侧影，是个精力充沛之人的侧影，颊骨突出，下巴尖露。

艾米利奥把胳膊撑在桌子上，脑袋支在双手之上。他虐待安吉丽娜的那一时刻，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对他来说，他似乎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在他的体内，他既没有感到完成这件事情所需要的精力，也没有感到所需要的野性。他闭上眼睛，开始睡觉。后来，即便睡着了，他似乎也能意识到艾米莉亚的呼吸，好像他在继续经历着以前的恐惧、希望和失望。

当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艾米莉亚睁大眼睛看着窗户。他站起来。听见他的动静，她就看着他。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啊？不再兴奋，而是一个极度疲惫的人，无法控制全局，也无法做出努力把事情引往正确的方向。“我怎么了啊？艾米利奥，我要死了。”

神智又恢复了。忘记了刚才对她眼睛的观察，艾米利奥的所有希望又回来了。他告诉她，她曾经病得很严重，但现在好多了。他的情感在内心涌流，并开始流下慰藉的泪水。他温柔地吻她，哭着说，今后他们俩将为对方而活着，就他们两人，永不分离。对他来说，似乎那个晚上所有的痛苦，只是为了准备让他迎接这一意料之中的愉快的结局。后来，当他回首这一幕情景，感到不无羞耻。他感到，似乎他想利用艾米莉亚身上那一智慧的闪光，来使自己的良心得以安宁。

艾琳娜夫人急忙上前，来使他镇定，并警告他不要刺激病人。不幸的是，艾米莉亚一点儿也没听懂。好像她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身体的其他感官也受其支配了。“告诉我，”她恳求道，“发生了什么？我太害怕了！我看见了您，维特多利亚，还有……”她的梦想与现实搅和在一起，可怜的脑子筋疲力尽，也就解不开这混乱的一团。

“努力搞清楚，”艾米利奥热切地恳求她，“从昨天开始，你就不停地做梦。现在你必须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思考。”最后的话说出来，

应和着艾琳娜夫人的另一个手势，她也因此而吸引了艾米莉亚的注意力。“不是维特多利亚。”她说，显然重拾了信心。噢，这不是那种可以视为健康特使的智慧，这种智慧只是一闪而过，能照亮她的悲伤，让她更加敏感。艾米利奥还是担惊受怕，就像在她精神错乱之前一样。

巴利进来了。他听见了艾米莉亚的声音，也想到那儿看看她。并为她出人意料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你怎么样，艾米莉亚？”他热情地问道。

她看着他，带着怀疑与惊讶的表情。“看来这不是梦了？”她长时间看着巴利，然后看着她的哥哥，然后又看着巴利，好像她正在把这两个人的身体做个比较，看是否其中一个显得不太真实。“但是，艾米利奥，”她喊道，“我不明白。”

“当他知道你病了的时候，”艾米利奥喊道，“他想晚上陪伴我。我们的老朋友，你很熟悉的。”

她没有听。“维特多利亚怎么样？”她问。

“那女人从没来过这儿。”艾米利奥说。

“他有权随心所欲，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她低声说，眼里突然闪烁着憎恨的光芒。然后，她忘记了一切事情，忘记了所有的人，一直看着窗外。

巴利说：“听我说，艾米莉亚！你一直在谈论的维特多利亚，我根本都不认识。我是你忠实的朋友，来这儿是帮你的。”

她没有听。她在看窗户里的灯光，显然，她在努力恢复她渐弱的视力。她看着，似乎欣赏着，陶醉着。她的面容带着痛苦的表情，显然，

微笑已被代替了。

“噢，”她喊道，“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她羡慕地看了很长时间。她的精神错乱又复发了。但是，她夜晚的梦想暂停了一下，这些闪光的幻觉，着上了黎明的色彩。她看见玫瑰色的孩子们，在阳光下跳舞。这种狂喜，几乎无以言表。她只是提到了她看到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只字未提。她自己的生活被遗忘了。她没有叫巴利，没有叫维特多利亞，也没有叫艾米利奧。“这么多的亮光。”她说，她被迷住了。她也被照亮了。他们能够看见，红色的血液在她透明的皮肤之下上升，给她的面颊和前额着上了颜色。她正在变化，但她没有意识到。她看着一些事物，这些事物正离她渐去渐远。

巴利建议派医生来。“没用的。”艾琳娜夫人说，从那突然的脸红中，她认识到了事情发展的程度。

“没用。”艾米利奧重复道，自己的思想被别人说了出来，他感到震惊。

事实上，不久之后，艾米莉亚的嘴收缩了，她做出奇怪的努力，不适应的肌肉也被迫努力，才能呼吸。她的眼睛仍然有着洞察力，但她没有再说话。很快，她的呼吸就变成了临死前所发出的喉音，那声音就像挽歌，这个即将死去的温顺的人的挽歌。这好像是一种轻微痛苦的表达，一种谦卑而自觉的抗议。实际上，这是物质的悼词。物质被精神所抛弃，开始瓦解，并发出声音——这声音是它在痛苦意识的长期过程中学会的。

十四

死亡的意象，大到足够充盈人的整个思想。巨大的力量，竭力凝聚着，将死神拉近，并将之驱逐。在接近它之后，我们身上的每个纤维都记录着它的存在，我们身上的每个原子，在保存生活和再生生活的行为过程中，将其击退。死亡的想法，像身体的属性，是身体上的一种疾病。我们的意志，无法召集之，也无法驱散之。

这种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滋养着艾米利奥。春天结束了，看见妹妹坟墓上的花开，他才意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带一丝的悔恨。死亡就是死亡，不会比造成死亡的情景更加可怕。死亡已经过去，这是最高的罪行，他觉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已被彻底遗忘。

在那段时间里，他尽可能自己独处，他甚至躲避巴利。巴利在艾米莉亚的床前悉心照顾过她后，他就完全忘记了她曾在他心中激起的短暂的热情。艾米利奥无法真正原谅他，因为巴利在这方面不像他。现在，这是他唯一要责怪他的事情了。

当他自己的感情不再那么强烈，他觉得他似乎失去了平衡。他匆忙赶往墓地。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尤其是那高温，给他带来说说不出的痛苦。到了墓地，他做出了沉思的状态，但却不知道怎么沉思。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切入皮肤的灼热之感——由太阳、尘土和汗水而引起。回家后，他洗了个澡，那清爽的水，让他忘记了远足的所有记忆。他觉得自己是彻底地孤独了。他走出去，心里有着模糊的念头：把自己依附于某人。但是，在他那天得到帮助的楼梯平台上，他想起来：不远之处，有个人能让他记起——艾琳娜女士。他没忘记艾米莉亚，他一边爬楼梯一边对自己说——他甚至对她记得太清楚了，但不记得她的死亡所引起的

情感。他忘记了她最后死亡时的挣扎，但他记得她的悲伤和低垂的目光，她灰色的眼睛因他的抛弃而责备着他，或者她寂寞地置换着橱柜里她专门留给巴利的咖啡杯，最后，他想起了她的姿态、话语、生气与绝望的泪水。这都是他自己罪行的记忆，他希望再次将这些记忆埋葬在艾米莉亚的死亡里。艾琳娜女士会让他想起这些。艾米莉亚在她生活里扮演的角色无关紧要。他甚至不记得她有任何跟他拉近距离的渴望。为了让他自己摆脱安吉丽娜，他曾努力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她的死亡，才对他显得重要，这至少把他从可耻的激情里拯救了出来。

“艾琳娜女士在家吗？”他问开门的女仆。在那所房子里，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有客人来。那个女仆——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不让他再往前走一步，但大声喊着艾琳娜女士，她马上从侧门黑乎乎的走廊里出来，站在被房间里的光照亮的地方。“我来得多好啊！”艾米利奥高兴地想，他看到艾琳娜女士灰色的脑袋被屋里微弱的光线照着，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就像艾米莉亚死去的那个早晨一样——他突然感到一阵情绪的波动。

艾琳娜女士非常热情地欢迎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见你。你都不知道，你能来我有多么高兴。”

“我觉得我应该受到欢迎。”艾米利奥说，深有感触。艾米莉亚临终前，待在她床边的这个陌生女人，她的友谊感动了他，“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共处的一天，让我们彼此亲近，甚至胜过多年的友谊。”

艾琳娜女士带他进入她刚出来的那间小屋，小屋的格局和布莱塔尼家的餐厅一样，只是稍好一点儿。家具很简单，甚至简陋，但每件家具的放置，都恰到好处，也就让人不觉得再需要其他的家具了。墙上的装

饰，似乎过于朴素，给人以光秃秃的感觉。

女仆拿来煤油灯，点亮了，然后大声向他们道晚安。然后，她又出去了。

艾琳娜女士友好地微笑着，看着她离去。

“她把灯拿进来，就跟我说晚安，我无法改变她这带有乡村风味的习惯。但我觉得这习惯还不错。乔凡娜是个好人，也很质朴。在当下，还能见到这么质朴的人，也算是奇怪了。有时候，我真希望她不要这么可爱地抱怨了。当我给她讲当代习俗时，你应该看看她所抛的媚眼。”她开心地笑着，双眼圆睁，模仿着她给他所讲的那个姑娘。他认真地看着她，似乎为了更好地欣赏她。

艾琳娜女士对仆人的简介，打断了艾米利奥的情感。为了解除他心里的疑问，他告诉她，他那天去了墓地。他的疑惑马上解开了，因为这个女士一刻也没犹豫地说：“现在我永远也不去墓地了。自从你妹妹下葬后，我一次也没去过。”她继续说，现在她知道了：一个人是抗争不过死亡的。“死的人死去了，而安慰，只能从活人那儿得到。”她补充道，没有一点痛苦，“我们希望事情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已经这样了。”然后她说，她提供给艾米莉亚的短暂服务，足够打破她记忆的符咒了。她小儿子的坟墓，再也不能让她像以前那样情绪激动，或者让她的情绪得以更新。她所说的，正是艾米利奥心里所想的，尤其当她最后总结道：“只有生者，才真正需要我们啊。”

她又说起乔凡娜，她的仆人。她生了场病，亏得运气好，康复了。是艾琳娜救了她。她们是在那场病中才彼此认识的。当这女孩儿康复之后，她的主人意识到，是那个死去的小男孩住进了她的身体里。“不

过，更温柔、更善良、更懂感恩，噢，太懂感恩了！”但这种新的感情，也是焦虑，甚至是悲伤的源泉，因为乔凡娜恋爱了……

艾米利奥不再听她说话。他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他离开时，他在门口尊敬地向仆人打招呼，好像是一个人把同伴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奇怪，”他自己想，“好像半数人的存在，是为了主动地生活，另外半数人的存在，是为了被动地生活。”他的思想，立马回到他自己的具体情况：“安吉丽娜的存在，可能是为了让我更好地生活。”

他安静地走着。沉闷的白天之后，夜晚很是凉爽，他顿时有了精神。艾琳娜女士是个很好的例子，她给他证明：就算是他，也可能在生活的某个地方找到他日常所需的面包，以及他生活的理由。这希望陪伴了他一段时间，他忘记了他可怜生活的所有组成元素。他想，一旦他哪天选择从头再来的话，他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他为了证明这个而做的最初的尝试，都失败了。他试着再写一遍，从中没有得到任何情感。他也试着找过女人，却发现他提不起一点儿兴趣。“我爱安吉丽娜！”他想。

一天，索尼阿尼告诉他，安吉丽娜跟一个抢了他的银行的出纳员私奔了。这件事，很快成了整个镇上的丑闻。

这事儿对他来说，既惊讶又痛苦。他说：“我的生命飞逝了。”但相反，安吉丽娜的逃走，暂时给他带来了充分的活力，并再次让他陷入了痛苦和怨恨之中。他梦想着复仇和爱情，像他第一次抛弃她时一样。

当他的怨恨消减了，他去看安吉丽娜的母亲，就像他对艾米莉亚的记忆濒于微弱时，他去看艾琳娜一样。这次拜访，也是因为一种具体的

心境，使得他不得不去。在一股强烈的冲动之下，他觉得必须马上去拜访，就在上班时间出发了，容不得一刻的延迟。

老妇人像往常一样和蔼地接待了他。安吉丽娜房间里的装扮稍有改变：她很长时间以来收藏的那些小装饰都被移走了，那些照片也没了，毫无疑问，现在正在另一个镇子上某间房子里的墙壁上装饰着。

“所以，她已经跑了？”艾米利奥问道，语气尖刻而嘲讽。他回味着那一刻，好像他在和安吉丽娜本人说话。

老妇人否认安吉丽娜逃走了，说她去和他们住在维也纳的亲戚一起生活了。艾米利奥没做评论，但很快，迫切的愿望占据内心，他重拾自己好不容易才搁置下来的责备的语气。他说，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切。他试着纠正安吉丽娜，给她指出正确的出路。他没有成功，对此感到深深的失落。但是，对安吉丽娜来说，这更加糟糕。如果她不是那样对他，他就永远也不会抛弃她。

在那么重要的时刻他所讲的话，他后来无法重复。但是，那些话明显奏效，因为可怜的老妈妈突然开始奇怪地干哭，她转身走开了。他的目光跟随着她，对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非常惊讶。显然，她是真哭，整个身体都摇来晃去的，她几乎没法走路了。

“你好！布莱塔尼先生，”安吉丽娜的小妹说，她刚好这时候进来，行过屈膝礼，她伸出手，“妈妈进去了，因为她不大舒服。但我们希望你改天再来。”

“不！”艾米利奥严肃地说，好像现在他正在抛弃安吉丽娜，“我再也不会回来。”他轻抚她的头发，颜色和安吉丽娜的一样，但没那么浓密，“再也不会了！”他重复着，一边亲吻她的额头，带着深深的遗憾。

“为什么不呢？”她问，用胳膊绕着他的脖子。他吃了一惊，允许她雨点般亲吻他的脸，这绝不是孩子般的亲吻。

当他成功地从她的拥抱中脱身之时，一阵厌恶之感，毁掉了他之前的所有情感。他觉得没必要继续他的说教，便打算走出去，出去之前，他给了那个孩子父亲般宽容的爱抚，以免他的离开，让她不高兴。

当他再次独自走在路上时，一种巨大的沉重感占据了他的内心。他觉得，他出于同情给那个孩子的拥抱，标志着他冒险的结束。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那个拥抱，他生命中哪个重要的阶段宣告结束。

在很长时间里，他的冒险让他沮丧，心理也失去了平衡。爱情和悲伤经过了他的生命，如果这些因素被剥夺了，他就会有身体上的重要部位被截掉的那种感觉。但是，空隙最终被填满了。对安静和安全的热爱，再次涌现在他体内，他必须照顾好自己，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欲望。

多年后，带着一种着魔般的好奇，他回想那段时间——他生命里最重要、最闪光的时间。他靠着这段回忆生活，就像老人靠自己青春的记忆生活。在作家慵懒的想象里，安吉丽娜经历了奇怪的蜕变。她保留了自己所有的美貌，但也获得了艾米莉亚的所有品质，她在她的体内二度死去。她变得悲伤，意志消沉；她的眼睛，变得明亮而睿智。他看着她在自己面前，好像在圣坛之上，乃是思想和痛苦的化身。他对她的爱，从未止息——如果崇拜和渴望也是爱。在他生命的那段时间里，她代表着高贵——在他的心里和眼里。

她的身材，甚至变成了一种象征：总是看着相同的方向，朝着地平线，朝着未来——明亮的光线穿射而来，照在她的脸上，交织着白色、玫瑰色、琥珀色。她在等待！这个意象，代表着他曾经做过的在安吉丽

娜身边的梦——这是人民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

那个灿烂而高傲的象征，有时似乎就要再次出现在现实生活里，成为一个热血的女人，但总是不免悲伤、充满深思。

是的，安吉丽娜想着，有时也哭着——她想，宇宙的秘密，或者自身存在的秘密，似乎已经解释给她了。她感到悲伤，因为世界浩大，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她承神之佑。